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八）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五　十八陽

喪　雜記篇三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鄭玄注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陸德明音義與音預。孔頴達疏大夫至弁絰。正義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絰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絰。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前。復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絰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絰也。注弁絰至服也。正義曰。按禮主人未成服之前。小斂之後。大夫著弁絰。而衣皮弁服。此云弁絰。大夫錫衰相弔者。如鄭此意。則經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是據主人成服之後。故云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但文在大夫與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大夫之哭大夫弁絰。是二歛之門。怪其鄭注云錫衰所以各爲異說。今謂大夫之哭大夫。庾解成服之後。於義無妨。但既成服之後。又卻明與殯之前理亦既殯。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絰。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鄭玄注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而不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孔頴達疏正義曰。私喪之葛者。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是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者。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也。注私喪至兄弟。正義曰。既言私喪。故知謂妻子之喪也。葛謂卒哭後也。兄弟輕喪。謂緦麻也。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不可以妻子之末服而往哭之。故服弁絰也。要義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見前注疏。陳澔集說大夫有私喪之葛。妻子之喪曰私喪。至卒哭以葛易麻。大夫於私喪以葛易麻之後。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此時遭兄弟輕喪。謂緦麻之喪。大夫降一等。雖然不服亦弁絰

而往。不以私喪之末服臨兄弟也。陳澔集說大夫有私喪之葛至則弁絰
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緦麻之輕。亦
用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大夫降旁親。於緦麻兄弟無
服。餘同前疏。黃震日抄大夫之哭。至則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加環絰。
乃大夫錫衰相弔之首服。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卒哭。以葛代麻。兄弟之
輕喪。謂緦麻。大夫之相弔必弁絰。不以妻子私喪之末服臨兄弟。彭氏
纂圖註義大夫有私喪之葛。至則弁絰。此一節論大夫有私喪遭兄弟輕喪之禮。餘同前注疏。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鄭玄注辟尊者。孔穎達疏爲長至即位。正義曰。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者。其子長子之
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要義父爲
長子杖。孫避尊者。不以杖即位。見前注疏。陳澔集說其子長子之子也。祖
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猶居已立耳。彭氏纂
圖註義此一節論祖在孫不得以杖即位之禮。爲長子杖。謂父爲長子
報服斬衰。故得持杖也。此父於長子之子爲祖。餘同前疏。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鄭玄注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陸德明音義稽。音啓。顙。桑黨反。孔穎達疏爲
妻至稽顙。正義曰。此謂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
稽顙。故云不杖不稽顙。按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
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
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
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禮論范
宣子申元有二義。一者主存爲在。二者旁側爲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
爲妻不杖。故問喪云。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鄭云父在不杖。謂爲
母。按爲母則削杖。而云父在不杖。謂爲母也。是父在謂在側之在。若論語
云。君在。踧踖如也。此范氏之釋其義可通。但父母在之文相連爲一。而父
爲存在之在。母爲在側之在。又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然庶子
豈得父見在。則庶子爲妻得以杖即位乎。是范義未安也。今見其義之。要
義父母存在。爲妻不杖不稽顙。見前注疏。陳澔集說此謂適子妻死而父
母俱存。故其禮如此。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
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彭氏纂
圖註義此一節論父母在。適子不得爲妻持杖及稽顙拜賓之禮。餘同前

湜集說。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鄭玄注言猶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
贈拜不得稽顙。孔穎達疏正義曰。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此明父
沒母在。爲妻得有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
拜賓之法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猶降殺於父。故爲妻得
有稽顙。稽顙之時。其稽顙者。有他人以物來贈己。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
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於此拜時而得稽顙。衛湜集說爲長子
杖。至其贈也拜。嚴陵方氏曰。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不稽顙。爲尊者厭。不
敢盡禮於私喪也。母在父沒。則爲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於拜贈之時
亦稽顙焉。所以別於父在之時也。山陰陸氏曰。適子爲妻如此。則庶子
父雖在。以杖即位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母在不
稽顙。至其贈也拜。贈謂人以物來贈己。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拜
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一說。贈謂以物送別死
者。即既夕禮所云贈用制幣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母在爲妻猶於
贈拜得稽顙之禮。餘同前衛湜集說。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鄭玄注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孔穎達疏違諸至反服。正義曰。違。去
也。去諸侯謂不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如去往仕大
夫。此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也。言不反者。謂今仕卑臣不
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者。此謂本是大夫臣。今去
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
也。注其君至君服。正義曰。鄭以經尊卑不敵不反服。若所仕敵。則反
服舊君。服齊衰三月。要義有爲舊君不反服。見前注疏。劉敞七經小傳此
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而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
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之死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
則不可。鄭玄云。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非也。衛湜
集說嚴陵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敢反服於舊君者
以尊卑異體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清江劉氏曰。見前小傳。
陳櫟詳解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本臣諸侯。今去諸侯往仕於大夫。是自
尊適卑。不可爲前之尊君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本臣大夫。今去大
夫往仕於諸侯。是自卑適尊。不可爲前之卑君反服。君尊卑異故也。去諸侯

仕諸侯大夫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禮為舊君服齊衰三月彭氏纂圖註義述諸侯至不反服。　此一節論仕於君不反服舊君之義。　黄劉氏亦是一說。但既已為而反死之不可。所仕敵而服之。

喪冠條屬以別

未為不可。孔疏舊君服齊衰三月。餘用前註疏集說。

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鄭玄注　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陸德明音義　別。徐彼列反。注同。縫。音逢。注同。又扶用反。大古。音泰。下大古同。材。才再反。又如字。辟。必亦反。下同。

小功以下左。

鄭玄注　右辟象吉。輕也。

緦冠繰纓。

鄭玄注　繰當為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為纓。陸德明音義　繰。依注音澡。所銜反。孔穎達疏　喪冠至繰纓。　正義曰。此一節明喪冠輕重之制。各隨文解之。此言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也。　條屬者。屬猶著也。謂取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著冠。故云條屬也。吉凶既異。故云別吉凶也。　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者。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攝上辟縫嚮左。左為陽。陽吉也。而凶冠縫嚮右。右為陰。陰喪所尚也。通小祥猶條屬。故縫猶嚮右也。　注別吉至縫之。　正義曰。云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者。釋喪冠條屬之意。云吉冠則纓武異材焉者。玉藻云。縞冠玄武之屬。是異材也。材謂材具。　小功以下左。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嚮左也。　緦冠繰纓。緦衰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為纓。以輕故也。　注繰當至為纓。　正義曰。經之繰字。絲旁為之。非澡治之義。故讀從喪服小記下殤澡麻帶絰之澡。云謂有事其布以為纓者。緦麻既有事其縷。就上澡之。是又治其布。故云有事其布以為纓。謂縷布俱治也。要義　喪冠條屬吉冠纓武異材。凡前注疏陳櫟詳解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條屬者。通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屬之冠也。以臨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祥之冠雖微入吉。亦猶條屬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右為陰。喪主冠則辟縫向右。小功以下左。小功以下輕。故冠縫同吉向左。緦冠繰纓。繰讀如叅條之繰。繰纓。謂繰為纓也。緦麻之冠如此。

大功以上散帶。

鄭玄注　小功緦輕。初而絞之。孔穎達疏　大功以上散帶　正義曰。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

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衛湜集說　喪冠條屬至大功以上散帶。　山陰陸氏曰。繰讀如薻繰之繰。繰散繰纓也。即言繰纓不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集。陳櫟詳解　大功以上散帶。大功以上散麻為帶垂之。至成服乃絞。小功緦輕。初即絞之。陳澔集說　喪冠條屬至小功以下左。　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為冠之武。而垂下為纓。故云喪冠條屬。屬猶著也。言著於冠也。是纓與武共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玉藻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攝縫向左。左為陽。吉也。凶冠則攝縫向右。右為陰。凶也。小功緦麻之服輕。故攝縫向左而同於吉。　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緦服之纓。其麄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縷數則半之。治其縷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為纓之布。則加以灰澡治之耳。故曰緦冠繰纓。繰讀為澡。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之。彭氏纂圖註義　喪冠條屬至亦條屬右縫。　此一節至下繰纓。明喪冠輕重之制。餘用前注疏。

喪冠條屬右縫圖

斬衰喪冠

三辟積向右

外畢

武

纓

纓

斬衰冠繩纓條屬。武。冠三辟積右縫。外畢。其布六升。用水濯勿用灰治。○小祥練冠制亦然。但用八升布。用灰鍛練。亦右縫。

斬衰冠

○斬衰冠布纓髻武。冠三辟積右縫外畢。其布八升用水濯。勿用灰治。○小祥練冠制亦然。但爲十升布用灰鍛練。亦右縫。○大功冠與齊衰右縫。亦用十升布。

小功以下左縫冠纓。纓當爲澡，澡音早。小功以下輕，故縫向左也。以緦布爲冠。又澡治緦布爲纓，輕故也。不總緦也。謂治其縷細如絲。

緦冠澡纓圖

○緦麻冠布纓髻亦三辟積左縫外畢。其布用十五升。既治其縷如絲爲冠。又澡治其布爲纓。○小功冠。與緦麻同但用十一升布。亦左縫。

大功以上散帶。此一經通言斬衰以下至大功散帶之法。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歛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者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三禮圖曰。兩股相交，兩頭存麻本散垂三尺。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鄭玄注：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陸德明音義：朝貢遙反。後朝服放此。注同。去，起呂反。注同。孔穎達疏：朝服至錫也。正義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　去其半而緦者，緦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爲緦麻服之衰服也。鄭注喪服云：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　加灰錫也者，取緦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　注：又無事其布不灰焉。　正義曰：經云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錫，明此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周書成王會墠上，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搢笏。八十、七十、五十，物縷也。據此升之精粗有不同矣。鄭氏謂八十縷爲升，舉其精者也。緦於縷加灰，錫於布加灰。朝服據布，故曰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期悲哀三年憂，緦而已。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緦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澡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義。緦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緦之縷細與朝服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縷而疏，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餘同前疏。黃震曰：抄升者，麻縷之數。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去其半爲緦，加灰治之爲錫。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言朝服與緦與錫之異。　朝服縷至精細，用十五升布爲之，幅大二尺二寸，計千二百縷。　緦麻服則於朝服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止以七升半用，幅亦二尺二寸，大計六百縷。　本六百縷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衰。　儀禮喪服傳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餘同前疏。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鄭玄注：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後

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陸德明音義 䢖音遂。孔穎達疏 諸侯至以䢖。 正義曰：諸侯相䢖者，䢖，謂以物送死用也。 以後路與冕服者，後路為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 先路與褎衣不以䢖者，是己之車服之上，不可以施遺於人，以彼不以為正服所用也。衛湜集說 嚴陵方氏曰：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褎衣即前言後諸侯以褎衣是矣。 山陰陸氏曰：大路，玉路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大路之服。襄二十九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定四年，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公以大路少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是也。車馬曰賵，衣服曰襚。襚而以路，非正也。既夕禮曰：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路，北面致命。變言前路者，非後路也。不曰先路，避先路也。鄭氏曰，凡前注。孔氏曰，凡前疏。陳櫟詳解 諸侯相䢖。以物送死者曰䢖。諸侯䢖諸侯，以後路與冕服。貳車行在後曰後路。惟以後路、冕服相䢖。先路與褎衣不以䢖。先路正車，褎衣上所服為正服。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必不以正而用之也。陳澔集說 諸侯相䢖至不以䢖。 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為次，侯伯以毳冕為次，子男以絺冕為次。先路，正路也。褎衣猶九則章。相䢖不可用己之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為王也。彭氏纂圖註義 此一經言諸侯相䢖之禮。餘同前派。

遣車視牢具。鄭玄注 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夫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陸德明音義 遣，弃戰反。注同。下遣車遣奠皆放此。與音餘。箇，古賀反。下同。孔穎達疏 遣車視牢具。 正義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 注言車至遣車。 正義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皆以言視牢具，故如其數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與者，以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與疑辭也。云天子大牢包九箇以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明大夫以上皆大牢包九箇者，以檀弓云國君七箇，遣車七乘，則天子九箇，遣車九乘，以下差降，義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者，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

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鄭玄注 輤，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蔽牢肉。四隅，謂椁中之四隅。陸德明音義 章本或作鄣，音同。注亦同。翳，於計反。孔穎達疏 疏布至四隅。 正義曰：此經明載牢肉之時，因以物章蔽。疏布輤者，輤，蓋也。以麤布為上蓋，而四面有物章之，入壙置於椁之四隅。衛湜集說 遣車視牢具至置于四隅。 黃氏曰：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于車，直持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疏布輤，亦如殯車為輤，其異者四面有章，置于輤之四隅。鄭氏曰，凡前注。孔氏曰，凡前疏。陳櫟詳解 疏布輤。 以粗布為遣車之輤，亦如殯車為輤。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 遣車視牢具至置于四隅。 遣，棄戰切。此一經言遣車視牢具之禮，及於載時因以物章蔽。餘同前疏。

遣車疏布輤圖

輤

章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鄭玄注 粻，米糧也。陸德明音義 粻，陟良反。**喪奠，脯醢而已。**鄭玄注 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陸德明音義 醢，音海。孔穎達疏 載粻至而已。 正義曰：粻，米糧也。用遣車載粻，遣亡人也。而有子譏其為失也。然既夕士禮有黍稷參者，但遣奠之饌無黍稷，故遣車所載遣車之奠不合載稷。既夕藏筲者，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參。喪奠脯醢而已者，此亦有子之言也。言死者不食糧，故遣奠不用黍稷，而牲體是脯醢之義也。彭氏纂圖註義 載粻至喪奠脯醢而已。 此一經明遣車載粻之非。餘同前疏。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鄭玄注 各以其義稱。陸德明音義 稱，昌升反，又尺證反。孔穎達疏 祭稱至哀孫。 正義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也。 喪稱哀子哀孫者，凶祭謂自虞以前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要義卒哭以後祭稱孝子孫，以前則稱哀。凡前疏。衛湜集說 嚴陵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於三年。孝則為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

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游之於喪止獨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一說祭追遠之祭。祭以孝為主。奉先思孝也。故稱孝子孝孫。喪以哀為主。故稱哀子哀孫。餘用前疏。黃震日抄祭所以追養。故稱孝。喪所以哭亡。故稱哀。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祭與喪稱謂之義。餘用前衛湜集說。

端衰喪車皆無等。鄭玄注。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陸德明音義。衣衰上於既反。下七雷反。下同。孔穎達疏。端衰至無等。　正義曰。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衣亦曰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而今用縗綴心前。故曰端衰也。　喪車者。孝子所乘惡車也。惡車。喪車也。等等差也。言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也。以孝子於其親情如一也。　注喪車至如之。　正義曰。言喪車惡車也者。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云。王喪之木車也。按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巾車云。木車蒲蔽。注云。木車不漆者。以蒲為蔽。始遭喪所乘也。素車棼蔽。注云。素車以白土堊車。棼麻以為蔽。卒哭所乘。藻車藻蔽。注云。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為蔽也。既練所乘。駹車雚蔽。注云。駹車。邊側有漆飾也。以細葦席為蔽。大祥所乘。漆車藩蔽。注云。漆車。黑車也。漆席以為蔽。禫所乘。云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者。按喪服記。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其制正幅。故云端。此云端衰。則與玄端同。要義端衰喪車皆無等。孝子之情。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衰制雖無等。其布之精粗則有差也。據衰與其不當於物也。寧無衰。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端衰喪車皆無等。端衰孝子所服。喪車孝子所乘。無貴賤之等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後緌。鄭玄注。不緌。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陸德明音義。縞古老反。又古報反。注同。卷者圈反。孔穎達疏。大白至后緌。　正義曰。大白者。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緌。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故不緌。其諸侯緇布冠則緌。故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是也。　委武。玄縞而后緌者。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也。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

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緌。故云而后緌也。而大祥縞冠亦有緌。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緌也。　注不緌至冠也。　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者。證大白冠是布也。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僖二年。齊桓公救而封之。衛文公以國未道。故不充其服。自貶損。所以大白冠。大布衣也。衛湜集說馬氏曰。冠以莊其首。緌以致其飾。冠而不緌者。始於上古。尚質而不文也。冠之以緌者。制於後代。以文而勝質也。文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救而封之。則以亡國之君。為居喪之服。故以大白始冠者。欲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緌者也。至於玄冠。或以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縞冠則或以玄武。或以素紕。此皆以緌者也。然而大白不緌矣。而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緇布不緌矣。而玉藻曰。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若是則有時而致飾。可以緌矣。雜記所言。特喪冠爾。山陰陸氏曰。委。委貌也。玄。所謂玄冠。玄武。縞。所謂玄冠縞武。如是而後緌。先儒謂玄冠委貌也。然則縞冠素委貌歟。素委貌。蓋素端之冠。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白冠。白布為之。喪冠。緇布之冠。黑布為之。大古言冠皆不緌。緌與蕤同。尚素與質。無緌為飾。委武玄縞而后緌。委。委貌。武。冠卷也。玄縞冠。玄武黑委貌也。玄端之冠。縞玄冠。縞武素委貌也。素端之冠。亦皆有緌為飾。陳澔集說。大白冠主委武玄縞而后緌。　此二冠無飾。故皆不緌。然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之冠。則此不緌者。謂大夫士也。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緌。故云委武玄縞而后緌也。餘用前注疏。朱申句解。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大白。喪冠也。緇布。大古冠也。喪冠尚素。大古冠尚質。故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后緌。委武冠卷也。玄。玄冠也。縞。縞冠也。二冠皆有卷。故加以緌。彭氏纂圖註義。大白冠主委武玄縞而后緌。　此一經明冠緌不緌之制。　大白冠與緇布冠無異。但有白黑不同。其不緌一也。已有圖在前。今具委武玄縞二冠圖。餘用前衛湜集說。

委武玄縞二冠

○又名委貌。○玄冠則以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縞冠則以玄武。或以素紕。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鄭玄注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鄭玄注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陸德明音義迎魚敬反注同孔穎達疏大夫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　大夫冕而祭於公者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公謂助君祭也　弁而祭於己者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崔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弁謂爵弁也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冠玄冠爲卑也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者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可也言於禮可用也爵弁是記者緣事類欲許之著爵弁　注弁爵至孤爾　正義曰知弁爵弁也者與士弁還文士弁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己者異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　注緣類至常也　正義曰以祭親迎事類相似親迎既弁故自祭欲許其著弁其理不可故鄭云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者之服所以親迎攝盛服者以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要義祭服依班序則攝盛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大夫冕而祭於公至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崔氏曰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　馬氏曰周官司服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降而至於祭群小祀則玄冕蓋祭之大者莫重於昊天而祀之小者莫甚於群小祀不別以服不降以等則尊卑不明隆殺不分而禮戕乎僭矣夫大夫士則祭之至大者莫重乎助於公祭之有常者莫甚乎祭於己故大夫則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亦周官六服同冕之意也蓋王則異其服而大夫士則異其冕弁而已周禮又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爲極而

士以爵弁爲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乎謂昏者己之事祭於家者亦己之事弁可用於昏則亦可用乎祭於己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禮者合二姓之好爲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其盛服而用弁焉士昏禮所謂主人爵弁者也至若祭於己則歲時所用於家爲常苟不與祭於公者有辨安在其爲禮哉士可弁而祭於己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己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爲已重而孔子辨之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於是乎施冕弁而祭於己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己則不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大夫若冕而祭於公則弁而祭於己士若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若下大夫一命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可知下士不命冠而祭於公則端而祭於己亦可知少牢朝服而祭下大夫也特牲冠端玄而祭下士也王之上士三命服玄冕則弁而祭於己矣然則一命大夫不冕雖士三命有服冕者據大夫五士三鄭氏謂大夫爵弁自祭宗廟惟孤爾又謂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皆非是案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相見亦如之蓋諸侯自獻以上相見皆用其至且有宜稱皮弁服不應執圭　李氏曰大夫冕而祭于公謂天子之大夫也儀禮曰大夫朝服而祭謂諸侯之大夫也士弁而親迎則弁而祭於己可也詩曰角枕粲兮角枕天子之所服也有昏者枕可以同于王而士之冠可以同于大夫所以重昏也　鄭氏曰冕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夫冕而祭於公冕絺冕大夫助祭於公服之弁而祭於己弁爵弁祭於私家服之士弁而祭於公士助祭於公服弁冠而祭於己冠玄冠士弁而親迎親迎雖己事攝盛服之謂也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記者緣類欲許之然非禮也馬氏錢之　陳澔集說大夫冕而祭於公至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己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爲可以弁而祭於己然親迎之弁暫焉攝用耳祭有常禮不可紊也　朱申句解大夫冕而祭於公大夫助祭於公用冕弁而祭於己自祭於家用弁士弁而祭於公士助祭於公者弁冠而祭於己自祭於家者冠此以冕重於弁弁重於冠也士之弁而親迎之禮爲重故昏者亦然然士之弁祭於己可也以親迎亦己之事故祭亦可用乎　彭氏纂圖註義大夫冕而祭

於公主士并而祭於己可也。此一節明大夫公私祭服。按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諸侯之臣助祭亦有用冕者。當考。餘同衛湜集說。

暢臼以椈杵以梧 鄭玄注所以擣鬯也。椈柏也。陸德明音義擣丁老反。

朼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 鄭玄注朼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朼用棘。陸德明音義朼音匕本亦作枇音同。

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鄭玄注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陸德明音義刊苦干反柄兵命反注同長直亮反下同。孔穎達疏暢臼至與末 正義曰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朼畢之義各隨文解之。暢者謂鬱鬯也。 曰以椈杵以梧者謂擣鬯所用也。椈柏也。梧桐也。謂以柏爲臼以桐爲杵擣鬱鬯用柏臼桐杵爲柏香桐絜白於神爲宜。 注椈柏也 正義曰椈柏爾雅釋木文。朼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朼者所以載牲體從鑊以朼升入於鼎從鼎以朼載之於俎。 注此謂至用棘。 正義曰知謂喪祭也者以其用桑故知喪祭也。云吉祭朼用棘者。特牲記云朼用棘心是也。 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主人舉肉之時則以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刊其柄與末謂畢末頭亦刊削之。畢既如此。朼亦當然若吉時亦用棘。衛湜集說暢臼以椈至刊其柄與末。 長樂陳氏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長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廩人之所摡黍稷之匕也。饔人之所摡牲體之匕。朼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朼匕。朼匕。小於疏匕何則較之量不過三寸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扱之以朼匕然後注于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吹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之。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曰。畢狀如匕。喪匕用桑而畢亦桑。則吉匕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言匕畢同材也。然桑黃棘赤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賓者錯俎加匕。鄭氏曰。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少牢及虞禮無匕何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其說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祥道詳解朼以桑朼亦作枇。即匕也。自鼎載牲體升於俎者。用桑爲之。吉祭朼用棘。詩有捄棘匕。長三尺或曰五尺。朼之度也。畢用桑長三尺。畢形亦如匕。朼畢同可。吉祭朼畢同用棘可知。詩有捄天畢。長且至刊其柄與末。刊削也。此亦無與朼不同處。餘同前注。陳祥道集說。暢臼以椈至刊其柄與末。柏香芬而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朼升之以入鼎。又以朼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爲之。喪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刊削。朼亦必然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朼畢之義。餘見前衛湜集說。

朼

畢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鄭玄注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陸德明音義率帶上音律下音帶本亦作帶繂音律箴之金反。孔穎達疏率帶至二采。 正義曰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繂也。但繂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天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二采。並異於生而尊者可同也。然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 注此謂至於生。 正義曰知襲尸之大帶者以吉時大帶唯有朱綠玄華無五采。此上連朼畢用桑之下則知此亦喪之大帶。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絞不可加帶故知襲尸之大帶也。以其稱率與大帶同故知是大帶也。云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者鄭以襲衣與生同唯帶與生異也。襲事者衣畢加帶乃成故云襲事成於帶變之異於主也。要義襲事成於帶變之異於生見前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緣率之耳非襲尸無率也。據士練帶率下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祥道集說率與繂同。元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繂者但繂帛邊而熨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布此二采。天子之士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鄭玄注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桁所以庪甕甒之屬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陸德明音義甕於貢反庪紀毀反甒音武庪器筲所

交反竹器衡依注作桁戶剛反徐戶庚反庪也見音間廁之間棺衣也注同間如字注同徐古莧反下二鮮云鄭合見間二字共為覸字音古辟反折之設反注同形如狀無足也庪九委反又九偽反徐居綺反字亦作庪同孔穎達疏醴者至折入 正義曰此一經是送葬所藏之物 醴者稻醴也者言此醴是稻米所為 甕者盛醯醢 甒者盛醴酒 筲者盛黍稷 衡者以大木為桁置於地所以庪舉於甕甒之屬 實見間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甒筲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故云實見間 而后折入者折謂椁上承席實物椁內既畢然後以此承席加於椁上 注此謂至帝也 正義曰知葬時藏物也者言此甕甒筲衡實葬時所藏之物云甕甒筲明器也故實此醴與醯醢之屬云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者按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筲於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內者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略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則兼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器虛云折承席也者按既夕禮注云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横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是也要義藏器於見外椁內而后折入 器大夫以上兼有二見三 衛湜集說賈氏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為見 吾澄氏曰見棺衣也 山陰陸氏曰以實見間非上比四物以此四物缺之衡猶如字其桁之横者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鄭氏改衡為桁戶剛反所以庪甕甒等 陸佃曰衡如字衡之横者也見棺衣也實見間者實上物於見之外椁之內二者之間也所以加木無足首以木為之為其三横者五實物椁內既畢如此於壙上以承抗席故鄭訓折為承席而后折入者然後以折入於椁上之事畢也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醴者至而后折入 此言葬時所藏之物見棺衣也言此甕甒筲衡實於見之外椁之內而后折入者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抗席圖見禮器 餘同衛湜集說

甕

高一尺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受三斗

甒

口徑一尺脰高二寸厚八寸腹徑尺二寸底徑六寸受五斗

筲

桁

重既虞而埋之 鄭玄注就所倚處埋之 陸德明音義重直龍反埋亡皆反倚於倚反處昌慮反 孔穎達疏重既虞而埋之 正義曰按既夕禮初葬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主將朝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適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鄭注云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要義埋重於祖廟門外之東 見前注疏 陳櫟詳解重既虞而埋之 既虞祭之後則埋之 鄭云就所倚處埋之 謂葬朝祖廟將出時重出自道左倚之 此之謂所倚處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陳澔集說重見禮書 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 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言虞後埋重之法 三禮圖 士喪禮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注云木也懸物焉曰重刊鑿之為縣簪孔也檀弓曰重主道也 禮義云始死作重者吉祭木主之道也吉祭木主所以依神在喪作重亦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重起於殷代以含飯餘粥以斛盛之名曰重今之粮罌即古重之遺象也所以設重者鬼神無依依飯食孝子冀覬之情有所憑依也 餘同前注疏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玄注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為尊卑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鄭玄注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 陸德明音義辯音遍 孔穎達疏小斂至辯拜 正義曰禮凡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遍拜故云皆辯拜也 注嫌當至皆拜 正義曰嫌當三事終竟不拜故明事竟即拜也云此既事皆拜者皆拜即此云辯拜三事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為大夫出也故雜記下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是也 衛湜集說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金華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攢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主者之痛莫此為甚賓亦於是拜死者而生者故主人皆遍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 鄭氏曰見

前注孔子曰凡前疏朱申句解凡婦人婦人無爵從其夫之爵位以夫之爵位爲尊卑也彭氏纂圖註義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此一經明婦人從夫爵位之禮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此一經言小斂大斂啓殯辯拜之禮餘同饒漢集說

朝夕哭不帷鄭玄注緣孝子心欲見殯肂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陸德明音義帷位悲反下同肂以二反埋棺之坎屋字林戶臘反閉也纂文云古闔字玉篇毛據公荅二反皆云閉也孔穎達疏朝夕哭不帷　正義曰孝子心欲見殯故當朝夕進入廟門內哭位之時除去殯宮帷也哭竟則帷之　注既出則施其屋　正義曰按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屋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

無柩者不帷鄭玄注謂既葬也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陸德明音義去起呂反孔穎達疏無柩者不帷　正義曰無柩謂葬後也神主附廟還在室則在堂無事故不復用帷也要義朝夕哭褰帷既出則施其屋見前注疏陳澔集說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朝夕之間孝子欲見殯故哭則褰舉其帷哭畢乃垂下之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黃震日抄曰既虞主從其夫之爵位　重者前喪時所立之主以既有柩又有主故名重既葬而虞於立主矣則埋之　小斂大斂至無柩者不帷　啓謂啓攢辯拜謂徧拜以謝賓彭氏纂圖註義朝夕至不帷此一經言設帷之禮餘同前疏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鄭玄注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迎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孔穎達疏君若至后奠　正義曰謂君來弔臣之喪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而后弔之　則主人東面而拜者君既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　門右北面而踊者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　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者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今君入臨弔事竟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反而后奠者反謂君來未去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此謂在廟載柩車時也奠謂反設祖奠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臣既載柩車君始弔之禮餘同前疏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鄭玄注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纊爲繭緼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爲襲之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陸德明音義繭古典反稅他喚反注同纁許云反袡字又作衻而占反裳下襟也王肅云婦人蔽膝也襦音儒纊音曠緼于粉反袍薄勞反稱尺證反下放此緣悅絹反孔穎達疏子羔至婦服　正義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　繭衣裳者纊爲繭謂衣裳相連而綿纊著之也　與稅衣者稅謂黑衣也若玄端而連衣裳也玄端多種今衣裳連是玄端玄端玄裳也纁袡爲一者纁絳也袡裳下緣襈也以絳爲緣故云稅衣纁袡也繭衣既褻故用稅衣表之合爲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也　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也以服既不褻並無復別衣表之也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　皮弁一者第三稱也十五升白布爲衣積素爲裳也　爵弁一者第四稱也玄衣纁裳也　玄冕一者第五稱也大夫之上服也　曾子曰不襲婦服者曾子非之纁袡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依禮不合襲婦人之服　注繭衣至襲之　正義曰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者鄭恐經云皮弁爵弁但云冠不云服恐襲其冠不襲其服故云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云曾子譏襲婦服而已者鄭意以曾子但譏婦服而已不譏其著玄冕之服是子羔合著玄冕子羔爲大夫無文故注云未聞子羔爲襲之要義禮以冠名服　曾子譏襲婦服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據此男子衣皆連衣裳表蓋亦如之然則婦人連衣裳故男子之內也公襲九稱爵弁三大夫五稱皮弁三則士三稱爵弁一皮弁二歟凡襲親身之服不與其餘爲序故子羔襲稅衣其素端以下自爲序素端亞皮弁皮弁亞爵弁爵弁亞玄冕公襲衮衣其玄端以下自爲序玄端亞朝服朝服亞素積素積亞爵弁爵弁亞玄冕玄冕亞褒衣餘見前注鄭氏曰見前音義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　按三禮圖注褖衣者玄端褖主

特玄端衣裳別及死而襲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玄端亦名褖衣也曾子譏之者非譏褖之譏用纁袡褖衣纁袡是婦人嫁時之服亦非常衣故曾子譏襲婦服餘同前疏。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鄭玄注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陸德明音義爲于僞反又如字使色吏反復音伏館本亦作觀音同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鄭玄注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陸德明音義拾其劫反下同孔穎達疏公七至居間 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爲四也其日晩小斂時又

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爲五也小斂明日朝哭踊爲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爲七踊也 大夫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 士三者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是凡三也 婦人皆居間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間也又云皆居間皆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一踊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要義刻表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爲之節也衛湜集說公七踊至皆居間

山陰陸氏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數三五七然後有間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間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公七踊其二日中一踊又二日乙一踊又二日甲一踊大夫放此

嚴陵方氏曰爲貴者踊則多爲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別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爲君使至皆居間 記者因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節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爲三踊之限也餘同前疏黄震日抄爲君使至以下之家也 私館妨其私家故不復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爲君使而死至大夫以下之家也 此一經又明爲君使而死之復禮 公館可復私館不可復以其非已所得專也 公七踊至婦人皆居間 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餘同前疏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鄭玄注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陸德明音義卷音袞重直龍反又直用反韍音弗稱尺證反孔穎達疏公襲至於上 正義曰此一經明襲用衣稱卷冕之也公襲以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 玄端一者賀云燕居之服玄端朱裳也 朝服一者緇衣

素裳公曰視朝之服也 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鷩毳任取中間一服也 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此是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 招魂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 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朱綠帶者諸侯襲尸除五采之大帶外又別有此帶以素爲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 申加大帶於上者申重也謂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今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者象生時大帶也用素爲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飾之故前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鄭既謂前爲襲尸之大帶此重言加大帶是用襲尸如一故知前所言即此大帶也 注朱綠至稱爽 正義曰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者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孫是衣之小帶衣之小帶用素故云亦以素爲之云申重也者釋詁文云重於革帶也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綠帶爲重者以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者云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者解經文申加之字既無革帶又加大帶云申者何以革帶必見革帶與大帶者明雖有

突必備此二帶。云士襲三稱以下者，鄭欲應明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
喪禮襲三稱，前文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
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士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衛湜集說嚴
陵方氏曰：言公之襲如此，則自卿大夫而下固有降殺矣。山陰陸氏曰：
子羔言爵衣裳，公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相備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
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纁裳，先儒謂冕服之中驚毳，任取中間一服，非
是。纁裳卽冕服，不應其序在此，蓋纁裳亦爵弁也。故曰素積一，纁裳一，素
積言皮弁，則纁裳言爵弁可知。然則公襲爵弁蓋三，卽言爵弁三，嫌不侈。
又公言褒衣，而子羔不言者，有褒衣則襲，無則否。且於公言有褒衣，亦言
之法。若子羔者賜褒衣，則其襲應云子羔之襲也，爵衣裳與玄冕爲一，素
端一，皮弁一，爵弁一，褒衣一。知然者，以公襲如此知之也。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卑者以卑服親身，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者，故
上服親身，褒衣最外，尊顯之也。褒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
天子以爲燕服，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朝服，緇衣素裳，公日
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朔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
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爲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本也。玄冕
見上。素褒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君賜也。諸侯襲尸，用小帶以爲
結束，此帶則素爲之，而飾以朱綠之釆也。申，重也。已用韋帶，又重加大帶，
象生時所服大帶也。此帶卽上章所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釆，
士二釆者是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公襲用衣。餘同前疏。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鄭玄注：環絰者，一股，所謂纓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散帶。陸德明
音義：纓，直連反。孔穎達疏：小斂至一也。正義曰：環絰一股而纓也。親始
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
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注環絰至散帶。正義曰：知以一股所謂
纓絰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
股纓絰也。又鄭注弁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纓而不糾。今此所謂彼
經注也。知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士也。云大
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絰，則其
子弁絰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絰。衛湜集說長樂黃氏曰：叔孫武叔之
母死，既小斂，舉尸出戶，袒，乃投其冠括髮，子游嗤其不知禮。疏云：括髮在
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
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失衆節，故子游嗤之。以此推之，則小斂之時，士
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加環絰可知。及至大斂，子亦弁絰。又曰：鄭註
環絰之末有散帶二字，既爲尸主人絞帶條下，孔疏亦云：小斂于戶內，記
主人袒髻髮散帶垂。今以記文考之，小斂但言婦人帶麻，主人絞帶，不言
主人帶絰。至奉尸夷于堂，方言帶絰。而註說則以小斂之時散帶，疏說又
以爲既小斂之後散帶，其說不同，皆不足爲據也。嚴陵方氏曰：親始死，
故未服辨貴賤之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環絰，一股
而周環纓繞之，亦名纓絰。小斂，孝子既去冠，不可無飾，故士素委貌，大夫
以上素爵弁，而加環絰於首焉，無貴賤一也。彭氏纂
圖註義：此一經言大夫士小斂環絰之制。餘同前疏。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玄注：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陸
德明音義：鋪，普胡反，又音敷。紟，其鴆反。絞，戶交反。爲，于僞反。孔穎達疏：公
視至乃斂。正義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者，公升謂君來升堂時，商祝主斂事者也。此臣喪大斂，君來至之前，主人
雖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將來，乞則主人徹去之。此君至升堂，而商祝更
鋪席，待君至乃斂也。所以然者，重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陳
櫟詳解：公視大斂，君視臣之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先已鋪席布絞紟
衾，聞君至徹之，君升堂，商祝更鋪席，榮君來而新之，亦示若事由君也。商
祝，主斂事者。前乎是禮見喪事之祝，將商祝。商，傷也，悲傷之義。解者謂習
商殷之禮，悉未合改前訓。陳澔集說：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君
臨臣喪而視其大斂。商祝，習知斂禮者，專主斂事。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
紟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爲斂事，蓋榮君
之至而舉其禮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君來視大夫斂之禮。餘同前疏。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鄭玄注：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
幣玄纁束帛。陸德明音義：廣，古曠反。長，直亮反。幅，方服反。孔穎達疏：魯人
至終幅。正義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也。贈別用玄纁束
帛，三玄二纁，故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今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
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要義：魯人贈帶失禮，見前疏。陳澔集說：
贈以物送別亡者於椁中也。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一丈八尺爲制。
今魯人雖用玄與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譏之。幅之度二尺二寸。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鄭玄注賓立門外不當門陸德明音義介音界後皆同主孤西面鄭玄注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鄭玄注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陸德明音義相息亮反下皆同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鄭玄注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陸德明音義適丁歷反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鄭玄注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孔穎達疏弔者至反位 正義曰自此以下終

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襚賵臨之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反位明弔禮弔者即位于門西者謂主國大門之西 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者以其出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 相者受命者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不稱擯而言相者鄭云喪無接賓故不言擯此對例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右弔擯者進又鄭士喪禮賓有襚擯者出請入告是也 出曰孤某須矣者孤謂嗣子也某為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適嗣之名故鄭引公羊傳云君薨稱子某但公羊對擯之辭稱子某此對賓之辭故稱孤某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 主人升堂西面者謂從阼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者或大夫士也或平常無喪時也子拜稽顙者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也衛湜集說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至弔者降反位 嚴陵方氏曰此皆諸侯相弔之禮也淑善也如何不淑言奉君之命弔君之喪不敢不善其事也須待也與寡君須矣同義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 此下明諸侯相弔含襚賵臨之禮弔者就賓位于國大門之西而面則向東 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 輔賓之介立於賓之東南北面而以西為上以弔使在門西故也西於門不敢當門又偏在西 主孤西向 主人孤子曰主孤立阼階下而西面 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 告賓曰孤某使某請問賓之行事 客曰寡君使某 本奉已本君之命 如何不淑 上姑述鄭注然朱子答南軒文有云來哉君人之不淑不淑乃指死者如何問辭猶言君何故而不善至此也古人弔辭例如此 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 須待也不出迎異吉禮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至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 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缺 朱申句解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 即就也門西東面賓之位也其介在其東南 介輔賓者也立於賓之東南北面西上

以西為上西於門不敢當門主孤西面主喪謂孤子為主人者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相者主人之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以出曰相者言孤某使某請事孤某稱主人名使某相者自名請問賓之行事客曰賓奉相者寡君使某言本君命而弔相者入告以賓辭告主人出曰相者復出命賓弔者入入行弔禮主人升堂西面升自阼階西面受弔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與主人相向行弔禮致命曰致其國君之命寡君聞君之喪言聞君有喪子拜稽顙子主人也稽顙頓首也弔者降反位弔畢降階出反門外之位 彭氏纂圖註義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至弔者降反位 西於門謂介位雖在賓東南亦西於門 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 相者受命者相受主人命以出之 曰孤某使某請事 孤謂嗣子上某嗣子之名下某相者自稱請事請所為來事餘同前疏

諸侯命使弔含賵贈圖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 鄭玄注 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 陸德明音義 含本又作唅說文作琀同胡闇反下同 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 鄭玄注 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 陸德明音義 襚音遂 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鄭玄注 朝服吉鄰國之禮也既就也以東藏於內也 孔穎達疏 含者至以東 正義曰此一經明含禮 執璧者含玉為璧制鄭云分寸大小未聞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 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者謂含者坐委所含之璧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 注言降至殯宮 正義曰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者以此經直云降出反位不知何人反位前文云弔者降反位則此謂含者降反位即弔者既為上賓故下文云上客臨注云上客弔者既為上客明含者是介也云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者按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歸惠公賵襚也公羊亦云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是左氏公羊皆譏其緩云無譏者取穀梁之義故文五年穀梁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明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是宰咺歸賵從穀梁不譏是既葬歸含且賵無譏也穀梁所以不譏宰咺者釋廢疾云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不譏者釋廢疾云以其殺敗與無沐時君子原情不責晚也 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統王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遣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遣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故聘禮云聘遣喪入竟則遂也鄭云遣喪主國君甍也聘禮又云不筵几鄭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聘禮又云遣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注朝服吉鄰國之禮 正義曰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著服是以吉待鄰國之禮所以必用吉服以待鄰國者以己國遣喪他國是吉不可以喪禮待於他國故以吉禮待之此弔者既為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襚於死者為切故在先陳之 要義 春秋有歸含賵襚而無譏者 居喪以吉服接鄰國 王元前孫陳襟詳解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 此言含禮具王日 含者入告至有葦席既葬所含賵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有葦席既葬蒲席此葬則有蒲席承璧降用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凡含皆受之於殯宮降出反位亦反門外之位 宰夫朝服即喪屨 執玉不麻故服朝服吉鄰國之禮不純凶也既喪屨又不純吉也 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 既取所委璧 降自西階以東 以東藏於內弔者既是上客含者當是副介 陳澔集說 含者執璧至降自西階以東 此言列國致含之禮含玉之形制如璧舊註云分寸大小未聞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鄰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上文弔者為正使此含者乃其介耳凡初遣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遣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以東藏於內之餘用所殺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 鄭玄注 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 陸德明音義 委一遠反 襚者降受爵弁服而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 鄭玄注 授襚者以服者賈人 陸德明音義 霤力救反賈音嫁 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鄭玄注 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 孔穎達疏 襚者至西面 正義曰

此一節明襚禮。按上文舍者稱執璧下文賵者稱執圭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襚者執冕服故於此略之。注亦於至上下。正義曰。以辟委於席上今衣而委於壁北故云亦於席上所委辟之北。以經文先舍而後襚則舍重而襚輕。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為上故云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注襚襚者以服者賈人。正義曰按聘禮有賈人故知授襚者之服是賈人也。注亦西至衣時。正義曰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辟殯今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襚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袞衣不以襚。以外無文衛湜集說襚者曰寡君使某襚至其舉亦西面。嚴陵方氏曰。即前所言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者蓋是禮。山陰陸氏曰所受服轉卑故其所授轉高也爵弁皮弁不言委朝服玄端不言委受可言也委不可言也。凡玄端不言服偲於言服據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玄端玄裳爵弁服尊矣受於門內霤。皮弁次之受於中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玄端卑矣自堂上受玄端不言受朝服於西階受玄端於堂亦以此

鄭氏曰。見前注。長樂陳氏詳解襚者曰。以衣贈死者曰襚。此言襚禮。寡君使某襚至襚者執冕服。冕服重故先之。左執領。領要。執以左委右執要。服尊。執以右手。入升堂致命至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霤。降階出取爵弁服。襚者於門內霤授之。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襚者入。降出取皮弁服入。自西階受朝服。又取朝服。自堂受玄端。又取玄端服。服漸輕。受漸近。將命。皆如致冕服禮。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皆同前襚者。亦必謂介。降同前注然。陳祥道集說襚者曰寡君使某襚至其舉亦西面。此言列國致襚之禮衣服曰襚。委于殯東。即委辟之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襚者既致冕服訖。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霤而將命。子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訖襚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然五服皆畢襚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襚者之西面焉。黃震日抄此記相襚之禮彭氏纂圖註義按上文舍者稱執璧下者賵者稱執圭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襚者執冕服故以此略之。冕服為重故襚者先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升堂將命曰。寡君使某袏子拜稽顙襚者

遂委冕服於殯之東襚者乃降而出。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者襚者降而出至門內霤受爵弁服升堂將命。子拜稽顙。襚者又委衣于冕服之北降而出。如初禮也。餘見前注。衛湜集說。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鄭玄注輈轅也。自車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為吏。陸德明音義賵芳鳳反。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乘繩證反。注同。輈竹由反。車轅也。孔穎達疏上介至以東。正義曰。此一節明賵禮。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者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輈者謂大路轅北嚮也。客使自下由路西者客使謂使客之從者也。為客所使故曰客使也。自車也。下猶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路北轅既竟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馬云客使設之。則大路亦使設之也。注輈轅至命矣。正義曰。自車也者。按爾雅釋詁文。車自也。展轉相訓是自得為車。云下謂馬也者。凡陳車馬。馬在車下。故云下謂馬也。引覲禮曰。路下四亞之者。證馬為下也。四亞之謂馬四匹。亞次路車也。云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者。解經中客使自下由路西也。但喪禮車馬以為主人。今故路在東。親於主人也。若尋常吉禮車馬為賓而設則路在馬西。故覲禮路下四亞之。注云亞之次車而東。是車在西親於賓也。按既夕禮車以西為上者。彼謂死人。而設於鬼神之位。凡賵隱元年公羊傳云。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按既夕禮云。賵馬兩無車者。士卑不合有車。何休云。周制謂士無車。非也。此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賵無車者。文不備也。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故前文云諸侯相襚以後路是也。此無賻。賻是加厚。非常故也。故宰夫注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雖有貨亦有馬。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是也。既夕有賵者。賵施於死。必及葬。郕此未必一當葬時賵。既夕有襚。此無襚者。以襚主於親者。故既夕

禮云凡弟賵眞所知則賵而不甚。此諸侯相於既殊故無異接禪慶喪云
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
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為先，襚則次之，賵為後。諸侯相
於如天子於二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襚賵者，為約此雜記兩諸侯
相敵，明天子於二王後亦相敵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云。鄭知天子於
諸侯含賵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三傳但譏兼禮，不譏其數，是也。鄭
知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士喪禮諸侯於士有襚有賵，明天子於
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
大夫含之賵之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外推此，可知。要義，襚賵
賻異，散文亦通。凡賻。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
曰含，錢財曰賻。此言賵禮，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山陰陸氏曰，犬馬不
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以馬，乘事君言相，大夫士言擯，亦言之法。
正言大路，奉重以設之，蓋二王之後歟。所謂乘黃亦如此，客使牽馬者也。
自下自路下西之前，將禮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蓋拜而後稽顙，
周稽顙而後拜，今拜稽顙，拜其臣故也。即拜其君，宜稽顙而後拜稽首。

至地而遂也。頓首，首至地而頓也。空首，首不至地也。凡此三拜以兩手承之，
所謂拜手稽首是也。若今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振
動若今叩頭矣。春秋傳曰，再拜稽顙。肅拜若今婦人拜是。然春秋傳曰，敢
肅使者，媒於不踰，故謂之肅。奇拜，一拜也。孔子拜為火來者，士一，大夫再。
士貶於大夫一拜，則凡再拜。褒奉哀讀如字，言坐委于殯東，不言委尊主
之下故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上介賵，此言賵禮上
介。介之尊者執圭將命。上介致執圭於含襚副介。餘同前注。陳澔集說，
上介賵執圭，圭尊以東。　此言列國致賵之禮。客使，上介所從使之人
也。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率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輈，畢賵者執
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從此者設之。子拜之
後，賵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
又按覲禮車在西，饒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為上者，為死者而設於鬼神
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為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陸氏
曰，孫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餘同前。　彭氏纂圖註義，將命
既訖于拜稽顙。　客遂坐委圭于殯東南隅。　宰舉以東，舉圭藏之。餘同
前。

陳乘黃大路北輈圖

北

西　東

南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鄭玄注，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注同。見賢遍反。孔穎達疏，凡將至西階。　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從上以來幣含襚及賵大不見者，於此總明之。　凡將命鄉殯者，在殯之西南，東北面鄉殯。　西面而坐委之者，謂將命既畢，子拜稽顙之後，將命者來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　宰舉璧與圭者，主人上卿坐舉含

者之璧與賵者之圭。　宰夫舉襚者，謂宰之屬官舉此襚者之衣。　升自
西階西面坐取之者，謂宰與宰夫欲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來
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　注凡者至夫字。　正義曰，此
一經將命言凡，是總說上文前文所不見者，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者，以
此經既云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按上宰夫朝服取璧，既云取璧，明是宰
也，非宰夫，故知夫為衍字。陳櫟詳解，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將命既畢，
來就殯東西面跪委之。總言含襚等。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又以委者
西面，故取亦西面，亦不與客授禮也。餘同前。陳澔集說，凡將命鄉殯將
命至降自西階。　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幣含襚賵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
于殯之西南而西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
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
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黃震日抄，凡將命至反位
于門外。　此總記將命授受之禮。

賵者出反位于門外。鄭玄注，乃眷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

某相執綍。鄭玄注：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䌫也。其客為哭耳。陸德明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注及
下同。介音界，舊古賀反。相，息亮反。綍音弗。為，于偽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
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鄭玄注：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
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
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
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復位。客對
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
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
命，敢不敬從。鄭玄注：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陸德明音義：寡君命絕句，下放此。毋音無，下同。
使，色吏反，注同。為，如字，舊于偽反，下同。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
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鄭玄注：拜客，謝其辱意。陸德明音義：拾，其劫反。
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鄭玄注：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孔穎達疏：上客至稽顙。正義曰：此一節明
弔含襚賵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者某相執紼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使一介老臣某助主人執其葬紼，其實為哭而來，謙言助執
紼耳。一介者，言己使來唯有一人為介，謙辭，不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
臣位。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者，謂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
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者，此宗人
受嗣君之命，從下階請客之辭也。復位者，欲令在門西客位也。宗人反
命者，謂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
告客云孤敢固辭。前文云孤某須矣，此直云孤，不云某者，以親對客辭，若
是使臣，故不復稱名也。按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
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於文襄，則大夫也。
云一介老某者，則若曲禮云七十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客皆在
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者四禮皆是奉君命而行，如聘禮聘之與享也。此
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注：不迎至之禮。正義曰：上云孤某須
矣，是不出迎，所以不迎者，以主人在喪，身既悲戚，無暇接賓之禮。主拜送
者，謝其勞辱來也。要義止客臨辭凡東注。衛湜集說：此將命至反位于門
外。山陰陸氏曰：此弔儀也。始云寡君使某弔，已而曰寡君使某含，寡君
使其襚，寡君使某賵，又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
紼，則弔臨含襚賵皆相將，贈賻亦應爾，而今不錄，不與錄也，故曰玩好曰
贈，貨財曰賻。上客臨至拜稽顙。山陰陸氏曰：臨應親至，故其詞如此。
據寡君使某弔，使某含，使某襚，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
賵稱上介亞於此歟。若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紼，客外客

臨有葬而至者也。含不及殮，不及事矣；襚不及殯，不及事矣；賵不及葬，不
及事矣。雖然，猶愈乎否。賓升受命于君，孝子稱君。客外客臨有不及事。既
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
降自阼階，則于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
階。鄭氏曰：是有注。孔氏曰：是有裹。陳櫟詳解：賵者出反位于門外，賵東在
後。賵者出，則含襚皆畢矣。上客臨，上客乃弔者也。將入臨，喪而各曰寡君有
宗廟之事不得承事。言君有宗廟重事，不及親來弔，使一介老某相執綍。
一介老某，弔者自稱，不敢以上客自居，本為相主人執葬綍。相者反命。入
告。復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前四禮
客皆在門西，以奉君命而行，故居賓位。今此臨自門東者，以將君命既
畢，乃行私禮，不敢自同於賓，從臣位也。乃客降等，就主人階之義。不者致
含襚賵者，皆遣上客，復立于上客之後，以東為上。宗人納賓，宗人掌禮官
納受之。升受命於君，升階請君命。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臨者自處臣禮，
禮重，故辭其來。請吾子之復位，請臨者復賓之西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
敢視賓客。即反也。毋次毋敢為賓也。敢辭。詞辭曰謙辭。宗人反命曰
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再辭曰固辭。客對曰至敢固辭。不再

前宗人反命主吾子之復位三辭三辭也客對曰主敢不敬從主人三辭
事始從之以使者辭反其命食爲布也客立于門西方及立于賓位介立
于其左主拜之謝其辱升哭升堂而哭與客拾踊三與客又迭而踊以主
而既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孤既送拜謝之不忍而必送賓衰無接賓之
禮也陳澔集說用者出反于門外。此司當屬於前章上介用云云宰舉
以東之下。上客臨主拜稽顙。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
正使也弔含襚賵皆單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蓋私禮質主
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
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
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
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
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拜之謝其勞辱
也朱申句解使一介老某相執綍一介者某相者自謂也此來奔喪而曰執
綍者謙與之輓柩來其任也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南弔禮
臨者入門右入門右者不自同於賓客介者皆從之下者謂從含襚賵者
立于其左東上立于臨者之左以東為上宗人納賓宗人掌禮者納猶受

也升受命於君升阼階而請命於君降曰降階而致命於賓孤敢辭吾子之
辱臨者禮重故辭其辱請吾子之復位謂臨者反來位客對曰臨者答寡
君命言來是君之命來弔某毋敢視賓客毋敢視賓客之禮故不敢居賓
客之位敢辭辭不復位拜稽顙謝客之辱黃震日抄上客臨至拜稽顙
此記臨哭相辭讓之禮臨喪而哭故謂之臨弔含襚賵禮畢故上客行臨
之禮拾踊者客與主更踊彭氏纂圖註義用者出反位于門外至拜稽顙
禮者亦反命曰孤某須矣。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者不
敢當爲賓禮寡君命絕句以下放此。再辭曰固。客亦固辭。宗人又如
前反命客又辭賓三辭而稱使臣某為荅也為荅者將從其命。客立于
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者客既辭不獲命乃立于門之西邊又立于客之
左以東為上。孤降自阼階拜之拜客謝其厚意升哭與客拾踊三者主
人與客升堂而哭主人先踊客更踊一節三踊三節九踊餘同前衛湜集說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玄注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陸德明音義辟音避下辟之同孔穎達疏其國
至受弔。正義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
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諸侯有

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
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
前疏朱申句解其國有君喪謂國君喪不敢受弔言為臣子於君哀故其臣不敢私於親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飲上卒飲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鄭玄注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陸德明音義盥音管飲於鴆反下同馮皮冰反本或作憑下同脫音奪重直用反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鄭玄注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陸德明音義燎力召反又力弔反乘繩證反注同引
以刃反一音餘刃反孔穎達疏外宗至興踊。正義曰此一經是喪大記
君喪之節於此重記之但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
興踊惟此四字別義皆同也。士喪至而行。正義曰言士喪與天子三
事同也其終夜燎一也及乘人二也專道而行三也終夜燎謂柩遷之夜
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
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為重故云與天子同也要義士
喪與天子同者三見前衛湜集說外宗房中南面至馮之興踊。嚴陵
方氏曰此一節宜承公襲中加大帶於上之下脫亂在是按喪大記曰夫
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坐馮之興踊蓋非脫字重著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
見前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五

喪　雜記篇四

雜記下第二十一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爲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則不一。而雜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爲首。自未沒父喪而母死分爲下篇之首。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鄭玄注。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鄭玄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陸德明音義。爲于僞反。下乃爲同。期音基。長丁丈反。下長子同。

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同。鄭玄注。言今之喪既服穎。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陸德明音義。穎。口迥反。徐孔穎反。沉苦頂反。草也。注同。又喪如字。又息浪反。下又喪同。去。起呂反。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鄭玄注。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附。則孫可祔焉。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陸德明音義。附。義作祔。出注。祫音洽。孔穎達疏有父至父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爲父變除之節。如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在大祥之前。未竟之時也。于時又遭母喪。故云而母死也。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者。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除服也。卒事反喪服者。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故云卒事反喪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也。雖諸至喪服。此一經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如當者。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故云如當也。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者。亦爲服除服而除。竟亦反先服也。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何以知然。既始末在重喪中。則其除自然知在重喪之葬後也。上文爲父祥。尚待母葬後乃除。則輕親可知也。然但舉此輕。足明前之重。而在前文云言母喪。得爲父變除者。庾氏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注雖有至乃除。正義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者。鄭釋所以輕服在大喪之中。得爲輕服除者。乃輕服是骨肉恩親。故得除之。若君之大喪。不得自除私服。故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己私服。其私。謂父母以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云小功緦麻則不除者。按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爲

小功緦麻除服也。云殤長中乃除者。以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以上服中。爲殤長中著服而又爲之除也。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變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穎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以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穎也。後喪既穎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注言今至用穎。正義曰。云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以前文皆據先有父喪後有母喪。此又先有父母之喪。後有諸父昆弟死者。皆以重喪在前。輕喪在後。此亦類上文。故云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云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者。以經不云長子之喪。而云三年之喪既穎。明三年之文。互包父母。故知先有長子之喪既穎也。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及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應云今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穎。是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未知然否。且依錄之。云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者。以此經云三年之喪既穎。不云未沒喪。則知既穎與未沒喪者別也。既穎是既虞受服之時。明未沒喪是既練之後。猶言未沒。是將沒之文。故知練後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似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

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有期父喪既顈母之練祥亦皆行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猶爲由由用也禮孫死祔祖令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 注未練至祔焉 正義曰禮祔在練前若祔後未練之前則得祔直云未練足矣兼言祥者按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云親故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以此言之則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其以先祖入於大祖之廟其祖傳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入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是祥後祫也故云未練祥嫌未洽祭序於昭穆爲無言祥者恐未洽故也故練祥兼言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故云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然王父雖祔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要義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 王父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有父之喪至卒事反喪服 橫渠張氏曰如有服則服其服雖總小功之服亦服新而脫舊以往時暫故也反則如常嚴陵方氏曰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 庾氏曰鄭註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當云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也後喪既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 山陰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蓋禫而後顈顈吉服也知然者以被顈黼衣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顈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卿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顈在禫之後明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嚴陵方氏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以昭穆同故也 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嫌不祔也未練祥嫌未卒哭據周卒哭而祔嫌未卒哭曰未練足矣今曰未祥則亦嫌未祥可以祔也春秋傳曰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至卒事反喪服此與前一節必皆葬後方可除祥祭爲言未葬爲凶不可凶時行吉禮欲除俟葬後可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孫死當祔祭於王父廟然王父未練祥則王父自未遷廟未洽祭無王父廟可祔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而祔祭王父故曰猶是祔於王父也練時遷廟大祥後祫於太祖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黄裳日抄有父之喪至卒事反喪服 服前喪

之除服而反後喪之喪服不特於父母之重喪雖當父母喪而遭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示於前喪有終後喪亦不爲前喪之除而奪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 三年之喪既虞卒哭而變麻以顈矣則前喪之練祭乃得行蓋後喪未卒哭以前不可行前喪之練祭以麻絰純凶而練祭從吉也餘同前注疏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 鄭玄注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 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鄭玄注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孔穎達疏有殯至之禮 正義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喪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猶哭於殯宮然則嫌是哭殯則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爲新喪也 入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己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 卒奠出者謂卒終己奠而出 改服即位者謂改己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位謂即昨日他室之位 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即哭位之時如昨日始聞喪即位之時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鄭玄注猶亦當爲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后哭不敢專己於君命也陸德明音義與音預下同濯大角反它音他處昌慮反下之處同使色吏反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鄭玄注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陸德明音義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孔穎達疏大夫士至異宮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則猶是與祭也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 次於異宮者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 如未視濯則使人告者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君告者反而后

哭者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齋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 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死是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 注宿則至緩也 正義曰按前遺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遺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遺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者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其期喪差緩於父母故云皆為差緩要義與祭視濯而父母死 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大夫士至則次于異宮 廬陵胡氏曰猶是言自若也 山陰陸氏曰禮大夫死雖當祭猶告春秋傳曰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鄭氏謂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然則歸而後哭亦以此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 視濯監視至月滌濯也 則猶是與祭也猶是言自告也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 如助祭於公凡遣此等喪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大夫士至反而后哭 視濯監視器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於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如未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俟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餘同前注疏 黃震日抄大夫士將與祭於公至則次於異宮

將與祭聞父母喪猶卒祭請君命嚴而祭事重也然人子之情當何如雖堅忍其痛而不哭果能一其將事之誠否耶漢儒傳聞古說幸於今無用缺疑可也 餘同前疏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齋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鄭玄注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鄭玄注冕兼言弁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諸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 孔穎達疏注內喪同宮 正義曰按上文不為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令此齋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也與前與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己之異宮也 衛湜集說孔子曰至必有前驅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已見曾子問解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既欲尸而下車尸必為之式尸之出必有為尸前驅者餘已見曾子問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曾子問曰至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篇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玄注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為新喪略威儀 孔穎達疏父母至亦然 正義曰將祭謂將行大小祥祭也 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者若將祭而有兄弟死則待殯後乃祭也今不待葬後者兄弟輕故始殯後便可行吉事也 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者兄弟既殯後不行父母之祭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為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

者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如此祥祭宜涉級於時為有兄弟喪故少威儀作散等也執事者亦散等者助執祭者亦栗階也 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而執事者亦散等 注將祭至威儀 正義曰知將祭謂練祥也者以經云昆弟死既殯而祭故知非吉祭也前經云三年之喪既穎其練祥皆行故知此祭謂練祥也但前文主論變除故委曲言練祥以前文既具故此經略言祭也云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者以經云如同宮則葬而后祭明上昆弟既殯而祭者是異宮也云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者既遭父母之喪兄弟悉應同在殯宮不得有在異宮而死之所以在異宮死者以其疾病或有歸者故得異宮而死云散等栗階者謂升一等而後散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此知散等栗階是一也要義居父母喪而昆弟亦有異宮者 見前注疏 劉敞七經小傳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 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衛湜集說父母之喪至虞附亦然 山陰陸氏曰散等謂不拾級聚足鄭氏謂散等栗階誤矣栗階

璣等有衆之道故曰衆階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清江劉氏見前小傳陳櫟詳解祭主人至亦散等吉祭當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衆階謂之散等左足升一等右足升第二等不聚足而後升二祥祭如此為有兄弟喪略威儀也主人既略與祭者皆略雖虞附亦然虞祔同二祥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級聚足而栗階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略威儀也餘同前注疏黄震日抄父母之喪至雖虞附亦然　父母之喪將祭謂練祥也散等謂不涉級聚足新喪略威儀也　兄弟死必殯而後方行父母練祭若同宮雖臣妾死亦葬後方行父母練祭以練祭從吉不可以凶事雜之也喪祭散等蓋不暇為威儀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居父母喪將祭而昆弟臣妾死不可遽祭。餘同前注疏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鄭玄注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陸德明音義酢音昨嚌才細反啐七內反徐蒼快反孔穎達疏自諸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喪祭飲酒之儀。主人之酢也嚌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也　衆賓兄弟則皆啐之者亦謂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也以其差輕故也　大祥主人啐之者謂主人受賓酢之時主人啐之　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者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為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唯嚌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為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為輕受賓之酢但嚌之知長祭有受賓酢者鄭注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故知小祥之祭祥酬之前皆為之也皇氏云主人之酢謂受尸之酢與士虞禮文違其義非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蓋飲酒之禮以少為敬啐為少於飲嚌為少於啐下言衆賓則知主人之酢為受長賓矣於長賓嚌之則於衆賓啐之於長賓啐之則於衆賓嚌之此重輕之別也而大祥又殺於小祥者以哀少忘而敬少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自諸侯達諸士此蓋蒙上言練祥虞祔之祭升降皆散等升降如此則小祥之酢嚌之啐之大祥啐之飲之皆達亦可知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自諸侯

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音嚌酒至齒也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啐酒至口也受衆賓兄弟之酢則卒之啐多於嚌少於飲　餘同前疏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鄭玄注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孔穎達疏凡祭至不食　正義曰侍祭喪謂相於喪祭禮者薦謂脯醢也吉時祭相者則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既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已遂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正祭之儀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賓也要義吉祭賓食喪祭賓不食見前注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侍祭喪謂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禮者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也若吉賓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黄震日抄侍祭喪謂相禮者薦謂脯醢祭薦謂祭以脯醢也凡吉祭則告賓祭薦既祭而食之喪祭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不食此天台賈蒙集古說也然恐薦非指脯醢之物謂薦用脯醢則可謂薦為脯醢則不可蓋此章合以告賓祭為句薦而不食為句薦於神人而已不食之也與上文嚌之啐之意相續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鄭玄注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為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陸德明音義瘠徐在益反稱尺證反下同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鄭玄注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

君子不奪人之喪鄭玄注重喪禮也亦不可奪喪也鄭玄注不可以輕之於己也孔穎達疏子貢至喪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君子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他人居喪之禮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　亦不可奪喪也者不可自奪己喪謂己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　注言疏至載矣　正義曰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者以疏者禮文具載故云存其書策其齊斬之喪謂父母喪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不可名言故經不能載上文

云。顔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衛湜集說。子貢問喪。至亦不可奪喪也。　横渠張氏曰。持喪欲則必哀。哀則必痛。忿適非所以居喪。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或謂三年致哀於君子。所養得無損乎。是君子之所養也。居喪以敬為上。敬則一於禮也。　嚴陵方氏曰。敬足以盡禮故為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為下。顔色存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顔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而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稱其服。顔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隆殺之别。服有齋斬重輕之殊。外不稱內之隆殺。則為偽矣。本不稱末之輕重。則為野矣。奪喪見曾子問解。　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瘠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顔色之戚。有圖不能畫。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鄭氏曰。見有注。孔氏曰。見有疏。陳櫟詳解。請問兄弟之喪。居兄弟喪之道。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居兄弟喪。古禮則已定。存乎書策所載。但遵而行之足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此二句。人見服問篇。又曾子問云。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餘同前注。張、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子貢問喪。至戚容稱其服。　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附於身附於棺者。皆欲其必誠必信。故曰敬為上。子游言喪致乎哀而止。先儒謂而止二字。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此言哀次之。可見矣。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曰瘠為下也。齋斬之服。固有重輕。稱其情稱其服。則中於禮矣。請問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為他事所奪廢。要使各得盡其禮耳。疏曰。見有疏。黄寔曰。抄子貢問喪至亦不可奪喪也。　喪尚哀。至祭則尚敬。尋此章疑有為之言。又親喪亦未嘗不存於書策。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鄭玄注。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陸德明音義。少。詩召反。解。佳賣反。注同。期。音基。惰。徒臥反。倦。其眷反。孔穎達疏。孔子至子也。　正義曰。此明居喪得禮之事。　三日不怠者。親之初喪。三日之內。禮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　三月不解者。以其未葬之前。朝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　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衛湜集說。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尊之。於蠻夷則擯之者。以明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蠻夷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雖然孟子之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彼舜文王為東西夷之人。則二連以東夷之子而合於禮。豈足怪哉。論語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為徒。則豈特如王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少連見論語。二人。意兄弟。東夷之子也。其居喪能行禮如此。本東方夷之子也。其生是地而知禮。且能變其俗而不變於其俗也。東夷之子。如舜東夷之人。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孔子曰。至東夷之子也。　少連見論語。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　餘同前注。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鄭玄注。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陸德明音義。堊。烏各反。字亦作惡。同。見賢遍反。注同。**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鄭玄注。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孔穎達疏。三年至入門。　正義曰。皇氏云。上云少連大連。及此經三年之喪。并下疏衰之事。皆是總結上文。故為上哀次之。及顔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今按別稱孔子是時之語不連子貢之問。此三年之喪以下。自是記者之言。非孔子之語。前文顔色稱其情。謂據父母之喪。此下文疏衰。謂期親以下。何得將此結上顔色稱其情。皇說非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己事。不得為人語說也。　對而不問者。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　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者。按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與此同。要義。喪不語。不問。未入門。見有注。衛湜集說。三年之喪至廬嚴者也。　嚴陵方氏曰。言略而語詳。對應而問倡。言而

不諱。對而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示憂之户獨也。在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問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齊衰即此所謂疏衰也。以廬為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事，人不可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見前疏。陳樸詳解三年之喪，言而不諱，對而不問，凡此以心一於憂思，不暇語問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堊室累墼為之，不塗塈，為廬於其中，以草蓋之。處居堊室中，不與他人同坐，亦憂獨專於己也。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居堊室時，惟以時事見母乃入中門，自無見母不得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齊衰之服皆居堊室，不為倚廬。廬，嚴者也。廬之所以嚴敬者也，以居重喪，人不可犯，故云嚴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三年之喪至不入門。　言，自言己事也。語，為人論說也。倚廬及堊室，說見前篇。時見乎母，謂有事行禮之時而入見母也。非此則不入中門。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笫。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朱申句解三年之喪，謂斬衰齊衰三年之服。言而不諱，以言略而語詳故也。對而不問，以對彼而問己故也。貴實

日抄三年之喪。至廬嚴者也。　言，自言己事。語，為人說也。言而不諱，對而不問，居有所不暇也。廬，謂倚木居於室外之西北角。堊室，於室中塗之，使白也。以時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廬時無為皆不入門也。以廬為嚴者，以父母喪乃居之，非褻易之地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居父喪之禮。　禮。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既葬塗廬，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是喪大記、間傳所言。齊衰之喪居堊室，或指齊衰而期者也。餘同前衛湜集說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鄭玄注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孔穎達疏妻視至成人。　正義曰：此一經明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此言輕重雖猶異，而哀戚略同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妻視叔父母，妻。恩情易親，抑之視叔父母。餘同前註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妻視叔父母至視成人。　哀戚輕重之等，各有所比。殤服皆降，而哀之如成人，以本親重故也。朱申句解妻視叔父母，謂哀戚等同也。妻之喪比於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姑姊妹之喪，比於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長中下殤，見禮記注。其喪比於成人。

親喪外除。

鄭玄注日月已竟而哀未忘。

兄弟之喪內除。

鄭玄注日月未竟而哀已殺。陸德明音義已殺，已戒作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孔穎達疏親喪至內除。　正義曰：親喪外除者，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猶外，隨日月漸除，而深心哀未忘。　兄弟之喪內除者，兄弟謂期服以下及小功緦也。內，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由輕故也。要義外除內除見前疏。衛湜集說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長樂黃氏曰：註說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盡其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唯外除而內亦除也。註說失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親喪外除，言服已除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言服未除而哀先殺。黃震日抄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外除者，服已除而內之哀未忘；內除者，服未除而內之哀已殺。然感於服之隆殺，已各稱其情。於服之殺者，亦非情不至而始外為之服也。合拜之。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及下明喪有重輕，其除之也亦有外內之異。餘同前注疏。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鄭玄注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於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陸德明音義醲，女龍反。孔穎達疏視君至食也。　正義曰：視君之母與妻者，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己之兄弟。　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者。若其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飲食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服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己之親可知。此亦所以明外除內除之異也。發諸顏色若酒醴之類。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服君之母與君之妻，其哀情比之服己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其於醲酒美食可以使人醉飽而發見於顏色者，亦不飲之可也。不發於顏色者，則飲食之。陳澔集說視君之母至亦不飲食也。　君母君妻，小君也。服輕，哀之比兄弟之喪。然於酒穀之醇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朱申句解視君之母與妻，臣為君之母與妻服，比之兄弟，言亦內除也。發諸顏色者，謂酒醴之類，亦不飲食也。不使至醉飽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

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鄭玄注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陸德明音義瞿九遇反下同孔穎達疏免喪至是也　正義曰見似目瞿者謂既除喪之後若見他人形狀似於其親則目瞿然。聞名心瞿者聞他人所稱名與父名同則心中瞿瞿然。上云目瞿此應云耳瞿而云心瞿者但耳狀難明因心至重惻隱之條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必有以異於人也者謂免喪之後弔死問疾其顏色戚容必有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此獨聞弔死問疾者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　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者其餘謂朞親以下也則直依喪之道理而行之於義是也父在為母雖朞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餘則直道而行之言所謂百行推此而直前則是矣故曰孰一術而百善至者孝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

於心瞿弔問哀痛之處戚容應甚鄭氏曰見前註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瞿驚動貌見道路下有容貌似其親者則為之目瞿聞名心瞿謂名與親同者則為之心動弔死而問疾雖弔人之喪問人之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必異於無喪之人皆是餘哀未忘惻怛之心所形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其於三年之喪服心有忠孝奉孝之餘意如此則其餘齊衰以下之服直道而行必皆得其宜矣陳澔集說免喪之外至而行之是也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為之瞿然驚變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於無憂之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哀心誠實無偽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朱申句解免喪之外免喪謂除服行於道路免喪而出見似目瞿謂貌似父母者見而目驚之也聞名心瞿名謂名同父母者聞而心驚之也弔死而問疾二者人之所哀戚也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以吾心哀戚故見人之哀戚愈甚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三年之喪其哀痛未忘當如此也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其餘謂齊衰以下直道而行謂免喪則哀亦殺黄震日抄免喪之外至而

行之是也似謂貌似父母名謂名同父母瞿惻隱貌弔問而哀戚故必有異於人發於中心者如此然後服三年之喪能情文相稱其餘直道而行謂喪之輕者不必若是其委折也然三年之喪發於中心之實然亦直道也雖喪之輕者其文亦未嘗無委折於其間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既免喪之禮餘同前註疏衛湜集說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鄭玄注為期為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黄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黄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下武叔朝皆同禫大感反綅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綅孔穎達疏祥主至故服　正義曰祥主人之除也者言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　於夕為期者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　朝服者於此為期之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　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　注為朝至常也　正義曰始即吉正祭服也者以其往

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即吉於練祭之時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按上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禮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者以純吉朝服玄冠今著縞冠故云未純吉云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者間傳文以祥祭事情故朝服縞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加著縞冠素紕麻衣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玄衣黄裳既著玄衣應著玄冠故云則是禫祭玄冠矣云黄裳者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黄裳故云未大吉云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綅冠也云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云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故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黄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要義祥禫以後變除之節見前注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據

於夕爲期晝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及
祭易之所謂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
縞麻衣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祥主人之除也大
祥之祭主人除喪之節也朝服是夕已服朝服 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
義祥主人之除也至因其故服 此一節論祥祭
之時主人除服之節詳見三年問餘同前注疏 子游曰既祥雖
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鄭玄注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
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
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
麻衣也孔穎達疏子游至反服 正義曰既祥謂大祥之後有人以喪事
來弔者雖不當縞者謂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 必縞然後
反服者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
麻衣之服 注謂有至麻衣 正義曰知此以喪事贈賵來者若其由未
來今始弔者雖禫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
練重於此禫祭之前主人尚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於前先已來今重至
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也云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

者鄭云此者謂其來雖在後其實事不同衛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
後始於弔此據於先已來弔之後始來贈賵也云反服反素縞麻衣者鄭
恐反服夕吉服之服此謂禫祭之前故知反服素縞麻衣也衛湜集說山
陰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
祥之服也然後反服然後反他喪之服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
櫟詳解子游曰既祥親喪既大祥後雖不當縞者必縞雖不當服縞今以
祥故亦必縞然後反服既縞之後然後反他喪之服 一說既祥後有以
贈賵來者此時雖已不當縞猶必變祥祭之縞服以受之重其禮也縞以
受之事也然後反常服焉 餘同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子游
曰至必縞然後反服 此一節論既祥受弔之禮餘同前疏 當袒大夫
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鄭玄注尊大夫
來至則拜之不
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
事也陸德明音義袒音但 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
改成踊鄭玄注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孔穎達疏當袒至成踊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 當袒大夫

至者謂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也崔云謂斂竟時也 雖當踊者
假令大夫來當主人踊時也 絕踊而拜之者主人則絕止踊而拜此大
夫也 反改成踊者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而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
成踊尊大夫之來欲新其事也故云反改成踊按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
至則辭焉是當大夫絕踊則士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今此云
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時出之也 乃襲者謂更成踊竟
乃襲初袒之衣也此云乃襲則知鄉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也 於士既
事成踊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
而成踊不即出拜也然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絕踊則士固不絕
踊也 襲而后拜之者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也 不改成踊者拜之
而止不更爲成踊也衛湜集說當袒大夫至不改成踊 山陰陸氏曰已
當袒矣大夫至而襲故令改襲而袒於士襲而后拜之故不復改袒然則
又成踊何也蓋居喪凡賓客弔客去而歸必踊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
前疏陳櫟詳解當袒大夫至士有喪斂已竟當其袒踊大夫或來弔雖當
踊絕踊而拜之雖正當踊亦止踊而襲以拜大夫不待事已尊之也於士
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於士來弔則主人既竟大小斂等事成踊畢而襲

襲畢乃出拜之不知出拜不改成踊與大夫至異士卑故也 餘同前疏
黃震日抄當袒大夫至至不改成踊 此謂士有喪當袒踊而大夫來弔
則絕踊而拜之士
來弔則成踊而后拜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
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鄭玄注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犆牲與
士虞禮同與陸德明音義犆音特同與音餘孔穎達疏上大至少牢 正
義曰上大夫平常吉祭其禮少牢虞依平常禮故用少牢也 卒哭成事
附皆大牢者卒哭謂之成事成事成吉事也故云卒哭成事附附廟也
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 下大夫之虞也犆牲者下大夫吉
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犆牲 卒哭成事附皆少牢者依平常吉祭
禮也不云遣奠加者略可知也 注卒哭至異矣 正義曰鄭以士虞禮
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
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
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要義卒哭成事附與虞異見前注疏衛湜

集說嚴陵方氏曰植即特也與特牲三俎之特同而與郊特牲之特異蓋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也 山陰陸氏曰禮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客父為士子為下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為大夫於下大夫言父為士相備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黄震日抄禮皆重於虞祭餘同前上疏 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上大夫下大夫虞卒哭成事附用牲牢之禮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鄭玄注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為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為卜稱名而已 陸德明音義祝之六反徐之又反稱昌升反徐尺證反 孔穎達疏祝稱至子某 正義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而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 子孫曰哀者若子卜葬父則祝辭稱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若孫卜葬祖則祝辭稱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 夫曰乃者若夫卜葬其妻則祝辭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 兄弟曰某

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者若兄弟相為其弟為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故鄭注於子孫通稱可知也 陳櫟詳解祝稱卜葬虞卜葬卜虞之時祝稱呼主人之辭如下七所云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祝稱卜葬虞至伯子某初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餘同前注疏 黄震日抄子孫於父祖稱哀子哀孫夫於妻稱乃夫餘同前注 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記卜葬虞祝稱謂之禮餘同前注疏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鄭玄注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 陸德明音義關轂工木反輠胡罪反又胡瓦反又胡管反迴也仇音求 孔穎達疏古者至杖也 正義曰此一節記庶人失禮所由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關穿也輠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 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者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 陳櫟詳解於是有爵而后杖也於是始改禮制有爵者始得用杖以爵既尊杖必不鄙褻用之故許用杖也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古者貴賤皆杖至而後杖也謂以其衰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餘同前注疏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鄭玄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為飯焉則有鑿巾 陸德明音義鑿在各反飯扶晚反注同 孔穎達疏鑿巾至之也 正義曰亦記士失禮所由也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為其親含恐尸為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而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含其親不得憎穢之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為失禮也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禮因時損益故有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若有爵而後杖鑿巾以飯是也禮士含巾不鑿至公羊賈始鑿之以含君子有取焉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公羊賈士也而鑿以飯是憎穢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所由也餘同前注疏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鄭玄注言設冒者為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 陸德明音義冒莫報反下及注同揜於檢反惡烏路反 孔穎達疏冒者至冒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設冒之事 冒者何也者記人自問何以須冒 所以揜形也者記者自答言冒所以揜蓋尸形 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者若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 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言后者衍字也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總覆於冒上皇氏云大斂既冒未之聞也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記冒於此亦以著鑿巾為善后非衍字言孝子於此設冒不得已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記者自設為問答尸之設冒何也為其形人將惡之而遂揜其形也是以襲而后設冒也是以襲而後必須設冒也 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冒者何也主襲而后設冒也 冒說見王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是以襲而設冒也后字衍餘同前疏 黄震日抄恐死者為人所惡故自襲至斂皆冒之 彭氏纂圖註義冒制及圖具喪大記餘同前注疏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鄭玄注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為是乎。言傷廉也。陸德明音義：遣，棄戰反，注同。裹音果。與音餘，何異與同。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鄭玄注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陸德明音義：見如字，夫音扶。卷，紀轉反，又厥搏反。歸如字，徐音匱，注同。孔穎達疏：或問至饗乎。 正義曰：此一節明或人問曾子喪之遣奠之事。 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者，或人問曾子云：喪禮既設遣奠，事畢而包裹遣奠之餘，載之而去，猶如主人於他家既食訖而裹其餘相似乎，故云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者，或人云君子於他家既食之後，則更裹其餘食去乎，寧有是也，不應如此。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者，曾子答或人之問。吾，我也；子，男子美稱，儀禮注云：言我子，相親之辭也。謂或

人為吾子。豈不見大饗賓客之禮乎。 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者，謂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 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者，己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跡，是孝子所以悲哀也。爲此之故，包遣奠而去。 子不見大饗乎者，重結前文，以語或人也。陳櫟詳解：或問於曾子曰至則裹其餘乎，遣而包餘可也，食而裹餘，疑傷廉。曾子曰至歸于賓館，大饗之禮，饗畢，主人斂三牲俎上之肉，歸之于賓館，所以厚之也。子不見大饗乎，重言之。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或問於曾子，至子不見大饗乎。 設遣奠訖，即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于壙中。或人疑此禮，謂如君子食於他人家，食畢而又包其餘以歸，豈不傷廉乎。曾子告以大饗之禮畢，卷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今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重言以喻之。黄裳曰：抄父母永別，遂同賓客之跡，孝子所以悲哀而包奠送之也。曾子以解或人包奠之疑。非為人喪問與賜與。鄭玄注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為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父無事曰問。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注及下注為母為姑姊妹皆同。問與賜與並音餘，注皆同。脫音奪。下同。遺于季反。下文皆同。孔穎達疏：非為至賜與。 正義曰：鄭云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此語接上之辭，與語助也。豈非為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乎。敵則問，卑下則賜，故云問與賜與。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宜承既卒哭遺人可也之下，脫爛在是。著非為人喪，從父昆弟以下，雖卒哭，猶無所問遺。 金華應氏曰：非為喪而問也，又非為喪加賜也，乃為己之親耳。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此上有闕文，問獻者之禮，賜尊上之命。餘同前注疏。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玄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孔穎達疏：三年至吉拜。 正義曰：從上問與賜與以下至遺人可也，皆明在喪受問遺之事。此一經論身有喪拜謝之禮。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者，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為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此義已備在檀弓疏。陳澔集說：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后拜也；吉拜，拜而后稽顙也。今按檀弓鄭注，以拜而后稽顙為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為周之喪拜。疏云：鄭知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但殷之喪拜自斬衰至總麻皆拜

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此章疏義與檀弓疏互看，乃得其詳。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鄭玄注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陸德明音義：必三如字，又息暫反。孔穎達疏：三年至受之。 正義曰：如或遺之酒肉，至主人衰絰而受之者，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要義居喪受酒肉之遺，見前注疏。陳櫟詳解：三年之喪至必三辭。必三辭，不可而後受之。 餘同前注疏。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鄭玄注薦於廟，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鄭玄注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陸德明音義：施，始豉反。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

之喪如剡。鄭玄注言其痛之刋但有淺深也。陸德明音義騄音玄。期音基。下同。剡以冉反。但旦末反。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玄注此謂父在爲母也。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陸德明音義禫大感反。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七　十八陽

喪　雜記篇五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鄭玄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鄭玄注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鄭玄注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陸德明音義紼音弗。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鄭玄注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陸德明音義功衰弔。本又作大功衰弔。庾云有大字非。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鄭玄注禮饋奠也。陸德明音義與音預。下文注不與同。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鄭玄注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未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爲祔。陸德明音義封彼驗反。又如字。摯音至。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鄭玄注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畝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鄭玄注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坎或爲壙。陸德明音義坎口敢反。下同。長少丁丈反。下詩詔反。壙苦晃反。又音曠。孔穎達疏三年至盈坎。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待盈坎。明弔喪之節。各隨文解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者。謂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者。貴賤同然。故云自諸侯達諸士也。

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者亦貴賤同也如有服謂有五服
之親喪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己
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中於骨肉之情故也故云則服其服而往也
但著彼服不著己功衰也賀瑒云若新死者服輕則不爲之制服雖不爲
重愛而爲之制服往奔喪哭之則變服所制之服往彼哭之事畢反服故
服也庾氏云將往哭之乃服其服者謂小功以下之親輕也始聞喪不能
爲之制服至於往哭弔乃服其服注要記適之已祥皇氏云此文雖在功
衰之下而實通初喪也假令初喪而有五屬之親死則亦變服五服之服
而往彼哭也上云自諸侯達諸士然諸侯絕期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
服其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故鄭明
之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此禫杖期主謂
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文本應在服而往下爛脫故在此　練則弔者
謂至十一月小祥後而可出弔人也　注父在至出矣　正義曰此練則
弔又承十一月練之下故知是父在爲母以經云練故云功衰也大祥始
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爲母故輕於出言得出也以母喪主練父
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父亦得出也母既可矣諸父均然　既葬大功
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　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弔
哭既畢而則退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　期喪練弔即亦然也　期之喪未
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姑姊妹無主爲之服期喪未至於葬
往弔於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聽待主人襲斂之事焉　功衰弔待事不
執事者謂此姑姊妹等期喪至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至此之後若
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此
云功衰他本或云大功衰今按鄭注在此文下云謂爲姑姊妹無主則此
功衰還是姑姊妹無主之功衰不得別云大功也皇氏云有大字者誤也
注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　正義曰經直云期喪鄭知是姑
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經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
知此期服輕故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
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蚤死故殯在夫族　小功緦執
事不與於禮者執事擯相也禮饋奠也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今
不論鄉人之同異也亦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按曾子問云廢喪
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
相輕而饋奠重也　相趨至而退此以下明凡弔者恩之厚薄去留遲速

之節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者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
來會趨喪也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　相揖也哀次而退者相
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
也　相問也既封而退者相問謂曾相餉遺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也
相見也反哭而退者相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畢孝
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　朋友虞附而退者朋友嗜昔情重生死同故
故至主人虞附而退也然與死者相識其禮亦當有弔禮知主者弔知死
者傷今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弔非至盈坎此一節論助葬及執事
反哭之節言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爲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云非從主人
也　四十者執紼者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
也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者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窆竟
而孝子反哭故鄉人助葬老者亦從孝子反也　四十者待盈坎者謂窆
竟以土盈滿其坎四十強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
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要義父在爲母練祥禫之節　居喪有
不弔不聽事不與禮之異　弔喪本助事非從主人並見前注疏　衛湜集
說三年之喪至遺人可也　嚴陵方氏曰喪拜吉拜皆爲拜辭與問也心
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爲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之者卻
之爲不恭故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吾從其至者也然則稽顙而後拜蓋
三年之喪拜也故曰以其喪拜　縣子曰至而往練則弔　山陰陸氏曰
所謂功衰猶言功衰微加人功雖服功衰不弔則以創鉅痛深故也　既
葬大功至不與於禮　藍田呂氏曰功衰字下脫一不字此謂卒哭之受
服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如君命至而薦之君命來賜
則不敢辭而受受而薦祭之貴君也禮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
有重喪不可遺人可受人遺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期大功以
下之喪既卒哭可以物遺人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其痛如斬期之喪如
剡剡削也如剡木爲楫之剡其痛如剡痛之斷但有深淺也期之喪至十
五月而禫此言父在而爲母服者之喪服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功衰既
練之服也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
故顧不得弔他人喪也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如有服至而往功衰雖
不弔人如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不著己功衰而依當服新死者之
服以往中於骨肉之情也然諸侯絕期今云然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
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期之喪至功衰弔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

功衰此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猶輕於未葬待事不執事待待襲歛等但不
親執擯相之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若身有小功緦服未葬使可弔
人亦可執擯相事但不得與於饋奠之禮爾相趨也出宮而退此下明弔
送葬者恩厚薄去遲速之節也相揖也哀次而退相揖嘗會於他處者相
問也既封而退相問嘗相問遺者待葬既封土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相
見嘗執摯相見者朋友虞附而退交情重至主人行虞祔祭乃退鄉人五
十者從反哭非鄉人則哀少皆反優逮也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三年
之喪至遺人可也 喪大記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
食之此云哀經而受雖受而不食也薦之者尊君之賜喪者不遺人以哀
戚中不當行禮於人也卒哭可以遺人今服輕哀殺故也 石渠王氏曰居
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此言
哀痛淺深之殊 三年之喪至服其服而往 不弔與往哭二者貴賤皆
同之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既葬大功者言已有大功之喪
已葬也弔哭而退謂往弔他人之喪則弔哭既畢即退去不待與主人襲
歛等事也 期之喪至不執事 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
兄弟為之齊衰不杖期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但哭而

退不聽事也此喪既葬受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此後弔於人可以待主
人襲歛等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輕服可以
為人擯相擯相事輕故也饋奠之禮重故不與 相趨也至朋友虞附而
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古人以趨示敬
論語過之必趨左傳免冑趨風之類是也言此弔者與主人昔嘗有相趨
之敬故來弔喪相揖者己嘗相會相識相問遺者是有往來恩義嘗執贄
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朋友恩義更重 弔非從主人至待盈坎 言
弔喪者是為相助凡從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非為人喪至遺人可也
予敵體曰問上予下曰賜 記者設辭謂豈非為人之喪而問之賜之歟
下乃應問賜有喪者之禮 弔非從主人也至待盈坎 弔者非徒從主
人之行而已年四十而未衰者皆執紼若同鄉而近五十者從主人反哭
於家年四十者留待揜壙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縣子曰至練則弔
此因三年與期之喪謂三年之喪不可出弔期之喪練後可弔斬則絶
之也剡則削之而已 既葬大功至不聽事焉 此論葬大功之後得弔
哭不可聽事 期之喪至不執事 此論居姑姊妹期之喪未葬可弔不
可聽事既葬可待事不可執事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此論居小功

緦之喪可得弔人執事不可與行禮餘同前注疏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
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
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
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鄭玄注病猶憂也疑猶恐也陸德明
音義視如字徐市志反為于偽反注為食父為王父母以為亦為不為並同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
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
食也鄭玄注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陸德明音義人食之音嗣注見食同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鄭玄注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陸德明音義酪音洛食食上如字下音嗣酢七故反截才代反 孔子曰身有瘍
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
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鄭玄注毀而死是不重親陸德明音義瘍音羊創初
良反孔穎達疏喪食至無子 注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 正義
曰解所以非親不食義也夫親族不多食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
無復限數必忘哀也衛湜集說喪食雖惡至謂之無子 嚴陵方氏曰禮
所以制中飢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為非禮然送死所以當
大事則飢而廢事尤為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其黨則
食之非其黨則弗食所以為之節食菜果飲水漿皆聖人之中制故天下
無難能之病焉 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閒傳父母之喪既虞
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
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
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功衰齊斬之末末者

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鄭氏曰見注。陳櫟詳解喪食雖惡至非禮也。此爲與喪事者言。喪食易不精美。嫌其惡而不食。以致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過飽忘哀。是專爲飲食。亦非禮也。三者當適宜。視不明至君子病之。過於哀毀。而至於視聽不明聰。行步不端正。困憊不知哀。故有疾至皆爲疑死。疑恐也。以上皆爲恐其以此致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期以上之喪。人以食召之。必不往。大功以下至其黨也食之。大功以下喪既葬。以他事往適人。遇食。而人食之則可食。爲食而往則不可。然是其親黨則可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非親黨亦不可食。所以爲之節。功衰至無鹽醢。所受服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也。此時可食菜果。飲水漿。然而不得食鹽酪。酪酢截。不能食食至病則飲酒食肉。見曲禮。毀瘠爲病。毀瘠以致成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毀而致死。是不重親不忘其孝。不可以爲子。故君子反目之爲無子。此本欲爲孝。而不知所以孝反陷於不孝也。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喪食雖惡至皆爲疑死。疑死。恐其死也。　有服至弗食也。　黨謂族人與親戚也。　功衰食菜果至鹽酪可也。　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酪說文乳漿也。　孔子曰至君子謂之無子。　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彭

氏纂圖注義喪食雖惡至皆爲疑死　自此至鹽酪可也。論居喪飲食之節。孔子曰至君子謂之無子。此一節論身有病患須沐浴飲酒食肉。不可過於毀瘠。身傷曰瘍。周禮有腫瘍潰瘍金瘍。創卽瘡也。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垣。鄭玄注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垣道路。陸德明音義免音問。注同。垣古鄭反。孔穎達疏非從至於垣　正義曰。從柩謂孝子送葬從柩去時也。與反哭謂葬竟孝子還時也。垣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送葬從柩去時。及葬竟還反哭時。於道路得免而行。自非此二條。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則乃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是也。要義葬近而反哭者免。遠則冠。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必著喪冠也。　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言免不可施於道路。餘同前注疏。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鄭玄注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孔穎達疏凡喪至沐浴。　正義曰。凡居喪之禮。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以沐浴是自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周。然各在其服限如此耳。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虞祭之時。但沐浴不櫛。故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注云。彌自飾。此雖士禮。明大夫以上亦然。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齊戒。齊戒則不可以不沐浴。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有祭則必齊戒。齊戒始沐浴。陳澔集說潔飾所以交神。故非此四祭。則不沐浴也。黃震日抄居喪惟喪祭乃沐浴。彭氏纂圖註義此言居喪者。惟虞附練祥得沐浴。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鄭玄注言重喪不行求見人。閒人來求見己。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陸德明音義辟音避。注同。孔穎達疏疏衰至見人。　正義曰。此一節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　小功請見人可也者。輕可請見於人。然言小功可。則大功不可也。小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

見人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故云父母之喪。不辟泣涕而見人。是尋常相見也。而皇氏以爲見人謂執摯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摯見人乎。皇氏則非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亦與對而不問同義。執摯則請見人之禮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疏衰之喪。疏衰齊衰也。大功以上服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人不求見我。則出見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亦謂既葬後。大功不以執摯。大功可與人相見者。謂尋常相見。若執摯見之儀物以見己。則不可出見之。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見人。見求中者。　餘同前注。陳澔集說疏衰之喪至涕泣而見人。疏衰齊衰也。摯與贄同。彭氏纂圖註義大功既葬。雖可請見於人。亦不可執摯。執摯則重矣。父母之喪。不得已與人尋常相見。不辟涕泣。餘同前註疏。衛湜集說。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鄭玄注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陸德明音義期音

奏驂音速。本又作傪。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玄注：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陸德明音義：鷖，於奚反。彌，五兮反，一音迷。啼，徒奚反。本又作諦同。號，徐本作咷，胡刀反。偯，於豈反，下同。說文作悠。孔穎達疏：注以王至繇役。正義曰：按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云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與王制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者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要義：哭父母無常聲。大夫士從政，有正禮權禮。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曾申問於曾子至何常聲之有。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謂始死時也。彼在襲斂，當哭踊有節，故異。鄭氏曰見前注。呂伯恭音點傳註：卒，即律反，下同。緦音思。殯，必刃反。陳櫟詳解：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祥，大祥。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殯，三日也。曾申問至何常聲之有。如嬰孩之兒，中路亡其母而啼號，乃生哀之情，天然發於聲者，何常之有，所謂哭不偯是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三年之喪，至既殯而從政。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曾申問至何常聲之有。衰痛之極，無復音節。餘同前注疏。朱申句解：三年之喪，見上注。祥而從政，此謂庶人從政役者也。齊期而祥。期之喪，齊衰期。卒哭而從政。既葬而卒哭。九月之喪，大功九月。既葬而從政。與卒哭同。小功緦之喪，小功五月，緦麻三月。既殯而從政。三日而殯。彭氏纂圖註義：三年之喪至既殯而從政。此一經論居喪免繇役之事。曾申問於曾子至何常聲之有。此一節論親始死哭無常聲。案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卒哭而諱。鄭玄注：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玄注：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群祖。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鄭玄注：母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

中不言。妻之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雖不為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孔穎達疏：卒哭而諱至則諱。正義曰：此一節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各隨文解之。卒哭而諱者，謂卒哭之前，猶以生禮事之，卒哭之後，去生漸遠，以鬼道事之，故諱其名。王父母者，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為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也，以父為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兄弟者，是父之兄弟，於己為伯叔，正服期，父亦為之期，是子與父同，是有諱也。世父叔父者，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己是從祖也，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姑者，謂父之姑也，於己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姊妹者，謂父之姊妹，於己為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己與父同，為之諱也。子與父同諱者，言此等之親，子之與父同為之諱。注父為至群祖。正義曰：云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者，謂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不合諱，但父為之諱，故子不敢不從諱。其父之兄弟乃姊妹，己為合諱，不假從父而諱。鄭此注者，據己不合諱者而言之也。云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者，此士者，謂父身也。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直云王父母以下足矣，復云之親諱者，父之世父叔父與姑等，皆是王父所生，令為之諱，故云王父母以下之親諱也。云天子諸侯諱群祖者，以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群祖。母之諱宮中諱者，謂母所為其親諱，其子於一宮之中為諱而不言也。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者，謂妻諸親之諱，其夫不得稱舉其辭於其妻之側，但不得在側言之，則於宮中遠處得言之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者，謂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己從祖昆弟名同，則為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注子與至諱之。正義曰：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者，父為王父諱，於子則為曾祖，父之伯叔及姑，則是子曾祖之親也，故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前經所云者是也。云從祖昆弟在其中者，從祖昆弟共同曾祖之親，故云在其中。云於父雖不為諱者，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堂兄弟子也，父服小功，不為之諱，己又不得從父而諱。若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重謂重累，謂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不但為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為諱，故云於父雖不為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觀檢注意，是為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要義：卒哭而諱。見前注疏。陳櫟

詳解王父母至子與父同諱。父之大父母。父之兄弟。父之世父。叔父。父之姑。父之姊妹。此事子與父同諱之。父爲之諱。子不敢不從諱也。此爲士言。天子諸侯。唯諱群祖。母之諱宮中諱。母之家諱。出宮不爲之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夫於妻之家諱。但不言之妻之傍。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爲其相感動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者母與妻之親諱。與從祖兄弟名相重。則諱之。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卒哭而諱至子與父同諱。　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本不合諱。但以父之所諱。己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己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又按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謂庶人。此所言以父是士。故從而諱也。　母之諱至同名則諱　母爲其親諱。則子於一宮之中亦爲之諱。妻爲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辭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黃震日抄卒哭而諱至同名。則諱　子與父同諱者。父爲諱而子從之也。母之諱。謂母家之私諱。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鄭玄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雖或爲唯。陸德明音義冠古亂反。下及注皆同。三息暫反。孔穎達疏以喪至乃出。　正義曰。自此以下。明遭喪冠取之節。今各隨文解之。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爲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　既冠於次者。此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　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者。謂既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踊。踊謂每哭一節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爲九踊乃出。就次所。　注言雖至廬也。　正義曰。經云。雖三年之喪可也。故知三年以下。皆得因喪而冠也。云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者。知當冠月。則喪服因冠者。以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而冠。言未及期日。明及月可知。但未及冠之日耳。以此言之。知冠月則可冠也。云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按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云次廬也者。據重服而言也。陳櫟詳解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遭喪值其冠月之内。則因喪服而冠。若非其冠月。則待變除卒哭受服之節而冠。如本擇二月而冠。乃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冠也。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以喪冠者至乃出。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

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爲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出就次所也。并見曾子問。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鄭玄注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陸德明音義取七住反。又如字。孔穎達疏大功至不可。　正義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者。末謂卒哭之後。謂己有大功之喪。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也。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謂父有小功喪。未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取婦。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嫁及冠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嫁。所以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爲也。　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云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恐己有小功於情爲重。不得冠取。故云己身雖同有小功。既卒哭之後。可以冠取。此文云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卒哭後也。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　注父大至冠之。　正義曰。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者。以經文大功據己身。小功據其父。今鄭同之。謂父及己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故又注云。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是父子同也。云必偕祭乃行也者。偕俱也。父是大功之末。己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己亦小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爲之小功。己亦爲之小功。是父子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有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己在緦麻。灼然合取可知。又按正本云。必偕祭乃行者。言爲諸吉禮必待祭訖乃行也。云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者。言除訖可爲昏禮。則未除喪不可爲昏禮。經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云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者。鄭以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

矣前經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特據室服喪中可冠恐輕服大功小功者在喪不合冠故鄭於注特明之要義大功小功之末冠嫁取謂卒哭後 謂當冠則因喪而冠 齊衰殤降在大功則不可冠嫁娶小功已總麻均然合取 並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范氏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為無服也以己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總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又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線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矣總而取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敢本敬始之義每於婚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章云己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言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橫渠張氏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為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己小功之末也而己之子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

末也所以言行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己自冠取妻也 山陰陸氏曰入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平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己有大功之喪則於卒哭後可以冠子嫁子此之冠以吉禮冠也凡末皆以卒哭之後言自此下皆謂可行吉禮時也父小功之末至可以取婦若小功既卒哭則不特可冠子嫁子亦可為子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此為無父者言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有此服則不可冠娶必除喪而後可其餘小功則可也然此言為男女失時者非通例也 除同前疏 陳澔集說大功之末至小功則不可 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為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己身而言舊說父及己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 黄裳日抄

必身與父俱是大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父與身俱是小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取婦取婦獨於小功之末言之者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取婦若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下殤之小功本齊衰重服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凡弁經其衰侈袂** 鄭玄注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陸德明音義侈昌氏反袂彌世反孔穎達疏凡弁絰其衰侈袂 正義曰弁絰者謂弔服也其首著弁絰身著錫衰緦衰疑衰侈大也其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之袂二尺二寸此等三衰其袂半而益一袂大三尺三寸也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陳澔集說弁絰之服弔服也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絰其服有三等錫衰緦衰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 彭氏纂圖註義此謂弔服緦錫 **父有服宮中**說已見上篇朝服十五升下疑衰用素裳 餘同前注疏 **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

樂於其側 鄭玄注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陸德明音義與音預注同聞音問又如字 **大功將至辟琴瑟** 鄭玄注亦所以助哀也季朱也陸德明音義辟音避一音婢亦反 **小功至不絕樂** 孔穎達疏父有至絕樂 正義曰父有服在於宮中則子不與於樂者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此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樂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要義父母妻有服避樂 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父有服至絕樂 長樂黄氏曰注云宮中子與父同宮者禮由命士已上父子異宮正義從而解云若異宮則得與樂上文言諱雖子之服盡尚從父諱其父之所諱豈命士而上父有喪服者子可與樂哉今詳之父有服宮中者謂諸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之時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哀戚未終不可與於樂也亦如從父諱於先祖之禮也次云母有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其宮中者謂持服不出之際則其義明焉非謂同宮室居命士而上父有喪服子可觀聽音樂者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自士上達父

有服，有作樂者，宮中雖不聞乎，不敢與也。母有服，聲聞焉，不敢舉樂。妻有服，於其側不舉爾。所謂不與於樂，非直不舉也。　長樂陳氏曰：父，尊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況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妻，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己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　父有服，子已無服，前父尚在宮中，持服未出，而從言子敢出遊樂，不敢與聞之也。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　母有服，子無服，固可舉樂，然延而樂聲聞於母，不敢舉也。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大功之親有服，其人將至，辟先除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樂器在側，不害也。去。　陳澔集說：父有服至小功至不絕樂。　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

與樂音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為之屏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為之止樂。黃震日抄：此記己雖無服，己之親有服，亦體其心而不樂。惟小功輕服則否。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己之親黨有服，己不得聽樂之事。按大功小功皆於己為大功小功之親，其人自有服而來者也。辟之者，所以哀；不絕樂者，輕故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　鄭玄注：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　鄭玄注：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里或為士。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鄭玄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

姑也。孔穎達疏：姑姊妹至之黨。　正義曰：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為主之事。夫既先死，而夫之黨又無兄弟，今既身死，使夫之族人主其喪也。　妻之黨雖親弗主者，妻黨雖親，不得與之為主，明婦人外成於夫，不合卻歸本族也。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附祭之時在於夫之黨。主之其義非也。　注喪無無主也。　正義曰：云喪無無主也者，言死喪之禮，無得無人為之主，必須有人為主也。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按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為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為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引王度記者，更證里尹之事。按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其記云：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按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為里。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戶為里，未知何代，或云殷制。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者，以己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為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為主。今此婦人死於此里，正得里尹主之，妻家之親不得為主，故云亦斯義也。斯，此也，亦是此國君為主之義。要義：無子寡而死，族鄰里尹主喪，妻黨弗主。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姑姊妹至而附於夫之黨。　新安朱氏曰：古法既廢，

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之黨雖親弗主，苟夫無族矣，雖視朋友至於祔而止可也。喪服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姑姊妹至主喪　此謂姑姊妹無子而夫死者，夫無兄弟可主喪，則使夫之族人主之。　妻之黨雖親弗主　妻之黨謂妻之兄弟，妻之黨雖親，不可主其喪。　夫若至東西家　夫倘無族人，則前後東西鄰家，亦可主其喪。　無有則里尹主之　無鄰則里尹為之主。　或曰至夫之黨　妻之黨主之，而附祭於夫之黨。然若有夫黨可祔時，是夫黨有兄弟及族人矣。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姑姊妹至而附於夫之黨。　此明姑姊妹死而無夫無子者，喪必有主。婦人於本親降服，以其成於外族也，故本族不可主其喪。里尹蓋閭胥里宰之屬也。或以為妻黨主之，而祔祭於其祖姑，此非也，故記者并著之。黃震日抄：此極言妻黨不得與夫家之事。死而無主，寧使鄰與里尹主之。又云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方氏謂此言或者之說非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夫若無族，謂復無族人也，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若又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妻黨主之，而祔祭之時在於夫之黨。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麻者不

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鄭玄注言凶不相干也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陸德明音義紳音申要經一遥反下大結反衣於既反又如字纁許云反孔穎達疏麻者至於采 正義曰麻者不紳麻謂經紳謂大帶言著要經者而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經代紳 執玉不麻者謂平常于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按周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事之事執玉得服衰經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饗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饗之事自若吉也謂得著吉服 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經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據此若弁經雖服皮弁而經非常服之弁歟弁師王之皮弁服會五采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麻者不紳此言吉凶不相干麻經者不可紮大帶之紳執玉不可加麻經餘同前疏陳澔集說麻者至不加於采 麻謂喪服之經也吉凶異道居喪以經代大帶也執玉不麻謂著衰經者不得執玉行禮也餘同前註疏日見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此論服麻之禮餘同前注疏國禁哭則

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鄭玄注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童子哭不懷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鄭玄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陸德明音義扉本又作菲扶味反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鄭玄注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孔穎達疏國禁至矣哉 正義曰國禁哭則止者謂有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 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者謂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 注當室則杖 正義曰按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衛湜集說國禁哭則止至不菲不廬 山陰陸氏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

自因也此一節宜承如姑即位之禮脫爛在是言若國禁哭則之他室不哭其入奠與即位猶自因也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山陰陸氏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矣故曰如知知此者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廬陵胡氏曰踊絕地不絕地義有輕重豈由禮文而已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國禁哭則止大祭祀時國令禁哭則止哭童子至不廬不居倚廬以童子未成人不能備此五禮也當室則杖謂十五以上者孔子曰至絕地也伯叔母之喪外服疏衰踊不絕於地文至而情不至為義也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姑姊妹出適其喪為服大功而踊絕於地文不至而情至為骨肉也如知此者至由文矣哉重言之申明之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國禁哭至自因也 國有大祭祀則喪者不敢哭然朝奠夕奠之時自即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 童子哭至不廬 儀委曲之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童子爲父後者則杖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其情輕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離地者其情重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國禁哭則止至不菲不廬 其即位

自仍舊童子則不備禮菲謂菲屨廬謂倚廬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再言而嘆詠之言喪禮當以情爲重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國禁哭則止至自因也 此論國雖禁哭不可廢奠禮 童子哭至不菲不廬 此論優假童子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此一節論伯叔母疏衰姑姊妹大功踊法 踊不絕地者足去地近也踊絕於地者足去地遠也伯母叔母服隆而於情爲輕姑姊妹服殺而於情爲重一絕地不絕地之間文義粲然餘同前注疏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鄭玄注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陸德明音義柳良九反相息亮反下及注皆同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玄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陸德明音義飯扶晚反注同含本又作唅胡闇反下文同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

諸侯七。鄭玄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孔穎達疏泄柳

至侯七。正義曰此明相主人之喪禮有失之事。注亦記

至之禮。正義曰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黨相禮由右故

云記失禮所由始也按孟子云魯穆公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

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穆

公時賢人。注此蓋至用玉。正義曰以非周法故疑夏禮故云蓋也典

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

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

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貝含玉此

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

含用珠玉也。注尊卑至反虞。正義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

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

卒哭知天子至士喪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

葬即反虞下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要

義葬即反虞。見前。衛湜集說泄柳之母死至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

山陰陸氏曰由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經言自其始記失禮所

由始也即言為之君子有取焉據鑿中以飯公羊貫為之也由右相泄柳

之徒為之也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天子飯九貝至士三　山陰陸氏曰

士喪禮貝三實于笄此士三之證也按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

飯含通也鄭氏謂蓋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誤矣典瑞言玉職也貝

非所言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則珠有以玉為之者矣玉府所謂珠玉是也諸侯

言飯不言含則紫上含以玉可知然則飯以珠不必言矣其言之則以天

子珠兼以玉諸侯以珠而已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

含以璧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玉諸侯言璧璧亦玉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

時子叔聲伯陳子行臣飯含僭君疑衰周時禮鄭謂此等夏殷禮無所依

據又檀弓飯用米貝鄭不疑於夏殷獨疑此何也　士三月至諸侯七。

山陰陸氏曰士踰月而葬容外姻至大夫三月而葬容同位至諸侯五月

而葬容同盟至天子七月而葬容同軌至左傳云同軌畢至著同盟以下

雖至有不畢也若其卒哭遲速不同則以其德服喪有隆殺也　鄭氏曰凡

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泄柳至由左。泄柳母死時泄柳知禮相者

簡合禮。泄柳至右相。又泄柳死泄柳之徒由主人之右而相主人失禮矣

由右至為之也。記失禮自泄柳之徒始。天子飯九貝。天子飯含用貝九士

三月而葬至而卒哭。卒哭遲速不同喪服有隆殺也。餘同前注。陳澔集

說泄柳之母死至為之也。　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則由右相

者非禮也此記失禮所自始。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含

也貝水物古者以為貨士喪禮貝三實于笄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

代之制乎。疏曰見有疏。未申句解士三月而葬。左傳云士踰月外姻至與

此小異。是月也卒哭。三虞而卒哭則不出是月矣。大夫三月而葬。左傳云

同位至。五月而卒哭。五虞而卒哭則踰一月矣。諸侯五月而葬。左傳云同

盟至。七月而卒哭。七虞而卒哭亦踰一月也。士三虞。虞葬後祭名士三次

虞祭。大夫五。大夫五次虞祭。諸侯七。諸侯七次虞祭。黃震日抄士三月而

葬至諸侯七　葬有遲速會葬者有遠近也卒哭亦與之遲速以未葬有

朝夕奠也然葬後又二月方卒哭豈三年之喪既同而卒哭之期獨異耶

餘同前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泄柳之母死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

喪為陰禮而相所以助之者也助陰必以陽故相者由左以取陽之義焉。

而泄柳之徒由右則失之矣。　士三月而葬至諸侯七。

此一節論葬卒哭久近及虞禮。餘同前衛湜集說。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八 十八陽

喪 雜記篇六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

其次如此也鄭玄注言五者相次同時陸德明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孔穎達疏諸侯至此也。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恩宣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己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呂伯恭音點旁註含去聲。襚音遂。賵孚鳳反。陳櫟詳解五禮同一日畢行之。而其次序如此。詳已見上篇。餘同前段。陳澔集說諸侯鄰國遣使來。先弔次含次賵次臨四者之禮一日畢行。詳見上篇。朱申句解諸侯使人弔其禮如上篇所載是也。其次含襚賵臨。弔而含。含而襚。襚而賵。賵而臨。相次爲之。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弔含襚賵臨同日盡畢。其次如此也。次猶次序。如下文所云也。彭氏纂圖註義諸侯使人弔至其次如此也。此一節論諸侯弔禮。餘同前段。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孔穎達疏卿大至舉樂正義曰。按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筭。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筭。或可。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筭。謂遣使也。要義君於卿大夫疾病葬哭之節見前段。陳澔集說喪大記云三問。此云無筭。或恩義如師保之類。舌式三問者君親往。而無筭者遣使乎。士有疾君問之惟一次。畢賤也。比及也。黃震日抄君於臣盡恩禮如此。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君臣問疾及爲臣喪禮。比即比及之比。不食肉則不舉樂。不舉樂則容食肉矣。餘同前段。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鄭玄注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綍。陸德明音義筭悉亂反。比必利反。下同。爲于僞反。枚音梅。鐸大洛反。葆音保。引以慎反。注同。茅亡交反。朝直遙反。道音導。孔穎達疏升正至以茅。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四綍皆銜枚者謂執綍之人口皆銜枚。止諠囂也。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執羽葆御柩者。匠人工人也。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爲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注五百至二綍。正義曰。按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經云執綍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是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故是略舉鄉中之黨。則遂之鄙亦可知。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者。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齊是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其天子公卿大夫。按小司徒職注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然則大都公之采地方百里。小都卿之采地方五十里。家邑大夫采地方二十五里。熊氏云以此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數外地閒。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云綍引同耳者。其義具在檀弓疏。要義都家采地之制見前段。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載柩有車。車有副焉。而載柩者爲正。大夫殺禮於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焉。猶軍前茅亦以兵凶器也。鄭氏曰見前注。孔子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于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諠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

分居左右夾棰以驅象於衆也。旆形如蓋，以羽為之。御棰者在棰車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欹，則以所執者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旆者知之也。旆卯棘反。言之耳。茅以茅為麾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鄭玄注：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為蟲獸也。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為山。棁，侏儒柱畫之為藻文。陸德明音義：鏤音陋。簋音軌。紘音宏。坫丁念反。藻音早。棁章悅反。笄音雞。屬音燭。薄音博，又皮麥反，又步博反，徐又薄歷反。櫨音盧。侏音朱。**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鄭玄注：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揜小也。陸德明音義：揜於檢反，本亦作揜。併步頂反。**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鄭玄注：踰封，越竟也。或為越疆。陸德明音義：偪音逼，本又作偪。疆，紀良反。孔穎達疏：孔子至而弔。　正義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　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者，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鏤簋者，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鏤之。朱紘者，亦天子之紘，而管仲朱之。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管仲大夫，當緇組紘，而與士同。今僭天子朱紘。旅樹而反坫者，是諸侯之禮。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今管仲為之。山節而藻棁者，天子之廟飾，而管仲亦為之，是皆僭也。故云賢大夫，是賢者，尚為此僭上之事，是難可為上者也。言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之，故云難為上。禮器云：君子以為濫。濫謂盜竊，亦上之事也。　注言其至藻文。　正義曰：言其僭天子于諸侯者，朱紘、山節藻棁、鏤簋，是僭天子；旅樹反坫者，是僭諸侯。云鏤簋，刻為蟲獸也者，按梓人云：小蟲之屬以為雕琢，是刻蟲獸也。禮器注云：簋，天子飾以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　晏平至為下也。豚肩不揜豆者，依禮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　而難為下也者，平仲賢大夫，猶上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而偪也，是難可為下。陳櫟詳解：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以朱朱之。旅樹而反坫，去見論語。山節而藻棁。朱紘，天子冕。山節藻棁，天子廟飾。諸侯禮。皆言其奢僭。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仲固賢，然在其上者被其僭，難於為其上。者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見豚小儉陋，非謂豚在豆也。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仲固賢，然其下之士庶人被其儉，大過之，難於為其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君子不奢不儉，得其中，則不僭上，不逼下矣。餘同前注。黃震日抄：孔子曰至下不逼下。旅，道也。樹，立也。旅樹者，當門道而立之屏。反坫，鄭氏以為反爵之坫，汲冢周書注以為向外，室未知孰是。山節，刻山於屋栱。藻棁，畫藻於短柱。管仲奢而僭上，晏子儉而逼下。餘同前注疏。**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鄭玄注：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鄭玄注：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鄭玄注：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為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闈門或為帷門。陸德明音義：闈音韋，宮中之門。劉昌宗音暐。髽，側瓜反。**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鄭玄注：遠別也。陸德明音義：嫂悉早反。孔穎達疏：如三至禮然。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節也。　如三年之喪者，如，若也。若遭父母三年之喪，則雖曰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不得也。女子出適為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人至入自闈門者，謂夫人至於父母之國，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異於女賓也。升自側階者，謂夫人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亦異於女賓也。　君於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　其他如奔喪禮然者，他謂哭踊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然諸侯夫人位尊，恐與卿大夫之妻奔喪禮異，故明之也。　注女子至階也。　正義曰：云不自同於女賓也者，按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夫人入，升堂即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云宮中之門曰闈門者，釋宮文也。云側階亦旁階也者，闈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故知側階謂東面階也。衛湜集說：孔子曰至下不偪下。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

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傳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祭此敬仲君子以為濫平仲君子以為隘也。故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勲勞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為而孟子所不與也。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既備豈有失哉。　婦女非三年之喪不越疆而弔人。嚴陵方氏曰。男不入。女不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唯弔三年之喪然後踰封而弔求有所重故也。禮有言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者所以優老者也此之所言持以防微而已。闈門宮中旁出之門也。撫謂撫存之也與不通問同義。　李氏曰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故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春秋書曰鄭伯姬來歸傳曰大歸也大歸而猶曰鄭夫人之也故曰若待諸侯然非三年之喪則雖衛之亡而許穆夫人不得歸唁者大夫守之以義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謂嫁與國諸侯為君之夫人。必歸奔父母喪。夫人其婦也以諸侯之弔禮夫人之歸其在塗侯衛用諸侯出弔之儀其待之也君待諸侯然主國之致禮待之也。如待諸侯然。事其為諸侯之夫人也。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入不自大門而自闈門升不自正階而自側階。夫人自視

則女子。不敢自同於女賓也。其他如奔喪禮然待之以夫人之尊夫人也。夫人自待以子之尊父母也。兩待之。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撫。謂尸而以手撫存之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孔子曰王為上也　鏤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飾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也反坫土為之在兩楹間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拱也藻水草藻梲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難為上言僭上也　晏平仲至下不偪下　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豆此但踰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能掩豆耳難為下言偪下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至喪禮然　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女嫁者為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踰封越疆也。言國君夫人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阼階上不降迎也奔喪禮謂哭踊髽麻之類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朱申句解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見禮器旅樹而反坫樹屏於門反爵於坫山節而藻梲見禮器賢大夫也以其君爵而難為上也以奢而僭上故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人見禮器豚肩不揜豆同上賢大夫也以其君儉而難為下也以儉而偪下。故難為下

君子上不僭上不過奢以僭上下不偪下。不過儉以偪下。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鄭玄注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陸德明音義其行下孟反孔穎達疏君子至恥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此君子謂在位之君子。未聞患弗得聞也責言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知古事恒憂患不得聞也。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者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土地有餘而民不足故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

君子恥之者言役用民衆彼之與己民衆寡均等而他人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勤課督率故君子恥之。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雖然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弗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以是為患焉昔舜居深山聞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冉求對孔子以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能學乎齊王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豈知所謂學而能行乎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其謂是歟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言之為易而行之為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歟。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其謂是歟。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謂是歟所謂

衆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
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惟
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
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三患之所言
者道。故曰患。五恥之所言者事。故曰恥。此所以言三患於前而後言五恥。
唯其知所憂。故能終至於無憂。唯其知所恥。故能終至於無恥。 廬陵胡
氏曰。楚許伯樂伯攝叔致師。能行其所聞。而從者能力行也。故聞也。學也。
患弗得。不患弗能。唯行也。患弗能也。能猶力也。衆寡均而倍焉。若鄭國之
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解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
君子至聞也。患未聞者則無由知之。既聞而知之。患弗學則
無繇習之。既學至行也。學之而弗能行。則徒知之習之。無由踐其實以至
之。是謂五患。君子有五至恥之。者職位無述明。有其至恥之。徒能言不能
行。既得之至恥之。恥倘然得之而焉然失之。此與鄙夫既得之又患失之
之意不同。地有餘至恥之。土曠民稀。必無以得民心故也。衆寡至恥之。舉
事人力均而彼功倍於己。由不能得人力故也。陳澔集說君子有三患至
君子恥之。 三患言爲學之君子。五恥言爲政之君子也。居位而無善言

之可聞。是不能講明政事。二恥也。有言無行。是言行不相顧。三恥也。始以
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不能撫民。使之逃散。四恥也。國有功從
己與彼衆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己。是不能作興率勵其下。五恥也。宋
申句解君子有五恥。其身在下。有其言。徒能議論。無其行。不能踐履。君子
恥之。恥空言也。既得之。倘然而得。而又失之。苟然而失。君子恥之。恥無功
業也。衆寡均。使事相等。而倍焉。他人功倍。君子恥之。恥不若人也。彭氏纂
圖註義君子有三患至患弗能行也。 此及下文所載皆與本篇不類。或
亦因禮而戒。 君子有五恥至君子恥之。 君子不必於有言。亦不必於
無言。惟其時而已。時乎無位。則不可以有言。時乎有位。則不可以無言。
言則發於聲。行則施於事。君之言行既得矣。當守之。不能守。使失之。君子
恥之。餘同注疏衛湜集說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鄭玄注自貶損。亦取
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陸德明
音義駑音奴。貶必檢反。易共上以豉反。下音恭。種章勇反。 恤由之喪。
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玄注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
存之。陸德明音義孺而樹反。本亦作孺倭妖又反。孔穎達疏孔子至下牲
正義曰。此一節明凶荒之年君自貶損也。乘駑馬者。駑馬六種之最下者
也。馬有六種。一曰種馬。天子玉路所乘。二曰戎馬。兵車所乘。三曰齊馬。金
路所乘。四曰道馬。象路所乘。五曰田馬。木路所乘。六曰駑馬。負重載遠所
乘。若年歲凶荒。則人君自貶。故乘駑馬也。 祀以下牲者。諸侯常祭用大牢。
若凶荒則用少牢。大夫士各降一等。並用下牲也。 注自貶至豚也 正
義曰。云自貶損者。言乘駑馬。降牲牢。是貶損也。云駑馬六種最下者。按校
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六
種馬中最下也。云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者。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
祭用大牢。若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
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也。要義孔子以士喪禮教孺悲。
禮得稱。是前注 衛湜集說孔子曰至此以下牲。 嚴陵方氏曰。馬不良謂
之駑。牲非純全謂之下。 山陰陸氏曰。下牲蓋猶用其本牲之下者也。故
祭凶年不儉。 恤由之喪至於是乎書。 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聖人不
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

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禮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下牲。如常祭用大牢者。降用少牢。少
牢者降用特牲。特豕者降用特豚之類。以凶年故貶損也。王
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不同。未詳。餘同前注疏。 子貢觀
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
未知其樂也。鄭玄注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
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
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陸德
明音義蜡仕嫁反。索悉洛反。下及注同。索色白反。下同。屬音燭。 子曰。百
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鄭玄注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
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
女所知。言其義大。陸德明音義嗇音色。烝之承反。勞力報反。女音汝。 孔
穎達疏子貢至知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各依文解之。
蜡謂王者各於建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燕會飲酒於堂學中。故

子貢往觀之也。孔子曰賜也樂乎者子貢名而問之云汝觀蜡飲燕見此之寡是歡樂否者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者子貢以謂禮儀有序乃可是樂今此蜡人恣性酣飲載號載呶大小悉爾故云一國之人皆若狂也。既皆如狂則非歡樂故云未知其樂也。 注蜡也至怪之 正義曰云蜡也者索也王而索饗之皆郊特牲文言經之蜡者是索饗之祭也。云歲十二月者周正建亥之月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者謂州黨之學云以正齒位者以歲終事畢黨正屬民以正齒位者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壹命齒于鄉里之屬云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者以飲初之時正齒位及飲未醉無不如狂者也。 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者孔子解蜡是樂之義也言此蜡而飲是報民一年勞苦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其全數喻久矣實一年之勞苦也今一日歡休故恣其醉如狂此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理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 注蜡之至義大 正義曰云蜡之祭主先嗇也者謂以先嗇神農爲主云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者謂於時天子諸侯與群臣大飲於學烝升也謂升牲體於俎於此之時慰勞農人使令休息云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

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君之恩澤。陳櫟詳解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秋成至十二月有百日終歲勤動而後有百日之蜡。一日之澤米者勞農而賜以飲燕者乃君一日之恩也。非爾所知也。其義非爾所知也。 餘同前。陳澔集說子貢觀於蜡至非爾所知也。 蜡祭見郊特牲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宋申句解子貢觀於蜡。蜡音乍。孔子曰賜也樂乎。既蜡而息民。故飲之酒而使之相樂。孔子問子貢知其樂否。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人皆飲酒而醉者狂也。賜未知其樂也。以見其狂不知其樂。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注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陸德明音義弛戶是反。下及注同。弩乃古反。孔穎達疏張而至道也 正義曰。此孔子以弓喻於民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若弓久張而不落弦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也。 文武弗能也者言若使民如弓縱令文武之治不能使人之得所。以言其苦。故稱其不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者言弓久落弦而不張掉則失其弓之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武不能爲治也。而事之逆。難故稱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者。言弓一時須張。一時須弛。喻民一時須勞。一時須逸。勞逸相參。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使可以治文武爲政之道治民如此。故云文武之道也。衛湜集說 子貢觀於蜡至文武之道也。 藍田呂氏曰。蜡索祭也。歲十二月歲將終矣。百物成矣。凡物之神苟有功于人。無不舉而祭之。故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謂之八蜡。祭之道至于蜡則報之禮備矣。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一方不成則蜡不行於其方。謹愛民財而不可費也。順成之方蜡祭乃行。必使不成之方移民而就粟也。 嚴陵方氏曰。蜡者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方其

勞之之切。猶弓之張而有爲也。及其息之之後。猶弓之弛而無作也。張之以武。所以吉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亦是意也。 馬氏曰。王者奉天牧民以施政。春夏使之耕作。秋冬使之收成。欲其富也。能勿勞乎。致其勞也。能勿息乎。既蜡而收。民息已。則飲之酒。使其相樂是也。子貢觀蜡但見其狂。是上不知觀天道。下不能酌民情。故孔子告之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又言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爲。蓋推蜡之澤以治民。推民之書以承天。則不爲久張以著其德不爲久弛以著其義。自非聖人安能明此。 山陰陸氏曰。弛而不張。聖人有所不爲。張而不弛。聖人有所不能。鄭氏曰是前注。孔子曰是前環。陳櫟詳解文武弗能也。文武二聖王不能如此也。文武弗爲也。文武亦弗爲此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一張喻終歲之勞。一弛喻一日之澤。張弛得宜聖人之道也。 餘同前說。陳澔集說張而不弛至文武之道也。 張張弦也。弛落弦也。孔子以弓喻民。謂弓之爲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變。猶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弓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文王武王亦不能爲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爲。宋申句解一

張一弛。一張。譬百日之蜡。二弛。譬一日之澤。文武之道也。仁之至義之盡。故日文武之道。貢一張日。抄子貢觀於蜡至文武之道也。 張弛以弓喻。張喻勞民。弛喻息民。張之爲武。弛之則爲文。餘同前注疏。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鄭玄注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陸德明音義大廟音泰。孔穎達疏孟獻至之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諡曰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月爲正。其月日至。王云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而已。故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言是也。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者。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故云有事

於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爲非者。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爲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非夫禮意。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者。獻子有此之失。故記其失所由也。 注記魯至大廟 正義曰云記魯失禮所由者。言七月而禘。是魯之失禮。時暫爲之。非是恒行。故春秋獻子之後無七月禘廟之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者。以左傳稱孟獻子。經書仲孫蔑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者。此是明堂位文。故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后稷配之也。亦者天子正月郊祭以始祖配天。魯以十一月郊祭亦以后稷配天。故云亦也。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者。以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按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按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荅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御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爲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之例。故鄭荅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要義孟獻子以郊天之對月禘祖失之。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此言冬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夏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僖公蓋嘗用此秋七月禘于太廟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顆旁註禘音第。陳櫟詳解七月而禘。故魯七月而行禘祭。以大王爲始祖所自出之君。祭之於始祖周公廟而周公配之。獻子爲之也。乃自獻子爲之也。獻子以二至相對。以夏至禘祖對冬至郊天也。亦記魯失禮所由始。 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孟獻子曰至獻子爲之也。

此言獻子變禮用七月禘祭。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爲之。蓋一時之事耳。餘同前疏。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鄭玄注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孔穎達疏夫人至始也。 正義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幾外之事。故天子命幾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幾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王肅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要義以魯昭公取同姓。自是夫人不命於天子。見前注疏。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鄭玄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陸德明音義外宗爲于偽反。注同。下爲夫爲之服下注爲其亦同。孔穎達疏外宗至宗也。 正義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謂君五屬內之女。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之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

也。亦即是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之例也。　注皆謂至國君　正義曰。知嫁皆謂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爲君夫人。則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國外當云諸侯。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者。按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得以其親服服至尊也。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者。古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皆是者。謂君之舅女。及君之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所以非正者。以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娶。舅及從母尤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知宗五屬之女者。以其稱內。故知五屬之女也。凡外宗內宗皆據有爵者。云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者。總謂外宗內宗之女皆然也。云嫁於庶人。從爲國君者。亦內外宗之女並言之。則服齊衰三月。此等內宗外宗熊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若賀循熊周之等。云在己國則得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仕賢者擇之。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爲君別也。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唯據君之喪。崔氏云兼據夫人外宗。其義非也。又周禮外宗內

宗謂外內之女。而崔氏云鄭注持牲云女有出適嫁有降理。故舉女不言男。其義亦非也。陳澔集說又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注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注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疏曰見前。疏黄震日抄外宗異姓親。內宗同姓親。爲君皆服斬衰。爲夫人皆齊衰。彭氏纂圖註義比一節論外宗服君夫人之禮。餘同前注疏。

廏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

鄭玄注拜謝之。

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鄭玄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孔穎達疏廏焚至道也　正義曰。廏焚。孔子家爲廏被火焚也。　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　拜之士壹大夫再者。言拜此鄉人之時。若士則壹拜之。大夫則再拜之。　亦相弔之道者。此言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要義孔子拜弔火者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廏焚至道也。　山陰陸氏曰。廏焚雖不問馬。然猶爲爲火來者拜也。録之以著聖人言動之閒。無所不爲法。鄭氏曰見前註疏。呂伯恭音點。旁註廏音救。爲並去聲。來中句。鮮廏焚。廏養馬之室。火焚之也。拜之。言拜之之數。士壹。士來者拜之壹。大夫再。大夫來者拜之再。彭氏纂圖註義廏焚至道也。　此一節記孔子廏焚拜弔者之禮。餘同前注。衛湜集說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鄭玄注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陸德明音義上時掌反。辟匹亦反。

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鄭玄注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孔穎達疏孔子至爾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說管仲之事。故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者。謂管仲遇群盜於此盜中簡取二人焉。　上以爲公臣者。謂管仲薦上此二人以爲桓

公之臣。　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者。此管仲薦此盜人之辭。言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犯法爲盜。可人也者。謂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可任用之。　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者。謂管仲之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也。　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者。言依禮仕宦於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著服。今此二人是仕宦於大夫而著服也。從管仲爲始。言自此以後升爲公臣皆服宦於大夫之服也。　有君命焉爾也者。言此二人所以爲管仲著服者。有桓公之命使之爲爾。作記之者亦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衛湜集說孔子曰至有君命焉爾也。　山陰陸氏曰。言其所以放辟爲盜。以其所遊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爲其所爲主服與違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所爲主者有服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於盜中擇二人。上以爲公臣。薦爲公朝之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其所與遊者邪僻。故陷於盜。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使二人爲之服以報之。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宦仕也。仕於大夫者復升於公。其爲故大夫服。蓋此二人爲管仲服始。有君命焉爾也。有君命

今之服此也餘同前從陳澔集說孔子曰至有君命焉爾也管仲遇盜取二人而薦之使爲公家之臣且曰爲其所與交遊者是邪僻之人故相誘爲盜爾此二人本是堪可之人可任用也其後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爲管仲服記者言仕於大夫而爲之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也蓋於禮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爲大夫反服桓公之意蓋不忘管仲之舉賢也朱中句解孔子曰管仲遇盜盜行劫者取二人爲以其人可用故取之上以爲公臣由家臣而升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謂其所與交遊者辟故濫而爲盜耳可人也謂非其人之罪也管仲死管仲既死桓公使爲之服使二人者爲管仲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家臣爲大夫服禮也升於公臣而反服其舊非也自管仲始也亦記失禮之由有君命焉爾也以其出於桓公之命故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鄭玄注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敬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鄭玄注謂諸臣之名也孔穎達疏過而至稱字正義曰此一節明辟君之諱也過謂過誤也舉猶言也若過誤言君之諱則起而改變自新陳澔集說過而舉君之諱至則稱字過失誤也舉猶稱也起起立也失言不自安故起立示改變之意

諸臣之名義與君之諱同則稱字也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鄭玄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塟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陸德明音義與音預注同辟音避注同僚本又作寮力雕反難乃旦反下同孔穎達疏內亂至辟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之禮有內亂力不能討可辟之事內亂不與焉者謂國內有同僚爲亂則身自退辟不干與焉以其力弱不能討也雖不與而已若力能討則當討之外患弗辟也者外謂在外鄰國爲其寇患雖力弱能討不得辟之當盡死於難也注春秋至外難正義曰引春秋者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文按彼云公子友如陳塟原仲大夫不書塟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又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何休云不忍見其如此故請至于陳而塟原仲時季友不討慶父爲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遂慶父而鴆叔牙也此注云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之而不討則責之故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弑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要義內亂

不與然力能討則當討之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內亂不與者所以重恩也門外之治義斷恩外患不辟者所以重義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內亂謂本國禍難也言卿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權宜退避不得干與其或寇患在外如鄰國來攻或戎狄侵擾則不可逃避當盡力捍禦死義可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鄭玄注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陸德明音義厚戶豆反剡以冉反畫胡卦反徐胡麥反再行戶剛反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鄭玄注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陸德明音義當如字注同舊丁浪反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孔穎達疏贊大至事也正義曰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贊大行曰者贊

明也大行謂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今亦作記者引此舊書故云贊大行曰曰發語端也博三寸者謂圭博三寸也厚半寸者謂圭與璧各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者謂圭與璧剡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玉也者言五等諸侯圭璧長短雖異而俱以玉爲之故云玉也藻三采六等者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畫上三色每色爲二行是三采六等注贊大至之失正義曰云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者謂作此記之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禮其篇明謂之贊大行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按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爲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天子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

之矣者。以此經列公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今總包子男。則子男亦執圭。故云作此贄者失之矣。衛湜集說贊大行曰至藻三采六等。 山陰陸氏曰。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他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頫。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頫之玉也。鄭氏謂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誤也。正言玉也。則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圭公言之。其餘以是爲差。上公用龍四玉一石。雖曰玉可也。故曰藻三采六等。據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長樂陳氏曰。王之瑞以繅。而繅之長祇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爲之。亡據也。 哀公問至執事也。 嚴陵方氏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自此而下。宜更有辭容簡脫之耳。鄭氏曰見前註。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令子男亦下衷的綠爲聘頫之玉也。藻三采六等。藻爲玉者。織絲爲之。或謂以韋爲之。

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執事文公之下。謙辭。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贊大行曰至藻三采六等。 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其書亾。皆贊說大行人之職事。今記者引之。故云贊大行曰。子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 哀公問至執事也。 文公至哀公七君。餘同前疏。黃震日抄。贊大行曰至三采六等。 記者贊助其言。故曰贊行人。藻藉玉者也。 哀公問至文公之下執事也。 對以文公之下執事。是始於魯文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哀公問至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祿秩所當。猶王制之中當其下也。其所對則言不忘舊位也。位不嫌卑。謙也。可謂恭而有禮矣。餘同前注疏。

圭繅藉
組
穀璧
蒲璧
璧繅藉
桓圭
信圭
躬圭
剡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鄭玄注。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陸德明音義。釁。許靳反。純。側其反。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鄭玄注。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陸德明音義。拭音式。碑。彼皮反。靚本亦作靜。同。才性反。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鄭玄注。自由也。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作刉衈。陸德明音義。刲。苦圭反。夾。古洽反。衈。如志反。刉。古代反。又古對反。一音北既反。珥。如志反。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

鄭玄注。有司。宰夫祝宗人也。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下同。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鄭玄注。告者。告宰夫。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鄭玄注。君朝服者。不至廟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注同。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禮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鄭玄注。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陸德明音義。豭音加。彝。以之反。孔穎達疏。成廟至豭豚。 正義曰。此一節論釁廟及考路寢之事。 成廟則釁之者。謂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尊而神之也。 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者。其禮謂釁廟之禮。欲釁之時。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事。爵弁者。士服也。純衣者。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 雍

人拭羊者雍人是廚宰之官拭羊謂拭靜其羊拭於廟門外按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是拭羊在廟門之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南面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令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升為縣又中屋為屋棟去地上下為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裹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於前又下文其衈皆於屋下明知其釁則在屋上捻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門夾室皆用雞者門廟也夾室東西廂也其滅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以皆也謂釁門夾室用雞之時

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刲之。先門而後夾室者謂先釁門後釁夾室又卑於門也。其衈皆於屋下者謂未刲羊與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則在門夾室則在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也。門當門夾室中室者謂衈訖為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也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也以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此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總云其衈則毛牲羽牲皆謂之衈而鄭注周禮云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者以此經有羊有雞無別刉文故總以衈包之周禮刉衈相對故以毛牲曰刉羽牲曰衈。有司皆鄉室而立者謂釁夾室之時宰夫祝宗人皆當於夾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而立。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者謂釁事既畢宗人告擯主宰夫以事畢宰夫及祝宗人等乃退。反命於寢者謂釁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者謂君受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立身著朝服即大戴禮云玄衣以不入廟故朝服。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者路寢是生人所居不用神之故不釁也考之者謂設盛饌以落之如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是也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者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者器之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綱者成則不釁名器則設豭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要義釁廟之禮　路寢生人所居不釁廟器釁門夾室皆用雞（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成廟則釁至以豭豚。　長樂陳氏曰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其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駹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供待為釁是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書嚴約之君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為牲而牛馬不預爵弁而不冕牲毳而不純則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棄也。嚴陵方氏曰考即宣王考室之考直考有燕必用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有禁禁止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釁之亦各從其類也衈者刲其耳而薦其毛也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屬者以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謂之名亦以是而已　橫渠張氏曰釁名器以豭豚而齊宣王釁鐘以牛戰國時無復常制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皇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成廟則釁之至反命乃退爵弁士服也純黃玄衣纁裳也拭羊拭之使淨潔也宗人祝之其辭亦閒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三雞亦升屋而刲之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亦在門與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為擯主受命於寢其時君在路寢也擯[illegible]黃氏日抄成廟則釁之至釁之以豭豚。穎成而釁釁者以血血塗也寢成而考考者飲酒酒陽也餘同前注疏。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鄭玄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其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陸德明音義比必利反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

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鄭玄注前辭不教謂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陸德明音義使色吏反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玄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陸德明音義皿武景反字林又音猛齎子兮反下同畀必利反與也又埤支反償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鄭玄注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陸德明音義共音恭粢盛上音咨下音成肖音笑辟音避如舅在則稱舅

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鄭玄注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也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鄭玄注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孔穎達疏諸侯至稱之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諸侯出夫人者謂夫人有罪諸侯出之命歸本國。使者將命者使者謂送夫人歸者將行君命以告夫人之國君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者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自歸云寡君才智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故君使臣某敢告在下之執事。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者須待也俟亦待也主人報客云君既有命寡君豈敢不恭敬須待君命。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既得主人荅命故使從己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妻出者此以下明夫出妻法也。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者謂凡遣妻必稱尊者之命舅在稱舅者謂妻之被出則應稱夫名使某來告若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某來告是舅在則稱舅也舅沒則稱兄者謂稱夫兄之名使某來告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揚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弔即曾子問云母喪稱母是也。無兄則稱夫者謂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遣人致命則得云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若夫之父兄遣人致命其致命之辭未聞也。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者前文已具更發者爲姑姊妹張本故云姑姊妹亦皆稱之鄭云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是也。衛湜集說妻出至亦皆稱之。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鄭氏曰見前詳孔氏曰見前。陳櫟詳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有司退夫人還之有司。主人有司夫人之本國之有司。妻出夫使人致之問故言退還其本家也。餘同前孔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諸侯出夫人至亦官受之。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禮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問名時以此爲辭矣。妻出至亦皆稱之。遣妻必命由尊者故稱舅稱兄兄謂夫之兄也此但言夫致之之辭未聞舅與兄致之之辭也上文已有主人對辭下文因姑姊妹故重言對辭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之妹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疏曰見前。黃震日抄諸侯出夫人至亦官受之。諸侯出夫人合謂諸侯棄妻器皿其元所齎者。妻出至亦皆稱之。此又妻棄夫之禮嗚呼此亦有禮乎彭氏纂圖註義諸侯出夫人至皆稱之。家語孔子曰婦有七出三不去。此夫婦之大變古人所以立戒也。餘同前注疏。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鄭玄注言貴其以禮侍己而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陸德明音義少詩照反下及注同食我音嗣爲于僞反下來爲亦爲同倨音據慢武諫反本亦作慢父音甫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孔穎達疏孔子至吾子　正義曰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而食孔子吾祭者謂孔子祭也。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者作起也少施氏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足祭也。吾飧者謂孔子食後而更飧而強飯以荅主人之意。作而

辭曰踰食也不敢以傷吾子者少施氏又起而辭謝云踰蟲之食不可强飽以致傷害設云不敢以傷吾子衛湜集說孔子曰至不敢以傷吾子

横渠張氏曰後世不安於禮相見唯務簡便主如賓主相與為禮安然不動後何相勤相敬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非不知此簡便必自進籩豆几席酌酒而酬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然所謂如食宜飫如酌孔取但取飲食醉飽而已殊非養老之意若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飧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為不知禮亦難行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呼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乞人則不屑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禮又安得為之飽乎觀其賓祭與飧主人皆作而辭則其有禮也可知矣飧者食後而更飧傷謂傷廉也 山陰陸氏曰詩所謂既飽以德者此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作而辭起而辭謝也踰食蟲踰之食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實不敢以傷吾子者言蟲踰之飯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餘同前注彭氏纂圖註義食之始必祭食之後必飧飧謂以飲澆飯於器中按家語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是季氏無禮孔子亦不敢盡禮餘同前注疏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玄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陸德明音義飧音孫箇古賀反卷音眷徐紀勉反下同與音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鄭玄注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陸德明音義婦見賢遍反下注同供恭用反養羊尚反復扶又反見諸父各就其寢鄭玄注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鄭玄注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燕則鬈首鄭玄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鬌紒也陸德明音義鬈音權又居阮反去起呂反鬌丁果反紒音計字又作紒孔穎達疏納幣至鬈首 正義曰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納幣一束者謂昏禮納財幣之時其幣一束謂十箇也束五兩者兩箇合為一卷取配偶之義是束五兩也一兩有四十尺八尺曰尋五八四十是兩五尋也今謂之匹由匹偶也 婦見舅姑者謂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也 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者見舅姑之時則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為上近堂為尊也 是見已者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為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見已謂是已見也 見諸父各就其寢者諸父謂夫之伯叔也既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者女子十 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 婦人執其禮者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 燕則鬈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鬈首謂分髮為鬌紒也此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衛湜集說納幣一束至燕則鬈首 嚴陵方氏曰納幣即昏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節正謂是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束五兩兩五尋束帛五兩者五匹也五匹為十端十端者五兩也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一束十卷也八尺為尋每五尋為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鄭氏曰見前注疏曰見前疏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鄭玄注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陸德明音義韠音必長直諒反廣古曠反下同會古外反注同紕婢支反又方移反注同純之閏反又支允反注同徐方移反紃音巡徐辭均反縫扶用反下同絛本又作條同吐刀反孔穎達疏韠長至五采 正義曰韠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 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 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韠以

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側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釋之兩邊不至釋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横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紃以五采者紃絛也謂五采之絛置於諸縫之中。注會謂至上同　正義曰釋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總會之處設謂之爲會此上緣緣釋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領之所用蓋與紕同者紕既用爵韋會之所用無文會紕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紕同也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者純緣也緣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處以素緣之云與會去上同者純之上畔去釋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釋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是釋之上畔淺緣而已去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去釋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去上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衛湜集說長樂陳氏曰釋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釋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爲領而會爲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體猶尋上玄酒俎上生魚也古者喪服用釋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釋是祥祭有釋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釋長三尺釋敍也會去上五寸以在總會處名爲會在上之下五寸。紃以五采施諸縫　若今時絛以五采線爲之上緣謂之會旁緣謂之紕下緣謂之純古喪服亦用釋詩庶見素釋兮蓋祥祭有釋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釋長三尺至紃以五采。　釋制又見玉藻釋之言敝也。詩曰庶見素釋朱子注曰敝膝釋各象其裳之色古者喪服亦有釋餘同前疏。

韠圖

此是依古注圖之於義或不通別有圖在玉藻篇內可參

吳澂纂言雜記　此篇汎記諸侯大夫士喪之雜禮其事瑣碎不一之謂雜又兼他事非喪禮者亦附記焉故名雜記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税衣揄狄狄税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右記復凡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方氏胡氏見衛湜集說。君訃於它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右記訃凡一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曰見衛湜集說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税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喪禮有情有文誠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母叔母之踊衰期其文隆於大功矣然義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踊不絕地其哀淺也姑姊妹之大功九月其文殺於疏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服故踊絕於地其哀深也知此二者則知哀之淺深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陸說優於鄭注。　愚不撫

叔叔不撫嫂。嫂之於叔，叔之於嫂，生不通問，死不制服，皆遠之也。故於
大斂之後不撫其尸。方氏謂撫者，撫存之也。不觧此撫，爲撫尸之撫，疑非
記禮者之意。 君不撫僕妾。 君撫大夫及內命婦，大夫君撫室老及姪
娣，仕於家曰僕。僕賤於室老者，妾賤於姪娣者，故恩不及之。 右記斂襲
斂踊撫凡十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穎達曰見前疏。山陰陸氏、廬陵胡氏、應
氏曰見衛湜集說。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
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
輕喪則弁絰。凡弁絰其衰侈袂。 執玉不麻，麻者不紳，麻不加於采。
端衰喪車皆無等。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
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妻，父母
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
位自因也。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
廬。 右記冠衰絰杖哭凡十一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
氏、方氏曰見衛湜集說。有殯，聞外喪，哭之它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
始即位之禮。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
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
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
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 凡異居，始聞兄弟
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
踈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散帶垂，與居家同也。凡
喪小斂而麻，踈者未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踈者及主人之節則
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凡主兄弟之喪，雖
踈亦虞之。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
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
於夫之黨。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
室。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
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皇氏云大夫
適子若爲士，爲其父唯服士服。鄭注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
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也。澄按皇說疑非鄭意。 大夫之庶子爲大

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
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
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女君死，則妾
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右記聞喪奔喪主喪服
喪凡十六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方氏、朱子、清江劉
氏曰見衛湜集說。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
如此也。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
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
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
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含者執璧將命曰：寡
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
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
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
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
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
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
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
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
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
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
西階。賵者出，反位於門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
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
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
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
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
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
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
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
路與褒衣，不以襚。冕服以襚，後路以賵。但言相襚者，包賵在其中也。 婦
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
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它

如奔喪禮然。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右記弔含襚賵臨凡五節。鄭氏
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曰見衛湜集說。大夫之喪。大宗人相
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
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祝稱卜葬
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士喪有與天子
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
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氏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
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
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
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
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
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遣車
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
已。有子之意。言常時喪奠只用脯醢而已者。蓋以死者不食糧也。故遣
奠亦只用牲體。而不用黍稷。牲體與常時脯醢之義同。皆是用肉。大夫
不揄絞屬於池下。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醴者稻醴也。
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弔非從主人
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相趨也。出宮而退。相
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右
記葬前卜宅以後之事凡十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陸氏德
明方氏實氏曰見衛湜集說。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
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上大夫
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
牢。重既虞而埋之。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
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自諸侯達諸
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
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祥主人之除也。於
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
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
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穎
其練祥皆行。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麻易之。唯杖屨不易。父母之

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
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
附於王父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大夫附於
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
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
妾祖姑則亦從昭穆之妾。公子附於公子。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卿
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
為士比殯不舉樂。右記葬後終喪以前之事凡二十節。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方氏陳氏庾氏張子曰見衛湜集說。曾申問於
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孔子曰。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子
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
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
下殤視成人。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縣
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
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
不廬。廬嚴者也。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孔子曰。身有
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
謂之無子。有創瘍須洗滌而不沐浴。有疾病須滋養而不酒肉。毀過而
瘠為病。皆能傷生。夫哀者本是愛親。毀而傷生。則是不愛身也。身者親之
遺體。不愛身即是不愛親也。故君子弗為。況毀瘠為病。不惟傷其生。或至
殞其生。夫人之所貴乎有子者。正欲其終父母之喪也。毀而死則父母之
有子者無子矣。無子則無人終父母之喪。可謂孝乎。喪食雖惡必充飢。
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
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
死。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有服。人召之食不
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也。喪者不
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三年之喪
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
薦之。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興於禮　從孔頴其義爲長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注云從祖昆弟於父諱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者蓋已之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於父爲子行屬卑且疏父服小功其服輕父不爲諱故子亦不從諱若此從祖昆弟之名與母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爲母妻之親諱而因爲之諱爾非正爲從祖昆弟而諱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右記喪禮情文之中凡二十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馬氏陸氏方氏呂氏張子范氏曰見衛湜集說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右記喪禮存失之由凡二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曰見衛湜集說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寸六等　繹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六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

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魯之郊上帝亦但得郊於建寅之月禘則用建巳之月獻子二言皆非魯之郊禘本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逾甚矣山陰陸氏曰僖公蓋嘗用七月禘于大廟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士壹大夫再言士來者壹拜以謝之大夫來者再拜以謝之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內亂不與焉外患不辟也　內亂不與焉謂亂之輕小者爾爲亂者於己有兄弟之親則誅之逐之有當國政者在已以親親之恩不與聞其事可也若亂之重且大者管叔啓武庚而叛周則周公以弟誅其兄石厚輔州吁而殺君則石碏以父殺其子豈得不與乎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得學得行猶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行行謂見用於時得行其學也非行而至之行既得之而又失之按論語言雖得之必失之此以學言也又言既得之患失之此以位言也大學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孟子言得其民得其心失其民失其心此以土地人民言也此下言地有餘而民不足衆寡均而倍焉則此句亦是以土地人民言孟子所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是也三患之君子兼該無位有位之人五恥之君子兼該北面之臣南面之君　右附

記雜事雜辭凡二十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長樂陳氏馬氏方氏呂氏張子田見衛湜集說。鶴山渠陽雜抄雜記上朝夕哭不惟。鄭注緣孝之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陸釋字林居户賺反。閒同。纂文云古閏字。王篇羌據公答二反。閑也。正義曰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居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案義疏與注釋意異。肩吾云與合同。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異於人也。案此亦是真知實見。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氏曰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聞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云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云云士與爲父服異者有麤斬枕草矣云云王肅難鄭說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云云平仲之言惟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九　十八陽

喪

喪大記 禮記篇名 第二十二 陸德明音義鄭云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故以大記爲名。孔穎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喪大記者。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爲主。故名曰喪大記。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送死大事也。此篇所記皆喪事之大者。故以大記名篇。

疾病外内皆埽 鄭玄注爲賓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陸德明音義埽悉報反。爲于偽反。下爲其爲賓爲主人皆同。孔穎達疏外内皆埽者。爲賓客來問病者。以尋常每日皆埽。案内則云雞初鳴咸盥漱洒埽室堂者。此是平生無事時。每日恒埽。今既疾病。不應更有華飾。故知埽者爲賓客來也。注疾病曰困。正義曰。案既夕禮云。有疾病者齊。乃云疾病内外皆埽。是疾困曰病。此對文耳。散則通也。檀弓云。孔子寢疾七日而没是也。陳櫟詳解疾病外内皆埽。埽庭家之常。今此又埽。爲賓將來問。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鄭玄注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陸德明音義縣音玄注同。去起呂反。注及下注同。

寢東首於北牖下。鄭玄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陸德明音義首手又反。下注南首同。牖音酉。舊音容下注牖下放此。墉音容。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鄭玄注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陸德明音義牀仕良反。本或作床字。褻息列反。新朝直遥反。後朝服皆同。

男女改服。鄭玄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

屬纊以俟絶氣。鄭玄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揺。置口鼻之上以爲候。陸德明音義屬音燭。纊音曠。一音古曠反。易以豉

反。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鄭玄注君子重終，爲其相褻。孔穎達疏君大至之手。　正義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也。及大夫等徹縣。知不包天子者，以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也。　注天子至之事。　正義曰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云宮縣四面象宮室，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已。又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云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案與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此云不命之士，謂子男之士。　注謂君至牖下。　正義曰知謂君來視之時也者，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此云東首，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也。以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云病者恒居北牖下者，士喪下篇云東首于北牖下，是恒在北牖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恒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所說也。今謂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蹔時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注廢去至伸也。　正義曰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者釋所以病困而除牀，取地義也。人初生時在地，今

病困而反在地，冀生氣還反，得活如初生時也。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至言之也者，上云徹褻衣則知所加者正也，下云加新衣則知所徹者褻衣，故云互也。朝服云衣素裳也，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者，解所以加朝服義也，明君子雖卒，必以正自處也。　注爲賓至服也。　正義曰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案文王世子云，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是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衛湜集說疾病外內皆埽，主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嚴陵方氏曰疾甚至於病。檀弓言曾子寢疾病，論語言子疾病，皆謂是矣。疾病則賓客見問，故伯牛有疾而孔子問之，曾子有疾而孟敬子問之，皆禮然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則所謂有故也，故皆徹而去之。北牖與郊特牲言北墉不同義，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其生也，欲內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而夫婦之化興。此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必記於禮也。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及其易簀，反席未安而沒。故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眞宅而已。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以齊終也。　金華應氏曰掃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埽者，爲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閟於耳矣，撤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鄭氏曰見前注。孔子曰見前疏。陳澔詳解君大夫徹縣，徹去鍾磬在縣者，士去琴瑟，以病當致憂。體一人，持其體各一人，四體共四人。屬纊以俟絕氣，纊新綿，易搖動，置屬之置口鼻之上，以候氣之絕未絕。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雖死猶慰其無別而相褻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疾病外內皆埽，主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病疾之甚也，以賓客將來候問，故埽潔所居之內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士則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者，東首向生氣也。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病者於地，以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復反而得活。及死則復舉尸而置之牀上。手足爲四體，各一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皆改服，亦擬賓客之來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褻也。朱申句解疾病，疾困

曰病。外內皆埽，以待賓客之見問也。君大夫徹縣，縣謂鍾磬也。徹，去也。士去琴瑟。鍾磬琴瑟必徹去者，以致其憂，且病者欲靜也。寢東首於北牖下，東首順生氣也。寢於北牖，欲君南面而視之也。廢牀，人生在地，去牀，冀其生氣反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黃震日抄疾病外內皆埽，主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此言靜以待盡而不亂。餘同前疏，衛湜集說。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鄭玄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陸德明音義適，丁歷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孔穎達疏君夫至于寢。　正義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不同也。君謂諸侯也。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　大夫世婦卒於適寢者，適寢猶今聽事處也。其制異諸侯也。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

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既明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今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 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者，內子，卿妻也。若未爲夫人所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乃後遷其正寢也。 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注言死至處也。 正義曰：寢室通耳者，案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其尊者所不燕焉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云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者，此云士死于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故云或也。云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案服虔注左傳義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此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知死正寢者，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適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失其所。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禮也。案莊

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要義：諸侯大夫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見前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即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于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山陰陸氏曰：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夫不世爵祿，然免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此內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主適寢，大夫與世婦，世婦大夫妻，大夫正寢曰適寢，死者必貴於正處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君夫人卒於路寢，主士之妻皆死於寢。下室，燕處之所。又燕寢亦曰下室也。士之妻皆死于寢，謂士與其妻，故云皆也。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餘同前疏。朱申句解：君夫人卒於路寢，路寢適寢皆正寢也。在君則曰路寢。卒，子律反。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在大夫則曰適寢。內子未命，既命則曰世婦，未命則曰內子，皆大夫之妻也。則死於下室，下室其燕處也。彭氏纂圖註義：君夫人卒於路寢，主皆死于寢，內子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則以未命故也。大夫稱子，故其妻

曰內子。餘同前疏。衛湜集說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鄭玄注：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陸德明音義：麓音鹿。梯，他兮反。簨，恤尹反。虡音巨。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復是招魂之禮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者，復謂升屋招魂。其死者所封內若有林麓，則所主林麓虞人設階梯而升屋。 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者，謂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無虞人可使，狄人是家之樂吏之賤者，掌設簨虡，簨虡階梯之類，故狄人設階也。要義：復魄則虞人狄人設階。見前注。陳澔集說：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死者封疆內若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其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者，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簨虡，或便於此。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

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命受之，降自西北榮。 鄭玄注：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服之者，欲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陸德明音義：卷本又作衮，同，古本反，注同。屈音闕，注同。赬，勑貞反。襢，知彥反。稅，他亂反。榮如字，屋翼也，劉昌宗音營。號，戶高反，注同。捲，俱勉反，徐紀阮反。褘音暉。鷩，必列反。揄音遙。毳，昌銳反。霤，力又反。篋，古牒反。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鄭玄注：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陸德明音義：乘，繩證反。轂，工木反。惡，烏路反。孔穎達疏：小臣主而復。 正義曰：此一節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 小臣復，復者朝服者，此明諸侯小臣君之近臣。

與君為招魂復魄。既是君之親近。與君所為招魂之時。冀君魂神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皆用近臣也。所復之人。皆著朝服。奉事君之魂神。故朝服

君以卷者。謂上公以衮冕而下。 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 大夫以玄赬者。玄纁也。言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 世婦以襢衣者。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襢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 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以招魂。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 士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 皆升自東榮者。此復者初上屋時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四注為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為直頭。頭即屋翼也。復者升東翼而上也。賀瑒云。以其體下於屋。故謂上下在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

中屋履危者。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履危者踐履屋棟上高危之處而復也。 北面三號者。復者北面求陰之義也。鬼神所尚也。三號。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號輒云皐某復矣。鄭注士喪禮云。皐長聲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者。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

與司服之官。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也。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故云從生處來也。然如雜記所言則應每衣三號也。 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回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自陰幽而下也。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扉為便也。必徹西北扉者。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注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 詩小臣 至 堂前。 正義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者。男子舉上公。婦人舉男子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者。以鄉飲酒鄉射是大夫士之禮。云設洗當東榮。此東榮故知是卿大夫士禮。今之兩下屋。云天子諸侯言東霤者。霤謂東西兩頭為屋霤霤下。案燕禮云設洗當東霤。人君殿屋四注。燕禮是諸侯禮。明天子亦然也。

要義。六冕以衣名。冠爵弁以冠名衣。 東榮與東霤之異。並見前疏。衛湜集說。復有林麓 至 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嚴陵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官故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顧命言狄設黼扆綴衣。而不必莫虞之類者。以此故缺則用大胥眾胥。飾則用崇牙璧翣。而笋掷之間以容執為度。 馬

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乎神之依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減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為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哉。亦以為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骨肉者。無不為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禮哉。 山陰陸氏曰。虞人所虞也。狄人所樂也。喪則憂戚。幸其生。故使虞人狄人設階。周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亦是意。大夫變纁言赬。則大夫以下纁裳以赬代。襟襟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士妻以稅衣。亦互言爾。玄赬冕服也。大夫以玄赬。則世婦用鞠衣。士以爵弁。則其妻用禮衣。即服皮弁。其妻乃用稅衣矣。君夫人應言東霤。今言皆升自東榮。主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為殿屋四注。大夫以下雖亦四注。其上猶有翼。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詳解。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之近臣復。君平生所親近。冀君魂來依之。服事君之朝

服。以復敬也。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復用死者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衮謂上公衮冕以下。屈狄謂子男夫人。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小臣復 至 降自西北榮。玄赬。玄衣纁裳也。世婦大夫妻。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禮衣也。禕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于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餘同前注疏。 彭氏纂圖註義。復有林麓 至 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大夫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世婦大夫妻。其上服惟禮衣。禮之言亶也。亶誠也。周禮及君子偕老詩作展。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禮有行誠之義。色白。 士以爵弁。爵弁本冠名。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司以名服。故云爵弁。稅衣六衣之下。士妻得服之。稅即緣字。色黑。 公館復。以其已得專也。私館不復。以其依人也。在野則無屋。故升車左轂而復。並詳見雜記解。 今具升屋復魂圖。其衮衣禕衣以下。已見他篇。今具制度之等差于後。餘同前注疏。

升東榮中屋履危圖

北　東　西　南　屋前　東榮　三號

上公袞服九章。曰龍。曰山。曰華虫。曰火。曰宗彝。繢於衣。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繡於裳。此上公朝覲天子及助祭服。公袞有降龍無升龍。色玄。　侯伯以鷩。鷩雉名。即華虫也。鷩服七章。自華虫而下。此侯伯助王祭先公及饗射色玄。　子男以毳。毳畫虎蜼。宗廟之彝。上有虎蜼。因謂虎蜼為宗彝。毳服五章。宗彝藻粉米畫於衣。黼黻刺於裳。子男朝王及助祭用之。色玄。大夫以玄顏。前袞衣鷩衣毳衣。皆玄而有畫。此衣不畫。故獨得玄名。唯裳

剌黻而已。大夫玄衣纁裳。故名玄顏。助祭視朔服。　士以爵弁。爵弁本冠名。因以名服。色如爵頭。微黑赤。纁裳。　夫人用褘衣。褘當為翬。翬雉衣也。色玄。後鄭以為素質刻繒為翬雉之形。五色畫之。綴衣上。三王後。魯夫人。助祭皆用之。　夫人用揄狄。後鄭讀揄狄為搖翟。雉名。青質刻繒為搖翟之形。五色畫之。綴衣上。侯伯夫人助祭用之。　夫人用屈狄。屈即闕字。前褘揄二翟。皆刻繒為雉形。又五色畫之。此刻繒為雉形。不以五色畫。故云闕翟。其衣色赤。但刻赤繒為雉形綴衣上。子男夫人助祭用之。　世婦以禮衣。色白。無畫。大夫妻從夫。助君祭宗廟服之。　士妻以褖衣。色黑。士祭從夫。助君祭服之。又褖衣纁袡。是婦人嫁時之服。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

鄭玄注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　陸德明音義衣尸於既反。注衣尸同。斂力驗反。復不出者皆同。去起呂反

婦人服不以袡。

鄭玄注袡嫁時之服。而非事鬼神之衣。陸德明音義袡而廉反。婦人嫁時上服。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鄭玄注婦人不以名行。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鄭玄注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孔穎達疏復衣不以衣至以斂。　正義曰。復是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為反。故不得將衣襲尸及斂也。　婦人復不以袡者。袡是嫁時上服。乃是婦人之盛服。而非是事神之衣。故不用招魂也。絳襈衣下曰袡。　凡復至稱字者。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而婦人並稱字。　唯哭至死事者。唯哭先復者。氣絕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也。復而後行死事者。復而猶望生。若復而不生。故得行於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衛湜集說復衣不以衣尸至復而後行死事。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於文為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嚴陵方氏曰。稅與袡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袡。此其所以異服。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禮衣。士妻以稅衣。禮衣有袡。稅衣亦有袡。復升而復。袡下無故不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士喪禮復衣初用以復尸。浴則袪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絳緣

衣之下曰袡。蓋嫁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玄注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陸德明音義啼大兮反。孔穎達疏始卒至人哭踊。　正義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親始死孝子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　兄弟哭者。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為輕。故哭有聲也。　婦人哭踊者。婦人。眾婦也。宗婦亦啼。眾婦人輕則哭也。然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侯並踊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捜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婦人哭踊。婦人雀踊。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主婦亦啼。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爵踊是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

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鄭玄注：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孔穎達疏：既正至北面。正義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子坐于東方者，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謂室內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者，案士喪禮，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鄭云：謂大功以上。依惟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于室內東方。今此經總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逼攝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不云東方稍近西而當戶，以堂下西方無婦人位故也。案士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但士禮畧，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鄣之也。內命人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者，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踈於內命婦，故在尸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注正尸至之女。正義曰：知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也者，既夕禮云：設牀笫當牖，及遷尸是也。知南首者，按士喪禮將含之時，商祝入當牖北面，受具，真于尸西。鄭注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也。是也。云子姓謂衆子孫也者，謂子孫所生也。云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者，約士喪禮文。或諸侯位尊，男子等當立於戶外東方，已具前疏。云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者，前文云大夫世婦，則世婦與大夫妻相敵。此經云命婦與外命婦相當，故知內命婦是世婦也。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大夫之妻。故云外命婦，卿大夫妻。又周禮命及於士，則其妻亦為命婦。故鄭注內宰云：士妻亦為命婦。士妻與女御相對，俱祿衣，則君之女御內命婦中兼之也。云外宗姑姊妹之女者，但姑姊妹必嫁於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案周禮外宗外女之有爵者，若其有爵，則為外命婦。此則云外宗，容無爵者，女之女亦是異姓所生，而不云者，則上文所謂子姓是也。周禮有內宗，內女之有爵者。此不言者，則前文姑姊妹之也。但姑姊妹已嫁國中，則為命婦，別云姑姊妹者，容在室女未嫁，及嫁於他國，或雖嫁國中，從本親之位，故別云姑姊妹也。不云男之女及從母之女者，外宗中兼之，畧可知也。要義：子坐東方，世子尊。外宗，姑姊妹之女。見前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卿大夫序于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為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為內命婦服，視卿大夫服歟？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家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其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明堂上亦哭。夫人坐于西方，亦近尸。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喪遽家迫，人雜事叢，男東女西，先謹其別，而親疎尊卑各以類從，無不統於喪主。而庶士哭堂下，外命婦哭堂上，於辨之中又辨焉。嚴矣。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既正尸至哭于堂上北面。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子姓，子所生，謂衆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姑姊妹，君之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

諸侯正尸哭

北堂
西房
室
東房
戶
戶
戶
堂
序
序
門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鄭玄注：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

妹子姓。皆坐于西方。鄭玄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鄭玄注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陸德明音義扱本又作攀。普班反。一音琤。援音爰。徐于願反。孔穎達疏大夫至而哭。 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初有喪哭位之禮。 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者。謂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 注命夫至者立。 正義曰。知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者。案左氏傳。士踰月外姻至。今大夫初喪。正尸無容即有異姓。故知是同宗之親來哭者。知非異姓。卿大夫來弔者。以其與主人等並列哭位。故列是爲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主哭不得坐也。此大夫之喪。不顧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畧可知也。云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皇氏云。凡謂君與大夫其哭者。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云尊卑。非謂對死者爲尊卑也。若其今所行之禮與古異也。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 注士賤至皆坐。 正義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陳澔集說大夫之喪主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初死時。陳曰見前。黃震日抄大夫之喪主坐于西方。大夫變子言主人。下於君也。彭氏纂圖註義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此承上文通言主人在室哭尸之禮。

大夫士哭位圖

大夫士室內哭位皆如此但有坐立不同士之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皆坐大夫之父兄子姓姑姊妹子有命夫命婦者坐無則立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鄭玄注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陸德明音義爲寄于偽反。下皆同。下注爲毋爲其罷倦皆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夫士等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 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者。謂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之時。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 注出者至斂時。 正義曰。云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士也。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云或至門者。謂大夫於君命。故下文云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云不當斂其來非斂時者。上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未斂之前。去小斂遠也。士云不當斂。謂去小斂近。大夫與至士小斂相偪也。士於大夫雖與小斂相偪。不當斂之時。尚爲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爲大夫出可知也。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彼亦謂小斂之事。與此同。斂訖大夫至即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是也。此但云斂

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士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此云不當斂則出迎賓。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絶踊而拜之。與此違者。皇氏云。若此當斂時不出。若斂後而有大夫至。則絶踊而拜之。要義初喪非所尊不出。見前注。陳櫟詳解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寄公失國之君來寓者。國賓。鄰國大夫來聘者。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君命以君命來弔問。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不當斂。其來非正斂時則出。當斂則俟斂而出。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之喪未小斂主不當斂則出。出出迎也。爲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告也。故不當斂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絶踊而拜之者。亦謂斂後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

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鄭玄注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
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歛之後。
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旣
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陸德明音義踊。悲與反。扱。初洽
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裳際也。拊音撫。使邑吏反。鄉許諒反。孔穎達疏凡
主至門外。　正義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經更辯拜迎委曲之儀。降自
西階者。不忍當主位。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謂失位之君
也。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遇主國君之喪。拜于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
之。　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者。謂士之喪。大夫親來弔。主
于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
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　注拜寄至北面。　正義曰。此時寄公位在門西。
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者。熊氏云。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云。曾子北
面而弔焉。且尸在堂上。鄉之可知也。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故在
賓位。故知在門西。知國賓在門東者。賓雖為君命使。或本是吉使。而遭主
國之喪。而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故知在門東。云小歛之後。寄公東
面。國賓門西北面者。熊氏云。小歛之後。主人位於阼階下西面。寄公稍依
吉禮漸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歛後漸吉。轉就門西賓位。但
嚮是即大夫猶北面也。又士喪禮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是也。云旣
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者。以大夫身來弔士之時。在西階之南。主人降自
西階。鄉其位而拜之。拜訖。主人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故士喪禮云賓
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鄭注云。即位西階下。未忍在
主人位是據主人也。而皇氏云。即位西階東面哭。謂大夫之位也。下云大
夫特來則北面。皇氏即云是大夫之位。俱與士喪禮違。又與鄭注士喪禮
不同。其義非也。云大夫特來則北面者。以大夫與士若俱來。皆東面。故主
人即位西階。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今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故大夫
北面也。必知北面者。以凡特弔皆北面。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是特弔
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迎。逆也。凡言迎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大
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鄭氏曰見前疏。孔氏曰見前疏。陳櫟
詳解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降自西
階。不忍當主位。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凡主人之出也。主不逆於門外。徒跣
者未著喪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拊心。擊心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士喪

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餘同前疏。陳櫟詳解
彭氏纂圖註義。徒跣不用屨。跣足以行也。扱衽。扱深衣上衽也。拊心。以手
拊心也。寢門外。即殯宮中外下堂下。餘同前注疏。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
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歛。則為命婦出。鄭玄注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
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歛之後。尸西東面。孔穎達疏正義曰。前經明
男子迎賓。此經明婦人迎賓也。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者。出謂出房也。婦
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也。
命婦為夫人之命出者。亦同其夫為君命也。此出亦不下堂耳。　士妻
不當歛則為命婦出者。前經明士於大夫不當歛出。故此士妻於命婦亦
不當歛而出也。　注出拜至東面。　正義曰。知拜於堂上者。男子降階拜
賓於庭。婦人無外事。故知拜於堂上。云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
面者。以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故知此命婦在堂
上北面。知寄公夫人亦然者。以士喪禮他已異爵者。門西北面。與己國大
人同。則知寄公夫人亦與命婦同也。云小歛之後尸西東面者。以小歛之
後遷尸於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陳櫟詳解命婦大夫妻。餘
同前疏。黃震日抄夫人為寄公出則為命婦出。婦人亦各為其所尊出
小歛。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歛。卒歛。主人
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
髽帶麻于房中。鄭玄注士旣殯說髦。此云小歛。蓋諸侯禮也。士
之旣殯。諸侯之小歛。於死者但三日也。婦人之
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陸德明音義馮。皮冰反。本
或作憑。後皆同。袒。大旱反。說髦。本作稅同。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同。髦音毛。
髽。側瓜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歛之節。及拜迎
於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各隨文解之。　主人即位于戶內者。以初時尸在
牖下。主人在戶東。今小歛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　主人馮之
踊者。歛訖主人馮尸而踊。　主婦亦如之者。馮尸竟亦踊。與男子同也。
主人袒者。鄉小歛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髺髮
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　說髦者。髦幼時翦髮為之。至年長

則無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恃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集鄭注士既殯說髦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始用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男子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 婦人髽者婦人髽亦用麻也對男子括髮也 帶麻于房中者帶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帶男子帶絰于東房而婦人帶絰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婦人重帶故云帶而略於絰也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於西房也 注士既至右房 正義曰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者謂數往日也云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者案士喪禮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注云釋髺髮宜於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知婦人髽及帶麻于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大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於房中

在室之東西也要義男子髺髮婦人髽及東西房之制見前注疏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 長樂黃氏曰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今言三日而斂則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唯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為在禮有之然無考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又曰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又士喪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爾又曰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位皆在戶內主人在東西面主婦在西東面至凡乃斂卒斂主人馮之馮尸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帶麻婦人帶麻要絰房中在西房明男子括髮在東房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小斂主帶麻于房中室戶內及東序西序各已圖見前括髮髽釋見喪服小記餘同前疏

徹帷

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鄭玄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 陸德明音義奉芳勇反注同夷于堂如字陳也本或作侇同音移一本作奉尸于堂侇才用反又如字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 徹帷者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也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事見於下文男女奉尸夷于堂者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而扶捧之至堂以極孝敬之心也 降拜者降下也既陳於堂則適子下堂拜賓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夷堂者夷人為言移也亦以傷為戒故也 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詞也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亦以此即若知氣有升無夷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集說小斂主夷于堂降拜檀弓云小斂于戶內馮之踊者馮□而踊也髽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帶也謂婦人要絰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諸侯大夫之禮賓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奉陳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此徹戶內之帷也夷尸堂上

疑別有帷故賓出乃徹 夷之言平也有平穩之義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以此三禮圖注亦然餘同前疏

夷尸于堂圖

東房 室 西房

堂

序 序

此諸侯禮若大夫士亦夷尸于堂但有一室一房不別出圖觀者自可推之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

妻持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鄭玄注。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陸德明音義。氾芳劒反。主人即位。襲帶絰踊。鄭玄注。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鄭玄注。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陸德明音義。免音問。後放此。乃奠。鄭玄注。小斂奠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鄭玄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陸德明音義。拾其劫反。裼思歷反。卷起權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訖拜賓也。君拜寄公國賓者。君謂嗣君也。小斂尸出堂。嗣君下堂拜賓也。寄公尊。故先言之也。拜寄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鄉而拜之。故鄭注士喪禮云。拜賓鄉賓位拜之是也。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斬衰之服。而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也。拜卿大夫於

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也。於士旁三拜者。旁猶面也。若拜於士。士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也。必三拜者。士有三等。故三拜之。故士喪禮云。大夫特拜。士旅之。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衆士都共三拜也。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者。婦人無下堂位。並在堂上。故夫人拜寄公妻於堂上也。大夫內子士妻者。夫人亦拜大夫士之妻也。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此不云命婦者。欲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者。此更申明拜命婦於士妻之異也。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特拜命婦。則內子亦然也。氾拜衆賓者。謂不特也。衆賓士妻賤。故氾拜之。亦旁三拜也。於堂上者。拜命婦及士妻。亦並於堂上也。此經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喪拜賓者。文不具也。其大夫士之喪拜賓亦然也。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按上注小斂之後。寄公門西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大夫當在門東北面。士當在門西。國賓之南東面。嗣君於阼階之下少南。鄉其位而拜之。案上注云。寄公夫人命婦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其嗣君夫人本位在西房。當在西房之外。南面拜大賓也。若士妻於阼階上西面拜賓也。以無西房故也。以上皆是皇氏所說。熊氏以為大夫

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遣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面。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遣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遣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賓同故也。此即君大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賓。並與上文未小斂時文類。其義踰於皇氏矣。主人即位。正義曰。主人拜賓之後。稍近北即阼階下位。襲帶絰踊者。拜賓時裼。今拜訖襲衣加要絰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註即位至變也。正義曰。前經注云。未小斂主人即位西階下東面位。恐此亦然。故明之云阼階之下。必知然者。以士喪禮小斂後衆主人東即位。又云主人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故知此即位在阼階下也。云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者。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為卑。此據諸侯為尊。故云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正義曰。為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髮。若為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斂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也。乃奠者。奠謂小斂之奠也。拜賓襲絰踊竟。復始設小斂之奠也。弔者至拾踊。弔者謂小斂之後來弔者。揜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加武

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絰。總之絰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絰也。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絰而已。與主人拾踊者。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注始死至而入。正義曰。知始死弔者朝服裼裘者。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是也。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是也。小斂之後不用。則小斂之前可以弔。云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者。約子游之弔也。云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者。以四代祖免親及朋友皆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引檀弓曰以下者。證小斂之前裼裘。小斂之後襲裘。賀氏以為加素弁於吉冠之武。解經文似便。與鄭注不改冠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絰。謂有朋友之恩。以絰加於武。連言帶耳。熊氏又云。小斂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絰於玄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玄冠朝服襲裘而已。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為。并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

無弁絰也。故士喪云。君於士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絰也。故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絰。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絰。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絰與士異也。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麻衰之等。已具上檀弓疏。然熊氏以武上加絰與帶。帶文相妨。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要義。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拾踊。見前踊。衛湜集說。主人即位主與主人拾踊。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然則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言加武則著不以居冠弔。據居冠屬武。後絰弔服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踊。陳櫟詳解。氾拜衆賓於堂上。於衆女賓皆旅拜之。餘同前注踊。陳澔集說。君拜寄公主衆賓於堂上。君謂遭喪之嗣君也。寄公與國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與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氾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主人即位主與主人拾踊。主人拜賓後。即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

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諸侯禮。故先襲絰乃踊也。毋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絰。至大斂乃成踊也。乃奠者謂小斂奠。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裘上之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帶絰者要帶首絰。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拾踊更踊也。彭氏纂圖註義。君拜寄公主氾拜衆賓於堂上。夫人君夫人也。 按孔氏正義於此章兼引熊氏皇氏說不同。其意似主熊氏。謂與上文小斂後時文類其義脩於皇氏。故今會二說通釋而句讀則以熊氏為主。餘同前注踊。衛湜集說。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 鄭玄注。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為㪺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陸德明音義。壺音胡。縣音玄。及下注同。更古行反。下同。罷音皮。倦其卷反。漏音陋。爨七亂反。又七官反。下爨鼎同。㪺音俱。水斗也。隱義云。容四升也。挈苦結反。又音結。 **大夫官代哭。不縣壺。** 鄭玄注。下君也。 陸德明音義。下戶嫁反。下成君不相下。下大夫同。 **士代哭不以官。** 鄭玄注。節以親踈哭也。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玄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陸德明音義。饌仕眷反。燎力召反。又力弔反。孔穎達疏。君喪至一燭。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 君喪虞人出木角者。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 狄人出壺者。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事。故出壺。雍人出鼎者。雍人主亨飪。故出鼎也。所以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遲更無準。則故爨鼎煖水。用虞人木爨鼎煮之。故取鼎及木也。 司馬縣之者。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乃官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不絕也。 注燭所至設燭。 正義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要義。懸壺代哭。冬則以木爨鼎。見前踊。陳澔集說。君喪主不以官。未殯哭不絕聲。為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以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餘同前注踊。

賓出徹帷。 鄭玄注。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徹或為廢。孔穎達疏 正義曰。士小斂竟而徹帷。此至小斂竟下階拜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斂即徹帷者。士喪禮文。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鄭玄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西。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孔穎達疏 正義曰。此一節通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 主人在東方者。主人之位猶在尸東。婦人之位亦猶在尸西。如室中也。 由外來者在西方者。由從也。從外來謂新奔喪者。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也。所以爾者。阼階有事。故升自西階。乃就西方。又一通云。欲見異于在家者。故在西方也。若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也。故奔喪注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是也。 諸婦南鄉者。諸婦主婦以下在家者。若無奔喪者。則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以鄉南也。

哭尸于堂上圖

房　室　房

戶　戶　戶

堂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鄭玄注：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客者也。陸德明音義：處，昌慮反。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

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鄭玄注：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陸德明音義：喪，七當反。人爲，于僞反。下人爲注爲下爲君皆同。竟音境，下同。孔穎達疏：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主喪有無後無無主。正義曰：比一節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者，敵者不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者，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迎，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者，以此下明喪無主，而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使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若無女主者，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也。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者，若無男主者，亦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也。鄭云女有下堂，明謂此也。男拜女賓于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者，若有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者，謂主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則有爵者辭者，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言己無爵不敢拜賓。無爵者人爲之拜者，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而爲主拜賓也。在竟內則俟之者，若主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也。在竟外則殯葬可也者，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己自絕嗣，無關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是無得無主。衛湜集說：婦人迎客送客，主喪有無後無無主。嚴陵方氏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爲也，故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爲也，故無無主者。金華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爲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爲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之貴賤，但弔者之主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

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爲後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如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爲。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陳櫟詳解：其無女主，主爲後者不在，曾適外，不在家，奔喪未至，則有爵者辭，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無爵者人爲之拜，無爵者來弔，則攝主代之拜。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婦人迎客，主見人不哭。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答非禮也。此言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禮。其無女主，主喪有無後無無主。爲後者不在，謂以事故在外也。此時若有喪事而弔賓及門，其爲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拜賓。若此爲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賓可也。出而在國境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境外，則當殯即殯，殯後又不得歸而及葬期，則葬之可也。無後不過己自絕嗣而已，無主則闕於賓禮，故可無後不可無主也。餘同前疏。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

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鄭玄注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跡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柱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陸德明音義輯側立反。下同。斂也。去起呂反。後去杖皆同。見賢遍反。斂力檢反。下同。柱知主反。近附近之近。孔穎達跡君之至則杖。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之後杖之節。制各依文解之。子大夫寢門之外杖者。子謂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柱

地。行以至寢門也。寢門之內輯之者。斂之不柱地。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斂之。不敢柱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也。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則得持杖柱地也。即位則使人執之者。婦人之位在堂。堂上有殯。若出房即位則不復自執。但使人代執之。自隨不柱地也。子有王命則去杖者。子亦謂世子也。世子若有天子之命則對之則不敢杖。故去之以尊王命也。國君之命則輯杖者。國君若鄰國之君使人來弔。雖與敵國。而世子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斂杖以敬彼君命也。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者。聽卜。謂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則輯杖者。君謂世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於大夫所則杖者。大夫若不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夫俱在門外。位既同是為君杖。無相敬下。故並得執杖柱地也。注三日至下也。正義曰。知死後三日者。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則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故知死後三日也。云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跡也者。以

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跡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跡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云夫人世婦次於房中者。謂西房也。故上文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是也。云即位堂上者。前文云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即位堂上也。云卜卜葬卜日也者。以經文卜在有事於尸之前。虞而立尸。虞祭之前卜者。唯卜葬日耳。故知卜謂卜葬日也。云凡喪祭虞而有尸者。檀弓云虞而立尸。又士虞禮有尸。是虞有尸也。云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者。以經云子大夫寢門之外杖。故知是寢門外位。若寢門內位。則君亦輯之。大夫當去杖也。云君謂子也者。以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云君謂子也者。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者。謂大夫於大夫所。是兩大夫相對。故云俱為君杖不相降下也。要義授杖輯杖去杖之節。見前注。璐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死之後三日。子。適子。夫人。云。君之夫人。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大夫妻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杖以扶

病。舉行致則柱之。行敬則輯之。不柱。至敬則去之。不輯。輯側立反。斂也。殯之不以柱地也。殯柩在寢門內。神明所在。故入則斂之。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之喪。主於大夫所則杖。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柱杖而行。至寢門子與大夫并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也。此言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內輯。若庶子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世婦居次在房內。有王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也。有鄰國君之命則輯杖者。下成君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凡記杖之節也。杖所以自扶。故於出門杖。在寢則輯之。於所尊輯之。又尊者則去之。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鄭玄注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貴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陸德明音義為夫于偽反。下及注妻為君為人。得並

同。孔穎達疏大夫至人杖。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三日之朝既殯
者。謂死後三日既殯之後乃杖也。　主人主婦室老皆杖者。應杖者三日
悉杖也。大夫有君命則去杖者。大夫。即大夫嗣子也。嗣子而云大夫者。鄭
云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對君命亦然也。大夫及嗣子。有君命則去杖
以敬之也。大夫之命則輯人者。若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以自卑下
之也。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敵無所下也。　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
者。內子卿妻。書若卿大夫書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己者。皆為夫人
之命去杖也。　為世婦之命授人杖者。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
使人執杖以自隨也。世婦卑於夫人。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
婦而舉內子卿妻者。舉內子則命婦可知也。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
同。　注通實至喪也。　正義曰。經云大夫之喪。則其子非大夫也。今云大
夫有君命。是謂子為大夫。經雖以子為主。兼通身實為大夫。有父母喪也。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
與杖之間。為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其稱為亦以此。鄭氏
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大夫之喪主授人杖。
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為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　十八陽

喪 喪大記篇二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而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鄭玄注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鄭玄注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鄭玄注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啟後也。大夫之子於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鄭玄注杖以喪至尊。為人得而褻之也。陸德明

音義棄本亦作古弃字。斷丁管反。下注斷足爪同。孔穎達疏士之至隱者。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之杖節。　二日而殯者。除死日為二日也。　三日
之朝者。謂殯之明日是也。　若君命夫人而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君
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之禮。君命夫人之命皆去杖。　於大夫世婦
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
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定本如大夫作如夫人二字。異義亦通。　注士二日至室者。　正義曰。案
前文大夫三日殯。此士二日殯。定降下大夫也。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
來日者。殯是為死者。故數往日為三日。杖是為生者。故數來日為三日。云
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前經大夫之喪。云主人主婦。此士之喪直
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羣婦。故知容妾為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以其皆
杖故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　正義曰。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
以杖即位。辟適子也。所以知此是大夫士庶子者。見下有大夫士適子哭
殯哭柩推此大夫士適子。故知此是大夫士之庶子也。然案鄭注此云子。
謂凡庶子也。凡於貴賤則庶子是也。容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
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內之位理也。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

哭柩。如下所謂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並不得以杖即位也。熊氏
云。此文承上君大夫士之喪。下則此謂君大夫士之庶子。故注云子謂凡
庶子。義亦通也。　注不以至杖同。　正義曰。不以杖即位。鄭恐人疑庶子
雖不得以杖即位。猶得輯之入門。故明之也。言與去杖同。凡去杖者。不復
輯也。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正義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
子哭殯則杖者。既攅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偪近。故哭殯可以杖也。哭柩
則輯杖者。謂將喪既啓之後。對柩爲尊。則斂去其杖。　注哭殯至廟門。
正義曰。哭柩謂啓復也者。啓謂將葬啓殯而出柩也。知非未殯之前而哭
柩者。大夫士之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云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
尊遠。杖不入廟門者。天子諸侯其尊廣遠。廟門之內則去杖。廟門。謂殯宮
之門。柩之所在。故云廟也。　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杖是喪至尊之
服。雖大祥棄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不堪他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褻汙。要
義。大夫士之子哭殯杖。天子諸侯子杖不入殯廟門。見前注疏。陳櫟詳解
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謂凡庶子。雖皆杖不敢以杖即位。哭柩則輯杖。啟殯
後哭柩則斂杖。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士之喪。主世婦之命。如大夫。如大
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子皆杖。…斷而弃之於隱者。子

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
敬也。哭柩。啓後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
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爲重。大祥弃
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弃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　君設大
盤造氷焉。大夫設夷盤造氷焉。士併瓦盤無氷。設
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
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鄭玄注。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
弃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造猶內也。
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氷
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凉而止。士不用氷。以瓦爲盤。併
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
盤。士喪禮。君賜氷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陸德明音義。盤本又作槃
步干反。造七報反。下及注皆同。併步頂反。注同。襢之善反。單也。注同。第側
里反。含胡暗反。濡奴亂反。下文同。濯直孝反。下文同。坎口感反。札側八反。

爛力旦反。簀音責。盛音成。廣古曠反。長直亮反。[illegible]尸鵠反。孔穎達疏。君設
至一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　造氷焉者。謂造內其氷於
盤中也。　大夫設夷盤者。小於大盤。亦內氷焉。　士併瓦盤無氷者。瓦盤
既小。故併盤。士卑故無氷。　設牀襢第者。置氷於下。設牀於上。去席襢露
第簀。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者。言此三節。各自有牀也。
皆有枕席者。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設巾是
也。含竟而並有枕也。而含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商祝襲衣於牀
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又注。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
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簟是也。　君大夫士二也者。自設牀襢第至此
以下貴賤同然也。　注造猶至同之。　正義曰。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
於內。故云造猶內也。云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者。浴時無席。爲
漏水也。設氷無席。爲通寒氣也。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氷
盤中者。若人君仲春則用氷。若命夫命婦則火出之後而用氷。故昭四年
左傳云。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謂仲春也。又云。火出而畢賦。周禮凌人夏
頒氷。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氷也。云既襲既小斂者。謂大夫士
也。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

設氷也。在襲斂之前也。云夷盤小焉者。謂小於大盤。云周禮天子夷盤者。
案周禮凌人云。大喪共夷盤氷是也。但天子之夷盤。即此之大盤也。依尸
而言則曰夷盤。此云夷盤者。據大夫所用對君大盤爲小。云士喪禮君賜
氷亦用夷盤者。案士喪禮云。士有氷用夷盤。何不言君賜。知君賜者。諸侯
之士既卑。若無君賜。何得用氷。云其制宜同之者。以天子夷盤。此大夫云
夷盤。士喪禮又云夷盤。三者俱有夷名。是其制宜同。但大小稍異也。陳櫟
詳解。君設大盤造氷焉。盤。沐浴之盤。君之喪設大盤。設牀襢第有枕。置盤
於下。設牀於上。襢。單也。不施席。襢露第簀。爲漏水。又通寒氣也。牀上有枕。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設大盤。主君大夫士一也。大盤造氷。納氷於大
盤中也。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氷盛水也。氷在下。設牀於
上。襢單也。去席而袒露第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含襲遷尸
三節。各自有牀。此謂沐浴以後。襲斂以前之事。朱申句解。君設大盤造氷
焉。此言沐浴後事也。造氷納氷於盤也。大夫設夷盤造氷焉。夷盤比大盤
爲小也。士併瓦盤無氷。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設牀襢第。納氷盤中。乃設牀
於其上。襢第。袒簀也。謂不施席也。有枕。但用枕。含一牀。含謂飯含時。別易
一牀也。襲一牀。襲謂襲衣時。又易一牀也。遷尸于堂又一牀。遷尸又易一

牀也。皆有枕席。總會鬟遷尸三牀言之。君大夫士一也。自設牀以下貴賤無等也。彭氏纂圖註義 君設大盤。主君大夫士一也。造猶內也。造冰謂造內其冰於盤中。 大夫設夷盤。小於大盤。亦內冰焉。有枕。謂置枕其上也。餘同前注略。

盤圖

二圖並依聶氏三禮

牀圖

旁爲四鐶。前後亦有鐶。爲組於兩旁。以繩直貫中。欲下尸則引其直繩。諸組悉解矣。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鄭玄注 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陸德明音義 幠荒胡反。去起呂反。注同。楔桑結反。柶音四。綴丁劣反。又丁衛反。下注同。適室丁歷反。孔穎達疏 正義曰。此一節反明初死沐浴之節。此經論初死之時。下經論死後而沐浴。前經論浴後設冰。經文顛倒。故鄭注前經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今依鄭次。隨文解之。 遷尸于牀者。尸初在地。冀生氣復。而既不生。故更遷尸于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也。即前所謂既正尸也。幠用斂衾者。幠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既遷尸在牀而用斂衾覆之也。去死衣者。既覆之故除去死時衣。所加新衣及復衣。爲尸將浴故也。小臣楔齒用角柶者。楔柱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 綴足用燕几者。爲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案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如鄭此言。則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崔氏云燕几。今之燕几。其形曲仰而拘足。與鄭違。其義非也。 君大夫士一也者。自始死至此貴賤同。 注牀謂至者也。 正義曰。第牀簀也。初廢牀者。牀在北壁當戶。至復畢復。遷之在牀。而當牖南首。所以死復必遷當牖南首者。以平生寢卧之處。故士昏禮同牢在奧。又云。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又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尊者常居之處。若晝日常居則當戶。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若病時亦當戶在北牖下。取鄉明之義。故鄭前注病者恒居北牖下。明不病不恒居北牖下也。要義必遷當牖南首。以平生寢卧處。見前略。陳櫟詳解 此一節當在前。經文顛倒。餘同注略。陳澔集說 始死主君大夫士一也。病困時遷尸于地。冀其復生。死則舉而置之牀上也。斂衾擬爲大斂之衾也。先時徹褻衣而加新衣。以死令覆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也。餘同前注略。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鄭玄注 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陸德明音義 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也。下同。汲音急。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汲水綆也。抗苦浪反。舉也。盆蒲奔反。沃烏谷反。枓音主。又音斗。絺勑其反。一本作綌。去逆反。挋音震。它音他。下同。拭音式。孔穎達疏 管人至而浴。 正義曰。此一經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故鄭注士喪禮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繘屈之者。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 盡階不升堂者。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爲垼于西牆下。故知從西階而升也。 浴水用盆者。用盆盛於浴水也。 沃水用枓者。用枓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於牀下承浴水。 浴用絺巾者。絺是細葛。除垢爲易。故用之也。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綌。熊氏云。此蓋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綌。故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是也。 挋用浴衣者。挋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作也。士喪禮云。浴衣於篋。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是也。 如它日者。它日謂平生尋常之日也。 小臣爪足者。尸浴竟而小臣翦尸足之爪

也。浴餘水棄于坎者浴盆餘汁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爲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别。故用內御擧衾也。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也。要義浴拒爪足抗衾。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管人主館舍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人汲水焉。繘井索也。枓以木爲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授御者。以水授之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抗擧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管人汲主抗衾而浴。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繘汲水綆上索也。水從西階升。盡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擧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枓酌盆水以沃尸。以絺爲巾。蘸水以去尸之垢。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餘同前疏。黄震日抄管人主館舍者。井竈其所主。故主汲。餘同前疏。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鄭玄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陸德明音義差七何反。注差淅同。沐音木。甸田遍反。垼音役。鄭注儀禮云。垼塊竈也。陶音桃。重直龍反。鬲音歷。煑諸許反。厞扶味反。隱也。舊作屝音非。門扉也。爨七亂反。淅先歷反。潘方袁反。米汁也。差初佳反。率音律又音類。上時掌反。孔穎達疏管人至于坎。　正義曰。此一節明沐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者。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　甸人爲垼于西牆下者。謂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垼于西墻下土塊壘竈。甸人具此爲垼竈以煑沐汁。　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篾。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煑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牆。

於垼竈鬲中煑之也。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者。爨然也。甸人爲竈竟。又取役鬼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煑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然舊云厞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薪義亦通也。何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　管人授御者沐者。煑汁孰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　乃沐者。御者授汁入爲尸沐也。　沐用瓦盤者盤貯沐汁就中沐也。　挋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又云挋用巾。注云巾。拭也。清也。　如它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　小臣爪手翦須者。沐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弃于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也。鄭注士喪禮云。巾柳浴衣亦并棄之其坎。案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　注差淅至黍與。　正義曰。差是差摩。故云淅。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云取其潘以爲汁也者。士喪禮云。受潘煑于垼用重鬲。云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者。謂沐與浴俱有枓。俱有盤。沐云用枓。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者。君士喪禮云是諸侯之士而沐稻。今此云士沐粱。故疑天子之士也。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者。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就稻粱之內。粱貴而稻賤。是稻人所常種。粱是穀中之美。故下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故諸侯之士用稻。天子之士用粱。黍稷相對。稷雖爲重。其味短。故大夫用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爾黍于席。以其味美故也。詩頌云。其饟伊黍。鄭注。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是黍貴也。故天子用之。無正文。故疑而云與也。要義淅飯米取潘爲沐。謂之差沐。　甸人爲垼竈。　取所徹廟厞以然竈。廟即正寢。　挋用巾。　如它日。　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　稻粱卑於黍稷。又四者各有貴賤。並見前注疏。陳櫟詳解管人授沐授陶人。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取所毁正寢廟之門屏薪用爨之爲薪。用以爨之。然竈煑汁。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管人汲授御者。至弃于坎。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淅粱或稷之潘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垼塊竈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土爲塊竈。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縣重之罌。瓦瓶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煑之令温。甸人爲竈畢。即往取役者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爨竈煑沐汁。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說厞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之簷。一說西北隅厞隱處之薪也。用

瓦盤以貯此汁也。柜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濯，擱其髮也。濯不淨之汁也。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鄭玄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妻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陸德明音義：粥之育反，又音育，下同。溢音逸，劉昌宗又音實，下同。莫音暮。疏食音嗣，下及下注疏食皆同。孔穎達疏：君之至無筭。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今各依文解之。今此經特明君喪食之禮。納財者，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言每日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食之無筭者，謂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士疏食水飲者，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麤米爲飯，亦水爲飲。夫人世婦諸

妻皆疏食水飲者，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至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正義曰：財謂穀也，故太宰云以九賦斂財賄也，注云財謂泉穀，是穀爲財，但米由穀出，經已稱米，故鄭云食穀。必言納財者，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朝夕二溢之米，當須豫納其米，故云納財也。云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案律曆志云，鍾之律，其實一籥，律曆志合籥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叅，以成四百六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叅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畧而言之。云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者，粥與疏食俱言無筭，是疏食與粥者皆一溢米，或粥謂食粥者，或飯謂疏食也。要義：士與婦人皆疏食水飲。食穀而言納財。並見前疏。陳櫟詳解：君之喪至子大夫公子食粥。三日始食粥。納財，朝一溢水，莫一溢米。財之言僅也，所納僅朝暮各一溢米。鄭訓納財爲財穀之財，恐不通。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之喪至食之無筭。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餘同前註疏。彭氏纂圖註義：案律曆志，兩籥爲合，計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合爲升，重十兩，是一溢計二十兩，爲米二升。今本注云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蓋依左傳說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重十二斤，一升重十九兩四銖十分銖之八，通分內子，每一升實計四百六十銖十分銖之八，以正一溢二十兩筭之，計四百八十銖，於四百八十銖內除四百六十銖十分銖之八爲一升，猶存十九銖十分銖之二，當二十四分升之一，此所以云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餘同前疏。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鄭玄注：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鄭玄注：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孔穎達疏：大夫至如之。正義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室老子姓皆食粥者，室老謂貴臣，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者，主人中兼之。衆士疏食者，謂非室老也。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鄭注云：士，邑宰。此不云者，邑宰雖貴，以其遠於君，與衆臣同。案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

主婦謂女主，故食粥也。陳櫟詳解：士亦如之。士之喪禮亦如大夫。餘同前注。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士亦如之。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衆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謂士之喪亦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鄭玄注：果，瓜桃之屬。孔穎達疏：既葬至食肉。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也。主人疏食水飲者，熊氏云：既葬家毀，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彭氏纂圖註義：練謂小祥者，練服。祥，大祥。餘同前疏。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鄭玄注：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飲者盥。篹或作纂。陸德明音義：盥，古緩反。篹本又作纂，又作算，悉緩反，又蘇管反。醯，呼雞反。杅音于。筥，居呂反。歠，昌悅反。飯，扶晚反。篹，息尹反，徐音撰。孔穎達疏：食粥至醴酒。正義曰：此一節

明食之雜禮。食粥於盛不盥者。以其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食於簋者盥者簋謂竹筥。飯盛於簋。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閒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又庾氏云。蓋記者所聞之異。大祥既鼓琴。亦可食乾肉矣。食菜用醯醬。於情為安。且既祥食果則食醯醬無嫌矣。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陳櫟詳解。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祥後如此乾肉。未枯不腴。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亦祥後醴酒味薄。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乾肉味滋。醴酒酒之初熟。滓汁相將者。孝子不忍即嘗醇厚之味。故食乾肉。飲醴酒。餘同前疏。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鄭玄注。食肉飲酒。亦謂既葬。陸德明音義。期音基。下同。為母為。並于偽反。下注為其同。與音預。下同。孔穎達疏。期之至樂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　期之喪三不食者。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也。故閒傳云。斬衰二日不食。　九月至喪也者。謂事同期也。陳櫟詳解期之喪三不食。三番不食。食疏食。主食肉飲酒。三月後已葬可御酒肉。此旁親之期服者。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若期服而然。喪不酒肉者。父在為母與適妻為然。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大功服食飲之節。與期服同。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所不同於期者。酒肉葬後雖可食。猶不可與人同燕樂也。朱申句解期之喪。謂旁親期之服。三不食。謂始死時食疏食水飲。謂三不食之後。疏食也。疏食音嗣。不食菜果。不享滋味。三月謂總麻三月之服。既葬。已葬之後。食肉飲酒。服輕故也。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期服除喪。乃飲食之。父在為母。父在為母服期。為妻。妻亦期服。九月之喪。大功九月之服。食飲猶期之喪也。食飲之節。與期服同。食肉飲酒亦謂既葬。不與人樂之。雖得飲食。猶不預宴樂也。與預。黃震日抄期之喪主不與人樂之。三不食謂三次當食而不食。若期之正服則二日不食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者。三月既葬則食肉飲酒。此皆謂旁期之喪也。

既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則謂期之正服者也。父在而為母為妻及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者。亦謂厭於父而抑情。故食飲猶旁期之喪也。然雖食肉飲酒。而不忍與人樂之。彭氏纂圖註義。既葬食肉飲酒。亦為義服期終喪不食肉飲酒。此正期服。父在為母為妻也。　九月食飲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之喪也。既葬雖得食肉飲酒。亦不與人樂之。餘同前疏。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鄭玄注。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陸德明音義。比。必利反。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鄭玄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有疾食肉飲酒可也。鄭玄注。為其氣微。

五十不成喪。鄭玄注。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孔穎達疏。五月至成喪。　正義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至可也者。壹不食謂總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也。容傷降之總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總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閒傳云。小功總麻再不食。傷降者也。　注故主至君也。　正義曰。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經云。故知關大夫君也。　注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　正義曰。致毀。謂致極哀毀。散送。謂經帶垂散麻。以故葬故雜記云。五十不致毀。王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送喪不散麻。陳櫟詳解叔母。叔父妻。世母。伯父妻。故主。家臣於舊主。宗子。大宗子。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視喪未葬。性不能食粥者。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五十始衰。不成喪。不能備喪禮也。如不致毀。不散送。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五月三月之喪。葬食肉飲酒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餘同前注疏。朱申句解有疾。居喪而有疾者。食肉飲酒可也。為其氣微權許之也。

七十唯衰麻在身。鄭玄注。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鄭玄注。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陸德明音義食音嗣。辟音避。粱音良。孔穎達疏。既葬至則辭。　正義曰。此一

經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 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食孝子。則可從之食也。 不辟梁肉者。梁。粱米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 若有酒醴則辭者。若酒醴飲之。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陳澔集說。不能食至衰麻在身。不成喪。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餘同前注。朱申句解。七十唯衰麻在身。七十既衰。可以飲酒食肉處於內。既葬。此謂斯服以下。若君食之。君賜之食。食音嗣。友食同。則食之。賤者不敢違貴者之命。大夫父之友食之。大夫與父之執友賜之食則食之矣。卑者不敢違尊者之意。不辟梁肉。尊貴之前。可以食矣。

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鄭玄注。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陸德明音義。簟。徒點反。葦。于鬼反。莞音官。又音完。孔穎達疏。小歛至葦席。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歛大歛所用之席也。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 注。三者下皆莞。 正義曰。知下皆有莞者。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歛席也。大歛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如士始死至大歛。用席皆同也。士尚有莞。則知君及大夫皆有莞也。但此大夫辟君上席以蒲也。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周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陳澔集說。簟席。竹席也。黃震日抄。簟細。蒲次之。葦麤。

諸侯小歛戶內陳衣于序圖

大夫士小歛戶內陳衣房中圖

小歛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鄭玄注。絞。既歛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歛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歛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陸德明音義。絞。戶交反。從。同。縮。所六反。縞。古老反。稱。尺證反。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後放此。紟。其鴆反。從皆同。從。足容反。數。色主反。見。賢遍反。孔穎達疏。小歛主在列。 正義曰。此以下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亦小歛大歛及殯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小歛之衣。 布絞縮者一橫者三者。以布為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 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 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 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者。謂將小歛陳衣也。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 絞衾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歛未有紟。因絞不在列而言紟耳。 注。衣十至之也。 正義曰。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者。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終於九也。地數終於十也。人既終。故云以天地終數歛衣之也。云亦蓋天子之士者。以前文士沐梁。與士喪禮不同。已云此蓋天子之士。此經陳衣與士喪禮衣不同。故云亦蓋天子

之士也。云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者，上衣下裳相對，故爲成稱。紋衾非衣，故云不成稱。經云不在列，鄭恐今不布列，故云不連數，謂不連爲十九稱之列，其實亦布陳也。云小斂無紟者，以下文大斂始云布紟，今此經直云布絞，故知無紟也。陳櫟詳解：君陳衣于序東。陳，鋪列也。大夫士陳衣于房中。東房中，皆西領北上。領皆在於西，序次第以北爲上。餘用前注疏。陳澔集說：小斂布絞，至絞紟不在列，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袍、夾衣。衣裳單衣，故註云單複具曰稱。紟，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餘用前疏。

小斂絞衾圖

衾一

絞

○先置三橫絞於地。○次置一縮絞於橫絞上。○又置一衾於縮絞上。○然後用衣置於衾上。乃舉尸衣上小斂。○將小斂鋪此於當戶內。

喪服大記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鄭玄注：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紞或爲點。陸德明音義：幅本又作福，方服反。爲三，絕句。不辟，絕句。補麥反，又音璧。徐扶移反。紞，丁覽反。廣，古曠反。析，思歷反，下同。強，其丈

反。識，式志反，又音志，又音式，下同。去，起呂反，下注同。孔穎達疏：大斂至無紞。正義曰：此一節明大斂之事。大斂布絞，縮者三者，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即共是一幅也。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者，又取布三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布紟者，皇氏云：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案經云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單紟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紟，皇氏之說未善也。　一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至大斂又各加一衾，爲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謂大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又注士喪禮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既然，則大夫以士亦耳。　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案鄭注雜記篇以爲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也。　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　大夫士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異於小斂北上者，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取之便也。絞紟如朝服者，言絞之與紟，二者皆以布精麤，皆如朝服，俱十五升也。　絞一幅爲三者，謂以一幅之布，分爲三段。　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折裂其末爲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但古字假借，讀辟爲擘也。　紟五幅無紞者，紟舉尸之禪被也。紞，謂緣飾爲識，所以組類緣邊爲謂，今無識異於生也。　註二衾至之士。　正義曰：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云以爲堅之強也者，解小斂用全幅布爲絞，欲得堅束力強。以衣少，故用全幅。云以爲堅之急也者，解大斂一幅分爲三片之意。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云紞以組類爲之者，組之徽類，其制多種，故云組類。云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者，領爲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引士喪禮以陳衣於房中，與大夫異。今此士陳衣與大夫同，故云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陳櫟詳解：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禪被也。在絞上，以絞束之。餘用前注疏。陳澔集說：大斂布絞，至紟五幅無紞，紟。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未知孰是。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爲三段，而中不擘裂也。紟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紃之類爲識別也。又按士沐粱及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爲天子之士。餘用前疏。

大斂絞紟衾圖

紟一置絞上
衾二置絞上

○先置橫絞五於地。○次置縮絞三於橫絞上。○乃置紟於絞之上。○後置衾二於紟之上。○然後鋪衣。○乃舉尸衣上大斂。○鋪此於阼。

諸侯大斂於阼陳衣于庭圖

西房　室　東房
戶　戶　戶
堂
西序　東序　阼
北領西上
庭
門

大夫士大斂於阼陳衣于序東圖

室　房
戶　戶
西序　東序
庭
門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鄭玄注：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陸德明音義：倒，丁老反，注及下同。散，悉但反。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鄭玄注：無襚者，不陳，不以斂。陸德明音義：襚音遂。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

夫士猶小斂也。鄭玄注：褶，袷也。君衣上多，去其著也。陸德明音義：襆音福。褶音牒。袷古洽反。孔穎達疏：小斂全斂也。正義曰：祭服不倒者，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服以上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雖散不著，而領不倒在足也。　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宜用己衣，不得陳用他人見襚送者。　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者，降於君也。大夫士小斂則先畢盡用己正服，後乃用賓客襚者也。盧云：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賓客襚衣之美者，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也。　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者，君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　詩無襚至以斂。　正義曰：如皇氏之意，臣有致襚於君之禮，故少儀云：臣致襚於君。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云：君無襚，大夫士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故云無襚。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時云：君襚祭服不倒，其義俱通，故兩存焉。　祭服無筭　正義曰：筭，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　注褶袷至著也。　正義曰：君衣尚多，去其著也者，經云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衛湜集說小斂之衣，主大夫士猶小斂也。　廬陵胡氏曰：謂君不以衣襚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大斂則君有襚，士喪禮具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君無襚。國君欲悉用己衣。臣有致襚，不得陳用。故曰君無襚。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小斂之衣，主大夫士猶小斂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襚，謂悉用己衣，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己衣，然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不以陳列。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纊者。祭服無筭，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褶衣褶衾，衣衾之裌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裌衣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彭氏纂圖註義：大夫小斂畢盡用己祭服，雖有親戚襚衣，受之不即陳，亦不以小斂也。褶，袷也，有表裏而無著，今之裌衣也。餘同前疏。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鄭玄注：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是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為其褻也。陸德明音義：袍步毛反。襌音單。繭古典反。稅吐亂反。纁許云反。袡而廉反。袗之忍反。亦為

于偽反。下文則為之周。孔穎達疏袍必且一稱。 正義曰袍必有表。不禪者。袍是褻衣。必須在上有衣以表之。不使禪露乃成稱也。 注袍褻至褻也。 正義曰引雜記者證子羔之襲有袍繭衣上加稅衣為表乃成稱。引論語者證衣上加表。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熊氏云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禒衣。注云禒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禒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又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案雜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褻衣。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注云將以斂。敬姜曰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知者案雜記云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則大小斂無可知也。要義士襲用袍繭斂用正服。公皆不用袍繭。凡前注疏衛湜集說唐陸氏曰。衣單複具曰稱。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衣必有裳謂之一稱。上衣下裳備始謂之一稱。餘同前疏。陳澔集說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袍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禪露衣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也。黃震日抄袍必有表。內外相稱。衣必有裳。上下相稱。凡陳

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鄭玄注取猶受也。陸德明音義篋苦協反。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鄭玄注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陸德明音義詘丘勿反。紵直呂反。孔穎達疏凡陳至不入。 正義曰。陳衣不詘者。謂舒而不卷也。 非列采不入者。列采謂五方正氣之采。非列采謂雜色也。不入陳之也。 絺綌紵不入者。絺是細葛。綌是麄葛。紵是紵布。此褻衣故不入陳也。 注襲尸至正服。 正義曰。如熊氏之意。此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襲亦不用袍。陳櫟詳解凡陳衣者實之篋。凡陳衣之時。必實之篋中。升降者自西階。陳衣升降皆自西階。非列采不入。衣無正色者。不入陳之。絺綌紵不入。著服不入。褻褻者不用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凡陳衣者至絺綌紵不入。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於狀取襚者所委之衣也。非列采謂閒色雜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凡斂者袒。遷尸者襲。鄭玄注袒者於事便也。陸德明

音義俾婢面反。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鄭玄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陸德明音義大胥依注作祝。之六反。下同。胥樂官。思餘反。孔穎達疏凡斂至是斂。 正義曰此一節明斂之所用之人。有袒有襲之法。 凡斂者袒者。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為便也。 遷尸者襲者。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 君之喪者。此明人君斂用人之法。 大胥是斂者。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斂事也。是猶執也。眾胥佐之者。眾祝喪祝也。眾祝賤故副佐於大祝也。 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者。大祝猶君之大祝也。侍猶臨也。君尊故大祝親執斂。大夫卑。故大祝臨之。 眾胥是斂者。眾祝周禮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庾云侍者臨檢之也。大夫言侍。則君亦應有侍者。未知何人也。 士之喪胥為侍者。胥亦喪祝也。士卑。故祝臨之。 士是斂者。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云士舉遷尸是也。 注胥當至主斂。 正義曰知胥當為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

斂事。故引大祝大喪贊斂。及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并引士喪禮商祝主斂。明諸祝主斂也。故引此文以證之。商祝者。案士喪禮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也。要義商祝習商禮。凡前注陳櫟詳解大夫之喪大胥侍之。侍謂臨檢之耳。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今按此一節本詳。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棺則其事易矣。故不袒。君之喪至士是斂。胥讀為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凡斂者至士是斂。斂者勞。故袒。遷者舉之而已。故襲。胥樂官。君尊。故大胥斂。大夫降於君。故眾胥斂。士則朋友助之而已。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鄭玄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陸德明音義紐女九反。衽而慎反。鄉許亮反。孔穎達疏小斂至不紐。 正義曰此一節明斂衣之法。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者。大斂亦不倒。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為下諸事出也。 皆左衽者。大斂小斂同然。故云皆也。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 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要義大夫斂

非左衽不紐。凡前注，詳陳櫟詳解小斂大斂祭服

不倒皆左衽。反生時右衽，斜使也。餘同前注，疏。 斂者既斂必哭。

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斂者

六人。鄭玄注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執或為槸。陸德明音義與音預，注同。槸音執，本亦作執。孔穎達疏斂者至六人。正義曰斂者即謂大祝眾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斂竟必皆哭也。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有舊，或有恩，今手為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 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義也。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所以須生經共執事，死乃為斂也。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慁之，故不使斂也。 斂焉則為之壹不食者，生經有恩，今又為之斂，為之發壹食也。凡斂者六人者，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君子所遇而哭則死亦樂矣。莊子南面王樂是也。故君之喪使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夫愛親豈有窮哉，故凡斂孝子非之。大胥是馬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及出命引之，言孝子可以義奪也。士商祝主斂，士是之而已。鄭氏謂非當為祝，誤矣。前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

斂者既斂必哭。斂者俱執事之人。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斂者既斂至凡斂者六人。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舊說謂與此死者平生共執事則不至褻惡死者，故以之斂。未知是否。 君錦冒黼殺。

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

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鄭玄注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為材。陸德明音義冒莫報反。下及注同。黼音甫。殺色戒反，徐所例反。下及注同。裁才再反，注同。韜本又作弢，吐刀反，下同。孔穎達疏君錦至冒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冒制。 君錦冒黼殺者，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故云錦冒黼殺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 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畫殺為斧文也。又鄭云象天地則大夫以上無疑有象也。 凡冒質長與手齊者，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 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 小斂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幠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 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為囊及旁綴也。熊氏分質字屬下為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幠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訖，別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大斂二衾者，其夷衾不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當應總入大斂衣內併斂之也。陳櫟詳解士緇冒赬殺綴旁三，緇黑赬赤。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錦冒黼殺至裁猶冒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為覆冒尸形而作也。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

冒質

從頭韜至下與手齊

冒殺

從足韜上三尺

夷衾圖

並依聶氏三禮

。夷衾之制上用錦下畫黼衣長短制度與冒質殺同但不為囊及帶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一

十八陽

喪

喪大記篇三

君將大斂子弁経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鄭玄注　子弁経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経　陸德明音義　絹音昊斂父音斂下皆同　孔穎達疏　君將至如之　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斂時弁也子弁経即位于序端者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者卿大夫謂群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群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案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霤為廉也　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為上也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為上也　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為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　外宗房中南面者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經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為上也今謂尸在阼夫人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房　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阼階上於堂南北為少南　商祝鋪絞紟衾衣者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　士盥于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　士舉遷尸于斂上者斂上即斂處也　卒斂者大斂衣裝畢也宰告者大宰也斂畢大宰告孝子道斂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告乃馮尸而起踊　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尸而踊鄭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斂於棺　注子弁至弁経

王氏曰成服則著喪冠此云弁絰是未成服此雖以大斂爲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云弁如爵弁而素者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絰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他殯事而弁絰明自爲父母弁絰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要義序端堂廉見前注陳澔集說弁絰素弁上加環絰未成服故也小臣鋪席絞紟衾鋪于席上士商祝之屬也斂上即斂處也卒斂宰告孝子以斂畢也馮之踊者馮尸而起踊也餘同前注黄震日抄商祝祝習商禮者餘同前注

彭氏纂圖註義

諸侯大斂位次

西房 室 東房
西序端 堂廉 東序端
賓階 阼階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鄭玄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陸德明音義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辟必亦反邪似嗟反孔穎達疏大夫主馮之 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節也 主人迎者主人適子也聞君至而出門迎君也 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適于

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也士喪禮云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于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義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巫于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巫止祝代其在檀弓疏也 君釋菜者鄭云釋菜禮門神也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禮門神而入也 祝先入升堂者巫止而祝代入故先於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祝以其事接通鬼神者也 君即位于序端者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近于臨斂處也士喪禮云君升自阼階西鄉 主人房外南面者主人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供斂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乖故舉尸于鋪衣上也 宰告者亦告主人道斂畢也 主人降北面于堂下者主人待告斂畢事竟故降西階堂下而鄉北立待君也 君撫之者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也主人拜稽顙者主人在堂下鄉北見君撫尸故拜稽顙以禮君之恩 君降者君撫尸畢而下堂也 升主人馮之者君馮之已畢降堂而主人升還馮尸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降皆西階也士喪禮云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 命主婦馮之者君亦又命主婦馮尸也 注巫止至斂也 正義曰所以巫止者禮敬主人故不用將巫入對尸柩云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者禮運文也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者以士喪禮其子不得升今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衛湜集說橫渠張氏曰巫祝皆所以接鬼神也巫之接鬼神者不誠有鬼神直以至誠感之若有所感感之正則得正感之邪則得邪聖人存之 山陰陸氏曰君釋菜者非脩祭不入諸臣之家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陳澔集說宰告亦告主人以斂畢也君撫之撫尸也主人拜稽顙謝君之恩禮也升主人馮之君使主人升堂馮尸也命亦君命之

大夫大斂位次

室　房　戶　戶　序端　序端　賓階　阼階　門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鄭玄注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孔穎達疏士之至夫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卑無恩。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也。　其餘禮猶大夫也者。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也。士喪禮云。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案彼意則在主人西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

斂衾踊。斂絞紟踊。鄭玄注目孝子踊節。孔穎達疏鋪絞至紟踊。　正義曰。此一經明孝子貴賤踊節也。陳櫟詳解此目孝子踊之節。鋪於未遷之先。先外後內。斂於既遷之後。先內後外。陳洽衆說此踊之節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鄭玄注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陸德明音義姪大結反。娣大計反。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鄭玄注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下同。膺於陵反。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

妻於昆弟執之。鄭玄注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陸德明音義奉芳勇反。拘音俱。一音古侯反。馮尸不當君所。鄭玄注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陸德明音義處昌慮反。凡馮尸興必踊。鄭玄注悲哀之至。馮尸必坐。孔穎達疏君撫至必踊。　正義曰。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　君撫大夫者。大夫貴。故自撫之。撫內命婦者。命婦君之世婦。撫內命婦。則不撫賤者可知也。　大夫撫室老撫姪娣者。大夫以室老為貴臣。以姪娣為貴妾。死則為之服。故並撫之也。既撫姪娣。則賤妾不撫也。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者。君及大夫雖尊。而自主此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而并云馮。通言耳。不馮庶子者。賤故不得也。　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者。士賤。故所馮及庶子也。　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者。庶子若有子。則父母亦不馮前所馮之庶子。是無子者也。然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也。　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者。此主人也。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妻子卑。故馮尸在後。　君於臣撫之者。此以下自恩深淺尊卑馮撫之異也。君尊。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盧云。賤者略也。父母於子執之者。盧云執當心上

衣也。　子於父母馮之者。謂服膺心上也。　婦於舅姑奉之者。盧云尊故捧當心上衣也。　舅姑於婦撫之者。亦手案尸心。與君為臣同也。　妻於夫拘之者。盧云拘輕於馮。重於執也。庾云拘者。微引心上衣也。賀云拘其衣衾領之交也。　夫於妻於昆弟執之者。為妻及自為兄弟。但執之。盧無別釋。而賀云夫於妻執其心上衣也。於兄弟亦執心上衣。　馮尸不當君所者。所猶處也。假令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則宜少避之。　凡馮尸興必踊者。凡者貴賤同然也。馮尸竟則起。但馮必哀憤。故起必踊泄之也。　注目於其親所馮也。　正義曰。目於其親。謂死者之親馮尸也。父母先。謂死者父母。妻子後。是死者之妻子。故云目於其親所馮謂題目所馮之人。　注此恩至當心。　正義曰。馮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卑者則撫。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云馮之類必當心者。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敢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要義馮尸先後見前斂。衞湜集說。君撫大夫至凡馮尸興必踊。　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婦於舅姑言奉。若舅姑在焉。婦人從一。拘之若猶有所拘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撫室老。亦注之意。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

為庶子。為嫡服用心上皇於無也。士為父母。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為其君。為庶子之無子者，其庶子自有子可為父凡則父母不為之

餘同前注　陳澔集說　君撫大夫士撫姪娣　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娣貴妾，故大夫撫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各以女媵之，為娣姪以從。大夫內子亦有姪娣，姪者，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士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娣猶先媵，士有娣媵，則大夫有可知矣。　君大夫士妻子復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尊者先馮，卑者後馮。　君於臣士興必踊。　撫之者，當尸之心胸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胸之處。馮尸之際，哀情切極，故起必為踊，以泄哀也。餘同前。彭氏纂圖註義　君撫大夫士興必踊。　古人質，故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今此禮惟姑婦自相施為宜。餘同前注　衛湜集說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甴，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

鄭玄注　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陸德明音義　倚於綺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甴苦內反。襢章善反。注同。露也。障音章。下同。孔穎達疏　父母至禮之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兄不次於若，明君大夫士遭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堊室至祥禮以來降殺之節，各依文解之。　此一經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　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為廬，故云居倚廬。　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　寢苫枕甴者，謂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苫，頭枕於甴。　非喪事不言者，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為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襢之者，襢，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定本無枕甴字，唯有寢苫二字。要義　喪廬或宮或襢，不塗。凡前注疏未中句解。父母之喪居倚廬，倚木立而為廬。不塗，不用塗墍。非喪事不言。居喪無外事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鄭玄注　不於顯者，不塗見面。陸德明音義　柱張主反。楣音眉。見，賢遍反。孔穎達疏　既葬至宮之　正義曰：既葬柱楣者，既葬情殺，故柱楣。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　不於顯者，言塗廬不塗廬外顯處。　君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得皆宮之。要義　既葬柱楣，塗廬，皆宮。見前注。　陳櫟詳解　不於顯者，但不塗廬外顯明人所由見處也。君大夫士皆宮之，此時君大夫士之廬皆帷障以宮之。餘同前注　陳澔集說　既葬主皆宮之。　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為廬，葬後柱楣，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略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禮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鄭玄注　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陸德明音義　適丁歷反。屬音燭。孔穎達疏　凡非至為廬。　正義曰：凡非適子，謂庶子也。　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者，既非喪主，不欲人所屬目，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燈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彭氏纂圖註義　苫，編草。甴，土塊。餘同前注說

倚廬圖

堂

西序　東序

庭

中門

聶氏三禮圖云：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卧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

南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鄭玄注　此常禮也。孔穎達疏　既葬至家事　正義曰：此一經明居喪常禮。　既葬與人立者，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不群耳。　君言王事不言國事者，君，諸侯。王，天子也。既可並立，則諸侯可得言於天子之事，而猶不自私言己國事也。　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者，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也。　注此常禮也。　正義曰：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

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為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為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陳櫟詳解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言公朝事不言私家事此常禮也餘同前

注缺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鄭玄注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陸德明音義辟音避下注猶辟同孔穎達疏君既至辟也 正義曰此一經是權禮也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禮故從權事此云既葬謂葬竟未卒哭也 王政入於國者謂王政令之事入於己國也 既卒哭而服王事者謂身出為王服金革之事也庾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使入國俟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答所訪逮而已王政未入於國也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亦權事也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也 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此謂服國事也弁絰帶者弔服也吉卒哭則有弔服今有事不得服已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絰則國君亦弁絰國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云弁絰帶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 注此權禮也 正義曰案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是權禮也要義既葬若國家有事從權禮見前注缺陳櫟詳解君既葬王政入於國王事入於己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卒哭後出而從王事大夫士絰帶變喪服而服弔服金革之事無辟也從戎之事不敢避也弁絰金革君服主事不言以下見上也陳澔集說既葬與人立主無辟也 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也弁絰帶謂素弁加環絰而帶則仍是要絰也大夫士弁絰則國君亦弁絰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鄭玄注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黝堊或為要期禫或皆作道陸德明音義黝於糾反堊烏路反又烏各反注同禫大感反道音導孔穎達疏既練至故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練及祥禫之節 不與人居者謂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 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者此常禮也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 既祥黝堊者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 祥而外無哭者祥亦大祥也外中門外即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 禫而內無哭者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 樂作矣故也者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堊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 注黝堊至哭者 正義曰黝謂治堊室之地黑謂塗堊室之牆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者釋宮文云禫踰月而可作樂者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是祥踰月而可作樂也云樂作無哭者以其樂作故無哭如鄭此注之意以祥踰月作樂故禫時無哭矣則經云樂作之文但祥禫時無哭之意不釋祥之無哭皇氏以為祥之日鼓素琴樂作之文釋二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違皇說非也 定本禫踰月作樂禫子作禫字禫之踰月自然從吉樂作可知恐禫字非也 要義鄭注禫踰月而可作樂疏禫字恐非見前注缺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暴在下則曰事蓋累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言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未喪素之心耳非致飾也鄭氏曰見前清孔氏曰見前缺陳櫟詳解既練居堊室期年而練則居聚堊之堊室不與人居猶不與同居處君謀國政君可自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大夫士可自謀家事既祥黝堊既大祥平治其地令黝黑塗堊牆壁令皎白以所言致飾以變其凶也祥而外無哭者祥之後中門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禫畢後門內不復哭樂作矣故也禮已縣八音於庭樂已作不直以凶事忘也陳澔集說既練居黝室主樂作矣故也 堊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家事也祥大祥也黝治堊室之地令黑堊塗堊室之壁令白皆稍致其飾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曰祥而外無哭者禫則門內亦不復哭故曰禫而內無哭者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

堊室圖

殯　室

序　序

中門

三禮圖：堊室以墼壘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亦如偏屋，以苫覆之，開向戶

門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鄭玄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陸德明音義：不復，扶又反。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鄭玄注：歸，謂歸夫家也。陸德明音義：期音朞，下同。為母為並于偽反。下為之暢注為之則為並同。孔穎達疏：禫而從御，至而歸。正義曰：此一經明釋禫鄭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祭吉祭訖而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故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閒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也。明大祥後宿殯宮也。杜預以為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必為御婦人者，下文云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正義曰：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首。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要義：婦人父母喪，既練歸夫家。一說卒哭可歸。見前注疏。陳澔集說：言祭而後復寢。禫祭後值吉祭，乃則復還正寢也。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期服居廬，以服期年之喪，而不御婦人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乃父在為母為妻，與為長子服齊衰期之服者為然也。若非此二婦，則不居廬，以其期年也。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大功服則三月後方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不出外，止實、粉牧也。喪父母既練而歸。婦人為父母則年喪，待既練而後歸夫家。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於期大功之喪，則既葬後歸夫家。陳澔集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為證，故從鄭說。又按閒傳言既祥復寢者，謂大祥後復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期居廬至既葬而歸。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既練而歸，練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為父後之兄弟，皆期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在大功者。此皆喪殺，故葬後即歸也。彭氏纂圖註義：禫而從御，至既葬而歸。從御，凡御眾[illegible]皆是。齊衰期謂與大功布衰九月，皆三月不御於內者，謂義服期意殺也。不御於內，皆謂不復寢也。餘同注疏。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鄭玄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孔穎達疏：公之至而歸。正義曰：此一經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公之喪者，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注此公至之臣。正義曰：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若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云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故云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為便，然唯據國中而死，若在采邑，理則不包也。熊氏云：素在君所，謂此家臣為大夫者，素先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若大夫士練及卒哭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若如熊氏解，鄭當云素在君所及食都邑之臣，今不云及，其義疑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俟著家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衰有餘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君，國君之喪，大夫則待期而練，士則待卒哭而復歸其家。陳

晧集說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為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得有地之大夫為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黃震日抄大夫士守君喪於公所之節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鄭玄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陸德明音義上時掌反　孔穎達疏大夫至而歸　正義曰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隱義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為大夫士者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者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而歸殯宮也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者諸父諸兄弟並期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云至卒哭乃歸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要義庶子居喪歸家之節見前注疏　陳澔集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于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卒哭即歸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玄注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　孔穎達疏父不至於弟　正義曰喪既卑故尊者不居其殯宮次也彭氏纂圖註義次謂就殯宮而為喪次以尊卑以長幼皆非人道之順故父兄不次於子弟焉陰用首微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

鄭玄注為之賜謂有恩惠也　孔穎達疏君於至斂焉　正義曰此經以下至君進必具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而臨主人迎送之節各隨文解之此一經論君於大夫世婦之禮此世婦謂內命婦大斂焉常為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節也卿則小斂為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是卿未襲而往褻柳莊衛君聊而恩而賢之要義叔弓卒去樂卒事而往凡有疏陳櫟詳解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也中世婦中君視其大斂禮之常為之賜小斂焉中曲視其小斂也乃弓之加恩賜也卑禮之常兮餘同疏衍疏未視

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

鄭玄注於臣之妻卑也孔穎達疏於外至君至　正義曰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陳櫟詳解闕作戶也主於臣之妻卑兮

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

鄭玄注殷猶大也朔月小奠正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陸德明音義直如字又音值當也先悉見反下胡豆反二音並如字夾古洽反

擯者進

鄭玄注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

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鄭玄注稱言舉所以來之辭相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陸德明音義相息亮反下相上並同孔穎達疏於士至人踊　正義曰此一經明君賜及夫人於大夫士及妻妾恩賜之差又明君而士大夫之禮　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諸女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為之賜之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　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者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者君於大夫雖視

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上同也。使人戒之者，謂君將往，使人豫戒告主人使知之。 主人具殷奠之禮者，殷，大也，主人待君之戒，令先備具月朔大奠之禮，重君之來故也。 俟于門外者，君來之時，主人待於門外。 見馬首先入門右者，謂見君馬首，先君而入，入門右，謂門東北面。 祝先升自阼階者，君應升自阼階，故祝先道君升阼階，負墉南面者，墉，壁也，祝先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背負壁而鄉南也。君即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故君位于阼而西鄉也。 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者，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辟邪氣也。君升而小臣夾階北面。 俟君也，盧云，上言即位于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即位于阼階也。 注祝負至弔之。 正義曰：直君北者，直，當也，君既在阼階，祝立當君北，在房戶東而南鄉也。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者，顧命云，夾階上刃，是夾階立也。云大夫殯即成服者，大夫除死日三日，殯與成服同日，主人既成服，故君錫衰而往弔。擯者進，擯謂贊於主人禮者，擯者始在門東北面，今君既升阼，則此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也。然表贊曰相，而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無嫌，擯道之義，故得以擯言之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臨

視，故主人于庭中北面拜而稽顙。 君稱言者，稱，舉也，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之大，舉言既畢，當哭踊，祝以相君，祝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 衛湜集說：君於大夫士既殯而往。 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賜也。 大夫士主主人踊。 横渠張氏曰：殷，衆也。周禮立其殷，謂置衆士也。殷奠者，以盛此禮，振事，衆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是以殷奠不足，則取諸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之。是知用人之多也。其進之也，必人執一物以為，為有不盡則反之，郤來取以再為之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衆進之義。鄭氏曰見有注孔氏曰見首疏。陳櫟詳解：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始往者。使人戒之，見使人戒豫之。擯者進，贊主人者，進主人前告使行禮。餘同注疏。陳澔集說：君於大夫士大斂焉，為字並去聲。 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而視其大斂，常禮也。若為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也。外命婦乃臣之妻，其恩輕，故君待其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後至也。士雖卑，亦宜有恩賜，故亦視其大斂。 夫人於至殯而往。 已上言君夫人視之，皆有常禮而為之賜，則加禮也。 大夫士主主人踊。 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傳先使告戒

主人使知之。主人具盛殯之奠，身自出俟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于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墉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也。餘同孔疏。 黃震曰：此君於大夫主殯而往，恩輕者殯而後往，恩重者大斂而往，異恩者小斂即往，為之賜，言異恩也。餘同鄭注。 彭氏纂圖註義：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夫人於世婦，與君於世婦同。餘同注疏。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鄭玄注：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己。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鄭玄注：所以致殷勤也。孔穎達疏：大

夫主往焉。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 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 士則出俟于門外者，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於門外，謂君將去也。 命之反奠乃反奠者，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也。 卒奠者，設奠畢也。 主人先俟于門外者，奠畢，主人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 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者，出去也，主人於門外送之而拜也。 注迎不至答己。 正義曰：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理，今者君出，孝子雖拜，君無答理，而云拜迎則為君之答己者，以尋常禮敬孝子，雖拜賓無答理，今君來臨臣，臣既拜迎，尋平禮隔意，恐君之答己，故不敢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有喪拜焉者，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以其卑，主不拜之，若宋來弔，王用敬禮拜謝之，亦是主人拜賓之義也。要義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理。並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大夫則奠可也。君弔大夫，主人踊畢，釋君而舉殷奠可也。命之反奠，乃反設奠。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三往者，所以致君之殷勤也。大夫於士，降殺以兩，尊卑之序也。 **君弔則復殯服。** 鄭玄注：復，反也。反其

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後或爲服。孔頴達疏君弔至殯服　正義曰。謂臣喪大歛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殯服者。復反也。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主人于時反復此服新君之事。其服則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爲人君變貶於大歛之前。既啓之後也。陳澔集說大夫則奠至拜稽顙。若君所賜是大夫喪則踊畢。即拜此數奠于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畢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于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于門外。君去即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士皆然。　君於大夫主復殯服。　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蓋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黃震日抄大夫則奠至後殯服。明君來弔士。與大夫禮不同。彭氏纂圖註義君於大夫疾至在殯壹往焉。以三以壹則以多少爲隆殺之節。餘同前注疏

君弔大夫士圖

室　房　戶　戶　殯　堂　西序　東序　祝　庭　左　門　右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

送于門内。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鄭玄注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也。孔頴達疏夫人至不拜。正義曰。此一經明夫弔臣禮。先入門右者。門亦大門也。謂孝子迎君之妻禮。亦如迎君禮也。夫人入升堂即位者。亦升阼階西鄉如君也。　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者。主婦臣妻也。既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當夫人升堂即位。時而主婦從西階而下拜稽顙於堂下。如男主也。　夫人視世子而踊者。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祝道君也。　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者。若士則亦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　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内拜稽顙者。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内。而拜送之。而不拜迎。而拜送之義與君同也。　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者。亦如送君也。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内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蓋弔内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

婦拜稽顙于下。蓋妻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待之。世子視。視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爲所尊變之。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之。踊　足疾痛。体是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弔撫式踊。其若吾手足之戚所爲。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其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惟喪紀爲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勤也不苟矣。餘同前見有注。又同前見有疏。陳澔集說夫人弔。則主婦爲夫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祝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黃震日抄此大夫士之妻送迎夫人之禮。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

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鄭玄注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作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階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陸德明音義下正。戶嫁反。孔穎達疏大夫至而拜。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君之禮。不迎于門外者。既於正君。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入即位于堂下者。阼階下也。大夫君入寢門。不得升堂乃于阼階下位而西鄉也。　主人北面者。主人適子也。其君既即阼階下位。故適于辟之位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　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者。婦人之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並爲位于東房中也。然此言婦人即位房中。非止大夫之君。亦總正君來。禮如此也。又不言大夫之君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又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不言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後哀殺。故辟也。亦與前互也。　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者。若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其本國之君命。

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或有此諸侯在庭。則此大夫之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諸賓也。所以爾者。既用尊者拜賓故也。君雖代爲主拜賓。而猶不敢同於國君尊。代爲主。故以主人階置君之後也。主人在君後而拜。謂君先拜。主人後拜也。　注婦人至二也。　正義曰。婦人即位於房中者。東房中。云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者。以婦人合在尸西東面。君來升堂。婦人辟之在房中。今大夫君來。雖不升堂。婦人猶辟之於房中也。然案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其既殯已後君來。雖不顧婦人之位。今此大夫君云婦人即位房中。明正君既殯而來。婦人亦即位房中也。故云猶辟之。云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者。以經云其君後主人而拜。是君在前。主人在後。凡君拜在前。主人拜在後。是主人立與拜皆在君後。不與君同時拜。君既爲主。當推君在前。故云主人無二也。陳澔集說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言此大夫君之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于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既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尊代爲主。必以主人在己後。待此君拜竟。主人復拜也。　石梁王氏曰。後主人者。己在前拜。使主人隨後。

大夫君弔士圖

房　室　戶　戶　賓　堂　西序　東序　衆主人　大夫　主人

喪　喪大記篇四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鄭玄注：塗之後雖往不踊也。踊或為哭，或為浴。孔穎達疏：君弔主后踊。正義曰：君弔臣，唯見尸柩乃踊者，若不見尸柩則不踊。案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故鄭此注云：塗之後雖往不踊也。是既殯未塗，得有踊也。陳澔集說：前章既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后踊，似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鄭玄注：榮君來也。孔穎達疏：大夫至必奠。正義曰：君不先戒，故臣不得具殷奠。君退必奠者，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而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陳澔集說：大夫士主君退必奠。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為榮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玄注：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陸德明音義：屬音燭，後皆同。椑，步歷反。重，直龍反，下同。兕，詞履反。被，皮下同。厚，戶豆反。杝，以支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僭，子念反。孔穎達疏：君大至六寸。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及飾棺之異，并殯之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厚薄之制。禮，天子之棺四重，故檀弓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注云：所謂椑棺，梓棺二，注云：所謂屬與大棺。然則天子四重之棺，都合厚二尺四寸也。若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若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為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若上大夫則又去椑，所餘屬六寸，及大棺八寸，為一重，合厚一尺四寸。若下大夫亦有屬四寸，及大棺六寸，但寸數減耳。大棺六寸，屬四寸，合厚一尺也。若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也。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者，屬六寸，椑四寸，二者合一尺，就大棺八寸，為一尺八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去椑四寸，所餘二種，合為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者，各減二寸，合餘一尺也。士棺六寸者，無屬，唯大棺六寸也。注大棺至僭也。正義曰：以名大棺，故知在表。云四者皆周者，謂水兕革棺、杝棺、梓棺等，皆周於尸，唯椁不周。此以內說而出也者，謂檀弓此文從內而說，從內出外而說，謂近尸者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椑，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云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者，以檀弓云杝棺一，梓棺二，從內出外而言。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鄉內而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椑當杝棺也。云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者，以天子四重，上公三，去其一重，故知革棺不被，但有兕也。云諸侯無革棺，再重也者，以此經但云君大棺屬椑，不云革，故知無革棺也。此君謂侯伯子男也。此經上下大夫但有大棺與屬，無杝，椑是大夫無椑一重也。經唯云士棺六寸，是士無屬，不重也。案檀弓，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之棺四寸。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者，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下卿之罰也。案此大夫休禮無椑，趙簡子所云罰始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是時僭也。陳澔集說：君大至棺六寸。君，國君也。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內，椑又在屬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黃裳曰：抄此明君大夫士棺重數厚薄之制。大棺以其包於外，故曰大。屬則連屬於大棺，故曰屬。椑則親身而偪近，故曰椑。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凡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上大夫則國之卿也。二重，士一重。天子則四重。制見檀弓。庶人棺四寸。彭氏纂圖註義：大棺，棺之在外者，故曰大。屬則視大棺若為之屬，椑則親尸，又早矣。言大則屬而下為小，言早則屬而上為尊，以其有大小尊卑，故寸數有多少焉。餘有圖在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鄭玄注：鐕所以琢著裏。陸德明音義：鐕，子南反。釘也。琢，陟角反，本又作椓。著，直略反。孔穎達疏：君裏至不綠。正義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以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用雜金鐕者，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陳澔集說：朱綠皆繒也。雜金

鑽尚書曰貢金三品貢白青也。大夫裹棺用玄綠者四面玄四角綠。用牛骨鐕者不用牙金也。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用大夫用牛骨鐕不言從可知也。陳祥道集說石梁王氏曰。用牛骨為釘不可從鉄用骨類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鄭玄注用漆者塗合牡牡之中也。衽小要也。陸德明音義要一遙反下同。孔穎達疏君蓋至二束。正義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君蓋用漆者。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三衽三束者。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者。以漆衽合縫處也。大夫士擯柱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者。士卑故不漆也。言二衽二束者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擯唯二束。此大是也。故鄭注引士云緒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是也。皇氏不見鄭之此注以為此經大夫士二衽二束者。據披從束而言。其擯皆為三束。其義非也。陳澔集說蓋棺之蓋板也。用蓋而以漆塗其合縫用衽處也。衽束並說見檀弓。

君大夫鬠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鄭玄注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鬠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篡。陸德明音義鬠音膾。爪側巧反。篡乃刪反。徐音託。盛音成。篡音口反。孔穎達疏君大至埋之。正義曰。此一節明鬠爪之異。實于綠中者。綠即棺角也。其死者亂髮及手足之爪實于小囊實于棺角之中。士埋之者。士賤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注綠當為角。正義曰。知綠當為角者。上文綠為色以飾棺裏。非藏物之處。以綠與角聲相近。經云綠中。故讀綠為角。陳櫟詳解爪指甲也。亦為再沐。陳澔集說爪手足之爪甲也。生時積而不弃。今死為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故讀綠為角。四角之處也。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鄭玄注欑猶菆也。屋殯上

覆如屋者也。詩覆也。塈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幬或作燾。陸德明音義輴勑倫反。欑才冠反。下同。幬音道。注同。塈其器反。注同。見賢遍反。注同。菆才工反。本亦作叢。參初金反。差初宜反。題音啼。湊七豆反。注涂之樹反。下同。差寬初責反。冬初隹反。掘其越反。又其勿反。鑄徒對反。又徒卧反。又徒報反。埻侯字。又人又反。又丈閑反。徐都卧反。沈都雷反。孔穎達疏君殯至帷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君殯用輴者。君諸侯也。殯時置棺於輴內。欑至于上者。以木欑輴至于棺上。畢塗屋者。畢盡也。此所欑殯之大有似屋形。欑之既訖。盡塗其屋也。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謂棺衣覆之。言大夫幬耶加斧之類是也。欑置于西序者。屋壁西頭壁也。大夫不輴。人不四面欑。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欑之。又上不為屋也。塗不塈于棺者。塈及也。王侯塗之而欑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欑狹去棺近。裁使塗不及棺。故云不塈棺也。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者。士掘肂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士喪禮云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也。帷之者。帷障也。貴賤悉然。故朝夕哭乃徹帷也。注欑猶至皆然。正義曰。云欑猶菆也者。謂菆聚其木周於外也。云屋殯上覆如屋者也。鮮經畢塗屋。屋是殯上之覆。形似於屋。故云如屋。云此記參差者。謂記此大記之文其事參差。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殯用輴。若君據諸侯不得云欑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云以檀弓參之。檀弓云天子之殯取塗龍輴以椁。故知天子殯居棺以龍輴。又云以椁。故知欑木題湊象椁。云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者。謂上以四注垂而鄉下。如似屋簷以覆其上。云盡塗之者。謂四邊及上皆塗之。云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者。以檀弓唯云天子龍輴。此經直云君殯用輴。不云龍。是諸侯不當也。謂不畫目辣為龍。檀弓唯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則知諸侯不題湊象椁。云其他亦如之者。除此龍輴題湊象椁之外。其他亦如之。其他謂菆木畢塗屋。亦如天子也。必知天子椁四阿者。成二年左傳云宋文公卒。椁有四阿。是僭天子禮。但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輴中。輴外以木菆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

績纁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則居棺以輴亦攢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攢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故經云畢塗屋總包君也塗上加席三重云大夫之殯廢輴者素下推乃云三臣廢輴據殯時也是大夫之殯廢輴云攢中狹小裁取容棺者以經云塗不暨于棺明其狹小畢者既狹則知天子諸侯差寬大矣云士達於天子皆然者謂皆帷之要義凡殯攢之制見有注凡陳澔集說君諸侯也輴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輴上攢猶叢也叢木于輴之四面至於棺上畢塗也以泥塗塗之此攢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攢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之幬覆也故言大夫殯以幬攢至于西序也塗不暨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攢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攢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肂中不沒其蓋縫用社庶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幬也貴賤皆有帷故帷朝夕之哭乃褰舉其帷耳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

君殯用輴圖

君殯以輴車脩大之底上有四周畫栿爲龍謂之龍輴諸侯輴不畫龍亦有四周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玄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陸德明音義熬五羔反種章勇反下及注同筐音匡腊音昔蚍音毗蜉音浮孔穎達疏熬君至腊焉

正義曰此一經明熬穀之異熬者謂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　加魚腊焉者魚腊謂乾腊案特牲士腊用兎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爲惑蚍蜉　注士喪至左右

正義曰此云士二種四筐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又與此同故引之又引士喪禮云設熬旁一筐者證設熬之處云大夫三種加以粱者以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明豐年常食粱故知大夫加以粱公食大夫禮黍稷稻粱云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者當以士喪四筐設熬旁各一筐則兩旁有兩筐首有一筐足有一筐也云其餘設於左右者兩筐在首足以外皆設於左右旁也陳澔集說熬以火煬穀令熟也熬則香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而來食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也每種二筐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也加魚與腊筐同異未聞

石梁王氏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

熬筐圖

置筐圖

士禮

一筐　一筐　尸　一筐　一筐

士四筐置四旁大夫六筐君八筐疏本釋以序差次大夫當兩旁各二筐首足各一筐君當兩旁各三筐首足各一筐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鄭玄注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爪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明注於翣首也陸德明音義黻音弗褚張呂反下同偽依注讀為帷位悲反齊如字徐才細反翣所甲反戴丁代反下及注同披彼義反徐甫髮反下同綏依注為緌音蕤耳隹反下同揄音遙注同翟女九反緇側其反壙古晃反惡烏路反衣於旣反下衣以皆同以上時掌反下魚上同笭音苓縣音玄下皆同搖音遙一音以照反去起呂反車蓋蕤絕句一讀以蕤向下爪古華反於扶問反又皮莧反又夫云反廣古曠反高古報反又如字長直據反又如字後放此徐才用反孔穎達疏飾棺至用纁 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飾棺飾 君龍帷者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 三池者諸侯禮也池謂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 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 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鱉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黼荒 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鱉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為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 黻三列者又畫為兩已相背為三行也 素錦褚者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為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為屋而行即褚是也加偽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為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故云纁紐六也 齊五采者謂鱉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 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 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者翣形似扇以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為黼二畫為黻二畫為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注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大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 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 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雉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 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謂之戴者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輒各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 纁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 大夫畫帷者不得為龍畫為雲氣 二池者不得三故二也庾云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 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為振容故云不振容也其池上揄絞則有之 畫荒者不為斧而為雲氣也 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者與君同也 纁紐二玄紐二者不得六故用四以連四旁也不并一色故二

爲纁二爲玄也　爵三采者降黃黑也　三貝者又降二也　黻翣二畫
翣二者降兩黻也　皆戴綏者翣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綏注翣兩角也
魚躍拂池者無絞雖而有懸銅魚也　大夫戴前纁後玄者事異故更
言大夫也降人君故不並用纁也其數與披同用四也　披亦如之者色
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布荒者士帷及荒皆白布爲之而不畫也
一池者唯一池在前也　揄絞者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上而池下無振
容知者大夫既不振容明士亦不振容於池下　纁紐二緇紐二者又降
用玄緇也猶用四連四旁　爵三采者與大夫同也　一貝者又降二行
但一行絡之耳　畫翣二皆戴綏者又降二黻也池上翣悉綏故云皆也
士戴前纁後緇者事異故重言士也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
戴用纁後頭二戴緇通兩邊爲四戴舉一邊耶兩戴也　二披用纁者據
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　注飾棺至首
也　正義曰以華道路及壙中者以翣入壙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
入云荒蒙也者以爾雅荒家供訓爲奄故荒得爲蒙云皆所以衣柳也者
謂木材將此帷荒在外衣覆之故云皆所以衣柳云黼荒緣邊爲黼文畫
荒緣邊爲雲氣者既云黼荒畫荒又云大三列黻三列火黻既爲三列其

廣寬多宜在荒之中央則知黼之與畫宜在荒之外畔云僞當爲帷或作
于者僞字與帷聲相近又諸本僞字作于者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
遂誤作僞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云紐所以結連帷荒者荒在上帷
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相屬披之紐別也故鄭注引士云謂結披必當棺
束於束繫紐是披紐與此異也云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者鄭
以漢之制度而知如小車笭者以小車之箱必猶狹長故云如小車笭云
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者荒之爪謂荒之材出外若人之指爪而
縣此池於荒之爪端其池若宮室之承霤然云語辭也云以銅爲魚縣於
池下者亦參漢之制度而知也云揄揄翟也青質五色者爾雅釋鳥文經
云揄絞故知畫揄於絞繒也經云振容故知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
搖云行則又魚上拂池者以經云魚躍拂池雖是鄉上之名非行不動故
知行則魚上拂池引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者此經
云不振容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若屬於池則振容不屬於池下
是不振容也云士則去魚者言士同大夫不振容更又去魚故云士則去
魚此云士揄絞明大夫亦揄絞但大夫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而皇
氏不解鄭之此旨謂大夫不揄絞而有銅魚士無銅魚而有揄絞以爲魚

陰而旌陽犬夫偪君故奪其陽不尋其義一何疏妄之甚云齋象車蓋蕤
者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齋形象此車蓋及蕤謂上象車蓋旁象蓋
蕤云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者言齋形既圓上下縫合雜采竪有限
襯如瓜內之子以襯爲分限然也皇氏云如虎掌之爪皮外其色有部分
若然此注唯據斑爪事恐不合耳云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
結前後披者謂用此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
著柳將披一頭以結此戴更垂披頭鄉外使人執之備擬車傾動云以木
爲筐者謂以木爲翣之筐若門戶四面筐也云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
角高者謂廣方正不圜曲也云綏當爲緌王翣首也者以周禮夏采掌染
鳥羽爲夏翟之色故名夏采其職掌復建緌故知緌是采羽注於翣首謂
翣之兩角諸侯則戴以圭天子義惟荒池柳魚揄齋黻戴翣也見前注疏衡決
集說山陰陸氏曰君龍帷登龍於山登大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今龍在下
變於生前纁後玄亦以此黼荒所謂加斧于其上者此類歟黼主義斷黻
可否相濟有和焉素錦褚耶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
以葦席爲轄爾知然者以君大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
從可知也耶異應言若大夫不振容士揄絞玄紐二緇紐二之類是也然

則殯與葬俱畫無以異鄭氏謂大夫屛輴此言輴非也誤矣加僞荒荒一
名僞荒以死爲反真宅則凡所謂物皆僞也僞或作于亦通言加于荒則
素錦褚加于僞荒之上大夫不言加僞荒則以上加僞荒知之也纁紐六
素錦褚加于荒之紐歟齋五采五貝齋蒙下褚也謂以五采五貝綴蒙帷
之下歟君纁戴六纁披六戴猶所謂紼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紼之欲止
戴之使上披之欲下　使耶并爲無係各也見理者如是周官司
士作六翣之士執披以此再言君再言大夫再言士亦如此大夫畫帷布
帷不畫畫帷畫以雲氣龍帷加龍焉易曰雲從龍二池不振容振蓋驚也
大夫不振容然亦不揄絞非德不足於此者也特驚非大夫之事也雖亦
非大夫之事也不言無振容曰不振容不言無揄絞曰不揄絞以此揄絞
縛青雉若後世以綵結鸞鳳矣士布帷據此澹席以爲裳帷亦其幹爾犬
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戴王者必戴
綏戴綏者不必戴王綏旒也知然者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
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知之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
說大夫畫帷至披亦如之　畫帷畫爲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
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爲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綏者用五采羽作

綏緌翣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至二披用纁。　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揺翟也。　雜纇，青黃五色絞。青黃之繒也。畫翟於絞繒，在池上。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也。

餘同前註。

彭氏纂圖註義

黼翣

黻翣

畫翣

飾車柳車荒帷圖

荒

帷

振容

圖依三禮　據諸侯禮，荒邊畫黼文，黼文上畫火三列，火上畫黻三列。此所畫荒上有山雲雉，與經文不同，或是至尊禮，觀者以意詳之。士布帷

至二披用纁。　本疏二披用纁，未明。君像一邊前後皆用纁，則後披與後戴不同色。二披用纁，或言前兩旁二披。餘同前注疏。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鄭玄注：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為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綍或為率。陸德明音義：輴依注音輇，市專反，下同。至，勑倫反。綍音弗。碑，彼皮反。御棺，一本作御柩。葆音保。用國，依注亦作輇，市專反。王如字，云一國所用。比，必利反。潔團，徒丸反。引音胤。率音律。孔穎達疏：君葬至功布。　正義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綍之等。君葬用輴者，諸侯載柩在路而用輴，當用輇車，用輴非也。　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　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

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　大夫葬用輴者，言輴非，亦當為用輇也。　二綍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也。　士葬用國車者，國亦當為輇也。二綍無碑者，手縣下之。　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者，比出宮謂柩在宮牆內也。功布，大功布也。士用大功布為御也。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　注大夫至無矣。　正義曰：鄭知大夫廢輴，此經云葬用輴，與禮弓違，故云此言輴非也。云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者，謂經云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此二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讀從雜記之文，謂君及大夫皆載以輇車，明不以蜃也。必知非輴者，以此文云士葬用國車，國字與團字相似，因誤為團，與輇字相類，輇則蜃車也。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故知經云輴者非也。輴國皆當為輇，云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者，皇氏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同，皆用輇也，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飾耳，則前經棺飾是尊卑異也。熊氏云尊卑之差，謂此經君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二綍無碑，御棺用功布，失鄭注意，其說非也。云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者，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壙之節，既是在塗，經當應

云引所云紼與碑者其初時在塗後逐窆葬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以此約之則諸侯殯以輴葬則用輇明矣若大夫唯朝廟用輴殯則不用輴葬時亦無輴也士則殯不用輴朝廟得用軼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軼軸與大夫異禮有損之而益之也云碑桓楹也者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僣也則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紼二碑故云桓楹也謂每一碑樹兩楹云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者以士卑故出宮在路無御柩之物要義輇車國車碑紼羽葆功布　龍輴蜃車軼軸　豐碑桓楹並見前疏陳澔集說此章二輴字一國字注皆讀爲輇船音然以檀弓諸侯輴而設幬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今讀大夫葬用輴與國字並作船音君葬用輴音春　天子之窆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碑紼詳見檀弓御棺羽葆並見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輇車雜記作輲字黃震日抄輴即殯時載柩之車也國車者豈士不爲輴車止因常用之車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三禮圖註云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輻則曰輇車開元禮謂之槃甲有似於蜃餘同前注疏

四碑六紼

天子禮

四紼二碑

諸侯禮

二紼二碑

大夫禮

士二紼無碑

士御棺用功布

三禮其圖止此大夫御棺用茅士御棺用功布自可以意推之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鄭玄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椷。陸德明音義封。依注作窆。彼驗反。下及注機封同。咸。依注讀爲緘。古鹹反。毋音無。下同。譁音華。說吐活反。輓音晚。繞而沼反。要一遙反。縱子用反。下同。舍音捨。隧音遂。延道也。椷。古咸反。一本作緘。孔穎達疏凡封至止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下棺之制　凡封用紼去碑負引者。封當爲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紼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

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 君封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 大夫士以咸者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綍直繫棺束之緘而下於君也 君命毋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諠譁以擊鼓爲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 大夫命毋哭者大夫卑不得擊鼓直命人使無哭耳 士哭者相止也者士又卑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自相止也 注封周至緘耀 正義曰此封或皆作斂者謂禮記餘本此經中封字皆作斂字者鄭以窆有斂義故引檀弓之文斂般請以機窆故云謂此斂也云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者以下棺與斂尸相似故作記之時化本同稱斂故下棺亦以爲斂也云屬紼於柩之緘者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謂解此屬于之紼繫於柩之緘束之繩云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挽棺而下之者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紼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挽之而下其天子則下檀弓注云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如鄭此注天子綍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旁之碑案下檀弓注云諸侯之綍不云前後重鹿盧則

諸侯之碑前後不重鹿盧也前碑後碑各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也經云綍去碑謂前後綍耳其在旁之綍無碑也故前經士二綍無碑也是綍有人持之法不要在碑也案檀弓注云前後重鹿盧唯據天子皇氏云諸侯亦有前後重鹿盧四紼繫於前後二碑旁邊無紼既違鄭注下棺人危其義恐非也云禮唯天子葬有隧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是隧爲天子典章諸侯請故知天子有隧也杜元凱注左傳闕地通路曰隧諸侯皆縣柩而下路則輴也故遂師注云至壙說載除飾更復載以龍輴是載以輴入隧道皇氏云棺從而下遂以輴明器其說豪路也云令齊人謂棺束爲緘繩者以令人之語證經緘是束棺之物要義棺入坎亦爲斂 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 唯天子葬有隧正也前注㼚 陳澔集說三封字皆讀爲窆謂下棺也㼚曰也前㼚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

鄭玄注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陸德明音義而上時掌反抗苦浪反徐戶剛反重直龍反下同孔頴達疏君松至木椁 正義曰此一經明所用椁木不同 君松椁者謂諸侯也諸侯用松爲椁材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 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 士雜木椁者又卑不得同君故用雜木也 注椁謂至一重 正義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者鄭以椁木長短及厚薄無文故引柏椁以端長六尺明椁材每段長六尺也又庶人厚五寸者欲明椁材每段厚薄廣狹五寸也故云謂端方也端頭也謂材頭之方天子長六尺謂尊者用大材庶人方五寸是卑者用小材云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者天子既六尺而下未知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節級之數庶人自五寸而上未知士及大夫卿與諸侯天子差益之數故云未聞其差所定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又無正文可定云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者以椁繞四旁抗木在上俱在於外故疑厚薄齊等云天子五重以下者據抗木之數言之故禮器天子五重八翣是也每一重縮二在下橫三在上故既夕注云象天三合地二也

要義君以松黃腸爲椁大夫柏也前㼚 陳澔集說天子柏椁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鄭玄注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陸德明音義柷昌六反甒音武孔頴達疏棺椁至容甒 正義曰此一經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 君容柷者柷如漆筩是諸侯棺椁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玄謂柏椁字摩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 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 士容甒者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則與狄人設階同義鄭氏曰凡棺注孔氏曰也前㼚陳澔集說柷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一說壺甒皆盛酒之器此言闊狹之度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也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鄭玄注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孔頴達疏君裏至虞筐 正義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略盧氏不錄也陳櫟詳解諸家此一節皆缺文

黃震日抄陸氏曰某特某其内庶官庶其外。吳澄纂言喪大記 此篇是喪事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子改服屬纊以俟絶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内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此記上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大夫之正妻，非言諸侯次婦，以其名稱與諸侯次婦同，故注，鄭因而言其死處也。天子適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婦為適妻之稱，諸侯適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諸侯之次婦為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内子，卿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内子，内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内子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檀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右記初終復。凡二節。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内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右記哭位迎賓。凡二節。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

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右記浴沐含襲。凡五節。 小斂於戶内，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清席，士以葦席。 按士喪禮，記設牀當牖下，莞上簟，經云布席戶内，下莞上簟，謂小斂也。大斂云布席如初，始死至大斂用席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君言清者，禮則清在莞下。故司几筵，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絞一幅為三不辟者，辟讀如闢，闢也。蓋小斂之絞，縮一橫三者，曰一曰三，皆以布之全幅為數也。大斂之絞，縮三橫五者，曰三曰五，皆以布之小片為數也。橫絞之五，既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闢為六小片，而用其五片，夫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闢其兩端為三，但中間當腰處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剪破闢，其橫縮之絞八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也。若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頭是剪闢為三方可結束也。但其剪闢處不甚長，非如大斂之縮絞，三分其長之二皆剪開也。紟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為一。如今單布被，斂衾直鋪，布紟橫鋪，斂特先鋪紟，卷布紟以包束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 鄭皇孔氏義同。熊氏以大夫士為句，鄭奇而鑿，且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熊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節立文之例不合。孔氏兩存其義，猶或有疑，胡氏專主其說，則偏矣。君無襚者，謂君之小斂但有已衣無襚衣，雖有襚衣不用也。大夫士則先盡用自已之正服，乃灌用它人之襚服，親屬謂小功以下，若大功以上之襚不待命自即陳於房中，蓋用之以灌主人之正服而斂以下。親戚之襚則須待命，侯主但受之，雖用以斂，而未必盡用，故不以即陳也。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篋藏之者示慎重不輕褻之意。自西階者，主人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阼也。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

之長胥爲侍士是歛　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據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胥爲下大夫喪祝之胥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繫才視涖事而各以其下之胥脈燮使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衰之其令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斂記鄉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斂衆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衆胥二人臨斂士之友四人自斂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　上言既斂必哭蓋通爲大胥衆胥及士而言此言壹不食蓋專爲士之主常共事死人與斂者言其情厚於大胥衆胥等也　凡斂者六人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右記小斂大斂凡三節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右記小斂凡一節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貴賤謂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

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間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言奉若舅姑在焉拘之婦人從一若猶有所拘焉　右記大斂凡一節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焉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君弔則復殯服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右記弔臨凡一節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按定本述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綠爲琢則朱玄句絕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按古讀角盧谷切與綠同音同聲故拱用綠字蓦音口切與角雖不同聲而亦同音也或謂綠即鑿貼棺中四角之處故云綠中此說似可通但上文若依定本改綠爲琢則又不然矣且當從鄭注爲角　君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

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此蓋言君之椁有物裹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裹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并虞筐亦無。

右記殯葬凡四節。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

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右記喪杖凡一節。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上言期之喪者，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為母為妻者，謂杖期，故不同也。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酒醴則辭。　右記喪食凡一節。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

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此期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與不杖期不同。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此期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三月不御於內而已。然蓋亦旁親之不杖期爾。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文杖期者同。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六

十八陽

倉 洪武正韻千剛切。藏穀廩。又姓。古有倉頡。又倉氏。漢文帝時倉官之後。又倉庚。鳥名。又倉卒。忽遽貌。又與蒼同。月令駕倉龍。又見上。許慎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凡倉之屬皆从倉。七剛切。仐奇字倉。徐鍇通釋。穀熟色蒼黃也。口音韋。初陽反。顧野王玉篇。且郎切。倉廩。貯也。仝㟥並古文倉字。又聰將切。宋重修廣韻亦官名。齊職儀曰。大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漢書曰。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司馬光類篇。又楚亮切。喪也。鄭樵六書略。倉。說文。从食省从口。會意。郭守正紫雲韻。詩倉兄填兮。初亮反。韻不收。韓道昭五音類聚。七郎切。蒼色也。楊桓六書統。清毋倉。穀藏也。以象其圖起之形足矣。復从亼从良省。注其意以指之。始明口為倉之形。言其聚良以藏之也。良。粟米也。仺从亼从巨。巨。大也。大亼也。謂穀之多。大亼于此也。仝㑹倉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又漢有倉氏庫氏。皆以官為氏。倪鏜六書類釋。指事。字滙博義。通作蒼。趙謙聲音文字通。倉。青岡切。从倉省。下象倉形。形兼意。借倉猝。匆遽貌。亦借蒼。史記蒼頡。蒼猝皆用蒼。仝奇字。但象倉屋形。韻會定正字切清岡清消千倉

篆書 倉 古老子 倉 倉 並汗簡 倉 古尚書

倉 王維恭黃庭經 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倉 定陶鼎 見楊鉤鍾鼎集韻 倉 倉 徐鉉篆韻 倉 高勉齋學書韻

倉 倉 並六書統 隸書 倉 武梁祠 倉 西狹頌碑 倉 禮殿記 並洪邁漢隸分韻 倉 堯廟碑 倉 孔廟銘 並漢隸字源

行書 倉 米芾書 草書 倉 倉 並章草 倉 史游 倉 王羲之 倉 張錦 漢 倉 倉 並鮮于樞

總敘 事物紀原。倉所以貯國儲也。商有鉅橋。漢有成皐敖倉及常平。隋有黎陽。自古亦無名額。通典食貨篇。隋文開皇三年。華州置廣通倉。則倉有名額。此其始也。六帖乃云吳倉。春申君所造。名均輸。武王發鉅橋之粟。孔安國以為紂所積之倉也。鄭康成注周廩人云。藏米曰廩。然則倉廩蓋一事也。孟子曰。瞽瞍使舜完廩捐階。召康公之美公劉曰。乃積乃倉。則其始乃見於陶唐之世也。周禮有倉人掌入之藏。禮記月令曰。季春發倉廩賜貧窮。蓋冬穿竇窖修囷倉。皆于倉廩實知禮節不務地利則倉不盈。能改齋漫錄。倉廩二字。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蓋雖其義如此。然後世作文者。亦未嘗分別而用。如廣韻云。倉有屋曰廩。蓋此意出於邕後也。王禎農器圖譜。倉廩皆蓄積之所。古有定制。重民倉也。次而囷京。下而窖竇。世所共作。俱穀藏。去聲類也。然又各有切要。以從省便。凡欲儲貯務儉德者。當取為法。至於始終出納之用。尤不可闕。故以嘉量權之云。又曰。今國家備儲蓄之所。上有氣樓。謂之敖房。前有廈檐。謂之明廈。倉為總名。蓋其制如此。夫農家貯穀之屋。雖規模稍下。其名亦同。皆係累年蓄積所在。內外材木露者。悉宜灰泥塗飾。以辟火災。木又不蠹。可為永法。書敘指南。倉曰倉廥。史平準。又曰敖廥。李晨。又曰京。洋子憲。又曰倉庤。雅藝。倉廩實曰京庾流衍。左思魏都。倉空乏曰倉無見穀。粟錢乏曰倉府空。卜式。

神倉 禮記月令。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注云。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粢盛之委也。

籍田倉 禮儀志注。漢舊儀曰。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

太倉 羅泌路史後紀。炎帝神農氏。豫若天令。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謂人之主。太倉為主。而太倉教為主。二天下萬物無以易於穀。於是揉木為耜。撓木為耒。跡窮髮跋芃野。制晦清。吅分龍。斷而戒之耕。然後六穀陳以供粢盛。而給軍國。洋本紀。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太倉。三輔黃圖。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文景節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漢書武帝之初。民給家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漢會要食貨志。西漢武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西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漢書律歷志。龠合升斗斛。職在太倉。掌之。水經注洛陽地紀曰。大城東有太倉。倉下運船常有千計。魏志曰。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以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耀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新舊也。相臺志。臨彰縣在鎮東南七里。魏所置。今其窖尚在。晉志。武帝紀。咸寧二年。於城東起太倉。於東西市起常平倉。晉咸和中。蘇峻反。王師連敗績。時太倉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太倉在苑城內。亦曰苑倉。乾道建康志。魏公彥端廣濟新倉記云。獨記稱吳苑倉在苑城內。於晉為太倉。餘無聞焉。此蓋不考也。洛陽志。河南府太倉在建春門內。杜預曰。翟泉在太倉

西南南北史北齊司農寺掌倉正統太倉隋書百官志隋司農寺統太倉
典廩唐會要德宗正元十四年六月以久旱穀貴人流出太倉粟賑給京
畿諸縣九月以歲飢出太倉粟三十萬石出糶十九年十月太倉奏請依
六典置太倉令二員丞六員監事十員史計官驅使官三人典六人府史
六人從之 憲宗元和九年四月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
賑貸外縣待百姓秋熟徵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 十二年四月詔
出粟二十五萬石分兩街降估出糶 長慶四年勅出太倉陳米三十萬
石於兩街出糶 北京府志太倉在寅賓南薰二坊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
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 洪武四年二月設置其所屬各州縣倉分設大使
副使各一員攢典一名 唐李義山集太倉箴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
車束馬爲陟高岡此摘胎愆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陂萬頃
不發江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苟若寬猛釐于中央衆穀之地勿言容易
貪夫殉財有死無二御黠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諛我適人之聽是人甘言
將欲相譽我武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暨長如欲戰莫捨強弩
長如獲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使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
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爲人惑而况乎九門崇崇近

在墻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論合斗斛何以用鋼取寒暑暴露不改其
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栗猶懼或失銜用何利毀之以清溷用何
純接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
以爭心爲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各敬爾職一乃心力倉中水外人馬不
食陶母及魚以之歎息豈無他粟豈無他芻蕙蔽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從
夫千遷萬逐禁黠爲炭雖貯爲爐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緣私措使慎勿以
呼賓朋姻娅或來燕話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忘機鷗故不飛海翁易
慮鷗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貪此門先塞須防蒼
蠅變白爲黑鳴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少上訴無辜陷身至
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又地名太倉蘇州志在崑山
縣抽分竹木場本處設置元顧世名梅山集太倉道中二首 露氣侵衣
月滿舡夢回依約五更天枕間聽得鳴鷄犬知在誰家村上眠 江煙漢
漠暮天昏且把扁舟繫樹根欲問村中沽酒處家
家風雨不閉門 官名太倉令 見後倉職下

醴源倉

經世大
典至元
二十五年光祿寺屬省部始置醴泉倉掌受香莎蘇門等酒材糯米鄉貢
麴藥白麯成麴以供上醞及歲以賜諸王百官者秩從六品置提舉大使
副使各一員令定置 提舉一員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此係大都醴源倉至元二十五年始置掌受大都轉輸米麴并醞造車駕臨幸次舍供
億之酒秩從九品置大使直長各一員
大使一員 直長一員此係上都醴源倉

常平倉

羅泌路史後紀 黄帝桓常審乎
地利以爲常平湯地官之職官云爲虞者於是地獻草木乃述耕種之利
漢制叢録戰國時李悝爲魏文侯言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而
糴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
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
魏國以富強漢興至宣帝世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築常平倉此亦李悝
平糴之遺意也 文獻通考漢宣帝築常平倉後漢明帝置常滿倉晉又曰
常平倉自此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而不糴糶陳因之後魏太和中雖不
名曰常平亦各令官司糴貯儉則出糶隋曰常平倉唐武德中置常平監
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畝豐羨則增糴而收[illegible]民
之後省監署常平署令一人掌倉粮管鑰出納糴糶凡天下倉廩和糴者
爲常平倉正租爲正倉地子爲義倉事物紀原宋會要曰淳化三年六月

京畿大穰物價至賤遣使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糴令造倉貯之名曰常
平歲歉減價以糶用振貧民景德三年正月上封者請諸路皆置宋朝太
子記講義熙寧四年當廣惠倉田呂中云爲常平本故也常平所積盡散
而爲青苗不惟常平之法壞而廣惠倉賑濟之意亦壞矣蘇東坡萬言書
曰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
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方之食自足無
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通鑑長編范景仁曰常平倉始於漢之
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爲近古雖唐
虞之政無以易也鶴林玉露廬陵羅氏曰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
公云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平之
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
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檢字一本
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
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
非耿李所能爲也製錦肯見常平義倉本給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之
人每歲仲冬合勸里正及丐首括數申縣縣官當廳點視以給蓋防妄冒

然里正及丐首籍是以求賂。有賂。非窮民亦得預。無賂。雖窮民不得給。文振初來永豐。時會歲連饑。仲冬。點視丐者給米矣。殆數日出郊。偶見饑餓而狼狽於道者。俱不得預。始牓示諸鄉。許無時自陳。旬日間。挈抱輻湊而來者二百餘人。乃真饑餓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者。始知向以無賂。不得給耳。蓋由丐首括數而得給者。往往先與丐首約。當給米時則分其半。疾病孱弱者不能行。假所給或盡為丐首席卷以去。不然亦裒常例。而丐者所得無幾矣。夫丐首強壯亡疾病。一家率數人。藍食於常平。而又強掠如是。其弊可不革哉。要當嚴禁其乞覓不公之弊。遇初冬散榜。令窮民自陳。庶幾常平不為虛設。為政九要。公侯之職。隨歲豐儉。所收分科。糶另置常平倉以備凶荒濟貧之本也。二三分收不科。五分收科三分。六分收至十分。合降一分科。朱子語錄。因論常平倉。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着。南康自有五六萬石。漳州亦六七萬石。盡是浮埃空穀。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某在浙東。嘗奏云。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使一司法。如何

敢拗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嶺外代答。常平米斛見存無幾。所在皆是也。廣右諸郡。唯靜江常平米。止支諸司人吏俸米。自餘諸郡。不以軍糧不足借支不還。則以久不賑發。腐損耗失。軍糧不足而借之。所至皆然。非獨廣右。且廣西米斗五十錢。穀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倉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富商以下價糴之。舳艫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名曰穀賤。其實無積貯。爾州郡久不賑發。一連遇大凶年。米斗價至二百錢。則人民已有流離之禍。州縣拱手無策以處之。然則穀賤之果不足恃也。知此。若夫以新易陳。在州郡所得為之事。曰斂曰散。曷不於樂歲廣糴以為之備乎。清波雜志。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郡恃以借兌。先人任信幕。後守不償前欠。一旦漏底。官吏並送鄰州勘鞫。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撥還科公罪。皆不理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改秩。為銓曹留難。槖業至朝廷。時宗袞益國公參大政。從容見語。近見先文常平伏辯。既不曾僉書。何亦被鞫。煇因言州郡刑獄冤濫。有司以被劾命。雖知不曾着字。

蓋亦行三問。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而思之。先人尚無慮。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矣。自昔初除執政。例薦所知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得路。首以先人名聞。乃自臨安究庫除江東漕司幹官。見次一任。屢更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選調。冊府元龜。表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重輕。始自列國李悝起平糴之法。至于漢世。壽昌建常平之制。裁之得宜。馭之有道。雖復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而穀有常價。民無飢色。其後迫於群議。乃從中輟。永平之歲。遵用舊典。市糴益賤。廣度充積。既而罷焉。晉氏之後。南北更王。或建置有初。或評論靡決。名稱之際。因革或殊。經制之方。損益小異。訖于隋室。復有義倉社倉之名。唐祚延久。條式咸著。朱梁五代。干戈未息。揚權奏議。亦頗及之。原其立法之意。誠以均節貨幣之高下。防虞稼穡之豐歉。調盈虛而御國用。謹聚散而濟民命。管子所謂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其得治財之術哉。夫為邦者不可以不務也。西漢會要。宣帝即位。穀石至五錢。農民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

糴以利農。貴時減其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帝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食貨志。按宣紀。五鳳四年。設常平倉。趙充國傳。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夫此二策。羌故敢為逆。充國傳。西漢書酷吏傳。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府丞義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而壽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西漢書食貨志。元帝即位。天下大水。民多餓死。人相食。諸儒多言可罷常平倉。帝從其議。食貨志按紀初元五年。罷常平倉。東漢書劉般傳。永平年間。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山堂考索。永平五年。又作常平倉。續後漢書杜預傳。時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杜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上皆納焉。冊府元龜。晉武帝紀。泰始四年。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咸寧二年。起常平倉於東西市。宋沈曇慶為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

不行。通志略。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稠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蓄積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勤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未盡施行。人賴之矣。冊府元龜。南齊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武帝欲置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下詔。粟尚書右丞李珪之等參議。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南豫州二百萬。市絲綿紋絹布米菽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胡麻。荊州米兼粳稟。湖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西豫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南兗州兼大麥大豆。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文太和十二年。詔群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相力田。以貢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患也。二十年十二月。置常平倉。東魏孝靜天平中。常調之外。逐於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自是之後。倉廩之實。雖有水旱凶飢之處。皆仰開倉以振元元之衆。後周太祖初爲魏相。創制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歛之。開皇三年。陝州置常平倉。京師置常平監。　仁壽二年九月。置常平官。唐高祖武德元年。置常平監。五年廢之。唐志曰。倉部以常平備凶。置令丞監事。出山堂考索。　太宗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詔於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著于令。見會要。　高宗永徽六年。大兩。道路不通。京師米價暴貴。出倉粟糶之。京師東西二里。置常平倉。舊唐書。　顯慶二年十二月三日。京西常平倉置常平置官員。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詔曰。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自往古。苟絕欺詐。利益寔多。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即令減價出糶。豆等堪貯。熟者亦宜准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江嶺淮浙

嶺南地。皆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並委長官專知。改任日遞相付受。且以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若無糧儲之備。必致飢饉之憂。縣令親人。風俗所繫。宜隨當處豐約。勸課百姓。未辦三載之糧。且貯一年之食。每家別爲倉窖。非蚕忙農要之時。勿許破用。仍委刺史及按察使檢校覺察。不得容其矯妄。舊唐書食貨志。開元七年六月。勅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荊。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劍。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糶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天寶間。天下常平倉粮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唐會要。玄宗開元十年九月十五日。廢河陽栢崖垣縣等倉。十六年十月二日。勅。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爲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收糶。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糶。訖具所用錢物及所收糶得物數。具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九年。制曰。本置倉儲。用防水旱。朕每念黎庶。常憂匱乏。求前有遺損之州。皆待奏報。然始賑給。近年亦分命使臣與州縣相知處置。尚慮道路應遠。往復淹滯。以此恤人。何救懸絕。自今已後。若有損處。應須賑給。宜令州縣長官與採訪使勘會量事給訖奏聞。朕當重遣使臣。宣慰接覆。新唐書宇文融傳。　宇文融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歛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獲。唐會要。廣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第五琦奏。每州置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本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糶賣。新唐書韋丹傳。　宙爲永州刺史。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莩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冊府元龜。德宗建中元年七月。勅。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爲之減。大儉不爲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　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浸廢。因循未舉。垂三十年。其間或因凶荒流散。餓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糶鹽米。雖經頻年少雨。米價不復騰貴。此乃即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軍興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

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十萬貫隨其所冝量定多少唯貯斛斗足跂絲麻等常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閲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軍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得而盡終不能為常平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斂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内冝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糶糴務在救人賑貸所冝速須聞奏冊府元龜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中書舍人張文寶請復常平倉　四年九月左補闕張昭遠奏切見今秋物價絶賤百姓隨地畝紐配錢物名目多般皆賤糴供輸極傷農業既未能減放則請加估折納斛斗稍便於民又國朝已來備凶年之渚州府置常平倉飢歲以賑貧民請於天下最豐熟處折納斛斗以倉貯之依常平法出納則國家常有粟而民不匱也疏奏不報　長興元年五月右司郎中盧導奏請置常平義倉以備凶歲五代史　漢隱帝乾祐二年太子詹事曹允昇上言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時或水旱為災虫蝗害稼既無九年之蓄寧救萬姓之飢天災流行古今代有而前代縱逢災歉免至流亡盖以分災恤

民素有儲備臣請依古法置常平倉請於天下京都州府租賦斛斗上每斗別納一升別倉貯積若凶災之處出貸貧民豐年即納本數庶幾生聚永洽綏懷宋會要　太宗淳化三年六月詔京畿大穰物價至賤分遣使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以為永制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上封官請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兩浙各置常平倉惟沿邊州郡則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委轉運司幷本州選幕職州縣官清幹者一員專掌其事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糶凡收糴比市價量增三五文出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仍不得過本錢以三年為界所收錢穀羡利止委本寺專掌三司及轉運司不得支撥事下三司詳定請如所奏乃命御史知雜事王濟判司農寺孫宗諫同判　三月以都官員外郎喬希頴知開封府開封縣太常丞晁諒知開封府浚儀縣仍兼監常平倉判司農寺王濟等所舉也　四月司農寺言諸路州軍當河路通舟船及雖不當大路河道而人戶繁會可以運粟贍他處者望並令多糴其或僻在山險之處止約本處主客戶收糴貴無枉費應收糴斛斗之時官吏敢受行人請求高

其價直者許人糾告嚴行區斷告者給賞錢百千並從之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分遣使臣出常平倉粟麥於京城四面開八場減價以糶　四月詔司農寺京師所糶常平倉粟前詔雖已減價可更斗減五錢　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京城常平倉所置七場分糶𥻿米如聞趨市者衆遂至壅滥其令分為十四以便於民　六年十一月三司言司農寺請以開封祥符兩縣常平倉幷為在京常平倉其在京及諸路常平倉斛斗若經二年即支作軍糧以新者給還請並如所奏從之　八年五月詔常平倉所糴斛斗夏色限至八月終秋色至次年正月終　七月判司農寺盧度言諸路州軍常平倉斛斗如於元約數外增糴及一倍已上者具當職官並與理為勞績從之　九年十二月詔江南淮南諸州軍穀價稍貴民頗闕食令本路轉運司以常平倉斛斗減價一斗已下零細出糶　天禧元年二月一日詔災傷州軍常平倉斛斗減價出糶止以元糴價為準　十二月詔在京常平倉合計度斛斗並令三司擘畫或許人中無使接人　二年正月詔諸州常平倉斛斗其不滿萬戶處許糴萬碩萬戶已上不滿二萬戶糴二萬碩二萬戶已上不滿三萬戶糴三萬碩三萬戶已上不滿四萬戶糴四萬碩四萬戶已上糴五萬碩　六月三司言勘會司農寺於左藏

庫封椿市米錢五萬貫自今如有宣旨須索及諸支遣望以其錢充給候諸處納到旋補其數從之　四年五月判司農寺張士遜言諸州常平倉斛斗自今每遇出糶望委本州通判每日在倉提舉多方約束以絶姦倖使貧下闕食之人市糴不至艱阻從之　八月六日詔益梓利夔州荆湖南北廣南東西路並置常平倉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司農寺言舊制在京幷府界縣分及諸州府軍監常平倉如有糴糶即供月帳如無糴糶只供季帳今諸州所供多不如式有煩往復會問欲望自今不以有無糴糶並作季帳供申從之　是月都官員外郎劉摩載言自置常平倉以來每年司農寺轉運司遍下諸道州府催糴夏秋斛斗蓋不知外方時價貴賤不同一例行遣其外處官吏不能平準物價但務多積以為勞効欲望自今遇賤即糴當貴則糶若麥粟兩色可以久積其他並令減數從之　景祐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僚上言伏覩滄州糧倉白米數少小豆萬碩甚多饑民就賤多糴小豆欲乞以常平倉白米五萬碩易糧倉小豆出糶詔河北轉運司依奏　七月二十五日臣僚上言常平倉所管錢斛乞降敕下司農寺轉運司選差幕職州縣官或京朝官兼監常平倉詔開封府界提點諸路轉運施行九朝紀事本末景祐元年七月　天下常平倉

置已久，領於司農寺。至是月壬子，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衆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卹。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它無得移用。許之。樞密直學士杜衍亦嘗建議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散滯取贏，宜究其術。若官以法平之，則農人有利，衆有所資。今豪姓蓄賈乘時賤收，而拙業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則稽伏而不出，須其翔踴，以牟厚利，而農民貴糴。凡穀歛於饑歲，百姓困於凶年，雖勸課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蓋常平倉制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謂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時其飢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借假者。來香象珠璣又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乏錢，願斥賣以賜之，補助其乏。杜衍傳常平議在衍為中丞後，今掇出附見。衍為中丞明年二月也。 康定元年十二月丙戌，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景祐末，不許移用常平，數年間有餘積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詔。 慶曆二年八月壬申，詔河南府、孟、鄭、滑、陳、許、潁、蔡、鄧、唐、隨等州，發常平倉粟以賑貧民。慶曆四年正月，詔陝西穀價翔貴，其令轉運司出常平倉米，減價以市貧民。

九朝紀事本末。慶曆四年正月，陝西穀價翔貴。丁丑，詔轉運司出常平倉米，賑糶貧民。七月，先是范仲淹以災異數見，請行數事。其三曰：令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庫空虛，無所賑發。徒有安撫之名，而無救卹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在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以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㪷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七月二十九日，詔天下常平倉本備救濟貧民，不得別有支借。違者以違制論。其收積年深者，許依舊條兌換，毋致損惡。 八月二日，詔令司農寺下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朝臣等，今後得替上殿，先具本路常平倉斛㪷數目進呈。移任者準此發奏，方得起離。本寺糾察之。 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司農寺言：天下常平倉，自景祐中起置，自後承準條約不少，乞將降到勅劄參定，為一司條貫，久可遵行。從之。 六年二月三日，中書門下言：向以臣僚上言川峽中國初無常平倉，自康定二年，益州路提刑司擘畫創置，訪聞州縣收糴多為約攔入場，或分配人戶，遂致物價踴貴，人民艱食。遂令司農寺下益梓利三路州軍罷常平倉，見管錢斛撥係省倉庫帳管。夔州路因亦不置。而司農寺復上言：川峽四路既罷常平倉，萬一川峽水旱阻飢，何以救濟？乞依舊帳管，不得別用，儻飢歉之歲，可備賑貸。詔四路轉運司如所請施行。 皇祐三年十月十八日，淮南兩浙路體量安撫陳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出糴常平倉斛㪷。詔逐倉初糴並當豐年價賤，如依元價出糴，緣置場差官收糴積貯，鋪襯折耗，廢用不少。宜令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等路提刑司勘會元糴價上每㪷量添錢十文至十五文足出糴。升之復言如添錢，即非恤民之意，乃詔依元糴價出糴。九朝紀事。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詔天下常平倉，其依元糴價糶，以濟貧民，毋得收路利，以希恩賞。至和二年三月五日，知益州張方平言：益梓利夔路貴戶絕莊田價錢，欲乞下四路轉運司盡撥入提刑司添糴常平倉斛㪷，今後並令依此。從之。 嘉祐四年七月十日，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與三司共支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糴之。 神宗熙寧元年九月十四日，司農寺言：常平倉之法最切要，伏見諸路年歲豐凶，穀價貴賤，自來並無關報，乞下府界提

點及諸路提刑司，今後夏秋責轄下州縣供析豐荒的實分數文狀類聚以聞，降付本寺，所貴糴糶不至失時。從之。 二年二月八日，三司言：天下屯田省莊皆子孫相承，租佃歲久，兼每畝所出子㪷比田稅數倍，及戶絕田已撥入廣惠倉者，並乞不計賣，其餘沒納莊田，願買者聽從之。 九月三日，詔出內藏庫錢百萬緡，分賜河北諸州增糴常平倉數。 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乞令河北、京東、淮南路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移那出納，及預散之法，委轉運司及提舉官，每州於通判、幕職官內選差一員專管勾，令知通點檢在州及諸縣錢斛。廣惠倉斛㪷除依例合支老疾貧窮乞丐人，據數量留外，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㪷價例，召人戶情愿請領。又言：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㪷遇貴量减市價出糴，就賤量增市價收糴，其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及係省錢就便博易者，亦許計會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㪷，內有願請本色斛㪷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聽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料收熟日送納。纂初措置非一，欲量逐路州軍錢物多少，選官一兩員分頭提舉，仍乞於京東淮南

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下諸路施行。並從之。宋肖通鑑長編。神
宗熙寧三年乙未。條例司。言天下常平倉穀。元價貴者。乞令入中省倉。易
錢以充青苗支用。從之。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又言乞體量鄜延環慶涇
原三路斛㪷。價高之處。權住收糴常平斛斗。其已糴下者。充軍糧。所有
封樁在京。鹽院見錢三十萬貫。即令轉運司及管勾常平倉官。兌便到本
州軍。二十四日。又言昨乞賣諸路見管廣惠倉田。為河北河東京東陝
西四路常平糴本。尋準詔諸路。熙寧元年以前見管斛㪷。並令變轉見錢
金銀紬絹。充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糴本。緣已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官
若悉令變轉。移之三路。則諸路卻闕斛㪷。恐不為便。詔淮南等路前詔更
不施行。所積斛㪷。並只留本處。能改齋漫錄。神宗熙寧二年。天下常平錢
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兼管農田水利。差
役利害。二員。以朝官為之。管幹一員。以京官為之。路共置二員。開封府界
一員。凡四十一人。三年正月。又言訪聞河北。河東陝西州軍少闕省錢。多
不支倉收糴。欲乞三路如闕見錢。許提舉常平倉司。支倉收糴。以備俵散。
如合留充軍糧。即卻令撥充和糴。或入中。從之。二十三日。詔諸路常平
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農種之時。惠卹貧乏。元令取人戶情願。令慮諸
處當職官吏。不體朝廷本意。不問民間願與不願。輒行追呼。或即均配。翻
為搔擾。令仰諸路提點刑獄臣僚體量覺察。如違。即一面禁止。具官吏姓
名以聞。當議重行朝典。如敢阻抑人戶情願請領。亦依此施行。三月。制
置三司條例司。言奉旨以臣僚累言。常平新法不便。蓋未喻朝廷之意。令
本司明諭中外。凡今所患。盡是州縣官吏施慢因緣為姦。不可歸於法。請
委按察官謹繩官吏。而朝廷嚴督按察官而已。今具畫一言者謂國家無
所利於人。今河北乃取息三分。周禮民之貸者。取息有至於二十而五。今
如依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納錢。然
則未定合納實數。故約束河北不得過三分。京西陝西等路。不過二分而
已。所以防還納時價貴。恐虧損百姓。爾就諸路。惟河北最多。尚不過三分。
又非定取。若物價低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取一二分。時多少
相補。比於周官。已不為多。況近令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且周禮
國事財用。取具於泉府之官。振貸之息。今則不領於三司。專以振民之絕。
言者謂上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家。素患兼并。今又許貸借。況河北每保
須要上三等戶一名。則終不免為貧戶代陪。又提舉官峻責州縣。如人戶
不願請。即結罪申報。若還官曉諭。卻人戶願請。即別作行遣。官吏懼此。亦

因有貧戶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案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
力戶內。亦有闕乏之時。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
之。免就私家取倍息。乃是抑兼并意。河北每保須要上三等者。蓋關防浮
浪之輩。若官吏抑勒州縣。自違元法。況今年開封諸縣。甚有上三等願請。
以近驗遠。事理可知。如提舉官約束州縣。正防避事壞法之人。或急於功
利。諷州縣抑配與人。即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委任皆在其上。若有官
吏或設新法。或曲徇提舉官意。抑勒百姓。首言者謂百姓有本戶稅賦。及
買絹紬。又生出一重。則愈不易。本司按逐路承例科斂。名目誠多。然當闕
乏之時。不免私家舉債。常出倍息。此貧者愈困也。今貸與常平本錢。通濟其
艱急。又令約熟時中價。例納斛㪷。至於時物價貴。乃納見錢。比元本不得
過二分。即是免出倍息於兼并之家。何至不易。言者謂但躬行節儉撙節
浮費。則國用足。何必四出興利之臣。以疑遠近。今案先王之政。未嘗不以
食貨為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尤困苦。朝廷但有徭
役加之。而無歲時補助之法。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都城側近。至棄
數百里為汙萊。骨肉流離。失業況四方。遐僻從可推知。一方水旱。則饑死
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
然未有補於流亡也。或不免就人彊借錢物。以至典賣田產。以供暴令。此
亦可謂國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尤使失職。今置此官。正為憂此。即非朘
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為興利之臣而致疑也。言者謂令常平。千
餘萬緡散在民間。將須不返。常平舊法自合古制。而無失陷之弊。今新法
兼存舊法。但以舊法儲蓄抑兼并振貧弱之方未備。又無專領官司。致糴
糶之時。百端姦弊。貴價糴入。經數十年後。出糶不行。無補振救。故須約周
禮賒貸。增立新法。專置一司。即非違舊制也。言者謂新法不當示之條約。
明言利息。本司案周官貸民。明言以國服為息。聖人於天下。取之有道。非
以為私。於理何嫌。而不可明示條約。言者謂坊郭人戶。既無青苗。不可貸
借。本司案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貸借。
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惠也。周禮貸民
之法。即無都邑鄙野之限。今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豫
俵青苗條貫也。　先是御史中丞呂公著。翰林學士司馬光。諫官孫覺李
常。御史張戩程顥等。皆言常平新法不便。或謂且召　大名府韓琦乞罷
諸路提舉官。上以琦等所奏付制置司。令申明法意。布諭諸路也。　五月
四日。詔莫霸保雄安肅廣信順安信安乾寧保定軍為係極邊沿塘泊。及

西山軍人戶苦無田疇可罷支散青苗錢。 十八日詔令後諸路常平廣
惠倉出俵青苗錢妄轉運府界提點提舉每年相度留錢斛準備非時賑
濟出糶外更不限定時月只作一料支俵或却作兩料送納以便本處人
情如願分作兩料請者亦聽。 七月二十八日賜京東預買紬絹并所得
息錢五十萬貫與本路常平倉。 九月一日同判司農寺呂惠卿言淳化
中都下初置常平倉賤糴貴發至景德中差開封府浚儀知縣監倉事祥
符六年始以兩縣常平倉併為在京常平其斛斗經二年即支充軍糧貨
易新好充見在數其法實為利民而其後糴糶之政久不行文字本末隨
亦廢墜今常平有封樁米至五十二萬碩但寄積在京倉界唯據逐界每
月具見數申寺而朝廷初無發歛之政甚可惜也欲乞遇價貴即出之賤
即以其錢糴之如淳化中故事於是中書請以司農見樁管米指射新好
者貨易仍與開封府界斛斗通融支用從之。 十月七日京東路提舉常
平廣惠倉司言本路州軍例少見錢支俵青苗轉運司有熙寧元年朝廷
借賜紬絹收買軍糧除已還外餘錢一十四萬貫欲乞借支用候三年內
依數運內藏庫從之。 十一月十九日河北路提舉河北常平廣惠倉司
言大名府等處州軍令秋灣熟人戶不憂乞依舊條作兩料支散青苗錢

及許令災傷州軍欲行支俵詔從所請仍令諸路所散青苗錢料次令後
令提舉官體量施行。 二十四日詔諸路給青苗錢斛官司諸色公人取
受人戶錢物雖已依歛掠乞取差點人夫錢物條約慮未禀僃令後應諸
色公人因給納常平倉等錢斛取受杖罪送隣州編管徒罪以上剌配本
州牢城並許諸色人陳告杖罪支賞錢五十千徒罪一百千充以官錢給
賞俟以犯事及干係人家財充或無可送納官吏保明除破。 四年正月
六日詔出賣天下廣惠倉見管田仍令府界及諸路具年終所賣錢申司
農寺為三路并京東常平倉本錢其合賑濟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
麥給之。 二月八日詔內藏庫借錢六十萬貫付淮南江東均給兩路為
常平倉糴本其錢令淮南發運司將合撥河東陝西折斛錢充還。 六月
十二日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言乞將廣惠倉錢斛入常平倉從之。 十
月十六日賜紬七十萬匹為陝西常平糴本仍許自京召入供抵當賒買
於本路送納見錢。 十一月二十八日司農寺言乞將諸路出賣到戶絕田
土錢從本司移助諸路常平糴本從之。 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詔三司借
上供糧十萬碩與淮南西路提舉常平司準備出糶或借支用。 續通鑑長
編神宗熙寧七年司農寺請下廣西安撫司依涇原等五路置常平倉從

之。九年正月九日詔司農寺自今兩經倚閣常平錢人戶更不得支借錢
斛。八月六日詔陝西等五路提舉常平倉司具降指揮令諸常平存留一
半錢還斛斗價賤許趁時收糴候至今夏糴到是何斛斗及實數目以聞
十二月三日詔開封府界諸縣人戶見欠今年秋料常平錢斛并緩急錢
米除官戶外並與展限至來年隨秋料送納。 十二月詔中書門下諸路
提舉管勾常平倉官自來未有明降著令畫一職守致轄下官司不知適
從凡有舉動輒與轉運司一例申稟提舉司亦多不問是與不是本管職
事便為行遣或有聞奏朝廷者上下煩勞弊害頗甚宜參詳前後指揮聞
奏。 十年二月十五日詔諸路熙寧十年合散常平錢斛並勘會州縣內
有數少支散不足去處於隣近州縣有餘處借支却令元散州縣認數催
納即不得令人戶隔遠州縣請納有妨農作其鄉民有因災傷全戶逃移
者名下舊欠常平錢斛候歸業日從提舉司相度料次送納。 三月二十
七日提舉兩浙路常平倉司言本路累年災傷死損人口至多見存人戶
少欠官中錢物尚送納不辦又為攤填逃絕戶名下請過錢物顯見難為
送納所有攤填熙寧九年以前逃絕戶請過青苗錢斛乞候送納本戶數
足向去豐熟日理納外更有全甲人戶死絕除依條將本家財產填納外

如目下尚有少欠一甲內死絕數多只有一兩戶見在貧闕難為攤納者
更乞別立條法從之。 元豐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詔司農寺應常平留一
半錢較糴糶數歲終類聚春季點檢仍開逐路以聞。 閏正月十三日詔
河北路以常平米賑貸饑民。 二月四日京東東路體量安撫黃廉言西
路及徐州淮陽軍良田百餘萬頃被水若退遲麥種不入秋田失期乞於
淮南路沿流豐熟州縣借常平錢十萬緡和糴或於去年折納糧內借十
萬碩依元折價計數為所借錢水運赴京東以備賑糶聽司農寺移用詔
京東淮南東路提舉官於界首會議以聞。 四月十九日詔開廢田興水
利建立隄防修貼圩埠之類民力不能給役者聽受利民戶具應用之類
貸常平錢穀限二年兩料輸足歲出息一分。 二十二日詔麟府豐州見
欠熙寧七年至九年振貸米人戶不以等第與展限分秋夏納。 五月十
七日詔常平錢穀願以穀及金帛準市直中價計二分息折納者聽。 七
月八日環慶路經略司乞以本司及常平錢帛乘秋成廣糴如將來別無
支用即依糴價充與轉運司從之。 九月十四日詔諸路提舉司與轉運
司兌換糧並以錢物對交撥諸官戶欠常平錢物第四等以上雖經災傷
毋得展限依閣。 二年二月六日詔河北東路提舉司借常平錢四萬緡

分給大名府澶州糴軍糧。四月十二日，詔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倉司，依
數■滄州賑民食至五月上。九月二十四日，詔以永興路常平倉斛十
九萬碩，給鄜延路九將守禦之用，餘令轉運司以漸計置。以鄜延路言
歲計軍食一十七萬餘碩，而常平無餘故也。十月六日，權發遣司農寺
都丞吳雍言：淮浙連歲豐稔，穀賤，乞借逐路積剩免役坊場錢，就並河州
縣鎮增價糴秔米，常與別司倉儲兌換，如後去價稍高，兌充上供。下司農
寺請如雍議，兌以常平所留之半，不散不盡錢充糴本，次以坊場免役餘
錢，坊場錢留半，免役錢留二年。從之。三年四月四日，真定府路走馬承
受黃諒言：本路差禁軍採泥城沽草，有妨教閱，及踐民田。詔市以常平倉
頭子錢。六月十三日，詔司農寺於永興軍等路給常平倉穀十八萬碩，
充環慶路將下守禦，及緩急漢蕃弓箭手闕乏借貸。八月九日，賜常平
米二萬碩，坊場錢三萬緡，付梓州路轉運司，應副夷事。二十七日，詔令
於近便州縣以常平司錢留三萬貫，米五萬碩，以待瀘南夷事支費。閏
日，詔開封府界諸路提舉司，於要會州縣指占空閑地或空營，盖造常平
倉。同日，權發遣司農寺都丞吳雍言：淮浙連歲豐稔，嘗乞存留揚州
轉般倉充淮浙常平都倉，欲乞委提舉司辟官一員專主管，每年廣謀收

糴。除年計外，常積萬碩，及受納兩浙轉般糧斛，與發運司上供額斛斗兌
換。從之。十二月二日，詔瓊、管州軍皆有常平，若推行如法，自無人戶倍
稱出息之弊。采朱平等所奏，措置海南事不少，並不及常平事。令具析以
聞。四年六月十七日，詔諸路提舉官散斂常平錢，比較增虧，中書立法。
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知秦州呂公孺言：經畧司常平錢斛法，以救恤屬蕃
弓箭手之類。今所在甚少，望特權借提舉司錢斛相兼支俵，仍展至三月。
詔借錢斛五千貫碩。三月二十七日，詔潁昌府三縣災傷，特支常平倉
米二萬碩。十月二十一日，賜梓州路轉運司常平等米十萬碩。以本路
應副瀘南軍，前放閣運糧夫稅致闕乏故也。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詔陝
西河東路常平倉糴價不得過轉運司，河北諸司糴價不得過措置糴便
司。二十六日，尚書戶部言：準朝旨諸路提舉官散斂常平物，可自行法。
至今酌三年之中數，取一年立爲額，歲終比較增虧。今以緡錢斛帛貫碩
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
五千四百五十九。元豐三年，散一千三百一十八萬六千一百一十四，斂
一千五百萬四百二十二，比較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斂
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元豐四年，散一千三百八十三萬七千七

百三十六，斂一千一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四，比較散增二百七十
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斂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
年散多斂少，及散斂俱少處，戶部下提舉司分析以聞。八月二十七日，
賜涇原路經畧司度僧牒千道爲常平錢。禮部言已給過所立年額，於是
特給。七年三月十七日，尚書戶部言：提舉京東路常平等事燕若古乞
州縣積欠錢斛對移令佐催督者詳。欲下提舉常平司，具可以權對移職
位姓名關吏部。從之。八月七日，詔戶部支常平積剩錢二十萬緡，賜秦
州計置糧草，從經略使吳雍請也。十四日，詔洛州水災種料不足，許借
鄰近州縣常平倉米麥小豆共五萬碩，限三年還。二十一日，中書省言：
聞今歲廣西秋稼大稔，粒米很戾，正宜蓄積。詔廣南西路提舉常平司乘
時廣糴。二十九日，詔支常平積剩錢五十萬緡，付熙河蘭會路經制司
市糧草。十月十一日，尚書吏部言：經制燮運川峽路常平積剩錢所增
息錢二百三十二萬緡，乞推恩。詔李元輔遷兩官，史君俞、張茂先候改官
日各遷一官，減二年磨勘，劉何、虞仲荀減磨勘年有差。哲宗元祐元年
四月二十二日，三省言：諸路旱災處已降指揮賑濟外，被常平條遇穀貴
則量減錢糶，不得虧本，賤則量添錢糴。昨臣僚言淮南米斗直百七十文，

處官司拘執量減市價之文，致民不霑實惠。欲令府界諸路闕食處，其常
平穀價但不虧元本，並許出糶，仍委州縣嚴加覺察，不得與興販之人。從
之。二十六日，三省言：提舉官累年積貯錢物，委提點刑獄司主之，依舊
常平倉。其常平倉每年春秋斂散，及歲成收糴，歲歉出糶，以陳易新，與省
穀交兌，及賤糴賑貸，主司並合依法推行。元條貸常平錢穀絲麥豐熟，許
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從之。八月五日，詔府界
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常平錢令州縣依舊法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
俵。十一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朝廷罷俵青苗錢，令諸路提刑司委豐熟
州縣廣糴，意欲常有儲蓄，而戶部乃請令轉運司更不收糴年計，止將常
平斛斗充糴，失朝廷養民之意。欲乞諸路轉運合糴年計，並先糴，次令常平
倉糴。若轉運司不預備本錢，過時占糴，致與常平倉相妨者，委提刑司覺
察以聞。從之。九朝紀事本末：哲宗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司馬光劄子勸會：
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爲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
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
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
提舉官，令將累年蓄錢轉投財物，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

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令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未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寬體察在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穀之處，以常平倉錢添差，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溼之地，有斗斛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撥降收糴。纔候將來市物價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石價分為三等，自幾錢為中等價錢，幾錢以上為上等價錢，幾錢以下為下等價錢，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糴糶。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平提舉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糴糶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糴糶，並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曆子，

給到吏部日，與陞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傳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司斗斛見多，緣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糧處，更不糴常平倉斛斗。若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擘劃申奏施行。從之。其後王巖叟言：臣伏覩昨降朝旨，文雖詳而未通，四方來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舊法，但遇年豐物賤，即於市價上添錢收糴；如年歉物貴，即相度在市實直價例，特減錢出糶。此所以為常平。今既限以價錢，至下等方許收糴，貴至上等，始得出糶，乃是必待豐歉十分而後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視，而不敢糴糶。臣恐久之，天下秋災之偏寡，而傷農之患深，失常平本意遠矣。臣乞依舊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外，餘約新降朝旨，別行修定頒降。　戶部尚書李常建言：伏見今常平坊場免役積剩錢共五千餘萬貫，散在天下州縣，貫朽不用，利不及物，切緣泉貨流通，乃有所濟。平民作業，常苦幣重。方夏蠶畢工，秋稼初斂，絲帛米粟，充滿廛市，而生實富家，巧以賤價取之，曾不足以酬其終歲之勤，而未免寒飢之患，良可懸也。臣愚欲乞命有司議於天下州縣，各置平糶一司，以選人領之，縣欲只令

主簿兼管，做古常平糶糴之法，於夏蠶秋稼之時，就其直加數分而斂之，及其價騰也，截數分而出之，但無虧元價，雖有贏息，無事酬賞，惟以利農桑之民為務，庶乎泉貨流通，四海蒙福，三代之仁澤也。　十一月辛巳，臣僚上言：朝廷罷俵青苗錢，令諸路提刑司委豐熟州縣廣行收糴，意欲常有儲蓄，而戶部乃請令轉運司更不收糴，平計止將常平斛斗充糶，失朝廷養民之意，欲乞諸路轉運司合糴年計，並先次令常平糴買，若轉運司不預備本錢，過時占糴，與常平倉有妨者，委提刑司覺察以聞。從之。　二年六月九日，戶部請應常平斂價，比市價不虧，或雖虧而貴賤適計不及一分者，移轉運司充和糴，或止二稅，聽人戶從便納錢，虧及一分已上，即不以年限充轉運司新斂，若三年已上虧及三分，亦許糶，或曉諭人戶願請者聽，仍從夏秋納，願納錢者依糴價，並免出息。從之。九朝紀事本末：四年七月丙申，右司諫劉安世言：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有十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無捐瘠之民者，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缺，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唯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豈議三年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強者轉而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民之術，如此其疎。臣等竊謂自罷青苗錢後來，天下州縣皆有積鏹，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糾其乖繆，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苟紓目前之急，多端借貸，日朘月削，殊無償足之期，非有懲革，將不勝弊。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取今日以前應干常平敕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刪為一書，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指揮，將天下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一色，其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斛斗，廣行收糴，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廒，將一路所有錢穀，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制糴之大數，每遇凶歉，依法出糶。糴糶之法，常比市價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踴，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致流散，朝廷之惠澤可繼，而無乏絕之患。相因日久，漸至九年之蓄，太平之業，莫大於此。惟陛下推至誠惻怛之意，明詔執政，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參酌修定，將來頒降之後，或有違紀，州縣委監司，監司令戶部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二聖恤民之仁，不為使者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　詔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縣，依條量添錢廣行收糴。

仍覺察違使。六年七月辛巳，御史中丞趙君錫言，伏覩元祐編勑文，諸常平錢斛，州縣遇價賤量添錢糴，價貴量減錢糶，仍申知提刑司。又條，諸州縣長吏及監糴官，任內如能用心，及時收糴，候用過錢本等第酬獎。臣切謂元祐初年，懲散斂常平錢斛之弊，專用糴糶爲常平法。然自更制之後，州縣官吏多熟視詔條，恬不奉行。試自二聖臨御，軫恤深切，蠲除賦斂，尤多以理論之，當漸蘇息。然比歲以來，物力彫弊，甚於熙寧元豐之間。至人心復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豈非諸路錢貨在官者，大抵千億數十萬貫，錢常壅滯不發。舊法雖未盡善，逐年猶有錢貨千百貫，流布民間，糴糶之法，雖善而不行，則民間錢貨無從而得，所以缺乏困廢，反甚於前，無足怪也。欲望聖慈指揮尚書戶部下諸路提刑，令州縣先次計置倉數，今後每遇物斛收成，即廣行收糴，逐年終具本年支出糴到色額數目價例高下，畫一申尚書戶部，點檢類聚聞奏，仍關牒御史臺照會。內有豐熟州縣當職官不能用心收糴，致錢賤傷農，并闕食之際，無以備出糴濟助人戶者，並從本臺糾奏，嚴賜黜責施行。仍乞下有司，改修元條賞格，務令優厚，及添入糾奏黜責一節，所貴勸沮兩立，上下盡心。如此，則泉貨流布，民力紓緩，倉廩充實，公私皆獲利濟，可以副聖政敦本厚生富而後教之意。取

進止。紹聖元年正月辛丑，戶部言，淮東提刑司奏，乞於本路戶部封樁并續收到坊場錢內，撥賜五十萬貫，充常平錢，應副來時收糴斛斗，欲依所乞撥三十萬緡充常平糴本支用。除助役錢外，於所乞坊場錢內撥賜。從之。　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詔府界諸路罷廣惠倉，其戶絕田土並行出賣，并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收管。所有賑濟合行事件，令戶部檢舉元豐敕令立法以聞。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戶部奏，自元祐以來，諸處官司借用常平等錢，皆以爲常。乞今後他司並不許奏乞借用，從之。其朝廷封樁錢準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二年五月辛亥，淮南兩浙察訪孫傑言，欲命按察兩浙路監司職事，體訪得偏遠州縣，多有提舉常平官不曾到處。臣詳提舉司所總常平免役農田保甲等，乃先朝復古之法，所以爲民之意至厚。條令委曲纖悉，在提舉官躬親講究，關諭州縣，以次推行，始可布宣惠澤。乞自今提舉官雖與監司互分按歷，並雖本司官二年，徧所部州縣。　元符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前京東西路提刑鄭僅奏，頃歲河北災傷，流民至齊鄆，去歲河北又饑，流民徧及京東。今常平有折納之法，而未嘗折納，有糶糴之法，而多不廣糶。欲民不流，不若多積穀，欲多積穀，不若推行折納糴糶之法。視民口多寡，使縣常有三五萬斛，州常有三五萬

斛。小歉則平價糶與下戶，中歉則糶及中戶，大歉則糶及上戶。而貸中戶，甚則貸及上戶。官不虛費，而民實受惠，自不流徙。仍依和糴用實價折納，無和糴處，比市價量增，庶於民戶無所虧損。從之。　徽宗崇寧五年正月七日，太府少卿張綬奏，請依元豐舊制，復置江湖淮浙常平都倉。乘秋甚賤時，歲額外糴穀百萬貯之，且受納兩浙轉般所輸，與發運司上供額斛相易，以待邦用。從之。　大觀二年八月十四日，戶部侍郎李孝稱奏，諸路軍州秋稼十分豐稔，所可慮者，粒米狼戾，復置傷農。已蒙朝旨將人戶輸納，并積欠增價折納，仍以本司見在錢數，於沿流州軍收糴。尚慮無拋降錢數，所糴未廣，檢會崇寧四年指揮，取令年已前五年中一年通一路所糴最多之數，加一倍收糴。欲乞下諸路提舉常平司，令秋並依前項已得指揮，加倍收糴。糴本闕處，即便借支諸色係官并封樁錢應副，所貴便於公私。從之。　三年四月十一日，詔常平所糴斛斗，多是本倉合干人巧爲名目弊倖，自行收糴，甚非神考立法之本意，可嚴行止絕，除依常憲外，重立配法，仍增賞典，許人陳告，官吏准此。　十月八日，戶部奏，淮浙每年起發常平穀三十三萬石，上京以備賑糶支用，所起斛斗，綱運少欠，合依條於押綱人名下追理，及兵稍請給內尅折，緣自來未有拘催補

發條限，欲乞令提舉常平司，將欠數置籍拘管，候年終具數關轉運司，撥所尅合納之數，次年撥還，仍令提舉常平司將追尅到數盡行起發，以補年額之數。從之。　十五日，尚書省言，知江寧府曾孝序奏，江寧府界夏秋相繼亢旱，民間高田一例不熟，諸縣人戶例皆訴旱，已差官檢放，向去必大闕食，決至流移。除已出糶常平米穀，稍平物價，及依條措置賑濟，準備將來貸給外，契勘民間種田稻種，每歲於收成之時，各儲地段廣狹存留準備春種。今既歲旱，不以充口食，欲將常平司見存諸色錢，諸司封樁錢，赴時收糴稻種，候將來春種，出糶與力田之人，不惟抑兼并厚邀高價之弊，庶使被災下戶，來歲無曠土之患。或人戶無錢赴糴，有情願借貸之人，仍許官司量度逐戶田畝稅數多寡借貸，並依常平斂散之法，候秋熟先次帶納。庶幾稍寬民間闕歲之憂。詔依所奏，疾速施行。　四年二月一日，提舉京西北路常平等事韓瞻奏，比年累降朝旨，令諸路提舉司加倍收糴，及增例折納斛斗，封樁於沿流處，計置起發，或朝廷特降指揮，別作支用。竊謂常平等錢本以視年穀豐凶，斂散糶糴，以平物價，而抑兼并，今特糴折到斛斗，起發支用，深恐常平錢日朘月削，非立法之本意。欲應提舉司錢物糴折斛斗，更不封樁起發，依舊存留本路，庶無妨闕。從之。　六月

二十三日戶部奏常平錢物非緣侵事輒用若佗司陳乞借支者前後敕條申明非不詳備蓋以示天下使曉然知之又以示佗司無復借用之理形之詔書發乎宸翰委曲丁寧固宜有司所當虔奉而比年以來復有官司陳乞借用乃曰不以諸般違礙仍免執奏又有權免再得旨奏知不行者如此類非一條法殆為虛文今罪法非不重禁約非不明尚欲申嚴無以加矣欲乞詔自今官司尚有陳乞或借用者請依條執奏不行外仍許本部關報御史臺彈劾以聞從之　政和元年三月十一日戶部奏諸路常平斛㪷本以待歛散賑濟之用法禁擅支甚嚴比來州縣往往擅將支用欲乞自今來指揮到日州縣如有擅支常平錢數等物責限十日經常平司自陳依前降指揮特與免罪從本部量多寡責限撥還限滿不自陳並仰提舉司按罪以聞仍依擅支法罪賞有以懲誡從之仍限一季撥還　二十一日臣僚言常平錢物擅支借移動禁約甚嚴近京西漕臣違法申請借撥若不禁止一路不已徧於天下侵盜之弊可勝道哉乞詔三省務遵成憲如違御史臺奏劾從之　十二月十八日前知汝州慕容彥逢奏常平之法唯納欠多寡最見推行之實欲乞應散歛常平錢穀逐歲於令佐印紙內批書納欠分數俟三考滿日別立殿最之法庶知所勸得罔或偷惰從之　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詔逐路提舉司所糴二麥加倍斛㪷并收買綿帛合用本錢若取撥封樁錢不足許用本司不係封樁錢貼數收買即不得有妨歲計支用錢依已降指揮餘路依此　七月十七日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司言承朝旨諸路令歲二麥收成當乘時取撥諸色封樁錢加倍收糴仍於常平所糴一倍上更加一倍約計合糴十六萬餘碩訪聞二麥不可久貯若少候秋熟收糴粟豆委得經久詔依餘路更有似此去處依此　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詔人戶青苗錢折納到斛㪷逐路常平司係帳收賞其餘斛㪷提刑司封樁　八月二十日尚書省言勸會令歲秋苗大豐竊慮一併上市價賤傷農詔諸路豐熟州軍令常平司將諸色積欠錢物見合催納者並許依在市價直用斛㪷折納只就本處倉送納每月具數申尚書省如願將未合催舊欠亦行折納者仍於市價上增一分並不得抑勒　六年正月二十日詔提舉司折納斛㪷充糴到價錢並歸提舉司其提刑司封樁指揮一節更不施行餘路依此　二十一日臣僚言常平之法天下之利而比者州縣憚於出給文移之勞雖過歛責不即經畫出散及朝廷訪聞亦已後時乞令州縣常斟酌民間闕食隨時賑救仍令常平司具有無出糶申戶部以考勤惰從之　十月二十七日詔常

平錢物充俵散賑貸并顧役支酬之費宜可輒將他用有司妄行劃刷全失旨意自今如奉御筆并除本司支用外方得取撥違者以違御筆論　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手詔應日前諸路他司借支常平錢物並特除破與免撥還令後仰遵守元豐紹聖敕令敢有陳乞借用者以大不恭論　八年御筆常平歛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來諸路久闕至未及散而遽收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令常平司恪遵條令歛散必時違者以大不恭論　宣和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詔神考常平之政一年之上下制斂價以歲之豐耗為興積儲蓄歲多寡并無所年大利比年官失其守他司移用殆盡糴本既竭儲蓄一空利歸兼并民受其弊仰諸路提舉常平司檢詳前後詔條令州縣官審度年歲遇賤必糴遇貴必糶不許他司輒有移用雖奉詔支借亦須執奏不行每歲春季提舉司具前一年部下所糴所糶及所收息數申尚書省取旨賞罰若糴糶失時及有欺弊官以違制論人吏決配千里　八月二日都省言奉詔常平法在元豐中諸司不敢請用守官者不敢擅支在處儲積豐盈比年以來有司輒行申請執奏殆成空文仰三省疾速措置取旨令恭依措置常平司除本司常平錢依本法審度糴買外仍許將本司管朝廷諸色封樁錢免役坊場剩錢并樁留舊顧者戶長壯丁剩錢除合用數外並應副乘時計置收糴其糴到數並依元窠名樁管遇本司常平斛㪷闕用即許逐旋以常平錢依元糴價樁錢充撥令後官司有擅支過錢物按察點檢官到輒移充或改易教庫牌額妄指別色錢物應數者加本罪二等按察點檢官知而不舉各與同罪諸州縣如有違犯者委廉訪使者按察以聞他司破條究轉因事陳乞支借移用雖奉特旨亦執奏如再得旨奏知方行違者以違制論詔依擬定　十一月詔常平提舉官往非其人法令日以弛廢比覽奏牘有一年之間一縣拖欠常平免役坊場等錢至數萬貫碩并逃亡詭名失陷本息者不可勝計或人吏冒稅戶姓名未納拖欠或當職官容縱知情冒請錢穀以新蓋舊如此甚衆其前項違法官吏等中書省候案到將上取旨重行竄責仰諸路提舉常平官徧行取索點檢違法廢令去處按劾以聞其所部有無拖欠及失陷本息令後給納依散如申狀不實若公吏人并命官之家詭名假冒早切私請并兩經倚閣或年終有欠輒行給散若公吏人緣給納受乞或將新蓋舊抑勒留難一切違法當職官及主管官不檢察提舉官不按劾仰漕憲并廉訪使者互察聞奏當議重行黜責仍許人戶越訴　先是臣僚言神宗皇帝理財之政莫大於常平之法比來借支擅用

蓄積糴本既已兩耗。又吏緣爲姦。邀阻百端。民不肯市。去年諸路水災。常平司錢穀遂不足以賑救。致戢撥上供。望申戒諸路提舉常平檢詳前後詔條。舉行如初。歲備歷所部。精加稽察。繕修倉廩。本錢欠闕。那移應副。州縣官常切依法審度糴糶。其糴兌不行處。依法相度革邀阻之弊。使民樂市。毋令兼并復擅厚利。仍每歲縣以舊積所糴收息。各若干數申州。州申提舉司。提舉司類逐州數申戶部。戶部總天下數申尚書省。尚書省度大小。以最多寡處。取旨賞罰。故有是詔。　二年三月十三日。戶部侍郎虞奕等奏。常平封樁錢物。本以侍朝廷支用。非緣諸路使借。總計七百餘萬。大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詔三限十年撥還。今年限已滿。所還未及三分之一。欲將大觀二年八月以前限滿未還之數。自今年爲始。再限五年均還。其追欠約束。並依已降指揮施行。從之。八月二十四日。詔諸路今歲豐熟倍常。令常平司依條廣行收糴。　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手詔。常平之法。所以惠天下。垂後世。其澤甚厚。自熙豐迄今五十餘年。財用之在有司者。語今具存。比年官失其守。使耗殆盡。時有水旱。民或流亡。則截上供。發內帑。常平所積。殆闕如也。甚非熙豐之意。如潼川路昌州。失陷常平錢一十三萬。懫諸州類此。則所失豈可勝計。除已行根治外。仰諸路常平提舉官考

究見在實數。或官司移用。開析聞奏。　其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提舉潼川府路常平鄭庭芬等具常平見在錢物等四十六狀。并五冊聞奏。詔曰。前違法侵支移兌拖欠失陷等。并他司借出錢物。並限一月改正。追理撥還。內轉運司限一季。未得歸着數目。令常平司疾速根究。見緣違法等。取勘去處疾速取勘。依條施行。其不可存留之物。變轉出賣。抵當下諸救度牒。立限收贖。不管占壓本錢。民間見欠錢物。依條催理。如常平官奉行違戾。當議重行黜責。　五年八月四日。詔常平係熙豐成法。不可加損。今後官司長有申請。意在侵漁。令戶部按劾以聞。　六年閏三月十六日。新差提舉河東路常平林積仁言。欲天下州縣。每歲散常平錢穀既畢。即具所請姓名數目揭示。適月而歛之。庶使人戶適知。苟爲假冒。得以陳訴。從之。　七年二月一日。詔二麥將登。仰諸路新除常平官以封樁錢廣行收糴。仍具所糴及價以聞。　六月。太宰白時中奏。臣竊以常平之法。元豐成憲。比歲以來。任非其人。官失厥守。侵牟隳廢。浸失本旨。或並緣爲姦。謂如詭名冒請官吏用爲侵盜之類。或倚公市私。謂如以本司錢物歛納之類。或名色混殽。用成侵盡。謂如諸司錢物衆同狀貯。故有侵用之弊。或徇情假貸。致有失陷。謂如諸司私相那融之類。或散歛無實。而本息交廢。謂如州縣散歛轉息爲本之類。或檢察無方。而名實代易。謂如州縣監司點檢。以有易無。至撥諸司錢物之類。遂使良法善治。殆成虛文。願詔執事。稽散給之實。嚴執奏之令。參稽本末。灼見積弊。講畫措置行下。申之以告誡。勵之以賞罰。庶幾前日成效。漸可追復。詔送講議司相度取旨。　六月十六日。詔諸路豐熟州縣。令提舉常平司擬合催令年夏料常平錢物。並依價加一分。取人戶情願折納。亦依此施行。不得輒有抑勒。每月令逐州具數申尚書省。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州縣。視爲文具。以新易舊法也。間有積失處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間有恙充他用。而實無所儲。詔委官徧行按視。紹興九年。宗丞鄭鬲言。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恙數和糴。即詔行之。上因諭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糶。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文仲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以常平米低價出糶。以義倉米賑濟。中興政要揮明某備復常平官。　建炎二年八月。臣僚請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之。後又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須以紹述爲名。雖知有公私不便。當增損更易者。亦莫敢言。今止爲常平本法。所關甚大。非他司兼領。故復置提舉官。尚慮蹈襲前弊。反至害民。可明諭天下。青苗散

歛法。永勿復行。其餘條制。令葉夢得孫見張澂討論以聞。　聖政史臣曰。常平之法。穀賤則糴。穀貴則糶。天下之良法也。青苗出於近世。蓋非常平之舊。建炎之初。罷青苗以利民。而有司奉行失旨。至侵耗常平之積。此詔書所以丁寧繼下也。今官存而事寢弛。法具而吏弗虔。朝廷仁愛之心雖至。而責實之政未備。臣故著初詔于篇。願有稽焉。　精選常平使者。　三年正月。葉夢得言。朝廷復置常平使者。乞於實歷州縣人內。精選通曉世務。習知民事。篤實忠信之人。呂頤浩乞追還常平司糴本。詔從之。　廣儲蓄。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省奏。行在所仰食者衆。廩粟不豐。今秋成可期。宜及時儲蓄。詔廣南東路令諸宗諤糴十五萬斛。福建路令曾詧糴十萬斛。各運至福漳泉州。仍以所部年額上供爲本錢。又詔宋煇糴之浙西。給銀十萬兩。度牒直十萬緡。運至秀州華亭縣。徐康國糴之浙東。亦給銀十萬兩。屬郡錢非茶鹽及朝廷寄樁者。經制折帛贍學無額之類。皆許以爲糴本。衢婺州運至越州。運至溫州。越溫台州皆即其地儲之。諸官司及統兵官非有制書而妄取。及所在州妄發與之者。皆從軍法。　平穀價。仍勸誘優異出糶之家。　紹興元年五月。詔以米價踴貴。細民闕食。令諸路州軍以常平倉累量度未糶。仍令州縣勸誘積穀之家。將願糶數具文曆出

糴如及三千石以上與補守闕進義副尉六千石以上進義副尉九千石
以上下班祗應一萬二千石以上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進武校尉
二萬石以上者取旨優異推恩已有官蔭者比類別作施行 常平司置
罷之由 九年九月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始用曾統奏
也常平法起於西漢歲豐則歛歉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歛春饑則
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 熙寧初王安石
修水土之政興莞榷之利置提舉官以常平司為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
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提領遂為民患議者不察但云常
平法可廢建炎初遂盡罷提舉官時諸路苗役羨錢各不下百數十萬緡
朝廷草創多取諸此次年呂頤浩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
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易等可罷詔頤浩等詳議未及行而言者槩斥提
舉官不可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隸提鹽司或隸發運司或隸經制司終無
定論而兵火焚蕩戶部及州縣案籍皆廢財賦多失矣繫年要錄 賑濟
須及鄉村遠者 十年十一月進呈福建路帥漕奏乞措置賑濟事上曰
賑濟本為貧民下戶近世賑濟秪及州縣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
未嘗及之須是措置令州下之縣縣下之鄉村雖僻遠之處分委官吏必

躬必親則貧民下戶皆霑實惠矣 以常平賑小民 紹興三十二年十
月詔諸路州縣老疾貧乏乞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養濟自十一月一
日起支至次年三月終令來切慮奉行滅裂令戶部檢坐條法指揮申嚴
行下如法養濟務行實惠 恤荒歉 乾道六年八月新權發遣衢州胡
堅常進對奏廣糴常平上曰若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
矣卿所奏甚好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進對奏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
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糶上曰即為施行 聖政史臣曰祖宗常平之法
雖奉救支移許以覩奏今觀壽皇聖訓屬意常平以惠窮困者如此豈非
我朝之家法歟 措置得早民不至流離 七年二月上曰晴色甚好去
秋水潦朕甚以百姓之食為憂今卻無流移之人虞允文奏監司守臣類
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上曰亦大段支了官中米斛梁克家奏陛下自
數年來常平樁積極留聖意不然今日豈有米斛可以那撥上曰如此理
會尚且堇堇不足允文等固奏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掌上勤聖
慮上曰當擇其有顯効者旌之更有修对一事卿等記之他日當行賞也
上又曰今春雨暘甚調二麥必好允文奏米價極平上曰此豈州縣勸糶
之致歟克家奏水旱要不能免惟先事措置則用力少而為惠博上曰令

歲卻是措置得早使朕赤子不至流離卿等力也 嚴遏糴之禁 九年
十月甲子臣僚言伏見浙東諸郡今歲例有旱傷如溫台二州自來每遇
不稔全藉轉海船運浙西米斛糴能贍給近者天台饑荒陛下軫念以浙
西米數萬石賑糶賑給德澤周溥惠于困窮訪聞浙西平江秀州管下邊
海諸縣自來凡有他郡客人般運米斛不放令出海前去州郡本無約束
亦無法禁而巡尉沮節邀攔經商客旅常以為苦往往所在為其滯留是
以糴販者稀少在荒歉之處客米不來為害甚大遏糴之政奉法循理之
吏蓋所不為豈容縣道巡尉輒敢擅行邀阻是法令有所未懲也欲望特
降指揮下兩浙轉運司并平江府秀州嚴行禁戢仍令重立賞榜許人陳
告如有違犯將官員奏劾公吏斷配施行若其他有似此遏糴去處亦乞
令轉運司行下禁戢庶幾商賈流通荒郡米價不致騰踊所補不細詔從
之 速降措置賑濟指揮使百姓早被實惠 十一月臣僚言訪聞今歲
旱傷非特浙東被害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尤甚
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為軍和州多是先被水患繼之以旱目今民
已艱食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內災傷不即申陳致失檢放條限或有雖
曾申聞措置賑濟事件朝廷未與行下竊緣救荒之政譬如拯溺救焚勢

不可緩若待百姓流離方行拯救非徒無益費且不貲今欲從朝廷專委
逐路提舉官疾速巡歷災傷去處從實體訪如委係失收不曾檢放或減
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倚閣開具供申令候來年秋
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拋降馬料及諸色科買並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
糶賑濟去處米斛不足許提舉官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
副其有諸州已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者部例作常程文字行遣稽遲不
下致令郡縣無以憑守施行今欲上從朝廷斟酌事宜可速降指揮庶幾
官吏可以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聖政史臣曰自昔四方有災惟
患言者隱其實小其事不患其張皇也其救災惟患奉行者吝於費緩於
備不患其過當也元祐中蘇軾在浙西因歲大旱次年復大水請于朝求
所以賑荒者臣僚乃或難之大意謂已賜米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
必欲考察虛實懲責誇妄范祖禹歷詆其非朝廷於是多從軾之請吳越
之民遂免流散且是時方法仁宗政事凡有未便民者悉罷行之而臣僚
忍視一方赤子嗷嗷之急必令詳奏災傷分數賑貸次第若深疑其虛濫
不實者豈非流俗之弊每每然耶賴國家仁厚之積有餘君子多務忠實
惻怛以承休德是以外有如軾內有如祖禹者反復開陳而上澤不壅矣

壽皇矜念淮浙江東西水旱之變既案戰遇雜蝗矣又試實言荒歉矣至是又命逐路有失檢放之限更行體訪諸州應有賑濟之請無得稽遲凡可以寬斯民者無言不行豈非至仁歟從來素所請救荒事

浙東提舉朱熹朝見奏論浙東救荒事上曰連年饑歉朕甚以為憂次論檢放上曰州縣檢放多是不實後時次論勸諭推賞上曰至此卻受借名冒不得次更乞撥賜米斛上曰朕於此並無所惜次乞預放來年身丁錢上曰朕方欲此措置寬恤數事寶訓

荒政盜賊分任其責　十四年上謂輔臣曰荒政不可緩盜賊亦須關防荒政責之監司守臣盜賊責之帥臣提刑若檢放須是及時寶訓

倉

常平倉二

中書備對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經畧司常平　平糴折納所賑濟義倉戶絕田水利田方田職田公使　司農寺熈寧九年帳府界諸路提舉司常平營錢物數　舊管　錢三百九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貫物斛一千一百三十七萬四千四百二十六石兩　賜到錢一百九十八萬四千二百貫　借到錢一百二十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已還二十五萬四千五百三十七貫未還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四貫除破二十八萬三千六百一十七貫斛斗一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八石未還二萬石已還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九石　九年帳　應在一千一百六十二萬六百三十三貫石疋兩斤束道帶席圍經畧司在內細數載本門其祠部交子九百六十五道見出賣　銀錢斛疋帛二千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五十一貫石疋兩　絲綿三十七萬九百七十六兩　茶一百五十團　鹽一千三百九十席　祠部交子交引共一千三百二十九道　稍草四十五萬七千五百三十五束　二百一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貫石疋兩已借未償　九百四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八貫石疋兩欠閣借支　見在三千七百三十九萬四千二百八十九貫石疋兩斤束道件經畧在內細數在本門　金銀錢斛疋帛三千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四十貫石疋兩件　絲綿五十八萬五千九百六十九兩　鹽二萬五千六百四十五斤　真珠二千三百一十三顆　祠部交子交引共一萬五千二百九十六道　柴萬草三百九十四萬七千二十六束　一千六百八十六萬二百一十三貫石存留一半　一千九百四萬八千九百貫石等合支帳　免役司農寺熈寧九年帳府界諸路免役應管錢物數　元數年額一千二百三十四萬三千六百七十貫　年支九百二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五貫　寬剩三百八萬五千二十二貫　九年帳　收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疋兩　金銀錢斛疋帛二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疋兩　絲綿二百一兩　支金銀錢斛銀楪子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貫石兩　應在錢銀斛斗疋帛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疋石兩　見在八百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疋兩片束條道　錢斛銀絹八百八十七萬五千七百六十四疋貫兩石　絲綿一千四百五

十六兩。草三千九百七十五束。交子交引七十二道。坊場河渡司農寺熙寧九年帳府界諸路坊場河渡應管錢物數。 坊場河渡等共二萬六千六百六處。 一界錢二千二萬五百八十四貫文。 紬二百四十七疋。 九年帳。收三百八十六萬五千三百八十貫石疋道兩。 錢斛疋帛金錢三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九貫石疋兩 絲交子五千一百七十六兩道。 草三萬四百六十五束。支一百七十四萬八百四十貫石疋道兩。 錢斛金銀紬絹二百七十三萬六千四百九十七貫石疋兩。絲交子四千三百四十三道兩。 應在四百四十萬一千七十四貫石疋束。 錢斛疋帛四百三十九萬七千九百八十五貫石疋。 草三千八十九束。 見在三百六十四萬五百八十七貫石疋兩。 絲交子二千三百一十二道。 草三萬一百一十七束。 錢斛金銀疋帛三百六十萬八千一百五十八貫疋兩。

開封府界。 舊管。 錢二千六百貫文。 斛斗七十六萬七千二百四十石。 九年帳。 應在四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貫石兩。 銀八兩。 錢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九十二貫。 斛斗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五石。四萬四千六百二十三貫石已依未催。 四十一萬三百五十二貫石兩。欠闕借。 見在八十九萬六十貫石疋兩束。 銀九十七兩。 錢三十七萬五千七十六貫。 斛斗四十九萬五千四百六十二石。 紬四疋。 草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束。 七十八萬六十二貫石存留一半。 一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八貫石疋兩束。合支依。 免役元數數年額。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貫。 年支。二萬三百六十一貫文。 寬剩八千二百三十一貫文。 九年帳。 收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三貫。 支七萬七千一百四貫。 應在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四貫。 一萬五千二百二貫九年未納二千二百九十二貫諸雜未納。 見在錢八萬九百五十七貫文。 坊場河渡。一千五百七十一處。一界二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二貫。 九年帳收五萬四千九百二十四貫文。 支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四貫文。 應在七萬七千六百八十一貫文。 見在五萬八千六百三十貫文。

京東東路。 舊管。 錢二十六萬四千二十四貫。 斛斗六十萬三千五百一十一石。 賜到一十一萬九千七百七貫。 九年。 應在三十八萬四千八十六貫石疋。 錢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一十六貫文。 斛斗一十二萬五百三十六石。 絹七千三百三十五疋。 一十四萬六千一百四十一貫石疋已依未催。 二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六貫石。欠闕借支。

見在二百二十九萬二千一百九十二貫疋兩端。 金四兩。 銀二百二十五兩。 錢二百二十五萬六千八百二十六貫文。 斛斗八十八萬四百六十六石。 絹八萬六千一百八十九疋。 紬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九疋。 布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三疋。 綿三萬八千六百七十兩。 一百八萬一千三百一貫石存留一半。 免役。鄉村坊郭以人戶家業貫百田土折紐敷出。一百二十一萬八百九十一貫。疋兩端合支依。 元數年額七十三萬二千八百三十八貫。 年支四十四萬六千二十八貫文。 寬剩二十八萬六千八百一十貫文。 九年帳。 收五十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七貫兩。 錢五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八貫文。 絲綿一百五十九兩支二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一貫文。 應在錢九萬二百八十七貫未納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五貫文。八年已前役錢。 五千五萬三百五十六貫九年役錢。 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六貫。借支見撥。未還等錢。 見在錢絲綿。三十九萬四千二百七十一貫兩。 錢三十九萬四千九十三貫。 絲綿一百七十八兩。 坊場。二千二百一十一處。一界八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七貫文。 九年帳。 收錢斛金銀。二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六貫石兩。 支錢金銀。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二十九貫。 應在錢。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六貫。 見在錢斛金銀。二十一萬五千二十九貫石兩。

京西北路。 舊管。 錢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二貫。 斛斗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四十四石。 賜到錢四十三萬四百六十七貫。 九年帳。 收錢斛二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六貫石。 錢一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八貫。斛斗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三十八石。 支三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六貫。 應在一十萬二百六十六貫。 錢九萬九千四百一十一貫文。 九千七百六十三貫。八年已前錢六萬五千一百五十六貫九年。 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二貫。借撥未還。 斛斗八百五十五石。 見在錢絹絲綿六十一萬一千一百七貫疋兩。 錢六十一萬七百八十八貫。絹一疋。 絲綿三百一十八兩。 坊場河渡一千五百一十二處一界三十七萬四千二百八千七貫 九年帳。 收錢斛二十九萬八百六貫石。支四萬九百九貫文。 應見一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貫文。 見在錢斛銀。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三十三貫石兩。

京西南路。 舊管。 錢三萬二千三百五十九貫。 斛斗二十八萬一千九百七十四石。 九年帳。 應在二十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九貫石疋兩。銀一百八十八兩。 錢一十七萬五千四百五十四貫文。 斛斗七萬三

千六百三十三石。絲五十四兩。五萬五千八百二十二貫石兩。已係
未催。一十九萬三千五百七貫石。欠闕借支。見在五千三萬六千四
百九十一貫石疋兩。金五兩。銀三百七十九兩。錢三十八萬四千
六百四十二貫文。斛斗一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五石。絹二十五疋
紬四十五疋。布七端。絲三千三百九十九兩。蒿五百五十束。草
六百束。三十六萬八千八百四貫石。存留一半。一十六萬七千六百
八十七貫石。合支依免役。鄉村主戶品量家業分等坊郭戶依科配粧例拔出鄉村客戶物力及主戶第三等已上者依主戶例。元數年額二
十九萬二千九百六十三貫文。年支二十萬八千七百九十四貫文。
寬剩八萬四千一百六十九貫文。九年帳。收二十八萬三千九百六
十二貫文。支二十萬三千三百六十貫文。應在錢三萬三千一百二
十貫文。一千七百二貫。倚閣七年。并八年。已前役錢二萬六百三十九
貫。九年分。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九貫。寬剩並不說年分名目。寬剩樁留
等錢。見在錢粮二十三萬二千七百七十貫兩。錢三十三萬二千七
百六十八貫文。銀三兩。坊場河渡二千二百五十九處。一界三十八
萬五千八百二十五貫文。九年帳。收錢斛斗二十六萬三千九百九
十八貫石。支金銀錢四萬五貫兩。應在一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八
貫文。見在錢斛粮一十二萬九千八十五貫石兩。
京東西路。舊管。錢一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六貫文。斛斗六十九
萬二百九十一石。賜到錢二十萬三千二百七十四貫文。九年帳。
應在三十六萬一千七百一十六貫石兩疋。錢二十八萬六千七百三
十二貫。斛斗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二石。絹七百九十三疋。紬二百
三十疋。絲線八千五百六十九兩。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五貫石已係
未催。二十七萬一百六十一貫石疋兩欠闕借支。見在一百八十五
萬二千六百八十五貫石疋兩束。金三十六兩。銀三十五兩。錢一
百二十萬九千七百五十四貫文。斛斗六十三萬七千九石。絹四十
一疋。紬一百四十七疋。絲綿四百五十七兩。草一萬二千一百三
十六束。九十九萬七千六百九十八貫石。存留一半。八十五萬四千
九百八十七貫石疋兩。合支依免役。鄉村坊郭人戶家業貫百田土折
畝敷出。元數年額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貫。年支四十四萬七
千八百四貫文。寬剩三十七萬七千七百八十八貫文。九年帳。收
四十七萬四千六百六貫。支三十萬四百七十貫文。應在四萬五千

八百六十七貫文。三千八百五十八貫。八年免役。五千六百五十六
貫未納。寬剩闕乏大支小納等錢。見在錢斛三千六百二十六貫石。
錢三十六萬七千五百八十一貫。斛斗四十五石。坊場河渡二十八
百三十四處。二界七十四萬二千六百一十四貫。九年帳。收金銀錢
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五十五貫兩。支金銀錢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九十
五貫兩。應在一十九萬五千六百三十七貫文。見在金銀錢二十九
萬九百二十五貫兩。
兩浙路。舊管。錢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貫。斛斗八十五萬四百
三石。九年帳。應在九十三萬二千八百七十七貫石疋兩。銀七百
八十二兩。錢七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三貫。斛斗一十七萬八千九
百七十一石。絹二十一疋。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二十三貫石疋兩。已
係未催。六十七萬九千二百五十四貫石欠闕借支。見在一百四十
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五貫石疋兩。銀四千二百四十四兩。錢二百萬
四千九百七十三貫。斛斗四十萬九千五百二十九兩石。絹七千五
十四疋。紬三百八十九疋。布二十三疋。絲綿三千五百二十九兩
九十一萬九千五百九十貫石。存留一半。五十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五
貫石疋兩。合支依免役。以家產貫石百分七十五則出錢從准朝旨於鄉村以田土物力貫百抛錢苗米頃畝均定。元數年額一百四十萬
七千五百五十九貫。年支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貫。寬剩
二十五萬三千七百九十二貫。九年帳。收八十萬五千八百四十四
貫。支六十八萬九千二十貫。應在三十三萬一千二百二十六貫。
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二貫。八年以前役錢。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一十一
貫九年未納役錢。七萬一千七百四十三貫。雜支及借出未還納錢。
見在五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二貫。坊場河渡一千二百三十八處一
界九十三萬三千五百六十四貫。九年帳。支金銀錢二十三萬九千
九百七十一貫兩。支錢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兩。應在四十萬
三千五十貫。見在錢金銀二十六萬五千七十二貫兩。
泰鳳等路。舊管。錢一十萬二千一百六貫。斛斗一十四萬八千一
百一石。九年帳。應在二十四萬四千三百四十六貫石疋。錢二十
萬八千八貫。斛斗二萬四千九百五十九石。絹一萬一千三百七十
九疋。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九貫石已係未催。一十八萬九千四百六
十七貫石疋欠闕借支。見在一百七萬二千六百六十一貫石疋兩束

菌。金二兩。銀八十四兩。錢五十九萬五千二百三貫文。斛斗三十三萬七百九十二石。絹三萬四百八十六疋。真珠二千三百一十菌。草二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四束。四十八萬六千八十二貫石存留一半。五十八萬六千五百七十九貫石疋等。合支係。免役。以鄉村人户已經方田處，田已頃畝，均作三等，以上則敷物力錢。未經方田處，候將來方田了日，依已方田縣分，其坊郭以家業均出。元數年額四十萬六百貫。內五千八百二十三貫數不及年額。年三十三萬八千八百二貫。寬剩六萬一千七百九十八貫。九年帳。狀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三貫。支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三十一貫。應在四萬八千三百五十八貫。九千四百五十貫。八年已前役錢。三萬四百一十二貫。九年役錢。八千四百九十六貫。諸雜已納未納青苗肸劃借撥等錢。見在錢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五十七貫。坊場河渡。二十一百七十五處二界二千八萬三千八百二十八貫。九年帳。狀一十五萬八千二百三十五貫石束道。錢斛一十五萬七千九百八十貫石。草二百四十束。交子二十一道。支錢斛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九貫石。應在一十八萬二千二十九貫。見在一十四萬三十四貫石兩束道。錢銀斛斗二十

三萬九千四百五貫石兩。草二百四十四束。交子三百八十五道。
淮南東路。舊管。錢一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七貫。斛斗五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八石。賜到錢一十九萬三千九百一十五貫。借到錢一十八萬八千七百二十九貫未還。九年帳。應在三十二萬六百四十五貫石。錢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五貫。斛斗九萬三千六百七十石。八萬一千三百七貫石已係未催。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三十八貫石疋兩欠閣借支。見在一百四十萬二千五百五十四貫石疋兩。銀二百四十四兩。錢六十六萬三千四百八十六貫。斛斗七十二萬八千二百四十九石。絹二百三十八疋。紬一百四十一疋。布八十疋。絲綿一萬一百一十六兩。九十萬八千九百五十二貫石存留一半。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貫石疋兩合支係。免役。以鄉村人户物業紐成貫百均出。元數年額六十八萬六千五百九十九貫。年支五十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七貫。寬剩一十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二貫。九年帳。狀四十九萬四千八百三十貫。支三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八貫。應在一十七萬六百五十三貫石 五千一百六十六貫。八年以前。一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九年止役錢。三千五十六貫未納雜錢。斛斗

四百七十四石。借出未還。見在錢二十三萬二千二十六貫。坊場河渡。二千三百四十一處二界六十萬四千三百九十四貫。九年帳。狀一十九萬四千八百一十九貫石兩。錢斛二十九萬三千六百七十貫石。絲一千一百四十九兩。支一十五萬五千九百四十七貫。應在一十六萬五千四十三貫。見在一十四萬五千一百八十六貫石兩。錢斛二十四萬四千三十七貫石。絲一千一百四十九兩。
淮南西路。舊管。九萬三千六百四十三貫。斛斗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石。賜到錢五萬六千八百一十八貫。借到錢斛三十三萬二千二百五十三貫石。錢一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貫未還。斛斗一十二萬九百八十三石。應在五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一貫石兩疋。銀七十兩。錢三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四貫。斛斗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九石。絹一百三十二疋。紬二十五疋。布三疋。絲綿三萬四千二百五十八兩。八萬四千八百九十七貫兩已依未催。四十四萬一千三十四貫石疋兩欠借支。見在一百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七貫石疋兩束。金二十二兩。銀六百三十三兩。錢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三十九貫。斛斗六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九石。絹一千四百七十八疋。紬

一千七百二十四疋。綾四疋。絁一疋。布六百八十一疋。絲綿三萬七千一百四十六兩。草三百九十束。七十八萬八千八十六貫石存留一半。六十萬二千九百一十一貫石疋兩束合支係。免役。以鄉村人户田土家業紐成貫百等第均出，坊郭亦以家業紐貫百等第均定等第。元數年額五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七貫 年支四十五萬五千一百九十六貫。寬剩八萬九千五十一貫。九年帳 狀三十四萬八千二百貫 支二十四萬二千一百四十五貫 應在錢一十四萬一千八十六貫 五萬七百五十八貫八年以前錢 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七貫九年。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一貫借撥。見在錢二十萬三千三百貫 坊場河渡。一千五百九十五處一界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四貫 九年帳 收九萬九千六百八十六貫。支九千五百六十一貫。應在三十萬三千四百三十八貫。見在一十一萬六千二十一貫
荆湖南路。舊管。錢七萬一千一百五貫。斛斗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八石。九年帳。應在三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三貫石。錢二十萬六千九百八十貫。斛斗二十二萬六十三石。三萬一百五貫已係未催。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三十八貫石欠閣借支。見在五十七萬五千四百

三十六貫石兩。銀三百九十二兩。錢五十四萬一千四十八貫。斛斗三萬三千九百九十六石。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九貫石。存留一半。二十九萬五千七百九十七貫石兩。合支係。元佚。衡永郴全州桂陽賦以田畝道州以役錢於五等上均敷第一等戶又出物力錢坊郭以家業均出。元數年額三十六萬八千一十二貫。年支三十萬三千九百二十九貫。寬剩二十六萬四千八十三貫。九年帳。收三十九萬五千八百八十三貫。支一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一貫。應在錢一十一萬二千二百三十貫。三千六十四貫。八年以前錢。二萬九千一百六十貫。八年以前錢。八萬六貫。諸雜未納。見在。六十六萬七千八十四貫石兩。錢。六十六萬六千八百三十八貫。米。三百四十一石。銀揲子。五十六片。坊場河渡。三百三十處。一界八萬二千六百一十二貫。九年帳。收三萬七千五百二十九貫。支一萬五千一百二十三貫。應在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四貫。見在錢銀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二貫

荆湖北路。舊管。錢二十萬八千三百七十四貫。斛斗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五十五石。借到斛斗三萬二千一百九十六石。未還。九年帳

應在四十五萬五百四十貫石疋兩。銀七百六十二兩。錢三十八萬五千九百二十八貫。斛斗五萬七千七百七十四石。絹二千六百八十四疋。紬九百四十三疋。布一百一十四疋。綿三千三百三十五兩。三十八萬二千四百七十二貫石疋兩。欠閣借支。見存五十萬三千九百八十九貫石疋兩。銀三百五十兩。錢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九十貫。斛斗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石。絹六千一十疋。紬二千四百九疋。布三百二十三疋。絲綿二萬一千七百三十六兩。二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八貫石。存留一半。二十三萬六百七十一貫石兩疋。合支係。免役。以人戶逐等物力均出。元數年額三十八萬一千七百四十四貫。年支二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六貫。寬剩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八貫。九年帳。收三十一萬六百六十四貫。支二十五萬三千三十二貫。應在二十七萬三千二百八十九貫疋。二萬五千一百九十六貫。八年欠。一十五萬八千五百七十六貫。九年欠。八萬九千五百一十七貫。雜欠。錢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四貫。紬三十三疋。見在二十萬七百一十九貫石。錢二十萬七百一十九貫。米二石。坊場河渡。八百一十五處。一界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七貫。九年帳

收錢銀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八貫兩。支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二貫。應存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三貫。見在銀錢三萬六千六百一十八貫兩。

江南東路。舊管。錢一十六萬四千七百四十九貫。物斛二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三石兩。賜到錢一十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九貫。借到錢三十六萬貫。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二十一貫已還。一十九萬八千四百七十九貫未還。九年帳。應在五十三萬九千一百四貫石疋兩。銀六十兩。錢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二貫。斛斗六萬五百三石。絹九百七十一疋。紬一千一百八十六疋。布八疋。絲綿三十萬七千六百三十四兩。七萬一千六十八貫石疋兩已係未催。四十六萬八千三十六貫石疋兩欠閣借支。見在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疋兩片。金二十一兩。銀三千三百六十一兩。錢八十六萬五千七百七十六貫。斛斗一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一石。絹三萬二千八百四十疋。紬三萬六千六百九十四疋。綾五百三十一疋。羅一千八十疋。絲綿三十萬四千九十九兩。鹽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五斤。五十九萬四千四百九十八貫疋存留一半。七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貫石疋兩。合支係。免役。鄉村以人戶稅錢坊郭以家業錢數均出元數年額四十九萬六百九貫。年支三十九萬九百五十三貫。寬剩九萬九千六百五十六貫。應在一十八萬八千六百一十八貫。二萬五千七百九十四貫。八年以前錢。八萬七千一百六貫。九年分錢度有不開年分錢在內。七萬五千七百一十八貫。諸般未撥納樁留錢。見在錢二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二貫。坊場河渡。六百四十一處。一界二十四萬四千四百三十一貫。九年帳。收錢紬絹金銀。八萬三千五百九十五貫疋兩。支錢金銀。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六貫兩。應在錢絹七萬五千一十四貫疋。見在錢金銀紬絹五萬一千八百一十四貫疋兩

江南西路。舊管。錢一十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貫。斛斗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四石。九年帳。應存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貫石兩。銀一十萬七百六十七兩。錢二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八貫。斛斗二十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三石。一十三萬四千七十二貫石已係未還。四十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六貫石兩欠閣借支。見在六十五萬五千六百七十七貫兩石疋。銀五百五十二兩。錢四十七萬四千四百七貫。斛斗二十七萬九千三百九十七石。絹九百六十四疋。紬三百五十

一疋。綿六兩。三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五貫石兩。存留一半。三十六萬六百八十二疋兩石。免役。以鄉村税錢均出。其坊郭以浩業錢出定。元數年額三十二萬九千四十九貫。年額支二十六萬四千四十九貫。寬剩二十萬五千貫。九年帳。收三十九萬六百六十一貫疋錢三十九萬六百三十九貫。絹三十二疋。支一十九萬九千二百五十九貫。應在二十九萬六千五百九貫石。錢二十九萬六千四百六十三貫。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七貫。八年錢。六萬三千七百四十貫九年錢。二十萬六千三百四十六貫借支未還等錢。米四十六石。見在五十三萬四千三百八十六貫石疋兩片。錢五十三萬三十一貫。米三百七十四石。絹三十七疋。銀五百五十兩。銀楪子四百二十四片。坊場河渡三百八十處。二界二萬一千二百三十九貫。九年帳收五千五百三十一貫。應在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貫。見在四千九百貫。

廣南東路。舊管。錢八萬七千四百三十貫。斛斗九萬一千九百二十三石。九年帳。應在二十九萬六千四百八十八貫石。錢二十五萬九千七百一十三貫。斛斗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五石。二萬六千五百八十七貫石。已係未催。一十六萬九千九百一貫石。欠閣借支。見在六十四萬三百九十九貫石兩。銀二百一十九兩。錢五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二貫。斛斗六萬七千一十八石。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二貫石。存留一半。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七貫石兩。合依支。免役鄉村以税錢。坊郭以物力。均出。元數年額一十七萬九千六貫。年支一十三萬六千八百一十四貫。寬剩四萬二千一百九十二貫。九年帳。收二十三萬三百五十四貫。支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一貫。應在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二十貫。三百四貫。八年以前錢。三萬八百一十二貫。九年錢。一十二萬八千一百四貫。借撥未還。見在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七貫兩。錢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二貫。銀五兩。河渡三處。一界一百二十三貫文。九年帳。收九十六貫。支無。應在九十四貫。見在一百七十貫

廣南西路。舊管。錢五萬七千八百四十三貫。物斛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七石兩。九年帳。收九十六貫。支無。應在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四貫。見在二十萬六百七十一石貫。錢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四貫。斛斗一萬五千八十七石。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八貫。已依

未催。一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三貫。欠閣借支。見在二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八貫石兩道簡。金二十三兩。銀七百五十三兩。錢二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四貫。斛斗四萬六千五百三十九石。真珠三顆祠部六道。一十四萬二千九百五貫石。存留一半。九萬六百五十三貫石兩道顆。合依係。免役。鄉村以税錢紐出。坊郭以等第物力均出元數年額三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一貫。年支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貫。寬剩六萬七百九十八貫。九年帳。收二十萬六千三百九十六貫。支一十三萬四千八百六十六貫。應在一十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七貫。二萬八千二百六十八貫。九年錢。一十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九貫。借支充撥未還納。見在二十萬二千二百五十五貫。坊場河渡二百八十五處。二界六萬八千七百二十八貫。九年帳。收一萬八千六百九十八貫。支二千九百三十二貫。應在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二貫。見在八千五十三貫。

福建路。舊管。錢四十一萬八千四十九貫。斛斗四十一萬二千六百一石。九年帳。應在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九貫石兩。銀三兩錢二十萬三千二百六十三貫。斛斗五萬二千五百一十三石。五萬三千四百四十三貫石。已係未催。一十萬二千三百三十六貫石兩。欠閣借支。見在七十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二貫石兩。金五十二兩。銀三萬七百二十一兩。錢五十一萬六千三百三十貫。斛斗一十六萬七千三百四十九石。三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貫石。存留一半。三十四萬四千四百九十六貫石兩。合支係。免役。鄉村以産錢。坊郭以物力房店錢數均出。元數年額三十六萬八千三百五十九貫。年支三十五萬五千六十九貫。寬剩二十一萬三千二百九十貫。九年帳收三十七萬四千三百九十八貫。支一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六貫應在錢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四貫。七千七百二十三貫。八年以前役錢六萬二千三百三十四貫。九年役錢。二萬三千四百五十七貫。借撥未納青苗等錢見在錢五十三萬六十五貫。酒坊三處。一界八十貫。九年帳。收二十貫。支無。應在無。見在二十貫。

河東路。舊管。錢一十六萬二千四百一十七貫。斛斗九十六萬五千二十九石。賜到錢四十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一貫。九年帳。應在一百六萬四千六百八十三貫石束兩。銀三千二百六十八兩。錢三十九萬四千一百九十二貫。斛斗三十一萬五千五百四十三石。草

三十五萬一千六百八十束。六萬九千七百五十八貫已係未催。九十九萬四千九百二十五貫石兩束欠閣借支。見在三百四十一萬二千九百八十貫石疋兩端束。金六兩。銀四百八十一兩。錢七十三萬九千四百二十貫。斛斗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五石。絹二千三十七疋。絁一萬七百七十二疋。紬二百一十疋。布三百六十六疋端。絲綿七千一百二十九兩。草二十一萬六千二百四束。一百一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六貫石存留一半。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四貫石疋束兩合支係。免役鄉村逐色地上估價兼物力高下每貫差除出錢，其坊郛以物力出錢。元數年額五十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貫。年支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七十八貫。寬剩二十一萬六千七十三貫。九年帳。收五十二萬五千三百七十二貫石兩。銀五兩。支錢五十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七貫。斛斗二百二十五石。綿五兩。二十九萬六千二百五貫石片。銀採子六片。錢二十九萬四千五百四十五貫。斛斗一千六百五十四石。應在一十萬二千三百五十六貫石兩。錢九萬九千六百一十四貫文。一千六百四貫八年已前未納。一萬七千九百六貫九年未納。八萬四十四貫借支兌那未還來

納錢。斛斗一千二百九十六石光與省倉。銀一千四百一十六兩。見在五十七萬二千九百三十五貫石疋兩束。錢五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二貫。斛斗五千九百八石。疋帛二萬疋。銀一萬兩。綿四兩。草六十束。坊場河渡一千七百六十九處一界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三十五貫。九年。收錢斛六萬一千八百二十三貫石。支錢斛四千四百七十七貫石。應在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九貫石束。錢斛八萬一千九百八十貫。草一千三百五十九束。見在八萬五千三百五十貫石束。錢斛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三貫石。草六十七束。

河北東路　舊管。錢三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八貫。斛斗六十五萬五千六百一十二石。賜到錢二十三萬二千五百一十三貫。借到錢五十二萬貫石。錢五十萬貫。斛斗二萬石。二十八萬三千六百一十七貫，准　朝旨支過司農寺糶米價錢除破一十二萬七千五貫已還，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貫石未還。九年帳。應在一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八貫石疋兩道束。錢八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七貫。斛斗四十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二石。絹九千九百一十五疋。綾八疋。紬六十九疋。絲綿一萬一百二十兩。交引四十七道。草五萬八千五百五十束。二十一萬一千六百八貫石疋等已係未催。一百一十五萬二千九百三十六貫石疋兩道束欠閣借支。見在六百七十八萬四千二十五貫石疋兩道束。銀五十八兩。錢二百五十八萬五貫文。斛斗二百三十萬八千四百一十四石。絹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二疋。紬二千五十一疋。綾二百四十九疋。絲綿七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兩。交引一百四十一道。草二百七十九萬八百九十三束。一百一十一萬七千五百四貫石存留一半。五百六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十一貫石疋兩等合支係。免役鄉村以人戶產業物力參合一處分等第，坊郭亦依等第均出，客戶有物力者比附主戶所在等第出錢。元數年額五十八萬一千三十四貫文。年支四十八萬三千四貫文。寬剩一十萬六百九十九貫文。九年帳。收五十一萬三千一十四貫石兩。錢五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一貫。斛斗六百九十六石。綿三十七兩。支三十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二貫文。應在五萬五百一十貫文。三千七百九十四貫八年已前未納役錢。三萬一千四百七十八貫九年未納役錢。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八貫借支未還。見在四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一貫石疋絲。錢四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二貫。斛斗八千三百七十二

石。交引二十紙。絹八十六疋。坊場河渡二千三百七十五處一界三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九貫文。九年帳。收錢斛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貫石。支錢斛一十二萬八百六十七貫石。應在二十二萬八千八百六十七貫石束。錢斛二十二萬七千一百三十七貫石。草一千七百三十束。見在錢斛二十五萬二千六百二十三貫石。

河北西路。舊管。錢三十二萬一千八百六十九貫文。斛斗八十五萬一千三百五十六石。賜到錢一十七萬五千二百八十七貫。九年帳。應在九十四萬六千五貫石兩束。錢四十八萬四千一百三十三貫文。斛斗三十萬六千八百五十七石。絲綿一十萬七千九百九十六兩。草四萬七千二十九束。七萬七千二百三十六貫石已係未催。八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九貫石兩束欠閣借支。見在三百四十萬二千二百九貫石兩束。錢二百二十七萬二千六百六十六貫文。斛斗一百七十八萬七千六百三石。絹二萬九千一百二十七疋。紬二千八百五十疋。布一疋。綿絲二萬九千七百四十七兩。祠部九十六道。草二十九萬七百一十九束。一百五十六萬四千五百六十七貫石存留一半。一百八十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二貫石兩束道合支係。免役

鄉村以人戶家業物力，參合一處分等第，坊郭依等第均出，客戶有物力
者，比附所在主戶等第出錢。 元數年額，六十二萬二千五百六十六貫
年支，四十七萬三千一百四十五貫。 寬剩，二十四萬九千四百二十一
貫 九年帳 收六十二萬八千九百三貫石 錢六十二萬七千八百
五十一貫。 斛斗，二千五十二石。 支三千萬九千七百七十九貫石。
應在錢，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貫。 八千二百五十四貫，八年已前役錢
五萬六千六百九十三貫，九年役錢。 二萬六千五百四十貫，出息本錢
并借出未還。見在五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五貫石束。 錢五十九萬四
百八十七貫。 斛斗，一百二十七石。 出剩草，二百六十一束。 坊場
河渡。一千八百三十八處。一界二十二萬六千六十五貫。 九年帳。 收
一十四萬八百一十七貫石束。 錢斛，一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一石貫。
草，二萬八千八百七十六束。 支錢斛，二萬八千六百六貫石。 應在，五
萬三千五百五十貫。 見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七十一貫石束。 錢斛
二十萬六千七百九十五貫石。 草，二萬八千八百七十六束。
永興軍等路。 舊管。 錢，二十萬五千四百六十一貫文。 斛斗，六十三
萬四千九百六十三石。 賜到錢，二萬二千貫文。 借到錢，一十一萬
三萬六千一十一貫，已還。 七萬三千九百八十九貫，未還。 九年帳。
應在，八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九貫石疋道束。 錢，七十九萬四千六百
六十八貫。 斛斗，五萬一千三百六十六石。 紬，二千四百九十八疋
交子，三十道。 草，二百七十六束。 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一十貫石，已依
未催。 七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貫石疋道束。欠闕借支。 見在，三百
三十三萬六百九十四貫石疋兩道束。 紬，三千七百四疋。 祠部，三十
九道。 交子，七百四十二道。 稍，三百八十六束。 草，三十六萬五百束。
一百五十二萬五千六十二貫石。存留一半。 八十萬五千六百三十二
貫石兩道束。合支使。 免役。 鄉村人戶已經方田處，田色項畝，均出第三
第以上別較物力錢，未經方田處，隨逐處事體均定，候將來方田了日，已
方田躰分。其坊郭人戶，猶計家業貫百均定。 元數年額，六十六萬一千
八百六十一貫。 年支五十四萬八千六百五十二貫。 寬剩，一十一萬
三千二百九貫。 九年帳。 收九十五萬四千一百三十二貫。 支五十
二萬六百三十四貫。 應在，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一貫。 錢，九萬一千八
百四貫。 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六貫，八年已前未納。 一萬七百五十八
貫，九年分未納。 六萬三千二百八十貫，借撥充那借支未還。 斛斗，七

十七石。 見在，七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一貫石束。 錢，七十三萬二千
六十六貫。 斛斗，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二石。 草，二千六百五十三束。
坊場河渡。二千八百二十四處。一界四十萬六千一百四十四貫文。 九
年帳。 收一十八萬八百四十二貫石束。 錢，二十六萬二千三百四十
三貫。 斛斗一萬七千一百五十四石。 草，一千三百四十五束。 支錢
二萬一千八百三十貫。 應在一十八萬六千四百三十二貫。 見在一
十八萬二千四百八十五貫石束道。 錢，一十六萬六百四十一貫 斛
斗二萬九百六石 草九百三束 交子八道。
夔州路。 舊管。 錢，七萬六千五百七貫。 斛斗七萬八千五百九十六
石 九年帳。 應在，二萬九千四百三十四貫石疋兩。 錢，二萬七千九
百一十四貫 斛斗一千三百三十八石 絹，二十疋。 絲，二十兩。 茶
一百五十一團。 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一貫石兩，已依未催。 二千一百
五十二貫石兩，欠闕借支。 見在，三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九貫石疋兩
金，二十七兩。 銀五千七十四兩。 錢二十七萬一千二百一十貫 斛
斗六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 絹，二千四百三十疋。 紬，二百四十五疋。
布，八十二疋。 絲，一百八十三兩。 一十九萬七千五百二十九貫石存
留一半。 一十四萬七千二百三十貫石疋兩。合支使。 免役。 鄉村坊郭
以人戶物力，田畝房店價直，每貫上定出。 元數年額，二十三萬九百八
十一貫。 年支，一十八萬八千四百二十五貫。 寬剩四萬二千五百五
十六貫 九年帳。 收二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六貫兩。 錢，二十二萬
八千六百二十四貫。 金，五兩。 銀，三百七兩。 支一十七萬七千九百
一十八貫。錢，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五貫。 金四兩。 銀二百二十九
兩。 應在，四千一百二十八貫。 一百二十四貫，九年役錢。 四十四貫
係追偷盜役錢。 應副軍前支用，并收糴糧米納等錢。 見在二十萬一
千九百二十五貫兩。 坊場河渡。六十四處。一界一千六十二貫。 九年
帳。 收二千五十五貫。 支二貫。 應在一百一十四貫。 見在一千三
百九十六貫。
利州路。 舊管。 錢，三十三萬七千二百一貫。 物斛二十四萬九千一
百五十六兩石。 九年帳。 應在，一十萬一百四十一貫石道。 錢，九萬
一千二百八十九貫。 斛斗，八千七百二十一石。 交子，一百三十一道。
五萬九千一百三十八貫石，已依未催。 四萬一千三貫石道，欠闕借支
見在，九十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八貫石 金，三十二兩。 銀五千四百二

十六兩、錢五十八萬五百四十一貫、斛斗二百三萬九千二百六十四石、絹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五疋、紬二千二百三十二疋、絲綿七萬四千八百二十八兩。四十六萬一千九百四十六貫石存留一半。四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二貫石疋合支係。免役鄉村興元府興文州以田畝例均龍洋巴州三泉縣以家業貫百科出坊郭以家業出錢、元數年額二十萬五千七百二十貫、年支一十五萬七千一十九貫、寬剩四萬八千七百一貫。九年帳。收四十二萬九百七十五貫、支一十七萬三千四百二貫、應在錢二萬四千三十九貫。三百八十八貫八年以前錢、八千五百三十七貫九年未納、五千一百一十四貫諸雜未納 見在二十四萬六千八百九十九貫疋兩、錢二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七貫、絹三百三十七疋、紬二十九疋、絲綿九百五十六兩 坊場三百五十七處一界三十七萬七千九貫 九年帳。收金銀錢絹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一十貫疋兩 支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五貫石疋兩道 錢金銀絹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三貫疋兩 交子二道 應在錢絹五萬六千一百三十二貫疋 見在金銀錢一十五萬七千九百三十一貫兩

梓州路。舊管、錢五萬七千九百一十七貫、物斛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九石兩。賜到一十萬貫文。九年帳、應在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六貫石道、祠部交子九百六十五道見出賣錢 錢一十二萬一千九百四十七貫 斛斗一萬五千五百七十四石。祠部交子共一千九十五道。一十萬八千二百六貫石道已係未催。二萬九千四百四十五貫石道欠闕借支。見在八十二萬一千二百三十貫石疋兩道來。金九兩。銀七百八十九兩。錢六十四萬三千一百一十七貫 斛斗一十七萬二百九石。絹二千一百二十六疋。紬五百一十三疋 絲四百六十六兩。交子三千九百一道。草一百束。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八十九貫石疋兩存留一半。三十五萬六千九百四十一貫石疋兩束合支係。免役梓遂州鄉村坊郭並用丁產薄等第均出鄉村米普州以稅錢榮州以歲收租課戎州以稅色柱重管渠州以稅錢浮估錢廣安軍安池祈明兩縣以稅錢公鹽錢渠江縣以五等均出富順監合昌軍以種子懷安軍以稅錢水支資瀘州以田地家產錢坊郭並以家業 元數年額五十萬四千二百二十二貫。年支三十四萬三千四百五十六貫、寬剩一十六萬七百六十六貫。九年帳 收三十四萬六十六貫

支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四十五貫。應支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五貫。九百六十五貫。八年以前錢。三萬六千七百四貫。九年錢。八百九十六貫。未納雜錢。見在二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二貫疋石兩道。錢二十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九貫。斛斗四百二十一石。銀二百五十五兩。絹六十六疋。交子六十一道。坊場五百三十四處一界五十八萬六千二十四貫。絹一百四十七疋。九年帳。收三十三萬二千五十三貫石疋兩道。錢斛金銀紬絹二十二萬八千三十六貫石疋兩。絲二千六百七十七兩。交子二千三百三十九道。支一十八萬六百九十四貫石疋兩道。錢金銀紬絹一十七萬六千三百五十三貫疋兩。絲二千三百二十一兩。交子二千二十道。應在錢絹四十一萬八千八百五十貫疋。見在二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六貫石疋兩道。錢斛金銀紬絹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六貫石疋兩。絲二百三十四兩。交子六百三十六道。

成都府路。舊管。九年帳。應在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貫石道。錢一十萬二千八百六十八貫。斛斗二萬六百七十七石。交子二十五道。二萬五千四百五十貫石已係未催。九萬八千一百二十貫石

道。欠闕借支。見在一百七十萬八千八百六貫石兩道。金頭銀腳胥梁金疹銀鍱等四件。銀二千七十四兩。錢三十六萬八千一十五貫 斛斗一百三十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七石。絹三千八百六十二疋。紬二千六百七十四疋。綿四十三兩。交子九千七百八十七道。八十二萬六貫石。存留一半。八十八萬八千八百貫石兩事件合支係。免役鄉村成都府彭漢邛蜀陵簡嘉眉雅州永康軍以私錢均出綿州巴西魏城羅江彰明西昌龍安神泉等縣依逐等家業錢數鹽泉縣依稅色其坊郭以物力出錢。元數年額一百三十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一貫。年支一百萬九千六百貫。寬剩二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一貫。九年帳。收六十六萬九百四十九貫。支四十三萬一千九百四十五貫。應在錢五萬二十七百三十三貫。一千九百七十一貫。八年役錢。六千二百八十八貫。九年役錢。四萬三千七百一十五貫。那借支官布那借支客人。入納交子。未撥還等錢。七百五十九萬。入借撥數。見在錢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三十二貫。坊場河渡一千六百五十三處一界二百四十八萬三千六百一十九貫。九年帳。收金銀錢絹一百萬四千四百八十七貫石疋兩。支金銀錢絹四十八萬九千八百二十四貫疋兩。

應在金銀錢絹九十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貫疋兩。見在金銀錢絹九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七貫疋兩。應在見在八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三貫石疋兩朿道。

鄜延路。九年帳。應在二十七萬九千一百七貫石。錢二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一貫。斛斗二十六萬二百一十九石。絹三百七十七疋。鹽鈔一千三百九十席。二萬一百九十一貫石已依未催。二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六貫石席欠閣借支。見在五十七萬八千六百五十六貫石疋兩朿道。銀一百二十五兩。錢一十九萬二千三十四貫。斛斗三十八萬四千九十五石。絹四百九十六疋。空名祠部五百八十四道。草五千三百二十二朿。應在見在五十九萬四千五百六十二貫石疋兩朿。

環慶路。九年帳。應在二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七貫石。錢五萬六千五百二十二貫。斛斗二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五石。八千八百六十五貫已依未催。二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二貫石欠閣借支。見在三十萬六千三百八十五貫石疋兩朿。銀二兩。錢五萬六千五百四十三貫。斛斗三十萬六千三百八十五貫石疋兩朿。絹二萬六百四

十八疋。紬九千五百八疋。草二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朿。應在見在一十三萬二千一百二十九貫石疋。

河東路。九年帳。應在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九貫石疋。錢五千八百一十七貫。斛斗一萬七百四十七石。絹七千二百四十疋。紬七百四十五疋。三千三百三十一貫石已依未催。二萬一千一十八貫疋欠閣借支。見在一十萬七千五百八十貫石疋。錢二萬八千二十貫。斛斗三萬七千八百五十八石。絹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八疋。紬二萬九千四十四疋。應在見在六十萬九千七百八十四貫石。

涇原路。九年帳。應在二十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九貫石。借與城寨番部種牛具助步欠錢五萬七百三十六貫。斛斗一十七萬一千九百五十三石。見在三十八萬九十五貫石。錢九萬五千三百三十六貫。斛斗二十八萬四千七百五十九石。應在見在一十一萬四千一百七十貫石疋。

秦鳳路。九年帳。應在一萬一千七百一十貫石。錢九千九百一十九貫。斛斗一千七百九十一石。三千四百九十二貫石已依未催。八千二百一十八貫石欠閣借支。見在二十萬二千四百六十貫石

錢六萬五百二十九貫。斛斗四萬一十九百三十一石。

金陵志常平倉。通典曰。昔曰常平倉。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不糴糶。陳因之。隋書食貨志曰京都有臺城內倉常平倉東宫倉。江寧縣志常平倉。金陵新志曰。至元五年因監察御史建言。於錄事司西北隅舊廣儲倉地屋建。溧水志常平倉。在縣北六十步。唐大和六年置。宋開寶八年重修。原係贍留倉。政和二年改為常平倉。紹興八年。知縣李朝正重建。元常平倉在州治正廳東。鎮江志常平倉。在府治南。潤之有倉。自齊始。齊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擬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下詔。兩吉石米李註之。並。參議。出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金壇縣常平倉。在縣治東南五十步。丹陽縣常平倉。在縣東北一里普寧寺北。毗陵志宜興縣常平倉。元附無錫州。至正辛巳移置本州東隅。壬辰兵燬。本朝創於縣治西。名大軍倉。蘇州府誌。常平倉義倉。續會要。淳熙十三年十二月。提舉羅點言平江府常平臨仁兩倉貯米之數。當一路之半。而倉屋傾斜。乞於本府見椿管官錢內支撥一萬貫措置起蓋三十間收貯米斛。從之。按常平之名始於漢耿壽昌所請以穀賤增價以糴穀貴減價以糶。義倉則昉於隋度

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閭巷。以備水旱災傷之歲。即賑貧民。唐志云。義倉以備歲不足。常平以均貴賤。宋景德三年。初立常平於兩浙。慶曆初。王琪請建義倉。始詔天下亦置之。常平倉。在顧亭橋。崇明縣常平倉。在州治前捕盜司之東。崑山縣常平倉。在縣西南二百八十五步。嘉定縣常平倉。與捕盜司相直。太平州圖經志常平倉。在省倉內。松江府志常平倉。在舊縣。即今郡治。南一百五十步。宋元祐元年建。乾道八年廢。併入濟民倉。後為支鹽官廨。今俱廢。宣城志常平倉。在東倉門。景德三年。臣僚請於京陝河南北江淮兩浙各置常平倉。緣邊州不置。每歲夏秋加錢收糴。貴則減價出糶。康定元年。詔復義倉。熙寧四年。河北提刑王廣廉乞將天下廣惠倉併入常平。詔從之。紹興二年。有司請復常平法。德音宣諭常平之法。歲久多弊。今復置官。可明諭天下。寶祐惟揚志常平省倉。舊名南倉。在今登賢坊之南。乾道四年。帥守莫公濛建。淳熙十五年。帥守鄭公興裔修。并建門屋三楹。歲久頹圮。紹定間。制使翟公朝宗葺而新之。又捌屋四十楹。儀真志揚子縣常平倉。舊在縣西南。與廣惠倉相直。後附于州倉。山陽志山陽縣常平倉。在廣儲新倉之東。秋浦新志常平倉。在縣廨之西。合肥新志舒城縣常平倉。

在縣治西廡。紹興癸丑，寧沈圻建。今廢。臨安志：杭州府常平倉，在鎮城倉東。淳祐三年，趙安撫與𥲅重建。臨安縣常平倉，在縣南六十步。塱官縣常平倉，在縣西一十五步。唐正元十年置。於潛縣常平倉，在縣治東。昌化縣常平倉，在際留倉後。吳興續志：常平倉，舊志在永寧倉內，今併入永寧倉。德清縣常平倉，舊誌在縣南達尊坊，元以儲際留粮米。至正十六年兵廢。今其址爲射圃。湖州志：武康縣常平倉，舊誌在縣儀門外之西。元仍其舊。

皇朝洪武十年，令各縣際留粮米爲一歲支用，遂即其基建倉。紹興府會稽志：常平倉在省倉東。常平倉，在府衙東二百步。四明續志：至正元年九月，奉省劄欽遵詔旨，設立常平倉。穀賤則增價以糴，貴則減價以糶，隨宜以濟其民。令各處決官則產，係官賦罰、閑官子粒，并入米補官，斂濟不盡鈔數，從宜舉行。將元撥糴糶數目、立倉處所，每季登荅中呈，以憑照視。常平倉未立處所。元統二年，發下官本中統鈔一百二十一定四十三兩三錢三分。每年照時直糴收，於廣盈倉收貯，別無定額。又常平倉，在際留倉西敖。元統二年，局始撥到中統鈔本七十三定一十一兩九錢八厘。每年糴收收貯，逐年殘照依時價出糶。金華府東陽志：常平倉，在縣西七十二步。二倉，宣和五年知縣米移忠建。又常平倉，在州治西，附於際留倉。永康志：常平倉，在縣治西六十步，與際留倉相對。義烏縣志：常平倉，在縣治西廊。處州府志：常平倉。百穀秋成，價賤，官增價而糴，以利農。春夏之交，價貴，官減價而糶，以利不給之民。官錢常不斷，農民兩得其便。漢宣帝、唐太宗嘗行之。宋太宗復置。仁宗又令沒官戶絶田產，出租穀，別儲名廣惠倉，以備賑濟。熙寧青苗法行，賣廣惠倉田，錢入常平。高宗建炎初，復常平法。嘉定間，令元租戶承佃，歲取米數，令項樁管，以爲常平之助。歸附後，常平田悉入官。至大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各處便宜，摽撥官倉。如無倉敖去處，官爲起蓋。欽此。又一款節該：常平倉設官二員。欽此。溫州志：常平倉，在州倉後。漢耿壽昌奏令郡邑立常平倉，民便之。唐太宗復置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以舊易新。宋太宗頒置，以省倉南廊敖爲常平倉。紹興間，趙守不群，異其門南出，別揭額貯米二萬四千斛。元至大二年，給常平本鈔。本路以平定倉東北二廒爲之。今廢。南昌志：南昌府常平倉，舊在州衙西北一百五十步，今附惠民倉。吉水志：常平倉，在足食倉

之側。太和志：常平倉，在縣倉之西，舊止四敖。嘉泰元年，丞沈準增置四敖。永豐志：常平倉，在省倉之後。新喻縣誌：常平倉，在縣西。餘干縣志：常平倉，在白雲坊。宋景德置，尋廢。社師旦興焉。凡歲豐，官以時價糴貯之，歉以元價糶於民。元馬樞重建，尋燬。常平倉，朝廷所以惠民而利害，又在守令之賢否，不可不審。章貢志：常平倉，官給鈔一千二百定，收糴米三千石，貯倉以備荒。今廢。信豐縣志：常平倉，在縣治之東南。臨川志：常平倉，分南北。南倉在縣南嶽廟之左，北倉在縣北城隍廟之左。又常平倉，在南倉之西。又常平倉，在縣治之北，臨汝門外。新淦縣誌：常平倉，在省倉西。新昌縣志：常平倉二，在鼓樓門之左右，今皆廢。宜春志：常平倉，在縣治內。淳熙十年，知縣孫逢吉添置五倉，在縣郭之南岸。浮梁志：常平倉，在縣西十步。長沙府湘潭志：常平倉，在縣市西，廣惠寺左。湘陰縣古羅誌：常平倉，在湘陰縣省倉西。長沙縣綠江志：常平倉，在縣衙西廡。澧陽志：常平倉，在州宅之東，趙侯鼎建。衡陽志：衡陽府常平倉，在行衙之南。安仁縣常平倉，在縣治之西。嘉定元年，劉強學建。鄱陽縣志：常平倉，在縣倉東。沅州志：沅州府常平倉，在子城內西南。常德志：常平倉，在桃源縣東五十步，舊二倉，同一所。有侵移之患，林農丞岳爲常平使，令別建。武陵圖經：武陵縣常平倉，在武陵縣皇華坊。凡九敖，中爲廳，曰猨思堂，取思飢溺由己之義。遇省倉受苗，則撥常平米來儲之，以供水旱之賑濟、賑糶及月支貧民之闕食者。武岡州志：常平倉，在州治後。夷陵志：常平倉，舊附州倉。寶慶丙戌，倉使林公岳，行下州縣，特立常平倉，以防侵移。守高公叔獻擇地于州倉西北安泰坊內創建。邵陽志：寶慶府常平倉，在府倉之西。淳祐五年，通判潘忠恕重建。建安府崇安志：常平倉，在省倉之東。浦城志：浦安縣常平倉，在縣治外之西。建安志：浦城人黃詩，宋政和中，自置常平倉於遷陽鎮，以患艱食之民，而請于朝，從之。詩於是出錢數千緡爲糴本，以永利民，其倉自爲之記。延平府常平倉，在省倉西。順昌縣常平倉，在縣西。將樂縣常平倉，在縣東北。臨汀志：臨汀縣常平倉，在省倉內。武平縣常平倉，舊在縣西，今移禪果寺法堂東偏。漳州志：漳州府常平倉，在州省倉之中廡，分六敖，以綏萬邦、屢豐年爲號，每敖三間，屬提舉使司，以司法掌之。莆陽志：興化府常平倉，在都倉之北，景德三年置，舊門西向。紹興元年，知軍事趙充勵重修，門移于都倉之側，南向。松溪志：松溪縣常平倉，在縣中門外東偏。南安志：常平倉，在鼓樓之西偏。瓊州府南寧軍志：受納常平倉，在東廡下列之。彰德府志：伏恩常平倉，在安陽縣。唐宋常平倉，在臨漳縣。汾州志：介休縣

常平倉。在縣衙東南。平遥縣。常平倉。在縣衙門西。孝義縣常平倉。在縣衙東。江陽譜　瀘州常平倉。附州倉之左。凡七敖。有門通教場。以便月支諸軍。康縣　南雄郡志　常平倉。在府治西南。建武志　重脩邕州志　常平倉。在府倉之內。連桂州志　常平倉就人戶苗頭內帶納義倉米備蓄。以備凶荒。紹慶志　常平倉。在城東門外。新安志　績溪縣常平倉。在縣東北隅。留倉。在治西。凡義倉每都一所。共一十六所。總收稻穀三千三百八十二石七斗四升六合。今廢。　休寧縣常平倉。在縣東南隅。一在縣樓西。東偏。郴州志　永興縣常平倉。在縣治東。江少虞類苑　宋何涉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等。所至暴橫。摧挫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羲凌提轉直出其上。公牒州縣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轉運使李琰判官陳充。與之幾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白晝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至於坐榻之側。亦不爲起。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爲當去。他州遠不可廢。有章碎方得其文集覽校𥡴何涉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洪曰。凡事當從公論。何足憑也。李琰等。具奏其狀。詔罷。踰洪緣道上奏。訟琰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鞫問。洪索紙萬幅。以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字。由是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洪最爲甚。淶水記聞　宋史汪綱傳　綱知高郵軍。以功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寺集。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　又奏甯傳萬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廩之積。凡州縣寨名鄉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參五十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盡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雹。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籍而死者。此去麥熟而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綱江閩邑邑。迪使僚屬民情易動。分牒諭安之。徼諸郡官劄司門于朝。爲保境安息之圖。亞遂不犯。　滸陸傳　陸爲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賑濟。檄諸郡發粟以與民。　程琳孟傳　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賑民不足。即擅發他備。不俟報。吏懼。白不可。琳孟曰。必俟報。飢者盡死矣。竟發之。　李繁傳　提舉常平。歲凶年。先事發廩。㩦所活百七十萬人。楊龜山語錄　常平法。州縣寺倉。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臥於道者。隨所在中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至今以爲恨。通鑑長編　中書奏。乞常平錢穀。歲給有餘。而民有缺息關之。許令已著保人物產爲抵而貸之。詔常平錢穀。歲若給外有餘。又諸路致論請。恐不容倉庫積有存積。

必使盡散在民間。如此。徒其苗息盈多。甚不副先帝惠國之財用。取具本意。自今倉庫。當留一半錢。方給散。尺展修史傳。劉宰嗣其州法曹。常平倉壞米半損。請于部使者及郡。重建倉餘五十楹。又請常平錢。糴米平則糴。昂則下其直以糶。備之曰常平外倉。遂爲儉歲無窮之惠。金史　常平倉。世宗大定十四年。嘗定制。詔中外行之。其法尋廢。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勅省臣詳議以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况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糶。從之。三年八月。勅常平倉。豐糴儉糶。有司奉行。勤惰褒罰之制。其偏諭諸路。其奉行滅裂者提刑司糾察以聞。又謂宰臣曰。隨處常平倉。往往有名無實。况遠縣人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糴耶。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舊擬備戶口三月之糧。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戶以下。備五千石。河南陝西屯軍貯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有倉仍舊。否則創置。郡縣吏受代。所糴粟無壞。三月內交割給由。如無同管勾。亦准上交割。違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監交。本處歲豐而收糴不及一分者。本等內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省。至日斟酌黜陟。九月。勅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董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爲永制。又諭尚書省曰。上京路諸謀。未有常平倉。如亦可置。定其當。備粟數以聞。四年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戶。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收稅粟二十萬五千餘石。所支者六萬六千餘石。總其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石。臣等以爲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似不必置。遂止。五年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定其永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

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稍豐。而米價猶貴。者復預糴。恐價騰踊。於民未便。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候官錢羨餘日舉行。　章宗紀。明昌元年八月。詔設常平倉。　三年十月。勅置常平倉處。並令州府官以本職提舉。縣官兼管勾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以爲永制。宋會要。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常平倉。其法豐年米賤。官爲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爲減價糶之。於是八年以和糴糧及諸河倉所撥糧。貯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糴糧充焉。元朝典章。設立常平倉事。至元十九年。御史臺咨。承中書省劄付。至元八年。奏准隨路常平倉。收糴糧斛。欽此。劄付戶部。行下合屬。驗每月時估。以十分爲率。添答二分。常川收糴。委各處正官不妨本職提點。並不得椿配百姓。近年以來。有司減裂。加之勢要人等。把柄行市。積塌收采。使公害私。除別行禁約外。都省今擬依舊設立。用官降一樣斛斗秤。驗各處按月時估。依上添答價直。常川收糴。盡使支價並無減尅。貧家闕食者。仰令依例出糶。委自本處正官不妨本職提調。據合該倉官攢典斗脚。就於近上不作過犯內公同選差。除見各戶雜役。仍按月將見發價鈔。已未收糴支納見在數目。開坐申部呈省。除劄付戶部。各路宣慰司。依上施行外。憲中間

作弊。仰行依各道按察司。程察施行。元史武宗紀。二年九月。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戊寅。御史臺言。常平倉本以益民。然歲不登。遽立之必反害民。罷之。　本紀。天曆二年。文宗命所官司。設置常平倉。　姦臣傅盧世榮奏。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蓄。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爲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元王惲秋澗集論鈔息復立常平倉事狀。　切惟天災莫重於凶歉。圖計無先於貯備。豐備有餘。則國用足。國用足則民賴以足。今天下大約公私之間。曾無蓄積以備凶年。況即目自中都而南。蝗旱水澇。十有餘路。雖未至甚。萬一失所。官須存卹。然不過發倉廩。免租稅。重於賑濟而已。此特救荒于一時。其於經國遠圖。則未也。以愚見。莫若復先帝常平之制。就各路已有之倉。令有司預爲脩理。擇明定法。不使有名無實。昔唐以稅茶等錢爲義倉之本。竊爲便益。參詳合無亦將隨路平準行用鈔庫工墨鈔息。增餘見在等錢。分撥州郡。作常平粟本。就令本路轉運司兼以提舉收糴。勾當積用。逐年所得錢數。源源不已。則三年之間。百萬石之蓄可不勞而辦。是常有一年之蓄矣。又合驗得

常平倉。國家自丁巳年初立。明年戊午。宣德西京等處。補積田禾。收價騰踊。百姓闕食。官爲減價出糶。民賴以安。此先帝之故也。兼安使官民。其利有五。且不動官本。無害經費。取斛於息。取息之濟人無宜。一利也。歲或饑饉。就本全濟。使民心先安。大有備豫。不必家至戶到。感念恩惠。二利也。其力猶之寡。又知國家貴穀賤貨。務農大本。使起末之徒。乎歸南畝。不致有過賤傷農之歎。三利也。至若軍旅調度。糧餉爲先。比歲軍興。動輒和糴。若常平一立。除屯田糧及正稅外。復有百萬餘石之穀。積於中。而壯於外。時和歲豐。民無所仰。權以濟軍。雖調度加倍。民無和糴之擾。軍充闕食之虞。四利也。歲稍不豐。平價出糶。鈔本不失。人賴以安。使市厘之徒絶牟災貪利之謀。貧乏之家。脫轉死溝壑之苦。五利也。若夫平糴常平。富人社義等法。歷代相沿。莫能變易。能一旦舉而復行。則天下幸甚。所謂不害經費。爲國遠圖。良以此也。據此合行呈覆。　又擧宣課折納米粟實常平倉狀。　切見隨路起蓋常平倉數二千餘間。已是功畢。今秋豐稔。見得官爲和糴以實廩庾。然有未便者。如近年上都中興西京等處。和糴糧斛。所委官吏。往往作弊。官錢既爲欺隱。糧斛又不數足。隨復差糧省部官打算追徵。經隔數年。不能結絶。不惟官司案牘公家患無所濟。體訪得去歲尚書省爲

山東道軍闕乏糧儲。將附近州郡課程。折納米粟接濟。甚是便益。合無照依已行事理。趁夏麥收成。及向前秋將將農民六色課程。約量折納粟豆等物。公私寔爲兩便。先致有欺隱奈煩之弊。據此合行舉呈。宋曾鞏元豐類藁。提舉常平制一　朕憫農之不易。故擇材猶之臣。分部四出。以平其政令。而佐其衣食之業。爾以能聞。當是任屬。其務知朕之意。在於惠民。往慎厥司。懋彼棼庶。　又提舉常平制二　朕憫大農之艱且勤。故詳爲勸助之政。又擇能吏分部四出。使推而行之。爾以材聞。預在茲選。其思宣布朕恩。使斂本業之民。安其田里。而足於衣食。則爾爲能稱其職。可不勉歟。羅忠惠先生集　湖南常平王本除京畿路提舉常平。鄧益京西路提舉常平制。　朕推哀矜恤隱之德。界于將命諭指之臣。使推斯意。以致斯事。夫能體朕德意。鮮矣。昔成王之告康叔。未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以成王洛嗟勤懇如是。夫能諭上所欲。推以置人腹心。難矣哉。爾等咸朕識擢。無忘訓飭。　又朝請郎黃靜福建常平制。　汝出於閩學。俾汝將事徒以汝能識民情僞。知吏寬猛。夫以王命督察郡國。固已榮矣。而況椽枝以歸郡邸。持節以見闕吏。豈非昔人所賢。而於汝爲寵乎。　又應安道除淮東路常平制。　朕建勸農之官。修水土之政。爲復除以惠鰥寡。均地賦

以寬民力。有不順成。荒政畢舉。靡所遺失。汝以才選。來若成憲。則爲稱職
曾鞏元豐類藁奏論常平三等糴糶斛㪷不便狀　當州檢會。昨准本路
提刑司牒准司農寺牒准　熙寧九年六月九日。中書劄子節文。妄逐路提
刑司。下州軍監縣。各令供折。十五年以來。斛㪷價分爲平。及貴賤三等。開
坐聞奏。仍乞付寺置簿抄録。遇州縣斛㪷及賤價。即收糴入。貴價即出糶
及平價則糴糶俱止。每遇合當糴糶。使令所在州軍。及時施行。具價直申
提刑者。州司承准。已勘會到十五年斛㪷價例。分爲平及貴賤三等。每㪷
錢數。於熙寧元年十一月初四日。聞坐具狀申奏去訖。　當州勘會逐年
每至秋成。緣見管糴到常平倉米。錢估定在市的中實直時價收糴斛㪷
椿管准備。向去物貴。出糶救濟飢民。自今年春夏以來。素外米價增貴。小
民艱食。已依條於在州及外縣鎮安官置場。出糶常平倉米救濟。止令都
糶過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一碩。收錢椿管應副秋成依例收糴斛㪷准備
來年春夏米價踊貴。時出糶以濟飢殍。今來司農寺起請。分爲平及貴賤
三等。貴糶賤糴。平價糶糴俱止。當州上項平內貴價每㪷七十五文。平價
七十文。賤價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若今秋米價高於所定賤價
每㪷或至六十四五文以上。合依上條不該收糴。如每㪷至七十文價糴

糶俱止。緣本州今來出糶斛㪷至多。州城諸縣寨外。所闕常平倉米。若不
趁時收糴貯積。竊慮來年春夏。正當民間闕絕之際。官司無米支糶。小民
失所。州司兼檢准編勑節文。常平倉斛㪷。若年豐物賤。即於市價上添錢
收糴。如年儉物貴。即相度在市實直價例。特與減錢出糶。不得虧損元糴
之價。又條常平倉㪷斛。每年約定合糴數目。遇秋冬斛㪷價平時廣謀糴
緣本州今年秋糴斛㪷在近。竊慮計置失時。別致悞事。伏乞朝廷詳察。早
降旨揮。許依舊條施行。　貼黃。　竊詳舊法。但視時之美惡。而斂散天下
之米。不爲一定之制。可謂約束之文甚簡。而彌綸之意甚周。今法必取十
五年之州縣開倉鄉聚濟致同時出糶。一㪷爲錢七十有五。所出者幾五
萬碩。所以平已踊之價。濟艱食之人。竊惟聖恩至深至厚。此可謂不易之
良法也。今所糶米幾五萬碩之錢。向冬收成。正當廣糴。以准備來日之害
若使拘於價平而不糶。或拘於價賤而不糴。使藏有積滯之錢。而倉無儲
貯之米。於以應急圖儉。不亦闕乎。使來歲萬一。或有水旱之憂。未知何以
救之。此爲吏者。所以不敢坐視而晏然也。伏惟聖恩財擇。幸聽用舊無拘
以新制。使幽遠之人。偏蒙上賜。實天下之幸。王內翰奏議奏爲乞罷散青
苗錢。依今年二月九日勑條行舊常平倉法事狀六月八日。臣聞糶甚貴

傷人。甚賤傷農。古今之通患也。故李悝耿壽昌爲平糴常平之法。以救其
弊。不惟當時人以爲便。而後世有賴焉。　神宗臨御之初。柄臣建議廢常
平舊法。以散青苗錢。縉紳之公論。莫不以爲非。而主議者持之甚堅。先帝
聖明。心知其故。雖重違之。而至於數年之後。乃奮然獨斷。令常平錢斛存
留一半。遇斛斗價貴。減市價出糶。收成時添市價收糴。此有以見先帝知
常平舊法之不可廢也。然青苗錢未遂全罷者。以主議之大臣猶在而附
會者夥。固其說未可以遽破而已。今二聖臨御。善政無不行。弊事無不革。
宜有以成先帝之志矣。今年二月九日勑節文。提舉官錢穀委提點刑獄
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命下之日。四方歡頌。以陛下聖德隆厚。前古之
良法。先帝之素志。信可以行之於今日。春曾未數月。遽復變易。而所謂青
苗錢者。方且著爲新令。以其事物論深以爲駭。而莫知其故。臣竊料議者
不過謂青苗既不立額。而取人情願。坐而得息。有利而無害云爾。果如此
議。臣請言其不然也。夫取債出息。貧下無知之民所甚欲也。初無故而得
錢。孰非情願。迨乎收斂之際。即須追呼督促。脅以鞭笞。威以枷杻。而後本
息可得也。且又將新蓋舊。積累浸多。則以逃亡自損之故。而虐及妻孥。累
及同保者。相望於道路矣。當太平無事之時。而使其民無辜陷溺。有至於

此。可不爲之痛惜哉。然則青苗之所謂利者。果在於利民。即非民之所利
則其說既見於前矣。如曰利國。則歷古以來。利不及民。而國能獨利者。未
之有也。必民利而後國利焉。此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
也。夫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民傷則國貧。乃必然之理也。人
果傷而離散矣。臣恐青苗之錢。能使之不離散乎。農果傷而國貧矣。瑣瑣
二分之息。能使之不貧乎。故不若穀賤不至於傷農。而民救本。民救本則
田野闢。而賦稅增也。穀貴不至於傷人。則民樂業。民樂業則百貨出而無
求不得也。夫如是則下何假於借貸之物。而上何慕於二分之息乎。故曰。
民利而後國利。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也。臣竊惟先帝
存留常平一半錢斛。以行舊法。誠務在於平穀價矣。然今天下郡縣。猶不
免樂歲粒米狼戾。價甚賤而不售。凶年穀騰踴。民阻饑而死亡者何耶。蓋
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爲利。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糴
糶舊條則徒同虛設。而又常平錢斛既分。以爲青苗之本。則可充糴糶者
自已不多。是以穀價低昂。而終未見其平也。臣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依
今年二月九日。勑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無使郡縣之吏以利
心期朝廷。而廢善法也。惟聖慈詳酌。蚤賜旨揮施行。　貼黃。　先帝用大

臣之議。行青苗之法。偶以一二言事臣僚。所論過差。嘗行降黜。反行法數年之後。左右前後之人。及諸路監司守令等。豈復有敢青苗法者哉。惟頃贊之言。則日聞於前矣。然先帝乃奮然不誅群臣。令常平存留一半錢斛以行糶糴舊法者。蓋已深知青苗錢之爲弊。而察糶糴舊法之爲善也。若其後臣僚。有能將順。已盡罷青苗。行常平舊法。則先帝豈不聽從。以存留一半錢斛之意而觀之可知矣。惟聖慈詳察。陳次升讜論奏論常平狀。

臣竊以朝廷修復常平。免役坊場保甲之法。實欲使民。以固邦本。訪聞遠方官吏。未喻旨意。尚循風昔之弊。常平反散。州縣或泥舊額。祈依雖有增減。不敢過少。所請之人。未必皆願。或有願請之人。官司不支。以至免役。坊場保甲。亦有違戾。蓋遠方不曉朝廷美意。含胡推行。縱知失當。莫敢申稟。法行之初。若有窒礙。使行究正。則易爲力。已定之後。雖欲改更。則難爲功。臣伏見近者修立先帝遣官按察之制。伏望聖慈。早降睿旨。遣官按察。宣諭上意。詢考下情。講求利害。以成一代良法。庶使萬世無弊。生靈蒙福。不勝幸甚。取進止。范太史集論常平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蓄積。無以待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飢饉流亡。昨春夏旱。京西陝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飢

民群行。劫米坐法配流者。係囚相屬。幸而得麥。民復有生望。故大盜不作耳。然轉於溝壑。與配隸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哀閔而爲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黃不接之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以救之。自中夏以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郡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收熟之處必多。年數稍豐。則公私逋負皆追。民間速欲得錢。無由貯積。必至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朝廷廣採收糴。以時發斂。則無以平糴濟民。今諸路提刑司。積常平錢猶多。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來。常平之法尚未修復如舊。臣愚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乘今秋豐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糶。使不至於甚貴傷民。若正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陛下誠能出內庫金帛數十萬。以爲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則官本常存。而民被惠澤。無窮濟民之命。無大於此。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錢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此仁恩所以深結於民心也。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今散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陛下出錢十萬緡。散之窮民。民苦於寒。陛下不忍坐視其死損以與之。誠知民爲國本。不可不愛惜也。況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上是以內庫之錢。借之外路。又有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爲乎。如以臣言爲然。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又再論常平劄子。

臣竊以爲國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貴穀。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孔子曰。所重民食。蓄積者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大命也。臣伏見累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昨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陛下憂勞共食於上。大臣惶恐請罪於下。豈非以倉廩空虛。民無所食。盜賊並起。將有不可知之變哉。一朝得雨。報賽神祇。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矣。夫歲之有豐凶。天之常也。豐年常少。凶年常多。水旱之災。堯湯所不能免。然而國不困。民不亡者。有蓄積以爲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以無復生理。幸而得麥。出於望外。豈可常恃僥倖天災之不成也。臣訪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惟速欲得錢。必至甚賤。又小民不爲遠慮。一熟則輕賤五穀。糶米狼戾。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是故操斂散之術以權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利不入於兼并之家。而農民常得其平。此所以家給人足也。至於衰世。豐不知斂。凶不知散。故其政荒。其民流。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如此者其國欲何而不亡也。

今天下背本趨末。民惟視上之所好。若朝廷以農爲急。乃可以使民務本。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貴之者。好之者衆也。誠使貴五穀而賤金玉。則民豈有不以穀爲重者哉。布帛不可一日而闕。亦皆人力之所爲。至於五穀。天不生。地不長。則非人力所能致也。昔梁武帝。享國幾五十年。江南久安。風俗奢侈。不務蓄積。侯景之亂。連年旱蝗。富民皆懷金玉衣錦綺。相枕藉而死。唐末。高駢亂。淮南揚州。米斗至直錢五十千。皆史冊所載。古有此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蓄炭。冬則蓄冰。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爲凶歲之備。蓋以五穀爲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旱則備水。水則備旱。豐登則備凶歉。知天時之有必至也。惟陛下留意於務農貴穀。修常平之政。以厚天下。取進止。歐陽公集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奏劄。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戶進納常平倉斛斗。檢會到元降勅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者倉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賞以官爵。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失權宜當

爲之本意。本司爲見有此不得。曾具狀申奏。乞增起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絶徇情。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具狀申奏多日。至今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户進納常平斛斗。並爲恩澤僥倖。所以人户各來進納。本司爲已有申奏起請。已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今再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獎次第。伏乞朝廷比類裁酌。詳認本司見止住人户進納。伺候勑旨。次乞早降勑命指揮。孫覿鴻慶居士集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脩講常平之政。置提擧官。行其法於天下。爾時錢穀充斥府縣。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錢米買田擧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寬剩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資。擲費三十年。所存十分。邇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遽罷提擧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一。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它司。爭取妄用。遂至掃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漕挽軍儲上供之外。趣了目前。已號稱職。無一金之藏。它日朝廷有大水旱。招集流亡。有大擧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須。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方時多事。財用爲急。此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遣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擧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復常平提擧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司不得侵。而異日有所恃。以爲萬世無窮之基。陳造江湖長翁集常平劄子。　臣伏見兩淮國北門藩垣之地。所不可輕。而頻年水旱。民不聊生。去年赤地千里。淮民無食。官中擧行荒政。而儲蓄不多。無以盡稱君父憂恤赤子之意。且淮地米麥之外。他無所產。而來豐歲。米麥價賤。農傷已甚。不幸水旱。民就飢罷。官中束手無策救援。則是歲之豐凶。皆不免病民。民情安吾圖保敵之本。奈何置不爲慮。救此之弊。豈真無術。竊惟古法可萬世常行無弊者。惟漢耿壽昌常平。豐年增價而糴。凶歲減價而糶。農末兼利。官無費。外此利之未究。其害隨之。欲望陛下捐楮券各百萬。付之提擧司。豐年而糴。稍高其直。不幸水旱。準直出之。價稍增。則農無穀賤不售之病。糴不出元直。則農末俱濟。且今楮券在兩淮甚多。此策若行。民得所用。而此百萬之券。常在一路。或豐或凶。皆被其

利。此最良法。無可議者。如行之有利。推以及他路。將無不可。國家遂路置常平使者。各有樁積錢券。然歲既久。米多陳腐。虛數。淮南鐵錢久積。將遂蠹壞。不可復留。行之又不能盡。兩漢斂散之法。據空籍貯長物。將以備凶年。坐視實惠。及民尚鮮。令該已行之法。又加以此策平糴。豐凶斂散之術。國家初無費耗。而恩德可以淪浹斯民。益修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基於此。李季忠定公集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爲水旱所困者。以事脩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况年歲之儲。尚有闕乎。祖宗常平之政。實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飢困之患。勑令備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擧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平諸色錢物。州縣那移。朝廷刻剝。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飢色。則無米以糶。法存而人不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綿亘數路。江湖爲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脩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以提擧茶鹽官爲提擧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爲兼職。恬不加脩。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刻剝。依舊推行糴糶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幾良法復擧。民受其賜。天下幸甚。慕容彥逢摛文堂集理會常平劄子。　臣竊惟神考立常平之法。加惠元元。意旨深遠。著令究悉。而吏或不虔。使文自營。馴致蠹耗。出多入寡。近因臣寮建言。申嚴約束。務絶姦弊。惠及細民。臣愚以謂唯納欠多寡最見推行之實。使任職者。悉心奉法。計置及時。官無抑勒留難。下無詭冒違法之人。則良民輸納。自無稽違。豈出多入寡之弊。臣欲乞應欽常平錢穀。逐歲於令佐印紙內批書納欠分數。候三考滿日。別立殿最之法。庶幾知所勸沮。因或偷惰。始蒙聖允。即乞詔有司施行。周益公大全集提擧常平。　御筆。三月十二日。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擧常平官事體異同。御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擧常平官事體異同。臣謹按常平起於漢宣帝。義倉起於隋開皇。本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首詔州縣各置義倉。凡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太宗皇帝淳化中置常平倉於京師。歲豐增價以糴。歲歉減價以糶。真宗皇帝咸平中。推其法於諸路。其後屢置不一。大略如此。神宗皇帝即位。深以務農重穀。足國裕民爲意。而大臣王安石用心太過。又不能博詢衆謀。熙寧二年

十二月乃乞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幹農田水利差役事每路各二員以朝官爲之又差同管幹一員以京官爲之或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各付以條目大要主於散青苗錢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上人爲甲頭坊郭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各計數收息而所遣之人多欺誕躁進所至逼迫守令惟恐散錢之不多水利之不遠差役之不盛良法美意繇此背馳十二月蘇軾即上書論其事中外之民如韓琦張方平范鎮等亦皆以爲言三年正月神宗皇帝詔曰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卹貧乏並取民情願令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騷成搔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業罰亦如之當是時司馬光爲翰林學士論辨尤力三月詔除光副樞光以未罷青苗不肯受命乃移書安石至於再三乞追還使者此其事之本末也常平設官實起於此法非不善所以紛紛者正坐強以青苗錢與民小人得之隨以妄用況官吏侵尅其弊不一既無償納必至破家又農田水利差役雖然紛更失在欲速光乞追回蓋知民不便故也今提舉職事與當時並同緣不散青苗錢又水利差役等行之有序未嘗強民且所用之人不敢邀功妄作又每路止一員上上相安

有利無害所患鮮能職思其憂爲國長慮仰副　聖主孜孜爲民之意若更精擇而臨遣之善不可加臣備位政塗每以不能仰助選掄爲愧謹因聖問輒併陳述伏乞睿聽之堅集常平糶糴乞先除頭子錢　臣契勘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而糴貴則損價而糶朝廷之法務在惠民伏觀常平令諸給納及折博糶糴並計價收頭子錢臣愚以謂凶年賤糶所以賑飢豐年貴糴所以利農與其他給納不同理宜優恤令數價轉賤農家尤苦乏錢欲乞州縣常平倉豐年收糴凶年賑糶其頭子錢並與除免庶幾良法美意纖悉畢及於民漢唐制度論漢常平　漢有賑民之患而無救荒之政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苟俟其已甚而後爲之計則流民失業道路相望救之亦已晚矣漢於災傷之民非不加恤也關中飢則令民就食蜀漢山東飢則令民就食江淮江南水潦則下巴蜀之粟以賑濟之關東飢則轉漕旁郡錢穀以相救此何異於移民移粟者也至成帝流民有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沅關者詔勿苛留有欲入關者籍其姓名而納之夫一郡之災則有一郡之粟以濟之蓄於未然積於有素先事而爲之備則水旱不能爲之災何至移民易粟於倉卒之際而聽其流離轉徙於四方也耶嘗觀汲黯矯制發粟以救河內之民切謂諸郡無粟也或者俟命於君

而民之枵腹不能待也否則客粟以自殖而有司莫以告也夫以傷水旱者萬家飢或至於相食郡太守不以告而天子不之知使汲黯必俟請命而後發河內之倉則飢民必將流入於關中其必餒且死也決矣耿壽昌常平之置其某非不善而其意則在於邊儲而非以爲救荒設飢民未有蒙其利者至元帝而其倉亦竟罷矣以是知漢之常平與今日之意不同故終於救荒之政不講而臨時經畫非有長計此有志於古者所以不能不嘆息於漢也杜衍集上仁宗乞詳定常平制度　臣聞農者國之本不可不勸其業穀者民之命不可不爲之儲蓋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欲及其時散滯取贏宜究其術前志曰欲人務農人有所利果有所聚謂官以法收之也今豪民富家乘時賤將拙業之人旋致罄竭及稽事不興小有水旱則稽貨不出須其翔踊以牟厚利農民貴糴境充口腹侵後受弊無復窮已雖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莫益於事故管子曰令有緩急物有輕重人君不治則蓄賈游市乘人不給百倍其利矣又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由此言之則平糶常平之制其來久矣非始於漢宣之世也國家列郡置常平倉所以利農民備飢歲也然而有名無實者制度不立耳臣以謂立制度在乎

量州郡之遠邇計戶口之衆寡取賤出貴差別其飢熟信賞必罰責課於官吏出納無壅增減有制本息之數勿假以供軍缺導之時禁其爭利至於蜀漢狹境交廣寬鄉或通川易地之殊或邊郡巖邑之異各立條教以節盈虛限四易之歲時虞其損敗制主典之侵剋皆以嚴科則痛瘵可充飢饉有備也今則不然九穀散於穰歲而不能儲峙兆民困於凶年而無以振業饒聽之道固若斯乎誠嚴飭州郡據本處有無見管常平倉錢斛令後漸令隨戶口趂額收糴轉運司不得以運軍須爲名奏乞假借其逐處合備貫石數目若有欠少令多方計度供給儻有全然少本無可圓融之處伏乞霈然下詔出府庫乳香犀角真珠之類相度隨處減價出賣添備倉本上以章去奢崇儉之仁下以成救本惠民之道俟州郡有本息增美之處令外計遠近均融各足其額除邊遠之郡及山險之地糴貯不得過定額外沿路州府亦許就賤多糴仍先乞指揮有司將見行常平倉條貫并臣此劄子重別詳定具爲條件務令精審經久爲例并立定逐州軍合糴額數畫一開坐聞奏朝廷更爲裁酌頒行此法之設蓋以抑兼并惠貧弱苟行之必信守之必堅本息漸增則公私獲利矣比夫義社之制別主賦歛官吏侵削急速假借害大利小創於隋時而唐載胄者猶請復之

頗得其利。則兼惠農末振塞利孔之術。可忽其名而不務乎。議者若云聖朝不當以出息爲名。此又不稽其實者也。周公制民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又貸萬衆者入息五百。亦取之以其道耳。必也倉儲充羨。國用富饒。雖有凶荒不至捐瘠。則仁聖域民之道。莫大於此也。臣以狂瞽。輒劾涓埃。冒瀆威顏。伏深殞越。

胡祇遹紫山集。有司不立常平糴術。高下一出於編民。物有餘則賤。不足則貴。固物之情也。然而乘時徼利。賤入而貴出。亦市井之薄俗。近歲農民亦爲壟斷之態。牟取倍息之稱。而不責數參。欲乘其雨不時降。新不接舊。物價爲之踴貴而售也。是以今農物價若干。日夕物價若干。朝貴暮賤。朝賤暮貴。若翻覆手。乘其逐末者日求升合而素無蓄積耳。有司略不介意。坐視其紛紛無定。偷薄姦弊日甚一日。然則古人常平糴術。可不設歟。近爲民戶張忠買到軍戶王贇地二頃五十畝。又令張忠更納地稅事。中部除豁。不惟不准五致符下本路問罪。今來若不再行中呈。地一也。而曰軍地民地。稅粮一也。而曰丁粮地粮。是蓋因人以立名。因名以責實。因人以推收。義例甚明。當丁稅者。不納地稅。當地稅者。不納丁稅。自立此格例以來。未有併當重當者也。近年以來。破壞格例。既納丁粮周買得地稅之地。而併當地稅。或地稅之家買得丁粮之地。而併納丁粮

如此重併。府司屢中終不開除。反致取招問罪。不惟案牘繁亂。名實混肴。軍民重併。使國家號令不一。前後失信。省部見小利而不究大體。以瑣屑俗吏之言爲可聽。俗吏不惟不知義理。且如一話一言。先自差失。付以言之所以名曰丁粮地粮者。地隨人變。非人隨地變也。今曰隨地推收。先自失言。合曰丁粮地粮隨人推收。則不待解說而事自明白。政自歸一。民貴與軍地除四頃之外納地稅。軍貴與民地不問多寡止納丁粮。豈不簡易正大。不費辭說。若中間作姦造弊。僞不以實。嚴立罪責。各有所歸。則自無詐冒。伏乞照詳。

唐仲友說齋集。漢常平倉記。　漢宣帝興於閭閻。入纂大統。生民疾苦。靡不周知。及親萬機。勵精政事。選擇良二千石。布列郡國。若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之徒。率能勞徠流民。勸課播事。百姓安土。時和歲豐。雖多來多稌。百室以盈。然穀石五錢。農人少利。五鳳紀元之四年。大司農中丞臣壽昌言。歲漕關東穀。厥費不貲。宜糴三輔洪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可其奏。於是近郡餘粟灌輸上都。大費既省。而農無賤出之患。壽昌遂請推廣其法。築倉邊郡。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糶。名之曰常平倉。用俾農末兼利。家給人足。天子嘉其功。遂下明詔。賜壽昌爵關內侯。以答顯庸。宜有翰墨登載本末

史闕未補。故據實而言曰。國之大本在民。人之大命在穀。穀甚貴病末。甚賤傷農。末病則人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必使人不離而農益勸。故有甚貴賤而君不理。則豪商富室操其贏貲。困民之不給。以牟百倍之利。樂歲則乘急賤收。凶年則閉不出。斯民反覆受弊。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將使利出一孔。而民不困。莫若操其貴賤而御之以準。故管仲通輕重之權。九合諸侯。范蠡用計然之策。破吳霸越。李悝行平糴之法。魏國富強。明效大驗。可考不誣。惟漢受命。傳嗣七世。務農振乏。注意匪懈。令布令典。章章具存。獨常平之法未克舉行。宣帝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文學法理之吏。咸精其能。壽昌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遂乃斟酌前人之法而用之。言聽計行。爲萬世利。若夫十雨五風。年穀順成。千倉萬箱。充衍盈溢。則是倉斂之以重穀。有所藏。民不告病。設或大旱水毀。五穀不登。室如垂磬。民有飢色。則是倉散之以輕穀。有所出。民不乏食。輕重斂散。各以其時。雖有金之實。且不能徼利以困民。壽昌之策。顧實不亦宜乎。嘗試論之。天下有大利。致之者聖也。人臣有良策。行之者君也。宣帝在位十六年。屢數下恩澤詔書。遣使者循行郡國。冠蓋相望。損膳省宰。減樂。人使就農。假公田。貸種食。弛池籞。與貧民。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使利百姓之道甚備。然

惠而不費。養而不窮。未有若常平倉之善者。緊誰之力哉。壽昌建議之初。廷臣有吝一時之煩費者。將沮其謀。惟帝決信不疑。卒能行良策而致大利。然則是倉之興。實帝明斷之力也。嗚呼仁哉。若夫築治有所。蓄藏有數。出納有節。籍在大農。茲得以略姑記其爲民之意。示後人云。

合肥新志。李從天聖瑞縣新建常平倉記。　蓋聞在天成象。婁南六星主倉穀之所藏。天時不齊。洪範八庶察暘燠之失序。謀匪儲備。曷禦耕荄。况乎公劉之厚民也。迺積迺倉。后稷之配天也。維秬維秠。管子衍輕重之說。抑其豪強。李悝評貴賤之宜。肇茲平糴。是知有國有家者。必貴五穀而賤金玉。使菽粟而如水火既齊。人之粒易得也。則禮節興而獄訟息矣。　皇宋重業熙昌。泱宇嘉靖。懿綱縣舉。醲化廣被。五風十雨。載揚壤歌。千倉萬箱。鋪胎年瑞。京坻之詠。適乎周公。闕於漢猶每歲詔大司農恪治藏之任。益神宗嫌名存救之術。上自邦畿。下及郡邑。咸聽細容之禮。用分肝昃闕鴻惠之欽恤。而下戶之欣賴也。長淮之濱。合肥之壤。大小之山。隣其境上下之驛。達其路。有屬縣曰淩道。寔楚白公之闕侯之蹤。封占數之氓一萬三千戶。給公之穀五萬六千斛。已既劇矣。務則紛然。操刀學製。治之者罕得其中。食糂懷昔闕其奘。天聖八年夏。令神牧祕閣中山公輒蓬觀之清秩。蒞价藩之

劇倅同判官貫未平公以博望苑之良貳判史之重委二公釐陞而倸同謀而治撤帷視事被心患瘍無淹不振有寃必雪首詢蔬巳號曰難治會令茂宰廷平劉君紹納駉之閩被薦鍘之命從獲佐馬及之職二公並言昔子路為蒲大夫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惟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此邑之難治也用是道足以保民是歲六月宰君與僚同日而蒞局協力究心亡季稚之忌拾遺興滯掇秕稗之政悉季孟而事稍濟蓋累二公之成訓也宰君一日顧從曰朔家屢降天旨以常平倉為急務吾邑之廩或附于客館或頓于縣第或託于佛剎深貽慄溧之憂豈善陳因之計盍搆廣廡用藏嘉穀從對曰仁者之言其利博哉然則鳩工力役必有明撩治材胥宇安得虛發請按國語以制之一曰其所不奪穡地二曰其為不匱財用三曰其事不煩官業四曰其日不廢時發四者備矣然后圖之宰君曰善初倉之建也得縣牙西南一隅地前抵違衢後界曲渚灌木森以不列庶草蔚而勿薙公田而賦薄人用而土埄遂築以基之其所不奪穡地一也當掄材也或出於邑史或納於里胥欣欣而子來熙熙而日用何嘗誅求於畜蓄耗於泉府其為不匱財用二也選總領以監之列籌書以繩之程其工以督之恌其民以使之秩掌之際𢦤墮厥職蝀地之餘乃撫其辰曰事不煩官業三也百稺之千夫之從伺晨之隙計日而吏執斵者忘勞運甓者任力周隆於四業允洽於衆心其日不廢時務四也掠前之美不勞而成　由郡政之洪蔭而縣尹之失陳也東西敖屋前植各六北敖屋三虛其中以容官守出納之位鑿其池以蓄水備火災也聳其亭以來風逃暑氣也南設雙扉司啓閉也周置綠垣崇冦盜也今年夏五月厥工告畢墁飾皆完宰君曰是倉也但以常平目之亭曰錦漪又曰予之文嘗舉於薦紳間宜革其事以垂不朽從聞命怵惕避席譲攘不獲已而述之若以勒翠琰泒麗藻固無取焉耳時天聖九禩龍集辛未秋七月十有九日記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主簿李從撰大宣德郎行大理評事知縣事劉宗孟書并篆額右班殿直監在縣茶鹽酒稅張稚承務郎行縣尉裴懸周東頭供奉官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馮文聰節度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韓汎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掌書記施元長節度判官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兼侍御史李惟宣德郎守太子右贊宮大夫同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呂長言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知軍州兼管內勸農提舉瘧壽八州軍兵甲巡檢公事輕重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劉奕圭元保信軍節

度觀察留守後樂安郡公立石都梁誌宋鄭汝諧建常平倉記　國朝熙寧中並舂百度諸道始建使者董常平事金穀之凡最悉于使者而聽焉擅出入者論之如律守臣以無能專輒故祗常平之儲幾若外廩有弗給則私撥諸籍胥禁弛用否則一切置諸意慮之外米腐弗易室傾弗支援曰憲文具存是有所失責使者不吾理也何所取償焉苟幸歲月無他譴考以引去則已汝諧假守都梁南祗事則訪常平倉所在史以地告其儲蓋附于省倉云問其數斷于籍者餘二千斛詰之則曰耗於蟲蠹非一日之積前使者行部嘗暫過三移鞠於旁郡有司務為護獄成追以虛數閱即日露其狀于使者悉寘於罪乃即倉之故基而經營之夷高增庳陶瓦伐木為屋十有二楹峙于東西下版以御濕旁垣以防寇中為公廨以棲官吏役始於庚子之八月訖於十有一月帥丞集以病役夫也楚俗無良材工習簡陋雖令程督稍異舊制不能保其久而不圮也姑紀其暑以詔來者嗣葺其屢云淳熙八年四月括蒼鄭汝諧記。　又東陽宰徐潤別刱常平倉記　隸嚴山廣田稀小畝即賑貸尤備尤急常平舊有數始　淳熙庚子太守鄭公令甲子一周地旱土瀉圃刱始所弗暇視潞忽頹循至極壞則累後人故實履至嘉熙庚臺三遣官檢覈腐敗耗折一萬三千斛有奇暫貴嚴峻胥吏惶駭往往咎敖潤一日步自營廩從旁得高燥地請于州別刱立敖間架中規度來揃店摸頎堅去地二尺方施扳狀如閣懸革濕腐以兩年義米實二敖屬庾臺備參御菫諸常平米非侵欺盜用委係陳腐聽保明申省與斟酌蠲放遂條具顛末申臺奏于朝正月旦恭奉聖旨特蠲八千二百斛湛恩汪濊胥吏上下歡呼傾戴先是于禁人填納錢楮四千餘貫黃堂趙公首糶一千五百斛貯四敖又將以次盡糶以貯而語潤曰予之志勤矣且不自伐而託於我雖然土木其能恃以為遠乎惟壽昌故知千載猶在相與祖而行則久無斁聞者題之公緯希琥乙未進士嘉熙四年六月。
郡丞東陽徐潤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　十八陽

倉

社倉

隋書食貨志。開皇十六年正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會要高祖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曰。特建農圃用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庶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畝豐羨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滯。新唐書食貨志。唐制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致知為倉法何以數發。　唐自武德置社倉。本因隋制。社倉正為凶荒賑給設。然考戴胄奏言。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末塗無以自給。於是有義倉之請。然則自隋以來。社倉無充官費。不專為賑荒用。社倉之不足為備宜矣。自貞觀中置義倉。蓋因戴胄建議本為歲凶給民設。然考降及武后數十年間。乃禁義倉。不許雜用。是則武后之時。則民病矣。然諸唐調物。八月上旬起輸。諸租十一月起輸。取之各有時矣。且有事而加役。旬有五日則免調。三十日則租調皆免。是有時用役而不用賦矣。水旱霜蟲為災。十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租調。七以上課役俱免。是又有時因天災而賦役俱不用矣。租庸調三者之法。並立而不並用。且因時而損益之。不害其為良法也。惜也不二百年間。而此法遂改壞之以兼并。重之以括羨。加之以兩稅。而民困日深。議者皆曰。唐初雜賦。非田所出。兩稅之後。布縷出於田。力役出於田。諸所征求皆出於田。何啻十稅五。斯言亦不誣矣。宋史隱逸傳。魏掞之字子實。自幼有大志。嘗請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掞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掞之始。錢顗上神宗乞天下置社倉。　臣聞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國有九年之儲。不謂之有備。家無三年之蓄。必謂之不給。有國有家者。未始不先於儲蓄也。故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此之謂矣。臣竊見諸處農民。雖力田疇。不務蓄積。一有水旱。遂至狼狽。深可惻憫。臣謹按隋文帝開皇中。嘗令天下之人。節儉輸粟。名為社倉。行於當時。民無饑饉。此實濟衆之良策也。以臣愚欲乞於天下

州縣。逐鄉村各令依舊置社倉。當豐年秋成之時。只於上三等有田人戶。量出斛㪷以備賑濟。第一等不過三石。第二等不過二石。第三等不過一石。或以鄉或以村為頭。仍令衆人選擇有物力一戶。充社倉甲頭。一年一替。以所聚斛㪷。截置其家。即具衆戶實數申報所屬官司。判押為據。或有損失亦逐甲頭陪填。責免侵欺之弊。若遇荒歉。即盡數依借於下等貧民。聽將來歲給日官為索還。依前入社倉收貯。候聚及三年。或無水旱。即具存留。所貴常有三年之備。或無水旱一方之民。且枝有貴賤。歲有凶豐。所欲立輕。所濟甚博。歲月積久。蓄積亦多。縱值水旱之災。免致流亡之患。伏乞指揮下諸路轉運。詳酌施行。道學名臣言行錄。朱晦菴乾道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歉則弛半息。大凶則盡蠲之。建陽崇安縣志。社倉四。並乾道七年以後置。實經始於邑人朝奉郎劉公如愚。今侍制晦菴朱公熹云。　五夫里。　黃亭市。　長屯里。根忠泥。　大安鋪。宋朱子語類。因民戶計較沮撓社倉倉官。而知縣不恤。因此事從來是官吏見這些米糧出入於士民。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其事。今若不存倉官。數年之間。定使敗壞。雖二十來年之功。俱為無益。賀孫。朱子語續錄。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未會充生去。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朱晦菴集。社倉事目。初令其從指揮　宣教郎直秘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令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校。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抛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

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添累官桶及官斗。每桶受米五斗石半。抑斗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抄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廒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為一狀，米又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人等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貸，仍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衆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衆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葉藨脩補倉廒，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口地佃田，開居賃屋者外來，係某年移來。

是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押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狀。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係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府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它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脩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隨宜立約，實為久遠之利。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　勑命　行在尚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　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斂藏施行，人必願從者衆。伏望聖慈

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
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
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兌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廒屋。以轉
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撥充常平物。諸
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稅處。物帛之類折為斛者。準此。每一斛別納五
合。處豐熟計一縣九分以上。即納一升。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脚乘錢
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剩通正稅。候盤量畢。展限一日。旋獻如擬。
即正稅不及一斛。并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
唯充賑給。不得它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貧第四等以下闕食戶給散。
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計一
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之糧食者。雖舊有欠闕。不以月分。聽結
保貸借。即穀不堪充種子者。紐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一年。隨稅納。仍先
急州預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
七分。而本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備下本
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從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
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
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
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
處。須至指揮。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指揮疾速施
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耀令
史顧兆　主事全安信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押新除郎官　跋
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乙亥。臣熹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家恩召上
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
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
仁。頓首幸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兵意此舉。所以
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微指。顧以國家未定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懼其
弗克久。今乃得家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闔宇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
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蒙陛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詔之
所稱揚。下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設收具刻。尚書戶部所被勅
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廣于故里本倉聽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
含哺鼓腹之儔。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

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勸立
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等處。
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
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迪功。名若水衢州龍游縣袁承
節。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
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申朝廷外。須至
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
有以養成里閭睦婣任卹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年六月　日。　建
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
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
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
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
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
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
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
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
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
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
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
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
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
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
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
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
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
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倣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
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害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
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
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
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
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
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

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進白于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閭閻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

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黄氏日抄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先生與劉君如愚。勸分以振其鄉。崇安縣之荒饑而盜發浦城。乃請于郡太守徐公嘉。得粟六百斛。予鄉之人。無復從盜。王公淮繼之守。是年冬民以粟償官。令留里中而上其籍。明年先生請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十二。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沈公度繼之。又請倣古法為社倉以儲貯云。文獻通考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勅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掛墻壁。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門。凡借貸者十家為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十甲則本倉自有擇一公干曉事為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藏匿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人。並隣覺察。及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得入甲。仍問人戶願與不願入甲。開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兒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頭加請一倍。社首親自審訂虛實。取本人親手押字。類聚齊備。齎赴本倉。本倉當支無弊。然後逐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載各人借若干石。依正簿除。開與甲頭收執請斂。仍分兩申支散。初當下田時。次當插秧時。秋末成熟逐斂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納足。秋有澇患不實者罰之。　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今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為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免。甚者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養矣。朱晦菴集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隘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萑蒲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群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頗民良扶容判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奸民處處群聚飲博叫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奸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為請得蔡倉長灘廢罷之旁以使輸者。且為後日凶荒之備。蔡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

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為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為。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倚賴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康康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為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游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為之記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為是役。而予亦為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為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荊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

論餘曰。盃酒從容。時以相訾謷而詑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年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効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為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先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弁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令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某。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為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秘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併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為。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秘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境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米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為害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斂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為之更定要束。捜剔蠹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令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絶。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為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竟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主。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歲得飽食。而又無獨遠甚勞之患。於是感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族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斂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為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歎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令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待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為之記其本末。以為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晦叔。讀書有志當世之務。丈事亦精敏絶人。不但此為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迄某年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主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

黃勉齋集。原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為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鬭而輕生。土產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為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錢。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取其禾。閭里為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為變。往者里之寄

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百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累數千石。來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為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待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糶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消潛扞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者至數十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冬少歉。漕使趙公行郡。豪猾詭名之徒。所逋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覬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家。大家利其告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糴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為羣。聚於大家。以借禾為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為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誠非小故。雖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為深慮。若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逋。必有索之之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倉之制既復。則建寧之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早圖。

朱晦庵集。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為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為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數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為屋以儲之。涖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為重門以嚴出內。其為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流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

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
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
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
是泉盈洛嗟嘆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邑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仲
之子㮚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既
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
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
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
己酉朱熹記周益公大全集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　某遺遇
孝宗皇帝除二府者十年每歲必閒宣諭云朕自十春農事興即憂水旱
直至十月米穀上倉然後放心洋洋聖謨二帝三王所未有也方社倉畫
昔時某在東府實奉宣德意下之有司今南城吳仲吳倫兄弟請書此記
乃敢載聖語于後嘗有告于太史氏者具位周某書袁絜齋集跋吳晦夫
社倉王判公行青苗之法取二分之息而公論非之朱公立社倉之規亦
取息米二斗與青苗若無以異而公論稱之何也曰青苗之取息也無窮
或不能償則有追胥之擾有箠楚之虐民不能堪卒破其家害利之弊至

如此社倉則異是矣其始雖不能無息然歲歉則蠲其半大饑則蠲之十
倍其初則無復有息方當履之之時賴此以濟人感其恩無不償者豈必
待督責哉此善之善者也而吳君伯仲能行之首無利心焉可不謂賢乎
建樓藏書勉其子孫孜孜務學又將以維持社倉爲經久計此皆發於良
心不能自已者續此氣脈生生不窮言積善之家者將由吳氏有餘慶矣
余是以嘉之楊誠齋集寄題南城吳子直子常上舍兄弟社倉　有虞有
宋雙重華兩聖一心民一家絲針刺水農事起重華愁旱從此始黃雲登
場萬寶秋重華對天夫卻愁二十八年臨玉座太半光陰愁裏過天顏憂
喜丞相知常平使者陳使宜倡爲社倉首建溪盱江吳札朱君師伯霜仲
雪發爾私支奇虐魃于莫施活數佷于幾涑黎詔子又孫孫又子箇是重
華聖人意無論十世百千世項安世悔藁後編寄題吳氏社倉始晦庵朱
先生作社倉於建寧之崇安縣因奏事及之乞頒其法於天下孝宗爲
下其奏於是建昌軍南城吳仲吳倫兄弟首應詔書而晦庵又爲之記慶
元六年庚申予卧病江陵南城人包揚以其記來求詩適與朱氏衰疏同
至讀之心折不敢以病爲解遂作四韻寄二吳臨筆泫然涕泗交下時十
月五日也　淹劉無悰易愴神社倉新記重關心前朝語在恩綸昔遺老

書存淚滿襟永念君仁多善稼首因鄉兄下春霖皇天老眼明於鏡魁桂
書樓萬桂陰朱晦庵集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
自婺州來訪予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
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遇也吾將
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
龠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
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被行至婺
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藉藉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
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
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之是時伯恭父之門人
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與
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
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
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
父師之志毋兄之意而吾子之所建雖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
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

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爲稷之
事有非其分之所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
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
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鄉俗且前乎此者
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
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
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
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
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惻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
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
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婺人蓋多叔度
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
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
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鄙色師從守
其說不懈益度於是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
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

庚戌朔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訢之所為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以病夫市里之間民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羅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呂而謀焉。適會連帥趙公亦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放其意作為此倉而節縮經營得它用之餘則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糴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並入于倉。以助民之舉子者如帥司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棲託。食飲而無暴露迫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獎焉。於是張侯將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若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為吏者賦歛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之問哉。君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開拓遂傳其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每心求助以底于有成也。李君於予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將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毫末。是不亦有病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之所感於李君者。米者得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二月丁巳新安朱熹記。宜春志萍鄉縣有社倉。先是知縣孫逢吉以西南兩路田瘠稅重人少貯蓄。細民無所借貸。遂倣朱文公陳請社倉規模。輸休糴米於西鳥岡市南米田市。置倉兩所。各儲一百三十碩。請二士人掌之。遇春夏散借。冬熟收歛。入息三分。歉歲收二分。以一碩為率。支息米四升充鼠雀耗。一升給守倉人。三升給催取甲頭。其簿籍官為印押。逐庚主掌人自行收歛。官不干預。淳熙十六年。續置九倉。縣側橫頭倉。宜世顯等米二百碩。神田倉。朱應辰等米百碩。盧溪倉。黃庚等米三百五十碩。宣風倉。孔晞等米一百九十五碩。大安倉。吳衛等米百碩。石塘倉。賀應叔米三百碩。南金場倉。鍾顯祖等米百三十一碩。西北羅村倉。李如濂等米百一十碩。上栗倉。柳承節嚴米百碩。凡九倉。縣尉潘友文奉倉臺命勸諭士民。自出本米。各建倉廒一方。甚以為利。自後上栗大安里羅村三倉皆廢久矣。宣風盧溪石塘

三倉紀綱廢弛。今本有任其責者。惟縣下東西兩倉。及孫令居西南兩倉。金場一倉。斂散如故。然皆久以本米給還其家。止以所儲息米斂散。而歲止收一分之息。縣西倉又以在倉積米出糶得錢二千緡。足買民田一百餘畝。歲買及五千把。即盡蠲息米。始有久折。即以田分米補湊。庶幾悠久不致廢廢。其餘則以佚歲歉或減市價賑糶。或均給元借農民。或煮粥以食饑等。邑士鍾詠作縣西社倉記。朱文公有跋。績又有縣之北村黃壙口丘君寶一倉。乃自出本米。歲收息二分。亦已附縣籍矣。鍾詠萍鄉縣西社倉記　淳熙戊申歲大使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先是有司任社第民產之高下。戚俾出米。分日振之。民或有田無積者。固不容以實免。其或無田而積反厚。或力可致之遠方。則又俾官有定價。歲為常額。而不收出其所有。於是盡革前弊。邑糴勸分專以誠信感動。故文移一出而從者翕然。已賴以濟。記事公猶以飢歲為憂。載念朝廷頃常頒浙東常平使者所上崇安社倉法于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逢吉宰是邑。又嘗斥俸餘主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即是而增益之為經久計。宜莫良於此。首屬意也。值指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適下其法於郡縣。璞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狀狀問諭。曾不踰月。民競於應命。自郭至鄉為倉者九。且願輸己之積無勤有司。集於己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者之家。儲益多。溢弗克勝。始合議朔屋於縣之西關。為堂六楹。外為都門。兩廡列為六庾。繚以垣墻。莫以守者之舍。費五十萬有奇。斂息米為之。凡倉之斂散。皆主於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積廢弗輸。則官為督趣。且常致其主。狀維持之意。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脩。厚其儲力其事者。柳君廷傑宗顯。宜君師賢元德。元凱宰三山周公世昌。薄廬陵董公沖元。分俸以示表倡。尉青江王公衛實督建倉之役。柳君宗顯佐之。既落成。因具顛末如此。將籍是以請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士鍾詠述。朱晦庵集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數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為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脩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導予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予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士子登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有之。則亦無以予言為矣。即謝去不敢為。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剡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平。則

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徒足以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其勤耶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岸序諸君使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庵病叟朱熹書

南康志南康軍社倉嘉定八年江東常平使李申奏知南康軍趙師夏撙節泛費趲錢二千貫米一萬二千碩儲以爲社倉之用所宜主張成就且以風示他郡其南康三縣惟建昌舊略有社倉規模令先解進士胡淵充專首任其責仍令軍縣官勸諭三縣士民繼續爲之準　省劄行下備江東提舉李申劄子以前知南康軍趙司直趲積錢米爲社倉之用令與勸上項米一萬二千碩以本軍三縣地分廣狹戶口多寡酌量分撥內建昌撥六千碩都昌縣撥四千五百碩星子縣撥一千五百碩其船運米斛建立倉廒就以錢二千貫支用其規式一倣建昌而頗增廣之每縣選寄居及士人之有行義者充都鄉官每鄉又自選鄉官一員提督條畫畢具井井可觀或遇水旱有司未及申請朝廷未及撥降而鄉村糶糴便有準擬既無舟車運載之勞亦無胥吏減耗之患春散秋斂循環不已官司不費惠利無窮欲將上件米一萬二千碩永充三縣社倉米本其本軍不得拘回準劄付南康軍從所申事理施行爾後接續增廣樁積之數已倍於前星子貸斂以米都昌建昌易米爲穀皆從民便但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爲倉官者或私其幹僕而不及鄉民或因循扶耗以虛數交承虧損元額寶祐癸丑郡守趙希悅充紹前志極力整葺而弊端不能盡革建昌都昌間有不齊集者且差充倉首率皆推避遂致斂散間有不能以時者殊失惠民美意後之來者不可不於此加之意也　又刱立社倉記　本軍建昌縣舊有社倉規模嘉定乙巳郡守趙師夏撙節浮費趲錢二千貫米一萬二千碩以三縣地分廣狹戶口多寡酌量分撥建昌六千碩都昌四千五百碩星子一千五百石緣運夫船建立倉廒之費就以錢二千貫支用每縣選寄居及士人之有行義者充倉首縣委官一員提督春貸秋斂民甚蒙惠歲月浸久倉首不無侵盜虧失之弊淳祐壬子郡守希悅充紹先志力加整葺漸復其舊但倉首之職充轉推抵頗費定差獨建昌爲甚嘗立斂散無虧以所管多寡量免役次月日之令遵而行之使無失齊惠初心端有賴於來者云　又云復齋陳公宓治郡有聲未可悉舉其尊賢則

首刱周朱祠堂其救荒則務行實惠及民鼎建治事廳不擾而辦維持三邑社倉最加意焉千萬士民甘棠之思至今爲之不絕劉漫塘集南康胡氏社倉記　社倉之制昉於隋肆於近世朱文公之奏文公以稱貸貧民之所不免而倍稱以償亦人情之所不堪思有以粒之故沿隋之制酌今之宜行之於所居之建陽令社倉落落布天下皆本於文公姑以文公所行與所聞於他郡者論之其本或出於官或出於家或出於衆其事已不同或及於一鄉或及於一邑或糶而不貸或貸而不糶吾邑貸於鄉糶於市其事亦各異況他郡所行未久輒弊有因其弊而廢者吾邑事方推與安可不審計而思之來侍故人胡伯量適自南昌之建昌來伯量蓋學于朱氏者吾問之伯量喜而言曰吾嘗行之吾邑之小盤墅既効矣請爲子言之凡予所建廒本有異同所及有遠近所行有糶貸隨事之宜要不必計所當知者體統欲一責任欲分體統不一則彼此牽制雖有善意不得施責任不分則意向偏曲雖有良法不盡用今吾里之事所以行之久而無弊者其始會吾家積藏之贏得穀六百斛以貸蓋吾兄弟合謀爲之謀之同而異意無自生行之決而異議不得搖故其體統歸一越二十年迄于今合本息二千斛以數之日著事之日殷吾兄弟出處不齊而吾兄弟之子若孫有時不能盡勝其責也故各以其地之所便而屬諸其人使散之必核其實而多寡不得私斂之各異其藏而美惡不相紊庶幾乎得之矣以爲何如予曰敬聞命雖然是或一道也蓋體統一而責任不分則智力有不給責任分而體統不一則脈絡有不通敢以一言亦曰欲其戮力一心而已昔吐谷渾王阿柴將死令其子二十人各獻一矢取一矢授其弟使折之矢應手而折并十九矢使折之則不能阿柴乃語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聚則難摧諸子感其言吐谷渾以強社倉之事猶是已不然欲者欺之碩者負之強者奪之史之無職者侵漁之社倉欲存得乎哉伯量曰然吾歸將舉子言予石與兄子姪及里中人共圖之豈惟爲社倉計而已伯量名泳兄弟篤學其兄濬甫冠舉于鄉未幾卒弟潚今爲東流令淞爲南安令伯量登歲高蹈不屑事科舉餘四人者皆爲名進士其進未可量云朱晦庵集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

昔參閱實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繈屬爭先，視貸籍無龠合之不入。乎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乎，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茍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雖守不待己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記。

陸象山集與陳教授書　　敝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權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金谿茲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敝里今歲得雨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社米，狼戾之與，倘得二千緡，可得米二千碩。鄉斗，於官為一十碩。米歲糶一千碩，存一千碩，為後年之備。逐年文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為無窮之利。敝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闕米時，皆四出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為謳謠矣，況得平糶一倉，以擒縱其闕，權度甚惠，雖弊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不復能多藏，亟須糶易以給它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糶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流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準鄉斗所糴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為利不細。向來校山家兄嘗詠五利之說於主管陳文，即以白之倉臺。尋得陳文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糴，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倘不以為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又與黃監書　　某竊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立一倉，要校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於中，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糶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糶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糶則豐時可以交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可以權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為大利，今以補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闕，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稟。

番陽志　社倉之議，始於閩之崇安縣，因乾道戊子歲饑，鄉耆朱熹借其里人朝奉郎劉如愚措置，乞之郡，貸米六百石，區畫賑糶。比冬十收其息之二，積有四年，蓋以元本歸之官，而所贏凡三千一百石。自是斂散，每石祇收耗三升，雖值凶饉，人不困糴，乃上其事，乞推之天下。孝宗特俞之。仁政及民，莫此為要。今餘千縣有兩倉，其一則紹興五年轉運司

以本縣所發賑濟之米，撥存價錢一千一百九十五貫有奇，令知縣江同祖術社倉之規，置倉于福應鄉，以其錢糴米凡七百三十三石二斗，春頒秋斂，息以二分，耗如息四之一。其二則慶元五年本縣及大慈北鄉之民請于州，欲倣而行之，乃措其貲產之券，質之州庫，為錢一千二百二十七貫有奇，得米七百石頒之。民凡七百二十四戶，息耗視前，遲之五年，息可償本，出納以尉提督於縣。

黃氏日抄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諗。臨川縣李君德脩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員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顆石之儲。且法以十戶為甲，一戶逃亡，九戶陪償，逃者愈眾，陪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尚當變通；法主於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救弊？使法本於先儒，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先儒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

之。既又念臨川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荊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洎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初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竊乎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永代人戶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前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予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亦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其名以倖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怵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以為怨。倘循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又聞實其始末。蓋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務於官。不鳩眾於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為博。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記。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有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紹興府會稽縣前志會稽縣社倉記 社倉一名義倉。始於隋開皇中。史臣以為天下義倉皆充滿。由唐以來。歷代雖皆不廢。然不復能如隋之盛。皇國朝慶曆三年七月乙巳。御史言齊州科配義倉。取數太多。民何以堪。大臣亦謂人有餘粟。藏之於家。有何所害。而固欲使之輸官。非良法也。遂詔罷義倉。已納者給還。然後雖屢置不一。多失本指矣。淳熙八年。提舉浙東常平朱祕書熹適當歲歉。乃奏以常平米建社倉。付富室斂散。每石取息二斗。凶歲則蠲其息。又以士大夫或舉人有行義者。與縣官同出納。俟息米及十倍。即以本米還官倉。專以息米斂散。每石止收耗米三升。士民願以所藏米充入者亦聽之如官米法。戶部看詳以為可行。而一時議者以為每石取息二斗。乃青苗法。紛然攻詆。然朝廷卒行之。併下諸路。諸路既不能皆如詔。而府外之六縣亦止報府

言一而措置。莫不以己立社倉為言。惟會稽山陰二縣。至今為小民之利。方本公為此。時帥王尚書希呂實左右之。慶元二年。提舉李少監。大壯復以常平米一千五百石。增置社倉。在會稽則若馬山若妙智若資壽若廣教。若淨社者。凡五處。在山陰則有梅山之本覺。柯橋之靈祕。南池之興教迎恩。稽山之廟庵。凡五處。又以常平錢糴慈福宮米一千五百石。每倉以三百石為率。又於會稽城廟。取當米本米二百七十石有奇。立琶山倉。共為倉十二所。令王公朱公李公。民皆立祠。以時祀享。雖他善政多可紀。社倉尤其著者也。袁絜齋集洪都府社倉記 漢耿壽昌建請築倉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減價而糶。謂之常平。其稱甚美。宣帝亟從之。而蕭望之獨言其不然。史稱望之非壽昌而不明著其語。故莫得而考。然壽昌常糴關內穀矣。望之以為習於商功分銖之事。意者常平見幾。亦若此耳。觀元帝時諸儒言是倉可罷。毋與民爭利。則望之之言尤信。洪惟我朝。養民以仁。雖常平之置。襲前代之迹。而德意所存。與前代不類。民有饑飽。通而救之。如救其子。豈暇因以為利哉。雖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今發倉廪以惠困窮。惟大饑之歲。不以道遠而輟。苟非時有所賑恤。及於耳目之所接者而止。豈不欲遠力不足也。然則何以處之。曰。自古制法固有不能獨行者。常平之患。未將精思熟講。求可以相輔者兼而行之。意斯得矣。社倉之設。其常平之輔乎。有餘則斂。不足則散。與常平無以異。然常平聚於州縣。而社倉分布於阡陌。官無遠運之勞。民有近糴之便。足以推廣常平振窮之意。此所謂輔也已。洪都今為大府。而土非膏腴。民鮮積貯。年豐則僅給。歲歉則流殍。邦人病之。郡丞豐君有俊。請復社倉。自南昌新建二邑始。郡捐錢千萬。屬里居之賢達江寧陶君武、朱華裘君萬頃。擇士之堪倚仗者。分糴之以待來歲之用。將漕胡公聞而是之。運米二千斛。助成盛事。屬于佛廬于道觀者十有一。端緒既開。推之他邑。可以次第而舉。時乎價貴亟下其估與民為市。賤復糴之。如環斯循。為吾民便。何時已耶。夫天下之最不便於民者二。斂於為蠹有黠吏焉。巧於漁利有豪民焉。今置是倉也。委之士類。公其出納。則黠吏莫措其姦。歲有不登。米無甚貴。則豪民不閉之糴。增益之俾加厚。維持之俾可久。及其進於此也。不惟減價而糶。而且以糴價糶之。純於為民無私心焉。可不謂仁政乎。昔者周官大司徒之屬有遺人者。惟施惠是職。鄉里門關野鄙縣都。皆有委積。班班相望。其德惟謹。今之社倉。毋乃依倣於是。相時發斂。均被無遺。膏澤沾濡。既優既渥。以繫民心。以培邦本。嗚呼。真良法也。夫端可為常平之輔也。夫。攸縣志勸立

義廩丈。太守到任以來，近因禱雨，為邦人久遠之計，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萬石，歲出貸。其為慮遠矣。社倉之要有四，其一曰抄劄貸戶，其二曰支貸，其三曰交納，其四曰守掌。諸家規約，大抵悉委鄉官。其為力太勞，其任責太重，故擇須長事者。有所不樂為，令抄劄數實則責之保正副，而鄉官審之而已。支貸則責之措置官，而倉官同監視而已。看守責之寺院主首，而鄉官特同共掌管而已。惟催納交收等委鄉官，力不至甚勞，而責亦不至太重。況兩歲則替，無久遠耗折之憂。凡役一年，勞逸又粗可相補。社已覓不使之費財，則有約束條目。優禮過不使之屈辱，皆所以為鄉官計。乃所以為社倉計也。真西山集：嘉定甲申，待制真公德秀帥潭日，請于朝。以錢償當年易穀，分撥十二縣，以貸細民。縣領所留穀，分置八倉，隨鄉之廣狹以給貸之。

又奏置十二社倉狀

臣恭惟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頒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嚚聲。臣少時實親睹其利。歲久法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忝將漕江東，歲適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微窮之民，惟鄉落罷甚，而致粟又為最難，勞費不翅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儲藏，衆以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蓋知孝宗皇帝之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盡弊，多端往往歸咎於法，至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嘗無弊，亦在夫扶持整飭之爾。若以常平義倉論之，使漕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掩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詔可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家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亦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帥湖湘，適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旱暵，凡耆傳請之餘，廉府深念所以為一方饑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於是撙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碩，益以他穀，共為九萬五千餘碩，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斂散之規，息耗之數，大蓋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捄弊，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勑旨之所許也。仰惟二聖臨御之初，方務行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中請事宜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汲汲為民之心，從臣所請，頒降指麾，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得以家大施於無窮，臣不勝大願。長沙府湘陰縣古羅志：其西山中有撥

穀綱狀　本州昨為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為甚。旱稻之傷，殆及其半。懇旱之狀，日以千百，已委官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之風土多種早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雖稔，自輸官之外，所餘無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仰食，唯早稻而已。令既不稔，則來歲春夏閒闕食必甚。預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以甚乏，其它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儻非控告朝廷，存留綱運，則州郡雖有救卹之心，安能使之家被實惠。遂於閏八月初七日畫項具申朝廷，數內一項，諸縣鄉村貧民至衆，每歲艱食，唯仰勸分，令富家所收，既自無幾，令雖見行勸諭，置立義廩，儲穀出糶，終恐難以專恃。貧民下戶既無穀種，又乏日食，將何以為布種之資。農事失時，田土荒廢，尤可深慮。契勘本州進年合起馬料九萬五千餘石，赴襄陽交納，擬乞朝廷給憫，先行起發一年，容本州措畫，就諸鄉村置廒交納，於來歲農事方興之際，委官出貸米等人戶，充為種糧，至秋成輸官，仍復樁管，以備次年給貸，不特救一時之急，又可為悠久之利。除一面先次措置外，伏望朝廷特賜矜允，剳下總領所，撥會施行。萬一總所以馬料難於之使，願從本州那撥官錢，依令冬時價，幷細算水腳縻費，趕緣所交納。古者凶荒之年，馬不食穀，令畜養戰騎，務在豐肥，固非盡從古誼，然繳納馬之穀八九萬石，以活力耕輸賦之民，朝廷至仁，必所不靳。云云宋載

邦用文長沙府大覺社倉始末　鄉里有委積以卹艱厄，縣都有委積以待凶荒。此周公相成王泰平之盛典也。待制真公帥潭之明年，湘陰旱，田間昔巨浸，晚稻耗於烈風，以致穀價翔踴。既而屬邑復以旱告。公視民饑猶己，畢力殫慮，上下協濟，發廩勸分，歲雖荒而不饑。然公猶一時措置，非經久之策，於是有請於朝，截糴馬穀義米，命十二邑咸立社倉以貯之。穀貸米等之有田者，來則糶細民之無田者，殆將為潭民世世之利。公其以周公之經理成周者理潭歟。湘陰為都三十二，置倉七，大覺、光教、普安、顧慶、國泰、崇因、寬濟是也。邇命令尹四明林同任提督之責，命尉府上饒余為其任措置之責，選僕中之賢，得廬陵朱溪檢察其事。三君者相與協心戮力，是究是圖，不以文具應命，分行田野，咨訪父老，如道里遠近，戶口多寡，轉自相視，通融酌中，區處畫于圖籍，由是貧富強弱，泥塞疾苦，具得其實。令戶人於每倉增助百斛，以廣帥君之惠。令大覺倉就寺之西廊，撤而新之，周圍上下以板，護以壁，圍以牆，上三間貯米，廊曰義倉，下四間貯穀，廊曰社倉，通約所貯以斛計者可三千，所費以緡計者一百六十有二。七都出納，悉隸于此。於倉之都門建公祠，畫提督檢察措置官預焉。蓋將使

邦人知公剏置之意，又知奉承者之不苟如此。異時者守與令，皆推此心，則是利豈直歲月計哉。邦用材竭力，屬誤被使令，同邑士鄒默董其事。三君丁寧告戒，俾弗懈，故不敢不勉，謹述此以識是倉之始末。若夫湘山之石而紀其盛美，自有大手筆在，非邦用敢僭。嘉定甲申，進士戴邦用記

又王錡重建崇因社倉記　宋西山真先生帥潭日，聽屬邑社倉，湘陰凡七所，崇因其一焉。錡負丞措置，始至見其因廊爲廒，庳暗毀缺，顧瞻太息。寺胥僧大椎進曰，侍非病其湫隘陰濕乎。若更遷之廒側，有地作便。喜而語之曰，諫契予心矣。俟帥告于長，爾其董是役。越日，還白黃令君。言未既，令君欣然曰，西山真意，僅存一綫，究心乃職，正望後來。廼遷而經度，嗟峙四廒，重蓋廒之中，獻一廳，廒出納也。廳一軒，居主者也。與廒兩廡庖監者也。門還擇使，使無擾也。浴湢有所，不遺小也。費錢二十萬，粟三十斛，錡捐金倡之，令君助之，補其不足者，數界之監倉寺胥之大椎也。役始于壬寅孟夏，迄于季秋。越二年，胡令君來，首訪諸倉利病。有客告以崇因倉更置之故。曰，是知務也，乃捐公帑，加備于廒牖甃砌，盡以爲諸倉勸。始畢歲月，以紀其備者職掌，若獲實、若更遣、若盤量，昔西山告之君父，盟之神祇。其有規約在。有人心者當知所遵守。錡不敢不勉。淳祐甲辰丞王錡記

湘江志　長沙府長沙縣社倉　慶元初，長沙宰饒幹剏社倉二十八所，他縣皆未有也。越三十年，大帥真西山念歲旱不常，農食之艱，做饒宰之規，行下諸縣，令將錢內出谿起主社倉於寺觀，不科鄉保，不擾住持，不白役工匠。申聞于朝，乞將本州嘉定十七年分，令起發湖廣總所馬穀凡萬五千碩，於內截留八萬碩，令諸縣稅戶各就社倉送納，及益以他穀，共九萬五千餘碩，置倉百所，永充賑貸，卻折納總所八萬馬穀錢，計官會一十二萬八千貫。水腳錢會共一萬九千三百餘貫，米二千五十餘碩。本縣分置社倉九處，計穀九千二百七十三碩，專爲賑貸。有田二十畝以下之戶，每年以四月一日支貸，七月催收，每貸一碩，收息穀一斗，費用穀一斗。其逐月織悉條目，自有本州印行社倉規約在州置司，委通判職官，縣有提督，措置官知縣以提督。社倉繫衙丞簿尉中選二員措置，任滿本州獲實無久，方許批書。鄉士有信義者，及合充保正副者，每倉委請二人充監倉，不倖以法而待以禮。二年一替，仍與免役一年。支貸則措置官同監視，看守則責之寺觀主首，雇合干等人，皆於費用穀內各有優潤。至十年後，息穀與本穀相登，又貸二十一畝以上之戶，不取息穀而止取費用穀，其湘民無窮之利也。歲久弊生，有制司取撥息穀，而監倉重困，每歲出貸，則監

倉係司吞吏，計斛索錢，收斂則贏取斛面，私杖折納，寺觀亦不能無擾。琛夫西山之美意，而未有以革之者。本縣始剏九倉，四倉隸丞廳，五倉隸簿廳，內龍安一倉，監倉以都分散，間有措于縣，分割一倉於福嚴寺。今爲十倉，逐年準使帖，照西山規約，春貸秋斂，經久勿替云。林希逸竹溪集，跋浙西提舉司社倉記　古人爲患於民，未有不自均田始者。田不可得而均，民無以自濟，於是有貴賤斂散之法。然耿司農請於漢，實爲斂散也，故曰常平。吳孫度支請於隋，民自斂散也，故曰義倉。後人失其意，皆歸之公家，於是孜孜先生本其初以復之。此社倉所由作也。其慮甚遠而患甚博矣。曾未百年，此法亦敝，非害於官吏，則害於豪家，民之無仰自若也。草山陳公爲西提常平使，思行文公之法，又本古人之心，不聚以粟而求之田。蓋以粟之藏易弊，而田之入無窮。視時而散約，以其直十之二取而積之。積之久則田可增，田益增則惠益遠，此豈異人一日之勝哉。因思古今良法未嘗不可及也，推而行之，實惟其人。文公懲在官之病而屬之於民，草山又懲積粟之病而本之於田。使文公猶及知，亦當嘉歎於此。余閩人也，恨文公之法不及於吾郡。草山來閩，乃以此集見示，使草山更爲閩留，其不以惠於吳者惠於閩乎。民窮甚矣，安得如草山者數十輩，俾推行其法以徧吾閩，豈非文公所望於後人者歟。李清軒集，代縣宰社倉砧基簿序　今社倉之制，其說有二，曰儲米以備賑貸之用也，曰斂息以資舉子之給也。向者崇安開耀做隋唐舊制而剏爲之，蓋倉以社名，則類乎里之人相與推行而不涉吏手，故實惠稍孚，而弊端迄塞。余涖邑數月，適連帥趙公封示崇安條畫，俾視效而舉行之。會里有處士李某，余始到官，知其人爲一日以其事謀之，寮友與夫鄉人之吾者，僉以李爲然。遂造門而問故。李曰，吾邑東西不及百里，南北視距加二十里，中多亂山，可耕之田僅得三之一，故樂歲則粗可以給，一有水旱之變，則食爲之不足，於是溺子而不舉者，俗試有之。賢令尹得不爲之長慮，而使之知父子之親乎。又況闕米於新陳之未接，則豈不在鄉而在市，蓋販者無十金之積，傭者無三日之聚。鄉人率擔石以趍市，少則有踴貴之患，甚則有不繼之憂。官盍有以爲之備乎。然捐米以惠人，非買田以規歲收之入，儲米以備糶，非建倉以別在官之廩，則不可以圖久。於是議以克合，遍詳視崇安之成規，講究吾邑之所便，增損而行之，惟其所當。凡買田建倉，官出緡錢二千，而糴米所直數亦稱是。乎又作擇其鄉之士八人，任鄉官之委，以與民附籍，縣復委官措置，以示公私互相維持之意。遠邇之民，始而疑，來請者尚寡，中而信，歲終

計之已支百斛今頁田之外益以浚入之產亦既三倍所收矣所儲千斛若糴以時直而糶以平價雖歲稔亦蒙利焉夫不規剩利以糶則可使常新收諸歲收而與則可以持久由日前觀之若可以詔後而貽遠矣獨念夫崇安創始之制倡者里人而官爲之應故其成若難而久非所患今吾已衆行之方官始倡之而里人爲之助矧其技施各務得宜則其事跡答有小異至於教民於豐爲國添丁原其用心則未始不同然念牧民之吏率以三歲而終更斂歲計之餘錙銖而積其所成立僅止於此至於增光潤色自此豈無與我同志者吾邑之利未見其已時也雖然吾里之治欲民化而俗善姦特其一端耳若夫富室之無併豪民之武斷慈習相恣而敝民間出類風相仍而敵事時生必將講明治化拔本塞源以成禮義之俗則余之所以望於後之君子詎止於此耶始琛建置本末出納條例悉列于冊著爲砧甚薄且復爲之序以冠其首用詔來者使公私皆得以稽考焉

都梁志李知新武岡州剏置社倉省劄

武岡軍李知軍申竊見前文以歲有豐凶穀有貴賤故立常平義倉量州縣大小戶口衆寡時其豐歉貴糴賤糶專一惠利小民今則所在州縣多是有名無實又有民社倉者尋務勸誘上戶蓄積以備凶荒出糶亦爲良法今則所在州縣絕無僅有本軍自寶慶三年有知軍呂鄖歎勸諭到在城上戶每年蓄積米二千石至三四月青黃不交之際即以市價斟酌量行裁減出糶凡糶此米者傍城內外共二千一百單三家此於小民所補不細照得本軍上戶絕少勸到積米之家多者止數石少者至五七斗事出勉強頗爲費力兼其間多有田產退落戶頭死亡之家官司既有名籍卒難銷豁是以兩年之間人戶多有以此陳詞者知新只得與之斟量減免是以今歲所存止有一千四百米石知新入勸諭令其自相推擇產業增進之家填補元額終無肯相糾舉者兼當米呂知軍創始之初官司先欲備米七百石爲之倡率自後因循即不曾有此米知新到任之後自紹定四年樽節浮費至今年六月前後共糴米三千石已於軍衙西廊之外創夾屋三大間專一安貯上項米斛欲在每年四五月間出糶以濟細民候秋成卻行收糴歸倉每歲循環爲之所有每年糴糶之時出糶則依時價每升減二文收糴則依時價每升增一文如軍人情願出糶則每升更增一文榜曰每歲千糶挨濟民食候秋成日卻將價錢如數糴米補填元糴寡名不得虧損有妨次年出糶仍常切措置以新易陳每歲又折損壞除程限兩日先具知粟文狀申尚書省紹定五年閏九月二十日

黃氏日抄更革社倉事宜申省狀

照對本軍作因嘉熙庚子之歉康知軍初倣朱文公法剏置社倉春貸秋斂以惠百姓景定二年曾準戶部椿留不貸不斂者五年至咸淳二年常知軍慮歲久敎壞始申朝省再行貸斂且與免息一年咸淳三年陳提舉行部知社倉法壞日久專委兩通判任責而知軍時提其綱本軍方當討理未定之初又與免息一年夫社倉之設正以爲民當五年不貸之時宜人情之久鬱及兩年免息之日宜人情之甚慰及今驗之人情乃有大不然者凡兩縣十四鄉之民無不相率赴愬乞免貸斂至謂雖不取息亦須增納必罷社倉方獲無事某等不勝驚怪極意考覈乃知借貸之息輕而水旱之備豫法固未有善於文公之社倉者也職掌之人非而變通之法跡弊亦未有甚於本軍之社倉者也蓋康知軍救民之心雖即朱文公救民之心而強於力之不逮局於勢之難行未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其要有二變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文公以五夫一區之地而得建寧大府六百斛之米故不必取息增多但使願貸者出息十二備耗而已康知軍以小壘荒歲一時之力而欲廣爲千里將來無窮之患故志在日久增多必使盡數均貸且令計息未足縣官不得批書於是奉行者不恤其願貸類迫而使之貸矣是倉於力之不逮未能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一也文公與劉君如愚自相率而救其鄉之人初不係官府倡率使然之事故不至於出納輕重康知軍正因巨室倍稱取息之虐遂易以社倉十分取二之廉及其所使主倉之上戶即前日倍稱取息之舊人爲善不出於本心臨時寧免於改態於是陽借貸斂濟人之權陰肆爲富不仁之術矣是局於勢之難行不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二也惟其力之不逮而志在增數故借貸多不出於小民之情願惟其勢之不行而權寄非人故操制反折而歸巨室之不仁以巨室之不仁迫小民之不願又壓以官司之勢而塞其赴愬之門此初意雖本於文公之社倉而流弊數類於荊公之青苗勢有必然事無足怪雖康知軍申明之初朝省固降指揮已預憂其日反爲閭閻之害雖康知軍規約之序各已預言法久且弊他日人存政舉之難乎其人況今日乎故曰變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今即衆願之詞而據其當革之弊如貸者抱催足則有柱孝一都沈子亨等稱逃亡三十三戶積欠穀五千八百四十斤盡抑令代納之訴曹下三都潘四五等稱祖父元貸首子孫不能脫免甚至孤寡亦不得免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同甲抱逃亡則有永岳十八都倪四五等稱逃亡並要甲內填還鄉民柱被通勒之訴稠沙一都曾千七等稱逃戶貸穀穀不出倉只就

倉厫息息上又生息展轉抑陪之折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縣官自十月至二月逐月照約下鄉到倉縣官規避干繫而轉改武官則有清理社兵百七等稱供需官員之折廷德鄉高大發等稱被取輪番糓之折又有武上都張公是等稱見任官急欲回司只取倉職虛申一狀故倉職有折錢入己及糓不入倉之折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始慮官司之難於偏察於是各鄉止置一倉今則地里遠遶漸次積壓其拘之使貸也守候糊數日而歛也亦如之故有折貸本僅了檄犒裹足而所納乃白陪者始慮倉職之為姦欺於是諸倉各定一秤今則出入各秤高下其手其貸而給糓也十僅得七八而歛也反倍之故有折所出不足以了陪納又復取之私債者始慮舊糓之易浥朽作之無助於是方春即貸而歛以秋今則逃亡既衆浸防過嚴其貸多待秋熟待一時糶以規取贏餘甚至糓貴糶錢待秋熟而復低價折付反隨即取其倍稱之糓故有詐破家蕩產子孫受害只得逃移以避社倉之苦者其始糓本每鄉僅五百碩今積其利息間已近六七倍而吏費耗折之數不預焉窮鄉何以均此歲增之數其始出貸每户不過四五十斤今強其必貸率不下六七倍而倉職巧取地盤糓之數不豫焉窮民何以出此歲增之息於是折社倉一年害於一年鄉民一

年窮於一年者有之折社倉本欲利民今反至於害民者有之折社倉皆是鄉民運聚之息顆粒不曾散還鄉民而聲冤者有之且聞此等欲恕之情其來已非一日之積凡在州縣從幹之職前此亦多親聞其言惟是法源於文公而事本以救民恐吏革之未成已謗議之先及人莫敢斷弊以日深某等相與竊伏思念至於積月累日竊謂雖自昔聖賢未有久而不弊之法法至於弊亦未有不可起而救之之理法出於黄帝堯舜尚須通變法出於三代盛時猶必損益安有指法出於儒先忍於坐視其弊而不救者是亦豈儒先立法之本心哉顧惟此事百姓請賑社倉之說雖不可行若倉職漁獵百姓之害豈容不革但刱法固難吏革尤難法愈久而愈害則弊愈久而愈深正如朱文公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但恐做時不比說時尺心不比我心令若吏革望其能久正恐後之負令亦猶今之負昔兩縣四十鄉之間安得人人常如康知軍之用心哉惟有商使或可少紓蓋糓已多矣不必更求增息弊已極矣不容盡倚倉官凡遇成熟並與住貸于以從人户閔詞之請偶過水旱減息出貸于以永存康知準救民之法舊倉職並與改替舊來州縣官吏有關倉事者並免干預別請近城寄居見句官成熟年分彼此相忘惟遇水旱則從本軍徑請句官及時下鄉

監倉職照官秤公平出貸並聽人户情願不必盡數均敷少需秋成歛糓仍即封閉如故此其吏革之大綱也舊規取息并夫遣耗折共收二分二釐今共止量收一分（謂如歛糓本一百斤舊年年收二十二斤今止出貸之年收一十斤）內以三釐充句官到倉輪夫及貸歛職事諸色雜費內七釐以備坐倉耗折每一年許豁耗一釐豁至五釐而止（謂如糓坐倉一百斤一年許豁耗一斤）其出貸年分不在豁耗之數舊規倉之副職經兩貸兩歛而升正又經兩貸兩歛而替今既不每年常貸更不拘貸歛次數仍以二年為例二年升正曾經歛散即與改替新舊交承周而復始以防日久生弊且得吏休舊規官差兵士在鄉名坐倉節級歲久擾人倉職閙亦藉以主威鄉落今並免差遇貸歛年分聽於夫遣糓內績行從使短顧使喚舊規倉職有事並申官司今止許甲寄居句官聽從使宜區處有合從官司施行者須寄居句官中明此其吏革之節目也本軍除已逐一施行外所合照康知軍剏立舊例備申朝省并提舉常平司照應併錄人户今來詞訴繳申照應須至申聞者　又吏革社倉公移　照對本軍昨經嘉熙庚子大歉賴康知軍賑救民獲更生康知軍荒政結局又極力措置每鄉糓本五百碩倣朱文公社倉法歲貸收息以漸增添為將來萬一水旱

之備慮及無窮恩同父母世世吏民宜共扶植柰何創始之艱難繼者易怠出荒之昔憫樂歲易忘以至日久弊生利反成害官司皆從倉職但欲取足本息而不知倉職之並緣擾民倉職陰剝小民但期倍稱取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無告甲內逃亡鄰保均備逃亡糓本坐倉展息於是小民畏貸糓甚於畏科敷而貧者竟貸之而流亡上户避倉職甚於避差役而黠者反撩之以使害其他枝節不可勝言去歲之冬方當檢照規約預行覈實合貸人户急撓鄉民羣訴並乞免行貸歛甚至以為社倉不除皆當逃避他郡此雖鄉民被擾一時忿激之言然其情亦可知矣聞之使人驚惻不已斟酌事宜量為通變常年並免貸歛以順鄉民衆訴之情荒年減息出貸以存康知軍仁民之政（舊規息糓夫遣糓耗糓共收二分二釐今推收一分充耗折夫遣將來充收）併與住免向來官司吏卒之擾而請委賢寄居為句官以鄉官自救鄉民如朱文公創立社倉本法通變大要不出此三者除已備申尚書省及提舉常平使司照會去訖其餘合行事件分牒關報合屬去處外所合備榜曉諭今開具下項　一社倉之不免於弊者正因取息而倉職得以並緣耳契勘倉職充來有解到人户折納糓錢見寄留常平庫今將上項寄庫錢就近城置買水田委句官歲收租利

爲扶助元鄉社倉之基本。應社倉規約內，元收耗穀支遣穀，向後並將所收田租代充，使人戶貸一斤，只歛一斤，更不增收顆粒。所有近者申省權收一分之說，緣此時未議置田，不得不開此項。今出貸未有年分，未須支遣。筭計將來出貸年分支遣，及在倉每年合豁耗折數，亦非多，置田繞成併可仕充，續申照應。　一、社倉之不免於取息者，又因欲漸積使多，以備水旱耳。今除前項近城置田貸息外，更將各鄉元得康知軍穀本五百碩，陸續出糶，隨鄉置田，常年積租，荒年賑濟，則自不必取息求多矣。　一、社倉所以因取息而壞者，亦因積數愈多，則取息亦多，民戶之歲收有限，力不能堪耳。今諸倉見在穀，除五百碩置田，歲取天地無窮之利，免取人戶有限之利，以推廣康知軍美意外，更與樁留一千碩，準備出貸，以存康知軍舊規，視元數亦已倍之矣。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多，除五百碩買田，一千碩留貸，而尚有餘剩者，皆是倉職得人，鄉民淳良所致，並與令項樁留準備水旱平分，盡數散還鄉民。此時亦可少寬官司學劃上戶數難等事。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少，不了樁留去處，專句日下嚴監倉職欠數補足。
一、貸穀雖留千碩，仍取人戶情願，不以貸盡爲拘。　一、前件監倉職使欠。皆是豪實倉職已收人戶之數，其元係人戶拖欠者，權與併閣，不許倉職私自催理，爲人戶不已之擾。　一、社倉自是鄉曲之事，今請委寄居充局官之後，凡事並聽局官區處，但寄居行鄉曲事，亦須藉官司之力，而官司爲民父母，尤不可一日少忘吾民之事，顧纔經官司，輒不免吏卒之擾，此所當防耳。契勘本軍嘉定年間，吳西山將漕，救荒，專委本軍軍學林教授賑給，當之史冉千載臧事，而向來嬰兒局近改義田局及滄河渡浮橋局，其田租亦皆借重教官，煩其從綱，蓋學校公議所自出，鄉曲議事可賴以維持不朽。今來社倉置田，關繫尤大，亦照例附屬軍學，凡田租簿籍並係局官與教官同僉，蓋教官雖官司而無吏卒之擾者也。兼或遇有緊事，合經本軍行移，教官以見任官與之同共衆議事，亦易達。其餘些少文移，局中徑牒縣官等處施行。　一、局官文書，照紹興府例，就本軍置社倉局，仍照本軍舊例，以書局人充之，遇有公中徑從書局呈押，又恐書局近上人無專工到社倉局，更差一貼司到局書寫，兩名並於田租內支行月給。　一、倉職舊規，兩年爲副，兩年升正而替。凡職皆經四貸四歛，今既常年不貸，不可專拘四年之限，必在四年之內曾經一次貸歛，供四年限滿亦許替換。或雖經四年，遭值連熟，未經貸歛者，未許替職。　一、倉職間以爲難者，與官司共事耳。今官本置田之後，倉穀皆是民穀，貸數止管千碩

有事直達鄉局，並無向來繁難，庶有倉職改替，請檄察係明申局官，備申本軍照應，但取物力高強衆所推服，不可以前來已充爲拘。至庚子至今已三二十年，縱曾充應，亦當再充。貸首亦如之。　一、貸穀止用大秤，昨因别用小秤收息，訪聞倉職多在小秤作弊，今既免收息之後，不許更用小秤。　一、舊來鄉民納穀等待資次多至旬日，小民四散搬擔，或主貸本使了費用，訪聞壯例倉職交穀檄察搬穀，必待數多，然後入倉，以致鄉民等待不便。今既不常貸常歛，設遇貸歛，又是水旱平分，患難相卹之時，況所貸止千碩，請檄察先次下倉點數分撥，不可爲倉官過數秤出，既不出息，恐衰私作弊，尤當防閑。貸則隨到隨給，歛則隨到隨交，三日一次中歛數，六日一次請檄察交盤入廒，不可俟歛足而後盤入，以擔閣人戶。　一、諸倉多有損舊或無地，頓處以致穀易損耗，今既有樁留數目，尤當增置地頓。諸倉雖有合修去處，並請日下申明，及時修葺。　一、康知軍立社倉之初，係本官自辦到酒息及寺盈家業并荒政局剩米，即不曾將寨名官物創置，況今日更革之後，諸倉所存，全是息穀，又皆係百姓已物，於官司尤無相干，不獨官司無干，將來水旱有備，官司又將賴之。訪聞舊來官司或遇窘迫時，曾有欲議移兌者，好官員自是決不肯行，或向後人吏有以此說鼓惑官司之聽者，諸局官以鄉曲大義白之，當職仍先與一面申省照會。　一、社倉置田，候見數目，亦與申省，蠲免苗稅。　一、修倉並照康知軍元約，於倉穀支遣數內公支，分明出豁。　一、以上並係廣德縣諸倉施行。其建平社倉，自康知軍創置以來，即專委本縣，見令牒催差職，搬穀未純，候到陸續施行。

又乞照應本州已監勒諸縣尉貸社倉中省狀　照對本州今歲米貴，民多饑死，拯救無其言之痛心，所藉者惟勸糶耳，而勸糶亦有難行者，寄居前穀城縣尉饒立積米累鉅萬，而性本嗇，其餘中戶，而從勸糶，惟此第一出等戶，獨不從勸糶，凡共回報，皆是相欺，某自攜人徹因難以必巨室之聽，最是饒縣尉，偏撫州諸邑鄉落，積祖皆有社　豐年無歲多取貸息，及今荒年，算計日令，未肯將來待息而或債傾恐反失利，遂一粒不貸，惟深其扃鐍，以待客販，以此民怨入骨，衆訴滿庭，某謂社倉正爲荒年設也，今乃豐年民不願貸，反抑貸以取其息，荒年民正仰貸，恐負類以視其死，此於救荒關繫最大，且社倉本以春貸，今已中夏，又置容少緩者，但勸之難切，既無根應，縣尉君儘辨提，則社倉終於不貸，遂不免請上饒縣尉留之食廳，分項差官四出監貸，而所差同官以及州縣吏卒，乃歲煩相干，諸饒宅成例一州，今若行此，禍且立至，或叩頭乞免，至於嗇

注。某竊念此事。某實自為之。萬一累累同官。於心何忍。所合先次申聞。乞賜照應。或將來饒縣尉累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願身坐其罪。無以及同官。不勝願幸。某此止為救荒一事而發。其饒縣尉居鄉過惡亦不收併及。以孤初到官安國恤貧之約。文天祥文山集葉校勸社倉說 社倉之法。卑陵下之四　兩周人委積之意。後續於二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付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勸葉君重開無一命為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閭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見之。昔劉焯僉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此志三十年。非參大政則有不惬焉者矣。焯為小官。乃能遂力為義。可不謂賢乎。焯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哉。元程雪樓集跋魚山李氏社倉事後 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存者亦無幾矣。今年春余歸毋喪。於南城之南。主于魚山李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主社倉規制至于今不廢。吁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學。其才足以用。而隱居求志。能不失其世守也。豈偶然哉。武陵圖經社倉散在武陵縣諸鄉僧舍。問禱木鄙守廬陵胡槻置。時丙寅後饑甚。槻力搏郡計。撥米百碩以為本。令士友掌之。以貸農民。頓收息三斛。委邑丞提督其事。農民受惠無窮。其後所存多寡。則視所掌者何如爾。瑞陽志社倉 太守沐歆挪散在十七鄉。每鄉一所。取近便寺觀建立。鄉官里師主之。司戶提督。其法秋斂春散。每戶貸穀五斗。五等戶賑田力糴者。方許給借。游手末技者不與焉。歲久弊生。或散而不可收。或積而不散。耗折損壞者。皆責償於里師。非破家不已也。太守方逢辰欲救其弊。委官發穀買田。以為經久之計。名曰社莊。貯穀備荒。歸附後則入于官矣。吉水志義惠社倉 在州南二里許。至元戊寅。邑旱澇艱食。里人胡榮祖倡義捐田建倉。衛齋周森實贊之。胡掄、劉次雲、彝淳、黃愷、夏侍一、歐陽先文、梁達泉等。五六十家。裒田助義。協濟。邑劉周氏施放宅為廩。曰千濟莊。歲成。翰官貯其餘粟以待來年艱食之月。賑濟。邑民不復取償。今計其田產可二千八伯碩。鄉斛至元年間僉憲觀復馬公昫覩按視倉賦。詩嘉獎。更扁曰義惠社倉。命郡人劉辰翁記之。大德三年。二憲曹山藏公夢解勉勵。令有司蠲其輸官包納之費。於癸卯奉使宣撫。移咨省府。轉咨都省。揭榜禁治。沮抑民間。深得其意。南安郡志社倉在郡治之西。與藥局對峙。舊林公莊屋。乙康其社附軍學前修序載橫浦集。今即地基重建。易名社倉。 景定癸亥郡侯饒公應龍博節浮費。積見錢二千緡。省倉糴本。冬收夏貸。以濟艱糴。蓋倣朱文公社倉之規也。 官莊附軍倉之西。咸淳丙寅郡侯黃公蕃士監到諸大借兌官錢一萬貫。省買近城田。歲收租米。計省斛八百三十二碩有奇。遇夏秋之交。減價發糶。以濟艱糴者。歐寧志社倉一十二 崇安里東瑞相院。 西鄉里阿乙院。 梓溪里龍安院。 禾供里林泉院。 禾義里長樂院。 豐樂里雙石院。 禾吉里梁源院。 慈惠里雲巖院。 吉陽里上重院。 梅岐里福慶院。 麻溪里聖龍院。 高陽里興福院。建安志社倉七 禾長里耆照院 安泰里靈泉院溪西倉。 建寧里歸復院。 南才里資福院。 川石里重興院 以上五倉。係紹熙五年上司行下置立。 順陽里資福院 安泰里靈泉院溪東倉。以上二倉。係慶元三年。知縣事俞南仲增置。已申上司照會。松溪縣志社倉一 舊政鄉杉溪里。郡付慶元二年創置。浦城縣志社倉二。建陽鎮永利倉。 東佳里倉。社倉在護國寺東。端平二年建。輿地紀勝橫州社倉 橫州土產民貧。家無餘藏。脫遇旱潦。人無假貸之所。紹定元年。太守張坡置米一千石。立為社倉。委四鄉上戶主之。有田而無種糧者。家貸一石。秋成償官。不取其息。惟許主倉之人。量收一斗以補鼠雀之耗。不仗史人干預。新昌縣志社倉 散在各鄉圍。規制同高安。今改名義倉。昌國志社倉 舊有田六十七畝。淳熙十二年。縣令費綱建屋二十楹於龍峯山門之左。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一　十八陽

倉

京諸倉

隋書食貨志晉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唐會要大中六年十一月勑應畿內諸縣百姓軍戶合送納諸倉及諸使兩稅送納斛㪷舊例每一函頭耗物遞除皆有數限訪聞近日諸倉所由分外邀頡剩索耗物致使京畿諸縣轉更凋弊農桑無利職此之由自今以後秪令依官額餘並禁斷　宋會要京諸倉總二十三所船般倉稅倉每倉監官三以京朝官及三班充　端拱初詔以粳米糯米為一倉小麥小菉豆為一倉大豆粟為一倉每歲納畢先省一人充

倉準此又每倉監門一人以司天監官充至治平三年五月詔罷之折中倉監官無定員以京朝官及諸司副使內侍充其所由主斗防守兵士無定數國初置倉凡受四河運至京師者謂之船般倉永豐通濟萬盈廣衍初通濟有四倉真宗景德四年改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舊曰廣利景德中改大中祥符二年增順成舊曰常豐真宗景德中改濟遠舊曰常豐景德中改富國太平興國中以進奉花故地為倉十倉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曰裏河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諸州所運謂之西河廣濟第一倉受潁壽諸州所運謂之南河亦曰外河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諸州所運謂之北河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㪷其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廣濟第二倉受京東界諸縣廣積第一倉左右騏驥院倉天駟監倉三倉受京北界諸縣左天廄坊倉受京西界諸縣舊有美倉大中祥符元年改大盈右天廄二倉受京南界諸縣其受商人入中謂之折中倉有裏河外河二名其後諸倉名額或更則所受小異今豐濟廣濟萬盈廣衍延豐第一第二順成濟遠富國永濟第一第二永富等十二倉受江淮運裏外河折中廣濟第一三倉受京西運廣儲廣積南廣積第一廣濟稅倉等四倉受京東運天駟監左右騏驥牧養監倉受人戶馬料等以應支用

太祖建隆元年五月命殿中侍御史王伸監察御史王祐戶部郎中沈義倫殿中丞王仁郁太常博士夏侯澄太子左贊善大夫陳泛左龍武將軍韓令升左千牛衛將軍時贇分掌在京倉庾先是京畿近輔租調委輸吏緣為姦民多咨怨至是始擇廷臣總之　二年七月追奪右衛率府薛勲在身官配沂州衛前收管坐監常盈倉不能御轄所部用斗稍重為覘者所捕下獄伏罪太祖怒而黜之棄倉吏於市　乾德三年九月帝聞在京官廩有積歲陳腐者乃有司滯於給遣也擢點檢三司使趙玭及判官並罪罰俸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詔先右監門衛將軍范從簡率府率宋廷信太子洗馬張君訥衛尉寺丞劉光序等官坐分掌太倉吏重入民租失察舉故也　先是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以給京師選能吏分掌其出納以中黃門副之太宗恐吏槩量為姦追期門卒發服偵邏得永豐倉持量者張遇凡八輩鞫之盡得其受財為姦狀帝怒命斬之杖中黃門先掌庾吏懲不謹　雍熙四年八月詔在京水運諸倉先是倉吏槩量為姦致外州民逋欠米二十六萬七千石並除之　端拱元年七月命樞密直學士余休復等言京城水運倉截其利害休復等言京城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

各以百萬石為一界每界每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同掌之監官月加給如知州監軍之數專副給飡錢諸倉凡貯米千四百六十餘萬石可支三歲惟小麥菉豆過三歲即陳惡望令有司每歲無多調而米麥各以百五十萬石為一界又言東南諸州歲運稅米守給者常須數歲乃畢或罹暑濕圖多損敗望每石給雀鼠耗一勝並從之　二年九月詔開封府特許於在京折中粳米粟豆大小麥國家之務儲蓄為先自前省倉折中斛㪷蓋以濟人利物通商惠農既積歲時頗生欺弊久從停罷復議施行將永使於公私宜別行於條貫其折中斛㪷自今只許客旅將斛㪷依時價折中準船般倉例每百萬石為一界所有食祿之家并形勢人並不得入中斛㪷及與人請求折納違者許人陳告主吏處死本官除名貶配仍委御史臺糾察其所中斛㪷不計多少並支與告事人充賞主吏自能陳告並免罪亦依告事人例施行其監納朝臣使臣不得受人囑託納中斛㪷違者並除名貶配候納及數目即據具逐色斛㪷封樣於樞密院送納仍以膳部員外郎范正辭洛苑副使綦仁澤作坊副使尹宗誨同掌其事先是募民及聽商賈入粟給券於江淮以茶塩償之謂之折中或有言其弊遂罷之自是歲失國用百萬之入故復之也

淳化二年五月置折博倉，許商旅納粟麥，計其直分於江淮以官茶給之。先是有折中倉之目，掌庾丈與縣量者為姦，遂詔停廢。端拱二年有司請復置，既而歲旱中止，至是始復焉。甚有以佐國用，而商人便之。　五年四月帝嘗語及折中倉，左右皆言折中乃公私之利。帝曰：豐儉之歲行之，固有利焉。儻年歲稍歉，處商人收糴斛㪷，物價翔起，物價貴則貧民益艱食焉。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臣下只知折中為便，殊不知陛下用心憂民至此。方知外人豈能測量聖慮。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詔罷外河折中倉所由斛㪷，隨專副一界一替。八月詔監倉京朝官無得以羨餘為課。　五年二月，真宗曰：倉廩府庫多收出羨，以為勞績。若非常納之際重斂，即是支給之時減尅。諸道轉送官物償其遺責，公人頗甚不易。況舊有條貫，可嚴行誡約，但以持平為務，不得收其羨餘，叙為勞績。　景德二年詔三班勿以蔭補未歷事使臣監諸倉。三年三月詔在京倉草場監門使臣自今後逐日常須各在本處監門，不得容庇專副公人等擲作弊倖，亦不得妄託事故，非時抛離本處。如違，當行嚴斷。所有監門司天臺主簿保章正等，若是須要勾集議事，即仰司天監奏取指揮，并仰提點倉場所常切覺察。如有違犯，即具名聞。　四年十月詔京城倉場受納芻糧，勿得留滯，仍令三司

開封府察之。　十一月詔申太倉給軍食槩量剋少之禁。先是軍士所得斛裁八九㪷，頗以為言。帝以問三司使丁謂，謂曰：前詔條制太倉納諸州運糧，無得增受；諸軍月給，無得減剋，違者至死。令此減剋誡合嚴誅，但運糧米常有耗，舟卒盜食其中，若太倉輸納稍難，則恐綱運不繼。帝曰：然。月廩不可虧少，故復約束之。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帝宣示宰臣王旦等：謝德權言先從舉折中倉，如紅粳米不任久積，倉廩當時遂準三司牒只納白粳米。近日有言事者請納紅米，令所給已多，雖利於商旅，其官廩先有紅米，計其支給，積年未及新者，徒致腐敗。仍取折中舊納紅米、白米及新者以進。帝曰：可。令三司議可否以聞。　五年三月詔在京諸倉自今每遇支散諸軍班諸色人月糧口食，仰子細驗認，如是興販人收接買籌支請却上好斛㪷，及有搭帶出外，即收捉赴三司勘逐，坐法施行。　六年二月詔諸倉等處監門使臣及監官，當給糧受納綱運時，不得與官員及諸色人閑雜人同坐。如違，應犯人並當嚴斷，仍委三司提點倉場所常切覺察。兼許人陳告。四月詔在京工役禁軍廂軍兵士所請口食，令殿中侍衛馬步軍司指揮依例每月一度請領，至月盡旬假日並與先一日。工役令兵士自去赴倉搭般，並仰三司每至支散口食之時預先指揮合支倉分令

監官專副等專在本倉等候兵士請領，無令悞事。七月詔自今每差京朝官使臣監納秋夏稅，不得令公人等供給喫食。監官並須躬親巡覷，教門不得於監門使臣處衷私取曆往本家或隣倉抄上。稱無損動，其監門使臣亦不得頻情衷私將文曆與監官書押。如違，許人陳告，各以違制論。十月詔京城諸倉所納秋賦宜令均平，不得稽滯侵攪，仍委開封府廉察之。七年二月詔倉草場神衛剩員以三千人為額。六月詔如聞在京諸倉場人戶送納官物多有留滯乞索錢物，宜令開封府察訪收捉以聞。十二月詔自今百萬倉所給納斛㪷，其監官並許依久來體例，分倉勾當給納。八年四月詔曰：自我京畿達于淮泗，倉庾相望，轉輸至多，若無增損之數，寧有羨餘之積。俾均出納，以便公私，應裝納倉敖之處及在京諸倉監官等並須均平受納，不得侵削。所收羨剩並不理為勞績，但一界幹集別無逋負，即依元敕施行。　先是監百萬倉國子博士夏侯晟以收到出剩乞行酬獎，有司以咸平中條制凡倉庾所收出剩不為勞績，至是申明之。九年四月五日詔京朝官年六十以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雍文載年六十五，受敕上言求免。帝曰：京倉自受納至給，率常六七年，若此輩一任則老於掌庾矣。因著式焉。神宗天聖二年六月，樞密院言：近為頻

經霖雨，取到在京倉敖踈漏倒塌未修去處，令據提點倉場所言見未修了數屋計六百二十七間。朝廷累降指揮，當職官吏催促修蓋，至今未見結絕，乃逐處監官不切用心。詔當職官吏等取近限上冬修蓋畢功。如少闕兵匠，亦令樞密院逐與指揮抽差。如更違慢不即修蓋及稍違近限，令樞密院劄送御史臺取勘。從之。　三年三月，內園使閬州刺史王應昌言：在京諸倉舊差朝官供奉官已上歷外任者勾當，專副所由㪷子等皆有畏懼，支遣諸軍班月糧皆獲好物。今來諸倉多是京官殿直兼有未歷外任者，每有綱運卸納取揀之時，或即到門，或即不來，只憑專副所由，是致綱梢偷糴官物，入水土伴和交納，在倉未經年歲，發熱晃裛黑爛。切緣軍儲事大，糧綱不少，欲乞依舊選差歷外任朝官使臣充百物界守給勾當。所有押綱使臣，省監綱梢及本界專副所由㪷子等，別乞重行條約，誡勵。從之。九月審官院言：三司勘會在京百萬倉，欲乞今後除合入西川廣南遠官不差外，其合入江浙荊湖福建遠者，並許差監，仍自立界交納，直至守支漏底別無欠少，損惡官物，合入遠者即與家便差遣，合入近者即與陞陟差遣。若有少欠，損惡斛㪷，乞依條施行者。本院檢會自來監在京百萬倉京朝官得替到院，承例入近地差遣，難前後累擬監倉官員收到出

剗乞行酬獎又緣當院條貫元不曾指定名目酬獎只依常例定差欲乞
令後監倉自立界至徧底無少欠損惡斛斗如是合入遠地親民差監者
與當一任親民資敘其合入近地親民差監者與陞陟差遣其曾經外任
差遣合入近地監當人差監者與改親民仍並與近地差遣所有接續定
差監殘零界分者候交遣畢日與近地差遣合入遠地監當及新授京朝
官即更不定差監倉從之　四年十二月三司言在京粳米倉有低次斛
斗萬數甚多有司勾到行人估價每斗六十文又緣低次黑損恐出糶不
盡更乞下府界諸縣昨經水災之處如有人戶合銷賑貸即具數目申省
般撥應副仁宗曰糶價特與減半若賑貸與人戶每二斗令納贏色一斗
餘從之時大雨之後食物騰貴及諸處置場出糶差官俵給賑貸遠近貧
民利於減價曉夕奔湊迫相蹴踏爭糴不暇給之春首民不艱食實賴此
也　六年八月以監順成小麥倉左侍禁高延偉受納給遺收到羨剩斛
斗萬數甚多與家便監押差遣　七年閏二月詔在京監百萬倉使臣令
後須是揀曾經監押巡檢別無贓私違犯者充即不得差未經差使使臣
勾當三月詔訪聞在京諸倉多是大量綱運斛斗及支散時減尅軍糧令
下三司指揮提點倉場所并提點斗面使臣常切影覷提點受納不得信

憑逐倉監專斗子大量綱運內斛斗亦不得取受押綱軍大將殿侍錢物七
八斗布袋入倉卸稱數足如或別差人抽摸點檢斗面及因事彰露被人
陳告其監專斗子仰勘逐情罪以聞仍指揮提點倉場使臣自令後每遇
支糧時仰不住來往提點須是兩平量與請人及不得別作情弊帶出官
物如稍有違其干繫人仰勘逐情罪取旨所有在京諸倉監官令後但得
支遣官物了足並依前後條制施行其收到出剩更不理為勞績　九年
七月二十七日詔京朝官未歷親民差監京倉者自今須一界受納支給
了畢無得非時求替其嘗經親民者自如舊條時大理評事李晚監折中
倉以貪求替固有是命　景祐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中書言京百萬倉欲
令三司舉京朝官監當自令合入親民舉差者自立界至支遣遍底一界
了當無損欠及三年已上與理親民一任五年以上與當兩任如及七年
與升一任差遣其元合入遠地者與近地合入近地者與先次曾經外任
差遣合入近地監當人舉差者自立界至支畢了當許通計前任令任監
當年限共合改親民者與改親民資序若於合改親民年限外更監當及
三年已上者與理兩任仍與近地差遣舉
充監殘零界及三年以上了當者各於元資序上理為一任不及三年者

元合入遠地差遣即與近地合入近地與先次差遣從之　寶元三年正
月二十五日詔在京百萬倉今後舉官須具同罪聞奏時三司判官王求
李禾之舉官監京倉皆不同罪故條約之　慶曆七年二月命內侍二員提
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吳鼎臣言諸軍班所給糧多陳腐人料并不足請
以內臣提察之　皇祐三年九月六日教坊判官王世昌自陳年老乞監
永濟倉門帝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檢逐充此職且倉門是國家儲糧
出納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　至和二年九月詔京朝
官曾犯贓私罪若公坐至徒者毋得差監在京倉庫場務治平元年十月
五日三司言乞令諸倉界以納粳米月日為先後支諸軍班月糧從之
二年八月七日權三司使韓絳言近日兩水諸倉場斛斗浸濕不堪乞相
兼支給諸軍班等詔令三司只就逐倉委監倉官員減價出糶仍差判官
一員并提點倉場所官提舉照管　三年八月專監富國倉屯田郎中萬
及一官內殿崇班王從謹兩頭供奉官戴宏皆勒停坐受米濕惡壞十八
萬石也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三司評定在京舡般倉專副所
由斗子曹司門人等如因倉事取受糧綱及請人錢物并應在京諸司係
公之人因倉事取受專典斗級并因綱運事取受糧綱錢物並計贓錢不

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
千里所有共受分贓入己者併計所受坐受罪仍分首從其引領過度并
行用錢者於首罪下減二等已上決訖徒罪皆刺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
皆刺配千里外牢城滿十千即受贓為首者刺配沙門島已上若許未受
其取與引領過度人各減本罪一等為首者依上條配內合配沙門島者
配廣南牢城仍許諸色人陳告犯人該徒給賞錢百千流罪二百千配沙
門島三百千若係公之人給賞外更轉一資其賞錢並先以官錢代支一
面內自收受贓及元引領過度并行用錢人家財充填下足即與除破其
元引領過度及行用并受贓人亦許陳首依條免罪給賞從之　十一月制
置三司條例司言都官員外郎劉昭遠等言竊見在京諸倉界久來立界
有百萬界與五大界兩法雖各有所便亦各不無所害其百萬界所使者
米麥馬料各別立界無雜色分占敖屋與虛增界數其不便者逐界斛斗
散在諸倉官吏疲勞奔走致給受不精其五大界所使者逐界倉敖附近
官吏易為管勾其所不便者兼納雜色分占敖屋并虛增起界數令於百
萬界去官吏之疲勞而取其人糧馬料之各異於五大界取倉分之附近
而去其占敖增數之未便改立新五界法并舊條約未並詔三司依所定

施行十九日詔見任倉界官除朝廷辟用外不許諸處奏舉差遣二十三
日三司條例司言諸軍班所請月糧見已坐倉收糴近降指揮並支十斗
處元定價小欲自龍神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從之十二月六日
詔支給軍糧並依近降指揮十斗足數卸納綱運亦仰兩平交量如違元
量斗級並行科決每倉各置一石斛遇盤量官物傾於其中比較免致高
下其手諸倉斗子三百九十人令並是正身祗候逐月更不赴提舉所採
差只委下卸司依名次差撥既免虛占人數任滯綱運兼支破食錢各得
均濟如倉分輒敢虛關斛斗數目多索斗子即委下卸司點檢申本所勘
斷干繫人等仍告示諸軍班及諸司如遇請糧並須隔日令逐指揮抱曆
曹司赴合支倉分投下所請糧倉數目單子以憑約度抽索合役斗子人
數其逐界更不差斗子隔宿往逐營告報開倉只令合支界分預先關申
殿前馬步軍司合支諸軍次令逐司一面差人告報開倉請領日分　四
年三月四日詔罷三司奏舉諸倉監門使臣止令三班院選未滿六十歲
無贓罪使臣充其酬獎如奏舉例施行　八年三月詔在京倉庫立界滿
如勾當及二十箇月與理爲一任若不及即與新界專副別立界勾當
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詔諸在京府界倉庫所供月季年帳並於合滿後依

限申省月季帳二十五日半年帳四十日年帳五十日如違依編敕倉庫
申州法　以上國朝會要 續會要附司農寺 高宗紹興元年七月五日詔
行在省倉受納綱運令戶工部斛量較定斛樣繳申尚書省賫下所屬製
造降下諸路州縣應受納支遣起綱交量並用省樣新斛量令後每遇起
綱並於綱界內分明聲說係用新降斛交量起發仰省倉依條受納不得
作弊如有違犯許本綱諸色人越訴十月十六日詔省倉請人出備短脚
錢每石五文止用本倉脚袋般騰交付其請人擅入敖者杖一百許人告
賞錢三十貫　二年十月十七日詔於倉門外置監門廨舍　三年正月
六日行在省倉內鎮城倉改爲行在南倉仁和倉改爲行在北倉鎮城倉
係臨安府州倉仁和縣倉係仁和縣地基上修蓋各襲其稱至是改之二
十六日詔令後諸軍三衛每遇支請並差撥逐部將官部押人兵赴倉鈐
束二月二日詔告獲東北倉偷盜糧斛每石支賞錢五十貫文先以官錢
代支後於犯人并干連人名下追理還官仍令左藏西庫先次支錢二百
貫文於兩倉監門官處收寄堆垛充賞從戶部請也三日詔行在諸倉遇
打請日令戶部前一日撥合支數令本倉般量出敖於廊屋下安頓遇天
晴於磚場上垛放支遣三月二十五日詔行在南北倉監官四員並兼管

幹和糴其食錢每員日支二百文於本場百陌錢內支　四年四月六日
詔南北倉各差檢察斗面官一員令吏部差小使臣依在部短使以主管
官告院兼權司農寺丞鄭長康言昨在京諸倉各差斗面官一員係吏部
尚書左右選輪月互差闕官乞差小使臣充理當短使今來行在南北倉
見準樞密院差到本院使臣充兼門兼視斗面檢察切慮不得專一欲乞
依舊差撥逐季一易仍於和糴場百陌錢內量支請給并監官遇得替以
本倉曆尾見管米斛委官般量候數足方許離任戶部勘當欲依本官所
乞令吏部依例差小使臣一員專一檢察吏部供到狀今來若朝廷依戶
部勘當事理亦合於本部合著短使小使臣內依名次差比依在部短使
幹辦不滿兩箇月理爲輕格一次如無合差短使人即依條限三日募情
願人理名次差撥候滿日令司農寺徑申所屬選分差替從之七月二十
七日詔復置司農寺倉部昨併到司農寺所行支納糧斛草料等事務并
撥到手分等並依舊歸本寺　八年十月四日詔南北倉各糴米每及五
萬石監官減半年磨勘如不及五萬石更不紐計從司農少卿徐林請也
先是紹興四年四月十九日朝旨兩倉歲終共糴米二十萬石監官轉官
不及全年紐計推賞至是改之　十一年六月六日詔行在三倉以行在

省倉上中下界爲名監官監行在省倉上中下界繫銜稱呼所有監專理
任請給差置并給納應干約束事件等並依見行條法戶部撥白劄子行
在省倉各有色額高下米樣不等其逐倉前有無圖免頂之人在彼居住
逐時收買低下米薔行用錢物告屬監官下人及專副換散支出色高白
米夾帶大量并監官亦將白米作人情應副支與諸處所賦顧募卸將低
下米入在白米攪拌支遣大寀深屬不便欲乞將逐倉米分出等第高下
作上中下三界本部尋下司農寺相度去後據本寺狀昨在京日係一十
七倉分立上中下界逐界各拘三四倉受納糧斛及一百五十萬石爲界
候及數排立以次界受納前界止是守支今來行在省倉係每倉差監官
二員二年成任止在本倉受納給遣是致混雜色額今比做舊日隨宜措
置將三倉分定米斛色額專一受納支遣一欲乞將上色白苗米並分撥
赴南倉就用南倉監專受納支充上界其米係充宰執侍從管軍職事官
宗室百官省臺寺監等祿米支遣一欲將次色苗米分撥東北倉卸納令
北倉監官二員就本倉專副專一管幹受納給遣上件米斛充中界更不
許干預別界米斛其次色苗米係充班直皇城親事官輦官五軍等口食
支遣一欲將糙米分東北倉卸納令東倉監官二員就本倉專副專一管

幹受納給遣上件糙米充下界即不許干預別界米斛其米係充五軍月糧三衙廂禁軍諸司庫務等口食月糧支遣一令來若依前項事理施行所有三倉見在逐色米斛令差定逐界監專互相交割認數支遣其已後到米綱運從本司照撿色額行下分定倉界受納候支絶三倉截日見在數目接續支給故有是命　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詔省倉下界依南北倉例專差撿視斛面官以司農寺丞柳綽言行在米倉昨自創置以來支納稍簡係監門官兼管撿視斛面本倉近改充省倉下界專一支納糙米又有中界將合納苗米分撥就本倉交納比之日前支給委是浩瀚故有是命　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詔應倉庫交卸綱運折欠並即時具名色數目申解所屬見得有侵盜貿易之弊即送大理寺推治其過誤損失並押下元起綱處依法施行　先是止送排岸司監繫故有是命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乾道三年六月九日詔兩浙轉運司臨安府踏逐到二百萬石倉敖基趾所用材植物料候青城畢日就用仍令將作監將應管抽解竹木應副蓋造　七月二十三日詔令歲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官吏於新置二百萬石倉內糴米二十萬石所有本錢撥省倉等處見錢會子充若本錢不足以經常窠名錢內貼支　二十七日詔艮山門外於養濟院蓋造五

十萬石倉敖　十二月十二日戶部言近承指揮創蓋新倉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官吏就本倉收糴米三十萬石除已差官趁時收糴外令文思院依立定額名鑄造本倉合用印記其巡防兵級看管亦乞下殿前馬步軍司差撥所有合差專副手分人數監官監門官糴米實典應合行事件並乞依省倉中界已得指揮施行詔依戶部所申仍以豐儲倉為名　四年三月十七日詔諸倉支諸軍月糧口食抑勒坐倉低價糴置反將軍人與在外糴米人非法斷罪追理貫錢深屬不便令戶部出牓曉示自今後諸軍支月糧口食米並令從便不得依前抑勒糴買　五年十一月七日詔省倉中改作豐儲倉卻將東青門外豐儲倉改作省倉中界逐倉有管米界以新易陳支遣　十八日戶部尚書曾懷言省倉中界已改為豐儲倉其舊豐儲倉卻改作中界所有專斗等並令仍舊認數支遣監官依舊主管本倉職事從之　六年正月十四日戶部尚書曾懷等言豐儲倉展蓋太墾局添造敖屋已經相視可以修蓋新舊敖屋八十六座貯米一百三十萬石乞下兩浙漕司臨安府疾速修蓋從之　先是司農少卿莫濟言太墾局已罷乞將本局屋宇撥付司農寺安頓米斛至是曾懷有請故有是命　十二月十九日詔應干倉場庫務等處官自令須管照條依時出入如

違許所屬按治仍令戶部長貳專一覺察如有違戾按治施行　先是上封事者言行在倉場庫務監官公吏終日在外多不坐局錢數出納委之庫小若不措置切慮如向來左帑之弊故也以上乾道會要　吳自牧夢粱錄宋高宗都杭省倉上界在天水院橋北其敖有八眼受納浙右米以充上供及軍執百官親王宗室內侍仍支給皇城班直省部職員　省倉中界在東青門外菜市塘有敖三十七眼皆受納浙右苗綱經常和糴公田椿積等米以供朝家科支農寺宣限凡諸軍諸司三學及百司顧券諸局工役等人皆給焉　省倉下界在東倉鋪創于舊址極廣袤朝家更脩乃析三之二建敖屋八十眼　豐儲倉在仁和縣側倉橋東以分田浩瀚諸倉不足以受納以豐儲增創成敖百眼　豐儲西倉在餘杭門外佐家橋北其敖五十九眼　端平倉在餘杭門外德勝橋東石儲漕糴復歸農寺涖以京局官而領文咸淳重修有水榭扁曰介然蓋取太倉箴語而併藏刻於石有敖五十六眼　淳祐倉在餘杭門外斜橋南元創以儲米糴于帥司其後朝家撥支賑糴百姓自後付農寺以給諸軍諸司有敖一百眼　平糴倉在仙林寺東創以儲臨安米令農寺米皆入焉　咸淳倉在東青門內後軍寨北議增建廒以儲公田歲入之米貫壇華廢圃及以內酒庫

柴炭屋地命帥司建倉敖一百眼歲貯公田米六百萬餘石凡諸倉支納下卸自有下卸指揮兵士遇日分支遣皆至祇從又袋自有官者應辦如遇支界日倉前成市水陸塑寨諸軍校給打諸糧不許顧人攬擔須親於敖中肩出倉外此祖宗立法如此經世大典國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我朝倉庫之制以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至甘州有倉鹽茶有局所以供億京師賑恤黎元者其措置之方可謂至矣　在京諸倉係京畿漕運司相應倉五十八間可貯糧十四萬五千石簷柱高一丈二尺標長一丈四尺八椽中統二年建　每十間用物赤括標五百四十赤括方二百二十五椽一千七百三十四板瓦三萬四千七百六十條甋六萬八千一百三十九重脣三百三十六副合脊違勾一千一十六副滴六百七十七稞子五百三十三稱滴子四百一十四石灰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四斤麻刀六百二斤紫膠一十斤楪子四十斤石礎五十五竹雀眼二十四片五寸釘八千一百六十二六寸釘三百五十六三寸釘四千五百四十七寸釘四百八寸鋦子一百高廣工物以下同　千斯倉八十二間可貯糧二十萬五千石中統二年建　通濟倉十七間可貯糧四萬二千五百石二年建　萬斯北倉七十

三間可貯糧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石二年建　永濟倉七十三間可貯糧
二十萬七千五百石至元四年建　豐實倉二十間可貯糧五萬石四年
建　廣貯倉一十間可貯糧二萬五千石四年建　永平倉八十間可貯
糧二十萬石十六年建　豐閏倉一十間可貯糧二萬五千石十六年建
萬斯南倉八十三間可貯糧二十萬七千五百石二十四年建　既盈倉
八十二間可貯糧二十萬五千石二十六年九月建　惟億倉七十三間
可貯糧十八萬二千五百石二十六年九月建　既積倉五十八間可貯
糧十四萬五千石二十六年九月建　盈衍倉五十六間可貯糧一十四
萬石二十六年十一月建　大積倉五十八間可貯糧一十四萬五千石
二十八年建　廣衍倉六十五間可貯糧一十六萬二千五百石二十九
年建　順濟倉六十五間。可貯糧一十六萬二千五百石。二十九年建
慶豐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皇慶二年二月建　大有倉八十間。可
貯糧二十萬石。二年二月建　積貯倉六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
二月建　廣濟倉六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二月建　豐穰倉六
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二月建　通州諸倉　延積倉七十間。可
貯糧一十七萬二千五百石　及秭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富衍倉六十間可貯糧十五萬石　慶豐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
石　延豐倉六十間可貯糧十五萬石　足食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
五千石　廣儲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樂歲倉七十間可貯糧十
七萬五千石　盈止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富有倉一百間可貯
糧二十五萬石　南狄倉三間、德仁府倉二十間　杜舍倉三間　河
南務諸倉。隸都漕運。大盈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充溢倉七十間
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崇墉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廣盈
北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廣盈南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
五千石　永備北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永備南倉八十間可貯
糧二十萬石　豐備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恒足倉五十間
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既備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足用
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大京倉六十間可貯糧十六萬二千
五百石　豐積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大稔倉七十間可貯
糧十七萬五千石　上都諸倉　醴源倉正廒二座各五間柱高一丈六
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東廒二座各五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
尺長六丈五尺　廣濟倉正廒一座十三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

長一十六丈東廒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
西廒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十五尺長一十二丈南廒二座各
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　萬盈倉正廒一座十三
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六丈西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
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東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
一十二丈南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　太
倉一座七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　雲州倉正廒二座
各五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東廒二座各五間高一丈六尺
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西廒二座各五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
六丈五尺　宣德府倉　如京倉正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
五尺長六丈五尺西廒一座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
御河倉　至元三年十一月十日省臣奏御河旁近每歲露積糧多損臣
等議令歲於沿河築倉貯米上從之各路倉　九年正月八日省劄照隨
路可以添蓋常平倉廒所戶部議若於隨路添蓋雖官買木物必須役民
即目春初恐奪農務如已後豐稔救房不敷陸續添蓋先將各路元有及
可以續添間數開呈省照先奉旨添蓋倉廒仰各路總管府摘差正官及

坐去造作人員催督起蓋每間約儲糧千石合用木物令人匠從實計料
估直於各路見在官錢支買會計鐵數就於附近爐冶開造工匠先儘係
官投下內差撥如不敷於軍民站赤諸色戶內補差其夫役止令各路於
本管旁近丁多之家借倩官為日支鹽米所蓋倉廒須管完固若近年但
有損壞罪及元監造官仍以己資修葺　總計元有廒房一千五百二十
間今添蓋陸百九十間　貞定等路一十四處七千九萬二千五戶一千
四百間元有九百八十間今添四百二十間　貞定路一十千四萬一千
一百十五戶二百六十間元有二百間　貞定府一百間冀州三十間中
山府二十間趙州五十間今添六十間　中山府二十間冀州二十間、桑
州二十間　洺磁路四萬七千四百二戶倉廒七十間元有五十間、洺
州三十間磁州二十間今添洺州二十間　彰德路四萬五百二戶倉廒
七十間元有五十間今添二十間　東平府四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戶倉
廒七十間元有五十間今添二十間　博州路三萬二千七百三十二戶
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濟寧路四萬一千二百二十三
戶倉廒九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六十間在城二十間兗州二十間單州
二十間　曹州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二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

二十間　德州二萬五千四百九十一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令添
二十間　濮州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九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令添
二十間　順德路二萬八千七百三十三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令
添二十間　大名路八萬八千一百九十戶倉廒一百五十間元有一百
間大名路三十間開州三十間舊縣二十間滑州二十間令添五十間大
名三十間濬州二十間　河間路七萬九百六十一戶倉一百二十間元
有一百間在城五十間長蘆三十間安陵二十間令添蓋二十間　順天
路七萬四千三十四戶倉廒一百七十間元有一百五十間在城四十間
祁州三十間易州三十間雄州三十間安州高陽二十間令添在城二十
間　濟南路七萬四百一十五戶倉廒一百五十間元有一百間在
城四十間清州縣六十間令添五十間在城二十間　州三十間　南陽
等三處四百間元有二百四十間令添一百六十間　南陽府二萬九千
五百九十二戶倉廒一百一十間元有六十間汝州二十間裕州二十間
鄧州二十間令添五十間在城三十間唐州二十間　歸德府一萬四千
三百九十戶倉廒一百二十間元有徐州二十間令添九十間在城三十
間亳州二十間邳州二十間宿州二十間　南京路一十萬五千二百三

十一戶倉廒一百七十間元有南京一百五十間鄭州三十間鈞州三十
間許州三十間陳州二十間蔡州二十間睢州二十間令添陳州二十間
太原等二路三百三十間元有三百間令添三十間　太原路八萬九千
七百十一戶倉廒一百七十間元有一百五十間在城五十間崞州三十
間汾州三十間嵐州三十間平定州十間令添二十間石州一十間堅州
一十間　平陽路一十萬七千五百六戶倉廒一百六十間元有一百五
十間在城五十間絳州三十間河中府三十間澤州一十間潞州一十間
沁州一十間隰州一十間令添霍州一十間　中都等處刱蓋倉八十間
中都路六十間檀州二十間涿州二十間霸州二十間冠州在城二十間
納蘭不剌倉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丞相桑哥平章阿魯渾撒里等
奏納蘭不剌建倉寧夏府糧船順流而下易於交卸忙安倉糧雖是泝流
亦得其便迤北孔居烈裏大阿寒塔兒海裏鎮海等處住冬軍人及和林
送糧俱近進呈倉圖上從之　塔塔裏倉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河東宣慰
司委官朔州知州荅里牙赤言塔塔裏諸屯田相視議擬各項事理就差
荅里牙赤計稟中書省準下兵部移文樞府逐一開具于後　納儲倉見
於屯田近南黃河北岸內有正教東西廒房二十一間緣其空閑已行呈

稟於空閑倉房週圍撥地三十畝作贍倉地甚便委官議納儲平遠倉既
近黃河口十里西即經行要衝屯田所種禾稼周其旁近上年屯軍所收
子粒見貯本倉如蒙大同路委官與東勝雲內二州正官於年銷錢顧夫
買物修之撥付萬戶府貯糧較之移拆忙安倉所費十省其九公私俱便
兵部議準所擬照會樞密院兵部依上施行　忙安倉去黃河頗遠運糧
不便已別建新倉其舊倉令空閑如今河東宣慰司拆移前來貯糧便委
官相視忙安舊倉二十一間牆壁倒塌木石俱全數元三損其二若移此倉
則陸地相距屯田故城七百餘里可用車千餘約費脚直五千餘定至彼
又須添補木瓦諸物亦不下五千餘定若黃河運載至忙安倉南三十里
陸路轉至渡口泝流一千里約費萬餘定至納儲平遠倉復行十里入陸
至舊新安州又七十里黃河係經往來客舟雖有遞運官船每處不過三
十五艘緣櫓長短不等實難裝載況其地寒早易凍必候下年方可興工
修理況兼委有妨礙既納儲平遠倉已擬修理撥付屯田萬戶府忙安倉
雖擬拆移不惟省費亦免勞民兵部議準擬屯田萬戶府倉敖廨宇本府
與所委官那懷等議合於兀郎海山下舊新安州故城內建四向立屯為
便擬合用物料照會河東宣慰司早為建造相視兀郎海山下舊新安州

故城方圍七里並無人烟黃河沿路別無村墟西至寧夏路七百里若修
上項公廨合用木植令寧夏計料收用買順流運至古城或於納儲平遠
倉募夫匠建立誠便兵部議準擬省照以舊新安州古城內建屯田萬戶
府公廨不見間座數目合用物料逐其事　甘州倉仁宗皇帝延祐三年
十一月五日甘肅行樞密院咨甘州倉言本倉墻壞恐浥損官糧已添展
修倉屋九十間已劄付甘州路修建八十五間就用看倉軍六十人供作
自三月為始興工不見次第蓋供作軍少遂照元貞二年甘州建倉八十
間荅奉朮白大王令旨於各翼摘軍五百人執役請依前數發遣庶得早
完十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官塔失帖木兒等奏甘州修建倉屋需軍五百
臣等議合於旁近漢軍內如數差調上從之太宗皇帝五年癸巳詔前令
隨處官司就差元設站夫修治運糧河道可疾遣站夫自備糧物速為修
治工畢放還專委運糧河所屬各州縣長從舉河道差能幹官吏及約糧
差夫以時巡護不致賊盜滋生若遇夫盜不以官私之物並勒提舉河道
官及巡護者陪償如元贓不獲依條斷罪如有河岸缺壞不分晝夜多差
丁夫併力修築違慢遲滯並以違制論仍仰沿河以南州府達魯花赤等
官各於瀕岸州城置立河倉差官收納每歲稅石旋依限次運赴通州倉

其立倉廒差去人取草卯壬辰年元科州府每稅一石添帶一石并附餘者撥燕京令隊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以時漕運毋違使其通州北起倉豉見可收物廒仰達魯花赤管民官備木植差夫令和伯撥泥匠三人木匠三人鐵匠一人速修及差守倉夫三十人半年交替如夫盜耗令均陪　至元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中書工部奉省判斷事官幹脫兒赤等呈通州廣盈兩倉損壞令工部斟酌於鼠耗錢粮內就漕運司計料修補事送戶部議官倉損壞隨申上司修補用過物價申部除破似此早得完備省準送工部照常平倉省議隨路倉廒二年之內損壞者董勒監造官以己資修補如遷轉事故本處官司年銷錢內隨即修完將用過工物同元監造官職名申部根勾追還若二年之外損壞者官為修理工物價錢申部除破　十四年四月二日省劄河倉損壞於各路以官帑修補其二十餘所今秋雖已修畢如無人守護則近倉之民偷取數木縱放頭疋踏踐倉場損壞墻壁宜令本處州縣正官提調督勒斗腳常川看守任滿相沿交割赴漕司給由工部議各處河倉損壞倉官隨即移文本處官司一同相視會計工物於年銷錢內支用監督修完如二年內損壞監修官備工物修償壞在二年之外官自修葺倉官任滿取代官完備收附於解由內開寫

省準　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泉府卿阿散等奏大都諸倉屋宇損壞省委麥術丁往視河西務倉已修其餘續次興工從之　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丞相桑哥等奏上都倉俱在城外不便令議擬於城內建倉一二所上從之　二十七年九月八日平章帖木兒言武平路地震奉詔遷撫九月二日至彼應係官局院房舍盡皆頹倒其糧物壓陷入地跑掘既出無處藏貯擬於平灤路及興松州差工匠一百二十丁夫一千二百以修蓋省準令工部督責合屬施行　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丞相完澤等奏去歲地震倉室地壞令議令忙古䚟提調修葺上從之　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平章不忽木等奏疏闢新河那懷督役公謹今已成功河西務通州倉儲糧最多俱在曠野東城紅門內近新河有隙地復還紅門稍入五十餘步廣展基址期數年間盡建倉宇移致河西務通州糧甚便工部楊尚書言乞命那懷董工庶得早成上是之曰不必再慮盡力為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平章剌真阿里等奏楊尚書言今皇城東沿河建倉令漕舟於此交卸使奉旨準又奏常例和買萬草以燒瓴瓦供諸營繕今擬令刈葦俟河冰開舟運致以代萬用奉旨不須和買大都居民十萬每戶賦納一束或一束命阿里掌之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正月六日平章剌真等奏每歲蓋倉及諸營繕差軍刈葦以供用今歲營繕亦多議可仍舊用軍採刈二月二十九日左丞暗都剌等奏修理倉庫官舍每歲令軍人助役前者移文樞密院取之未從今歲約用軍五千奉旨准　國朝應天府志大軍倉永濟東西倉　龍江倉　東葛城廣豐倉　江浦一倉至四倉　石灰山關倉　水軍右衛倉在城北隅　天策衛倉在城北隅　龍江衛倉在城北隅　豹韜衛倉在城北隅　武德衛倉在城北隅　神策衛倉在城北隅　龍驤衛倉在城北隅　金吾前衛倉在城東隅　金吾後衛倉在城北隅　虎賁衛倉在東北隅　虎賁左衛倉在山北隅　留守衛倉在城北隅　留守中衛倉在城南隅　留守左衛倉在城東隅　府軍衛倉在城北隅　府軍前衛倉在東北隅　羽林左衛倉在城東隅右衛倉同處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二　十八陽

倉

諸州倉

冊府元龜唐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碩　關内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一十四萬八千五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内道百八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東道三百五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石。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劒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關内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一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七百五十九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三十萬三千四石　劒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五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二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内道二十七萬五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萬一千九十石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劒南道七萬七千四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闕

宋會要太祖建隆四年七月詔曰為國之計足食是先屬年歉之豐登頒倉儲之流衍爲暑涼之失節即損壞以為虞必資守土之臣共體分憂之寄應所在倉廩並委長吏躬親檢校勿令損惡　乾德四年四月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儻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言三司令諸處倉場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碩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蓋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乎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　雍熙二年七月帝謂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也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遽遣使往彼分路賑貸米聞不至流亡兼無餓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救飢民今天下數年已來連歲豐稔諸道州府見管斛斗慮主者慢或致損敗可嚴為戒勵乃詔曰邦家所切儲蓄是資所以防水旱之為災救生靈之闕食稍有飢荒之患便行賑貸之恩免致流亡式彰勤恤濟民患物何以加茲今天下雖屢豐穰頗多貯積官吏或失於提點儲廩則至於損傷不唯陷主事之人負累亦慮誤朝廷之計度宜行告諭用警因循應天下州郡軍監見管諸色糧宜令逐路轉運司與逐處知州通判及軍監官吏并當職人吏等常切提舉倉司不得非理損惡官物其計度支用外積數多處並仰狀法變換或作時價出糶或借貸與民充食或有水路處般運赴京及軍馬屯駐之處并館驛大路違者等第科罪雖去官猶論如律　大中祥符三年七月宣示王旦等省司近日責罰諸州虧少課利條法稍嚴若爾則率之於民日益增峻可特降詔示令俟逐年比較場務去處如內有界分得替來月或有虧少更不比較責罰並以租額全年立定分數比較如有虧少許將前界出剩撥填外更有虧欠即依編敕將多補少就輕依條施行　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三日帝謂王旦等言事者云江淮大稔所在積稻粟倉廩不能貯旦等請下州郡與葺廩舍帝曰近聞民間粒食愈賤可依例增價收糴以惠農民仍令所在州軍除上供外常積三年儲馬知節言江淮平濕囤倉必作地梁方免廩潰旦言廩庾並委轉運司規畫創造上供收糴依例施行帝然之十五日令諸州倉場所納旁鈔自今證驗訖具斤數送軍資庫每經二年一定價鬻錢入官不得妄有費用違者坐之　初景德二年敕逐年貯積以備檢會至是河北轉運司言貯積既久多即廩壞而檢會之際第用帳曆請悉出市於人三司總括天下之數旦請二周歲即鬻之故有是命　九年七月令保州徙監草場使臣廨舍于場外以烟爨恐遺燼火患也　天禧二年三月河東轉運使言并潞州倉元支剩五千斛及侵欠四千斛昨準大中祥符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敕給支三年已下欠數者償納半年已上者咸釋之竊以此輩仰恃明詔別有欺弊已移牒根究償納臣所部州郡積粟皆三五年此若不行弊必滋長望特定條制三司言至道元年五月十七日敕諸州受納

斛斗收到剩數支絶日除舊鼠耗外欠者償官令請祥符八年以前用至道勅八年以後用新勅其每歲納粟正收省耗著于籍歲除省鼠耗外三年已下咸令償納已上於剩數更免什之三五年已上免十之五七年已上免什之七起令後受納界分少剩並如令奏從之　三年四月左班殿直閤門祗候任中立言沿邊諸處糧草逐處雖有專監使臣每至支散月糧及口食管勾不逮欲乞今後諸處只就彼令職官與使臣同監仍以一員依在京例監支認善以此逓相覺察可絶欺弊從之　四年八月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夷簡言沿邊州軍寨倉草場坊護糧草如稍踈違監官人吏大理寺並斷斬刑及違制奏裁望别定沿邊刑名詔法寺詳定以聞　五年十月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周寔請於泗州轉般倉側隙地量益倉廒三五百間仁宗天聖二年九月淮南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方仲荀等言真楚泗州轉般倉監官令後收到出剩不得批上曆　爲勞績江浙州軍多裝發熱斛乞依真楚泗州例支裝　沿江巡檢司排岸司多有勾索綱運邀難住滯乞行止絶并淮南兩浙州軍和糴場監官内有糴下麁弱斛斗不任上供乞勘逐理納價錢並從之又言舒廬等十三州軍逐年和糴　乞只於真楚泗州就近收糴帝令三司與仲荀同共相度聞奏九

月臣僚言伏覩編勅諸處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除一半納官外其餘並於倉場内置櫃封鏁凡有支破監官與知州通判同上文曆其縣鎮逐旋具支破數目申州候納罷日磨勘具帳申奏并稅倉支遣斛斗漏底如不少欠元收出剩亦不破雀鼠耗及無損惡官物其支使不盡頭子錢不以三年内外並將一半納官餘一半支與專副若是元收出剩斛斗支遣漏底却有少欠及破雀鼠耗損惡官物其亦不破雀鼠耗存留頭子錢更不支與專副並送納入官天下所收頭子錢貫萬浩瀚其倉場納罷只將一半納官内一半逐州官吏皆依舊來體例支遣但有名目破使去處即便使用又緣元勅候倉場漏底不破雀鼠耗許將一半支與專副其倉場漏底實見少有不破雀鼠耗者以此天下一半頭子錢多是逐州依例因循破用今乞每年所收頭子官錢除合給與鋪襯紙筆倉直錢外並乞一齊收納入官更不存留封鏁如此則拘轄官錢不至枉用詔諸處倉場所收頭子錢納官外内有合行支使者並依先降條貫明上文曆支使不得妄作名目枉有破用如敢故違並當劾罪嚴斷以上國朝會要十年九月四日詔諸河倉納粟至次年支給一碩破耗一升歲加一升至八升止元豐元年閏正月九日賜度僧牒百道付河東路轉運司買材木應副大名府

澶州脩倉　八月十六日詔京東路轉運司齊州章丘縣被水脩縣城倉庫並給省錢　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詔以瀛定滄州擬脩盛貯封椿糧斛倉屋圖每州兩倉脩蓋付專切措置河北糴便寨周輔差官往彼度所宜建置處以聞九月二十七日權發遣三司度支副使公事河北東西路體量安撫寨周輔乞就西山採斫木植脩蓋北京等處倉敖等從之仍令周輔經畫從舉　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措置河北糴便司言準朝旨於瀛定二州脩倉六所先後給度僧牒千五百其錢已盡用乞增給詔給一千元符三年四月二十日徽宗即位未改元詔訪聞諸路災傷州軍緣倉庫蓄積不廣致支散諸軍月糧口食等多以情願坐倉爲名又支價錢低小致食用不足因茲逃竄饑殍恐致久聚爲盜賊自今支散月糧等須是斛㪷食用豐足之外方許將有餘情願坐倉依見和糴價支錢所屬官司即不得順從承望抑脅如有違並科違制之罪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及令户部立法聞奏　徽宗大觀元年十一月五日陝西轉運副使薛嗣昌言煙原見准詔就鎮戎軍平夏城通陝寨西安州四處營建都倉草場欲乞賜名額詔都倉可賜名平夏城曰裕財鎮戎曰裕國通陝曰裕兵西安曰裕邊　四年十二月九日詔曰近諸倉月給軍糧多有減刻監視斗面官

不切躬親檢察仰司農寺檢具條制申飭施行如有違犯官員重行黜責吏人決配千里　政和元年五月三十日詔諸軍月糧口食雖食用有餘不取情願而擅　坐倉收糴者徒二年　以臣僚乞嚴立抑勒之罪後坐倉之法若果是食用之餘情願依實直價使以見錢給之固亦可行但須嚴立抑勒條法故復立此條　政和三年閏四月三日詔諸監倉門官應差出者常留正官一員在倉係獨員者不得差　以尚書省言諸州監倉監門官差出全無正官在倉雖有權官於受給不得專故也　四年八月十七日京畿提點刑獄公事林虎言諸州縣倉屋損壞公吏喜於作倖漕司憚於應副伏見省倉之法以收息五釐椿充修補之用欲應倉屋以本倉盤量到出剩十分爲一分如省房收息之法專充修倉之用庶使天下倉庾常加修飭無復侵竊腐蠹之患從之　五年四月十八日臣僚上言高陽關路諸州軍倉廒内滄州實嘉倉白米經今十年别無損爛受納官周志行顯見用心保定軍省倉白米均糴未及二年已多腐爛監糴官趙升之顯見受納濕惡詔志行特循一資升之特降一資同日詔河間府豐利廣富倉檢計合用錢數支撥滄州鹽倉頭子錢令兵斫措置修葺以臣僚言河間控扼衝要之地兵屯既衆豐利廣富兩倉二千餘間經三十

五年乙就近支撥滄州鹽倉頭子錢或借支鹽息錢充修倉支用令發轉
回易分限撥還故也　十一月十五日陝西路轉運使席貢言續降政和令
諸倉監官應差出者常留正官一員在倉係獨員者不許差出其諸州軍
資庫監官與監倉職事無異欲令後並不許差出責令專一管出納從之
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詔封樁錢將以待非常之用有司失於經畫妄乞支
撥自今輙有陳乞以違御筆論從戶部請也　八年二月四日臣僚上言
州縣倉庫受納糴買國用所繫永靜軍縱令攬納麤惡稅斛八萬餘碩畧
行估剝虧官錢三萬緡却於攬納戶處賤糴黃米入公使庫價以淡酒又
令納倉獻送遺利錢數百緡徒以酒持送倉官雖知州但以不知情贖金
而麤惡損折之物無緣償足竊慮此類尚多欲乞應總領財用監司巡歷
所至檢察違戾者奏劾從之　宣和元年十月十三日詔濱州南北兩倉
五百餘間廒屋例皆疎漏見收貯措置糴便司斛斗不少仰措置糴便司
於所收二分頭子錢內支撥見錢五千貫付知通修葺候畢工日令廉訪
使者點檢保奏　七年二月十四日詔諸路州軍所在軍糧窖閘支散不
時又多麤惡致汝州安肅軍雄州廣信軍興仁府兵士作鬧又拱州出戍
雄州兵士例皆赤露並無衣裝只因衣糧大段闕絶除已重作施行外可
令尚書省嚴行約束諸路漕臣應合支軍兵衣糧並如期給散仍不得夾
雜糠粃及用麤色折充如敢違戾重行貶竄不以去官赦原　四月二十七
日講議司言勘會收支官物州縣官司則憑簿曆朝廷省部監司則憑帳
狀而帳內官物與簿曆不同簿曆內又與倉庫見在不同至有帳尾見在
錢物一二十萬而曆與庫內全無見在攢造驅磨申奏徒為無用之空文
除諸司封樁錢物已降指揮委常平司官取索驅磨外其非封樁錢物欲
令所屬監司委諸州通判遍詣本州及管下倉場庫務將帳檢及逐處赤
曆文薄取見在官物實數於勾院置簿拘籍從之　欽宗靖康元年十月
十二日詔諸路漕司援住營駐泊廂禁軍未支軍糧疾速應數按月支給
不得循習舊弊及坐倉虛稱官買量給價錢違者重行竄責（以上續國朝會要）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自崇寧以來州縣倉庫受納稅賦務加
緊量以圖出剩東南六路為甚其弊本於補發綱運斛斗額外增數可除
歲額上供數外其每年認起補發額斛並權住罷　二年二月十日淮南
西路提刑司言近年以來諸州受納官與專斗作弊公然受納濕惡偽濫
之物或年月深遠不曾依條兌換將不堪斛斗盛貯別教專充軍糧兌留
好米支見任官月俸欲乞今後在倉應受納糧斛不得分別官員軍兵並

令一較收支內有大段損壞全不堪支遣即勒元受納官備償仍許監司
出巡檢察從之仍坐條行下　十一月二十二日赦應金人及盜賊經由州
縣內有燒毀係官屋宇等去處除城池倉庫外餘並未得興修以寬民力
如違以違制論仍令監司按奏　三年四月八日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赦
並同　八月十七日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北京西
軍馬錢糧達汝霖言州縣受納人戶租稅米斛取耗唯恐不多前後累降
約束非不嚴備然終不能道絶者其說以謂贍養官吏軍兵悉出於此就
使如其說已犯禁綱而近年又復輒將在倉米斛出糶收其價直以資妄
用此殊可駭若軍期急闕猶當申稟尚為不然其可擅乎乞持降處分應
州縣係省米斛不得擅糶如委因闕乏事須出糶即具因依申轉運司待
報施行仍令轉運司覈實申戶部照會庶不致重困民力糧耗國計從之
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臣僚言竊見川廣荊湖般運糧斛錢物至行在者
經涉江湖道里遼遠既入浙河又有守閘阻淺之患而建康府溧陽縣東
垻鄧步溧水縣銀林太平州之間有陸路遠者二十五里近者十五里正
川廣江湖舟楫經從之地若於此置轉般倉卸下川廣江湖漕運之物及
支撥四向旁近州縣不通水路物斛及省併江東轉運司兼湖縣倉於此
受納實為利便又訪聞銀林鄧步中間陸路舊曾開通見有堰閘溝港遺
跡可考問其所廢之因則謂宣州境內地高每遇水漲則無以防遏為害
只當量留最高處三二里間不必開通以為置倉之基則於般運尤易詔
並令本路轉運司相度施行（相度　以上中興會要）孝宗乾道二年七月
四日詔置隆興府轉般倉（并見水陸運）　三年八月三十日詔江州荊南襄
陽府大軍倉庫並聽逐處守臣檢察如有違戾事件並申總領所劾治先
是尚書度支郎中唐瑑言湖廣總領所江州荊南襄陽府各有大軍倉庫
其逐處監官州府不敢何問不能不生姦弊故有是命　四年二月二十
一日前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王晞言乞依行在省倉監官體例任滿推
賞戶部下司農寺指定欲依紹興十八年五月一十一日已降指揮比附
行在省倉監官體例與減二年磨勘推賞施行從之　三月十七日詔諸倉
支諸軍月糧口食抑勒坐倉低價糴買及予軍人與在外糴米人非決斷
罪追理實錢並令從便不得依前抑勒糴買從中書門下省請也　四月八
日荊湖南路轉運判官邵及之言被旨鄂州創造轉般倉一所合專置官
吏欲差排岸官一員拘催交卸監官一員給納專知官攢司各一名掌管
收支排岸官就差本州都監兼管專知攢司從本路轉運司踏逐見役人

吏廚前充每月量行添支專知官食錢一十五貫攢司一十二貫監官不拘大小使臣京官選人或乞令踏逐所隸州縣見任官管幹每月添支茶湯錢二十貫排岸官十五貫從之 五月七日太府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鍾世明言襄陽等處倉庫收支錢物浩瀚本所差遠難以稽察非雖有指揮令守臣檢察亦恐不專竊慮暗失本所財計乞許臣間或前去點檢及詢訪支遣官兵請受有無減尅之弊兼民間休戚亦得奏聞從之

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詔應管官物倉場庫務等去處自乾道二年除放之後如有少欠錢物令所屬並須管依條陪還即不得仍前妄行申請除放令戶部申嚴行下因中書門下省請也 六年九月三日新權知汀州謝知與朝見奏乞令諸州司法同司戶管幹倉庫職事上曰刑獄事重倉庫利害稍輕令司戶專管 十月八日平江府許浦鎮駐劄御前水軍諸軍統制馮湛言臣移屯許浦屢嘗申請乞就梅里鎮置立倉廒應副支請得旨依臣所乞令踏逐到梅里鎮勝法寺空閑廊屋庫堂大小共三十間可以安頓錢粮詔胡堅常疾速措置撥截津運錢米前去 八年八月七日淮南運判向士偉言本路廬和州巢縣等處見屯戍軍旅轉餉兵食水路回遠初無經久利便聚糧之所就無為軍造轉般倉一所約可儲三十萬斛

令相度得本司後倉屋見有二十餘間周回空地可以添造倉廒詔令馮忠嘉疾速修蓋運判馮忠嘉言無為軍距巢縣水路一百四十里路稍徑直在所不原本缺則下水九十里至裕溪口合原本缺之間冬乾則咸下水春水生則為原本缺則快而易進上水則急而難遡又下水六十里至揚林渡又上水二十五里始至和州凡上下水一百七十五里迂遠如此臣獨謂聚糧最宜乘水未退運入廬州為上其次則莫如和州又其次則莫如巢縣蓋各合肥運道不惟艱難且有不通之時至和州自可指撥下卸何若自為迂遠伏望詳酌置倉去處且仍舊貫詔令趙善俊王稱同共相度合與不合修蓋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有旨令淮南轉運司於和州并巢縣各蓋造可以盛貯米斛一十萬碩倉廒一所其無為軍倉廒更不修蓋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元年八月十日吏部員外郎莫濛言諸州倉庫場務場務多巧作名色增置簿曆乞令諸州於歲前兩月將倉庫場務簿曆悉解赴提刑司印押限歲前一月先次給下令提刑司每歲終具州邑已印給赤曆簿書名件申戶部帳司照會若州郡復踵前弊令監司按劾從之 二年二月十四日淮南運副吳淵言今朝廷樁積米在淮西除經常數外不若就江南樁積乞於太平州蕪湖縣采石鎮江次高仰處建倉

屋百間可樁積米伍十萬碩就令本鎮監稅官兼管從之 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詔三總領及見有樁管處漕臣督責守令檢舉以新易陳將米點檢如有陳腐當職官吏重置典憲從中書門下省言也 九月二十六日度支郎中史松老言四川宣撫司有備邊樁積糧一百一十餘萬石倉廒類皆鹵莽多致腐敗乞行下制置司總領所盤量除陳腐外具實數以聞每遇支糧逐年新陳兌易葺其倉庾使之堅久庶幾可備緩急詔利路運判王秋詩知興元府李蘩委官點檢分明聞奏或有不實其當職官吏取旨重罰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四年正月四日淮東總領錢良臣言揚州近於古城舊基添築堡寨於內合建倉儲米近已造廒屋五十間料屋二十間乞令揚州守臣差人看管修葺無令損漏從之 六年九月又展蓋廒屋五十間從淮東總領葉翥請也 十一月一日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言關外諸州見管樁積糧斛共一百十四萬四千石有奇率多陳壞令乞支給軍粮以陳腐米增數與之物雖不精彼利其數之多亦所願欲於樁積之數雖少虧猶愈於全棄也詔周嗣武同總領公共相度將低次不堪支遣者措置變糶卻將價錢盡行收糴依舊樁管 五年閏六月十一日詔鎮江建康府各置轉般倉一所鎮江府於閘外建康府於石頭城修築各置

文武監官一員總領專一提領八月七日詔成都府置省倉監官一員以帥臣言本府省倉出納甚多自來不置監官止差糧料院官兼監故也

八年閏三月十七日詔鄂州於近處建倉如遇綱運到岸即令入倉不得於諸處安頓以臣僚言湖南每歲發米到鄂州無一定交納之地出郵後時姦弊不一間遇風濤或至沉覆非惟陷折官物而部押官吏往往因此狼狽失所故也 九年七月九日詔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專委守臣認數樁管如致陳腐及有少欠並令守臣抱認補填雖已去官亦取旨責罰總司毋得干預 十年正月十一日詔淮西州軍將見在米斛以新易陳認數樁管非奉指揮不得擅支以本路監司言有見在米斛五萬六千八百三十餘石已牒諸州軍樁管故有是命 四月七日詔建康鎮江府轉般倉各撥隸本府所有逐州府大軍倉樁管朝廷米並委守臣同本倉監官認數別敖封鎖其監官改任除所屬批書外亦令於逐州府批書有無少欠方得離任以知建康府范成大言近旨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專委守臣認數樁管總司不許干預今來本府大軍轉般倉元係屬淮西總司今朝廷既撥付守臣樁收其合干人若依舊隸總司難以檢察乞將轉般倉撥正所隸則守臣方可任責故也 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權發遣

澧州趙鼎言本州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見將常平米斛賑糶而所管不多
難以繼後若不急行措置將來轉致失所臣契勘本州見有朝廷樁米斛
四萬餘石若俟奏聞取旨行下然後賑糶竊恐緩不及事恭覩元降指揮
委守臣認數如陳腐少欠並守臣抱 原本缺 臣除日下將上件樁管米一
面開倉賑糶拘收價錢令項樁貯候秋熟日從元數收糴補填非惟可以
接濟飢民亦免陳腐之患詔住糶先具已收價并用過米斛數目申尚書
省 十二年五月十三日黃州奏本州措置糴到占米二萬石穀種五千
石小麥種一千石在州城倉及麻城黃陂縣倉樁管照得上件備濟占米
係土產小米不堪久遠樁積況今已是年深若不變糶恐日後轉見陳腐
兼本州自開春以來少有米斛上市竊慮民間闕食除已逐急將上件占
米照元價出糶候秋成收糴樁管外詔黃州日後取撥樁管米斛須候請
降指揮方得支使其已糶占米權依所乞候今秋糴還樁管 十四年九
月十七日中書門下省言鎮江建康府轉般等倉并鄂州江陵襄陽府見
樁管米斛數目浩瀚屢降指揮令逐州府同總領所常切措置以新易陳
却元自米綱運到岸擇於般卸往往就船支遣是致損壓陳次詔令守臣
將見樁管米斛逐一契勘元交卸歲月先後并開具自淳熙十一年至十

三年終已對兌過數目分明以聞仍仰淮東西湖廣總領所今後遇綱到
岸須管拘催赴倉卸納依節次指揮以新易陳不得仍前就船支遣 十
四年十月七日樞密院進呈淮東總領所相度到楚州不宜赴倉積穀上
曰楚州必守之地自當積穀為備總領所相度事理未是可令起倉三十
間以上孝宗會要 淳熙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中書門下省言秋成不遠合
及年例廣行收糴樁管米斛其行在諸倉并淮東西湖廣總領所見管倉
廒慮有疏漏詔司農寺及淮東西湖廣總領所各預行修葺以備儲積其
合用物料令所在州軍疾速隨宜應副毋致闕誤 紹熙二年二月十二日
中書門下省照會鎮江府轉運倉大軍寄納倉及兩淮州軍并襄陽府等
處樁積米斛竊慮或有陳次有誤將來支遣已降指揮委自逐處帥守并
總領官逐一覈實取目令樁積米斛開具逐廒年分有無陳次及借兌未
還之數從之 五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襄漢之地綿亙數千里屯兵控扼去
處衛要實繁兵少則不敷兵多則糧不能繼為今之計莫若預積以為之
備嘗究積粟所在惟郢州及應城兩處宜廣建倉廩為積貯之計詔湖廣
總領所相度措置以聞總領張體仁言本所照得郢州見屯軍馬每歲合
用米料共約支一萬七千餘石每年常科撥綱運四萬餘石前去應副支

用又有樁管米料近一十萬石若更積累恐致陳腐兼本州城內湫隘亦
無空閑高阜自鄂至郢春冬之間水路可通緩急不妨津運似亦未須添
蓋倉廒其應城縣已準指揮令修蓋寨屋以備分戍牧馬臣近因往荊襄
點檢倉庫經過本縣親行相視得向來辛巳屯軍一時米料多是逐急那
借僧寺觀空屋盛貯本縣舊管廒屋倒背疏漏頹廢不堪樁收官物遂委
知縣踏逐縣西空閑地一段可以蓋倉一百間約盛米料一十萬石其地
卻近以水次般運順便計料合用材植等九千六百二十餘貫工食在外
體仁檢照淳熙十四年間鄂州蓋造大軍倉一百間蒙朝廷支降錢一萬
五千貫起蓋了當今相度已行下本所於樁管會子內支撥一萬五千貫
付鄂州都統司收買材植等差撥軍中工匠如法起蓋從之 四年七月
十七日中書門下省言諸路樁管朝廷米斛紹熙二年二月十二日已降
指揮委逐處帥守并總領官一取會數目雖據申到竊慮未得盡實詔三
總領所日下取見樁米州軍見管數目具結罪保明文狀申尚書省將來
支遣不管少有大折並令各路總領及樁管去處守臣專一任責如向後
或有虧欠並重寘典憲 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淮西提舉張同之言管下
諸州見管樁積米僅三十萬石雖名水次其間多是山澗小河春夏雨水

泛漲方可通運秋冬水落則往往不通舟楫州縣僻於造倉之費一時苟
且多就寺觀夾截小屋或於露天積囤上漏下濕豈不損腐累積歲已久
亦不能保其無虧詢訪得舒州桐城縣管下樅陽鎮下瞰大江舊大雲倉
一所已廢而基尚存目今本鎮官衙內常帶監樁積倉庫若於此處建造
倉屋百餘間將其他見樁之米凡不近大江者徙之於中興時舒州應糴
到樁積米斛並於此倉樁頓非特淮西緩急可以應用若撥付淮東亦順
流而下誠為利便況舒黃州無為軍名曰淮郡其實近裏僻在一隅且有
重山復湖之險委是利於樁積合行一體措置從之 又言兩淮自收去
偽錢之後當時官中所給收換之錢多是會子隨即轉而之他此後連十
薄收官與民為市者絕少以故民間錢物艱得所謂收官錢於民者不過
於和糴若豐熟年分和糴亦不必專在於秋冬遇有米皆可收糴但不擾
則樂然從糴官私皆得其利仍將所糴之米於新倉樁頓委實經久可行
兼照得諸州各有交子換到鐵錢及樁管上供等鐵錢別無起發欲乞逐
旋付守臣責之認數自今年秋成為始選擇清廉通時務官置場招誘鄉
民等不拘時節赴場出糴兩平交量優於市價即不將顆粒科數於民每
年於歲終比較所糴多寡而賞罰之從之以上光宗會要 慶元元年十二

月九日淮東轉運司言本司計料到起蓋和糴樁管朝廷米斛倉廒二百
八十三間合用竹木磚瓦釘灰蘆蓆物料人工錢米及周回墻圍填疊地
基每間約價錢三百貫文共用八萬四千九百貫文乞於本路樁管交子
鐵錢內支降應副起蓋詔令本司於真州見樁管鐵錢內支撥四萬二千
四百貫文　三年十月二日度支郎中岳震言淳熙以來臣僚奏請守臣
交替將見在錢物具數申部報御史臺置籍稽考　孝宗皇帝首俞其請
陛下踐祚又復申嚴誠良法也令諸路州軍大率隱而不申者本部無由
而知使其任滿到闕吏部關報責以必申尚猶可也若外除就差不到闕
之不申必矣及其申到有指東為西認此作彼本部亦無由而辨至有
合解諸色綱運占護而不解令吏官兵請給積壓而不支留裝虛數反累
後人臣謂此法當責漕臣令後所部郡守替移須管覈實諸色綱運應干
請給支至日下齊足餘外方為實在之數保明申部諸司替移應有錢物
除與幕屬同銜申外仍報本路互察之司保明申聞從之　四年十月三
日臣僚言乞明詔大臣就職事官內選曉事清彊官分詣逐路將樁積米
躬親盤量取見的實見在數目仍索干照逐一驅磨究見元樁管若干續
收糴到若干節次借兌若干折欠若干見管若干各項聲說因依開具細

帳并干照事祖一處結罪保明齋申朝廷候到委官覈實將節次借支之
數公共參酌的合支數目具呈取旨明行銷豁外有合管見在米斛行下
各處如法封樁令後不許私自借兌顆粒或遇以新易陳即限在當日具
申朝省仍於狀內分明聲說係將是何名色米一併撥還或俟秋成日
旋行收糴即預先撥出價錢令項寄收具數供申其米不許擅自移易亦
不許積壓致有損壞每至歲終從各州軍守臣同當職官具委無借兌結
罪奏聞委自提領官常切檢察如敢擅自借兌不以多寡具申朝廷重寘
典憲詔先次點檢三總領所淮東差大理寺主簿謝儼淮西差司農寺主
簿王大過湖廣差軍器監主簿潘子韶內淮東西各限半月湖廣限十日
起發各具知稟文狀申其州軍有朝廷樁積米處令本路轉運司差官點
檢保明申尚書省續行差官覈實餘依已降指揮　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因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張釜言行下謝儼若已盤量到所屬州軍樁積米
料內有欠折浩瀚去處即將合干人送獄根究欺弊仍一面具因依先申
朝廷一併劄下潘子韶王大過照應使奉公竭力一體施行庶幾州縣官
吏悚然知朝廷命令之不可玩而典憲之不可逃繼自今樁積米之散在
諸路者皆可指準不徒貽陛下憂矣從之十三日軍器監丁逢言竊見潼

川運司樁管糴本錢米先有運判岳霖樁到糴米錢引二十萬道糴米專
備災傷支用昨因資普等州旱傷用過一半以上臣到任交到錢引九萬
六千二百餘道見錢三千一百餘貫臣撙節浮費添積錢引一十餘萬道
及糴到米斛至解任共樁糴本錢引二十萬二千八百餘道湊及岳霖任
內數目緣慶元二年遂寧府資普州夏旱免税制置司行下運司支錢米
應副州郡急闕必有支過錢米若後官不為補填緩急無以接濟乞特降
指揮下潼川運司常切樁管糴本錢米二十萬道元數遇有災傷支用隨
即補填元額不得虧少從之　嘉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知和州富嘉謀
言竊惟兩淮歷陽為淮西要郡昨來胡寇侵擾攻圍不下者人人有死無
二而本州廂禁軍堅守之功為多欲籍官田立廣惠以給民之孤獨闕貧
坊收利息以給軍人守城之有功者二事皆不可緩自臣到任以來凡沒
官戶絕田入于官者籍之今得田一千七百畝歲收其租以贍鰥寡貧窮
孤獨之人及有死廉以异者立廣惠倉於州倉之內專委戶曹主之與常
平義倉兼舉而並行蓋本州雖有常平義倉所得不多一有水旱則鰥寡
無以養貧窮無以給米元有流徙之患非所以惠貧民實邊境弭盜賊也
本州守城立功軍兵四百九十五人昨蒙朝廷給到宣帖各人節次陳乞

幇行正請本州具申江淮制置大使司備申朝廷回準指揮所其增添請
給從本州應副前任周馬帥以本州窘乏具申制置大使司乞下總領所
照各人所授宣帖給正請且放行一半續得旨令和州於見樁管會子內
取撥五千貫應副前任守臣又申朝廷於樁管錢內撥到會子五千貫展
計換見錢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一貫取會到實管守禦立功廂禁軍四百
四十五人計二千七百六十四資除周馬帥任內添支外再共添錢八百
二十餘貫臣到任首申朝廷行下於樁管錢內支撥一萬貫文令來月支
已盡不敢再申控告令將公庫樁積到錢三萬貫文及將本州舊醋庫改
作激勵抵當庫在闕開處開置月收息錢專助添支當來守禦立功廂禁
軍以為軍人無窮之利以示激勸專委知錄主之又恐歲收息錢支遣不
敷令並之以沒官田桑之租與夫本州節制司舊管抵當庫所收息錢公
使庫日收房廊白地賃錢併行撥隸使後之為州者得以了一歲添支之
費二策於和州誠為兵民莫大之利除已揭牓曉示軍民黏連拘籍沒官
地田桑租花利及撥隸舊抵當庫息錢公庫房廊白地錢策名單子外仍
開具措置廣惠倉已拘籍到戶絕租課并拘籍支給守臣立功廂禁軍添
幇錢策名抵當本息沒官地田柴山隱漏桑租及根括到逃亡戶絕之家

水陸地柴山桑林石扇地租課等申乞劄下本州置籍拘榷專充兩項支遣庶幾永爲邊郡無窮之利批送戶部限十日勘當申尚書省既而戶部言所申兩項委有利便所有元管庫本錢自是本州州用錢即無交收諸司窠名官錢亦不是常平錢本及無合充上供經總制錢數及於今來檢坐條法即無違礙從之　六年二月五日都省言建康府轉般倉監官日令堂除文臣其監門兼斗面官亦合一體得旨建康府轉般倉監門兼斗面官堂除使闕差選人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部授見任許終滿已差下人依省罷法　七年十一月四日詔令後建康府鎮江府轉般倉監門官任滿如能搜檢無遺漏官物比倉官與減半推賞施行以監建康府轉般倉門丈文卿申乞比附倉官推賞故有是命　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德音敕文應蘄黃州倉場庫務但干係官錢物如賞經兵火境劫仰淮西制置司審實開具數目保明以聞當議斟酌減放內有官吏般載錢物往別處州縣收藏或回易興販不曾被劫而隱匿入己者並自德音到日限一月經所在官司首納如限滿不首及首納不盡因事彰露並依法施行仍不理今來德音原免以上事宋會要宋全文至新書諸倉類凡三十二條並係增入淳祐新書　一倉庫嚴備水火倉庫令諸倉庫常嚴水火之備地分公人除治草穢疏導溝渠違係別地分者申所屬措置如遇致損敗官物者勘主守及地分公人均備　二具損收實數申諸倉庫水火防虞有備非人力所及致損敗官物者監專具所損所收實數申本縣者仍本縣保明申保明奏裁　三通判點檢錢物諸倉庫見在錢物諸司封樁非所屬監司委通判歲首躬詣倉庫點檢前一年實在數令審計院置簿抄上比照帳狀　四州學錢糧委掌淳祐詳定　諸州學錢糧專委曹職官一員掌管收支簿書每月守臣檢點簽押　五係省頭子錢修　諸敖不得於寺觀祠廟亭驛內寄納即倉敖闕及損者州縣支本倉係省頭子錢增修訖申所屬點檢　六置塼場備量覆　諸倉植木爲陰不得近墻仍置塼場以備量覆其敖內地皆布塼　七塩倉不設水溜　諸塩倉於敖板下以宽承滴不得別設水溜　八色數年月姓名　諸倉置板揭於敖門書其色數年月監專姓名　九出剩樁留受替　諸倉敖糴量到出剩數樁留一分受轉見錢充修倉庫支用即鋪襯物不堪再用者賣錢準此或給軍務已損費者保明除破訖申所屬　十監專押記鎖封並倉庫令　諸倉庫監專同開閉並押記鎖封掌鑰以長官門鑰以監門並監門充長官無掌　十一不宗副掐盜錢廐庫勅淳祐重定

諸倉庫監官無監官同不覺察專副庫掐盜所管之物者徒二年專知盜者專不覺察準此若犯人罪輕者減犯人罪一等提領官[illegible]類同夫覺察者減三等　十二伍斗省斛交量倉庫令慶元祥定　諸給納米料並用伍斗省斛交量其一石斛專充監官抽製斛面等支方許用斗升合每伍年申所屬給換　十三斛斗升合刻押慶元重定　諸倉官斛斗升合各刻倉分監官押字置庫封鎖應修者當官較量　十四銷鈔簿具送納　諸倉庫各置銷鈔簿具注送納錢物數年月日納人姓名候獲官鈔對簿銷鑿監官書字用印其鈔常留壹紙以千字文爲號月一架閣並簿留本處備官點檢　十五縣鈔日別爲號並倉庫令　諸倉庫受納錢物縣鈔日別爲號號印上注官押字本縣受納依此置籍注字號鈔數每日實封送縣若受納支移錢物者旬具貳狀開數申州兩縣以上縣別爲封州以壹入案一出內引繳鈔遞送元支移處其內引州縣各限次日繳回至納數足給收付申州准此封送　十六早入晚出違時廐庫勅　諸庫倉監專應早入晚出而違者受納官遇閑場日一時杖一伯一時加一等罪止徒二年酒務監專應宿不宿者杖一伯餘監監官監門官准此　十七收支監專入出倉庫令　諸倉庫日有收支監專早入晚出早須日出晚須申時其受納官遇閑場可遇給納擁併者須盡畢課利場務酌社狀者若監官兩員輪宿直日公移有急故聽暫離仍申所屬監官獨員者候權官到乃出其酒務兩員及錢監監官與監門官並互宿酒庫拘員處通融迭時與專庫互宿餘輪專副　十八應替差官監交　諸倉庫監專應替並差官監交仍置交曆肆本分新舊官及本州轉運司爲照物多難交者具事因申本州審度聽新界抽摘點檢　十九收支不得住家　諸倉庫內無廨舍者監官不得住家收支文書監官嚴封鎖遇替移交受都簿赤曆足批上印紙離任　二十給納庫不封鎖並同前　諸給納官物不正行收支及敖庫不封鎖者杖八十　二十一私家留收支曆廐庫勅　諸倉庫收支曆輒不封鎖交受若收留私家經宿者各徒貳年許人告不驅磨架閣者減三等　二十二軍器物妄駁退擅興勅　諸倉務受納軍器及軍須什物妄駁退者各反坐看揀人准此主監專有不如樣者看揀人杖一伯監官減一等並去官不免　二十三倉庫帳申違限職制勅　諸倉庫帳申州違限三日吏人杖七十五日加一等罪止杖一伯專副各減一等有人違者且猶違限已作被盾入專副至罪止者監官罰俸一月　二十四簿曆違限不送

廐庫勅　諸因點磨取索到縣鎮倉庫收支錢物簿曆（帳抄之類）違限不送還者杖七十，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餘文書依官文書稽程律　二十五　赤曆預先虛收　諸收支官物文書有空缺處及剩紙而不勾抹，若赤曆內預先虛收者各杖一伯，本行吏人仍降一資。已支官物旁帖之類不勾抹者准此　二十六　名色附入別曆　諸收支官物不即書曆及別置私曆者各徒二年（應所屬用印給付而輒自用本處印者亦是）。若無專置文曆而以名色相類附入別曆者不坐，緣中舊曆違限一伯　二十七　隱占不入本庫（謂□照重支）　諸係官錢物私輒隱占及不入本庫擅收，若別作名色置庫者以違制論　二十八　欺弊失陷不敢（亞司前）　諸官物有欺弊而致失陷者（謂已經下司照檢不覺者，如縣應被行而已經州，州應被行已經監司或已經到官司之類。若錢物見存，止是文字差誤者，本錢條稱失陷，准此），不以赦降原減　二十九　毀失監住鈔鎖　廐庫勅　諸納官物毀失縣鈔，不以監住鈔鎖鑿輒取戶鈔，或勾追人戶赴官呈驗者，官吏各杖一百，人吏仍勒停，因而受乞財物加本罪一等，許人戶經監司越訴　三十　頭錢伍分支用　倉庫令　諸倉庫所收頭子錢以伍分爲轉運司，伍分充州縣支用（縣置局者申州）　三十一　聽探名數傳報致他司　廐庫勅　諸聽探倉官見在及綱運錢物名數傳報他司截攔占取者各杖一伯，許人　三十二　受毛錢夾雜支（同前）　諸倉庫受納私鑄輕薄毛錢夾雜支遣者杖一百　續宣城志嘉定諸倉斛斗

嘉定諸倉斛斗

通用黑漆內外上下鐵鋼

斛內刊記　嘉定九年三月寧國府照文思院降下銅式新置造斛，鐵鋼加漆，今後受納非此斛不得行用。江東提舉權府事李（押）　斛一邊窩斛係衆手雜造，外高則圍徑短，外低則圍徑長，審較之時又加裁剗，故斛微有不同。今措置每斛各以尺爲準，斛外自口至牆底高一尺二寸七分，斛

內自口至底面深一尺二寸八分　嘉定九年三月寧國府造文思院斛用此受納　提舉兼權府事李（押）　斗外自口至牆底三寸九分　斗內自口至底面深三寸三分　明裏口方玖寸　明裏底面方五寸六分嘉定九年權府　李提舉（追供）以郡倉取民無藝，斛斗增多近二石六斗，於是造斛每石除一省石耗發綱解外，轉運司耗米貳勝，本府得用米六斗三升，應郡官不許擾擾，其榜曰：照對近據寧國府宣城縣民戶王懋等狀訴本府每歲受納民戶苗米妄收加耗等米，及將義倉袞同正苗收耗，又用大斛大斗交量等事，行司送僉廳審問，并喚上本府都吏并各案承行人及專攢斗級等人齊抱文案簿曆干照，據各人供具逐項事由，具呈奉提舉權府大著郎中台判：文思院斛斗天下所同，朝廷頒降銅式付之提舉司，正欲責之以同量之事，而寧國府循習舊例受納人戶苗米不用文思斛斗，當令同軌同文之世，豈宜有此？當職久聞此弊，今來無推府事，遂因民詞窮究弊端，押上都吏本案專攢斗級等人齊案年案牘并見用斛斗同下狀人王懋等赴本司僉廳照算，較量具得其實，又再送本府僉廳子細契勘，皆無異同。據下狀人供以爲兩石六斗之米方可輸納苗米一石，初怪其說以爲不應至此，既而取斛斗較之，則本府見用受納之斛比之文思斛加一斗四升八合，本府見用受納之斗比之文思斗加八升，本府自來受納苗米正耗一石上加府耗，又暗點押字掃卓等非法無名之耗，共五斗四升，通計一石五斗四升，而皆以大斛大斗量之，積累其數，蓋已過倍，而執槩之人高下其手者又不與焉，則民之受困蓋可知矣。以斛斗考之，其害於民者如此，而以案牘考之，則多取數蓋不盡歸于官，特爲胥吏皂隸肥家之資。昨來轉運提舉司常以此事行下，而本府以謂府中自來支遣軍糧斛與文思斛不同，若文思斛受納則支遣軍糧未免有貼陪之數。照得本府軍糧斛比文思斛每石係加一斗二升，以苗米額理正耗二十六萬三百餘石有奇，而支遣軍糧每月三千二百石有奇，成年計三萬八千四百餘石，安得以三萬八千四百餘石支遣每石加一斗二升，而使二十六萬三百餘石受納皆用加一斗四升八合之斛與夫加八升之斗乎？何況軍糧支遣不須貼陪，自有可以那融之策。今考究近來三年苗米收支數，且以嘉定六年中熟年分計之，據都吏等人供：當年除撿放三萬二千一百餘石，又除零欠二萬八千五百餘石，又除蕪湖寄納倉對撥起解并諸縣科撥官兵糧俸并折納造酒糯米并本府理折苗錢之外，其本府城下并水陽倉、南陵縣常豐倉三處，共實納到十一萬八千

九百餘石據都吏等人供耗府耗等共收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係受納
斛紐當文思斛共二十萬九千餘石本府當年起綱軍糧但干支遣共合
支二十四萬石除上項實有二十萬九千餘石外少米三萬餘石係將措
置職田米對撥蕪湖縣寄納起過常平圩租對還省倉米湊足支遣尚少
六千餘石則每月回糴軍糧食不盡米以足之據此所供則當年苗米所
收止是通計正耗府耗等二十萬九千餘石此外別無收支而逐人卻用
大斛大斗量民戶之米蓋正耗以石計者則用加一斗四升八合之大斛
量之外餘府耗及暗點押字掃卓等米五斗四升既無斛可量則以加八
之大斗量之計此大斛大斗所收到二十萬九千餘石上多取近四萬石
不知此米何在況受納之際弊病百端皆出逐人之手而受納官臨時加
點又有出於前來細數之外者不知此米又歸何處上不在官下不在民
專為胥吏皂隸肥家之資者其數蓋不勝計向來本府曾不之察而貽陪
軍糧為疑者其亦繆矣論至此使人扼腕但以積久之事不欲窮治且自
今日與之更新令來準朝廷銅式新造文思斛斗升以供本府并諸縣諸
倉受納每苗米正耗壹石上所有府耗及加點押字暗耗掃卓等舊來係
取五斗四升加八之斗令來勘酌從中取六斗五升文思斗除外更無升
合之取庶幾在官在民兩無所傷若以嘉定六年實理十一萬八千九百
石苗數言之可得正耗十九萬六千餘石又加以職田圩租回糴米萬餘
石則當年二十四萬石支遣止少一萬餘石不過更理數千石正苗然後
理折苗錢而折苗餘數尚足供用然此止以嘉定六年中熟年分言之若
遇大稔所入又不止此設或歲歉所收須減而綱運亦隨之而減如此則
依法用文思斛斗止是革去吏胥專斗蠹食之弊有便於民何損於官其
合行事併判于後　一本府舊來受納斛斗既非合法不當存留今委權
錄參拖承奉就本府設廳前盡數毀擗內留斛斗各一隻大字書刻此係
寧國府舊來違法不可行用斛斗解赴提舉司為照其外縣外倉舊斛舊
斗亦盡數索上準前毀擗如有敢私自藏者許人戶告首送獄根勘定行
決配　一寧國胡主簿新造文思斛斗升各五十隻充府縣諸倉受納使
用其斛斗升並立千字文號大字書寫嘉定九年三月置造鐵錮加漆令
後受納非此斛斗不得行用并更依造斛斗升各三隻給付民間照用令
寄居士人民收藏其斛斗升亦一體排立字號並於版榜
該載令來斛斗既定每遇受納令民戶自行槩斛所有斗許用斗子公平
交量不得顆粒裝帶如違仰人戶經監司陳理其外縣外倉準此　一義

倉在法不應收耗蓋每常所申提舉司帳籍即無義倉顆粒之耗照得義
倉隨苗帶納本為不欲分鈔令受重為煩擾令來本府卻以衆同正苗受
納之故將義倉米一例收耗又有不即分隸之弊實非法意今既民詞已
行分收合從其便自令義倉米別就常平倉受納不得顆粒收耗如有違
法收耗者許人戶經監司陳訴不以多少一行合干人並行決配其外縣
所受準此仍許人戶合零就整關鈔交納　一本府軍糧斛斗各留三隻
委胡主簿於上大字刻此係軍糧斛斗不得他用　一受納多取之弊正緣
蚕食者衆令來合行揀汰內存留專知一名攢司一名家人并吽鈔家人
共六名斗級一名斗子五名貼量四名送匙匣并充場子共一名門子一
名令本府僉廳點名選留內有柯仔一名押赴使廳別聽指揮其外縣外
倉亦取會人數以憑揀汰所存留人並寫姓名於版榜上非榜上人不得
入倉如輒入倉許人經監司本府陳告定行決配其榜上人或有事故本
倉中本府差填仍別置榜書寫姓名　一倉中弊倖既已革去則官吏擾
擾本倉之弊亦當痛革諸錄參司戶法并受納官不許於倉中科雇人從
及差夫兵帖諸廳將倉中見雇當直人日下並行放散如本廳有缺使令
具狀申府於廂軍內差撥其諸廳到罷迎送自叅本府差人并借請不得
令倉中出備諸監官受納等官不得科倉中修造筵會市買雜物之屬諸
兩通判職曹官以下不得於倉中差借人夫應副過往官員士人等諸受
納官入倉於倉門下輒許將帶廳子節級交椅共叁名入倉除外不得入
諸雕造團印本府僉廳官日下監造下縣并下倉不得令案吏循習故態
違留乞取　一民間所納多是好米惟攬戶米兑濕惡之弊今斛斗既定
所宜各自循理庶可長久自今以往官司不得換斗斛以罔民民戶不得
納濕惡米以欺官如有違者各有常憲　一委寧國胡主簿造板榜十面
榜上該載令來所行事節於州縣諸倉門釘掛　右除已行下寧國府一
體施行并出榜府衙門等處曉示及具申朝省并關牒諸司照會及給板
榜於本府縣諸倉釘掛外今再鏤榜本府六縣管下鎮市鄉村貼掛曉示
民戶通知　米斛定數　李提舉修斛斗時每斛收耗米六斗五升當時
諸司已議其多然豐熟之歲起綱之外本府止得耗米了一歲支遣而過
收納私米每石湊一斗支亦如之端平元年王提舉並依李提舉取文思
斛為定每石取耗米六斗五升其本府申朝廷悵自以為遵用李提舉斛
斗及申總領所亦稱依李提舉舊數今就委受納官書記趙崇詠依李提
舉申朝省置造斛斗各十隻較製並同不許借用五縣依樣制給一隻如

過誤收領所糶米别給兩處借用歸還除軍人支遣元係一石一斗一升
二合係李提舉未立斛斗斛不欲改造其受納苗米並用新斛支量已具
申省部有敢更造者以違制論　收苗額共收米二十六萬三百餘石正
米十九萬六千三百餘石耗米除寄納倉外計八萬八千二百六十餘石
五萬石寄納倉交收係轉運司收隸淮西總領所内四萬三千五百石理
充圩租米餘六千五百石撥充常平圩租米却於常平倉拘逕本府每石
正耗斛面並隸轉運司一十一萬六千三百餘石城下水陽倉交收每石
除二升轉運司耗米外本府實收耗米六斗三升計七萬三千二百六十
餘石三萬石常豐倉交收每石除二升轉運司外本府實收耗米五斗計
一萬五千石兩項共收正米十四萬六千三百餘石兩項共收耗米除轉
運司每石貳升外計八萬八千二百六十餘石　六萬四千石一萬九千
餘石係府縣糯米及諸縣官兵支遣不在前項所收米内　四萬五千餘
石係每年諸縣拖欠推稱殘零𠕋江逃闕正數每石耗米六斗五升除轉
運司二升外有六斗三升百五十餘石　支米二十五萬八千二百九十
石起發米共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九十石　正起米一十八萬七千石成
年起解　行在淮東豐年之數早澇則除行在正米九萬七千石淮東正

米九萬石　貼支船戶耗米一萬一千二百九十石　行在米六千七百
九十石淮東米四千五百石　支遣官兵米成年共六萬石每月支五千
石計
上件
立定耗米小斛

通用黑漆
內外上下鐵
錮用李提
舉每石加
耗六斗五升

今月初九日准八月初四日報得旨今年苗米並仰州軍嚴切約束當職
官吏不許過數增收多量如違許人越訴并行下逐路運司吏切覺察将
違戾去處按劾施行仍多出榜曉諭所合遵依者　一本倉今年受納苗
米並用李提舉每石加耗六斗五升立下斛樣造到斛十隻及造六斗五
升斛六隻併量加耗米並有本府官押為照除外如遇受納私米加收一
斗並許斗量零斗計算不許以斛面為名多有乞取　一本府起發綱運

並照前項斛斗支裝其軍兵支遣並照舊來大斛体例更不換易其每年
貼過米約用三千六百石不應令受納倉多收斛面妄作支破令來並於
新收到斛面米内分明支破　一民戶躬親到倉送納米斛並仰聽從民
戶用官斛量納仍先與交受然後方許攬戶用官斛交量其在正月以後
者除官斛交量外其斛面米斛並許倉斗交量　一米色並要乾圓不得
容令夾帶濕惡妄亂交納其攬戶並各結甲每遇十日一次押簿如攬米
在前如未納者許展十日十日之外斷罪其不在甲内者即為私攬並依
衆人執赴官司定當重有行遣　一鈔書專委陳監酒印給當日給付民
戶為照其有義倉米斛或同日送納者當日委知録司法印給或未送納
聽於三日内送納不得以此為名併正鈔不給並攬戶兜納有妨稽考
一倉斗甲頭捄脚等人仰本倉開具姓名供申切待於逐人名下各造紅
布背心　一領書填姓名官攬如無背心者即係私名定當斷治　一糯
米場水陽倉常豐倉並仰准此施行　右出榜市曹及倉門曉示各仰通
知　淳祐二年八月日照得本府昨已行下約束本倉事務令續條具到
下項　一本倉甲頭斗子並仰開具姓名切待給紅背心用官印押為照
無紅背心者即是私名合逐出倉　一攬戶合結甲置簿抄轉每十日一

次赴府僉押不入甲者亦係私攬並當逐出　一提刑司行下義倉米斛
不許與本府苗米混同仰當倉官徑自交收自出由子委主管常平倉官
通判專一點檢不得夾帶作弊　一糯米場合納糯米仰開具每斗多取
斛面數供申切待斟酌斛面交量　一倉每日合隨直入倉之人立定名
數即押牌號方許入倉即不許自攬出入如違斷治　一納苗人戶並仰請
陳監酒當日印給鈔書不許移換次日　一量米使用並仰具呈切待立
定錢數其新潔好米方許收受不許夾帶舊年收低下之米及濕惡糠粞
請監官逐一點檢如有違者並行斷治　右仰倉官遵守施行　淳祐二
年八月日泉州府志倉庫州東倉在子城内譙門之東晋江縣治之左為
敖十有四慶元六年守劉公穎增創敖七嘉定元年守倪公思重建民戶
糙米納焉以給廂軍月糧倉有神祠以祀司芒靈寄其西倉在子城内
儀門之西觀察推官廳之右為敖十有二嘉定十一年守真文忠公重建
淳祐元年趙公涯修受白米以給官兵宗子俸量常平米職田糙白米附
樁守司馬公伋嘗修二倉為屋合四十楹廊如屋之數李公謐記有和糴
場附於西倉廳事之後糴容舟米以待左翼軍及吐渾之糧嘉泰間歲糴
四萬石今糴二萬八千碩有奇通判廳掌之苦拘縶視賄賂重人甚病之

淳祐三年守顏公順仲中省住罷有記傅公康撰　晉江縣軍儲倉紹定
三年令鄭鼎新創在廳事西偏王公邁記　南安縣倉在縣
北拱辰門内舊常平居左省倉居右後廢淳祐元年令郭偉重建　德化
縣倉在大門内兩旁東曰倉西曰常平倉後並爲常平倉令胡應梅趙崇侯
重建　吳令一鳴復建省倉于西偏外有一倉在半林鋪距縣七十里以
其地遠民艱於輸送遂置倉歲委佐官受輸因其米給鋪兵及三縣寨糧
永春縣常平省倉舊在大門内東廊後改創義倉于西偏有受納亭　淳
祐四年令將有秋徙建省倉于中門内　一惠安縣常平倉在縣衙左舊
制在主簿廳東舊倉與常平倉對峙倉内　三山志諸縣倉庫　縣倉有三
一曰豐倉二曰省倉三曰常平倉豐倉者國初有之分貯漕鹽於此其旁
置場聽民自市焉元豐運類既多隨産科賣無産者謂之浮鹽民以時貶
價從多寡於此取給閩侯官懷安古田閩清永福此六縣者由南臺倉撥
請以住倉場皆附縣置閩縣舊在主簿廳東廡舍後又豐元年附主簿廳
置賣古田治平把貴各置場在縣南永福嘗即建記豐倉在縣城東南懷
安閩清主縣内連江羅源寧德長溪長樂福清此六縣者各地産鹽歲捐
貲其民以其餘運納南臺倉羅源寧倉遞邑則創許亭户輸納至縣給貴則

又各置倉場縣東西連江在縣西南羅源在縣西之州建炎三年知縣吳
瑋重創寧德在縣門内之西亦兵火後重創長溪福清常平縣門之西長樂
縣内天聖六年四縣罷煎滷課猶命鬻孫鹽惟長樂嶺口福清海口二海
倉如故嶺口倉去縣東二里舊在瑞水渡側熙寧中遷後貴青移此海口
倉去縣東二十五里嶺口有鹽倉一員廨舍在鹽廳之西海口倉以監
鎮兼管政和中鹽本不給官吏趣辦滷額謂民産浮鹽可米償因仍至今
倉場皆在也省倉者歲平四年始置初諸邑輸米急趣都倉至是大理寺
丞馬易從奏諸郡外縣合銷粮草令順便受納於是勑各立倉閩侯官懷
安以倚郭不置餘九縣皆置連江永福皆縣内之西福清縣門外之右長
樂去縣西半里之長溪縣之東南羅源寧德皆在縣東建炎兵燹其明年羅
源再創寧德至紹興二十八年乃更造古田閩清皆在縣側古田兵火後
再創閩清淳熙四年更明年又遷其後水口鵝莢兩鎮置寨又分兩倉凡
十一所隆興二年以連江民赴都倉輸米便自後科撥歲止十倉常平倉
者皇祐元年始置初詔州置常平翰林侍讀學士宋祁以爲遠縣鄉保力
農之家無綠霑被是歲州始以常平都數量户口多寡分九縣置倉連江
縣西廡福清縣門内之左永福在縣東隅去縣四里崇寧三年建長樂縣

西長溪縣東寧德縣門内之西紹興元年創六敖乾道七年增創一敖羅
源古田閩清與省倉同康定二年後義倉法元祐中許於常平倉别項樁
管隆興元年州始撥還逐縣義倉合管數目明年連江既併赴州倉常平
獨八縣受納若縣錢庫有省庫國初州縣錢物悉以係省始置有常平庫
與倉同置於皇祐元年有免役庫熙寧五年起催免役錢置閩侯官省庫
各縣廳西常平免役移丞廳置餘十縣並縣門内福清縣西街上長樂
縣丞廳側省建連江縣東乾道三年重建羅源常平庫在縣廳西省役庫在
縣廳東建炎三年重建寧德省役庫在縣西紹興元年建淳熙六年併歸
省庫以免役庫爲架閣庫常平庫舊在縣西紹興二十八年移在縣東古
田懷安皆在縣廳西皆建炎兵火後建其後有經制總制紙當木價錢各併
就庫收惟長溪運司免役常平抵當庫縣西經總制水價庫縣東元豐元
年重建永福省役常平庫縣東經總制抵當庫文庫縣西建炎三年重建
錢庫外各置架閣庫建安志郡邑財計大者有四總其出入者省司常平
之倉庫是也故養兵養官之費悉隸於省司養民養吏之費悉隸於常平
在在皆然惟閩部上四州於省司常平之外豐倉庫亦號重務建寧省倉
舊在府東子城永慶門内歷建炎丁未紹興甲子兵火大水之災俱免焚

蕩時常平倉亦在省倉之内比年改剏於倉前向西之别巷令郡人遂指
省司倉曰東倉常平倉曰西倉其餘倉庫或在府治或在府判廳或在府
學或在子城内因事悉見不待問而知省倉爲屋百間廒二十眼扁以千
文字號垣墻周備廳宇明敞係乾道七年太守趙公彥端即其舊重建有
常平使者王公逑爲之記每月支給軍糧俸米倉官司其出入常平倉係
乾道六年趙公彥端改剏於省倉之近地環廡共六十三楹分敖爲十六
區扁以千文字號門墻廳宇悉類省倉已併見於王公逑之記紹熙五年
倉使宋公之瑞闢一敖於門廊右偏别儲所收絶沉租米以給義塾支費
遇有歛散司法主之　學事倉今在府學公廚之西專以受納七縣學粮
錢米如不八百三十七石有奇錢一百七十五貫有奇歲下地租錢一百
六十九貫有奇　都鹽坊月發贍學鹽錢别有定數府官掌之　柳江志故倉
有四都倉在州治内東隅常平倉在都倉之西鹽倉在都倉之南贍學倉
在都倉之西已上倉敖廢爲瓦礫至大戊申歲以路治從從馬平故郡置
大軍倉在城内西隅洪武七年就舊基建倉敖三十四間洪武八年就公
廨前西傍又建敖二十間以收軍儲肇慶府英德縣新昌志　舊有省倉常
平倉義倉俱在州治之西今廢歸附後止有常豐倉在州廳之西其倉元

有正廳居中廒舍列于左右廢𣪟迄今歷年至元丙子達魯花赤薛里吉
思朝列目其荒蕪遂命工芟草䥴以下年里正主首營辦材植從新鼎剏
充其下年差役踰月告成廳宇一新廒舍完備廳前石道之側植以松槐
數株其崢嶸美麗與昔不同連桂州志諸倉在州治之西為門南向入門
以東為常平倉廳之東為苗倉而為省倉外學倉貢士倉則領於學宮類
編長安志武底倉本物定倉新說曰華州下邽縣南渭河岸上乃漢之物
定倉也西京雜記物定倉收貯五穀各定其性物不浥壞故秦漢隋唐皆
於此置倉語訛為武底倉本物定倉江寧縣志制司倉景定志曰制司米
舊附廣濟倉咸淳元年四月內即廣儲倉側隙地令蓋為敖四前後屋共
三十一間又有小倉三所曰東倉西倉中倉並在南門裏沙髙一帶興化
府莆陽志迎仙風亭倉迎仙倉屬莆田縣待賢里在迎仙驛之東撥近附
二里人戶冬苗輸之以便近仙寨土兵糧給也風亭倉屬仙遊縣連江里
在太平驛側就撥旁近人戶冬苗輸之縈聚寨土名糧給屬焉鎮江志戶
部大軍三倉南倉在范公橋東北倉在于城西西倉在江滸歲久弗葺
嘉定壬申總領錢仲彪次第修葺閱再朞而三倉一新積貯充牣新塗縣
志平價倉寶祐初趙宰方仕以市民艱糴創立早晚田租二百六十七石

八斗七升大貫錢二十二貫一百二十文六年胡宰夢龍唐宰洪復增置
早晚田租二十一石三斗三升大歲收租米除輸苗外遇青黃不接時發
糶每升一十二文歛歲價不增復以所糶錢轉糴以助咸淳三年將糶米
錢添置早晚田計租九十三石七升委請材幹公正士友同任責不許縣
吏干預惟揚志富安倉舊名轉般在常平省倉之南　慶元二年帥守趙
公不被旨重建嘉熙三年制使趙公葵更名交受屯田倉　撫州府臨川志
神運倉在宜黃縣南三十里石岩傍有神運倉今亡　永陽志竟寧倉在羅
城內東南隅紹熙壬子郡守莫洸建為屋四十有四楹為敖十有九區鳳
陽圖經志豐積倉二所在新城東北一靠西湖一俗稱為花園倉　相臺志
積瑞倉在相州子城門東北忠獻韓公因隙地修建　吉水志足食倉在縣
治之北　赤城志積食倉在崇報院西嘉泰三年令丁大榮建今廢　永陽志
常寧倉在于城行春門內街之北為屋四十有四楹為敖十有一座　荊州
志常積倉在荊州府治東　相臺志常充倉在相州子城門西　全州志長盈
倉在舊萬戶府基址　蘇州府志大盈實成二倉即宋寶祐倉也大德三年
省創分為二　蘇州府志西城泰和二倉即宋舊百萬西倉也大德三年省
始分為二　吉水志寄斂倉在足食倉之北永豐之租昔以艱於漕運故於

此置倉以便輸送臨安府志鎮城倉在餘杭門裏師姑橋淳祐三年趙安
撫與𥫗重建　又天宗倉在天宗門裏臨川志平市倉在縣衙之上詳民
事條　鳳陽府圖經志泗洲北門倉大油房倉小油房倉以上皆在州治西
北順天府密雲縣志龍慶倉在縣治西南洪武六年創蓋　濡須志屯田倉
在大軍倉後寶祐二年李大亨剏建為
屋一十楹　河南府志𢶀倉在閺鄉縣西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三　十八陽

倉

鉅橋倉 西漢書張良傳周武王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在今廣平郡曲周縣 均輸倉 越絕
書君均耒倉春申君造門一里八步又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名均輸 督道倉 史記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
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敖倉 河南志鄭州河陰縣敖倉故地距今
縣治西北一十二里殷仲丁遷囂即此地詩車攻篇狩獸于敖春秋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至秦始築倉於其上故敖倉之名漢高祖亦因敖倉粟
築甬道以饋軍食于滎陽至今名倉頭云淮南鴻烈解說林訓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已敖倉古常滿倉在滎陽
此劉向新序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

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
皋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西
漢書惠帝紀起長安西市脩敖倉功臣表程黑擊項羽敖倉下周呂以內史堅守敖倉郭家以都尉堅守敖倉西漢書列傳周勃攻曲遇還守敖倉
灌嬰南送漢王還至敖倉莫奉願徙於成周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東書書安帝紀調濱水縣穀輸敖倉注詩曰薄狩於敖即此地秦於此築太
倉蓋延傍遣將南擊敖倉唐會要咸通元年閏九月六日置河陽倉隸司農寺三年六月十七日於洛州栢崖置敖倉容二十萬石至開元十年九
月十一日廢續通鑑長編仁宗紀慶曆四年范仲淹上奏言緣大河州軍起敖倉支河南民稅及漕江浙粟實屯近邊兵馬每三歲一代亦是以寬
河朔之困之民 嘉禾倉 三輔故事漢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徼是也石徼西有細柳倉城東嘉禾倉 細
柳倉 三輔黃圖云細柳倉在長安西渭水北石徼西有細柳倉或云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南三十里漢舊倉也文帝後六年周亞夫為屯將
單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海陵倉
太平寰宇記在泰州海陵縣即漢吳王濞之倉也枚乘上書曰轉粟西鄉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謂海渚之陵因以為倉今已湮滅今海陵縣官
置鹽監一歲煮鹽六十萬石而楚州鹽城浙西嘉興臨平兩監所出次焉計每歲天下所收鹽利當租賦三分之一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
長安倉 西漢書宣帝紀本始四年詔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 甘泉倉 食貨
志太倉甘泉倉西漢書張敞傳敞為甘泉倉長 白帝倉 公孫述傳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人救囂囂敗并沒
其眾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眾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嘗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
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也 羊腸倉 東漢書鄧訓傳永平
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 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隥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

是也晏元獻公類要河東路大通監後魏所立隋煬帝大業四年經此幸汾陽改名深谷嶺。俗云魏太祖武避暑之所。地理志云上黨郡亦有
羊腸坂不謂此也 龍首倉 建康志按隋食貨志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常平倉東宮倉所貯不過五十
萬 石頭倉 建康志在石頭城內吳置晉曰常平倉南朝因之唐武后徙縣倉以實石頭神龍二年移倉於冶城晉大康異
傳云杜來偷石頭倉米一百萬石皆是豪將草而直打我倉督監以塞責咸和二年蘇峻逼遷天子于石頭以倉屋為宮梁侯景破臺城食石頭常
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石七八萬錢人相食通典云晉日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不糴糶陳因之古跡編云唐武后光宅中徐景
業舉兵使其黨洪浚江於石頭城以拒守敬業亡置為鎮仍徙縣倉以實之神龍二年廢鎮即移倉於冶城河避石頭城詩曰萬雉極衿帶德度
無量出。五謂此也 古苑倉 建康志吳大帝赤烏三年使御史郗儉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按實錄宮城即吳
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謂此瀆通運於倉所時人亦呼曰苑倉瀆
咸和中修苑城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全宮城之西北 冶

城倉 金陵景定志曰唐武后徙縣倉以實石頭神龍二年移倉於冶城 **龍門倉** 新唐書地里志河東道河中府龍門縣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 **黎陽倉** 食貨志隋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虛議漕水旱詔於蒲陜等州十三州募運米丁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華州置廣通倉唐書任瓌傳王龍門見高祖曰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已定矣留戍永豐倉 **鎮**

敖倉 合肥新志在合肥縣界城樓西北五十里舊經云隋開皇五年在廬壽州界置鎮敖倉資治通鑑隋紀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兵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 **洛口倉** 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大業二年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至十年諸郡送租滿二千七百餘窖隋末李密自潁川率群盜十餘萬襲據洛口倉因據鞏縣仍築城斷洛川已南北山周回三十里七營其中後為王世充所破按九域志洛口倉在鞏縣對仁帆河洛行千記一日

東西倉 **回洛倉** 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大業二年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新唐書李密傳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裴仁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擊之仁基等敗還保鞏 **興洛倉** 新唐書李密傳密說翟讓曰今群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畎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鞏縣長柴孝和開倉賑食衆繈屬至數十萬 **河陽倉** 宋會要咸亨元年置河陽倉隸司農寺開元十年廢河陽等倉 **渭橋倉** 宋會要咸亨三年關中饑監察御史王師順運晉絳之粟于河渭之間增置渭橋倉 **柏崖倉** 資治通鑑唐元和十年冬十月庚戌東都奏盜焚柏崖倉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唐景所築在河清縣西宋會要咸亨三年於洛州柏崖置敖倉 **大雲倉** 新唐書本紀僖宗乾符六年正月淮南將張璘及黃巢戰于大雲倉敗之 **都梁山倉**

唐沈下賢集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游利鹽鐵之臣亦署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椎庶貨而部責之秦盡今鹽鐵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牟食出官田而賦畝頗夾河與之俱東仰澤河派言其水溫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絲絲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艫櫛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栩為鹽鐵官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救而乃與楊子留使議之曰自閩越已西百郡所貢帑稅皆出是以爰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萬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賑十年之食只益奸偷耳甚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數之倉列於所便以達出入計無憂也正月河冰始津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虛廩以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役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定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上平濕無堪地遂翔度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宿促令鹽鐵所轄皆趨鄖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吏計春其工人曰春材必楪若愉吏欲今就山林剪市之椽曰天大方焚曰將燋萬家當頊

刻之間雖得弊撤之器當洶汚之波百夫沉而揚之立見滅患如曰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柱之杓致滂沲之流採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然庆尚不可望而況全者今縣單十萬旦暮不賑其為急也間不容髮今待汝防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乎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翦之餘大可以為臼小可以為杵長可以為杵之渠薄可以為腔振夫峙促命栽之即日而春成百具其餘米與吏分辨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群吏各有差所舂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夜多相掠奪更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乃衆之於布緘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益一敉其餘皆廢仕家之急時余適泗上得其事故與悉論善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下**

蜀倉 句容志縣舊志曰唐世置鹽鐵轉運司在楊州宋都大發運使在真州 **富人倉** 隋書食貨志北齊時武成河清三年定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定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北齋通典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送郡以備水旱

惠民倉

宋史本紀，大宗端拱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過一斛。真宗咸平二年，令福建諸路置惠民倉。宋會要：真宗淳化五年十月，令諸州惠民倉，歛穀遇糶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令不過一斛。咸平二年十月，庫部員外郎成肅請於福建路置惠民倉，從之。先是，三司言福建不須置倉，肅以遠俗尤宜存恤，故有是詔。是月初，先詔諸州惠民倉如在市斛斗價高，人戶闕食，速具聞奏，當差官往彼減價出糶，深慮申奏遲延，自今止委知州、通判、幕職官吏互監開倉，比市價減錢零細出糶。咸平二年十月十七日，詔令諸路轉運司管內有惠民倉處，置豐熟則增價以糴，歉則減直而出之。泣蘄錄：惠民倉，太守李誠之所創，糴米三萬石，當時議者曰此倉不可創，恐為後人壓腐之累，而太守確意為之。今歲增一萬石，以為後人補虧之助。及蘄一破，廳千庫宇不留片瓦，惟此倉獨存。目今飢民流歸者，賴此存米，故得不死。以此見憂國念民身歿之後，人被其澤如此。宋真西山集蘄州惠民倉記：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圮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寓于壁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士，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遵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派屬未盡復，荒弗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康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為二千石于此，而奉養啬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衆而用也。覬圭勺之羸，還以遺吾甿也。時會而月計之，衆之在官者，歷有餘歲，幸比登衆之在民者，亦屢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迺簡僚吏之材者，准厥事，凡業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六，靡錢緡若干萬千百有奇，粟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縱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邺其主，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象則以大蓋，淵源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諗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

足紀，恃此以存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某記。又勸立義廩文云：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祷雨，思所以為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糶。又李正郎墓表云：初公為惠民倉，嘗具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巋然獨存，遺民未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救飢殍、活主靈，可不謂仁矣乎？戊辰，修史陳真德秀知潭州、安撫湖南，罷榷酤，除斛面，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他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真西山集奏置惠民倉狀：臣猥以蹤廣，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糴。蓋其生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之。若鄰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貧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幾，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輒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糴，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糶，而不敢遵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將申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分寨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素為備豫之計，惟貯貯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奈何？竊見國朝張詠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此，無能為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稈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項折稈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敖收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略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瀆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今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者，惟詠賑糶一事，自淳化至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維持，小有弊病，隨即

掾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搖，而朝廷又為著之，令申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
明之，以故行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聖慈將臣奏申事宜特降勅旨，
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後批二件送戶部勘當限五日申尚書省。本部契勘，今
都省狀下湖南真安撫奏，今措置將本州秋稅米內折納錢者，自今歲為始，令
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
五萬餘石，別於武府，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永無艱食之虞。送部勘當事
理。本部照得，今許潭州真安撫所申，以本州折秋錢者納本色米，置惠民倉，
如張忠定公知益州日故事，必仰守能用心，而不致折秋以為郡計
之利，乃能相繼，經久之良法矣。患潭百姓歲受平糶之惠，又可保全常平
義倉水旱之備。今勘當欲依今秋指揮下日行下本州依應申取朝廷指
揮伏候指揮。右劄付潭州從戶部勘當到事理施行。准此，寶慶元年正月
二十五日。長沙縣漆江志　惠民倉（在倉附）昨安撫真侍郎為惠民倉，以糶
于賤，為社倉以貸于郊，大參曾公繼之，守而不易，會移鎮南昌，損十萬一
千九百券，分于外十邑以備賑糶，吾邑得一萬二千券為糶本。公奏請視
常平為定令，令丞以主管惠民倉繫銜，任滿稽存否以為功過。常平使者
察焉。其義倉一項，係本縣貴丞鄭郎吉身錢一半，計券三千三百五十貫，
道為糶本。糶亦如惠民之法，法時其糶以備糶，糶已復糶，循環無窮，皆為
邑市小民計。稅家亦助糶本，遂先縣門賑糶，繫運之勞，在郊既有穀可貸，
而稅戶又分場認糶，俾鄉邑之民俱有所恃，不至艱糶。真曾二公之惠博
而永矣。然官吏之便移借，兌與夫遇歲歉糶，郡而價貴，迨糶廣而價平，則
本錢有虧。漕使李公少卿憂之，跋于惠民倉記之下，且欲通變無弊，每歲
斂散之際，謹察而周視之。行斂抑加斛面，取糜費，則糶時察之；減戶口，削
升合，苛限隔，則糶時察之。至於入以儲積而耗，出以侵漁而折，糶價增糶
價減，因是而本錢有虧，少卿慮之尤詳。繼而大帥余公撥五十萬券，創惠
民倉新庫，所得利息專以防外十縣虧折，仁人之慮遠如此。今名存實亡，
士友屢有請于倉臺，而竟不能復。使使稅家歲苦於縣糶，舉行不間於豐
年，加以姦胥視為奇貨，責弄百端，生理優裕者每責緣而多糶，困窮當賑
者多沮格不得糶。富不能安，貧不能恤，革而正之，不無望於賢令尹云。依
縣志惠民倉紹定戊子大參曾公從龍帥潭日置惠民倉，其後糶本隷智
府。淳祐乙巳，大使別公之傑照元額發下見錢二千一百七十貫，十七界
官會八千九百貫，道仍舊格管在倉，各熟收糶以濟春夏，後糶官吏奉行

唯謹。本縣又有續惠倉，乃嘉熙庚子趙知縣崇宗撥錢會二千四百貫入
寄椿常平庫，以備賑濟之所不及。其米逐年輸縣官，惟管長官提督。米十
年名存實廢。魏鶴山大全集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真
德秀言：所領州土凸卑，藉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舟至之不時，則上
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之蓄，而今非凶歲，毋發也。願守地于斯，使民貯貯
然無以救其腹，救急于施。臣竊見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直準田稅，使
民歲輸米于官，明年春糶城中之民，糶以元直。其後王曉、韓億父子、文彥
博、明宗愈諸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臣嘗眎諸故府，有秋
稅米合正耗九五萬餘石，石出泉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如成都故
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貯之別倉，榜曰惠民。歸量之羸，罷轉輸
之費，較以輸泉輕重，啻等於公家既無損，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上新
陳米，捐民苦貴糶而計口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一城土聚為利甚博。
況又什其民以相保，受有罪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非特以救之
也，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衺而教寓焉。既又疏其事以上于尚書，而以貯屬
記於某。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來者之不吾恣而異我繼也。某慨
然曰：公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不然也。在易之隨澤上
有地，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夫地臨澤上，切近而相滋，君
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爾
過于貴爾府，于悃其欲教訓而容保之也，疊疊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
吾將見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
見仁遜之興，爭訟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久也，而詎以易之。或者
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其來已久，不知以粟易泉，固無乏於供也。輸
泉始冬而盡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其或釋木竟而去，官則粟亦然也。
古人論事，惟某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姑以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為
利爾。僕蜀人也，嘗仕于成都，於忠定之澤蓋身履目擊之。閱祺二百某之
有改，則以致諸義而叶難千載一心已。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人。
以正學直道歷中外幾二十年，其守潭也，崇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
冢，行和糴米，建賑惠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敢併記之，以敎來者。　又
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一　建安真公德秀守潭日，嘗為惠民倉以糶於國
人，為社倉以貸于郊，人人懷其德。厥三年，溫陵曾公為守，守之弗失，尚慮
外邑市民歲當春夏之交，常苦貴糶，脫小不登，將無所於。沂益公居郡，以
米貢賦之弊，式邦國之經用，毫髮無所損益，惟不急之役，無名之餽，是省

是去僅一年有半視元收之數既增會移鎮豫章乃出常餘酌縣之大小戶之多寡而平頒之屬令丞時其糴以備賑糶糶以復糴糴已復糶循環無窮自長沙善化外為縣十為緡十萬一千九百又慮奉行不恪表于朝請視常平定為令令丞去官郡稽其存否為功過且俾常平使者察焉而移書某曰昔者希元之請于為記之今不書無以敎來者余欣然喜曰余嘗語希元子無患焉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將見是法也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廢易也今希元之去未久而公以郡少府餘財修其法之未備吾言顧不信乎古者量地而居民計口而受田任土而制貢賦視年而為國用是故民有餘粟國有餘蓄樂歲飽而凶年免其有老孤羸恌則委積以待之凶厄喪夭餘法用以給之瘖聾斷廢各以其器食之盛守宙閭相保相助有節有授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此天牧之職分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也乃自世降俗薄上失其為主之道不井田不封建民散而無所繫六經之書僅為記覽詞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富連阡陌貧厭糟糠固其勢然也而為民父母者初無保息富教之誠心聽其仁鄙夭壽貧富強弱而莫之感忻也甚則伺間索瘢陷之罪而誅尋之千數百年寧無稍知職分者斟酌損益如常平社倉之等猶可以補王政之闕然非視

為其人相承則移給他用其謹修而固守之者蓋鮮況能清心約己開無窮之惠於期歲之餘者乎敢於公之請也樂聞而喜書之有不暇辭公名從龍今為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方國辭豫章之命未得請云 楊弘道小亨集淯川縣惠民倉題名記 淯水經宋樓鎮東北一百五十里達於汴會于蔡閒而漕之使於陸運於貞祐二年秋築惠民倉於鎮東淯水之陽至興定二年以宋樓鎮為淯川縣置倉故也倉之貯輸歲無慮數十萬斛設官來耦其事有監有同又有監支納以總之二稅時集中外覬覦穀之精粗槩之高低力役胥雜米量分委申牒往復啓閉封識故一事不勤則一弊生焉若此而能使農民樂輸兵士得食堅好在人消覬覦之心在己免於罪戾非廉幹善心計者疇克舉其職革其弊乎 正大八年六月監支納王君代吳因自謂曰創河倉迄于今殆將二紀居是職者既多善於其職者可法不善於其職者可戒竟無一人而為錄之何哉慮久而遺其名民乃刻石以遺後人延年志峽陽惠民倉董守洪以其地狹田少細民多私販每過小歉即有指廩之意端平乙未特剏此倉每就順昌糴米二千石儲之規式如均濟倉委趙推彥居掌之峽陽之民鼓舞拜賜主為立祠見上洋有記 新定續志桐廬惠民倉在常平倉後山下為小樓以居掌鍵者知縣趙汝湰建糴有餘賑不足邑人便之今惟倉存南昌府志惠民倉舊無今在惠民門裏紹興二十年張帥澄建受納苗米與大寧倉同俗曰南倉云

司農倉

宋會要置司農倉二十有五隸司農寺掌凡穀廩藏之事以給官吏軍兵祿食之用凡綱運受納及封樁支用月具數以報司農

舉子倉

宋朱晦庵集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庚戌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為利便但支米官獨負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粃禾汎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為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為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來其稍遠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使行中舉因循視例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復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

諸附籍鄉官各將本籍前去參驗方得支給 注正此 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 見第三項 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為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人戶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欠米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閒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為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誚而姑為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麻沙常平社倉曾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視例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己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久多人逃走使司勘斷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刬佃則數年之後根本屢拔鄉官使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于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 折米若干 逐官下置書于

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藉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量
僕往來之費（凡數未敢擬定更乞詳酌措置為善）延平志舉子倉　主子
不舉貧不獲已也福建貧乏之家生子者賜以常平錢一千米一石此乾
道五年指揮也繼而朱文公申請于朝趙帥中定公推廣其意措施及之
田產召佃輸租仍撥糴本置舉子倉主之鄉官給貸收息以司出納縣掌
之丞郡轄之倅而隸之帥倉兩臺意非不美然歲久弊生鄉官非人與吏
為姦買佃隱輸虛支混貸色色有之民始有不沾實惠者矣今五邑有倉
管催有額為民父母者苟能重元元之命推幼幼之心革其弊而增益之
庶不負聖朝好生之意云葉守筠趙守崇社劉守允濟傅守康各申奏置
舉子倉事劍浦縣目今管催米八百四十六石八升元置七倉今存者四
崇勝開平報國慈恩安寺僧掌之　尤溪縣目今管催米三百八十石八
斗又占穀五十二石折納粳米二十石八斗元置八倉今存者五永興保
安福壽同興報恩以寺僧掌之　順昌縣丞目今管催米三十三石三斗
三升租錢二十八貫八百四十九文省　沙縣丞目今管催米一百五十
九石三斗八升租錢三貫三百八十文省　將樂縣目今管催米三十二
石七斗五升租錢三貫文　提舉司舉子社倉米（薄籍數目在諸縣丞廳）

安撫司義莊租課錢米（薄籍數目在諸縣丞廳）桂陽志舉子倉　先是民
俗有不舉子嘉定五年趙知軍崇度始為措畫富者勸以義貧者給以食
請於提舉司在城每歲支撥常平米二百石兩邑各撥百石其鄉都並於
戶絕買占等田撥充舉子田鄉各置倉（軍委司法縣委丞簿充提督官畢
請寄居一員每鄉請誠慤慈良寄居或士子一員充收支官畢今本學保
明士兩員每都請謹審不欺士人兩員充附藉官婦人有孕五月供報附
藉官且生子一月赴收支官請米七斗周歲再支三斗其籍斗之單據提
督官月七十千類聚申提舉司趙知軍有條約五焉具之書牘）建安志崇
安縣舉子八倉（並紹熙二年以後創置）東隅五夫　東南隅黃亭　南
隅沖右觀　西南隅新村石堂院　西隅大安嶺　西北隅光化院　北隅具也
報恩院　南北隅田向院　政和縣舉子倉十一所　坊郭一所　黿巖院　政
和里四所　三峯院　定峯院　關隸鎮　資福院　東平里二所　報
恩院　龍山院　東瞿里二所　石龍院　報恩院感化里一所　延福
院　長城里一所　花林院　建陽縣舉子倉一十所　三桂里景福院
崇樂里文殊院　崇太里後山院　永忠里中興院　唐石里龍歸院
以上係舊倉　招賢里羅漢院　崇政里觀音院　北樂里福田院

建陽里太平院　崇陽東田里護福院　以上係續置倉　浦城縣　舉
子十二倉　縣郭倉　郊陽里　宗叔院　高泉里千山院　紅山里安
國院　安樂里杓木鎮　忠信里靈巖院　仁和里寶應院　清湖里禪
寂院　通德里松林院　戴初里西瞿院　清湖里翠巖院　還陽鎮永
利倉　甌寧縣舉子倉二十有六（內永陽相歸林開化係舊倉廣福報
真寶峯西曆禪林邦巖福慶大熙院十四倉係續置）崇安里寶光縣
東瑞相院歸林院　禾供里報國院清涼院廣福院　西鄉里西林院開
化縣　梓溪里香山院甘泮院　禾義里貞淨院光山院　豐樂里西峯
院靈峯院　禾吉里報聖院漢源院　慈惠里慈雲院西曆院　吉陽里
禪林院文殊院　梅岐里馮巖院邦巖院　麻溪里報恩院福慶院　高
陽里真珠院大熙院臨汀志舉子倉舊有五所係紹興五年準朝旨以建
劍汀邵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於逐州縣鄉村置舉子倉遇民戶生產人
給米一石本縣置于歸仁館何田市成功下古城團等處約貯米共計二
百石後官斯而不發既發又責償于耆長反為民害後經紹定冦並廢
清流縣舉子倉四所元在縣市明溪寨石洞寨羅村團等處今廢　上杭
州舉子倉四所元在縣門東黨砂團興化勝運鄉寺庵今並廢　延平縣

舉子倉舊在常平倉側今移禪米寺法堂西偏　連城縣舉子倉二所元
在縣市河元呂溪爐等處今並廢　汀州府舉子倉六所元在黃土寨永
名山中　建安志社倉舉子倉亦倉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於鄉先生及
鄉大夫念饑民之亟求一飽以輕犯刑辟於是與其里人相勉以義協心
出力買田積穀遇青黃不接則計口量借之以賙其急秋冬之交則斂而
償其初之所貸是曰社倉既有念貧民之迫於凍餒以冀能學廢子於是
相與議其賑給之方全其天倫之愛始則行於一都次則推於一鄉人既
便利遂請有司廣其惠於一路常平帥司皆樂主之諸縣遂皆有倉始立
倉之約曰社倉一所鄉官一名主其出納以九月拘收五月給借歲歲如
之若舉子倉則有附籍鄉官專主名數之首僧專司出納四等以下之家
遇受孕者自五月至七月米書于籍至免乳日人給米一石三斗其所支
米以帥司義莊及倉司佃戶租課充給非屬鄉官所掌則關於州縣而以常
平錢米給之本府七縣社倉獨崇安縣分四隅而以寓官掌其事則保甲
之法默寓其中他縣莫能及也其餘施行有紹熙二年帥司符帖在有司
今併括諸縣社倉舉子倉之數以附見焉

貢士倉

連桂州志貢士有莊溪續食遺意也
連之為郡介萬山間北望神京三千

里而進士無儋石儲者往往預計而不果行以故進取少而倈居多非出處不同其居使之然也郡侯吳純臣置田峙倉於舊學之左歲儲所入以資舉送行有衆寡士甚德之教官三山林子升為之記鐵教出入司法廳董之事久弊生胥吏因緣為姦浸淫其實廢而正之存乎人焉　林子升記云　古之士學且養歲大比則鄉以禮興之遠則諸侯貢之故士不以貧賤累出處狎守全國無所沮抑鵲然為多材之世自舉選廢諸侯無教賢之罰下國之士絕望於王都漢制令郡守身勸為之駕與計偕則縣次給之食此意猶厚然科目既興士不服養而競趨其利上之人方艱難曲折以處其多漢之制復不行貢與遠者病之凡其地之達者寡而業不能以自堅曰士之罪則有辭矣連號三湘最遠之州後屬嶺南川浮陸赴紆回濱邃重以數十年隸林蒔援王理未復士窘於森聚而進取者少番禺吳公握符未宇一日延見建攜吏視剌賀揭公即而問之對曰某貢士也某與貢而未果行也某於某年已行今免試而不果再也公喟然曰士幸舉於鄉其不能致者非貧則遠奈何其貧且遠也昔者吾先子校文于此吾試邑于此今又此來於諸君能無情乎且興賢舉士吾職也將圖之屬有憂叱鼓左道以亂俗執而聞之憲臺當其辜沒入其產委所司定估為錢九十萬士有聰公之言遂白以狀願捐年估得之歲收入為貢士費公曰是吾心也亟上其事於憲憲使太傅潘公題之下有司行之公復調度償其半而士無貴相攸于類之東創為二倉命法曹趙汝𤀹戒其徒虎建守閑出內有區晬學之儲面勢惟稱既訖工士合而請曰守惠吾郡政且成矣民猶祠而祝況蒙其大者乎將伐石願為諸生記之子升職佐風教知顛末甚悉因捻之曰子知由所以得請乎憲審于州州復于憲文移上下官有定估欲以己意奪之事難而勢逆然士當守之心守當憲之心難而易逆而順何也治有本末知所先後者無齟齬也又知守所以惠子乎勸學廣祖教且養也使戰文于京師不損而家以善其身不抑而志以生其氣從容揖秩與上國之士爭衡衆熙弗鼓行其又美辭韡然于知德公而不知報公猶為未知也報者何思所以為士而已學問以至于成藝術以材諸位以正主庇民尚仁義之志以官天地府萬物致功用之樞權與仕進有士之責視施而報豈徒紀於斯文公名純臣今官朝奉大夫以嘉定甲戌二月至建倉之成丙子二月也郡博士林子升記并書

濟民倉

松江郡志濟民倉在華亭縣即今郡治西湖之東北宋嘉祐八年建芋平作記曰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抑有民忘其勞猶

以大為小者其並見於秀州華亭之縣倉乎治平三年五月一日予艤舟倉下會老人植杖而言曰我邑歲輸公租一十萬有奇入于州戶苦之近俾就藏僧寺客亭人憂之借粮貸種數加多矣定訏夙夜舉遲早動之素無倉也其誰敢議其倉者今倉城之初築蔬圃割湖地為敖十八容受十二萬民自號濟民倉實濟而悅之也翁云自祖父來胱五代湯火沐浴膏澤拭目觀太平踰百年為幸民未識官倉今見之益以幸翁頃嘗病河之冰船阻而竊矣官督急胥是捽而扶矣此豈倉之屋乃民之身矣倉完身完而已矣民之心一若是知何不曰濟之乎翁且不知知縣誰何翁聞嘉祐七年夏迎來次年七月敢議倉請于州州請於外臺從其議已而民願助力者源源不可遏於是遠致海水又不半稔而倉立翁在田中與鄉人聞則不信亟闚之赫哉偉乎其可信之也迫而察仰而觀非人力神而化之也翁怪如是乃詢于衆衆謂我家既力有餘也今不吾援僅悌之恩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有命可違歟倉費大共助之小也今言重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愈小也言之愈重愈輕也恩甜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蘇圃不利人而害人者也昔謗有之曰責亭葺而游亭不理而休責圃滋而育蔬不供而朴今變害為利反謗為頌其頌云倉亦有亭廨亦有圃亭廨高廣圃茹蕃廡翁又曰古聖賢興利在民者以為職耻名之常也後世興作游觀利在己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耻者也今知縣其如何人也然翁聞倉成之日與諸僚吏落之曰吾不圖為倉而至於斯也慰民心而自謂濟之也已然則翁知夫知縣之志在柱石朝社而不在委積米粟也宜矣柰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益莫若微而有德微猶然況大者乎翁亦曰頌可傳莫若刻之於石千萬斯年予盍記之予為記之蘇氏李璋也為書之監殿丞徐大方也為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德新也茲二人實佐佑於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公名胥材字器之淄人也是為記

順民倉

吳郡志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在縣治之東臨漕渠熙寧元年郎淑記曰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常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永川陳侯庠未竣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板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汗庳迫窄纔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細載而至倉或既盈則衆數多而不得輸于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蔽帟謹塗壁弗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益遲君之來也久矣君亟圖之君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

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盜又為東南之劇歲入之粟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腴其敢後其所先務耶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所疾苦尤為不便者凡幾然而獻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方北得隙地數十畝營葺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聽命歲顧治材予家請期日合眾材以成之既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材名于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於興利去害使民皆其所素蓄霈然而有餘夫以霈然有餘之材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從其成也宜其不勞而功多其榜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隱隱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有誘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人莫如古今古之人有為豈天作而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何豈顧可為而不為也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為政凡以此也向侯亦以予言為然因判之于石俾來者考焉昔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令郎淑記

民倉

右臨川志在行衙幷見事條

富民倉

臨江志在興賢坊

賑民倉

臨江志在貢院右

牧民倉

鄱陽志在城北之妙高坊

廣惠倉

宋會要嘉祐二年八月丁卯置天下廣惠倉初樞密使韓琦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召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戶十萬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 四年二月詔三京諸路州軍自今年終應戶絕納官田土未賣者並撥隸廣惠倉是月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募官書官各一員專監每歲十月分差官檢視老幼貧疾不能自存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之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餘即量大小均給之 續通鑑長編神宗熙寧三年條例言提舉常平廣惠倉者本職外無得侵預他事以擾民 哲宗元祐三年正月二日詔復置廣惠倉二月十二日詔給廣惠倉錢三萬緡及闕額役兵錢糧衣賜募貧民應役以恤之 寧宗慶元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殿中侍御史楊大淵言乞置廣惠倉給養老幼貧之不能自存併胎養令賜胎養錢戶部勘當欲下諸路提舉司將住賣沒官田產并戶絕田募人承佃以所收租課照應乾道五年四月十五日指揮

令來楊大淵所奏事理行下諸路提舉司相度各除程限十日保明供申朝廷施行從之 嘉定四年正月六日知荊門軍趙善著言本軍處山陸之中石田高仰耕種艱難易致旱歉每遇豐年客旅販糴鄉民利於得價給糶輕易不復為日後之慮不幸而值凶荒客米無復再入境者流移饑餓甘就溝壑遂至舉行救荒所謂常平義倉歲入無多不了賑濟又用米先勸分上戶而逆方上戶各家自無一二年之儲責認虛數徒成騷擾前政守臣創建廣惠倉收到糙米一萬碩臣今將節浮費趲積到錢一萬三千貫并公使庫舊管錢一萬二千貫與其椿管於公庫無益之用孰若移撥為凶荒逆防之備共得錢二萬五千貫以日即時價亦可糴米一萬二千石緣無倉敖盛貯又慮歲久無新可以易陳腐壞不便今於廣惠倉之側創造庫屋五間名曰廣惠倉糴本庫專貯此錢就委本軍簽判同廣惠倉米一處掌管人吏專庫亦就差常平案舍手人主管專一備本軍逆防之用如常平倉支用不足即賑發廣惠倉如廣惠倉又不足即以糴本庫見錢給借民間收糴種糧更不收分文利息候將來豐熟還官上件見錢並是本軍趲剩得用之錢即無侵借諸司窠名分文虛椿數目不許本軍侵移借兌作別色支遣及他處官司指射借撥從之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詔令建寧府將守臣史彌堅議創廣惠倉見行規摹及椿留糴本錢五萬貫一面接續措畫建置施行候畢工日申取朝廷指揮 趙善琰自警編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祖禹言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大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眾矣臣以宜於四福田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上聞納焉 蘇魏公集奏乞那移諸路有剩常平廣惠倉錢斛赴府界狀臣伏見先朝置廣惠倉別貯天下戶絕田土夏秋租課准備冬後救濟闕食貧民其仁恩至厚然天下土地有肥瘠故所收錢斛多少不等以此多處常有餘而少處常不足致朝廷之恩未得均遍臣訪聞江南東西淮南兩浙等路州軍見在斛斗多處每州至三二萬石並是秋米仍有見錢在外縣逐年條散數目不多契勘府界諸縣戶絕租課昨准朝旨平估價例令人戶於府司送納見錢充濟四福田院貧子支用外去年十七縣廣惠

倉見在斛㪷共只有八千餘石仍多是穀豆雜色係常平係散亦有不足處况值昨來荒歉諸縣鎮鄉村㳽餒之民甚多見今官中散俵粥米日計不下數百石雖近蒙朝廷降到空名祠部召僧行進納錢斛相兼賑濟故日下貧民得以充哺稍不失所然而豐荒常數不可前知萬一將來夏秋重罹不熟計今所餘必不能後濟誠不可不預為准擬也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江淮等四路提點刑獄司契勘轄下諸州軍廣惠倉見在錢斛除本路見有饑歉州軍須至那移應副賑濟并更約度量留合要准備數目外其餘剩數錢斛並令學畫附搭發運司綱運船載上京委提點司係散闕絕縣分收貯以充廣惠之數或應斛㪷重滯狩難船運即乞令逐州出糶見錢附綱前來就近學畫收糴斛㪷損彼有餘助此不足則遠近之民無不平被朝廷之惠也

真西山集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修廢值僵百度咸飭鄰山鄰水之衾油然有動于中猶慮顧吾民患所以浮凋於亡窮者廼以書諗于朝曰維建之為州繞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厓其閒截什四三歲甚豐民食甚者足一歲小歉則強者相挺為魁弱者轉死溝隍中備豫之策在此郡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朱文公熹嘗建白立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之賦入雖狹然

節用而計其贏為緡錢凡五萬願悉舉以平糴散諸屬邑田野閒某誠力綿不能任郡事請得上還印綬俟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丕闡聖主如天之仁俾人蒙施于永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造終厥事條其所當措畫者以聞公拜命懼然不敢言去於是頒為一司來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泌總其綱觀察推官鄭某掌凡糾察之事又惟俗利疾非鄉大夫之賢者不能知則以禮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貴州謝侯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掾令佐之能者各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賑其境之廣狹為置倉之䟽密故在建安甌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賦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有慮其有督索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為病於是損常平斂散之舊糶以夏糴以秋糶價視時之高下而糴則少損焉是冬條約成某自泉徙江西公命以識日庶來者之有考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於常平然其禁防寖興後雖非歲丁大侵不敢舉而貸也縣不稟之州州不稟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司患民之隱不敢理而予之然適者易瞯

逆者易遺又其勢然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既以推德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既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矣以廣惠為截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為患己之不盡其哀不患人之莫我繼社倉之弊非法之辠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也不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艱績其緒於既成而杜其墫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莫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具位真某記

儀真志　廣惠倉舊在州東今楊子縣西南靖康後廢淳熙八年運判錢沖之奏請移置竹采巷舊船場地開禧丙寅兵火蹂踐片瓦不存

武陵續志　廣惠倉㕛於淳祐十年提刑徐梟任內有記跋已附載圖經

重慶志　廣惠倉舊府治譙樓外向西今為廣積倉

江陽譜　廣惠倉附州倉之右凡敖二紹熙間剏置岳公密請于朝創置為水旱之備

續惠倉

宋高耻堂存藁永州續惠倉記　平糴善政也而無良法非無良法也古無其事而難為法也成周盛時計口授田百姓給足不幸而遭饑阨則有司賑之倉人之粟入廩人之穀用遺人之委積

皆直以平之秋毫無所吝春秋戰國以後上之人漸於惠也於是始有貸為有糶焉貸者責其償而糶者取其直事雖非古以其足以紓民之急故猶得為善政然糶之為法至難備也至難久也何則不裁其直則無益於民裁之則日損一日歲亡一歲必至於盡耗而後已將求其勿壞也詎可無以變而通之哉故糶之所耗有欲資官之錢穀而足之者然人不能皆廉於己皆志於民或遇汙者彼視府庫財如其財肯剜肉以補之乎必坐視其朘削而不恤矣有安之巨室而責其成數者則不惟為富者多為仁者少俾於損己以及人且年饑穀貴彼方利之而何利於糶之乎必多端沮撓而幸其廢矣有市田為莊賴租以糶者可無二者之患矣然緡錢有限歲入必微不足於糶非磨以歲月不濟于成況官市民田為弊至多水旱不時復且難保其法亦未得為盡善也然則變通之道果將安出哉湘中粒米狼戾之民主其間本易以得食乃自近歲有司和糶之令忘嚴舳艫相銜竭九郡之產而北湘人始困永之為州市民為戶不過三千率多貧弱春夏之交苦於貴糴紹定間郡守吳君千能積郡計之羨作均惠倉自州而邑邑而野莫不有之其在州者為米二十斛命巨室更掌糶糴之事歲久弊生惡其害己不吉于州休寓公徑以自諸常平使者易而田

時之田息入儌規約不備一二年間主無主掾可糶民甚病焉吏胥侠來為寔慨然曰是非牧養者之責歟於是節縮浮蠹銖積寸累得緡錢五千議創一倉以救其弊會諸郡水溢為災澤富人有抵罪于刑獄司者願輸粟五萬斛賑民自贖者乎許焉而以平須之請郡侯以書抵予曰郡被災公移粟以賑甚大惠也無屬稿有請為吾方建倉平糶而郡力綿甚聞公食飢之僖猶有餘粟盍損以助我吾予慨然復發二千斛予之米穀復以書來曰賴公之力倉已落成吾將以繼均惠也名之曰續惠謹條其規以告維令續惠之創將歲歲減價以惠民可不思所以維持於後吾項史公賜市之得錢四千三百餘緡合吾所積為九千三百有奇吾將以其四千糶二千斛餘以創抵當庫名之曰平質薄其息以利貧弱之民積其贏以補糶本之耗蓋庫之與倉猶母之權子不可以偏重也吾之糶非市於民也郡計束匱每當歲抄無以支吾例聽民賦價折納田租以救目前今以續惠之緡易郡倉之粟秋給於用此免於糶庶乎兩得其利及其糶也計庫息之多寡以定米價之高下米升為錢二十庫息登二百緡則升可損其一倍焉則損其二庫息愈豐則糶直愈下凡一歲之息盡以補糶餘之闕備後糶之用官無所利焉吾又嘅均惠之弊官自司其斂散度地於麗譙之北左庫右倉命郡僚二人共主之一歲而代自謂規置粗備或可持久若刑獄司冬夏慮囚之際因一視之則後人愈不敢動矣雖然非公記之惧終無以諗來者況微公之惠不及此公焉得無言乎予謂侯之為此蓋懲均惠之陳於市田而吏聚之也然不謀其事於民則巨室既無所指而不主於粗糲不責其助於官則後人雖無所益而不至於朘削三弊盡去三利悉興孟子所謂仁術侯其得之矣糶法之善復有過於此乎雖然侯之精究熟講不使有毫髮之缺以累後人其慮可謂遠矣然予謂人生天地間一氣而分仁義之心誰獨無之來者而知此其必曰前人之不以以累我非淺之待我立法當如是也吾不能守之而推行之而增益之顧非恥與予將見有以侯之法行于邑于野而流惠于無窮者是侯與人為善而千里之內皆將式穀於侯也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嗚呼侯之迹善矣繼其行者盍亦深念之哉侯名暐顏雲有位于朝其治郡也專以詩書為政故其功迹類多可紀云

通惠倉

前桂陽府桂陽志通惠倉本軍舊有萬石倉又有節安倉光備倉皆所以廣賑恤也然萬石一倉事關朝廷非本軍所得而專止有節安光備二倉可以歲續民食往往局於所積折於所糶米盡倉空殆成虛設詳究其弊在於貴糴賤糶夫糴不貴則傷農糶不賤則傷民二者雖于其兩全也嘉熙庚子朱知軍天錫乃合二倉之額以通惠名之計叁仟碩充數分作兩年糴糶循環不已以廣主主無窮之惠庶幾不因稅戶可濟細民申請于朝獲省帖可省劄指揮見之石刻今錄于後　桂陽府劄通惠倉省劄　朝奉大夫權知桂陽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本軍屯戍軍馬提舉義丁朱天錫申照對桂陽為郡山多田少重岡複嶺舟楫不通地瘠民貧全藉步擔客米以充日糴往往賴肩負運至檯槊闠郡在城之民何啻數千百口上市之米日有三十擔則一日無久闕或米擔數少收收竹嘖啄不郢主每歲收成之時富家大室率就郊外貴糴四出竟為隣邑般販而去不及城中之民蓋亦勢使然爾謂如臨武藍山兩邑名曰屬縣而境連永道自邑去彼則近便到郡則遼迴雖有軫念鄉曲之人莫致轉移之力故雖豐稔之年徒為富室之利而城市細民下家其患境遇小歉彷徨無措此屋阻飢壯者轉徙他郡謂之青荒弱者食醬草根以延朝夕若官司亟行賑濟續養民生尚庶幾焉則此見得本郡年年官糴不可廢而常額苗米有限常平義米有拘恐不足以周徧糴用此守令近民之官所當急為措置者也照得本軍前守之賢者創萬石倉慮後政出納不謹申請于朝比常平法緣立例既嚴大率累政慮其墨己不過勞其扃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啓者積埃聚壞已不可食矣前守臣高不倚任內別自令項糴米三十石置一敖名光備倉仍許賤糴貴糶夫以賤言之如每升作十文足以利民貴糴必照市價增錢收糴展轉消折不及數年倉具而米不存矣方其置倉之初謀非不善米流之弊遂成乾沒坊緣高知軍具以其事申於朝省且令新舊守臣條作元數三千碩交割同銜申上天錫去春交領郡事之時徒聞光備之名實無在倉之米迫於交承之義備負預名然捫心隱憂深恐重誤民食為害甚大於是搏節浮費郡搬俸餘僅得錢伍阡貫以禮招請諸鄉上戶厚加勸諭曉以義理且謂與其廣糴以收利孰若充吾鄉而後他及與其侯勸分而糶孰若推有餘以周衆急於是立米價每升拾伍文足為定隨其家力之高下預借糴本之價錢上戶得錢藉營運增搭以取利較之旋糴時直不為折閱上戶欣然聽從爭先貴借侯至次年糶糴之際仍作拾伍文足糶與在城之民米雖翔貴價亦不增使之常食賤米而利歸細民隨據所糶之錢轉作循環之本不敢付之吏手就與在城年德者芀衆所推服之人為之主張斂散悉取令歲賑濟戶口給曆分俵在城之民以憑日後批糶一則可復光備

倉叅阡碩之舊額一則可做江西社倉之遺意名之曰通惠倉天錫責在字民所當勉盡職業以圖永久利便儻不具此因依中控朝廷依恩戚重則無以為持未遵守之地所合具申伏乞照合申聞事。右劄付桂陽軍照會準此。

糴納倉

蘇州府志糴納倉在府治西景定五年趙與訔立有亭在其前俾藉庫在大廳西 宋陳淳祖糴納倉記 新置社倉記始米文公為五夫社倉貸諸歲取息什二既歷年于本棨則弛其息其後為南康郡侍郎浙東憲以其法行之既又請于朝著為令淳祐丙午丁未間淳祖嘗分司浙東庚華丁歲大旱則見越人濱社倉以濟其衆開慶己未冬淳祖叨守康廬當修江之厄所至皆有委積事平年運其舊人猶賴之大抵皆文公之遺也去夏淳祖以非材誤叨庾節至吳十日巨浸拍天上命兼領詧郎從康勸分無虛日羸殍滿道多為糜粥食之閭閻里皇以俟今日其幸尚存活者猶及見豈年多黍之歌遂得以飽君上之賜或其不幸而迫於凍餒以阽於死亡者有司亦豈得而辭其責也獨恨環浙西一路無有能效是法行之者僅見於長興邑中往往為守者浸漁豈其莫有識先儒存心愛物之義非田野久無蓋藏州縣乃不體故也不然則長民者不知觀將好德者鮮雖勸戒不從也淳祖深切

歲之會一歲出入之羸得節浮靡合六十萬餘於是可無求於大家得衆萬石其兹庶幾吳人之利從事曰不如買田使其法簡而無弊僉曰然遂以聞於上隨得報可不踰月而就因相與條其事于冊請書之以詔方來嗟夫三代遠矣惟常平義倉僅有遺意存焉耳吏以持法太密不能不如先儒之所慮其可以行之州里者獨社倉又率不暇舉然則歲豈能常稔欲民亡捐瘠不可得已予之為此雖未能彷彿古人之萬一亦姑將以為勸或者因是有感焉則亦自此可以充廣聖朝之仁政云爾從事謂誰常平茶鹽掾天台盧應眉山楊潮南景定壬戌良月朔朝奉大夫直秘書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兼知安吉軍州事新除侍右郎官陳淳祖記 毗陵志糴納倉在州橋南街東紹興四年俞守[illegible]始創三廩多寄納於寺觀八年王守[illegible]復增八廩又於倉後濬河以便漕輝歲久湮廢今為廩十有一廳屋三楹為受給之所

和糴倉

遼史食貨志道宗初年遼之農穀至是為盛而東京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碩雖累兵興未嘗用之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為所有

受納倉

惠州府惠陽志受納倉在角門內之東即舊米倉收受民戶丁田苗粮及趲運粮斛有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其事 郴州府參臺志受納倉在公廨東北隅計六廒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四　十八陽

倉

平糶倉

宋史張庭傳庭出知南康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糶於郡庭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又馬光祖知建康建平糶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糶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糶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金陵志該轉運司嘉定八年真德秀創之民賴其惠雖歉歲市無貴糶不六七年糶本化為烏有舊籍無復存者嘉定十四年岳珂復置未久亦廢淳祐十二年舒滋復置咸淳元年七月馬光祖承奉省劄判云當使三米開閒异人突余余亦笑异人公帑所儲悉分不敢妄費思欲為此幷建一久遠利益事無如平糶且撥米價錢差人糴足十萬石併令創倉敖盛貯續踏逐到舊稻子倉基址鼎新創建屋四十六間敖十二座以玉衡正泰階平陰陽和風雨時十二字為記每一敖頓上件米十萬石馬光祖有記見後建康志嘉定省劄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申照得本司所管九郡建康留都民物繁庶地在下

流因船脚道路之遠平時米價最高於他郡次則徽州唯是山多田少與廣德小壘俱在水次不通之地太平寧國山圩田相半高下既殊或旱或潦難得全熟池州南康雖通水次素少積貯惟饒信舊米産米卸緣溪港夏漲則販鬻會價多輸泄於下流歲事或稍不登則秋冬水涸縱使有米接濟亦無逆水可致之理故非於閑暇時為之圖度則民食之憂必軫願臣珂自祇服馳驅濫書不考適緣商總領到任趲辦軍儲頓阬併發淮上綱運并蒙朝廷指揮對撥米斛一年之間已及四十一萬八千餘石比之去年以前雖是軍興年分每歲不過五萬石數及十倍以此倍費顧後漕計頗費支吾第珂謹守公勤極力裁節浮冗凡令庫管錢物比珂到任交承之外幸已有增無虧今珂願以本任內趲積到錢先於本路八州軍撥糶本樁糴米四萬石內建康係會府勢須樁積稍多方可接濟既在珂置司去處容珂一面躬親續行措置增數樁糴別具申聞外八郡各糴五千石趁此秋熟委本司主管錢物官逐州通判監糶於本處令按收貯專一充平糶支用凡令責領官錢歸各州日下起糶仍委各官每一員催促兩郡仕米揀察米價催糶限在日近糶足以後年各每歲九月趁米出起糶於一兩月內糶足至次年二月以後農務東作舊米價長二麥未收之際

止照元本價直量撥官吏廩費每石不許過二百文出糶要本司錢物官拘收元本次歲收糴如初如此則龍斷之民每歲未時閉糶要利者必可警戢而青黃不接之際各郡有五千石之米在市米價自不能長其上件糶米本錢並係珂以本任所積自認抱糶俟米一郡糶足逐郡具所糶錢米實數供申朝廷將來皆滿即不敢侵動元支劄前政漕計錢數並行抱認並足亦不敢分毫侵動朝廷樁管本司錢米之數伏望鈞慈詳珂所陳事理特與先次劄下本司從申施行仍乞併賜劄下從本司備牒逐州軍通判照應遵守樁管出納如州郡輒緣他用妄有侵移許本司將當職官具名奏劾乞比擅用朝廷樁管法坐罪公吏仍從決配責得民間永久均被實惠又申照得珂自申請以後即行分委寧國府南陵縣丞承奉郎孫琮徽州歙縣丞從政郎王槐饒州判官承直郎丘𡧳寧國府監稅從事郎汪教中等官賚發糶本前去逐州軍收糴各五千石節次承諸郡申到別敖安頓已將及數又續次委本司幹辦公事承直郎李知孝於建康府廣濟倉招糴到米一萬石係一頓先行糴足已行開具供申但照得上件米雖係珂任內趲積糶到一司財計本省朝廷之拘卸恐諸州於春夏之間為見係已入朝廷帳冊須欲申審不敢擅行支糶及至冬間粒米狼戾又

不敢再以元錢趁時收糴上下牽掣積圭填廢非惟後缺不時素民龍斷增價自若民不被惠有失平糶之意兼新陳不易積蓄久之必有耗折逐成無用深切可惜乞先附朝廷樁管文冊從本司令項拘樁不拘糶糴月日責在逐州知通常要本錢存在於春夏之間出糶接濟細民冬間仍舊收糴樁積他時緩急亦可備朝廷科撥支遣不致有失指準實九郡民生莫大之幸伏候指揮右劄付江東轉運司從所申事理將今來所糴米五萬石免行取附帳冊樁管仍徑自行下所部州郡照應常切遵守施行準此　淳祐省劄　朝請郎試司農少卿提領江淮茶鹽所兼江東路轉運判官兼尚書省提領分司財用臣舒滋狀奏照對臣猥以非才誤恩將漕臣拜手莊誦國史咸平二年詔諸路轉運司中浮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飢歉則減直以糶遂範昭然以平糶惠民為先而奉行朝廷仁政者實漕臣之責竊照參政真德秀將漕江東嘗於建康創平糶倉事久寖廢自後尚書岳珂撥米一萬石樁留為建康平糶之備未幾亦廢近歲尚書陳塏尚治當途就創平糶而建康司存之地則猶闕焉且建康為留都會府兵民繁庶歲事小歉米價易翔即有待哺嗷嗷之嘆若非官司預為儲蓄則何以為水旱之備臣庸朴自將不敢妄費除支劄錢數有增無

劄外租有趲剩斉候政積下米斛因前歲水潦賑糶價錢今就建康府促
置轉運司平糶倉撥糶到米一十萬石般運水脚倉敖等費約計五百餘
萬貫十七界官會內七萬石椿頓建康府廣濟倉三萬石椿頓寄納倉候
起置倉敖日。令項拘椿所積米斛照本司見行體例每歲春冬兩次賑濟
或遇歉歲。糶價增長則減直賑糶卻將價錢於秋成措置收糴椿管接續
惠民如所部州縣或以歉告則可以推廣賑卹庶幾江左一路之民俱被
朝廷之實惠所有起蓋倉敖及合行事件從本司一面措置施行奏聞事
照得平糴倉近年以來在在有之始意未嘗不欲惠民多因官吏非人弊
倖百出或移易他用或妄稱折欠監平人補納反為民害今舒運使能以
趲剩錢糴米置倉此意亦可嘉尚必須使人相與扶持毋致使移作弊其
責都吏掌管遇歉歲則發糶秋成則補還立為經久規模可也仍月具數
日置兩具申朝廷凡遇新舊交承皆分明登載簿書同交割帳狀申上庶
可拘摧免墮前弊合議行下右劄付江東轉運司照所申及照對內事理
疾速措置施行中尚書省准此　咸淳元年七月馬公光祖判云當使三
來開閫井人愛余余亦愛井人公帑所儲毫分不敢妄費思欲為此邦建
一久遠利益事無如平糴呈撥米價錢差人糴足十萬石併今創倉敖盛
貯續將逐到舊稻子倉基址。鼎新創造屋四十六間敖一十二座。以玉衡
正參隋平陰陽和風雨時十二字為記專一椿頓上件米十萬石今開具
條畫如后，　一照文思院斛造一石斛五斗斛各一十隻斗及連柄升各
二十隻當官較制雕記併造五色籌共一十五百根發下遇收支畢拘收
本倉不許移用　一於本府三通判中選委一員充提督官凡倉中管鑰
一應事務任責提督所有合差檢察倉官一員專任出納之責請提督官
於本府職曹官中選差能事者充之以才不以序仍專差都吏充統轄拘
催收支專一任責補糴每年須管數足　一每遇青黃不交布糴緊貴先
喚上牙人供具時直實價卻於時價中減價二分出糶謂如時價每石二
十貫則減作十六貫之數若時價頓貴又在臨時斟酌痛減　一出糶必
減時價卻恐米數因此銷折今別撥十八界會一十萬貫置解庫一所名
曰咸淳助糴庫則例並依本府解庫趁到息錢專充補糴管要糴足十萬
石之數若歲久息羨則增數收糴　一天時不常豐歉難必設遇歲飢當
行賑濟本府自有區處不許將本倉米及助糴庫錢作賑濟支移　一此
米本以濟艱糴纔遇價貴便當出糶卻不可遷延補糴之難從而損數今
州縣常平米亦多是官司不肯措置以致陳積腐壞反為公私之累今既

有庫息糴助則補糴不難但有一說若遇豐年發糶不盡未免有陳盦灰
蛀之患今用以新易陳今著為例如有糶不盡米從本府作單狀支遣卻
於輸納秋苗時撥數就倉交納監量抵還庶幾此米常新。又免般運勞費
一糶在春夏糴在秋冬糴到本錢須是拘椿有所令仰提督檢察官將
糶到錢即日拘入寄收常平庫令置簿籍必糴米方支如有分文移易並
依常平法　一出糶照本府申牌戶口三日一次每大口五升小口三升
憑由交錢給米其有經紀小民於當糶日發換錢不上或出外他幹未曾
收糴者許於後次一併補糴不許遮阻　一甲牌戶或有遷移或口數增
減或貧富升降請提督官行下各廂每季從實抄具結罪保明仍不時覈
實如有欺弊廂官對移廂吏責斷仍許人陳訴　一出糶合分場分以防
壅併城內分六場城外分四場各就寺觀廟宇寬闊去處東廂交錢西廂
糶米庶免壅併之患　一出糶每場委監官一員吏人庫子斗子各一名十
場分作兩日每日各支點心錢監官一貫轎番等人共二貫吏人庫子斗
子各六百文十八界　一置場糶米擬斛收子等人寧無糜費若官司不
與區處則必漁取於客販之人所合照苗倉官拘錢例斟酌裁減除倉官
先支外每石計支糜費六十文十八界但苗倉則取之於納戶本倉卻不
當取之於糶戶今從助糴庫息錢內每年照所糶客米數桌支此只是防
其漁取糶戶耳若本府自於諸司回糴卻不當支專知一十文攢司貼司
共六文斗衆二十文腳夫等一十文門司二文門子一文請耗巨一文
一在倉之米以新易陳固無十分耗折但米之蛀腐多在經梅之際卻是
四月以後糴不盡之米直待新穀登場方可換易此時則不能無些少耗
新創立之始若不曲盡其慮卻恐向後日積月累耗折必多其流弊必至
於入則取贏斛面出則減剋斛面以補不足豈不有失初意今立為定式
凡糴到之米自次年四月以後未曾支糶者每石與豁耗折一升　一前
項雜支並於解庫趁到息錢支給　平糴倉落成跋　熙青詞累累積倉惟
民饑之由已獻花酌水冀天聽之鑒察蠲潔落成屏營望賜伏念臣某久
司漕輸檢察界吒米作成風於耶田于何有窮閭待哺惟艱食之是憂乃
構公餘粥儲于糴粒粒皆知於辛苦家家期遂於飽溫必求實惠之旁周
更賴後人之增廣念吏有時而代去執守成規惟心與帝以相通庶幾永
保願鑒老臣之經始曲綏民命以圖終億稔既盈千竣相續崇墉累累將
百載以常存多黍陳陳無一夫之不獲　門牌詩人人飽喫升州飯世世
常存老守心　記云我朝本仁立國置常平倉與義倉並蓋以取民者還

以予民作法良矣歲久寖於文移隱覈吏持空鑰相校部使者一詰治之抹達不稟而銖粒弗可得易地通患兹以養人者害人矣天時不齊豐儉迭異趙清憲富文忠寂寂矣人地下民有遇荒而莫之救以死間有為平糴者視飢由己豐而入儉而出較元直無取贏或可助常平義倉之不及庚寅辛卯余令于越年饑勸分不遺餘力僅活疲羸既又諭大家貲助倣平糴備先具凡得我心之同然者桴應響答為斛四千計公家之積與大家所益略相半余嘗聆于西山真公公嘗為記顧未會余去弗繼而直本存後一二紀聞遇水災邑人猶以措運實祐初余守當塗儲米二萬亦直吾心焉耳矣陪京生齒甲江左歲一告侵操甑乞食恤恤莫之適饞商簪儈蔑莫權以乘其急而糴價翔不能遏見大夫睠視渠莫敢下禁切之令然若負牧弱之寄者余心撫焉載稽往牒名存實歉舊平糴所儲僅三萬昇數百萬家脫值緩急杯水救輿薪之熾憂愛于何以制其昂而抑其踴也延緍況節浮糴七萬斛通舊積合為一十萬度地建屋以廪以峙扁曰咸淳平糴倉又覈芝楮二十萬立助糴庫歲取息以補其價之折閲官吏斗級薄書弃費給各有式然余志不於是盡也增益相因至去乃止吉成之日揭度顯天願俾勿壞於庫天地生物之德祖宗立國之仁均是心

耳余雖不敏獨於并人有緣余愛其民民亦愛余今承之三矣老至而耄及之行且乞身去所以為此邦計者惟是心在天下事莫難於經始亦莫難於繼成其嗣今與我同志者庶雖持於不壞不藏而後可昔後村劉公嘗創平糴于滴城西山記之曰必秉彝盡亡而後此倉可廢噫此心法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心心相印將無望於後之人後村書倉門兩扉曰且與吾民留飯椀豈無未者續心燈余於是倉亦云咸淳二年正月十五日記。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沿山制置大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金華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捌伯戶　馬光祖撰并書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借紫趙孟頫篆蓋。　後記云余之三至金陵也欲為邦人創平糴一倉積米十萬斛夏糶冬糴以濟之食自咸淳乙丑秋七月至丙寅春正月共得七萬石。事力僅僅弗克繼則以前帥王公埜所畜三萬斛足成之。且識之曰儻未即去不以是畫今因二月以迄八月再糴三萬合為十萬而王公舊積不與焉蓋其初已申朝廷椿管不欲混此數也夫出糶之價微損國足以見恤養之心收糴之價不常則不可無變通之法此

助糴庫所由設也庫始為本芝楮二十萬今陸續增至八十五萬雖然猶未也蜂累充廣歲衍月益俾所入常有加於今日則此庫不為無助毋已則糴價但可累減不可用今日之例減之太驟以致後日難補若夫榖有餘以助不足使十萬斛之數永永無墮不無望於後之人是歲重陽日馬光祖謹書　三記云平糴倉之設自咸淳乙丑七月至丙寅正月得米七萬石又自二月至六月再得三萬石合為十萬石余嘗記其略矣丁卯冬糴二萬衍而為十二萬戊辰春再糴三萬總而為十五萬如雞哺雛勺積龠累所以及此數者偶值歲稔司進實嘉相之然為是倉深長之慮有二為其一餘米不可久頓當以新易陳庶米色常新而民被實惠其二糴之價常損糶之價常多恐異時措置糴本之艱有折閱合額之患於是先創助糴一庫為本百萬收息補糴又懼其所入之微也則再創西庫以佐之合兩庫為本二百萬然余志猶未愜也覈郡帑之有餘助兩庫之不足俾是倉是庫相為無窮則余雖去猶不去也咸淳戊辰夏五上澣光祖書維陽志平糴倉在城隍廟南賈似道維陽平糴倉奏狀云實邊在民聚民在食蓄食在豫此求牧與芻者所當仰體視飢由己之仁也嗟我淮人生意餘幾荒堙平野戎馬萃之其得食上之毛者惟附城依險之地然而後春

哨而耶功農時已少矣先秋防而避狄農事難備收率而違鄙不糶水旱無作則一飽直僅僅爾二者有一焉則野有殍矣其未至於殍者強而盜弱而派潛行於湖濼溢出於江南皆是也為牧守者抑亦坐而視其然歟先是維揚固亦仰浙西之食者然各路官司於有分秦越之心式亦仰高沙之敗者然嗜利商賈乃得制短長之命獨不曰我當自執其柄于李悝之法熟而斂飢而散耿壽昌之法賤而糴貴而糶獨不可取其遺意行之于臣用是疾首痛心汲汲夙夜搏浮費成鉅積得糴本可萬斛歲十月視時直斂而儲之當入蜡不通年以出紀則糴當未羊未登新陳不接則糶當急入收保替替表鳴則糶至於尺籍累重之家所餉不足先所贍則糶惟粒米狼戾無俟發廪則用新厭陳視平之過歲豐不易而腐者此為倂糴不求羸止視糴金微增銖兩視社倉以二分息扶其本者此為使九皆欲求其可常而無弊焉前昔蘇軾有云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方之食自足今百倍千斛矣後之人續而增多一方之食不愈足乎王安石嘗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今亦妄積遺意夫後之人培而勿失先王之意不愈合乎然臣所以為是者亦不過仰體皇上視飢由己之仁俯盡守臣求牧與芻之責而已臣謹槩具平糴創始

之意聞于公朝欲乞者詳行下本州求水通守使來者有考俾勿壞庶幾
道實民聚不殍不溢不涸實民之幸通之幸國家之幸　方岳秋崖集徽州
平糴倉記。　淳祐二年春太守鄭侯劭農于郊有荷蓧而歌者曰用彼南
山維石齾齾言刈我黍不盈其筥既入歌曰糶而珠之其易春吾糯之炊
而玉之其易米吾腹之侯式車而聽之胥然歎曰噫是力穡而畬稼有年
而貴糶者也徽民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半其力貲而食貴吾念之甚
獨郡從于大民廬官寺百役具興今幸復故初而力且匱而吾且去矣雖
然吾渠以異農渠以其去而怨吾民哉於是游觀之娛厨傳之飾歲時交
解之聘皆節嗇積得十萬緡揭以為平糴本俾有司秋入而春出之以相
循於無窮誡也其何幸雖然知及在初仁守在久使耿壽昌而在常平法
通百世無弊矣代石以爲之後子雲詆也抑何幸雖然酒轍之升斗孰與
相忘於江湖夏畦之桔槔孰與無得於雨露俟歸而報政推此類為上具
言之詆也重何幸侯名宏字謙仲吳人是歲二月既望郡人方岳集記濡
須志王莧新建平糴倉記。　平糴有倉在他郡猶可緩在濡須不可緩政
有先後非知首務者不切切於此也嘗試登須臺汎焦湖鋪觀官府郡都
之事切磋究之未嘗不嘆此邦之公私俱匱也歲因清野撤屋平頓而未
半甸鄉糴已閉累戶二千今地江而往者什九狄租江北貨粢江南而故
鄉之捐瘠不問也江浙中下江之禁淮有歉驢鄰國堅此可望而往彼不
可餌而米則二税久蠲郡之調度國被邊修城備隘無虛日地皆墝則或
時塗徹則徧加葺治兩莊三圩撥租不足以了吏俸而上司妄糴則歲有
之田毛有出而無入若禾麻菽麥利以盆鼓猶可枝柱倘遇霜儉雖八九
九奔莫之省憂矣乙卯冬抄令貴堂計使鄭先生羽叢馬西來甫三月積
潦瀰甸民用狼顧商車致鐘者微撤遠幾持于扶易矣公籌度多方洛江
閩以資汎舟之役散公帑以弘懋遷之化民充有時既然已則追念疇昔
之恍恍深防他日之凜凜謂事豫則立不節則嗟周視漂入而商度之搆
浮祛咒積銖累寸行之兼半有半而所購差厚矣蓋以已俸得緡以十數
者二三萬以之易米得斛計者可數千繕營裕舊倉而藏之闕時損直互
惠困窮而罪伍之累多者得附肩為饑散仲猶捻貺派通委官命吏具有
條目吁此三代良法不謂今日復行於俚昌賢大夫之手夫遺一豚者得
一使肩於利者出乎不能發后山謂巧婦莫為麩餅誰能臨渴需速升者
為壁勝戒也而公能為先彈求矣之計微大寒索衷之夫為之得無難乎
惟其難斯有以見幹旋之高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可以觀政矣

孟公之居阿里也當田里閭閻青黃未交時率股價損糶喚與鄉黨今移
理於治施新若一無怪也然則濡須之民曩無年而今有年曩枵腹而今
鼓腹不亦春風和氣然矣犹然憂又有說焉儉穌者浮陽之魚也肱於沙
則斃矣激斗升以活之則困囷江湖之樂不惟先需於枯肆而噗蝗蜓蝝
嗜膚嚙骨者莫余毒也已此食哉惟時而無猾夏姦宄之害否則楚固大
饑膚瀵啓雾漢湟未充罕亮易動矣事固有係於此而得於彼者至是而
後如公之為民者為甚遠使綏戎屏華悉如公之用心雖有賁膺何憂莧
國領筆之式附春秋以書之謳庶轉聞于朝而善鄰以勸來者實祐丁
巳孟夏吉日迪功郎持差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王莧記。黃氏日抄黃震
臨安府昌化縣重建平糴倉記。　國家六飛南巡奄在浙右洪渙納渠之富
甲天下足厚養吾元元為異日恢中原基本　列聖相承加惠閫郡如家
人父子視其飢渴而飲食之恩意每每先四方矣昌化正行都支邑乃迷
介徽嚴萬山間猶獨苦糴價湧此非分牧者責而誰責然士大夫孰不知
非膺　聖天子德意而猶若此者非他邑小力凋雖欲預糴而時出以抑
價不能也非然則饟道由浙江灌泄外境例有禁雖請糴不許也非然則
經畫甫成去即乾沒於胥吏人之手雖欲久其惠不獲也淳祐壬子歲恭
君寔昭為宰嘗節縣用積楮幣五萬計白大尹通浙鄆葉倉縣西門曰平
糴闔邑方嘉賴君既去倉不幸回祿及之吏因併碑記石職其眎糴本無
一錢存嗚呼力之凋者蓄之裕矣糴之遏者揭之通矣行之未幾尼之已
至三歲輒易之官果無以勝世世長子孫之吏則山居谷汲而草木食者
何時　郡人士此邪必有視飢由己切切然為無窮思者乃可爾後十有
四年衛君植來曰猶肩民食曰吾民獨非畿內赤子乎前令尹豈無以
聖朝加惠畿內根本之心為心者乎訪之果得蔡君記墨本即按之以
責償乾沒之吏復痛節縣用之尚可節者以附之視蔡君更多其半以乞
糴大尹不可則轉糴之鄰邑陸行而擔負課什一利者重立倉貯之春而
夏市而鄉計戶出糶價用復乎民雖以感君猶以為慊曰糴之鄰邑孰若
徑糴之浙右之為價廉也民雖以為喜君方以為憂曰觀之蔡君又孰知
吾今日之事為必可久也戊辰歲九月秩滿如京遂面白之今大尹侍郎
潛公說友曰某不敢以已去忘百姓潛公感其言慨許之通糴如君請噫
君者方將藉以施無窮明年冬君與余同僚桐川尚屬余記其事信乎君
之視飢由己切切然為斯民慮者溢無窮也余惟三代無平糴法非不平
糴也井田家私百畝民固無俟於糴糴又何俟於平井田漸壞民不免糶

平糶自管夷吾始，奈然為強國計也，未必為仁民計也。為仁民計而平糶
者，我朝也。平糶以仁民，其復承平之舊者，我朝南渡也。呂化去天咫尺，獨
若盛夏之有廩草，蕨主恭君而後能平其糶，主衛君而後能久其事，使分
救者人人衛君其心也，吾國基本日以厚。　聖朝之仁天下者無感，壹而
不通，梗中原有日矣。宜大於東南哉。君吳門人，大參文節公猶子，有家學，
熟典刑，餘其設施，關大體如此。咸淳五年十一月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廣德
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黃震記。松江郡志　華亭縣劉克莊平糶倉記　　深
吳會為邑者數，以華亭為大。譜銓曹注令者十數，以華亭為難，琴堂常虛。
庠異教毓者就者世鄉日以奇材奈行四方，閉其縣，竭其賦，其縣草菜荐。
昔鼎而令易者往往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蓋竭一縣財聚盡輸之州，通
天下之縣皆然，至於學也，倉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善凋陨，猶存其名，
惟華亭併常平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難至是歟。餘姚楊君瑾，奉辟書館
銅墨，竟內稱治，上下信服。君慨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易牧之寄，
詎可以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為職業乎。去歲夏，吾民苦貴糶，邑無粒粟
斂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豳修舊法，太守趙公與簒奉新書，
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有義倉。若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
然斂散之權令不得專，吾將有以補之。取撙節餘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
縣東為屋五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糶倉。昔王介甫嘗限士大夫不
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時之故，余每歎其言之善，而又病其太高。夫常
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諸當世者有之矣，
況遠而及於先王之意歟。顧壯者縣主畫之繁，貴豪之眾，水旱凶荒之備，
一日不可闕者，相承百年，莫過而問，必待下有賢令，上有賢監司太守，而
後舉行。然則民之望治，不其愈難歟。君既在端平備史之目，滌華亭難治
之謗，屬墨交上，有旨陞擢，朞月之間，績狀如此，使盡其材而究於用，其可
量者何止一倉。余又將來華亭以俟。端平二年八月旦日，朝散郎、樞密院編
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劉克莊記。朝散大夫監行在都進奏院何處信書并
篆蓋。米衷茶齋集　衢州平糶倉記　　衢為近畿望郡，土多良田，小民力耕。
寶慶丁亥，余嘗叚守矣。年歲屢豐，公私有餘積，俗益熙熙以樂。去之三年，
劇盜起常山，破江山、開化，閭井為墟，聲撼旁邑。余時持江東使者節，環地
相接，惄焉傷乎。方為衢民慶。端平初元，余守建，辭被旨奉事道衢，見風俗
與昔大異，惟米價獨平，即父老問故，父老泣言：自明府去，吾老稚尻於寇，
傷死於盜賊，于今猶相保聚，未填溝壑者，吾刺來陳侯賜也。侯矯浮費，撥

餘財糴平糶倉，視時豐儉為斂散法。民方春夏艱食，賴是以活。一日侯欲
視式示余，講畫條理，繁如也。余慨然曰：凡記載語易浮於實，今觀歷其地
耳。父老言與規式無殊，可以傳信不朽矣。自儒道不振，俗吏詆儒者為腐
爛，有國家者厭儒而思吏，噫，陳侯居官，不廢詠風月，而刻意為民，儒果腐
耶。余嘉其有志於是乎，書其詳悉則有規式存，不復錄。侯名璘，字端夫，番
學于慈湖楊氏。武陵圖經志　平糶倉在武陵縣開元寺西廡，寶慶元年，林
司業岡所剏。初岡以鼎民無甚富者，過歉歲，官強勸之分，是官未自恤貧，
而反失安富之理，故撥錢糴米，名曰平糶。每春夏則視元價糶之，使市價
不踴，米出錢入，則秋冬復糴，使無傷農之弊。通判趙師懇亦助錢萬緡，甚
悠久之利也。有記。　武陵北間數為戶，而城內之積殺之寡，日仰鄰民
輦負以給其式，雨雪連陰之月，農屺輟作之時，市以艱糶告。宦必為之發
倉移粟而後濟，固不待歲歉而然也。司戶成林公以嘉定癸未出守，適水潦
為沴，蕩民田廬，公請于庾臺，出常平積粟以賑之，存活數千計。水退，躬行
江壯，捐金築隄，高廣可數丈，延袤且百里，自是民無水患。湖田歲稔，盡心
於民，益切切矣。惟是賑荒一事不免取之常平，常平不足，則勸分於產戶。
故常平所積之數日耗，則有虧於公；產戶料糴之擾日甚，則有病於私。公
慨然曰：糴濟美事也，病民則不可行。爵公亦不可擲，退度府庫之羨，截糴
於產米之鄉，歲萬餘石。而載車司直趙公復以經常之餘，捐萬緡以助。於
是倚倉於開元寺之西，為敖有六，積米可容數萬斛，榜其倉曰平糶。蓋取
李悝之遺意，而尤便於民，爲當粒米狼戾之秋，則每斛增市價二百以糴，
蓋以濟常平之乏，而免大家艱運之勞。使市價平而公私便，此我公建倉
之意也。公將受代，再撥府金五千緡以豐糶本，拳拳此舉，為經久之利者
可知矣。建安志　蕭易本府平糶倉記。　古者民養於官，後世民自於養，又其
後也民無以為養，周官委積在在有之，雖既可恤也，凶荒可待也。曰施曰
惠，蓋直以予之，爾遠德下衰，則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詩人以之思古，豚家
謂民貧無食，得貸官粟，夫轉予而貸，已不古矣，德又下衰，則緣羹林七。掬
誇形容，慨一飽之難，違羨荻羨之有救。民生至此，嗟其難哉。抑民固當自
養者也，官而養民，將若之何。我聞在昔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積，免而登為平，再為大平，由是夫子言之，吾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也，太平之基，基於民食。五道不亦易易哉。今夫民非不耕也，然飢
者自飢，粟非不積也，然斂者自斂，什一之征，有儲以供祿糈，而民不得食
什一之什一，又有儲以備飢荒，而吏不得擅，以歲之不易，而民之無良，富

不仁者崇蓄積貿易無知者抵冒殊捍交相爲病屬之階也其其年建之
爲郡山阻而田嗇民形而俗囂山阻田嗇故樂歲廩自給民形俗囂故稍
歉則哀哀鄉井屑若保赤子顧可坐視其夫孔子東嘉曹公元發癸酉來
來治于建無漕全閩米及期年政敎孚洽惠利殫舉會歲入小不登預講
序事乃惟積貯寂繁大命節縮浮蠹捐却例券合之爲芝楮壹拾伍萬緡
充糴本得米斛伍仟置平糴倉冬成之時於是乎貯之虛來之窮於是乎
取之青黃未接之際於是乎出之價以市估入從其賤出損其賤糴從民
願儉則振恤豐則易新斂藏因於苗倉使肄從之守視招糴責之首吏無
關市之盃緣思慮周規摹遠矣或者曰公所主與治爲天下劇屢鎌准師
漕歲輔辨給多衆多至萬億算數所不能及伍仟碩之積於公其猶一吷
耳何以書然公之所易而人之所難不書則吳勸或者又曰公之治郡欲
信節愛壹是純乎夫子之言疾吁患索之不聞百姓日用飲食而不知以
伍仟碩爲惠於公濟人之心自視猶歉然也何以書然公能創之後有如
公者又將推而廣之不書則莫述公嘗持槖民部於聚民之荒略講之悉
矣導上之德意志慮而致之民公之仁 聖天子之仁也是宜大書上方
時咨良狀選表治平以風屬郡國斯干也固將放諸天下而準一邦云乎

哉一廉云乎哉是宜不一書而易非此其人姑識梗槩云歲淳十年歲次
甲戌二月之望門生從政郎特差充福建路提舉司主管帳司權轄運司
準備差遣蕭易記臨安志平糴倉在仙林寺東淳祐間臨安守趙與𥲅創
以儲臨安之糴今朝廷大農米皆入焉處州府志程棨字喬仲松陽縣人
米嘉定二年中進士第守處州置平糴倉以濟民飢宣城志旌德縣平糴
倉在縣之西時知縣方備搆節縣用以其錢於冬月穀賤之時照時價收
糴春夏穀貴之時從元價出糶置籍守掌如常平法循環不已期以平在
市之米價濟小民之艱食今日平糴元初兵燬不存國朝除留粮米收貯
於縣廨東雎陽志平糴倉在城隍廟之南舊爲備樂榮場 寶祐元年大
使賈公佀道請于朝建敖屋三十楹受米十萬餘碩以備賑糶太平州圖
經志平糴倉在省倉北先是吳柔勝糴米四千碩以備平糶陳貴謙增糴
爲二萬碩又置田一千三百三十畝有奇歲收其租爲郡民代輸秋錢和
買以其餘增平糴之蘇州府志平糴倉在營橋東淳祐五年魏峻以社
城廢營改創趙與𥲅書額提舉常平鄭霖記寶祐間爲倉在主德廟橋
寶祐五年趙與𥲅請建敖二百五十間浚河通舟置敖倉屋置官典來
西兩倉間是年志尤溪平糴倉嘉定癸酉趙準希萬置縣在鍾山寺記之

中溪出縣西十里不可以舟於是搆節文建之廢以爲糴本即縣之西偏
別架三間糴米二千石儲之榜曰平糴或遇艱食則發之止收元價以平
市直又速蒙利陳北山孔碩爲記新定續志平糴倉附于常平倉寶祐戊
午知州李介叔置先是知州宋鈞捐帑買田爲備科義庄以便役者乃淪
沃至是始根括還官歲收其入以備凶荒爲郡人黃鋭爲之記會昌
志平糴倉在省倉之傍寶慶丙戌權宰鄧剛始創糴米五百斛儲之

平糴倉

瀏陽縣志高朝衍作瀏陽縣平糴倉記 古者田以井授民有
常產上農夫食九人食人月四鬴爲米二斛五斗有奇合其家
計之凡二十有二斛而嬴雖下農夫五口之家儉歲月猶有六斛四斗之
食咸周盛時家給人足至於如此豈復有穀貴民病之事哉故周官無平
糴之法旅師春頒秋斂特以貸之新甿非天下之通制也春秋戰國以後
井牧制壞貧富不均穀有所藏始有甚貴甚賤之患於是爲國者思有以
平之管仲之於齊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務
抑大賈畜家使不得以來番民李悝之於魏熟而糴之飢而發之使民適
足賈平則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望成周之政亦救民之良法也漢氏常平
蓋做此意然僅行之邊郡且未幾而罷之民無所仰歲惡民流甚至相食

又管子之罪人也歟我國家常平之法未嘗不善歲久而弊頗多羽化民
不蒙其利士大夫之有志於民者必他有規置以輔翼之如朱文公爲社
倉於建安閩浙州縣往往倣焉近歲眞文忠公守長沙爲惠民倉以糴於
國爲社倉以貸于郊民亦稱便然以予所聞二公規約今皆廢才存稍
中國無是慘要亦賑糶關阨之法盡善持久自昔而難耳瀏陽爲邑衍沃
少而岡陵多民每艱食高安塗君自薄領攝縣時節縮浮蠹得錢五百萬
爲平糴倉復爲令益之爲千萬豫賦錢于邑之富人俾於賤糴歲三月則
下其直半以糶訖事賦錢如初令縣主簿總其事而佐以胥公錢緡出入
吏毋得與終更民受之不忍釋叩守請于朝俾改秩而因任焉君治縣冬
乃取其糴儲益加潤澤行之累年屢遭水旱穀不翔踴國亡積瘠邑人歌
舞之一日詣主進焉曰公之惠瀏民也渥矣雖然慮未遠也君艴然
曰何哉曰是不難知也糴賤者貧人之所願富人之所不樂也今以不樂
之人而承公命始雖勉強終必狃抗且積雖于此值縣空無及吏不肖能
不辟睨若來其錢市田贍租以糴糶已增市歲愈久則田益多田既多則
米亦倍而糴益廣不亦善乎君是之以其說來告予時攝常平使者亟許
焉君乃擇市良田得三百九十畝歲收米七百五十有五石常平司以絶

家及籍吏之虐二百有七石助爲合之爲千石蓋是倉也自紹始以訖于
咸且十年嗚呼其亦難矣古之治民者既擇其人復久其任蓋教化悉備
皆由漸致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爲也今君治瀏修其善政磨以歲月始克
大備然則欲求課吏之法觀諸此而已矣雖然基之難繼之尤不易也夫
千石之粟平直予民歲可得錢百萬百萬之錢善貿市田歲可得七十斛
雖拙者能之矣而不易嗚呼孰知有志者之寡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
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葦於
地最爲易生人存政舉其易如此然而方策所載卒無能舉之者豈其易
來者而能慨然仁以自任曰天下無一物而非吾之所當爲無一事而非
吾之所當爲況茲邑吾所以庇身者乎夫如是則政之息也非所患矣不
然而曰簿書期會吾救過不暇其他又不然而曰倉不害是歲儉何爲糴
糴而今姑將以應急符切無索可也則是民賊而已矣塗君以余與聞于
此屬記成書言不屬則警不深乃舉二端以告使來者擇焉塗君名幼賜
家學其號欲其爲政知所先後云莆陽志平糶倉在子城西紹定六年太
守曾公用虎剏今編修劉公克莊爲之記曰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
所作也公在郡三年竭施于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捐楮幣爲六千緡爲糶

本益以廢寺之穀寺之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
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糴視糶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
閱又撥廢寺錢歲三百緡供廩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豐價平
則散諸寺易新穀而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人惟呼當
勁吏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穀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爲
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擅壟斷之利矣非可
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饑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
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也貸其本取其息荊公所謂周官之法也今
之社倉是已然艮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欲朱文公以爲祖金陵之餘論
公爲是倉志厚惻怛有常平不貴之患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
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
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其糶也有利於民常平
以使者與領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屬於郡
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
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艮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
艮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

分之息狀之故也乃若廢本無息日損日虧本竭而敗矣曰別儲之錢爲
是設也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
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爲善而逆慮後人
之不能則善不可爲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俾吾民厚
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也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於作
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廳事中敞兩廡封峙屋皆三間迴廡宏壯
之云臨川志撫州府提舉司本州平糶倉記　予兼歲館學適與今常平
使者葉公爲僚論文餘暇因及於政心固欽遲舊矣適宜春而恤患養之
仁家臨川而睹斂散之公益信其學之克施於政天子思賢渴甚擢貳成
均行且有日拳拳以所建平糶倉猶有遺慮廣詢急極大爲之防邦人
德之因俾予記其事辭以疾請益力則作而歎曰天下事利害相爲倚伏
使民宜之存乎其人鄉里自比年來歲適不登米價騰踴甚則民持錢無
所得糴蓋有不忍言者矣官爲賑糶吏復爲姦廣行均糴中產尤罹其毒
又有不忍重言者矣公深思熟計盡然唯恐飢之不徒以無常產者之待
糴爲喜而尤以有常產者之被糶爲懼凡所規畫委曲甚具最爲可繼者
不強之以所難行而收之於所易集凡宗姓單孱食餘之月廩皆以錢易

之而相攸久人用欣然而惟郡通守趙侯又能相與協贊那易州用之本
七千石以足糶數故不踰旬而事皆辦共得米一萬四千石糶本爲緡錢
三萬有奇皆公及前太守禮部徐公儼夫所籍郡胥家業充之先是此胥
民腥衆心抑鬱公正其罪悉以其奪於民者還以予之撥括轉移歡聲雷
動蓋鋤姦翦暴亦所以爲仁而安富恤貧尤足爲仁之至繼自今守而勿
失殆將有不可勝用之仁皆公之賜也公名夢鼎字鎮之天台人以使事
兼領廬陵凡利民之政莫不畢舉若宜春社倉高安平糶皆定其式俾一
道遵而行之蓋不止私惠吾邦云趙侯三山人名崇傚字叔似壬子臘月
朝請大夫新知韶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畢允升記　寶祐甲寅春
庾使寺丞楊公修之增糶米三千石入平糶倉以衍濟民之惠幹辦公事
胡鼎識黄氏日抄宋黄震作撫州金谿縣李氏平糶倉記　金谿李君傚
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歲大歉民賴以全活甚衆余嘗爲之記使子
孫世守李君感其言別捐良田餘二百畝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爲始
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畝當益下其直永以
濟民爲平糶倉與社倉對又屬余爲記且切切然欲爲子孫之戒余高其
誼嘉其進善不已而慮民之無窮也觴之酒而爲之言曰善乎平之爲義

千古豈獨可為君之鄉黨賀正可為君之子孫賀而何俟訓戒為哉蓋天下之理主於平而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也變盈而流謙者地之平也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也惡盈而好謙者人道之平也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歟賢之於不肖也智之於愚也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為尤甚故君子順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得以保其平小人悖之凶則甚受而大貴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為益來其有餘而又求益者疑益矣要其久反所以為損今君有餘粟而能平其糶吾知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無時而不平君之子孫且世享此平矣何俟訓戒為哉因書以遺之使有采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湘潭志平糶倉淳祐二年内知縣孟傑措置糴米於張昌齡戶每年合認賑糶米撥歸伯石慈雲寺堂伯石又撥定勝鄉宋梁義廉錢肆伯貳拾伍貫添糶共米壹阡碩青黃不接之時出糶比市價略減不損元直遇冬收糴為山荒緩急之備務要糴本常存庶邑人久遠霑惠見置倉於慈雲寺續撥李斗南回納定勝義廉錢肆伯貳拾伍貫本縣添支錢撥米伍伯碩置倉於福果寺淳祐四年知縣趙汝𡌴以拘回定勝劉中陳興祖等名下米本錢捌伯五十貫文本縣添支錢撥糴米伍伯石入于福果寺西倉共成壹阡石以足兩倉貳阡石之數延平志平糶倉趙宰時琯立詳見倉庫門備糶倉趙宰汝駛立詳見倉庫門身丁錢舊有額自嘉定辛未以姚梌詳𡌴甦甲登第遂蠲免之臨汀志淳祐平糶倉在光嚴寺右黃土舊寨場安達寨寶池寺中定寨凡五所淳祐間宰劉煥捐俸三千貫文省為糶本委貢士章浹提督後以糶本買田歲積于利米遇歉發以予民若董之者常得人亦可為經久之利臨川志平糶倉在州倉內屬提舉司詳見事跡平糶倉在稅務舊場詳見事跡新定續志平糶倉淳祐甲辰知縣傅克以酒務廢基改建郡博士桂錫孫為之記長沙府湘陰縣古羅志平糶倉嘉熙二年知縣趙希鄂創置倉在省倉前惠民倉糴本舊為暫府所有淳祐乙巳準大使別大參照元額發下錢會二千九百貫有奇仍舊椿管以續惠民美意萌安志平糶倉附常平倉之右門自縣廳東廡入紹定初元知縣事趙公析朔始為米一千五百石倉幹張艸為記

備糴倉

延平順易縣志備糴倉趙宰汝駛出宰之初歲大荒一時多方勸分民免饑饉因與寓公鄉老議立此倉隨人戶產錢出米分耆置倉以為嗣歲賑糴之儲盡委鄉官出納官司但稽考米數而已或嗣歲不用發糴依舊令鄉官如出數均還人戶秋成復斂之如初貧富皆便之

均糴倉

延平志均糴倉在郡東招福寺之左端平丙申董守洪朔也逐年積米五千餘斛每遇青黃未接之時發糴濟民以平市價委判官提督請有行義上戶士友機係搏節浮費以為糴本倉成聞于朝不與交割之數規式刻于倉詳見倉記

濟糴倉

台州府志台州府濟糴倉一在報恩寺一在吉祥寺嘉定四年黃守䓁用緡錢二萬為之本秋則糴春夏則糶糶價平歲不踊歉歲特損嘗請于朝乞以此錢循環毋祿他用從之詳見規畫及序文

賑糶倉

宋真西山集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皆仰糴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眄眄然無所於糴縣大夫熟視亡策則教配之令出為大舞智其間細民未遂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儲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儲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關廢嘗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歎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洽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糴本始儲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獲乃入儲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頗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為得不速弊則為吏欲約以見緡貿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為吏者孟苟平居視民歎戚漠焉不以繫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籍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宰是邑朝夕汲汲如邮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為之弗飽故畫而庭空夜而圄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也竊然長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而前乎為今者

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嗟苦弗給俟書主無孔棄術艱苦未不用獨飾
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性適籍者蠲弛動千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吾餘
力猶能及是倉碩置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
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儲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
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書其
倉之兩扉曰聊為吾民留飯盎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
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京
弗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為心者以侶
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
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孚善倉

茶陵州志元劉將孫茶陵州譚氏孚善倉記

茶陵州之洲陂世家為譚氏自初與國老十二世至吳齋詩書益大其
家贇嘗名堂義方欲合族子弟教且養焉志未克就秋壓貢士嗣之周旋
世變間力所可及施惠不少亦不使其人知嘗曰惠而使人知非施也其
代有盛德如此秋壓之子福森篤行克訓每思所以推廣先大之者會歲
儉糴艱鄉隣苦之求惟祖父忠厚之意已粗有餘而坐視人之弗給非家
教也爰自大德丁未始歲捐千石視冬價不增糶春二月至四月月一糶

五六月月三糶比貧口給之帖分貯糶處隨其居近以便之又以達歲不
登甚丁未戊申增為二千石他歲如初約粟餘積充裕歲增為無涯條約
明具質之神明取易中孚九二語謂天下惟孚之至可以及物惟善之實
可以感人千里之內豈無同是心者名倉以孚善其望之當世尤厚不遠
求記於予方時游餘官講荒政日迫貧富交敝聞君此舉使人慨然吾西
江之涸鄉有是倉亦豈當公私皇皇若此何耄執筆論著傳之四方與於
為善者聞風而說之寧惟益廣譚氏孚善之望而備豫有恆里無流亡且
光於倉老氈所無而詠不備患未及於民而公私縣然煩費横出與其
急而靡措就若分於少有而縮於易餘為忠實利使可傳可繼也哉昔者
聖人之說孚也謂其言善而已言之善猶應於遠者如此而況於事哉事
與言易其信當如之何若飢而與之食事莫切於此矣濟無多寡惟及時者
力半而功倍惠無小大惟有常者望足而心固古今救荒者多矣待於流
亡捐瘠而後發廩賑貸彼朝夕之不充而望飽於簿書展轉之後故移粟
為不仁而發廩為無益夫饑者持一飯之莫繼而茫然方來之日長若時
而斗升可必而獲將後顧之無憂如有恃而不恐亦豈肯輕去鄉里捐妻
子哉孚者誠之著也善者心之同也誠於為善復有過此者乎已為善而

不居獨以為人之為善雖不如我以茲心至其有不孚者寡人者則不可
知而吾之孚足以質於天而建於人矣昔馬文淵之散穀呂子敬之指囷
以為美談此猶一時之惠耳齊劉善明三世樂穰青州歲荒家開倉以濟
鄉里於是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茲倉蓋近之矣孚於人者必孚於天
晉潘元戎荒年隨人多少口率均分父老頌之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
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樂如我潘郎以人之所咏歎天念之矣
此則孚於人者也東漢何比干多陰德一日遇神與之策二百二十曰他
日子孫印綬皆若此民者天民天之所卹也此則孚於天者也張平屋嘗
夢黃氏以厚德為神所敬旦而問其所為則曰歲秋糴而春夏發之如初
真平屋信其可以動於幽明嗟夫予記茲倉因譚君之世溪與孚善之嘉
名歷舉前後拯飢施報隱德載之史可信者述之匪獨以見譚氏後來之
昌盛遠大者必亦於此而動夫人疊疊不倦之天則亦君子孚善意也南
山名福森嘗魁咸淳丁卯漕貢記

折中倉

宋會要宋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其

茶鹽每一百萬石為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尋以歲旱中
止淳化二年改折博倉宋史李防傳防以秘書丞體量二浙民饑建言迺

戶田宜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畎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
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荊湖物價之推開封府推官曹肇元豐類藁折中之
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或以為斂散既廢
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以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太原倉

太平寰宇記在縣西南四里隋開皇二年置以其北臨焦水西倚大河地勢高亢故謂之太原周廻六里

太安倉

建安郡志在崇安縣西五十里

太平倉

毗陵志常州府太平倉元政在郡城東太平寺前洪武初移置行春橋西

南奉定毗陵志常州府太平倉舊在金斗門內至元十四年重置於太平
寺前歲收晉陵武進兩縣糧松江郡志松江府太平倉在府治西南又太
平倉在上海縣高昌鄉二十六保上海縣烏泥涇太平倉記守必有
任其責者泰侯居中被有撫公出木殿總判戴公剛來攝郡事以古人置
倉曰必年為心丞求完備公餘謀諸僕府而命僕曰倉既成矣猶有闕焉
君為我記其事勒之堅珉庶幾有以傳將來無不朽僕忝文學祿長有命
屬何敢辭按郡素贖歲月事實顛末為之記至若鑿地成渠引舟運恩
府頼縣左卒君仲與有力焉僕故併及之至元乙酉九月既望儒學教授

張夢應記井書首領官提領系牘薛守智將仕郎知事王塤承直郎嘉興路總管府判官權松江府事戴到立石。南豐郡志建昌府太平倉在郡治之北。太和志太和縣太平倉在縣東。舊謂之過軍倉嘉泰元年。知縣趙汝暮重修。

平止倉

建康志在廣濟倉之左。嘉定中。留守余公嶸建。省劄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余嶸申。嶸叨守陪都。因去夏水災之後。備知此邦雖名爲繁庶。而民生家鮮素無蓋藏。日食所須。仰給商販。米舟一日不至。米價即倍騰踴。境苦高糶。使至添至萬一上江歲歉。鄰邦遏糴。則狼狽尤甚。欲盡濟則事力有限。欲平糶則蓄積無餘。以是數拾萬之生齒。常寄命於泛泛之舟。稍而米價低平之權。又倒持於牙儈之手。遇災倉皇。坐視太息。偶嶸到任以來。節約妄費財計粗裕。即以拾伍萬緡椿糴他郡。隨糴隨糶。相續不絕。以致商販通。民食粗給。於是規剏一倉。名曰平止。蓋以拾伍萬緡永充此倉糴本。其錢米並委常平倉庫官主掌。如有使移。證常平條法施行。其倉敖木石堅好。造作精緻。下砌以磚。覆鋪以板。外緣以牆。復包以磚。風雨不侵。蒸濕不入。委堪耐久。其糴糶條目具載。須知。證具中朝廷。併以須知冊中繳。伏乞指揮劄下建康府遵守條約。證應常平條法不得妄有使移。仍於交承項目帳內登載。以防歲久漏

落案名實爲邦民之幸。伏候指揮右劄付建康府。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嘉定拾柒年拾貳月日押。平止倉須知。本府戶口繁庶。日食米二十餘石。民無蓋藏。全仰客販。客舟稍少。價即踴貴。抑之則米不來。縱之則民艱食。常平現數十斛。府庫又無餘積。實既無以持平。其權盡出牙儈。而米難康行抑勒之法。而執或有所格。雖略有先備之蓄。而數已中朝廷。伸縮既不自由。殘患實無以濟。是數十萬之民命。常凜凜而無所恃。近因水災。諸證備見。職思其憂。立爲之計。今將當職到任以來。撙節到錢壹拾伍萬貫。撥充循環糴本。更不中作朝廷之數。賤則糴。貴則糶。隨糴隨糶。循環無窮。惟冀在我。米價自平。實爲永久之利。今具須知下項。一今剏造新倉五敖。以平止爲名。取平抑所謂使民適足。貴平則止之義。一平止倉不許本府及諸司占借。以閒爲時無窮之害。事當謀始。不可不謹。一遇米平則糴。糴價視時高下。或置場於本府。或收糴解郡。或於客舟輻湊之時。一遇米貴則糶。糶價止視元糴之數。所有元行收糴船腳搭之費。明行加上。不得過數。一糶本錢收附常平庫。本庫官掌之。一糴米糶米。須擇廉能誠實官吏。庶所糴無侵欺濕惡。所糶無失時裁抑之弊。一差官不專屬廳。分作隨時於職事官以下選委廉能誠實之人。提督出納。或廣濟倉官可兼。即就委無。實

一平止倉合干人。只用廣濟倉人兼充。一城內五廂。城外二廂。已造魚鱗圖。以緣米上米票字。三色標題。其委係下戶日糴之家。丁點在簿。恐民居遷移增減不常。宜每歲春首編排一次。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壹升。小兒半升。既糴即於各戶曆頭內鈔。一具日糴訖甲子。一每遇糶米。於廣濟倉諸廂置場。廂官彈壓。般腳之費可省。出納之弊易防。一五縣並已如式剏造魚鱗圖。或遇諸縣糴價踴貴。亦當撥米賑糶。所有船腳錢。不可於元糴價上再加。一措置招誘客米。先從制司給公據付客人。及牒沿江諸郡。勿與遏糴。仍劄沿江稅務。不得擲取米船力勝錢。及貴留等擾。其米船將帶到稅物。除將本府從來收稅則例當例。饒減三分外。更與減饒一分。客米官米兩相資助。貴糴之患。可以常免。一如遇客米稀少。市價踴貴。許民戶赴府陳狀出糶。須本行之。推思廣此。稱觀古今之事。既視而不爲。雙作而輒廢。雖難創始於前。容易隳墮於後。此無他。人心不同。所見或異。不原其作事之初意。不念其用心之良苦。不以國事爲一體。遂爾自分町畦。始猶一二事明之。則右圖田數千頃。除中間嘗遣使決去矣。米數復興。反過其舊。也田之議自中興後。上下講明不知其幾。雖西浙圩田。亦既經營成績。平撓廢於爲公。其他庶事。不可縷舉。未嘗不撫事歎息。自顧投老。世味日淡。

主復有立事取名之心。只緣今夏極暴過。旨長江上流。同時水災。皖江之下。源騰漲尤甚。春淮之河。又貫城中。江湖大浸通助其潤。外水既高。內水莫泄。遂致公私軍民之居。淪於河者。悉遭巨浸。踰旬不退。一時賑糶錢。倒廩樂分遣官吏弃走家至。以賑之。而窮賑不逮。牙儈乘時邀利。貧民下戶艱至鐵錢。遂又出常平米。減價賑糶。自及旬餘。倉廩以罄竭。然議遣官吏就水豐邦糴米二萬餘斛。又倉卒不能遽集。是以昔心勞思。剏立此倉。然自領郡以來。秋苗斛面。盡行蠲除。諸邑二稅。以十年所催之數。取其酌中年分爲準。商稅之類。重加裁減。收稅則例。立減三分。在城田稅。永與除放。撥立抵務補虧等錢。亦與除去。今此糴本錢十五萬緡。皆由見已自律撙節浮費所積。非有生財之術。且應述此。誠有望於後來賢國愛民之君子。監其此心。有以樽持增廣之。實闔郡生靈之幸。

濟平倉

寶祐濡須志濟平倉係舊濟貧專一受納秋苗。內濟平倉受三縣絕租。自嘉熙元年放免二稅之後。俱成虛設。在軍衙東者舊廢爲判官廳。濟平倉繼爲聖姑廟。今南倉北倉爲制司屯田倉。

平濟倉

宋高恥堂存稿湘鄉縣平濟倉記。　予常患州縣之間。選懦罷軟者爲強敢剛給者少。睦昧昏塞者多。雖達洽明者少。貪昏汙穢者爲厲

潔清介者少，媮合容身者多；直諒不撓者少，卑下無恥者多；高遠自期者少。以為有皇上帝，豈果憎民乎哉？何其誕降此輩，布在世間，使之刁靡刻轢吾民，而曾不少惜也。然則泯泯同流之中，得一次山，得一子駿，有志於民者，能不驚喜而歎之去？此令狐立道會記其所為倉，予為所以欣然而執筆也。湘鄉為潭劇邑，前有虐令，蕪穢不治，吏倚為姦，賊殺不辜，不可數計。百里之人，如坐幽居。予既黜令，狀吏案誅，而新令不時至，立道方遷次宜章，檄之攝焉。至則修壞植僵，亡幾何，皆井井就緒，以書來曰：震已攝丞且八閱月，憫亡以稱，使令致諸壁紀，攝官居十七八，縣之頹廢以此，彼持苟且心，視邑如蘧廬，視民如俎魚，屠饕而肯以同胞為念哉？縣有平糶二倉，各為民千石，距今未十年，羽化已三之二。思欲究極其弊而補完之，吏去其籍，新令且至，卒未可為。乃節縮浮蠹，得錢二百三十萬，計可糴千石，別為倉，名曰平濟。痛懲往弊，更立新規，以其錢屬之丞，為籍擇邑之巨室二十三家，家賦十萬，俾及時以糴，儲米於其家，官不復置鑰。先糴為期，命輸米於丞之治寺，民持券至者，米出錢入，皆巨室躬任之，吏毋得與。既事，復持錢以歸，聽貿易取息，官毋問其出入。弟及期責米而已。將糴，丞先以市價白縣，縣斟酌之，務在稍平，於私而無耗，於本縣總其綱，丞治其詳，民任其責，雖以粒上不藏於官，無侵移之弊，無斂配之擾，無胥徒之費，無折閱之患，一舉而四利兼焉。守糴者二年而代，編則復為丞，秩滿縣扶糴本之在民者無耗，乃白州聽其去，上下相維，絲牽繩聯，庶乎久而勿壞。吾之為此，非不恤後人，竊府庫財而以干譽也。外是錢穀，視始至猶不啻數倍。事至不為，吾恐既去，終為烏有，而民不蒙其利。雖然，亦安保其往也？公盍為我記之。鼎銘昭揭，雖雖其近，或可惠此土於無窮乎。予知立道固久，聞其是舉，益以歎息。今之長民者，渴日以自肥，往往終其去無一善可錄。立道攝邑甫數月，在他人數十年不能為之事，已談笑而為之，且其規置縝密詳善，可以為法。西南之士固多廉直才者，立道抑其尤者，與來者誠能守而勿失，復取昔之羽化而厪存者，漸弊剔蠹，放其規撫而改作焉，推廣增益，三倉鼎峙，以償立道不及為之至，吾見此邑之人不知有饑歲矣。正月之詩曰：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其亂曰：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君子孤持而無同志以助為善，小人貪利而為夭孽以椓害民，此詩人之所歎。嗚呼！來者其亦念之哉！

湘潭志：平濟倉，淳祐十一年，權縣令狐震已措置其中，諸司以本縣當湖廣往來之衝，井邑廣袤，戶口繁庶，每當青黃不接之際，細民艱食，設遇水旱饑饉隨之，況俗喜佩刀，平時且相讎殺，萬一天時荒歉，憂端必深。救荒之政，所宜預講。紹定四年，邵知縣自信當撥錢壹阡柒伯貫足，糴義廩於定勝市。緣去縣百里，不便檢挍，三四年間，倉官侵移殆盡。旋失初意。淳祐二年，孟知縣傑恐歲月浸久，淪胥於無，遂收回定勝寺斗南寺所管糴本捌伯伍拾貫足，令人戶張呂齡逐年賑糶米叁伯碩，惠雲寺壹伯碩，為米壹阡碩，置倉於惠雲寺，名平糶倉。淳祐四年，趙知縣汝迕又拘回劉中寺所管捌伯伍拾貫文，復增添糴本，亦為米壹阡碩，置倉於福果寺，名平糶西倉。前人用心，要非沽名，蓋為此邦長久之利也。震已偏此代匱，不敢以暫攝為辭，正欲推廣其意，稍加增益，不獨以惠利細民，亦以少紓上戶勸分之數。尋閱舊積，往往移為他用，吏緣為姦，三僅存一。夫以兩倉合貳阡碩之米，其數非不多也，自淳祐四年至十一年，歲月非甚久也，而流弊已若此。欲與釐而正之，而承行吏適當迎新，藏去其籍，告新在逃，無從可問。欲因仍舊倉，家同在內，則恐抱薪救火，與之俱燼，殆成虛設。令撙節縣用，積到現錢貳阡叁伯貫足，充米壹阡碩糴本，別置一局，名曰平濟倉。錢撥縣，縣丞廳置簿，請上戶有物力者貳拾叁家，各領壹伯貫足，令及時以市價儲米於家，吏不置倉，遇當糶時，排日發糶，卻預期告報，令備一色乾淨好米，先一日搬至縣丞廳，交量見數，一就置場發糶，仍令上戶照四廂人戶曆頭自糶拘錢，公吏不許干預。糶畢，仍當官領錢歸家，從便經營，不許取息，但要及時收米，以備來歲之用。發糶之價，自丞廳申縣，取時價酌量而行，務要平於市價，而不虧元本。是為縣道提其大綱，縣丞主其糶糴，錢米藏之上戶，一無侵移之弊，二無敷糴之擾，三無倉斗之費，四無折閱之患，而米本長存，不亦善乎？人戶兩年一替，輪流縣郭上戶，周而復始，如縣丞得替，自本縣取會人戶有無侵移狀申，然後保明申州放行批書，庶使上下相維，絲牽繩聯，經久不壞，誠非小補。後之君子更能窮極前弊，復還元數，使堂堂大邑有叁阡碩凶荒之備，則安靜之福，已自享之，民實賴之，去者其預焉。

通濟倉

宋真西山文跋曹唐卿通濟倉記：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光洛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為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升以入之，遇年飢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掛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歎惜絕人。方應舉時，嘗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姓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

永樂大典卷七千五百十四

示以畀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鄱封宜黃人亦随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墻保無免者適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郡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閭世傳以為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鄉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為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凶強不道如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晋伯其中巻子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遜欵㡌下時方講行荒政晋伯宣力最多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院事業駸駸未艾也通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聳世之為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卿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爲墓誌元虞集歸田藁跋曾氏通濟倉記後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仕有世禄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人仁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禄之法久不如古大夫之家農工商賈兼并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絶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以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簪纓華遠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户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蓋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應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矣或曰子孫之鄉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究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以為欺逐報以自衒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淮安府志通濟倉在城東街北去州治四十步漢陽縣志通濟倉在縣東南係前漢陽府設置韶州府曲江志通濟倉在郡治西南豐積坊有六廒天地玄黃宇宙字號歲收本路税租禾千二百九十餘石廣州路推撥糧一萬八千餘石

循環通濟倉

宋史何異傳異知夔州無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狭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樁積立循環通濟倉

廣濟倉

建康志廣濟倉有東西倉又有新倉西倉在大軍倉後崇道橋南東倉在武雄營側新倉在廣濟西倉北乾道四年留守史公正志以親軍寨及作院地增拓舊基西偏建為新倉轉運副使趙公彦端為記宋趙彦端廣濟倉記上臨御之六年中都之倉廩實乃始建豐儲倉者累百萬然識者猶謂宜放古

實邊之意藏之外使時天官貳卿史公正志躬獻納而彦端掾公府皆與聞之未幾公出鎮建康彦端亦將漕江東暉正爲會狄上恕其難二七我曰病矣公乃推前議大出庫錢斂而藏之曰均本末我先備而康人病妄積之無所也曰吉蓋昔之為倉者三曰廣濟曰常平曰大軍䊮且錯峙凡百有餘楹自他郡賦之可謂壯矣惟帝之別都天下勁兵良馬在焉藏之經入無慮數十萬斛漕江而下者舳艫數千里方其派行全集雖佛廬賓傳為之充仍而阜栈之共有至於露積者然古帝王之居也其廩庾之制宜與咸陽侍後世可考而圖記獨稱吳苑倉在苑城内於晋為太倉餘無聞焉苑城今都城也曰當時運漕推之於廣濟為近皆距城之西偏水薄于江中則秦淮注焉轉漕之利古今蓋同之於是因廣濟之北徹故官焙又吉于大將從旁軍營得地九百有一十丈為屋八十有四楹庾受粟五十萬斛高明曠爽深厚固嚴輸者不勞守者易力然儲材于素市工以直農不去野商不辟丝斧斤齊和丹堊絢煥故新相隱迥出其表中役有沈袝來於汚葉之主名取而用之既已且良民懷不擾蓋以數異始於乾道四年秋九月戊辰冬十有二月甲寅乃告成焉公偉人也其在朝廷嘗為上陳天下大計上命坐反復酬聽率漏下十數刻其椒公之來固不專於奉法令剸煩劇然適疆場無事而獄訟簿書之屬又廓廓無足省故得以其餘力為一方長久之圖自城池邑屋細大畢舉蓋其一也公平生慷慨不治財及在官則毅然如他人之私方天子以恭儉先天下乃者郡國以潦聞者衆既優其復除又從而賑粟之而太倉之富自若也公之境人食三觭亦蹢其入十三蓋君臣之間以儉登濟者如此夫道上德意而來方國之風者使人職也故并記之以昭示來者俾知富國之道自儉始五年春三月辛未左朝請郎直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趙彦端記左朝奉郎新差權通判楚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信陽州志廣濟倉在州治西南集賢坊茶陵州志廣濟倉在州治衙門東南寧府横縣志廣濟倉在縣之東廣信府志廣濟倉在府治西北計一十一廒房屋四十間南寧府横縣志廣濟倉在州治之東

廣積倉

紹慶志廣積倉嘉熙四年創置副使彭公少監劇修即重慶府舊治基也有廒倉一百五十二椚大使端明余公閑閫後措置糴入軍粮為數浩大椚廒收貯於本倉左右空閒地上續次增修一百七十四椚排立千字文號分為上中下三倉各委總所倉庫官一員管幹收支吏將舊來廒舍逐時差官重行修整淳祐五年續於金湯門内委張前張都

梳千菜地基，創修廒舍四十八間，并於都酒庫後差路鈐陳興分修廒舍五十三間，立作廣積東南西倉。今諸廒所儲常有餘積，亦可見規模之廣矣。廣積倉元中統初置，永盈倉屬上都留守司，大德間改為廣積倉，其官有達魯花赤監支納，大使副使各一員。鄱陽府圖經志廣積倉在城北門內。杭州府志廣積倉在艮山門內河東，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員。南昌府圖經志廣積倉在東湖之南，增闢創置如式。瓊州府為全郡志廣積倉在州治前之西，舊有茅蓋平屋，州判楊達增廣修葺，易之以瓦。瓊州府圖經志萬州廣積倉在州治西。雷州府雷陽志廣積倉在總管府後。雷州府圖經志廣積倉在本府南門外。

廣儲倉 江寧縣志廣儲倉，景定志曰：咸淳二年，馬光祖重修，建府城下倉，吏名廣儲。金陵志曰：倉七廒，在南門裏沙窩。廣州府山陽志廣儲新倉在壯武舊營之東，新營之西。嘉定六年，郡守監丞趙仲夬申本州倉廒舊來所管屋宇六十五間，規摹狭隘，止可盛米九萬餘石，今來見在椿管諸廒並已盈滿，係借總領所大軍倉添湊盛頓，尚有營屯田分收之數，未有積貯之所，不免就倉露囤。今又蒙科撥下高郵和糴米椿管，若不添蓋倉屋，仍前四散盛貯，不惟倍費關防，抑恐損折有誤遣儲，劄下盖造。雷州府圖經志廣儲倉在廉州內右邊。通州志廣儲倉在州治西南，洪武五年創蓋。梧州府臨江志廣儲倉在貢院左。桂林郡志廣儲倉在東江門內街北，總四十一間，計一十廒，標千字為號。

廣豐倉 杭州府志廣豐倉在艮山門內河西。相臺志廣豐倉在相州子城門內。澤州志廣豐倉在城東北隅。瓊州府圖經志本府廣豐倉在府門南。

廣盈倉 河間府志廣盈倉在府治前，洪武三年創蓋，為本府收支糧斛數。今本府正官提調管鑰。保定府志廣盈倉在府治北，洪武七年創蓋，為本府收支糧斛數。今本府正官提調管鑰。彰德府林縣志廣盈倉在皇華坊街北，計廒房三十間。太原府志岢嵐州廣盈倉在西北隅。慶遠志廣盈倉舊名永豐倉，有亭在城之東北隅，後皆頹廢，止存其一。郡守黃夔至，改為廣盈倉，歸附聖朝以來，仍於舊基增修倉廒，收受錢糧。九江府志廣盈倉在府治東北。陸安州志廣盈倉在州治南。衢州府志廣盈東倉在府治東，廒屋六座，共計二十五間，門屋三間。廣盈西倉在府治西，舊廒六座，共三十一間，新廒五座，共三十九間，門屋三間。

廣備倉 蒼梧郡志廣備倉在子城內北隅。德慶州晉康志廣備倉在子城門內之西。

廣平倉 廣信府鉛山縣志廣平倉在鉛山縣西城內。廣平府志倉在府治東北，洪武二年創蓋，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

廣貯倉 梧州府古藤志廣貯倉在州治西南。

廣祿倉 奉議縣志廣祿倉在城內之南。

廣有倉 大名府志廣有倉在府治北，洪武五年創蓋，為本府收支糧斛數。今正官提調管鑰。

永濟倉 應天府上元縣志永濟東倉在羅帛市江寧縣志永濟西倉在鹽倉街，舊江東書院基也。金華府志永濟倉在府治西。東縣志永濟倉在南八隅，即舊貢院基。順德府志永濟倉在恩順坊，洪武二年創蓋，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

永利倉 宋朱晦庵集浦城縣永利倉記：浦城縣遷陽鎮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某之所為也。聞之故老，某年中，黃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時斂散以賑貧乏，且使鎮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襲故號也。中間知縣丞王君鉊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効，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敬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沐深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營度故壞藥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舊制，遂移縣庾之粟若干斛以貯焉。夏秋以貸，冬斂以藏，一以淳熙某年社倉新劄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鄉之人，固皆有以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息滋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為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之是役，則既足以使黃侯之心愈久而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徧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為之書其本末而并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亡也。紹熙五年夏四月己酉，朝散郎祕閣修撰新權發遣潭州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朱熹記。建安府浦城志永利倉在遷陽鎮，取縣二十五里，建炎兵火，今存故址。

永盈倉 潞州志永盈倉在城西南隅。河南府志永盈倉在登封縣西。鳳陽府圖經志滁州永盈倉二所，一所在西北隅木蘇坊北，一所在東南隅草場南。台州府志永盈倉在府治東北二里，至和二年，孫守礪建，洪武二年於府治東一里許增置倉四十一廒，比舊加三之

二通曰永盈。沁州沁源縣志：永盈倉在縣衙前。鬱林州志：永盈倉在州治之側。

永安倉

高州府圖經志：本州永安倉在州治西門外。永安倉在城內西。

永寧倉

吳興續志：永寧倉舊志在白蘋洲上，今仍其舊，比舊增廣為廒一十三所，其外五所附泰定倉一所，附廣福寺倉，凡所在南庫倉共二十八廒。吳興府歸安志：永寧倉、廣福倉、稅課司、雜造局，以上俱見郡志。

永豐倉

咸淳溧水志：永豐倉在縣西六十步。政和二年置，倉屋久圮不存。景定二年，知縣濤歸之鼎新建造倉屋三間。景定三年，知縣廖由鼎新添建過廊一間，倉屋三間。徽州府新安志：永豐倉，宋倉，曰州倉，在天寧寺側。自宣和睦寇平，始建於此。元更名永豐。大德元年，總管劉光昌改用磚石甃砌一新。

國朝改作雜造局，而於局右重建，仍名永豐。太平府志：永豐倉在府治西。洪武四年創造，八年又於城東北隅增立，收貯儹運鹽糧，設大使。元一統志：永豐倉在華陰縣東北四十里，即韋堅所置，在渭水南，號渭渠。昌國州志：永豐倉舊在宋縣丞廳，至元十七年升州，遂為縣治。縣既廢，改為倉。尋以儲本州官民田所納之租，海上諸鎮守司附州稍近者軍士於此支給月

糧。大德二年，春令中書左丞行浙東道宣慰使鎮遏海道，劉州請倉之四顧人戶頗蹂，乃理中廳五間為倉屋，兩廊析為軍營，後堂以處鎮守官，於是倉營雜處，蓋以備不虞。吉安府志：永豐倉在縣治西。皇朝初建，頒印設官，歲貯秋糧，以給官吏軍士之費。洪武八年革。蘇州府志：永豐倉在儀門之左。處州府志：永豐倉收納民戶苗糧、官田租米，月支本路鎮守軍也。供億請支俸給，歲不足，例調撥溫婺民戶糧石運入本倉，以補支給。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並係省差；副使一員，係本路於路司吏內差。又各縣有際留倉，官設倉使一員，係省差；倉副一員，係本路於縣司吏內差，米贍鎮守軍。台州府志：永豐倉舊在黃岩縣治東，後廢為民居。元大德六年，徙州治西，建十有二廒，蓄際留糧。倉官以州司吏考滿者為之。元今燬于兵，今廢。衢州府志：永豐倉在府治南雍和坊西。撫州府志：永豐倉在千戶所之左。沔陽州志：永豐倉在州之北，共計一十五廒，總為四十七間。靖州志：永豐倉在州治北。潮州府三陽志：永豐倉四所，在儀門之前右。梧州府容縣志：永豐倉在縣東。福州府三山志：永豐倉即宋都倉，舊列兩廡。至元十三年以後，寺觀站戶鋪兵之糧免徵，以故西廡廒倉虛曠，備頓軍器。二十九年砲火延燬，後不復剏。今存東廡廒一十有四，收貯本路州縣租糧，成歲撥

足千與化建寧等本路州納，設官以司出納。嘉定州臨邛記：永豐倉倉之始創不可得而考。咸平五年，知京使靳懷德來守此土，視其頹圮不可支葺，乃撤故以更新。其後相繼增廣，今倉之門樓及官廳各三間，廒舍五十四間，凡二重：北一十二，南一十三，為第一重；東一十三，西北各八，為第二重。磚場門樓偏廳各一。倉河南府志：永豐倉在嵩縣東北。

和豐倉

江陰毗陵志：和豐倉記。江陰志不載建倉本末年月，無所考。孟奎始至，見所謂倉橋者偪隘，起意倉必稱是。問之，則頹垣斷礎，廒屋東西欹，門閈之闔不禊也。郡小而賦重，地寒而歛遲，多稼尚棲敝，大農患符已餅次，民且艾且春輸，惟恐後，往往朝入庚夕轉漕矣。官若兵之既稟，方鑿空旁糴以給之，倉無宿儲，過者弗顧，匪但歲久壽毀也。孟奎間而瑒若切伏惟念，項叨賜遣，玉音曰：此去千里民牧，大哉王言，罔敢失墜。求牧與易，孟藏宜譔，恃陋弗葺，易牧謂何？鉢累圭偉，創節制司酒庫，閱月七八，以其息繙授之理掾，俾提其綱，役以游擊坐營之兵，工取於儲，材木墉甓一用市價。始於咸淳二年之二月，成於是年八月。為廪一百八十五丈，索九尺，溝塹絛匯，堂三間，合前營後室十有六楹，廒四所，屋各四間，宇以五穀熟，人民育，闢其門于害，扁額曰和豐倉，蓋取民和豐之義。培厚增高，

可支百年。向使子彼道謀，憚勞惜費，荒墟可立而待也。地與總樓相直，樓傳營前臨河，以西曰倉灣，今訛為滄，施椽作亭其上，眎寨高公所記者也。既以名橋，又以名灣，其可弊陋弗稱耶？幸逢歲稔，不愧新扁，又適與古埒之識合，孟奎寄判之壁，故弗重著云。明年二月日記。毗陵志：江陰和豐倉，元設在州治西，今因之。和州志：設正官，提調收支。歲計際用糧少，不曾設官，止有管糧人。金華府浦江志：和豐倉在縣東三十六步，紹興元年建。嚴州府志：和豐倉在府治東拱辰門內。乙巳年開設，置官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倉廒八座，歲納屬縣秋租等項糧米。蘇州府志：大德和豐二倉，即宋百萬東倉也。大德四年分而為二。

常豐倉

肇慶府圖經志：常豐倉在子城內縣治之西。柳州府賓陽志：常豐倉在州儀，今新遷於按察司衙後三十步。

瑞豐倉

瑞州府志：瑞豐倉在府治之西崇文街廟右，路學舊名郡倉。瑞陽志：瑞豐上倉在郡治之西左判厩左，因宋之新豐倉。瑞豐下倉在錄事司之新豐倉，今改為瑞豐下倉。

慶豐倉

千樂志：慶豐倉計五座，在城西北隅。

大豐倉

南昌府志：大豐倉舊在州衙西北二百二十步，今在大寧倉之東，係轉運司收積諸州米。龍泉志：大

年初爲廒五十有九。建昌府南豐縣志劉鍾豐儲倉記：什一起天下之征，中正立主民之命，非聖人之得已也。洪水横流，九州一墊，大禹舟車輴樏，疏瀹排決，下巢穴，出營窟，初能胥臣以主，然後辨土之宜，教以樹藝，時方烝墊，而衽席之時，方糙鮮，而粒果之樂其所自生，與夫推其所自樂，必也父詔子，弟啓兄，夫夫婦婦，稽首頓首而相告曰：聖人於我有罔極之恩，雖俾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亦不足以報其歆。以下下者，漬至尊者，寸畝九州無下下之賦，冀州上上，至梁州下中也，故曰任土作貢。貢者，下之人因地之有無以奉上；賦者，上之人因土地之厚薄以取下。言貢不言賦，聖人教民之初心，非取民以自殖。然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由是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不損下以益上，不窮民以富國，斯賦也，而謂之貢。蓋賦由貢起，故賦法自夏后氏始，而謂之貢。或曰：莫不善於貢，龍子謂樂歲夫之寡取，凶年夫之取盈，由是商人變之而爲助法，周人變之而爲徹法，其實皆什一也。夏后氏至周，一千八百餘年，歷幾聖人而後定，過則桀，不及則貉。後世或二十取一，或三十取一，或兩稅外無他徭，或他徭重於兩稅，兼籠山林，籞陂川澤，非作貢之初意矣。南豐邑也，至元十九年陞州，抄兒實奉宣授佩郡印來作州，閱九得專一郡之賦，以邑陞州，實自抄兒始。庶務草創，因陋就簡，凡州民之賦，一準上貢，斗斛寸槩，並區不殊，無公量之差，無聖朮之遺。又命有恒產之士老於倉庾者董其事，舊隸納所車推牛輓，不敢告勞，至是朝唱籌而夕投鈔，翕然樂輸。冬十月下讙令，十有二月無負藉者矣。是歲假學官府之，不足露積，乃選吏增加畚築，作倉屋五間，經費樽節，儲廥充盈。越明年，增屋五間，庶乎從容洋溢，有凶荒水旱之備。南豐山多田少，地勢卑湫，每歲四五月畢皈，而大水輒至，發廩賑糶，無鄉黨州閭之間。抄兒以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解州事，父老有請因書其顛末，而思之凡創始之弗令者，必啓後世求加之心，而簡畧於一時者，雖足以便民，而後之繼令，或反咎其法之未詳，而益出於思慮之外，重爲民蠹。於是爲之辭曰：大禹之良法兮，三代爲公；三代之美意兮，萬世攸同。行所無事兮，無過不及之中；或賦衆借他日兮，曰惟正之供，則非予之忌悰；非予之忌悰，率履不越兮，天地無終。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朔，進義校尉州判官兀魯不花、承事同知州事韓琬、宣授宣武將軍南豐州達魯花赤兼勸農事抄兒記。南豐縣志：豐儲倉在州治之南，學官之左。至元十九年，宣差宣武公抄兒首建一廒，積次增創，今爲天地玄黃宇宙洪七廒豐儲倉。南豐郡志拜倉

豐盈倉 真定府志：豐盈倉在

府治東南。洪武三年增置，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建昌府圖經志：豐盈倉在城北隅，提調官廳、部糧官廳、四縣倉廒及門屋、神祠，俱各完備。沁州志：豐盈倉在州衙東。

豐裕倉 析津志：豐裕倉至元十八年十月內於海子岸東開物庫置倉廒，倉赤輪流管領收支。至元二十八年爲收受江淮財賦府粮斛，倉房窄狹，另併文明門外豐裕倉內收貯。當年十一月內，中書禮部奉到從七品印信。大德十一年八月內，徽政院除充監支納大使、副使各一員。至治二年例革。天曆二年四月十六日，奏准復立本倉，依前設官，本倉從七，設官三員：大使、副使從八，攢典二，事產廒房三十間，院地三十三畝七分五釐，門樓一座。濡須志：運司豐裕倉東西二所，在倉步門裏，古驛倉基也。東倉嘉泰元年時佐建，寶慶元年曾式中修，寶祐二年陸壑重修，爲屋六十三楹。西倉寶慶元年曾式中重修，爲屋八十五楹。專一受納本司兩莊三圩課稻，以充司存百色支遣。自淳祐九年歸之屯田，二倉亦成虛設，今爲朝廷椿積倉及總所大軍倉。廬州府合肥縣志：豐裕倉在城東隅。桂陽府志：豐裕倉在府治後。

豐衍倉 惠州府龍川志：豐衍倉，前元在城西六十步，設倉官二員，攢司一名，收受稅粮，前後兵燹。至順三年，郡侯幹羅思奉議增別倉廒三間，仍建門樓一座，華扁一新。元末兵革燬廢。欵附以來，洪武元年

欽蒙除授州官同知劉敎、州判王居順到任，於舊址起蓋倉廒五間，門樓一座，收受秋粮。洪武二年，沙汰循州，本縣與興寧、長樂俱隸惠州府，蒙本府差設倉官徐與奇到來，皆併增置東西倉廒各五間，一周攢斗收受三縣粮米，節次放支變糶，趲運盡絕。洪武八年，各縣粮斛盡赴惠州府倉交納。

豐積倉 臨江志：豐積倉在府治之東，公選坊，在宋時爲貢院，元始改爲豐積倉，今因之。長沙府攸縣志：豐積倉，元在拱辰門內，今與常平倉合而爲一，在文清坊相對。淳祐丁未，知縣吳燧重建，東西各十二間，杭杉歲計米在東廒，常平惠民米在西廒，中爲堂三間。沅州志：豐積倉在沅州西。河南府志：豐積倉在新安縣治西。

椿積倉 武陵圖經志：椿積倉在武陵縣西寨中，凡二十廒。紹定初，朝論令諸郡樽貯儲米，提刑林農丞岳攝郡，糴及萬碩餘，後以有守而止。明年再攝事，繼糴二萬餘，且立定式，許郡借支，而以新米償之，使無陳腐之患，有記。寶慶二年十一月，司農丞四明林公以湖北憲使兼府事，恪遵上命，積穀備荒，甫及數月，得米一萬一千二百餘碩，雖籍其數上之朝，公之

京米屬饕也紹定二年三月公復無領益務廣儲過前數至二萬一千碩有畸先是米專置廪姑附于府倉此偶今乃闢廢豐坊官地別剏一廪為屋二十四楹中設廳事旁列廒張前建門廡周繚垣墊規模堅壯落成時竊惟皇朝開國一以仁為家法度司置使專為賑民凡所屬郡皆各有倉積以備旱澇聖上光紹前烈猶慮蓄積未豐因廷臣有請令州郡更為先具之備公念積蓄之設本以利民然碩以萬計卒下易辦儻措置失宜是利未至而害已見公益裁省浮費抑絕侈供以資糴本人擇條屬材而不苛者多方招誘增直平糴故人樂與官為市不擾而集自非體國固本約己濟物何以及此且復深思却慮俾每歲以新易陳期無朽腐之患永為定式繼是得賢牧守增廣其意斯民被惠何有紀極右通判朱埼記合肥新志椿積倉嘉泰四年前帥今樞密宇文公因軍興剏建在長寧坊資福寺之西凡為屋六十楹以受諸道之轉餉倉額三大字公所書也嘉定六年帥李大東重行修葺仍增剏二十楹。

椿備倉

廣州府南海志椿備倉舊志在廣豐倉南宋慶元元年經略張釜創建以羨財糴米儲備以下闕

寄椿倉

武昌志寄椿倉在市東吳王城之側先是淮西軍儲在光黃之間梅林等處壽昌升郡遂移置焉以備齊安起發。

大有倉

鎮江志大有倉今廢宋置在呂城鎮宋咸淳中江浙發運司置凡四十廒受納蘇常公租轉輸鎮江轉般倉指運過淮後隸浙西提刑司謂之都倉尚管衙。丹陽縣倉宋置在縣城外四十步今廢省倉宋置在金壇縣市北慈雲寺後今廢嘉禾郡志大有倉在宋外三縣倉去子城二百三十五步即惠民常平倉之地元朝外三倉在通越門內大安橋西設官監支納大使副使各一員自內附饒州府圖經志大有倉在城西隅係前知府陶安鼎新創造共計一十三廒及官廳門屋神祠共計屋八十間洪武八年知府王哲重修門墻及一應結砌地面完備武昌府志大有倉在城內府治北沁州武鄉縣志大有倉在縣衙東南大同府大同志大有倉在城南門東街西

大盈倉

襄陽府志在本府治西北隅

大濟倉

章貢圖志大濟倉在城南坊廣儲坊舊名廣儲倉改今名。遠縣志大濟倉在州衙東街北

大寧倉

南昌府志大寧倉舊在州衙西北一里今在思賢坊惠濟門即舊鹽倉。

豐濟倉

河南府志濟濟倉在孟津縣東河南府洛陽縣志豐濟倉一在洛陽縣登俊坊街北一在修文坊街北平陽府蒲州志豐濟倉在城西南隅

均濟倉

臨汀志均濟有倉端平間郡守李公華知汀民素無蓄積為荒札之備乃置于開元寺左廡捐見錢六千緡為糴本歲儲米五千足石仍撥賊絕錢米以佐其費凡和糴子利米入納絕無倉耗杠量等費倉遠糴斛每桶計五十足升兩桶準為一石民自執槩止收斛面米二升民與官為市未見其害曾幾何時倉耗杠量等費甚於正苗受納官吏曠日不下倉遠鄉頽負而至者伺候旬日衆拆之需僟耗其半納不登數皆逋者又踵門矣寶祐初郡守羅公必元將子利米盡行折租許人請佃頓減見七千八百八十升有奇由是減價出糴無以補助糴本日損雖遠民但見子利米之害而近民皆貽不蒙均濟倉之利矣寶祐戊午冬郡守胡公之初到任於民瘼慨然曰均濟倉規模厚善復人嘗相與推廣使有增無損可也今略計見管糴本併米皆不及數朘削不已後將廒壞尊委司理朱埼考究於是移見者還之逋欠者足之又積米得六百五十餘石丞捐以助之人撥請佃田價錢又賊絕田八百碩以補元子利米減免之數於是法意復續開廢改元夏秋之交適民苦貴糴迺計口給曆自四月迄七月每七日一發糴官價既損市價自平公猶慮和糴之屬民也議為就倉回糴軍粮之法蓋官司和糴增價予之本非爲民惟是鈔鑄掌攬之家交納杠量之吏相倚為削漁蠹無厭近年民輸和糴一石除官本錢外民戶至自貼三貫文足有奇民何以堪此回糴之法所當急作一措置也緣本州常平自冬徂春月支軍粮回糴于外每石多不滿一貫文足官司和糴一石例支本錢一貫六百文足用以回糴隨時價增損可得一石以上果能力行此說不為吏奸所沮撓則若官若軍民皆使之均濟倉有利無害而經久可行矣其詳見本倉規約

兼濟倉

廣信府永平志趙不逷兼濟倉大。夫兼濟倉者因張平崖無擘之言慕黃兼濟平糶之意肆為此舉初無妄心始謀粗用於餘糧迸歲迸增於百斛從微至著自邇及遐庶窮民無艱食之憂因此身有一飽之樂大為編秩永紀章程高厚實鑑於本情毫髮靡容於夫度。

思濟倉

常德府武陵圖經志思濟倉在常平倉之左先是坊郭貧民多有生子而不能舉停長而不能葬者寶祐二年提舉劉吏部巍指合得公用錢撙節其他浮費置思濟一莊計種子一百八十石五斗六升歲可收租穀文思院斛一千四百二十八石有奇專儲以為舉子舉長者之助遇生子痛官登時保明申上結穀三石死亡除久例給棺木外亦給穀三石歲終會其數書于籍申朝省劄下永成式不許移用。

仁

濟倉遂州和順縣志倉在北門內街西仁濟

義濟倉澧陽新志義濟倉舊制置分司酒庫

助濟倉赤城志助濟倉在縣西七步嘉泰元年令丁大榮建宋開學之為之記

月濟倉瑞陽志月濟倉在稅務之側太守陶麥訓建後燬于兵

崇盈倉相州續臺志崇盈倉在相州彰德府志崇盈倉在康樂坊計四十二廒二百三十五間

萬盈倉宋史張孝祥徙知荊南湖北路安撫莱守金提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路漕之運以疾請辭卒孝宗惜之賀州昭潭志萬盈倉在州街之右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荊南重建萬盈倉記　按荊州圖經府倉在牙城西街北今之倉者乃在牙城之南街西其遷廢歲月不可得而考也初荊州平時米麥麻豆歲輸于府者合十四萬有奇今財七之一以其少也故廩庾出納在官者不復甚經意因陋就簡以至于今十年來荊州乜兵諸道之饟者受給無所於是因倉之餘地續續為屋橫邪曲直隨地之宜如積薪如布棊或高或庳上雨旁風至抹桶安地而猶藏軍士月給皆黑腐以飼雞豚且不食余至官三月槩築漬堤閘與係史周視官寺蓋有無不敝壞者而倉為急會朝廷賜以峽州所買之木即檄統制官董江節度判官趙謙攝掌書記汪琳撤舊屋而新之合為屋一百五十楹揭之曰萬盈倉外峻墻垣內謹扃鑰臺門高廣聽事深明面勢位置稱其為大有司也自湖之南北江之東西舉無與吾倉為儷者是役也弃夫程督又有攝潛江趙檢郭搗凡用木九千枚緡錢六千米千斛既成而余以親疾丐辭去前所謂官寺之當葺者僅能畢甲仗庫若學宮畢楷則已鳩工而未成也乾道五年三月吳歷陽張某記

萬碩倉建武志萬碩倉淳祐八年準憲漕兩司行下建萬碩倉安撫王舍人鳩工庀材鼎剏于省倉之後規模甚壯

萬億倉安慶府志萬億倉在康濟門北阜民坊

百萬倉鳳陽府圖經志百萬倉在皇城北蘇州府志百萬倉在閶門裏西倉開禧三年剏以府職曹官兼嘉定二年始命官專掌以都司提領憲司措置東倉嘉熙末剏

千斯倉北京府志千斯倉在寅賓南薰二坊洪武四年正月設置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員洪武四年正月設置元王惲秋澗集中書堂記中統元年冬十月剏建葫蘆套省倉落成號曰千斯特大都漕司勸農等倉歲供營帳工匠月支口糧此則專用收貯隨路儹漕糧斛祗備應辦用度及勘會已金通州河倉規制自是船漕入都常平救荒之法以次有議

如坻倉會稽前志如坻倉在府街東北一里熙寧十年程給事師孟建秦少游書牓今猶存焉淳熙四年修杭州府志如坻舊倉在府治東北如坻新倉在舊倉西北

廣備倉安慶府圖經志廣備倉在子城內玄妙觀之西

大備倉安南府志大備倉在府治西太原志街東大備倉宋舊倉也今朝[illegible]名大定中庫兵東三之一

先備倉桂陽志先備倉記　桂陽置郡於萬山之巔為田極少拙於營生素無蓋藏每遇春夏之交即以饑告常平之米有限義廩不能供高知半不倚貫念之難官給本錢置立米肆俗尚偷惰不能悠久加之郡計素微僅足輸貢安敢望其羸餘況承蠹耗以來不能每事節縮兼年廢舉正此經畫適臣僚有請令諸路州軍多收米斛別置廒眼以備春時平糶之用仍令本路常平使者核實賑多寡以議賞罰俟滿替交割同銜結罪保明申省乃與僥意賂合由是益加措節蓄錢半萬廣行收米又無舟運僅得米三千斛大費區畫於郡治中仗庫之前創立新倉一所名曰先備掌辦決曹且先申于朝矣時紹定改元孟夏既望門人朝奉郎前知桂陽軍臨武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義丁軍正趙汝乩作記立石于倉之前無云

准備倉相臺志准備倉在縣城東門內街南

貯備倉南昌志貯備倉唐正元元年剌史齊映建見南昌古圖經今廢

歲給倉瑞陽志歲給倉在天慶觀之西太守游孝嚴建今改為篆古字

歲稔倉永豐志歲稔倉舊在報恩寺之左置省倉後廢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五　十八陽

倉

上供倉

永平志上供倉銘　人力負米一石日行可逾一舍鉛山歲租萬有七千縣用一萬有奇餘悉上供邑抵舟次一舍而遙歲調丁男八千計往來遠邪五日近邪三日廢農功三萬日程有奇民勞爲上饒太守吳起鈞侯名褒祖字伯同爲政恭年利興害除命尉相地瀕河治倉俾民使道就輸以省陸運面水百步梓故基爲屋百楹東西列廒六南鄉設廳事繚以周墻木之工三百土工倍之陶瓦六萬釘十一萬食與傭直皆給期月而成人大悅慰蓋淳熙十年七月癸未也食之地曰汭口其銘曰　政以字人匪以勞之從非其道奪我農時乃復斯倉乃勞斯逸無斁之休君子之德君子孔嘉民以豫乎永啓厥後毋致錯于

上供倉縣西三十五里汭口市知州錢象祖因民使立之宜春志上供支移倉在水南舊在新喻縣

支移倉

宜春志宋許价作新建支移倉記　袁負山爲郡水分東西派一自萍鄉之盧溪迴醴陵以西至于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並山以東至于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渟蓄不厚值霜勁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粱入于大江所謂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苗從使裝發官吏隸事于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欲吾袁民越境輸賦其弊甚苦公私告病袁殆不能堪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宜可從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歟於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繩準弗撓號令明一吏不失職民不失業今七年于此矣自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廩未備寄寓于縣之僧舍隘不足於容弱不足於負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克脩地勢洼卒有水變不可禦步口磧石差牙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橫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凡再徙之後不易之形家蔽於是數者而不獲自見於世今太守周公剌袁之明年四境之內既安閑闢視聽捜究遺闕寄廩之弊吏則有請公曰是不可苟盍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吏受命不敢荒經營周詳以水南趙氏地來上袁民逐利者庶幾其近

以私倉之利且各植其地以歛什伍爲曹聚斂相戕疵以動搖成憲公曰是不可長敢異議者坐之五月水大至浮圖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列廩東西序廩悉㽹地而板以木復貫木橫亘于兩柱之間是爲壁而外輔以長幹周以整垣而披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緣以虛廊以待風雨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㽹焉凡建置之數爲廳爲廩爲廊爲門爲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土爲墻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三萬箇扉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成逾月納事興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舳艫相摩軋泊岸下皆津津有喜色人以是知此倉之利不獨遠水火之害而已也乃相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于今七年不病而病孰使之然莫要匪基莫勇匪決彼嚚以嚚私是巢穴侯有明命于水之陽咨爾頑冢視此濫觴侯有羸貲其源其偷爾食爾力而不我欲于乘其臬于俯其淵侯衆自公畀我使安允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勿壞介分職是邦寔董役事覩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朽於是乎記淳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

歐陽朴文增修支移倉記　袁州上供之輸故寓于臨江自淳熙元年始徙歸分宜七年始建倉于縣江之南輸不勤遠公私咸宜然規摹未備歲輸救告盈往往侯漕運發廒載乃復受官恚滯民民苦伺官因循苟且以幸竟事十四年郡委縣主簿劉君孟容視輸慨然以便民爲志乃平槩量乃削年蠹民無苛費公不之事因思有以廣其倉之未備者則請於計臺得錢共十萬米五鍾乃規其倉之兩隅創爲新廒其度如舊廒從增舊廒之扉鑰覺瓦其飾如新廒舊廒亦稱足國裕民爲賢六字以爲號新廒二曰公平薄謂公則國可足平則民可裕必公必平所以爲賢也民甚便之夫士之仕者未嘗不欲行志以及人然左掣右絀志堅而事遺事順而勢格凡小惠輒見或有不得行者今薄以小吏之卑欲有所爲而上官應之如高屋建瓴水在已不敢以專請郡舉爲據在彼不以尸功出位爲議是雖薄有以素信於人然非郡使者與守侯之賢聽而從之則薄之志亦不能有所行矣予家渝川與分宜接吟見士民往來談十五年夏大水薄嘗禮發計臺所儲於是倉之粟以賑民民甚德之使者曾不以爲專也予固已深嘉屢歎矣茲又聞增修是倉無非有以便民者予因諗所聞爲記之前所云使者守長則漕劉侯穎太守黃侯璟通守趙侯伯昼邑長周侯宗文而協贊增修之役者監稅張君子謀云是年冬十一月望

轉般倉

宋史王堅傳

爲江西轉運使知隆興府羅有他命將以米綱不便說湖口造轉般倉請
事乘受代元一就志轉般倉在淮安府神運河西岸舊漕江淮等道卷於
此轉送關陝北有神運堰周世宗始置滿浦閘以通水路張魏公奏議報
修瓜洲轉般倉利害　臣向者伏准處分令修瓜洲轉般倉臣已與向子
固討度工料將興役間子固乃遣揚州通判陸濬來稱相驗土色沙石相
半難於興築臣亦累遣人覆視與子固所申一同臣已逐一備奏去訖竊
惟此城之築不知議者將爲守計乎將爲戰計乎抑亦準備緩急爲士卒
有歸計也若虜非全歸而未可與角戰當據淮壖以俟其至何獨至此而
交鋒耶況是軍旅既退安有背水復戰之理哉若謂爲守計則盱眙高
郵之險揚州之險自當量度力守必欲守於瓜洲臣所未諭於洲近江人有
歸志我與爲守度不過以備倉卒遁走耳如探報不明料事不審措置失
當至使虜之大兵得追躡吾後當是時孰不爭先求濟此城之設似爲無
益臣初以土脉堅固欲置轉般倉于其中雖費工役尚爲有用今土沙相
雜春雨秋潦必至頹毀費財困民何時而息事該國計不敢隱默更乞聖
慈特賜詳察臣以孤危之迹特荷陛下保佑倚仗第知竭盡死力以報知
遇惟是疏遠任重責大日夜惴恐伏乞陛下察其用心俯賜矜照取自上

宋楊誠齋集仙居轉般倉記　嶺陝惟郴郴土沙瘠郴田磽瘠郴民窶嗇
氣屬凋耗旱暵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餉仰哺於衡莖莖靡贏蓋其川流
自衡而上郴水益淺郴瀨益險郴土益矗郴瀧六六泓若激矢泝若躡磴
米舟重遲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至鯉園郴而不前州家於焉廩於茲岸
徒旅請乘自此入郴陸道山蹊犖确齧足秋灰留行泥呻撍嘆遇信乃達
人勤費倍險踰於積估踰於糴猗歟令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旁取特茹
郴外十里亭曰仙居瀕江之廛一葦可杭遁涂州隸戍來自東書及裹衣
不貲不膚吾以私人筭櫳以從官檝之布封識如故盡以召匠三十雄鏁
雄庚七楹遁廡其前光受未乘遁壙其環走安斯屋隸奉周旋于陸于川
李春是經季夏斯成周旋于官周痛于祇師飫且逸歡舞侯德郴山之石
遁碑遁刻尚俾來者是式公字宗臣白冠其名諱其書之雖同年生紹熙
初元九月既望具位楊某記　范至能石湖集奏撥隸轉般倉劄子　臣契
勘近奉聖旨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去處專委守臣認數樁管總司不
許干預并小貼子大軍轉般倉樁管米依前項指揮臣已恭依將本府大
軍轉般倉見在米斛盤到實數拘收樁管訖伏見目即諸處和糴米綱到
倉岸者舳艫相尾見係本倉監官合干人交卸竊緣轉般倉雖號建康府

戶部轉般倉而監官合干人及所管米斛自未卸隸淮西總領所令朝廷
措置既將此米撥付守臣其合干人等卻仍隸總司事體相違難以檢察
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將轉般倉撥正所隸則守臣方可任責實繫經
久利害取進止　大軍倉轉般倉舊皆屬總所淳熙九年七月九日奉旨應
有朝廷米斛總司不許干預時公在建康盤量大軍倉欠八萬六千餘斛
奏以創倉已三十六年支過無慮二千餘萬斛不曾除耗亦不到底縱有
情弊恐非合出於目即合干人　黃氏日抄申提刑司乞申朝省修倉并乞
免江西米入倉狀　癸亥五月孫提刑任內　照對某近者祇領職事即嘗
申禁絕濕米等條畫然皆不過小節茲得本倉關繫稍大二事勢尤不容
不早早申明一曰倉廒多壞綱米將無所容二曰轉般良縣隨時當有活
法本倉剏於淳熙增於開禧又增於嘉定以廒眼計從共七十有六今頹
毀不存者十有四損而未脩者三十有八見樁米二十廒見空可備收米
纔四廒耳四廒所容約不過四萬石有奇見樁未滿之廒約可共附五萬
石有奇而總所綱紅取運江西米旋到旋交若在道及未到尚約四十萬
石有奇將何以容之耶且今本倉所收皆江西米也江西經四十餘處沙
磧行千五百餘里大江然後得達京口日久費重綱吏多雜濕惡則是交

收爲難淮獅支米將官自來多凌轢本倉官吏今又聞見米色或稍異向
來浙米尤易於喧炒則是支發爲難嘗考轉般倉之名本爲關津處停米
易舟而設國朝以淮浙直達京師非便置轉般於真州泗州南渡後以浙
米直達兩淮非便又置轉般於京口朝省近因發運司與此倉子母相私
方改本司提領而轉收江西之綱革弊已精權宜甚善然頗迂路亦費水
脚今既倉廒不足以容亦豈無變通之活法耶方今國家開聽正欲廣積
貯垂久遠孰若以江西未到米本倉所不能容者就截撥付兩淮比近州
軍卻乘此倉之餘閑選一精力將校亟修此倉垂壞尚存之廒以待今秋
就交浙右官米豈不兩便此事本非某所敢僭及然使倉壞而不申米來
到而無安頓累誰之責職守所在不敢不言事若可行乞賜備申朝省
申乞支舊米見底并巡倉錢　照對某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申本司
大略謂轉般倉新修公田租米新創以新倉收新米凡倉之事並合一新
乞賜備申朝省施行聞至今未蒙從申今準建臺方新所合再申開具下
項　一修倉必須先空其廒去年元申時止有二十一廒宿米自後節次
支發皆其興工外見今尚有一十四廒有米樁積未可修動乞速賜盡數
科撥令廒眼空淨體及時修整　一契勘本司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

準省劄同提領此倉元登承發運司見管在倉米六百四十五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八抄四撮自當時本司提領以來截止今年景定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終節次共收江西帥漕兩司併和糴鎮江府諸項舊米一百一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石二斗一升三合五勺八抄四撮共支過九十七萬九百一十三石四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四撮內除淮東總所認樁米四千五百八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外合見管一十四萬二千六百四十九石九斗六合三勺竊照在法倉米樁積經月以上每石許豁耗米三釐但倉場積弊利於糊塗不曾逐厫支絕隨時申數其在發運司提領之日既以手糴手運于毋一家間有耗折不及三釐者例欲援豁以爲羨餘不與討見分曉及自本司同提領以來又不知倉場首尾鞭長不及馬腹不過就用倉場申上之數亦無從討見分曉今幸修倉之使舊米一顆一粒須用支絕合與逐厫討見耗折實數隨多逐少依實理豁其勢度不至耗及三釐自此一番倩徹之後公田米入倉重新起頭候逐厫支絕即時申有無耗折多少實數永免倉場前後夾雜之弊 一本倉天地字兩厫見有地栿亦漸損壞蓋元初諸厫無不以板鋪地今亦間有闕揺地板之木及零碎爛版在地者照得倉厫若有地栿既可免地氣蒸壞米粒又可免逐

時收買襯磚此事倉厫最爲急務鎮江府江下多有客船拆船板出賣若就買鋪磚亦儘省事但慮當初計料官此項不入料帳元料之錢恐買辦不敷已速申明此係元申如此近又收拾得本倉拆下舊厫木植雖以不可爲柱若棄短取長鮮闕爲板亦足添用併已申明行下元委官鎮江府斟酌措置施行 一本倉正坐鎮江府西北隅瀕於大江人煙絕少去夏曾有盜入倉幸而警覺元欽珠虞訪聞老吏舊米亦屢曾被盜除本倉人衆守宿外元蒙朝省劄鎮江府都統司於諸軍輪差撥兵士二十名防護巡綽以壯聲勢近年以來因循不差已申朝廷仍舊劄下差撥而本司乃止牒鎮江府照得都統司之兵既非鎮江府可差而本司之牒又未嘗據鎮江府承準竟成具文擱閣數月今年三月初七夜又有盜踰墻而入是守宿斗級等擊覺喊趕去夫官倉而有竊盜數數窺之此豈細事今來欲望速申已從久例仍劄都統司差撥巡警庶絕後慮 一倉後三面皆甘露港繞之舊來糧運自浙達淮通徹無礙自十餘年前拆去閘移潮水積淤遂成膠舟官司不知復還閘板反併去其閘移置上河內閘裏無用之地名曰椅栳閘自此甘露港愈塞劄司運米盡須步擔出數里外又淹重費又船隻無所梢泊屢爲風濤損壞某去夏到官首陳十說曾蒙本司申

省劄下所屬開浚而府舊官拖捺不行某又陳兩閘利害緩急對列申明而前政提刑去官今年二月十五日風雨曾壞江陰軍公田米三船此皆無港泊船之故無盜賊踰越窺覦亦正因港塞無水合不捻照某前此兩申併爲申明施行兩里之港工費不多朝廷爲軍餉大事必不較此小費若許科撥則所屬官司決無不鋭於任責之理併乞詳酌施行 申提刑司乞免專人并豁耗狀 照對本倉今非昔比本司既準朝旨從領必興其利而除其害然後可無負提領之名興利之事二如修厫如開港非以申明除害之事今再開申下項 一竊照天下事官與民以利交則弱之肉強之食其弊無窮官司自與官司以官司之利交則齒利者由剛者決兩強徒自屢摩耳何弊之可慮本倉昨隸發運司每日交發運司運到和糴人户米壹萬石于毋一家利源衮衮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朝省革弊改屬本司從領所收乃江西綱運欠折之米今歲取運又是鎮江府節制司淮東總領使所兩大司存差向上官下視倉場如臨部曲况綱户自行監槩米量必有西折而制司支米將官反又自齎大斛實欲多取官司自與官司交其事如此以故倉場日壞吏卒日少氣象蕭索窮促萬狀而本司不知也每見前政文移到倉殆無虛日每一牌匣差人齎抱費從何

來某竊嘗譬之少壯特有飲食嗜欲之過而無病病反作於晚歲來決之日祖父時有富貴驕奢之失而無禍禍反作於子孫困苦之世發運司提領本倉有市利食利而無督責督責反出於本司革弊之後此來除自然之理本無足恠然渾場濁務數有推移吏卒小人彼亦罔覺或前日所得之錢已盡而今正貧窮或前日得錢之吏已亡而今無干預彼固不能自言而識者何忍彼雖不足多恤而司存柰何某到任來於本倉即無一毫干預併已準使牒從申於本倉收支亦無干預抗天日在上實非黨私但念特敖倉亦朝廷一緊要司存若坐視其日壞而避嫌不爲一言於心何安區區欲望台慈自建臺史新應干文移無經遣專人齎匣庶使倉場不至重困爲朝廷扶持保愛一司存是亦忠厚之至 一倉米豁耗自有成法閒本倉近來獨不舉行竊嘗思之必謂糴般倉朝交而夕來非積貯者有經久盦折之比意果出此未爲不當但兩載以來所收江西米多是經樁過夏或因厫少米多積米之支未盡而新米之收已附遞遞積盦經及三歲者有之此等耗折若不早與申明使得依條理豁一旦清徹見底誰與陪備所謂專攢不過破皂衫窮漢所謂斗級不過青布衫小民彼亦烏能自言萬一禍貴及者惟有自經溝瀆官物之追理無地而本司之應酬方多

欲望台慈早賜詳酌申明施行。 申提刑司辦總所欲追治本倉狀 伏準使牒，備準省劄，備據淮東總領所申稱本所先曾取運江西米到轉般倉交收，被倉斗以乾爲濕，以淨爲雜，百端措勒，及倉官不肯任責監父令米取運公田米，許從本所覺察追人根究等，因依某照得倉斗綱梢皆非善良，桀戢倉斗本司之事，桀戢綱梢總所之事，彼此交盡其責，正士大夫相與體國之心，合考其次第而通言之，大率米出民戶，無不乾淨，米經綱梢無不濕雜，此三尺孺子所知者，今欲運米果無濕雜，請先自取運官司始，萬一關防不周，濕雜難免，則罪在綱梢，其或果無濕雜，尚敢措勒，則罪在倉斗，若不早與兩下明白，則綱梢恃總所之勢，而愈增濕雜，倉斗乘總所之勢，而私受濕雜，綱梢有減尅盜糶之利，倉斗有交通取受之利，而米一經水，盡爛成塵，軍餉獨受莫大之害矣，若夫監父本節，自有成例，不待言，所合具申，乞賜詳酌施行。 申提刑司修倉爲經久計狀 照對轉般倉添造一新，真可謂百年之盛事，然官司事任責者必正當立經久之良規，蓋倉必先地鋪板，然後米可免蒸濕，檢視天地字廒，尚有餘板，是舊米置倉無不如此，昨者修蓋六十二廒，任事者不肯計料地板等費，今來再造一十八廒，已蒙鎮江府計料申明，謂宜申乞早賜回降，使其當此水冰難於用泥之時，急以工力解板鋪地，此可爲倉之經久計者一也。倉必常常整漏，然後可免損壞，昨者鎮江府提領此倉，特置修倉司，一瓦之損，雨通必著。一隙之開，穴露必補，自淳熙造倉五六十年間，不待大興修倉之役者，此之力也，自發運司提領，而鎮江此司遂廢，滴雨飛土之隙，浸成積頹，棟梁之大，迫某去夏祇從申請之時，廒可貯米者已不能三之一，而遺材廢瓦，化地消盡者滿目矣，向若常常整葺，亦何至大壞若此，某因而訪聞老吏，知鎮江修倉司姓名之尚可記者，曰湯德，湯之前，曰魏德，皆以壕寨兼修此倉，今幸鎮江陳知府銳於體國，若從朝省劄下，委其再創此司，仍於官錢許截撥錢若干爲費，則倉之堅久可保，其與淳熙等，此可爲倉之經久計者二也，某人微位下，凡事何敢僭言，而費大役難，官事良可愛惜，職事所係，僭越以聞，如無可疑，乞賜申明施行。 回申省劄狀 或浮光乎。 照對某正月十四日，恭準省劄，令某常切到倉，稱革弊倖，或倉斗故爲遞阻，或米色不堪支遣，並與從公區處，仰二月具遵稟申，某即已遵稟，敢併以見行申聞，鎮江等三郡，初納時米色多有不好，內關沙莊常茂實一戶，納巖粃米最爲嫩枯，一盒即壞，見堆在廒，未敢交納，已申提刑司備申朝省，聽候指揮，又丹陽賓莊官有多年陳灶米八十餘石，常州李宅幹令包到文陳紅赤小米秝稱有三十來石，此兩項恐是幹人揆試賓弄，爲衆戶踏路，遂即面諭勒令退換別米，訖丹徒徐莊官四百餘石，稻碎夫雜最多，米莊官五百餘石，間有癡粃，此兩項已與厫監蓆擇交收，及令責狀，從來不許再約，此等巷訖，自此區處之後，納戶稍知忌憚，不敢苦以惡米到倉，間有不中，各與蓆廒隨即交納，並無停滯，某見今日絶早，率同官下倉，米到即時審交，肯天白日之所照臨，十手十目之所指視，米色果好，倉斗安得強以爲惡，米色果惡，納戶安得強以爲好，既是親臨，可以無弊，以上係鎮江等三郡事體如此，若平江府米，只據已到者是乾源，但莊官欲與船戶糶數，止肯以元量入船，一斛出卸，既便取於木履，祿洞船之底，又覆量於數尺地蘆席之上，以致寒難遷滯，萬石成綱，者十日不能上岸，或遇此諸莊輻湊，則填塞擁閘，豈不有誤官事，此項已申提刑司，乞移文所屬官司，曉諭莊官，多帶親人，多貴斛羅，米到頃卸，以便措運，所合并申朝省，照會須至供申者。 申提刑司區處交米狀 照對交米之要有二，一曰催趲收數，二曰措置倉廒，本倉自春以來，常是欠米交收，蓋米船困於呂城一壩之般剝，無緣而前也，數日以來，米船擁併，而倉中亦尚欠米交收，蓋米船自高湖繞出呂城壩西，徑從丹陽七里橋入河，群然而至

而鎮江府所差揮壓兵將以編排資次爲息爭之術，米船亦各守資次，動以刀鎗相向，無一船敢先入也，某因於司存之名，分深念變通之無某事勢急迫，屢具申聞，路里迢遞，米即報應，遂使宜權遣本廳節級同卸運鄉路鈐揮壓隊就制，各廳節級自倉來挎捷閘至淞河十里外抄舟已到米得入閘，米船每莊各先於十船入閘，併將河步釘界，分爲二十段，令其處處全時出卸，十二日交及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一斗三升，十三日，天明嘗有微雨，亦交收二萬四十五石九斗六升，自今遇晴，更可日增，則催趲收數，已可無慮矣，所慮者，卻在倉廒，本倉元修六十二廒，皆已充滿，續起十八廒，僅有麗水列張四廒是去冬築立墻腳，可備目下應敖，堪收即支之用，其餘皆是見行築墻四圍，上下無不蒸濕，縱是平工斷不可安米，總所北倉間曾許借廒根些少，本倉曾申總所取會，未據帖報，某亦曾蒙使牒，委令踏逐瓣具回申，乞劄下鎮江府踏逐有無公私空閑屋宇，亦未準行下，此外只有支去一廒，則可收二廒，近來制總諸司兩淮諸郡支米者，卻漸陸續，所委官亦無不盡心，但關布袋不多，船隻不繼，所支終亦不及所收之數，如今月十二日，支者一萬六百石，十三日，支者八千石，而已何緣使得一日可有二三萬石空廒，以應本倉積收數目，所合具申乞

即賜備申朝省述作匾處行下。以憑交收須至申者。　重修轉般倉記。景定元年春聖天子奮張天威再安匯夏四閱祀而當癸亥歲於是邊烽之息浸久矣方且兢兢軍國事凡切於邊者日益蒐講謂京口轉般倉尤兩淮軍饟襟喉賜緡錢五十萬米以石計者千有三百用鳩工新其舊歲十一月建[illegible][illegible]明年春告成董役官劉安節石請記工畢余曰是奚足哉盡記其大者乎或曰倉舊八十廒今修六十有二已什不存者十有八行且併新之盡記請余曰是亦奚足哉盡記其大者乎紹興七年我高宗用向子諲之請始以昔之置於泗真者置京口當是時諸將方會師江上勃勃乎爭驅而進指日恢中原轉般之事如之何可一日緩未幾柄國者摧一世之豪傑而奪之兵託名四太屯糧之不容出尚安以轉般為哉倉於是易名曰大軍君子觀薛雄飛書倉氏聽壁謂今大軍倉尚榜稱轉般使人於邑不自勝淳熙叔我孝宗復度地舊倉之西為今倉方是時上親閱精銳日夜感厲雖一飯未嘗忘中原如之何不於轉般重留意嘉定史化增飭唯謹要也百萬今猶賴之柰何法久而弊至有張大輝事者嘗倚轉般為子母相私之地雖營葺之費一毫不以請於朝識者終不以為然於戲噫嘻然則轉般之關繫不其大矣乎蓋倉之興也未嘗不出於朝廷而其弊也。未有不因於有司出於朝廷也。未嘗不為經久持大之規而其弊於有司也。未有不派於使尋使私之失倉之吏革乎軍實所繫畢之施張乎國勢所關惟我祖功宗德格于皇天聖子神孫繩繩允肖由紹興而有淳熙由淳熙而有今日復裒其事而一新其修其費皆朝廷出無異曠蓋建立之初意汎有司之蠹容昌三軍之司命此其規模功用當何如而獨記工役哉言未既衆慷慨動容於是知大義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如此乃拜手稽首歌以颺之曰轉般之新兮紹興嘗儲軍兮三京誰歟易之兮猶名大軍轉般之再兮淳熙將何為兮規恢誰歟尋之兮轉而自私轉般之修兮吾皇士飽馬騰兮行恢故疆增光二宗兮世世其毋忘景定五年甲子六月吉日記。金陵府志宋轉般倉。景定志曰淳熙六年置在上水門外淮水北岸建康志淳熙六年置在上水門外淮水北岸置監官一員鎮江志紹興七年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閘占舟而防指運綱兵亦復侵耗運使向子諲乞置倉以轉般為名諸路綱至即令卸納從之淮安志山陽縣在郡神運河西岸唐漕江淮等道米於此轉送關隊北有神運堰周世宗始置滿浦閘以通水路舊廢宜春志舊在寧江門外西南隅轉漕諸路米斛以達于京師發運司主之今廢為教場而居民猶稱其巷為倉巷云雲間志在縣東南三十六里張涇堰之下乾道八年置專為浦東運鹽設也南昌府志在舊城水門裏章江寺後以近水易於般運故置今廢錦繡萬花谷王元欽蔡宗孟皆為荆公譽世謂蔡為模畫手一然一畫不出前人王為轉般倉欽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後山居士談叢

廣運倉　金陵志元廣運倉在龍灣

廣平倉　遂州志廣平倉在州衙南街東

平安倉　杭州府志平安倉在平安橋東洪武十年冬新置

平定倉　溫州府志平定倉在路治西北偏即舊省倉至元二十六年李總管朵兒赤重建改名平定元貞元年大王總管鼐建每歲省差監支納大使路差副使攢典二名斗級二十名皇朝溫州府平定倉即舊平定倉洪武元年冬湯守避重關淨居寺之東址曰南倉舊倉曰北倉設官二員五年以民間田多上戶為糧長本府官提調出納

平准倉　新安志平准倉在東譙樓之左舊藥局基與舊惠民藥局相向

端平倉　徽州府志端平倉宋以水旱轉粟嗷嗷民多艱食雖有常平及平糴倉然必待報不得專發大守宋濟別積米五千石建實備倉以貯之米價騰踊亟以元直售民范鍾增至萬石劉炳復又增糴五千石創添二廒揭以端平之號以年為記也尋廢臨安志端平倉在餘杭門外德勝橋東端平元年浙漕趙與𥲤創以儲漕糴嘉熙三年歸之大農淛以京局官而領於宰士如它倉淳祐十二年咸淳五年皆重修有水榭扁曰介然蓋取太倉歲讀而併藏刻石其中為廒五十有六。

淳祐倉　宋史本紀理宗淳祐九年九月詔趙與𥲤提領户部財用置新倉積貯百二十萬石淳祐倉許辟官四人臨安志淳祐倉在餘杭門內斜橋南淳祐九年臨安守趙與𥲤創以儲米之糴于帥司者建置次第皆如端平倉其後朝廷撥支賑糶及付裹寺以給諸軍諸司景定三年詔給緡錢重修為廒百

咸淳倉　臨安志咸淳倉在東青門內彼軍寨北咸淳四年朝廷議建廪增貯公田歲入之米乃捐錢買壤華殿圃並以內酒庫柴炭屋地命臨安守潛說友創建凡為廒百為間五百有二為米六百萬石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馮夢得為記宋有天下以來重足以務農重穀為先先業命自京祖嵬杜氏是所待有都倉税倉折中倉之名大宋皇帝太平興國七年主府欲迎來先為富國倉聖聖其承藏米斛益其處深遠矣今天子即祚之五年有司言京內歲比數登貯在所諸倉皆盈不增廣積新者將靡所儲

晉於是太傅平章魏國公請以廢華圃歷地官于其直增剏如太平故事。制曰可。其賜緡二百萬。令守臣滑說反蒞其役。歲十有一月鳩工。越明年六月畢。以歲浮名之。倉之督史朱謂史官馮夢得曰。蓋聞聖人積下滿之倉。王者用無窮之府。所從來尚矣。漢太倉在長安城南。爲植百二十不陳陳之粟。著隋猶或稱之。斯事體大。可無記乎。夢得竊惟古者委積之法主周而甚詳。周之民於倉者。我如之矣。所掌米入以待邦用。歲之於有餘而賙之於不足。凡以爲民而已。方田同井。井九百畝。一夫授田百畝。其中爲公田。當是時。鄉遂藏也。其法貢。都鄙甸也。其法助。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外之一毫不取也。夫是以民有常產。官有常賦。邦有常用。以時歛發。謂之耕數。雖今年有不艾。赤子扶扶。亦皆有常饟。恃此以不恐。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於乎其仁哉。自農田不井。藪澤耕既。使民蒿然千餘年于此矣。昔在光宗既再造我區夏。斯民欣若更生。乎旦脈朝采念吳時。歲下郡國糴。官辦於諸。與吏並緣爲奸。日嚴其志。毋與魏公共論茲事。以泉源之渾渾。丘山之泰泰也。是準救患。周官法度之遺爲其可。錄是賈。謝水西六州公田。歸和糴停造諸。待人始而逆中而捷。久而歷然以脈。爲吁。雜與慮始有民也。不能什利有法也。今歲不糴。積不遺民不加賦。皆得以自有其有。而果之積於戲下者。已六百萬斛。雖外司農者不與焉。我積我倉。如京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我神后在天之靈。其錫我民嘉慶惠。用我亟襄年不已。擇才陛下。圖匪於皇。防儉於遠。以光如水稼之雍。地平天清。五穀雖熟。含嘉表瑞。常滿習料。是倉之作。名以歲浮志。帥也。民田天子之德。而天子曰。先帝之心。繼自今廢敖推修。厥蓄惟稱。利用厚生之功。將萬世而下。實嘉賴之。凡倉廒百廒之間五百有二規置索錢。是守齊示卑于諸倉。市及已倉前舊有阿蟹。而廣之以使船來泊以石梁。亦名曰歲浮云。若夫屋材僭形。木功土事之費。迺用而著之矣

泰定倉

吳興續志。泰定倉。宋名西倉。舊志在清源門內。元泰定間改今名。至正十六年。重築城垣。遂在城外。至正十八年。燬于兵火。乃以開元寺鐵觀音院并民地。創建。尤拓甚廣。皇朝因之。内為廒一十三所。其外併廣福寺廒一十七所。南庫廒六所。共三十六廒

州濟倉

宋真西山集李誠之墓誌云。公撙用度。凡廚傳苞苴。饋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糴貴。則發以糶。秋冬收斂。復積之。如常平法。宜春志。州濟倉在州倉內。慶元間。郡守李玘建以爲州家賑濟之貺。詳見州濟倉記。李直節文。新栁州濟米倉記。本州土瘠。豐歲僅自支。江淮他米猝難致。閒告旱潦。唉命錢廩饑者不可待。前太守高侯詠之。嘗撥糴旁郡爲備。今太守李侯玘。實竟其事。積之。分置萍鄉萬載外邑。爲二千斛。州爲一萬斛。菜新倉以儲之。名曰州濟。歲或儉。州得自專發此。平其直以濟吾民。期救飢。補其數。若能增益之。而又繼以常平之廪。吾州其永濟矣。乃命郡從事李直節書扁。併敘大略揭于楹間。敢告來者。昔慶元六年。歲在庚申。春正月十三日庚子立

州儲倉

宜春志。滕強恕州儲倉記。予爲當塗歲。六旱。人食不能月二鍾。閩郡寒怖。始乞米於常平使者。不足則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糶。於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饑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間。因思艱食時。非賴天子仁聖。朝奏暮報。其荅如響。部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懲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熟。慮救民傷農。於是始議廣糴。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探匱中物。隨取即獲。固不待有請于朝。于部使者。而后得之。其利不既速矣乎。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六年。太守李侯玘爲之貯米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叢其出入。廪庚弗修。防禁不立。抵今二十年。見米財什之五。乃即郡帑省浮蠹不急之費。庀其贏餘以充糴本。又稍附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亟者。法不立也。法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闢州倉之北偏。建廒四別爲儲倚。又限門闢廒扃鑰。謹啓閉。別官吏。周或使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羸縮相補。循環如日。無廢厥初。其殆可久。頒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吏治民者。多樂居之。而九重亦毋不輕予。人故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遴精則罪者必多賢也。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遇。且將益廣其儲。益修其法。以成予志之未備者。豈但曰俾勿壞而已。予爲袁修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橋別有記。茲不載。而其買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嘉定十四年四月日記。宜春志。州儲倉在州倉內之北。嘉定十四年。郡守滕強恕建爲屋四楹。儲米貳萬斛。且爲規約。以示後人。如左。詳見州儲倉記。今立州儲倉規約下項。

一本倉所貯米。係是別行儲蓄。與州倉不相關涉。非遇水旱濟糶。不可妄動。

一本倉米斛積久恐致陳腐。每滿二歲。以新易陳。當易之歲。從督官前期申州。先將陳米應副本州支遣。候當年苗場結併日。撥還取足。

一本州如遇水旱災傷。損及三分以上。出米

賑糶比市價量行減損所有本錢候賑糶畢日仍舊收糴如有折閱本州
當與貼陪補足舊數損及六分以上出米賑濟候見實數附簿次年如遇
豐熟即行補足務使不失舊額永爲民利。一本倉專差推官提督遇時
點檢倉廒門戶鎖鑰仍仰專知副監轄啓閉不許稍有情弊。一本倉廒
屋並是新建仰監專常切照檢或有損漏即時具申修葺毋致損壞。一
本倉所積米斛已具見數目申諸監司及朝省如官吏輒有移易乞比附
常平倉廒條法施行。
右具在前永請遵守。

倉

軍倉

桐汭志。軍倉在軍衙前街之東。名九儲。濡須志。軍倉四所。一在軍衙東。建造年月不可考。一在報恩寺東。紹定元年沈景淵建
爲屋三十九楹。名南倉。扁曰豐積。舊來路徑迂僻。丈近軍寨。寶祐三年陸
巘如闢通大街。置外門一。一在嘉蓮池西北古岡之上。紹定三年季衍建。爲
屋五十五楹。名北新倉。一在朝宗門裏。郴江志。軍倉分收軍糧。在廉訪分
司之右。太守耿褒造建。南安郡志。軍倉。郡治西一里。祥符經。鹽米倉並軍
衙西南一里二百二十六步。今倉不知以何時遷。端拱勑云。虔州所賣通
泰鹽。每斤四十四文。足廣州見管鹽萬數不少。欲候建寨。依江南價賣廣
南鹽及起立倉庫。大段般廣州鹽堆積於大庾縣。奏乞賣與虔吉袁洪等
州百姓及依淮南兩浙例。差置提點杜鹽侵臣。今商賈仍販通泰鹽。倉之
廢已久。凡時和歲豐等六廒。外門揭軍倉字。石曼卿書。咸淳戊辰。郡守趙
公孟適鼎新門臺三間。并廒之腐者。一新軍倉字。侯自書之。常平倉附軍
倉。秋收冬藏。等凡六廒。

軍儲倉

宋呂南公灌園集石陂寨新置軍儲倉記。南城領治。建昌東北。自寅連巽。境皆接閩。閩
之貨莫盛於鹽。異時來諸鄉民所食。壹取之邵武。未嘗閼郡倉積否也。以
商販家者率十五六。負鹽平行。顛揭哄莫知禁。熙寧法度既新。條約致嚴。
善爲者戒而不逞者忿。夫常鄉嘯黨挾刃道險。而質遷其慮。刑誅以比醉
臥。上官患焉。而捕鹽之使臣建矣。十年時使臣已三戳。而鹽盜亦再起。流
毒建劭邵武間。濫溢而西。所過燔室廬。屠劫生聚。乃主剽三官吏於一日。
事聞于朝。執政以爲憂。而江西轉運提刑鈐轄司相與上言。建昌兩縣圍
五六百里。一巡檢不能周察。請改石陂捕鹽使臣爲巡檢。增兵倍其舊。爲
百人。專督南城部分。報曰可。後二年。當元豐之己未。廬陵徐君義賓來涖
職。始至。慨然曰。惡少兇獰。耕忝應募。占軍籍。群行山谷。以從獲爲事。功而
訓練之不勤。威械之不攻。誅賞不休於官。顧受無繫於私。是殆戲劇云爾。
爲之勞心用智。如屬諸己。居歲餘。勤者精。攻者備。休者謹。繫者安。君曰幾
可矣。唯軍食猶艱。敢不恤先。時寨請置倉。以便月給。而轉運使以其事委
屬吏參詳。吏故不靈。則妄議以爲難。主是君復力請。大疏其狀。或謂君三
歲即去。何必固論。與人異同。君曰。非此之志。事存公。理存宜。雖公且宜。則

足以行於郡縣安能沮於豺黠令百兵月食斛米二百而於距寨四十里之藍田受之蓋可但阻暴漲淹厚淖則趾步猶燕楚而議者以為小費不害然則孰之豺孰之郡乎明年冬今轉運使劉公初按部君迎謁論焉公曰議者何以狠王君對曰獲謗同憔方又共歎無例近稽諸郡兵有寨去縣遠而置倉者六七所君信之臨口黃金場言之沙溪郡武之管平皆是矣言之人劇事蓋常以義亦何等比之取鋒公察之公曰悲彼云云吾能使兩寨軍儲有倉於是倉建決矣建以壬戌之六月十二日凡費緡錢三十而贏屋以間計之三以楹計之十有八又增中前二楹為亭以范出納以存舊閱武之位蓋自君之有請至于克成首尾三載縣代令郡代守路代使而君間關懇游以得此志向非誠力至到秉義不回則亦何以及此夫兵之所聚其食必使甚易知也而一倉之成非君幾不克况於事之無大而欲立之以草草之計其可乎哉噫書事善存乎法法善存乎人舉之之難有時而過於立之之難則法感見疑事或以廢故天下雖人之待以君之材而治百兵於一寨力固有餘矣使其志之所得有大於今日則是倉何足書書然且書焉所以資其有考於後六年四月八日灌園呂某記

王君實矡軒集晉江軍儲倉記　晉江於泉為壯縣紹定初並赴淳飛除

七聚驗動永春德化俱受兵晉江在二邑東南隅於是嚴保障詧斥堠募兵卒以備禦之用度鉅而節藏竭故有以傷錦去者仙遊鄭侯鼎新定奉時盜方平而邑已彫弊侯乃糾覈版籍之缺遺檢柅吏胥之隱覆擇裁費用之浮冗朞月間董董有序會永嘉方公備以官僚司庾事目擊民瘼愁為如禱廡蘇霈潤用補燒痍有寧化李君順甫請于臺欲帥屬邑各立倉峙糧積以軍儲為不虞備公下其議于四十八縣縣皆縮朒未之應侯獨粟承惟謹當縣計亦立百費毛舉圭積勺累得米若干列為層庾別以仁義禮智信之號字于廳事之西偏出納則委丞佐值米翔貴減值以糶捨其雖侯秋成復糴如初數雖不糶而意度休美能始善以勸來者是為可書蓋自邵之積中之峙不見於後世縣郡州里蕩然無備糴輸千里率十餘鍾致一石者有之近日梓鼓鳴官驅疲民輓餉于道楨肩雷腹粟粟相望盜得以甘言厚幣誘之為舟中之敵然則是倉之建先寒而索裘未雨而徹桑非為政者深長計歟然事功之難成非病於下言而上不行則苦於上作而下不應而原其上下交相扞格之故正坐於關官之以公滅私大學之以義為利者未嘗加明卞篤行之功爾今是役也一尉言之方公行之不日計不自己出而以下僚出位言之為忌也部使者作之鄭侯應之不曰衆皆遷於果命我不可先衆人而犯其難也非明於公私義利之分者其孰能之侯久游西山先生之門先生嘗倣朱文公之法立社倉于浦規畫燦然垂惠無極侯宰百里厥施未私推而廣之良有後日縣解有間政堂大書曾語言政二十二章於其間余一日登斯堂揖其末章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者以語侯曰軍儲有倉庶幾此意其亦五美中之一歟侯曰予知余心宜為余識其事遂條顛末以申告後人增廣而賡續之俾勿壞侯錄太學登癸未進士第不七年脫選調蓋所至有聲云洪武志軍儲倉在鼓樓西馬鞍山下及各衛管上元縣志軍儲倉在懷遠門江寧縣志軍儲倉在通濟門外鳳陽府圖志軍儲倉在州治東南松江府志軍儲北倉在北府治西北軍儲倉在府治東南淮寧府志軍儲倉在府治前東偏二十餘步創立洪武八年又於府治東南三百餘步增蓋倉厫亦名軍儲倉黃州府志軍儲倉在治之北崖州郡志軍儲倉在城內州衛之東

軍糧倉

南昌府志軍糧倉在州城內近北唐正元十二年中丞路裏移出驛街南臨江使於轉納故也今廢通川志通州軍糧倉在州治西一百三十八步

大軍倉

江寧縣志元大軍倉即宋咸淳平糴倉為大軍倉宋范石湖大全集奏乞蠲免大軍

倉欠負劄子　臣比奉聖旨盤量總領所大軍倉儲積米數今已畢事通計少欠八萬六千餘斛總領所見將合干人送本府左院根勘照條斷罪備償臣竊攷之大軍一倉創於紹興五年至今已得三十六年前後更過軍糧無慮二千餘萬斛從前即不曾除豁耗頭鼠耗亦不曾如此盤量到底即上件欠數猶不為多縱有情弊恐非盡出於目即合干人等若繩以三尺則根株斷罪徒配猶為輕典案後備償估籍不足充數緣情有可矜理有可察臣輒冒昧奏聞伏望天恩詳酌特降指揮施行取進止鎮江志大軍倉在程公下垻北前臨潮河後枕大江即舊轉般倉也宋紹興七年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閘占舟而防指運綱兵亦復侵耗運使向子諲乞置倉以轉般為名諸路綱至即令卸納從之淳熙戊戌郡守司馬伋總領葉翥運副陳峴三司同相開禧初郡守李大異增為五十四廒納儲米六十餘萬石外續納米餌廒少不足以容司庾者擬以總領所大軍倉借廒交受然以朝家樁積寄之他司出納混殽兩皆不便嘉定甲戌郡守史彌堅念濱江積貯最為利濟要須儲蓄百萬以使轉輸倉後隙地尚可展拓新開跡水澳去倉密邇就運澳土積成廒基力省功倍乃以借廒增廒利害諗于朝奉旨增蓋廒宇二十座以乙亥五月庚申鳩工八月甲

工竣事。至元十二年，改置以受本路官民粗糧，北關禪師集大軍倉廳壁記鎮江代人倉廒基兩漢餉道不絕也。淮東一道，饒耕萬竈所仰給，廒任重非錯綜精緻之佐分掌出內會稽，雖有應變宏才偉略，終勤於獨張，倉實令使長總侍其官，發糴之地，毫忽利病，罔不備悉，每以獨張作艱，白諸朝，乞去甲仗庫官，別增監倉一員，依舊銜止添兼監甲仗庫五字，併事集刀裕。若已涖事，時等而上之，逮今使節駸駸黃閣紫禁，而惠被四表，自某官至某官，歷三任，壁記未始建，恐改作之，自久而不聞遂跡，凡居是官者在官之日與夫爵里名氏悉書於其下，庶夫往績歷歷可考。建康志大軍倉在下水門內北，接廣濟倉，監官一員。惟揚志大軍倉舊名北倉，在北門內，淳熙間，帥守鄭公興裔修并建門屋三楹，以大軍券米貯焉，淮東總所專委監倉官一員任責收支。淮安志大軍倉在府城內高公橋西三十步，即舊倉也。山陽志大軍倉在州倉後，乾道七年，知州事陳敏建，淳熙十一年，知州事章冲增建，每歲淮東總領所截撥綱運赴倉下卸，應大軍月逮。滁陽志大軍倉在縣西北卧牛山之麓，開禧三年，令李鏻建，為屋五十五楹，嘉定十六年，黃格添五楹，寶慶二年，胡崞添六楹，淳祐五年，孫立改造一十二楹，十一年，郝鎮改造八楹，通覺地面，今為屋六十六楹。清源志大

軍倉在西園，淳祐七年，任鄧建。武昌志大軍倉，壽昌乘武昌府在市西天慶觀之側。郴州志大軍倉在縣南九十里。江州圖經志大軍倉在苗倉側。

贍軍倉

新昌志贍軍倉在麻塘市，今廢。延平志贍軍倉在本寨。洛陽志水南倉，宋太祖常幸其所，制度甚雄，敞梭倉之南有土塚，俗傳蔡邕墓，疑非是。水北倉，本梁太祖宅，開平元年，號太昌宮，欲翔興創，編遺錄云，竟不施行，乃以為太倉。

西河倉

山陽志西河倉基在城西運河西岸，舊為南北鹽倉。

武岡倉

邵陽志武岡倉在邵陽府，崇寧而成陞武岡縣為軍，歲撥本府民户苗米肆千五百斛助武岡軍廩兵。其後知軍汪義和、知軍洪秘以本府米給不以時，節次申請于朝，乞令本府自行受納，以米易錢，代起湖廣總所綱運。於是令頓置倉受納上項米數，以武岡倉為額，每歲抱認代武岡軍解總所正錢八千四百四十四貫九百文，實自慶元四年始也。本府架閣庫有代綱省劄可攷。

儀川倉

遼州志儀川倉在縣衙前街南。

嘉興倉

嘉禾郡志嘉興倉，宋朝在子城西南一里一百步，元朝在府治後西北，皇朝在府治後，倉仍舊，添建左倉在中正橋西，右倉在縣學東。

白沙倉

德興縣志白沙倉在靈雲院，去寨二十里。

長蘆倉

滄州志長蘆倉在州治東。洪武四年創蓋，八年又於州西及城北增蓋。

縣渚倉

赤城志縣渚倉在縣南七十五里。

港頭倉

赤城志倉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後省罷。

古北口倉

順天府志古北口倉在口城內，洪武六年創蓋。

永壽鄉倉

武陵圖經志永壽鄉倉在松林寺，今管米三千二百八十石有奇。

宜陽鄉倉

武陵圖經志宜陽鄉倉在寶峯寺中，今管米十二百石有奇，穀四千九百石有奇。

馬軍橋倉

東陽志馬軍橋倉舊經云在州西二里二十五步，今廢。

興利場倉

德興縣志興利場倉在本場。

都倉

鎮江志都倉在府治之東南，即學宮故址也。舊廒八，歲久傾摧，所貯無幾，守臣待制史彌堅增創廒宇，併葺其舊而新之，越數月始畢。合肥新志都倉在州衙東南三里，武德坊，歲豐橋南百餘步。宣威門裏省倉、常平倉、大軍倉隸焉。省倉、常平倉為廒二十有四，為屋九十有七楹。大軍倉為廒六，為屋三十楹，歲久傾落。嘉定六年，帥李大東重

脩，仍增剏七十五楹。江陰志都倉在軍治西南，政和五年，時江陰為縣，主簿俞光祖於官倉獲一烏雛，全體紫素，而啄自脛掌俱紅，蔣公靜奉祠里居，撰政和聖德致瑞烏賦進之。新定圖經都倉在子城東門內，街北。東陽志都倉在州西一里，舊曰資福倉。三山志都倉，州都倉舊名西廒倉，閩王審知創子城外。皇朝熙寧二年，拓豐樂門城為子城，倉乃在內。元祐四年，建倉廳，治廒齊翼，以旁屋大小凡二百一十區。政和八年重修。建炎二年，復脩，列倉廒于兩廡，凡三十八眼，以千文題其號。紹興四年，石甃兩廊，以便輸納。常平倉舊在倉內。吉州郡志都倉在州之北，南唐李氏昇元中置。天聖中，太守張傚重修，內有雲積亭、儲計亭。瑞陽志都倉，今改為瑞豐上倉。臨川志都倉在州北慶延坊，面東，內分南北倉。新昌縣志都倉，今改為際留倉。衡陽志都倉在鼓角樓前之西。郴州圖經志都倉五座，在都庫之右，係每歲收六邑一司稅粮米頓。又都倉在州治西。武昌志都倉、常平倉，壽昌乘武昌府在市西崇真坊。全州清湘志都倉在郡治東。莆陽志都倉，諸縣米悉輸邑，而大理寺丞馬易從有請諸外縣令，願便受納，於是外縣始置省倉，咸平四年也。至皇祐元年，翰林侍讀學士宋祁又以遠縣力農之家，去

郡遂逃罪有常平無由窮詰又各置常平倉莆田縣郭不置又郡倉在
軍治之東隅天禧坊內舊置歲久頹圮紹熙元年知軍事趙彥勵重修都
梁志郡倉在郡治東司法廳左職田倉在都倉內二倉共十九廒有官廳
吏舍土地堂共五間潮州圖經志郡倉在州治設廳之側陳侯圭重建年
鄉潦重修學越志郡倉在郡治西南禾豐門內瑞陽志杜孝嚴郡倉記
余友趙君出宰新昌半刀發硎窾郤理解興利圖悉慮所先務歲受義倉
米三千一百石有奇以備水旱以賑孤貧則有常平倉之名歲受官兵廩
給米一千五百石以支土軍以給吏祿則有軍糧倉之名歲受飼馬錢二
千石以供郡漕以養戰馬則有馬料倉之名然皆無其所隨寓他處不可
稽察君曰嘻食廩邑之根本出內之際可無司存昔夫子為委吏必求會
計之當而貫生論矯偽者出幾十萬粟以為漢治之不綱縣章之缺孰大
於此乃於縣治之左得務場廢址市材於山取工於庸百堵皆作而民不
知役中為受官廳三楹左右翼以常平廒凡十其前限以脩廡榜曰常平
倉門先民也出門而左為軍糧廒三重人也出門而右為馬料廒三後畜
也凡廩之所容各足以貯其歲受之數無缺事然後豆以橫扉翼以大門
榜以郡倉繚以周墻高廩華飛與縣增粧君視事以癸未之八月經營以

十月斷手以十一月陰盛冰堅惟塗墍畢于甲申之二月是役也以監務
文林郎余百祿董其事為費二百萬常平使者趙汝談助錢五十萬郡將
陳振助錢二十萬餘皆從縣樽節以足其用屬余為之記余謂倉廩之治
二出內而已內而不治則病民出而不治則傷國此長民者所宜加意也
入而寬其槩量禁其苛取使偃鼠不得喋唼民其紓矣出而謹其薄書嚴
其檢校使雀鼠不得耗蠹國其裕矣今倉既有司存二者之治可得而舉
也然趙君去不能如古倉氏庾氏子孫於此也其為我併刻此以詒後之人
鎮江志都倉宋置在府治東南歲久朽敗宋嘉定郡守史彌堅重葺彌堅
自為記曰直子城東南隅是為都倉歲久弗葺椽楹朽蠹垣壁隤缺上雨
旁風儲偫弗嚴庾氏司出納無一席地以蒞事執筆備除而坐俛首壓桄
中尚何望會計當耶西城既秩民租稟主舊廒褊隘不足以受所委則假
他司空廩而寄藏焉發斂無定所輸受者始交病矣嘉定癸酉九月余來
守是邦怪而問之屬秋入方殷亟鳩斂態明年夏因稍給之隙始先葺新
而規廣之築土增高使絕浸潤剔剔蕪壅以去沮洳甃甎級石累塹層庋
礱密堅牡俾利永久列為十有二廒因舊而增葺者半之官廳神祠門闌
之制向所闕典今悉備具肇工於次年四月斷手於十月屋以間計合六

十費羨餘之粟凡千二百萬米一百五十五石民不知役而倉以新夫積
貯有邦之先務蓋藏有司之常職斯小費萬歲月而恃假寓以為安是豈
常職而慢先務也余為郡不能自闢補葺疏壅扶傾植殊政條稍稍舉乃
以餘力而營斯倉倉成會歲大稔復斥公帑糴粟實之以備不虞於積貯
先務詎能補萬分一庶不廢有司之職云耳江陽譜劉集紹聖初都倉記
君子明天下之務者變而能通周萬事之理者動而多功然不精義無
以致用不應物無以宜衆此古今之大患也余嘗病班孟堅記漢文帝稱
條侯之語止以嚴守軍壁雖天子車騎不得馳騁為真將軍而豈儲廣廩
之善不載焉使後世將帥軍容者疑國政安近利者忘遠圖不思文帝親
屈萬乘之尊按轡徐行以伸其令者豈止此哉當知有大過人之事觀漢
文之初關中之民未識耕稼野無完積府無實庾匈奴兵焰歲通甘泉當
是時營三將於長安之東雖曰備胡而所憂豈止匈奴也條侯能知先務
即軍中置細柳倉籠關輔之粟半貯其七三年分營吳楚兵作細柳餘積
飛入雒陽吳人之兵衛伏肯逃不能絕之此所以為真將軍矣棘門灞上
豈將夜鼓仰食太倉豈不謂兒戲哉瀘雖邊州熙寧之前人民官府僅若
一戍之聚上田輿賦一能給一旅之衆元豐四年神宗皇帝遣將開邊誠

蠻之罪斥數百里之土置十三堡寨歲移嘉眉米三萬斛以實之移梓夔
路兵馬鈐轄司置瀘南沿邊安撫使司帥邊面千里兵屯萬計張官布吏
十倍於前漕府謀餉憂在轉粟議者請以新田募夷漢之民計田授耕分
壘相望有警則兵無事則農將以寨給一寨戍賜一城官先支移民脫飛
輓拔寨米報首屬帥任者手提三印當措置之初切於官守昧於體國遂
以新田餉安邊寨歲取茶穀不償半酒自是隣路告糴漕府移餉交集境
上惟分寄縣寨以就蓄藏州有頹廩百年之構不能增亦椽以足一歲之
備紹聖元年十二月光祿王公以作坊使守方渠兼帥州事經表積帶日
以補敝經遠為務二日按軍儲之數更告曰州無多廩半且頹圮常歲之
積分寄縣寨公曰金城湯池非粟殺不守飢饉軍旅非食不救求不藏海
散之江湖此自竭之勢也百畝之農尚知有困箱之用何萬兵之府連戍
之國不能完大廩務多積以備凶荒水旱乃請漕臺得省金一千八百緡
購材於山陶土於野募民五千六百工役兵之力以足之公戒賓客燕集
之費月視工徒躬勞而悅使之故人若其家隊力竭作戊寅仲春起役中
冬訖事飛華大棟環七十三間共五百眼給納有亭斗量有庫水築池樑
以修大渠中闢廣庭以分廥稟百工告成無橫草取民意安乎之日兵把

豨遠乘陝高廩其利在國豐年善歲常平之糴糈山而藏一朝饑饉水旱疆場生齒光於指掌其利在民安國強賠號貳州事經始之善雖莫己有落成之喜實與衆同故直書而無愧元符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謹記宣教郎權通判瀘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緋家安國與左駢驥使侍節英州諸軍事英州刺史權發遣梓夔路兵馬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兼瀘州軍州王獻可金陵志趙彥端作三倉記　上臨御之六年中都之倉廩實乃始建豐儲倉著粟百萬然議者猶謂宜放古實邊之意藏之外使特天官貳卿史公正志躬獻納而彥端稼公府皆與聞之未幾出鎮建康彥端亦將漕江東理至焉會秋上熟其糴二十幾以病辭公乃推前議大出庫錢斂而藏之以均本來戒先備而廩人病委積之無所也以告蓋昔之為倉者三曰廣濟曰常平曰大軍緯亘錯峙凡百有餘楹自他郡眡之可謂壯矣惟帝之別都天下影兵良馬在焉歲之經入無慮數十萬斛漕江而下者舳艫數千里方其派衍並集雖佛廬賓傳為之充例而卑栈之共有至於露積者然古帝王之居也其廩庾之制宜瑋盛閎峙從世可考而圖記所稱吳苑倉在苑城內於晉為太倉餘無聞焉苑城今都城也以當時運漕推之於廣濟為近皆距城之西偏水濟于江中則秦淮注焉轉漕之利古今蓋同之於是因廣濟之北徹故官治又告于大將從旁軍營得地凡百有一十丈為屋八十有四楹度受粟五十萬斛高明爽塏深厚固嚴輸者不勞守者易力然儲材于素市工以直農不去野商不辟塗斧斤齊和丹堊絢煥故新相臨迥出其表中役有沈茂舉於江莫之主名取而用之既巨且良民悚不擾益以歎異始於乾道四年秋九月戊辰冬十有二月甲寅乃告成焉公在朝廷嘗為上陳天下大計上命坐反復酬聽率漏下十數刻其振公之來固不專於奉法令剸煩劇然適疆場無事而獄訟簿書之屬又廓廓無足省故得以其餘力為一方長久之圖自城池邑屋細大畢舉此其一也公平生慷慨不治財及在官則毅然如他人之私方天子以恭儉先天下乃者郡國以滌閣者衆既優其復除又從而賑廩之而太倉之富自若也公之境入食三驛亦踰其八十三蓋君臣之間以儉登濟者如此夫道上德意而求方國之風者使人職也故并記之以昭示來者俾知富國之道自儉始趙彥端記維陽志周元作南倉記　國家駐蹕東南兩淮實為邊境惟揚椿積倉儲粟常五十餘萬歷歲滋久闕於繕修浸淫歲時頹垣敗壁飄飄風雨儲粟因以紅腐前後掌守請粟有定額慮於虧耗帑弟相諉莫敢有請紹定戊子制置安撫使趙公朔宗建閫是

州安集流民修飭邊備又刱立制勇一軍廩給教閱以壯軍聲興滯補弊百廢具舉乃曰積貯天下大命漢唐盛時皆實粟塞下以備兵食矧在今椿積一倉尤廟堂所加意而任其傾圮腐敗若此豈所以體上意哉遂與諸僚屬請于朝明年春得旨命總餉岳公珂漕使任公繹委官監粟椿粟增修厥宇於是公得以力任其責消辰鳩工度材庀事凡榱棟之摧撓者榱椽之朽壞者樓屋墻垣之欹傾圮毀者撤而新之間有材植不蠹間架猶全者亦隨葺之計一百二十五間新刱四十楹增壯於舊凡為工三萬一千有奇費緡八萬餘用米幾千斛自己丑三月上澣興工至秋莫告成民不知役兵樂從事人皆謂公非志於體國厚於實邊重於養兵切於衛民必不汲汲於此蓋一舉而仁人禦邊之善具焉是役也前觀察推官章至興錄事參軍吳鐘同董斯役元寓居于此獲覩厥役茲來之偉掬俾後人更相繕葺為邊儲永久之利是不可不紀敢借述興工之難以為之記紹定庚寅二月五日立迪功郎新慶元府司戶參軍周元撰并書迪功郎揚州司戶參軍李著篆額

東倉

金陵志東倉景定志曰唐六典云東晉有東倉石頭倉永陽續志東倉屋七十間門樓三間廟子一間內五十間椿積厫一十間生券厫五間淮東熟券厫五間淮西熟券厫並金知郡任內起造在東門大街之北臨川志東倉在文昌橋東近孔家渡嘉熙三年郡守江公湛易民田刱建凡八厫淳祐十一年郡守葉公夢得增三厫治揮頗修

西倉

蘇州府志西倉在子城西二百八十步疑即府倉也右祥符圖經永陽續志西倉屋五十間裏外門樓各一間廟子一間內四十間椿積厫一十間券厫係陳宣使修從日起造又倉屋二十間椿積厫金知郡任內起造在東門大街之北臨川志西倉在迎恩門外

南倉

鎮江志南倉在范公橋東西倉在子城西今皆之西津今廢　廢松江府志太平南倉在府治南小南倉在府治東南蘇州府志南倉在子城西新志又云府城內有北倉橋南倉橋政和中朱勔拆此倉為養種園而南倉久廢但存倉街巷云涿州志南倉在州治南舊建溫州志南倉在府治南永嘉驛北章貢志南倉在州治東南一里廣儲坊乾道辛卯郡守曹訓建通守胡安老書額二倉相通厫眼并常平倉凡二十區內一厫係廣惠館所入糧專以給出糶仕官之有死喪者倉廳各三楹

北倉

蘇州府志北倉在閶門側皆前後臨流按續記每歲輸稅於南和糴於北以元豐三年計之所糴無慮三十萬斛東南之計仰給於此農民亦賴官糴以平穀價其利甚博溫州府志北

倉在府治北洪積庫西即舊倉章貢志北倉在州治東南一里金魚坊紹
興壬申兵燬後郡守李耕建通州志北倉在城北洪武七年創蓋松江府
志青村北倉。

際留倉

句容志際留倉元置在縣治東又有常平倉在郡東九十里。達魯花赤丑閭置又置義倉一十七所元末
俱廢溧水縣志國朝際留倉在縣治廳後新安志宋際留倉舊在縣治東
元義倉共二十三所總收穀九百二十二石六斗社倉六十六所總收穀
二千三百三十三石一斗今無新安續志際留倉在州治東　際留倉在
縣衙內與薛少保祠相向休寧縣彰安志際留倉在縣樓內東偏宣城志
元際留倉舊志在縣治東今察院基是也
國朝洪武十年移於縣治儀門外之西元尉司舊址也　宣城志元際留倉舊在
三友坊基存屋廢
國朝洪武十年建于鼓歌坊之西合肥郡志際留倉縣東城隍廟後　際留倉
平易坊南松江府志際留倉在郡西南五百四十步舊造船場蘇州府志際
留倉在縣治東北順民橋即宋舊倉也嘉定志際留倉在州治內延祐五年知
州任立建餘杭志際留倉在縣東南於潛志際留倉在縣西叢桂坊建昌府新
城志際留倉在縣治東偏鳳陽府圖志際留倉三座俱在州治東桐盧志際

留倉元在縣側今建于縣治正廳之東會計本縣歲用祭祀粢盛官吏廩祿
儒學師生廩饌以歲貯之分水縣志際留倉在縣治正廳之東洪武十年有
例會計本縣歲用祭祀粢盛官吏廩祿儒學師生廩膳而歲貯之以爲縣志
際留倉在縣治東廳今際留倉在縣治內東陽縣志際留倉在縣東南大德
十一年縣尹郭瑛建今際留倉在州西一十步武義縣志際留倉在縣治西
永康縣志際留倉在縣治西六十步即舊禮節倉基開化縣志際留倉在縣
東南倉屋三間牌門一座江山縣志際留倉在縣南一十五步四明泰山續志
際留倉在縣東二十步定海縣志際留倉在縣西南三十步奉化州志際留
倉在州治門之左每歲收貯官糧六百餘石以爲官吏俸給及孤老軍人口
糧慈溪縣志際留倉在縣治西廡貯秋糧一千三十五石以充吏員軍人祿糧
瑞陽高安縣志際留倉附本路瑞豐下倉新昌縣志際留倉在州治之東即
故巡檢司址上高縣志際留倉舊二並在鼓樓門之左右吉安府龍泉縣志際
留倉舊名慶豐倉在縣譙樓內東偏前燬于兵今新創永新志際留倉在縣
西安福縣志際留倉在縣治北收儲軍儲糧料邵武府建寧縣志際留倉在
縣治東三十步洪武二年立三山志際留倉至元三十年始置凡州縣糧之不
滿石者取便輸納就給官吏月俸州縣官吏鎮守官軍卒孤貧口糧設官

二員俾掌收支。常山縣志際留倉在縣治東洪武十年建倉三間官廳
三間門屋三間今際留倉在縣東舊係尉司故址至元壬辰年建潮州府圖
經志海陽縣際留倉三所。　潮陽縣際留倉在縣治西　程鄉縣際留倉在
縣西南。　揭陽縣際留倉在縣西南。南寧府武緣縣志際留倉前代設置在
本縣每歲會計際留民納秋糧以給縣寨官吏
俸米并守鎮軍人口糧。舊址尚存即今不曾設置

存留倉

海寧縣志存留倉在
縣郭餘杭志存留倉在縣東南即岑山驛基洪武十年知縣梁初建臨安
志存留倉在縣市內於潛志存留倉在叢桂坊西即元際留倉基建新城
志存留倉在縣郭紹興府上虞志存留倉在縣西一十五步新昌志存留
倉在縣治儀門外諸暨志存留倉在縣治廳後上虞志存留倉在縣前譙
樓之東餘姚志存留倉在縣治廳西蕭山志存留倉在縣治東廣信府志
存留倉在府治北計七廒房屋計三十五間龍游志存留倉在縣西習善
官內公廨房屋
三間牌門一座

省倉

都梁志重建省倉記　都梁省倉志不載興建
歲月景定三年六月十八日永嘉趙希边來領
郡事後六日給官軍糧傾廩繳星竊來委地化不職頗至事靡新八月十
一日命工十月初六日訖役爲屋八十六楹郡帑不費兵人莫知用書其

實又省倉敝陋經年不葺景定三年永嘉趙侯希边領郡汲汲軍餉用工
修營規模宏敞內建一廳扁曰豐瑞堂揭扁之日適僚屬舉酒併犒饗工
匠執役等人是日也飛雪盈尺人以爲豐瑞之兆也休寧縣新安志省倉
在縣樓內之東嘉定鎮江志省倉在金壇縣市東北慈雲寺後太平州圖
經志省倉在南津門內街東興化府莆陽志省倉在縣之中門外東偏常
平倉附焉興化縣志省倉在縣治之西常平倉附焉臨安志省倉在縣東
南一十步紹興八年置會稽志省倉在縣廨東廡之後赤城志省倉在縣
治西廡二十步今廢溫州府志宋省倉初在子城西南百步後遷西北四
十三步自唐以郡賦爲三分其一爲上供其一爲軍儲其一留州支用故
有省倉際留等倉有銅朱印政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降下四明志省倉
在鄞江門內建炎間廢於火紹興初重剏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重修慶
元初郡守趙公伯檜又修永豐志省倉在縣城內丞廳之後初以報恩水
淺灘網運多滯乃置倉吉水縣名曰寄廒歲久弊生紹興二十六年邑白
于州遂罷寄廒俾邑自任受領米數復如故隆興初太守王佐復罷之以
縣之苗鹽上戶一半歸州倉下戶一半歸縣知縣魏希文乃創此倉章貢
志信豐縣省倉在鼓樓下　寧都縣省倉在丞廳之西五變　石城縣省

倉在縣治之東一里許。安遠縣省倉在縣治之西廡。龍南縣省倉在縣治之西五步。瑞金縣省倉在縣治之左。興國縣省倉在縣門外之西偏。南康志省倉鼓樓東東偏一十五步，今亦權以此為常平倉。臨川志樂安縣省倉在縣廳之東。延平志省倉在州西子城，端平乙未董守洪要鄭僉循重修。將樂縣省倉在縣東北。尤溪縣省倉在縣衙西廡。建安宗安志省倉在縣西半里。松溪縣志省倉在縣中門外東偏。建安志政和縣省倉在縣治東，即簿廳故基。浦城縣志東倉在縣東一百步，西倉在縣西二十步。清漳志州省倉在子城內東北隅，有三門，中間為廳五間，兩廡分為八廒，以寒來暑往秋收冬藏為號，每廒三間，歲十月，委僚屬之清謹者受納苗米，其倉知錄司戶掌之。邕州建武志省倉在鎮遠門內。邵陽志省倉在府治東北。連桂州志省倉自苗倉般量過入之省倉，以供支遣。永平志省倉在縣西五十步。秋浦新志省倉在縣廨之東。武陵圖經志省倉在武陵縣慶豐坊，凡十有二廒，中為廳事。歲收苗米而儲之，以供官僚軍糧及宗姓之廩，受職田米以供官之有職者，畢皆武陵縣所輸，爾餘三邑各自受輸，間就府納。武陵圖經志省倉在皇華坊，受苗則撥常平倉米來儲之，以供水旱之賑濟、賑糶及月支貧民之闕食者。長沙志省倉舊在廣

照寺之東，故老相傳，承平時縣有倉儲十六縣米。自紹興五年知縣李植建省倉在今譙樓內之西。湘潭志省倉在湘潭縣，稅輸于府，缺。

新倉

金元裕之集作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跨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于山，賦庸于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乞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為食者，莫勞于農，而莫不害于農。農之力，至于今極矣。塵牛而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蟊螣，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創見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救之恤，勸農冠蓋相望于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蠹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特然且不可，况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

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惟公為侍，為陝，為鳳翔，為京兆，為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于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為堅緻，廣狹陋為宏敞，增卑濕為爽塏，導壅蔽為開豁，環以模垣，鍵以重扃，主撥有經，新陳有次，朕縢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禁，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張本其勞夾也，知公為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澧州新倉記 淳熙十年秋八月，太守舍人趙公被旨自郡易澧，始至，訪郡所急，尤悉興起之。倉故在州治西，厥地爽塏，厥址宏闊，厥置使宜，然棟宇未開，誅茅織草，意象圯陋，將何以定經久法。捐公頗贍，恒為適。九月七日，鳩工戒事，按圖斤材，中敞都廳，翼以列庾，洞開崇門，髹漆巍巍，上覆陶瓦，鱗鱗差差，不飾不琢，斯直斯異，垣周回以丈計，百一十有七，奇五分丈之一。屋中建環五廒，屬垣合百有六丈，奇五分丈之二。為楹百四十有六，於是倉庾之壯甲於洞庭之北。凡尺椽寸甓，悉官自辦，弗及民。冬十有二月既畢，公與別乘洪公暨寮掾落之，惟郡之有倉，所以儲軍須，給餉廩，為民水旱凶荒備者，咸在邦可，因陋仍簡，地

為弗圖，將風雨燥濕之不時，蕩為飛灰，濡為泥沮，若官若軍若民，已饑，群胡以給之。公歎識絕人，兼學經世，右庠蜚聲，稱為有用之才，至以舍選來大對，親擢第一，乃今擬賢上閣，出鎮巨屏，知郡有遠模，莫倉庾先，是舉也，堅固可以持久，雄麗可以重嚴，廣袤靖深，可以有容，果人有藏，給予惟時，澧之為郡，糴自今有本乎哉。先是有旨因歲稔，下緡錢，糴於民，郡守臣掌視，惟謹。澧之糴四萬，而藏時就糴，即聚往往，休市虛寓，僧舍留民寨，以為圓，分散不一，蓋藏弗謹，屢有耗失腐敗，倉成悉移而歸之，易新陳，嚴防守，以俟上命。然則公不特為澧計，其為國家計也甚忠，一舉二美具，是不可不特書。公名鼎，字和之，淇川人。淳熙十一年二月吉日，迪功郎、澧州慈利縣主簿權軍事推官周諸記。衢州府志新倉在府治北，廒屋三座，共二十六間，官廳三間，門屋三間。章貢志新倉在城東坊，舊為萬戶府。淮安府志東新倉在府城內東南隅，去今府治南三百八十六步，吳元年建。西新倉在府城內西南隅，去今府治西南一里零九十步，洪武元年建。維揚志北新倉在崇德坊，嘉定十年帥守崔公與之建，以椿管朝廷科降糧米，又名椿管倉。十三年帥守鄭公損增葺廒屋。河南府志新倉在陝州之東。儀真志轉運司新倉三十七間，在天慶觀西十一間，嘉定八年運判王大昌建。二

十一間十一年運判方信孺建之從米料倉與錢物庫混爲一所寶慶元
年十二月權漕上官渙酉闢東墻之外空地別創廒屋二十間廳三間門
四間爲米料倉以舊舍爲錢物庫仍糴米一萬五千石椿積爲循環平糴
之用宋蘇東坡奏議倉法劄子一首　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
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
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
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
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
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
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
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
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
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
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擇明發
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諭也今來
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勅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
而能使六百萬石上供斛㪷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壺爲兵
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
京師富庶事理甚明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疏外輒議以行之政
必須卻送戶部或卻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
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致仕間特進瞽言但可以
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即
乞將此劄子留中書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即乞并此
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陳次升撰論奏論盜發保州倉　臣竊以北
虜通好百有餘年朝廷無北顧之憂邊庭弛備今虜主新立喜兵好殺人
心未服國中未定萬一衝突犯我邊陲守邊之臣若非其人倉卒之際不
無敗事伏聞近者保州軍糧倉爲賊所發般運輸城而出其間多是兩屬
人戶及草場遺漏燒焚積草數萬不少雖不見賊之主名切恐是姦細本
州並不知覺守倅如此安可守邊兼慮其餘州軍守倅亦有似此不職難
以任事皆宜罷去擇其勇武智略之人以代之庶可制勝於未然銷患於
未兆天下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取進止李椿經濟編奏改遷
倉頽　臣契勘行在省倉上中下界各管米色界分出納其米尚爲須因

建議之臣捌豐儲倉和糴米斛以充椿管而省倉每歲支遣不足自有合
糴六十餘萬碩卻緣糴本不繼往往於椿管米內借撥卻將綱運米斛及
續糴米撥還今來改省倉中界作豐儲倉而中界合支遣米斛撥入豐儲
倉收支者三分之二是中界與廢矣上中下界倉廒各有椿管米則豐儲
本倉變而爲中界非椿管之本意矣蓋建倉名者以感上下米國進取其
實無益而徒增官吏之費仰惟陛下方隆循名責實之政似此等名實不
副之衆似難改正臣愚欲望睿慈下有司詳酌還豐儲倉爲省倉中界倉
爲和糴場緣每年和糴場緣每年和糴旋差監專官物無所專責卻乞改
豐儲倉監專爲和糴場監專所有椿管米既在上中下界椿管依舊責逐
界倉監專認數常切椿管不得擅用庶幾事體歸一名實相副伏乞睿察
真西山集奏置潭州倉官罷贍軍　臣竊見潭州歲有秋稅苗米四十六
萬餘碩本州有四倉並無監官臣相度欲乞從尚書吏部置潭州監倉二
員一員充廣積倉兼衙倉一員充永豐倉兼救倉仍乞四選通差內武臣
須有堪充親民舉官二員及識字者本州卻有城下并湘鄉縣贍軍務監
官二員各不驅遣並無職事欲乞減罷其已到任人聽終滿庶得不致虛
費廩祿亦不妨廢有職事之人兼充所差官添給食錢之類委是利便取
進止　續奉聖旨依並充令本部尚書左選依闕四月日關尚書右選侍郎左
右選通差出闕者四月日有官指射充並京朝官次大使臣次選人小使臣
施行所有潭州城下并湘鄉縣贍軍務監官二員欲從本官所乞並行減
罷將見任并已差下人並改填上件監倉官闕通理考任李演老集光澤
縣大寺寨修倉記　由光澤縣治北出四十里所有寨曰大寺在懸豐時
以辟寇虜息吾萌之業鋒相襲往來踐蹂而縣之竟北直江右視三者猶
爲闊遠其地多峻嶺長谷盜得出沒其間民罹其害於是郡使者以郡縣
之請上其事於朝寨由此建既成郡撥某卒凡百五十輩充入之闕則就
裕以足其數總一歲轉餉幾千斛由創倉其側以便出納當秋收時群擁
民租委條吏受而儲之然其規模草創弗能支遠淫潦於風雨穿穴於雀
鼠棟桷撓壞死因仍不治所給之粟畢爲土壤監臨之官既而弗視以爲常
爲吁養兵之道如是其何以責人之死力也歲紹熙癸丑建德李君始就
職見而歎焉未有以處也會縣主簿張君米償輸將逮以告之張君聞之
慨然振常所得食錢三萬悉以付李君俾治其壞李君得之市材鳩工土
木並舉梁桁榱楠之朽蠹者易以良蓋瓦覆埤之破缺者補以全甓者璞
以甃墻今則壁以厚既蒸濕之氣無自而入蟲鼠之耗易以補剔鑿以高

牆限以深閎可紀穿窬之警用度不足則李君捐俸以繼之黝堊丹艧煥然一新器用庖湢莫不備設先是一兵月給一斛八斗七升例損其七升斂而藏之別庾以備不常之需吏並緣爲姦莫可稽校李君之至盡以與之曰無污我且撤其藏以別去本根蓋不惟絲寨永久之利抑去其害惟保障之設我國家所以廩給之者雖厚費不憚在官者又爲之瘠身輕紀全畀所給唯恐有不足之憂如二君之用心者果何爲乎當無事特備吏卒得不撓擁超距以關其力進鼓退金以習其令一有悞警則損軀思奮以圖報效庶爲無負儻群聚恬嬉飽食以逸則將焉用保障矣張君名彦清建之浦城人遷四爲得第二行作吏已爲當路者所知往往數任以事張君亦勇於爲人不自校計利害以能集事如是倉之爲者殆未可以一二數也抑嘗聞之前輩宣政間有太學生張公某者受知時宰客其家一日論及時事直忤其意拂衣歸自號草堂翁終焉茲乃知爲張君之曾大父則張君之氣範豈無所自哉李君名某家世爲將居滑臺今爲太末人自任未幾已能究心乃職以起廢革弊律己御下爲首務是不亦可尚也夫是役之成二君屬筆於某謝非其人不可則爲次其顛末并書二君之出處俾後有考次年冬十有二月東州李某記

米倉

赤城志黃巖縣米倉在縣治東二十步慶元元年令盧永年重修寧海縣米倉在縣西四十步天台縣米倉在縣東七步

郡米倉在州東北二里至和二年孫守㵾建糯米倉在州東三里舊在州南演教院側乾道九年火附惠濟院嘉定十四年趙守彥紓徙今地宜春志萍鄉縣米倉在萍鄉縣治之右開禧間知縣胡渠徙了縣治之後郴州志米倉在縣治西南二十步武陵圖經糯米倉在武陵縣東門外報恩寺左寶慶初林農丞京枘凡林釆皆儲焉遇官釀則以入城臨川志糯米倉在州衙內東園明潤樓側會稽志受納糯米倉在西門外一里鎮江志香糯倉在程公下圳南即舊大軍北倉大軍倉舊有南西北三此其一也至元十二年改置以受本路及常州路上供香粳蘇州府志香糯倉在西成倉後

苗倉

龍泉志苗倉舊在縣門內西偏舊司前紹興二十八年知縣胡敦詩徙置東偏常平倉附焉蓋舊縣丞廨舍常德志在桃源縣東百步連桂州志苗倉入納三縣八戶本色田米豫章志新淦縣苗倉在開化寺左會稽前志苗米倉在府衙東二百步

麥倉

會稽志麥倉在崇道橋西會稽志夏麥倉在府衙南二百步江寧縣志稻子倉在大軍倉後

常滿倉

玉海漢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豐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述征記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北回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杜佑通典漢明帝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庫遷積文獻通考永平十一年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屯騎校尉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

惠遠倉

元史泰定紀泰定二年閏月丁卯置惠遠倉於海剌禿總管府

子羅倉

續談助大業雜記東都右掖門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

含嘉倉

唐會要正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河南府穀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

高倉

都梁志在武岡州綏寧縣峽口寨

嘉倉

西漢書三輔黃圖云嘉倉在長安城東

根倉

西漢書地理志河東有根倉潁倉河南有厫倉

漕倉

元史世祖紀至元三年十一月戊戌濬御河立漕倉

高麗倉

高麗圖經倉廩之制不施關鑰外爲墻垣唯開一門以防盜竊內城之內舊有三倉今所見者特右倉耳宣義門之外有倉曰龍門洪州山中有倉曰富用俗傳曰芙蓉非也大義倉舊在西南門積米三百萬經國祿悉爲根據遂移於長霸門麗人以東水所會之地可以厭火災耳又有海鹽常平二倉相去數百步唯富用與右倉不常發以儲兵革水旱之備其積之狀如國屋正詩所謂亦有高廩也下築土基其高數尺織草爲苫中積米穀一石積而致之其高數丈出於墻外上覆以草蓋之以蔽風雨蓋米氣不泄則陳腐今高麗倉廩中雖數歲而米亦新者以積苫之法略通其氣耳國相每歲給米四百二十苫致仕半之尚書侍郎而下二百五十苫卿監郎官一百五十苫南班官四十五苫諸軍衛錄事一十九苫其武臣視此等而上之與文官相埒內外見任受祿官三千餘員散官同正無祿給田者又一萬四千餘員其田皆在外州佃軍耕蒔及時輸納而均給之

鹽倉

三山志鹽倉國初轉運司置倉南臺儲福清長樂等縣長溪羅源連江鹽至天聖六年罷鹽給州縣務州有鹽稅務縣各置鹽稅務及倉聽民自買令閩尉廳太教場其地也見治平熙寧圖在武勝王廟之南祥符五年轉運司奏鹽倉在城外十里有一二千家接連城內大中祥符五年以水口高墺驛增爲倉移運上四郡綱鹽於此以便搬賣明道二年

罷元豐元年復之政和八年詔移水口倉於懷安縣創蓋脩興化軍以涵頭倉運鹽到此般剩留滯展轉懷安始在縣治西一里黃石寺山置壹和四年復歸水口時科責民户鹽始不給還於是南臺倉亦廢矣徐氏志紀私記此年產鹽每斤夲一文爲十九文無鹽給還建炎間停水口倉復創蓋於懷安紹興十一年轉運使余應求貿尤中自縣西移至東北地名郭埕即今所建安志鹽倉舊在山東岐郊興甲子歲燬沒於水今主管廳其故址也水退之後郡守丘公𥖔始徙置於府譙右即中和坊爲厫二十三間十厫在都廳前兩廊下專以出納增鹽十三厫分列於都廳後即府鹽出納之所也在城四坊泄變鹽貨一曰都坊在平政門下二曰雙門坊在府儀門側二坊在資化門一坊在朝天門外四坊之內又有脚坊每月以九日貫大上供其錢專解上供庫餘解府司以二十一日貫小上供所貫到錢解轉運司其餘分隷提舉司經總制庫及府司諸庫若綱本鹽錢則解鹽錢庫諸縣助學鹽錢則解學事庫諸綱市利鹽錢則解公使庫諸縣折納春冬衣鹽錢則解軍資庫豐國鹽罷科茶鹽錢則解鹽錢庫所謂大小上供並貫轉運司增鹽及市利等鹽其貫大上供之前五日每日解錢五百四十二貫八百文省至第六止第九日每日解錢五百五十八貫七

百八十文省過貫小上供則每日解錢一百二十一貫八百四十八文省其府縣支祿鹽錢則於小上供日解提舉司比年以來本司亦有運到綱鹽而經總制司分隷鹽過小上供日即解錢一百貫於經總制庫送納又有變賣諸縣衣糧軍分鹽錢解坑冶庫都倉所隷有屋業場係買業栗鹽之所在論秀坊過請官錢本場具單申公使庫照數支給每歲約支錢三千七八百貫及已貫過則於庫貫錢內分擘解還府官主之又有包卓局係分鹽衆貫之所在府治西廉使門側都坊日逐請鹽即都倉照使府單狀支撥鹽籮差排軍押赴本局包卓或爲則或爲裹各有斤數分兩既畢依數發赴支鹽庫交收其支鹽庫又照數發赴都鹽坊變貫互相關防使無涉濫本局包卓以府官暫之續刱煎鹽場一所專以燒煎鹽籮反泥其場即社稷壇舊地爲之與抽解場爲鄰初市人陳以稷就府貫撲每料納息鹽一千二百斤每斤卻於官中請工食柴水錢二十四文三分七釐足後有張元圭者赴轉運司增鹽減錢剗撲每料增鹽二百斤每斤上請工食柴水錢二十文足時有措置官條其出剩已支工食柴水之費雇人自煎且差使臣監管勿以給兩爭之人始者之說以爲用張元圭之數爲半每籮一隻泥一斤可煎鹽十一兩二錢直錢六十一文五分足於內除工食爭錢於官司淨出錢四十一文足每一料可出錢八十三貫文足今自燒煎以來每料王納鹽一十三百斤計其息止出錢二十一貫四百有零仍請於轉運司併令本府抱認納息自紹熙五年十二月迄于今約燒過五十料督其事者左右司理以今比到鹽息比元措置官所申之數未能登及一半然官司之事有提督官有吏貝有專典等不若私家之有侵今官司固是不能全獲其利然貫撲之人生隊作弊以挾李官課其源亦塞矣莆陽志涵頭鹽倉在郡東南二十里元豐三年置屬莆田縣延壽里松江志浙西鹽倉記　自黃海潟鹵鹽利不容廢置場籍戶鹽禁不容弛蓋有產則有積有入則有出亦變通之權使益之法也故倉不得不設松江古華亭邑枕江負海厥土廣潟牢盆之藏寔百它郡後升爲府仍司浙西鹹鹺併浙江東錢清西興及江北六場隷焉舊有倉歸附以來廢爲瓦礫昭信校尉浙西鹽使阿散前任松江府判官有明敏稱閱十年來莅是司至之日首以倉爲急務乃率僚吏即故基峙屋八十一楹既成求記　余謂廊青嶁廽廥甬翔翬重欒傑棟屬連演迤此倉之營構也漉沙結白煮波出素氷聚雪積轉輸的轢此倉之貯蓄也風帆海艘隨潮下上富商巨賈雲合雨集此今之發運也此固爲美觀恐未之盡願斯倉者或邪溝猾魇私販旁午私日多而官日少可不思所屏息弄姦倉吏綱兵姦

利相視混淆美而雜僞恐可不思所核視乎哉上虧國用下朋民食利未興而害未除可不思所建白乎昔杜中立爲義武節度使歲輓鹽海濱人甚苦之置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當時號爲飛雪將軍劉忠肅貴監衢州鹽倉人皆食善鹽且備其羨以爲償歎滅十七八父老目爲學士鹽今昭信建立若此則中立之才可見矣至於處監當之職仕均輸之責如忠肅者尤當選其人今昭信生西域久仕華夏趣向甚可嘉敢併書以告至元癸巳清明日朝列大夫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郡邦張之翰記并書篆昭信校尉浙西鹽使阿散立將仕郎浙西鹽司副使趙仲良將仕佐郎浙西鹽司判官張明吏目史彬同立蔦立方歸悉集類鹽倉壁　破賦須搭錢其歛困郡縣執君厥矩矱溟海恣煎燒僚采課隨勤息入計斷最速般走群商金帛委神甸小人堪底用吏鞅廩卑賤惟來符似大法制適中變省覽幾牛腰十日了未偏息行摘紙尾揮神同掣電盈半筆推穎濫匣印銷篆壯士縛米壘食廢枕弗寐忍飢危腸吼夫睡雨淚瞎我本丘壑姿棄之封侯面胡爲浪自苦剛作五斗戀會當還此笏歸雲送舟松江府志西鹽倉在郡西八東宋乾道七年併入北倉置浙西茶鹽分司歸附後爲浙西鹽使司元貞元年罷　北鹽倉在郡西北三十步　支鹽倉在縣

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朝旨移置本縣令爲鹽倉詳見記杭州府臨安志都鹽倉在艮山門外紹興府會稽志鹽倉在縣西北二十步見舊經四明續志鹽倉在縣東五里設置倉廒三間寧波府新縣志鹽倉一所在西北隅永豐門裏至元十三年以後權貯稅粮延祐七年復爲鹽倉寧越志鹽倉在郡治東廊赤城志都鹽倉在州東南二里崇法院舊在報恩寺後又於子州裏買北倉揚州府儀真志鹽倉舊在小南門外西洲之上廢於兵火隆興二年郡守曾愫請于朝復之後江沙漲塞舟行甚艱淳熙三年提舉司徙其倉於州東運河之北今在兵城內東側福州府志安撫司鹽倉　紹興初帥奏買回易從始運貴官鹽以寧越門內之東舊將官廨積貯犒軍庫乾道八年轉運司行鈔鹽法以合沙江南舊濟川亭爲倉罷鈔鹽遂歸安撫司　鹽倉舊置于懷安縣東北之郭蝗歸附後移於閩縣南臺天寧寺之北創公廨列廒會延祐五年運使奈兒伯重建倉廒增創廳廨歲收各場鹽貨崇安志鹽倉在縣西二百餘步溥廒之側建安志鹽倉在縣東三十步又鹽倉在縣中門外西偏臨江志鹽倉舊在軍資庫內今移在庫後別門延平志鹽倉在省倉南董守洪亦委鄰僉重修前有水池以備不虞漳州府志鹽倉在清漳門內前有池曰鹽倉

池。倉廳三間旁列兩廒東西兩廒各兩廒半納吳慣沐瀆中耕三圍鹽發貴在承鄉村一十五鋪及龍平水頭二大鋪與汀贑客旅通販司理掌之淳祐已酉守章公大任更新之莆陽志鹽倉在縣中門外之西偏國初轉運司撥鹽散給諸縣聽民自買故逐縣各置倉其後又有產鹽浮鹽與鹽產鹽隨產高下散之每畝錢百文經鹽三斤浮鹽濵郡戶以船之大小爲差吳鹽每交易錢一貫買鹽四斤初只本錢九文一斤後增至二十一文吹加以米公家置之無鹽本錢更與奉戶戶所輸不及額官無鹽可支而倉尙存永平府志鹽粮倉在樂亭縣新橋海口洪武八年盖造收貯海道客商中納鹽粮轉運赴府倉以供軍用滄州志大通鹽倉在運司西南洪武三年創盖通川志支鹽倉在城內之西南隅掌支發澧陽志鹽倉二其一在車渚鎮市。其一在安鄉縣瑞陽志鹽倉在郡倉之右後改爲州學今爲路學吉水志鹽倉在東門嶺之趾今廢章貢志鹽倉舊有之後廢今孝義坊名鹽倉巷臨川志鹽倉舊在州學南後廢歸定間置大通倉於感化坊臨平發爲縣學房廨宜春志萍鹽倉在縣東百餘步今廢南雄志鹽倉。舊在保昌縣學之東今廢潯江志貴州鹽倉通三廒計一十六間。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七　十八陽

倉

倉官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地官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鄭曰掌粟入之藏如廩人米粟地之所成故也漢書官公卿表云司農屬官有太倉令籍田令平準令者也　趙漢廣云廣漢屏潔下士續後漢書云平準令一秩六百石也杜預奏事云思惟藉田令本意以藉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役行周旋不過數里也又云藉田令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衆群臣之調於是取所戶口足以當一縣之邑所供至重重事貴賑履也梁冀別傳云孫壽姊妹夫宗所不知書因壽氣力為太倉令三國典略張欸為倉曹參軍或有請貸官粟者欸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以所服之衣貴糴粟以賑其乏晉百官表注云太倉令一人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品第七奉月廿斛品奉以為上太醫令

同也隋書食貨志後周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隋仁壽二年九月置常平官舊唐書職官志太原永豐龍門諸倉每倉監一人正九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上錄事一人典事六人府二人史四人掌固四人倉監掌倉窖儲積之事丞為之貳凡出納帳紙歲終上于寺司唐會要隋末不置武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置四員正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大夫李乾祐奏增兩員以李文禮張敬一為之文明元年又置殿中裏行以楊㫤王待徵為之準吏部式以三員為定額監倉庫本是察院職務近移入殿院第一人監倉第二人監庫檢所移日月未獲大和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監太倉殿中侍御史一人監左藏庫殿中侍御史一人臺中舊例取殿中侍御史從上第一人充監太倉使第二人充監左藏使又各領制獄伏緣推事皆有程限監臨遂不專精往往空行文牒不到倉庫動經累月莫審盈虛遂使錢穀之司狡吏得計至於出入多有隱欺臣今商量監倉御史若當出納之時所推制獄稍大者許五日一入倉如非大獄許三日一入倉如不是出納之時則許一月兩入倉檢校其左藏庫公事尋常繁閑監庫御史所推制獄大者亦許五日一入庫如無大獄常許一旬

內計會取三日入庫勾當庶使當司公事稍振綱條錢穀所由亦知警懼勅旨依奏唐六典太原永豐龍門諸監每倉監一人正七品下漢書郡生元騰敖倉之粟又吳有海陵倉大司農屬官有諸倉長丞後漢河南尹屬官有榮陽國倉長丞魏書有邸閣倉亦其事也東晉有東倉石頭倉宋齊因之梁司農統左中右三部倉丞陳氏亦同後魏闕文北齊司農有梁州及石濟之水次倉隋初漕關東之粟以貢京邑衛州黎陽倉洛口倉華州河陽倉陝州常平倉潼關渭南亦皆有倉以轉運之各有監官皇朝因之丞二人從八品上諸倉監各掌其倉窖儲積之事丞為之二凡粟出給者每一屋一窖盡賸者附計欠者隨事科徵非理欠損者坐其所由而償陪之凡出納帳歲終上于寺焉　梁開平四年五月勅補開封府及河南河北倉吏非舊典也　晏元獻公類要齊職儀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六典太倉令三人從七品下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胃倉穀所藏有三星天庾積廚粟之所又因十三主郵係也史記云武王伐紂散鉅橋之粟周禮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漢大司農屬官有太常令丞各一人文帝特詳于意為之後漢一人六百石魏品第六晉宋齊梁陳並然後魏闕文北齊司[illegible]人統太倉令丞後周有司倉下大夫隋太倉令二

人事文類聚歷代沿革後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主倉穀魏晉以下無聞後魏第五品中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隋典倉丞二人唐典倉署令一人掌九穀入藏之數及醯醢庶羞品皿燈燭之事舉其石數而司出納凡諸園圃樹藝者皆受令焉丞二人判署事大元置太子司倉副司倉掌倉出納及薪炭等事駢叢珠總說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北齊有倉曹參軍煬帝改司倉曰書佐開元改為倉曹參軍古今合璧周禮有倉人庾人北齊司農寺掌倉正統太倉隋司農寺統太倉典庫國朝祥符九年詔京師官年六十已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雍文載年六十五受敕上言求免上曰京倉自受納至給單殆六七歲若此輩一任則老於掌庾矣因著式焉紹興十一年詔行在三倉以行在省倉上中下界為名監官監行在省倉上中下倉界繫銜泰和定律諸倉使一員掌倉庫畜積受納租稅支給祿廩之數副使一員掌同使倉副使准此攢典掌收支文曆行署案牘凡歲收一万石以上設二人以下設一名倉子掌斛斗監受出納看守巡護之事與倉官通管少數凡歲收三十万石以上設二十人二十万石以上十五人十万石以上十三人五万石以上十人四万石以上六人三万石以上四人二万石以上三人一万石以

上二人不及一万石一名在中都提舉倉各十三人通州四倉共設一百二十人右中都并外路京府倉設官並依此置唯通州倉設使副外各增置判官一員節鎮者副使元設副使者仍舊防判漕運司六合倉并縣鎮應置倉官者設都監一員凡設同監處仍舊其有科置使副一員并倉兼草場者並依舊例即中都倉爭若所收斛斗數多依上添設元經世大典官制倉庫官　倉氏庫氏之為官其制已久國家於常調之選轉補之吏歷倉庫一任視其錢穀之多寡地理之遠近為之驗資陞轉之法焉非徒錄其煩勞抑出納之吝使之知所勸也若資歷由雜職者止於雜職用焉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吏部言選注到倉官三十三員內有告稱不願并不到人數再令吏部選補數足却有品級爭懸人員今蒙省議在都并通州河西務直沽李二寺等處倉官比之其餘倉庫尤為難重今擬選注上項倉官於應得資品上例陞一等如本界任滿收支交割明白別無侵欺短少粘帶過犯給到元俻解由者再陞一等遷敘先儘到選相應見在人員不敷聽於各衙門有出身一考之上令譯史知印宣使奏差內選用如有推避之人依條治罪若選注不當朦朧收支粮斛罪及當該銓選官吏送吏部照會仍分揀見注人員通行選注　元貞元年九月吏部言前李二

寺倉監支納馬世榮倉副張頊等告任內總收粮一萬一千四百八十石三斗五升三合五抄八撮節次支交盡絕除依例准除合得破耗外積餘耗粮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五斗五升七合二勺七抄一撮本部照得大都裏外倉官除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已後除授人員已有陞等定例所據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初七日已後至元二十九年五月例前在都河西務通州李二寺直沽等倉官任內所收粮斛多寡不同為此再議各官任內所收粮斛若有積餘一千石以上者比依倉官李瑞等例再陞一等一千石之下至五百石之上者任迴減一資歷陞轉省准吏部呈本年五月分從七以下官員數內倉官趙輝李從慶賈儀等三員擬陞二等歷過倉官月日後任通理銓注各各案牘省議趙輝等既選充倉官例陞二等所歷月日不須理筭本部參詳今後似此人員擬合一體施行省准　二年六月御史臺呈各處倉官人等有收粮多者四十餘萬少者不滿二萬例陞二等看詳收粮多者倘因照略不及失陷短少利害非輕任滿別無侵欺理宜陞用其餘收粮數少倉官一例陞等中間優苦不倫中書省下吏部斟酌各倉優劣擬到陞加等第今後倉官有闕於到選相應職官并諸衙門有出身令譯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兩考之上人內選用依驗難易

收粮多寡陞等任迴於應去地方遷敘通州河西務李二寺等倉官於應得資品上陞一等任滿交割別無短少減一資通理　通州七倉　足食　有年　及秭　富有　盈止　樂歲　廣儲　河西務七倉　大盈　崇墉　永備南　永備北　充溢　廣盈北　廣盈南　李二寺　直沽　在都并城外倉分收粮五萬石之上倉官於應得資品上陞一等任滿交割別無短少依例遷敘　永平　既積　廣衍　惟億　永濟　盈衍　豐實　順濟　既盈一萬斯南　萬斯北　收粮一萬之上倉官止依應得品級除授任滿交割別無短少減一資通理　豐閏　大積　通濟　千斯　廣貯　相因　廣濟　大德三年六月吏部言倉官例所設正官例合陞等減資周歲交代緣各官禮任月日不等同立齊戒二例交換所歷多寡不同若便照依呈准胡伯元一體陞轉中間似為不倫參詳倉官各界得代所收粮斛別無短少應陞等者擬歷過七月以上照依元除陞轉六月以下擬減一資應減資者六月以上照依元除侵減五月以下止理歷過月日省議陞等准所擬減資六月以上照依元除侵減五月以下擬減一十五月　大德四年八月上都留守司關上都廣積萬盈永豐三倉攢典劄付等未定去來吏部議上都新設萬盈廣積二倉俱係正六品

永豐倉係正七品比之大都平准行用庫品級尤高又係酷寒之地今擬各倉攢典轉寺監本把并萬億庫司吏相應省准戶部言上都東西萬盈廣積二倉所設倉官二周歲為滿司倉一周歲為滿不能齊界似為未便吏部議宜依戶部擬司倉與倉官一體二周歲為滿省准　四年九月戶部言直沽倉教海粮到來稍水與都漕運司等處對船交裝直沽倉止是實會作數而已不出月餘交卸既畢在倉無粮可守任滿與通州等倉官人等一體陞轉似涉太優移准吏部言既比各倉所掌優輕難脩一體遷用今後倉官比依通濟等倉例不須陞等任滿交割別無短少粘帶過犯擬減一資陞轉外據見設司倉一十名亦合量減五名如准吏部擬相應省議既本倉別無親臨收支粮斛存設大使一員攢典二名司倉二名斗腳五名其餘人員並行革去餘准所擬　五年戶部員外郎趙舉訓言前任通州李二寺河西務等處體知倉官司倉並不同時禮任所收粮斛不下二十餘萬石見設官三員先到任者始於前界官處一一交盤見數待同界官員立界收支其同任人員或三五月或半年之上方纔到任及司倉人等到倉必須重復交量不唯交量生受抑且短少粮斛又都漕運司坐在都省倉三月一日齊界交割據本司所管倉分如亦三月一日齊界

實慮倉官短少卒不敷用又兼此時正是河倉併運糧斛輳到舊糧未曾併動誠恐相妨合依已擬自下年為始六月一日齊界交割其六月一日河糧已畢上年見在併運赴都新運海糧未到乘此空隙各不相妨公務兩便部議如准本司所擬自下年為始六月一日齊界交割為宜又議若擬司倉與倉官俱各齊界除在都司倉六十七名三月一日先行逐旋發補其河倉總用司倉一百一十一名俱於各路年終得代院務官內勾取如今隨即起解到都聽候至六月一日關發中間或有病故者或有避懼在逃者必再催督各人居止去處地理遠近不同倉卒不能齊集其司倉止是聽受倉官吏使分辦之職節續關發收受糧斛事不相妨參詳除倉官依准戶部所擬六月一日齊界外據司倉依舊逐旋發補交換相應省准五月省議和林宣慰司所轄倉庫除廣濟庫官別行銓注稱海札渾丸迭別縣不係常川收糧倉分如和林昔寶赤八剌哈孫孔古烈倉收支糧斛浩大又係緊急支持去處擬將上項諸倉改立從五品提舉司各設官三員提舉一員從五品同提舉一員從六品副提舉一員從七品周歲為滿於刑選人內選充應得資品上擬陞二等任廻別無粘帶過犯照依元除地方遷用所歷月日通理任內所收糧斛若有短少依條追陪黜降五

月甘肅行省言本省極邊重地供給諸王屯駐大軍規措糧儲浩大照得腹裏行省倉官受敕牒常調遷轉唯甘肅倉庫官多任已目之人不知官事利害止是本省差設比年以來錢糧失陷連綿追理不能杜絕今後合依腹裏倉官例於常選相應人內銓注省擬甘肅二路每處設官三員監支納一員正六品倉使一員從六品倉副一員正七品二周歲為滿於刑選人內銓注入倉先陞一等任滿交割糧斛別無短少粘帶過犯陞一等照依元除地方遷用若有短少依條追陪黜降六月御史臺言江容揚春俱歷提控案牘三十月未應入流既充倉官例陞一等止該正九品級今注倉官係八品窠闕任廻理從八月日添一資歷陞轉事屬違錯部議江容揚春俱係提控案牘一任依例合於提控案牘籍記既已選充倉官例合陞等比依成梓例任廻理算正九月日如准所擬任廻改正今後似此人員依上例銓注省准　大德七年十月吏部呈擬注劄大同倉官忙兀魯不花等一十四員都省議倉官依准部擬二周歲交代除納蘭不剌水盈倉係邊北酷寒地面例陞一等其餘六倉雜中貴之糧隨時出納難議一體定奪若任廻別無短少粘帶擬減一資陞轉　八年七月湖廣省咨漢陽府言每歲出納錢糧浩大所設倉庫官止於各路司吏內選用本府雖為散府緣直隸行省若於本府請俸司吏內選充滿日依例承敘本省議散府司吏請俸六十月之上選充本府倉庫官一界滿日年四十五以上與吏目未及者務使七十月之上至九十月選充一界者年四十五之上與都目未及者院務提領內任用吏部議湖廣行省所轄散府司吏充倉官合准河南行省散府司吏充倉官比總管府司吏取充者降等定奪省准。　大德十年四月吏部言伏見京畿并都漕運司所轄倉分見設司倉人等作弊不便蓋百司得人則治非人則廢況倉官之職所任繁重雖取其人多於有過人內選取殆非長法如歷錢穀人員所犯欺詐情罪若復置之此地適足以長奸滋惡為弊尤深於民之間犯贓亦可以廻避此職今後須以無過之人選充使其人各知錢穀為國之重亦足以有所懲勸且每歲銓注倉官願入狀者不能盡用今歲倉官自願十無一二俱於刑選人員內提注足見各倉事體雖以用人為本然法弊則不能不變事關錢穀宜從戶部照勘議擬省准六月河南省咨所轄去處除汴梁歸德等腹裏六路倉官庫子攢典照依大德四年咨准定例差設外淮東淮西荊湖兩道宣慰司所轄路分并蘄黃二路擬合一體已經劄付各於大德十年正月為始於州司吏內勾補周歲滿日別無粘帶過犯於路府司

吏內差用庫子攢典於縣司吏內勾補周歲滿日別無粘帶過犯轉補州吏無州路分所管縣分上名司吏內選差依上轉補違例委用者雖有役過月日並不准算除已劄付淮東淮西荊湖兩道宣慰司并蘄黃二路依上行之省准　倉庫官陞轉例　至大三年三月尚書省判吏部照先奉中書省劄付通州河西務等倉六月一日齊界交代在都倉官三月一日齊界交代又元貞二年六月奉省劄通州河西務等倉每歲所收糧斛不下二十餘萬擬陞一等任廻交割別無短少減一資歷陞轉在都京倉每歲所收糧斛五萬石之上擬陞一等大德三年六月中書省劄省倉所設正官例合陞等減資周歲交代緣各倉官禮任月日不等同例齊界一例交代所歷多寡不同倉官齊界得代所收糧斛別無短少應陞等者七月以上照依元除陞轉六月以下擬減一資近於至大二年九月內省議通州河西務在都京倉官從新銓注已於是年十月初二日禮任將見任者俱各截替部議除在京倉官已歷七月之上照依舊例陞轉其通州河西務倉官俱係陞等減資人員自至大二年六月之任至十月一例齊界截替上曆五月若比例不陞卻緣各官即非病故終是截替又兼已經陞等難議回降若交割別無短少照依已除陞轉擬不減資似為便益省准

四年九月戶部言據萬盈廣積兩倉申伏念國朝治民之本禮樂為先富
實之源錢粮為重竊見本倉官員俱係常選所發自至大二年十月蒙尚
書省遣充前職至大三年正月齊界之任經今半年之久所收粮斛倉廒
盈滿竊恐經年燒折發變倘有失陷屢勤追陪輕則斷罪重則破家由此
論之不為不重又緣出身通例擬二周歲為滿交代別無短少止陞一等
不理月日禾林倉官二年為滿例陞二等所歷月日又同初任通理大都
京倉官員自三月一日齊界任通州河西務倉六月一日齊界之任俱
於七品以下流官并各衙門兩考令譯史宣使人員許願入狀然後銓注
周歲為滿入倉陞一等任廻又減一資通理月日及豐實倉每歲收支粮
斛不滿三萬依前陞轉減資竊緣上都萬盈廣積兩倉地遠沙漠地接禾
林廻遠達酷寒之地周歲出納少者不下三四十万餘石比之大都倉分
所收粮斛爭懸數倍實是優劣不同如蒙照依禾林倉例陞二等惟復比
依大都京河二倉一體陞等減資不為偏負本部照擬大都京倉各收粮
斛數少周歲為滿例陞一等惟上都廻酷寒之地廣積萬盈兩倉每歲出
納粮斛三四十万石不為不重惟見任倉官又皆派官常選即非留守司
保用人員及以二年為滿止陞一等不惟優劣不同又使廉慎無以激勸

上都兩倉合依大都京倉之例周年為滿别無粘帶短少陞等減資似不
偏負中書省下吏部議各處倉官陞轉通例行之已久今上都兩倉雖與
所指倉分各掌事體不同緣係酷寒之地量擬照依舊例二周歲為滿交
割無虧更無過犯於應得資品上陞一等歷過月日今後比例通理省准
　皇慶二年正月河東山西道宣慰司言近為屯儲府所轄通濟等四倉
急闕收受子粒倉官本府所轄迤北淨水等三倉俱係上司遣到常調流
官今據南屯四倉照依迤北三倉例銓注常調人員唯復於本道解由到
司錢穀官內就選依例通理月日或候秋成於大同等處屯儲軍民總管
萬戶府見役屯官屯長內不妨本役輪番差撥收受周歲交替官民長使
本部照議南屯倉官若於長選人內選差南陽洪澤芍陂等屯別不曾別
設倉官又淨水等三倉所受粮斛俱係有司乘駁和糴亦與上項倉分不
同如准本道宣慰司所擬每歲秋成從本司於大同屯儲軍民總管府見
役屯官屯長內摘撥收受下年相沿交代庶革擾民之弊省准　延祐四
年四月江浙行省咨各路司吏歷俸已及兩考在後選充五万石之上倉
官一界如無侵欺粘帶合無將歷過倉官月日比路吏一倍折筭歷五万
石之下倉官月日以二折三考充設路吏俸月通理九十月照依見俸遷

除通例歷典史一考陞轉惟復五萬石之上者比同考滿路吏出身充典
史一考陞吏目五萬石之下者於典史內添一考依例遷叙庶幾勞逸均
平人不避艱部議令依江浙行省所言各路見役司吏已及兩考選充倉
官五萬石之上如無侵欺粘帶比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五萬
石之下者於典史添一考依例遷叙為宜省准八月十四日湖廣省言常
德路易羅先充潭州路司吏五十一月大德九年補倉官一界遷充常德路
司吏通理九十月今次奉到吏道出身新例不見所歷倉官可否准理又
興國路中路府倉庫官俱於本衙門見役司吏內取用掌管出納錢穀責
任至重無可養廉出納之際稍若取要事發依例斷黜今止理實歷月日
已是偏負部議湖廣行省倉官既於見役請俸路吏內選充宜從江浙行
省元擬如係路吏歷俸已及兩考選充倉官一界別無侵欺粘帶准同考
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遷叙庫官周歲如無粘帶准理本等月日考
滿依例陞轉相應省准元典章雜職依前次第品級遷升例　派官內選用
者任廻理派官月日　元擬雜職人員任廻雜職遷升　平准行用庫官
任廻減一資歷　塩場司令丞管勾任廻減一資　通州等倉官升一等
減一資　通州七倉　李二寺直沽二倉　河西務七倉　京畿等十五

倉升一等　豐潤等三倉減一資　各衙門選用人員任廻本衙門所轄
叙用　匠官院長至從五品止於匠官遷升　管辦錢穀官諸雜職人員
例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定　一辦課分為三等　上等充提領　中等
充務使　下等充都監　一辦課官升轉一周歲為滿　都監三界升務
使　務使三界升　提領三界升受省扎錢穀官又歷三界於從九錢穀
官內任用　諸雜職人員比附院務官一體升遷　塩鐵副管勾　相副
裝查批引等官　諸衙門倉庫塩款等監支納大使　資品錢穀人員例
　五千定之上提領正七大使正八副使正九　二千定之上提領從七
大使從八副使從九　一千定之上提領正八大使正九省扎副使　五
百定之上提領從八大使從九都剳副使　一百定之上係中等錢穀官
設提領大使副使　五十定之上設大使副使　五十定之下設都監
倉官窠闕　監納正七　大使從七副使正八　京倉一十七處　千斯
相因　豐潤　通濟　廣貯　永平　永濟　惟億　盈衍　豐實　太
積　廣衍　既盈　既積　順濟　万斯南　萬斯北　都倉一十七處
　有年　樂歲　富有　廣貯　足食　大盈　盈止　及秭　充溢
崇墉　迺積　永備南　永備北　廣盈南　廣盈北　李二寺　直沽

倉官前後升等例　至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呈准升一等遇理月日。至
元二十九年五月呈准在都通州河西務直沽李二寺等倉應得資品上
升一等。如本倉別無侵欺短少，再升一等。歷過倉官月日，例不准筭。元
貞二年六月十一日呈准周歲為滿，内通州河西務李二寺直沽倉升一
等除授任迴減一資。在都并城外倉五万石之上升一等除授，二万石之
上任迴減一資。大德二年三月令史捐楨承奉省判本部所呈擬列京
畿都轉運司申各倉官依例交界于后，三月一日立界交代倉一十一處
既盈　相因　惟億　豐閏　永平　通濟　廣貯　豐實　既積
万斯南　万斯北　七月一日立界交代六處　永濟　千斯　盈衍
大積　廣衍　順濟　選差倉庫人員　至元三十一年御史臺咨奉中
書省劄付准江西行省咨該先為各處官司差税戶充倉庫官攢典庫子
人等，故富差貧，本省與行臺監察等一同完議，得南方税家子孫相承，率
皆不曉事務，唯以酒色是娛，家事一委幹人，歸附之後，捉充倉庫官，並不
諳練錢穀，又不通曉書筭，失陷官錢，追陪之後，破家蕩產，虧官損民，深為
未便。如蒙照依本省移准中書省咨文事理，今後各路倉庫官大使副使
擬於見役府州司縣吏典史内驗物力高者，指名點訖，如有不敷，本省立

格差取倉官。已後告開司吏典史内有物力之家，仰一體選差。似革官吏
貪饕之弊，亦絶百姓破家之患。令將吏部議擬倉庫官出身定例開坐前
去，請定奪回示。除已依准江西行省所擬另行外，仰行移合屬，嚴加體察
施行。　一本省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議擬到廣濟庫提領大使
副使并各路倉庫大使副使及平准行用庫副使，各各出身定例，開坐移咨
去後，於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初六日回准中書省咨該送吏部逐一議
擬到下項事理。　倉庫官例　大德八年七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吏
部呈，腹裏至元二十五年呈准各路司吏貫歷請俸六十月吏目，歷兩考
陞都目。一考陞提控，兩考陞正九。若路司吏九十月歷吏目一考，與都目
餘皆依上陞轉。議得江南提控案牘，除各路司吏，比依腹裏路分，至元二
十五年呈准定例遷除。其餘已行直補，并自行踏逐根腳踈淺之人。自呈
准月日立格，實歷案牘兩考者，止依至元二十一年定例，九十月入流，未
及兩考者，再添一資遷除。例後違越剏補之人，雖有役過月日，別無定奪，
本部參詳各路及考并滿考司吏員多缺少，於内亦有選充倉庫大使副
使人等，若便照依先例擬陞提控案牘都吏目，内定奪，恐與新例差遷，咨
請定奪回示，准此。照得至元二十九年，吏部呈議得各省既於各路總管

府請俸司吏内選取廣濟庫副使，即係出納錢穀之職，參詳如司吏請俸
二十月之上，及一考者，選充一界，滿日別無粘帶，年四十五之上，與吏目
年未及者，院務使内任用，如四十月之上，至六十月選充者，一界滿日，年
四十五之上，與都目，年未及者，院務提領内任用，七十月之上，至九十月
選用者，一界滿日，年四十五之上，與提控案牘，四十五之下，於巡檢任用。
又各路倉庫大使副使，并平准行用庫副使，既於各路總管府司吏内選
充，滿日別無粘帶，正令驗實歷司吏月日，諸倉大使比附廣濟庫副使，一
體叙用。其餘副使人員降等定奪。如元歷司吏月日淺短，許移轉又充副
使一界，依上遷除。已經移咨本省依上施行，咨請照驗，准此。照得各處錢
粮造作，責在有司管領，各俱有正官提調，每歲取勒認狀，設有虧欠，看落
追陪其倉庫官員，在前俱係各路自行選差，近年以來本省銓注，中間恐
無抵業，設若侵欺錢粮，追究無可折對，有累官府，深為未便。省府仰照驗
今後照依都省咨文内事理，於各路見役司吏或曾受三品以上衙門文
憑，歷過錢穀官三界，相應人内，從公選用有抵業無過之人充倉庫官，滿
日依例升遷施行。　倉官貼補庫官對補　至大二年九月，袁州路奉江
西行省劄付，撫州路申准總管王嘉議關該近奉省劄，臨江路總管万少

中書司吏充倉庫官，重役滿替給由到路，不行從優先行定奪，却與剏
補人數一例挨次守缺，待闕數年，不能遷除。倉官已有養廉分例，尚蒙省
部定立出身，惟有庫官另無俸給養廉，又無優升定例，莫若今後庫官對
缺收補，裏省府依准所言對補相應，仰照驗施行，承此，除遵依外，切照倉
官交取倉庫官收支錢帛，各任重責，利害頗同，倉官雖有分例，往往因而
消折正粮，將分例陪納，運官少有得為養廉之資者，雖蒙省部定立出身
及庫官對補，却緣多有在前歷過倉官重役月日未及，不該升轉，例應貼
補及庫官得代，在通例之先者，剏補司吏一體挨次守缺，久不得補，待闕
生受，若從令先儘收補相應，申乞照詳，得至大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臨江
路申前事，已經劄付本部，依上施行外，今據見申，省府議得，今後各路倉
庫官例，於見役司吏内差充庫官，歇下名缺，須候得替庫官給由到路，對
缺填補，遷役外，但遇路吏有缺，須要先儘歷過倉官重役月日未及，不該
升轉之人，及庫官得替在通例之先者，亦須挨次貼補，余有名缺，方及剏
補人員，無得攙越。合下仰照驗施行。　倉庫官升轉　延祐四年十月，行
省准中書省咨，撫州路備大盈庫申，庫使張惠另無俸給，如蒙定俸給祿，
准復依湖廣省元擬庫官周歲滿替，准理路吏月日考滿，依例陞轉官吏

係給已有定例外撥倉庫官陞轉一節本省未奉前因咨請照驗准此送
撥吏部呈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呈江浙省咨各路司吏歷俸已及兩考在
役選充五万石之上倉官一界如無侵欺粘帶合無將歷過倉官月日比
路吏一倍折筭歷五百石之下倉官月日以二折三與充役路吏俸月通
九十月照依見奉通降通例歷典史一考陞轉唯復五万石之上者比同
考滿路吏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五万石之下者於典史內添一考依
例遷敘本部議得江浙行省各路見役司吏已及兩考選充倉官如無侵
欺粘帶比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依例遷敘相應都省准依上
施行奉此已下主事廳標附格例去訖今奉前因本部議得江西省咨倉
庫官俟滿未奉陞轉定例以此參詳合依呈准江浙行省元擬如係路吏
歷俸已及兩考選充倉官一界另無侵欺粘帶比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
考陞吏目遷敘庫官周歲如無粘帶准理本等月日考滿依例陞轉如蒙
准呈移咨行省照會劄付本部為例遵守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通濟等倉元置通濟等四倉秩正七品每倉各置監支納一員正七品
大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一員正八品　通濟倉　廣貯倉　豐潤倉　豐
實倉　豐穰等倉元置豐穰等八倉秩正七品每倉各置監支納一員正

七品大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二員正八品　豐穰倉　廣積倉　廣衍倉
大積倉　既積倉　盈衍倉　相因倉　老於掌庾　宋祥符九年詔
京師官年六十已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雍文載年六十五受
勑上言求免上曰京倉自受納至給畢殆六七歲老者此革一任則老於
掌庾矣因著式焉長編　記其姓名　梁莊肅公適景祐中監在京倉南
郊赦錄朱全忠後莊肅上踈罷之曰全忠叛臣何以為勸仁宗善之擢審
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某中自是遂見擢用石林燕語宋真西山集中將
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重行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
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指某陳告本倉
合干人湯文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鞫治乃知
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紛然而為姦攢專知邵維
斗級尹茂廳子夏震攬戶孟三二等供招監倉張錡累令夏震往孟三二
家借錢入已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又孟三二以索逋為言監倉
張錡乃令邵維許以將米受納每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
三二攬到人戶苗米赴倉交納凡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過耗米
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邵維等從條斷遣訖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

運司寄納倉張錡以門蔭得官宜如何愛重顧乃蔑棄法守賍壞廉隅敢於
攬戶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准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明按之三尺罪犯
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賍之吏何所畏而不為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將錡
重行追奪仍罷本任以為來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敕旨　小貼子
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以來有修職郎王佐才承直郎許如
川者皆以賍犯論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其到
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犯繫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統屬
者致往往敢為欺弊考若無人欲望朝廷特賜旨揮今後寄納倉監官到
罷經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赴部注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
候旨揮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聖旨張錡降兩資放罷餘依小貼子
內事理施行　啓劄淵海熊晃賀王寺丞關倉　對合上心寵命使指爰將
何待天既遣於前期宗舍所存地更臨於舊部有識交頌不謀同辭洪惟
累洽之朝式重均輸之政建官提領皆謂起於熙寧創法肪備孰知始於
景德方昭皇之圖治宜胥使之鼎來洪惟某官蘊藉醇深規摹閎遠要由
殊擢荐典要藩比賜覲於彤庭特改頒於華節總關封之七聚頒漢制之
六條矧是使臺遷如仙府移洞天於春圃飲渤海於秋渠政理餘閑惟賢

者而後樂此儒雅緣飾豈俗吏所能為之屬猶節之云初謀列城之殊勳
某蚤歷末節初試冗條宣力乘田庶有牛羊之茁壯託身夏屋庶無風雨
之震凌　賀李朝請關倉　臨遷漢廷總司關庾告猷前席已聞帝語之
褒將命外臺預見民心之悅有識交頌不謀同辭竊以熙寧天子之創規
定參異代常平使者之提領特峻他司累朝皆踵於宗模嗣聖必嚮於雅
望共惟某官學精採賾才敏撥繁明習憲章剗濟家傳之美緣飾儒雅宜
推郡最之良比賜覲於彤庭亟寵分於華節粵封七聚暫專提判之權華
省六聯佇進論思之列某投閑甚久起廢猶新末水假塗嘗獲趨於賓廡
建山懷紱乃幸適於使臺　賀鄭吏部關倉　露章勇退錫節鼎來漢省
高華暫輟銓郎之任閩封輿衍式隆庾使之權休聲所同和氣自至切以
攬范滂之轡方惠於遠民戴潘岳之輿更將於壽母豈特按澄於封部庶
幾表率於縉紳共惟某官古學根經高大貫道佐戚均之務行風著於士
林贊司列之曹望疑隆於朝路簡求持屏恬養彌堅澄西清而彷徨盍聯
從橐循南陔之眷戀想奉親閩粟胥臨遣之榮佇見召還之速某投閑甚
久起廢猶新共理非良方奉皇華之政平反是善尚資錫類之仁為仰惟
勤剗裁島既　賀胡大夫關倉　賜覲紫宸分華轂節眷劇部倉儲之盛

膺籍條尚清時郡最之促，擢拊除指，訓辭深厚，原隱光華，竊以光湯用心，備敢忘於先具。漢唐故事，制皆重於常平，振民富守，於前規遣使必疇於高望。共惟某官，英姿邁往，卓識際空，練達典章，蚤濟家傳之美，布宣條教，久推吏績之良，昨召對於漢廷，亟總司於關度，節用龍虎，暫頫料举之權，履上星辰，宁正論思之職。某屬分侯屏，寄通使臺，不腆喊縢，聊奏燮魚之素，有嚴英蕩，卽迎六轡之華。 陸游回江西王倉 光膺宸命，出擁使華，逖聞新渥之傳，莫諭古人之喜。伏惟某官，器姿閎敏，學術淵深，清節粲然，風高嶺嶠之政，光聲藉甚，已震江淮之間。自頗衆選，常交英俊，雙魚遠至，何舊好之不忘，倚馬少留，慚報書之良遲。惟祈珍嗇，用慰顧言。 賀謝倉 顯膺帝制，起擁使華，雖輿論歎然，謂未究大賢之蘊，然用人如此，誰不知公道之行。共惟某官，躬真獨蔺貴之資，蘊篤實誠明之學，早並游於洛下，晚獨步於江東，談笑多聞，文章爾雅，履常應變，雖與時而偕行，據古守經，蓋絶世而獨立。風采聞于天下，勞烈簡于上心，自去清班，久安真館，付功名於昨夢，若無意然，顧富貴之迫人，恐不逃耳。迺法官之決事，付使郡以優賢，曾未踰年，已聞報政，入膺三接之寵，出臨千里之藩。明詔始傳，吾黨相慶，以謂名流之施設，當有前輩之規摹。班超之衆平平，陽城之考

下下。至於俗吏，乃求奇功，所願一洗薄書之塵，庶幾以稱臺閣之望。此自明公之所及，豈須賤子之具陳。 陳峴通新除宣倉 妙選儒宗，肅將使指，輟千里惠慈之政，靡徇民留，司一道廉察之權，欲倚君重，不徇任聖朝耳目之寄，要使措遠祇敎旬之間，除目一聯，驩聲四起。共惟某官，受天間氣，絶世清標，蟠万卷於胷中，蘊冰柱雪車之瑩，稱千軍於筆下，決風檣陣馬之神。遂魁璧水之英，即展宴霄之步，圜橋冠帶，風欽夫子之才，名秘府圖書，久㕔仙郎之聯，校横經來邸，擢拔升墀，上方要路以期登，公乃急流而勇退，民膺自説，物論未伸。出守雄藩，方口講袴襦之詠，入騰異薦，尤重思簡障之功，爵時矜民瘼之尤深，分責惟外臺之是賴。眷令重地，莫若全閩，控摘山煑海之饒，利源寔鉅，專發廩賑貧之職，事權匪輕，以至豪惟閩俗而悉藉諏訪之勤，攬轡登車而頓有澄清之志。凡茲數者，時克兼之，必得練通明敏之賢，然後可以察事幾，不有發擿剛毅之操，則亦無以主風憲。時欲遴求於勝任，孰如就畀於惟良。所以暫勤此行，蓋非苟遣，顧亟馳於四牡，副大從之群情。紅腐儲倉，行播外府流錢之譽，紫泥飛綍，便歸甘泉從橐之班。伏念某賦性頑蒙，受才闒茸，讀父書而從不知變，涉世事而自嘆甚迂。三世登科，家訓有慙於黜類，一行作吏，儒冠深恐於誤身，所幸

季年之舌雖存，其如虞翻之骨猶在，斕斑綵袖，合躬菽水之懽，冷落青衫，勉為門戶之計。神形徒瘁，官學何成。然而才雖綿而粗知激昂，志尚剛而克自抑畏。所以不辭奔走，並屬事功，兩載司征，登彗備讀於冗賤，一同戍政，對松企慕於清真。喜委身於造化之中，獲受察於照臨之下，駑馬之躬十駕，秋辭奔走之勞，鷦鷯之巢一枝，深有忻嫁之望。 潛敦通新除宣倉 顯膺宸綍，榮建庾臺，燕寢而清香凝，亟報廬陵之政，龍節而英蕩輔，式觀閩嶠之風。郎宿客移，使星快睹。共惟某官，學根正大，識探幾先，攬秀氣於鄖山，負奇偉高明之見，窺澄波於鄞水，富清新雅潔之文，蚤馳動地之香名，蜚濮圜橋之多士，屡從幙府，擢貢膠庠，戶外之屨，鼎來席上之珍，增重雲横蓬島，糗苔鶯鳳之群，日永著廷，飛動龍蛇之字。羽儀王苟，模範全枝，蔚為漢殿之望，郎職是虞，朝之考績，使盍容參二三大臣之論，遂肯均逸六一先生之鄉，坐嘯黄堂，謳謡自賑，靜揮白羽，桴鼓不驚。最狀登聞，皇華更畀，兼集積倉之社，求文公之良規，利需舉子之家，趙忠定之遺愛。適來告弊，後恐泛濫，正資振起之功，知有澄清之志，祇恐星馳於二節，不容澤欽於一方。某猥以書生，初從吏役，兼習曲臺之學，嘗披方冊之文。聊承已採於精微，捉命未親於聲欬，喜登車之有日，將援印以候迎于步亦

步于趍亦趍，豈但感儀之末，在官云官，在庫云庫，不離職業之間，欲拊悃悰，未易殫究。 福建提幹通劉倉 積倉而轄，用允分屬，擭從於其長，幹蠱而古無咎，移忠膺位於厥官，乍遷入幕之班，將給升堂之養，師資在望，史責奚憂。共惟某官，秉德鳴謙，鬭心持約，鍾三光五嶽之氣，獨得其全，勘諸子百家之書，一歸於正。發揮有用之學，踐履可行之言，厥有典常，不為崖異。自鳴琴而奏最，即躡屩以摩空，考禮樂於曲臺，無愧仲尼之薦，正鍭功業於白玉，有資世叔之討論，佐直寬削簡之教於底，均齊出處進退之風於真館，擁木綿而吟限句，肯為閩嶠之游，森畫戟而凝清香，猶致鉤津之化。鳳書宸美，龍節輝華，獨委豐穰受國之心，深切深知取予擿山之利以饒，常曰來歸民方顧借，星占一郡，寧容紹惠於一方，霖作商巖，會見傅源於四海。某幼而苦學，壯未知名，馬蹄春風，濫吠南宮之十士，蓍花細雨，貽嘲泮水之諸生。徘徊讀書，不堪畫諾，在官言官，在庫言庫，願彈琵琶之思，于步亦步，于趍亦趍，更覩循循之誘。歸依深切，欽述奚窮。 余日華賀新江西倉陳寺丞七以 伏審月紀夏五，看風清微，共惟某官，蔵將隨指柱馭，戒嚴后皇，東相台侯，動止万福。某趨循溯悃頼，恪布心聲，仰瀾典藏，儻賜覽觀。 某中將寒燠，已勤石友，比辰南薰阜民，不審寶履奚若，仰惟譽

望日陰風來遠振二星所次万祥必臻更句上體耳目之寄珍瑞薦函之
節佇迎丹詔入侍淸光共喜旟旍光陸貴節周原郡吿一傳所部千里雖
地靈川后亦欲欣鼓舞惟恐惠臨之不速也欽惟某官婺婁之英衿德量
之恢宏詞華之典麗政術之疏通視今名流無出其右自膺郡最妙東淵
裒入踐班行益彰賢舉嗟從鴛序暫衿龍英光聲所爭一道家福然駘騎
聯翩當與前驅逢迎於道路必孤江右望賜之哦耳與捐同紙會言匪倍
某耳剽聞聲秀望閱居諸之駃沒犬雖接吟扮榆高霄從夏隔仰致端
範欲近無階每撫西風私自愧悵而已渠意韋會試郡尋易將以迓恩奉
承條教平生風素將滿可知茲起戌期寄遠阿里使星炳煥瞻覩匪踰千
百有懷欽遲拱布　某資稟燕淺無足比數五年班綴越俎郎闈自詭外
屬謀息于郡屏息田里偶適瓜時被旨趣行觸熱登道鄉雲布擭中心旣
仁惟是舉百鈞於一羽之及惕惕然以不勝任為憂天與其逢密適臺治
武家閑念少賜寬鐵俾孤踪有所憑依某倍加自刀庶幾免於戾矣　某
竊聞書以代贊古今所同雖積制方嚴禮不敢廢輒裁短啓附之驛刮少
仲賀履之誠塗次染布蕪穎不工儷屛過目而直之幸甚　某狄聞群玉
大眷欽想和氣適軒福祿來會洽涂應有委役巨細悉願稟承又謝權攢

劉倉監丞　七啓　伏以金飈中御涼風西來共惟某官使指厭重疊組光
華刑城象休百神交贊台候動止萬福某滌消泓穎恭裁柔內仰干藏府
伏丐熏慈以序省覽　某日欲未宣獻復候問菌鼎較平時何若義惟天
生英偉出扶昌運奉天子命欽恵七閩方且以陰陽為役若毋俟祝鷹之
請然區區愛助尚祁厚其身以福蒼生願與司服御者留意　某官高明
之資輝洽之學鯁直之操雅健之文在當今為第一流人物尋緣迪簡端
歷清華議論風猷固已動晃旒而聲揩紳矣虎符探寂龍節觀風選揮既
精譽望益收斂泰華之雲而垂覆岑隴猶也其德充而大之以澤四海善
類所同俟某惡夫佞者公言以之　某跡遠徹職胃昧起底陟降增九瞻
望典刑不自意料大賢存記于其絜賜之坐問勞先世眷遇有加驟爾稟
辭即許之任殊非屬吏之所當得懦衷昂激銘篆奚窮千百謝私姑寓万
分之一　某緜薄之資無以齎人科條所拘俾司征市撫歷走俗已於前
月二十七日庚寅交事麻川一關之市數百之家僻處山樊按石為鎮東
有後山西有江坊南有崇化北有長平商賈貿易皆萃於斯鎮居其中讖
征所不及莫敢誰何所倚辦者紙劄瑣細而已終日坐曹錐刀是計總其
日入之數雖充月解之輸退省踈庸驟覩財計寂蹟之責必不能逃更身

備寓罪愆蛈鍵天侈其賜獲依英蕩之下所冀矜容倍加覆護圖报伊教
溉以餘波使斷潰妃港中弗致如眢井之涸則万折必東不敢忘滄海之
惠也僭瀆掄誠偽楮不任戰恩　某屬部委吏不敢紀分僭中呈臺臘辯
燕寧之問　某切恐下鎮偶有區冊願彈篤純以勸事上者伏乞條布
道閫倉劉監丞　七啓　切以行夏之季歉風之薰共惟某官瑞節煌澄
清衍體明靈叶扶台候動止万福甚欽陶棟精惆滌琛冥積從門下舍人
秖典藏閫伏祁矜省　某寅訓動作中布在前歌惟一道福星列城司命
民頌其德吏畏其威百順之祥以宗以集俯仰際墻清寧無間自用飲食
何有於我鼎茵善頌何所措詞其用是懼恍自失　某前歲起調寄徑鋒
律仰悖平家子姪之契遂有登門望履之榮伏象薰慈累去位貌執贄還
贄如敢已然問勞之勤欵餽之渥衔戴感意肺腑輪囷忽遠巢逢再見夏
抄尊慕道途如幾車辰斗米容少昧所鄉惟是位卑人下曼謝缺然每謂
名分寫壞禮之大者必簡致之王者無文惟宜慈亮之幸甚　某官英姿
動持直氣横陳見於文章蓋其土直懍然忠義塞于乾坤厭今衣冠指為
宗匠是宜晃旒結知在庭莫望紬書石室涉筆成均月拜旬除跬步禁從
孰謂欽散之奇乃煩慈惠之顧剝昔之宰邑近之分符今之建臺不易所

部豈非福星照臨自有分野時雨滲漉靡限封疆欺恐宣室興思曹紫行
趣七閩人士不能久私惠澤矣　某寒鄉晚出無所知厭切佩父師之訓
偶繼世科憂患叢中十年不調雖荷諸公過聽交剡于朝迄以資淺人微
借費造化自知既審亟叩銓曹偶得今任退省委吏之職會計必當取予
必公商旅必寬吏役必捉蓑此數責孰謂書生之可辦戌期既及渦冰在
慄天相其逢密拱華節昕夕得以奉承條教武冢閑念少賜寬鐵俾孤踪
有所憑依某十駕自及武万分有一及民莫非門闌之賜胃犯威嚴某當
署戢梟　某竊謂以早事尊進必有贊非假声畫無以自見駢儷一通控
叙情素惟是學殖將落言又不文既傲殖瀆上干電矚某不勝震懼之至
某屢俟下吏分有常官不敢輒中呈臺王悃之敬某職在奔走屬郡之
内武有驅使來令承教無敢不及　與江西陳倉　七啓　伏以梅澤尚閟
荷風生涼共惟某官封執龍光武嚴植柳山祇川后夹敲薦祥台候動止
萬福某頓首奏記仰溷中消切祈財幸　某中制鼎衣已厭右畫戌辰苓
風未薰敢再拜以諗台履之祥仰惟德駿望隆天相人休宜有百順萃于
一身更冀酙酌陽明珍調滌凝上副九重之眷下符四海之望甚勤惓有
禱　某官與學家傳達猷天賦夙結前旒之眷亟登侍切之班勇退急流

屢膺階委賛華赫奕績用著聞虎節龍英來臨江右實德廣惠洽民心
簡在帝衷蹤息易地三輔去天尺五結綵約上葉林當不俟建臺而召節
下矣某逕沐道德之光半生將從於宦路何往不窮豢胄之賜獨願一
望符來無因而前敢意天開際遇分憂江滸獲受容察其爲忻幸當如何
耶竊星炳赫行矣瞻覩景慕之私教條之奉悉存進拜勇序悃忱併弓冰
粹某孤遠之蹤技能亡以備入五載班行代庖粉省外膚自說過分待
州監伏田廬遂性魚鳥瓜期偶及被命趨行冐暑間涂勞勛万狀清檄所
暨挈累苟安惟是一羽百鈞屢弗勝任若涉大水未知攸濟闕存不替匪
愆伊教俾逭遲譴敢不知元涉筆紆情汗流寔趾某冐祇一覽爲通名
謁者之計除次踰布荒累僭瀆役以制削多儀簡脫負負得辱攬擲幸甚
紫府德聚共料即日若蓍若艾嘉祥萃應訟涂應有委役巨細拱嫉顧
指　又代賀江西倉陳郎中一次　伏以新陟承復曉霜護晴共惟某官粹
馭戒嚴龍光狎至璇穹佑宗台候動止萬福某共審蕭將隆擢趨覲嚴宸
成命誕敷留中可卜載惟某官責名揭日直節抗雲懷學偉才實爲世表
清規懿行自結主知入直粉闈出典名郡見於施設績用昭然上念遠民
遐邇屬使而執事實屈臨之其惠大矣然民徯其來士欲其歸中外爭賢

若爲應之蓋亦一閱其境快覩霧散然後結綵約上葉林行繼光猷均福
寓内某辱自首夏倏忽又見冬序邇若仍屬在望宏託全府眷戀盈懷猷
猷不寐茲聞三節趨行建臺有日私心自喜以爲他日震風凌雨之託會
門下其誰歸之伏賓廉拱布單悃弁下遠遠之拜敢遂齋宿而前借句挾
丸氣祇全王體府上副隆遐下慰具瞻朝方循文奉承惟恪不敢屢樯上
瀆威集澤府仙集實料即日歲德昭融百順翕聚仙遊武有要東褧已以
聽致寵　又回新江東倉張郎中一次　伏以春序維新物華萌動共惟
某官龍津鼎來棣望益峻穹祇集祐台候動止萬福某比飭一箋仰致衆
郡之慶履端云始又得以交馳書頌之私惟是生平願見而不可得使人
有冰壺玉鑑之想私自愧悵而已忽拜華緘情音勤渠三復以還一味慚
感茲審易閫中之使節司江左之倉臺雖華次小淹諒芝封日至自遠而
近彰眷之隆仰惟某官盛名雅望羽儀搢紳藻翰英文議傳編載内而揚
休於顯省外而保寂於竹符問俗觀風暫煩攬轡猷可替否即聽柟薇某
自知衰邁叨忝會晉貳武部兼官瑣闈再勝免章邇陶俞旨選補非據
傷然于中吹借有初感判亡際有可盡數願無鄙免儀章遇儀非所宜辱
思拜以授來使然緣副戚去其榮侈矣忽究報對不如先辱末由瞻覩敢

冀體睿明之知雖真粹之稟益堅正大之業入摅獻納之忠台閣星聚均
被春華倍熙陽和之祉日邇委屬敢不欽承搢紳淵源藝茂良　賀陳倉
伏審光膺宸綍就擢使華分外臺刺舉之權爲列郡循良之勸音郵四達
風采一新共惟某官樂易近民忠嘉傳世威行群盜寔容渤海之弄兵治
最列城已見潁川之賜璽雖升華於延閣尚欽惠於偏州遂茲寵除稍慰
公議惟本朝垂法以斂散欲郡邑視時而重輕任苟得於仁賢利可均於
農末舉三十年之通而制用姑使裕民極九万里之遠以搏扶行將遇主
雖仰幸溪州之芘恐遂戚過閫之留更冀保綏以副瞻祝　又賀錢倉
伏審出綸誕命擁傳觀風光被光華舉深闈懌共惟某官風猷宏毅材具
敏明其然爲吏之師藉慰生靈之望擢蘭省卸春注結於九重森戟凝香
歌詠騰于千里盡還柴近益對龍光來勤紡斧之行質欲雲霄之步豈以
歲惡民流之後方知痛定病去之初低回德星究盡民瘼安田里歎愁之
俗昔存不翦之甘棠講春秋斂散之宜益見有餘之游及第慶桑蔭之來
秩已啟芝函之鼎來某引去未能素餐是愧僅料操俗曾何善最之可書
受察以身所幸庇庥之有託　又賀劉倉　伏審荒政上聞嘖膺璽寵紬
書下布進秩蹤恩尺在按臨率同欣懌共惟某官清時使表當世史師羽

儀音振於天朝車轡久留於江國屬時封部適際薦饑總閫關斂散之權
惠無不徧究勞來還安之食民獲更生眷言莫大之勳盍有非常之拜雖
秩焚極溺初何爵級之足云然簪筆持荷當見詔函之相繼某居尅尸素
亦冐寵光有功見知書載賡於四牡因人成事切自愧於群公　又賀劉
倉　伏審顯膺宸綍榮擁使華總均輸之利以裕民操筦榷之權而富國
輶軒及境輿頌載途共惟某官敏識造微高文行遠學殖徑臻於閫奧筆
端自肆於波瀾入總銓曹久矣群才之區別道參牢椽并乎百度之均調
方將騰踏於高華姑使踐楊於中外屬吏法制尤賴仁賢其顧如蹕躍之
蹤亦在馳驅之始得待同朝甚善猶託周旋不遠千里而來復茲連舍尚
祈保練佇聽召除　又賀沈倉郎中　伏審擢自郎闈更持使節臨軒諭
旨極漢詔之丁寧入境宣風舉閩人之鼓舞恩麻所被和氣以敷共惟某
官衛重裕和高明博達學窮聖奧吞雲夢八九而有餘語落人間比太山
毫芒而尚少自延登於烏府常挺立於赤墀藉甚諸公之間凜乎君子之
守吾有李勉臺綱弛而復張讙諭仲卿士論翕然歸重眷懷方厚譽處甚
休亟從省戶之嚴榮被輶軒之選惟本朝垂法以斂散欲列郡視時而重
輕任苟得於仁賢利可均於農末舉三十年之通而制用雖藉斡旋極九

万里之遠以將扶豈容淹久趣上裕民之謀遄歸息聖之縣甚尼獄郡僚充員部屬青衫漫仕雲泥罪隅於升沉黃卷遺文草木尚同於臭味戴惟蹇薄已分湮淪歷官八閩之餘託迹二天之下取所長而棄所短僅幸㩻收思其始而底其終益當奮厲任言匪茹媿汗莫勝　又賀王倉　叨被詔除擢司漕計出關而稱使者仰懋臨遣之華及境而訪寓公喜有咨諏之地共惟某官才優黼黻業茂經綸奕世風流江左得諸王之舊清時人物手南推一狀之高懸飛不礙於鵬程肯綮屢空於牛刃遠畀外臺之任益隆當宁之知樂靜好閑容與姑安於詞館振淹拔滯翺翔即上於禁近某素仰高風行依巨庇首辱相先之問深懷不敏之愆　又通廣東倉茲者被命爲州肖辰莅職整冠而肩韶石帳遂遠於洽臺停杯而說番禺撰就聞於幕府顧慙非據仍愧相先適明公來持斂散之權而賤子復託文承之契才微責重豈獨辜二天之休意厚情親屢嗟數一日之雅共惟某官世紀許國豈弟宜民推廣九重欽恤之仁深慰百粤要荒之地猥仍翁屬從甚久朝廷蓋已深知齊相國清淨無爲獄市自然不擾倚聽得書之旁午遂躋禁路以翺翔尚冀保頤以副傾頌　徐湘賀廣東倉岳郎中伏審懷縣古之香而宿應火旗帝心攬轡車之轡以宣威茂膺天寵晉

鈔相慶原隰有光共惟某官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濟明允篤誠宣慈惠和之美惟冢闔煙閩臨淮推第一之功故鶴在鷄群延祖有不孤之託屬聞衆正之路而杜枉邪遂冢十世之宥以勸能載地宜情大起義烈入而青披告爾后之謀猷出則繡衣遂皇華之禮樂矧惟赤米白塩之寄曹居紅蕖綠水之遊想應南海之枉棹快覩使臺之節鉞柔除未從恐已歌四牡之來麻制亟宣行遂正三槐之位某誤恩乘障未學面墻企明命之發中動歡頌於茫下抽毫進牘敢修仰手之誠勝笏引舟將展望塵之拜

又賀廣東張倉自矿学而遷　伏審參秀兩岐方播樂不可支之詠軺車一乘忽歌周爰咨度之詩十行之細札自天五嶺之懽聲動地共惟某官軻雅仁義稷契忠嘉羅列宿於胸中若燭照數計而飛上掃千軍於筆下如日光玉潔而龍翔騁隽軌以横馳㕔前旒之持春擁色盖未備而作文章太守向青山綠水而爲風月主人威名草木以皆知姓字屏風之久錄白塩紅米使臣姑遣於皇華青瑣黃扉公于合居於天上某誤柱麾之畀州喜山岳以動揺六轡沃而馬載馳遥起執鞭之慕大厦成而燕相賀敢修奏記之誠

又賀廣東葉倉自市舶而遷　伏審金山珠海勝收必倍之功紅米白塩就易惟新之命尺一書來從天上十四城迎聽風聲

惟某官鳳凰池上之鳳毛龍馬廐中之龍脊慈祥豈弟素安仁者之仁醖藉風流自是相門之相潔然清德藉甚香名出幕府而持旌麾擁儋州之語頌交海舶而溢犀象致南庫之充盈妙簡宸衷榮遷庾使雖皇華之禮樂言遠而光然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將見追鋒趣召閒宣室之鬼神然載奮層傳當家之衣鉢其金科是守玉節馬依惟二天既與一天之睠則南枝必先北枝之暖大厦成而燕相賀悵莫登門喬木遷而鶯其鳴願言推鼓

又謝陳倉　山用虎節澤用龍節遥瞻使節之光華調合竹符兵合銅符倘愧守符之忝昧六轡在手既屬馳驅一鏡當臺焉逃妍醜不間風屏印以遺乃撰日東裝而前且將欽板而事上官敢不小書以遁下執恭惟某官藍田生玉滄海遺珠仁義禮智之根心充實輝光而有大伊尹天民先覺將以道而覺斯民孟子命世大才謂何才不用于世一棨施霖雲之手兩同鵠鵲歌之聲風月平分吞與于勾曲神仙之宅榜福謠誦歡騰於大江東西之州香名薰閩閣之九重治最奏穎川之第一光被樫樂皇華之遣小勞錢穀細務之親凜凜繡衣刺史之威動山岳陳陳紅米曾孫之庾如京坻春山處處槍旗夷海村村鳥鹵盡是重利輕離前月買茶之客寧我閒話忘味爾來無塩之人使管蕭之功有以足國裕民則先湯

之具何憂七旱九潦暴暴丘山汸汸河海爭觀儒術之行鏘鏘驚鳳濟濟鸑鴻趣上周行之冀伏念某書惟父讀學於壯行固知政猶琴絃千慮豈無一得其素才如機緣尺短曾靡寸長豈其沓再承流必不上孤除委逖矣二千里極東之界不勝羽族趨林鱗宗歸海之心富哉三十年通計之儲尚記山藪藏疾川澤納汙之庇

又賀薛倉　伏審榮被泥封進除星使虎符坐嘯方作中和宣布之詩龍節觀風已有慷慨澄清之志列城交慶百吏知歸共惟某官學揮儒宗望隆人傑守數世傳家之清白裴一時仕路之聲華王畿方千里之閒才高撣壓判史古諸侯之任治極循良果膺闕座之知增重繡衣之寄雖爲直指送之以禮遠而有光華恐不淹辰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其初無三異誤試一同叢番修維梓之忝今復託甘棠之蔽大厦成而燕相賀莫厠于飛六轡沃而馬維騏徒瞻載驟

傳誠賀廣東岳倉　伏審擢自名曹肅將隆旨依九重之日月親承臨遣之榮行五嶺之封疆益見光華之遠光聲至止和氣薰然共惟某官人物冠於簪紳家聲赫乎夷夏維先少傅乃國長城既已翊皇家成再造之基又將指中原爲長驅之計大功未集浹常滿於英雄之傑嗣賢復興天寶扶於忠義之胄果由隽望寖結隆知出鎮名邦鵠鵲魚符之貺入聯畫省堂

堂玉筍之班方高步於青冥遽請持於翠節于今廉按從昔宦遊旌旆來
臨頓覺江山之改觀風謠素習靡勞原隰之周詢恐軺車方發於日邊而
召驲已來於天上某寒卿晚進太學諸生苹動偶符于一官憂患不堪於
半世自濫竽於醮幕已兩換於歲筒何期韋會之秦得在使令之下振窮
遊之坎軻不無望於紫屬回末俗之淪胥益有光於公道其為欣忭罔究
編摩　余日華賀江西倉卓編修　伏審踊思中家司庾外臺紛紫氣以
度關方應斗墟之次煥皇華而于隰已符益部之占巡荒屬心耄倪翹首
共惟某官文華國典學探道原恚度冲融秘金鍾於清廟襟懷灑落印玉
鑑於寒潭自叅最於一同即躋榮於六院麟宗設屬式賓董正之功鴻樞
東係懋著編摩之績將立登於要路乃勇退於急流眷洪府而西十一州
君德每難於下達去行都之遠數千里民情尤壅於上聞昔鳴握室之絃
今攬范車之轡黃童白叟喜曾沐於恩波翠巘奇峰亦歡迎於湯節德望
既著則人心素服習俗已熟則教條易乎蘇凋瘵於一方必有殊尤之策
調盈虛於諸郡全資究遠之規倚需詔下於九天即見位起於兩地某一
塵濫竊百適易盈耳方屬於鳴騶情實隨於賀燕判史之天獨二敢恃同
登諸侯之地方千願圖來效欣幸切承濡莫周　謝浙東陳倉　麟臺
涉霜第深悅悃之惭虎渡分符獲在按臨之下未覺二天之遠已恨十年
之遲敬露斐芝往歷循吏共惟某官英姿玉粹盛德金聲直節清規人物
元柘之上高文大冊典刑蘭齋之餘深步武之莫量齊聲稱之甚偉自叅
功於畿甸即典歐於路門勇退急流薦分半刺中和布政徐闢攙宇之良
樸樂龍行益見光華之遠既痒撫摳噓枯燠寒盡贊饑腸百万之甯何受
赤地三千之旱眾自天而錫命爰易地以疏榮越叢西江乘軺東浙共喜
長安之日近咸瞻益部之星移分使而用虎龍式展澄清之志回首而憶
鴛鷺種歸獻納之班某眾資弗種涉世尤拙洊歷五載無補毫分符請一
塵遽叨臨蒞偶戌期之甫及拔厭旨以趨行風雨不動而俱有歡顏懷懷
在望雲霧豁披而争先快睹踴躍實深蕓蕓有懷喋喋罔既　又賀江西
倉陳寺丞　伏審中家疏恩外臺持命雲霄鳴玉昔聯清切之班英蕩輔
金今見皇華之遠凡受容恭悉倍忻愉共惟某官命世煙期元精粹仰
泰山之積捷參天直幹之高俯平輿之淵傍映水方流之異龍科拔萃榮
路行趨姓名大錄於御屏步武益躋於從橐久陪御月所若珠錢出擁使
星智揔攬轡惟郡國斂散之法實朝廷闓國之權周爰咨度周爰咨詢顧
廣求於民瘼罹無甚賞耀無甚眈行益衍於郡鐫小倚澄清立府遲洽欽

平洽今誰舍我民蘊經綸家紡紫秋當見鄉程登丞獮某自知頑鈍見羈
閒跡五載立朝已慚素食一麾試郡遽玷洪恩被厭旨以趨行冒大暑以
登道適次鳴珂之里輙羞載贄之恭披霧而睹青天將快瞻於雅采震風
而知大夏忻有托於帡幪　又賀廣東陳倉　伏審十行渙汗一節察州
使指驅馳屬五嶺炎蒸之際心敦舞望民將清冷之來欲馮豕羹往俟
前驛共惟某官金山万仞玉海千尋書讀五車物來能名事至能應詞傾
三峽人皆不足我乃厭餘端華門以淵停班清朝而山立中和宣布載傳
清香畫戟之詩禮樂光華還避東梓南荊之命惟其爵祿於心之不入是
以富貴迫人而自來往歲親被於帝俞使于廊將於王命波夔山摘貪貴
五廉貫三各得於卑道倉陵度嶔巢藏九未藏五不勝其儲峙小試富民
之儒效要觀期月而政成達天觀闕蓋海祈穫恐不待外臺之建大旱霖
雨巨川舟楫已丞致內制之除某猥以頑蒙獲受容發大嘆絕亟擊而不
食今知桃李下自成蹊等矢前驅喜見驛騮之開道刀圭點化願隨雞犬
以得仙　余元一上汪倉　越去台垣薦更歲莧瑣然羈賤又托庇臨二
天初開敢萌心於觀幸五雲下逮俄叨賜於春怜切以無求之求者君子
之求不德之德者大人之德故在下者居易俟命不至於長已而在上者
兼秋並簉惟恐於失人古道不遂此風遂泯陳編叢記競紛紛而已慚愧侍
員納交每落落其難合至於不求而施德所謂創見而罕聞共惟某官學
術造於本原政事先於儒雅周情孔思得千載之正傳易法詩葩為斯文
之司命嶽關海山之郡翁然標榜之歌已著錄於玉屏盡歸調於金鉉送
之程樂新原隰之光華雖則勿勞俾矜寡之安集星軺戾止兩澤旁流益
寡衆多人不知其斂散揚清激濁遊自掃於貪汙渙然風采之脈人甚矣
勞謙而下士至如顛眉亦賜齒牙僅不效尤釜之鳴無乃甘破甑之棄伏
念某寒鄉晚出贅舍談聞剡楮三年第見勞心之拙未藍終日不收盈掬
之功聿依召伯之棠久被文翁之化粗知義命謹守規繩距恩舍靈龜而
觀朵頤深戒養一指而失肩背素無長技徒抱拙誠即庶無虞每見我而
知食獲會既遇雖有得而不為計出柏馬之間朝絕蚌蛾之援維是龍門
之舊物庶幾雞表之光收雖有絲麻韋無棄於菅蒯幸被蘋藻式可羞於
王公大道包荒至仁泛愛尚矜溝中之斷未忘泰下之情凡當從事之
臨已拜劉公之賜一字踰華衮之寵終身失于之裘歸向之私編摩難既
又賀江東倉岳郎中　伏審劇膺宸綍易畀使幨遠有光華彰九重之
眷注凜然風采快一道之觀瞻耤軒啓行輿誦交慶共惟某官器博而用

達才周而識明召虎揚休風鍾世美西平有子可見天心雖修不墜於光
猷名實具孚於衆聽項由縣翁登蓮朝紳晉儀列寺之華果結前旒之眷
惟儒分作播昔襦今袴之歌監省繕戎著殿甲敵千之效政輝光於郎宿
依指示於使星大江之東領郡者九地望素雄於諸道封疆實帶於中豐
必倚特甕乃符民望八鸞戾止已賦詢諏諮度之詩一節以趨宜在獻納
論思之地甚貴丞亡補受察之初披雲而觀青天喜即贍於睽象如山而
托廣夏豈無望於情懷抃蹈之私敷陳罔既　又賀湖南汪倉　伏審謀
最著條升榮使節肅周道之轡原隰有光開衡山之雲神人咸喜兢兢下
秀會是舊既在於瞻聞寧不踴躍共惟某官師廟之具日星其文濟世惠
和豈止韋氏一經之教學該本末要兼孔門四科之稱噴醉鵷鷺之行暫
牧海山之郡中和宣布條教簡孚稍公帑以恤孤誠民祖而惠下不欲而
用自足匪懲而吏畏威壹山莫當猜崎之嶷嶷蒭水難窮思波之渺渺悅
無益州才子之論欲講德以莫明徒賦少陵田父之詩謂蓄眼而未見盍
舉漢家之故事亟選黃霸以處中維時重湖疲瘵之餘上軫九重宵旰之
慮欲此大患來慰遠人川竭谷虛要有兼足之策涇以渭濁請觀激揚之
風二選壽昌平糴之規盡袪李琪細配之法併茲一道和我二天仁者安

信必能蘇於民瘼相門有相行即縱於先猷某自去控麾荐更歲月何曾
記室之閒雖拘分守而少睽勝之縹芥之感雖日瞻依而罔懈惟茲猥瑣
幸屬照臨南國之棠倘餘陰之未改瑯瑯之柳豈一顧之無情抃蹈之私
敷陳罔既　又賀譚倉　伏審合兩路使權之重遴選通儒蟒十行詔墨
之新旋升隆指訓辭寵甚風采聳然大庭所臨勸諭相屬共惟某官聖賢
稱覆天地純全巍明月以婆娑有光南服結幽蘭而延佇早徹帝閽論六
經於石渠誨諸生於館下夫何衆女偏嫉娥眉自是至音不合俚耳風引
舟而歸去名與日以俱新題輿之望益隆講德之論逾布以璽書而控黃
霸方傳潁上之徽貢誓天以建相如尚仿蜀中之贊惟茲鹽莢深軫宵衣
講賓於前雖已息自公精致之搜更張於後要使無以鄙為豎之憂收妙
簡於通儒以紓恩於遠服既源流之洞曉宜規畫之一新抑將為根本之謀
詎止裕半盆之利少寬憂顧行聽召還剗在庭孰喻於仲卿而前席自思
於賈傅某迷途塙倪多閱歲時洙閒置郵之傳莫雪逃虛之喜儀雅故來
忘於一日則終更庶託於二天　又賀福建宋倉　伏審拜紹十行觀風八
郡昇青瑣之舊公則屈尊瞻皇華之光民皆吐氣共惟某官才爲萬變學
洞九流乘驥御雲委裴聲於壁水上規姚姒擅司柄於文場亟升冊府之

清宦妻貳宗藩之重任持綱圖府沛若錢流攬轡重湖粹然報最晉陟星
郎之貴峻躋御月之華顧已迫於雲霄尚戴馳於原隰推山海懋遷之利
貨朝廷閒閻之積歲比不登所藉斂散之法吏非皆善正資刺舉之公欲
迪乃功歡輕所付揚清激濁巡邦國以和民持正守文宜公侯之復始凜
濫叨邑寄屬在提封每虞製錦之傷尤慮半塗之廢折腰而懸五千未免
為貧如山而託萬間尚期免庚永言頌抃莫究敷陳　又賀蔡倉　伏審
擬自蘭臺顯侍華節盍朝缺望一道稱懽究觀國家均視中外置之三館
蓋將儲宰輔之才畀以六條所以布絲寬之澤旋相表裏初何重輕共惟
某官達器廣深凝姿恬懿劉貢刀陳時政初不憚於權臣蜀公賞遲南宮
尚久安於小吏力窺千聖之秘自成一家之言惟涵養之益深宜聲名之
愈白爰給玉堂之札縱觀芸閣之書錦軸牙籤無平生之未見金匱石室
成大典於不刊何舊章之相仍併大意之丕欽輶軒按部暫福民寰文石
蹤恩即黙天若某委從文字久勤犇走之勞今因簿書適託蘇天之芘第
虞庸瑣叨副使令負誓而前未遂披雲之願貢牋以賀少伸布露之誠
余崇龜賀廣東唐倉　共審光奉王言就陞使節星軺重照覺原隰之增
華棠陰未移訝陽和之擇地父老識上心之簡注道途聞成命以歡呼共

惟某官識造幾微學全體用詞源袞袞一洗而凡馬皆空才力恢恢四顧
而全牛立解自上穎川之最已深宣室之思驅領嵩以觀風專番漢之至
市不惟究懋遷有無之利且明示綏來和動之宜浪飛風帆歲果開於增
桄南金象齒奧章至而獻琛控扉之節愈彰威屬之嚴自遠果被冕旒之
眷遂分英蕩之華攬轡以澄清歌周詩而咨度道王德意志安畚畚之
民視年凶豐斂散陳陳之粟豈止裕半盆之利固將為根本之謀分使而
用虎龍式展澄清之志回首而班鵷鷺即膺嚴近之除某冒泥民膺初無
縣譜甚矣催科之拙愧於了事之癡貢誓天而迎惟謹偵侯人之吉解印
綬而遁技當為屬吏之先　又賀廣東劉倉　伏審課最藩條升華使節
聖天子料服之始慨鹽莢之病民賢刺史將命而行覽微贊之載路忻懷
所託舞蹈尤深共惟某官蘊德天全擅時人望道闢百聖潛孔孟顏文成
一家履韓歐柳貴名日起懋巽風培政所至而甘棠才益恢於餘刃剸繁
劇邑何畏乎近親之多貳化轉藩平分乎千巖之秀屬書交上治行藹聞
盍從參以階升尚侯藩之外補巖巖清峙指君岫以俱高浩浩思波與洞
庭而俱遠爰著御屏之錄暫膺廣使之求雖則劬勞綵務正資於安集送
之種秉皇華首務於咨詢懸水鏡以別人才運丹砂而蘇民瘼上之所任

貴以非難。至於倉庾斂散之宜，平金榦旋之利，職由是以富國，曾何足以煩公事。恐九重之興懷，已見四筆之在道。矧是滋泰一同之寄，抑兼三異之書。嫌虎豹九關，願裡車輪而問當道；附牛馬下走，佇將兼章服而歸上宮。燕賀之私，無殺莫既。

又賀廣東劉倉

共審被拜王言，肅將使指，煥皇華而于隰，已符益部之占；紛宗藩以度關，頓改嶠南之觀。光聲及境，善氣排冬。共惟某官粹德胖胣，閑才所餘。清規直道，挺松栢之堅貞；大冊高文，緯星辰之形輝。見於事業，將其緒餘。劇邑刺繁，小試發硎之尺；輔藩貳化，暫施展驥之才。薦書列上於諸公，治狀檢閱於乙覽。爰付己陵之寄，尤勝循吏之聲。二千石盡使如貴達，真承主澤之不降；六七公相望，侍結策自然民瘼之少蘇。其曆禮樂之華，實出冕旒之意。父老扶杳而相告，野童瑤節以來賓。去其害以利民，核其實以報上，必有設施之効，始為經大之謀。兩使公私，一新號令。以使者司鹽權，雖歷遠獻；用宰相領度支，況有故實。少須詳試，大展壯圖。伏念某景逼喉嚨，史深泥滓。一麾占籍，曾殿榮除；十里承訛，復依華節。方請及瓜之歲，適聞乘傳之來。曰夫任者三，敢逮願慮之發；我於天有二，尚期覆護之仁。抃頌之私，名言莫既。

許契賀李倉

伏審出綸天陛，持節江壖，揚厲康樹樂之華，永迓領鱗展范帷澄清之志。

民史畏懷，氣象一新，邇遐胥慶。共惟某官器資正大，學識深通。本原吾道之主盟，嶺行時流之称秀。擢陞朝著，大農左學之累遷；進直書林，誠宦達山之增重。俄分郎宿，出燁使星。嚴方既飢鐘而向豐登，民亦出水火而安袵席。肩飲經綸之手，暫司斂散之權。為時一來，惟脅四起。裕民足國，率循平準之書；問俗觀風，式賦將明之政。少寬憂顧，益簡眷知。褒貫係之懷，豈容久外；補仲山之袞，佇慶遄歸。某逢華崇生，蹐涔淺識。偶倫能書之首選，濫登仕版之下陳。操刀製錦之堂，僅能塞責；袖手範金之幕，深愧罔功。況非展驥之才，謀傾趨與之寄。惟曲謹小廉，粗知守己；而中屬大學，未究微言。仰漢使之六條，幸遵約束；倚孔門之數仞，深切依歸。

陳讜賀福建姚倉

伏審光承綸綍，肅持使節，追家閩俗壯鄉社之榮觀，將母乘輅極人子之盛事。方閩修慶，光沐均隆。共惟某官抱經遠之姿，蘊鈞深之學。挾王崇識，蓋称管晏之早；乘世高文，當在軻雄之列。參以大臣之推轂，至登清貫以彩纓。六館布宣，仰歸儒之繁；矩百年禮樂，佚作者之華。保尋臥道於泮闡，將聞律於棘闈。乃祈補外，志在揚清。想閩粵之八城，均鄉閭之一視。究生民之情偽，諳列郡之羸虛。從康摘山，小試康時之策；持橐簪筆，佇觀告后之猷。某辱顧頗深，蒙休殊媿。衛命外臺之寄，蹴不單其清厭，同姓古

冬所以欺蔽廣裁札范頫謂。

又賀江西陳倉二

伏審出綸中禁，司庾外臺，英蓮鼎來，覺山岳之搖動；光聲遠洵，增原隰之光華。凡仰英猷，孰不踴躍。共惟某官宏才不羈，饫量有容。括古包今，盡得簡齋之學；蜚英騰茂，益增柤閭之光。自赤縣之參，曆栽路門之典匪。万安平進，自從外屬。將頌別駕之乘，仍列司宗之處。中和布政，方推周翰之良；禮樂龍行，亟借漢郎之重。矧惟探政，尤重江淮。貯儲以備荒，而常意於具文；責捐以與利，而每艱於登穎。必得碩膚之彥，式昭饷度之長。四牡載馳，已聳列城之望；脩門重入，徑躋四禁之班。甚濫齒宗盟，獲聯王事。一塤共續，正依部壁之光；尺牘萬誠，姑效小夫之敬。頌詠之至，欽恭莫陳。

又賀張郎中除福建倉

伏審改畀使華，按臨閩部。移遠而近，仰見九重簡注之隆；惟公而明，是膺一道澄清之寄。凡托芘庥，率倍欣愉。某沐眷最深，其喜欲抃。啟意西嶠之景，重依廣廈之仁。

蔡開賀淮東陳倉

伏審寵承郵蒙，就擁使華，不易地以觀風，一圻幸甚；初建臺而下令，八郡惶然。共惟某官迪哲忱恂，端凝静重。絕於世故，蔚為庶事之蓍龜；屬此時名，真是群公之領袖。身翩翩於江海，志蘇蘇于風雲。追再專城，復經一換歲。用黃霸之寬厚，撫養為先；謂吳公之治平，轉聞既各。與其延令狀名，而孤徒民之望。竊若因畀，將明而畢當路之

仁。褒海摘山，豈但膺阜通之利；務農重穀，又將收斂散之功。佇奉召環，徑躋從橐。某夙期為執，喜聽明綸。驕語先諳，恍若聆於飛屑；簡函亟寄，愧匪及於報瓊。

又賀史倉

伏審寵奉郵蒙，擁使華，轄傳一封，委兒國裕民之政；王畿千里，頒觀風問俗之勤。建臺方初，遐邇咸慶。共惟某官夙傳粹學，蠶擢巍科。先正勤勞，四世五公而未艾；後嗣文獻，九流七略之兼窮。奏游周行，蔚有清譽。蹶孫疏奏，賢聞郎省之間；召杜政聲，妙簡御屏之上。俄自天而于蕃，爰近日以登崇。蒐剔弊端，豈但趣若醝之課；蠲除民瘼，蓋將行仁義之言。佇聯紫橐之高，旋復青瑣之舊。某比聞除目，實欣撰綜。馹召來歸，尚可親於飛屑；騈詞妾既，愧匪及於報瓊。

賀陳倉赴召啓

伏以中和紀序，清淑扶輿。共惟某官對越寵光，時望崇峻，神職薦覆，台候動止萬福。某違拜風規，歲月如駛。頃寓都城，時獲突謁；旬外得郡，戢蒞里門。南北相望，鱗鴻間絕。尺題寸札，久不仰塵覽，下山斗尊高，雖勤皈款，而簡俟之譏，其何以逃。留存重恩，不見責於形體之外。疏甚共宋，顧膺芝椒，趨覲楓宸，自是九遷，何止一飛。載惟某官靜知而粹表，皎明而簡遠。践歷滋久，譽處益高。斂散奏功，澄清得職。九重東注，四筆促歸。乘雲烝而游太清，從扃車而持紫橐。展盡當職，以福區中。某踈遠之蹤，坐需遠次，衡安愚

筦審藉雲陛近報燕犬被召期會適至劭時寨興曠瘵是憂惟冀高賢得
時行志頊頊青雲之上庶幾忻懌益廣得以瑪藉蓋勝願望積柴攸拘莫
果京悃偺已體進用不已之意酌寒著
相爽之幾即奉發收役儀華寬甚瞻說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八

十八陽

倉 事韻

宋王君貴膠軒集賀陳倉啓　輟從郎省出建康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歷
其生寨遊公為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周郎嶽后擁英蕩以前驅湘靈開先
聲而起舞共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粹學易通神三畫曾吞
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難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鏤自科第之
後而燈火不輟排細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
無小及時更化乃肯立朝嶲鋒壁派恍憶壚亭之舊横經東邸平分講幄
之功著庭憬直筆於秋霜省非閱人才於水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
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所有動色而咨憐誰能為王而留行
與其貝納方鑿扞格於中孰若高牙大纛從容於外况在衡湘之地重哉
金穀之權屬弄印者踰時乃出綸而臨遣東南之方竭矣上下焦然西北
之事紛然江湖啓齒為時一出覺上隱憂寨帷皆起屐之方攬轡即折衝
之基必有偉舉以洙群觀富貴浮雲固万鍾之不屑蒼生霖雨非一道之
所私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合比奉廷之對空聽畫言不知書生之
踽耕猴闕諱甘輸三壽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苟營荻水始
仕曰藍武者即初而覗終事長必忠馬叔以順而為正才疎而意廣位卑
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素甚至上官亦嫌其訐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
稱門弟子以通名綜蒙矜念於遺簪必不興疑於杖杵併諧鍾釜之養救
林丘山之思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充耳國士之遇如有智伯尚庶幾
焉　又李倉啓　出綸閩閫乘傳蔡湘屏風録良刺史之名就陛英遵安
與奉太夫人之養增耀精軒部民舞手以交雕屬吏舉杯而相賀共惟某
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沖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跬履中庸千載之
學出入誠明難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鏤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排細州
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政教而更化乃
澤芻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挽随而同流俗屬時有遠臨之鑿
自許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無斬色早奏熟於泚水旋坐嘯於衡陽諸
然政聲符之道路字民則催科盗拙樹士則甘苦與同思溺由溺思飢由
飢紅粟活万人之命曰暘而暘曰雨而雨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延賓容
則北海之樽不空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乘吞於星槭新詩清追

於雲章舞綠袖於興慶遂蓊瑞明使親之志鳴木鐸於石鼓尋求紫陽講
道之盟豈近世裕吏之能爲皆平日學力之小試闡城盱瀕人心直願借
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爲從欲惟是歲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一州恭
而惠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運規而果可勝乃賢相之遺規用
悝而平不饑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寬帝憂陰德無遼者壽合延於
鶴髮清朝有命宴詩將賀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厖言
而對策以訐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融才疎而意廣位卑而言高
幸甚於降婉之諸生晚乃爲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朕
于登元科之門通家有舊倘黔薄雲之誼冀沾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侍俟
察父哲兄之教將母來諗願推仁人孝子之心　又徐倉啓　經班郎省
掌委閫都公道闢方觀鳳閣會人之標遴萌何素雖迎貂野使者之來
激紛墨卿晉千巖帥其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秋杓去南州鶴于於千乘
典刑猶在侍慈湖先生之一派傳授兼親史閲理義之多從容出處之際
久於補外晚乃立朝矯然仙蓬夜對青藜之杖横經王邸朗吟苜蓿之盤
發揮石室之秘備歎歷錦巢之清選使其道之少貶則何官之不爲岀言
持操而不苟同直節堂堂而難於進仕之巧者爭趍金張許史之門公獨

凜然自挺召杜襲黃之跡以安定之學淑于千里鼓苕溪之最徹于九重
果錫召環垂登紫地不屑枉尋而苟合任持英蕩以遐征雅將七聚之匱
適當多事之日震疊搖撼者方定渙離蕩析者未歸白槃債翔諱與發倉
於河內卒盆葉寂殆幾爲弁於閩中碩鼠不貪不除帶牛之習雖革諒已
關於鄉度必可釋於顧憂然聖朝聽斷之方鄰諸老牽繼而寓用有以中
書何無冠公爲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吾之磊砢喬松合作棟梁之
用芬芳汀竹要垂宇宙之名伏念某猜書不多請世又寡厥廬校藝疎狂
貽怨於要官宗邸横嶋習懶見嘲於群弟操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
念昔爲尹幕之游幸嘗下宗師之拜曾謂强顏於冷席復從究寀於崇臺
人情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巧拔撕之以巨力教誨之以雅言庶乎
孤寒得所感積有三品　篳雄無收名定價之恩持一辦香敢作噓枯吹生
之想　又回林監倉啓　嵗康出綸帥藩司慶見者謂名卿之子肯此盤
旋令而復倉氏之官不爲卑冗卑遲展慶倒置先施共惟某官育子英游
情時偉望吁吸三山之秀氣發爲詞源雀兔雙關之家聲不斷書種譜閒
素官之譜賦服教忠之言翩然斜飛米此小試蓋乘田有職雖素王猶屑
爲之而治粟名官以國士亦嘗親此毋輕出納可養經綸况當糧場之多

慶正倚積貯以爲命自今紅腐必無年饑用不足之憂不日綠綈趣奉嚴
入穀我何之對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儕大廷而
對策空聽畫言收科輸鼎甲之三籌入幕之錐囊之一穎比於江西訪芝
蘭之友謂於門下爲瓜葛之親略相先後以之官矣可奉速而托與蓋惟
暇日共觀鄴侯三万軸之藏祗恐匪朝已預文于七十家之薦林光朝樂
軒某代上廣西諱倉啓　劉竹東寧勞歆解於州縣乘槎南海庇宇托於
雲天行躍無涯休眼有自恭、某官松臺孕秀杜藉貴發學宗壁水之盟
權重繡衣之寄況法自吏於者海而利式擅於熱波二廣不問東論紛起
甲可乙否言各有偏兩路一司事歸至當惟多多而益辦見坡坡而有餘
皇容五嶺之邇久留旄節倚聽九重之命即摧鈞衡某歷次同功業聲自
愧書屢豪於鵝鳶刀索之於鵬搏吁錄六院之班獲肩一麾之寵頓致賦
水盞在邊陲有晁徐之雜居多保障非山川之衙要地窄舟車嵩訟充
煩樸又不足自知猶詩莫興檣檣之搖仰賴憐憐行拜緋袍之賜至天雙溪
類藥賀趙倉啓　平移惠民頻任皇華之屑使蘇榮將擢軌於　華之懿
親方析魚符就頒龍節光齊籍甚興誦藹然某官體道擢中光犯迪哲屬
尊且近光周室之宗盟政爾而寬兼漢京之循吏所以當賾於公望不惟

撫宇於侯藩天空而日月自高仰聖之繼照本國而枝葉必茂閑燕當以
求賢暫凝坐嘯之香即攬按行之轡八政先於足食農求何懷六條頒以
察州官曹皆肅不待奏甘泉之封即富陛文石之班矣國頃半生艱危万
狀只緣側口未免折腰簡綠保障不可以兩全簿書期會若何而逃責一
官乃身之累髮種種以凋殘方閒爲庇之多心搖搖而懨邈梅事四六標
準代回淮東稱倉稱啓　訴合守荷蕭將使猜田里之無愁恨厭積茂焉
種樂之有光華此行寵矣恭惟某官人門具美風摧不群溢恭維德之基
於文無害乎易近民之政所去見思眷是榆遼豹然崇落致自天而出蹕
不易地而泰惟淮水蕩蕩式辰澄清之志周原膴膴行觀勞來之功某靡
迹於親莫面以賀五雉之爲工正天已懷歸四牡之勞伏臣則遇賢喜
又代回湖南楊倉啓　九月　顯陞蒂正政責使華國方貪賢使服班行之
上民尤望賜狀資原隰之驅畫編分先宵衣寬顧恭惟某官性資寬果材
具碩屬觀其不群州縣之勞固知必爲屏扇之器而著扞城之績去則見
思一推枕塊之悲毅然執樸既畢祥琴之御爰層兵器之除適是重湖平
饑而用不足加之諸洞地大而孳易黍欲其澄清知所欽哉非輕寬閎通
敏之士難探選定安集之功四牡載馳萬物吐氣矣不然席不暇了無偷

安邊事之情，居有倉行有粮。會見節用愛人之學，其賀我遷達人說斯暮見吳山，有老大徒傷悲之感；曉行湘水，顧功名留久遠之奇。　又代回推東陳倉又頃啓　撫解請外，將指臨邊，明啓刑書，不覺悉弍之負，式遏寇虐。正觀使者之功，恭惟某官表嚴而裏實，人今而學古，孔懷同氣，埤欺歎於有秩。折獄片言，雀鼠難欺於無角；適推民之飢饉，勤周遺之傒邊。側聞塞帷，良多負掩，采塞其康，斯民來乃取闕之熟，卯弄於耕，行有無以易先之令。某濫司鈞化，莫贊光華，遺我雙魚，豈止加餐之字；篤彼四駱，請歌靡盬之詩。　又代回浙東王倉五啓　右蜩合荷左蟻易踰田里之無悲，恨畫地共談，原隰之有光華。去天一握，恭惟某官，學為儒偶，政號吏師。出守晉陵，遺楚氛之甚惡，獨明召教，歛周民於孑遺。旋由畫戟之崇，進廊繡衣之寵。公方念越人之瘠，加戚于心；上將思王某之文，最宜為諾。某此方謫入，復辱書來，四牡之勞使臣。行且召矣，五雖之為工正，猶幸見之。居士恥窮

嚴某通卓倉啓　伏以仰切万間之覆露，瞻望六條；俯憐一椽之壓挨，典司五聽。顧小己豈敢希恕，在大賢何所不容。依瞩二天，勤拳尺牘。恭惟某官，闢山秀異，漢傳派長，黃鍾大呂之洪音，合登清廟；干將莫邪之利器，屢解盤根。自高擬於儒林，稚積變於臚仕。西山爽氣，一時柱頰之英；南紀鴻孩，兩顯宇民之效。怵然舉處，嫔若蔡嘉。入司路鼓之朝，載正磐宗之藩，万樞密勿。爰資筆削之功，屢試盤遷。更攬澄清之轡，報政五月，歸心百城。褰帷凜凜於古人，衣繡亭亭於今日。攜茗裕國，而民不困；鐵廉平糶，而食有餘。初花大庾之梅，繼錢揚瀾之鳳；鑄一狀之鼎，奇周紫莽翠竹之珍。排九閽之雲，豈特季秋明堂之計；倍槃千牛之城，行輝輔撕之曦。某不學面牆間，因竊食。春風棠舍，素知畫地刻木之嚴；朝日苜盤，恪守食蘗飲冰之求。坐閱暑寒之屢變，曾何毫髮之万分。水鏡在前，豈刻畫無塩之可掩；淡勿近叢，庶灌月吹芽之少安。夙聞登車攬節之期，徒切望塵拜門之願。惟拜木揖金之伊邇，徒瞻山仰斗之深深。

彭止堂集上江倉傅倉啓　伏以歲惡及飢，官無委積。民貧待哺，地阻轉輸。偶聞隣邑之可依，敢以有司而不告。竊以社倉之制，本蓄之村墟。近世以來，多歛之州家。每當給散之時，借資將運之費。然河內之食，孫王猶盡移粟之心；晉國阻飢，秦氏亦有之舟之役。蓋方救百姓之不暇，豈復以異地而為疑。重念高安之支對，悉居錦水之窮處。自辛卯而復辛，三歲而一旱。故挈缾之民，幾十空而九空；一武直於匕年，皆仰給於公上。審大計其來至，費四萬餘斛之多。然遠取之州，乃歷三十六陂之險，既已邀洄之不易，復當急漲之可虞。雖万載之為都

與二邑而錯壤，備歛甚富，至於陳陳乘流而來，不啻信信。自可推盈而救之，豈宜捨易而就難。况今甲有移那之文，而仁人柄補助之政，可憫煩黷而不控陳。恭惟某官學問不為空言，器識足了大事，平生有致君之念，未究毫分；所至以愛民為先，此亦枝梧。不煩矯節，能解倒垂。其奉檄振荒，畢力無術。幸遣膺使，無越人眡秦之心；僭以尺書，希孟子發棠之念。仰祈矜恤，俯尉彫瘵。庶令屬邑之微官，能布使臣之大惠。

清江三孔集孔平仲與淮南周提倉啓　叨被恩輝，幸同封部。屬以道途之役，缺然問訊之儀。方冬向嚴，所履何似。共惟某官高材軼衆，美利振民，暫乘八使之車，即擇十行之長。更祈保厚，式副顧膺。

王與鈞慰藍縷藁賀知良廾樓博士除江西西倉劉于　伏撲仲月，風露淒清，恭惟某官，寵將王命，有亓使華寵漢雅新清浮叶，賛台候動止万福。某謹稟：沐綱摩短，削迎訓行，新併仲賀履之悃，仰祈炳亮。暮僭候萬濕，具嚴右方，椒忌其瀆，敢嗣請邇日台用何如。欽惟儒林領袖，主盟斯文，造物者方啓之以保又王家，貽蘇群品，則夫隨時之大順，養以正，某顧中橋馬，某恭齎出綺，䟎恩乘，輕領使任，一道澄清之寄，總刑城，欽歆之權上眷方隆，與情胥悅。仰惟懽慶某郡倅，維縶無從綴屬部吏效賀喜之戚，不揆荒陋，輒以偎語敷述悃悰。僕沭熏䋤，特賜流覽豈勝幸甚。某恭以某官，瑞粹之行，膚敏之材，其積學博而醇，其秉志剛以大，國宜從容表著儀刑，賛簡掄思獻納，以展布素蘊。持使者節，而惠綏一路，民以為小也。召駟星馳，遙歸天近。不夙則莫，其企踵以俟。某叢綴班列，獲侍道德之光。王質金聲，畫祛凡陋。紫蓁追今，趍來盜城，吏氣膠轕，雖高山仰止，不督尊瞻。而主畫之府，曾無一字中捆，殆若自棄於墻，仍者抱愧，何以自文。所祈宗度有容，俯賜矜體。某非才試郡，亦既數月，職業所在，固不敢不殫乃心，而五伎易窮，固知欲濟，幸會六轡鼎來，遂獲托身照臨之下，覆護短拙，警飭庸陋，實惟惓惓之望。僭越有請，當凌而訐，某晉躡端揆中州崇闕，球星璧月之輝，歆惟儲祥積祉，時萬時億，伏恐弊邑應有要求，敢乞頒下。

賀倉敗湖南倉劉于　數盈良月，候屆小春，恭惟某官顯畀皇華，幸新紫援，簡知深厚，寄傳具裏，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之偏城，幸沾資於忻覆，扶茲尺積，隨綱，候於藏費。每辱隸掳，特貽損荅。稍因紛恷，頃致闕球。其如千維壯以尊瞻，水往東而歸蹤。衷局難述，峯舌莫殫。某恭審命出自天，恩頒易地，建臺分治，久宣廉問之威；馳傳改轅，昭示赫除之春。顧吳中於初令，諒震聲於光聲。恭惟某官，道富經邦，學優用世。氣全溫厚，秀挺特於赤城；文挺波瀾，壯沸騰於滄海。自羽儀於蜂路，爰領袖於賢關，進列

奉宸謀聖朝之禮樂出臨藩屏藹侯服之矜檝既秦氏属宜游常所少歧金蓮之直將持王節之雄均塩鐵而視田疇勸農桑而移風俗江西一道已聞惠賓之歎湖外列城復冀庾司之寄判熊湘之佳部矜龍辰之深衷財阜民蘇雖少愁嘆呻吟之意事煩訟夥式須咨諏採訪之公推銜飲歎之宜水鏡澄清之譽重為重任宜付通儒埋張綱之輪鞭馬郡內持安世之業行矣朝端其側聽新綸第慎大惠移三州之粟初無待於有析捐五邑之租吏並許於勝奏方少蘇於萊邑乃遽失於棠陰曾是惟愉翻成戀嫪屬靡郡紱莫遂賓縴祗循甲令之文用慕麟者之禮元冥在序寒氣漸和冀參鼎飪之宜劫迭茵憑之御巫須異數垂叶前祈甚分不敢踰莫致祟問之承謝刀當欲竭頸供帑邑之歎寓借潤是慚矜原有望方秋崖集

與趙都倉劄　某維臘風按歲春合琴蔓團原裕如休有華聞甚往平戌棲孤角之外待並英遊回首平山柳色幾青青矣縣間耕叙與世相忘不知公于是監倉實同此歎天落雲錦字偕華星存錄陳人深有高誼太阿出匣剸光斷屈方事之殷顧非陳陳相因之粟莫濟庾為倉庾氏聊欲小試特遅使材耶式遏寖絢允務僉賜　又答趙都倉劄　某伏以稻雨霽熊生意蘇醒共惟有賓其積國以裕如某不聞問又幾何時矣著氣之酣

荃莹為仇有書翩翩愧汗如洗如某不與列爵三雍堂下老槐當有恨已執事者不相鍼砭素之何其以賀也登戲想亦非曉發綸趣入豈必三千之淹所幾佳御稱秋金王以俟　唐王昌齡送郭司倉詩　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掾春潮夜夜深　錢起贈隣居齊六司倉　況宴東所遺咫尺絕佳期始覺衡門下翛然太古時雞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坐惜牛羊遅芳蓀白露滋　岑參送許員外江外置常平倉　詔置海陵倉朝推畫省郎還家錦服貴出使繡衣香水驛風催舫江樓月透床仍懷陸氏橘歸獻老親嘗　方玄英寄晋州司倉賈島　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世名一作思昨屈病民晋孫我先生竟氣終不歎君下徒投名閑曹猶得罪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石年年芳草平　姚合寄賈島時任普州司倉　長沙事可悲普掾罪誰知千載人空盡一作老一家寃不移吟寒應齒落才峭自名垂地遠山重疊難傳相憶詞　高常侍詩畢父遂鄭司倉覆倉庫因而有贈　邦秋今坐嘯群賢趨紀綱四人急不擾耕者遂相望槃槃府中妙授詞如履霜炎天伏熱時草木無晶光匹馬度躁水清風何激揚校婚閱帑藏發廩忻斯稱邂逅得相逢歡言至夕陽開襟自公餘載酒登琴堂舉杯把山川寓目窮毫芒白鳥向田盡

青蟬歸路長醉中不惜别況乃正遊梁　劉文房潁川留别司倉李萬故人早負干將器誰言未展平生意想君疇昔高步時肯料如今折腰事且知投刃皆若虛日揮案牘常有餘槐暗公門趨小吏荷香陂水膾鱸魚客裏相逢疑話深如何岐路剝霜楪白雲西上催歸念潁水東流是别心落日征驂隨去塵含情揮手背城闉已恨良時空此别不堪秋草更愁人雎陽贈李司倉　白露變時候蛬聲暮啾啾飄飄洛陽客惆悵梁園秋只為乏生計爾來成遠遊一身不家食萬事從人求且喜接餘論足堪資小留寒城落日後砧杵令人愁歸路歲時盡長河朝夕流非君深意顧誰復能相憂　宋黃山谷寄尉氏倉官王仲弓　蘭臺有佳人玄髮鑑齊瑣衆字記既痛金在開封府味留縣東南路每逢名賢攜酌長通登此左傳曰昔有仍氏女生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列子曰王瞰屬投子瑣登高歌一曲聽者傾城市漢書李夫人傳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門無行媒迹草木侍樵悴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老杜詩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又云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史記屈原傳顏色憔悴人物方妙然誰能委圭弊王長之帖曰蘇公遂其篤深可愛當今人物

妙然而衆疾若此今人短氣左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今懽志太原八年有司奏大婚古者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漢書大常任弓戰後執犧牲盟此借用其光　曾丰呈江西倉使汪太杜二首　兩朝多侍從四海一端明與上閑皇極于今事太平芝蘭連砌玉鴻鴈判天鳴父子同休少公家更弟兄乾道群先賦尚書獨主盟當今賢使者似我老先生港筆追隨念韓門顧盼情相逢殊不了歎更以詩鳴　價址酬詩别孫都倉　節制作鹹利悠然見扶摇工夫雖自小鼎鼐卻相宜盟鷺鷗同適及瓜梅未知有書聞李父為致别時思　林希逸竹溪集送嶺口倉李高光用後村韻　仕能優即縻豈必為貧驅翁有三珠樹君如千里駒教知才既穎慈是德充符塩户彫瘵甚扶勤為撫扶　竈户年年減奇征可柰何給符催起火輸賦仰晴波民困官誰察君賢政必和雖云綱有本久例慰除苛　再和送嶺口倉李高光二首　此客焚波去初程宿者驅名家真鳳穴內廐侍龍駒臺自催征課官惟守信符少留翁必喜溫國要廉扶　畫職隨高下吾無閑執何留有累玉雪入對眾金波任大鹽中舉官卑柳下和當除須割目父執賦人多高杜堂府案次魏明已表弟領送劉長翁赴福建倉　王星拔

西嶺金節撫南服雄稜帽荒服拜疏扇寒谷長孺振河內相如諭巴蜀惟
昔無鴻名于今躡遐躅墨夫踴一遵赤子懸万且周原重華遂漢庭恒對
屬樓渠鮑群鴻復陂歌兩觴欽哉使指將伻萬民命續寧虛偶坐三與布
寬條六宣伊於孝頤獨占京東福盖朝華雲衰重佩水蒼玉尼杆活枯恭
駭浪安巨舶儒登翰廷尊賢聚功化速雁惟容親顧瑳爾蒼生稅攀援駟
馬足偶悵羅駒曲音屢慰寂蔑炯介在明湫贈言希古人陳義詭流俗謹
母千倉參惟光百姓足道學振考亭文風傾嶽麓庶幾七閩人勿替千祺
爾張鉞湖南集次韻酬陳伯冶監倉　小蔡才成肋也墻傳家那是釣徒
張非求世上人看好但要閑中句律昌成陣游條波尚暖打圍飛蝶菊初
荒憐翁莫厭頻相過會見橫翔入未央　簡陳監倉二首　自到南湖日
鄰翁識長方一官甘寂寞萬事絕思量踈見紙緣懶頻來歎不妨松林渾
似舊相伴猿胡床　因病詩全少春中忽夏深清幽百畝地安靜六時心
樹茂晴方好荷新雨未禁泥乾容後日閑步酒隨斟韓淲澗泉集次韻趙
監倉　是中能娛人道為杯酒留不知我何求當復醉扶頭翩翩佳公子
臨風什宜樓月滿乃如此對君可言愁　鄒道鄉送幼安赴潼倉　人生
本逆旅行止良悠悠試看廉莊上撒跡多成溝公子分閑戶時來亦何由

載書曉過遺春令方如秋河濱古城府稅秩聊優游青雲捷徑在民度非
君優賦稀故有傳斯新承風派胡為重作恐日暮猶登樓　王禹偁贈呂
通秘丞楚州監倉　聞君公事苦喧卑紅粟堆邊獨飲眉已有朝行翻掌
度未知幾尉且吟詩君前仕武昧堆頭笑傲同張稀市裏優游此路隨惟
有才名藏不得山陽留滯有多時釋元吉南湖集送陸務觀福建提倉
航船相對百分空京口追隨一夢中落紙雲煙君似舊盈巾霜雪我成翁
春來若葉還爭白臘近梅梢儘破紅領略溪山須妙語少逗使節上凌風
優為建安半作後風手　劉後村集答傅監倉　少豪頗似枯狹兵老去方
愁理未明怎下殘書千過讀卷中一字幾回更鐵硯人盡嗟吾拙軟血誰
當採此鹽肯咬菜根抄脫粟許君十載共燈營王君實腥軒集懷蔣刀父
監倉　冰結長江少雖鱗天寒不見鴈來賓翻雲覆雨羞餘子霽月光風
憶古人井穴鴝鵒行鐵瑞北堂燕喜倍生春萬金消息何時到一洗胃中
萬斛塵方秋崖集次韻鄭省倉見寄　倦客京華鬢已蹉詩顛華望了無
餘刹鄰菊酒饑秋晚派落椒盤忽歲除東閣士應羞曾伍北山人有起秦
貴草廬十具半如槲卻是求田勝本初　老手夢不到歌妹一笑鄰尊執
與娛歲事況況江上月時情汎汎水中鳧路貧如此誰來往山意於人定

有無牢落不堪持說似詩成時一寄吳奴　次韻鄭省倉　買魚聊復醉
酖船萬事從來付老天欲辦把茅無計可不量吾刀更壽遲　歸去來兮
月一船世塗難似上青天煙簑自與輕鷗狎卻在風濤婀娜邊　次韻訓
洪監倉　我輩從來不入時知心粗有硯相隨肯分靈屋十年夢寫作秋
山一段奇藤靜堂深無比客歲寒亭老有光師梧桐帶曉西風起笑拂床
頭鐵疾藜許應龍東澗集送袁倉詩　帝念設甸民財刀俱有限俗吏肆
貪殘使漁蕩貲產郡守在得賢判史尤當擇明公如范滂清節邁楊綰踈
寵昇倉臺一道俱刮眼雖貴望公平欲苟集公劃察吏貴精明臨民當牧
簡高才固優為行見鳩功偉將令愁嘆民喜至笑聲完繡節暫馳驅玉堂
資看選行矣從公歸錢行聊舉盞李遠紅湖長翁集次韻蘇監倉二首　時
蘇恭王已學　交朋又得一相如高掩虞郎行秘書妙論析微驚我倒諸
生到眼可人無一官幸此分鄰燭五字渠能攬虎鬚快讀清篇病如掃北
軒風竹對森踈　長日奔馳傳置如大妨著論與抄書逢人爭席有時有
亦解留詩無處無樂寇未辭弱楚製論文常憶攬桓鬚扁舟再有東游便
肯向朋從自作踈　再次前韻二首　未說高文錦不如扶閒已勝十年
書是中我亦潛心久作者君今舉世無應俗不堪塵眯目論交政復棘如

鬢獨憐兒戲心猶在更向詩筒較成踈　倉官新職腰誰如終歲區區奉
簡書勝日偷閑須著便青山有約定來無著書聊閑如椽筆疾惡休張磔
蝟鬚好抽新恭五峯路碧深清樾伴蕭踈　又送瑞蓮新米白酒與韓監
倉　珍珠滿紅斂紫臙君家寶此如珍珠我家王反亦勝友論交遺到君
座隅秋蓮結實甘勝蜜香粳薦新玉為粒還知是未不及賓一笑聊同孟
光契許應龍東澗集餞王郎中赴湖南倉詩　明明天子御丹扆首擇英
賢持使指湖湘以南闢倉臺環顧在庭誰足倚遙山斂省微名派禮樂光
華因送以看看六轡載馳驅爰度爰諏還田里散財猶廩蘇疲窮揚善來
賢律貪鄙事恐崇臺未突黔趣上亭衡招泥紫與君同齒復同寅郡更著
庭紹英熱交情金石久益堅人雖漸遠心則通衢陽鴈過可傳書時顧劉
公貽一紙廖行之省齋集上湖北趙司倉三首　君侯德業簡淵衷亟上
朝端望寂除鵷鷺羽儀從北闕驂騑禮樂正西風六條郡國奏帷裏萬里
沅湘攬轡中早晚紹書歸采寫由來周召合三公　黼扆天高德意深思
言臨遣重丁寧九霄雨露新英節一日風雷偏洞庭財刀定能均息耗米
鹽因得裕常經如今想見南翁喜長望吳頭認使星　蒸尉平反行獄清
更憑澡鑑惠諸生新奇往往多閒罷朴魯區區亦竟成已見繩愆通造化

會看熙業正鈞衡先生小試澄清手天下顒顒望太平畢西臺先生集次韻和教熟徐仲先着作監倉之什　行見東州山外山卻回河上醉春寒新詩賦檢留心苦舊事尋思覺鼻酸上跡未能同主父帶經猶得學倪寬只今欲作歸休計準擬田園累歲乾衰起居東塘集呈浙西張提倉作為鄰勞救荒賦貧去三數月傑來為汝貴今見於此華聞從所學　老拯當年意已傾執鞭難晚眼仍青繡衣公子初雲漢壁水先生尚典刑賴有賢前驅容漫史下帷畢思媿玄經催科欲付鞭虆手賑我山行定幾星聊恃清隱集呈福建置惠民倉呈陳守御史　聞邦赤子近來王聖主憂勤念遠方酌取古人救荒政頒為今日惠民倉備先水旱民亡瘠弊在侵移數提張我願相君謹刑政兩暘時若自平康韓淲澗泉集趙顧常湖北倉趣過因話昔惆然久之　從仰之間又一年舊遊新話兩茫然驚心會聚初何所滿意飛騰不在遷妙妙桃宮聊記取茫茫蕓閣久廻旋歲寒且雪清水地繞着微塵是市廛蘇過斜川集送仲南兄赴水南倉　憶君結髮讀書日寸學呻今事乃奮功名直欲高古人議論從來氣橫臆咄嗟歲晚事大繆翻然自許林泉侯躬耕二頃羞甘旨櫛風沐雨忘晨夕十年不知昏與味萬里能行陳蔡厄丈夫升沉何足道端身養志真奇特閉門卻求文史樂勤毅直為窮居屈信我自有貽人處世使憤天聞有立通來彈冠本非好色使卿從父兄追區區試吏倉庾間定知壞屐何曾得寞余白髮亦自笑春春一官乃離別明年驅車走太行政坐相如空四壁秋風涙水各相送未覺軒裳勝蓬蓽鶺鴒儀後一枝安此外所憂非我乃徐安國西窗集送趙予國華赴淮東倉　暫驅朝馬駕軺車使覺邊城喜氣舒聞道陛辭天語美炎餘料目慈姻陰　昨來持節使燕京草木壓光識令名此去倉臺接邊境屹然如倚鐵長城　安輿迎侍笑嗒嗒夾道旌旗耀日飛好在綵庭隨康是孀衣光不異斑衣　劉基送胡李賦平江監倉　君不見崇谿沙中金丈不見龍門山上桐衝波蕩汨入坎窞石淵漱齒獸雷風樺人挑氏不見顧自分委棄萬榛間一朝清廟作雅樂提索絡繹奔垂工飛廉鼓鑄王爾斲爍炭利鑿相治礱米核横稚苟度立鎮圭衮冕裔雍容世間物理有消息累土自可成穹隆司名雖微君莫棄君不見曹吏當年晉委吏

國朝胡楷隱集次李監倉　江草微微綠又生東風吹暖過新正閒因物理推消長靜閱光陰任晦明北闕上書勞舊夢中流擊楫想遐征謫仙詩法垂千載喜見聞豫句有情事類合璧太倉陳后山謝監移平分太倉粟盡許非侯言發廩高通贈司倉陳牧婦聞世歲發廩登斯稱真堪老

東坡和州南山監倉蕭淵詩一官分庾真堪老先生有松根路斷鳥公于是監倉任者東軒想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同上庾氏莫言早何新舉寄玆仲監倉詩考封瀛州頌令行官勝及民莫言早

漢故倉池後周書蘇綽為郎中文帝至城西漢故倉地顧莫左右莫有知者綽具以狀對周文大悅拜行臺左丞

相地治倉東漢書李憲傳河中兵本仰食於蜂而汾可輸河渭歲耗與撥數十萬石故教保山為國民之輸者十年不勝一車脹濟汾相地治新倉

父使泥倉史記舜母嫉舜舜父使舜泥倉放火而燒舜舜由席而下得無傷

發倉賑乏淮南鴻烈解時則訓季春之月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賑乏絕西漢書汲黯武帝時為謁者河內失火上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以為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詔之罪帝釋之東漢書韓韶字仲黄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泰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多為生法尚書選之府掾屬能治劇者乃以韶為嬴長嬴縣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發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粮者甚眾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此服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江寧縣志陶回遷吳興太守時年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聽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並敕會稽吳郡依回賑恤二郡賴之　續通鑑長編太平興國二年知泰州張納言先受詔以食　糴於貧民使者劉文保復奏詔臣罷之民飢盜起將死溝壑愈衆臣輒文保矯詔開倉救百姓倒垂之急願以屬吏詔釋其罪　宋史程師孟提點夔路刑獄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賑民不足即撝它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俟報饑者盡死矣竟發之

寬盜發倉李元綱厚德錄陳從易知虔州歲飢有道得伏發囷廩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擅發長平倉宋史孫衍知淳化縣時諸郡捕賊兵粮糒乏以給遂擅開常平倉且懼待罪衍曰飢之不恤則吾兵將為

歷卒矣衍考課為一路最

請君發倉

劉向說苑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民煩苦故人予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由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由也不受夫子曰爾以為飢何不言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歲飢開倉

晉書鄭默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加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又王渾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又曰王蘊為吳興太守民飢輒開倉賑恤主簿請先列上待報蘊曰行仁義敗無恨坐違科免官士庶詣闕左降晉陵太守

受賕發倉

新唐書薛仁貴傳仁貴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貸米建倉

宋史張洽傳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為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

免稅儲大倉

虞集道園學古錄淮陽獻武王廟堂碑王諱弘範姓張氏至元二年守大名歲大水決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繼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收之有常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

禁擅入倉

製錦書見諸倉受納止可留一廳吏祗應凡稱斗及一切吏業無干預人悉令出倉責關人謹守蓋人多則雜亂陽為乞覓陰為偷盜紛紛擾擾欺弊必多矣

入倉觀受納

石林燕語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糧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墮其計中遂為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剩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斂民至於倍蓰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給監司知之亦不聞加耗又不足言也

封空倉

梁史庾域為梁州參軍魏人攻圍南鄭有空倉數十自封題曰此粟滿足支三年衆心以安遂堅守

推筭空倉

續復讀書趙達傳達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

乃積乃倉

詩公劉篇乃積乃倉乃裹餱糧又乃求千斯倉

劫鼠食倉

類說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太平無穗有人就田中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空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食倉

石龜耗倉

稽神異苑餘姚縣倉封閉完密而年年輒大損耗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斷龜口於是無復虧損

不涸之倉

管子積不涸之倉

雲若囷倉

金史大祖紀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人當主異姓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也

山峯如倉

郡國志衡山石廩峯一如倉庾有二戶一開一閉閉者亦有關鑰之形

聚石為倉

宋史謝德權傳咸陽橋壞轉運使傳太初命德權規畫乃築土實崖聚石為倉用鐵牛鎮之

胡孫倉

東齋記事予嘗於蜀天嶺見猴數百千連手而下飲于嘉陵江既飲復相接而上周匝而後已最大者二其一居前其一居後若部將領然甚小則母抱持其下彼中言曰毋盜人麥禾則以叉擲其身以神其董祥人有得其藏者謂之胡孫倉可以致富蓋麥禾果實無不有者

書倉

王子年拾遺記曹曾學徒從之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寇收天下遺書於曹家建車攀執輸於王府諸子弟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時人謂之曹氏書倉

筆倉

紹興府志在會稽縣顯聖院有王子敬筆倉今一皆亡

錢倉

廣信府志宋宇記云在弋陽縣有石臨水如廩高數丈號曰錢倉戶如六尺床晉太和中有釣人從戶過石開其錢自出因收得四錢

天倉

太平廣記河東薛逢咸通中為綿州刺史夢入洞府有餅甚多而不覩人物不敢餐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於賓友武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

興觀史坊馬八洞下十里許。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豁然與人世無異。廬室極廣。有石床羅列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較美甘香。靈珮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猜以奉許公爲儲及賚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洞中左石。散毀堆塩積政不知紀極。旌公數靈異勝而莫窮其所以也。鄱縣志天倉地倉。在大江之左。有石穴二。土人云地倉滿則豐。天倉滿則歉。龍虎山志天倉重修天師殿記。天師以符籙治病。遠近奉祀者。不可勝紀。各命輸米謂之天倉。設三廚以飯賢。有餘以賑貧。置男女發酒官分領之。史記天倉天官書胃爲天倉石氏星紀曰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三星天庾積廚粟之所。　天園十三星。囷倉廩之屬。主御粮也。春秋左助期曰天廩倉神名均明。天文集曰廩星主倉。

石倉

臨安志石倉有二。在西夫之西。坎家山鱗疊之間。若倉廩然。又石倉在台州臨海縣東。三十六渡之第四渡。與地紀勝石倉在江西吉州府永豐縣南。有石門如倉廩狀。楊氏六帖稽曹曾收天下書籍。爲倉以藏書。故爲之石倉。

魚倉

太平御覽青田溪。發源太湖。湖是白土。冬天水熱如湯。故衆歸之。石曰廩倉

墳倉

韓非子八姦篇倉其於德把也。然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不使人臣私其德。積粟於倉若墳然。

光倉

羅泌路史餘論食則發光倉

三倉

隋書經籍志云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倉。孫根碑釋文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倉。隸法由是廣傳。

五倉

數類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谷永說上曰。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化色五倉之屬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註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五倉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若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

偷倉

鎮江志似雀而差小。龍蕾易訓。雌雄適枚。而不相失。土人相傳。橙樹未實者。此鳥未翠。則是年著花必實。驗之果信。又一名龍雖。南安各府縣皆有。元傳東皋録海棠枝上聚幺禽相逐相呼樂意深。偷入太倉時一飽。豈知鳴鴻在高林。

詩

清江三孔集孔武仲自寳豐倉歸　岳案成冰犯春寒。十里崎嶇倦往還馬上朔風回繫帶。雪中微酒見開顏。含黃欲折江邊柳。無緑相重水上山。抛捽一官如棄壤。好隨漁艇此中閑。洪适盤洲集種秫倉　種秫無多少猶勝避俗翁。盡將用醸具。不復用青銅。　厚頹折腰吏。説願多田翁。種秫了歲計。糠秕彭澤網。薛季宣浪語集巴口相地作大軍倉　南浦蠏蘭捷打頭清旦風。鳥飛圖障遠。人皺穀紋中。銜尾過千艘。刱頹無萬栽。端愁少棨鉞。生子亦群戎。宋梅聖俞宛陵集十一月十三日病後始入倉　曾非雀與鼠。何才大倉爲。狐裘破不温。黃狗補其皮。霜花逐落月。縱在枯槁枝。于平過五十。瘦霰冰生肌。　永濟倉書事　种武立四檐收兵餉衆毫。輸粮來萬國。積庾下千艘。鋭虎肥於豢。麒麟老向槽。中州無殍餓南土竭脂膏。黃鼠群何畏。青鳩家且嗷。古渠生菌耳。朽堵出蟏蟰。樹腹懸蛇蛻。絲窠挂鳥毛。壓挨雖自混。米墨亦能搔。直宿愁風雨。經年弊褐袍。仲尼猶作吏。我輩勿爲勞。陳簡齋集泛舟入前倉　前倉在海鹽州平湖縣曹鼓塩田棲。前倉不足言。盡行江左路。初過浙東村。春去花無迹。潮歸岸有痕。百年都幾日。聊復信乾坤。劉漫塘集題真州廣惠倉即故船場居南樓及天寧寺後中有大池塔影浮其中　漸漸風標裊。霏霏雨弄晴。生對江南山色。往來無限離情。塔影參差波面。歌聲宛轉樓頭。已負少年行樂。更輸柏子清幽。

義全合豈不之居劉貢裏皆耕壟則東當倉廩不之。乃積公劉傳乃倉乃倉。乃裹餱糧。疋方啓行。藏稼推註言稼生于野。而藏於倉。備水旱。前食貨志。又鍾說上曰。庾積蓄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國節倉城種冬官考工記。匠人國節倉城。逆墻六分。注此四者。六分其高。却一分以爲刹。國。貝倉穿地曰節。秦稷稻粱。前曰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秦稷稻粱。農夫之慶。積之不涸　管子牧民篇積之不涸之倉。積於不盡　大學貫於不盡之倉　事要　鉅粟　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國之大本　晉張閩傳。倉廩國之大本。粟積於外　前食貨。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都鄙皆滿　史。千乘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都鄙廩庾皆滿。事弃畎畝　五百官千乘倉廩備以事弃於畎畝之中。居者有積　內上攻居者有積倉。農藏於庾　韓詩外傳。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窖。賦偶　宜有九年之蓄。家無八口之飢。　飲積小果救之節。未因余漢粟之多。周庾瞬嘆漢都邑陳。　賦隅　詩洛其有餘。爭庭周城之積。陳陳不可食。史歎漢粟之多。　書林事類倉廩　左傳倉掌千廩。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屯令以閩大司農。晉張閩傳。倉廩實知禮節。晉危星主天倉　五穀府胃三星。主倉廩五穀府也。晉志。量入　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王制。天囷十三星在胃南。晉志。千倉露積　日厥野積野有庾積。倉積　志。義倉　唐公私之積。前志。收斂盡藏　不涸之倉　積於不涸之倉。管子。勝協入廩。出九設出

周之敎國一。振貧窮之。王者建三公府藏。開東方諸倉賑貧窮之。並漢食貨志振貧見水涂門。　胃為天倉 漢志。六倉虛 老子曰。甚蕪。倉甚虛海陵流行 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鄧攸官人 弟五訪仲謀為張掖太守。歲飢開倉賑給。曰。若須報。先棄人也。乃以身救百姓。詔嘉之。修囷 月令。孟冬。命有司。脩囷倉。謹蓋藏。脩積聚。我倉 詩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儲蓄收藏委積收斂庾 庾。露積也。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不盈 管子曰。不務地利。則倉不盈。匪頒 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敎倉 下有訴粟。滯積 公無澤積。囷廩 國語。廥積　實庾 歲歉以防貴庾。謂積斂待價。前志。蘇章 從漢為武原令。歲飢。開倉廩。活三千餘人。喬玄 公拜為涼州刺史。歲飢。開倉給之。主者以為當典宜先承聞。玄曰。方待奏。民且死矣。開倉訖。乃上聞。天子嘉之。吳中有均輸之號 吳倉春申君所造。必均輸。洛陽有常滿之名 見洛陽記。白帝倉 漢記。公孫述有白帝倉。細柳倉 三輔故事曰。漢文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徼是也。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文宗開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備新唐書劉蕡春秋藏揀於普雖了稱我其無九年之蓄。臣願作游閑之人以為耕織。省不急之務。以贍衆足。則蓄廩不乏。擅開倉 汲黯 因使矯制

發倉救河內。上釋罪 韓韶 後漢韓韶字仲黃。為嬴長。賊不入界。餘縣多被寇盜。犇入縣界求索衣糧甚衆。韶愍其困。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為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罪蕃。笑入地。太守素知名德。竟無所坐。鄭默 晉鄭默為東郡守。歲凶。開倉賜給。乃舉罪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王蘊 字仁叔。為吳興守。郡人飢。開倉賑恤。主簿執。請先上請待報。蘊曰。今仁義。就無所恨。朝廷以遭饑荒之士。原諸觀左。降晉陵太守。壽昌之計食貨志。漢宣帝時。年豐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人。名曰常平倉。百姓利之。狗彘之食 孟子曰。狗彘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存救之術 儲蓄以廣災。以待凶而濟之用。權豐凶。不常設 散有無。既有無之相通。亦豐儉而交利。智合於權。利和其義。均節 豐儉適宜。公私交利。蓄栖畝之餘糧。豐年不儉。則在野之餓殍。凶歲蹄依 監臨當其豐歲。雖多京坻之積。守在職司。宜謹豆區之量。羨耗 出納 有倉 出如珠玉私如糞土。史秋飲。　春頒　有功於國 新唐書劉晏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糶。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耶。云云 糧廩益羨 新唐書中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糴糯之倉。京師糧廩益羨。自是

玄宗不復幸東都。輕重中權 陸贄。奏見國用門。神倉 藏帝籍於神倉。注藏祭祀之穀為神倉。月令。季秋。東南廩 于藉東南鍾而藏之。注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長生之處。國語 擱江網 倉廩體 字彙 積多來見地 指數 紅腐如京 事實名君舜以事孟。萬舞上。先之於升也。百官半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漢高祖 甬道 前本紀。漢有甬道。何以取敖倉粟。文帝發庾 本紀。後元六年。發倉庾以振民。振貧 山東民被水。大。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救貧 前司馬相如子虛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振之 親桐傳先帝發倉廩。振之。後昭帝振困 前本紀。元鳳三年。詔發虛倉廩。使使者救困之。唐太宗 愈積 魏徵傳。倉廩愈積。文宗 粟數 唐食貨志。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蓄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州縣堰運穀者。憲宗 空虛 李絳傳。李絳曰。比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于知禮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不盡 大中子。積之不盡之倉。甚虛 老子。田甚蕪。倉甚虛。不盈 管子。不務地利。則倉不盈。大本 晉張闓傳。倉廩國之大本。　賦句 稻寧登藏。必有其地。歲功衰斡所闕者大。　稼十千 芳何視秉及米三百芳僻平蔚屋。　漢歲登芳。露積陳陳之粟。周 平熟芳。編余粟粟之不。　武萬億於泰稌。既多之。曰。取十千於稻秩有廩之初。　如墉其崇。如京其庾。泰稌稻秭之盈。　秋倉積矣。何極泰民之風俗口楚矣。帝思清上之窮。

陳倉

西漢書地理志。陳倉 注縣名。屬右扶風。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育冢祠。有羽陽宮。秦武王起也。史記淮陰侯傳。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東漢書郡國志。扶風陳倉。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　皇甫嵩傳。二年涼州賊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要獻公類要。漢舊縣。魏為重鎮。明帝泰和二年。蜀將諸葛亮攻圍。郝昭守之。周於此置顯州。有汧水故關寶雞祠。舊關故城在縣南。

太倉公

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

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在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表年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否，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咳（音該）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

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倉氏

武陵商責姓纂：黃帝史官倉頡之後。蒼頡觀鳥迹為文，制文字。為黃帝史官。自有文字，詐偽萌生，天知其將餓，天為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劾，故鬼夜哭。姓氏急就篇：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號曰八愷，其一曰倉舒。子孫因以字以為氏。春秋時周有倉葛。左傳僖二十五年：晉啓南陽，陽樊不服，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服也。西漢書王嘉傳：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倉英

古今姓氏辨正：倉英，漢江夏太守。（日官居焉。遂為江夏人。）

倉慈

魏書列傳：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卹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詔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盟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倉跋

後魏書孝友傳：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蒼

洪武正韻：千剛切。深青色。又姓。春曰蒼天。詩：悠悠蒼天。陸云：本亦作倉。又蒼黃，息遠貌。漢書張蒼。蒼頡，史蒼頡。蒼音皆亦作倉。又老貌也。杜甫詩：結交皆老蒼。蒼謂華髮蒼浪。又蒼生，草木蒼然生。唐張說傳：蒼蒼群生。又蒼韻。許慎說文：蒼，艸色也。从艸倉聲。七岡切。顧野王玉篇：七狼切，青也。陸法言廣韻：蒼色。徐鍇通釋：艸覆也，切陽反。宋重修廣韻：又姓，漢江夏太守蒼英。丁度集韻：古作[illegible]。司馬光類篇：又采朗切，莽蒼，寒狀。一曰近郊之色。黃檝廣千祿字音：倉，草色也。又采莽切，莽蒼。戴侗六書故：草色向老青倉也。韓道昭五音集韻：蒼，古文。楊桓六書統：清母蒼（說）蒼（說）卷古文[illegible]卷古

文蒼，或从艸卷（籀文）。熊忠韻會舉要：蒼，次清商，天寫蒼天也。爾雅：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又百姓亦曰蒼生。又晉王衍傳：天下蒼生。又蒼浪，老貌。古作蒼，通作倉。陸云：本亦作倉。禮記月令：駕倉龍。漢陳勝傳：蒼頭軍服。注：士卒青帛巾。史記倉頡。蕭望之傳：倉頭廬兒。趙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草色深青也。古借倉。月令：駕倉龍。作蒼，非。艸色蒼然而生，故百姓亦曰蒼。書又老蒼，老成也。又上蒼，天也。韻會定正：清岡切。天青色也。字切清岡，清千蒼

篆 [illegible] 籀文　[illegible] 太官壺，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illegible] 古文　[illegible] 林罕集，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illegible] 徐鉉

篆 [illegible] 六書統韻書　隸 蒼 六書統　[illegible] 華山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蒼 歐陽詢　蒼 虞世南　蒼 顏真卿　草書 [illegible] 並王羲之　[illegible] 陸柬　[illegible] 蘇軾　[illegible] 黃庭堅　[illegible]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上蒼

鄭氏諱倚玄穹，上蒼，並天也。宋劉後村集：國無起切赴爭之才，施諸當世，獨有憂國愛君之心，對越上蒼。郡老夫詩集蒼蒼吟四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一飯顛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又作晬）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復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

幽猜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人人共戴天。我戴直徒然。須識天人理。方知造化權。功名歸酒盞。器業入詩篇。得閑中樂。無如我得全。鄭氏麟溪集上蒼蒼 胥衡字叔與嚴陵人 上蒼蒼下黃黃。至不仁者是虎狼。虎狼兄弟不相食。何事人主反相賊。白麟溪頭孝義門。兄爲弟死名長存。兒辯可摘腕可斷。肯使連枝居狴犴。夜見白虹飛上天。恐是精靈貫霄漢。高座玦𤨏執如我。死義如君我其可。朝來把鏡面發紅。欲看儒冠手頻墮。不必徒吟孝義章。誰家有弟在衎樓。

穹蒼 詩以念穹蒼

彼蒼 詩黃鳥彼蒼者天

顥蒼 漢爲賓戲超忽荒而躆顥蒼。師古曰。顥顥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其色蒼蒼。故曰蒼天。

義據昊蒼 宋曾鞏詒弟教義據昊蒼。仁蓋發生。出入所繫治亂綠成。

峯摩青蒼 宋黃山谷詩萬峯相倚摩青蒼。

牲玉取蒼 羅泌路史黃帝祀天圜丘牲玉取蒼。

牽黃臂蒼 史記李斯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逐狡兔。得乎。詳厲左牽黃右擎蒼

鬢髮蒼 唐杜工部詩鬢髮各已蒼

鬚眉蒼 唐杜工部詩身長九尺鬚眉蒼。

天形蒼蒼 王融新封晉志宣夜書曰。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及。眼瞀精絕。故蒼然。

暮色蒼蒼 唐韋應物詩微鍾何處來暮色忽蒼蒼。

蒹葭蒼蒼 詩秦風蒹葭篇蒹葭蒼蒼。注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蒹。葭蘆也。詩疏

水蒼 三國禮王有山玄文。水蒼文。魏文帝書云。大夫佩水蒼玉。

頑蒼 宋蘇東坡集若疑沉水得頑蒼。沉香石。

老蒼 書齋夜話。漢書云。蒼頭。謂小僮繁髮則其頭青色也。今稱老者爲老蒼頭。如丈色也。若稱少女爲少艾則謬矣。豈有少女面色乃如蒼艾者乎。唐杜工部詩結交皆老蒼。注謂年髮皆老也。

黃蒼 南史梁張彪爲陳兵所殺。所養犬名黃蒼。號呼彪側。究轉血中。若有哀狀。葬畢又俯伏冢間。呼號不肯離。

鶬蒼 韻府群玉犬名御卯事。注犬一作蒼

三蒼 隋志字義訓讀有史籀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聊蒼 漢書藝文志。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聊蒼趙人。武帝師古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括蒼 宋陸游劍南續槀夜雨思括蒼舊遊 道心退墮如風鷁。世念堅強似犬牛。安得短蓬湖海去。夜深聽雨琵入眷琶洲。 方秋崖集次韻葉宗丞約遊括蒼 一詩不了蒼州債。曾汨春沙門水程。山自孫如吾郡好。酒令閑有括瀟清。文章未得半分力。故舊難忘少日情。已斷箋台新種竹。恐無鮮與此君盟。 曾文清公集送紹興帥湯相得請洞霄歸括蒼 武公入相不虛傳。奏牘求閑郤更前。聖主閔勞天下事。詔書許作地行仙。少微星分臨江左。大滌山門鎖日邊。便以公歸良易耳。千橋雖好莫留連。 誰言富貴賤危機。永日深春故里歸。烟雨高樓增意氣。蓬萊傑閣少光輝。向來赤爲又遵陸。此去青鞋長掩扉。畫戟門來是茅宇。鈴齋想像獨依依。 孫燭湖先生集送李文校知括蒼 中興尚有名臣子。江表能餘正始音。撰贊經帷須老手。史分符竹此何心。麒麟閣上風雲舊。煙雨樓前山水深。世事由來偶然耳。公餘端不廢清吟。 翁良能香山集句外得括蒼東歸侍次 一家滿載扁舟裏。兩槳春風去似飛。漸識路人鄉樹出。世間樂事莫如歸。 十年長客帝王都。五畝田園半欲蕪。已得此身猶未老。自搖小艇釣平湖。 范石湖大全集送江朝宗歸括蒼 半生三解辰。相看成老翁。詩情故舉

稀袖有天都峯。江山佳麗地。登臨苦匆匆。塔燈落淮水。寺樓倚霜空。攜拾看錦囊。擷掌夸窮工。歸嘗不可挽。思入孤征鴻。凋天我昔遊。俛仰星一終。士反歎契闊。吏民念罷癃。婆娑故將軍。白髮薄書叢。足跡雖四方。夢寐煙雨寒。歸田有腳力。尚往尋行蹤。期軍斬寒藤。伴我稽枯節。 王黃州小畜集送戚殿丞之任括蒼 左郡海西邊。挂帆離光國。遠經雞利石。去近鶴鴒原。萄曉秋飛蝶。霜晴夜叫猿。老郎方吏隱。應哭市朝喧。殿丞令弟知江州水去此 許景迂野雪行卷東陽虞卓胡偉節叔被憑檄決獄括蒼歸示道間古律因次韻三首 其八 何年登山屐。峻嶺石磴斜斜。還盤盤瀑流百丈助奇觀。疊嶂千層森列。屏青天尺五。疑可攀兩足蹴踏仙都境。倦遊十步一憩。行旅貪程自爭還。未容大度檀清絕。道左江梅卯眯彩。虎車攬轡訪鄭墅。後乘攜壺仍載韻。揭邊閑拓詩興動。飛花又學江天景。銷金暖悵定壓俗。客裏閒香發深省。歸來傑句富倉箱。更許飢人拾遺秉。程骨象鼻俱可棄。正味天廚推雋永。通為公頌 尚書作牧駐朱輪。政事溪山煥一新。歷歲班衣來跂想。當時黃髮見攜詢。別車導道姑環徽。明鏡宣量不孫壓。信是高門有陰德。平反到處總生春。丸王尚書叔商公爲作雍攻 危欄跨晴虛。雲氣生履底。嘆起塔中仙。爲我說真際。歸來酒未醒。詩簡隔

墻邊深惭纖縷水。獨逆雲霞袂。張鎡詩送俞叔奇工部知括蒼二首 三
見中朝入。徐行每後人。功庸身較晚。名譽衆常新。有句須同說。今雖似所
覲。趍咸恩必報。山郡易回春。 自復林湖隱。相從卻恨稀。梅花年後白。江
水去邊肥。世態紛紛改。交心持持遠。煖晴當送別。敢望秋柴扉。元趙茂原
詩贈郭山長歸括蒼。蔡蘭叢縣尹林府判 夜聽春雨鳴。雨晴君欲行。君
行向前處。回望括山青。括山萬疊青未了。漢漢蒼烟隔飛鳥。三年官冷不
得歸。歸夢時時度雲嶠。竹雞鈎輈啼夢殘。落花如雪將風寒。客途歷土何
浹浹。握手未許攀征鞍。東關且盡雙博歡。東關柳如帶。中有別離態。折贈
不可持。依依自相待。官遊江梅事多違。我革論交金石在。舉頭咫尺天涯
別。行李瀟瀟浸明月。出門大笑心激烈。良儔往往多契闊。每一思之生白
髮。白髮生。何足驚。志士慷慨期晚成。酒澆磊磈澆不平。此復不飲難為情。
長歌狀作陽關聲。予充歸兮我暫停。丈夫耿耿義肯洒兒女淚。浩蕩天地
閒。清派萬常聚。郭公子休綠徊。京城二月鶯花開。來書早上黃金臺。黃金
臺上多英才。拾取青紫實快哉。秋來我亦遠遊。計萬里鼓勁定相逢。到手
功名俱得意。却誦如今短長句。元山莉詩送洪處謙歸括蒼 長亭飲餞
欲三年。重見秋風柱予前。顧我豈堪供世用。知君不肯負師傳。花旻琢玉
青猶漲雲放翻雲白更妍。詩若年來有奇疾。好將風物寄江舡。元國朝虞
祥鄭善之送劉時可還括蒼兼寄洪中行 洪郎不來魚雁稀。君今歲暮
吾秋歸。故人青燈山水屋。夢予白苧風霜衣。時俗從仰妨道
性。聖哲出處存天機。來還石門對飛瀑。時看寒月投昢扉 厲蒼 元舒
安祥閒風集 歲莫送正仲還厲蒼 歲窮終有別。人老待無愁。眼看書充
屋材采句頻酬。計平知晚易。論學愧東丘。欲就寧川志。開春與子謀

滄

蒼氏

羅泌路史高陽氏紀蒼氏高陽氏之後。古今合璧古今姓纂風俗通云八凱蒼舒之後。又黃帝史官蒼頡之後。春秋時周有

蒼 蒼葛

蒼頡

通鑑外紀黃帝史官蒼頡造文字。注或云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鄭縣志延安府同州蒼頡姓侯岡氏偶翊人。 平陽府臨汾縣蒼頡始造字者。耆舊相傳為平陽人。考工記蒼頡篇有鮑莞文有柯欐。跳云蒼頡有七篇。李斯所作鮑莞是其一篇。內有柏皮之事。

洪武正韻千剛切。水名。又滄滄水名。亦作倉。甘泉賦東燭倉海。又見上詩

慎說文寒也。从水倉聲。七岡切。韻野王王篇七郎切。塔古文。宋重修廣

韻亦州復魏所置。蓋取滄海為名。丁度集韻古作滄洛。从仌作滄。司馬光
類篇又楚亮切。戴侗六書故水清凉也。亦作滄。从仌。釋行均龍龕手鑑滄
又作滄。正錯剛反。韓道昭五音類聚滄音倉。滄海水名。楊桓六書統清母
韻。滄韻古答說同上。滄滄。熊忠韻會舉要蒼次清音通作
倉。趙撝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亦借倉。蒼。作滄洛
非本音義見滄。韻會定正字切清岡。清清千滄。

篆書 滄 滄 並集 滄
韻 滄 滄 並古尚書見杜从 滄 徐鉉 滄 高勉齋學書 滄
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韻 滄 韻總

六書統 隸書 滄 滄 並六書統

草書 滄 漢張錦 滄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滄州

御覽十二道志曰。滄州景城郡。為貢兗州之域。虞舜及周為幽州之域。春秋時屬齊。晉七國時屬齊趙。併天下以齊地置齊郡。以趙地置鉅鹿郡。漢高帝分鉅鹿置渤海郡。分齊郡置平原郡。 漢志曰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在渤海之濱。因以為名。圖經曰渤海實滄州之地。屬趙分居焉。 漢書曰趙分地薄人衆。丈夫相遇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 十三州志曰渤海風俗鷙疾高氣刀輕姦宄。 十道志曰清地縣漢之浮陽縣也。 漢志曰浮陽屬渤海郡。莽曰浮成。 十三州志曰浮陽浮水所出。東入海。 漢書曰宣帝時渤海飢。盜賊起。龔遂單車入境平之。復勸販者責劍買牛。民皆知勸。 漢志曰平壹縣靈帝改曰饒安。屬渤海郡。又曰樂陵縣屬平原郡。莽曰美陽。 舊唐書地里志。滄州漢渤海郡。隋因之。武德元年改為滄州。領清池饒安無三縣。治清池。其年移治饒安。四年平竇建德。分饒安置高津縣。五年以清池屬東鹽州。六年以觀州胡蘇縣來屬。州仍徙治之。其年又省以滴河狀次陽信樂陵四縣來屬。貞觀元年以瀛州之景城縣。景州之長蘆南皮魯城三縣。屬東鹽州之鹽山清池二縣並來屬。又以滴河狀次二縣屬德州。以胡蘇屬觀州。仍移治於清池。又省高津入樂陵。省無入陽信。八年復置無棣。十七年以廢觀州之弓高東光胡蘇來屬。割陽信屬州。天寶元年改為景城郡。乾元元年復為滄州。舊領縣七。戶二萬五十二。口九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天寶領縣十二。戶十二萬四千二十四。口八十二萬五千七百五。京師東北二千二百一十八里。去東都一千三百八十二里。五代史職

方考滄州長蘆乾符間廢入清池無聞。周置保順軍。資治通鑑唐宣宗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逐幽劉仁恭、滄劉守文，父子相為首尾。欲先取滄州。九月全忠自白馬渡河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伯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稚孺之外，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噉矣。（[illegible]）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記室新書

滄州節度使：古德齊于二州，控為積之舊河，連射雉之餘地。（古積河在廢縣。武興五官郎射雉於南城，即此也。）德州，（千原郎地連勃海，郡接平原。千原南連扐海，漢平原縣，又唐封凡韓侯為龍頷侯，齊州濟南郡。）十二山河尚餘固險，三千賓客猶揖齊聲。（齊山河之固，十得其二。齊相孟嘗君門下故三千賓客。）唐僧無可詩送呂郎中赴滄州　出守滄（一作海）州去，西風

送旆旌。路邊經（一作過）我郡，地盡到孤城。拜廟千山繞，登（一作閑）樓過海清。何人共東望，日向積濤生。李頻詩淮南送人歸滄州　風色忽西轉，望為千里餘。高帆背楚落，寒日逆淮曉。斷燒緣喬木，藍鵰隱片雲。鄉關百戰地，歸去始休軍。元吳淵穎集滄州　荒亭貫酒壯心違，目極東州霧雨微。百里齊封滄海接，千年禹跡濁河非。稽歷拜鳥里金盤，寒草青羊舊錦衣。猶記上元鳴鼓夜，滿船燈火趁歌歸。任仕林集過渊滄口　客路難如此，山光更裕然。杞田雙積健，兄屋大繁眠。烏柏清陰合，魚塘噴影圓。且行休只坐，十里下灘船。

鶬

洪武正韻：千剛切。鶬鴰，鳥名。亦作鸧。又見上。許慎說文：鶬，麋鴰也。从鳥倉聲。七岡切。鸧，鶬或从隹。爾雅：鶬，麋鴰。（郭璞注：鶬，一名麋鴰。今呼鶬鴰。古曰鶬。）揚雄方言：鴈，南楚或謂之鶬鴚。（許為切）顏野王玉篇：千唐切。鴰鶬，亦作鸧。徐鍇通釋：切陽反。鄭之秀精明韻：又七羊切，和也。詩：八鸞鶬鶬。釋行均龍龕手鑑：鶬，音倉。鶬雉，鳥名，鶬鴰。上音倉，下音庚，鶬鳥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鶬，千郎切，鶬庚也。或作鸧也。楊桓六書統：清母鶬，从鳥倉聲。鸧，从隹倉聲，與鶬同。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前相如賦：雙鶬下。師古曰：鶬也。今關西呼為鶬鹿。山東通謂之鶬，俗名錯落。錯落者，言鶬聲之急耳。又謂括捋，皆象其鳴聲。倪鏜六書類釋：顏師古曰：山西呼為鶬鹿。又借義，鞗革有鶬。毛氏曰：言有法度。鄭氏曰：金釋。說文：八鸞鶬鶬。毛氏曰：聲。鄭氏曰：聲之和也。魏柔克正字韻綱：又千羊切，義同。趙撝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又石鶖鶬。又鶬庚也。亦借倉。韻會定正字切：清岡清清千鶬

篆 鶬 集韻見杜从古 書 鶬 集篆古文韻海 鶬 鶬 並徐鉉篆韻

草 鶬 張錦溪見 書 鶬 草書集韻

⿷匚倉

千剛切。許慎說文：古器也。从匚倉聲。七岡切。顏野王玉篇：此郎切，古器謂之也。徐鍇通釋：鶬陽反。楊桓六書統：清母⿷匚倉，从匚倉聲。⿷匚倉（諸字據傳義音）倉。趙撝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

篆書 ⿷匚倉 徐鉉篆韻 ⿷匚倉 六書統 隸書 ⿷匚倉 六書統

嵢

千剛切。顏野王玉篇：千郎切，山勢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嵢。義闕。从山倉聲。

篆書 嵢 六書統

蒼

千剛切。顏野王玉篇：七羊切，竹名。丁度集韻：竹色。或作篬。楊桓六書統：清母蒼，从竹倉聲。蒼（諸）篬或从青聲。篬（諸字據傳義）七岡切。又丁羊切。通作青。

篆書 蒼 集韻見杜从古 蒼 集篆古文韻海 蒼 蒼 並六書統 隸書 蒼 六書統

凔

千剛切。陸法言廣韻：寒貌。宋重修廣韻：七岡切。丁度集韻：初良切。又楚耕切。冷貌。古作滄。司馬光類篇：一曰水名。亦州名。又楚亮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倉。韓道昭五音類聚：冷。楚庚切。楊桓六書統：清母凔（原作滄）（諸字據）傳義全從同上。通作滄。趙撝謙聲音文字通：穿畕切，見去聲。此音俗但用滄。愴。又青吭切，見杠韻。此方音。或於此音用滄。

篆書 凔 集韻見杜从古 書 凔 集篆古文韻海 凔 六書統 隸書 凔 六書統

牄

千剛切。丁度集韻：牛名。釋行均龍龕手鑑：俗七羊反，正作搶，音嚴。又七剛反，牛也。楊桓六書統：清母牄，从牛倉聲。牄（諸字據傳義音倉）

篆書 牄 六書統 隸書 牄

瑲

千剛切。丁度集韻：玉色。楊桓六書統：清母瑲。餘見本韻。

篆書 瑲 六書統

搶 千剛切。丁度集韻搶。搪鎗也。楊桓六書統清母搶搶搶也。篆書搶六書統

⿰飠倉 千剛切。丁度集韻食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倉。韓道昭五音類聚七岡切。楊桓六書統清母⿰飠倉从食。倉聲。⿰飠倉篆 篆書⿰飠倉六書統 隸書⿰飠倉六書統

傖 千剛切。丁度集韻傖囊亂貌。司馬光類篇又鋤耕切。吳人罵楚人曰傖。楊桓六書統清母傖从人倉聲。傖隸 字漆博義七剛切。篆書傖六書統 隸書傖六書統

⿰倉阝 千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倉。

⿰蒼頁 千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倉。

⿰禾倉 千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倉茫倉官二切。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四十三 十八陽

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梵語鳩摩什，華言童壽，天竺人也。 大明天界禪寺住持臣宗泐演福講寺住持臣如玘奉敕註解 宗泐字季潭，台之臨海人，姓周氏。 如玘字大朴，紹興餘姚人，姓張氏。 金剛證驗賦一篇永明沙門延壽撰 延壽號智覺，餘杭人，姓王氏。 金剛感應事跡三十九篇

宋太宗皇帝御製序曰。朕聞如來演教。浩渺無邊。廣開法要之門。是立真宗之理。窮究者。徒經劫數。解悟者。不可盡量。斷慮絕思。離諸煩惱者。皆由心也。隨其本性。所見不同。善惡求緣。豈能差別。宿有自然之見者。一聞而便了。其心諸佛菩提言之盡也。且夫世人身外覓佛。向外求經。不自備於己身。不能洞曉於內教。經文相契。福業分明。觀乎積水之冰。見和風而自解。變凡惡而真性自顯。達宗旨而善惡宜然。佛言者四智圓明。八識無漏。從心起化。乃見真空。夫金剛般若喻法立名。法既立名。

金剛譬喻。且須菩提發問金剛者寶也。以譬堅牢能壞諸玉。金剛雖堅。喻若羚羊角能破。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煩惱無損於真性。喻如金剛在於山。即有金礦。山亦不知是金。金亦不知是寶。人心佛性亦復如是。般若者是梵語。華言智慧。智者不起惡心。慧者不運多智。慧是智體。智是慧用。智慧若聰明智慧則不思也。備般若正行斷二障種習。佛與諸大比丘眾俱一時之意也。一心一戒。一道一緣。同一解脫也。菩提心者覺也。覺者佛之真性也。即是無上正等覺也。所以見境上之深根。述精進之妙旨。隨機恬淡。化導眾生。聖法流傳。破諸邪見。諒中區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若發廣大心。故無顛倒起。默不備之業。薄傷強執之惡。述非下士之所為。豈淺識之能究。不以能文為本。蓋以立意為宗。使經學之徒。流卻貪心而不染。福業隨因之士。盡變悟解之緣。善惡深遠。貫諸有情之要也。非天地不能齊其功。非日月不能掩其明。非神仙不能知其奧。非陰陽不能盡其理。惟諸佛了然悟解也。朕學不該通。尤慚穎悟。語流千古。塵劫難窮。所以褒讚真空。圓融聖諦。如來能攝受。令諸根木熟者。盡令根性成熟。菩薩常淨心田。豁蕩聖教流行。讚歎稱揚。述而不已。焉歸依向佛。不可思議。絕而序焉。 註解曰。此經以喻法為名。實相為體。無住為宗。斷疑為用。大乘為

般相。 如得喻法名者。金剛喻之。般若法也。金中精剛至堅至利。能碎萬
物。此經能斷衆生疑執取。以爲喻故。大品般若十六分中。以此經爲能斷
彼。波羅蜜是梵語。華言到彼岸。衆生在生死海中。無有窮極。備此般若到
涅槃彼岸。蓋大乘菩薩達生死即涅槃。則非度而度。非到而到也。經者。訓
法訓常。梵語修多羅。此翻契經。謂契理契機故也。 二辨實相體者。即一
實相理也。經云若人得聞是經。即生實相。 三明無住爲宗者。宗者要也。
經云。應無所住。經中多以無住破著。故以無住爲宗也。 四論斷疑爲用
者。由經力用能斷妄執。故以斷疑爲用也。 五判大乘爲教相者。經云爲
發最上乘者說。故以大乘爲教相也。 此經乃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所譯。分
三十二分者。相傳爲梁昭明太子所立。元譯本無。又與本論科節不同。破
碎經意。今不取焉。今註一本天親菩薩論。取其意而不盡用其語。以其語深
難使初學故也。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如是者。指一經所聞法體也。我聞者。阿難謂如
是之法。我從佛而聞之。一時者。即如來說法機應和合時也。佛者。覺也。謂
是教主。中梵名佛陀。舍衛者。國名也。華言豐德。祇樹給孤獨園者。祇陀太子
施樹。給孤長者。買園共立精舍。請佛而住。說法處也。與大比丘衆者。謂法
之侶也。比丘者。梵語也。華言乞士。上乞法以資慧命。下乞食以資色身。千
二百五十人俱者。此諸弟子凡佛說法之處。常隨侍也。已上如是等六事。
冠於諸經之首。謂之通序。如來臨滅度時。阿難問佛。一切經前當安何語。
佛言當安如是我聞等語。非但我法如是。三世諸佛法皆如是。爾時世尊。
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
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此別序也。亦名發起序。以此食爲發起者。蓋佛
欲說無住檀施。故先乞食以表發之。然佛以禪悅法喜爲食。而行乞者。示
同比僧。欲令彼已慳慳生彼福德耳。爾時者。當是時也。世尊者。世間所尊
十號之一也。食時者。辰時也。著衣者。服僧伽黎衣也。持鉢者。持應量器也。
次第乞者。佛心平等。不擇貧富也。本處者。給孤園也。洗足者。食訖而洗足
也。敷座而坐者。敷坐具而跏趺也。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
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
付囑諸菩薩。長老須菩提。乃此經發起之人。稱長老者。以其德長年尊也。
梵語須菩提。華言空生。亦名善現。從座起至恭敬。乃請法之敬儀。希有者
贊佛之辭也。善護念者。爲護念現在根熟菩薩。與智慧力。令其成就。自行

與教化力。令其攝受衆生也。善付囑者。爲付囑未來根未熟菩薩。已得大
乘者。令其不捨。未得大乘者。令其勝進也。護念付囑。即希有事也。佛德之
大。無過度生。然難法意於般若度生。必待請問。故善現觀知意。即首稱
歎希有。而後請問之。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
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此發問之端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華言無
上正等正覺也。問意以如來護念付囑現在未來菩薩。令成佛果。是菩薩
學發道心。普度衆生。求成佛道。未知其心。云何安住大乘。云何降伏妄心。
使至佛果。不退失耶。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
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善現既請。歎請
問妙稱佛心。故印可云善哉善哉。當爲汝說也。而又誡約云。應如是住。如
是降伏其心。善現即會佛意。故曰唯然。應之願聞是法。然一經之大要。不過
善現所問。安住大乘。降伏妄心。如來所答修行之法。亦不出乎理事二行。
破執斷疑而已。其見下文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善現雙問安住降伏。如來但答降伏其心者。蓋降伏妄心。即是安住大乘。舉
降伏。則攝安住矣。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人
與畜生。具有四生。諸天地獄中陰。惟是化生。鬼通胎化二生。皆屬欲界。若
有色。色界天。若無色。無色界天。若有想。識處天。若無想。無所有處天。若非
有想非無想。非想非非想處天。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
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
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此一段。是菩薩所修理觀。具乎四心。謂廣
大心。勝心。常心。不顛倒心。慈氏頌云。廣大第一常。其心不顛倒。第一即勝
心也。經云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者。所緣之境。廣大也。心也。云我皆令入無
餘涅槃者。此勝心也。無餘涅槃。即如來究竟彼岸也。云實無衆生得滅度
者。了生佛一如。此常心也。無我人衆生壽者。此不顛倒心也。若有四相。謂
乃例。若一衆生不令滅度。又見衆生實滅度者。則未能了達本源。恐有
我人衆生壽者四相。不名菩薩。我者。於五蘊中妄計有我我所。人者。妄計
我生人中。異於餘趣。衆生者。妄計五蘊和合而生。壽者。妄計我受一期果
報。一期果報。即名長短壽命也。此皆顛倒妄想。亦名四見。菩薩能用般
若妙智。照了性空。本無四相。名降伏其心。否則非菩薩也。復次須菩提。菩
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
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此一段。理觀來事行之。不住是理。觀布

施是事佇於法者六塵諸法也布者普也施者捨也菩薩所脩六度爲行以布施爲初度攝後五度蓋施有三種資生施無畏施法施也資生施者施以財物資他生也無畏者持戒不惱無忍辱不報有冤法施者精進不倦說法禪定不差謬說法智慧不顚倒說法然一切布施不過六塵所謂六塵如床敷臥具飮食湯藥之類是也世人行施心希果報是爲爲相菩薩行施了達三輪體空故能不住於相三輪者謂施者受者及所施物也佛告菩提應如是不住於相而行施者蓋欲菩薩降伏妄心也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此段忘人疑云既離相施則無福報故佛告離相之施其福轉多是由不住相施施契性空性空無邊施福無邊故舉十方虛空以爲喻也論云其義有三一遍一切處二寬廣高大三究竟不窮已上答降伏妄住問竟

一斷求佛行施住相疑此疑從前文不住相布施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前段說無住相施降伏其心是成佛之因恐菩提疑佛果是有爲身相故佛問云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善現悟佛問意乃答不可以身相見然有相者應身也無相者法身也法身是體應身是用若知用從體起應卽是法所以無相故論云如來所說相卽非相若能了達此意則一切世間之相無非真如無爲佛體故佛印可善現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二斷因果俱深無信疑此疑從前無住行施非相見佛兩段經文而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論云無住行施因深也無相見佛果深也因果之法既深疑末世在迷鈍根衆生不如是能生信心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佛答末世自有具福慧人聞此般若能生實信今後五百歲者大集經中云有五箇五百歲今乃第後五百歲時也持戒戒也修福定也生信慧也三學俱備能生實信矣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若論實信之由從多佛所已種善根聞此大乘之法則能生信至於一念少時生信亦從佛所種諸善根而然也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信心生一念諸佛盡皆知見有衆

生聞是章句乃至一念淨信佛智佛眼無不知見所以得福無量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此釋生信得福之故謂了生法二空論云有智慧者了知生法二無我故又云生法各有四種想想卽相也言無復我人衆生壽者四相此生空也言無法相者無非法相者他譯更有無相亦無非相此法空也疏云初列生空有四相次列法空但有兩句法非法也蓋譯人略之耳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則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則著我人衆生壽者此返顯違經非福言若心取相等此生執也若取法相等此法執也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此結上文而警勸之不應取法者空能觀之智也不應取非法者空所觀之境也論云法有性相尚不應取何況非法本無性想又云善如法尚不取況不善非法耶云今言法者說五陰空爲法五陰相爲非法卽以陰空爲乘名法陰有爲病名非法陰病既除空乘亦遣非法既謝空法亦亡與論意正相冥會言筏喻者論云如欲濟川先應取筏至彼岸已捨之而去又智論引筏喻經云汝等若解我筏喻法是時善法宜應棄捨況不善法斯乃無所得之要術乎不礙滯於物矣

三斷無相云何得說疑此疑從前第一疑中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此疑不可以相見佛佛非有爲恐有疑云何故釋迦樹下得道諸會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眞如法體都有無相離言說相豈可以耳聞心得耶當知樹下得道諸會說法但應身耳其報身法身無得無說然應卽法報說卽無說是故不可以有取不可以無取也善現解佛問意卽答以無道可證無法可說何以故下又自徵釋由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言非法者不可以有取言非非法者不可以無取由不可取故不可說然如來無爲有證有說者蓋得非有非無之體也一切賢聖者三世十方佛菩薩也以用之無爲乃自證之理眞諦也差別乃化他之用俗諦也諸佛說法不離二諦吾佛亦然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卽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

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此乃顯重持說功德。佛所歎如人以大千世界七寶爲施。其福多不。乃至須菩提言甚多。且此福德離福德自性。故言多也。佛又言離性布施福報雖多。而受持此經。爲人演說能越菩提。其福勝彼。言乃至四句偈者。舉少以況多耳。然持此經偈勝者。蓋諸佛之身。及所證之法。無不從是般若而生。故若稱爲佛母者。良有以也。然猶恐其於此取著。故復告云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四斷聲聞得果是取疑。此疑從上無爲法。不可取說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梵語須陀洹。華言入流。此聲聞所證初果也。已斷見惑。離四趣生。預入聖人之流。故云入流。言無所入者。是不著於所入之流。又不著於六塵境界。故言不入也。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梵語斯陀含。華言一來。此聲聞第二果也。蓋欲界有九品思惑。前六品已斷。後三品未斷。更須欲界一度受生。故云一來。言實無往來者。謂不著於往來之相也。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是名阿那含。梵語阿那含。華言不來。此聲聞第三果也。斷欲界思惑盡。不來欲界受生。故曰不來。言實無不來者。謂不著於不來之相也。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壽者。梵語阿羅漢。華言無學。此聲聞第四果也。此位斷三界見思惑盡。究竟真理無法可學。故名無學。言實無有法名阿羅漢者。謂無無學所證之相也。若言有證。即著四相也。此一段。明四果離著。論云向說無佛果可取。無佛法可說。云何四果各取所證而說。恐起此疑。故佛約此而問。善現皆答以離著。深會佛之意也。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此乃善現引自己所證離著。令人生信也。然善現所證之果。不過無學。而世尊特稱其爲第一者。以無諍故也。梵語阿蘭那。華言無諍。無諍者。謂離二障。一者惑障。二者智障。離惑則不著有相。離智則不著無相。故無諍也。所行者。謂不著於所行之行也。　五斷釋迦然燈取說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取不可說而來。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此斷釋迦然燈授受之疑。善現述已所證。雖蒙圓已傳矣。而如來又恐善現疑佛昔受然燈之記。於法實有所得。故與此問。善現會以實無所得。是無疑矣。然燈者。大論云然燈生時。身光如燈。以至成佛。亦名然燈。

六斷嚴土違於不取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取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問意以菩薩修六度萬行。莊嚴淨土。是身說法。是有所取。云何不取。答意以菩薩雖修行嚴土行。乃無作土。本非嚴。非嚴而嚴。故曰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既而如來。又告善現云。爲菩薩者。應如是生清淨心。乃非取而取。如維摩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斯之謂也。若於六塵生著。不名清淨。故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七斷受得報身是取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取而來。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爲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須彌山者。梵語須彌盧。華言妙高。此山四寶所成。高出衆山之上。故稱山王。佛之報身。遠離諸漏。名之爲非。尊崇特名之爲大。佛之圓意以聖人之法。現無爲無取。所得報身。豈非有取。恐有此疑。故設喻爲問。而善現即知須彌。自無分別。我是山王。故得爲大。報身離著。亦復如是。故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恒河天竺之河。周四十里。佛多近此說法。故取爲喻。前說一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以喻持說福勝。今以無量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不如持說此經四句。其福轉勝於彼。此則增勝而論格量持說之功。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爲有佛。若尊重弟子。嚴佛舍利之處。謂之塔。奉佛形像之處。謂之廟。隨說此經四句偈處。天人固當敬之如佛塔廟。況能具足持誦者耶。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者。成無上佛果菩提也。若是經

典等者。經典所在。即佛之所在。持說之人。即佛弟子。可不崇敬乎哉。爾時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
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
蜜。則非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如來無所說。善現聞持經成就希有之法。故問此經何名。云何受
持。佛答此經名金剛般若。能斷一切疑執。故當奉持也。斷疑執月般若之
智。然法性本空。不可取著。故云即非般若波羅蜜也。如來又慮善現未達
般若性空。謂有言說。故又詰云。如來有所說不。而善現了知。說即無說。乃
答云。如來無所說也。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
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此節大意。由前施寶得福而來。前以無量大千世
界七寶布施。得福雖多。然非離性。則是貪等煩惱染因。有為福報。故此遣
以世界微塵為喻。塵界乃無情之物。不生貪等煩惱染因。是則有為福報
不及塵界之無情。況持說此經。是遣離煩惱之因。能取菩提而不勝耶。非
微塵非世界者。非煩惱染因微塵世界也。是名微塵是名世界者。乃是無
記微塵世界也。無記謂無情。謂不起善惡也。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

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
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者。應身相也。非相者。法身相
也。是名三十二相者。應既即法。法全是應。不妨說三十二相也。言施寶之
福。縱能成佛身相。但是應身。不及持說功德。能成法身也。須菩提。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
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七寶布施。外財也。身命布施。內財也。身施者。如
尸毗王。代鴿是也。命施者。如薩埵飼虎是也。以輕重較之。則外財輕而易
內財重而難。然此二施。皆有為有漏因果。總不如持說四句。能取菩提之
妙果也。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
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
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
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
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
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
善現。如捨身命。所感之福。不如持說之勝。得聞此法。成佛甚深。遂悲泣遺

涕。謂言希有。自謂從昔以來。未曾聞是甚深經典。若人聞經。信心清淨。則能生
於實相。又謂我今值佛。獲聞是經。不以為難。而未來眾生。得聞是法。始為
希有。所以希有者。以依此經修行。不起我人眾生壽者四相。即是非相非
相即實相也。離此諸相。即成正覺。故曰即名諸佛也。佛告須菩提。如是如
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
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如是如是者。然
之之辭也。大乘之法。本是難信難解。然非大乘根器。今聞是法。未免驚愕
疑怖畏懼。能聞是法。而不驚畏者。實為希有。此希有法。無與等者。故名第
一。然法本無說。慮其於法取著。故云非第一波羅蜜。有因緣故。亦可得說。
故云是名第一波羅蜜也。八斷持說未脫苦果疑。此疑從上捨身布施
而來。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
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
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嗔恨。須菩
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忍辱者。六度之一也。安受曰忍。毀害曰辱。前云捨身命之福報
是生死苦因。不及持說之福。此之行忍。亦捨身命。不成苦因者何耶。蓋能

達法無我。到於彼岸。說非忍辱波羅蜜者。即遣著也。如是忍行。佛昔曾行
故引歌利王之事以證之。梵語歌利。華言極惡。佛於前世。曾作仙人。山中
修道。王因獵覓見而不喜。遂割其耳鼻截其手足。時仙人略無嗔恨。以慈
忍力。身復如故。蓋能了達我人眾生壽者四相皆空。非惟無苦。亦乃有樂
也。又引過去五百世中。作忍辱仙以證之者。若行忍行。非止一世也。是故
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
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
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
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佛累世行忍。以無我故。得
成菩提。故發菩提之心。應須離一切相。即不住色等六塵也。應生無
所住心。心無所住。即能住菩提。若心有住。則非住佛道矣。菩薩所行六度
皆應離相。色為六塵之首。施為六度之極。故云不應住色布施。如是行施
為利群生。若存施受之心。則非無住。下復遣著故曰非相非眾生也。九
斷能證無體非因疑。此疑從上為利生行施而來。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
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
如來所得菩提妙果。如理而證。離於言說。何故累稱持說功德。勝餘布施

等稱耶。然佛無所證而證。無所說而說。所證所說。無不當理。為菩提本迹此意。故又告云。是真實等語。真語者。說佛菩提也。實語者。說小乘法也。如語者。說大乘法也。不異語者。說授記事也。不誑語者。不誑衆生也。古譯無此一句。無實無虛者。如來所證之法。本離言說。故曰無實。對機有說。故曰無虛也。

十斷真如有得無得疑 此疑從前不住相而來。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聖人以無為真如得名。然真如之體。徧一切時。徧一切處。何故衆生有得者。有不得者。蓋心有住法不住法之異耳。住者。住著也。如行布施不達三輪體空。名為住法。心既住法。不成檀波羅蜜。如入暗中。則無所見。若達三輪體空。則心無所住。即成檀波羅蜜。如人有目在日光中。見諸色相也。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言未來世中。若有受持讀誦者。佛眼佛智。悉能知見。既行勝因。必成妙果。故曰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也。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

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初日分者。寅卯辰時也。中日分者。巳午未時也。後日分者。申酉戌時也。如是一日三時。捨無量身。歷無量劫。而行布施。世間固無此事。然佛說此喻者。以況聞經生信福德之勝。何況書持誦說者耶。信力曰受。念力曰持。對文曰讀。背文曰誦。所謂書寫受持讀誦者。自行也。為人解說者。化他也。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此經為之體。本絕言思。其功德廣大。不可得而稱量。非衆小乘者所可得聞。故曰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發大乘者。通指衍門三教之人也。發最上乘者。的指圓頓之人。能生信解者也。如是之人。修行此法。則成就不可思議功德。故能荷擔如來無上菩提。彼小乘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為著四見故也。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塔為藏舍利之處。為天人修羅。咸當敬事。此經若經處所在之處。是真法身舍利實塔。可不敬乎。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持誦此經者。人當恭敬。而反被人輕賤者。以有罪業。合都惡報。由經力故。但被輕賤。被輕賤故。罪業消滅。當得無上佛果。持經功德可謂大矣。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阿僧祇。翻無數時。那由他者。十億為溝。又十溝。又為澗。十澗。為那由他。如來於過去然燈佛前。供養無數諸佛。其功德可謂深且大矣。乃言不及末世持經功德者。蓋持經能生理解。得證菩提。供佛雖感福報。但是事相。故持經功德百千萬億分中。不及一分也。又言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者。蓋事相之福。是可思議之法。而般若妙智。忘能所。絕待對。不可得而思議者也。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此經。非大乘根器不能持誦。而持誦所感功德。豈常人可聞。聞必狐疑

不信。故不具說。蓋此經之義趣。與其果報。不可思議故也。

十一斷安住降伏存我疑 此疑從前諸文無我人等相而來。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善現。初聞此義。生是疑謂。有何耶。聞離相則其意別(?)。蓋所聞不過住大乘降伏心而已。初之問意。但問能住能降之法。此之問意。若謂我能住我能降。今此分別。障於真源無住之道。故又興此問也。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此一節文意。亦與前同。但前是破情顯智。所破之情。即我人等四相。粗執所顯之智。即般若真智。自此而下。忘智顯理。破我人等四相細執。由此實信。漸入聖階矣。

十二斷佛因是有菩薩疑 此疑從上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由前云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意謂無發心者。則無菩薩。若無菩薩。云何釋迦於然燈佛所名曰善慧。布髮掩泥。行菩薩行。得受記耶。佛恐善現。潛有此疑。故來以問。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

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現答意云，菩薩破
時卽無所得，卽諸分別自情無法，故得受記。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
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
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
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善現既會法無所得，佛然其說，乃言如是如
是，既而又反覆言之者，要今善現知法無所得，深契至理，故得受記。蓋如
來所證妙果，乃一心地本具法門，離諸名相，無授受中，而論授受者也。十
三斷無因則無佛法疑。此疑從上得也。於然燈行因，實無有得而來。何以
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者，徵起之辭也。由前云實
無有法得菩提果，故生此疑之人，遂疑既無佛果，豈有佛法？聊釋云，如來
者，卽諸法如義。如者，真如也。不偽曰真，不異曰如。此真如體，貫徹三世，赫
然十方，非空非有，不變不遷，名如來性。若有所得，卽非佛菩提也。須菩提。
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
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所得者，忘
情而證之。無實者，非有為相也。無虛者，是真如體也。然此真如，非別有法，
卽一切色等諸法，離性離相，名真如體。唯佛與佛，乃能證此。故一切法，皆
是佛法。真如之體，卽不離於諸法，然亦不可執著，故云卽非一切法，是名
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
大身。是名大身。上說如來所證真如之體，遍一切處，可謂長大矣。又恐善
現起長大之見，故佛又設喻激之，曰譬如人身長大。善現圓暢有懷，卽曰
非大身，是名大身。論云，大身有二義，一者遍一切處，卽法身；二者功德大，
卽報身。此之二者，皆離諸相，故名為大。十四斷無人度生嚴土疑。此疑
因十二疑皆從第十一疑中實無有法發心者而來。須菩提。菩薩亦復如
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
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
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
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法界混然，
身土平等，尚無佛道可成，安有衆生可度。是則起度生之心，修行嚴土，卽
凡夫見，不名菩薩者，畢竟起何等心，名為菩薩。故云能通達無我法者，真
菩薩也。十五斷諸佛不見諸法疑。此疑從上菩薩不見衆生可度，佛土

可淨，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
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
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
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
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
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
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
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
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前說不見
彼是衆生，不見我為菩薩，不見淨佛國土，如是則不見諸法，名為諸佛如
來。然而如來具足五眼，豈都無所見耶？五眼者，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也。古德偈云：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法眼唯觀俗，慧眼了知空，佛眼如
千日，照異體還同。此之五眼，遍該十眼，優劣有殊，如經所說。五眼皆如
來所具者，無非佛眼也。恒沙世界一切衆生之心，如來無不知見。然衆生
之心，種種顛倒，而言非心者，妄識本空也。是名為心者，真如不滅也。所以
者何下，徵釋非心之所以也。蓋三世之心，過去已滅，未來未生，現在不住，
皆是虛妄生滅，故求之不可得也。十六斷福德例心顛倒疑。此疑從上
心住顛倒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
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前說衆生
心，有住著，是為顛倒。然福由心造，豈亦是顛倒？若是，何名善法耶？恐潛此
疑，故佛斷之。福德有實者，住相布施，成有漏因，其福則寡。福德無者，離相
布施，成無漏因，其福乃多。是則不住於相，心離顛倒，所作之福，無非善法
也。十七斷無為何有相好疑。此疑從前如來者卽諸法如義而來。須菩
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
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
如來說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上說諸佛所證，乃無為之法。
如何佛身有八十種好，三十二相，而可見耶？為斷此疑，故有此問。善現乃
會如來法身，固非色相可見，而未嘗離於色相，而不可見，故云卽非具足
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諸相，是名具足諸相。良由全法身為之
體，起應身相好之用。是故應身卽是法身，乃無相而相，相而無相，無見而

見。見而無見者也。 十八斷無身何以說法疑。此疑從上身相不可得見
而來。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
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
是名說法。既云。如來色身相好。不可得見。如何為人演說法耶。然如來悲
願深重。隨感而應。無說而說。說即無說。不違此意。是為謗佛。言無法可說。
是名說法者。離攀執也。不妨攀緣而說也。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
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善現。解空第一。與般若空慧相
應。以慧為命。故稱慧命。前云。身乃非身之身。法乃非說而說。身說俱妙。難
信難解。所以有此疑問。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衆生。有聖有凡。
而凡夫衆生。於此甚深不能生信。聖體衆生。乃能信解。言彼非衆生者。非
凡夫衆生也。非不衆生者。非不是聖體衆生也。聖體衆生。即大乘根器人
之。豈可視為凡夫。衆生不能生信。內恐善現未悟。下文又徵釋之。何以故。
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衆生衆生者。釋上文非衆
生。非不衆生之。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者。言非是凡夫衆生。是聖體衆
生。能生信解者之。 十九斷無法如何修證疑。此疑從前十二十三疑中。
無法得阿耨菩提而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
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前既云。實無有法。得無上正覺。
如何卻有修證。故疑而問之。佛答有三。一答。無法可得。二答。平等為正覺。
三答。正助修習成正覺。如答如文可見。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答平等為正覺也。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
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
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三答。正助修習成正覺也。正助者。正謂正觀。空四
相也。助謂緣助。修一切善法也。初答以無法可得為正覺者。遠妄即真也。
二以平等為正覺者。法無高下也。三以正助成正覺者。離相修善也。由離
相故名為善法。 二十斷所說無記非因疑。此疑從上修善法而來。須菩
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
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
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前既云。但修善法得
菩提。則佛所說法。是無記法。不能得菩提耶。恐有此疑。故佛舉大千世界
中施七寶聚如須彌山之多。且大較之持說四句功德。百千萬億分中。乃
不及其一。所說法。豈佛離言說相。以離相故。能作菩提之因故。忠乃偈云。

耶。言無記法。而說是彼因。彼即菩提也。 二十一斷平等云何度生疑。此
疑從第十九疑中是法平等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
念。我當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
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
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既云。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云何如來。卻度衆生。故為云。平等真法界。佛不度衆生。以名共
彼陰。不離於法界。名即衆生。假名也。陰。即五陰實法也。此假名實法。皆即法
界。故云不離於法界。既即法界。凡聖一如。豈有衆生可度。故云佛不度衆
生。如來若謂我為能度。衆生為所度。此則著於四相。由離四相則非度而
度。度而非度。則是如來說有我者。真我也。則非有我者。非妄我也。若凡夫
之我。是我執也。非凡夫者。論云非生謂不生聖人法。即是道凡夫也。 二
十二斷以相比知真佛疑。此疑從第十七疑中。如來不應以色身諸相見
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
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
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
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三

十二相者。應身相也。觀如來者。觀法身如來也。問意謂可於應身相好中。
觀見法身不。善現。乃知應身相好。從法身流出。易見相好。即見法身。故答
云。如是如是。佛又恐善現。於應身取着。不達法體。故又以輪王。即如來為
難。而善現解佛難意。故云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也。既而佛乃說偈以
證之。法身之體。固不離於聲色。但凡夫墮於聞見。是行邪道。不能見於如
來也。 二十三斷佛果非關福相疑。此疑從上不應以相觀佛而來。須菩
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
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
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上明如來所證菩提。不從福德
而致。是則菩薩所修福德。不成菩提之因。亦不免果報耶。為斷此疑。故告
之曰。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而得菩提。具足相。即福德相也。蓋大乘
所修福德之因。所得福德之果。但離取著之相。不同小乘斷滅之見。故曰
於法不說斷滅相也。下又設喻以告。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
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
得福德。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

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假使有人以無量世界七寶行施心有所著所感之福則成有漏心若離著即成無漏故云若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無我者無人法二執也忍即無生法忍也忍住菩薩所證也既得無生法忍則與彼住相行施者不同故云勝前菩薩所得福德言不受福德者不受有漏福報也菩薩既不受福報云何能獲無生法忍須知有漏果報則不應受無漏果報則受而不取取謂取著故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之　二十四斷化身出現受福疑此疑從上不受福德而來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有來去坐臥者乃如來應身也無來無去者法身也然如來者行菩薩道時不受福報云何生來有去來坐臥之相使諸衆生供養獲福恐有此疑故言以釋之謂如來應用示有動作而法身之體如如不動也　二十五斷法身化身一異疑此疑從上應有去來法無去來而來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上明應身去來是異法身無去來是一佛恐善現有一異之見故設喻以釋之釋中如衆世界微塵一異斷疑次擧言說我法即見初釋中文有三科一總舉塵一異以顯無性言世界者喻法身也微塵者喻應身也世界一也微塵異也碎界作塵塵無異性合塵為界界無一性喻全法起應應無異性全應即法法無一性故偈云去來化身佛法身常不動於是法界處非一亦非異然如來體用互融所以能一能異非一非異自在無礙者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則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此釋微塵皆應身無異性若知碎世界作微塵微塵全是世界則塵無實性故曰則非微塵以離性計而說微塵故曰是名微塵也此喻全法起應應即是法何異性之有哉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此即上界喻法身無一性若知合微塵為世界世界全是微塵則世界無實性故曰則非世界以離性計而說世界故曰是名世界也一合相者言衆塵和合為一世界非一合相者非性執之一合是名一合相者乃離性之一合也此一合相不可思說而凡夫不了自生貪著耳此喻全應是法法不離應何一性之有哉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

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此下明離我法二見也初離我見夫我見者有真我之見有妄我之見妄我見者虛妄分別衆生見也真我見者達離執著如來見也既離執著亦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此不見而見也在迷衆生以為如來實有四見故云不解如來所說義也善現既解如來所說之義即知四見皆非虛妄分別是真我之見故云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也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次離法見夫如來說法要令衆生發菩提心修行契理故聞如來所說當如是知見信解不生法相言不生法相者不於法取著也法本離相如來離性而說故云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此一段文雖正釋離於法執亦是總結降住正行由經初善現請問若人發無上菩提心者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如來答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故今結云發菩提心者於一切法如是知見信解此結如是住之不生法相此結降伏安心也　二十六斷化身說法無福疑此疑從上塵喻化身是異而來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此段文有三節初以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布施是假喻格量也自若有善男子下明持說福勝自云何為人演說下是釋福勝所以據經文但明持說功德而論乃謂化佛說法有無量功德者益化佛是說經教主持說是弘經之人所弘之經是佛所說佛之所說離言說相故功德無量弘經之人若能離著則其福能勝彼也如如者法身之理也化身既即法身則無去無來故不動之　二十七斷入寂如何說法疑此疑從上演說與不動而來何以故上言如如不動則佛常住世間為衆生說法何故言如來入涅槃耶恐有此疑故說偈以釋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切有為法者一切世間生滅之法也佛生人中亦同生滅言為有為無常之法虛假不實故以夢幻泡影露電六種為喻應作如是觀者觀即般若妙智以此妙智觀有為法如夢幻等能觀既是妙智所觀無非妙境妙境者二境三諦也妙智者一心三觀也三觀者空假中也三諦者真俗中也即觀有為之法離性離相之謂空無法不具之謂假非空非假之謂中諦者審實不虛之謂全諦發觀以觀照諦即一而三觀豈爾

德而離故如是觀也能如是觀乃了此身即法身常即常也畢即法
身不礙法界即無常也良以如來究竟非常非無常之法故所以能常
能無常也是則終日涅槃終日說法不住有為不住無為不可得而思議者
也一經始末皆修如是住如是降心中間節節云如是至此又
云如是觀諸乃釋云妙智正觀故如妙智一經之宗也三宗竟佛說是
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
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證驗賦　無住般若經云菩薩於法應無所住乃至為菩薩不住相
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毅海藏光大般若者是一切衆生真如之心靈臺
妙性寂照無遺諸佛約衆生心說背教誠誦而感通靈異受持而果報
昭彰遠古至今靈瑞非一受持感應向下當明畢使凡身未來而位登實
覺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又云修
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經者即是衆生心之性恆
常不變故說金剛明了自心者即是如來經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
去故名如來即是真如一心不去不來無生無住故名如來能信此心即
所式佛是以經云凡有心者皆當作佛若立信者現今是佛為未信者故

云未來試佛能令促命現世而壽續金剛梵文頌云何得長壽金剛不
壞身持此經人多增壽算向下當說洪範五福其一曰壽堅持之者偏承
靈祐洪範五行云世間有五種福人其一曰壽梁時有僧徒號法師講涅三
藏有異於世初出家年十一歲有善相者睹法師云雖聰敏明慧而壽不長
年至十八必當命終法師遂入山於經藏中尋覓隨手探經乃得一卷金
剛經志心誦讀晝夜不息明夜靜坐誦經忽覺似天明光照房廣見一僧
身長一丈手執一卷金剛經謂法師云此經功德最不可思議汝年二十八
始可出山法師依教二十出山路逢前相者大驚服何妙藥延年法師實
告相者歎云經力不可思議又隋時秦州趙文昌因疾而死經七日其妻欲
殮覺一腳猶煖至晚却蘇云初見之時引文見王問主持有何福業文本一
生常誦金剛般若經王云若得此經功德最上汝雖警未更令加年即放
汝還生必當延永又荊州江陵縣尉李玄宗女五娘年二十四情存出家
常持金剛般若經忽得身患三日半亡至閻羅王所王勸其女元無罪咎
女告王言五娘常持金剛經王聞擾歎焉之名便放還生臨放之時王告
曰汝雖年未盡汝父不久當來為汝父受業身已今有七百頭畜來許汝等
汝若不信歸問父夜臨之時常夢落網已言晝夜常頭痛言不是此畜作

此患耳其女還家一一白父李玄宗聞諸驚懼非常遂改惡修善發心常
持金剛經仍寫四十九卷追薦亡魂見數百青衣童子來謝曰蒙昔被殺我
被殺者既居遠經今我解脫當往生富貴長命李玄宗於後果得壽年
一百二十歲湖神歸命受淨戒而柱究暴之威昔江南有宮亭湖神能興
雲致雨禍福交至神有四丈二蟒單門僧名善見術能降伏神入廟側有
一寺寺內有一小僧每持金剛般若經見二本僧保見即直入廟中欲祭
合蹢須臾之間黑雲忽起湖水沸騰忽見一物身長一丈餘如雷震日似
電光僧從三百餘人皆悖力救直入廟中見一小僧誦經低頭合掌斜覷
聽經頓令之間雲開風靜其神向前告僧金剛般若威力甚大願師慈悲與
弟子懺悔僧問云汝何故在般二僧神曰其二僧非持咒力持戒不精見
弟子貌容自然神光伏願和尚與弟子受菩薩戒師乃救之方得廟神俗
大歸之者安然不敢為害自此來衆盛持此經病者投誠愈況疴而矜慈
悲之教解州實里寺僧法藏戒行精嚴一生造寺寫經崇新修故至武德
二年閏二月內染重病夢一僧身著青衣手執金剛經一卷曰師若能
造此經受持讀誦一生已來所有罪障悉皆消滅師于持應聲許造當時所
患得愈自後發願造金剛經一百卷年九十八大旨甚深華古龍含字

字演無生之性天親菩薩以無生無住之理製論解釋諸部般若乃至龍
樹祖師解摩訶般若經契智度論一百卷及中論等廣建無生之旨如中
論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重重教不住之
音經云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
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釋曰無住相
者即是自心無住不於前際住已過去故不於後際住未生故不於中際
住常念念無住故即不得前後亦無中間以心不住故即為覺悟緣皆無
所住心境一如故若了此義其福甚不可量即與虛空等任布七寶之珠
珍難儕四句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
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乃至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
為他人說其福勝彼縱捨三恒之身命莫比持心經云如日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中日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
如是無量百千萬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
凡德云四句功深三恒力劣以功深故言下契無生使同法界性以力劣
故但得人天果報盡入輪迴矣大教正宗真如海藏無量教法同詮般若
以真如論一切處若心境若教若理盡為其體但明般若為法界歸依莫

一如自舍衆德靈神擁護滏州來滏縣令王氏常持金剛經因妻殺戮
物命追入冥司王問爾今讀得金剛經已否答曰誦得即對王前祇誦四
句偈訖有二金剛忽然而現金剛現時即放獄明還生冥司使注令壽壽
年一百二十歲其妻承此經力亦得免罪再生人道陰官歸向長慶二年
上都大溫寺僧靈幽死經七日見閻羅王問曰和尚在生受何經業答云
貧道一生常持金剛經王言善哉善哉王遂合掌請誦斯經靈幽便念經
訖王曰猶少一偈師壽命已盡更放歸人間十年勸一切人持念此經其
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靈幽還奏奉勅令寫此經其本添此偈在無法
可說是名說法之後坐一層之金榻拔出冥中汶州女人阿王忽然身死
見閻羅王問曰女在生作何善緣答云常持金剛經王即與金床坐誦經
訖王問何不誦咒答未曾見个即令藏中取本授與遣放歸生路王言便
付囑向後生天更莫來此其咒論可傳行乃令遺墜降五色之祥雲迎歸
天上唐開元年遂州人任善因疾致死見數十人并一僧同被驅擁將去
見閻羅王王遂問僧生時作何福田僧云唯誦金剛般若經王即合掌須
臾之間忽有五色雲垂下布地又見諸罪人並被枷鎖各付地獄次有一
冥官指任善云此人曾讀金剛般若經二十五遍業識虔信文章王即令
人引虔信示之乃見一匱有數卷頌王云虔信好事文章善談經典譏誘
三寶受此罪報任善却放重活還歸人間備說斯事斯經也降心爲要經
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
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應如是降
伏其心釋曰論云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一切境界相滅唯一真
心心徧一切處故一切經論以心爲宗以心爲要心若不起萬法一如本無
動靜心分別差別義生故但降其心千途自正如傅大士頌云衆會之
獸我皆伏唯是心賊最難治以一切衆生攀緣之心念念不住相續不斷
如蛇吉如暴流如火燄如風疾故聖人唯令制心以爲綱要無我是宗經
云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
生相壽者相又云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以我人衆生壽者
等四相本空衆生妄執爲有若了本空使成菩薩不墮衆生之見信解而
體齊諸佛以信無我之理解無住之宗現身成佛以諸佛體達人法二空
入無生無住之性以成佛故所以華嚴經頌云法性如虚空諸佛於中住
受持而福等虚空如前經說不住相布施福等虚空法力難思不墮刀峯
之所贈至十一年太府寺丞蕭昌家州人也因患致死心上微暖稍甦云
初見之時使被見使領見王王云合入刀山地獄使人領去見一官人蘇
潭唯使數人守持實爲官人云此間文案極細生前罪善必無遺漏乃開
至檢文唯誦金剛經官人却引見王王云誦經功德更合加年即放重活
從幽出見周武王着三重鉗鎖枷杻其身語昌曰汝似我國內人爲我報大
隋天子道我爲信任衛元嵩讒使使我除滅佛法其衛元嵩尋覓不得其
人已出三界直至如今久處幽縶可能爲我造功德濟拔其趙昌遂奏大
隋天子帝乃出勅令天下每人出一錢爲周武帝作功德設齋轉金剛經
周武王遂得解脫矣神功罔測能超駭浪之中溫州參軍郭永思將家口
丈人赴任之時見舟領云乙家口平安日別轉金剛經一卷考滿之日將
家口共司法同船歸本州永思深可決於船後房永思將家口在前
頭忽值惡風至越州界船作兩截永思獨乘前頭得至越州司法家口當
時沒溺其司法在任之時斷罪不得其善故招斯禍永思珍戴金剛之力
也一心受持千聖稱讚經云如來滅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
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
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
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滯魄獲拔而歸淨道泗州漣水縣富

生趙富往京擧選其妻亡後乃及第還鄉去家十里乃遇亡妻告其夫曰
是兒亡後生將衣服並在阿家處今在冥司受罪痛不可言望於家處乞
一幞裙爲造金剛般若經一卷紙若寫經時願來相見其夫還家處一
依所囑索裙寫經纔及半卷忽憶亡妻之言遂往妻之墓所唯見一老人
口稱我是土地汝妻於昨日午時承般若經功德力已生人天中地下不
可得見矣苦戰敗陣而超危難汴州儲西倫因戰被差充軍行營一領河
二傳九年家中莫知消息其妻發願每年出錢一千文爲夫主寫金剛
經爲經主作淨衣備蔬食每書一字合掌又念一佛寫經裝潢並畢長
其夫主在河北入陣交戰大輸失使本營道被風雨不知東西唯見一道
大光猶如火引身見倫腳躡涉山川便到家舍其妻忽見其夫歡喜踴躍
遂問所示夫經潢滿當此之時汴州一境悉家抄寫金剛經悉皆誦持
讚戴歸命獄官現證冥魂脫而世命增往生傳云時有薛封性好鷹犬殺
害爲業其妻常持金剛經曾勸夫讀一遍後忽然命終引到王所因問獄
官其人有殺罪合入鑊湯地獄爲曾讀一遍金剛經因今免我罪其獄卒
便持一鐵叉湯林身上且放還家仍得延壽惡友妬心金文隱而霞條散
徐州有一老女人稍得十十文欲寺寫一卷金剛經忽有一經生來請爲

寫經。當時付十千文。經生。用二十文起寫經堂。三十文作新淨衣。餘者買紙筆墨等。又裝潢。乘此持齋。卑心潔淨。抄寫裝潢表軸已訖。女置堂中。近有別經生數人。嫌他僧錢太多。欲來偷經藏。路潛入堂中。並不見經。唯有一卷白紙。卻問主人。此經今在何處。略備者之。其老女人。脫舊衣裳。遂被新服洗浴。香熏兩手。入經堂中取所寫經。還見還來白紙。文字分明。經生疑之。即知靈聖。裝潢儼然。當有俱備。是諸經主。發起悲心。當時眉顏一時供養。武乃身枷自解。母眼雙明。吉州廬陵縣。主簿用除。母吳氏。隨男赴任。因母患眼。不睹光明。乃請假三日。堂上掃灑。請佛延僧。轉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母眼雙明。公孫人。王龕。自土異光。從此播至縣。用法見之祭使。張驅。後得考舊枷訖。除於特枷頌自開。無能禁者。驅問事由。即答。母患眼。遂立道場轉經。王龕。自土異光。驅遂放之。口門光耀。傳云。王新任蜀道縣令。欲歸蜀去。無根食得任。猶有一僧。乃是蜀人。亦欲還彼。與王新同歸。其僧有錢十千文。乃寄王新。若到益州。望休數還。其僧常持金剛經。至歸州。王新。害起害心。貪此錢僧。夜共渡江。乃沉僧於急水中。其僧唯一返經。身於桅上誦經。口中忽出五色毫光。江畔村人見光。駕船載上。其僧光到益州。王新後到。見僧愕然。白汗交出。滿人拭汗。當時隨手。眉鬚皆墮。肉體堅

貞元蘇州重玄寺僧智儼。常誦金剛經。忽然一日卷經坐終。其時寺內及遐邇。悉聞異香。復聞音樂。將至當晝。肉身不壞。生貞觀七年。裝乃漆身供養。天香馥郁。仙樂淒清。昔貞觀初。蘇州司法。李生。常誦金剛般若經。復往洛陽。忽然添患而終。是日供開堂中天樂異香。三朝不散。臨法而三刀不斷。昔崔鄂。為泉州刺史。時有一健兒。犯罪合至極刑。使人斬之。三刀不斷。驛問云。汝有何術。答云。唯受持金剛經。驛使人往取經來。繼使令誦之。看經上三刀痕。斷路分明。照合掌讚言。此經甚不可思議。其人免罪。後願出家。都給錢五十千文。令充衣鉢。時人號為三刀和尚。又司法三掉祖父並誦金剛經。因遭薛舉賊破城壁。但是官人。盡皆誅戮。賊至縛寺舉刀便斷。遂乃見光。光。又懼亂兵來捉。逐隱廁中。專誦斷典。口中放光。賊尋光而來。刀是刀折寸寸斷者。乃曰。君但出去。我等終不相害也。命講而東素鐵呈。昔陳末。同慧禪師。年十八歲。振實字。講經及論三。將不輟。忽見一人來云。請法師。因此命終。唯心頭尚暖。七日方蘇。勿死之時。至一城中。見一王。合掌恭敬云。弟子患家受此罪業。暫請師誦金剛經。七日講訖放還。乃與蠟燭三百挺。又主擲檜。唯見置中之燭分明。至滿。寫在空中。點點而雨。雲不濕。昔有河北。一儒生。因妻病。遂發願。許寫一卷金剛經。其妻病愈。遂以因之故。

紙墨不斷。常繫念心。心口思惟。時不停人。忍速誠願。遂於一日發心。於曠野空中。自把手於空中中書一卷經文。禮拜發願而去。道俗於虛空書經處。乃至經雨。其兩不霑。牧童旅往之人。皆於此避雨。求於紙內。重重而文錄全生。如前所說。徐州老女人。舊淨衣裳。熏手取經。於前經生。白紙卷中文字重生。裝染如故。是知大報攸長。正宗罕措。音妙而難解難入。持此經者。現身增福壽。當來證菩提。豈非果報攸長。攸者遠也。經云。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又云。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信順而不驚不怖。經云。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以經旨趣。但是無我無生。即一切衆生。現執堅牢。初聞不信。則起狐疑。若直信無生。深知無我。則不驚不怖。故法華經云。聞諸法空。心大歡喜。金剛神睹使變肉為骨。開元三年。京兆府武功縣丞。蘇七郎。專心誦持金剛經。闔家五十餘口。並皆蔬食。其妻崔氏。不誦此經。崔八。有親來見其妻。菜年深。面無顏色。勸令私買肉味。盡其顏狀。崔氏因使人竊於市內。買羊肉三斤。猶應密食。緩喫

一臠。為變為骨。喉塞不能得進。又不能出。至日暮氣斷。經九十日。身體微暖。令親屬權殯。從六月十五日死。至九月十日始蘇。家人問其事。云行至冥道。閻羅王問。汝是武功縣丞妻。汝夫是大菩薩。因何盜食肉。金剛菩神變肉為骨。嘆汝今死。汝壽合年七十。為汝受持金剛經。今更添二十年。通滿九十。卻放還生。武功一縣。道俗咸知。悉來參問。夫人縣官具錄申州。州中奏。帝聞。因此發心。受持金剛般若。得延年益壽。帝親御筆法出經文。散下諸州。令道俗各寫一本。使衆生懷渴仰之心。今後倍養未聞之益。甚深般若。頒天下知之。須菩提密令斷葷啖素。大曆年中。河北道衛州別駕。周伯玉。常持金剛經。忽於私第房中。見有一道光。光內有梵僧在床前。喚云。伯玉。伯玉問云。是何僧。答云。我是須菩提。為汝誦經數年。不斷肉食。故來心求佛道。必須斷肉。從此已後。斷肉蔬飡。轉加課誦。因書力而懺罪。如有所述。僧法藏造金剛經。神人告云。一生已來。所造罪障。悉皆消滅。遇火光而得度。如前褚西倫。因見一道火光。隨光所引。得達家舍。積緣延年。扶持擁護。增福加壽。備在前陳。持此經人。諸佛護念。異哉為群典之大選。上昇覺路。約道門說。若服還丹一顆。增世間壽。立地昇天。若釋宗中頓悟無住。無生深入金剛般若。則永脫凡夫之地。當昇第一義天。入如來壽量之海矣。

金剛感應事跡　梁天監中，有玹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歲爲僧。忽一日，同寺中僧侶往占吉凶於相師家，以次占至玹，曰：可惜聰明，壽夭至十八歲，數亦足矣。玹聞之不樂，及歸寺，發心躬詣藏殿，焚香躬禮三寶，發願修行。乞賜經一卷，畢世受持。禱祈已，隨手於藏函內抽得經一卷，乃是金剛般若也。於是專心受持，不捨晝夜。忽一日夜至更深，見房中有五色光明，須臾見一梵僧，身長丈五許，語玹曰：汝壽止十八歲，必致夭亡，今得持念大乘經力，增延壽數矣。言訖，潛隱。因得此驗，愈更精勤。年踰十九，一日尋訪相師，愕然謂玹曰：予昔曾言師壽必夭，不期今日再會。師習何善業，善得天相已消，重添法齡耶？玹曰：專心持念金剛般若經。相師稽首謂曰：吾輩緣在塵俗之中，罔知佛法之功德，有此殊異。觀師此去，壽至九十二矣。後果應相師之言，終于招提寺。出感應記　隋時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荀氏，晦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上，遙望虛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凡遇雨，此地不濕，約有丈許，如屋覆然。每雨，則牧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語村人曰：此地向來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切不可令人作踐。爾後設欄圍遶，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遠近善友誦經修養，嘗聞天樂聲振一方，遂爲吉祥之地矣。　沙門法藏，隋時人也，居鄜州寶室寺，稟性淳古，行業精勤。嘗於開皇中，在本州洛川縣建造寺宇，曾將自己衣鉢變賣起蓋殿屋二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唐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昏睡中，忽見金剛神，手執經一卷，謂法藏曰：汝造寺寫經，有互用之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能寫此經一卷，流通讀誦，互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爾後罄貴衣資，書寫此經一百卷，畢世受持，修諸善行，不染世緣。壽至九十九歲。其年正月十五日，延請大衆看念妙法蓮華經一七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卷。陞堂端坐，索筆書偈，與大衆相別，俄然化去。一時緇素，咸覩阿彌陀佛化身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九品花池托質矣。頌曰：今年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虛空打筋斗。　隋人睦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時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城上有賊，持劍趕殺彥通。前有一深澗，賊逼近，躍入其澗。空中見金剛神，以手指令一人接彥通，臂置石上，都無損傷。神人曰：汝持經有感，故特來相救。因得保全，還家。神所接之臂，異香數日不散。後位至方伯，年八十餘。一日無疾，索筆書偈，香湯沐浴，端坐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此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　唐武德年間，信士陳昭，江陵人，日常

齋素，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功行，有大蟒，時來座側，聽經畢，即退，每日如是。有隣人力昌，勇悍不信，見蛇往來，疑是妖恠，潛伺打殺其蛇，銜冤訴于閻摩天子，勑使者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堪驚苦痛難忍。力昌遂託夢告妻曰：我在生，打殺一蛇，其本要聽經百卷，可以昇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打殺，今被蛇苦楚，不可勝言，可與我請僧寫得金剛經七卷，躬就佛前懺悔，以救倒懸之厄。妻覺而憶其夢，欲依寫經，柰何口食不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方年五歲，問母何事悲哭，母說其由，僧護即答母曰：何不將兒賣，卻以救其父。於是哽噎，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與子分離，五內痛割，遂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寶前苦心禱祝，一願夫力昌承經功德解釋冤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自別之後，憶子目盲，但每日誦念金剛經，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一去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親母賣我寫經薦父，至今不知存亡，遂收拾家資，復回江陵，尋母未即之見，買宅暫居。忽遇節臘祭祖，就齋求乞，老嫗數人來，則誦金剛經一卷，乞意回向，僧護云：我幼年喪父，我母將兒賣身薦父，今得回鄉，尋母不見，願得父母同獲超昇。數中一婆婆，便呌郎君，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汝寫經薦父，見有賣契在我住處。盲兒內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寶天地神祇，今得母子相見。緣母目盲，不能認子，遂取水漱口，躬對天地之前，與母舐其目，左右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所禱也。觀者無不感嘆。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德寺比丘尼房，有女使任五娘死，已立靈座供養，經月餘，其弟妹每夜聽得靈座有呻吟之聲，初甚恐，因焚香問之，靈即答曰：我在生不合犯五重罪：一不合在房非爲，二好食牛肉，三作踐五穀，四滾潑燙湯，五殺害衆生。又將活魚作鱠，凡被殺衆生，盡在陰司要我逐一償報。今準閻摩天子勑令我受刀林劍樹地獄，一日一夜萬死萬生，痛不可忍。即今身上有刀七枚，痛入骨髓。我因告冥司鬼吏，有何因緣，能免此苦？鬼吏答曰：汝生前所造惡業深重，受此地獄，若要脫離，必得陽間孝順子孫爲寫得金剛經七卷，圓成，可免此苦。答曰：別無子孫，祇有親弟妹在家，求覓停苦。願放回求救，蒙許而歸，望弟妹以骨肉之情，將我生前遺下衣資變賣，得錢捨入淨土寺，求寶獻大師爲我寫經一七卷，躬對佛前懺悔殺生種種無邊重罪，願我早離地獄辛酸之苦。於是弟妹遂依所囑，即爲出賣遺物，命僧寫金剛經纔得一卷，冥司獄吏奉天子勑，即與任五娘身上抽出一刀。寫經七卷圓滿，其刀盡皆抽訖。承此大乘經典功德，凡此衆報生靈悉得解脫，各生善道。其任五娘業障冰消，出離地獄，得生人天。一日復來拜

謝弟妹方欲拜別遂不見矣出報應記　唐龍朔中白仁晳爲虢州朱陽縣尉家至運米遼東過海忽遇惡風四望昏黑仁晳與合船人從八十二人盡皆憂懼仁晳平昔持念金剛般若經志誠有感當時整理身心焚香看誦金剛經未終卷忽如夢寐見空中有一梵僧身放五色光明謂仁晳曰汝等八十餘人宿有惡業因緣今日俱當沒溺海中即目海內鬼神羅刹爭衆咸伺求其便數內只緣仁晳平昔持經功德今泰玉帝有勑論告龍王水府神祇庶得免此橫逆之禍吾特來報汝勿致憂疑須臾風恬浪靜八十餘人俱得濟岸矣出報應記　唐永徽元年司馬喬卿爲大理司直丁母憂哀毀骨立刺血寫金剛經一卷才畢忽墓上生芝草三莖長一尺八寸綠莖朱蓋取而復生出金剛感應傳　唐天寶年中常州宜興縣人吳逵每日五更躬就佛前誦金剛般若經一七卷兼禮拜念佛逵有詩曰五更鐘動莫貪眠拜撤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彌陀佛花池已種一枝蓮每日修行年至九十二忽別兒女無疾告終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問逵在生作何善業對曰自幼至今專念金剛經天子合掌命逵生朗誦一卷方念至在舍衛國口中即出妙香見佛顯現王不勝欣喜謂逵曰君有般若之功吾勑送汝生舍衛國中承品官之後受其爵祿享富貴福

子孫榮顯使者奉命送逵因過舊舍就空中報兒女曰吾得念經之力閻王勑令吾生舍衛國中特來相別汝等宜受持金剛經及法華經陰府深敬此二經若不能受持以諸花香恭敬供養得福無量仍不得殺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貫命放生得長壽報兒女聞之悲哭曰不用傷感人生世間有一善可憑命盡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一向在惡必入黑闇殂之言訖不見出報應記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拷掠旬日不勝苦楚並無招詞推吏疑其爲冤未成文案孝廉專持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一段兩頭有節墜於地上不知從何處來衆因皆爭看轉至獄卒之前疑是藏刀在內對衆劈開視之乃有金剛經中半偈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衆皆愕然起敬賊首悔過因得放焉　唐大曆十一年衢州別駕開伯玉日常持念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公私不易其心以爲功課一日忽見梵僧來前伯玉問曰是何尊者答曰吾是般若會上須菩提也爲汝誦經數年惜乎不斷肉食汝若志心求佛道者必須長齋斷肉伯玉自此斷肉蔬飡轉加精進誦持般若尊經寒暑不輟也出征驗賦　了禪師應驗序曰昔唐持有王侍制船至漢江阻風波濤洶湧四面昏黑檣傾楫摧危險之甚滿船驚懼性命莫保侍制亦懼不得已遂將平日持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拋棄江中遂得風浪平靜侍制惟日深憶此經受持年遠鬱鬱不樂經涉兩月方到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一物似毬之狀出沒無時衆疑其異侍制差人喚漁人取之乃螺螄殼成一團剖之水濕內乾侍制用手分開視之乃是向日所拋之經毫髮無損侍制驚喜拜而受之且嘆曰漢水會于九江至南徐動數千里舟船往來不可數計然未聞所持之經自彼之此螺螄一見而不捨其爲名耶利耶財耶色耶將必求脫輪廻生死者也嗚呼萬物之中惟人最靈有畢世不聞是經有聞而不見見而不信信而爲名利財色役其心不能受持者尚螺螄之不若也謂之最靈歟與之哉昔宋紹熙七年歲在丁亥仲秋念五日歙吏清了述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度慧自幼受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數十人泛海往南安都護府忽值風濤大作打壞船隻滿船人俱沒海中唯度慧在浪中偶遇一篠蓬蒿自身漸至蓬蒿之上隨浪三日三夜方得濟岸仔細視其蒿中乃見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濕度慧拜受此經精誠供養日夜受持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自出香煙漸成五色雲氣徐徐上昇天界大德僧衆與太守官僚遠近緇白咸駐此處候經來下至一日一夜莫知所之矣　唐陳國竇公夫人盧氏尚公寬之妹也平日好善

信罪福嘗誦金剛般若經卷將終有兩三紙忽頭疼大作自念儻死不得終卷乃疾索燭要續圓滿而火忽滅婢使空廻夫人嘆息不已忽見燈炬漸次升堂直入臥處去地三尺許又無人執侍光明若晝夫人驚喜急取經看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即滅自此病亦痊日誦五卷一日尚公將死夫人往省視公謂夫人曰吾妹誦經精懃冥司注記姓名又添遐算異日必有好果報也夫人壽至九十無疾索浴端坐而終矣　唐朝崔昭爲壽州刺史有一健兒犯極刑處決之際差官吏押往市曹處斬健兒三刀其刀自折刺史問健兒曰汝有何術答曰無他術平昔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遂差人取經來看及開函視之乃見經本已作三段痕跡分明刺史視之合掌歡喜讚歎曰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今果若是遂免其罪健兒求出家爲僧刺史即施度牒號曰三刀和尚　唐仟行立陝州人不識一字長慶初嘗隨善友口授金剛般若經得一年自能背誦時或爲商尺身到處即奉經本焚香持誦一卷一日偶販疋帛三百餘貫往他州貨賣經過峻嶺撞見強賊數人各持刀仗來趕行立箱篋約重五十斤忽棄之竟投嶺下深澗側避忽見空中有一金剛神以手指行立只覺身在水面上如行平地衆賊見箱袱遂即取之及舉甚重不能起賊皆驚異卻

在嶺上招手與行立曰你上嶺來我若殺你如殺我等父母行立即上來賊再三扣問汝有何幻術答曰非有幻術恐是平日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爲佛神力感應故有斯靈異賊遂令行立開箱視之乃見五色光明現於其上衆賊皆合掌悔過遂捨壹伯貫文與行立贖經前去受持衆仍發願棄鎗刀更不作賊俱改惡從善矣出感應記　釋靈幽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已經七日體質微煖而未殯之自見二使引見閻摩天子勑問幽在世習何行業幽對曰貧僧一生常持金剛般若經天子合掌賜坐令幽朗誦一遍地獄煎熬拯楚之苦一時停息誦經畢天子再問幽曰念此經中而少一章歸壽合終今加汝壽十年歸世勸人受持此經真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幽既還魂具錄表奏唐天子奉勑差中使往濠州碑上看此章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後增爲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是也又唐永徽元年釋明濬暴死蘇云見二青衣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濬答但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乃放還濬自此愈加精進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出本傳　唐武德年間長安蘇仁欽有父前生嘗於陰府備受生殺得托生處世享富貴福因循不曾答還自死之後墮厠中猪負沙石

負鐵受身受無量苦又仁欽在生恃其豪富不知慚愧恣意宰殺猪羊烹炮物命盖因被殺衆生各經陰府陳訴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惡致蒙陰司追錄仁欽魂識收繫在獄遂使陽間受諸重病枕卧床席經年不痊以是殺生惡業減算夭亡見二使者押見閻摩天子勑曰緣汝前生修善以致今生富饒汝今恣意宰福不識因果殺害衆生遂使減算絕祿令獄卒押至刀山劍樹之上償諸惡報於是憚惶恐怖仰告王曰念仁欽生前雖不曾看經作善嘗施財請贖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寺僧神敬受持此僧遷化已豈無報應須臾有異香芬馥見僧神敬手執金剛經直至天子殿前言貧僧久與仁欽受持此經致有般若之功於是持來告王願賜慈悲再放仁欽還魂改惡從善王即合掌判仁欽加五十年壽復歸陽間因得遷　隣遠近見聞者無不驚嘆吝戒殺生回心向善仁欽得活發心印施法華經一百部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百員修設水陸大齋作諸功德忽夜夢亡父言我受地獄苦無量謝汝修行佛法功德之力我已得生天界汝若爲我將田百畝捨入寺內供佛齋僧此功德不可思議功超七祖福及子孫仁欽遂依亡父所囑以滿心願出雜显記　唐大曆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般若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穹旻有子年二十三歲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場父云汝學未充不可其父當夜夢一金剛神謂旬曰汝念經陰隲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必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試卷吾場屋中助子筆也旬既得夢次日令子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一金剛神語椿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切勿漏泄正試之日果如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試官納三名卷于御榻上擇日拆號唱名椿再夢神語曰汝策甚好却不中主文意行在第五甲吾今將汝卷於御榻上換了第一名卷後日唱名汝奪天下都魁矣緣汝父子平昔念經行善之報至期果應其夢史君開推司楊旬子中天下都魁請旬賜坐令旬解職旬告史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貫産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數小錢史君不知所以旬曰每年承勘公事遇有死囚詳其情理可逭定爲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犯流罪者定爲徒罪投一折二錢有犯杖罪者量輕或釋放之便投一小錢又每幼周麗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枚街市遺棄嬰孩備人看養候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欒二每年冬十一月初三爲始收六十已上十五已下乞丐

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二月初三日已滿一季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有女使不中使喚不計身錢量給衣資從便改嫁六旬處於世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歉之年其粮食貴糶賤糶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崩損者爲修理之聖像年深剝落者爲裝飾之武橋梁道路濟渠不通者咸爲治焉九有遠鄉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以助裹粮而周全還鄉十旬忝居推司凡遇死囚貸以復生常推己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感動穹蒼賜旬男今日奪天下都魁皆因旬平昔奉公行善之所致也豈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有詩二首以呈史君詩曰夔郡楊椿作狀元爲父司權四十年推情貸活人無數累積陰功感上天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使曲直無顛倒脚踏蓮花步步生　何軫妻劉氏年二十六歲生一男得兩周二女方周滿忽夜夢入冥司判決劉氏來春三月命終覺後思之憂惶涕泣不已其夫與親屬咸問哭泣之因答曰嘗夢入冥司判我只有半年在世至期果死無憾但愧兒女無依忽一日自省遂命畫士繪畫佛菩薩像一軸恭敬供養斷除葷酒晝夜躬對佛前精虔持念金剛般若經回向發願云惟願我佛慈

悲增延世壽若滿四十五歲兒女皆有聚嫁之期死入黃泉亦自瞑目每
日專心持念至三十八歲兒得聚婦及四十三歲女得嫁人以滿所願至
太和四年冬恰滿四十五歲悉捨衣資莊嚴佛像爲善俱畢一日徧告骨
肉親緣曰吾死期已至何幹以爲兒魅所纏不信有此至歲除日劉氏自
請大德沙門祇對三寶之前授以八關齋戒沐浴更衣獨處一室跏趺而
坐高聲誦念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誦畢寂然無聲兒女親屬俱入室看視
端然而坐已化去矣凛然如生唯頂上熱而灼手凡四衆士庶見者聞者
無不歸敬三寶讚嘆希有其夫何幹一依亡僧之禮瞥塔安葬於荆之北
郭出酉陽雜俎 唐乾符年間兖州都督使崔尚書法令甚嚴有一軍校
衙參不到崔公大怒令左右斬之其軍校就戮顔色全然不變衆咸異之
當時斬訖至三更軍校睡覺秖見身體卧在街上遂走歸來妻兒皆驚駭
恐是鬼魂謂妻子曰我非鬼也初被斬時如醉夢中罔知所以今忽睡覺
歸來舉家歡喜明旦至帳前拜謝崔公驚愕謂曰汝有何術今敢復來軍
校答曰素無他術自幼至今每日持念金剛經三卷昨朝失曉誦經過期
有犯軍律崔再問曰汝知斬時否答曰初押出戟門外只覺身如醉夢中
都不記憶又問曰汝所誦之經在何處答見在家中佛廚函内崔急令人

取來又開函只見五色毫光取經看時已作兩段矣崔大驚異亦自懊過
撫慰軍校曰我與汝帶帛可買銀箔倩寫此經一百卷就延壽寺命僧看
念懺悔一時散施留經十卷恭就本寺佛殿供養仍令圖畫就戮之處并
斬經之像以彰靈跡出報應記 唐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每日持念金
剛經三卷一日同三十餘人入山鑿石忽山崩盡壓其中唯孫翁在石罅
處得活經一十二年因子孫鑿石穿透見翁端坐容貌如故子孫驚拜問
翁何以得生翁曰常持金剛經又問飢否曰始初因喫一箇酥餅至今不
飢翁問曰我昔所看之經在否子孫答曰有遂還家還取經看經上有一
圓孔恰如酥餅大凡見聞者無不贊嘆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能救護孫
翁飢渴垂死之患難也出報應記 昔毗山劉縣令爲官清廉家法甚嚴
日誦金剛經三卷寒暑不輟前任運司幕官因妻難月夢見一僧從空而
來云有事冒干尊聽貧道修行六十餘年蓋因世緣未了再令出世念閤
下善根成熟特來依投願賜收錄劉曰既蒙不棄無吝見教其僧便入卧
房劉愕而覺次日其妻分娩得生一女聰慧過人年七歲不曾從師經書
盡皆通曉隨父日誦金剛經未及月餘便能暗誦父母甚喜年登十九吟
詠成章女因患方愈值夏月忽作蚊蚋詩云昨日曾來與君期今朝撞自

入羅幃玉體任君飡一飽猶作嬌聲啼阿誰其父聽得大怒唤出廳前深
責情意欲置之死地母急來救詢問其由女曰昨夜蚊蟲叮我今朝作詩
別無他事母即去白父說其因由父曰汝既在室安得有此等語句句有
情女告父曰不然請題容奴別作四句父將剪子爲題女隨口便答曰有
情兩股合無情兩股開伏從腰裏取長短任君裁父微笑不語女便入房
素浴更衣出廳白父念奴適來幾乎不得其死不如及早拜辭父母去矣
因成頌曰十九年來作客清淨無花無遮了了分明歸去一任東西南北
生也了死也了不論年多與年少今日撥轉還真空一輪明月清皎皎描
也難描畫也難畫滿頭插花盤膝坐化 宋紹興二年有宋承信居秀州
華亭縣因患翻胃之疾數年百藥不能治療忽一夜夢見有一梵僧謂承
信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受諸病苦汝知否應有世間男子婦人或
風癱或勞瘵或盲聾瘖瘂或疾病纏身經年累月枕卧床席將死不能氣
絕者其魂靈擁在陰司考校前生今世所作罪惡因緣果報苦楚無差若
有奉施金剛經或自他書寫或畢世受持纔舉心動念遂感陰府官曹檢
察善功先放魂魄附體次遇良醫其病即愈睡覺省悟明旦令妻焚香躬
對諸佛菩薩之前發願甘許奉施金剛般若經一千卷恭自畫形受持爾

後又復夢見有一金剛神賜藥一丸令承信吞之次日其病即瘥將養月
餘身輕體健容貌精神俱復舊凡見聞者合掌稱歎此經有起死還生
之功可不戒且敬哉 宋唐珎乃紹興府會稽縣押獄日常持誦金剛經
三卷寒暑不易紹興八年同諸旬諸茂偷換官錢事覺由縣申解本府趙
相公判送司理院再勘唐珎等至夜夢一金剛神謂珎曰汝得平日持念
金剛經有感汝但放心臨斷之際吾當助相公神筆先判諸旬諸茂各決
脊杖配隣州汝決杖一百囚監候贓足日呈放還家睡覺再三思量我既
爲首所犯刑名其罪是一安得輕重哉殊不可曉以至臨決斷之時遂一
果應其夢毫髮無差所見所聞之者咸疑其異方知金剛般若之功有不
可思議者也遂感金剛神力冥助趙相公之筆復何疑哉爾後發願印施
金剛般若經三百卷盡世專精受持壽至八十五歲無疾而終出雜證記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日常持念金剛經因夫幕往岐州任所身懷六
甲二十八箇月不能分娩兼以多病形骸羸瘦深慮生產之時子母難全
憂惶不已一日倚門而立偶見一異僧教化曰同增福利王氏將錢捨施
已僧云娘子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若發心印施得一千卷見世增延
福壽父母子孫團圓所願皆遂福及七祖先亡一切眷屬咸獲超升王氏

恁省依僧所囑送印施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千員就念經一千卷躬就天寧寺對三寶前懺悔求願保祐生產之日子母雙全早祈感格齋罷還家至夜三更得夢自見一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其疾不可忍及覺已生二男子在床相貌圓滿令人愛樂仰藉般若之功天神衛護報應之速王氏既得母子雙全不勝忻幸爾後專心齋素誦經不輟年至六十一歲無疾忽爾身亡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勅問汝在生作何善業王氏答曰自幼持念金剛般若經至今每日不缺天子賜金床與王氏就殿側坐朗誦一遍地獄辛酸之苦一時停息諸受地獄之人普沾恩利天子再問王氏何不誦咒答世間無本勅令冥吏於藏中取咒本付王氏囑曰汝歸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天子又曰王氏向後壽終運生極樂世界不復再來此處矣稍關真言曰唵呼嚧呼嚧社曳穆契莎訶一遍向真如實際心心契合二遍向無上佛果菩提念念圓滿三遍向法界一切衆生同生淨土

宋朝蘇州府朱進士服儒衣冠習舉子業平昔罔知佛法之妙一日閒遊偶至虎丘寺正值佛印禪師講演金剛般若經至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師遂一一解說佛法大意朱聞之甚喜自念平日未嘗聞此佛法深有理焉惜乎圓滿歡喜回家次日午刻忽臨去夢一冥吏押五箇罪人朱亦隨後約行二里許見一大街入巷門掛青布簾人家冥吏揭簾罪人皆入至廚房見竈上桶內有湯罪人皆去喫朱亦覺渴方欲飲被冥吏喝住曰聽佛法之人不得飲因此驚覺心疑此夢信步行至大街入巷果有人家與夢中無異朱扣門入其家主翁見進士至急忙相接朱問適來使宅廚房有何動靜主翁遂問家人言廚下方養得六箇小犬內一枚死者朱即驚惶流汗自謂若不得聞佛法之力遂入狗胎化為畜類矣因棄其舊習專心持念金剛般若經寒暑不輟壽至八十九歲功行圓滿於八月十五日遍請諸山師德道友親朋相送就墜於後園樹枝梢上說四句偈與衆相別端然立化去矣偈曰八十九年朱公兩手擘破虛空腳踏浮雲粉碎立化菩提樹東

宋乾道七年三月十三日左中大夫龍圖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楊瑛和王之子也偶夢見父和王偕母夫人龍圖省記考妣已棄諸孤恐生去懸留為十日之款和王許之龍圖再拜勸酒委曲如生之禮龍圖泣和王及夫人亦泣龍圖稟考和王舉常所修功德燒獻錢馬人物用得否和王曰用得再問釋道功果孰勝和王云一同但舉手翻覆龍圖又問世間經文孰勝和王答陰府深敬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汝若為吾印施得一千卷最為第一龍圖意謂欲冥器即對云容造以獻和王曰可時以暮矣須臾有一急足從水中行來報覆再時有金字牌遞楚州龍圖再稟大人今在何處和王云吾管地部方恭戀間忽然驚覺不勝悲感流涕拊膺遂念和王英爽不昧神色如生蓋和王為宋大將歷百戰戡定禍亂大功不一受降不殺全活甚衆今居殿岳四十年未嘗妄刑一人忠厚明恕宜得功德之助有所主宰且晤人間所修功德看誦金剛經文所焚冥器陰府皆得用之又知善惡報應冥陽一趣無間彼此亦足以勸世之為善者也龍圖恭覩釋迦世尊降生之日就資福禪寺修設天地冥陽水陸大齋一會及齋僧若干如法修禮金光明三德妙懺一七晝夜命僧衆看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藏計五千四十八卷用資二親冥福也

宋淳熙元年揚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公私不易其心嘗承太守莫濛差興賫幣帛香燭壽禮約有一千餘貫往行在送胡青生日行至瓜洲渡客店邸三家投宿其夫妻見承局行李重貨與兄郁二謀意商量夜至三更入房將周興潛地打殺離店五里許埋在路傍行李財物盡行劫己緣承局過限回劄文引杳無所歸其妻子被官府兩次監禁杖限候經一年實難追獲後因太守被召赴行在一行人從起程未及到瓜洲渡尚有五里許忽有一朵蓮華攔在路上太守令從者折之刀斫亦不斷遂掘至四五尺只見一死人其蓮華從口中出衆人受護取出仔細看時尚自脈動再三熟視却是周承局也取到人家以粥徐徐調理次日方能言語云被客店郁二等劫死埋地已得十六箇月太守驚問因甚活且不飢答曰得日前持誦金剛經力被埋在地如夢中見有一金剛神將一朵蓮花插在周興口中至今不覺飢渴太守合掌讚嘆云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自愧將渠妻子經年監禁悔何及矣以平日所理公案不無冤枉即移牒揚州府官請速為釋放周興妻子立便差人追捉郁二郁三并妻等人究問明白郁二等招伏打死周興劫了錦段拾疋沉香一塊壽燭十根并獻壽禮物等款成具錄聞奏奉旨議得周興承佛法功德力故神天救護今已得活其郁二郁三謀劫罪情實重若與貸命慮後再有陰謀害人併與重杖處死其妻決脊二十編管海外軍州永不放還善既有報惡亦然可不誡哉出雜此記

紹興府寄居邦永思新除溫州簽軍將欲之任親詣天寧寺佛菩薩之前焚香發願云挈家九口赴任溫州一願到任合家不食牛肉二願掌權處政常行方便恤念孤貧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俟考滿還鄉誓捨財金書金剛般若經一卷恭入佛殿永遠供養後得三考滿與同僚官司法元琇迪功共買舟涉

海還鄉糸軍家眷居船前倉司法居後倉行至紹興府丕首偶值風濤大作四面昏黑衆皆驚懼只見海內鬼神將船鑿爲兩段郭糸忠前倉風帆順便徑直到岸司法後船八口行李盡皆沉溺海中蓋緣司法任政衙杠枷曲作直致招此報郭糸軍秉心良善奉公執法誓願救人又承金剛般若功德之力救護平復還鄉善惡報應如指諸掌見者聞者無不感嘆

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璧及第還鄉離家十里許似夢非夢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念奴在生之日殺害物命每於嬭出之時買作醉嬭恣意食噉自死之後惟閻摩天子勑驅入嬭山被群嬭鉗其眼目及遍身流血晝夕受苦又生前不合吐酒餘殘飲剩羹腳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勑差獄吏監奴賣酒以候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勸來買酒卻就奴身上刺血應賣升合務要補填原數足日別受地獄今聞夫主及第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已將奴房奩變賣君爲奴寫得七卷伏此般若之功實可救拔地獄之苦其夫允諾纔到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備祭祀禮爲妻上墳方到墓側忽見一老翁言吾是山神土地汝妻承寫經功德昨日午時准閻摩王勑上昇天界地下不復見矣豈不

見佛印禪師戒殺文曰鱗甲羽毛諸品類衆生與佛心無二只爲當時錯用心致使今生頭角異水中游林裏戲何忍將來充日計庖刀着火或研蠢口不能言眼還覷或槌楂或刀刺牽入鑊湯深可畏爐燒焙毛羽括皮鱗剖脊剜心猶吐氣美若喉誇好味勸子勸妻言陵利只知恣性縱無明不懼陰司毫髮記命纔終冤對至面覩閻王爭敢諱從頭一一報無差爐炭鑊湯何處避勸賢豪須戒忌莫把衆生當容易食他一臠還他古聖留言終不偽戒殺兼能買放生免入阿鼻無間地又滿庭芳詞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肥痛把衆生剖割刀頭轉鮮血狼紅零炮碎炙不忍見渠儂喉嚨繞礫罷龍肝鳳髓畢竟無蹤謾贏得冤對時中

荆州江陵縣李玄宗女年十三歲時夢見一梵僧謂女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陽間增延壽筭百年命終即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到涅槃彼岸或有看經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即判生富貴之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依僧之囑日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照勘其女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既有

般若之功即判還魂臨放時王囑曰汝父有仇讐逐使陽間先減二紀之壽不久追入陰司對證囙汝父好將活魚切鱠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汝若不信歸陽問問父每夜夢見落在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女得還魂以陰府事逐一白父其父聞之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大佛殿內齋僧百員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寫經已畢玄宗忽一夜夢見有數百青衣童子供拜玄宗口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戮各經陰府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承善力出離三塗苦趣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又添筭玄宗聞之不勝欣喜自爾持誦經文不輟爲善不廢壽至百二十歲無疾索浴告終出靜虛記

縣尉王迪功好鷹獵殺害衆生爲業有妻在家日誦金剛經一日妻正念經見夫出獵方歸其妻苦勸夫從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同念此一分不肯終卷竟入廚房烹炮物命恣意飲宴後過五年迪功忽患風中在床經年不愈一日自見二使者來追命盡而卒唯心頭有氣二使引見閻摩天子怒責迪功曰汝既受爵祿何不福上增修卻好殺害生命減筭絕祿令獄卒驅入鑊湯之內其鬼吏檢簿告王曰此人雖有殺業善籍重如山生前嘗得其妻勸念金剛經一分功德雖片紙重如惡簿合與免罪放還陽閻天子勑曰就鑊內取一杓湯淋其背然後放還因得再活後患背瘡遍體潰爛痛不可忍百藥不能治一日令妻就佛前代發願云今後誓不殺生疾病痊日願自手書金剛經齋素受持忽一夜夢見一僧用手摩迪功背三匝至天明視其瘡已痊更無痕瘢善惡之報如此出報應錄

馮察院日常持誦金剛般若經三卷年至二十八歲一日爲國事隨劉具奏玉帝當夜四更忽見兩使者追入冥府引見閻摩天子勑曰汝壽合至七十九官至樞府緣汝奏劉於國損民汝當絕祿除筭馮驚愕俯伏告曰臣既陽壽未盡乞賜再生誓當畢世持經常行陰騭不造罪愆有犯天律王憫其回心向善放回陽間再三誡諭曰凡掌權政可製簿一面日間作事夜必書之必不可作此延年之術也纔舉一善意民恤物增延福壽若用刻剝之心上帝惡之則促壽減祿馮得再生日行方便利國於民陰德日著壽至九十八官拜丞相忽一日臥疾有第九子方十一歲出廳前嬉戲見無數牛頭馬面獄卒子問諸鬼曰何緣來此鬼吏答曰吾等特來迎接閻摩天子其子驚惶哭入堂內以所見白父丞相咲而撫掌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摩王是吾職也頌曰休將訟筆逞文華興禮空王樂出家已發一心歸大道不須六賊苦攔遮歡同妻妾終成疾位極公卿一似花從

此覺年憑慧劒願將名字寄丹霞索浴更朝衣坐化又頌曰大洋海裏打
鼓須彌頂上鬧鐘業鏡將來爍破翻身透出虛空　遂州姜學生村居二
十三歲暴疾天亡見二使者追魂引見閻摩天子勅曰汝前身修福注今
生壽年八十二歲丁丑科赴試得舉官至公卿汝不合殺牛食肉有犯天
律准玉帝勅令汝減筭絕祿汝既讀書豈不聞海州雷雨七日七夜天降
石鼓記曰萬物唯心造爲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昔有進士
庚信殺牛食肉恃文章聰明毀謗三寶自死之後受諸地獄今變爲烏龜
王勅鬼吏牽烏龜至殿下令姜學生看其龜有九頭頭目並皆流血苦痛
不已此即庚信也有一鬼吏語生曰汝急告天子改惡修善乞賜還魂若
判入地獄無有出期生曰有何門路願求指教鬼吏曰陰府深敬重書寫
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汝若發心即獲脫免得此遂告天子曰念
生雙親垂老別無兄弟侍養處世年幼不知罪福致犯重罪雖讀庚信文
詞卻不曾毀謗佛僧既陽壽未終乞賜放回陽間孝養父母發願書寫妙
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畢世食素精勤受持天子憫其回心改惡從善貴
放還魂天子誡曰汝回陽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誦持經典修行善業若
再違犯卒入黃泉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姜學生既得還魂親識鄰里咸來
詢問其由無不慚愧改過自新矣　霍參軍誦持金剛經忽見廳下地裂
湧出包龍圖稱吾是速報司參軍問速報司曰報惡不報善善者受飢寒
惡者豐衣飯清者難度日濁者多榮變孝順多辛苦五逆人愛見速報司
曰唯當靈不靈唯當見不見既靈須顯靈既見須教見願賜一明言免使
閻浮眾生怨包龍圖答曰吾掌速報司非是不報惡非是不報善善者雙
時貧惡者權[illegible]滿逆曲惡業報業盡抄名第一抄名姓二除福祿神三
教絕後代四遭禍星臨五使狂心計六被惡人親七須壽命短八報病纏
身九遭水火厄十被王法刑如此十苦難盡是十惡人參軍休問我照鑑
甚分明一朝天地見萬禍一齊臨詩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
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　霍參軍再問速報司陽間有僧尼
善友及士夫黎庶有受持金剛般若經之人將來百年命盡死入幽冥得
超昇否包龍圖答曰用得　張隱本方弱冠食素常誦金剛經同里屠兒
亦名張隱爲殺豬羊數多被冤仇陰府訴冤惟閻摩天子勅陰使誤追持
經張隱責曰汝生處世何得殺害生靈隱答曰看經爲務不曾宰殺王索
業鏡照看果有善根天子問冤吏曰張隱合得壽命多少冤吏閱簿壽至
九十歲天子語隱曰汝既不曾宰殺羔乃持經今放汝還魂隱死時正當

仲夏已經三七尸體爛壞不任再附復來告王曰汝尸既不任託勅使者
急追屠兒張隱來受報王謂持經張隱曰汝與屠兒同名同姓同年月日
時宜託彼尸而活屠家見夫死三日復省不勝欣喜略不顧徑走歸元居
語本妻與子曰我再得還生屠家認作夫看經之家認作父兩家各諍執
能覲別於是經官乃明推刺史判曰身魂兩主姓名不殊生本各枝死廻
同氣身屬屠家其情性聲音卻是持經之人實難分辨仰兩家輪流各養
一月仍具實表奏朝廷以爲罕事屠兒子孫改惡從善矣　徐玘乃杭州
人吏每夜五更持誦金剛經三卷畢方入公門其家富庶忽一日有劫賊
百餘人竟入徐玘家將老小併用拘縛將徐玘縛在箭垛上玘云金剛不
壞身今如之何須臾只見佛現空中共心稍釋眾賊咸放箭射之達發百
箭或中垛墜地玘身上下俱無損傷眾賊驚駭問玘汝有何術答曰無術
每日專心受持金剛般若經想是三寶龍天救護有此感應眾賊合掌誓
悟併釋放之　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年二十五歲時門前見一雲水僧稱
教化有緣人陸不領解僧云汝殺豬羊不計其數何不改業陸曰承襲祖
業不忍棄捨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被他殺冤冤相報無有出
期貧僧觀汝宿有善根何不受持妙法蓮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汝若受持
消除惡業增長善福豈不見仁宗皇帝御讚蓮經云六萬餘言七軸裝無
邊妙義內含藏溢心甘露時時潤灌頂醍醐滴滴涼白玉齒邊流舍利紅
蓮舌上放毫光假饒造罪如山嶽只消妙法兩三行僧言訖回頭不見陸
遂省悟想是佛及觀音菩薩化身來勸化我即請畫工繪裝阿彌陀佛觀
音勢至相一軸設席供養投師習誦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未及五年
自能精誦且如明日宰殺豬羊幾許預夜躬就佛前焚香持誦蓮經一部
金剛經一七卷對佛懺悔口稱未晨殺豬羊幾口願將首經功德超度被
殺豬羊盡此報身早生淨土願我命終之時先斷冤對朝日相似陸反覺
身輕體健自得其樂年至八十一歲將死半月之前偏請親戚朋友市戶鄰
居言在十一月初九日辭世至日聊備蔬食祇迎相別至日俱赴齋罷果
然索浴更衣端然坐化凡士夫鄉友無不諮仰稱嘆時周璞親見亦同相
送陸翁處世實奇哉兒女親緣笑滿腮八十一年如夢覺百千三昧絕疑
猜殺生不得真如性念佛先空罪福堆感得慈尊來接引水晶宮裏白蓮
開頌曰六十餘年專殺業手提刀秤躬修行今朝得趣菩提路水裏蓮華
火裏
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二

杭

杭州府五十一

湖山勝槩

武林舊事南山路自豐樂樓南至暗門錢湖門外入赤山埠霞石屋止南峯方家峪大小麥嶺亦附於此。豐樂樓。舊為眾樂亭。又改聳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間趙京尹與𥲅重建。宏植花木。搆數亭。春時游人繁盛。舊為酒肆。後以學館致爭。但為朝紳同年會拜鄉會之地。林暉施岳皆有賦。趙忠定柳梢青云。水月光中。煙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游遍。山北歸來。吳夢窗嘗大書所賦鶯啼序于壁。一時為人傳誦。湖堂。舊在聳翠樓側。又有集賢亭。今並不存。呂洞賓祠。舊傳洞賓嘗至此。靈芝崇福寺。錢王故苑。以芝生其間。捨以為寺。故名靈芝。高宗孝宗凡四臨幸。有浮碧軒。依光堂。亦為新進士會拜題名之所。米芾詩云。黃金匝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數字苔痕蘚。清磬一聲楊柳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顯應觀。祀磁州神崔府君。六月六日士朝庭人甚盛。咸淳間改昭應。今歸聖之寺。舊有蒲郎山水及蘇黃亞畫壁。今不復存矣。楊郡王府上船亭。聚景園。詳見御園門。靈應堂。俗呼包道堂。寶蓮院。紫霄宮屏院。寶成院。舊名釋迦興福院。永隆院。慧光尼庵。張循王府省為院。船步內有覺地化二院。長橋妙淨院。寶德寺。循和王曹建。先三衙建聖節道場。希夷道堂。劉業充建于南廂湖左。今徙于此。真珠園。有真珠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御港。曾經臨幸。今歸張循王府。南園。中興後所創。光宗朝賜平原郡王韓侂胄。陸放翁為記。後復歸御前。改名慶樂。賜嗣榮王與芮。又改勝景。有許閑堂。和容射廳。寒碧臺。藏春門。凌風閣。西湖洞天。歸耕莊。清芬堂。歲寒堂。夾芳。豁望。矜秋。鮮霞。三秀。照香。堆錦。遠塵。幽翠。紅香。多稼。晚節。香等亭。秀石為上。內作十樣錦亭。并射圃。流杯等處。弁陽翁詩云。清芬堂下千株桂。猶是韓家舊賜園。白髮老翁和淚說。百年中見兩平原。又云。舊事凄凉尚可尋。斷碑空卧草深淺。風閑丁樣千樹。當日人跡足水沉。古西關門。雷峯顯嚴院。郡人雷氏所居。故多雷峯。錢王妃建寺其塔。名皇妃塔。或云地產黃皮。遂訛為黃皮塔。山頂有通玄亭。望湖樓。普寧寺。又名白蓮。有鐵塔一。石塔二。雲濤觀。淨

相院。舊名瑞相，有無盡意閣。妖萼軒、一陂亭，軒幽深可喜，今皆不存。上清宮。舊仙林升仙。道士胡瑩微祖菴。郡丞相肯之嘗此讀書。淳祐中重建。賜今額。理宗御書清淨道場。芣圃。內侍甘昇園，又名湖曲。曾經臨幸。至今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歸謝節使。介陽翁詩云：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賞有遺蹤。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御船坊。理宗御舟在焉。淨慈報恩光孝禪寺。孝宗嘗臨幸，山曰南屏，有慧日峯，舊名慧日。永明太宗賜壽寧院額。孝宗御書慧日閣。有千佛閣、五百羅漢堂，理宗御書華嚴法界、正徧知閣等額。洪武明大鐵鍋存焉。宋畫師作五十三參等。寺後庵宇甚幽。大抵規模與崇隱相若，故二寺號南北山之最。東坡詩云：卧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其宏壯自昔已然。今益仍大矣。南山昭慶院。惠照寺。後為齋宮。今歸淨慈。南屏御園。正對南屏山，又名翠芳。南屏興教寺。舊名善慶。有碧雲亭、清曠樓。米元章書琴臺。及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樂記篇。後人於石傍刊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廣法院。崇王功德院。有清曠亭。法隱院。景獻太子攢所。有古鐵塔、錢王井。寶林院。莊文太子攢所。舊名經律。有可賦軒。赤山攢宮。舊瑞龍寺，後為安穆、成恭、慈懿、恭淑四后攢所。今為成光寺。備吉寺。舊瑞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二　二

龍寺，移了此。有西湖奇觀。正濟寺。又名普門。法雨寺。舊名水心，又改雲龍。有趙清獻捨，無為題名等。安福尼寺。極樂尼寺。高麗寺。舊名慧因寺。湖山開維此寺無額。元豐間高麗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學賢首教于此。因施金建華嚴閣，有高麗鏤版藏經。寶星坊，成國公主攢所。王岑山。惠因橋。秦少游龍井紀游所謂濯足于惠因澗即此。廣果寺。開化尼寺。六通慈德院。舊名惠德庵。法興院。保福院。長耳相院。舊名法相。定光庵。有定光泉。永慶院。延長真如院。延壽山。淨梵院。舊名瑞峯。崇教院。石屋洞。大仁院有石庵，大成石羅漢。其洞後又一洞，名蝙蝠洞。水樂洞。院名西關。寺化即滿覺院。山李宗時賜李秉忠，別敘賜楊郡王，後歸賈平章。山石奇秀。中一洞，嵌空有聲，以此得名。有聲在堂，介堂、文此留題，洞壽。上洞，嵌石豆現上下四方之空。諸亭及金蓮池。滿覺院。舊名圓興。今在水樂洞前，傍石佛。接待庵。煙霞洞。清修院。有象鼻石、佛手巖、石羅漢。東坡留題。等歸雲庵。草宗時水庵清禪師坐禪石巖中，聞南峯鐘鳴，遂大悟，今改水興庵。開真人道院。水龍井。井側有龍王祠。南高峯塔。崇國寺有白龍王祠及五顯祠。險峻甚於北峯。中有隱石，相傳云昔有道者鎮虎于此。文有頳川泉。方家峪。曰方家峪。至於水峪，過雲嶺，在路嘉會門外，至大慈山。

龍山。遇真道院。悟真道院。崇真道院。廣教院。號小南屏。褒親崇壽寺。在鳳凰山。劉貴妃功德。有滕王畫蝶。惠泉、松雲亭、觀音洞、羊鬚池。淮禮文枝檜。三門有陳公儲畫龍甚奇。弁陽翁詩：翠羽變精事已空，岑中遺守封高松。雲釘鳳去無人見，只有門前秋壁龍。恭聖劉妃閣名。西蓮瑞相院。黃貴妃功德。地藏尼寺。慈光尼寺。張府功德。廣慈院。舊名廣福。寶藏院。有烏龍井。錢武肅廟碑。今錢氏五王廟在焉。寧親廣福院。陳淑妃香火院。舊小西幽邃可喜。福全尼寺。廣嚴院。舊名妙嚴。有涂正節墓。廣恩院。淨教院。恭貴妃攢所。安福禪院。內侍陳都知香火。名小陳寺。水月寺。在口有雪園庵。崇教院。舊名瑪禧。有真珠泉、筆津洞。趙吳王府園。水石甚奇勝。有仙人棊臺。西林法惠院。舊名興慶。錢王建。有雪齋。秦少游記。東坡詩。冷水峪。梯子嶺。慈雲嶺。淨明院。郊壇齋宮。有考安齋、梅巖、高峯、南朝御和詩。滿山皆松。檜舊有江月庵、節婦亭。龍華寶乘院。本錢王瑞萼園。捨建。有傅大士塔、井、柏、杖、門、徒摘存。有溫公祠堂。題名。天華寺。號清禪師道場。舊名千春龍井。有願軒、妙音樓。化生池。感業寺。舊名天龍。有木觀音像。勝相院。舊名寵興。千佛。有五丈觀音像，二井。開禪迦丈六金身像。大遍院。舊名顯明。天真院。舊名登雲臺。有雲化洞。龍華山。有石如龍，與兩石龍寺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二　三

接下石龍淨勝院。上石龍永壽院。舊名資賢，乃蘭封仁宗佛寺。淵邛臺。錢王泮臺，又近吉道林院。舊名首濟。大慈寺。般若院。寶惠院。舊名寺在錢王墳。又得忠二王葬。長慶崇福院。皇叔祖大師和王功德。寶池一名明英也。聖果寺。在包家山。真覺院。舊名泰廣。有東坡詠杏花詩。包家山桃花關。桃花甚盛。舊有湧復二字。後人其多。法雲寺。舊名眞宗。大慈山舊有庵，金書院。虎跑泉。舊傳性空禪師居此無泉，二虎跑地而出，東坡詩云：虎移泉眼趁行腳，龍作浪花供撫掌。乾溪寨。小楊寺。香嚴寺。小麥嶺。飲馬倚前後恭王龍井，止九溪十八澗。道人山。有石洞。飲馬橋。地名旗為坊。旌德顯慶教寺。咸淳甲戌，不改額，繇慈明太后香火，方丈有軒曰空庵。後山有泉石甚奇。口林泉有亭，秋坎堂、靜雲亭、清亭。南山禪關舊名龍井。塔今又改南天竺。仰把基吳越錢王地。梅坡園。楊郡王園。又名隱秀。靈隱觀。寧宗朝張知宮刱，御書沖隱庵。淳祐中道士范吉先重建，賜名今額。今庵在獸石，而觀改仁壽院矣。大清宮。寧宗時，東宮寶守西宮。楊太后為道德經石幢。有威武軒、登仙亭、翠神二堂。後為貢貴妃功德。今改龍香院。松庵。楊郡王府。崇報顯慶院。舊名禪嚴。尊英顯大行德後。舊冰王祀王墳所。章司徒墓。名得象，相仁宗之孫。後貞院碑可考。翁五峯墓。名孟寅

宇賀鳴。徐典樂墓。在甲宇外臣鑑青山下。独金紫墓。在王步里。今石羊
虎猶存。其子文憲公淵明墓在西溪飲賢鄉。諸子並多祔此。陳拾遺墓。唐
人陳文貞孝石宇。在積慶山下。冰壑書堂。金仙洞淵潜冰壑，嘗作書堂于
北。因葬焉。積慶、永清二山在後，千寓山在左，湖山在前，凡錢塘城邑、江湖
之勝，皆近在几席間。乃南北二峯中之最高一山也。有石于天一二峯
宗御書積慶山仙顏並書屏圍以賜，又賜功德寺，名曰積慶報恩。後不及
建而止。贊寧塔。天聖間葬此。靈石山。薛開府墓。在奇止塢貞觀。崇因報
德院。有靈石巖，又名威寒巖。舊清。萬宗寄臨幸院，與積慶山後永清院皆
薛開府功德，凡院已廢。獨靈石塢猶存。淨林廣福院。開用揚慶祖墳庵，主
人呼為上揚庵。有松關內眾芳徑亭，又白石與鑄杵前等四人來游詩云：
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硯花前石上安。今昔興懷同此味，老仙留字在絲頸。
復為演福寺。延廢。無垢寺。舊石無有。乃無盡禪師道場。舊在古人嶺，慶元
中歸平原，以寺為生墳，遂移寺于此。嘉定十一年重修。有鶏鶏嶽。仙人臺。
清音軒。僧松下有茯苓，因名眾為茯苓泉。後為演福寺。遂廢。崇恩演福教
寺。寶祐丁巳重建。咸淳中改禪寺。德祐後復為教寺。賈貫如贊所用漢國
端孝公主祔焉。皆上門有妙莊嚴域。又生清淨心亭、真如亭、諸天閣、羅漢

刈鶏籠山。金鍾峯。褚家坟。漢末緒威，舊有石几，有白蓮院。相傳晉
僧法師講經於此。風篁嶺。小水樂。福源閣，二老亭。後改德威，舊在風篁
嶺頭。東坡辯才往來于此。子有詩，今移于龍井祠下。龍井。本寺中舊稚
川。晉葛洪煉丹于此。在風篁嶺上，嚴然林樾，幽古石峯一，仙清敝，草奔可
愛。雖久旱不涸。石上流水處，其色如青，游者視久，水斑溢，人出即滅。其西
深不可測，相傳與江海通，有龍居之。禱雨必應，或見小蟹斑面，蜥蜴之
類。井傍有忠濟龍王祠。陳寺丞墓。名則中，紹興中以言事與張狀元九成
建生。諭知虔州安遠縣而卒。後葬風篁嶺。沙盆塢。胡侯墓。名則，知杭州，廟
在墓前。劉庵。孝宗朝劉能容墳所，今歸龍井寺。龍井延恩衍慶寺。辯才故
地。舊名報因，有經院，後改壽聖。東坡書額猶存。又改廣福。元祐以來諸賢
留題甚多。又東坡竹石，與賞仲祐木蕃，前有過溪橋，又名歸隱橋，又名二
老橋。寺有方圓庵，寂室照閣，清獻趙公閱堂、訥齋、潮音堂、滌心沼。觀清堂
沖泉、薩陀石。辯才有寂東坡三賢祠，辯才塔、諸天閣。山有獅子峯、葉苔磯
基。凡來字潛卿詩人十五雲山。中有真際院，嶺上有天井，大旱不竭。九溪十
八澗。大麥嶺。法空寺。舊名資慶。南資聖院。濮王墳。花家山。盧園。内
侍盧允升園。景物奇秀，西湖十景所謂花港觀魚即此也。淨安院。内侍董

宋臣會大。崇真宮。舊為史府，今為淨尼寺。郁家步。獨角門。淨嚴廣報
院。内侍董永仲功德。隆興庵。屬寺廨院。黃泥嶺。水陸庵。屬寺廨院。後名
慶安院。妙心寺。水竹塢。西湖三堤路。蘇公堤。自南新路直至北新路
口。小新堤。自麴院至馬塍橋。蘇公堤。元祐中東坡守杭日所築。起南迄北，
横截湖面。夾道雜植花柳，中為六橋九亭。坡詩云：六橋横絶天漢上，北山
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煙空。後守林希榜之曰蘇公
堤。章于厚詩云：天面長虹一鑑痕，直通南北两山春。第一橋。港通赤山教
場。旌德觀。元係定香寺舊址。寶慶間京尹袁韶改建為觀。有西湖道院、廣
貴堂、錦二亭。今復為定香教寺。先賢堂。石鐫高士許由以下共四十人，刻
石作贊，具載事迹中。以寶慶初已陵之事，為海閣有從蔡王之嫌，遂去之。
及節孝婦孫夫人以下五人。今止三十有九人焉。中有振依古香清風堂、
山亭、流芳花竹、紫纖小山曲徑。今歸旌德。堂宇皆廢。第二橋。通赤山麥嶺
路。湖山堂。旁有水閣名光霽。三賢堂。祠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後有三堂，
曰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後有小亭曰雲舒，曰雲錦。第三橋。通花
家山港。第四橋。通郁家步港。名北新路第三橋。施水庵。名國通。有石臺籠
燈以照夜船。望江書堂。侍臣賈良祝所居。新水仙王廟。龍王祠。與蘇堤者為

二。嵩真道院。貴妃秦廷表有，今改為僧寺。松窗張瑞別墅。第五橋。通麴
院港，名北新路第二橋。第六橋。通耿家步港，名北新路第一橋。小新堤。淳
祐中趙京尹與築，自北新路第二橋至麴院，築堤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
面堂、三亭。夾岸花柳，如蘇堤，或名趙公堤。候秦將軍廟。有天澤井，葛仙翁
所植孔松。將軍錢唐人，姓孫名顒忠，任吳越將。嘉熙中趙與懽尹京，禱雨
有驗，奏聞因勅封天澤侯。楊園。楊和王府。永寧崇福院。又名小隱寺，元係
内侍陳源適安園，近世所歆，賀花新曲破之事止係此處。家重筆宮為小
隱園，孝宗撥賜張貴妃。寺前有澗曰雙峯，又曰金沙。裴園。裴禧園誠齋詩
云：岸岸園亭傍水濱，裴園飛入水心横。傍人莫問遊何處，只揀荷花鬧處
行。喬園。喬幼聞園。史園。史彌石澈。資國院。舊名報國。有東坡書陳秀拂
趙令時德麟題語。淳園先生墓。諱某，姓宋，號清齋。即梅庵先生。馬塍橋。孤
山路。西陵橋。又名西林橋，又名西冷橋，又名西村。孤山。舊有柏堂、竹閣
四照閣、巢居閣、林處士廬，今皆不存。四聖延祥觀。有宋太后於奇四聖像
小蓬萊閣、滌嫩堂、金沙井、六一泉，餘見御園類。西太一宮。舊四聖觀，圃埋
宗廟建，今皆廢毁，乃昔凉堂也。兩壁有蕭照畫尚存。亭館名並見御園類。并
陽翁詩云：纂宮鑿沼號黃庭，突兀浮雲最上層。五福貴人留不住，水堂空

照九枝賛有和靖基碣碣碑。陳朝柏。四面堂。處士橋。以和靖得名。涵碧
橋。高菊澗墓。名九萬，葬孤山後，謨家山。斷橋。又名段家橋，萬柳如雲，望
如裙帶。白樂天詩云。單關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北山路。自豐樂
樓北沿湖至錢塘門外，入九曲路至德勝橋，南即道堂。小溜水橋。貫山橋
錦寺塢。總家田。青枝塢。上泉塢。窯。栖霞嶺。東山衕。靈山。昭慶。教場。水磨頭
胃嶺。九里松。靈隱寺。石人嶺。西溪路上三天竺所。柳洲。龍王廟。名會堂
所謂柳洲五龍王也。惠明院。舊名資福，今呼柳洲寺，其地舊為道元庵。上
船亭。養魚莊。楊郡王府。環碧園。楊郡王府客，扁皆御書。迎光樓。張循王
府。劉氏園。內侍劉公正所居。一清堂。後改玉蓮觀，渡中掉於此。菩提院。舊
名惠嚴，與昭慶寺相連。有靈武大聖像瀾，繚野田蓮堂，登軒四觀，軒南，稍
迓董澄心涵碧王壺樓，今廢。王壺御園。揚和王府水閣。貫府上船
亭。錢唐門上船亭。秀郎新園。謝府園。有一碧萬頃堂。隱秀園。劉鄜
王府。先得樓。即石望湖樓，蘇軾詩。望湖樓下水連天是也。擇勝園。秀邸有御
書擇勝堂，閣二堂，九曲城下。法濟院。舊名觀音，有明兵二軒。五聖廟。有
蘇漢臣畫鐘。妙因院。元係慈光庵。寶嚴院。真覺尼院。元係隱靜庵。錢氏
園。中平錢府新嶽廟。東湖道院。閻王廟。舊涵碧種桃，號中道紅，古北
關。楊府廟。宇，楊郡王府，今捨為寺。玉虛觀。崇果院。德勝橋南，舊名羅
漢印道堂。趙郡園。羅漢院。史府今為崇日寺。水丘園。西隱精舍
豐樂院。鐵佛寺。梅岡御園。張氏園。王氏園。小溜水橋。精
進院。舊名積慶。延慶院。澄寂院。桃花衕。貫山橋。掃帚塢。萬花
小隱。譚府園。常清宮。沂王功德。聚秀園。楊府觀，家田。秀野園。謝府。南禪
資福尼寺。極樂尼寺。思故塔。眉壇聖路廟。廣慧侯。資壽院。元係大
聖庵。明覺院。舊名報先，有虛心軒。永庵。謝府。萬安院。舊名清化永安。慈聖
院。舊名慈度。謝李二貴妃墳所，有聖水池，大旱不涸。羅寺。妙智院。舊名
振國觀音。玉泉淨空院。界已清激。舊大金寫，有龍王祠。西觀音山。青芝
塢。慈忠資福普向院。楊和王功德。寺先啟前諸軍功德，又為諸軍塔所。上
闕寺。內侍關少師功德。石崇元顯慶竹所。杜北山墓。汝鎮字叔謨。大石
塢陳。舊趙院，許有鸞天清宮。女冠。靈峯院。表八功德。裴墳。有費節齋施
獻嶺。靈耀觀。西峯淨嚴院。成私郡王功德。大明院。圓明崇福禪院
嚴所有井泉極清冽。內侍實次頻功德。栖霞嶺。神仙宮。有堰松，如龍，名
御史松。乾濕水洞。有一寺名剷。淨元觀。妙明院。東山衕。不空院。舊
名傳經。永安院。元係吳秦王府舍，今廢。有清寂堂。護國仁王禪院。後有龍

洞。龍王祠在焉。西靖宮。女冠。寧國院。廣照院。靈山。長慶院。舊名寧
聖庵。主張王廟。張王廣惠廟。永慶院。光相塔院。山水甚奇，涌泉高
宋寧取諭為清心院。舊名涌泉。瑤池園。呂氏金輪梵天院。舊名金輪寺。
後即中子奉。寶勝院。舊名慈天。金牛護法院。洞明庵。天龍庵。道者開
無門所居。雲洞園。楊和王府，有萬景天。全方壹雲洞，濃碧天樹，雲錦紫翠
閒澀纓五色雲，上玲瓏金果洞天。巧壹等處。花木皆蟠結，香片極其華盛
盛時凡用園丁四十餘人。監園使臣二名。大昭慶寺。與前菩提寺相連。舊
名菩提。有戒壇。軍選鋒教場。古柳林。錢唐縣廚司。舊有平湖軒，兵
游閣。又有片石。周益公字之曰奇俊。蓋相傳為王子高舊居故也。葛嶺
水磨頭。石函橋。有水閘泄湖水入下湖。撥水亭。德生堂。理宗御書。
詠飛亭。理宗御書。總宜園。水張大尉後歸趙平遠洪。今為西大一宮。大吳
園。小吳園。水月園。緝興中賜楊和王。孝宗撥賜嗣秀王。水月瀛無堂。
王林堂。皆御書。變峯院。葛嶺。葛仙翁常往來于此。故得名。亦名葛鳴。十
三間樓。相嚴院。舊名十三間樓。石佛院。東坡守杭日，每治事于此。有冠勝
軒。兩亦奇軒。大石佛院。舊傳為秦皇纜船石，俗名西石頭。宣和中，僧思淨
就石鑴成大佛半身。或云下通海眼。保叔塔。崇壽院。咸平中僧永保修
燬，得名。有應天塔，極樂庵。宋呈石石獅峯。又名中子峯。及石屏風，在馬碑
刻。舊有所奉院記，錢山記。寶稷山。數惠廟。多寶院。舊名寶積，有極陰
堂。嘉澤廟。祠水仙王。有厲將。及亭。孫花翁墓。諱信，字季蕃。隱居湖山，葬
官日致祭。詩刻。凡五。趙節齋築之。劉後村為誌，杜清獻為文，以祭。普安院。
挹秀園。楊駙馬秀野園。劉都壬有四并堂。上智果園。有參寥泉。東坡題
謚廣王賢所治平寺。有錦塢煙雲閣。壽星院。有寒碧軒。此君軒。觀臺。孟果
平分軒。明遠堂。東坡祠及詩刻。江湖禪觀。即觀臺。舊址。董溥江湖之勝。寶
雲庵。舊名千光王寺。郡王攢所，有寶雲庵，清軒。月窟。澄心閣。南隱堂。妙思
堂。雲泉。今不復存。又有雲泉井。雲奔。初陽臺。亦廢。瑪瑙寶勝院。昔在孤
山，後改為四聖觀，遂遷于此。有中膚于岡第基，乃法惠法師智圓目疏之。
有高僧閣，樓丈泉。飛樂園。賈平章有光祿閣，春雨觀瀛。然養樂堂，嘉生堂
生意生物之府。玉清宮。有葛仙煉丹井。半春園。史衛王府。小隱園。史府。集
芳御園。後賜賈平章。內有假山石洞。通出湖濱。名曰後樂園。有蟠翠堂，香
草叢倚綠，挹露。上桑清勝，已上皆高宗御題。亦集芳舊物也。西湖一曲。奇
前。理宗御書。秋從遂初容堂。度宗御書。又有初陽精舍，警室，眠然，臺，無邊
風月，見大地，心燃，琅步，歸舟，等不一。香月鄰。底當中國後歸賈相。嘉德承

壽教寺。元壤娘娘功德。有俐泳堂芝巖喜鵲寺。即禪宗院。以馬巢禪師得名。
從院張塡所白樂天有茶陽花傍寶嚴院。舊名金堂。有出雲亭僧竹軒無
重塔差趙宗芝墓。石碑寺。在貫嚴院後。定業院。舊名巢禪師道場。有石子泉
石訖山環峯宮殿學軒。虎頭巖。介于寶嚴定業之間。施梅川墓。石坊字仲
山。吳人。今能詞。猶於律呂。楊守齋為之後。樹梅作亭以葬。葬地為誌。字質
房吉用早空題立。仁壽尼庵。　招賢寺。　上官良史墓。在招賢寺後。良史
字季長。號洪園。報恩院。舊名報先。即孤山六一泉寺。後以其地為廷祥觀
遂遷于此。德國公王墳所。廣化院。舊名永福。因孤山建于此。舊有白公竹
閣。柏堂。水鑑堂。涵暉亭。凌雲閣。金沙井。碑文。佛骨塔。慧琳塔。白公祠堂。貢
宜山詩云。杉自孤山五北山。荒涼老屋萬鄉坪。樓撫楊柳空花夢。十古清
風滿湖寒。快活園。趙氏。水竹院落。賈平章園。御書閣曰奎文之閣。有秋水
觀。第一春。思則平遠亭。顯明院。舊名興德。保清儀王仲混墳所。有鑑空閣
綠淨堂。北新路口。栖霞嶺。　古劒關。栖霞嶺下。岳王墓。宋武穆王飛所
葬。其子雲亦祔焉。葉靖逸詩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
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樞月。堂堂遺象在凌煙。早知
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徐子霖詩云。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
無身報主。覺有骨封王。皆向樓臺煙花底。廟塚會。江思百千事。揮淚酒杯
陵王勝竹詩云。埋骨西湖上。一丘殘陽流草。戰經秋。中原望斷國公死。北
裔猶能說岳飛。褒忠衍福院。元係智果觀音院。後充岳鄂王香火。每歲所
用紙錢猶仍。沖虛宮。舊名平寺庵。耿家步。　東山衖口。　福壽院。舊德寺
子院。有寧宗御書胜堂二字。廖葯洲園。有花香竹色心太平相在世綵窗
石子皆記華麗。小石板巷口。　九里松一門寺。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日植
松於左右各三行。門兩異說。為馬宗軍獄為之。自以不又。但全歸其宇。駝
獻嶺口。　石板巷口。　鶴院巷口。　行春橋。　小行春橋。　忠勇廟。統制
張地叫。左軍教場。　馬三寶墓。在教場內。傳云門當欲去之。有甲烽數百
旨蓋中出。不可付走止。至元十五年六月內。有軍廚在詞兒處因樵採壁
上得一鐵券。上有字云周門內氏葬於撲衙橋之云。後又有十字云至元
十五六。詞兒換氏屋五百人知數有耳。始知撲養本名撲衙橋云。三藏塔
院。　明真宮。大德今改為三藏寺。寶德院。基本貴妃首大。萬壽院。南山白
崇宗建。唐家衖。　後溜溪。　紫芝道院。道士陳崇真。瑞岡塢燕脂嶺。以上
已得石。普福教寺。　崇壽院。　崇親資福院。張淑妃香火。天中萬壽國覺
教寺。舊為了義法師修院。有師雲堂。三昧止觀閣。臣高宗御書。舊額臨寰

有御座衖。賜理宗御書清涼覺地。石獅子路。　香林園。　斑衣園
韓府。金沙澗。靈竺之水。自北東入于湖。顯應崇慶教寺。間貫
妃香火寺。兩殿閣皆理宗御書。有月桂亭。甚佳。全碧為湖山諸
寺之冠。靈隱天竺寺門。徐寸二寺門。表居中書曰。樂天詩一山
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正此也。合澗橋。靈竺二山之水
會合于此。龍𦂳橋。　武林山。又曰靈隱山。又曰靈苑山。又曰仙
居山。上有五峯。曰飛來。曰稽留。曰月桂。曰蓮花。山前有
澗。即武林泉也。呼猿洞。　龍泓洞。有許之奇篆字。前後諸賢題
字極多。二洞在飛來峯。女兒山。一名玉女巖。青林巖。　理公巖。
乃靈隱開山慧理法師在靈鷲寺後。冷泉。有亭在泉上。冷泉二
字乃白樂天書。亭字乃東坡續書。詩為先樣不能忘。錢林肯青
山詩云。一泓清可浸詩脾。冷暖年年只自知。流向西湖載歌舞。
回頭不似在山時。溫泉。醴泉。二泉在冷泉之上。葛塢。　朱墅。
候仙亭。　壑雷亭。　觀風亭。又有屋白見山。紫微翠微石
倫月桂等亭。又有蓮隱居許邁思真三堂。蓮巖棧伏龍泓等。今
皆廢。景德靈隱禪寺。相傳靈隱禪寺乃葛仙翁。或云宋之間書
景德中繼加景德二字。有百尺彌勒閣。蓮峯堂。方丈曰直指堂
十佛殿。延賓水閣。望海閣。理宗御書覺皇寶殿妙莊嚴域。又有
巢雲亭。見山堂。白雲庵。松源庵。東庵峯在山後。無幽寂可喜。北
高峯塔。在靈隱寺山後絕頂。北高峯為北高。上有五顯祠。遠近
炷香。四時不絕。法安院。舊名廣嚴。唐翰元禪師舜擧于院後。中
有清獻。東坡題名。保寧院。舊名保安。無量壽。資聖院。舊名大明
開山威澤禪師。輝光庵。開元禪師道場。與張天閒廂。開伯翔有
詩。前後諸賢留題甚多。舊有僧窗於此降仙。請王佛子蕭以下
十人。凡七士三僊。皆居人。能詩者各書一詩。語極奇絕。曲盡其
景。今詩尚存壁間。承福寺。陸國貴夫人功德。咸淳九年建。在靈
隱西。石筍山下。石筍普圓院。大梅二年黃氏重修。舊名資巖山。
有石如筍。高數十丈。故名石筍。中有超然臺。金沙白沙二泉。鄂
公庵。杭守祖無擇愛北山之勝。結庵於此。取公所居之方丈。左
右金淡鼓。舊皆題清獻諸賢蘇泰黃陳留題。及文與可竹數枝。如
張總得父子與傳朋等題字甚多。歲久暗淡。猶隱可見。字極清古
幽邃。為湖山諸刹之冠。後陰國貴夫人以超然臺為葬地。遂移此

院于山之西。而石盡不復存矣。天勝靈壽院。僧德賢建。鐵古庵。隆觀永
福院。溫國夫人晉太令旌。時思薦福寺。共益王廣寺。爲以下三為廣寺
復以古刹遂羽建。淳祐。高宗賞賜書其大字于書金剛經。有楊太后次。及
高宗御書心經并刻石嵌下三竺山塔。寺益王神道碑齋牌書字甚佳。甚
前二石。為琢刻如生。舊傳夜撤銚騰。其徽帶光瑩如玉。至今百餘不使。寺
有五對等。道雲昔更冰東罷玉乾。湖山至此。極幽邃矣。貴妃墓。錢王妃。早
筆峯。 明慧尼院。舊名定慧。錢王孫妃胥夫人。石人嶺。 海峯庵。 無著禪
師塔。舊有無垢院。鮮于廣以爲壽地。遷院于靈石山側。後楊郡王復取爲
壽地。遂啓其壙。乃陶龕巍然。知寶要舍至履。指爪皆遶身。舍利無數。留三
日不壞。竟茶毗之。僧肇淮海有詩云。一定空山五百年。不須惆悵啓頭顱。
路傳多少麒麟塚。遍眠無人續紙錢。今地爲永福所有西溪路。 畢宮師
墓。畢丹過過之。父子皆葬于此。三天竺。日靈鷲至上三郎皆領止。陳明大
王廟。漢吳平餘杭令陳渾。後唐長興中封太平靈衛王。靈鷲興聖寺。忠理
法師卓錫之地。吳越王建。有靈山海會閣。理宗御書。理公巖。滴翠軒。九品
觀。東坡祠。東坡題名。隋觀法師塔。下竺開山祖師真觀。下天竺靈山教寺。
在隋號南人宇。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祥符初靈山寺。天禧後名天竺寺。

紹興改賜天竺時思薦福。為吳秦王曾夫人慶元復金額。有御書閣藏仁宗
及中興五朝御書。曲水亭。前峰洗缽泉。從泉亭。通安亭。清暉亭。九品觀堂。
石面靈跡。石蓮花。水波石。偃松者。吸月樹。草堂。西嶺。翻龍石。石門澗。神尼
舍利塔。日觀庵。方丈見佛閣。古法堂二。寶珠雲房。鐘離權書甚奇。日金光
明三昧堂。神御殿。瑞光塔。香貝殿。無量壽閣。白斛泉。七寶堂。客兒亭。大忠
泉。重翠樓。葛仙丹井。白少傅烹茶井。石梁翻經臺。望海閣。書林亭。香林洞。
無根藤。開雞巖。從諫臺。登嘯亭。靈山後塔。慈雲懺主塔。七寶寶貫閣。儲憧
觀音瑞像。有記。大悲靈芝之勝。周回數十里。而巖壑尤美。寶裝于下。天竺
寺自飛來峯轉至寺後。諸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滑清潤。如虬龍瑞鳳。如層
華吐萼。如皺縠疊浪。穿幽透深。不可名貌。林木皆自巖骨拔起。不土而生。
傳言此巖猶土。故腹洞若此。石間波紋水蹟。亦不知何時有之。其間居字
遊人題名。不可摩紀。覽者顧景興懷。又吳越孝獻世子墓。又謂王子孤木
塢。 永清寺。舊開府居正喬夫人中天竺天寧萬壽永祚禪寺。隋開皇十五
實掌和尚開山建寺。吳越時名崇壽院。政和中改賜今名。有摩利支天像
華嚴閣。如意泉。獅陀興福教院。望子見。郡二王殯所。顯親多福院。舊名光
福。天明寺。元係興國庵。上天竺靈感觀音院。天福中建。名天竺看經院。咸

千初賜今名。淳祐中賜廣大靈感觀音教寺。舊有額系真宗。漢理宗易以
御書。水山門乃蔡京書。紹興乾道淳熙皆常臨幸。有十六觀堂。悉真閣。超
諸有海。理宗御書。有雲漢之閣。藏累朝所賜御書。白峯堂。日雲堂。中印堂
清華軒。延桂閣。伏芳閣。伴雲閣。前後賜休庵。上爐砂坑甚多。每水旱朝廷
必禱焉。寺外古迹有商輅泉。摘峯岩。珠老擔金佛橋。漫庵。流虹澗。參泉。植
杖泉。謝復泉。雙井泉。觀音泉。雲泉池。孫公泉。無碍泉。雙檜峯。白雲峯。
乳寶峯。 楊梅嶺。 郎當嶺。 諸市。 鮮魚行。候潮門外。魚行。北關外水
水橋。 藥市。炭橋。花市。官巷。珠子市。融和坊南。坊官巷。米市。北關外黑
橋頭。肉市。大瓦修義坊。菜市。新門東清門霸子頭。南豬行。候潮門外。北豬
行。打猪巷。布行。便門外橫河頭。蟹行。新門外南土門。花團。官巷口。錢塘門
內。青果團。候潮門內泥路。柑子團。後市街。鮝團。便門外渾水閘。書房。橘園
亭。花子弓欄。 南瓦。清冷橋熙春樓。中瓦。三元樓。大瓦。三橋街。亦名上瓦
北瓦。眾安橋。亦名下瓦。蒲橋瓦。亦名東瓦。便門瓦。便門外。候潮門瓦。候潮
門外。小堰門瓦。小堰門外。新門瓦。亦名四通館瓦。薦橋門瓦。薦橋門外。菜
市門瓦。菜市門外。錢湖門瓦。省馬院前。赤山瓦。後軍寨前。行春橋瓦。 北
郭瓦。又名大通店。米市橋瓦。 舊瓦。石板頭。嘉會門瓦。嘉會門外。北關門

瓦。又名新瓦。艮山門瓦。艮山門外。羊坊橋瓦。 王家橋瓦。 龍山瓦。城內
隸修內司。城外隸殿前司。如北瓦羊棚樓等謂之邀棚。外又有勾欄甚多
北瓦內勾欄十三坐最盛。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要鬧寬闊之處做場
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酒樓。 和樂樓。升暘宮南庫。和豐樓。武
陵園南上庫。中和樓。銀甕子中庫。春風樓。北庫。太和樓。東庫。西樓。金文西
庫。太平樓。 豐樂樓。 南外庫。 西溪庫。已上並官庫。屬戶部點檢所。每
庫設法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
數人。名曰下番。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元夕諸妓皆
併番互移他庫夜賣。各戴杏花冠兒。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
呼。凡有挾妓。亦各隨意携至庫中。初無庖人。官中趁課。初不藉此。祈以
粧飾太平耳。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 熙春樓。 三元樓。
五間樓。 賞心樓。 嚴廚。 花月樓。 銀馬杓。 康沈店。 翁廚。 任廚。
陳廚。 周廚。 巧張。 日新樓。 沈廚。 鄭廚。只賣好食。雖海鮮頭羹皆
有之。 蛇嫩脹。只賣好酒。 張花巴上。皆市樓之表表者。每樓各分小閣十餘
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皆時粧袨服。巧笑爭妍。
夏月茉莉盈頭。香滿綺陌。憑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

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又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及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為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縮砂荳蔻小蠟茶香藥韻薑砌香橄欖薄荷至酒閣分俵得錢，謂之撒暫。又有賣玉面貍鹿肉糟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蝦茸鱉乾者，謂之家風。又有賣酒浸江蝗章擧蠣肉龜脚鎖管蜜丁脆螺鱟醬法蝦子魚鮓魚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鐺頭記憶數十百品，不勞再四，傳喝如流，即便製造供應，不許少有違誤。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碟，及擧盃，則又換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極意奉承。或少忤客意，及食次少遲，則主人隨逐去之。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風雨暑雪，不少減也。

歌館

平康諸坊，如上下抱劒營、漆器牆、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後市街、薦橋，皆羣花所聚之地。外此諸處茶肆，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三茶坊、連二茶坊，及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靚粧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絃，搖蕩心目。凡初登門，則有提瓶獻茗者，雖杯茶亦犒數千，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杯，則先與數貫，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意置宴趕趁，祗應撲賣者亦皆紛至，浮費頻夥。或欲更招他妓，則雖對街，亦呼肩輿而至，謂之過街轎。前輩如賽觀音、孟家蟬、吳憐兒等甚多，皆以色藝冠一時。家甚華侈，近世目擊者，惟唐安安最號富盛。凡酒器沙羅、冰盆、火箱、粧合之類，悉以金銀為之。帳幔茵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他物稱是。下此雖力不逮者，亦競鮮華。蓋自酒器首飾被卧衣服之屬，各有賃者，故凡佳客之至，則供具為之一新，非習於遊者不察也。

食具

賃物。　花轎酒檐。　首飾衣服。　被卧。　轎子。　布囊。　酒器。　幃設。　動用。　盤合。　喪具　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謂茶酒廚子，專任飲食，請客宴席之事。凡合用之一物，切賃至不勞餘力。雖廣席盛設，亦可咄嗟辦也。

作坊。　熟藥圓散。　生藥片飲子。　麵子。　饅頭。　爊炕鵝鴨。　爊炕猪羊。　糖蜜棗兒。　諸般糖。　金橘團。　灌肺。　饊子。　糞豆。　印馬。　蚊烟。　都民驕惰，凡賣買之物，多於作坊行販，已成之物，轉求什一之利。或有貪而愿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雖無分文之儲，亦可糊口。此亦風俗之美也。

驕民　都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鏹。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窠名恩賞，則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游手　浩穰之區，人物盛夥，游手姦黠，實繁有徒。有所謂美人局，以娼優為姬妾，誘引少年為事。櫃坊賭局，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財。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賣買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若閭閻之地，則有翦脫衣囊環佩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胠篋，各有稱首。以至頑徒如攔街虎、九條龍之徒，尤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彈壓，必得精悍鉤距長於才術者，乃可轄一房，有都轄使臣、總轄供申院長，以至廂巡地分頭項火下，凡數千人，專以緝捕為職。其間雄駔有聲者，往往皆出羣盜，而內司又有海巡八廂以察之。

市食　鵪鶉餶飿兒。　肝臟夾子。　香藥灌肺。　灌腸。　猪胰胡餅。　羊脂韭餅。　窩絲薑豉。　剗子。　科斗細粉。　玲瓏雙條。　七色燒餅。

雜煠。　金鋌裹蒸。　市羅角兒。　寬焦薄脆。　糕糜。　旋炙𤏤兒。　八糙鵝鴨。　炙鷄鴨。　爊肝。　鐘裹爊。　爊鰻鱔。　煎白腸。　水晶膾。　煎鴨子。　臟駝兒。　焦蒸餅。　海蟄鮓。　薑蝦米。　辣齏粉。　糟蕨子。　豆糰。　麻糰。　螺頭。　膘皮。　辣菜餅。　炒螃蟹。　肉葱齏。　羊血。　鹿肉把子。　米子。　皂兒膏。　宜利少。　瓜蔞煎。　鮑螺。　裹蜜。　糖絲線。　澤州餳。　蜜麻酥。　沙團。　澄沙團子。　十般糖。　甘露餅。　荔枝膏。　蜜薑豉。　韻薑糖。　玉屑膏。　爊木瓜。　糖脆梅。　破核兒。　查條。　橘紅膏。　花花糖。　二色灌香藕。　糖蛇頭。　芽豆。　栗黃。　烏李。　酪麪。　琴花。　蜜彈彈。　望口消。　桃穰酥。　重劑。　蜜棗兒。　天花餅。　烏梅糖。　玉柱糖。　乳糖獅兒。　薄荷蜜。　琥珀蜜。　餳角兒。　諸色糖蜜煎。　菜蔬　薑油多。　蓮花茄兒。　辣瓜兒。　倭菜。　藕鮓。　冬瓜鮓。　筍鮓。　茭白鮓。　皮醬。　糟瓊枝。　蓴菜筍。　糟黃芽。　糟瓜齏。　淡鹽齏。　鮓菜。　醋薑。　脂麻辣菜。　拌生菜。　諸般糟淹。　鹽芥。　粥　七寶素粥。　五味粥。　粟米粥。　糖豆粥。　糖粥。　糕粥。　饊子粥。　綠豆粥。　肉盦飯。　把鮓　一筭條。　不方條。　線條。　魚肉影戲。　胡羊把。　削脯。　捷脯。　鬆脯。　兜把。　鏖把鹿脯。　糟猪頭。　乾鹹豉。　兒角鋌。　臘肉。　炙骨頭。　施天

荷包、荔枝皮、䱜鮓、荷包旋鮓、三和鮓、切鮓、骨鮓、桃花鮓、雪團鮓、玉板鮓、鮮鯉鮓、黃雀鮓、銀魚鮓、蟣鮓、原本、甘豆湯、椰子酒、豆兒水、鹿梨漿、滷海水、薑蜜水、木瓜汁、茶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團、雪泡縮脾飲、梅花酒、五苓大順散、香薷飲、紫蘇飲、糕、糖糕、蜜糕、栗糕、粟糕、麥糕、豆糕、花糕、糍糕、雪糕、小甑糕、蒸糖糕、生糖糕、蜂糖糕、線糕、閒炊糕、糕乾、乳糕、重陽糕、杜糕、蒸作從食、子母繭、春繭、大包子、荷葉餅、芙蓉餅、壽帶龜、子母龜、歡喜、撚尖、剪花、小蒸作、駱駝蹄、太學饅頭、羊肉饅頭、細餡、糖餡、豆沙餡、蜜辣餡、生餡、飯餡、酸餡、筍肉餡、麩蕈餡、棗栗餡、薄皮、蟹黃、灌漿、卧爐、鵝項、棗錮、仙桃、乳餅、菜餅、秤錘蒸餅、睡蒸餅、千層、雞頭籃兒、鵝彈、月餅、餞子、炙焦、肉油餅、燒餅、火棒、小蜜食、金花餅、市羅、蜜劑、餅餤、春餅、胡餅、韭餅、諸色夾子、諸色包子、諸色角兒、諸色從食、諸色米食、諸色酒名、薔薇露、沉香（並御庫）宣賜碧香、思堂春（三省激賞庫）、鳳泉（殿司）、玉練槌（祠祭）、有美堂、中和堂、雪醅、真珠泉、皇都春（出賣）、常酒（出賣）、和酒（出賣並京醞）、皇華堂（浙西倉）、爰咨堂（浙東倉）、瓊花露（揚州）、六客堂（湖州）、齊雪清露、雙瑞（並蘇州）、愛山堂、得江（並東總）、留都春、靜治堂（並江閫）、海岳春（西總）、籌思堂（江東漕）、清若空（秀州）、蓬萊春（越州）、第一江山、北府兵廚、錦波春、浮玉春（並鎮江）、秦淮春、銀光（並建康）、清心堂、豐和春、蒙泉（並溫州）、瀟酒泉（嚴州）、金斗泉（常州）、思政堂、龜峰（並衢州）、錯認水（婺州）、穀溪春（蘭溪）、慶遠堂（秀邸）、清白堂（揚州）、藍橋風月（吳府）、紫金泉（楊郡王府）、慶華堂（楊駙馬府）、元勳堂（張府）、眉壽堂、萬象皆春（並榮邸）、濟美堂、勝茶（並謝府）。點檢所酒息日課以數十萬計，而諸司邸第及諸州供送之酒不與焉。蓋人物浩繁，飲之者眾故也。

小經紀（他處無所者）

班朝錄、供朝報、選官圖、諸色科名、開先牌、寫牌額、裁板尺、諸色指揮、纖經帶、棊子棊盤、蒲牌骰子、交床試盞、賣字本、掌記冊兒、諸般簿子、諸色經文、刀冊兒、紙畫兒、扇牌兒、印色盝、剪字、纏令、耍令、琴阮絃、開笛、龍笙、鞭鼓、口簧、位牌、諸般盝兒、頭屋掛屏、剪鏃花樣、簾前樂、見成皮鞋、提燈、魫燈、頭鬢摘掠、香㯶絡兒、香櫞坐子、拄杖、粘竿、風播

釣鈎、釣竿、食罩、吊掛、拂子、蒲坐、椅褥、藥焙、供盞、風袋、煙香、糊刷、鞋楦、桶鉢、搭羅兒、畫樑子、開口、鞋帶、修皮鞋、穿穴椅、穿星眼、鞋楦底、領抹、鈕子、牙梳、穿珠、洗翠、修冠子、小梳兒、染梳兒、接補梳兒、香袋兒、面花兒、絹汝兒、符袋兒、畫眉七香丸、荻紙、繞步囊、手破帶、茶藥、香藥、膏藥、一髮梁兒、頭髮、磨鏡、圍兒、弩絃、彈弓、箭翎、射帖、壺籌、鵓鴿鈴、風箏、藥線、象棊、骰子、斗葉、香爐灰、紙剛兒、花朵剡、剪截跂尺、出洗衣服、蒸頭消息、提茶瓶、鼓爐釘鉸、釘看窗、割犁斗、供香餅、使綿、打炭墼、補鍋子、泥竈、整漏、箍桶、攀掛兒、竹貓兒、消息子、老鼠藥、奴塗、閘戕兒、涼傘兒、紐扣子、接條、修扇子、錢索、麻索、紅索兒、席草、雞籠、修竹作、使法油、油紙、油單、攤尘子、修砧頭、磨刀、磨剪子、擂槌（俗方云杭州人一日與三十丈木頭，三十萬家有平之約千十家日用擂槌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捧槌、蒸籠、芽菜、淘井、貓窩、貓魚、賣貓兒、改貓犬、雞食、魚食、蟲蟻食、諸般蟲蟻、魚兒活、虼蚪兒、促織兒、小螃蟹、金魚、馬鱉兒、螂蟋、蟲蟻籠、促織盆、麻花子、荷葉、燈草、發燭、肥皂團、茶花子、頁梳掇、舊補襪、花伯紙、竹釘、淘溝、淘河、剔撥叉、黃牛糞灰、挑疥蟲、賣煙火、鑽影戲。若夫兒戲之物，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數，如相銀杏、猜謎、吹叫兒、打嬌惜、千千、鍋盤兒，每一事率數千人，各專藉以為衣食之地，皆他處之所無也。

諸色伎藝人

御前應制。姜梅山（特立）、觀察、周癸窗（密）、浙邑、曹松山、走東藏一、郁徐良、陳安山、程丞、耿侍郎、御前畫院、馬和之、蘇漢臣、李安中、陳善、林椿、吳炳、夏圭、李迪、馬遠、馬璘、恭侍詔、鄭日新、越畫吳俊臣、吳、施茂、浙、宋鎮、章先、杜貢、徐彬、朱茂、林檀畫、東尚端、東沈姑姑、女流、金四官人、上官大夫、王安哥、李黑子、書會、李霜涯、作賺絕倫、李大官人、譚詞榮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猢猻、賈廿二郎、演史、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陳進士、陳一飛、陳三官人、林宣教、徐宣教、李郎中、武書生、劉進士、鞏八官人、徐繼先、穆書生、戴書生、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王貢元、陸進士、丘機山、說

郎。花花悄孫秀。吟哦。吳百四。姜阿僧。鍾係。余慶。潘善壽。
蘇阿黑。合生。雙秀才。沙書。全道。姚遇仙。李三郎伏玄
敎走獸。馮人喜。李三敎熙。敎飛禽蟲蟻。趙十一郎。趙十七郎。
猢猻王。弄水。啞八。畫牛兒。僧兒。謝錚鉸。放風箏。周三。
呂偏頭。煙火。陳太保。夏島子。說藥。楊郎中。徐郎中。喬
七官人。捕蛇。戴官人。七聖法。杜七聖。消息。陸眼子。高道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三　十八陽

杭　杭州府五十二

錢塘

西湖老人繁勝錄　歲節四更。諸廳人從。各往本廳請官。斜內前侍班。閤子
內坐。待大內門開。文武百官入至殿階列班。法物儀仗羅列。禁衛侍班齊。
邀聖駕登寶殿。大臣并金國奉使奏賀。至殿金階。時有南番諸國進貢寶進
東封京。朝退。駕與百官出內賀。宰報每日常朝。諸百官僚亦是四更至和
寧門等候門開入內至垂拱殿下。待班齊。朝班或有奏事者了畢。各退往
各衙門治事。街市點燈。慶元間油錢每斤不過一百。會巷陌亦扎歡
門掛燈。南至龍山。北至北新橋。四十里燈光不絕。城內外有百萬人家。前
街後巷。僻巷亦然。掛燈或用玉柵。或用羅帛。或紙燈。或裝故事。你我相賽。
州府乳山柵三獄放燈。公廳設醮。親王府第中貴宅院。奇巧異樣細燈。教
人觀看。國忌日分有無樂社會。初八日十二日十三日侍田樂。喬謝
神。喬做親。喬迎酒。喬教學。喬捉蛇。喬焦鎚。喬賣藥。喬像

生。喬教象。習待詔。青果社。喬宅眷。穿心國進奉。波斯國進
奉。禁中大宴親王。試燈慶賞元宵每須有數火。或有千餘人者。全場
傀儡。陰山七騎。小兒竹馬。蠻牌獅豹。胡女番婆。踏蹺竹馬。
交衮鮑老。快活三郎。神鬼斫刀。清樂社。有數社每不下百人。韃靼
舞老番人。耍和尚。斗鼓社。大敦兒。瞎判官。神杖兒。撲蝴蝶。
耍師娘。池仙子。女杵歌。旱龍船。福建鮑老一社。有三百餘人。
川鮑老亦有一百餘人。車駕詣景靈宮朝拜祖宗。外百司迎駕。中書
省。尚書省。門下省。後省。樞密院。秘書省。御史臺。諫院。
吏部。禮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太常寺。太府寺。司農
寺。大理寺。宗正寺。將作監。軍器監。國子監。榷貨務。雜買
場。惠民局。料量院。審計司。敕令所。玉牒所。安邊所。轉運
司。臨安府。激賞諸酒庫并三學學官前廊諸僧及在城寺觀主道。兩
縣耆老。各立起居幕次。省榮花瓶麻爐香燭迎聖駕。起居駕頭到兩邊。各
有閤門一員。坐馬上。前有班直。喝班到。起居拜。再拜畢。唱喏平身。立閤門
方行馬。次日駕過太一宮。拈香畢方回。沿路前後奏樂。駕頭用朱紅圓几
子一隻。以繡袱蓋。閤門擎於馬上。二邊各有從人扶策。內諸司官吏引駕。

早夜紅紗梔子燈二百挽照過。知閤門事。閤門舍人。閤門宣贊。閤門簿書。閤門看班。閤門祗候。修内司。八作司。儀鸞司。翰林司。皇城司。軍頭司。内東門司。禁衛所。御服所。絲鞋所。軍器所。符寶所。日曆所。講筵所。造作所。文思院。御馬院。車輅院。官誥院。登聞檢院。進奏院。騏驥院。御輦院。御酒庫。左藏庫。内藏庫。南廊庫。封樁庫。閤子庫。祗候庫。内軍器庫。御膳房。畫院。天章閣。大醫局。國信所。這迭子須用金龍内用乾紅羅帳金龍御座。百花搭襠十六人。輦官擎輦前有人員招引兩邊有等子攔前近有圍子簇擁。諸殿屬。緝熙殿。垂拱殿。崇思殿。資政殿。觀文殿。皇后殿。貴妃位。淑妃位。婉容位。美人位。才人位。婕妤位。後苑。閣下

二十四班。行門班。殿前左班。殿前右班。内殿直班。御龍直班。長入祗候班。金鎗班。銀鎗班。弓箭班。弩直班。骨朵直班。招箭班。新舊班。東一班。東二班。東四班。東五班。西一班。西二班。散直班。散祗候班。散真班。散都頭班。禁衛天武班。皇城司親從官。上一指揮。上二指揮。上三指揮。上四指揮。上五指揮。

親事官。下一指揮。下二指揮。下三指揮。下四指揮。下五指揮。外三指揮。黄院子。皂院子。司圍。御輦院。正供營。次供營。下供營。御前中佐軍頭引見司。押番十將。内等子。環衛官十員。帶御器械四員。静鞭衛。步帥太尉。殿帥太尉。内知省太尉。平輦。步紅漆輦。直金釵龍釘鈸前後字金龍頭乾紅番羅搭襠兩把兩羅傘。二柄掌扇。紅門簇帳。御九重禁衛。駕後宮。中貴帶御器械四員。閤門執傘執掌扇三員。從駕官單行馬。丞相。太師。共興郡王。樞密。知院。參知政事。同知樞密使。簽書樞密使。雙竹馬左尚書。内翰。給事。侍郎。諫官。右親王。承宣。觀察。防禦。刺史。殿前司十軍將官兵士攢花。前軍。後軍。左軍。右軍。中軍。護聖。神勇。王選。萬選。遊奕。數萬人隨駕一一恭謹低聲止有扶行數隊脫膊各有執把。或執黄羅傘。或執青羅傘。或托金香毬。或執黄羅扇。或執馬靴。或執七寶劍。或執押衣刀。或執弓箭。或執金器。或背弓箭。或金洗漱之類。内等子將拳持神高聳。觀瞻聖駕官員幕次密密相連。乞香珠翠盈滿家家人物如堵。

以後每日酌獻。祠山張王生辰排日上廟。七寶社。珊瑚樹數十株内有三尺者。玉帶。玉梳。玉花瓶。玉束帶。玉勸盤。玉軫芝玉條環。玻璃盤。玻璃碗。菜玉。水晶。猫睛。馬價珠。奇寶甚多。香藥社。相撲社。川弩社。遏雲社。同文社。同聲社。律華社。錦體社。梓童帝君生辰。蜀中士大夫寄居都城遇年諸社陌上吳山冲天觀梓潼帝君酌獻設醮。霍山行祠。正賽長生馬社是諸王府。第嬌馬。或用。金鞍。銀鞍繡韉。寶鞭。金勒。玉勒。馬銀勒。玉作子。碼碯作子。犀嵌作子。透犀作子。七寶作子。王作子。玳瑁作子。沿路迎引到廟上路臺上相撲。正殿鼓樂社火酌獻廟前擺佚轎馬盈路多有後生於霍山之側放五色煙火放爆竹廟東大教場内走馬打毬射弓。飛放鷹鷂。賭賽呼。老鴉打緣。吉天子。番吃覺。青菜。畫眉。賽諸般花蟲蟻。鵝黄百舌。白鵝子。白金翅。白畫眉。白青菜。白角全眉。白青頭。蘆花角全。蘆花畫眉。鵓黄相思。紫鵓綉眼。金肚鈿觜。恭吉了。倒掛兒。留春鶯。寵光非細。社火内有黑兒活猩上有。金龜。金鱗。金蝦。金鰍。玳瑁龜。玳瑁蝦。白鶴。金鯽。金田螺之類。開黄迎酒傢所有十三庫千馬上馬。每庫有行首二人。戴特髻著乾紅大袖選像生有顏色者三四十人。戴冠子花朵著艶色衫子。稍年高者都著紅背子特髻。每庫各用丫鬟五十餘人。執勸盃之類。或用臺閣故事一段。或用羣仙隨時裝變大公身知各反攜實官會銀椀疋帛。官員子弟沿路用人托諸色菓木蜜煎勸酒後因搭淨禁之。上真生辰。殿前司在京十軍各有社火上廟酌獻燒香諸處有廟唯殿前司衙内與遊奕軍廟燒香者人多士庶燒香紙不絶。衙市亦有社陌。或遇聖上出郊駕出錢塘門惟用禁衛人亦不攔巷容人觀瞻。郊禁西湖或往聚芳園或在聚景園降旨賞市華士取索進上賞賜金錢銀錢。駕泛御舟入四聖觀之省園内景物有瑪瑙坡。奉朝檜六一泉。和靖先生墓。賞翫至晚方回駕降旨令諸門夜深方閉恐踏傷人之故。清明節。公子王孫富室嬌民踏青遊賞城西店舍經紀輻湊湖上閒張趕趁。酒名。玉練槌。思堂春。皇都春。中和堂。珍珠泉。有美堂。雪腴。太常。和酒。夾和。步司小槽。宣賜碧香内庫流香。殿司鳳泉。供給酒。瓊花露。蓬萊春。黄華堂。六客堂。江山第一。蘭陵。龍游。溜封。府第酒。康遠堂。青白堂藍橋風月。起唐。錫芋。三鼎。妙鶴。銅虎。洗停。金字。瑕

絛三刀　寒子　火燒　經帶　鍋鍋　造羹　鹽煎　鮀鰹　鮀鮀
帶汁煎　羊泡飯　生熟燒　食店　海鮮頭羹　三軟頭羹　江瑤柱
　大片腰子　松花腰子　燒子決明　二色蝦兒　江魚玉葉　鮮魚
拖薺　羊頭龜魚　錦鷄龜魚　參具元魚　剪花饅頭　煎羊事件
筆素茶　錦鷄茶　雜菜羹　蝤蛑茶　鵝煮羊　薑絲羊　羊炙魚
大包子　羊血粉　龜背　大骨　乾京棗　雨京棗　番酒蜀　巴欖
子　御菜園　松陽柿　蜂兒檐　樂洋魚　錦荔枝　大國眼　頂山
棗　蜂兒乾　蓮子肉　糖霜　梨花　梨條　梨肉　桃條　大蝦巨
蜉鮎乾　大鰐魚　人面乾　江蟻肉　芭蕉乾　大決明　沙魚線
鰐魚乾　銀魚乾　荳蔻花　紫菓　餅菓　鎖子　孔酥　時果　羅
浮橘　洞庭橘　花木瓜　餘甘子　賞花酵　九堰藕　有沙爛　陳
公梨　乳柑　鵝梨　甘蔗　溫柑　橄欖　匾橘　香棖　海酥　江
蟯　青蝦　白蟹　香螺　珠螺　石首　蝤蛑　鮮魚　烏賊　鰻魚
江魚　鮎魚　蚶子　蛤蜊　淡菜　鮮蛤　白蝦　車螯　水母線
鯊丁　九目魚　望潮魚　火珠魚　河豚魚　河魚　白魚　鮒魚
鰣魚　鰤魚　鯉魚　銀魚　鯖魚　青魚　白白鯛　鮎魚　螃蟹

黃噜醬　鮮鯉魚　肉食　入爐燒羊　高綜爐鼓　雙條刻子　皮骨
爐鼓　猪舌頭　滚白魚　白煠鷄　白燠肉　花時件　八糙鴨　炕
鷄　炕鵝　燠肝　肚胯　糟鰣魚　犯胭鮓醬　紅羊犯　影戲犯
筭條犯　兔角鲞　線條兒　肉瓜齏　雪團鮓　鰣魚鮓　春子鮓
黃雀鮓　荷包鮓　玉版鮓　桃花鮓　三和鮓　大魚鮓　淀鮓　鹹鮓
鵝鮓　削臁　筍臁　松臁　切鮓　飯鮓　茶果仁兒　榛子仁
楮子仁　松子仁　橄欖仁　楊梅仁　胡桃仁　西瓜仁　蜜煎　蜜
金橘　蜜木瓜　蜜林檎　蜜金桃　蜜李子　蜜木彈　蜜橄欖　昌
園梅　十香梅　蜜棖　蜜杏　瓏纏茶果　糖煎尤多　蒸扶櫱木架
子　香藥灌肺　七寶科頭　雜合細粉　水滑糍糕　玲瓏劄子　全
鋌裹蒸　生熟灌藕　水晶膾子　筋子膘皮　乳糖魚兒　美醋羊血
　澄沙糰子　天花餅　鬼兒青　宜利少　煎鴨子　釀棗子　蓮子
肉　爐肝肉　望口消　蜜棗兒　尤耳朶　酥棗兒　重劑棗　糖薺
帶　酸紅藕　寶索兒　玉柱糖　澤州餳　玉消膏　烏梅膏　韻梅
膏　薄荷膏　香棖膏　橘紅膏　糖烏李　錫拌糖　法豆　糖餳
閙撲　螺鈿交椅　螺鈿投鼓　螺鈿鼓架　螺鈿瓶物　時樣漆器

新窰青器　乳窰揲碟　桂架合仗　犀皮動使　合色涼傘　小銀槍
刀　諸般斗笠　打馬象棋　雜綵毬毯　宜男扇兒　土宜果粽　懸
絲獅豹　土宜巧粽　扶頭傀儡　宜男竹作　錫小筵席　雜彩旗兒
單皮鼓　大小採蓮船　番鼓兒　大扁鼓　道扇兒　耍三郎　泥黃
胖　花籃兒　一竹竿　竹馬兒　小龍船　糖獅兒　檐前樂　打馬
圖　鬧竹竿（有細細用七寶犀象捻成者）　趕趁船　貴客弟子　撮弄泥丸
　鹹酸蜜煎　旋造羹湯　唱耍令　學像生　弄傀儡　般雜班　泛
撥酒　點江茶　蔬菜　關撲船亦不少　寒食前後　西湖內畫船布滿
頭尾相接有若浮橋頭船第二船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擺船搖船腳船
瓜皮船小船自有五百餘隻南山北山龍船數隻自二月初八日下水至
　四月初八日方罷皆潭木撥湖盆它郡皆無　節日大船多是王侯節相
府第及朝士賃了餘船方賃市戶　岸上遊人店舍盈滿路邊搭蓋浮棚
賣酒食也無坐處又於賞茶處借坐飲酒南北高峰諸山寺院僧堂佛殿
遊人俱滿都門閉夜更深遊人稀馬畫絕門方閉　春教　馬步軍都總
管京尹節制本府廂禁軍副總管數員路鈐路分正將監押帳前統領撥
發官隅官帳前使臣六局提技二百餘員錢塘縣尉司仁和縣尉司城東都巡

檢使城西都巡檢使小沙巡檢茶槽巡檢澤內巡檢管界巡檢南蕩巡檢硤石
巡檢緒山巡檢許村巡檢實瀝巡檢衆梓巡檢拳口巡檢各帶土兵一二百人
入都轄總轄纏攢各有鼓樂各用馬軍步軍員號騎呈武藝大軍合教
終日攜賞畢放教於路各施呈武藝正近遇發除燒香都城自有百餘社
各迎引　東嶽生辰　都城社陌甚多一廟棄著諸社酌獻或在城吳山
行宮燒香或在城南墨山燒香或在城北臨平行宮燒香或在城東湯鎮
行宮燒香或就城西法華山行宮燒香諸廟皆如此社陌朝拜錢糧社至
日開正陽門獻錢糧三五十擔高者有二丈長獻物在外　孟夏　車駕
詣景靈宮朝獻同前　遇　補年天下待補進士都到京赴試各鄉奇巧
土物都擔戴來京都貨賣買物回程都城萬物皆可為信　混補年　諸
路士人比之尋常十倍有十萬人納卷則三貢院駐著諸多士子權借仙
林寺明慶寺千頃寺淨住寺昭慶寺報恩觀元真觀太學武學國子監皆
為貢院於經入試每士到京須帶一僕一萬人試則有十萬人僕計二十
萬人都在都州北權歇蓋欲入試近之故也可見都城之大　佛生日
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設醮祝延　聖壽作放生會士民放生會亦在湖
中船內看經判斛放生遊人湖中上買飛禽烏龜螺蚌放生諸尼寺僧門

車上扎花亭子并花座內以沙羅盛金佛一尊坐於沙羅內貪水中紅臺
於市中宅院鋪席諸人浴佛求化 亦有男僧不佛不入人家求化 天竺
光明會 通年浙江諸富家捨錢作會燒大燭數條如柱大小燭一二千
條會紙不計數目 米麪糕棵匙筯扇子涌鞋襪幕褥帶幕燈心油盞之類供
備齋僧數日滿散出山 或過進書 五府隔夜觀書 次日習儀 夜自祕
書省前燒桃盆 寶布到內前王五吏引迎 前用香案綵亭法物儀仗紅紗
梔子行燈二百盞 兩行列觀從 禁衛兩傍 中道數十朵紅圓盛書在內 用
銷金龍鳳袱蓋 百官從行 五府在後 入內進呈 聖上觀看畢 午後方回
祕省乘安 端午節 撲賣諸般百索 小兒荷戴繫頭子 或用綵線結 或
用珠兒結 初一日城內外家家供養 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梔子花之類
一早賣一萬貫花錢不當 何以見得 錢塘有百萬人家 一家買一百錢花
便可見也 酒果香燭紙馬粽子水團莫計其數 只供養得一早 便為糞草
雖小家無花瓶者 用小壇也插一瓶花供養 蓋鄉土風俗如此 尋常無花
供養却不相笑 惟重午不可無花供養 端午日仍前供養 用茶天下有 惟
是都城將粽揍成樓閣亭子車兒諸般巧樣 開鋪貨賣 多作勸酒吞為巧
粽 茉莉盛開 城內外撲戴朵花者不下數百人 每妓須戴三兩朵 只戴得

一日 朝夕如是 天寒即上宅院 亦買戴盆種者 官員饋送諸府弟轎馬過
重午 都戴合色頭鬚 荷花開 納涼人多在湖船內 泊於柳陰下飲酒 或在
荷花茂盛處園館之側 朝鄉會亦在湖中 或借園內 過少年當殿唱名
麗正門唱出狀元巷 三人狀元 第一名狀元 第二名榜眼 第三名探花郎
每有國各有黃旗百面相從 戴羞帽 執絲鞭 騎馬遊街 武狀元亦如此 前
名人黃旗亦有 多騎馬迎引 富者趾各須亦如此迎引 吞後者多乘轎 旗
亦少 惟狀元通入期集所 狀元局執事亦多 福州新筋技到進上
御前 送朝貴 過貴街市 生紅為上 或是鐵色 或海船來 或步擔到 直賣至
八月與新木彈相接 六月初六日 崔府君生辰 廟在湖上湧金門外 顯
應觀者是社火亦然 有燒香者不少 金橋園最盛 諸般水名 漉梨漿
椰子酒 木瓜汁 皂兒水 甘豆糖 菉豆水 乘蘇飲 縮脾飲
鹵梅水 江茶水 五苓散 大順散 荔枝膏 梅花酒 白水
乳糖真雪 富家散暑藥冰水 盆種荷花 素馨 茉莉 朱槿 丁
香藤 白殺鷄頭 美醋姜蝦 蓮花茄兒 甜澄海蜇 椒醋犯子
紅澄飩饅 抹肉澄淘 銀絲冷淘 百花棊子 蓮藕甕 薑油雞
麻脯鷄 芥辣蹄 紅薑豉 粟米粥 蜜薄桃 糖瓜齏 芭蕉餅

夜市賣七寶姜粥 殿司諸軍水教於白洋湖 中各呈武藝 如在平地 御
前軍頭司內等子 每晚演手相撲 令有釘擲手數對打 樊明堂千 大軍修
啓日 太廟前出路至內南門 大禮平直置邦郊臺下 人之唱歌聲鬧 兩司
不時犒設 兩岸居民亦有犒賞 街市撲賣衾 主綃背心 黃草布衫
苧布背心 撲黑傘 花手巾 涼傘 涼簟 涼枕 紫紗裙 涼鞋
暑月多於寬闊處避暑納涼 十三軍大教場 教奕軍教場 後軍教場
南倉內前杈子裏 貢院前 佑聖觀前 寬闊所在撲賞 并路岐人在內作場
行七聖法 切人頭下賣符 少間依元接上 各做法吞劍 取眼睛 天裏捉雷
三錢教魚跳刀門 馬龜踢弄 金翅覆射 斗葉翻採 老鴉下棊 喚賓丹藥郎
硯郎弩教熊 使猴相撲 王室弄蛇 打一丈方餅 唱涯詞 只引子弟纏酒真
畫是村人打硬底拳 破鐵撒攬 衣家相撲撲戶 賣山風藥 鋪虎皮
虎頭 虎爪 賣顯賣沒眼動清㶚 抹過仙聖花振藥 天武張攀石
毬 花馬兒振石墩 屏介酒爭一郎野呵小說 處處分數 別亦有促頭
消息 撲弄面瓜添上雜 婺州角兒 盂秋行者全前 御街撲賣摩候羅
多著乾紅背心 繫青紗裙兒 亦有着背兒戴帽兒者 牛郎織女 撲賣盂市
賣荷葉傘兒 家家少女乞巧飲酒 促織盛出 都民好養 或用 銀絲為籠

或作樓臺為籠 或黑退光籠 或瓦盆竹籠 或金漆籠 板籠甚多
每日早辰 多於官巷南北作鬧市 常有三五十火鬬者 鄉民爭捉入城貨賣
鬭贏三兩個 便望賣一兩貫錢 苦生得大 更會鬬 便有一兩銀賣 每日如
此 九月盡天寒方休 酥蜜裹食 天下無比 入口便化 撲賣時樣翻騰
養蟲促織盆 諸般口墓 生餡饅頭 鵝鴨包子 相銀杏 炒推栗
方頂柿 猛官棗 玉石榴 紅石榴 晚橙 紅柿 巧柿 綠柿
攪柿 雪梨 水晶葡萄 太原葡萄 木犀盛開 東馬塍 西馬塍園
館爭賞 或遇宣鎖金書伏行殿將 或宣內翰 或宣給事 或宣中書 戴羞
帽 執絲鞭 騎馬伏行 疾馬直到禁中 錢塘江 城內外市戶造旗與水
手迎潮 白旗最多 或紅 或用雜色 約有五七十面 大者五六幅 小者一兩
幅 亦有掛紅者 其間亦有小兒在潮內弄水 中秋日 使府教水軍并戰
船打陣子於江內 安撫在浙江亭上觀潮 弄潮人各有錢酒犒設 江岸幕
次相連 轎馬無頓處 錢塘知縣并城南都廂彈壓幕次 官員亦有錢酒 是
夜城中多賞月排會 天氣熱 宿湖飲酒 待銀蟾出海 到夜深船靜 如在廣
寒宮內 秋教迎新同前 外國進大象六頭 駱駝二頭 內有一雌象 呼
作三小娘子 於薦橋門外造象院頓之 每日隨朝殿官到門前唱喏侍朝

退方回。前有鼓鑼各數隊。雜綵旗三四十面。衆皆各有一人衮帽執鑼着
紫衫。人從都著衫戴帽。路中敲鼓鳴鑼。引入衆院。大禮斗合用五輅。差
五使從舉一行事務。大禮使。儀仗使。禮儀使。鹵簿使。橋道頓
遞使。差帶御器械并環衛官權門外。都巡檢使全裝衣甲。內外巡警。待
駕宿太廟。內六班戴帽子。帽子上戴五指瀾乾紅羅頭帶。騎馬帶甲着
錦襴衫。上着打甲包。或緋或綠。馬亦帶甲。次班亦戴帽。帽上有瀾五指紫
羅頭帶。著錦衫。或有帽子。有真珠姜芽帶者。御龍直衮真珠頭巾爪角兒
身常從駕衮乾天角幞頭。捧渾金沙羅。金洗漱。金提量。玉柱斧。
黃羅扇之類。行門擎。靜鞭。騎御馬。教駿。龍御應馬。御廚使
進御膳。後苑供進泣紫。五輅。玉輅。金輅。木輅。革輅。象
輅。前一月滌車。車上一人鳴鼓。始初以一千斤鐵壓。車添至一萬斤方
住。纔出玉輅。內試輅下攢索。班直戴耳不聞。帽子着青羅衫青箱襪頭袴
著青鞋。衮紫羅頭巾。內著緋錦襴衫。全似大神。手扶青綿索攬玉輅。四
輅不進呈。惟有玉輅進呈。內試至日。絕早輅下。一行職事官乘住車輅院
頭。玉輅直至大廟前。諸職事官登輅少立。下輅四人御樂於玉輅上御座
側。左右侍立。玉輅復回入嚴正門進呈。立殿門外。聖上坐簾殿門。上省
畢。駕興。玉輅回車輅院。行禮日隔。日日有輅於太廟前輅屋下。許萬民觀
看。來日駕幸景靈營。回宿太廟。是夜自太廟前燒紙益。直至郊臺。沿路。一
件法物。開紙益一箇兩件一般。摹次不容針。職事官往來盡著方心曲領
法服。都戴貂蟬冠。次日主上乘玉輅至郊臺宿城殿。候三更上壇行禮。事
畢。駕復回內。至曉。主上登門放赦。近侍邀　聖駕。禁衛簇擁樂官前引
一派樂聲。迎至嚴正門。上登御座。龍直捲簾擡起黃羅傘。五府立內侍圍
遶。有十擡捻金鷄。大理寺臨安府獄子押戴花枷罪人至內門下。待聞門
讀赦書畢。獄子奏　聖躬萬福。山呼謝恩了。開枷放罪人。罪人叫快活赦
天下。駕興事執退。百官出。一派樂聲前引。禁衛從駕回鑾。冬孟　駕詣
景靈宮開前。駕出三日。凡府常多出一日。緣第三日駕過太一宮燒香。
大一殿謝禮畢。賜花。自執政以下。依官品賜花。幕士行門快行花最細且
盛。禁衛直至捌巷。官兵都帶花。凡之府常觀曉。慕次倍增。乾天門道中直
南一望。便是鋪錦乾坤。吳山坊口北望。全如花世界。諸殿閤分。皇后。
貴妃。淑妃。美人。才人。婉容。婕妤。國夫人。郡夫人。紫
霞帔。紅霞帔。大內後樓外。約有五百餘來輪。到宮先回入內。於位次中
待駕回。看戴花。　預賞元宵諸色舞者。多是女童。先舞於街市中走南北茶

坊內掛諸般瑠璃子燈。諸般巧作燈。福州燈。平江玉柵燈。珠子燈。羅帛萬
眼燈。沙河塘裏最勝。街市撲賣尤多紙燈不計數目。清河坊至衆安橋。沙
戲燈。馬騎燈。火鐵燈。進餅架兒燈。象生魚燈。一把蓮燈。海鮮燈。人物滿堂
紅燈。燈火盃市。撲賣到元宵小春盆花奇巧果兒。寧宗聖節金國奉使
賀生辰。看觀江湖玉津園射。射臨射時二人叉手立於垛面前。係招箭班
急來祇應。專一撲箭。奉使以為神人。射射畢出山於錢塘門外西湖邊。更
衣亭換著裝緣。奉使以下到驛。都著本朝賜服。著錦絡縫。錦盤領大袖帽
子上亦用錦。隨正伴使相伴中節人行並馬上。肩兄班直行馬下肩兄當
人行的遊之指點。回頭看城內山上人家層層疊疊。鱗字樓臺。參差如花
落仙宮下。節步行。爭說城裏湖邊有千箇扇面。不會說我北地草木都衮
了。你南中樹木尚青。蓋江南地暖如此。蔬菜一年不絕。北月有薹心菜。
黃芽菜。哇菜。甘露子。菠菜。芋頭。芋奶。山藥之類。甚胜尤多
一陽節近。都城鄉風。撞釆覆淳。大蝦米子。郎君鯗之類。多撲十淳。三
文一撲。撲一隻關鷄鐃兩貫會。或鐃一貫伍伯文。足拗一錢。鐃三撲。攔街
關撲。遇雪。公子王孫賞雪。多乘馬披氊笠。人從油絹衣氊笠紅邊。湖
岸駢駢。湖中船內亦然。人多南山大小院有三百餘寺。諸刹鐘樓佛殿似
扮裝酥餅。園館亭臺如銀鑄玉碾。深冬冷月無社火食。却於瓦市消遣
瓦市。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橋瓦。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常
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背做蓮花棚。常是御前雜
劇。趙泰。王葵喜。宋邦寧。河宴清。鋤頭段子貫。弟子散樂作場相撲王僥大
撞倒山。劉子路。鐵板踏。宋金剛。倒提山。賽板踏。金重旺。曹鐵凛。人人好漢
說經長。嚙和尚。彭道安。陸妙慧。陸妙淨。小說蔡和。李公
佐。女流史惠英。小張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
去別瓦作場。人叫做小張四郎勾欄。合生雙秀才。覆射女郎中。踢瓶
弄碗張寶歌。杖頭傀儡陳中喜。懸絲傀儡爐金線。使棒作場朱来
兒。打硬孫七郎。雜班鐵刷湯。江魚頭兔兒頭菖蒲頭。背商謎胡
六郎。教飛禽趙十七郎。裝神鬼謝興歌。舞番樂張遇喜水傀儡
劉小僕射。影戲尚保儀貴祿。貴喋唱耍曹。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
郭四郎。說唱諸宮調高郎婦黃淑卿。喬相撲庵魚頭鶴兒頭鴛鴦頭。一
條黑干門橋白條兒。踢弄吳全腳耍大頭。談諢話蠻張四郎。散耍楊
寶興陸行。小關西。裝秀才陳齋郎學鄉談。方齋郎分數甚多。十三應勾
欄不閒。終日團圓。內有起店數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只不用頭蹄血

勝。邇耽覩光燈。秤刀鏡皮骨。肚漢只喫得三十八錢。老喫不了。皮骨鏡荷藥果歸緣物賤之故。老弄粲七十省二斤二兩。肉貴九十省一斤。城內諸店皆如此。鏡皮骨大酒店用銀器。樓上用臺盞洗子銀筋薛菜糟蕪苔兒三盞後揖菜有三十般。丈分不少。兩人入店買五十二錢酒。也用兩隻銀盞。亦有數般菜。　城外有二十座兒子。前湖門裏構欄。門外兒子。　嘉會門外兒。　候朝門兒。　小堰門兒。　四通館兒。　新門兒。　薦橋門兒。　菜市門兒。　艮山門兒。　米市兒。　舊兒北關門新兒。　錢塘門外羊坊橋兒。　王家橋行春橋兒。　赤山兒。　龍山兒。　余外尚有獨拘欄兒。　瓦稍遠於茶。　中作夜場。　街市雜技。風爭輪車數樣。有挫天者。多用硃紅或用黑漆。亦有用小輪車者。多是藥線前後賭賽輸贏者。須折三二兩線。每日如此。寬闊處賭場。　狄胡嵩。　鬬鵪鶉。　貴寺身門神。　金漆桃符板。　鏤燭。　財門。　有百餘家賞春。貼子有十數般。春播春勝錦背曆日。　夜市撲賣。　狼頭帽。　小頭巾抹頭子。　細柳箱。　花環釵朵篋兒頭鬚。　銷金帽兒。　羅木插枝。　諸般藤作。　琉璃炮燈。　銀絲合子。　特文書集。　猪胰胡餅。　掛屏頭屋兒。　爲木花梨動使。　行燈。　香圓。　查子。　畫燭。　魚鮮。　頭鬚。　爆竊(?)。　紅邊糍。　蜂糖餅。　御街應市。兩岸街士有三百餘人。設舞年夜把燈。及有多般戲。爲屏風戲。做畫。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神鬼駞邪。暴佛守歲飲酒。須要消夜。果兒每用頭合底板。簇諸般米果。斗葉頭子。其直市食之類。亦有中綠合。米者石篙消夜果兒。乃京城風如此。　雪夜貴家遣心腹人以銀鑿成一兩半兩用紙裹。夜深揆貧家窗內或門縫內。送入濟人。日間散錢台或紙被散飯貼子撫恤。　朝廷每歲常例散軍民。服濟不特以米賑濟。糴州府又散燈油於於關撲店舍。支撫提領支犒。賣舞者錢酒賞。　府主例散客店內錢。市單騎民。常需聖恩。不特皇后散散新錢。俱撫料校保用之樓。諸行市。川廣生藥市。　象牙玳瑁市。　金銀市。　珍珠市。　絲錦市。　生帛市。　枕冠市。　故衣市。　衣絹市。　花朵市。　肉市。　米市。　卦市。　銀朱綵色行。　金漆卓凳行。　南北猪行。　青器行。　處布行。　麻布行。　青果行。　海鮮行。　紙扇行。　麻線行。　蟹行。　魚行。　木行。　竹行。　果行筍行。　京都有四百四十行。畧而言之。　關僕道業。　履屋班鵝。　風箏。　粘竿。　膠箭子。　象。　五色頭鍋。　銀朱甲色。　茶坊弔掛。　琉璃泛子。　頂膠。　舉紅牙棋。　揭散燈盞。　修飛禽龜。　修骨患骨。　成套節兒枝象牙板。　諸般耍鬧。　扎髮子。　丁者履。　修砧頭。　照路道。　掃

金銀。　綢緞紙。　造翠紙。　乾紅紙。　簡易袋。　幞頭籠。　腰帶匣。　讀書燈。　筆硯匣。　燃子匣。　刁事匣。　黃草單。　修合溜。　澄諸文。　醫飛禽。　接舊條。　條破扇。　醋碗兒。　丁鞋絡。　揩漆子。　搭羅兒。　面花兒。　香葉合。　截板尺。　印香脫。　盆盾兒。　造拷簡。　開科歷。　教虫蟻。　別圖畫。　起魚鰾。　犖膊兒。　手巾架。　頭巾盒。　蛤粉桶。　花夾兒。　肥皂團。　淋了灰。　茶花子。　出衣粉。　做諢衣。　注水管。　鑿鋪帛。　木仙宮。　字牌兒。　洗衣服。　鑽真珠。　賃花檐子。　辯王磨釘魚帶。　碾玉葉。　賃茶酒器。　錦褥子。　髮駝兒。　煙突帚。　扇牌兒織鞋帶。　錦臘腊。　七香丸。　穩步膺。　雁牌鎖。　開光牌。　鵓鴿鈴頭蘆笛。　牛黃灰。　滌蕩猱。　細扣子。　關城兒。　消息子。　撇金線。　真金條。　香餅子。　香爐灰。　打香印。　賣朝報。　金蓮子。　竹夫人。　荞子簡。　食單兒。　食碑子。　白及春。　解粥米。　熟水草。　選官圖。　批刷兒。　換魚尾別。　供席草。　賣掃帚。　寫文字。　紙畫兒。　提茶瓶。　花架兒。　賣字冬。　笛諸兒。　小螃蠏。　蛇料兒。　便橋。　試卷。　試桌。　交床。　試藍。　拄杖。　粘竿胡梯。　水草。　風袋。　使綿。　劈柴。　炭墼。　提漏。　擔帚。　釣鈎。　緒底。　拂子。　萬粒。　占生。　歌舞。　歌琴。　歌泰。　歌舞。　歌唱。　探索。　髮索。　抑塝。　金麻。　蹈虫。　端硯

四山四海三千三百。衣山衣海。南瓦。卦山卦海。中瓦。南山南海。上瓦。人山人海。下瓦。　都城紀勝。聖朝祖宗開國。就都于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爲師。自高宗皇帝駐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庶物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然中興已百年餘。列聖相承。太平日久。前後經營至矣。輻湊集矣。其於中興時。又過十數倍也。且洛陽名園記後論有云。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况中興行都東南之盛。爲今四方之標準。車書混一。人物繁盛。風俗純厚。市井駢集。豈昔日洛陽名園之比。僕遭遇明時。寓遊京國。目覩耳聞。殆非一日。不得不爲之集錄。其已於圖經志書所載者。更不重舉。此雖不足以形容太平氣象之萬一。亦若髣髴名園記之遺意焉。但紀其實。不擇其語。獨此爲愧爾。時寶端平乙未元日。寓灌圃耐得翁叙

都城紀勝目錄。　市井。　諸行。　酒肆。　食店。　茶坊。　四司六局。　瓦舍眾伎。　社會。　園苑。　舟船。　鋪席。　坊院。　閑人。　三教外地。

市井。　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　至朝天門清河坊中瓦前灞頭官巷口棚心眾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穰。其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惟中

瓦前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如遇元宵猶盛排門和買民居作觀玩幕次不可勝紀陸其閙高廟與六宮等在中瓦相對今修內司染坊看位觀孝宗皇帝孟享迴就觀燈買市簾前排列內侍官快行堆垛見錢宣押市食歌叫支賜錢物或有得金銀者是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張家糰子若遇車駕行幸春秋會等連簷並壁幕次排列此如執政府牆下空地舊名南倉前諸色路歧人在此作場尤為駢闐又皇城引馬道亦然候潮門外殿司教場夏月亦有絕伎作場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場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橋藥市橘園亭書房東菜市城北米市其餘如五間樓福客糖果所聚之類未易縷舉

諸行　市肆謂之行音杭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為行雖醫卜亦有職醫克擇之差占則與市肆當行同也內亦有不當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飯行是也又有名為團者如城南之花團泥路之青果團江下之鯗團後市街之柑子團是也其他工伎之人或名為作如篦刀作腰帶作金銀鍍作鈒作是也又有異名者如七寶謂

之骨董行浴堂謂之香水行是也大抵都下萬物所聚如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釵環領抹極其工巧古所無也都下市肆名家馳譽者如中瓦前皂兒水雜賣場前甘豆湯如戈家蜜棗兒官巷口光家羹大瓦子水果子壽慈宮前熟肉錢塘門外宋五嫂魚羹湧金門灌肺中瓦前職家羊飯彭家油靴南瓦宣家台衣張家糰子候潮門顧四笛大瓦子丘家篳篥之類

酒肆　除官庫子庫腳店之外其餘皆謂之拍戶有茶飯店謂兼賣食次下酒是也但要索喚及時食品知處不然則酒家亦有單子牌面點選也　包子酒店謂賣鵝鴨包子四色兜子腸血粉羹魚子魚白之類此處易為支賣　宅子酒店謂外門面裝飾如仕宦宅舍或是舊仕宦宅子改作者　花園酒店城外多有之或城中仿學園館裝折　直賣店謂不賣食次也　散酒店謂零賣百單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文并折賣外坊酒門首亦不設油漆杈子多是竹柵布幕謂之打椀遂言只一盞也却不甚尊貴非高人所往　庵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懽而於酒閣內暗藏臥床也門首紅梔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蓋之以為記認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買懽則多往其居　羅酒店在山東河北有之今借

名以賣渾莫遂不貴重也　酒家事物門設紅杈子緋綠簾貼金紅紗梔子燈之類舊傳因五代郭高祖遊幸汴京潘樓至今成俗酒閣名為所院若樓上則又或名為山一山二山三之類牌額過山非特有山謂酒力高遠也大凡入店不可輕易登樓上閣恐飲燕淺短如買酒不多則只就樓下散坐謂之門床馬道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問買多少然後別換菜蔬亦有生疎不慣人便忽下箱被笑多矣大抵店肆飲酒在人出著如何只如食次謂之下湯水其錢少止百錢五十者謂之小分下酒若命妓則此輩多是虛駕驕貴索與高價細食全要出著經慣不被所侮也如買酒或有先索到十瓶逐旋開飲多者只飲五六瓶住者其餘退回亦是捷弊之一訣官庫則東酒庫曰太和樓西酒庫曰金文庫有樓曰西樓舊有樓攻媿書榜後為好奇者取去南酒庫曰昇暘宮樓曰和樂樓北酒庫曰春風樓正南樓時吳越兩山南上酒庫曰和豐樓西子庫曰豐樂樓在今湧金門外乃舊楊和王之聳翠樓後張定叟兼領庫事取為官庫正跨西湖時兩山之勝西子庫曰太平樓中酒庫曰中和樓南外庫在便門外東外庫在崇新門外北外庫在湖州市有樓曰春融樓其他則有西溪井亦山九里松酒庫其中和和樂和豐並在　御街其太平太和因回祿後其樓

悉廢若欲賞妓往官庫中點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隱庇推托須是親識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　天府酒庫每遇寒食節前開沽煮酒中秋節前後開沽新酒各用妓弟來騎作三等裝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諸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襠袴者前有小女童等及諸社會動大樂迎酒樣赴府治呈作樂呈伎藝雜劇三盞退出於大街諸處迎引歸庫

食店　都城食店多是舊京師人開張如羊飯店兼賣酒凡點索食次大要及時如欲速飽則前重後輕如欲遲飽則前輕後重　重者如頭羹石髓飯大骨飯泡飯軟羊浙米飯　輕者如煎事件托胎奶房肚尖肚胘腰子之類　南食店謂之南食川飯分茶蓋因京師開此店以備南人不服北食者今既在南則其名誤矣所以專賣麪食魚肉之屬如鋪羊麪　盦生麪　姜潑刀　鹽煎麪　蘇魚桐皮麪　抹肉燠　肉齏淘　素子　淋燥子麪　帶汁煎　下至撥刀鷄鵝麪　家常三刀麪皆是也若欲索供逐店自有單子牌面　餛飩店專賣大燠燥子餛飩　并餛飩　菜麪店專賣菜麪　齏淘　血臟麪　素棊子　經帶或有撥刀　冷淘此處不甚尊貴非待客之所　素食店專賣素签頭羹　麪食　乳蕈　河紀　膂中　元魚　元麪笋乳蕈飲食充齋素筵

會之備。衢州飯店又謂之悶飯店。蓋賣盦飯也。專賣家常。蝦魚粉羹魚麩蝴蝶之屬。欲求麄飽者可往。惟不宜尊貴人。　市食點心。涼暖之月大槩多賣。豬羊雞煎𤎼子。　四色饅頭。　灌肺。　灌腸。　紅燠薑豉。　蹄子肘件之屬。夜間頂盤挑架者如此。鵪鶉餶飿兒。焦䭔。羊脂韭餅。　餅餤。春餅。　旋餅。　鏤沙糰子。　宜利少。　獻奈糕。　炙肚子之類。遍路歌叫。都人固自為常。若遠方僻土之人乍見之則以為稀遇。其餘店鋪夜市不可細數。如豬胰胡餅。自中興以來。只東京臧三家一分。每夜在太平坊巷口。近來又或有效之者。大抵都下買物。趣有名家。如昔時之內前下家從食。街市王宣旋餅。望仙橋糕糜是也。如酪面亦只後市街賣酥賀家一分。每箇五百者。以新樣油餅兩枚夾而食之。此北食也。其餘諸行百戶亦如此。市食有名存而亡者。如獄羹是也。亦有名亡而實存者。如覆羹今號羹題是也。又有誤名之者。如呼熟肉為白肉是也。蓋白肉白是砑壓去油者。又有專賣小兒戲劇糖果。如打嬌惜蝦鬚糖宜娘打鞦韆稠錫之類。

茶坊　大茶坊張掛名人書畫。東京師只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賣擂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兼賣梅花酒。紹興間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如酒肆間。正是論角。如京師量賣茶樓多有都人

子弟占此會聚。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湯為正。但將此為由。多下茶錢也。又有一等專是娼妓弟兄打聚處。又有一等專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處。謂之市頭。水茶坊乃娼家聊設桌凳。以茶為由。後生輩甘於費錢。謂之乾茶錢。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尋常月旦望每日與人傳語往還。或講集人情分子。又有一等是街司人兵以此為名。乞覓錢物。謂之齪茶。

四司六局　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皆可辦也。帳設司專掌仰塵繳壁桌幃搭席簾幕罘罳屏風繡額書畫簇子之類。　廚司專掌打料批切烹炮下食調和節次。　茶酒司專掌賓客茶湯暖盪酒請坐諮席開盞歇坐揖席迎送應干節次。　臺盤司專掌托盤打送賫擎勸酒出食接盞等事。　果子局專掌裝簇盤飣看果時果準備勸酒。　蜜煎局專掌糖蜜花果鹹酸勸酒之屬。　菜蔬局專掌甌飣菜蔬糟藏之屬。　油燭局專掌燈火照耀。立臺剪燭。壁燈燭籠裝香簇炭之類。　香藥局專掌藥碟香毬。火箱香餅。聽候索喚。諸般奇香。及醒酒湯藥之類。　排辦局專掌掛畫插花。掃灑打渲。拭抹供過之事。　凡四司六局人。祗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

乃諺常諺曰。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戾家。若其失忘支節。皆是祇應等人不學之過。只如結席喝犒。亦合依次第。先廚子。次茶酒。三樂人。

瓦舍眾伎　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於何時。但在京師時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地。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為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雜劇色。參軍色。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範者。皆是雜流命官。其諸部分紫緋綠三等寬衫。兩下各垂黃義襴。雜劇部又戴諢裹。其餘只是帽子幞頭。以次又有小兒隊并女童採蓮隊。又別有鈞容班。今四孟隨在駕後。乘馬動樂者是其故事也。紹興三十一年省廢教坊之後。每遇大宴。則撥差臨安府衙前樂等人充應。屬修內司教樂所掌管。教坊大使在京師時。有孟角毬。曾撰雜劇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詞。又有丁仙現捷才知音。紹興間亦有丁漢弼楊國祥雜劇中末泥為長。每四人或五人為一場。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雜劇。通名為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務為滑稽。本是鑒戒。或隱為諫諍也。故從便跣露。謂之無過蟲。諸宮調本京

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細樂比之教坊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箏也。每以簫管笙嵇琴方響之類合動。小樂器只一二人合動也。如雙韻合阮咸。嵇琴合簫管。鍫琴合葫蘆琴。單撥十四弦。吹賺動鼓板。渤海樂一拍子。至於拍番鼓子。敲水盞鑼板和鼓兒。皆是也。今街市有樂人三五為隊。專趕春場看潮。賞芙蓉。及酒坐祇應。與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清樂比馬後樂加方響笙笛。用小提鼓。其聲亦輕細也。淳熙間德壽宮龍笛色使臣四十名。每中秋或月夜。令獨奏龍笛。聲聞於人間。真清樂也。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與四十大曲舞旋為一體。今瓦市中絕無。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叫聲自京師起撰。因市井諸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若加以嘌唱為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有名散叫。若不上鼓面。祇敲盞者。謂之打拍。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為纏令。引子後只以兩腔遞且循環間用者為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揚處是也。遂撰為賺。賺者誤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為片序也。今又有覆

賺又是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九賺最難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諸家腔譜也雜扮名雜班又名紐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百戲在京師時各名左右軍並是開封府衙前樂營相撲爭交謂之角觝之戲別有使拳自為一家與相撲曲折相反而與軍頭司大士相近也踢弄每大禮後宣赦時搶金鷄者用此等人上竿打筋斗踏蹺打交輥脫索裝神鬼抱鑼舞判舞斫刀舞蠻牌舞劍與馬打毬并教船水鞦韆東西班野戰諸軍馬上呈驍騎北人下鄉街市轉焦鎚為一體雜手藝皆有巧名踢瓶弄椀踢磬弄花鼓棰踢墨筆弄毬子拶築毬弄斗打硬教蟲蟻及魚弄熊燒煙火放爆仗戲兒水戲兒聖花撮藥藏壓藥法傀儡壁上睡小則劇術射穿弩子打彈攢壺瓶即古之投壺手影戲弄頭錢變線兒寫沙書改字弄懸絲傀儡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杖頭傀儡水傀儡肉傀儡以小兒後生輩為之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影戲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綵色裝皮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

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隱語說謎又名打謎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又名對智貼套貼智思索走智改物類以困猜者橫下許旁人猜問因商者皆用可頭調爽假作難猜以定其智

社會 文士則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隱語則有南北垕齋西齋皆依江右謎法習詩之流萃而為齋又有蹴鞠打毬社川弩射弓社奉佛則有上天竺寺光明會皆城內外富家助備香花燈燭齋襯施利以備本寺一歲之用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城中太平興國傳法寺淨業會每月十七日則集男士十八日則集女人入寺諷經聽法歲終則建藥師會七晝夜西湖每歲四月放生會其餘諸寺經會各有方所日成乎廣行都神祠誕辰迎獻則有酒行錦體社八仙社漁父習閑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聲社遏雲社巧飲食社花果社七寶考古社皆中外奇珍異貨馬社豪貴緋綠清樂社此社風流最勝

園苑 在城則有萬松嶺內貴王氏富覽園三茅觀東山梅亭慶壽庵褚家塘御東園係琿花園清湖北慈明殿園楊府秀芳園張府北園楊府風雲慶會閣城東新開門外則有東御園今名富景園五柳御園城西清波錢湖門外聚景御園舊名西園張府七位曹園南山長橋西則有慶樂御園舊名南園淨慈寺前屏山御園雷峯塔前張府真珠園內有高寒堂極華麗塔後內貴耳氏湖曲園華家園白蓮寺園霍家園方家峪劉園北山則有集芳御園四聖延祥御園西湖勝地惟此為最下竺寺御園錢塘門外則有柳巷楊府雲洞園西園劉府玉壺園四并亭園楊府水閣又具美園又飲綠亭裴府山濤園趙秀王府水月園張府凝碧園孤山路口內貴張氏總宜園德生堂放生亭新建白公竹閣東坡尸天府就孝曾建蘇堤新建先賢堂園本裴氏園太師新建九里松嬉遊園天府酒庫湧金門外則有顯應觀西齋堂張府泳澤園慈明殿環碧園舊是清輝御園大小漁莊其餘貴府富室大小園館猶有不知其名者城南嘉會門外則有玉津

御園舊使時射弓所又有就包山作園以植桃花都人春時最為勝賞惟內貴張侯壯觀園為最城北北關門外則有趙郭家園東西馬城諸園迺都城種植奇異花木處

舟船 行都左江右湖河運通流舟船最便而西湖舟船大小不等有一千料約長五十餘丈中可容百餘客五百料約長三十二十丈可容三五十餘客皆奇巧打造雕欄畫棟行運平穩如坐平地無論四時常有遊玩人賃假舟中所須器物一一畢備但朝出登舟而飲暮則徑歸不勞餘力惟支費錢耳其有貴府富室自造者又特精緻耳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龍舟爭標輕捷可觀有金明池之遺風而東浦河亦然惟浙江自孟秋至中秋間則有弄潮者持旗執竿狎戲波濤甚為奇觀天下獨此有之

鋪席 都城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南瓦北謂之界北中瓦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餘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并諸作匠爐鞴紛紜無數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頭如遇買賣動以萬數間有府第富室質庫十數處皆不以貫萬數收質其他如名家綵帛鋪堆上細疋段而錦綺縑素皆諸處所無者又如厢上家絨線鋪自東京流

客今於御街開張數鋪，亦不下萬計。又有大小鋪席，皆是廣大物貨，如平津橋沿河布鋪、扇鋪、溫州漆器鋪、青白碗器鋪之類。且夫外郡各以一物稱最。如此多供有其勝之類，都會之下，皆物之所聚之處，况夫人物繁夥，客販往來，至於故楮羽毛扇牌，皆有行鋪，其餘可知矣。

坊院　柳永詠錢塘詞云：參差十萬人家。此元豐以前語也。今中興行都已百餘年，其戶口蕃息，僅百萬餘家。都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而城中北關水門內，有水數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於水次起造塌房十數所，每所為屋千餘間，小者亦數百間，以寄藏都城店鋪及客旅物貨，四維皆水，亦可防避風燭，又免盜賊，甚為都城富室之便。其他州郡無此，雖荆南沙市、太平州黃池，皆客商所聚，亦無此等坊院。

閑人　本食客也。古之孟嘗門下中下等人，但不著業次，以閑事而食於人者。有一等是無成子弟失業次人，頗能知書寫字，撫琴下棋，及善音樂，藝俱不精，專陪涉富貴家子弟遊宴，及相伴外方官員到都幹事，又有猥下者，為妓家書寫簡帖取送之類。又有專以參隨服事為生，舊有百事皆能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動樂器，雜手藝，唱叫白詞，相席打令，傳言送語，弄水

使拳之類，並是本色。又有專為棚頭，又謂之習閑。凡擎鷹、駕鷂、調鵓鴿、養鵪鶉、鬥雞、賭博、落生之類。又有是刀鑷手作人，長於此態，故謂之涉兒。取過水之意也。此等刀鑷專攻街市宅院，取奉郎君子弟，幹當雜事，說合交易等。又有趕趁唱喏者，探聽妓館人客，及遊湖賞玩，所在專以獻香送勸為由，覓錢贍家，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多呈本事，必得而後已，但在出著發放如何也。

三教外地　都城內外自有大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遇大比之歲，間有登第補中書選者。凡佛寺自諸大禪刹，如靈隱、光孝等寺，律寺如明慶、靈芝等寺，教院如大傳法、慧林、慧因等，各不下百數所之外，又有僧尼廨院、庵舍、白衣社會、道場奉佛處所，不可勝紀。若大寺院有所營修，則於此地招集前去助緣，其間有精修能事者。凡道流自御前有火、太乙宮、延祥觀等，及諸宮觀、道館之外，則有諸府第道堂，如靈應、希夷之類，道院皆係捨俗道人，及積侍外路名山洞府往來高士，而時有神仙應緣現跡，異人自有紀載爾。皆王古四陽大研獻處青陽生服月食生明上谷殿　已上都城紀勝。

祥異

咸淳臨安志春秋記災不記瑞，孔子不語怪神，祥異有志，不敢僭經而擬聖也。龍見晉郊，虎乳楚栢，馬鳴邑社，蛇出象臺，諸類此者非一。春秋所不書，孔子所不道，而左氏咸錄焉。何害其春秋之忠臣，而與聖人同其好惡哉。　臨平湖石函　臨平湖日漢末塞，吳天璽元年一夕忽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平。人以為祥。　臨平湖寶鼎　吳赤烏十二年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　王冊　晉元帝拔徽為天下兵，晁日進詩，時有王冊見於臨安，人以為中興之象。　人面豕　淳祐臨安志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猳豕產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傳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　災異　唐代宗大曆二年七月乙未夜，杭州大風，海水翻潮，溺民五千家，船千餘艘。唐文宗太和四年五月，浙西丁公著奏杭州八縣災疫，賑米七萬石。　甘露　咸淳臨安志咸和九年四月甲寅，甘露降錢塘縣右鄉康巷之椰間。　白鵲見　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鵲見于錢塘內史虞潭以獻。　臨平湖水赤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陳以為己瑞，俄而玄敗。　野稻生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鹽官縣

野稻自生，三十許種。　白雀　宋元嘉十八年七月，二十四年四月，鹽官產白雀，太守劉允扇得以獻。齊永明七年六月，鹽官縣，九年七月，錢塘縣皆獲白雀。　連理木　泰始七年二月戊寅，錢塘木連理生，太守王延之以聞。　木箪木生李　昇明元年，餘杭舍亭木箪木生李實，木箪即胡頹木。　冀異山大水　昇明二年二月，於潛冀異山一夕五十一處水出。　蒼玉璧　永明七年，錢塘縣獲蒼玉璧一枚，太守江斅以獻。　浙江靈石　永明七年，主書朱靈遷於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親投于天淵池，試之刻為佛像。　海燕出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濱有海魚，來潮卷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有聲如牛，土人呼為海燕，取而食之，吏以為魚孽。　清泉紫玉　梁元帝記曰：昔宋人江巖因採藥至富春清泉南，見美女衣紫踞石而歌，有穿雲裂石之聲，其詞曰：風淒淒，雲溶溶，水潺潺兮不息，山蒼蒼兮萬重。巖往就之，遂失所在，惟存所踞之石，巖剖石得紫玉，廣長尺許。　合歡竹　唐正元十九年，富陽縣招義鄉安州倉曹許愔家，生篁竹一本合歡，郡守白之廉使，畫圖來進。　功臣堂芝草　大平興國三年八月庚申，杭州言淮海國王舊府功臣堂柱生芝某，畫圖來獻。　臨安縣土地　雜志吳育春卿為臨安宰，三月謁廟，廟

後土地猾爲國慄者。視之乃十餘歲小兒。故老云。錢尚父所用小吏一揮扇誤觸胷一於睡時。以水添沸湯使無聲。恚令誅之。揮扇者耳死。止沸者觧寬乃赦。揮扇者曰。吾睡方欲以水添沸湯使無聲。此史已先知之矣。不可赦。後忽見形於前。錢歎曰。我殺人無數。此小兒乃敢現鬼。封汝爲國侯。求爲臨安土地。交彼血食。遂不見。 石神王淳祐臨安志。王和中郡守孫沔。一夕夢人泣告曰。吾兄弟三十六人。沉埋市舶司園地久矣。願公憐我。及覺。疑忘。再夢復如之。遂遣人發園中地。果得石神王三十六身。各主執實擬。遂置之廳事前。以禆浮遊。 瑞木字文 沈括筆談云。治平中。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書法類顏書公。有筆力。國字中間仍排起作大口。全是顏筆。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予親見之。按唐書代宗時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即此類也。 珠飯菌菜 熙寧八年閏四月。杭州言鹽官縣。曾三月旭産物如珠。可造飯。水産菜如菌。可爲菹。民賴以充食。 無青著見澗宵宮。 嘉禾 景定四年九月昌化縣嘉禾嘉果生。守臣吳革圖以獻。詳見御製門。 磨劒池水滿 咸淳六年七月。豐儲倉前池忽有風起水

血如鏵。浮萍上屋。蕩突久之。或云池有大黿數百年。此其所爲也。倉官貫怪目擊其狀知之。土人云。池乃吳慶忌磨劒處。時有物浮水上。若鐵棺然。淳祐志錢塘湖開 晉書吳孫晧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至陳後主時。臨平湖草穢塞忽然自通。既而天下皆混一焉。 舍利塔 太平興國三年十月甲寅。供奉官趙鎔。自杭州取舍利塔至闕下。 雙竹 廣嚴院西關簡竹皆偶生。政和七年奉入神霄宮。續增 書成仁王繹思前史。尚有與此土相關者。謹續書之。 錢塘海塩令 晉王允之除建武將軍錢塘令領司塩都尉。 晉東海王弃求海塩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兆嚴課乃止。 紫壁 晉會稽內史王舒與內史虞潭。擬顧衆爲五郡大督護討賊張健。衆還守紫壁。人咸勸過浙江。衆曰。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塘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曰。此地險要。可以制賊。不可委也。 錢塘先賢傳 居隱逸吳荊。撰吳郡錢塘先賢傳五卷。

致證

杭州府志論者以志輔史。蓋謂史官紀述。有采於志不可略也。而志與史其體稍異。蓋史以紀事。或有缺文。則當缺之。不宜妄補。懼失實也。志之所載。類皆山川城郭官署之跡。故老相傳不能無訛。然不辨而證之。則以訛傳訛。愈遠愈晦矣。厥既成書。乃本舊志。并以今之所聞所見者叙致證淳祐臨安志三輔黃圖之書。所以左右漢史也。近世程公大昌撰雍錄以廣之而其書始備。是固不無待於後之人也。自古都邑代各有紀。今通郡國下至千室之聚。必有圖諜。杭爲今行都。物聚地大。而登載弗稱。非闕歟。竊考國朝宋公敏求嘗作東京記。今披而觀之者如身遊其間。可謂盛矣。至若古杭有志。自宋劉道眞作錢塘縣記。而祥符舊經。未詳何人所作。班班尚可考見。而咸書亡矣。乾道初。府尹周公淙因祥符之舊。始爲之志。而疏畧特甚。八九十年間。無復嘗有述。皇上御極之二十六載。資政殿大學士趙公與篡尹甃京國。亦既十年。百度興飾。政通教行。顧念圖諜散落。心爲恆之。懼非所以尊崇宸居。亶示罔極。惕不自寧。首命通判府事吳君革府之賓僚若士者蒐其舊聞。一屬吳君。適遷官未竟。就乃命通判府事王君丑夫與續之。迺隱居山中得仁王與纂輯焉。就則隨識帝獲從述於是書始表忠。參以書傳所書。盡耳目所覩記。得古今事蹟千數百條。釐爲門者十有二。爲類者凡十有九。爲卷者五十有二。總之數十萬言。亦暨纖悉文蹟義弗可稽。未而究可稽闕可補之。大者鉅衆著之。又因記趙公述作之

本貫。以跋後之君子。淳熙十年龍集庚戌十二月壬辰朔。天台陳仁玉謹叙。次聞木附於諸序之後。 餘杭 杭州府志。餘杭之名。郡國志云。夏禹東去。舍航登陸於此。故吳越春秋云。夫差止餘杭山。則其名古矣。徐廣註史記。秦始皇度浙江乃云。蓋在餘杭顧夷。又註始皇經此立爲縣。皆誤也。劉昭東漢補註云。按始皇所過。乃在錢塘富春。豈近餘杭之界乎。昭說是也。 錢塘 按淳祐臨安志云。自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塘。其名始見。劉道眞記華信以錢致土石立塘。因爲錢塘縣者誤也。秦以有之。非昉乎此也。釋文唐避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此姓者居之。或爲之而遂擧之以錢塘乎。然不可考矣。今據錢塘之名。昉見於秦紀。固無可疑。若華信以錢塘致土石立塘之事。亦不可謂無。如以爲名始於華信。則誠如前輩。其以塘爲逃。以錢爲獲。雖曰因訛而生疑。然古人創置多因事而立。如富陽孫洲之類是也。其說參或有之。辨錢塘諸說之異。錢塘地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又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一里。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來者雲集。因不復取。皆棄去而塘成。故改名錢塘。張石房撰錢塘引十三州記云。杭州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回三十里。在錢塘縣西南十二里。靈隱寺正生其山寺之東西濱二水。東曰

龍渡横過寺前即龍漢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錢塘其流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横坑橋入于錢湖蓋錢塘之聚蓄也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湖有金牛過聖明即見故有二名焉錢即本名也今焉松嶺下西城第一門曰錢湖門可驗其實今次北第二門曰湧金門即金牛出見之所也第三門曰錢塘門乃縣廨在焉蓋自前古以來居人築塘以備錢湖之水故曰錢塘與圖經不同此見於宋趙彥衛雲麓漫抄所載 按淳祐臨安志陳仁玉辨云錢塘之名始見於秦紀而錢塘記乃云華信以錢募致土石其名始此前已辨其誤矣今此又引錢塘門近湖為証以為此湖塘而非海塘其說尤誤自漢以來海水皆為患而湖水未嘗為患今江岸之塘所以捍海者蓋昭然也若乃錢塘門特因錢塘縣治得名耳不當更生一義然錢塘錢湖皆氏為錢其傳實不可考而趙氏之說恐有惑者故為之辨今以江湖形勢論之則仁玉之辨以為有理 論杭之形勢 論杭之形勝惟兆太史稱之所作也述最為鋪張鉅麗今附載于此其詞曰杭之故封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萬川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復或瀨或湍或灣或淵或岐或狐或夷或連滔滔滂滂潭潭洋洋累累浪浪隆隆印印若金城天府之疆其民既庶而且有既姣而多娛可導可娛可航可梯可跂可踰可擁可乘若九州三山接乎人世之廬連延迤邐環二十里邑居攸聚蟻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帶遶指隱以為脊折以為尾運河塹華不足方此方城漢水胡敢貌矣當昔夫差之盛時內姑蘇以為心腹而外城此以為身華車千乘甲士萬人衆更十年帛散十乜潮汗成雨連袂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武公子夫差之徒用其衆奮以國政之闕發徒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蓋壓魚鬚之旂揮超足之揖曳龍尾之舟凌鱣龜之車截貢背之濤鼓吹乎下風豎戈予乎上流乍往乍還乍後乍先君亂而若驚乍止乍馳乍合乍離迭唱而迭隨篙師人立馬更滑江忽號怒濤飆風為之揚旗已而即次食具樂作三軍皆賀響震山巒其攫如此故姑蘇恃以為南蔽而勝驅書祭琛齊魯倭舟于百粵籠突乎三楚栖句踐乎窮山覆平王乎穎墓此亦天下之形勢也 府治 按淳祐志云舊志於府治所在最為不明今以漢志及劉道眞記考之乃知漢以來皆治於武林山宋以來從治於平地又以隋志及唐人詩考之乃知隋以來始治鳳凰山唐及五代吳越國前朱皆因之建炎以後高宗即其地為行宮而守臣始於竹園山建治所此說據今為合也淳祐臨安志 爰自中興為太微之座臨

御之所而守臣治事臨民始於竹園山建治所故凡鳳凰山之舊蹟亭臺樓觀絕景勝跡為千百年間所詠歎者至今不可泯也乃盡考而載之杭州府志西部都尉自秦置會稽郡治吳門西漢文帝時會稽西部都尉治山陰武帝天狩中徙治錢塘據宋祥符圖經東漢光武時省諸郡都尉惟邊郡有之時會稽郡邊海當不廢據任延建武時當為會稽都尉順帝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據三國志本傳其西部始移於婺安故沈約宋志曰東陽大守本會稽西部都尉臨海大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杜佑謂二漢西部皆在婺女誤矣按漢有東部都尉治回浦今台州南部都尉治治縣今福州揚雄謂東南一尉此類是也封侯 自西漢哀帝時始封河間王子元為富春侯東漢之末孫堅將曰皇甫嵩嵩將曰朱雋今於潛有皇甫嶺以嵩破妖賊許生于此得名而本傳不載雋與嵩於陳穎平賊有功封錢塘侯同時若何勝亦以討黃巾功封於潛牧亭侯吳時褚䂮封錢塘臨平侯郭成封永興富春侯孫峻亦嘗封富春侯此皆本郡侯封之始不可不載 牧守按宋咸淳志所載牧守則自秦置會稽郡以來與後分吳郡吳興郡凡為守者悉書之及考淳祐則但以漢會稽西部都尉任延為第一而止書東漢錢塘侯朱雋吳東安郡太守全琮原其所取蓋以會稽吳郡吳興所治皆非今杭州之地故也考之地理會稽所治即今紹興府吳郡所治即今蘇州府吳興所治即今湖州府前代牧守三郡必各載之矣若此復並書是重出也故但據淳祐志所載擇其尤著者列為名宦否亦不錄也咸淳臨安志牧守 任延當漢建武初為會稽西部都尉聘請高行嚴子陵董子儀龍丘萇等尊禮賢哲興起教化是宜為本邦牧守第一而淳無知者今表出之唐代知宋璟劉幽求諸公於傳考之而知為刺史並當增入唐書明皇自擇刺史以袁仁敬為杭州隆羽二寺記乃云隋開皇十四年此羽之誤也蓋本郡牧守題名自本朝以前失其傳最為闕畧今取諸史及唐元和姓纂參以傳記諸家文集所得氏名僅止此耳後有考焉續補可也知而未據姑缺謹今按漢史本朝兆稿及爲新城今亦著稽籍皆建而不載吳會稽杭州府志據三國志朱育言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及考水經注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會赴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詳此則周嘉實故此議而劉府君則為奏者也劉府君名未詳東安郡吳黃武五年置東安郡治富春太平寰宇記舊圖經皆作臨武郡誤也 禦兒界 吳郡王禦兒分界國語曰句

踐之地。北至於槜李。又曰。吾用槜李臨之。此句踐并吳之後。於此與楚為界。吳地記云。與吳分界誤也。吳越舊封。必以浙江為界。越句踐入吳。寧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是代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其証明矣。史記錢塘縣給公封槜李兒侯。

浙江　桑欽水經云。浙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酈道元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浙江一名漸江。惟見于此云。註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溪合。又左合絕溪又東北逕建德縣南。又北逕新城縣桐溪注之。水出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北入富陽縣。江南有山。孫武王之先所葬也。江北逕餘杭縣左合于大溪。江北即臨安縣界水北對郭文宅。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又東逕烏傷縣北。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又東逕靈隱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開散狀似蓮花。昔有道人獨住不睹。或因以稽留為山號。據此則稽留之名本因計此。又一証也。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據此則錢塘故縣治本靈隱山北。非今錢塘。縣南江側有明聖湖。傳言是湖有金牛。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作湖。因秦始皇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又東合臨平湖。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又逕越王允常冢。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許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之西岸有木室。竭句踐百里之封。西至朱室為此也。浙江又東北逕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又東逕槜李鄉。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湊山陰也。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又東逕搓塘謂之搓瀆。又東注於海。按凡所載浙江經行吳越中。其地理名物。最為可證。故禾取載。使覽者詳焉。浙江之說。其見于桑欽水經及酈道元之注蓋其載于宋淳祐志。其說如前。以今考之。其曰水出丹陽黟縣東北逕建德縣。又北至新城縣。又東北至富陽縣。又東北過錢塘縣。其說據今為合。但曰過錢塘縣。是過其縣界非過縣也。過其縣界。則入于海矣。又曰。東逕餘杭。餘杭去江甚遠。重山疊嶂。不與江通。又曰。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江則聖湖。據古志云。錢塘縣治在武林山下。武林山即靈隱山。明聖湖即西湖。西湖北距靈隱山三里。東距江十里。亦與江不通唐人題靈隱寺詩。有門對浙江潮之句。必江舊與湖通。後來築塘捍潮。其

地遂為城。電如今城中猶有漲沙坑。蘭頭前洋街等地名。則舊與江東亦可見。又曰東合臨平湖。又東逕搓塘。謂之搓瀆。又東注于海。據臨平湖近臨平山。搓瀆近皐亭山。搓瀆與臨平湖相連。去江則三十餘里矣。而海在其南。非入海處也。此說據今為不合。論其大勢。亦必後其築堤捍海。久之遂成平陸耳。桑欽漢人。酈道元後魏人。迄今千有餘歲。陵谷變遷。有不可得而知。姑識以俟考古者。

錢塘江湖辨證　按水經載浙江東逕靈隱山。又東云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詳此則江流至靈隱山下。而秦皇繫纜石在今湖中。亦無怪也。所謂明聖湖者。既在江側。蓋西湖之濫觴耳。厥後江既隔於平陸。則武林諸水自四山而下者皆合於明聖湖。遂為今之西湖。亦無怪也。今靈隱尚有武林截潮志刻石云。有寶達和尚會浙江大溢。潮至湖山。達持呪止之。自是潮繫西興。而錢塘沙漲成陸云。又按世傳駱賓王靈隱寺詩。有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楊巨源送章孝標歸杭州詩云。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諸如此類。則靈隱山之臨江王塘向然。其証明矣。

東山錢塘源　舊云在錢塘縣西一十七里。寰宇記又云山下有飛泉二里。然人莫詳其處。今以地理考之。此山當在武林山。石人嶺之西山下。有泉流入今合澗。前志云。錢源即此泉也。此山距靈隱纔二里耳。

武林山　西漢地理志。錢塘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按武林山即今靈隱山。據劉道真錢塘記。陸羽天竺靈隱寺修四記。明宿武林山大竺寺記。吳說皆同。今太乙宮後小坡寓名武林。而實非也。即武林水所出。可以決之矣。而猶有惑者。或又曰。舊名虎林。避唐諱改為武。亦非也。西漢以名武林矣。又按十二州記云。武林山有錢源泉。東入于海八十三里。漢志所云八百三十里。以今水程考之。必有誤。當以八十三里為是。

冥山許由　靈隱稽留山云。巢許所隱居地。有晚山許游灘。又名洗耳漢。白牛橋。又有冥山。詳此蓋皆晉時許遠游所栖止之地。遂寓此名而訛為許由耳。

東山石杵刻字　太平寰宇記。東山有石杵。吳大帝刻云。黃武二年歲在戊午。八月三日。凡十二字。以編年考之。吳黃武二年歲在癸卯。非戊午也。戊午乃吳赤烏二年。相去九十七年不同。今此刻磨滅不存。恐記有誤。

錢鐵箭　按咸淳臨安志。郡人相傳。吳越錢氏用強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識之。又云。有開諸錢氏子孫者。言築塘時高下置鐵幢三。以為之志。則在今利洋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地為鐵幢浦。幢刻首圖如杵。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二尺。餘其趾入土不教許。近又詢之。故老初置幢

畹。㽔獨未成。應潮塗瀆。用鐵輪覆幢趾。而以鐵絙貫幢幹。且引絙繫於塊。
上下之石隄焉。後實土築塊。故幢首出土云。宋淳祐間趙安撫與慝貫民
地作亭覆幢。今亭廢為民居。獨存窪地。而鐵幢之首。嶄然出窪地中。幢本
有二。故老云一在舊侯門街東南小巷。今其巷尚名曰鐵箭。一在舊橋門
外。皆埋塞於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為民居所蔽。若不表識。久或湮
塞。此實幢也。近世有賦鐵箭者。遂指此幢為箭。認幢首為鏃首。不思方射
潮時箭已逐去矣。豈能存。且錢鏐英雄。其所發箭亦不過致一時之精誠
未必異於常箭。不考而妄作如此。又謂其首出土面。可撼而不可拔。以為
神異。此尤不察其下有關鍵之故也。至惑於夷堅志之說。謂此天孜則蠢
目紅。其言猶謬。今恐以訛傳訛。故力辨之。
洪武初元海內混一 禮部符下各郡纂輯志書。杭稱郡會。事當登載者倍
於他郡。未克成書。十一年夏四月。郡守馬二變纂輯。辭既不獲。乃据各縣
所具沿革。始末本之舊志。參以新聞。總其事為十三類。即類之內。又析為
七十九條。凡六十卷。閱八月業成。明年郡以成稿會式禮部。禮官見。謂得
纂輯體。郡遂命工鋟版。閱十月訖工。此書遂成。用志歲月于下方。杭州府
學教授。天台徐一夔謹誌。

人物
咸淳臨安志叙人物之選。所以風示來哲。關繫教化。不可濫也。舊志頗不
加揀。觀者若朱异之亡。梁王任之禍。唐孫承祐之以寵倖用於吳越。今直
削之。他如許敬宗則附見於其孫許遠。董昌則附見於吳越錢鏐。錢文僖
則附見於其父錢俶。若此之類。蓋不以官爵為人物也。況括本吳興人。今
亦不載。若孫鍾之王孝。與孫氏室之多材。漢何勝輒給公吳諸暴諸葛起
郭底普暨孫綠盛紹遠之類。皆增入焉。其人皆前古之有功業封爵。而若
輒若暨若褚哥。皆郡著姓。不可以其之著也。本朝若吳師仁為陳古靈所
屬。許強至為韓魏公所汲進。近代若李朓之清節。頗皆增載。 列女 幽
閨弱操。抗志植節。有烈丈夫所難能者。皇厪幸獲傳。尤宜表勸。今取孫姻
妻下數人增入。皆廩廩有生氣。回視女傑清貞。濫得傳者。 方外 釋氏
之空寂。方士之道術。與夫栖遁長往。獨行之流。今皆名以方外。以其遊方
之外也。諸所增入。各隨其教而不沒其實。如陸龜蒙之歌。錢塘丁隱君。蘇
東坡之詠。候潮門王處士。亦皆有足取者。並預載焉。 山川 近江以鳳
凰山吳山為表。而寶蓮山等。則其限與也。近湖以武林山南北高峯為表。
而孤山則其考異也。推而挫之。則其天目山為標準。大條山為孕毓環帶

千里。貫山帶江。支分派聚。雖若難以概舉。其大要不外是矣。今取在城諸
山。聚江湖相附和。而諸縣山與川行脉絡通貫。各從其類。凡皆因同以見
其異。而又因異以合之同也。 寺觀 寺觀之盛。非可遽數。而題詠之詞
梵唄之語。有非容盡書者。亦各附見。要之古所最著者曰靈芝。至今為盛
其他因其地而顯。若孤山吳山所依而廬者。今皆遵華非古矣。舊志各分
首途。而以大剎為底止。故雖門戶甚繁。而位置不亂。唐人有云。欲借圖經
將入界。尋遊僧處一間看。此最為得。今多從之。而所增補者。亦不可勝數
矣。 祠廟 首載土神。次常祀。次江神。次湖神。次東京舊祠。次古神祠。次
土俗舊祠。次軍營舊祠。亦咸秩矣。若乃諸縣所載。有甚不可曉者。姑存之
以惆氏。而在城所次序。苟適其意。則亦可以正民也夫。 蘇公堤 方輿
勝覽載元祐間。蘇公軾築堤。止自孤山抵北山。夾道植柳。乾道作新堤。自
南山淨慈寺前直抵北山。湖分為兩。遊人大舟不能達北山。紹熙中始造
二高橋。出北遠大佛頭。舟行往來始無礙。按蘇云。北山始與南屏通。章子
原詩。直通南北兩山春。則築堤亘南北明矣。此書所載。殊堪有惑之者。故
詳焉。 吳越 五代史十國年譜云。十國惟吳越。猶禀常行中國年號。今
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判書稱寶正六年貫[illegible]前橋卯舊錢明宮前橋

石柱刻字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四月八日。改建錢明巍造此石橋。吳越國
王記。辛卯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又給事中羅隱實太元年癸未。二月十日
作新城縣築城記。癸未後唐。宋同光元年。按此則錢氏亦嘗僭稱紀年。
後諱之耳。舊底將上送官。仁上深恐諏訪。尚有有軼遺將嗣書此卷。郡
李衛琳異曰。以古有今無者。件如後。其諸存舊之意云。 古城。 東馬
西馬城。 二城乃吳越錢王時城壁。今有夾城巷名。即古城界也。 古
城門。 朝天門。 龍山觀門。 竹車門。 新門頭。元在城內東東南土
門。元在薦橋門外。北土門。元在菜市門外。鹽橋門。元在鹽橋西。今在打城
巷。寶德門。元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西關門。元在雷峯塔下。北關門。元在夾
城巷。 寸門。乃吳越錢王時門關。 古倉 南倉前。元在執政府左右。豐禾
倉。元在草府左右。糯米倉巷。元在開元宮左右。三倉乃禾渡江以前倉
廒。 古營 白壁營。元在龍山觀門。寶劍營。元在城內鐵公橋北。俗訛曰把
劍。馬家營。元在修文坊里仁坊左右。大路營。元在猪家巷。福州營。元在猫
家橋北。五營乃吳越錢王時營也。 古園 武林園。今酒庫左右。即舊孫
七。石擔園。元在宗西坊東北。俞家園。元在六房院左右。地廣七里。瓔珠園
元在薦橋門外。桑園巷。元在府學後。五園乃吳越錢王時園圃。 古亭

橘園亭。元在油埭舟。御舟亭。元在鹽橋北木場巷。紅亭子。元在萬橋門外前軍馬軍寨。涵碧橋亭。元在孤山路。古橋　高橋巷。元是菲山河橋。今廢。土人猶以高橋名之。木子抗橋。元在太學後門側。處士橋。元在錢塘門外。孤山林和靖故居東洲之北。三橋。乃唐時吳越錢氏時橋梁。　古洞　羅漢洞。元在今文西廂左右。舊有文院。故有此洞。此洞乃國朝以前寺院。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　十八陽

黃

黃任道

宋楊傑無爲集行狀　府君諱某字任道其先江夏人遭唐末之亂。其族分適江南西蜀。惟建安浦城爲著姓蟬聯仕位無顯。而其文章行義多見稱于時。曾祖元吉。初以風雅名重江南仕非其志。儒學傳家。二子入本朝皆登進士第。次子覺任殿中丞。以清直聞當時。仁宗如宋宣獻楊劉二內相多與唱酬。播紳傳之。君之祖也。考潛山先生。兩舉進士。不利于春官。朝廷當推恩奏名。而隱居求志。不願就。其歌詠翰墨。有晉唐風格。累贈朝奉郎。世積令德。爲生府君。府君爲兒童時。才識已過人。及其長。力學有文行。爲韓魏公王荊公歐陽公深所器重。皇祐五年。進士及第。調揚州天長主簿。移恩州清河令。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神宗皇帝登極。覃恩遷秘書丞。以廣濟河決。免一官。魏公留守魏都。薦君學行。乞教授北京國子。今將下。丁潛山先生憂。繼丁母裴氏壽安縣太君憂。執喪盡禮。兄弟友愛。閨門肅雍。士君子推以爲法。制除。擢秘書丞。監都進奏院。召對。除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倉。就改本路轉運判官。旋易西路。就移陝府西路提點秦鳳等路刑獄。被召赴闕。未行。坐奉官失當舉奪秘書丞。會更官制。授奉議郎。入尚書省。任職方員外郎。兼駕部。年老。遷承議郎。改五品服。久之。以康精不足。乞補外。乃知汝州。今天子即位。恩遷朝奉郎。若足疾。求致仕。元豐八年十二月四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五。先是一夕。夢白雞棲于牀下。語家人曰。昔謝安夢白雞而死。我以辛酉歲當窆吉祥耶。果不起其疾。娶某氏。進封永安縣君。再娶章氏。封武寧縣君。三子。曰材。太廟齋郎。曰振。曰杞。皆郊社齋郎。二女。長適奉議郎王績。次在室恩州之清河清陽。夾黃河埽岸。芟草十四萬。兩縣於保長十九戶下催理都水漕臺。丈移不絕。十九戶貧之。六年不能供。前後長少鞭朴不勝數。蓋當時保長以丁數遣。非以物產定數。甫。郡縣若之。人莫敢議。君乃言於朝曰。嘉祐之初。河入恩州。故埽岸芟草出於民者萬數。今則聚而無用。除其可免之十判。朝廷可其奏。悉蠲之。魏公方執政。尤稱其事。初。朝廷置寬恤民力司。請道遣使求民瘼。有曰河朔館驛宜罷。須索以寬其役。君以謂河北中路傳驛。歲有遣使往來。邊防休戚之所繫。百須皆出於民。當令百姓明具所出物數。折除春夫丁役及於二稅合納之物。量數放免。民自樂輸

矣。朝廷從其議，至今民以為利。君在濟陰，當廣濟河決，危壽邑人將就墊
溺，老幼號訴。君來與議，乃決南堤以分水勢，不意浸鄰田，論法主重。君自
以長不忍貽過於下，一皆引伏。當時魏公、吳正憲公、御史中丞文章論列，
以為誠心愛民，非有害彼之意，譬如逐盜出境，盜為他境之害，非逐盜者
之罪也。曹州寬刑，知縣張復禮亦乞納官以贖其罪，竟得末減，而濟陰之
民世世不忘其德。至神宗朝，召對，上曰：卿即某耶？昔日濟陰之事，意恤民，
慰勞之甚厚。君稱謝，因請上留意吏書，上悅聽納。時貴人有不喜君者，君
為提舉官，時郡縣多不曉朝廷愛民之意，過為苛刻，君務為便民，司農官
以為沮法，賴正憲辨明得免斥逐。君議賑濟之術，均以一路，當散糴斛之
數，隨郡縣豐凶、戶口多寡增損以給民，全活者衆矣。河北方水災，米粟踊
貴，市易羅官又增價以歛之，民益艱食，人不敢言。君曰：視民困苦而不救，
非教志也。遂奏罷之。屬州有獄久不決而皆怨冤，君親往決之，是夕雨澤
霑足，人以謂雨自公致也。君孝於事親，友愛諸弟，自少文學聲名稱于士
林，識度高遠，議論嚴正，恥為阿諛取悅於人，其文章翰墨為世推重，文集
四十卷，可見其志也。其為守令、奉使，惟務愛民以報朝廷，大臣屢薦以臺
閣待從，而其命數奇，士論惜之。平生恬惔，與朋友交，久而益固，未嘗違言

人短，而多稱揚人之所長，勇於信義，廉於進取，毅然有古人
之風。某久游門下，知行義為最詳，紀述善美，不敢以誣，謹狀。

黃仲熊

宋黃庭堅豫章集墓銘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
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
卒。未生於臨賀，先大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曆家為吉祥，以為門戶所寄。
兒時黝黑，膚肥甚可念。先大夫稍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歲，為其幼孫，太
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然性質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為人
下，於儒生藝事無所不學，雖不造微妙，皆畧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
弟側婚晚。伯氏元明責大父時田為非熊娶錡城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
悅，意棄去，由是頗浮沉於酒中，亦自恃其命，曰：我生日在申，辰在卯，歲庚
午，天地合我，終富貴。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刻若琢磨，欲以怪
奇鉤致祿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忞聞其家世，欲以女予之，而非熊
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衛不祛，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
不偶，雖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恣雄其不壽。

黃得禮

宋黃次山參三餘集先大夫述　先考諱得禮，字執中，洪州
豐城黃氏。九歲喪母，十四游太學，二十五中元祐三年進

士第，嘗為嘉州桃源縣尉、虔州興國縣令、郴州軍事推官。以決其在桃源
捕獲強盜，大情已正，格當被賞，歎曰：豈可便文自利，而以疑似殺人？武盡
釋之。虔民健訟，諸邑犴獄充斥，其在興國三年，瘐死者纔一人，猶以為恨。
建中靖國初，應詔上書，論行法任人之要，其略曰：嘉祐、熙寧之法，仁祖、神
宗之為也。祖宗所以望其子孫者，在安治之如何，不在政事之因革。而主
熙寧之說者曰必為之更變，主嘉祐之說者曰必為之守常，分黨為朋，遂
立勝負，宿怨快於私門，實禍歸於公家，朝廷顧何所賴？惟天子建中和之
極，正心誠意，擇其善者而增損用之，則行法之要也。人才實難，有未必用
自賢良進士，砥名厲節，以自致於大臣公卿之選，益又難矣。國論異同，口
語疑似，無四凶之罪而加之以流竄之刑，瘴霧蠻煙，不死不已，遺孤旅櫬
難死不還。士有持平守正，如彭汝礪、葉濤之徒，其言未必見省，此風不革，
異日必有以伏刑都市、參夷伍宗之請聞于上者矣。願朝廷退人以禮，宰
輔為國受言，搢紳謨薄之風，增社稷靈長之福，則任人之要也。書入，報
聞。先考年不及強仕，位不及京官，平昔詩文遺亂散落，言論風旨可槩見
者，懼後湮沒，故追次
其略而不敢輒加焉。

黃瓌

宋曹彥約昌谷集黃公墓誌銘　通判公墓有誌銘，太府寺丞
瀬以族人之誼，許論譔矣。會寺丞遷漕廣右，詔趣行甚亟，秉筆
未竟，而通判公之葬卜日已定，其勢不能走數千里介以請，乃俾某述其
大畧，先納諸壙。按南康軍都昌縣土塘黃氏，分派于江州湖口縣之沙鄉，
自沙而下至通判公纔六世，其族蕃衍，星居兩郡者不下十族，多者輒數
千家，而土塘之族號為最盛，則公高祖居士拱實啓之也。居士居鄉有盛
德，貲財百萬，漫不以加意，賑窮恤乏，無所不盡其力，後又散釋氏之說，作
龍花會以召天下信士，聞風而來，無不滿意，傾囷倒廩不計也，人皆以居
士稱之，至于今未改。生子真，能世其業，號小居士，為土塘族祖。小居士生
子可畧，屢試春官不第，教子詩禮，不使為科舉祿祿計，後贈朝散大夫。大夫生
汀州使君武，汀州生通判公。公諱瓌，字少蘇，又字繼蘇，汀州之長子也。母
封氏，封太恭人。初，汀州有四方志，以奇節自許，當建炎中興初，投書論兩
河事宜，召問中書，即布衣授招討司幹辦，贊大名軍興，手劇賊田知古，招
沼州叛人王江等，有奇功，薦于朝，未報去之。會李成寇江州，得自外書入
圍城，又告急行在所，見謂過計，及遣兵往救，不及事，朝廷旰食，乃上書論
軍國利害，對執政慷慨憤發，為時論所服。高宗奇其才，授承務郎，知黃州

黄岡縣。虞婺州義烏縣丞。攝知郴州。又知汀州。與郡丞相不合。奉祠十餘年不爲屈。通判公初受遺澤。中乾道七年銓選。調徳安府孝感縣主簿。秩滿。調光化軍司理參軍。以薦者改宣教郎。知江州徳安縣。通判江陵府。丁太恭人憂。服闋。授潮州通判。未赴。以疾自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二年十二月己未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官至朝奉郎。公賦性簡淡。不事表襮。事父母爲令子。處諸弟爲賢昆。與人交和易平直。人不知其有立。遇事敢發。勢位不能奪。當官治民。一意不撓。厲驁行不以爲便。思有以撓之不可得也。孝感本無職業。惟奉諸臺差檄。未嘗少暇。以對刷錢粮妄之輸不鑄意。至割決獄訟。予奪產業。則皆服其寬平。莫能加損。在光化四年。未嘗以陞改介意。責游子弟持薩撓政。守以下皆避其鋒。公執法正。據書不爲少屈。大家豪奪民田。莫辨其僞。公視印文不合。上其姦狀。闔郡嗟異。舊城在漢水北。與房界錯居。得闌入悉民。即欲置地。公言此皆中原赤子。非姦細不可款。獄遂久不上。遂得末減。累政皆信其賢。爭推薦之。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總餉湖廣。知其舉將濫格。摘以公名。到上且曰。吾寮一舉削不可失一賢者。故工部侍郎顏公度爲轉運副使。以收拾淑寒自許。辟連歲不擬。職司部內有常貸皆不得虐勘。顏公初入境。意已屬公。公受代即辭去。無顧望色。顏公亟薦之。徳安新滅民租。會一歲之供。數且萬緡。公下車適遭其逢。用度不給。州家儲習泛數追使取諸民。不肯奉命。曹椽官有所誅求。又不供億。姑含怒媒孽。欲連坐佐貳。公言此知縣罪。不當旁及廣度。辟言無所畏避。邑民亦誦言不可勢。未敢發。遣郡吏物色帑藏。無一毫私意。俸祿外餐錢未嘗以例取。其計遂屈。顏已撤入郡。郡不可中輟。俾攝事。命幕以便郡政。佐貳理邑事。賑州家風旨。敢朴澤入骨髓。宜治辦井井。反不如前時。邑民走諸臺願終得黃佛子乃已。州家始不自安。乃還舊物。大資政趙公師蜀召還。過郡得其事。津津有喜色。又貽書鄉吏之。且言聖慈以事上官。盡力以恤百姓。舉賢如此。可以無負。在邑幾五年。終始如一。旁觀君不滿意。後有吹其塗轍立致禍敗。公論亦且不與。好學未嘗廢簡冊。適意即自賦詩。不可強也。平居安坐靜室。不以世俗事介意。戶庭之外至旬月不一出。所居州縣守令有滿去不得一見。過賓客契合。飲酒奕棋。陶然自得。真樂於接物者。官滿俸餘盡無求田問舍意。往來鄱昌湖口間。武寧南康城下。惟意所欲。娶曾氏。實彥約之姑。子男三人。涓、濤、湞。皆能有立。涓嘗以鄉老獻書登于天府。女三人。長適閭官子蔣楙。文雅有賢聲。次適彥約。其次則彥約弟彥欑。孫男六人。抱、祿、橘、穎、儔。女八人。皆未有所適。

諸孫將以四年十一月辛酉葬于湖口縣五石山之北青山背之下。前葬十三日而來告期。得涓所書族譜與蔣楙所親見徳安事實。乃參以平日所聞。擇其梗槩以告。不朽之託若爲銘爲表。刻諸堅珉。立于墓道。以判其嗣人。則奇丞事也。乃爲之銘曰。

百世之下。知通判黃公之葬在此。起歎起敬。有不可已。如其表墓。以俟君子。

黄中美

宋朱晦庵大全集 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

宣和之季。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名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而眾莫之覺也。捷書且聞。官吏相慶。獨信徳府司錄事。郡武黃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愀然曰。大平日久。軍旅遂興。庫無蓄藏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歲荐饑。民死無數。況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邪。聞者莫不笑之。既而河北盜賊果蠭起。信徳城守屢危。金虜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開門納降。惟恐居後。而公獨毅然誓死不屈。虜既入城。放兵四出。有捉得黃公以降者。公顧左右踣之而逸。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已抵罪。而宣撫使獨奇公節。俾行府事。公亦撫摩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轉朝議大夫。則以貲高不當復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遭國賊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虜營。虜遂以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縣千百數。相顧伈貸。唯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蓋當是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寧以來群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速于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甚則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攜孥諸孫。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離之中。川陸五年。乃能達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從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名。召以爲尚書郎。軍器監。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俾修農戰之業。以爲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祿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遷慶恩得賜冠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

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謁新安朱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卒厝將窆先事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熹受書考之其得光祿大夫蘄春夫人行事本末甚悉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并記其州里世次閥閱公之先自潮入閩居建之浦城徙緜武始別於建遂爲郡人高曾大父擧臣大父爲皆有隱行至公父蒙始擧進士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沒時公年甫冠勵志爲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而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真定府左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上官罷退人之貧甚不以爲意親友强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郡部極邊守城武將視法令條爲贅如也公不爲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憚屈爲改宣德郎知濟州衞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冤縱之同列有害公者讒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後河決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蹤壅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爲真定府録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爲盜而郡守歡然散遣如平時公獨憂之每當集郡僚不興守聞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於是乃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爲其爲

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人交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謹者郡有疑獄辭判史多委以屬公往往得其情無施予不問識否人雖有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遣其喪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道貴者招致之謝不往都轉運使呂公頤浩及他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而竟沒論者惜之公初娶究句劉氏贈和義郡夫人蘄春其繼室也延平今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淳厚靜專歸黃公甚貧處之自若晚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沒而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爲聞人以大其家歲饑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似有道者家人百口撫之以慈愛而教告勉飭隨之未嘗見其有嚴厲之色而中外整整莫敢越軼度鄉黨傳以爲法公葬邵武縣仁澤鄉寶隆山之源夫人葬永城鄉黃溪保銅青上下相距蓋十里子男五人曰端辰端平皆有俊才非角已興爲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爲朝請大夫主管武夷山沖佑觀次永平右儒林郎知靜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壻宣德郎朱康年保義郎朱脩修職郎趙舜臣通直郎杜鑄進士李先之也孫男十人孟迪儒林郎格致南卿范無劬夏欽鈞皆未仕而格致欽亡矣孫女六人其壻周致善李龍李徽將仕郎吳時萬上官璉上官撝曾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大猷大學大昌大淵大岫大聲大韶大受大履大任大周餘未名女十四人其壻任子南林杞李价餘尚幼玄孫男六人公撰公升公顯公圖公煥公壽嗚呼是亦盛矣黃氏之昌阜於世也其可量哉銘曰　豐豐黃公逢時之厄蹐隨衆北思膺眇微之死弗渝以全其歸溫溫夫人克相其夫又詔其子以成厥家壽考尊榮百歲而偶寶隆之阿黃溪之里東西相望兩闕對起子孫益蕃曾玄滿後尚有寵臨不遠來又

黃永存

宋何澹小山雜著黃公墓誌銘　淳熙九年夏某以祕書郎攝工部與緜武黃公永存攝左曹蜀人范仲藝攝禮部並命黃公折輩行相交既期歸休士類傾鄉某守三山時得相聞踰兩年而哭其訃其子益朋以狀來請曰吾先君子以忠孝自厲生平無虧宜有以詔後同郡之郭存者惟公其無遜公字堅叟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惟汶者入閩家緜武以五經分授子號黃五經生知良寧信州貴縣六傳而至公曾祖爲咸有隱德爲生家以大鳴于鄉贈中奉大夫生公父中美登元祐九年進士第終左朝議大夫以公贈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危氏祖妣

施氏贈令人妣林氏贈少師延平積之女封始興郡太夫人前昌國夫人公以蔭補官歸興初尉虔州信豐年方弱冠邑瀕廣多盜日廣子兵皆捕請于郡得騎大軍三百循州戍將叛策中夜奄至戮二隊將公與統制官逆戰于市大破之邑人德公繪象以祀旋捕逆饒十閘等二千餘人寇自是不入境奏功第賞循從事郎調詞有書身不顧臨歸赴敵之請聞者狀之秩滿以親老丐祠又之調饒州判官守皆加敬遇旱履畝檢按戶無異詞郡家不得免聞于郡公請詰諸田鄰乃辰服諸司交薦改宣義郎知信州鉛山縣俗嚚于訟曰有業過呼訟者起呼宣義公喜白母曰邑人相信矣屬精刺劇公庭晝閑縣有寨五人戶歲輸一石則秋糴五斗以贍直未始償也公爲中請蠲減且廢巡檢一寨縣計遂足歲歉然徙數百嘯聚發廩賊射遣兵會捕公遣燕偉倭並追回寇鏌勝委他官馳諭悉感泣散去事定狀首惡三四輩赴部流配之邑賴以全人服其善應變家呼公爲宣義後鄉武人過縣必問宣義安否先是保科無法戶長告病公易以田帖十日一校民自舉輸若二十九年百姓磨崖爲善政碑以記尤後人之更改也事具永平志其差役尤盡善人爭先應治有古循吏風諸臺以聞除諸軍糧料院公喜誦聖用愛人之句去縣有一年猶會有言前鄱陽守者波及

爺廳進以祠去日奉親為樂無宦遊意邑人端明黄公中爲春官言諸時
宰除倅潭州紫微張公孝祥為帥自恐以歡失事嘱公正救公樂為之盡
忠義寨姓莫者欲補兵官莫延原為變延慶持節南丹州之弟也事覺千
八人斫寨門遁明日翁至其六公請並誅罪首餘勿問郡以之恐旋徙廷
原他郡張公欲論薦公以除漕變路先是嘗詔奉廣西憲葉公顒魏公杞
以公應詔至是二公實當國給舍繳以格法繼命臺審乾道四年陛對孝
宗問來道常平及長沙軍政對甚悉退語輔臣黄某厲達可任邊寄除知
蘄州陛辭未及數奏上曰欲卿措置訓兵積穀耳因乞行縣上曰春時勸
農使可出因問疾苦卿必能稱朕公至郡則前所奏住修城池関隘瓦起
本伐等事悉施行矣公首懲輸納斛面之弊招流移耕墾閑田兵籍貴得
羸雖五萬石備邊庫以閒詔守臣不得妄支六年再任漕臣呂公中溢長
小人公抗辯不勝罷歸恬不介意創茅茸圃傍板輿從容自號退園居士
丞相虞公嘗識公姓名于屢起知通州太夫人以淳熙二年棄養年九十
七公性至孝老人食多噎躬進匕箸夜視床褥始退每宿疾作親滌涸撤
以授妾御俾無厭懈既長尤盡禮服除知嚴州對陳足兵食豊財汰官賦
俗等五事改溫州九年賜對趣知時上患旱公因進布種逐步法甚曰嘗

中亦糧甚儉惟小麥可耳卿議論詳明當留為朕事實次奏外官臨替妄
費貽後之患上曰卿用猶不足知妄費者卿實何所以聞對無聞責問之
日光臣游宦臣實生于河朔所陳皆聞納翌日諭輔臣黄某老成重厚全
是北人留他日護客遂除大理正既兼左曹上曰左曹民頃多黄某三十
年前作縣宜諳練遷官終不徙輪對復陳刑獄說決差役等弊口奏軍
政宗室添差上大喜又言叙曹匱之宜少貸內帑上曰名貸焉嘗還乎之
河貸二十萬人謂上意向公矣給舍有言關郎者上曰黄某兼得婧當吏
除一二老成遂召用頃趙公廡與公並命公在左曹事越拘攣符下諸庚
必分剖其曲直吏不容欺亦毋得市恩訟者獲伸有踴躍于部門者遷令
知有省部養湖張汶對有遺言盡指其慶與幼弟他房興訟二十年不決
公判其積歲以孝義語皆激切乃合詞請守前約輯論於然異日訓詞有
儒雅飾吏之譽詞臣謂公並指張訟十年夏旱求言公不務大言直述關
本戕者六事歸都城策斬等稅免僧道六十以上丁錢官户不許請佃往
招軍以寬民力等事疏入首施行兼刑部應支兩月間斷諸刑大辟四十
餘鄭興裔自防禦轉廉秉奏所給斛多就案公疑焉乃其前任嘗以內降
給其倖公撤問曰此乃斛案就多之鄭挺不會除帥淮東言者斥其欺罷

之十一月除軍器監上留意淮西屯田集卿監郎官議公言使知和州施
溫舒亦嘗有請詔各條具公言廬和無爲有舊迹可行勿利所入三年始
給耕兵然後以十分爲率歲收其一至五分而止詔可異日上諭溫舒屯
田惟卿與黄某爲然溫舒因奏公誠實可任明年二月除漕淮西臨遣上
曰送迎北客當召奏屯田久則有利郭杲行於襄陽已就緒郭剛見行於
和州上曰郭剛老成但不甚識字公曰若曰勤何必識字其人守法作州
日人號郭法司上以爲然因論吏贊貢兵兄食及前在左曹三邊復論北
事及河南荒蕪上曰河北近亦不甚經理公奏老胡諸子不相下有亂證
願飭武備以俟天時又奏士大夫不為久慮只錢會一事大必弊上曰惟
少卿爲是因乞並江海處盡用鐵錢以杜滲漏上是之令至郡有便宜即
奏未幾有旨相視黄州蜀士就稅利害公請就試者免征二千緡外此勿
免上稱善遂令爲定法公私兩便繼相視修築巢縣城公以城南邊江可
泊舟乞補治南壁而以池軍遷發捐三千緡犒勞客舟得無擾沿淮多機
員至者廬帥王希呂不交公乞隨宜收留繼奏和州開墾次第守臣錢之
望入奏上問狀對狀可信收悅曰無人任責惟黄某耳後數月之望復對
上曰卿向與黄某合宜同措置望日令以公知揚之望知老輔臣有言公

去恐緣淮西屯田之成者遂隳隳之望郭鈞乞守淮保江詔公同諸將審
度時議有專保江者公曰非所以安淮人也和州無爲貴糴公撥巢縣龍
舒常平復請借撥積二萬緡又措金代無爲半月征稅人始按堵公力捐
浮費寬假諸郡以所積酒渡課五萬請收斂為二郡備出納視常平法特
責專委本州倅遇灾遣兑中省和州舊糴馬料五萬官給三萬本錢州縣
以數不敷例科縂首倍費無藝公奏屯田已成歲收斂二十餘萬乞就糴
諸莊兵食之餘本錢不足則本司顧助人船悉從官給遂為公私無窮利
郊恩賜三品服十三年二月因任力辭不許公視巢縣可宿師而無儲峙
乃奏糴穀二萬仍樁三萬緡以備修築調發鄰屋二十楹貯之承平時六
安置茶場歲收息約十萬乾道至淳熙積欠修復佃占者十三家茶户且方
為所困公奏罷之許比附包占田土法歲輸官主户聽與客旅有引者交
易朝廷持不下孝宗特從之茶户立祠山中報德公庇戢盡庠廣子閑會
鄭興裔帥合肥挾公同厲和守張士儋奏入七日不報鄭丞自解因循前
怨尋奏出漕臣意乃與士儋俱得祠歸增葺圃以日涉紹熙初再任明年
以奉直大夫謝事積章沛郊恩轉至太中大夫封江夏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户自告老顏色視聽益精明並不跋倚坐不假仰治家教子無少倦嘉

泰四年十一月一日忽以微疾終于正寢年八十有八娶河陽李氏中大夫元瑞之孫宣教郎蓬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子七人長璽馴屢薦不第竟就世賞今爲承議郎通判信州次格先公三十五年亡次熊俱先解劬進士者年先公一年亡孫十九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歷紹熙四年進士第從事郎四川制置屬官大猷大學大昌大賁大韶大受大聚大任大用大嘉大夏大雅大慶大惠大瑞而大學先亡曾孫二十一人公震公升公顯公回公煥公章公舉公晉公岳公邵公鼎公廷公謙公靜公漆公詵公選公驥公立公咸公銳玄孫二人元擧元輿女二人適進士周端書奉議郎知郢州京山縣許鼎臣孫女十一人進士任斗南林杞虞溥從仕郎漳州推官葉舜咨進士嚴雄太學生李自中宗子進士趙汝洋皆壻也餘未行曾孫女十一人公氣質渾厚剛果明恕處己待物一以誠實善揚人善有恃才慢公者不與校居官嚴於馭吏寬以愛人晨出視事不改常度所至先修學校禮師儒薦名士不待其求聞府次於京師公時年十一扶旅櫬侍大夫人出汴而城已不守遇宿併衆中奉柩以行楊帥呂公頤浩以事契留之不可徑渡江是夜劇賊張遇掠旅至全家無恙識者已奇其先見早志儒科繼習詞學無讀律令與敵較財重義篤同僚居其里物

故爲推欵孫女嫁於人取而嫁之在州縣五十年一意守公去郡見思晚以跡遠更知孝廟問答踰於親密輝施行僅見淮西然亦未爲不遇嘗以千里江山勝便坐有神州凝眺是淡空盈掬之句舉酒鄉浩歌氣老不衰嘗從韓公元吉游作大師呂祭屬詞皆典雅有詩文十卷奏議三卷不喜釋老而清心寡欲自奉枯瘠過之內外二百餘口身率以勤儉子孫曾玄至前一一揖教使事職悉預辦屬績如平時前一歲自敘生平閱歷履立身行己數千言以授諸孫其年十二月十四日葬于邵武縣仁崇鄉新屯保篤松山之原與碩人同域銘曰 仕而遇主遠不必殊有韞如公早歲令聲州縣況淪玉階書舒烈祖知人見鄉勸揹不避所施未爲不遇天錫公壽復大其門垂其安卑以詔子孫校公所得實多於位勒銘斯宮昭告全美

黃正己

宋葉水心集 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己字聖與溫州平陽人始名千秉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今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與君者猶曰建侯云曾祖貴祖淳父廸紹興中爲太學生高宗慶八十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老無違行雖已有文尤與抑

常稱善掩惡進在人後遇後有教諱亦諷道究轉不令失色詞常不幸有意外事素不樂者來特擠君君不憾待之如平日其黨後有急君勇赴之力爲盡擠者愧服人以是受信毀是者家故貧迪功祖給衣食君環視無幾何嘆曰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復損於今乎約畜凡用至鮭菜細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輒具酒食中禮或一旦忽倒橐與人錢不吝也族人昆弟時節集處君未嘗不先赴抵掌極論大笑爲樂有未至間笑曰是建侯兄在耶皆到屣惟恐後因相與竟日不忍去蓋雍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合而其子揆進士第三人君謂曰吾疇昔所願不遇乎此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乃得高第入平進取穎而不得者汝無二焉幸矣然立朝有義臨民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告汝因每事爲節度授之閩浮舟數家獨到山海孤絕處忘其反焉嘉泰二年舜杞禮成封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意亦自喜曰自吾祖去三百年仕益有榮其先者吾何德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爲善將無以報國而死柰何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五再娶皆林氏封孺人子男中承議郎著作佐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同邑進士薛仍孫男三人曰邁孫選孫近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于烏奥

山迪功墓右崗惟君幽潛私淑非以其子而中方佐太史氏掌教元子嗣用矣當大列鼎養君也而不少須以死銘曰 種之收之有實其秣熟而食之孔美且饒亦既難老可以斯考紀辭于參君子是億

黃仁靜

宋葉水心集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靜字仲山其先婺徒也曾祖朴祖碁父惠之累封朝奉大夫賜緋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家山北麓娶沈氏繼室潘氏封皆宜人子男六度朝散大夫直寶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庶庚宜州大學廣從事郎湖州長興縣主簿庠迪功郎池州州學教授士隆太學生女二壻奉議郎知婺州東陽縣韓蓂卿宣教郎知慶元府鄞縣周之瑞而庶士隆及嫁蓂卿者先已卒孫男十二邁迪功郎鎮江府司戶參軍韋鄉貢進士遵準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韋第中餘未名而邁遵皆早卒孫女九壻文林郎常州軍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軍節度推官衣淳從事郎婺州觀察推官王集將仕郎陳獨餘未行曾孫男七女一皆未亂也黃氏越之閭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爲士家未充未置且夕急公求所以進其親者百力皆謀以身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以爲

如是不已，則以財自汲矣。於是請予出師入友交勸以學，而度中進士第。公喜曰：吾雖未耄老，然天其畀吾休乎。遂營隱居沃洲之尾。玉嶂之山，以某夫人年高多疾，卧起須公，尚未決去也。及某夫人沒，終喪。松竹迷道，庭花合圍。公着山人衣，曳杖扶書，行吟宵送，日月於林箐中，凡故時新吠康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惟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淡麫羹苦蔬，爲語儒佛二氏所離合者，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矣。陳君舉來，進經年，常縱論夜分，舉名善辯，不能窮詰而畏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至於天性曠達，不作競奔，雅已利人，不自封殖，無顏色之悅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惠而人懷其恩，蓋其中之信於人也。方度官浙西，公來不過三月，爲御史諫官事，稱當言，言有難盡，微婉順導，莫必感發，前後拔魁以請至八九，輒不聽。最後命使守泉，復固辭。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寫謀進直寶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爲難焉。蓋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予孫屢以文字起，庚庭既釋褐，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不知也。曰：夫除世俗纂事爲斷，細微精想，觀吾用力於此久矣。然枝葉生不知其數，今真斷矣。欲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澗然乎？公應曰：然。遂狀銘曰

昔君之來兮，友茲山而排僊。今君之去兮，遂茲山兮何求。其風䠞䠞，其月皎皎。徙斛者誠，不尚有諼。

黃景聲

宋何澹小山雜著黃公墓誌銘　紹熙元年冬，某自諫大夫除御史中丞，法當辟屬，念不可市私恩，慮故事博采中外平正有守之士，僉曰：無易今奉常博士黃公適。乃以名聞，得旨除御史臺檢法官。朝賀得人，而某實無推薦，公亦不自如也。既入臺，論議介而通，不隨聲應和，亦不務沽激。事歸於是，或不可，萬牛力挽莫奪。然後知公之果賢，而不求時好者矣。公字景聲，始祖惟淡自光州固始徙閩，武五子各授一經，人名曰黃五經。從祿判而居和平者，公系出焉。曾祖文絢，奉議郎，贈開府儀同三司；祖德裕，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左中大夫，贈少保；考邦式，朝散郎，贈正議大夫。公幼穎悟，不偕群兒戲，危坐書案終日。母定國夫人鄭氏嘗撫而言：汝必昌吾家。紹興間以蔭入官，嘗赴銓，聞遴預清爲隆興改元，始奏名南宮，初主南劒將樂簿。監邑之賦籍，不容欺隱。有訟在官，咸請付公平決。徙衢州司法，倉憲二司所聚獄，繫務公一徇法理，不徇上官意。分教長沙，以作成自任，取人先行誼，輔以課試，爲盦進次。累請詞不行，其所樂與，果知名。歲旱，帥漕講荒政，屬公預議，全活甚衆。交薦改秩，得邑新建南陵，供以憂不行。杜門讀書十年，不調。甘貧茹苦，纔半太平之當塗邑。以二百緡爲迎新費，公拒不納，妾隸徒行。米漕安國即以廉聞。瀕湖圩田二百餘里，遭水衝決，議者憚其役，公性喜爲民興利，至則悉力經紀。日役春鋤五千人，兩月訖事，植楊八萬，護其址，復許民占堤植桑柘。又請勿起稅。迄今蒙利。月供郡額二百緡，名軍水錢，前後白科取，擾害。陳公駿時爲守，從公請蠲之。既又忠顧未于石以爲定例，編戶有綴輸者，摘二三書而杖之，布囊封示縣門，約期而盡至者免。逮人，毋敢後。閱三歲，竟無點追者。諸臺以古循吏爲秩滿，除幹辦諸司審計司。江陰守請濬橫河爲民利，合寺宗意，即丈所貴，擇公往視改地，主其議者亦以賞啗公，公唯唯而去。入境，諜言不便，即條列以聞，或言且逆上旨。公曰：上本欲利民而已，不爲變。尋除太常簿，俄博士，遂爲臺屬。輪對首論無逸，享國之永，辨君子小人以救士風之鮮廉，復陳蜀事，借疾爲諭，曰：如疾之兆於未形，起處無異，而偏勝太過，潛伏腑胃，宜預爲防。上深肯，許未幾，朝廷遣張詔守興，其後逆曦歸果生變。人以公爲知言。明年，遷秘書丞，提舉浙西常平。五年，除提點刑獄，撤部訟繫，且多擊肘，悉裁以法。后族有摘佃官田者，公曰：餘將誰受。分爲四區，聽所請，秀邸棣不容民贖，業公立限責還，豪右聞風披靡。吳門

有庠吏竊用經總制錢，獄司誘令攀親，因爲姦利。公一日詣獄視，因所供逆九數萬餘，即榜通衢，貧窮而有要約者償餘悉捐，百姓感泣。公尤欲革爲舉之弊，一來公論無敢挾勢以請，所得多佳士。改湖南漕，部民乖訟關借留，時謂創見。未上，移守贛，力請奉祠。寧上初元，丞相余公入謝，首以公薦，得旨奏事，除侍右郎中。既對，極言黨論之偏，曰：昔之立黨，所有所因，如熙寧元祐之論新法，紹興之論戰和，遂成同異。今之立黨，本無所因，而自相封殖，以爲勝負，願察邪正，以公用捨，士論韙之。遷尚左，兩選多弊事，公因轉對，擇十條以獻，如京秩及格一考，方許辭任，特恩限年入官，以遏軼之年起理京官，出身必作邑，恩例占射不容走指，蒙關之類，皆施行。未幾除右司。權臣用事，公謂都司紀綱之地，設有干請，難屈法。一日，卬旨來謁，闕亡謝之，自知難久，乃乞外。明年春，除直煥章閣，知建寧府。制詞謂質直而有氣節。郡大旱，捄殍多判揀，公即發義廩，勸上戶損兩隨應，人心稍寬，乃以休沐閱士卒，更製旗幟，修軍政，以銷姦慝。所至必崇學校，秀學有蘆場五百畝，爲豪貴所奪，即取以歸。又從平江校官所請，得廢寺沒官等田三百餘石，名義廩，歲取祀范文正公，及教養其遺孫，士有入上庠預薦登科，貧不能葬娶，與嫁孤之遺棄者，皆有助。令文昌龔公爲之記。建學

允戢公肯而易新之。在建炎餘盲屠其衆。三年除江西提刑。公曰知止不殆。吾不能俯仰權門。其可久仕。復乞祠。用丞相益公貽書謂公高行配古人。清風激頹俗。嘉泰改元。得請謝事。以居默暮山下。自號默春野老。取孟子四端之義。榜其室曰人齋。杖屨野服。惟意所適。登高賞徑。忘其疲倦。時休十年。康寧如一日。開禧二年秋。忽屢呂東萊世間萬事何時足歎。閱曰吾將歸矣。十一月十二日。感微疾。索筆書兩偈而逝。享年八十。先娶胡氏再上官氏。贈宜人。二子。靜夫。舉進士第。奉議郎知福州閩縣。崇夫。迪功郎新南劍州司法。仲子集夫。今以實從伯氏提幹。蓋今爲迪功郎新衢州司法。季弟主簿進。鄭夫人所鍾愛早世。公爲念之。即以致仕恩奏其子約夫孫男二人。章孫。弦孫。孫女四人。公入仕踰五十年。處己待人。表裏洞達。無一毫欺僞。居官不容悅。而能自全終始。有異己者。卒莫加害。則以識見高明之故。惟簡淡。刻苦學問。游戲釋老陰陽方技諸書。作詩格律甚高。駢儷精到。晚歲手不釋卷。自集所著爲五十卷。居鄉不以輩行自高。談論亹亹可聽。自奉養甚薄。不飲酒。杯羹豆肉。衣不澣不易。尤以孝友著聞。正議公有意卹宗而未就。公承先志。撥田置莊。計口給食。自五世祖以下均及。由是宗族賴睦。嘗登東城寧國寺莊山樂而捐金易爲壽藏。是爲邵武縣黄

溪東保鶴沖之原。葬于戊辰十月之乙酉。後三年。靜夫乞銘于其託契不得辭。銘曰 義耶利耶。惟擇之安。弗比于時。寧戢其翰。以公抱負。蓋舉千里。顧義不可。未翔先止。訑訑翁翁。榮不益無忝我先。熙春龍尋。莫千鰲哉斯丘。手所榜卜。千古高風。誰其繼躅。

黄策

宋曾孝約昌谷集黄承議墓誌銘　闞學黄尚書既薨。僅一歲而通判君亦即世。君於尚書爲長嗣。賢而以孝聞。造物者奪之驟。莫名其說。其適然耶。其哀毀過節而益其疾耶。哀毀固有之矣。事亦有適然。有相值者。然而家失令子。官賸失賢士大夫。眇然人物之時。老成既已凋喪。蕭然俊偉者又復淪沒。可爲短氣也已。君諱策。字子長。曾大父諱孝輔。故從事郎知吉州吉水縣。娶李氏。大父諱去華。累贈太中大夫。娶周氏。贈淑人。是生尚書公。尚書公諱疇若。入朝爲禮部尚書。去國爲煥章閣學士。爵至豫章郡侯。贈宣奉大夫。出入藩從。家有傳。國有史。通判君幼而岐嶷。少長業舉子。晚壯以父任得官。自承務郎轉至承議郎。自成都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改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知吉州泰和縣。通判漳州。以憂去官。而腐瘡及之矣。太和多士之地。又多巨室。令稍不自愛。雖自愛而弱不能立。或少不更事。則吏民持其柄不敢詰。何君到決肯綮。既有以服其心。正辭理財。自酒課一事。撿柁弊盡。沛然濟足。無所欠闕。然後寬程賦。施市衙紓民力而通商賈。惟意所欲。以至葺治庠序。選補偶秀。肄業所議。靡一不舉。長沙會府。征調浩穰。關決之事。視他郡爲重。適特板纂以才選。獨任其勞。旬月。記事公私若無聞知。增募飛虎卒。亦得專任其事。取其勇力善鬭。不問所從來。從舉酒務增釀。城外白酒兩庫。取以給單。皆護其利。比其發於事業如此。至其既穎絕塵。則又有不可及者。方虜騎闖邊。朝論慮調度不繼。稍行鬻爵法。給官資以下。州縣責以期程。且水旱間作。又給僧牒以助濟貸。亦急於售。名項雜出。不得已而及於民。强者衆勢方合。弱者無以自解。胥吏旁緣爲姦。所至搏手。名爲樸請。其實抑配。強之以盃酌。雜之以械繫。雖以無道行之。終不得其要領。君時在泰和。獨能深思熟慮。謀於泮宮。託之士子。度其事力可者。更相勸誘。文移無所施。厲驚無所與。攜齎鬻僧所求。皆集一時。守令未有出是者。予幸得備數帥守。親聞其事。即以君姓名上聞。諸臺亦先從剡上。屬方急賢。謂且清切矣。未使親持次。乃得漳倅。以其所處觀其所就。幾得壽而顯者。聞計而歸。即忽忽不自持。以至大故。平生恬於進取。不以超躐動其心。當調劍南戎官。時總餉者招以幕府。辭避不受。在長沙遇覃赦。例當進秩。遂留弗請。聞親病。遂不

果上。致其階不至郎宿。非不遇也。生於乾道之癸巳。卒嘉定之癸未。享年五十有一。娶熊氏。同邑進士圻之女。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方之曾孫。子男四人。端卿。良卿。敏卿。序卿。皆力學能文。端卿當受尚書公謝事恩命。孫一男五女。家世隆興府之外邑。初居分寧。與雙井同譜。七世祖遷豐城。沈江自高祖而下四世。賜第者凡八人。遂爲豐城第一族。某諸孤將以甲申閏八月丙申葬于新建縣南陽小象牙山之原。而端卿書來乞銘。予既受尚書公深知。又與通判君接官僚。高其名而勝其實矣。義不可辭。乃爲之銘曰。其行也恂恂。懷經綸也。其政也肫肫。銷頑慝也。進而稍稍。尊其身也。處而汎汎。存其真也。有祿而弗盡。嬴其民與。無疾而中歸。不見其親。其蘊莫伸。當泰而屯。死從其先人。求仁得仁

黄仲脩

宋黄勉齋集墓誌銘　余爲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嫩。名儒鉅公彬彬輩出。故家遺俗。皆知尚氣節。畏清議。信厚而質直。其天性然也。黄君思永。字仲脩。其先金華人。徙豐城。後遷是邑。余寄過之。入其門。庭宇閑寂。登其堂。主人肅然。問起居外。不雜發一語。蓋純純實。進止有常。見其二子。延客坐。服飭樸素。器用純質。坐客常滿。衆無雜賓焉。自是累累過之。終三年猶一日也。予與仲脩交最久。仲脩足迹未嘗

遊公庭間嘗先鄉唆視時穀價之貴賤仲脩獨下其價以售鄉閭里從於仲脩之家者歲以無流殍焉篤於教子不爲剽竊以徼利擇師取友不遠數百里必求有學行者致之爲子擇婦不以財必以世之鉅儒與鄉之名勝嗚呼何其賢且厚耶訪其家世則左朝散大夫吏部郎中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公事贈通奉大夫次山碩人卞氏之曾孫通直郎知静江府義寧縣事攢之孫人徐氏之孫貢士進吉夫人管氏之子叔祖璞管公擇仲脩於群從之子最賢者以爲貢士後蓋邑人之右族其生產之厚裕如也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有不習尚浮靡貪婪嗜利恃氣陵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今仲脩家世如此乃能自處泊然無一毫驕吝之意宜其天資之厚有以守其故家遺俗之舊耶仲脩年四十卒於嘉定元年十月朔日娶饒氏子二人慶臣清臣女二人長適進士饒治次以疾廢慶臣娶晦庵朱大公之孫監酒朱在之女清臣娶寺簿王君克勤之女兩君家甚貧從仲脩數月亦皆卒王君且死其家遺媍來曰妾不幸有夫之喪女長無以嫁夫人其改擇焉饒夫人曰吾言已決矣擇婦擇其身非財也且寄語於朱氏謀母以貧爲嫌二子無異意焉嗚呼非獨仲脩賢也如其妻子亦賢且厚也進行於家人閭君是耶仲脩將以嘉定三年十二月十

八日壬申葬于縣之明賢鄉唐門之原二子以其師盱江傅沂之狀來請銘余既獲交於仲脩又於其長子有妻黨之親知仲脩之行事爲最實敢不辭而爲之銘曰　植根厚者其華必豐浮埃爲基胡墉之崇猗歟仲脩古人之風畧大聲宏不于其躬銘以俟之刊于幽宮

黃凱

宋黃勉齋集墓誌銘　黃氏居福州城東三百年釐而爲三派而爲六後有他徙者自同慶而下子孫存者無慮四十人挾策爲儒者累累不絶紹興間家院公始以篤行直道清名高節著聞當世子宣教君果通直君惠亦皆孝友廉潔挺挺有父風又六七十年後路之黃諱叔弢者生先覺先覺生使卿使卿生公諱凱字舜舉獨能以勤儉大其家若學守禮法教其子南金宗尹宗傅皆雅飭爲良子弟南金以指冠預鄉貢宗尹亦繼入太學一門之盛庶幾家院公之遺事矣嘉定庚辰十月丁丑公微疾終于正寢初娶何氏後再娶陳氏子三人女一人婚嫁皆未畢而公之年僅五十有二乃不及享其盛大之福識與不識無不爲公流涕也命之脩短懸于天矣勤儉苦學守禮法者人也一族之間三百年之久其盛不過再世皆以勤儉苦學守禮法得之則公之行信可書公之子弟與凡吾之族人皆知以公爲法則吾宗之大未有艾也其年十二月

壬午葬公于桑溪艮山之原其族孫幹爲之誌其墓而系之以銘　家之興替不于其家于其見天之報施不于其天于其人謂予不信視此堅珉

黃澤民

宋陳耆卿篔窗集黃君墓誌銘　頃麗水有賢令曰黃君沐之未滿歲死死滿歲其子傳奉監州唐公又民之命自長溪來述銘君賢宜銘也能使上官思其賢經紀之振耀之愈宜銘也君字澤民唐昭宗時有校書郎名璞者著書號霧居子生詵自詵至九章三世咸有禄位五世至大中封迪功郎大中子十萬封承奉郎十萬子積中弟不覓舉以通直郎老于家君其仲子也君讀書務通大意耻爲章句師既冠爲第三明年秋名調義烏尉邑多土豪與巖藪相出沒見君尚少年薄易之君與其屬約曰必勤是吾始責汝賊有殲獲予者有賞捨赦者戮擒其宄縛以歸自是義烏不苦盜州歲歉檄君賑視君語其輔行者曰吾敢忤太守耶然不忤太守則忤民矣民不可忤也幕府疑其釣名君爭之辛減賦十六七常平使者又檄君賑濟已而出不意行部見在在積粟不糶猷深駭異之故事尉巡行必使里正饋食每觴客胥卒供億費誰以進還大修賄酬其直君謂此假于民賦寧饑死不敢太守聞爲增俸去之日不持一錢閒謹令上杭縣嚴吏而寬民誅財而不留獄雖休澣若暮夜求許

投牒御理來可責育莫奪也大家鄰其姓者持邑事短長遂蠹業令者跡之輒論如律縣至衢鹽運丁銷失期則上供負殿君通融有術課倍登改秩知麗水大歉如上杭胥吏弄財賦不問輸未輸混爲一籍賄至籍立改以上戶產移下戶下戶寬不堪命君蒐獵見底裏重寘吏于法賦始平方將脉縷源流疏抉隱慝立程式以惠來者意懇懇特甚予嘗行其野民誦君一舌泊謁入見君竟日據案問有睽手曰無能擇飯手曰不能也嗚呼予固疑君甚矣視其貌則魁而肢意不數月死矣家人問所欲言曰善教吾子乃瞑年四十四娶徽州判官揚及申女子長傳次觀予每慨才與志人所難也而兼之者尤難兼之而發者倍難也如君兼之而發且蚤矣夫激石裂雲飛川達可以至而不至命邪發之蚤者固不若晚而成邪然則彼有無才與志而洪汨以壽假寵以貴名謂之成而實則非也君兄名清之少相唐以學學本諸老生狀狀勸君久且大君仕竟夫兄未官扶道直只夫覺無幾何通直亦死家事惟清之兄予所撫拾以銘君者清之筆也唐公村傳首曰汝無父有伯父爾其事伯父如父嗚呼世有上官之賢憫其寮之死而眷眷其家若此哉君死以嘉定十二年三月某日葬以其次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銘曰　鸞停鶴矯森羽翰跬視層雲莽無邊進

風吹汝擧弗騫豈獨汝泣人共情自古有死誰百年壽
路不博天回贊嗟哉澤民卧幽阡光氣不沒珠藏淵

黄觀復

宋葉水心集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黄章字
觀復余友禮部尚書名度仲子撿身一以正不中於親非
繩墨不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友不足
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處事必於法義雖足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
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鄉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
而遵其儉父而卿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
卒官下年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
氏先卒再曰趙氏子元護承務郎元真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
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驗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
非三也請兄銘者悲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畢不
祥耶黄氏畢不幸耶銘曰　人乎觀復永百秋斗揭嶽佇江
河派天乎觀復豈其伉聲滅影絶何所游怛哉銘乎恫厥幽

黄子通

宋曾彦約昌谷集墓誌銘　黄子通處還調三十年無進
意饒得入鐮莫口不道求薦事使者與好事者皆切歎服

又極力推導之頗有端緒未聞其疾苦也寶慶改元之明年歲在丙戌時
予楚節享家廟奉親歡無廢事明日得疾即以屬纊皆享年纔六十有一
聞其名見其面目者顧無識則已耳稍有識則莫不短氣大息甚至披淚
不已蓋其爲人天稟渾厚父母曰吾賢子妻曰賢夫弟妹曰賢兄達於宗
族親戚朋友鄉黨賑貧之助婚嫁力所可及靡不殫盡則又皆賢其行雖
本郡太守薦士於朝則亦首稱其素以爲不可及也平居閒使坐之室列
前輩遺訓於左右聞善言善行必手自抄記反覆展玩躬而行之惟恐不
合居官善待士不提其民讞獄務平允議政主寬厚補它職不食其俸謹
出納不取其羸外不事表襮而人推其才進不由科舉而人稱其學其言也
似訥其行也似緩而其主盟正論捡挽吏姦有萬牛不可挽者初以寧宗
登極恩授將仕郎入銓等爲安慶府太湖尉兩調處池二州皆爲法椽池
守推服其才及改攝王人丞以賓客舉辟倚嫉畫爲重行公道於帑廩閭
異時恃苞苴假氣勢者無所措其手所更歷纔若此而其所抱負者不可
量也昔西坡先生從晦庵朱文公游立朝耿耿不負所學持使者節以編
粗救荒得罪時論居閒累年不自辯其是否賢士大夫見之而心醉子通
克肖其德人之敬之者猶其敬西坡也與弟建昌軍錄事參軍括蒼官奉

觀更主家務叔出季虞人無間言至是括來奔喪奉以歸葬將以是年十
一月庚申記大事于星子縣清泉鄉大礦方家嶺之原以友人胡泳狀來
謁銘不可辭也按南康軍都昌縣黄氏派出於江州湖口縣之沙港地近
都昌故都昌多大族西坡諱灝故任朝散大夫廣西路轉運判官娶高氏
武顯大夫汝翼女年踰八袠今封宜人西坡之考諱唐叟故任左文林郎
温州平陽縣丞贈太中大夫娶伍氏贈碩人平陽府君之考諱澤隱德不
仕娶魏氏伍氏自平陽而下徙居大寧其上則族處松羅皆都昌也西坡
晚居城下今三十年子通諱抗乃朱文公所命兩娶陳氏皆池州通判非
之女亦皆前卒一男子充將仕郎女適光州陳史君椅之子塘請銘之曰
維脰浸山世豈無材木心不正將焉用哉折揚戴路世豈無聲一入俚
耳秋鳴胫名譁歟及物獲務棄青外雖搔名中有德色議論磊落神決鬼
出算計見効百不及一賢哉子通粹然德容聲以形厚大呂黄鍾孰不養
親子通養志孰不持身子通守義表裏洞達內方外寬以此治家以此居
官官則不顯我亦無求死生夜旦何短何脩持此歸報西坡先生無世間
累有身
後名

黄簡

宋劉後村集墓誌銘　朝請大夫黄公諱簡字德廣將葬孤汲
明奉家傳來乞銘余瞿然曰公吾故人也銘其可辭黄氏自閩
始遷閩至八世祖袂理公興自泉遷莆曾祖瑋祖大炳贈朝散大夫父艾
刑部侍郎贈少師爲紹熙名臣公年十六以胄子試春官不利父任爲承
務郎歷鎮江府江口鎮稅休寧丞知會稽豐城縣通判嚴州知賓柳二州
端平乙未閏七月丙寅病卒于寢年五十九明年九月壬申與宜人方氏
易氏合葬于城南小塘山方中散大夫勛之女易禮部尚書祓之女一子
汲明將仕郎一女適衢州大學陳揩公凝重靜默語笑容止皆中準程出
於自然律身居官尤嚴恪初少師公在諫垣論擊辛卿棄疾半衢切骨及
尹鎮江公已先去猶鍛鍊吏卒終不得毫毛罪休寧有十四年不決之訟
公一閱得情會稽繩貴游雪獄冤豐城築廢堤修學改塗賓州公調土
豪義丁夾擊雜猵無遺絶口不自言勞州始貧比去帑庾皆實柳之兵吏
始按月支俸南官有不幸者必經紀其家然公所至剛峭自立疑疑有風
稜不肯隨世俛仰其在潤越皆以避仇去在嚴以忤巨室去在柳以諫官
誅睛不得去同時污吏無夫多據要劇起顯美公方閉閣蕭然食仙都崇
道之祿以老歲月及天子親政向爲權姦排抑廢退之人稍見收用而公

忽忽死矣公事母秦國方夫人盡敬撫諸弟極愛歲晚屬行凋零始衰多病俄而季弟看為通守既復矣公哭之慟奏官其子欽明易簀猶曰吾死無可恨如諸院孤幼何聞者悲傷其意為銘曰　賓貂之相敘列怙攜以賙少多為人否覽富聚諸貧擠諸淵嗟嗟黃公白首癉烟端乎反是廉約者鮮公不少需遽歿而儳前尼手人後制乎天嗟嗟黃公邈乎斯阸

黃丙炎

宋劉須溪集墓誌銘

歲庚辰予初與純父遇風雪東湖之上驚相弔曰貴庚泉見君文閒古人耶今人耶或省亦以君為古矣君在此耶語雜悲喜至甚夜不能未明復誠予語悄靜浩然曰吾平生慕湯東澗近年慕君亦欲從君後耳君豈從古心公致誤耶識君慷慨叙寄不淺因擁余而起以所聞於江先生者為君言之如東澗何可及也未第時與其兄客徐景說棣欵已不相合既第待信州戶闕一日有趙尚書出參贊督府視事首見薄姓名欵曰余識之真西山時湯某乃猶為此官哉即拜疏薦之代主冢山從是隱然出徐徑吸上自端平至景定三年出入諸老皆成覆壓即小人扳引及當國所忌惡皆不足為全名之累不待耕某事幷某人而大節自不可及比如陳太丘黃叔度公論常

身為之地故樹立矯矯不肯為人稱門生也亦各其時命也言未既君淚沾余衿獨來往平麻姑山覺夢一醒題忠孝二字而某在焉孝不敢言也忠特君此乎亦喟然于少年州縣不自試一二因舉于房天授沛公屯多疑非獨縣指如子房意此所謂漢事將成也誦出師表至引喻失義以為忠諫想見庸人自用欲傷心元德之不見身世何長令人喜言四方上下孰知吉不見奇奇而不用不用而驗驗而悔悔而恨恨且見禍其進退偏反復非前古君臣之比哉君曰世事勿復言即大字何等不足存而魏鄭公以此揚大年以此憾至死因泛論郭侯山人高致魏廷與淮陰勝暑相似李伯紀張魏公成敗天意語不必有出出不必有謂未嘗及心事彼此直獻欸往復不知出於君之口與余口也於是相知深矣復欲與君談不可得矣前年猶寄余詩去年有持書來視緘題若不可識則君死矣余以歲初謝客嗚咽而入問狀顧以欲至寒扶中相屬語腸痛欲絕海內人物風流略盡託君筆墨相蔭映復死猶有講學之望顧不樂人間世如此念前冬有沅湘老人以君文求余記曰黃先生雖不能飲尚健生余謂純父長七尺年五十生世大有事在近如此而止達物復何以哉輩為哉讀門人狀君行豈不整家娛至然不如君前夕剌談盡了著君語語而俯仰浩蕩人物著微心跡攄韜功名疑跡僕有君子可以想見而歎若狀所難言又有人不及知者江閫貴人與邊守將不相接君代書客付語見赤心指授得宜又多軍情所夢不得達者雖是感泣思效倉猝用意勝謝東山自異顧內幕所左右能此而已其若吉鄭費見於背募得淮卒三千備遊擊為淮捷賞故鐵鷂小舩為艨艟大艦取勝議諸郡閉絕流民如屯盜請城外築堡居老弱而吞選其壯者從軍使為閫帥釋留路之怨馳從約之書共固國憂胃懷磊磊出於人所不望而人亦知惟君所為嗟乎使君得來一障亦當遠勝一閫難九江事去相府遣處諸司參算君猶力勉以私財招軍撫溪峒為用至獨松失守庚牌暮下速援行者議繞信道捷盡徑崇安純出三衢兵夜發君與家人不相顧至石門遇長幼相泣君曰國事至此猶顧兩輩耶自是言之有傷心者矣國家養兵三百年救群臣子庶民三宮仁儉一朝有難人懷顧望徒擁烏合盡府庫君以書告忠義感動言必稱君父然至行而行閉入閩而閩潰行城閉有扶擊城下至斃者諸將欲脅之君正色不可曰我輩以路梗假道欵疑耳若脅一城三宮聞必震駭諸將已復因謀不利君不為動既又具軍行宿次踏奏有笑者曰君猶謂有道進所耶君慨然泣下曰誠不忍以為無也聞者始掩涕歎息及入閩

有張將以水粮之咄咄謀劫主帥以出語已逼君又不動一日坐水閣有飛矢掠項過著柱跡所由來忌君者出此明日君行軍亦潰生亂世無及於救人不自為政故所就止爾然積誠所至在建而勸分分建昌而祈雨雨皆以客館係人望得天意亦何害有一日得行其志而惜之者如已試世自有盡君名方興有西園八十之老傅太史自得以君來為賦詩書曰碑樂龐老君又曰能威兵處在真誠其志慮風采何如也自咸淳第授靜江府臨桂簿會辟泗州淮平尉不就後五年辟建康府屬臺酒庫自是始與幕議又五年辟臨安府總清酒庫德祐初差幹辦江西制司復帶行裡兵架閣未幾復帶行國子正明年除宗正簿督撫特改宣教郎初至交代違年不顧上仍待閫准平界北得進授曰不敢欺及登儀有御令鈞致者自免徑歸諸司舉削常片紙書所聞廉介有政聲者請以己所應得者舉之受舉者不知也或知而謝辭避去此事亦近年所罕見余出仕十五年未嘗受人一削君自謂出處與余同謂比自其父得聞象山之學於其諸大父益貫徹朱陸授學者懇惻窮至所至老成欽動諸所識予不能盡知而尤於丹徒陸君實秀夫耿耿為君實大節可哀君實文不多見見君文識君實宜君實之所納督也君文不蹈襲諸作不為時文議論講義註疏

而辦事美理與至清豐涵暢見自為家詩益有思正足鍔目前意撲厚雅馴視他人能此復少況至於家庭講於人物大意倫紀襯切廉廉見之于峰陳公宗禮嘗對人云吾欲得一客如黃純宗清者不可得其文之有本又如此士常患不第二第先自欺誑能以去就易民命争國事被擢偉險姦貪懦狠僭辭能聞意能誠也世扶道迁而環雖如陽良史騎如車中反其窮戚與能有甚於常男子之不得去而南審禦之不能食也嗚呼徽斯人斯世之不幸斯言也亦孰知其可悲君臨川黃氏居崇仁東里諱丙炎初字文炳晚更字漢翁予詠之曰純父其鄉稱之曰思梅先生生丙申卒丙戌曾祖儼祖邦基父應辰梅德公也思梅思公也妣陳夫人娶陳氏子男六應孫與孫弼孫巽孫服孫應老巽孫繼銅棠陳應老以治命後厲孫應孫筆墨可愛皆如思梅復生曆趙次恐孫男五女六葬崇仁鄉西隱里雷公山實丁亥三月丙午君予重不妄語踈闊無飾悼及所委曲傾盡若自營收致後進有蒙戚乙丑自京歸安仁道中有盜執人逸累居者既誣服君以過客得盜名告使者使者得實謝曰君乍脫陽屋洗究如此可量哉其後避難得使舟出溪峒各護送皆所嘗盡力有恩意者亦若有助為銘曰　嗚呼國之初也材不必其如君世之甚也吳不必其如臣莫不幸於以身從人又不幸而以文致身故雖有孔明公瑾而用之如陳琳阮瑀又如溢名二子而不得為許遠與張巡豈非命云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一　十八陽

黃

黃自信

宋林希逸竹溪集墓誌銘　永陽龍興黃草叟遯齋斜曾公之次子也諱自信與其兄某同事樂軒陳先生以見稱早歲有場屋聲亦嘗走江湖矣交游甚衆諸老頗許之中年喜學詩盡焚他業築室以適軒名日夕吟詠其間暇則焚香鼓琴有蕭然自得之趣雖先世習蚤華盛自視漠如也生平守師學鄙夷流俗緇黃占卜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尤抵以詩發之故有適軒吟藁紀行游湘游岳諸集余嘗及見其半為之跋矣今存者一千六十八首無非輸寫己意略不蹈踐古人前死知其學力也咸淳己巳三月六日終于寢春秋七十有二其年五月十六日葬薌壇山弟某求乞銘曰君垂歿所為也余少因樂軒翁識君父子於溪上料曹南游初程也于時君兄弟如玉雪人皆以遠業期之今上岡傷哉余初記薌豐庵又銘朴齋墓今又銘君俯仰五十年如一瞬自感今懷昔能不慨然遂廢一食為之銘君娶陳氏先君卒三十年子一人

公裕其世次見朴齋銘茲不重出銘曰　得於師者正得於天者高不耽於進其適者恢不美何尤不求何遷嗚呼於人者多我以銘之何

黃鍾

宋陳元晉漁墅類藁墓誌銘　余乙亥丙子間聞門交於黃朝瑞來學與之游益覺其氣質凝重課試大字亦穩律余心喜之從容叩其嚮嘗從誰學則起而曰家君少篤學頗公元衡為郡文學時以巨題試諸生家君以詩出奇押窄韻得句為首選經史子集皆手自點勘病時文之無則取省聞程大數十篇鈔黃批抹皆有關鍵日夜為朝瑞講說然嘗恨其無師承凡所造悟皆心自尋繹得之慊然不自以為足故遣朝瑞從先生游余乃知南溪為人大槩如此後二十有七年其孫韡卿補充太學弟子員又見其鄉人為余言韡卿年五六歲入小學周夫人憐其幼公曰子弟凡事皆可遷惟讀書一事不厭早扶翼左右觸事輒誨之所以教韡卿者獨所以教朝瑞也既入上庠人以為南溪種學種德之報南溪方進韡卿而誨之曰太學多士所聚重厚浮薄色色有之汝往取友必端毋詭隨進學必力毋自畫余益知南溪有識趣如此壬寅十月六日則聞公死矣得年七十有二越二年甲辰十二月十六日壬午朝瑞奉公柩葬于所居南二里大池原先塋之右韡卿狀公之行實來曰韡卿父子事

先生有年矣知先祖莫先生若乞賜之銘余不能辭公諱鍾字彥遠鄉人稱之為南溪先生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公幼穎悟不群嗜學如饑至天文地理雅墨老子稗官小說之書無不通解對客口誦至數百言不休風簷燈案蠅頭細字雖晚年猶把玩不倦鄉寨勸分立歛郡每談公董視取予多寡一折以理富者樂於輸貧者安於糴上下晏然如紹歲庚寅之寇臨川崇仁為最大家奔遁遠徙鄉旺所在嘯呼公曉以理法聯以保伍遏亂萌禦兇暴環公鄉數十里恃以無恐事平有籍以補授者公不以為功也他如去里胥之蠹興陂池之利訟平其爭征寬其期凡可以利眾及物者勉勞畢力不懈然皆出於中心之誠然非干譽非要利其接姻戚交鄉鄰中無城府外無戰級懇懇悃悃人亦樂親之或以非意相干笑談排遣無藏怒無宿怨人之有善稱之不容口聞人過失必為掩覆陰騭且日傳說未必爾斯里稱善人非耶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即朝瑞次朝美先公兩年卒女一人胡獅大其婿也孫男六人德鄉次即鎮鄉翼鄉鯉鄉新鄉翔鄉女三人長歸傅夢得餘幼銘曰　敎行於家庭行暴於鄉鄰古人之所謂吉士善人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尚遒觀其有成

黃虎

宋吳泳鶴林集墓誌銘　諸暨會稽大縣也黃已著姓也虎公名子文其字也憲朱氏曾大父母也瑀贈忠訓郎吳贈孺人大父母也祖登仕皇考也曾氏皇妣也生而穎悟莊重如成人公之幼也刻苦植學取友四方遂登戊辰進士第公之壯也調歸安尉主淳安薄司掌川獄知永嘉丞歸安以病俱不赴歷任雖四而僅言六考公所聞官也唱第授初秩薦舉陞從政章恩轉文林致仕改宣教號揚與三十年浮沉選調至若告老始得通直公所積階也淳安賦籍漫不可考吏因為姦已輸者復催公私交病公曰勾稽吾職也出納有令銷印有時已計始於吏無所措手而民安之乃相邑長大訪鄉校群士之秀者肄業于中士競興學登於俊造者踵昔為多追其去也民懷公之惠士德公之教舉留祖錢充于道周此公之所以供薄正也安吉獄市放紛圜扉無茂草公素明審味心誠求之之訓有隸于刑者臣身親之既得其情則曰此所謂庶戮之不辜也盛暑給水榮陰冬給衣被病則藥之死則撫之流徙則計道里遠近資之皆取諸俸廩雖桁楊拷掠之餘無怨言此公之所以為司理參軍也平居燕處每有常度家人不見其惰容訓子弟如嚴師待交友如同氣恤鄉鄰如家人里之孤貧者嫁娶之如子女凶年飢歲以賑以貸

泥塗斷港必梵必耕故邑無流移而行者不病涉此公之庬鄉也自安吉罷歸屏居丘園十年不調以書史自娛邑多佳山水暇日與親朋饗食榼酒游適其間神氣沖澹一毫無營進意端平更化令參預鄭公於公為同年丞稱其賢欲薦進之而公倦游之志已弗可奪一日謂其子曰窮達命也吾未六十非不堪事諸公貴人非不我知然此心已在泉石閒矣明日遂上章致其事越三年而後卒此公之知命也甲子三百四十公所享年也丙午三月十三卒之年月日也是年十一月朔葬之日也邑之高嶺公所藏也楊氏先公二十七年卒元妃也陳氏後公四旬歿繼室也嗣孫先解進士子也許適衢州教授周倆女也狀其世系行誼年者盧陵通守林宋偉也介參預鄭公之命俾誌其墓而為之銘者同年生潼川吳某也銘曰　稱之易而未樸兮葬之難而未落兮高山之陰陰已合莫兮

黃振龍

宋黃勉齋集行狀　君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光之固始從王氏入閩因仕焉居古路育直聲後遷至中丞子孫散處有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亨有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鄉閭感之號為長者曾祖諱祖鈞父行知自亨以來皆能繼其家聲故今稱長者不絕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過其閭者慕其德仕其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純厚樸愫坦夷樂於為善聞不善則毅然惟恐浼己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崖岸與人交久而愈篤赴人之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誼親故之貧者周之無秋毫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療之雖貧下庀為必以身親之無厭倦之色親屬隣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為之委曲剖析納之義理不可則面折之未嘗有所還就畏避也少力學自奮為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為浮靡徇俗歲大比真舍人德秀見其文奇之擢之前列自是切磋往復遂為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晚益收斂為己慨然以歲月屢莫從志俗學為恨日以論語孟子自課端居莊誦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味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年事既高若不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之語惕然有感書之坐右以自警深悼少年之不及親師取友也由是益加人一己百之功聞四方賢者必從其子學焉采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君天資既美至其知學則益自力於脩身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動守禮法相勉以善内外雍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志於學者莫不喜從君遊觀感磨厲以共扶斯道而君沒矣蓋莫不失聲隕涕為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易

之家人方環立侍疾君整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君之學旣行於妻子又嘗以朱文公家禮帥其家使人守之故其治喪奉君之治命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一娶潘氏子男二人升太學生協業進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濤公炳次先卒孫男一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横嶼山之原二子以君之行不可無述也固以請余與君交最晚於里巷交遊間知君之行最詳旣喜其稟姿之粹務學之實其於死生之際又能不溺於兒女繫戀之情夷狄荒幻之教而爭於家人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則其終以信其平昔是不可使之泯泯無聞以畀來人遂述其梗槩俾求銘於當世之君子謹狀 宋真西山集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黄仲玉大卷於衆百人中獨平澹有理竊曰是必佳士旣記事人爲予言此城東黄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遣率幕府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睟瞻穆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翅如在己親若故有窶貧者賙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苦力所可拯雖貧賤困爲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可觀而行誼之美蓋稱其爲長者家也又明年予遂登朝閩之士病於計偕之員狹也凡能操觚吮墨者鮮不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爲君營一試而君俛首鄉貢寧數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君自少銳于學晚益嘐然以未聞道爲憂日以論孟自課旣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

于所得輒欣然忘食至朱大公端莊存養之説默契于心大書座隅以自

可黄公幹文公之高弟弟子也君縣從之游請所未悟黄公亟稱之

是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而用力於學必求諸其極而

疾以嘉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

一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

少用浮圖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

婦人退又曰我

婦人手

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才而不仕以死爲可悼也予曰仲玉之所憾豈此恥古之君子使爲學學既而後已豈爲利禄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愧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子號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玉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玉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君子蓋

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入閩五世祖膺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父某雖潛閩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娶潘氏有賢行子二人曰升太學生曰協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横嶼山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爲之銘曰 昔未識予予丈我許及旣識予我恨予傾今者未何予葬我銘執筆慨然我沛予零嗚呼傷哉

黄雲龍

宋趙儀可青山集墓誌銘 君義城黄氏諱雲龍字君從耿山谷養生四印語號四印翁生嘉定庚辰三歲而孤繼母劉南城大夫諱良之女弟也以君依外氏教養君亦自力於學家事惟二兄相繼逝君撫其孤室無私財庖無異饌諸姪繼成立乃耿先疇均之使自爲業士業桂川之祖居評詩諸子夜分不寐月書季考責其自試學不中不求師友游秋爲欺以是諸子皆能爲儒按察使行部試士成居然頴拔明允仁允亦有名鄉校居然歸舊隱日與同味爲樂攜中梅下頴然天婦生平不事生業室常蕭如然有舊游從不見倘友意或有所求亦然不滿意去見時事雖乏紀亦解衣掛之如不可已者性厚重然義所當爲浩然不護豪富侵先業衆以是不可與爭鋒君肅容求直卒得直有把其高祖瑩者鋭身爭之雖緣此爲怨家擲其廬不悔意所謂勇者與君於醫尤妙解拯病者藥雖深夜叩門應之不倦爲産科書板行四方歲飢間糴者減直以售惟自恨力不裕所及不廣而已聞葛仙翁煉度可生死人歲亦再行之苟可濟物無不爲也晚從方外友將入玉笥山學道而已病然猶手集易傳未半筆絶丁亥正月六日殁曾祖安衝祖令猷游楊誠齋謝艮齋門父平妣劉氏娶李氏繼程又繼劉子男三人惟賢成也齋賢友賢明允仁允也孫男一孫女二諸孤以至元己丑十二月丁酉奉柩葬桂川之西園惟賢求請銘銘曰 切而孫老而不能期順逐然乎直埋於斯

黄必達

宋林光朝艾軒集埋銘 黄氏子汝嘉讀書城南與其弟汝宅有所請於余曰汝嘉不幸如孫是時汝嘉未亂汝宅爲乳下兒也昨來道索得葬丈之處可以葬先生肯爲之銘則是若有所待也此葬不爲緩一閒是語館爲於余心使列其所從來營道公死於官所有子纔四歲是爲用時用時二十九而卒件件自琢削解爲場屋語是用時不待父之教汝嘉弟兄又不必用時教之此其惓爲於余心者用時娶方氏諱必達掩土二十日矣坎之外有尺寸未補得是銘即埋之銘之曰 盂之隈乃卒事謂是銘也其勿毀

黄如愚 宋陳藻樂軒集狀誌

蘇田之黄敵爲别祖蓋自候官黄岸析之而來其後有若叔豹有若發者嘗於大學里選有岸循狀鄉許如愚從源漢其去蘇田之別爲十二世乃將仕郎岈之長嗣求事年五十有八以甲寅之夏殁男女林氏所生少公四歲而其殁也後之五月戊午季冬壬申同殁于東洋之陂嗚呼死之日若水有姊其甥一林廣漸四女以次主家營治婚禮若有怙恃森與若水從進士業且以京氣目貢而入待其姊姊怡怡如也小人於是乎服公益謗不過而儲用木價君子於是乎察友睦天性而亦公之有義方曾祖仲虎祖其前順廣州節度推官陳寬女妣林氏後公捐先一旬而合厥考之塋爲銘曰 年垂六十送母不及旬日有奇兩山峙立魂識往來毋哭前泣有之同然敢也爲入

黄雲 宋葉水心集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黄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大喪内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群臣於三宮係尤甚信武一日所宣對子由素負直聲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每爲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遇爲一處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上初政爲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天下且假其父之年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也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曹立寒苦爲卿先出天質非宿不避就向前教子必自達於義然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爲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矣者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蕪遠寓不能次第其節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貴華且賦鄰與子由同待事啟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示諸大夫雪沛曰吾翁官建鄞疾病矣而易月七緋方異家事義不並素何牢相關之乎僭往者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良愈遂豪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起居日翁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近上語翁歡曰士不退嚴拔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逢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爲斬罷手故子由歸用時適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若言可以報國兩親爲報未章或且卒使上之子由固喜然義能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縈利亦不顧其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錢賜帛哭奠還赴於郊弔於家者相爲也且翁父子既遭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痛惜如此今子由欲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君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太學丈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歸少主君學於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動若諍接一變口耳之習爲弟有名多君門下它師不敢望也考官戚曰吾爲黄先生取士爾嘗傲焉宅將析之夜中鄰近驚曰火且作視之則有光發其樓下或以告君君卧自若曰有是乎皆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視曰吾及兒子幸爲儒也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道待奏者有不喜曰少韙矣循宜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辟監建康酒庫人謂君酒碎務何得自展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提明出振下治之痛諸司兲薦君一一俛從至當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氏有婦道能約中能助君爲善再娶劉氏亦賢端人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爲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次中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埋湯不爲限級遇人無新舊傳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之下田供撒衆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後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風雨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已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爲茂又不振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父尚殯姑老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爲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歸爲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試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葉某狀

黄犖 宋袁潔齋集行狀

公諱犖字子邁其先婺州金華人有仕江南者以著作郎宰分寧樂其土俗因徙居爲分寧之四世孫朝散大夫諱湜以儒學奮一門兄弟共學于脩水上芝臺書院道義相磨才華競爽時人謂之十龍後登第者殆半朝散之長子曰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生太史氏庭堅朝散之次子公之曾大父也諱廉熙寧元豐間屢將使指體量京東河決活饑民二十五萬官至朝散大夫給事中贈少師妣

楚國夫人劉氏南康高士太子中允渙之女大父諱叔敦政和中將漕湖
北路兼訪使者壽海之孫于朝散郎衡陽待論伏之紹興中為戶部尚書
敷猷閣學士左宣奉大夫贈少師諡文秦國魏國夫人晏孝天元配尚書宮
之女繼室郎中華之女二父俱有盛名東坡蘇公賦詩所謂何人修水上
種此一雙玉者是也考諱彭守袁永吉三州皆有惠政官朝請大夫贈通
奉大夫妣碩人夏氏九江使君倪之女使君之名見江西詩派中公既生
旻名族而外氏又皆當世聞家耳目所接無刑猶在清襟勝韻自然遠群
讀書往往成誦落筆無世俗態以通奉公郊恩補將仕郎未歡丁外艱執
喪以毀瘠聞既即吉衰慕不衰再聞嚴始以易試銓曹占高第特戶曹闕
而最近言治之公急得而試言觀老且衰不堪淹久幸逃我公與之非雅
故欣然許之即次注吉奇相顧曰聞有急近次而爭者矣未聞有遜
人者未上丁太夫人憂服除主吉之龍泉溪吉大邦田租之輸累巨萬計
姦弊總總郡數公莅之始吏或容請使令公堅視之請不置訪其故乃
有此有吝其欲盜之鋪拱手聽所為莫敢執何者一日復請公數之曰
爾謂我不知耶吾忍而不發不欲暴前官之短爾亟去無污我遂罷遣之
擇愿吏平聚量除常歲多取之虐人情大悅會邑長病不任治劇郡俾兼

領公敬畏如舊事必咨焉半歲比歲餘以受去公竟補之葺學宮增弟子
員立程恭呂先生祠示學者以趨向建祿富稿民不病涉創大豐陂溉田
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十畝山九百畝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
掌之以均工役之勞隄防周密遂為美利侍郎孫公逢吉深歎美之為
識其事以詔來者守出見民有乞食老嫗卧其下旁無一物屋猶堅壯心
疑焉使人問故嫗曰兒貴人將嚮此廬以就婦舍嫗弗忍也甘此獨卧公
驚歎曰詎有此風耶亟逮其二子俱來二妻具焉一杜而擇者貴人也公
曰此豈待老稚而罪其情哉安置之法據以天性之愛析見甚苦責人亦
痛自剋責請徙不敢公因其擾而訓飭之二子於是不勝其薄劉公清之
以此古循吏為於風教者因贈行送其事於詩以美之再調汀州運城令
創邑纔六十年介萬山中民俗獷戾一語不相能即扶刃相向縣以危盟
為俗北園悍甚稍進呼之群聚登其石官莫能制公曰豈有具耳目為人
而不可以善化者耶乃出板教諭之曰汝內郡良民非居八荒之外者負
固若此如王法何令尹則到官吏有言汝鄉不輸官物不請邑豐宣一編
以法令尹弗忍是用誨汝其自今盡去舊習輸租以時請豐以類縣不汝
建且牽先者賞民善吏相語曰今令尹不我秦善教我吳是吾父也父可

擇手猾何瀆者實為首惡公請于郡治之如法自是無梗政者大修學政
增益棟宇厚給生徒屬尉薛士頡以訓導而時時躬勉勵之視龍泉有加
為士知向風始有與計偕者縣圃有松老而建理公名之曰義松取先太
史湖真觀義松之作圖而刻之邑人歌誦謂公德政所召龍泉及是邑皆
立祠以奉焉改宣教郎知湖州歸安縣近輔劇邑多貴臣大姓素難治平
心處之既不肯吐剛茹柔以自欺亦不專抑強扶弱以自異巨室有訟理
不直而以私請一斷以法僧為惡少所誣脅取財物無以自明立伸其枉
惟科甚寬而信覓故民力可辦信故期會不可違公私兩便足為世法女
巫游張夫人者能惑寓公達于官府公判其牒云信巫不信醫此愚俗之
病永寵右族豈宜淪胥溺祠不毀處民益甚施杖其人而盡取其土木偶
投洪流中及其他挾邪術惑民聽者一切蕩刷無遺類巫風遂息既解印
貧尼其歸僦居郡治之側吳興士大夫歎之不替容或過之曰為邑者幸
而終更惟恐不速悉人之屬己也令公寓是邑而邦人加敬則必有道矣
公曰吾滯于此囊無餘貲爾豈意得此於苦寄之人乎部使者交薦有旨
堂察審察辦諸軍審計司公之為邑也每惠民有艱厄力不能贍及是面
對首言祖宗盛時京師有福田院諸縣有廣惠倉慈惜生靈恩深澤厚薄

乎天淵今州縣蕭然素無餘羨金穀出入悉有成數其或水旱間作疾癘
流行雖有良吏盡心力而為之所及幾何甚非陛下愛養元元之意竊見
州縣多沒入之產非豪強請佃則形勢侵冒時或鬻之欺弊萬端點吏納
賄浸成乾沒於公家何補謂宜根括諸路凡未鬻之田與相繼沒入者別
為一籍許見佃及旁近良民之願耕者各賦其鄉斗斛輸租為歲災之備
病者有以醫療死者有以葬埋責守倅令丞掌之如常平法時論韙之遷
軍器監主簿轉為丞入遷司農寺丞武臣有部綱無折閱者吏不與批書
及鈔反以法不得部運抑之公言於是日上官不察從使下位使安敢辭
事幸而集願以為罪可乎長深然之即日給鈔且為申明使得需賞時詔
許百官上封事公言前後臣僚奏陳多切於今日者言而不行行而不力
雖日有總章之訪無益也不若行其所未行力行其所已行則政治有日
新之功而太平之基立矣遷太宗正丞涖職之日吏以知宗已施行事請
同書之公曰官必有屬正欲詳輕重度可否而後白長官行之法也惜不
知何事而苟為書之可乎吏曰例如此爾公曰審如是一知宗足矣何以丞
為吏不能對自是事必先白備司封郎官朝旨委辯來三十萬經畫有方
未三旬而足居數月除大理正兼官仍舊公言故事未有以理官兼他職

着力請補外。除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事。陛辭，乞取百司省記條付勅令所删修，可行者明著之令，不然者去之，毋存此名，以息姦吏。上可之。既至官，建請僧牒五百易緡錢四十萬，糴米十七萬有奇，以備歉歲，謂義倉所儲不應混於省倉，則為甲乙曆頒給所部，日入米若干，謹書而別貯之，毋得便用。謂浙右鹽本不足，貸於亭戶，商人輸錢而後償之，亭戶無以自給，私鬻者衆，則多方經營，務殖其本，先期給之。謂鹽場關官法許無捕，勞無賞，虧有罰，非所以勸，請計其日月推賞與正貢等。遂著于令。時陳便宜者或請斷諸港以絕私販，朝廷施行之。公言浙西支流甚衆，小人競利，朝禁暮撤，私鬻未戢，而日治撤防之罪，祗益其擾。令工圖寫曲折，力為廟堂言之，乃止。役法不均，民多冒訟，公諭令丞實其物力高下，參以歇役久近，案驗定差，使有訴不當而果然者，令丞坐之。置東西義阡以收遺骸，創居養院以庚孤老癃疾，仍嚴不舉子之禁。滿歲，召為郎中，入見，言增減鹽額，其說閩鹽課之虧，由未明通變之法而已。國產多寡，立額輕重，祖宗之意，夫豈不甚然。歲月既久，風濤不常，斥鹵之地亦隨而轉，產有增損之殊，官守一定之額，故有增於舊而額尚低者，亦有損於舊而額猶高者。低者其額易足，鹽雖有餘，官難強買，往往於私自售；高者其額難及，不足則有罪，私販亦有罪，等罪爾。提舉私販之為利，官課陷失，職此之由。且以浙西言之，臨安嘉門、貢塘、仁和等處，歲增數及七八分，常受增秩之賞；嘉興之下砂、砂腰、青村等處，歲虧數及九釐，常受衝替之罰。豈受賞者皆能吏，而被罰者皆庸才也？地之所產，今昔不同，而法之適變未之思爾。臣愚欲乞行下諸路提鹽司，取各場歲帳，較與推排，十五年內皆增，取其中數，立為定額；十五年內皆虧，念其難辦，特與量減。取彼有餘，補此不足，誠為均一。臣又嘗觀江淮守令亦有如此增減者，若推排無私，陞降得實，則諸場無課額不均之患，官司無賞罰不當之失。遷吏部郎中。有以鬻爵得官援丞二年減舉主員秩者，吏得所欲，請與之。公曰：是則有僥，欲減舉員，偕其罪不必也。其精明類此。除樞密院檢詳，踰月兼都承旨。時邊事紛興，盜據者欲刻公身，勸公不樂之，遂大與忤。都院施行皆由吏出，公曰：吾豈可復在此位耶？力求去，以為右司郎中，尋將措江淮，滿派撓主金陵關寺觀中，僅尸撓歸，存者僅有餘息，而來者業業未已。公蹙然曰：是救焚之時。曾子固河北救災議可倣也。先是朝廷人日給米二升、錢二十。公與留守徐僑謀計之曰：是以旬米救涸轍，可滿須臾，不可以活。請口多者月給之，寡者併兩月給。從公恐無以繼。公曰：不然，月給之，使縱且緩，仰此為有所及，徹矣，併與

之，彼得以展轉自營，不猶愈乎？會副樞丘公崈起鎮，公迎謂之曰：朝一旦之急，將明者之責，還定安集之政在制闖矣。丘公異其言，屏騎從，至館寓促膝語甚久。公因勸以收集清卒等事，丘公然之，使運僉。時更化，朝論知公植立之正，仍為宰掾，自當路四方奏報稽留何以責宗令者，令革下死，因侯報或數年不下，況遠方乎？於是以公兼左司。公念者司警重，日力不逮，乃以清夜端居靜室，手炷香，開獄案，默禱之曰：右有冤，當使我心目豁然。盡得其情。至採擬筆，則又曰：汝當死矣，其信然否？取案再閱之，猶冀其可生也。至事干名教，亦不苟貸。一婦人欲殺其夫，毒所饋羹，夫未及食，他人食之，婦不敢言，竟以此死。獄上，以無意於殺，得不死。公曰：此人之死，雖非婦意，獨不欲死其夫乎？獄不可及之，大者卒論殺之。遷大府少卿，未同決，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虜始修好，以為使伴使，舊例前期一月被命，得以參考故實，講求典禮。時廼初使，且趣行甚急，或謂公何以應之。曰：吾應之以理而已。既至都梁，兵革始息，饑民滿野，傾橐中齋易紙錢，分給之。北使踰淮，以錫燕撤樂，辭不即赴，官屬不知所出。公諭之曰：本朝成肅皇后几筵未撤，皇帝未即吉，國樂未舉，非有他也。且北使值國諱，日猶不舉賓，況於國卹重輕較然，尚何疑乎？北使矍然聽命。送伴至京口，道千秋橋，歸正人之子陳亨者遮道疾呼，稱歸朝人，北使欲與之語，未及也。比入館，將命者以為言。公曰：適與中所見一病風狂夫，爾驚動信使，皇恐，官府已懲治之。曰：非為此也。承命而來，謂用兵時恐國人有軼於南者，因令體訪，今斯人有歸朝之請，故欲面叩之爾。公曰：此非送伴所敢與聞。朝廷盡索北人歷還已竟，設有存者，拘轄必嚴，詐容輒出，其非俘掠明甚。國信必欲見之，當以聞于朝，獲旨而從可。其人語塞，求一紙道所以然，歸以為驗。公令述其事付之，詞約指明，聞者自歷廟堂加歎愛焉。有武臣自陳來路矜者，閱其資歷，雖已更歎任，而居官任職實不過一考。公曰：此乃以計取朝廷名器者，矜可遽得耶？至令赴部注合入闕。錢塘富人殺民子，諸省援例乞書填收，又輸束軍前所給綾紙，用列將從之。公不許，曰：是有可致他人為請甚力，卒不許。從一時校官者例以偽獲罪，而是子以不書填也，獨免。除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判官，尋陞副使。惜財物，一不輕用，惟救民病，卹死喪，無所斷。常因護客見撓緯者踣冰雪中，深念之，及是慮辦為置衆納，別給兩具，而厚與之楮。自都至京口，令所部郡邑覺捉路人，不知況清之責。虜使見亦嗟歎。遷大府卿寺事，多肆販曹，推和剩司專領。往時繁物取諸雜買場，不即與直，商人憚與官市，故藥多闕，闕而求之，

其價輒倍公乃令場吏有所樂售者並齎錢詣興附未售而給之商人願
至率得平直顧嘗喜曰使居官者皆如黃卿之為何事不辦每歲頒藥兩
總所主司如中都官吏供億從有重費請從本司自遣人至彼鬻之歸其
直於司朝廷從之大府司農二寺軍器將作監歲久頹毀公建議力葺而
從諸韓氏故居又遷和劑局與外府都以便檢覈為輸對稱令兵革重費
之餘朝廷日夜所憂莫急於治財而財所從出未有不取諸民者今日民
力豈可復困要莫如省費一費省則一利積朝廷及州縣冗費皆省則在
在有積矣又言春秋傳記楚子入莒莒以城惡而潰比者襄陽維揚城守
不可犯金拟儀真據我於虜可以為鑒欲修城為當今急務而議者必謂
大費非今所堪臣觀漢世役民多取諸有罪者今黥卒布天下用以修築
畢責成於一切而使後人續之秩滿具數來上自此天下皆堅城矣上稱
行之公屢請補外割建郡乞聽去而猶未許就閑除淮南轉運副使兼
提刑趣之就道加秘閣修撰以寵之北方微擾使不時至浮言肩動富商
有東濟理拖而他之者公應治園修橋示以閑暇而內謹防杜人情按堵
隆冬水淮千夫挽之僅能移篙公因歷疏決有為人誣想而反繫其父
子者有誣以私販沒入財賄而猶桎梏者有罪不至甚而踰年不決者人
人間寬又相視恭除陽城溝濊寒疾又遣治所措令方新民間間市公猶
力疾疆出閭巷出議錢收葺恭發倉實平糴價坊肆旋復百姓益喜而公
病深矣嘉定四年五月十八日竟至大故壽六十有一積階至朝請郎淮人
老幼出涕元夕罷市無敢以燈遵城之民思其遺愛聚哭于所奉祠下而
又真於臨川此足以知其至誠感人有不可解於心者矣宜人徐氏朝請
大夫龍之女子三人信迪功郎監鎮江府都酒務崖將以遺澤補官攸先
六年卒女三人長適修職郎新岳州華容縣尉洪態先公卒次適從事郎
新袁州宜春縣丞蕭李子次適承直郎監池州城下稅務王挺孫男女各
一人諸孤將以七年某月某日奉公之柩葬于撫州臨川縣天堂之麓公
資性篤實用心於內不汲汲於榮祿初試吏時侍郎劉公穎爲浙江介諷
公達意於帥樞王公蘭同爲其才公恥自媒而止後爲列院幣政某公時
為同舍見公道請求潤浮愛重為及丞戎監同列有貴家子阿附權要語
公曰人之所趨不得不爾第俛首一見美官立可得公正色曰君可往某
則不可觀風浙右之日有薛師孟者夤緣師旦補官占一卒養私馬於官
庭公曰是敢爾耶從人之類其黨親爲吏而犯法者師旦雅舍恕公弗顧
也方郡除用事則介然自持及公道復開亦恬然無悔名流以是推之每

謂公若不詘以科第重家我輩獨在臺閣公曰假令某以科第進亦必不
在臺閣居朝列十三年循序而陞未始超越故制詞有云安於平進謹愨
無營起居王舍人介稱其明白洞達禮部倪尚書思以先太史勉之深感
其言服膺無斁謂子弟曰先太史名播海內而官不過員郎位不過著作
令吾德業未克而祿位過之豈不有愧汝等但宜篤志力學毋更求過人
於修靡其有定分者分寸不可潰枉尺直尋徒喪所守爾公之立身垂訓
大槩若此尤隆於友愛兄將狀官竟陵未至而沒於荊南子幼夜不能歸
公馳赴之經大澤中途大道閒關久之始得草廬宿焉或告曰虎方食人
而去溯於殆矣而無他虞若有相之者既達江陵役夫數百里從親舊戚
貸諸公多其誼爭餽之藉護旅襯歸其家而歸既畢宅兆餘助昏嫁族黨
姻戚急難之際鰥寡孤獨之家分俸給之有捐數百金者家藏山谷與族
弟靖民判官帖謂吾儕所以衣冠而仕者豈己力哉皆高曾以來積累所
致沖和之氣偶在此一枝爾其實相去不遠每過為臻讀未嘗不愧汗也
常誦斯語而欽行之又摘沖和二字求東宮大書以名其室攻媿參政樓
公記之平生不治產業惟法書名畫古器物是好一日得山谷帖數十卷
直千金傾橐而償之對客卷舒津津喜見眉睫曰吾不貧矣又樂與名勝
燕集不計費故其家屢空士人或獻詩云官大屢持節家貧猶與衣公曰
此子善形容我者家藏書餘萬卷縱觀博采蒐片言有可取亦誦味不休
詩律字體大略祖述山谷而時出新意自成一家大字尤奇壯東宮欲見
之書中庸大學以獻既覽之甚錫賚良厚其所稱舉皆當世佳士中書舍
人陳公希點嘗稱仁和丞老成練達為求表薦既許之矣會陳公卒有欲
攘之者公曰吾豈可以生死貳其心哉卒如初議風規秀整進止安詳朝
會立大庭中紳綏肅目寄於筆蘇中興神人間答皆達生語其少也嘗游
大官府丹碧晃耀與歷世珠金書淮南二大字高揭其上戊辰之歲謹客
維揚仰視所揭適與夢符歎曰人生萬事莫非前定今日驅馳王事乃兆於
四十年前之夢信不偶然將漕于淮竟此易簀是豈真有數耶年不配德
飛不盡翰賢士大夫皆傷惜之雜著二十卷介軒詩詞三十卷藏于家某
頃充肩摳屬公為檢正率數日一見見即傾倒磨切講貫之益深與此心
後官臨川二子護喪還里追念疇昔令人負涕二子屬狀其行顧惟荒陋
未敢許第有日不遠千里走介遺書具公行己居官本末甚悉重以為請
乃為之槩括而敬授之子以求
銘必有能發揮盛美者謹狀

黃濟叔

宋牟巘陵陽集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濟叔陵州井研人其先自金華入蜀子孫散居邛資陵三郡而陵之族為大四世祖遷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選寧著易通六經釋疑號爲博學祖考順卿與兄朝卿同舉于鄉里中稱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爲青神宰考子說性剛介青神當磨勘朝奉郎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圖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持不可人以爲難曾祖妣陳氏祖妣俞氏妣王氏先生生於慶元丁巳髫齓嗜書十九喪父哀毀柴立免喪即負笈游蜀學成都石室羣四方士殆萬數先生試輒上游已而歎曰是不足爲吾學歸閉戶窮經貧益甚學益苦從之游者日益衆菩慈素多士歲率以夏秋之間爲講會坐皐比者皆宿學大師士不憚褁糧競往聽先生持所見與之相叩擊連柱五鹿君會下詠服早游秀巖東窗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致家塾先生以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講誦過夜分未嘗倦以詞色諸生一笑語稍譁一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厲聲呵責之人謂真先生弟兄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東流落阽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與紬繹經傳考訂同異以不足

日爲事其後先生家于吳書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鄞累月于苕霅中履侍左右不敢忘其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忤先生輒去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聞先生行誼皆願交逐庵吳公朔齋劉公雙溪李公前後交聘先生獨從朔齋雙溪而於朔齋尤久朔齋以文墨擅一時往往質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已倦游強以往凡書翰墨以煩先生嘗建小學屬先生爲之規約甚備先人得罪權貴人歸卧苕霅先生亦杜門教子不復出先生遠宦名場淳祐癸卯甫薦江東景定壬戌以累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縣學皆設官職教時郡博士先生得主慶元昌國縣學昌國居海中洲學雖具而無教法先生首以白鹿洞規從事升堂講學記一則使學者先知學之所以異與其所以學之序自是朔旦輒講反覆推畫不爲空言學者翕然以得師爲喜聞復舉課試歲終則校分而升黜之學廩舊縣令持簿書願并屬先生先生力卻之毋慮十數反曰君任養吾任教毋相擾可也令不能強始至無所食有夫容洲屋僅三楹上雨旁風先生請于縣稍葺撤而新之復增堂皇公居以爲未者利一不以擾縣寮丞相西㵎先生葉公時在鄞聞得先生講義大加歎賞即書其稍曰學問深醇講說明暢擴充經術稍通可備講讀

村且將及春而舉之會先生解去弗及用咸淳以覃恩循修職郎再調台州寧海縣丞丞廳歲催役錢爲閧于九萬有奇人逃憚莫敢向婁吏卿攝幹盐沿積逋如山而諸吏攬上户相表裏不可問甚者去其籍先生究知其病力乃條畫詣郡白之且曰州縣母子相依痛癢相關盍立定期毋專痒乎毋徒困其子守戴侯㣺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舊相識留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卑吾職也敢曠官乎侯益敬歎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戶予一青歷使有鈔者鏡無者納未幾負者畢輸解新補舊不督而辦下户預借之弊盡革先生初與二卿家公同寓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順山坤翁則臺鉉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婁羅致不就舉以聞升應詔薦士復以先生爲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登西州諸老之門獨擅汝南旦評之譽蔚爲人物之表宜備師儒之官其相推重如此趙侯子寅求爲守未識面亦以所知舉先生寧海爲葉公通德里公角巾還第先生候之郊垌公猶不忘昌時一見喜甚稱賞贊文警語再三問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履稱之不容口迨解歸公復貽書中朝相料理而先生已無意榮進矣適越則堂力要攝㨾法官先生亦爲之盡心獻

議務得其情使者出循郡先生留司吏抱成案促詳覆驛致行司日不下十數積先生剖析詳明傳以經義多所平反壬申秋則堂召而某繼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當來趣爲裝將歸某亟書乞少留願受教先生曰子以一致之性處群物之會吾爲子懼雖然勉之無負所學時雲巖先生洪公起帥越兼庚事雅知先生辟茶鹽司準備差遣幕府省文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爲樂退輒掩關饋問不通門無雜賓郡有兩漢書板脫誤踳差纇不可讀先生欲白府刊正之適洪公以真文忠所編大章正宗屬先生校讎先生曰是吾志也乃并漢書白之即倉司置局字字參訂雖盛暑弗置所釐正藁已具未刻梓先生忽感風疾謁告少間猶自力擬文積閱書業應人事如它時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某往省先生使人速拒之固留先生之婣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先生謝醫却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忽疾薄問疾復作竟終于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也其以諸生實創那受罷洪公尤嗟惜贈賻特厚且經紀歸其喪先生性靜專於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不忘尤粹於經格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講明義理居多自得其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致互繹貫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爲改易其於象數制度名物

口講手畫槩然可觀以至訓詁義疏一語之疏一字之誤人所不經意者先生言之甚精備頻博通本末該貫世之號為儒者未之能及也每嘆學者好高騖遠躐等陵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知格物為先而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心身整齊莊肅曰不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笑及講學則纚纚於問導誘掖旁引曲譬亹亹不倦其詞氣反益寬平真得講師三昧雖過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生制行甚謹如蹈規矩如奉圭璧於日就就未嘗見有燕媠之色不欺暗室不愧屋漏先生有焉盛如之教行於家方嚴不可犯然其中洞然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焉至周盡於始無間人有片善寸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輒稱道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於禮篤老不廢雖童幼亦與為酬對不少忽不求人之知而人自知之於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處不可親昵言不及利偏游諸老而貧自若環堵蕭然無儋石儲不顧也所居必痛掃溉一室藝蘭菊列圖史布衣蔬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歲年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閭化之公卿大夫敬之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職業是勤蓋有為耒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明練通達宿於其官者所不如故所至有去思其於大根據淵源力闖以肆大抵取諸胸中而書之凡鉤章棘句巧

擘悅而審遒偪者先生所不爲詩則薄晚唐尚王蘇精深華徤得騷雅意與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倡酬聯軸筆法尤遒勁逼歐柳眞之名帖中莫辨也爲金石文者以不得先生書爲憾如吳峨樓記翁隱居墓碣太白祠堂記黃庭經等書皆盡其妙爭寶藏之晚自號樗菴老人有論語幼學說易集傳詩會解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理指南信筆錄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萬藏於家始先生逾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邵康節之事感之娶史氏省元元一之孫子男四人元壽起潛侍省進士黃中爲外祖翁氏後皆力學能大詞世其家良老早夭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卒孫男三人見必奎壽晦老皆夭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庚午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原嗚呼先生師道之立經學之粹如胡翼之孫明復使其稍進于時必能助成主德有補世道而仕不配其德用不究其學賫志以歿其所就僅如此可勝痛哉某丱角受學先生先生視之如子耳提面命以至成人雖不敢自謂有得於先生之萬一猶庶幾未死之年日聞師訓以不為小人之歸詎意一旦梁壞山頹嗚呼已矣無可復言矣罔極之恩其何以報矣悲難餘生志氣頓落方爲門墻羞其何能論次先生之平生而先生遺意

詎不得辭顧第日薄迺擬言行大畧着于篇他尚多所遺無以發先生道德之精蘊此則某之罪也立言君子儻矜而賜之銘尚有取於斯焉

黃世永

宋楊誠齋集哀辭　乾道乙酉秋七月予因謁鄉先生武

國史君諱公曰予之友黃世永者死矣世永之父元授得州南雄六月某日世永自行都侍南雄公西歸至青溪逆旅南雄公疾不起後一日世永亦卒或曰皆瘍也或曰世永致也予聞之心折泣且疑後月餘得中書舍人周公子充與友生胡季永書與武岡公之言不異於是哭之盡哀世永名大昌南豐人自其祖至世永三世業進士第而世永第時年最少蓋主二十有一也初主贛之贛縣簿予時為州戶掾予之來去後於世永者一年而為寮者三年一見即定交世永之高遠深博者予不能竟也其學以不愧屋漏為宗於文無所不能能無所不工嘻笑立成者也予每往觀其政則見老樸業於室莫見世永也故而入則世永軼筆決遣如飛前者未出後者入夜分乃已世永不嚬民亦不咨吏亦不欺初以為世永勤且嚴然旋觀三年如初之艱竟不見其呵一民笞一吏勤者亦懈嚴者亦窮矣世永果勤且嚴者耶紹興戊寅三月世永白太守去出城五十里不得行田里之民環而止之者數十百人曰主簿去我我下

可生矣相與執與折山花以醫世永持獨酥以觴世永而其老者五六十人疾走顛之還臺判辭以乞留司憲御史黃公無以遣則好謂之曰汝不愛黃主簿乎皆慭曰否曰留而塞與去而通孰愛孰不愛已而皆曰然不得已泣而散予時親見此事以為今之守令罷則先期戒吏民以卧其轍此之榮不足榮耶以今之欺而謂古皆然若世永於贛之民乃有此古之所書卧轍云者大矣乎使予之不信也使予無所不信於古之云者世永哉雖然予於世永之事親見者也古之書者又不知其親見否耶未幾浙水西部使者郡公辟世永秀州崇德縣令時某令者待崇德次三年矣適及期而辟書下世永抗章力辭士大夫義之或者曰矯也見義則不懦於進見利則勇於不避此或者之所賢也世永得辭其矯哉世永在都下未調婺家子有附中人得法從者瑩諫相視不悛世永袖文書謁御史朱其姓者貴以天下公議御史愁未有以發也會中書舍人張公安國聞世永之風而悅之曰天下乃有此士即薦於朝得召世永辭焉而御史亦言於光先曰黃某沽名狥進世永自是偃蹇江淮間上之二年冬十二月以人望起故大丞相魏國張公於督府而再相之公至首薦世永校樞密院編脩官未赴公爲羣小擠去而世永亦復論罷今二年矣而遂死耶嗟予哀

我世永年止三十有八而官止左從政郎而其立已如此還其年享其位以記其施其立何如我雖然壽且貴而莫之有立有立而莫之壽且貴耿使世永自擇宜何擇也然則世永可無憾矣而予猶哀之耶嗟乎才珍於天而積於人厚一己而濟天下吾意當世君子之用心不宜有此也不宜有而有焉則予之哀獨為吾世永哉乃書以寄其子樞而為之辭曰　聖門隮天而不可迺兮予聚糧以疾趨古文熄而哇鄭兮予獨追而雅諸衆皆實其祿而遺其業兮知全者不在予仕者謂賴氏之莫兮不啻妹邦之夫何予之仁以苙兮若膝下之孔雛予惟子之覩兮則未知封屋之迂沐猴兮而罔硯兮予髮上而衝肘舍己㻞進而謂予㻞進兮宜不曰沽名之非意世切當於彼之脫實兮流沸於子之不脫殂膚知天之不予祉兮不厚彼之臺惟師友之恩紀兮一飯而九其吁天不予槩而奪予期兮半其濟而亡艤決汝漢而東之兮曾足為予淚之餘君子之死而不死兮不亦名垂日而

賁幽壚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十九庚

庚　盤庚篇五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書傳會選蔡氏傳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陳氏大猷曰民已涉河。猶不肯遷。是二而不一也。今予命汝一意決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臭敗。應上文臭厥載而言。使速濟也。予恐人蠱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心使不直。身心顛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鄒季友音釋經迂雲俱反音與于同廣韻又音紆。孔安國傳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陸德明釋文穢於廢反倚於綺反徐於寄反迂音于僻匹亦反。孔穎達正義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黃度書說一故不變。起於穢必自臭。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書傳會選蔡氏傳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呂氏曰。舊都圮壞。天將斷命。今我因水患未甚而遷。是迎迓接續汝之命於天也。予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乎。用以承汝畜養汝耳。鄒季友音釋經畜許六反傳脅虛業反。孔安國傳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陸德明釋文迓五嫁反。畜許竹反。下同。孔穎達正義傳迓迎至汝衆。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是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史浩講義君乘舟王用奉畜汝衆。君乘舟者。方其涉河。請以舟喻也。夫作舟所以濟險。險至而弗肯濟。則舟將

腐爛甯故曰臭厥載也。忱誠也。汝誠不屬我以共濟，將相與沈溺於水腐。正若此舟之不用也。汝不稽其可否而自起愁厥疾，安能有瘳耶。汝不謀其長短而思乃災，其憂安得不勤耶。患至而自愁，災至而勸憂，則失其性命之正，其淪胥以亡宜矣。今其有可安之理，後亦罔知自保，則亡無日矣。何能享其生於上乎。命汝一者，使之一其心而惟上所令，勿起穢德以自底於臭腐，期於速濟而已。夫人不立己而使他人得以倚乃身，心懷猶豫而他他人得以迂乃心，形雖未亡而生亡矣。予今諄諄正欲爲之續其命于天，豈恃其威而迫汝，乃畜汝而不使離散而已。盤庚之愛民深切矣。貴度書說 恐人倚乃身至用奉畜汝衆。 人且誤汝偏倚汝身，迂曲汝心，終必有災，不服常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故予今將迓續汝命于天，予非威脅汝，用奉承汝畜養汝而已。絜齋袁燮書鈔 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衆。 一即是前忱字。盤庚深恐民心之中變，後渙然而散，故命之以一，使其心常如今日，則遷都之事庶幾有成。若今日欲遷而明日不肯遷，是終始不如一也。汝心才不一，則是起污穢以自臭敗。當時之遷亦不下數萬人，人懷衆，則其間必有姦宄之人倚衆以爲亂者，故曰恐人倚乃身。言汝雖欲遷〻，又恐有人倚爾之身而爲亂，可不謹哉。迂乃心者，爾之

心本自正直，又恐有人將利害之私來蠱惑汝，使不欲遷，則正直之心反爲迂曲矣。汝前日在景邑，幾被水害，汝之生理幾絕矣。我今日遷使之在安樂之地，是我再扶續爾之命于天也。我又非以威刑驅迫汝使之遷，我之本意正要畜養汝衆，使汝得全其生爾。拙齋林之奇全解 汝不謀長至用奉畜汝衆。 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則是汝以憂自勸，猶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顧氏云云也正又蓋亦責其遠慮也。夫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蓋一言而決矣。今乃至於紛紛而莫定者，則其心之莫適爲主，故浮言得以搖動之而無適從也。是以盤庚既責其不以誠忱事上，則遂告之曰：今予命汝一言，汝但能一汝之心，而不徇於前之私，則利害之實見矣。利害之實見，則是其不欲遷者徒起穢惡以自取臭敗而已。此亦所以申前文若乘舟汝不濟臭厥載之義，蓋反覆開譬以盡其意，猶上章既言若農服田力穡，又曰惰農自安；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皆首尾相發明之辭也。我之所以命汝以一其心，無起穢以自臭者，蓋恐群臣之傲上從康者欲徇其私，則倚託乃之身而迂僻乃之心，遂使爾民怨誹咨嗟而不欲徙，則彼得以爲之辭也。予之諄諄告汝以禍福利害之實，亦豈有他哉。蓋將導迎

汝於善康之地，而續汝之命于天乎。豈以威脅汝而使遷哉。凡以畜養爾衆而已。此蓋所以總結其前之義也。先王之遷鮮亦不浮于天時，故予續迂乃命于天，是亦將修人事以朕夫天之降災也。先王不懷舊邑，視民利用遷，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故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是其志蓋亦不在於咎罰汝，而惟欲使爾享其利也。先王之遷也如此，吾之遷亦如是，是則予之遷也，豈啻百姓以從己之欲也哉，蓋所以順民之心，以祈天永命而已。黃傅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則義與命相待而後立者，故能承古以遷，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逆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絕，使爾衆有後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予言之屢矣。而盤庚之所謂迓續乃命于天之說，其義尤爲深切著明，故復論之。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其命靡常，而不可取必於其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也。聖人治天下，其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吾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而爲福，去凶而爲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且以堯舜觀之，以堯而生丹朱，以舜而生商均，則其傳天下也有必危必亂之道矣。堯舜知其必危必亂，將荼毒天下之

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命于天，而堯以位授之舜，舜以位授之禹，則斯民復享安且治，無以異於堯舜在位之日，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以能迓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幾已萌，而有所變更而振起之者，皆所以續民之命，豈獨盤庚哉。故柳子厚愈膏肓疾賦託言秦緩論膏肓之疾不可治，而或者以爲可治，其言以賢國爲喻而曰：變禍爲福，易曲爲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爲干櫓，以仁義爲封植，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義和匪吳，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鳴鼎而自息，成天地之無親，寫膏肓之能極。於是言曰：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此言託意興喻，可謂曲盡其理矣。不明乎此道者，謂之不知命。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聖賢者，皆此道也。嗚呼，世之治亂存亡，人之壽夭智愚，爲皆繫於天，而人事無所與焉，是徒爲自暴自棄而已。柯山夏僎詳解 盤庚上既言汝衆不遷，是退無所稽考，徒自肆其恣怒何時能已，故此遂言汝所以自肆恣怒者，以汝不爲長久之謀，思其不遷之災，是汝自勸於憂愁之道也。所謂自勸勉於憂愁之道，即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

者也惟汝衆皆自勸以憂是汝有今日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也無久長之計則禍患將至何以得久生在世之上乎此蓋責其不能遠慮也盤庚既責其不能遠慮故又告之曰汝雖不能遠慮無意於遷然其意已決命汝之言已一定而不易汝當傾心一意順從以遷不可復鼓浮言以惑衆聽若鼓動不已則如穢惡之物今幸沉浚在下不可攪動若攪動之則是起穢非特臭及他人亦所以自臭譬如浮言者時鼓動今幸稍息民有從遷之意不可再鼓則非特害民而汝群臣亦自害也盤庚既責群臣使不得起穢自臭故又告之曰我所以再三如此訓飭汝等者寔恐其中有人循其私利不顧國家大計則倚託汝之身而迂僻汝之心使怨嗟而彼得以為辭故予所以再三訓教不能自已也殊不知我所以再三訓教於汝者寔以遷都之事天將永汝命于新邑故我順天意而從事將迎合天意續接汝命于天也我豈以威脅汝哉凡欲奉養汝衆而已故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黄彝卿尚書精義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衆　無垢曰臣民聽上號令此本心也本心則一不知聽上而唱和陰賡此二三其德也一德則言可道行可樂而遺芳千載矣二三則言為無根行為不道是遺臭萬世也小人欲為姦宄必倚民之身以為重迂民之心使從惡

其心以謂一身一心不足以動上故鼓動衆人呼吸群類以逞其姦必欲得志而後已盤庚故諄諄告戒使遷新邑以迎續民命于天其心可謂仁矣夫唱和陰賡揺動國家使商君當此必曰腰斬使李斯當此必曰族誅然盤庚乃方置其有衆登進厥民于寧辛苦若父兄之訓子弟豈以刑戮威之哉方將奉養斯民置於善康之地吁以刑驅民者乃鞅斯之學以訓誨待民者乃先王之道也　張氏曰夫物成則馨香敗則臭穢馨香人之所愛也臭穢人之所惡也民不聽上而惟胥以沉則其為惡莫大於此故告之以無起穢以自臭然而民之不聽上命蓋亦在位之人無以率之故也　陳氏曰民愚無知恐有倚其身使不直迂其心使不正不直則身亡不正則心亡內外俱亡汝民亦淪胥而死矣我將導迎接續汝之正命使汝胥正以生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輩乎奉此事以畜汝衆而已薛季宣古文訓鎜庚迮惟涉河吕民䙴鳥䛡民㞢弜衛延告用亶亓ナ勵咸艁勿褻聖王廷鎜庚鳥登進氒民曰明聽朕䛡亡荒失朕命烏虖古我寿后它弜惟民㞢承保后胥儀鱻吕弜浮亐天㫖殷降大獻先王弜褱氒鳥迄虾民物用懟女害弜志我古右㞢耄承女畀女惟歖康共非女ナ咎妖亐罰予若籲褱丝新邑亦惟女故吕丕加氒志今予將試吕女䙴安正亐嵩

女弜憂朕心㞢鳥宋迺咸大弜宣鳥心欽志吕忱達予弌人介惟自鞠自苦若乘舟女弜濟臭氒戴介忱弜屬惟胥吕沈弜亓或乩自志害瘳女弜悲兂吕思鳥烖女延勸憂今亓ナ今亡後女何生聖上今予命女弌亡迄穢吕自臭志人倚鳥身迂鳥心予御續鳥命亐天予豈女威用奉畜女衆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以誠話告弗率者召之惟謹悉至王庭進告以意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憂戚雖有天災鮮有不濟故有災害之大先王不敢懷居凡所作為必視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安樂而無近於咎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邑亦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不知我心困苦大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可動而汝自為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於臭敗所載之物猶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沈溺自怒何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之哉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今而不見其後罔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教汝誠一勿為穢污之端未能臭物必先自臭恐有險人憑藉汝身迂回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我逆汝之意以屬繼汝命于天非我威強服汝衆凡欲奉養汝也此下不聽豈善自為計乎陳經詳解汝不憂朕心至用奉畜汝衆　　古我先王憂

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我今則亦憂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君之事如先王之民朕心之所困者在於欲遷而民弗從也汝當不以此為憂乃胥大不宣布汝之心致念其誠信以感動我一人方且背後扇為浮言以惑衆不以利害之真實者而告其上是汝心之不展布而致念以誠者未盡也爾之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於汝哉譬之乘舟然必濟然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臭敗矣新邑之安當決意以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胥以沉我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不聞衆人之論則又皇惑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於沉溺而已爾何不試稽考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於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不審者失於不知稽考而已汝試稽考之則是非利害自灼然於心苟惟不然則他日罹其禍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不從憂患也勸憂者若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是也今雖有今日之安而後日無久長之利汝安得生生之理長在於人之上乎今我令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無有遷疑進退之意起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姦人

好生事者倚汝之身以迂曲汝之心唱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說以
謂衆人之情如此雖庶僅其有此等人今汝民不可輕信也我之意但爲迎
迓接續汝命于天而已迓回於此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絶矣今
則再遷新邑去危就安豈非迓續乃命乎予豈汝威哉特奉承畜養汝衆
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緩優游比上篇不同胡士行
詳解今予命汝一一心從上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
心予迓續接乃命于天予豈汝威君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汝心之未
下以巨室之倚汝迂汝故也汝信之是自臭耳予之遷則所以續汝命而
畜汝者也豈以虐汝乎陳大猷集傳張氏曰物倚則不正迂則不直反先
迎之之謂迓此章言當遷之理陳大猷或問林氏曰黄博士曰天以人
因人以天成主惟有德者能之愚按關子明筮書所謂卜筮兆將然之
機人事萌未然之應邵康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人者皆此理也王天與
纂傳汝不要厭心主用奉畜汝衆陳氏曰此言不遷之害蘇氏曰易
病也汝不憂我心之病者張氏曰自鞠自苦與自生毒自災于厥身罔
意蘇氏曰臭敗也考其利害者自恐自怒何損於病者又曰今欲德
一心也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出恐言者惑人爲人所係故告

之曰恐人倚託乃身以爲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鄭氏曰續繼也
蔡氏曰前告以汝何生在上請不遷則有死之道也今告以迓續乃命于
天謂遷則有生之道也莆田劉氏曰邑居墊隘水泉鹹滷民之通患非
君之私憂是時君民皆遷從皆勞苦君矜民之患而民不恤君之憂故盤
庚反覆告戒比之上篇尤切乘舟者期於濟弗濟則所載之物臭敗於中
流矣行道者期於至弗至則養生之具蕩析於半途矣胥沈言懷安必死
於溺也爲瘳言胥恐何損於病也勸憂猶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也有今罔後猶俗言有今日無明日也自鞠自苦自怒自臭言自作孽也
倚乃身迂乃心言趨利避害當勇往而決烈不當迴曲而前却也迴曲二
字乃民心迷惑而然曰欽曰忱曰誠曰思皆自其心之迷惑啓迪之使之
曉然更相告語去舊都至新邑溺者更生矣病者有瘳矣憂者怒者鞠者
苦者皆樂業矣不遷之害如彼遷之利如此汝曷知所擇乎曰迓續乃命
曰予豈汝威曰奉畜汝衆其意愈確詞親切其言愈雍容和緩三代君臣
相與如此視秦漢以下詔令不侔矣吳澂纂書今予命汝一主用奉畜汝
衆　爾既從我涉河矣或尚有二心而遲滯於行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
再起穢惡間其從上之善心以自致臭敗其舟中之載恐之浮言誑惑偏

倚汝之身迂曲汝之心使汝身心顛倒利害昏迷不知不遷則將有沉溺
之禍故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使汝更生
也予豈是用威勢驅迫汝以遷乎蓋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欲汝得全其生
矣歆璽鐵特書解汝不謀長主用奉畜汝衆　上節但言民不能憂君之
憂於此却言民無遠慮是自勸其憂
極言民命所係在此一舉尤緊切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書傳會選蔡氏傳神后先王也羞
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孔安國傳言我
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陸德明釋文勞
力報反又如字注同孔穎達正義予念至爾然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
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懷安
汝心雖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
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
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
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

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
勿勞乎是勞爲愛也進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
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要義言湯勞爾先則此所責
者世臣拙齋林之奇全解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
王之所以施其政教於民大抵審其風俗之所尚而利導之故民之從之
也輕亦曉然知利害好惡之實無匪怨不得已之意此所以用力寡而就
效衆也殷人之俗尊神尚鬼而不敢慢彼其心蓋以鬼神於人吉凶禍福其
應如響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而不可欺也故嚴威儼恪而事之盤庚
審於其風俗之所尚故其所以告諭民而率之以遷者既爲之明言遷都
之爲利不遷都之爲害而丁寧激切之辭蓋尤嚴於鬼神之際上篇曰茲
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者蓋言
我先王與乃祖在天之神靈昭昭乎其不可欺我之所以事先王則不可
以不遷爾知求其祖考則不可以不從我而遷也其所謂因其風俗之所
尚而齊以政教者既已致意於此矣至於此篇反覆諄告以盡其義極陳
其鬼神吉凶禍福之應而不厭其辭之繁縟也曰神后曰商后曰先后皆
指自湯而下至於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其稱謂不同者特變其文耳亦

猶舜典之言藝祖大祖本非有異義也而先儒以謂皆指湯而言其說非據下文稱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故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為專指成湯乎况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之父盖無有遠事成湯者以是知其所稱神后商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獨數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唐孔氏亦覺其非故從而為之說曰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此蓋欲庇蓋先儒之失而強為之辭矣夫言祖而連父於其所未嘗逮事之世無是理也盤庚言我思念我先后自湯至于祖乙與爾先祖相與勤勞擇利而遷是爾之先臣在于前世有大勳勞于我商家故我大進用爾於列位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安以無忘先世之德也黄彝卿尚書精義無咎曰予所以不忍用威刑以治汝罪而奉養汝衆者以念我先王嘗勞勤汝先祖同成此大功業汝實先正子孫我當念舊不忘是以大能用進汝於士大夫之列方且誠心訓誥以懷來汝心庶幾回心易慮同此遷都之舉汝知其所以然乎呂氏曰言我之所以遷者我蓋念我先神聖之后已嘗慰勞爾之祖先了我先王前日既慰勞爾之祖先今日焉得而不羞養爾何故前日之民使

是後日之民我之所以遷都猶要懷安爾故如此我若不要懷安爾我又何苦如此仁山金履祥表註今予命汝一去勞爾先 今我體民亦體先王之意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書傳會選蔡氏傳陳久也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鄒季友書釋傳罷為去聲 黄度書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去為虐朕民 神后高后皆湯予念湯勞來爾先人使作德故予亦大能進爾於善用能懷爾則既然矣我若不遷政教不行陳腐于此則汝何能善湯必大積高降罪疾于我而言曰何得虐毒我民陳經詳解在朝之臣其父祖昔嘗為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先故我所以羞進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當遷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遲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靈對越在天重降罪疾於我且曰何故虐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己之意既言高后之罪罰及己然後害及於民及於臣又及於其具乃貝玉者貨之鬼神以為警者也陳大猷集傳新安王氏曰神后言其神明高后言其功

德崇高先后言其在先一也孫氏曰史稱出以著一代之制蓋作史體孔氏曰崇重也東陽馬氏曰崇積多之稱愚曰予念我先神后撫勞爾祖先故予大欲羞養爾用懷安爾而然也若不欲養爾安爾何苦欲遷 新安王氏曰當遷而不遷是謂失于政陳于此舊都高后將重降罪疾以責我曰何故不遷而徙在舊都以虐害吾民乎上篇告群臣故以賞罰為戒中篇告民故以禍福為戒林氏曰[illegible]仁山金履祥表註失于政以下君不體民之罪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書傳會選蔡氏傳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汎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詞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鄒季友音釋經比毗志反傳樂音洛孔安國傳失于政去為虐朕民 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

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不進進謀同心徙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去汝罔能迪 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陸德明釋文爽丘方反又丘奉反孔穎達正義失于至能迪 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恣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 傳崇重至徙乎 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久之義 傳不進至心徙 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群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傳及之 傳湯有至無辭 正義曰訓爽為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要義陳為久古者塵陳同

黄度書說汝萬民至汝罔能迪 生生充其類進善不已也易曰生生之謂易盤庚言我不能進爾於善湯且降罪疾於我汝萬民乃不能以類茂長於善暨予一人偕之大道而同心焉湯亦大降與汝罪疾曰何以不及我幼孫協比而致有差爽之德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絜齋袁燮書鈔予念我先至汝罔能迪 此是告民謂我先神后亦曾勞爾之先而遷我所以進爾於此用懷來爾衆即王命衆悉至于庭之意也都邑圮毀我若久於此而不遷則高后定降罪疾于我何者我今日所有之民先王之民也水患將至而不遷是我虐其民既虐其民何所逃罪今我欲遷汝萬民乃不與我同心先后明明在上自上罰汝汝何能迪乎迪者道也言無辭也拙齋林之奇全解失于政至暨予一人猷同心 我惟用大進爾以綏懷爾故足以慰爾先后與夫乃祖乃父之心惟欲後之人各安其居而無蕩析離居之患也苟我失其政而為臣民之所沮抑不得率汝以遷陳久于此耿邑而速其沈溺重腿之患則是我之優游不斷有以致之然也故我商后乃赫然震怒于上重降罪疾於我其意若曰汝何為虐我民不能擇利而遷乎惟我高后之心必欲使我重愛斯民之命擇利而遷今我既有遷都之定謀矣而汝萬民乃安於逸樂憚於勞苦而無趨事赴功之意以與我一人協其謀謨同心以遷則是汝衆之罪也繼之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儒以生生為進進不如蘇氏之說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張子平賦曰盤庚作誥率民以苦蓋其自耿遷亳也將使斯民去其奢侈怠惰之習而為務本力農之事是所謂率之以苦惟其率之以苦故告之以是而又以樂其生生者勤勤懇懇其言不一而足既曰使萬民罔不生生又曰往哉生生又曰生生自庸蓋為優游稱導其初勸勉之意使其敏於事功而無敗壞不振之患也 先后丕降至汝罔能迪 汝既不能樂生興事而與我同心以遷則是得罪於我先后矣故我后大降罪疾於汝其意曰汝何不與幼小之孫而相同心以遷乎故有爽明之德自上天而罰汝汝無所迪道言無辭以自免故也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柯山夏僎詳解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汝罔能迪 盤庚上既言今日遷都將以迓續民命於天汝衆不可不遷故此又以見鬼神之降禍福之理儆之盤庚謂我思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勤勞爾先祖擇民利而率民以遷故我所以今日大進用汝於列位者將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且視我無忘先世之德也我意既如此苟今日之遷不能明慎刑政率民以遷則是失

其政也既失其政而使臣民皆大陳于此耿邑以速沉溺之患則無以慰我先王與爾祖之心故我商之高后乃赫然振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曰耿地圮壞如此汝何虐害吾民而不視民利用遷乎我不能率民以遷則高后固降以罪疾若汝萬民不以生生為念與我一人謀同其心相與以遷而乃肆為浮言以鼓惑天下則我商之先后又將大降罪疾於汝衆民曰耿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此皆是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故有罪疾自上天而降加罰於汝汝於此時不知以何辭導迪於天而自免於罪疾乎故曰汝罔能迪所謂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盤庚言此蓋以商人尚鬼故以禍福恐動之也黄彝卿尚書精義失于政至汝罔能迪 無垢曰懷我順汝之意而不遷權柄在下綱紀倒植是失于政也懷我隨汝之意而不遷懷安懷土不知避害是陳于茲也則我先王在幽冥之中將大降罪疾曰汝何故怯懦而失于政汝何故愚暗而陳于茲使萬民坐受此患禍之虐乎是我之遷畏幽冥之中鬼神之見誅矣我不遷則鬼神降罪疾于我矣得罪於人者尚可辯說以逃罪得罪於鬼神雖有辯如儀秦巧如林顯其能解免乎是知栝栝之策正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也 張氏曰生生者進進之謂也夫物生則進而大故生有進意汝萬民不從我以遷是不能與我進進而同心矣夫民之所為既不與君同心則是不能比輔其君者也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經詳解汝萬民至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說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后有爽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胡士行詳解予念我先神明后之勞撫爾先先祖予丕克羞進用爾用懷念爾然如此失于政言遷之政陳久于茲耿高后丕乃崇重降罪疾於我曰曷虐沈溺朕商后民汝萬民乃不生生至其主暨共于一人猷謀同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盤庚自謂有比同遷故有爽明德自上天其罰汝民汝罔能迪乎迪永也 以高后在天下之靈儆之殷尚鬼也陳大猷集傳汝萬民至汝罔能迪 愚曰生生謂樂業勤事為生養不窮之道也 孔氏曰爽德明德也新安王氏曰爽一訓明先王昧爽丕顯是也一訓差謬云女也不爽是也呂氏曰先后之靈昭昭在上必降罰於汝 愚曰罔能迪猶言不通達也仁山金履祥表註汝萬民乃不生生以下民不體君之罪 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尚以

聱之吳澂纂言去死地就生地生其生也比順從也故如刑故之故爽差
也言汝民不能求生其生而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
何不與我幼孫順比而故有此失德也先后自上罰汝無能迪迪謂開導
辭說以求免融堂錢時書辭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汝罔能迪　上
節既言予豈能感用奉畜汝衆恐小人無所忌憚於此乃以鬼神罪疾之
說恐懼之李肖忠音註若汝萬民不能自生其生為生養不窮之道不及
我念謀同心以從則先后亦將大降罪戾以責汝曰汝何不及我小孫相
比附以從先后之靈昭昭在上故有爽明之德從天而降罰於汝汝至此
時雖欲求免
亦不能逃違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書傳會選蔡氏傳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鄒季友音釋

經書戕在良反又才良反斷都管反孔安國傳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至則在乃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
人之心而不欲徒是汝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至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
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陸德明釋文
戕在良反又七良反之行下孟反斷丁緩反　乃祖乃父四本篇三君
牙下重言古我先后篇首古我前后孔頴達正義古我至乃死　正義曰
又責群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為我
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今汝如此則
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
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
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怨是湯罪汝不救汝死也　傳勞之共治人　正
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
也　傳戕殘至之行　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
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
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
民之心而不用徒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

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黄度書說先王勞來乃祖乃父故汝共作我畜
民衣食溫飽長老慈幼是為畜民而汝不臧厥心乃有戕害之事雖包藏不露而
鬼神知之我先王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懷我先王之德不平怒汝乃斷棄汝
雖死不救陳經詳解盤庚既言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民矣又言臣不遷則鬼神
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勤勞爾臣之祖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
共我畜養其民汝反有戕則在其心傳曰賊則為賊則者有物有則之則同凡事
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乃戕賊其則我先后安爾之祖父言爾祖父與我先王君
臣之際相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戕則在心則汝之祖父即不安而我先王亦不
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汝而不救汝之死言冥冥之中必有譴責也陳大猷集
傳悉曰作為畜養戕害也汝不肯遷是有戕害之意在心綏安斷絕也仁山金履
祥表註言君民相體之久以重明民不體君之罪吳澄纂言汝不肯遷非止災及
汝者凡我所畜之民皆受其禍是汝實戕害之也則武云當作賊漫右畔戈字
也蒙攝諭之意汝有戕賊民生之惡在心先后知之以此
論汝祖父汝祖父亦棄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餘分會選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書傳會選蔡氏傳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
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
丕乃崇降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祥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
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群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
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一以義斷之無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
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為
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
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
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
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鄒季友音釋傳治平聲直為去聲所都
玩反孔安國傳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
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　乃祖先父至丕刑于朕孫　言汝
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　迪我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
督之陸德明釋文治直吏反盡子忍反乃告工号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孔頴達正義兹予至弗祥。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赦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傳亂治至其貪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具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傳言汝至之罪 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已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言汝至督之 正義曰訓迪為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更浩講議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崇降弗祥 盤庚之愛民不為不至而民之迷謬未有甚於此時也以言告之不從又引遲任古人之言告之亦不從乃質之鬼神以其先后及乃祖乃父之靈而告之其曉之可謂切矣蓋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

禮盤庚乃因其俗而導之庶幾其必從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者引先后及乃祖乃父以為辭所以使其知畏敬而從命也予丕克羞者大進汝於安佚之地所以懷保汝也苟失其政使汝滔陳于兹則先后必以我為虐汝而降罪疾于我矣高后者若今所謂高祖必指成湯而言也汝萬民乃不生生亦進之義汝萬民既不念生生之理是不與我同心則先后亦大降罪疾與汝曰曷不與我幼孫有比比輔也汝不比輔我是汝自爽德其罰必自上而降罔能順其蓄民之心矣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亦當共我作蓄民之計今當遷而不遷汝必懷其戕害之心我先后既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豈不祈先后之恩而返念我苟知汝有戕害我之心則必斷棄汝不救其死矣言祖宗之靈無幽不燭也商民聞之必思其祖宗如在其上矣其敢不總於貝玉寶貨也民之所以重遷戀其寶貨而已今若我有亂政不能禁汝同位使懷之而不留則汝乃祖乃父以汝之故亦訴我於先后以為作大刑于朕孫則我亦當罹其不祥矣汝不從我遷則汝得罪於我先后我坐視而不遷則我得罪於汝乃祖乃父則其遷也豈得已哉然則商人豈不懼而從命乎黄度書說 兹予有亂政同位至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位班有高下而皆與人主共治政故曰亂政同位治政有位在民上而不恤民具乃貝玉而已汝又信其誑惑不順我遷故乃祖先父大告湯使作大刑於朕孫開道湯大積高降弗祥前

篇訓有位無此德士君子當自識此理也此篇訓萬民故及之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省察禍福是故國家諸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人心敬戒懍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放肆慢言恣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方顛迷豈能識察故雖顛越殄滅而猶下悟大抵古人鬼神之訓皆非假設之言也惟此心耳 絜齋袁燮書鈔 古我先后至崇降弗祥 此是告臣在民言爾先在臣言乃祖乃父臣民之别如此此亦與上章同意大概言我若不遷我定受其罪罰我欲遷而爾不從我遷則此罪罰却是爾當之矣所謂我先后所謂乃祖乃父皆鬼神也盤庚何以知其必降罪罰必降弗祥此無他以吾心而知之也吾之心即鬼神之心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精狀吾之精氣遊魂即鬼神之精氣遊魂也以吾之心如此則知鬼神之心亦如此且都邑圮壞吾心知其當遷當遷而不遷吾心知其為非也吾心既知其為非則鬼神亦必以為非鬼神既以為非則安有不降之罪罰者此無他只緣道是一箇道理盤庚又不是且如此說灼然見得道理是如此然又須看盤庚說這兩箇勞字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又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所以下兩箇勞字者蓋盤庚之意蓋謂我先后亦曾勞爾萬民爾群臣以遷然當時群臣萬民皆不憚其勞苦從我而遷是蓋以遷為是也爾之先祖父既從我先神后以遷今我欲遷爾乃

憚一時之勞而不我從爾先祖父以爾為是乎非乎吾知其必以爾為非安得不降之罪罰所以說這兩箇勞字盤庚之意深矣我不遷則其罰罪在我爾不從我而遷則其罪罰在爾盤庚與臣民皆一等說這禍福這意思甚好不謂人君之尊自有一等禍福臣民之卑又有一等禍福皆只是一體言之後世豈肯如此說便見得這是三代之時聖賢之君說話 拙齋林之奇全解鬼神聰明正直賞罰善惡各以其類無容私於其間我雖為先后之子孫苟我虐朕民而不知其所以拯救之者則得罪於先后雖我先王亦不以子孫之故而私之苟惟汝臣民不與我協心以遷而獲罪於我先后則乃祖乃父安得私爾子孫而不降之災乎故稱汝之獲戾于上天又謂乃祖乃父雖欲私不可得也言我先王既與汝之祖父相與勤勞以遷今為暢我所畜之民而有戕則在乃之心以沮敗國家之大計我先后懷乃祖乃父而告之乃祖乃父於是斷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左傳曰毀則為戕戕則天下也蘇氏謂則象也爾有戕民之象見於心以戕則為賊民之象其說迂也苟戕則在乃心已為我先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斷棄汝不救汝死況有亂國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其列位眷戀於耿邑之奢侈具乃寶貝貪于貨賄莫知紀極而唱為戕賊之言以鼓惑愚民則其罪為愈重也貝水蟲也古者取其甲以為貨若今用錢貝者貨也玉者寶也下篇曰無總于貨寶是也既其罪為汝重於是乃祖乃父

乃告我之先后曰作大刑于朕之孫於是開導我先后降下不祥之罰于汝之身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抵言今茲之遷乃我高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我不能率汝以遷則是違我高后之意汝不從我心以遷則是違乃祖之意殃禍之來有如影響之速我不可以不率汝汝不可以不從我也夫鬼神之理藏於幽冥杳忽之間而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也故智者推而遠之而致之於不可測知之域惟男巫女覡之於鬼神然後信其所以與人相接者皆有卓然之實迹其居處飲食與明而為人者無異此蓋愚俗之弊今盤庚與臣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其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相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悅而降以罪疾之言無所不至周公禱武王之疾於三王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　能事鬼神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其言為尤著明信如此二說則是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於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於巫覡之見哉蓋惟達於理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不達於理而言鬼神則是巫覡而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深告子路以死生鬼神之理不知生而欲知死不能事人而欲能事鬼神則是不知至理之所在而以求鬼神之情狀臆度而言之非愚則誣也盤庚之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之心不可訓告此必為先后之所震怒而不赦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蓋王業之基天奪武王之速其三王之心皆所不忍於此也此二者至理之所在極其理而推之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雖其言若親與鬼神相接見其好惡取舍之所在不為厚誣也　柯山夏僎詳解　盤庚上既言汝衆不與我同遷則我先后必加罪疾于汝至此又恐臣民以為先王雖欲罰我而我先祖父豈不致救我哉故盤庚於是又言汝先祖父必不救汝之意也盤庚古我先后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乃父故我於是用汝為我容民畜衆之官所以咨爾祖父之勞也今汝為吾畜民之官乃有戕賊吾民之意在汝之心蘇氏謂則象也有戕民之象見於心汝既有戕民之則在心則我先王惡知必罰於汝必先有以慰汝祖父之心使之不得救汝惟我先王有以安慰祖父則汝之祖父亦將斷絕而棄汝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以致死而不救也然此特坐視先王之罪不救而已若夫我國家或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不以天下國家為念眷戀厥邑之沃饒僭具兼有貝玉惟知貪冒貨賄莫知紀極則汝祖父不特不救而已且將大告於我高后使我高后作為大刑罰以及其子孫開導啓迪我先后大重降其不祥之事以加乎其身

矣貝永為古人取其用以為寶如今用錢玉即寶也盤庚言此蓋深戒群臣使之知鼓動浮言不肯遷都者不特先王降罰祖先不救而祖先且將勸導先王大降誅罰以及其子孫也黄舜卿尚書精義無垢曰古我先王既與汝祖父同其勞苦以安養斯民汝今為我養民之官亦當與我同心如汝祖父之於先王可也今乃不能繼汝祖父養民之心而汝包藏賊心以害斯民今乃坐使趨於死地而不顧非賊心而何蓋汝祖父與我先王相為安民者也我先王見汝如此用心故將降罪罰於汝以安汝祖父汝祖父亦欲安先王故斷汝而不收棄汝而不録不救汝以安國家汝乃趨於死地矣至於此時雖悔何及　張氏曰亂政者治政之臣也同位者與之共天位也亂政之臣當以德義事其上今乃務足於貨寶則是懷利以事其君者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於是安土重遷以非義為民之唱其罪莫大乎此夫幽冥之塗雖若異致然鬼神之情狀其與人不殊人之所好彼則從而福之人之所惡彼則從而禍之盤庚之遷始告之以人事既不聽從於是又告之以鬼神之事蓋亦因其俗之所尚而導之者也陳經詳解茲予有亂政同位至崇降弗祥　盤庚既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責將及爾臣又言爾臣之中有貪鄙在位取人之財貨無厭者則鬼神之責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汝之共天位者或有積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徙之際民有寶貨暴露乃具而有之則乃祖先父丕大告我高后曰作大刑於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於汝身而不汝赦鬼神之德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罰之哉凡此四段皆是盤庚假之鬼神先言已次言民又次言臣之貪貨蓄臣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誣乎然臣民端不可誣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尚鬼盤庚懼已德之不足以感民逆借鬼神之說以警動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幽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即神之理也合於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於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為渺茫荒忽之事歧幽明為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者也豈誣也哉明士行詳解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養民之官汝有戕則（戕民之象）在乃心我先后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治）政（之人）同位（在位）具（聚）乃貝（水蟲古人取其貝為寶）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啓）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不特高祖之靈可畏而乃祖父之靈亦可畏也　爾臣寔織在治民乃不同於利民而惟悉厥之沃饒以為總貨寶計

則我高后縱以爾祖父舊勞之故不欲降罰以傷其意而乃祖父自不汝救豈特不救且將啓告以降不祥矣陳大猷集傳茲于有亂政同位主崇降弗祥 孫曾曰治政同在位之臣 唐孔氏曰貝海介蟲甲黃白文取其甲以飾器物 王氏曰古者以貝爲貨以玉爲寶後言貨寶互相備也 呂氏曰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恐因遷徙失實用故搖動百姓使不肯遷故以此戒之 愚曰此章四節言君不遷民不遷臣不遷我先后與汝祖父皆所不赦罪疾丕刑弗祥皆言貨互文也 張氏曰丕刑以人事言不祥以神事言 蔡氏曰商人尚鬼故今日賭于祭祀高宗肜日曰祀豐于昵望質因俗以爲教人之禍罰賞罰有不能動進苟知福善禍淫以鬼神爲可畏亦可因其所明而動惑盤庚所以祥及禍福也 呂氏曰欲畏祖父遺人之良心盤庚言及祖父旗不畏矣哉 孔氏曰見孔傳 蘇氏曰同會遷 袁氏曰見書說 陳氏曰見陳祥 稱仁山金履祥表注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至天與纂傳于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主崇降弗祥 陳氏曰此以祖父之威靈感動之 薛氏曰勞讀如勤勞之勞謂勞之以遷也 呂氏曰此告民故只說爾先 薛氏曰陳與新陳之陳同 張氏曰民者高后之民自高后而言之故曰焉虐朕民 張氏曰對先后而言則

已爲切矣 薛氏曰比與比輔之比同奭與蔘蕭所謂其德不爽之爽同蔘蕭以諸侯不貳於天子爲不爽此書以民貳於天子爲爽自上與洋洋如在其上同戕與戕賊之戕同 呂氏前止言爾先此言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乃倡浮言以戕害百姓爾祖父必將以義斷絕汝矣 蘇氏曰亂政猶言亂臣 呂氏曰此正當時有位者根本之病蓋民只知懷土重遷其罪多在群臣具貝玉而不肯遷耳 張氏曰既云丕刑又云弗祥者丕刑以人事言之弗祥以神事言之 莆田劉氏曰上篇已有此論至此又再三申言之謂遷非己意乃我先后及汝父祖之意汝違我可也我先王其可違乎汝祖父其可違乎曰罪疾曰斷棄曰丕刑曰弗祥言必至之禍首及我次及汝也曰乃祖先父告我高后說者謂商俗明鬼假設是辭非也二孔以忠孝爲說其說甚正深味此章竊謂物本乎人本祖君民之分雖異而其情一也遷國大事念昔先王與汝先人經營創造之艱今我與汝敗壞暴露之勤生生之業悉爲丘墟通君民爲一家合上下爲一心想聞其語者油然動其焄蒿悽愴之心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按此章以忠孝爲說固正然須兼商俗嚴鬼神之意斯備

吳澂纂言茲予有亂政于崇降弗祥以上四節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先后與爾民臣祖父皆降之禍商俗尚鬼因其所畏所信者曉之先儒皆以此一節爲責臣然詳其文勢則亦對民庶而責其臣之辭蓋此時臣民咸在盤庚登進其民於前則所誥皆與民言不應此一節獨爲與臣言也 董鼎輯錄纂註輯錄 鉄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群臣之祖父若真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鉄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大豈亦真有一物耶乞賜垂誨先生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 蔡註 新安陳氏曰大意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 融堂錢時書解古我先后至崇降弗祥 上節言民不生其生而與我同心則先后大降罪疾於此後謂汝等若迺藏禍心不特得罪於我高后雖汝祖父之靈亦不救汝之死又所以攻其隱慝破其姦謀也上言勞爾先此又言勞乃祖乃父蓋謂遷都定邑而勞之與今日人情正相反所以數背提此勞字以爲諭則者物則之則人之本心皆具此則順之則爲善爲良戕之則爲凶爲孽傳曰毀則爲賊毀則即戕

則也此專指其在心之事雖然我或得罪於汝衆汝祖父亦不我恕也於此我有亂政之臣與之同位漬貨無厭盡有汝之貝玉汝祖父必大告我后后曰吾君之臣奪我孫之寶貨是吾君大刑罰於我孫也必導我高后使大重降不祥於我矣上節言高后大降罪疾將自己與民對說及此節言民之祖父之靈後將民與自己對說盤庚曉諭積漸而言之至此亦可謂懇切矣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書傳會選蔡氏傳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從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橫議之所搖動也陳氏櫟曰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永敬我所大憂者汝當以君之心爲心也中者人心固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群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爲己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于心

剥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不至於偏私矣不設中於心則人將倚汝身迂汝心也。鄱季友音釋經（身以牧反。遠去聲。又如字。傳烏香墳可易。夷益反。横戸孟反。）陳師凱旁通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中者無過無不及。擧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各設中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爲準而不爲浮言所揺動也。）黄度書說事不可已。故告之不易其憂爲大故當永敬絶遠而不相親事何因濟。各安其分而念於道。必能降以相從。中苟不設犯分遠道必矣。絜齋袁燮書鈔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無胥絶遠　不易謂斷然不易也永敬即無爾忱不屬之患今日雖敬承我命明日苟又褻慢而不從果能永敬乎。大恤恤其大者也一時遷從有跋涉之勞此事之小者也。遺茲新邑相與生生爲無窮之計此事之大者也爾當恤其大者毋恤其小者爾今雖遷若其中有一人萌背叛之心。此便是相絶遠而不能相保以生要須使之歡欣交通閭里相保故曰無胥絶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曰分曰各此兩字當予細看蓋當時之人浮言胥動皆不曾自去思量但見上有唱爲之説者則下之人皆同聲和之以爲遷之非是初未嘗反而思之盤庚於是使之分念使之各設中焉各自反之於心令日之遷果是耶非耶不可但隨人浪説各自思量道理自見大中一也。今而使之各設中。蓋隨聲是非乃是人各有心各設中爲論到得道理至當處人心一而已使之各設中乃所以使人心之一也嗚呼盤庚何以深見斯人之病而用藥如此之切當哉蓋古者賢聖之君其胸中無一毫之蔽所以深見得他人之心一言一句皆切中人心之病若使其胸中先自蒙蔽何以知得如此之深當時所以不從正緣隨聲是非不曾各自思念惟盤庚此心月白所以灼然見得　黄桑卿尚書精義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各設中　心　無垢曰不易者蓋言一定之理不可改易也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汝當永敬我言無或中情當大恤我言無或輕忽庶幾汝心變易上下情通億萬人之衆若出乎一家遐荒僻陋之遠若處于一堂而無相絶遠矣夫上下之情不通則爲否上下之情通則爲泰。　又曰蓋人之心本自明澈萬理森然惟舍此心以合浮議則此心陷於浮議中而顛沛錯亂不可復反。懷分其心而不爲浮議所染則能從吾遷居之長計而吾之中道見矣夫人心自中。一陷偏詖中則揜蔽且迷東西者看斗柄逃空虚者喜足音世皆偏詖懷非賢君爲之指南則中道何由而見今臣民能聽盤庚之言則此心安乎中道見矣　張氏曰分者使之别其善惡

猷者使之謀其從遷。念則思之而不忘也。惟能分别善惡而後能謀之得其當。惟能謀之得其當而後能念以相從矣。設中于乃心。則無依違顧望之累。而惟義是從能惟義是從。則知向之不從以遷者。皆非違義矣。　呂氏曰。我告爾不容易。永敬者敎之敬於久。勿敬於暫。大恤者敎之恤其大勿恤其小。當時人見盤庚舉其先祖父以敎我。誰不敬。到出後後爲安土重遷之心惑亂。則敬心去了。如此乃是暫時之敬。非長久之敬。當時人顧惜貨寳而憚於遷徙是但恤其小者。到得被水患圯壞雖性命亦不可保是恤其小而不恤其大也。　又曰。建中于心。庶幾不失之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雖無違爾中。何待於設。孟子説道是求其放心而已。心何用求求生於敬。中何用設。惟是民見得旁一邊。不見這一邊。便偏了此心而不是中。烏得而不設。明士行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注以牧反。鄭如字。愛也）永敬永則（不止敬於暫）大恤（大則所恤不在小）無胥絶遠。（不宜乃心疎外於君）汝分猷（謀）念以相從。各設（立）中于乃心。　敬不永而恤不大。則惟總貨是念。而與君相遠矣。　汝試分汝所謀念者以從我而立中道以的之則爾之謀不遷以總貨。予之謀遷以利民。孰是孰非。有定論矣。　分者不遷貴以盡去己見也。設中則公見爲而私見自去矣。陳大猷集傳愚曰。既遷渡河。今我告汝不變易矣。遷國大事。必君臣與民同寅協恭而後可濟永敬。久其敬也。大恤。大其憂也。　新安王氏曰。胥相也。不可相隔絶而不通。相疎遠而不親。　愚曰。臣民所以相絶遠而不相從者。由其偏爲己計而不分其所謀所念以爲國計也。故使之分其謀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中則不至偏倚己私而相遠矣。仁山金履祥表註。勉其體君。分右經作比。設右經作翕。吳澂纂言。水患大可憂。汝當長久敬畏與我同心。不可相疎遠隔絶也。陳傅良課義。賢君告庶民以遷都之難。固在乎敬君事以分猷念之勞。尤在乎守至理以處利害之實也。夫遷都豈易事哉。民能親君然後事乃有濟也。然非永敬大憂。而分君之猷念心存至理以爲己之準則則偏私一起。敬心不存。上悔下慢。情分絶遠。誠不屬則殆矣。豈能共圖念以相從哉。盤庚嘆遷徙之難。言君民之所以相與者若此其重也。嘗謂人之一心。固賴乎主敬以立事。尤賴乎明理以處事。主敬以立事者。固能分君之圖念以憂其事。明理以處事者。必能獨知夫利害以成其事也。是故設中理於一心。以爲事物之主宰。否則所守非中。則本心無主。私意横生。惑於浮言。昧於利害。傲上之令。安肯大分君之猷念從己之康。安能永敬君之大恤。上下之情至於絶遠。君有令而民弗率。民有欲而君不從。故

盤庚於率民遷徙之際。後登進而告之。蓋以耿爲舊都。圯於河水。小民蕩析離居。罔有定極。遷徙圖安。理所必至。然非易事也。世臣安於土而不肯遷。小民惑於言而不欲遷。終至於危亡墊溺。此盤庚之所大憂也。而民則不知敬其憂。盤庚之所圖念也。而民則不知分其念。原其所以。皆由一心不能設中。則人倚其身而遷其心。殊不知遷新邑者。理所當遷。憂其害者理所當憂。圖念其安利者。理之所當圖念者也。凡厥庶民。當思遷徙之難當永敬我之所以大恤者。則君民相親。分君之所圖共圖之。分君之所念共念之。君降其尊而接乎下。民忘其卑而親乎上。君民之分雖殊。而君民之情特孚。相與揆事物之宜。審利病之實。各有不偏不倚之準則。存乎胸中。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則自然不爲浮言橫議之所動搖矣。夫盤庚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忠嗟慨嘆。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以遷殷之後。不敢忘其難。不敢弛其務。君民一心。相親圖濟。後先王之都。紹先王之業。辛爲殷之賢君。良有以夫。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書傳會選蔡氏傳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間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飭之。鄒季友音釋　經　無俾　無與毋通。易去聲。蓋本種之易。又　黄度書說　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況常有異論動搖。或恐姦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吉善迪蹈。顛越隕墜。不順理不恭。怠慠。令法惡逆。不道不敬。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小者劓。大者絕滅。無遺育。不使易種于新邑。葉齊東萊書鈔　當時所以不肯遷。只緣大家巨室各有寶貨。深恐道塗之間或遇姦宄欲遺劫奪。所以唱爲浮言。鼓動其上。盤庚深見得當時之病在茲。故前面既說具乃貝玉。此又嚴暫遇姦宄之刑。暫遇者。卒然相遇。即爲姦宄也。蓋當時豈能一一皆是好人。小人惟利害是視。何所不至。萬一道塗間或遇劫奪。遷使民解渙然離散。如何遷得成。所以其刑須著用大故嚴。劓殄滅之無遺育。直是皆滅了。更無遺類。凛然有甚可畏者。予則孥戮。此乃治軍之刑。今而以孥戮之刑施之遷都之時。雖曰軍容不入國。然遷事非十分嚴不可。此便見得古人之變不拘於常處。盤庚之誥雖曰寬。然嚴處直是嚴。蓋不如此。不能成事。後世所以做事不成。皆緣是不知變古人處事通變。不執直是與後世不同。當時固不曾用此刑。但其號令不得不如此嚴。號令既嚴。則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人既不敢犯。則又焉常用之耶。拙齋林之奇全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去聲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不易釋文作易字讀。今當作易字讀。盤庚既以至理之所在推說鬼神之情狀。論其吉凶禍福之不差僭者。盡於此矣。於是嗟歎而告之曰。今我之遷都。謀計之已深。思慮之已熟。計在必行。而不可變易也。汝當敬此憂恤之事。憂我之憂。而無與我絕遠。而使君民上下之情不得通也。蘇氏曰。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殆矣。汝臣民皆各以其類相與謀而思念從我以遷。各設中正于汝之心。無爲浮言橫議之所移奪。其或有不善之人爲不道。以至於顛越我之命而不恭。與夫暫遇姦宄之人。是皆不能設中于乃心也。故我論其輕重而加之罪。輕則劓之。重則殄滅之。無使易種乎茲新邑也。易種者。唐孔氏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據此文。理但是傲上從康不肯從我以遷之人。初無繫於劫奪之事。夫劫奪之事。國有常刑。無俟於吉戒之也。其曰暫遇姦宄者。大抵肆爲浮言之人。暫遇二字頗不通。姑且闕之。黄彝卿尚書精義　乃有不吉。至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無垢曰。盤庚遷

于新邑。正欲丕變弊俗。一登于先王之世。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容有凶殘小人得與於其間哉。使凶殘小人得聞此戒。姦心消縮。善心油然。盤庚之所願也。　張氏曰。不能順令則爲不吉。不能循道則爲不迪。顛則不能以自立。越則不能以守中。不恭則不能以欽上。柔聚於外而爲姦。剛狠於內而爲宄。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其罪之輕者則劓之。其罪之重者則殄滅之。蓋其教之之篤。則其刑之之重。不爲過矣。以謂不如是。則無以成之使長而事無由濟矣。　呂氏曰。今日遷這一縣。明日遷旁一縣。謂之暫遇。是這般時節。姦人易得因此爲姦宄。他平日所以不敢做姦宄者。必謂人識我姓名住處。容易捉得。見所以不敢。至別暫遇處。必說是時我暫時去此。縱我做姦宄。我明日便去矣。又誰識得我。又如何捉得我。此是道路之大病。故盤庚須要子細根治。陳大猷集傳　愚曰。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者。及暫時相逢遇於道途而爲姦爲宄者。我於輕者則劓之。重者則殄滅之。無容其遺留長養。無使移易其種於此新邑。上八四節。前既告以鬼神之禍。此又告以刑罰之威。呂氏曰。先恭儆仁山金履祥表註　嚴一時在道之禁。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

家。書傳會選蔡氏傳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陳氏櫟曰。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乃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鄒季友音釋　傳樂音洛　孔安國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群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　乃有不吉不迪。　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　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陸德明釋文易以豉反。注同。遷于萬反。又如字。注同。汝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隕于敏反。暫才淡反。劓魚器反。徐魚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長丁丈反。下遺長同。毛居正正誤無胥絕遠。作絕誤。絕从糸从色。色子劣反。勦斷也。从刀从巴。巴古作卩扁旁節字。非從色也。重言往哉七。并與二。本篇微子之命。康誥。畢命文。併各一　今予將試以汝遷二。並本篇互註。左哀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孔穎達正義嗚呼至乃家。　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群臣臣分當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群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遇人即為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　傳不易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若汝以命之不易為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己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傳

顛隕至於內。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內為宄。在外曰姦。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　傳劓割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劓。故劓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傳自今至稱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劓殄謂割絕易種相染易。　永建乃家謂賜族命氏。史浩講義。遷國大事也。周官大詢之禮三。遷國居其一。非有大利害存焉。蓋不可以輕舉。謂之大卹。大卹者。大憂也。今予告汝不易者。言無反汗也。永敬大卹者。令不可慢。此遷國之事。當同其憂患。無相絕遠也。無相絕遠。則汝忱不屬不暨有比之患去矣。汝分猷念以相從。既分其所為所念以從君。各設中于乃心。則倚乃身。迂乃心之患去矣。惡既去矣。不可不立法以與民共守。其咨行之初。苟無紀律。亂亡繼之矣。乃有不吉者。自災于厥身也。不迪者。含德而不惕予一人也。顛越不恭者。行止無序而自作弗靖也。暫遇姦宄者。猝然相值而取其貝玉于同位也。凡此皆劓殄滅之。劓則其罪輕。殄滅則其罪大。使無遺種于新邑。其約法如是。民豈敢犯乎。其無所犯。得至于新邑者。則當勉其生生之業。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者。是不從令者不得至于新邑。從令者建立室家。民將何為哉。亦曰從之者如歸市爾。自盤庚一遷之後。八世不遷。水患不害。民得抱子弄孫。養生喪死。豈非盤庚之恩。而盤庚永建乃家之說。若蓍龜之驗。可謂質聖之君矣。梁齋未叟書鈔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易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二字。不可不子細看。內外精粗皆在其中。自能靜地壞之處。適茲新邑。傳以安居樂業室家相保。此亦生也。然所謂生者。不特是活在世上。永底烝民之生。此之謂生。豈徒其形生而已哉。苟不明道理。雖生無以異於死者。如此說生又進一步。若更向上說。則為善而進進不已。日新又新。有無窮之意焉。此所謂生生也。須知是若精若粗皆在其中。拙齋林之奇全解既告之以設中于乃心。不可肆為顛越姦宄矣。於是又總結之曰。自今已往。汝當樂生興事。以厚其生。無戀

於舊都而失此長久之業。今我將涉河試以汝遷于亳邑，永建汝之家，使汝子子孫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亳邑，成湯之舊都，王業之所基也。使商之君能審其治亂之勢，世世而守之，則其社稷無疆之休，且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盤庚既自耿邑而遷于此，以致中興之治，而後高宗之興亦在亳邑。蓋商之興王，未有不在亳邑者。而其後世有復亳邑而遷于水之南，商俗靡靡，而至於紂居於朝歌之地。夫朝歌者，非使民務本從農之地也，是以習為奢靡淫侈，以至於亡。靡靡之樂，蓋此朝歌之風俗也。柯山夏僎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盤庚上既言以鬼神之情狀告之，使知所畏懼，不敢不遷，故於此又嗟嘆而言，所以決其計也。盤庚之意，蓋謂今我遷都之謀慮之已熟，故所以告教於汝者，已不可變易。汝當長敬此憂恤之事，與我同憂其憂，不可相絕遠而使上下之情不通也。蘇氏謂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心一德，而或相絕遠則息矣。此說是也。君臣與民既不可相遠，故汝臣民須當分謀而念所以遷都之要。所謂分謀者，謂各以類相與謀也。既言分猷念以相從，又言各設中于乃心者，盤庚之意，謂汝臣民今日所以不肯遷都者，緣各有私心，故為浮言之所惑。今欲以類相與謀其遷都之事，要當各設中正于乃心，則其心正而無私，則浮言不能入矣。其或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遠踰越我之教命而不恭敬者，徒欲在此舊都時暫遇人而行奸宄之事，如是之人，皆不能設中于乃心者也。故我於是論其罪之輕重，輕者則劓割其鼻，重者則殄滅之，至於死，無所遺漏而再得生育之道。所以如是者，蓋以儆上從康告教至此猶不知化，是頑嚚不可話言者也。盤庚不欲使得易種于茲新邑也。盤庚既告臣民謂不肯遷者我必誅不赦，故又飭之曰：汝衆須期於必往，能往則能厚其生生之理，惟往于新邑，而可以厚其生生之理。故我於是將涉河，試與汝衆遷于亳都，以永長建立爾之家，使汝子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故曰永建乃家。黃彝卿尚書精義：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無垢曰：謂自今以往，各務為生生長久之計，永使汝父子兄弟夫婦上下熙怡康樂，與我國家同享安榮也。　史曰：勞於從事者，天下之常情；巧於誘民者，人君之智術。自湯至於盤庚，遷都者八，而見於經者有五。斯民跋涉於深險，奔走於寒暑，提挈抱負，區區然怨怒，至是而懷土重遷，蓋其常情，無足怪也。盤庚於是可不巧為誘掖之說，而動其不回之心哉？自今之遷，當建立之家室，一勞而無怍，一定而不改，生聚於斯，當不復為前日之紛紛矣。誘掖至此，豈智術之不得已哉。薛季宣古文訓：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

克羞介用褱介然，失亐政，敶亐丝，高后丕乃崇降辠疾，曰：害虐朕民？女万民乃弗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辠疾，曰：害弗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悳，自上亓罰女，女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女，弗救乃死。丝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女不易，永敬大恤，亡胥絕遠。女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亐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亡遺育，亡俾易種亐丝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同心比，忠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相違異，降爾罪疾，俾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俱受我之奉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既綏懷我先后之德，將斷棄汝而致汝于死。我今有治亂之士同位為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玉之賂，先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朕我固不易是言。爾宜終敬德，遷國之容耶。人情不甚相遠，自宜為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考，逆乃心者無得而動爾矣。中者善惡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本心亂，而利害異之分矣。不遠而信，何浮議之惑哉。命之以一吉之設中，治道不在多言，要有倫矣。人之凶惡無道，不恭犯令，為亂竊發，且有劓與殄滅無種嗣之育。欲趨新國得平，往哉生生，設中國所以厚生也。從我有遷，以永建爾家，不猶愈於劓殄滅耶。稱其先王之意，而戒之以誅，非強使矣。陳經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今我告汝之言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汝當長敬我言，不可既敬之而又輟也。汝當大憂念我之言而行之，不可計其小害而不從也。能永敬大恤，則君民相通，無有所乖絕相遠矣。汝又當分其謀，分其念，各人自為謀念以相從於我，不可同為一謀，合為一辭，以為不可遷。若如此，只是一偏之私情，知其此之利害而不知其彼之利害，安得有公正之理乎。汝但人各自為謀，不可合為一說，則中正之理自設於汝之心矣。中者只是人心同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待設？正恐群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故必設中于汝心。此二句是誅欲其異，則理終歸於同也。又懼夫遷徙跋涉之際，有姦人來間，而勢不得不先有以警之。如有不善之人，不道之人，顛倒而踰越，則不順理之人，與與乎不恭敬者，暫遇人而暫為姦宄者，為惡於內外也。如有此等人，我當小者劓其鼻，大者殄滅而絕之，不惟及其身，而併及其家，使無有遺育，無

使移其糧類於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為之慮也。觀盤庚於首
篇之末章曰罰及爾身弗可悔。而中篇又為是言。非古人重於刑罰也。首
篇則使之必從。中篇則懲其姦究。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哉
自今以往長趨生生之理。今予用以汝遷。則永建爾之家。汝當共為無
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土。既安定則家可以永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
樂土爰得我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之所同。蓋有去後得所。先邦而後家
理也。亦勢也。胡士行詳解。乃有不吉不迪迪道顛仆越踰不恭暫暫將遇
所遇姦究我乃劓小者劓殄滅大者殄之無遺餘育養無俾易變易也種
惡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陳大猷集傳往
哉生生。主永建乃家。葉氏曰。往哉遠辭也。生生勉其為生生之道也。惡
惡猶言行失勉之也。愚曰。今予將用汝以遷。永久建立汝家。所謂一勞而
永寧者也。前言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主文
先意然於篇終但言家。又以防其懈從也。仁山金履祥表注勉悠大定居
之計。王天與纂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主永建乃家。　莆田劉氏曰。此結
上文訓誥之辭。　呂氏曰。永敬者敬之工夫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不
恤其小也。盤庚訓諭人之敬心己主。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後動則敬心又
敬。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惜貨財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主累不係
是不恤其大也。餘見陳大猷集傳劉氏曰。盤庚委曲詳諭。不曰舍汝之猷
而曰分汝之猷。不曰舍汝之念而曰分汝之念。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吾固
未遠責汝矣。自今以始一為己謀一為國謀一為己慮一為國慮。汝尚庶
幾焉。　呂氏曰。暫遇謂時暫相遇於道路。以人未必知遂行姦究。此道路
中之大病也。　鄭氏曰。易移也。　莆田劉氏曰。永敬大恤。即前所謂欽念
以忱也。無胥絕遠。即前所謂暨予一人猷同心也。汝分猷念以相從。即前
所謂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丁寧告戒。辭窮理盡。然後告之設中。乃心蓋
人心各有中正之理。昔迷而今悟。昔違而今順。係乎此中之設與不設耳。
既順矣。既遷矣。乃至有不順者。不道者。犯上者。奪人之貨者。不遇不肖不
可話言之人。然後殄殲之。刑加焉。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
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
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為臣民建家。非止為國
定都也。字字句句。起結相應。昔人乃謂盤誥詰曲聱牙。竊所未喻也。吳澂
纂言往哉生生主永建乃家　往哉生生。往新邑以生汝之生也。書稗題
往哉生生　陳氏曰。生生不窮。猶言子孫蕃衍也。融堂錢時書解嗚呼今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三十七

予告汝不易主永建乃家。不迪不行我之言也。上言將試以汝遷則曰
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則曰永建乃家。上舉邦國大體而言。此則切
斯民之家而言。語脉相承。而意益緊切。朱祖義句解盤庚作盤庚率民而
也。惟涉河以民遷。涉河而南。以民遷也。乃話民之弗率。乃以話言陳述而
未不率之民。誕告用亶其有衆。大告以言。用誠言以孚於衆人之心。咸造
勿褻在王庭。臣民咸至王庭。亦皆以誠信感上。令無敢有褻狎者。盤庚乃
登進厥民。盤庚乃升其民而往至前。曰明聽朕言。汝當明明聽我
之言。無荒失朕命。無慢如前日之荒怠。違天我之教命。嗚呼。古我前
后。盤庚已前諸后。罔不惟民之承。凡有施為無不惟民是順。保后胥慼。民
亦保衛其居。相與同其憂慼。鮮以不浮于天時。少有不先天時以趨事者
殷降大虐。以天於殷家屢降大虐罰。如昔與相當有水患。先王不懷。是以
先王不敢懷安故居。厥攸作。其所作為視民利用遷。必視民所利而用之
以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民何不念我先王遷都之舊聞之後世者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我今日遷。不過順汝民情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恭
非汝有咎比于罰。非汝有罪皆比于罰。故遷徙勞擾使汝究達于予若籲懷
茲新邑。我所以順于汝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亦惟汝故。亦皆緣汝之故
以丕從厥志。所以無從汝之志願。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定厥邦。安定汝懷於其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汝民乃不憂我心之所困
者在於欲遷。乃咸大不宣乃心。乃皆大不宣布汝之腹心。欽念
以忱哉。動予一人。感動我一人。爾惟自鞠自苦。是汝自取困窮。自取病苦
若乘舟。譬如乘舟。汝弗濟。汝不以時而濟。臭厥載。將臭敗其所載之物。爾
忱不屬。爾汝忱誠有所不逮。不能從我遷。惟胥以沈。惟相與及於沈溺矣
不其或稽。爾乃不能稽考是非利害所在。自怒曷瘳。他日雖罹其禍患。雖自
怒何所療者也。汝不謀長。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乃災。以思汝不遠之
災。汝誕勸憂。是汝大勸勉於憂之道。今其有今罔後。今但有目前無長久
之計。汝何生在上。汝何以得久生在世上乎。今予命汝一。今我命汝遷之
之事。一定不易。無起穢以自臭。無故浮言散亂如起穢惡之物。但得其臭
他人。適所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恐他人之好生事者倚託汝之身。迂乃心
以迂曲汝之心。偏浮言以惑衆。迂之其說。以謂衆人之情皆如此。有此等
人汝不可輕信。予迓續乃命于天。我所以將汝遷者。但欲迎迓接續汝命
于天。予豈汝威。我豈以威脅汝哉。用奉畜汝衆。欲奉養汝衆民而已。予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國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后。勞勤爾先祖率民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三十七

以遷。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使我今日大能進用爾於此者，用懷爾祖之勞，所以如此。失于政，今日爾在不能率民以遷，是失其政也。陳于茲，不當久居於此而欲居之，是陳于茲也。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我高后乃特然震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曰：曷虐朕民？欲地此嚷如此，汝何虐害我民而不遷乎。汝萬民乃不生生，汝萬民乃不以生生為念。暨予一人猷同心，與我一人謀同其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則我先后天將大降與汝以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欲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故有爽德，此當我先王有明要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有此罪疾。自上其罰汝，乃自上天降罰於汝。汝罔能迪。汝將何道以辭其責。古我先后，自成湯至祖乙。既勞乃祖乃父，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父。汝共作我畜民，故我用汝共為吾民畜養之害。汝有戕則在乃心。汝乃有戕賊吾民之衆在汝之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則我先王必先有以安慰汝祖汝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使汝祖父乃斷絕遺棄汝，不救乃死。當視汝受先王之罪疾而不救汝死。茲予有亂政同位，於此衆有亂政之臣，斷交立黨，同在列位。具乃貝玉。暴德欲己，汝貯備其貝寶為水蟲，古人以其甲為寶，如今用錢，玉亦寶也。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汝祖父將大告我先王曰。作丕刑于朕孫，可作為大刑罰以及於我子孫。迪高后。又開導啓迪我先王。丕乃崇降弗祥。大重降不祥之事於汝身而不汝救。嗚呼！嗟嘆嗟歎。今予告汝不易，今我告汝不可改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汝分其謀，分其念，各自為謀念以相從，我無間絕合離以為不可遷。各設中于乃心。各設中正于汝心，無徇私情而忘公事。乃有不吉不迪，乃或有不善不道之人。顛越不恭，顛覆違越我言不恭我令。暫遇姦宄，徒欲狀己，將暫遇人而為奸宄之事。我乃劓殄滅之，我乃截割斷其鼻，重則殄滅之，至於無遺育，無使遺漏再得生育於世。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無使移其種類於此新邑。往哉生生，往新邑則可厚生生之理。今予將試以汝遷，今我將試與汝衆遷于亳都。永建乃家。以求長建立爾之家。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一

十九庚

京

南京

地理通釋：唐肅宗實録：至德二年，改蜀郡為南京，以荊州為南都。荊州曰江陵府，吳潤郡元為南京，且從為蜀郡。南京應天府。閼伯所居商丘，周為宋國，漢為梁國，隋唐為宋州。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景德三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正殿曰歸德。高宗即位于此。宋會要：真宗景德三年二月，詔曰：睢陽奧區，平臺舊壤。兩漢之盛，並建於藩。五代以還，特升於節制。地望雄於征鎮，疆理接於神州。實都畿近輔之邦，乃帝業肇基之地。恭惟聖祖，誕慶鴻圖，受於歷試之初，專領元戎之寄。謳謠所集，符命薦臻，啓茲累朝，併同列郡。式昭茂烈，宜錫崇名。用彰神武之功，且表興王之盛。宜升為應天府，宋城縣為次赤。寧陵、楚丘、柘城、下邑、穀熟、虞城等縣並為次畿。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詔曰：睢水名區，實一方之都會；商丘奧壤，為三代之舊邦。形勢表於山河，忠烈存於風俗。惟文祖之歷試，蓋王命之初基。今者伸款謁於檜庭，

既觴茂則，徇謨來於竹苑；方需湛恩，期克壯帝猷，俾肇所京邑，用志興王之地，允符追孝之心。應天府宜升為南京，正殿以歸德為名，咨爾都民，承于世德，慶靈所佈，感悅良多。二月一日，詔名南京門曰崇禮，雙門曰祥輝，外西門曰迴鑾。三日，以主客郎中知應天府馬元方兼南京留守司事，合置官屬名目，下審官院流內銓，一如西京之式。三月十三日，詔名南京城大東門曰昭仁，小東門曰延和，小西門曰順成，北門曰靖安，新隔門曰承慶。仁宗慶曆五年九月十八日，置南京留司御史臺。燕翼詒謀：真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光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詔升應天府為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為名，以聖祖殿為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開高宗皇帝中興之祥，殆非偶然者。宋史列傳：宋勝非，靖康元年，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遣去，會捕進攻，敵後遂視事。踰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　夏文莊公集：乞修南京內狀。　右臣伏覩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一日赦敕節文，應天府升為南京，正殿以歸德為名。臣到職後，躬詣大內謹視，莞蓄其正南內門上有先朝題其牓曰重熙頒慶之門，樓皆損動，其下只是依舊雙門，未變列郡之制。雖有兩觀、雉堞，又無朵樓，內城之

中並無歸德之額但是額垣茂草內有真宗皇帝御製御書南京頌駐蹕詩碑石一片小屋遮蔽未曾建立其東北隅小亭子一座內有先皇御製御書駐蹕詩四首粉版門牖不藏塵埃所闕臣職在居守理合奏陳者伏以商丘仰當大火寶勢形勝佳氣鬱葱藝祖肇基之邦聖朝根本之地發祥爲祉應天順人由七十里而興天乙是資於景亳累三十世之王文昌始大於岐周用建名都寔陪上國與中天而對峙企洛宅以相望至于官司解居咸從改革而乃闕廷宮掖悉未繕修漢啓南陽之都唐重北門之館並資壯麗以示威神況茂陵之餘烈方宣真廟之鴻鑾未遂必欲仰摸太紫上憲背陬備九筵之儀敞千門之式慮煩力役或有費財征臣今乞依先朝勑旨只創歸德一殿安駐蹕詩版又以宮室之儀門闕爲重猶取諸侯之制未成王者之都欲乞於南端闢正門三間東西增朶樓二座所費它工至鮮不日可成仍乞選差八作司臣寮將帶工匠到此計度却於東京木場事造材植繫栰浮汴赴當京修蓋伏望聖慈特賜開可所貴宮闕之度稍合於彝章祖始之基益隆於景命有光鴻祚永賁皇圖歐陽公集南京謝上表皇祐二年七月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恩憂寄任非堪兢營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蹇釁交興兩審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困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貢素志以愧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列京舊當孔道薄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揄聖俞宛陵集送王宗說寺丞歸南京　晏歲欲飛雪滿天含凍雲犯寒單騎速獵吹紫裘薰庭鵲還先喜池鴻去始聞公應問貧賤善說莫如君　送韓簽判王汝還南京特賀太禮東天子甘泉祀歆肇泱九圍綵章紀騎入朱服佩魚歸賦雪上賓席貢籍吏舞衣清池無限鳳英道信音稀虞儔尊白堂集過南京　三蘇當日振英華下榻相看意已佳太息舉全無復見舊廬閒屬女真家許綸詩宿南京兩詩實有戍兵三十人宋城以下缺虛說胡乜五萬兵淒涼無復舊南京中天王氣終當復千古封疆只宋城洪适盤洲集次韻南京道中　密葉成陰行路寬嫣鳴鶯啼足鬧頻串塗泥滑從來兩般片雲飛何處山薄暮每尋搏祖共殘春能伴節旌還塵樸好灌西湖水偷取禪房一日閑　送劉元忠學士還

南京　昔見相公登瀛洲今見公子爲狡獪鯤鵬變化三十載我生安得不白頭君前拜恩父前慶暫向南都秉順流南都留守頗爲壽將吏入賀靴聲遒酒斝銀箋手翳炙上下和熙移涼秋歸來却上御堤路西風健馬控花虬曾丰詩送孫莘老移知南京　稚年曾未覩風標瀚海初聞挍俊髦國子先生曾並席曾任胡先生講下蓬萊學士看揮毫量涵萬頃滄溟闊氣吐千尋太華高述性妙思窮孔孟公有十述述性是其一也指南餘藻屈椎環兩推之指駐談經落落纏遊驛作直講飛步優優路海鼇試館職忠力敢前輕疊毛剛腸一決快吹毛歸來有意成陶賦謫去無言弔楚騷志不下人寧碌碌特非知我但囂囂吳江春水尋幽寺知湖州越嶺秋風聽怒濤移知福州宣室思神靈語斷長安鍾鼓夢思勞廣陵南陽逢桑梓泗水東來照節旄知徐州感愴四隅消警吠恩流比屋樂耕繅真仙應祝通時澤朽骨平寬息夜號蕭洒幅巾忘夢覺清涼丈室突燻膏淮陽大節孫尤峻吏部椎材犹更豪濫使執經稱弟子虛煩解榻下功曹曾迷馬祖山前處頻拾章亭水底蒿細扎忽聞吏昇翰萬才纔見到弓刀照回天子令方皓慈拂龍顏昔未遭屈指陪京非久駐太平功業待伊皋　遼史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有虞析爲幽州商併幽於冀周分并爲幽職方東北幽州山鎮醫巫閭澤藪貕養川河泲浸菑時其利魚鹽其畜馬牛豕其穀黍稷武王封太保奭于燕秦以其地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東五郡漢爲燕國歷封臧荼盧綰劉建劉澤劉旦常置涿郡廣陽國後漢爲廣平國廣陽郡或合于上谷後置幽州後周置燕及范陽郡隋爲幽州總管唐置大都督府改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李懷仙朱滔劉怦劉濟相繼割據劉總歸唐至張仲武張允伸以上得民劉仁恭父子僭爭遼入五代自唐而晉高祖以遼有援力之勞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爲南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皇城內有景宗聖宗御容殿二東曰宣和南曰大內內門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萬春右掖改千秋門有樓閣毬場在其南東爲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西城巔有涼殿東北隅有燕角樓坊市廨舍寺觀蓋不勝書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關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瑤嶼府曰幽都軍號盧龍開泰元年落軍額統州六縣十一兵衛志南京析津府統縣十轄軍府州城九有丁五十六萬六千金史地理

志南京路國初曰汴京貞元元年更號南京府三鎮節鎮三防禦八刺史郡八縣一百五都城門十四曰開陽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遠曰宜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廣澤曰順義曰迎朔曰順常曰廣智宮城門南外門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門曰丹鳳其門三丹鳳北曰舟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東曰左掖門門南曰待漏院鼓院西曰右掖門門南曰都堂直承天門北曰大慶門門東曰日精門又東曰左昇平門大慶門西曰月華門又西曰右昇平門正殿曰大慶殿前有龍墀又南有丹墀又南曰沙墀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後曰德儀殿殿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內有隆德殿有蕭牆有丹墀隆德殿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向鼓樓在東鐘樓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又東曰近侍局又東則嚴祗門宮中則稱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則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則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福寧殿殿後曰苑門內曰仁智殿有二太湖石左曰敷錫神

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其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又東曰湧金殿又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又西曰瀛洲殿長生殿南曰閱武殿又南曰內藏庫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又東曰宣徽院院北曰御藥院又北右藏庫東則左藏庫宣徽院東曰點檢司司北曰秘書監又北曰學士院又北曰諫院又北曰武器署點檢司南曰儀鸞局又南曰尚輦局宣徽院南曰拱衛司又南曰尚衣局其南為紫宸門又南曰安泰門門與左昇龍門相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也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壽殿殿垣後少西曰振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局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少東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東曰太后苑苑殿曰慶春與燕壽殿並小東華與正東華門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廄局其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北尚食局南曰宮苑司其西北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又西則撒合門也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西曰光興德昌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相直北門曰安貞洪武志輿地志云鍾山古金陵山也縣邑之名由此而立建康實錄云楚威王槊城石頭置邑以其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

號金陵於天文其星斗牛其次星紀秦始皇三十六年以金陵為鄣郡治故鄣三十七年東遊還過吳從江乘渡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至今呼為秦淮乃改金陵邑為秣陵縣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漢承三代舊制置揚州統丹陽郡所領縣邑有今浙西浙東二道又浙東道之半吳晉宋齊梁陳代加分割隋立蔣州唐以隸潤州又改昇州嘗屬始陞於舊南唐建金陵府縣邑猶更屬不常宋初為江寧府改建康府始定有江寧上元句容溧水溧陽之地東西二百三十五里南北四百六十里東抵鎮江東南抵常州南抵寧國西南抵太平西抵和州西北抵真州以大江中流為界

本

朝應運肇基應天府實星紀斗牛之分且與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

千年間

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非曆數耶應天府志府境古揚州之域周顯王特越滅吳置金陵邑秦改為秣陵縣漢為丹陽郡地建安十七年改秣陵曰建業三國吳建都于此晉永嘉元年琅琊王睿鎮建業建興初避愍帝諱改建康元帝建都于此宋齊梁陳皆因之號京輦神皐隋平陳置蔣州治石頭唐為揚州又改江寧又改昇州吳改金陵府南唐建都于此以為西都

昇州江寧府宋為江寧府高宗建炎二年改曰建康府紹興二年以府治為行宮號行都元至元十二年開行中書省後改建康路天曆二年以文宗潛邸改曰集慶路

大明丙申年改應天府洪武元年立南京北京詔曰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為先今中夏丕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未建自趙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紛爭朕是有定于一方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挺身戎伍率衆渡江

天地眷佑

祖宗積德臣下宣忠三軍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集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糧儲軍須百物科徵頗煩尤甚民無休息者皆江左一方受供給之繁遂致天下收平寧之效民初有助於朕其可忘乎頃幸大梁詢及父老皆曰昔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天下咸服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可不從乎然立國之規模固大而興王之根本不輕以金陵大梁為南北京朕於春秋往

宗
社來巡狩駐守播告爾氏使知朕意至於立
社建宮室定朝市南京既以剏置矣北京其令有司次第舉行於戲江左開
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開治廣一視同仁之心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洪武京城圖志春坊贊善王俊華圖志序 天地定位山川容典區之秘
宅中考卜河嶽壯金湯之固況乎神象聖壤其所蓄也深則其待於今也
大
聖人應期啓運故天發其藏地闢其會而體國經野之制固有以軼豐鎬而跨
兩京者矣金陵控扼吳楚天塹繞其西北連山拱其東南而龍蟠虎踞之
勢昔人之言蓋不誣也孫吳始剏居之六朝南唐雖代有其地然而疆域
之廣未極其盛者意者天之所兆正有資於今日以啓一代王業之隆也
欽惟歲壬辰癸巳間天厭元德群雄並起
皇上龍興淮甸天戈南指吳越首入版圖乃默與神謀聿定都于是辨方正位
立洪基造丕圖而郊郜之鼎以定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四抱環合獻
奇貢異而榮光佳氣與斗牛並紀並麗乎太微帝車之間何其偉耶樹本
既固乃命將出師拔山東下河南拔潼關而守之遂北摧幽燕西臨汾晉
入陝右盡有秦隴之地凡元之餘燼皆來請命于庭故交廣之墟昆婁之
聚椎結卉裳之區山梯海航咸奉琛致貢方軌畢至而京師之壯增飾崇
叢輪蹄交集絲管喧闐歲時士女填郭溢郛其宏盛氣象度越今古豈區
區偏方閏位之可擬擬哉雖然
皇上經營締搆蓋已極其盛矣然而遐方遠裔未覩其勝無以知
聖謨經綸之至爰詔禮曹命畫者貌以為圖毫分縷析街衢巷隧之列橋道亭
臺之拖名賢祠墓之嚴逮王侯第宅之華好星陳棊布地有顯晦而沿革
不同名有古今而表著無異凡所以大一統之規摸者可以一覽而盡得
之矣圖成并鋟諸梓且摹之以徧示四方使天下之人足跡未嘗一至者
皆得覩其勝槩亦若聞和鑾之音望屬車之塵於鈎陳豹尾間也大矣哉
皇上之英謀偉略何其深且至耶臣俊華遭際
明時庀職春坊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也若夏殷
之揖讓周漢之龍興唐宋之紹承莫不奮自西北徐起而有中土然後始
得而制東南耳
皇上不階尺土乃以吳越之疆席卷中夏氷天丹徼之域雕題金齒斷髮文身
之屬莫不重譯而至嘉禾靈草諸福之物史不絕書
天命之所係屬如是大湛恩厚德亘千萬年

聖子神孫承承繼繼以保此無窮之基覽是圖者其尚有考於斯焉 又序詹
事府丞杜澤
聖人代天理物為億兆之君師定天下之大業宅形勝之都邑不偏於也如堯
舜禹都冀成湯居商周都豐鎬洛邑漢唐關中有宋居汴是皆統一海內
以安黎庶此可見天降聖人有造設默定之意焉欽惟
皇上當元網解紐之際會
上天更運之時應天順人特起中夏定都江左四征弗庭勝兵西上陳虜殲滅
揚旗姑蘇張氏面縛天兵北討中原以清掃腥膻於幽朔殄么麼於蜀都
群孽盡消京畿已固所謂大明當天而繼大德也伏惟
皇上神聖聰明深謀遠略達泰山不拔之基為萬世無窮之計詳內略外經營
邑都其龍蟠虎踞之勢長江衛護之雄群山拱翼之嚴此天地之所造設
之若乃紫微垣
金闕煌煌黃道分五衢經緯城郭廷表市衢有條六鄉居左經緯以文五府庭
西鎮靜以武如十廟以祀忠烈十樓以待嘉賓此
皇上之所經制也以此觀之京師天下之本萬邦輻輳重譯來庭四海之所依
歸萬民之所取正非遠代七朝偏據一方之可倖也
皇上萬幾之暇命工繪圖昭示天下臣叨近侍之列仰瞻
天日之光幸覩斯圖不勝感戴一披而金陵形勝了然心目之間非若前代所
覩徒有其名而莫能考其實也嗚呼盛矣哉因拜手稽首繫之以詩曰地
闕天闕金陵大哉帝居允蹐鍾山巍巍
聖德光輝奄有九圍大江滔滔
聖德深高地載天包鍾山蒼蒼大江洋洋
聖德隆昌自西自東朔南承風車書混同天命諄諄
聖子神孫萬萬年春悉臣拜手
聖皇萬壽天
長地久

下缺九頁

宮闕 奉天殿 華蓋殿 謹身殿 奉先殿 武英殿 文華殿 乾
清宮 坤寧宮 柔儀殿 春和殿 文樓 武樓 文淵閣 東角門
樓 西角門樓 奉天門 東角門 西角門 中左門 中右門 後
左門 後右門 左順門 右順門 武英門 文華門 春和門 午
門 左掖門 右掖門 左闕門 右闕門 社街門 廟街門 端門
承天門 廟左門 社右門 長安左門 長安右門 洪武門 東
華門 東上南門 東上北門 東安門 西華門 西中門 西上南
門 西上北門 西安門 玄武門 北上東門 北上西門 北安門
親蠶之門已上皆宮門 朝陽 正陽 通濟 聚寶 三山 石城
清涼 定淮 儀鳳 鍾阜 金川 神策 太平已上皆城門 滄
波 高橋 上方 夾岡 鳳臺 大馴象 小馴象 大安德 小安
德 江東 佛寧 上元 觀音 姚坊 仙鶴 麒麟已上皆外城門
山川 鍾山 一名蔣山在城東北周迴六十里高一百五十八丈東連
青龍山西接青溪南有鍾浦下入秦淮北接雉亭山漢末有秣陵尉蔣子
文逐盜死葬于此吳大帝爲立廟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因改曰蔣山
石頭山 按輿地志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山上有城因以

爲名吳孫權修理因改曰石頭城今城於其上甃以磚石雄壯險固甚得
控制之勝 覆舟山 一名龍山一名龍舟山在今太平門內教場北周
迴三里高三十一丈北臨玄武湖狀若覆舟宋武帝又改名玄武山 雞
鳴山 舊名雞籠山在覆舟山西周迴十餘里高三十丈狀如雞籠因名
今改雞鳴山宋元嘉中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今置國子學於山
之左又建淨圖于上以祠寶誌 石灰山 在城西北二十里周迴三十
里高十丈晉元帝渡江王導建幕府於此舊名幕府山上有虎跑泉仙人
臺 獅子山 在儀鳳門北與馬鞍山接周迴十餘里高三十丈又舊名
盧龍
國朝以其形名之 馬鞍山 在清涼門與石頭城相接西臨大江高十五丈
以形似得之 青龍山 在城東南二十餘里周迴二十里高九十丈
方山 一名天印山在城東南三十里周迴二十餘里高一百一十六丈
四面方正如城秦始皇鑿方山長隴爲瀆入江曰秦淮吳大帝嘗爲葛玄
立觀于此 聚寶山 在聚寶門外雨花臺側上多細瑪瑙石因名聚寶
山今置欽天回回監于此 牛首山 舊名牛頭山狀如牛頭因名周迴
四十餘里高一百四十丈一名天闕山中有石窟不測淺深在西南二十

里劉宋南郊壇在焉 三山 在城西南四十餘里舊三山磯周迴四十
里三峯連出大江東岸高二十餘丈吳津濟道也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
天外即是 大江 自京城西南來經西北東流入海 秦淮 舊傳秦
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東游以厭當之鑿方山斷壟爲瀆入江
故曰秦淮 玄武湖 亦名蔣陵湖秣陵湖在太平門外周迴四十里晉
元帝所浚以習舟師又名北湖宋元嘉中有黑龍見因改玄武湖有溝南
入于秦淮 太子湖 一名西池吳宣明太子所浚晉明帝爲太子脩西
池多養武士於內築土爲臺時人呼爲太子西池梁昭明植蓮於此在雞
鳴山北 穩舡湖 在佛寧門外
國朝新開通江水於此泊舟以避風濤 清溪 吳赤烏四年鑿東渠名清
溪通城北塹潮溝以洩玄武湖水舊有九曲今上元縣南迤邐而西循舊
內府東南出至府學牆下皆清溪之舊曲通秦淮其竹橋玄津昇平復成
淮清栢川鼎新斗門西虹內橋會同寺橋皆此水所通 太平隄 在太
平門外
國朝新築以備玄武湖水其下曰貫城以刑部都察院五軍斷事官在其西
皆執法之司以天市垣有貫索星故名焉 玉澗 在蔣廟側緣山澗是

東澗 在鍾山宋熙寺基之東 竹篠港 在觀音門外去城三十餘里
天地壇 在正陽門外山川壇東按古以南北二郊分祭掃地以行事
國初嘗因之風雨寒暑屢致弗調
皇上斷自宸衷以王者父天母地無異祭之理乃以
天地合壇而祭配以
仁祖淳皇帝設以殿宇左右列壇以日月星辰岳鎮海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
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及府城隍之神從祀禮意曲盡定爲萬世之制每歲
率以正月中旬親祀至爲簡當自此年穀順成禎祥疊見 社稷壇 在
端門之右舊嘗分祭有乖禮意者多
皇上歷考古制互有不同以爲五土生五穀所以養夫民者也分而祭之生物
之意若無所施於是合祭于一春祈秋報歲率二祀 太廟 在端門之
左 龍江壇
國朝新建在金川門外凡
行幸出師親王之國則祀于此 帝王廟
國朝新創凡古之聖帝明王下及歷代開基創業之君制治保邦之主能遵
法於後世者皆於此祀之廟在雞鳴山陽 城隍廟 南唐在城西北元

在太廟街。
國朝初建斗門橋東，今在鷄鳴山南。　真武廟，　宋太平興國二年置，在清
化市東，今徙鷄鳴山南。　卞壺廟，　即卞將軍廟，舊在朝天宮西冶城。晉
蘇峻作亂，尚書令卞壺與其二子盱眕死難，人謂忠孝萃于一門。南唐保
大中始建忠貞亭於其墓北，宋慶曆改亭曰忠孝，胡銓作記。
國朝建置鷄鳴山南。　蔣忠烈廟　舊在蔣山之西北，神蔣姓，名子文，漢秣
陵尉，逐盜至鍾山，為賊所傷死，而為神甚有異迹，在人，吳大帝為立廟，歷
代皆祀之，
國朝建于鷄鳴山南，　劉越王廟，　舊在上元縣東，相傳南唐劉仁贍廟也。
國朝建置鷄鳴山南，　曹武惠王廟，　舊在聚寶門外，王諱彬，謚武惠，宋開
寶中統兵平江南，不殺一人，邦人感之，為立祠，
國朝建置鷄鳴山，　元衛國公廟，　公名福壽，元末為南臺大夫，
天兵下建康死之，謚曰忠肅。
國朝為立祠鷄鳴山南，春秋祀焉　功臣廟，
國朝建鷄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于此。　五
顯廟，　今建在鷄鳴山。　關羽廟，　舊在封工坊，宋慶元年間建，今徙鷄
鳴山南。　徐將軍廟，　在獅子山。　晏公廟，　在定淮門外。　無祀鬼神
壇。　在神策門外，
寺觀。　靈谷寺。　梁之開善寺，唐改寶公院，南唐改為開善道場，宋改太
平興國寺，今名靈谷寺，徙鍾山東南。　鷄鳴寺，　在鷄鳴山，
國朝新建，置寶公塔於寺後之山巔，　百福寺，　在石灰山東
國朝所建。　善世寺，　元龍翔寺在會同橋北，今改善世寺，徙聚寶門外能
仁寺東，宋定林寺基。　天禧寺。　即古長干寺，宋名天禧寺，在聚寶門外
有塔。今名因之。　能仁寺，　舊在應天府學西，劉宋建名報恩寺，南唐改
為興慈院，宋改為能仁寺，今因之，徙聚寶門外善世寺西，　碧峯寺　在
聚寶門外能仁寺北，
國朝所建，　西天寺　在聚寶門外天禧寺東，
國朝所建，　鐵塔寺　在朝天宮後岡上，宋太始中建，號延祚寺，唐時建塔
寺內，宋名寺曰正覺，塔曰普照，今有塔亦寺。　朝天宮，　在建安坊西，吳
冶城。晉西州，宋總明觀，楊行密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元改永壽宮，今名
朝天宮。卞壺廟在其西，謝公墩在其北。　神樂觀，　在正陽門外，
大祀壇西。

國朝新建以居高道，為樂舞生者大祭祀俾之涖事。　盧龍觀，　在儀鳳門
內獅子山，
國朝新建，
官署。　文職。　宗人府，　在承天門外御街東，　吏部，　在宗人府南，
戶部，　在吏部南，　禮部，　在戶部南，　兵部，　在禮部南，　工部，　在
兵部南。　刑部　在太平門外，　都察院　在太平門外，　通政司。　在
長安右門外，公生門南　太常司，　在後軍都督府南，　詹事府，　在翰
林院南，　應天府。　在舊內西錦繡坊內，元御史大夫宅，　光祿司，　在
內城西，　翰林院。　在長安左門外，公生門南　太醫院。　在詹事府南，
欽天監，　在太常司西，其測驗臺在鷄鳴山，　欽天回回監，　在聚寶
門外，其測候臺，在聚寶山，　五軍斷事官，　在太平門外，
五城兵馬司。　中城在今內橋北，六朝舊內門基，　東城，　在工部東，
西城，　在三山門外，西關北街，　北城，　在更鼓樓北，　南城，　在聚寶
門外，　上元縣，　宋在城東隅，今仍舊治，　江寧縣，　舊在聚寶門外西
街，越城之側，今徙銀作坊內，係舊府治，　行人司，　在會同館西北，　儀
禮司。　在長安街內南，　僧錄司，　在天禧寺，　道錄司，　在朝天宮，
鑄印局。　在禮部門內南。　文思院。　在大中街西，　營繕所。　在桐川
橋北。　寶鈔司。　一在聚寶門外。　一在龍江關。　都稅司。　在大中街，
巡檢司。　一在江東渡　一在龍江渡。　茶引所，　在都稅司東，　抽
分場，　一在光霽堪，　一在龍江關，　教坊司。　在行人司南，
武職，　中軍都督府，　在承天門外御街西，　左軍都督府，　在中軍都
督府南。　右軍都督府在左軍都督府南　前軍都督府，　在右軍都督
府南。　後軍都督府，　在前軍都督府南，　十二衛，　錦衣衛，　旗手旗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府軍衛，　府軍左
衛。　府軍右衛。　府軍前衛　府軍後衛，　虎賁左衛。　在京各衛。　神
策衛，　虎賁右衛　驍騎右衛。　天策衛　豹韜衛，　飛熊衛　鷹揚衛
廣武衛，　興武衛。　英武衛。　龍驤衛。　留守中衛。　留守左衛。　留守
右衛，　留守前衛，　留守後衛　瀋陽左衛，　瀋陽右衛，　龍江左衛，
龍江右衛，　水軍左衛　水軍右衛　廣洋衛，　龍虎衛，　鎮南衛　江
陰衛　應天衛，　和陽衛，　武德衛　橫海衛，
教場。　在覆舟山南，即晉成帝北郊壇基，
文武官朝房　在長街左右門外南北街，　倉庫司局　鑾駕庫，　在長

安左門外。軍儲倉。在貯揍西馬鞍山下。及各衛營。黄冊庫。在玄
武湖洲上。火藥局。在淮清橋街北舊馬公洞基。寶源局。在大藥
局東。鞍轡局。皮作軍器頻料等局。在太平街西。
橋梁　大中橋　即古之白下橋也。在通濟門裏。今名大中橋。淮清橋。
在大中橋西南一里許。通秦水。舊名東水閘。今名淮清橋。鎮淮橋。
在聚寶門裏。吳時南津橋也。名回朱雀航。今名鎮淮　新橋　在今雜役
一坊驍騎衛口。本名萬歲橋。又改名飲虹橋。新橋乃吳時所名。至今俗呼
爲新橋。襲其舊也。內橋。舊名天津橋。又名虹橋。即六朝舊內門也。在
宋行宮前。今名內橋。在中城兵馬指揮司西南。太平橋。在鼎新橋東。
與建安坊相對。舊名欽化。又呼笪橋。古傳茅山笪宗師所建。宋改太平橋。
今因名之。鼎新橋。在太平橋西。舊名小新橋。宋改鼎新。今因名焉。
大市橋。在中城兵馬司西。舊名西虹橋。今名大市橋。會同橋。在大
市橋南。舊名閃駕橋。宋名景定橋。今名會同橋。跨運瀆水　昇平橋。舊
名東虹橋。在上元縣西。今名昇平橋。乾道南北二橋。在今斗門橋北。
二橋相望。即古運瀆水道。今仍舊名。高橋。在通濟門外。吳奉伯通所
建。因名其橋曰奉。後人轉奉爲高。今因之。斗門橋。在今三山街近三
山門。即運瀆水閘。今仍舊名。崇道橋。在朝天宮東。今仍舊名。大通
橋。在今長安西門外金水河所出。
國朝新建。通濟橋。在通濟門外。即古運瀆秦淮水也。今仍舊名。武定
橋。在今織錦三坊內。今仍舊名。中和橋。在正陽門外。
國朝新建。江東橋。在今江東門外。
國朝新建。來賓橋。在今聚寶門外。
國朝新建。善世橋。在今聚寶門外來賓街西南。珎珠橋。在今洪武
街珎珠河水上。昔陳後主泛舟。遇西浮漚生。宮人指之曰滿河珍珠。因名
焉。穉橋。在觀音門外。去城東北三十里。重譯橋。在聚寶門外東
重譯街。即古烏衣巷朱雀橋也。今名重譯。
國朝新建。上浮橋。在新橋西。
國朝新建。下浮橋。在上浮橋西北。
國朝新建。長安橋。在聚寶門外古長干橋。五代楊溥城金陵。塹濠引秦
淮繞城。今名長安橋。玄津橋。在
皇城西後成橋北。
國朝新建。竹橋。跨清溪水上在。

皇城西南。對栢川橋北。通太平門。栢川橋。在通濟街。後成橋。在玄津
橋南。院壞而後成之。因以名焉。北門橋。在洪武街舊北門口。董橋
在上方橋東南。上方橋。在中和橋東南。毛翁渡。在聚寶門外
毛僧埧南。晉顧榮與陳敏戰於此麾。榮以白毛羽翁麾軍。因名麾翁渡。後
訛稱毛翁渡。今名因之。江東渡。在江東門外。舊名平家圩渡。今名
江東渡。毛僧埧。舊毛翁渡。
街市。長安街。在
皇城西長安門外。即舊白下橋東。大通街。在大中橋東南。接通濟門北。通
竹橋。里仁街。在大中橋西。宋程明道張南軒書院故基。今名里仁街。
存義街。在里仁街西。宋上元縣學故基。時雍街。在存義街西。
和寧街。在時雍街西。中正街。在和寧街西。廣藝街。在上元縣
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敦化坊。在中城兵馬司六朝內城基。其
西元建龍翔寺。今天界寺故基。俗民坊。在太平門北街。舊真武廟街。
建安坊。在鼎新橋北街。俗呼下街。善政坊。在大中橋西。舊名九
曲坊。務公街。在善政坊西。舊名青溪坊。致和街。在務公街西。舊
清平橋街。大市街。在中城兵馬司西故天界寺門外。舊名夾道街。
全節坊。在朝天宮西。舊名忠孝坊。晉卞壼死節處。今名全節坊。繡針
一坊。在聚寶門內。舊桐樹灣街。織錦二坊。在鎮淮橋北。舊國子監
街。織錦三坊。在織錦二坊北。舊關王廟巷。大中街。在針工坊北。
舊狀元坊。雜役一坊。在聚寶門內鎮淮橋南沙河街。雜役二坊。
在鎮淮橋北舊竹街。雜役三坊。在雜役二坊北建業坊。鞍轡坊。
在雜役三坊北。鐵作坊。在鞍轡坊北舊金陵坊。鐵作坊。在弓匠
坊東。舊小木頭街。弓匠坊。在鐵作坊西舊攀子巷。氈匠坊。在弓
匠坊西。舊水道巷。習藝東街。在習藝西街東。習藝西街。在皮作
坊東。舊土街。皮作坊。在習藝坊西。舊評事街。洪武街。在北門橋
東。英靈坊。在十廟西。成賢街。在國學前。太平街。在太平門
南。大市。在大市街舊天界寺門外。物貨所聚。大中街市。在大中
橋西。三山街市。在三山門內斗門橋左右。特果所聚。新橋市。在
新橋南北。魚菜所聚。來賓街市。在聚寶門外。竹木柴薪等物所聚。
龍江市。在金川門外。柴炭等物所聚。江東市。在江東門外。多聚客
商船隻米麥貨物。北門橋市。在洪武門街口。多賣雞鵝魚菜等物。
長安市。在大中橋東。內橋市。在舊內府西。聚賣羊隻牲口。六畜

場。在江東門外買賣馬牛驢騾豬羊雞鵝等畜。上中下塌房 在清
凉門外屯賣段疋布帛茶鹽紙蠟等貨 草鞋夾 在儀鳳門外江邊屯
集紙木。
樓館。會同館 在長安街西四方進貢使客所居。烏蠻驛 在會同
館西以待四夷進貢使人 龍江驛 在金川門外大江邊 江東驛
在江東門外大江邊 客店 一在長安街口 一在竹橋北 一在通
濟街西 一在江東門內南北街以待四方客旅 鼓樓 在今北城兵
馬司東南俗名為黃泥衕 鐘樓 在鼓樓西
酒樓 江東樓 在江東門西對江東渡 鶴鳴樓 在三山門外西關
中街北 醉仙樓 在三山門外西關中街南 集賢樓 在瓦屑垻西
樂民樓南 樂民樓 在集賢樓北 南市樓 在三山街皮作坊西
北市樓 在南乾道橋東 輕煙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南街與澹粉樓
相對 翠柳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北街與梅妍樓相對 梅妍樓 在
江東門內西關北街與翠柳樓相對 澹粉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南街
與輕煙樓相對 謳歌樓 在石城門外與鼓腹樓並 鼓腹樓 在石
城門外與謳歌樓並 來賓樓 在聚寶門外來賓街與重譯樓相對

重譯樓 在聚寶門外與來賓樓相對 叫佛樓 在三山街北即陳朝
進奏院故址。宋改報恩光孝觀今即其地為叫佛樓 驊騮亭。在靈谷
寺西南 郵鋪 一在通政司 一在鼓樓 一在應天府 一在安德
門外 一在太平門外 養濟院 在金川門外 富樂院 一在武定
橋東南舊鹿苑寺基 一在聚寶門外東街 杓欄 一在武定橋東
一在會同橋南
厩牧 牧馬千戶所 在朝陽門外 馴象千戶所 在正陽門外 養
廪房 在聚寶門外 豬羊六畜園 一在江東渡口 一在龍江渡口
園圃
國家逐年海運準備又隄防沿海倭寇其成造船隻所用桐油棕纜皆出於
民為費甚重
皇上矜恤民力乃經營布置於朝陽門外蔣山之陽建立園圃廣植棕櫚漆樹
各數千萬株所以備
國家之用而省民供也 漆園 在桐園北 桐園 在漆園南。棕園
在桐園東。
南京賦并序 羅鉉。 漢班固作東西都賦鋪張兩漢之盛千載而下讀者

如身歷關洛之間而目睹高光之規模也
皇明定都金陵金陵在楚威王時占者以為有天子氣後雖六朝建都僅保東
南未能混一區宇皆未足以當是氣之盛從
聖天子定鼎以來東取三吳南平江漢西收隴蜀北清沙漠奄有六合禮作樂
興帝王統緒絶而復紹衣冠文物墜而復振整頓乾坤再造中夏曠古以
來未之有也王氣之應其在
聖朝明矣夫物之久而後成者物必大而堅也氣之蘊蓄久而後發者其氣必
綿延悠久盛大而無窮也
京師王氣占於二千餘載以前而應在二千餘載之後
聖朝億萬年盛大之業於此見矣鉉謹學為
南京賦因措筆墨成文假為問答以發其意焉賦曰 管城子與子墨客
卿偕楮先生而登乎著作之庭觀
帝鄉之佳氣美
聖代之龍興管城子首起而請曰壯哉南京地勢天成為帝王州今古所稱然
而建都建康金陵秣陵凡數更而定於今日應天之美名在昔六朝建都
相仍至於今日而天下一家四海咸寧豈天造之設故有待於

皇明乎子墨客卿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昔 荊楚威王之世太史所占此有
王氣爰開內府肇金註瘞彼欲以人而勝天適見是人之未智由吳而晉
累朝相繼未有混六合而為家用中夏而變夷則王氣之盛使皆何足以
當之且觀夫層城屹立上出雲霄老石嵯峨塹壓江滸亘兮若奮而欲前
曲兮若回而延顧卑兮若有俟而蹲高兮若有起而怒所以保搖獸於秋
方表都城之神武茲其所謂石城雄萬年而虎踞者歟至若青山嶒屼峙
乎雲端大阜拱乎
皇居兮如神物養道而不動群峯立於城隙兮如頭角嶄焉而聳盤削芙蓉兮
高峯走蛇蜒兮長蟠作擎天兮一柱孕神秀兮兩間茲其所謂鍾山亙萬
古而龍蟠者歟又如長江西來下經洪都匯為鄱湖出于小孤蓄怒滿悍
合川與漢洪濤漲天杳無畔岸至于龍灣洶湧瀾漫茲其所謂天塹昔人
望之而興歎者歟疏為支江達城盤迴繞以闌梁相望崔嵬經乎水門引
乎城中清渠流灌潮汐相通萬里舟航帆檣蔽空際天漂海靡不來同是
以三吳為其東府荊蜀為其西戶南有嶺海之險北有河濟之固青山遠
聳兮若圖畫之遙分翠壁濤擁兮如屏藩其重護崇岡疊起平阜四達令
居衆大古稱佳麗東南都會天下形勢民兮帝居乎第一士勇賓富乎百

二思昔六朝既歆天運木回夕陽落烏衣之巷浮雲蔽鳳凰之臺蓋后皇
蓄其奇而不發特久閟而大闢殿後戰馬嘶風群方鼎沸積骸如山撐胜
天地
聖皇赫怒義旗斷起臨江按劒鯨波如砥闢門迓款生民有
主定鼎于茲永固根柢已而東征西怒敵無堅壘掃除殘暴天下同軌然後
開新城拓邦畿倚鍾阜建
皇基不必茅茨以昭儉不必壯麗以重威宮墻環遶澗闕翬飛爲人間之天上
法星象於太微岩危煥朝陽而共耀珪階與皎月以同輝奉天弘開高臨
五雲青龍翼翼乎內殿玄武赫赫乎北門
聖人以入下爲重而堂曰大本
聖人不自以爲聖而殿曰謹身環珮珊珊雲氣飄來於儀仗
晃旒穆穆日華絢彩於彤庭東則青宮高明
儲君所居廣廈細氊育德詩書究典禮於姬周講心法於唐虞紅雲閑分寶
殿宮花明兮綺疏脩問安之至敬蹕聖王之弘模外則中書之堂丞相之
府是爲鳳凰之池式展夔龍之武爲千官兮表率使百揆兮時敘六卿分
職理政事之樞機四海晏安見奏詞之丕緒爰開督府兵事攸歸風動雲

興如虎如貔飛將集而鐵驄庋止三邊靜而羽檄不飛白日耀光於甲冑
蛟蛇舞影於旌旗府衛森嚴允張
皇威並列崇臺提憲之綱豸冠白簡烈日秋霜驄馬蹀躞乎秋風柏烏翔舞乎
朝陽表正百司令肅萬方又若史官載筆詞翰之林雅誥其文金石其音
載立辟雍湯湯其流天下俊髦來歌來游禮樂之司天文之署高壁大僕
百職具舉雍雍鷺鳳之儀濟濟鴛鴻之侶莫不環拱
皇居承恩
帝所左則清廟於穆肅雝嘗蒸禘嘗尊
祖陵奔百僚南建負丘北闢方澤天地定位百神受職歷代帝王儀容儼飾有
德有功總歸廟食歆于神人萬世丕式爾乃御溝溶溶遶乎宮墻長橋卧
晴虹之枕恩波耀紅旭之光天連
御路地轉長廊雲集兮有衙會同兮有坊爾公爾侯甲第出雲高門大宅
表其華飭下連閭閻生齒孔殷接棟連甍隘乎通域地因衣着營以衛分
崇墉屹屹廣路迢迢四門既開重譯來朝行人駕肩於廣市舳艫銜尾於
閶橋雲起北山濃滲天之霖雨風生滄海送及時之信潮若乃江山之奇
風景之勝地勢之雄人物之盛所以壯四海之游觀播名賢之歌詠並天

地以流傳亘古今而莫盡者皆有待於
皇明之受命也故知天地儲祥于茲有年應在
明特執云不然吾方與子游于禮義之林樂乎熙皞之天播頌聲於
昭代托金石而永傳營域于業然而穗釋然而悟稽光主曰卿言得矣猶有
所未盡也夫天於中原冠冕禮義之而爲夷夫皇天意天以
聖皇紹中華之正統開萬世之太平受左衽而衣裳易椎髻而冠巾制禮作樂
意此蒸民整頓乾坤天地一新萬世一時千載
一人夫豈山河之險能爲其重輕言未既二子憮然拜且謝曰微先生言知不
足以及此夫運氣回於天而
聖皇當其會王氣應於地而
聖朝當其時固不待金乎城湯乎池而開萬億年之丕基也　蘇伯衡詩
天作山川奠
帝京大江爲塹石爲城安西事業資吳漢治內人材待孔明收馬已空燕地草
村雖牧近漢家營功成不用論封禪自有鬼賢頌太平
聖王當陽御六龍具哉去決定華戎十年遍見文明盛五緯行躔次舍同鼓旦
藉田稽古典成王周業語蜀盛吉哉又見行封賞共喜天山早捷弓

聖心淵默事彌綸朝御乾清夕謹身王氣萬年當建業龍光半夜起天津旨緣
翰苑成功速終見殊方送款頻甘露頌成齊入奏蒼龍闕下候雞人　其
樂石花簇坐鳳詞林寵遇根中稀論思惟日起三殿奉引常持近六飛半
夜金蓮天上賜幾回玉佩月中歸青袍多幸微班忝補愧無能補穿衣稱
來後詩南京四首　龍虎山河御氣通遙驛
帝闕五雲紅英雄盡入江東籍將帥多收薊北功禮樂日稽三代盛梯航歲貢
萬方同郡符衍念德惟文治淳俗熙還太古風　貢道天清旌佩珂東南王
氣林昆多江晉彭蠡來三蜀池接見命晉九河夙閣枕霓紅散綺龍池春
永隸主波華灝混一歸
真主端拱無爲保太和　列郡徵封起俊髦萬機獨使
聖躬勞闕下潘上相須龍節破虜將軍執豹韜地入黃圖三輔壯天垂華蓋七星
高迎春別賜瑤池宴捧進金盤五色桃　攢鍾催入紫宸朝列炬流虹襆
絳霄天近篤頭花簇仗風依豹尾樂鳴韶衣冠一變與夷
俗律令更頒有正條非日鐘山甘露降瓊漿酒賜出宮瓢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二　十九庚

京

北京

地理通釋北京大名府漢屬魏郡後周置魏州唐置天雄軍後唐建鄴都曰興唐府晉建鄴都曰廣晉府後漢曰大名府慶曆二年升爲北京。正殿曰班瑞。宋史地理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爲北京宮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駐蹕行宮宋會要仁宗慶曆二年五月詔曰相邑設都所以因地形之勝省方展義所以考民風之宜乃眷魏郊實當河朔厲萬盈之懿兆冠千里之上腴隱然北門壯我中夏洪惟聖考順駐調興宮館並存感靈如在緬懷凝烈有述於孝思嘉慰後來敢忘於特邁載恢舊制崇建別京懋昭善繼之猷仍奐維新之澤大名府宜爲北京先朝駐蹕行宮正殿以班瑞爲名其修葺行宮屋宇並給官錢毋得科率六月十七日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爲修建北京使翰林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爲修建北京副使七月十二日以北京行宮門爲順豫八月十七日出內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宮

閏九月一日詔比建北京以備廵幸其供從之物宜令有司辨置毋或擾民三年二月六日北京行宮使殿爲靖方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九日賜內外城門名南河門曰景風南傳門曰亨嘉朝城縣門曰安流朝城羅門曰巽齊冠氏門曰華景冠氏羅門曰春祺上水關曰善利北河門曰安平北傳門曰耀德魏縣門曰資成魏縣羅門曰利和觀音門曰安正觀音羅門曰靜方下水關曰永濟左右四廂凡二十三坊永寧延福靖安惠安宜春敦信安仁善化七賢大安德教宜春崇化三市晉寧廣利長樂景行景明鳳臺延康福善保安王海崇寧四年七月丁己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澶鄭許三州升襄邑爲拱州是爲四輔景祐元年三月升鄭州節鎮詔曰周列九畿蓋尊寀內漢設二部實陪京師相宅浚都更右榮園爰稽扶翊之義參領防遏之兵皇祐五年十二月壬戌以曹陳許鄭滑州爲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至和二年十月己丑詔京畿毋領輔郡范仲淹謂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都汴即有事必都洛陽可漸廣儲蓄繕治宮室宋強祠部集代王君貺南書北京謝上表臣某言云云環封千里開府萬兵皇制此方語非其地班條云始負愧于中中謝載惟全魏之區迺控強胡之境洪河襟帶於其左頻野咽喉之所衝自能郡以置都常擇人而作牙地望茲重朝僉愈難皆紆兩府之印章方付北門之管鑰搜之近侍試曰曲恩伏念臣少也短能初無遠業先朝親試之次膺甫廷省以於甲科臺省回翔濫維假息犬馬之年尚壯鴻鴻之序徧揩蓍簪蹊塗覥類空食廊須中山之一道寨提支郡之十城尤辛匪才適丁無事日常安枕嵗率吏書未犒天日之清光獻圖首豨又之消塵之素致何所魏陛就昇別京弗沿褒制仍加冢宰之秩以示邦人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造曲成乾綱獨運掀法宮之新治念仁廟之舊臣特蹤夔章俾尸甸服敢不刈求民瘼蒐講武經謹祇河防之虞豫嚴邊圉之備報償恩施猶知今日之能爲獨立功名豈獨少年之所慕云云又代魏公北京謝上表　獨當一道尚容猶竭於微才兼撫連城寔恐難勝於重任聿班寬詔深愧厚恩中謝伏念臣夙力不強器能寔淺致身委識於枉道接物惟存於至誠朝廷非繁於重輕特捐軟更於出入且所臨皆劇精神已耗於當年而其涉過多疾病遂衰於今日方戢勤飛之翼少安舊棊之林甫爾涉春遽然易地大擁全魏之部北控強胡之鱗比維水害之稍平茲尚民流之未復冀蘇疲俗爰屬老臣顧無惠術以安人處已底華之服膺始態靜而弗獲詎胃處以爲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政在圖新任先求舊特自清衷之所柬不惟錄力之弗堪敢不蒐講武經道宣利澤殘軀勉僶僶立於事功齊盲丁寧庶弗孤於器使劉公是先生集魏京詩并序上二十年始建北京以章明先帝巡守之德以達孝思于下于時野之處士或相與議曰蓋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之間不能數百里文武之位不過侯伯而詩人乃以聖人之德天子之事歌之有如聖朝德位相倍述作相繼而無遁駿柔哉之詩此乃處士之罪非公卿之過也乃考聲謨辭以繼大雅雅之無窮其文曰　皇作大都大都維維奄定北國四方來同皇曰卿士在昔聖考祗通文武維慈幼老天監在上既有明德乃命于下罔有不服匪允命之亦章慶之匪允服之亦保育之特維撫狁侮予之體靡度靡虞跳呼以狂業業烝烝載震載驚侵魏及澶群心不寧帝奮厥武首萬其士匪怒以殊于三十里如虎如貔如霆如雷靡有違適天子其來天子來止士懼其喜孰偷其生以不奮興雎之渾渾撲之貴賁靡有翰張熾厥鯨鯢或獻其寶或請其命帝振于旅維將既定屹屹魏土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維上帝伊怒既闕爾弓既橐爾矛獲狄臣止四方是休皇曰卿士聖考之德允于孝思孝思維則爾示魏以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勿踰皇曰卿士維帝時功時亦維人維冠萊公爾慎爾止猶

予于治期滿前入朝邇朝事皇曰卿士維帝作武岳是萬年爰敢予侮恭山之封春七之禪予監若茲繼天是春莫莫稱土天斗國之穆穆原廟聖人則之牧爲強恭牧下來覲俾忱于威于忠是訓順順天子孝德自躬率是休烈帝之北戎河水東注昭哉尚續特萬斯年天子之德○元史地理志

北京路府四領節鎮七 判部三 縣四十二鎮七 寨一 大定府中

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爲中京國初因稱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置留守司都轉運司警巡院[illegible]戶六萬四千四十七縣十一鎮二 元史大都路唐幽州范陽郡遼改燕京金遷都爲大興府元太祖十年克燕初爲燕京路總管大興府太宗七年置提轄世祖至元元年中書省臣言開平府闕庭所在加號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興府仍舊四年始於中都之東北置今城而遷都焉京城右擁太行左挹滄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海子在皇城之北萬歲山之陰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匯於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志氏

滋溪無業設周之靈沼云○事類全書中統五年八月日中書省奏開平府闕庭所在加號上都外燕京修營宮室分立省部四方會同乞亦正名事準奏可稱中都路其府號大興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到京須知凡朝京到良鄉取京止六十里先詣燕賓館換衣亭換易衣冠然後入覲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過燕京和陳秀玉韻 四首 覩明半土立嗟予十稔浪西遊半生兵革憔悴一紙功名糟粕頭下士笑予謀計拙至人知我謂心憂再行不憚風沙惡鵲遂雲蹤任去留 君思猶未報山丘自笑遐方汗漫遊客過玉關驚白髮夢遊金谷覓蒼頭 冷官待罪予爲歉陋巷居貧君不憂猶望道行澤四海敢辭沙漠久淹留 孤死曾聞尚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崑崙碧葉日落瀚海西傾天盡頭 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尚期晚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強留○ 餘生不得樂林丘猶憶丁年選勝遊幾帙殘編聊快悵一張袖被且蒙頭 貔貅已報西門役柱石猶懷東顧憂自料荒蹤成弃物覓衣歸計乞封留○ 空驚滄海變陵丘白晝分明夢裏遊除妄禊遣重出禊求真頭上更安頭 貧通富貴剛生喜苦惱悲愁強作憂所斷萬緣閑使倆繫驢橛子不須留 洪武元年立大梁爲北京 見南京詔下 永樂元年正月十五日早

欽依北平立爲北京合設衙門官制○㤇禮部與多官人議來除欽遵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官議得合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并屬司及北平府改爲順天府官制仍舊北京國子監北京所屬生員仍照舊例赴京考試上等送國監中等送北京國子監讀書北京行太僕寺并知印吏典名數及行移定式本年二月初三日本部官同各衙門官○具本覆奏

欽該都准議除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合設正官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都督僉事行移兵部銓除及銷除北平布政司北平按察司北平都司經歷司官制并附屬令該衙門官制行移禮部拘銷鑄換印信外前項衙門除順天府官員品級照舊外其餘衙門官員俱照在京官員品級及照在京刑部戶部所屬北平清吏司都察院所屬北平道俱合改爲北京清吏司北京道○再照北京既照在京設置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監寺所擬各衙門官吏知印攷滿俱各照依在京官吏知印攷滿事例一體攷覈黜陟及照資格出身 衙門官制

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經歷司 首領官經歷一員都事二員吏掾控二名掾史六名典吏二十四名吏禮房各二名戶兵刑房各四名工房

三名承發二名勘合科二名架閣庫一名知印一名

北京行部 正官尚書二員侍郎四員屬官吏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一名典吏二名戶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五名典吏十名禮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一名典吏二名兵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三名典吏六名刑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二員主事四員都吏二名令史六名典吏十八名工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二名典吏四名照磨所照磨一員檢校一員司吏一名典吏四名司獄司司獄一員獄典二名勘合科典吏二名架閣庫吏一名知印一名 北平府改順天府官制品級依舊 詳見天字 北平行太僕寺改北京行太僕寺官制品級依舊

北京國子監祭酒一員司業一員監丞一員典簿一員博士一員助教二員學正一員學錄一員掌饌一員○

上京

羅泌路史夏后氏紀命豎亥步經大章行緯極于八極方以爲國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

牧牧有師于上京遼史上京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別魯等三山之勢于葦甸射金齪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神冊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沫流河自西北南流遶京三面東入于曲江其北東流爲按出河又有撻河沙河黑河潢河鴨子河他魯河狼河蒼耳河輞子河臚朐河陰涼河緒河鷺鴦湖興國惠民湖廣濟湖鹽濼百狗濼大神淀馬盂山兔兒山野鵲山鹽山鑿山松山平地松林大斧山列山屈劣山勒得山唐所封大賀氏勒得王有有墓存焉戶三萬六千五百轄軍府州城二十五統縣十上京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足以爲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齪一箭二百年之基壯矣天顯元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名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鑾中有歷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節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並赴致敬又於內城東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簡皇帝遺像是歲太祖崩應天皇后於義節寺斷腕寘太祖陵即寺建斷腕樓樹碑焉太宗援立晉遣宰相馮道劉煦等持節具鹵簿法服至此冊上太宗及應天皇后尊號太宗詔蕃部並依漢制御開皇殿闢承天門受禮因改皇都爲上京城高二丈不設敵樓幅員二十七里門東曰迎春曰鴈兒南曰順陽西曰金鳳曰西鴈兒曰南福其北謂之皇城高三丈有樓櫓門東曰安東南曰大順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內內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門曰東華西曰西華此通內出入之所正南街東留守司衙次鹽鐵司次南門龍寺街南曰臨潢府其側臨潢縣縣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長泰縣又西天長觀西南國子監監北孔子廟廟東節義寺又西北安國寺太宗所建寺東齊天皇后故宅宅東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具聖尼寺綾錦院內省司麴院贍國省司二倉皆在大內西南八作司與天雄寺對南城謂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東門之北潞縣又東南興仁縣南門之東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西南同文驛諸國信使居之驛西南臨潢驛以待夏國使使驛西福先寺寺西宣化縣西南定霸縣縣西保和縣西門之北易俗縣縣東遷遼縣周廣順中胡嶠記曰上京西樓有邑屋市四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國人并汾幽薊爲多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館七十里至崇信九十里至廣寧館五十里至姚家寨館五十里至咸寧館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唐於契丹嘗置饒樂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春和館度黑水河七十

里宣化館五十里長泰館館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即祖州又四十里至臨潢府自過崇信館乃契丹舊境其南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氈廬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饅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地丈餘即有堅冰祖州天成軍上節度東遼右八部世沒里地太祖秋獵多於此始置西樓後因建城號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莊敬皇帝祖考簡獻皇帝皇考宣簡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無敵棚幅員九里門東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興國西北隅有內城殿曰兩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儀以白金鑄太祖像曰黑龍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時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數存之以示後嗣使勿忘本內南門曰興聖凡之門上有樓閣東西有角樓東爲州廨及諸官廨舍綾錦院班祗候蕃漢渤海三百人供給內府取索東南橫街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四東長霸縣西咸寧縣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廟御靴尚存又有龍門黎谷液山液泉白馬獨石天梯之山水則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鑿山爲殿曰明殿殿南嶺有膳堂以備時祭門曰黑龍東偏有聖蹤殿立碑述太祖遊獵之事殿東有樓立碑以紀太祖創業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兵衛志太祖建皇都于臨潢府太宗定晉晉主石敬塘來獻十六城乃定四京改皇都爲上京有丁一十六萬七千二百金史地理志太祖武元皇帝天輔六年春建上京曰會寧府爲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先是女真之初無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至是改爲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令左丞相陳王兀室撰女真字以行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爲界而與宋爲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是以全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

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爲內地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祐二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爲國中者以違制論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爲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府一須節鎮四防禦一縣六鎮一舊有會平州天會二年築契丹城池後廢其宮室有乾元殿天會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極殿慶元宮天會十三年建殿曰辰居門曰景暉天眷元年安太祖以下御容爲原廟 朝殿天眷元年建殿曰敷德門曰延光寢殿曰宵衣書殿曰稽古又有明德宮明德殿熙宗嘗享太宗御容於此太后所居也 凉殿皇統二年構門曰延福樓曰五雲殿曰重明東廡南殿曰東華次曰廣仁西廡南殿曰西清次曰明義重明後東殿曰龍壽西殿曰奎文時令殿及其門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風殿 其行宮有天開殿爻剌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宮 太廟社稷皇統三年建正隆二年毀 原廟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嘗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廟皇統七年改原廟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毀大定五年復建太祖廟 興聖宮德宗所居也天德元年名之興德宮後更名永祚宮睿宗所居也光興宮世宗所居也正隆二年命吏部郎中蕭彥良盡毀宮殿宗廟諸大族邸第及儲慶寺夷其趾耕墾之大定二十一年復修宮殿建城隍廟二十三年以兒來其城有皇武殿擊毬校射之所也有雲錦亭有臨漪亭爲藏鷹之所在按出虎水側會寧府下初爲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爲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後置上京曷懶等路提刑司戶三萬一千二百七十舊載貢春王焦大定十二年罷之又貢豬二萬二千五千罷之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縣三會寧倚與府同時置有長白山青嶺馬紀嶺勿野淀綠野淀有按出虎河又書作阿木滸有混同江淶流河有勝陀國言忽土皚葛蠻太祖誓師之地也曲江初名鵶來大定七年置十三年更今名宜春大定七年置鴨子河北盟錄女眞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原名曰阿木火又曰阿芝川淶流河阿骨打建號改曰皇帝寨至亶改曰會寧府上京元史上都路唐爲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恒州元初爲扎剌兒部兀魯郡王營幕地憲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爲巨鎮明年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五年以闕庭所在加號上都歲一幸焉至元二年置留守司

五年升上都路總管府析津志 剌斡耳朶者即世祖皇帝之行在也每聖上巡幸上都者蓋亦以行國賦民力其聖慮周知非實以淸暑爲事也此故老相傳獨異乎今特所聞蓋過此口漢兒山有界限名紐紐山萬里如砥元鄭彥昭檮庵類藁上京行幸詞 群山如畫列層城佳氣濛陽此上京西對穹廬環魏闕三宮仗馬擁霓旌 明德城南萬騎過御天門下百官多簫韶九奏風雲會嵩岳三呼景象和 宮草葱茸拂檻青苑中麀鹿自和鳴雲邊仙子搊環珮日暮君王幸穆清 宮樹行行密護牆雨餘沙淨碧雲涼錦衣花帽金鞍馬綠仗紅旗夾道光 紅雲靄靄護椶毛紫鳳翩翩下綠條武士承宣呈角觝近臣侍宴賜珠袍 近西宮帳是青宮瑞靄祥雲繞日紅寶翰初開頒似玉金輿方駕氣如龍虞集道園學古錄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轂儀羽集雲路寂寞就書閣老大長郎署高山望成岑織錦詩盈度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題黃晉卿上京道中紀行詩後 少陵入蜀路崎嶇故有凄涼五字詩供奉翰林隨翠輦惟應同調不同辭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已蒼涼駃赭袍特遇毋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衛櫜白馬錦韉來窺紫駝銀甕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秖有揚雄賦最高吳禮部集次韻張仲舉助教上京即事 海波漬碧湧金鼇當日經營得俊髦履帚卜年開帝業漢都作鎮奠神皋宮中雙鳳朝扶輦帳下千牛夜捉刀萬國會同時拜覲衆星遙共北辰高 大駕時巡鎮北庭皇風萬里暢威靈有年太史仍書兩卜日祠官已祭星白草黃雲秋漫漫米糧翠樹夜冥冥南歸却作灤陽夢應是平生舊所經 翼翼行都歲幸臨名王諸部集如林氈車滿載彤庭帛寶馬高馱內府金暮散歌呼潔水上夜騰光氣黑山陰世皇謨略真宏遠共感淵恩到骨深 虎賁猛士羽林兵繡紱宮垣帶雉城土冷水泉長凍沍天低星斗倍光精穹廬匝䟦雲彌野馬湩醍醐雪到䩞卷北卷南歇吹雜祗應儒館自書籤 聖主恭勤服澣衣頻年羽衛罷違闈金華勸講延髦士紫殿親祠却宓妃調鼎有功神化密扣閽無事諫書稀高秋八月時巡畢還與都人候六飛 孔鸞欲翅久盤迴延閣寫業際後開四海宣文千載仰兩生接武一時來紬書共啓緘金匱持筆行登視草堂努力深期報知己明時肯負出群才 陰山分脈自崑崙朔漠縣延迴北門遙見馬駝知牧地將遷水草似漁村穹廬較勸秋風曲青塚嬋娟夜月寬今日八荒同一宇向來邊徼不須論 兩都賦意入經營今日奇封有此行弟子絃歌臨璧水諸公篇翰出承明帳中高闕祥雲已書裏

空齋舊雨聲，千里相望旁問訊，追攀無路若為情。李障連山入杳茫，烟車如雪浸沙場，雕盤天際秋雲白，鴈去關河草木黃。獨客懸悴冠戴楚，閭愁無柰管吹羌。歸來若度桑乾水，莫忘并州是故鄉。灤水縈迴草滿川，皇都佳氣鬱浮天。媧門高映雙龍闕，馳道中容萬馬鞭。群后承恩歌湛露，從臣待詔賦甘泉。更聞所過蠲租稅，田野清平樂晏眠。題黃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歸十二詩。紀實全依太史法，懷親仍寫使臣悲。牛羊野澗低風草，龍虎臺高樹羽旗。奇絕兹遊陪禁從，不才能勿愧栖遲。王沂伊濱集上京詩　離宮金碧聳崔嵬，抵陽灤河一水迴。知是上林來進果，鈴聲隱隱轉山腰。　黃金布地寶陳華，香漾薔薇洗佛牙。甘露完中遺舍利，神光五色瑩無瑕。　受行魚龍雜梵儀，金仙來降鳳城時。都人稽首瞻雕輦，漢漢祥雲護彩旗。　白面王孫家五陵，朝回新賜雪毛鷹。金溝芳草沿堤綠，蹀躞花驄驕不勝。　龍綃衣薄怯新涼，銀葉烟消換夕香。休畫脩蛾鬬雙綠，擲風吹淡淡宮黃。　湞池細馬四蹄風，白玉雕鞍繡結鬃。爭把珊瑚鞭指點，飛塵先入建章宮。　鈇檣竿下散燈明，茜褐高僧夜咒雷。明日皇家賜餔燕，秋雲漢漢枕光開。　輾轆金井促晨妝，珠帽紅靴小作行。爭向銀床拾梧葉，夜來秋意到長楊。　黃須年少羽林郎，官蹕遷腰角觚茱，侍偽每蒙天一笑，歸來賜從亦輝光。　龍沙白草望參差，首蓿蒲桃記種時。侍詔詞臣已華髮，梨園休奏玉交枝。　又和魏伯特灤京秋興擬恒書事二首　秋著龍沙白草纖，周廬擊柝令霜嚴。珊瑚鐵網枝應老，仙掌金莖露又添。馳道舊車回豹尾，天門虎士盡虯髯。仙郎持橐歸來早，馬上尋詩吏隱兼。宋本至治集上京雜詩　西關輪輿多似雨，東關帳房亂如雲。復仁門邊人寂寂，太平樓上客紛紛。　基垣旋茹黑谷茶，芸乘葉子芍藥芽。誰與南人話擇蔔，北人曾住浙江涯。　穹廬卧晝氈就周遭，五月無語天窓高。草盡泉枯營帳去，來年何處定新巢。　卧龍岡外有人家，不識江南早稻花。種出磧中新粟貴，欣欣頓頓飯連沙。　平原細草綠迢迢，千騎穹廬二丈高。羊角風來忽掀去，千霄直上似盤鵰。　衣巾洗濕着重重，渾似江干梅雨中。却憶錢塘池館晚，沉香新火小薰籠。　太平生齒日豐隆，赭盡朝河百里松。紅染墻屏朝日麗，黑使衣桁毫煙濃。　少年跌宕學豪英，以貲爲郎隨駕行。醉倒花樓歌扇底，土均闌外夜吹笙。　雨聲纔斷日光出，黑津如康撥不開。肅馬巡簷行蹉踔，紫車箏鼓斷東街。　騎驂蹴踏駃騠騰，賈按箏鶤秋雉鐲，燕散彩宮皆貴近，碎華如雨寶金鈴。　柱頭方牋赤砂符，植立高城雨恢虔。蓄咒浮圖驚霹靂，何

香不辭竺乾書。　韓鴻使酒忽生嗔，打殺道龍小宰臣，詔獄無成呼五伯，歡聲如海頌明君。　驛凍徹泉地墳起，土膏春動消成窪。千條萬條壁縫拆，十家九家屋山斜。　破除酴醿酒千鍾，到處追歡似夢中。盡日笙歌亂巷北，初更燈火鈇樓東。　御華園路接柴墻，草地誰分枕帳房。細筋入腦野鵝俊，旋毛在腹官馬良。　鷹房晚奏駕鵝過，清枕鑾輿出禁迭。三百海青千騎馬，一時隨色向涼陘。　金脊殺酒馬孔酒，鐵幡竿送羊頭神。千兩宮車盡南轉，歸期迎候問良辰。遞易之金臺集送危助教分監上京　驛馬涉大河，堅冰若平地。雪霰在須髮，顏色漸憔悴。退避出恒趙，逶邐入燕薊。平託君子交，情親不相棄。裏食廩就宿，下榻辱延致。詩詩味道言，情匪骨肉異。振拜超雍宮，胄子風尊畏。遄從甘泉來，理亦城嚮我。獨增煩憂中夜不能寐，崎嶇數千里。欲盡平生意，忽如參與商。令人發長喟，都門候迴轅，浙浙秋風至。任良臣詩上京　龍岡秀色常青青，年年五月來上京。上京城闕連幽陰，長夏炎日涼風生。平沙遠塞橫萬里，氈車花幕羅群星。特迎王會騁雄俊，控撫荒朔綏邦寧。錦鞍合沓千萬騎，寶鐙鏗長禁衛鳴。駝峯馬湩美奇絕，金蘭紫菊香輕盈。緬懷昔日爭戰地，豈謂今作邪徽城。鈇竿屹立海水竭，卧龍飛去空冥冥。上都有山名龍岡，宮闕對之卑寫立，平列直北，諸王畢會。金蘭花葉綠如業，紫菊花大如盃，色深紫，嬌潤可愛。陽應上都，俗名龍洞。鐵大保卜吉而視之，龍夕去水竭，遂創宮室，立鈇檣竿於門西以鎮之。漣音凍，馬乳也。曹子貞詩上京次王繼學韻　觀光千里外，載筆五雲邊。計拙如工部，文雄愧謫仙。抗流思洗耳，懷祿敢貪涎。疾目昏如霧，衰鬚白勝綿。當辭天祿閣，歸種汶陽田。枕日登山稜，秋風下瀨舡。芝香雲滿地，龜鶴不知年。張仲舉蛻菴集上京即事　灤河東出水縈迴，疊坂曾岡擁後開。金柱鎮龍僧咒罷，玉輿馭象帝秋來。中天星斗翻黃道，塞漠雲山統紫臺。欲倣兩京爲賦頌，白頭平子愧無才。　又送韓與玉游上京　萬里雲烟渺莽中，野營星散草連空。龍門水合爭秋雨，鶯泊沙明下夕鴻。自昔藻萊思邪隗，何人薦賦識揚雄。將書特慰衰年憶，回首韶衆冷朔風。許有壬詩和閻閣宗師至上京韻二首　述鈍天下奠皇都，聖祖神功曠世無。灤水清浮金闕動，蹕林精射錦雲鋪。自憐眷筆頭近，深愧鑾空鸖影孤。却望居庸南去路，瘦田茅屋杳荊湖。　長夏樓喉控兩都，兩都形勢漢唐無。垂衣已定千年洛，封事仍求萬字鋪。省轂盡閩雲氣合，瓊樓天迥月輪孤。太平稗贊慚無策，猶幸人間有五湖。　又和上京　驛騎年年兩京，但愁無賦繼張衡。出城便與青山會，涉世惟憐白髮生。新

兩烟集皆秀色嵌涼雲掴已秋肇尊空客散郡亭遊俗是思家第一程
又次上京　望望龍岡樹行人欲解驂百年燔甬戰三仕鳳池參富貴人
難使驅馳老豈堪循知今夕夢的的到江南　薩天錫詩上京即事　一派
簫韶起半空水精行殿玉屛風諸王舁舞千官賀齊捧蒲萄壽兩宮　上
苑棕毛百尺樓天風摇曳榮絨鈎内家宴罷無人到面面珠簾夜不收
中宮作隊導宮車小様紅靴踏軟沙昨日内家清暑宴御羅涼帽挿宮花
行殿參差翡翠光珠衣珠帽宴親王紅簾高捲薰風起十六天魔舞袖長
大野連山沙作堆白沙平地見樓臺行人禁地避芳草盡向曲欄斜路來
院院翻經有咒僧垂簾白晝點酥燈上京六月涼如水酒漏天厨又賜冰
祭天馬酒洒平野沙際風來草亦香白馬如雲向西北紫駝銀甕宴諸王
紫塞風高弓力強王孫走馬獵沙場呼鷹腰箭歸來晚馬上倒懸雙白狼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捲地旋風沙似雪家家門帳下毡簾
耽來寒襲紫毛衫猶覺東窓酒尚酣門外日高晴不得滿城濕霧似江南

中京　遼史中京大定府虞爲營州夏屬冀州周在幽州之分秦郡天下是爲遼西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險足以自固魏武北征縱兵大戰降者二十餘萬去之松漠其後拓拔氏乘遼建牙於此當饒樂河水之南溫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麗駐驆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衆内附爲置饒樂都督府咸通以後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舉族臣屬聖宗常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歲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統和二十四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府曰大定皇城中有祖廟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城池湫濕多鑿井泄之人以爲便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待新羅使來賓館待夏使有七金山馬盂山雙山松山河統州十縣兵衛志聖宗統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大定府號中京統縣九轄軍府州城二十三革剏未定丁籍莫考可見者一縣

五京　郡縣志至德二載十二月置鳳翔府號爲西京與成都京兆河南太原爲五京後罷京名册府元龜肅宗寶應元年詔曰五都之號其來自久宜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遼史兵衛志遼建五京臨潢契丹故壤遼陽漢之遼東爲渤海故國中京漢遼西地自唐以來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紀者二十二萬六千一百蕃漢轉戶爲多析津大同故漢地籍丁八十萬六千七百契丹本戶多隸宮帳部族其餘蕃漢戶丁分隸者皆不與焉儀衛志國仗太宗兼制中國秦皇漢武之儀文日至後嗣因之旄頭豹尾馳驅五京之間終歲勤動轍迹相尋民勞財匱此之故歟新唐書北狄傳渤海爲東戴國地有五京以肅慎故地爲上京其南爲中京濊貊故地爲東京沃沮故地爲南京高麗故地爲西京

玉京　唐李翰林詩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注集賢五老經云天上白玉京黄金闕太平廣記雲魏夫人贈裴航詩云藍橋自是神仙窟何必崎嶇訪玉京

相見上京　東漢書申屠蟠字子龍太尉黄瓊辟不就瓊卒歸葬四方名豪會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其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徵如是則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曰始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揚較秉貴之徒耶因振衣而去

受事上京　太平廣記王法進好道術一日有三青童降于庭曰上帝以汝夙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教我迎汝受事於上京也神仙

尊戴中京　宋史列傳吳越國王錢俶上表曰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累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

翼翼神京　宋王與鈞藍樓集賀周知䂊煌煌擬羌還壽既付於子孫翼翼神京莫挽乃資於公旦

延譽兩京　元雲麓文集曲猜國師主爲白馬寺主及延譽兩京豈獨緇林之英馳聲六詔抑增鄉里之榮

高麗三京　隋書列傳高麗王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爲三京北史高麗傳其王好脩宮室都平壤城城南惟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國守王别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别都也國中稱爲三京宋史以新羅爲雞林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爲鎮州號西京最勝總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百九十七州島三千七百

東市稱京　西漢書食貨志王莽特東市稱京

乃覲于京　詩篤公劉篇乃覲于京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

依其在京　詩大雅皇矣篇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注。吸肅之京也。**蒲輪赴京** 羅泌路史發揮辨帝堯冢篇若蒲輪而赴京綫轡取程非若輕猶少年不召自至衛尸突踔躞坑墜嫳而後息也。

景山與京 周末春秋詩定之方中篇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注。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南頓京高丘也。詳中

如坻如京 詩如坻如京。注。坻水中之高地京高丘也。

囷京 管子輕重篇丁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令行半歲民間閭之舍其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

憂心京京 詩正月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注。京京大也。

莫之與京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後魏書賈彝年十歲。父主訟詩繫獄彝詣獲申遠近歎曰此子英若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燕京山 淮南鴻烈解洛出華窦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渋

吐京郡 晏元獻公類要吐京蜀縣石樓後魏置吐京郡即漢土軍胡地故曰吐京。水經云。在河東路隰州石樓縣

王配于京 詩下武篇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注。京鎬京也。劉公是先生集王配于京賦。以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爲韻大哉天作明德世有哲王纘乃祖之休烈配于京而溥將三后成功達孝思而維則四夷面內知聖德之無疆且昔者群權紛爭五季昏惑惟我藝祖自天生德內揖讓以興治外征伐以宣力武節飈逝怙惡者喪其巢盛德日新爲善者得其職於是餘孽未靖神宗作求躬一戎以歸歟積百王而繼閏正朔所加蓋周有於不服封禪之禮猶未皇乎聿脩克成大勲用集先帝丕顯元德發明王制上則升中於天下則作程於世故創業如彼之艱難守成若此之昭哲。豈非文武並用而治亂隨時明聖不同而述作相繼者哉宜乎世濟厥美王配于京實對越而在上茲適駿有聲亦何必道上古之書希成康之治語鴻荒之事慕先帝之名且夫湛恩溓涌而易豈思度著明而不昧故王在京而善繼常在天而克配豈獨下武之什歌周發於丕承同墠之靈美媐公於衰對且上方法太祖之武以平叛繼二宗之文以永圖越無名之蕩蕩逆茲世之于于因斯談之則何貴乎周鎬考於往者將執先於

淡都容有赳而頌曰。於皇上天。輔景鑠兮有赫天子悠聖作兮。祗通祖考。孟姬𣃁兮萬有千歲。永欽若兮

祼將于京 詩文王篇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注。周之京師也。

于周于京 詩文王篇。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注。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

曰嬪于京 詩大明篇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六　十九庚

星

太白星

史記天官書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云三十二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徐廣曰一作虛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

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也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晉灼曰耎退之不進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音澤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而留桑榆間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上者餘二千里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晉灼曰三分天過之其一此在戌酉之間疾其對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鬭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西漢書

天文志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是為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逆之破軍殺將辰星殺伐之氣戰鬭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外國勝續後漢書金行之精白帝之神元氣之體是為太白徑一百五十里於乾為利於德為義於事為言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時主秋其色白其音商其性嚴厲狀物之星也日行一度二十七分一月行一辰一歲周天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伏伏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伏伏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其入其出必以風雨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其出不過參天三分天之一辰卯申酉之間也過午為經天太白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出不過三天日陽也日出則星亡太白乃晝見午二行而過之謂之經天謂之太白者取其方色命之也晨出東曰啟明夕出西曰太白一曰殷星二曰大正一曰營星一曰

觀星二一曰宮星一曰大衰一曰大澤一曰終星二曰大相一曰天浩一曰序星一曰月緯一曰閒星一曰火革一曰衆星一曰宦星三曰梁星一曰大囂三曰天衣三曰大奥凡二十有二名附日而行仲冬日月會于角亢太白亦會于角亢凡爲太白廟謂之䟽廟故曰察日行以處太白其精爲兩師佐天爲大司馬大將軍位上公掌九伐之法以行天討又爲女主主罰凡金革兵械行陳法令師衆律度車騎部曲皆主之司文典致時陽又時陽主西獄於地則主秦隴羌戎西域白光靜潤執道無變則天子有道中國安強師貞而文人言王者悖義好殺綸綍不從不能利物而反害之逆秋令傷金氣則太白行罰錢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率日一度𢿱二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必有破軍暴國野死之王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兵起所當之國破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兵起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

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鄉而已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入之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入又復出王者惡之出三日而復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而伏退已其下軍破將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兵雖衆敵食其糧師雖多將爲人虜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西出失行夷狄敗東出失行中國敗色白五芒出蚤爲月食先期而出與月相食不見者則食晚爲天妖彗孛發無道之國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行遲而下已與日午五出東榆上二十里上而疾過參天未中之間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經天天下革命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疆國弱弱國疆女主昌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埤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小以角動兵起角敢戰吉不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動搖躁躁吉靜凶圜以靜靜吉躁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鷄

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強鷄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伏而出兵兵有𤇆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出卯東國勝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出酉西國勝其色大圜黃滜音澤潤也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其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角明見影戰勝黑角銳利伏兵大戰居實有得居虛無得實在宿舍度虛森論不當也行勝色今度勝色五色勝位色五勝居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行得其進也得一作當當見而急亡則爲壯夫死於林麓以發兵禍大叫舉起革命易主月食以強國戰鬭月犯大將戰女主憂行無月並爲戰並西方主戰並東方客戰一尺而減拔二尺而國病三尺而軍憂五尺則不戰出東方若西方晦而未盡三日朔而始生三日與月並其間容指入月八日戰主敗破軍殺將二指則入月十二日主敗城拔三指則入月十之日主敗將走四指則入月二十日兩軍交綏客主俱敗五指則守而不攻陳而不戰入房心間謂之金上堂逆兵犯君九犯列星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過

火兵喪大起與木合光戰不合不戰合相毀有破軍殺將致天子將將將軍將兵必謹候太白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其人以義致天下其精變而生妖星則爲天杵天棓伏靈大敗司姦天狗賊星天殘卒起若星帚星若彗竹彗牆星猿星白雚白彗凡十有七星出以庚寅兩白方在旁天狗星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足尾旁有短彗有聲如雷其下止地類狗所墮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庚戌謂狀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又謂流星有光見人面墮無聲若有足者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如遺火狀主守禦候兵討賊出則天下大戰破軍殺將人相食其下流血千里天狗飲之國亡草政其惡氣所鍾又喜彗孛其衝禍尤重賊星亦名六賊出正南方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或謂狀如彗惡氣如六殘出則天下禍合逆種關梁其下兵起不利其衝凡有象占者二星曾書天文志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隋書天文志太白之精散爲天

棓天槍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一曰天棓主掊擊二曰天槍主挐挾三曰伏靈主顛覆伏靈出天下亂殘人四曰大敗主鬬衛武曰大敗出擊咎謀五曰司姦主見妖六曰天狗赤曰五星氣合之變出西南金火氣合名曰天狗武曰天狗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主徵兵主討賊亦曰天狗流五將鬬又曰西北方有星長三丈而出水金氣交名曰天狗亦曰西北三星大而白名曰天狗見則大兵起天下饑人相食又曰天狗所下之處必有大戰破軍殺將伏尸流血天狗食之皆期一年中二年遠三年各以其所下之國以占言凶徙流星所入無名國占狀小異之七曰天殘主貪殘八曰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諸變有萌臣運柄又曰小陰之精大司馬之弱曰獄之猾之域有謀反若恣虐為害主失狄攻者期如上占禍亦應之五代史太白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周策五百八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三	晨疾	九十六	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八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五十七	七十七三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二	一十一三十四	前留	六六十九		
遲遲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遲疾	六	三六十五	二十二
夕伏	七	四四	一三十九	晨見	七	四四十	三十七
遲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遲遲	二十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後留	六	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二	一十一三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五十七	七十七三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八十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一十七

宋史天文志太白為西方為秋為金於人五常義也五事言也常以正月甲寅與火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一年一周天星經曰主華陰山涼雍益州又主奎婁胃昴畢觜參至咸曰光明見影戰勝歲熟狀炎然而上兵起光如張蓋下有立王凡與歲星相犯兵敗失地犯熒惑客敗主勝犯填星太子不安失地犯辰星主兵入月主死其下兵犯月角兵起在左則中國勝在右則外國勝當見不見失地破軍他星犯其事急祅星犯邊城有戰客星犯主兵將死凡太白至午位避日而伏若行至未

卯為經天其災異重也三境圖論夫金德貴西方太白將軍之像也行度有遲留順逆與日同度則曰合伏行三十九日與日相去一十度乎而夕見西方順行二百三十三日而留留五日而晚順行二百三十三日乃謂晨伏伏行三十九日復與日同度而合積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二十七秒為一終之數此乃條論古數言之金水下離太陽前後貳次遲速在日後見謂之夕伏速遲曰前合後晨見謂之晨遲如至治壬戌六月初四日庚午金日同往在柳四度謂夕伏合九日酉時日金柳四三星同沒而宮至初五日辛未日日沒酉時其柳四度速遲日先一度則於酉初酉沒金遲日後二十分一秒差計遲雖日三百三十一里則於酉末酉沒卯末東升如是漸遲至七月十九日甲寅計遲四十四周則夕見辛酉方酉戌酉沒卯辰東升遲九十周戌亥酉沒辰巳東升與日相去四十五度雖日既速則又速遲起日每日速遲八十分漸六十二時巳辰東升亥戌酉沒遲轉七周起上四十五度與日同出同沒謂之晨合合後乃轉晨見東方寅丑東升申未酉沒六十二周丑子東升未午酉沒與日相離四十五度晨計七百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二十餘里雖日既速復速待日遲遲九十周未申酉沒丑寅東升行九十日申酉酉沒寅卯東升四十四日酉戌酉沒卯辰東升則謂晨伏如是二合二伏總計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二十七秒金行始終周而復始記纂淵海君象金而主刑太白揚光懼于威儀太白合木四象從戮之象方經按神樂遼史曆象志金星

初與日合伏三十九日餘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二度小遲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度大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行二十三度六分留九日遲日行十六分九日退六度六分夕伏西方伏五日退五度而與日合又五日退五度而晨見東方退日行十六分九日留九日從日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一行星如之除一周定行二百十八度度餘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三合二百九十一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太白凌犯西漢書王莽傳地皇五年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東漢書光武建武六年七月太白經太微九年正月乙卯太白犯晝南星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二月甲申入斗魁三年正月乙亥入斗中五月丙寅入畢口閏月己未犯太微六月癸酉入輿鬼四年四月壬戌入輿鬼五月辛巳入南斗口中丙戌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入輿鬼六月辛巳犯左執法　和帝永元六年六月丁亥太白在東井　安帝永寧十年之中太白入輿鬼一守尾尸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　永初三年正月乙亥太白入斗中　元初三年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五年五月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辛未犯左執法

延光四年四月甲辰，太白入輿鬼。六月壬辰，出太微。　桓帝建和三年五月己丑，太白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　永壽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三年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　延熹七年十月丙辰，犯房北星，爲後宮。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閏月己未，犯心前星。九年六月壬戌，太白入輿鬼。　獻帝興平二年春，太白犯填星於牛斗，過天津。晉書惠帝光熙元年五月丙戌，太白犯鉞星。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白。穆帝永和六年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　升平元年二月，太白入東井。四月壬子，入輿鬼。　太和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　安帝元興元年二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　義熙四年六月，太白犯太微西上將，又犯左執法。六年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七年八月乙未，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犯哭星。十年九月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一年八月庚申，太白從行右掖門，入太微。丁卯，掩左執法。十二年六月壬子，太白順行入太微右掖門。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八月甲子，太白犯軒轅。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　元熙元年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宋書文帝元嘉八年五月，太白犯天關、東井。七月丁丑，太白犯上將。八月癸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內犯左執法。九年四月己丑，太白入積尸。五月，太白犯軒轅。八月癸未，太

白犯心前星。乙酉，犯心明堂星。十二年十二月甲申，太白犯羽林。十六年五月太白犯畢。二十二年四月，太白入軒轅。二十七年九月，太白犯歲星。　景和元年十一月丁未，太白犯哭星。南齊書高帝建元元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癸丑，太白從行於軫，犯填星。四年七月乙未，太白有光影。八月戊子太白從軒轅，犯女主星。甲辰，太白從行犯軒轅少民星。九月己卯，太白從行犯太微西蕃上將。辛酉，太白從行入太微，在左執法星西北一尺。戊辰，太白從行犯太微左執法。十二月壬子，太白從行犯填星，在氐度。丙辰，太白從行犯房北頭第一星。丁卯，太白犯鍵閉星。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太白行犯太微上將星。辛酉，太白行犯太微左執法。八月甲申，太白犯南斗第四星。九月乙酉，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十月丁卯，太白犯哭星。二年三月甲戌，太白從行入羽林。四月丙申，太白從行犯東井鉞星。六月己巳，太白從行輿鬼度，犯歲星。三年五月戊子，太白犯少民星。十一月壬申，太白從行入氐。四年十一月庚子，太白入羽林，又犯天關。五年五月庚子，太白三犯畢左股第一星，西南一尺。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北轅第三星，在西一尺。八月甲寅，太白從行入軒轅，在女主星東北一尺二寸，不爲犯。戊辰，太白從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五寸。辛巳，太白從在太微左執法星西北四寸。

六年四月辛酉，太白從在熒惑北三寸，爲犯，並在東井度。六月己巳，太白從在太微西蕃右執法星東南四寸，爲犯。七月癸巳，太白在氐角星東北一尺，爲犯。八月乙亥，太白從行在房南第二左股次將星西南一尺，爲犯。十一月戊午，太白從在歲星西北四尺，同在尾度，又在熒惑東北六尺五寸，在心度，合宿。十二月壬寅，太白從行在填星西南二尺五寸，斗度。七年二月辛巳，太白從行入羽林。十月癸酉，太白在歲星南，相去一尺六寸，從在箕度，爲合。十一月丁卯，太白從行入羽林。八年八月庚辰，太白從在軒轅女主星南七尺，爲犯。九月丙申，太白從行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一尺，爲犯。丁未，太白從行入太微。辛酉，太白從行在進賢西五寸，爲犯。十月乙亥，太白從行在亢南第二星西南一尺，爲犯。甲申，太白從行入氐。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在房北頭第二星東北一寸，又在鍵閉星西南七寸，並爲犯，又在熒惑西北二尺，爲合宿。癸卯，太白從行在熒惑東北一尺，爲犯。九年四月癸未，太白從歷夕見西方，從疾參宿一度，比來多陰，至己丑開除，已見在日北，當西北維上，晝昏不見，宿星則爲先歷而見。七月辛卯，太白從行入太微，在西蕃上將星北四寸，爲犯。九月乙亥，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四星北二寸，爲犯。丁卯，太白在南斗第三星西一寸，爲犯。十年二月甲

辰，太白從行入羽林。五月辛巳，太白從行入東井，在軒轅西第一星東六寸，爲犯。七月乙丑，太白從行在軒轅大星東八寸，爲犯。十一年正月戊辰，太白從行在歲星西北六寸，爲犯，在奎度。二月丁丑，太白從行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東北一尺，爲犯。四月戊子，太白在五諸侯東第二星西北六寸，爲犯。辛丑，太白從行入輿鬼，在東北星西南四寸，爲犯。五月癸亥，太白從行入軒轅大星北一尺二寸，無所犯。十月丙戌，太白行在進賢星西南四寸，爲犯。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入氐。丁卯，太白從行在鍵閉星西北六寸，爲犯。十二月壬辰，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六星東南一尺，爲犯。辛丑，太白從行在西建東星西南一尺，爲犯。　永元元年正月丁酉，太白掩牽牛。牽牛，越分。　齊和帝紀永元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帝舉兵，其日太白及辰，俱見西方。宋書天文志梁武帝天監二年七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十四年十月辛未，太白犯南斗。　紹泰元年，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見，乙卯出于東方。　永定三年甲子，太白犯五車，填星。七月，太白犯輿鬼。五年四月癸卯，犯房上星。五月癸未，太白犯右執法。辛卯，犯左執法。　天嘉三年二月甲子，太白犯五車，填星。七月，太白犯輿鬼。八月庚申，入太微。光大二年六月丙寅，太白犯右執法。　太建二年十一月丙戌，太白掩鉤

鈐三年十二月丁未太白與火入羽林四年八月掩火犯左執法　元帝泰常元年六月太白由掖門入太微七年正月太白犯南斗三月壬戌太白又犯之　太武帝大延元年十二月太白犯羽林二年三月太白犯右執法及上相五年五月太白入羽林犯畢　高宗太安元年四月太白犯哭星　和平四年五月太白與火犯上相五年六月太白與火入井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太白犯左執法　太和三年九月庚子太白犯左執法十一月丙戌月犯之四年二月辛巳月又犯之九月壬戌太白又犯之四年二月太白犯軒轅第二星六年正月太白犯軒轅大星八月太白犯軒轅左角十二年四月辛酉太白犯火七月太白犯左角十五年九月乙丑太白犯斗第四星十七年二月丁丑太白犯井辛丑又犯鬼　肅宗熙平元年三月丙子太白犯歲星明帝神龜十二年八月己亥太白犯軒轅是月月又犯之　興和二年四月己丑太白與木相犯下奎十一月甲戌太白在氐與填星相犯于氐氐鄭地也武定四年九月壬寅太白在左執法東南三寸許北齊書明帝紀河清元年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保定二年閏正月癸巳太白入畢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甲戌太白犯軒轅八年冬太白入南斗斗主爵祿新唐書

太宗貞觀三年六月三日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六年太白犯東井北轅井京師分也十六年五月太白犯畢左股畢爲邊將十九年七月壬午太白犯太微是夜月掩南斗太白逆犯左執法光芒相及箕斗間　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甲午太白犯心前星二年六月己丑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

龍朔五年六月壬寅太白入東井　上元元年八月乙酉太白犯進賢儀鳳二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左角角貴相也　武后聖曆元年五月庚午太白犯天關天關主邊事　中宗景龍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入羽林　睿宗景雲二年三月壬申太白入羽林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十六日太白襲月　開元二年七月乙丑太白犯輿鬼東南星　肅宗至德元年七月十四日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正元六年五月戊辰太白與月并聞容一指八年十月乙酉太白犯太微左執法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　代宗永泰三年己卯太白犯左執法三月癸丑夜太白去天衢八寸癸酉夜太白順行去歲星二尺八月庚午夜太白犯左執法相去一尺五年六月庚戌太白入東井七年六月甲子太白入羽林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七日而出十月癸卯太白臨鎮星丙午夜太白臨進賢十一月癸未太白掩房九年五月己酉太白逆熒惑乙未夜太白入軒轅十年六月癸亥太白臨東井七月庚子太白辰星順行在柳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太白臨哭星　大曆三年九月己卯太白犯左執法五年四月庚戌太白入東井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八年春正月己丑夜太白入太微九年秋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十二年十一月癸丑太白臨哭星　德宗建中十一年七月太白相繼熒惑犯太微上將十三年二月戊辰太白入昴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趙分也　貞元十三年二月戊辰太白入昴二十一年正月己酉犯昴　憲宗元和元年十月太白入南斗十二月復犯之斗吳分也二年正月癸丑月犯太白于女虛四日丙子太白犯東井北轅四年九月癸亥太白犯南斗六年六月丁亥太白近右執法九年七月太白入南斗十二年八月甲戌太白犯左執法十三年八月壬戌太白順行近太微十五年四月太白犯昴　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八日夜太白犯昴東南五寸所三月庚戌太白犯五車東南七寸所八月壬辰夜太白去太微垣南第一星一尺所九月乙巳太白犯左執法戊戌夜太白順行入太微去左執法星西北一尺所乙巳夜去左執法二寸所辛亥月去天關西北八寸十月乙丑夜太白去南斗魁第四星西一寸所二年十二月甲寅月犯太白于南斗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穆宗崩敬宗即位二月癸卯太

白犯東井近北軒轅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北轅逆入井中晝見經天之月而出因犯輿鬼京師分也八月乙丑太白犯軒轅右角　敬宗寶曆元年七月癸未太白犯南斗丙戌犯畢九月癸未太白犯南斗十月辛亥犯天囷二年六月太白犯昴九年八月二日太白犯太微　文宗太和三年二月乙卯太白犯昴之年九月癸酉太白入南斗　開成元年正月甲辰太白掩西建第一星二年二月己亥月掩太白于昴五月十二日犯畢六月甲寅太白亦有暈庚申太白入于東井之月壬申入南斗丁亥月掩太白于柳八月壬子太白入太微逆犯左右執法十月二十五日太白犯房三年五月辛酉太白犯輿鬼甲寅太白犯右執法六月一日太白犯熒惑二十八日犯右執法十月辛卯太白犯南斗四年四月太白歲星入輿鬼

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庚午月犯太白于羽林二年壬戌掩太白于羽林六月丙寅太白犯東井三年十月壬午晝月食太白于亢四年五月戊午太白犯鎮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側在昴宿一度五月辛酉太白入畢口距星東南一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軒轅大星　昭宗光化三年八月壬寅太白應見在氐不見至九月丁巳方見是謂當出不出十一月丁未太白犯月因晝見　天復三年十一月丙戌太白在南斗去地五尺許

色小而黃王明年正月乃高十丈光芒甚大是冬熒惑徘徊于東井間久而不去。京師分也天福元年六月甲午太白在張芒角甚大。五代史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庚戌太白犯積尸八月癸卯犯心大星二年八月庚戌犯左執法。乙未犯塡星 長興元年六月乙卯犯天罇二年正月犯羽林十一月丙戌犯鍵三年六月甲戌犯右執法九月庚寅犯哭星辛丑犯右執法十一月己亥犯壘壁十二月己酉金星入羽林 清泰元年五月戊辰金星犯上將六月甲戌金星犯右執法三年九月甲辰金星犯心是夕二大星隕光芒相屬食頃方滅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犯五諸侯五月犯輿鬼中星六年八月辛卯犯軒轅 齊帝開運元年二月壬戌太白犯昴四月犯五諸侯丁巳犯五諸侯十二月癸丑犯辰二年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犯哭星 漢高帝天福十二年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 乾祐二年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犯塡于卯犯歲塡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謁者司已往來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凡四百四十三日是月辛酉犯亢三年八月犯房庚戌犯心大星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犯進賢。宋史天文志太祖建隆元年正月甲子太白犯熒惑于婁十月太白犯于軫二年九月丁丑太白犯南斗 乾德三年八月庚申犯太微上將四年六月辛丑犯右執法甲辰太白犯熒惑於張五年八月辛酉又犯 開寶元年十一月庚寅太白犯房四年四月己巳犯東井十月甲辰犯熒惑于牽牛五年十一月己未犯哭星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八月戊子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 雍熙元年二月壬辰太白犯昴八月壬寅掩軒轅第一星十一月戊戌入氐戊午又犯心前星己未又犯太星二年閏九月癸未入南斗魁四年十月癸卯犯進賢 端拱元年十月辛巳犯哭星癸未犯天壘二年五月己亥犯畢右股第一星六月乙卯犯天關七月壬申犯輿鬼東南星八月壬子犯軒轅大星九月庚辰犯左執法 淳化元年六月庚寅犯太微垣入端門二年三月癸丑犯歲星于婁三年九月辛丑犯右執法癸卯犯太微端門十月壬午入氐四年十月乙丑犯南斗魁第二星五年六月丙午太白歲星相犯于柳十月丙子犯辰星于虛 至道元年三月癸巳凌東井第一星五月壬戌犯軒轅大星相去一尺許十一月庚戌入氐三年八月戊申犯太微上將 真宗咸平元年二月甲寅太白犯塡星七月癸酉犯角左星八月犯軒轅九月癸亥犯南斗魁庚辰犯太微次將十一月癸酉又入軒轅乙亥入太微二年正月己卯

入南斗魁四月己未入太微犯次將守前星甲子又入六月丁丑入東井三年二月甲寅犯昴八月己未犯軒轅大星九月壬午犯右執法四年九月乙亥犯房心十月丙午入南斗閏十二月丙戌犯角大星己丑犯房辛卯犯箕壬辰犯南斗魁五年正月丁巳犯心後星二月庚申掩昴壬申掩五車六年正月庚戌太白犯塡星四月庚辰犯輿鬼五月乙巳犯軒轅九月戊申犯左執法十一月癸巳入氐 景德元年閏九月丙寅犯南斗十月丙午犯哭星二年五月己未掩心前星六月己亥太白犯歲星己丑犯南斗七月甲寅犯輿鬼積尸八月己丑犯太微上相。三年七月己酉犯歲星十一月甲子犯西咸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丁卯犯水位庚辰犯輿鬼丁亥犯積八月辛丑犯軒轅大星丁未犯軒轅少民九月壬申太白犯塡星二年八月壬寅入氐六月戊午在心戊辰犯天江三年正月戊辰犯牽牛四年四月甲子犯輿鬼五月戊子犯軒轅大星丙申犯軒轅少民九月己丑犯右執法乙未犯左執法十月戊申在進賢西南十一月庚午太白犯塡星丁亥犯房上相十二月壬戌犯建星五年十月戊申犯箕十一月甲辰犯壁壘陣六年正月丁酉犯右更五月戊午犯天關六月乙丑犯罰星辛未犯東井己卯犯天罇七月乙未犯輿鬼甲寅犯軒轅大星八月犯建丁丑掩畢又犯右執法七年四月甲子犯東井六月甲子犯太微上將辛未犯執法七月丁酉犯角南星十一月戊子入氐九年二月己卯犯昴甲辰犯五車八月癸未犯軒轅大星己丑犯軒轅東南丙申在靈臺南相去一尺九月丙午犯右執法壬子犯左執法 天禧元年四月壬辰太白犯歲星七月戊戌犯右執法八月甲午犯房次相十月己巳入南斗二年六月戊午太白犯歲星三年九月己巳犯左執法十月庚寅犯進賢甲辰犯亢十一月乙卯入氐四年七月丁巳掩房己未犯箕庚申入南斗魁辛未犯昴八月乙酉犯心後星丁亥入南斗魁戊戌犯昴庚子掩五車五年六月甲寅入東井七月戊寅犯輿鬼壬午犯五諸侯冀丙申犯軒轅大星八月壬子犯太微上相戊午犯右執法九月庚子太白犯歲星 乾興元年五月庚午犯鬼及積尸七月己卯犯角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庚午犯建二年二月丙戌犯五車八月庚午犯軒轅東星甲申自右掖門行入太微辛巳犯太微上將九月戊子犯右執法甲午犯左執法戊申太白犯熒惑三年五月癸未太白辰星相犯于井六月己卯犯太微上將十月乙卯犯南斗五年九月辛丑犯靈臺乙巳犯明堂庚申犯左執法七年五月己巳犯畢距星辛未犯塡星在畢宿一度半八年四月辛亥犯輿鬼六月乙

酉犯熒惑。明道元年二月庚午犯五車，六月乙丑犯東井，八月壬子掩軒轅左角，九月丙子犯左執法，二年八月戊午犯房，十月癸巳犯南斗，十一月癸亥入犯氐。景祐元年閏六月庚辰太白犯填星，二年三月壬寅犯東井，四月乙卯犯五諸侯，己巳入鬼，五月丁亥犯填星，九月甲午犯右執法，十一月甲寅犯熒惑，甲申入氐，四年六月癸酉犯東井，七月辛丑犯鬼，己未犯軒轅大星，辛未犯熒惑。寶元元年四月己巳犯東井，癸巳犯輿鬼，七月甲辰犯角南星。康定元年正月乙酉犯昴，六月丁未犯東井，慶曆元年八月乙卯太白犯房，相去九寸，九月癸未犯南斗，十月癸亥臨哭星。二年六月庚申太白犯昴，八月甲辰夜去太微八寸所，三年五月己卯犯軒轅大星，九月甲申犯左執法，乙酉犯歲星，五年六月辛酉犯東井，六年七月丙戌犯左執法，八年閏正月丙寅犯昴，二月丁酉犯五車東南星，六月庚辰犯東井，八月庚午犯軒轅大星。皇祐元年九月戊午犯斗天相，四年十月丙子犯南斗，五年六月癸酉犯畢，乙未犯井鉞。至和二年三月壬午犯五車，四月辛巳犯畢，七月癸未犯輿鬼，八月庚申犯軒轅大星，九月庚辰犯太微左執法。嘉祐元年九月乙巳太白犯歲星，十月丁巳入氐，戊辰犯房，二年九月庚子犯南斗，四年八月甲子犯軒轅右角，九月丁未犯太微左執法，十月癸酉犯亢，癸未入氐，十月庚子犯罰南星，癸卯犯東咸，十二月辛未犯建，五年正月壬辰太白犯歲星，九月庚寅犯房，乙巳犯天江，十一月戊戌犯壁壘陣，丁未退犯井鉞，六年六月乙卯犯畢距星，七月甲申犯東井，己丑犯填星，躔井十二度，庚寅犯天罇，甲辰犯輿鬼距星，八月己亥太白犯辰星在軫四度，甲子犯軒轅大星，戊午犯靈臺北星，七年正月庚申太白犯歲星在營室，三月癸酉入東井，六月丁丑太白犯熒惑，在翼一度半，十一月乙巳入氐，己未犯西咸南星，癸亥犯罰，八年四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在胃。英宗治平元年二月辛卯犯昴，閏五月丙寅入畢，不犯，六月甲子犯東井，七月壬申犯輿鬼，癸巳犯軒轅大星，八月己酉犯靈臺，甲寅入太微，丙寅犯右執法，十月丙申入氐，壬子犯心前星，二年四月丁巳太白犯歲星，五月戊子犯填星，在張五度，八月乙未犯氐，己酉入太微，庚戌犯右執法，九月壬午犯斗距星，十月庚寅入氐，丙午犯心距星，三年十二月癸卯太白犯熒惑，躔危四度，四年閏三月庚寅犯東井東第一星，癸卯犯五諸侯東第一星，四月丁巳犯輿鬼東北星，八月丁未犯軒轅太民，甲寅犯軒轅女御，庚午犯靈臺，九月癸巳太白犯填星，丙申犯歲星，辛巳犯右執法，壬午掩之，戊子入太微，十月乙卯犯亢，丙

寅入氐，十一月丁丑犯房，己卯犯鍵閉，丁酉犯天江，十二月丁卯犯熒惑。

神宗熙寧元年八月己未入氐，十一月辛巳犯壁壘陣西第二星，己丑太白犯熒惑，二年六月辛亥犯天關，庚申犯東井距星，辛酉入東井，七月辛未犯天罇，犯輿鬼東南星，八月丙午犯軒轅大星，三年五月壬子犯靈臺，六月乙丑犯右執法，十月癸酉犯亢距星，乙酉犯填星，十一月庚寅入氐，丁未犯罰，四年十一月辛丑犯十二國代星，庚戌犯壁壘陣西第五星，五年二月甲戌犯昴東北第二星，六月己酉犯畢距星，七月丁亥入東井，十月戊寅入氐，十一月己酉犯罰，六年六月癸未犯東上相，丁酉犯左執法，八月丁丑掩氐東南星，九月甲辰犯天江南第二星，丙寅犯南斗距星，丁卯入南斗，七年二月乙未犯壁壘陣西第七星，八年二月庚寅犯天陰中星，三月戊戌犯月星，癸卯犯天街北星，辛酉犯司怪北第二星，閏四月戊戌犯輿鬼西北星，八月庚寅犯填星，丁酉犯軒轅御女，九月癸亥犯右執法，辛未犯左執法，十月丁酉犯亢距星，丙午入氐，九年九月丁巳犯東咸西第一星，辛巳犯南斗西第二星，十月庚寅犯狗國西北星，十一月辛酉犯壁壘陣西北星，十年六月壬寅犯東井距星，癸卯入東井，七月癸酉太白犯歲星，九月己酉入太微。元豐元年十月丙辰犯亢距星，庚午入氐，十一月己丑犯罰南第二星，十二月壬戌犯建西第二星，二年十一月壬辰犯壁壘陣西第五星，十二月戊戌又犯壁壘陣，三年正月甲戌犯外屏西第二星，二月甲寅犯昴距星，六月癸巳犯畢距第二星，乙未入畢口，七月戊辰犯東井西北第二星，己巳入東井，戊子犯水位西第三星，八月丙申犯輿鬼，九月戊寅入太微，乙酉犯左執法，閏九月丙申犯進賢，丁巳犯氐距星，十月己未入氐，四月八月甲戌犯心距星，九月戊申犯南斗距星，庚戌入南斗，五年三月丙戌太白犯填星，六年二月壬申犯天陰東北星，三月癸未犯司怪北第二星，四月丁卯犯五諸侯，八月己卯犯軒轅御女，九月乙巳犯右執法，丁巳犯東上相，甲子犯進賢，十月戊寅犯亢距星，戊子入氐，七年十一月己酉犯壁壘陣西第五星，甲寅犯歲星，十二月辛巳犯雲雨，八年六月甲戌順行犯天關，癸未順行犯井距星，甲申順行入井，七月乙未犯天罇，八月甲戌犯軒轅少民，辛巳犯靈臺。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丙辰犯諸王，戊申犯熒惑，十月戊戌犯亢，壬子入氐，二年十二月己丑犯壁壘陣，三年二月己亥犯昴，六月癸未犯天高，七月辛亥入東井，壬戌犯天罇，庚午犯水位，八月丁丑犯鬼，戊戌犯軒轅大星，九月甲寅犯太微垣上將，庚申入太微，犯右執法，丁卯犯左執法，十月丁未犯亢南

第一星十一月甲辰入氐丁巳犯罰四年六月丙午犯太微垣上將戊申入太微九月壬辰入斗五年正月丁亥犯羅堰十一月戊戌犯壁壘陣六年正月乙酉犯外屏二月甲寅犯天陰三月癸酉犯斗道丁丑犯天江四月己酉犯五諸侯閏八月辛酉犯軒轅御女丁卯犯軒轅左角九月丁亥犯右執法己丑入太微十月庚午入氐十一月丙戌犯罰七年八月丙寅入氐己巳犯月星辛未犯司怪丁丑犯房又犯鉤鈐十月庚戌犯南斗十一月庚辰犯代甲申犯壁壘陣十二月壬戌犯雲雨八年六月乙酉犯諸王東第二星丙辰犯天關丙寅入東井庚午犯東井八月庚戌犯軒轅大星甲戌入太微八年四月乙卯太白犯熒惑　紹聖元年五月戊午犯靈臺北第一星十月甲午入氐十一月丙午犯西咸南第一星癸丑犯罰南第二星二年正月乙巳犯羅堰南第一星十一月辛亥犯壁壘陣西星庚申犯壁壘陣西第六星三年二月庚戌犯昴庚辰入昴五月戊午犯畢六月庚申又入戊辰入犯天高庚辰犯天關丙戌犯司怪七月壬辰犯東井癸巳入東井八月庚申犯輿鬼犯軒轅大星九月乙酉犯軒轅左角丙午太白犯填星乙未犯太微上將己亥入太微垣行執道己酉犯太微左執法甲寅犯太微上相癸未入氐十一月辛丑犯東咸四年四月壬寅犯五諸

侯西第五星五月己卯犯長垣南第一星六月乙酉犯靈臺北第一星丁亥犯太微垣西上將蓋戊子入太微壬寅犯太微左執法八月太白犯天江壬午犯天江南星壬辰犯房南第三星庚子犯心大星己酉犯天江南第一星十二月戊申入建　元符元年正月庚戌犯建丙辰犯天籥己巳犯羅堰二月乙未犯壁壘陣十二月乙亥犯代星己亥犯壁壘陣乙未犯熒惑二年正月己酉犯壁壘陣東北星二月乙未犯天陰東南星三月甲辰犯月星庚戌犯諸王西東一星丁卯犯司怪北第二星四月辛卯犯五諸侯西第五星五月乙巳入犯鬼西北星九月癸卯犯軒轅御女丁巳犯靈臺南第二星戊辰入太微己巳犯太微右執法閏九月丙子犯左執法十月乙巳太白犯填星壬子入氐壬戌犯西咸南第一星戊辰犯罰星南第一星十二月己亥犯建西第二星三年七月己巳犯狗南星八月丙申犯亢南第一星九月丁亥犯南斗西第二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丁酉犯外屏西第二星六月辛亥入東井　崇寧元年三月壬申犯月星四月戊戌犯井鉞六月庚辰犯進賢十月甲戌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寅太白犯填星二年正月乙巳犯壁壘陣西第五星八月丙子入氐九月戊子犯房鉤鈐三年二月癸亥犯昴距星七月戊戌犯積薪八月壬寅犯鬼積

尸氣十一月庚寅太白犯辰星四年五月甲寅犯軒轅大星八月庚辰犯罰十二月庚寅犯建西三星五年正月丁未犯靈臺犯牛東南星　大觀元年正月丁未犯外屏二月丙戌犯月星三月庚寅犯大街壬辰犯畢四月戊午入井十月辛酉犯左執法丙子犯角大星閏十月丙戌犯亢丁未犯房十一月壬子犯心十二月乙酉太白犯熒惑二年正月甲寅太白犯歲星十月丁酉犯填星十一月壬申犯歲星三年七月丁丑犯亢八月丙戌入氐庚子犯房鉤鈐三年二月癸卯犯壁壘陣三月辛未犯歲星五月辛亥犯天陰六月壬辰入井四年四月乙卯犯井鉞庚辰犯井辛巳入井十月戊午入氐十一月庚寅犯天江　政和元年二月辛丑太白犯填星十一月甲戌犯天江三年六月戊午入太微垣犯右執法四年十二月乙卯入羽林軍五年三月辛未犯天街四月乙卯犯五諸侯十一月壬辰犯罰六年九月庚戌犯南斗十一月庚寅犯壁壘陣七年八月癸酉入太微　重和元年六月庚午犯上將十一月壬申犯天江　宣和二年五月丁丑犯天陰十月己卯犯熒惑三年八月己亥犯鉤鈐十月丁未入井四年二月辛丑犯壁壘陣五年五月甲寅犯鬼十一月庚午犯房六年七月庚子犯亢七年五月壬辰犯畢七月乙未犯歲星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丁未

犯井東扇北第一星五月壬申入鬼犯積尸氣六月辛丑犯歲星十一月庚午犯亢戊午入氐閏十一月戊戌犯鍵閉　高宗建炎三年七月辛巳入太微閏八月丙戌犯心前星四年正月癸亥犯建星　紹興元年九月丁酉犯軒轅左角乙卯入太微丙辰犯右執法癸亥復犯十一月戊辰入太微己丑犯亢南第二星己亥入氐二年九月庚申犯天江三年六月甲午入井八月乙酉犯軒轅左角少民星四年四月庚辰犯司怪五月辛亥犯輿鬼十一月甲子入氐五年正月乙卯犯建十一月己丑犯壁壘陣庚寅入羽林六年五月辛卯犯畢六月辛酉入井七月己巳復犯井東北第二星己卯犯水位八月戊申犯軒轅大星九月戊辰順行入太微垣乙酉始出丁亥犯進賢十月辛丑入亢己酉入氐辛亥又如之七年五月辛巳犯鬼宿西北六月丙辰犯太微垣西上將八年十二月戊午入羽林軍乙亥經行壁壘陣入羽林軍九年二月壬申犯月星四月癸亥犯五諸侯西第五星五月甲申入鬼犯積尸氣九月乙巳入太微垣犯左執法丁未始出十年四月丙子入氐十一年六月乙亥犯井距星十二年五月甲午犯鬼西北星乙未犯積尸氣十七年四月丙午順行犯五諸侯九月己卯順行入太微垣庚辰順行犯右執法十一月乙丑順行入氐十九年六月乙

卯犯井鉞。壬戌犯填星。丙辰犯東井下。己入東井。二十一年十一月己酉順行入羽林軍。二十二年六月甲申犯東井。乙酉入東井。七月辛亥順行入鬼犯積尸氣。九月壬辰順行入太微垣。庚子犯左執法。十月甲戌入氐。二十三年八月辛酉順行犯亢。二十五年四月戊子順行犯五諸侯。八月癸卯順行犯權左角少民。十月癸卯順行入氐。二十六年七月壬戌順行犯太微左執法。癸亥犯熒惑。八月丁亥順行犯亢距星。戊戌順行入氐。九月乙丑順行犯天江。十月甲申順行犯南斗。閏十月辛酉順行犯壁壘陣。二十七年四月壬寅犯歲星。六月丙申順行犯井鉞。己亥甲辰皆入東井。七月戊子順行犯權左角少民星。二十八年三月甲申犯司怪。十一月庚午順行入氐。二十九年十一月癸未順行犯壁壘陣西勝星。戊戌順行入羽林軍。三十年六月丙辰順行犯天關。壬申入東井。己亥犯歲星。八月癸丑順行犯權大星。丁巳犯權左角少民星。十月庚申順行入氐。三十一年六月戊辰掩犯太微右執法。七月壬辰順行犯角宿距星。三十二年正月丁亥順行犯建。二月己亥順行犯牛。　孝宗隆興元年六月丙子入東井。八月乙酉犯權左角少民星。九月丁酉犯熒惑。辛丑入太微。庚戌犯左執法。入守垣內。壬子始出。十月辛酉順行犯進賢。十一月戊戌犯房。庚子犯

鍵閉。十二月庚申順行犯天籥。甲子犯填星。辛未犯建。二年八月庚辰順行入氐。辛巳犯氐。十月己卯犯天籥。丙寅順行犯南斗。己巳順行犯狗。十一月甲申順行入天囷。甲辰順行犯壁壘陣。　乾道元年五月戊午順行犯諸王。六月辛巳入東井。丁未順行犯鬼。八月癸未入太微。十二月庚子順行入羽林軍。二年三月己酉順行犯天街。己亥順行入鬼。九月己酉犯明堂。十一月辛亥順行入氐。十二月壬辰順行犯南斗。三年十一月乙亥犯歲星。丁丑犯羽林軍。四年五月己卯犯罼。辛巳入罼口。丙六月丁酉犯天關。癸卯犯司怪。辛亥入東井。七月庚申犯天罇。甲戌犯鬼。八月己亥犯權。丙辰入太微。九月丙寅出。十月丁酉入氐。五年九月庚申犯心宿大星。七年八月丁卯犯權左角少民星。九月甲申犯右執法。入太微垣。甲午出。十月丁卯入氐。十一月己卯犯房。丙戌犯東咸。八年五月癸巳犯歲星。八月壬戌入氐。甲子犯氐東南星。九月癸酉犯房。甲戌犯鉤鈐。戊子犯天江。十一月丁亥犯壁壘陣。九年七月丁巳犯熒惑。　淳熙元年十一月甲午入氐。辛亥犯罰。十二月壬午犯建。二年閏九月丁巳犯熒惑。十一月丁卯入羽林軍。三年五月癸亥犯罼。六月己卯犯天關。丁亥犯井鉞。辛卯入東井。八月戊戌入太微犯右執法。四年七月乙卯犯角宿距星。九月辛丑犯

心前星。六年六月乙未入東井。八月癸卯犯權御女星。十月戊申入氐。七年八月乙巳入氐。八年五月甲辰入東井。七月丁丑犯填星。九年十一月乙亥入氐。十年閏十一月己亥犯壁壘陣。十一年七月庚戌犯歲星。壬申入東井。八月丁巳犯權大星。十二年六月癸酉犯太微右執法。十四年六月甲戌入井。九月丁未入太微。戊申順行犯太微右執法。丙寅犯進賢。十五年九月丙申犯房。十月辛未犯南斗。罰十六年閏五月丙戌入井。　光宗紹熙元年十一月戊午入氐。二年十二月戊子犯歲星。三年七月己卯犯天江。八月甲辰犯權左角少民星。四年九月甲戌犯心東星。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丁卯入東井。九月戊子又入太微。戊戌始出。　嘉泰三年六月甲寅入井。十月甲寅入氐。四年六月乙未犯斗。　開禧元年六月壬子入井。二年五月辛卯犯權大星。十一月壬午入氐。三年十月丁未太白犯熒惑。十一月癸巳順行入壁壘陣。　嘉定元年六月甲戌犯井鉞。四年六月庚子入井。八月庚寅犯權大星。七年十一月丙寅順行入氐。十年七月乙酉犯角。十二年六月庚辰順行入井。八月壬申順行犯權星御女。丁丑犯權左角少民星。十三年十月丁巳順行犯南斗。十五年十一月丙午順行入氐宿方口內。　理宗紹定五年七月甲申順行入井。　端平二年七月

丙午順行入井。八月丁巳犯太微右執法。　嘉熙二年十月戊辰順行入氐。四年六月己亥順行犯罼距星。癸丑犯天關。七月乙丑順行入井。八月己酉順行犯權大星。　淳祐元年十月庚辰順行入氐。三年閏八月丁丑順行犯權大星。十月丙戌順行入氐。四年九月癸亥順行犯斗。六年五月壬戌順行犯權大星。十一月己酉順行入氐。八年七月戊申入井。九年七月癸酉犯進賢。十月辛丑。十一月辛未順行入氐。十一年二月甲寅順行犯昴。七月壬申順行入井。閏十月癸亥順行入氐。十二年九月丙午順行犯斗宿距星。　寶祐四年六月丁亥順行入井。　開慶元年七月癸亥順行入井。八月庚子順行犯權。九月戊子犯熒惑。四年十月壬午犯歲星。五年十二月辛未犯填星。　景定元年八月壬子犯房。三年十月庚午順行入氐。五年六月戊午順行犯天關。己巳與太陰並行入井。　度宗咸淳四年七月庚午順行千斗。　幼主德祐元年七月丙子入東井。十一月辛巳犯房。

遼史聖宗統和十二年六月太白犯歲星。　道宗天安二年二月太白犯歲星。金史熙宗天眷三年九月辛巳太白犯軒轅左星。乙巳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寅太白入氐。　海陵天德四年六月癸巳太白犯東井第二星。八月辛未犯軒轅大星。　世宗大定八年八月甲午太白犯軒轅大星。十六

年八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九年八月癸卯太白犯軒轅御女。二十
二年十一月乙亥太白入氐。癸未出氐中。二十五年三月乙酉太白與月
相犯。二十七年十月己丑太白入氐。　章宗太和五年十一月壬午太白
入氐。　哀宗正大元年四月乙未太白辰星相犯。四年六月丙辰太白入
井。元史世祖中統二年八月丙午太白犯歲星。三年十一月乙酉太白犯
鈎鈐。　至元四年八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七年十月庚午太白犯右
執法。九年五月乙酉太白犯畢距星。十二年七月癸酉太白犯井。九月己
巳太白犯少民。己卯犯太微西垣上將。十三年九月辛亥太白犯南斗。甲
寅太白入南斗。二十年二月庚子是夜太白犯昴。壬寅太白犯昴。七月丙
辰太白犯井。癸亥太白犯井。八月丙午太白犯軒轅。九月壬子太白犯軒
轅少女。己巳太白犯右執法。甲戌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寅太白歲星相犯。
二十一年七月甲申太白犯熒惑。九月癸巳太白犯南斗。二十三年六月
丙申朔太白犯御女。八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右角星。冬十月甲午朔太白
犯右執法。壬寅犯左執法。甲寅犯進賢。十一月戊辰犯亢。十二月戊戌犯
東咸。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太白犯亢。甲申太白犯房。九月庚子犯天江。十
月壬子犯南斗。十一月壬辰太白犯壘壁陣。二十五年五月戊申太白犯

畢。六月甲戌太白犯井。七月庚子太白犯鬼。八月己未犯軒轅大星。二十
六年五月壬辰太白犯鬼。二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白犯牛。十月辛巳太白
犯牛。二十八年二月甲申太白犯昴。三月乙卯太白犯五車。七月己亥太
白犯井。八月丙寅太白犯輿鬼。戊子犯軒轅大星。并犯歲星。九月戊午犯
熒惑。二十九年六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八月己亥太白犯房。九月辛巳太
白犯南斗。三十年二月癸丑太白犯壘壁陣。四月癸丑犯填星。三十一年
四月戊申太白犯鬼。五月庚戌朔犯輿鬼。八月戊戌犯軒轅。九月乙亥犯
右執法。十月壬午犯左執法。十一月癸酉犯房。　成宗元貞二年六月乙
巳犯天關。丁巳犯填星。七月壬午犯輿鬼。八月庚子犯軒轅。乙卯犯上將。
九月戊辰犯左執法。　大德元年五月癸酉太白犯鬼積尸氣。閏十二月
太白犯建星。丙子又犯建星。二年十月壬戌太白犯牽牛。十二月乙丑犯
歲星。三年五月己亥犯畢。七月乙卯朔犯井。八月丁巳犯軒轅。九月丁酉
犯左執法。十一月乙酉犯房。四年五月辛丑太白犯輿鬼。六月丁巳已填
星。九月戊午犯斗。甲子又犯斗。五年五月丁卯太白犯井。六月乙酉犯輿
鬼。甲午犯輿鬼。六年四月乙丑朔太白犯東井。八月壬午犯軒轅。九月丁
巳犯右執法。七年八月癸巳太白犯氐。九月乙亥犯南斗。九年四月壬辰

太白犯井。九年冬十二月丙子太白犯西咸。十年正月丁巳太白犯建星。
閏正月癸酉犯牽牛。己丑犯壘壁陣。十月甲辰犯斗。十一年九月癸酉犯
右執法。己卯犯右執法。十月乙巳犯亢。十一月丁卯犯房。　武宗至大元
年五月癸未太白犯輿鬼。七月壬申犯左執法。十月甲日犯南斗。十二月
戊寅犯建星。二年六月乙卯太白犯井。十二月辛未犯壘壁陣。三年三月
丁未太白犯井。八月甲子犯軒轅大民。十月丙午犯左執法。十一月甲戌
朔犯亢。十二月丙犯填星。丙寅犯氐。四年十月丙申太白犯壘壁陣。
仁宗皇慶元年八月戊辰犯軒轅。乙酉犯右執法。九月丁巳犯亢。　延祐
六年七月丙子太白犯太微垣右執法。八月乙亥犯東咸。七年四月甲寅
太白犯填星。六月丁卯犯井宿東扇第三星。八月丙辰犯靈臺上星。丁卯
犯太微垣右執法。九月己亥犯亢星。　英宗至治元年二月辛酉太白犯
熒惑。五月戊寅犯鬼宿積尸氣。十一月己亥犯西咸南第一星。二年正月
庚辰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辛巳犯建星西第三星。丁酉犯牛宿南第一星。
二月壬子犯壘壁陣西方第二星。壬戌犯壘壁陣第六星。十一月甲辰犯
壘壁陣第一星。十二月戊寅犯歲星。三年五月庚戌犯畢宿右股第三星。
十月己巳犯亢。丙子犯氐。十一月庚寅犯鈎鈐。乙未犯東咸。　泰定帝泰

定元年五月丙午太白犯鬼宿。丁未又犯鬼宿積尸氣。十月丙寅犯斗宿
距星。己巳入斗宿魁。庚午犯斗。二年正月壬寅太白犯建星。十二月甲午
犯壘壁陣。三年正月辛酉太白犯外屏。四月戊戌犯鬼宿。九月壬戌犯太
微右執法。十月辛巳犯進賢。四年正月乙酉太白犯牛宿。九月壬子犯房
宿。十一月癸酉犯壘壁陣。　致和元年七月丙戌犯軒轅大星。　文宗天
曆元年九月庚辰太白犯亢宿。二年正月甲子太白犯壘壁陣。五月庚申
犯鬼宿積尸氣。六月丙午永平之田郡所隸昌國諸七大風驟雨。平地出
水。　至順元年八月戊辰太白犯氐宿。十一月丙戌犯壘壁陣。二年五月
甲午犯畢宿。六月丁卯犯井。八月乙卯犯軒轅大星。庚申犯軒轅左角。九
月丙子犯填星。十一月壬申朔太白犯鈎鈐。　順帝元統元年十一月乙
亥太白犯壘壁陣西第八星。二年四月壬午夜犯鬼宿積尸氣。八月己卯
夜太白犯軒轅御女星。九月癸巳犯靈臺中星。乙巳犯太微垣右執法。壬
子犯太微垣左執法。十月癸亥犯進賢。乙亥犯填星。仍改至元元年十月
丁卯太白犯斗宿魁第三星。十一月辛酉犯壘壁陣東方第六星。二年六
月戊子犯井宿東扇北第二星。七月己酉犯鬼宿東南星。乙卯犯熒惑。三
年五月壬子犯鬼宿東北星。六月乙亥犯靈臺上星。己卯夜犯太微西垣

上將丁亥犯太微垣右執法十一月戊戌犯亢宿距星甲戌犯東咸上星
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甲辰又犯建星西第三星庚申犯
斗宿九月戊申犯東咸上第二星十二月乙卯犯外屏西第二星五年五
月丙子太白犯畢宿右股西第三星八月丁酉犯軒轅大星六年三月戊
寅太白犯月星六月辛亥夜犯歲星又太白歲星皆犯右執法十月丁酉
太白入南斗魁己亥犯斗宿中央東星　至正元年十二月丁巳犯壘壁
陣東方第五星三年七月庚辰太白犯右執法九年正月庚戌太白犯建
星東第三星三月乙亥犯壘壁陣東方南第一星十二月庚辰犯壘壁陣
西方第二星十二月戊戌犯壘壁陣東方第五星十年四月丙午太白犯
鬼宿西北星十一年七月壬戌太白犯右執法己巳犯太微垣左執法九
月丁巳犯房宿第二星十月乙酉犯斗宿西第二星辛卯犯斗宿西第四
星十二月庚辰夜犯壘壁陣西第六星丙戌夜犯壘壁陣西第七星十二
年五月癸酉犯填星六月辛亥犯井宿東第二星八月丁卯犯歲星十三
年二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四月辛丑犯井宿東扇北第一星十月癸亥犯
亢宿距星十二月丁酉犯東咸北第一星十四年正月丁卯太白犯建星
西第二星二月戊午犯壘壁陣西第八星十五年九月乙丑夜犯太微垣

左執法十六年五月癸巳太白犯鬼宿積尸氣十七年七月癸未太白入
犯鬼宿積尸氣八月癸卯犯軒轅大星十二月犯歲星庚辰犯壘壁陣東
方第五星十八年三月丁卯太白在井宿失行於北生芒角四月辛卯入
犯鬼宿積尸氣五月壬寅犯填星十二月戊寅生黑若環繞太白乍東乍
西乍動乍靜癸未生黑芒忽明忽暗乍東乍西十九年七月丁酉太白犯
上將甲辰犯右執法乙酉犯左執法九月甲寅入犯天江南第一星十月
壬申入犯斗宿南第三星十二月戊辰犯壘壁陣西方第七星二十年六
月癸巳太白犯井宿東扇北第二星二十一年五月太白犯軒轅左角二
十二年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二月乙卯犯壘壁陣西方第
二星二十三年六月乙卯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壬戌夜入犯井宿東扇
南第二星八月壬寅入犯軒轅大星丁未犯軒轅左角辛酉犯歲星乙丑
入犯右執法九月辛未入犯左執法丁亥犯填星十月癸卯犯氐宿距星
戊午犯房宿北第一星二十四年癸丑太白入犯井宿東扇北第一星五
月甲戌犯鬼宿西北星乙亥又犯積尸氣六月丁巳犯右執法七月癸亥
與歲星相合於翼宿二星相去八寸餘十月丙辰犯斗宿西第二星三十
五年正月甲戌犯建星西第四星三月戊辰犯壘壁陣東方第五星十月

壬申犯辰星十一月己丑犯熒惑二十六年四月丙子太白入犯鬼宿積
尸氣九月壬辰犯太微垣右執法十一月乙酉犯填星丁亥犯房宿北第
一星戊子犯鍵閉

太白晝見

東漢書安帝永初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
見三年二月太白晝見占爲強臣晉志曰太白晝見強國弱小國強女主
占是時鄧氏方盛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表
逆也日然入陰日陽弱不勝陰今決四人大仁太白經天元初四年
正月乙未太白晝見丙上旬永初五年至永寧十年之中太白晝見經天
再入輿鬼一宿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歲星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
太白晝見三十九日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四十一日五年閏月庚子
六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　永和三年三月壬子六月丙午八月乙卯漢
太白晝見　漢安二年正月太白晝見七月甲申太白晝見　桓帝元嘉
元年二月戊午太白晝見　延熹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侯
家貴盛九年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　永康元年七月丙戌太白晝見
魏志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六
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南斗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　青
龍三年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四年三月乙巳太白與月俱加

丙晝見　景初元年十月壬申太白在尾歷二百餘日恒晝見晉史晉武
帝太康六年十月乙未七年五月俱太白晝見　惠帝元康六年十月乙
未太白晝見　永康元年三月太白晝見　永寧元年五月太白晝見
成帝咸康四年乙巳太白晝見七年五月太白晝見　康帝建元二年四
月乙酉太白晝見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八月太白晝見
南斗二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八月乙卯又晝見十年七月庚午太白晝見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
在東井　升平元年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四年十二月丙辰太白晝
見　簡文帝咸安二年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　孝武帝寧康二年十一月
甲申太白晝見在氐氐兖州分野　太元元年八月癸酉太白晝見在氐
參兖州分野二年九月太白晝見三年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角角兖州
分野六年九月丙子太白晝見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八年四月甲
申太白晝見在參九年七月丙戌十一月丁巳太白又晝見十年四月乙
亥太白晝見於畢昴十一年三月戊申見東井六月甲申太白見于輿鬼
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晝見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在斗十三年正月
丙戌太白又晝見十四年四月己巳六月辛卯九月丙寅太白俱晝見十

六年四月癸卯朔太白晝見。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十月丁酉又晝
見。十八年六月又晝見。十九年五月又晝見于柳。六月辛酉又晝見于輿
鬼。九月又見于軫。二十一年二月壬申太白晝見。三月癸卯太白逆晝見
在羽林。三月太白晝見于胃。七月丁亥太白晝見在太微　安帝隆安元
年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二年閏六月太白晝見在羽林。五年正月
太白晝見。自去年十二月太白在斗晝見至是月　元興元年三月戊
子。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　義熙元年七月庚辰太白晝見在翼軫。三年
正月丙子。太白晝見在參。五月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六年六月甲午太白
晝見。九年五月壬辰。太白犯右執法晝見　元熙元年七月乙卯太白晝
見自義熙元年至是太白經天者九。宋書　文帝元嘉六年五月太白晝見
經天。八月太白晝見在翼。八年四月辛未太白晝見在胃十一年三月太
白晝見在參。閏三月戊寅犯五諸侯。十六年五月丁卯太白晝見胃昴間。
十四年五月丙午太白晝見在太微。二十二年七月太白晝見。二十四年
四月太白晝見。二十五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二十七年夏太白晝見經
天。二十八年五月太白晝見。二十九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明年東宮弑
逆。南齊書　高帝建元二年六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丙戌太白晝見

在午上。六年辛卯太白晝見午上　武帝永明二年正月戊戌太白晝見
當午上。三年四月丁未太白晝見。癸亥太白晝見當午上。八月丁巳太白
晝見當午上。四年九月壬辰太白晝見當午五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當
午上。六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當午上己丑太白晝見當午閏八月甲午
太白晝見當午。八年正月丁未太白晝見當午上九年六月丙子太白晝
見當午上十年九月己酉太白晝見當午上十一年五月戊午太白晝見
當天名為經天梁書帝紀武帝天監五年春正月丁亥太白晝見五月辛
卯太白晝見六年七月甲子太白晝見　普通四年十一月癸未太白晝
見六年五月己酉太白晝見　太清三年春正月乙酉太白晝見陳書　帝
紀孝元帝永聖二年九月癸未太白晝見己卯太白晝見三年十二月丙
戌太白晝見。　文帝天嘉元年太白晝見九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年六月
癸巳太白晝見六年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
乙卯太白晝見二年夏四月辛巳太白晝見九月戊午太白晝見十一月
戊子太白晝見　宣帝大建二年夏閏四月己酉太白晝見三年夏五月
戊申太白晝見十年夏五月甲申太白晝見　後魏太祖天賜四年正月
五月己丑太白俱晝見　太宗永興二年六月甲午太白晝見。　世祖始

光二年。太白晝見經天。　神嘉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四年四月辛未太白
晝見胃為趙分。己丑又晝見　延和三年三月丙辰。太白晝見在參魏邪
戒也。　太延五年五月晝見于胃昴入羽林。逆犯畢。太平真君十一年正
月甲子。太白晝見經天四月又如之魏書孝文大和元年九月丁亥。太白
晝見經天。光色尤盛。更姓之祥也。十一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十七年五
月戊午太白晝見九月又如之。是謂兵祥雍州也。　世宗正始三年六月
丙辰。太白晝見　延昌三年六月辛巳太白晝見　孝莊帝永安二年五
月己亥。太白在參晝見　孝武永熙二年四月太白晝見。四年四月庚午
太白晝見　靜帝天平四年十一月。太白晝見　元象元年七月太白在
柳晝見。柳河南也　周武天和元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隋書帝紀開皇
元年三月甲申。太白晝見。乙酉又晝見四月壬午太白歲星晝見三年十
月癸未太白晝見。二十年十月太白晝見。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元年五
月庚午太白晝見二年九月庚寅太白晝見九年五月己卯太白晝見七月辛
亥晝見甲寅晝見八月丁巳晝見　太宗貞觀十六年六月戊戌。太白晝
見。二十三年七月太白晝見　高宗永徽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三年
十二月乙未太白晝見。四年六月己丑太白晝見。　龍朔元年六月辛巳

太白晝見經天。　永隆元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是謂陰乘陽陽居
適也。　中宗景龍三年六月癸巳。太白晝見在東井京師分也　睿宗先
天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　玄宗開元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
肅宗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
周楚鄭宋燕之分。　正元三年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四十餘日。十年夏
四月太白晝見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辛卯太白晝見經天。十一年閏八
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　大曆七年八月太白晝見八年八月己丑入太
微晝見。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晝見。　德宗建中十年四月太白晝見
貞元三年五月戊寅。太白晝見。九年太白晝見。新唐書德宗貞元十年
正月。太白晝見四月太白晝見　憲宗元和九年十月太白晝見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庚戌。太白晝見二年九月太白晝見四年三月庚午太白
晝見經天。六月己丑晝見。　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己酉太白晝見。六年四
月己丑。太白晝見。九年夏太白晝見自軒轅至于翼軫　開成二年六月
己酉太白晝見　僖宗乾符二年四月庚辰太白晝見在昴　昭宗光化
三年。十月甲戌。太白晝見在斗去地一丈而墜。十一月丁未太白晝見。
天復元年五月自乙酉至乙亥。太白晝見經天在井度。　天祐元年二月

辛卯太白晝見昴西色赤炎缺如火五代史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巳亦晝見明宗天成元年七月庚申太白晝見長興二年八月戊子太白晝見資治通鑑後漢隱帝紀乾祐二年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腰斬之宋史天文志太祖開寶元年六月丁丑太白晝見戊寅復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庚午七月丁丑十一月戊戌皆晝見真宗咸平三年六月乙未晝見四年十二月丙寅晝見在南斗六年五月甲午八月庚午皆晝見景德元年十一月辛亥晝見二年四月甲辰晝見三年七月乙巳晝見庚申又見九月戊子見西方十二月癸酉又見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庚申晝見四年六月丙午八月乙巳皆晝見六年四月壬午晝見七年七月癸卯晝見九年五月庚午晝見天禧三年六月辛卯復見四年七月丁巳晝見五年六月丙午晝見乾興元年十一月壬辰又見天聖三年六月壬戌十二月戊寅皆晝見五年五月壬寅晝見明道元年七月晝見二十日慶曆三年八月甲寅晝見皇祐三年四月丙午晝見至和元年五月壬辰九月乙丑十月辛卯皆晝見三年四月己丑晝見五年九月初三日太白晝見嘉祐二年六月乙未晝見四年正月庚寅晝見七月辛丑晝見五

年九月庚寅晝見六年六月乙丑晝見七年五月戊子晝見七月乙酉經天復見十月乙未晝見英宗治平元年正月戊戌晝見六月辛酉晝見二年七月丁丑晝見十二月辛亥又見四年二月丁酉晝見閏三月癸未晝見五月辛巳晝見七月癸卯八月丁未晝見神宗熙寧元年十二月癸酉晝見二年六月壬戌晝見三年五月癸巳九月壬子五年二月癸亥五月丙午八年三月戊午七月戊寅皆晝見九年十月乙酉晝見十年五月甲戌晝見元豐元年四月癸亥晝見三年七月戊子晝見四年七月己丑晝見六年八月己卯晝見七年十一月乙卯晝見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庚戌晝見十月庚寅晝見三年二月辛丑晝見七月辛未又見六年四月壬寅晝見閏八月乙丑又見七年十一月辛巳晝見八年四月己未晝見紹聖元年五月己酉晝見九月庚申又見二年十一月丙申晝見三年五月壬子晝見四年六月己酉晝見元符二年五月甲辰晝見八月癸巳又見徽宗崇寧元年六月乙酉晝見三年正月癸卯晝見五年正月十四日太白晝見大觀二年十一月丁未晝見四年十月戊戌又見政和三年十二月辛酉晝見六年十月己丑晝見七年三月辛未晝見重和元年十月己卯晝見宣和二年六月丁丑晝見六年十一月

丙子晝見高宗建炎元年十月甲戌晝見紹興元年四月壬申晝見四年六月庚子十一月戊申晝見經天六年正月壬辰晝見經天十七年五月辛丑晝見七月辛巳晝見二十八年六月壬辰晝見孝宗隆興元年七月丙申經天晝見二年六月戊辰晝見七月庚子經天晝見乾道元年三月甲寅晝見乙亥晝見經天二年四月甲申晝見五月甲寅經天晝見九月庚午晝見三年九月戊子四年五月乙丑晝見與日爭明五年六月庚寅晝見十一月甲子晝見庚午晝見淳熙三年五月癸酉經天晝見四年十一月壬戌又見六年七月乙丑晝見九年六月庚申晝見九月癸巳十一年五月乙卯十二年六月戊寅晝見七月丁酉經天晝見至八月壬申始滅十四年六月辛卯晝見七月辛丑晝見光宗紹熙元年五月丙子晝見與日爭明四年六月丙寅晝見七月乙丑十一月甲戌晝見寧宗慶元元年三月庚寅經天晝見七月己亥晝見四年九月壬寅晝見嘉泰元年六月丙午經天晝見十一月己巳晝見十二月己卯經天晝見三年六月癸亥經天晝見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年五月壬寅三年十二月乙巳晝見與日爭明嘉定元年五月甲子四年七月壬戌五年九月丙午六年二月丁丑晝見七年五月丁丑八月乙巳九月壬戌晝

見九年五月癸酉十年五月乙丑晝見十一月庚辰晝見十二年二月庚子晝見三月丁亥經天晝見六月辛未晝見辛亥經天晝見十三年九月甲午十四年三月甲午十五年五月庚戌九月辛未晝見十七年六月丁卯晝見經天理宗寶慶元年六月辛卯晝見紹定五年四月丁丑晝見端平二年四月丁亥七月戊戌晝見經天嘉熙元年二月己酉二年五月辛巳八月辛酉晝見經天三年十二月辛酉四年二月丁未及淳祐元年六月庚寅晝見十月戊戌晝見二年十二月壬戌晝見三年七月己亥四年八月壬辰五年二月辛卯晝見經天六年四月辛酉八月壬子晝見九月戊辰晝見經天七年十月辛巳九年十二月戊申十一年二月乙卯七月癸亥及寶祐二年九月丁卯三年十月甲戌四年五月丁未五年七月己未及開慶元年六月壬寅及景定三年四月庚寅閏九月甲申五年四月戊午五月乙亥及度宗咸淳元年七月丁酉四年九月癸酉及幼主德祐元年七月丙子俱晝見遼史聖宗統和八年十一月丁酉及大安四年正月甲寅皆晝見金史太宗天會十三年正月辛巳太白晝見凡四十餘日伏熙宗天眷二年五月戊子太白晝見八月丁丑晝見皇統八年十月甲申太白晝見十二月丙寅太白晝見海陵王天德二年

九月乙亥太白晝見至明年正月辛卯伏不見。貞元二年七月癸丑太白晝見凡三十有三日伏　正隆二年正月庚辰太白晝見凡六十七日伏。四年十二月太白晝見凡七日五年二月丁卯太白晝見四年甲戌復見六年九月丙申太白晝見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癸巳太白晝見三年正月庚子太白晝見凡百有十日乃伏七月庚戌太白晝見凡百二十有七日乃伏。八月丙寅太白晝見十一月庚寅太白晝見四年十二月辛卯太白晝見六年四月辛丑太白晝見八十有八日伏六月太白晝見九月壬子太白晝見百有三日乃伏十月壬子復晝見十一月七日庚申太白晝見十二月戊子復見七年十一月壬申太白晝見九十有一日伏八年三月己丑太白晝見百五十有八日乃伏九年四月丁酉太白晝見十有六日伏十一年八月癸卯太白晝見。十二年八月丁亥太白晝見在日前九十有八日伏十三年閏正月辛酉太白晝見四十有九日伏十四年三月辛丑太白晝見十有八日伏六月己未太白晝見三十有九日八月己卯又見百三十二日乃伏十一月甲子太白晝見八十有六日伏十六年五月甲寅太白晝見五十有四日伏十七年十二月乙巳太白晝見四十有四日伏十九年七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十有五日伏二十一年二月戊戌太白晝見三月甲子太白晝見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六十有四日伏八月戊辰太白晝見百二十有八日二十三年十月辛酉太白晝見百四十有九日乃伏二十四年四月乙未朔太白晝見百四十有五日乃伏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太白晝見在日後百十有一日乃伏十二月甲子太白晝見二十七年六月庚辰太白晝見百七十有三日乃伏七月丙午太白晝見十二月甲子晝見經天二十八年十一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日前四十有九日伏二十九年五月庚寅朔太白晝見在日後　章宗明昌元年二月丁亥太白晝見二年十一月乙丑晝見五年十一月癸丑太白晝見在日前三十有三日伏六年正月庚寅太白晝見在日前百有二日乃伏六月庚辰復晝見在日後百六十七日爲是經天。承安元年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日前百有七日乃伏二年二月丁巳太白晝見在日後百九十有五日乃伏　泰和三年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日後百有十日乃伏六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在日前七十有六日七月壬申晝見經天八月乙未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前庚申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後壬申太白晝見八年七月戊戌朔太白晝見在日後　衛紹王大安元年二月乙丑朔太白晝見　宣宗貞祐二年九月丁亥太白晝見於

於。三年十二月庚寅太白晝見於危八十有五日伏四年四月丁酉太白晝見於奎百九十有六日乃伏　興定元年四月戊辰太白晝見於井百六十有二日乃伏十一月丙戌太白晝見三年五月壬子太白晝見於參三十有六日經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四年六月乙巳太白晝見於張百八十有四日乃伏。五年正月辛丑太白晝見於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乃伏司天夾谷德玉等奏以爲臣強之象請致祭以禳之宣宗曰斗牛吳分。益宋境也他國有災吾禳之可乎閏十二月乙亥太白晝見於室元史憲宗六年六月太白晝見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庚子太白晝見十二月丙寅又見三十一年四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辰晝見　成宗元貞元年十月戊辰太白晝見二年正月丙戌太白晝見　大德元年六月乙未太白晝見七年九月丙寅太白晝見十年十二月壬寅太白晝見　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庚申太白晝見三年三月戊辰晝見　仁宗皇慶元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二年七月辛卯太白晝見乙未丙辰皆如之八月戊午朔晝見　延祐二年正月己未太白晝見二月戊子晝見五月庚午晝見六月甲申晝見三年九月癸丑太白晝見六年十月庚午晝見　泰定帝致和元年二月壬戌太白晝見七月丙戌太白晝見　天曆二年六月丁未太白晝見　至順二年二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丁未晝見　順帝元統元年正月癸酉太白晝見二月戊戌晝見二年四月戊寅晝見辛巳壬午皆如之五月丙辰晝見七月己酉晝見十月戊辰十二月乙亥比晝見仍改至元元年十月戊辰晝見三年四月庚子五月戊申戊午辛酉六月壬午己丑庚寅七月庚戌辛酉十月庚午丁亥庚寅辛卯丙申六年六月癸卯己酉辛亥七月甲寅丁巳壬戌癸亥乙丑丙寅癸酉　至正元年正月甲戌乙亥丙子丁丑二月己卯庚辰丙戌二年七月丁酉八月丙午十年七月辛未壬申丁丑壬午八月癸丑丁酉九月癸丑朔十一年十月己丑十一月丁卯十二月丙子丁酉壬寅十二年三月戊辰十三年七月戊辰十五年八月戊寅九月丁丑十八年七月戊申二十一年六月甲辰二十三年二月戊戌庚子五月壬午甲午壬戌七月乙酉丙戌辛卯八月己酉壬子己未二十四年九月乙丑二十五年正月丁卯戊辰二十六年七月甲辰丙午丁未戊申八月辛亥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寅俱太白晝見宋袁絜齋集輪對劄子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天監言太白晝見距九年冬數出晝見占者以爲王兵而湮湖南安南用兵蓋其應也臣聞夜則見晝則伏不敢與太陽敵星之常也當伏而見與日爭明是

其掌矣致其占主兵兵戈將動於下則金星先變於上吁可畏哉我神宗皇帝憤北湖之強敵先從事於西戎所以斷匈奴右臂也於是乎侵洮岷克梅山降木征而南則復有交州之役兵連而不解金星晝見之應昭然不誣自陛下踐祚以來星變屢矣而太白之失常未有如今歲之甚者蓋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迄于今涉歷五旬晴必晝見前代之所無有史策之所不載有識之士深為國憂之陛下誠心畏天每遇水旱灾傷徹樂憂形玉色引咎責躬齋潔致禱凜乎有淵冰之懼今而星變異常其占主兵乃疆場將搆事變方啟之兆也而九重之上晏然自若不以為憂何哉董仲舒嘗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今星晝見之久可謂怪異矣此乃天心仁愛陛下欲出此大異所以警懼之也而陛下曾不以為虞過夫傷敗之至雖悔其可追乎臣仰觀乾象俯察人事竊料今日之勢雖欲幸其無變而不可得夫既不能無變而吾之將帥則庸懦師徒則畏怯財用則匱乏藩籬則疎漏其果可以應敵乎將擁兵於外而專事交結多方結托以充苞苴軍人愁苦無聊而主將恬不加恤名曰教閱未始班賞無以激厲誰復振作以不教之卒而使之戰鬬則有望風遁逃而已此今日之大弊也自古名將守邊其財皆得自用以勵士卒則人人暴賞爭自奮於功名以達間諜則冒死不顧寇窺敵之動息太祖之任邊將得此道矣中興之初岳飛韓世忠之流皆有不可勝用之財此所以能禽敵而制勝也今之任將毋乃與此異乎城壁之經營國所當務也而板築並興則恐力有不及不若擇其至急者先之合數城之力以築一城則無患乎不堅合數城之兵以守一城則無患乎不足也日或有遺力則又築其次急者至於公論皆以為可緩者則姑已之昔者漢惠帝之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九月長安城成夫以漢家全盛之時築一城易事爾而三年之間三興大役始克為之今邊方單弱如是而乃欲於一二年之內辦集諸事其可得乎力既不及飾辭罔上勢所必至其可恃以為固乎臣所謂藩籬疎漏者此也陛下誠能因此星變慨然發憤大修武備將帥也師徒也財用也藩籬也皆大變於前日則一以待不虞矣不然國未知其所終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心惟聖主察之王十朋梅溪集太白晝見太白晝見久矣予是日始覩焉之八月二十六日煌煌太白生東方迫逐殘

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逾年一照猶徹汜太史占之此何祥咸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六月十五日大風水之月初日又作八月二十一夜地震自秋七月至今浙西東旱蝗饑人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豈積陰雖然並見何以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滔天赤地無免湯但未救本惜哉王宋景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楚莊吾皇修德應彼警安攘遠信任忠良推誠納諫立紀綱丙修政事仍外攘警當國恥還封疆強虜當弱吾當強天文志太白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天戒為福非為殃願勿徒以虛文禳　太白經天史記秦始皇時太白經天東漢書安帝永初五年六月辛丑太白經天　永寧十年之中太白經天　桓帝延熹九年七月丙戌太白經天晉書恭帝元熙元年七月己卯太白經天宋書文帝元嘉六年五月太白經天二十五年正月太白經天二十七年夏太白經天二十九年正月太白經天南齊書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戊午太白經天隋書天文志梁武帝普通六年六月癸未太白經天魏書世祖始光二年太白經天　太平真君七年正月太白經天十一年正月甲子太白經天　孝文帝太和元年九月丁亥太白經天　孝武帝永熙元年九月太白經天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又經天在秦分八月丁巳太白經天太白上公經天者陰乘陽也　高宗龍朔元年六月辛巳太白經天　調露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太白經天　永隆元年五月丁酉太白經天　延和初七月太白經天　肅宗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辛卯太白經天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經天　大曆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經天　昭宗天復元年五月丁酉太白經天　五代史唐莊宗長興二年十月壬辰太白經天四年五月癸卯太白經天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經天　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經天　周太祖廣順二年太白經天　宋史天文志高宗紹興四年十一月戊申太白經天六年正月壬辰經天　孝宗隆興元年七月丙申太白經天二年七月庚子太白經天　乾道元年三月乙亥太白經天二年五月甲寅太白經天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經天四年六月辛卯經天　淳熙三年五月癸酉太白經天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經天六年七月癸未太白經天九年六月甲子太白經天十二年七月丁酉太白經天八月壬辰始滅十四年七月辛丑太白經天　寧宗慶元元年三月庚寅太白經天四年九月癸卯太白經天　嘉泰元年六月丙午太白經天十二月己卯太白經天三年六月癸亥太白經天

嘉定十年五月癸酉太白經天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十二年三月丁亥
太白經天六月辛亥太白經天十七年六月丁卯太白經天 理宗紹定
五年五月癸未太白經天端平元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經天二年七月戊
戌太白經天 嘉熙二年八月辛酉太白經天 淳祐元年十月戊戌太
白經天六年九月戊辰太白經天金史熙宗皇統七年正月丁亥太白經
天七月己巳太白經天八年十一月壬辰太白經天 天德四年正月癸
卯太白經天五月己亥太白經天丁巳太白又經天十二月乙卯朔太白
經天閏十二月己亥太白經天 海陵王貞元二年正月辛丑十二月乙
卯太白經天閏月乙酉太白經天三年正月庚申太白經天 正隆三年
九月己未太白經天至明年二十一日不見 世宗大定三年六月辛巳
太白經天八月丙寅太白經天九月丙辰太白經天十一月庚寅太白經
天十二月丙子太白經天四年十二月辛卯太白經天六年六月辛巳太
白經天九月丙辰太白經天十月壬子太白經天十一月七日庚申太白
經天十二月戊子太白經天十四年三月丙辰太白經天凡二日而沒六
月己未太白經天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子太白經天二十七年七月丙午
太白經天 章宗承安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經天 泰和六年五月庚戌

太白經天壬申太白經天在日後 衛紹王大安元年二月己丑太白經
天 宣宗興定三年五月壬子太白經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六年七月
乙亥太白經天與日爭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七月戊子太白經見
四十五日三十一年九月丁巳太白經天 成宗元貞元年十一月甲戌
太白經天 大德元年十月戊午太白經天十一月戊子太白經天十二
月甲辰太白經天二年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三年正月乙巳太白經天
七年十月丁亥太白經天十一月己未太白經天十二月丙戌太白經天
九年七月甲寅太白經天十月丙戌太白經天十二月壬申太白經天
武宗至大三年十月甲辰朔太白經天四年十二月庚辰癸未壬辰俱太
白經天 仁宗皇慶元年四月庚寅太白經天二年七月丁巳太白經天
延祐二年二月癸巳太白經天二年九月丙寅太白經天 英宗至治
元年六月辛酉太白經天十月甲辰太白經天三年五月戊戌太白經天
泰定帝泰定元年十二月乙亥太白經天三年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四
年閏九月己巳太白經天 明宗天曆元年七月癸亥太白經天 文宗
天曆二年七月癸亥太白經天至順二年五月辛丑太白經天 順帝元
統二年二月丁亥太白經天四月丁丑太白經天七月己亥太白經天甲

辰亦如之丙午復如之庚戌太白經天癸丑太白經天甲寅亦如之八月
丙辰朔太白經天丁巳戊午己未亦如之癸亥丙寅戊辰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丁丑己卯庚辰壬午皆如之 至元元年十二月甲子經天丙寅經
天丁卯亦如之庚午經天壬申亦如之戊寅經天二年二月甲申太白經
天六月庚午太白經天辛未亦如之甲戌乙卯復如之七月癸卯乙巳丙
午甲寅壬戌癸亥甲子十一月丁酉己亥丁巳戊午癸亥甲子乙丑四年
十二月癸卯己酉庚戌辛亥丙辰五年七月甲戌乙亥丙子戊寅乙酉丙
戌八月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戊戌己亥壬寅甲辰九月戊午己未至正二
年五月甲申十一年十二月丁丑庚辰丙戌辛卯壬辰甲午戊壬辛丑十
三年九月壬辰十月庚子十五年閏正月丙辰五月癸丑六月癸亥皆太
白經天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六

星

占太白星

西漢書高祖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音[illegible]），乍北乍南，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illegible]當出四仲[illegible]四孟易主之表也）。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定三秦，與相距滎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主之表也。後二年，漢滅楚。　武帝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曰馬將以軍而死。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　昭帝始元中，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上復下，將有戰死者。後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入太微西蕃第一星，北出東蕃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邪臣伏誅。東漢書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又犯之。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為中山后。　明帝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明帝崩。十六年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進，下獄。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反，哀牢王類反，攻焦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楪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為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　王莽地皇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為兵，太微為天廷。太白贏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兵至昆陽，為光武所破，漢將鄧晔等進攻京師。十月，殺莽。大兵蹈藉宮庭之中。更始入長安，復敗，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庭，是其應也。　和帝永元二年九月，太白犯軒轅。占曰：女主失勢。其年竇氏被誅，太后失勢。九月在南斗魁中，為大將將死。　孝安帝永初三年正月乙亥，太白入斗中，占為貴相凶。四年六月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臧千萬檻車徵棄市。（續漢志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內。）

（[illegible]）元初三年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大攻，延期十五日，延期四十日。又曰：大臣當之，亂國易王。四年九月辛[illegible]，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曰：犬人當之，國易政。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郗萌曰：太白守輿鬼，疾在女主。　延光二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郗萌曰：不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昴，天赦。五月癸丑，入畢。郗萌曰：太白入畢口，為馳人走。又曰有中喪。四年四月甲辰，入輿鬼。六月壬辰，出太微。九月甲子，入斗口。犯昴畢，為邊兵。一曰大人當之。輿鬼為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為貴將相有誅。時大將軍耿寶等讒譖太子保，廢之，以北鄉侯懿代。四年，帝崩，立北鄉侯。侯病薨，寶等不欲立保，徵諸王子，擇所立。黃門孫程等兵誅江京、閻顯，立保，為天子，是為順帝。皆為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也。　順帝永和三年二月辛巳，戊子，太白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三月壬子，六月丙午，八月乙卯，太白皆晝見。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　漢安二年五月，太白晝見。七月甲申，晝見。韓揚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衣之會。明年八月順帝崩。又明年，沖帝崩。　質帝本初元年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帝為梁冀所鴆崩。　桓帝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後四年梁后崩，梁冀誅，猛立為后，恩寵甚盛。　延熹九年七月，太白晝見，經天，為兵，憂在大人。後一年，桓帝崩，太傅陳蕃等誅宦官不克，皆枉死。　永康元年七月丙戌，閏晝見，經天。犯心前星，輿鬼，質星。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入輿鬼，為死喪。又犯質星，為戮臣。　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年陳蕃、竇武等被害。　中平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為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宋書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正月太白晝見。自去年十二月在斗，晝見，至于是月。乙卯，案占災在吳越。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占同上。又歲星入太微，逆行，積百四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十一月辛卯，太白又晝見。案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為兵，為喪，為不臣，為更王，強國弱，小國強。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七年五

月文帝崩。八月吴遂圍江夏，寇襄陽。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得全。大將軍司馬懿救襄陽，斬吴將張霸。魏明帝太和三年三月乙未，太白犯井北轅第一星。占曰：將軍惡之。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犯列宿爲小兵。五年三月，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遣大將軍司馬懿距退。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南斗，遂歷八十餘日恒見。占曰：吴有兵。明年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九錫授公孫淵爲燕王，淵斬彌等，虜其衆。　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有大兵。後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帝爲大將軍距退之。　青龍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戰。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南，吴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九月亮卒，軍退，將帥分爭，爲魏所破。案占，太白所犯在南，南國敗；在北，北國敗。此星在熒惑南也。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司馬懿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韶等入淮沔，帝親東征。蜀本秦地，則爲秦晉及楚兵悉起。三年六月戊戌，太白犯井鉞。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鉞，悉爲兵災。一曰斧鉞用，大臣誅。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恒見。占曰：尾爲燕，燕臣強，有兵。時公孫淵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發兵距守，宣帝滅之。四年五月壬寅，太白犯畢

左股第一星。占曰：畢爲邊兵，又主刑罰。九月涼州塞外胡阿畢師侵犯諸國。西域校尉張就討之，斬首捕虜萬許人。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至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齊王正始三年六月丙辰，太白晝見。占曰：陰國之兵彊。八月，吴師寇邊，攻陷城邑。秋九月，安東將軍毌丘儉大破之，俘獲斬將三十餘人，捕虜數萬。　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東井距星。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四月辛巳，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誅。一曰兵起。二年三月己未，太白又犯井距星。三年七月，王凌與楚王彪有謀，皆伏誅。人主遂卑。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群臣有謀不成。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逆臣爲亂。二年三月庚子，太白犯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至於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廷臣爲亂，人君憂。至景元元年，有成濟之變，及諸葛誕誅，皆其應也。吴志：吴孫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占曰：太白犯斗，國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孫綝廢亮。吴魏並有兵事也。晉書：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又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吴，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至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軍，孫晧面縛請死，吴國遂亡。

晉惠帝元康三年春，太白守畢，至是百餘日。占曰：有急令之憂。一曰相死。又爲邊境不安。後賈后陷殺太子。　惠帝元康六年十月乙未，太白晝見。後趙王殺張華，廢賈后，以理太子之冤，因自篡盜，以至屠戮，以亂伐亂，兵喪臣亂之應也。　永康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死。　永寧元年五月，太白晝見。占爲不臣，爲更主。七月，太白守右掖門。占曰：爲兵，爲亂，爲賊。　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是秋守太微。占曰：天下擾，兵大起，國亂，上將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間攻洛陽，八月長沙王奉帝出拒二王。二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又張方火殺之。　永興元年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經房心，歷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戰；犯亢，有大兵，人君憂；入房心，爲兵喪；犯尾，將軍與民人爲變；箕，女主憂。一曰天下亂；入南斗，有兵喪。一曰將軍爲亂。其所犯守，又兗豫幽冀揚州之分野。是年七月，有蕩陰之役。九月，王浚殺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潰。於是兗豫爲天下兵衝，陳敏又亂揚土。劉淵、石勒、李雄等並起微賤，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數被幽廢。及光熙元年，惠帝崩，終無繼嗣。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　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

而北，是謂逆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騰，殺萬餘人，焚燒魏時宮室皆盡。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後河間王爲東海王越所殺。明年三月，東海王越殺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　懷帝永嘉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同上條。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帝崩虜庭，中夏淪覆。六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王者惡之。七月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臨。　元帝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爍，爲喪。是時愍帝蒙塵于平陽，七月崩于寇庭。　晉元帝大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吴越有兵，大人憂。二年八月己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後宮憂。乙未，太白犯歲星在翼。占曰：爲兵亂。三年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將星。占曰：天子自將，上將誅。九月太白犯南斗。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屬坎，陰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毀其法。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歲大旱。四月，石虎掠騎至歷陽，朝廷慮其衆也，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勸衆。又遣慈湖、牛渚、蕪湖三戍。五月乃罷。是時胡賊又圍襄陽，征西將軍庾

亮遣軍擊走之六月升平二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晝見占曰斗為宰相又揚州分金犯之死喪象晝見為不臣又為兵喪三年石虎僭稱天王四年虎滅段遼而敗於慕容皝遂圖晉五年王導薨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為兵飢四年二月石虎破幽州遷其人萬餘家李壽殺李期五年胡衆五萬寇沔南略七千餘家而去又騎二萬圍陷邾城殺略五千餘人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在箕占曰王者亡地七年慕容皝自稱燕王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在柳占曰為兵為不臣七月乙巳月掩太白占曰王者亡地大兵起明年胡賊大寇沔南陷邾城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峻晉熹城投江死於是內外戒嚴左衛桓監匡術等諸軍至武昌乃退七年慕容皝自稱為燕王九月太白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死執政憂其災闕金火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憂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惡之四月丙午太白犯畢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憂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明年三月皇后杜氏崩七年四月己丑太白入輿鬼占曰兵革起五月太白晝見以羣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占曰為臣疆為有兵八月辛丑月犯輿鬼占曰人主憂八年六月成帝崩八年十二月己酉太

白犯熒惑于胃占曰大兵起其後庾翼大發兵謀伐石季龍專制上流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八月丁未太白犯歲星占曰有大兵是年石虎殺其太子邃及其妻子徒黨二百餘人又遣將劉寧寇沒狄道又使將張舉將萬餘人屯薊東謀慕容皝二年正月壬午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閏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為喪天下受爵祿九月康帝崩太子立大赦賜爵也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為臣疆秦有兵六月辛丑入太微犯屏西南占曰輔臣有免罷者三年九月丙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為喪兵四年四月太白入昴是時戎晉相侵趙地連兵尤甚七月太白犯軒轅占在趙又為兵喪女主憂其年八月石虎太子宣殺弟韜宣亦死五年正月石虎僭稱皇帝尋病死是年褚裒北伐長衆又尋薨太后素服六年正月朔會廢樂丙申犯左執法乙丑犯左執法占曰為喪為兵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為兵六年八月辛卯太白晝見在南斗占同上是歲司徒蔡謨免為庶人七年劉顯殺石祇及諸胡帥中土大亂戎晉十萬數各還舊土互相侵略庚子太白犯軒轅戊子太白犯右執法占惡同上及疾疫死亡能達者十二三是年桓

溫帥以大衆泝江入淮北伐朝廷震懼八年豫州刺史謝尚討張遇為苻雄所敗殷浩北伐敗被廢十年桓溫伐苻健不克而還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曰大臣有誅五月乙未入畢口犯左股占曰將相當之八月庚午太白犯軒轅占曰國有兵戊子犯右執法占同上八年六月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將為亂一曰丞相免九年二月乙巳入南斗犯第三星十一年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河津不通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其年八月桓溫伐苻健退因破姚襄於伊水定周地　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軫楚之分也二年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占曰人主憂十二月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三年六月太白犯東井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七月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三年八月丁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為邊兵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惡之先是二年五月關中氐帥投苻生立堅十二月慕容儁入屯鄴八月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奕薨三年十月諸葛攸舟軍入河敗績豫州刺史謝萬入潁衆

潰而歸除名為民十一月司徒會稽王以二鎮敗求自貶三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殺其尚書令陽騖等五月天下大水五年五月穆帝崩四年六月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從端門出占曰貴奪勢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門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國有憂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同為喪有赦天下受爵祿六月丙寅太白晝見占曰人君惡之　哀帝興寧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天下民靡散一曰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沒其後桓溫傾揚州資實討鮮卑敗績死亡大半及征袁真淮南殘破後氐及東胡侵逼兵役無已三年十月太白晝見在亢占曰亢為朝廷有兵喪為臣疆哀帝是年二月崩其災皆在海西也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中二年正月太白入昴後慕容暐為苻堅所滅又據司冀幽并四州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熒惑在太微端門中其六年海西公廢　簡文帝咸安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占曰兵起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崩桓溫以兵威擅權將誅王坦之等內外迫脅又庚希入京城盧悚入宮並誅滅之　孝武帝寧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掩熒惑在營室占曰金火合為爍為兵喪後苻堅伐涼州

破之虜張天錫甲申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後北中郎將王坦之薨
太元元年七月苻堅代涼州破之虜張天錫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東
井占曰秦地有兵　太元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
泣事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占曰吳有兵喪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
晝見在參占曰魏有兵喪是月桓沖征沔漢楊亮伐蜀並拔城略地八月
苻堅自將號百萬九月攻沒壽陽十月劉牢之破堅將梁成斬之殺獲萬
餘人謝玄等又破堅於淝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六月皇太后褚
氏崩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略中州十年八月苻堅爲其將姚萇所殺七
月丙戌太白晝見十一月丁巳又晝見十年四月乙亥又晝見于畢昴占
曰魏國有兵喪是時苻堅大衆奔潰趙魏兵連相攻堅爲姚萇所殺十二
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爲兵饑是時河朔未平兵連在外冬大饑十一
年二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臣彊六月甲申又晝見于輿
鬼占曰秦有兵時魏姚萇苻登連兵相征不息十二年十月庚午太白晝
見十五年十一月太白入羽林占曰天子爲軍自守有反臣二十一年九
月孝武帝崩　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並發兵表誅王國寶朝廷
從而殺之并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是失勢禍亂成矣十九年十月癸

丑太白犯歲星在斗占曰爲饑爲內兵斗吳越分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
兵顧王國寶之罪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水旱民饑二十年七月丁亥太白
入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國有憂晝見爲兵喪二十一年四月壬午入天
囷占曰爲饑　安帝隆安元年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
喪六月姚興攻洛陽郗恢遣兵救之冬姚萇死子興代立二年閏月太白
晝見在羽林丁丑月犯東上相辛未辰星犯軒轅星占急同上是年正月
楊佺期破郗恢奔其任殷仲堪又殺之六月鮮卑攻沒青州十月羌賊攻
沒洛陽桓玄破荊雍殺殷仲堪楊佺期孫恩聚衆攻沒會稽殺內史王凝
之劉牢之東討走之四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四年十二月太白在斗
晝見至五年正月乙卯衆占災在吳越　元興元年二月戊子太白犯五
諸侯因晝見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東南占曰楚兵饑一曰災在
上將二年桓玄篡位三年劉裕盡誅桓氏是月丙寅太白掩右執法九月
癸未太白犯進賢占曰賢者誅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十月甲戌
太白犯泣星占曰大臣誅二年十月丁丑太白犯填星在婁占曰賢者誅
三年二月壬辰太白熒惑合于羽林先是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
后至三年二月劉裕起義兵桓玄逼帝東下義熙元年三月丁酉太白犯

東井占曰秦有兵八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人憂十一月
丙戌犯鉤鈐占曰喉舌憂二年二月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三年五月己
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彊八月太白犯左執法己卯犯哭
星占曰有大兵次年姚略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爲所破十二月辛丑太白
犯歲星在參占曰大兵起魯有兵四年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將乙
卯又犯左執法占曰天下饑五年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
兵起魯有兵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次年二月滅慕容超于魯地六年
正月太白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五月乙未太白犯少微占曰有逃兵
六月甲午太白晝見占曰國有憂一曰有白衣之會八月壬午太白犯軒
轅大星占曰國有憂一曰秦有兵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占曰有逃兵
七年十一月丙午太白犯哭泣星占曰益州兵饑先是七月朱齡石赴蜀
蜀民尋又反又討滅之八年誅劉藩謝混滅劉毅皇后王氏崩九年誅諸
葛長民十一年討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破之也八年七
月甲申太白犯填星在東井占曰秦有大兵九年二月犯南河占曰兵起
五月乙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彊十一年六月乙未太白
犯東井占曰秦有兵戊寅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八月庚申順行從右

掖門入太微丁卯掩左執法占同上十二年五月留房心之間宋之分野
始封劉裕爲宋公六月壬子太白從行入太微右掖門占同上十四年三
月癸丑太白犯上將陵占曰亡君之戒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
丁巳又入太微占曰大人憂　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
經天人更主異姓興又晉自安帝義熙元年至恭帝元熙元年太白經天
者九革代更主臣失君之象也宋書武帝永初二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
占爲兵喪爲臣彊三年五月宮車晏駕虜遣兵出救青司其後徐羨之等
秉權臣彊之應也十月太白犯填星於亢亢兗州分又爲鄭占曰大星有
大兵金土合爲內兵三年索虜攻略青冀兗三州禁兵大出兗州失守虎
牢沒　文帝元嘉六年八月太白犯軒轅明年皇后崩二十二年七月太
白晝見其冬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二十八年五月太白犯哭星三十
年太子巫蠱咒詛事覺遂殺害朝臣　孝建元年荊江二州反皆夷戮卷
舌咒詛之象南齊書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太白入太微各八
占曰亡君行不軌道危亡之象貴人失權勢主亦衰當有王入爲主又白
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太白經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主異姓興孝建二
年至升明二年太白經羽林三占曰國殘更世三年四月戊戌太白犯輿

鬼占曰民多疾明年夏京邑疫疾八月甲午太白入心占曰後九年大饑至大明八年東土大饑民死十二三大明元年三月癸亥太白在奎南犯歲星占曰有殘諸侯三年月望竟陵王誕反誅三年九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大臣有反者十月太白犯哭星占曰人主有哭泣之聲自後六宮多喪公主薨亡天子舉哀相係歲大旱民饑四年六月太白犯井鉞占曰兵起斧鉞用大臣誅五年四月太白犯東井北轅占曰大臣爲亂斧鉞用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誅斧鉞用人主憂十月太白入氐中熒惑入井中占曰王者亡地大赦兵起爲饑十二月太白犯西建中央星占曰大臣相譖亡年六月太白入東井占曰大臣當之太白犯東井占曰大臣爲亂斧鉞用七月太白犯輿鬼占曰兵起大將誅人主憂財帛出八月太白犯軒轅少民星占曰人主憂哭泣之聲民饑流亡太白入太微占曰近臣起兵國不安太白犯右執法占曰大臣誅十月金水相犯占曰天下饑八年四月太白入東井入太微犯執法占曰執法誅近臣起兵國不安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己巳太白入羽林占曰羽林兵動己黄白氣入紫宮占曰有喪事明年羽林兵出討昭太后崩二年四月壬午太白在月南並出東方爲犯占曰有破軍死將亡地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占曰春穀貴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占曰中多死其年四方反叛內兵大出六師親戎明太后崩大將殷孝祖爲南賊所殺尚書右僕射蔡興宗以熒惑犯右執法自解不許九月諸方反者皆平多有歸降者後失淮北四州地彭城兗州並爲虜州沒民流之驗也彭城宋分也是春穀貴民饑明年年多疾死詔太宮停宰牛四年四月太白犯填星于胃占曰主命惡之六月壬寅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疾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五年十月丙申太白犯亢占曰收斂國兵以備北方其年冬建安王休仁解揚州桂陽王休範爲揚州揚州教前後常牢相居之易相之驗也七年晉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並見殺時失淮北立戍以備防北虜後三年宮車晏駕　後廢帝元徽三年七月丙申太白入角犯歲星占曰角爲天門國將有兵事占於角太白與木星會殺軍在外破軍殺將其月丁巳太白入氐氐爲天子宿宮太白兵山之星八月己巳太白犯房北頭第二星占曰王失德九月癸卯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占曰天人當之國易政十月丙戌歲星入氐占曰諸侯人君有來入宮者四年四月丙子太白犯輿鬼西北星占曰大赦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午上光明異常占曰更姓　順帝昇明元年九月丁亥太白在翼晝見經天占曰更姓　東昏侯永元三年十一月甲寅太白與辰星俱見南方

是日荆州刺史蕭穎胄奉南康王寶融起兵後即帝位是爲和帝南史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二月丙午太白行在天關占曰津梁不通又兵起隋書天文志曾通七年正月癸卯太白歲星在牛相犯占曰其國君山易政明年三月改元大赦　陳帝本紀永定二年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占曰女主失勢又曰四方禍起其後年少帝廢廢後慈訓太后崩　文帝天嘉四年九月癸未太白入南斗占曰太白入斗天下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又曰君死不死則廢又曰天下受爵祿其後安成王爲太傅廢少帝自立改官受爵之應也六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觸去二寸占曰其野有兵喪改立侯王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占爲女主憂海臨王光大二年九月庚戌太白逆行與鎮星合在角占曰爲白衣之會又曰所合之國爲亡地爲疾兵九月戊午太白晝見占曰國更政易王十一月戊子太白入氐在角其年帝廢魏書太祖天興五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晝見經天九月己未又犯進賢太白爲違侯之誠犯五諸侯所以興霸形也是時桂玄征伐之柄專殺諸侯以弱其本朝卒以干君之明而代奪之故皇天著誠焉　天賜二年十一月丙戌太白掩鉤鈐皆司卯之論也火象方伯金爲違侯少微以官賢材而輔南宮之化執法者威令所由行也天象若曰天祿去公室所由來漸矣始則奮其賢材以爲其本朝終以干其幹鎗而肆其威令爲至三年十二月丙午月掩太白于危危齊分也占曰其國以戰亡丁未金火皆入羽林四年正月太白晝見奎是謂武稱王師而干君明者占曰天下兵起魯邦受之二月癸亥金火土水聚于奎婁徐魯之分也四神聚謀所以革表發之政定霸王之命五月己丑金晝見于參天意若曰是將自祖攻伐以震其主而代奪之云爾　明元帝永興二年八月壬子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有亂易政女主憂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占曰且有伏其霸刑以戰社稷之衛而專威令者徹在南朔三年七月甲申太白犯土于井占曰其國內兵有白衣之會　神瑞二年四月太白入畢月犯而再入之占曰大戰不勝邊將憂魏邦受之八月與木合于翼占曰且有內兵魏邦受之是月入自掖門掩左執法三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諸侯　泰常元年六月由右掖門入太微三年八月犯軒轅占曰國有喪女君受之後貴人兆氏貴嬪杜氏皆薨九月犯右執法六年十月乙酉與上闕于亢占曰曰兵且喪更立王公又兗州陳鄭之墟也有攻城野戰之象爲　泰常二年五月太白晝見經天占曰將謂亂紀革人更王　世祖始光四年五月辛酉太白合於西方占曰兵起大戰　太武帝神嘉元年

五月癸未太白犯天街占曰六夷髦頭滅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占曰大兵
且興彊國有弱者是月丑北征蠕蠕大破之虜獲以鉅萬計遂降高車以
實漢南闢地數千里云三年三月至十月再犯歲星月又犯之占曰有國
之君或爲兵刑之難者且歲鍾四年熒火入東井五月犯天關天關外主
硝山河之險窮馬占曰兵車起八月入太微亦君自將兵象 延和元年
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犯心明堂占曰有亡國近期三年閏月戊
寅犯五諸侯占曰四瀆起官兵起亂 太平真君五年五月太白入軒轅
占曰有反臣是年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誅七年正月太白犯熒惑占曰
兵起有大戰時工討吳蓋於河東蕃之遂幸長安二月吳軍敗績于杏城
棄馬遁去復收合餘燼八月乃夷之九年七月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
哭泣事明年皇子真薨 高宗太安二年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
下有兵四年三月太白犯房房宋分占曰國有變臣有亂五年六月犯鉞
占曰兵起吏正刑是歲二月司空伊馛薨後六鎮雲中高平雍秦饑旱明
年改年爲和平復討吐谷渾什寅遂絕河窮隔之會軍大疫乃還 和平
元年四月太白犯東井井鬼皆秦分雍州有兵亂十月入氐占曰兵起後
宮有白衣會二年九月犯南斗斗吳分占曰君死吏改大臣有誅者十一
月太白犯填嫫女君也且曰有內兵白衣會三年十月太白犯歲星歲爲
人君而以兵喪干之且有死君篡弒之禍六年四月太白犯五諸侯占曰
有專殺諸侯者五月上崩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尚書楊寶年等又害
司徒平原王陸麗皇太后定策誅之太后臨朝自濁氏始 顯祖天安元
年正月戊子太白犯歲星歲農事也肅殺干之是爲稼穡不登八月丁亥
太白犯房占曰霜雨失節爲年多死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占曰
貴人將相有誅者十一月己酉太白犯歲星或曰歲爲諸侯太白主兵刑
之殃再干之弗濟也是歲九月州鎮十一旱饑十月宋氏六王皆戮死明
年宋師敗于呂梁江南阻饑并且大疫其後東平王道符擾殺副將及雍
州刺史據長安反詔司空和其奴討滅之九月詔賜六鎮孤貧布帛宋主
以後宮服御賜征北將士復歲夏旱河決州鎮二十七皆饑尋又天下大
疫 元年六月太白犯左執法十月大又犯之占曰大臣有憂有者之刑明
是歲六月月犯井十月又掩之皇興元年正月月犯井北轅第二星八月
人犯之占曰貴人當之有將死水旱祥也遂有作亂之謀明年司空和其奴
太子弘生薨 獻文帝皇興元年四月太白犯鎮星占曰有攻城略地之
事六月壬寅太白犯鬼秦分也二年正月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是時

鎮南大將軍尉元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略定淮泗明年徐州群盜作亂
元又討平之後歲正月上黨王觀西征吐谷渾又大破之十一月又如之
是爲宮內有憂逆之象占曰天子失其宮四年誅濟南王慕容白曜明年
上逼太后傳位太子 高祖延興四年七月丙申太白犯歲星在角丁卯
入氐太白有母后之戮主兵喪之政以干君於外朝而反其宿宮是將有
劫殺之虞矣五年三月癸未太白與火入羽林占曰臣欲賊主諸侯之兵
盡發 承明元年五月己亥太白與火入軒轅庚子相逼同光皆后妃之
謫也天若言曰母后之釁幾貫盈矣人君忘祖考之業慕匹夫之孝其如
宗祀何是時獻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實有耽毒之禍焉 太和元年五月
庚午太白犯熒惑在張南國之次也占曰其國兵喪並興有軍大戰人主
死十一年五月庚子太白犯畢畢又邊也是歲蠕蠕寇邊明年齊將陳達伐我
南鄙陷澧陽間歲而齊君子子響爲有司所御遂憤怨而反伏誅七月癸
丑太白犯軒轅大星八月甲寅又犯之皆女君之謫也天象若曰軒轅以
母萬物而后妃之母兆人也是固多機淺將安用之其物類之感又稼穡
之不滋候也是歲年穀不登聽人出關就食明年州鎮十五皆大饑詔開
倉賑之間歲太后崩 是歲月三入井金又犯之占曰陰陽不和不爲水旱
且大旱其後連年亢陽而天下亢歲饑而傷稼也十二年七月太白犯左
角角爲外朝且兵政也占曰不出三年天下有兵主子死人君惡之次年
有子響誅間歲而齊室亂十一月戊午太白犯歲又犯火大喪疾之祥占
曰國與兵憂則君有白衣之會十二月壬寅犯填占曰金爲喪祥后妃受
之十三年太白三犯熒惑金火相鑠爲兵喪爲大人之憂天象若曰宿宮
有兵喪之殃感大者備而殘之虐其寢廟之中矣十四年八月月太白皆犯軒
轅九月癸丑而太皇太后崩帝哭三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納菅
屨徒行至陵其反亦如之哀毀骨立杖而後起雖殊俗之萌猶然知感焉
自九月至于歲終凡四謁陵又尊出紫宮之驗也十六年二月壬子太白
入羽林占曰天下兵起十七年四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占曰有權刑以
殘賊諸侯者七月齊武帝殂西昌侯以從子干政殺二君而自立於是高
武諸子王侯相次誅夷雖繼体相循實有革命之禍故天譴仍見云 世
宗景明二年正月己未與火俱在奎光芒相掩爲兵喪爲逆謀大人憂之
野有破軍殺將奎徐方也十一月甲寅太白與水俱出西方占曰東方大
敗時蕭衍已據夏口平潯陽遂沿流而東齊主之師連戰敗績於是長圍
守之十二月齊將張稷斬東昏以降又戰主之徵三年三月太白與水合

于須女女齊分金水合為兵誅四年七月太白犯軒轅大星占為人君有
白衣之會 永平元年六月庚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柳柳為周分且占曰
有內兵以賊諸侯八月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恐不見容遂舉兵反以
誅尚書令高肇為名與安樂王詮相攻于定州復太師彭城王勰于禁中
愉亦死之二年四月乙丑太白入鬼去積尸一寸又以兵氣干之僵死之
祥也愉逼者事甚寃主論亢之戒五月太白犯歲星光芒相觸占曰兵大
亂歲饉不出三年三年九月太白犯執法是歲八月領軍于忠矯戕僕射
郭祚九月太后臨朝淫放日甚逼幸清河王懌其後羽林千餘人焚征
西將軍張彝宅毒死者百數朝廷不能討於是大赦原羽林亦警室之敗
也 延昌二年二月太白失行天關北占有關梁之兵道不通明年正月
肅宗立大赦天下二月梁將任大洪帥衆寇關城八月犯軒轅九月掩右
執法又犯之是為大將軍有罹刑辟者先是二年徐玄明斬大將張稷來
降及高肇出征還亦就戮四年十月太白犯南斗斗為吳分占曰大兵起
熙平二年五月丙午太白犯月相距三寸占曰將相相攻秦國有戰七
月太白犯角角天門也是為兵及朝廷占曰有謀不成破軍斬將是月侍
中元乂矯詔幽太后于北宮殺太傅清河王懌八月中山王熙起兵誅元
乂不克遇害明年春衛將軍奚康生謀討乂于禁中事泄又死是冬諸將
伐氐官軍敗績 正光元年四月庚戌太白與火合于井相去一尺占曰
王業易君失政大臣首亂將相戰死以用師大敗五月丙午犯越相距三
寸占曰將相攻秦國有戰 孝昌元年五月太白犯軒轅在張角盛大占
曰有暴骸之兵張河南也二年正月癸卯與木相犯于牛十一月戊申相
犯女歲所以建國均人女為婺妾牛為農夫天象若曰是將罹以匱戎而
喪其耕織之務矣且曰有亂兵大戰而波及齊吳 莊帝永安元年七月
癸亥太白犯左角相距四寸光芒相掩兵及朝廷之象占曰大戰不勝貴
人有來者其謀不成 節閔帝普泰元年五月辛未太白出西方與月並
間容一指戰祥也十月甲寅與火歲土聚于觜參甚明大晉魏之墟也且
曰兵喪並起霸君興焉是時渤海王歡起兵信都改元中興 而魏孝武
永熙二年九月甲寅太白與火合於軫相距七寸光芒相及占曰是謂相
鑠不可舉事用兵翼軫南宮之舊又荊州也東魏孝靜天平四年六月太
白入東井占曰秦有兵大臣當之 元象元年三月壬申與月合相距一
寸大戰之祥也月象僵大之國而金合之秦師將勝焉七月癸亥太白犯
七星七星河南之分金而犯上將有封敵之戰且占曰其分亡帝五年六

月太白入東井占曰秦有兵大臣當之 漢靜帝興和二年十一月甲戌
太白在氐與填星相犯氐鄴地也 武定四年十月乙卯太白入斗口距
第四星三寸光芒相掩占曰大兵起將戰爭又吳分也五年正月沃野鎮
人破落汗拔陵反臨淮王彧征之敗績于五原六月莫折大提反於秦雍
州刺史元志討之又大敗於隴東明年南方諸將頻破梁師至八月杜洛
周起上谷其後鮮于脩禮反定州王師北征冀方大震既而葛榮承
之竟陷河北 上年二月丁巳在參背水五十未并受敬八月又章之間月
月未歇冀而章可被太微占曰小起土年多遂走一日上年入聚又當救
祥也是時有謂嘛起兵相臨藩人有諸州於我聚時號征自二月至六月
主大敗天下十月月在畢昔師畢皆余後軍秦又大敗 齊武成帝河清元
年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占曰有兵謀誅大臣斧質用其年十月壬申冀
州刺史平秦王高歸彥反段孝先討禽斬之于都市又其二年殺太原王
紹德皆斧質用之應也四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在奎甲辰
太白熒惑歲星合在婁占曰甲為齊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分有兵
喪改立侯王國易政 後周閔帝元年五月癸卯太白犯軒轅占曰大臣
出令又曰皇后失勢 天和元年七月庚戌太白犯軒轅大星相去七寸
占曰女主失勢大臣當之又曰西方禍起其十一月癸丑太保許公宇文
貴薨大臣當之驗也三年三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軒轅第一星占曰將軍
惡之是月隋公楊忠薨四月辛巳入輿鬼犯積尸占曰大臣誅又曰亂臣
在內有屠城 建德二年四月太白掩西北星又掩東北星占曰國有憂
九月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憂執政誅十一月壬子太白掩填星在尾占曰
填星為女主尾為後宮明年皇太后崩 宣政元年七月己未太白犯軒
轅大星占曰女主凶後宣帝崩隋氏受命廢楊后為平樂公主餘四后悉
廢為比丘尼八月庚辰入太微占曰為天下驚又曰近臣起兵大臣相殺
國有憂其後趙陳等五王為執政誅大臣相殺之應也 靜帝大象元年
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魁中占曰天下有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又曰君
死不死則疾又曰天下爵祿皆高祖受命群臣分爵之徵也北史胡僧洸
傳僧洸好長槊後主踐祚除趙州刺史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
大赦和士開奏聞諮降罪人以厭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請緣往事諮士
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故云趙地有災占
者王侯各有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
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為驗未幾而長槊死焉隋書天文志大

業二十年十月太白晝見占曰大臣強爲革政爲易王右僕射楊素熒惑高祖及獻帝勸廢嫡立庶其月乙丑廢皇太子爲庶人明年改元皆陽失位及革政易王之驗也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九年五月庚午太白晝見占曰兵起臣強九年太白經秦分傅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累我　貞觀十二年閏十二月辛巳太白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譖十六年五月犯畢左股畢爲邊將十九年七月壬午入太微又犯左執法光芒相及箕斗間漢高麗地也太白爲兵亦罰星也猶唐書李君羨傳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　高宗顯慶元年四月丁酉太白犯東井北轅占曰秦有兵　龍朔三年六月乙酉太白入東井占曰君失政大臣有誅　上元二年正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占曰將軍凶　儀鳳二年八月辛亥犯軒轅左角左角貴相也　武后聖曆元年五月庚午犯天關天關主邊事　睿宗神龍三年五月戊戌太白入輿鬼中占曰大臣有誅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甲子太白襲月占曰太白兵象月大臣體　開元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鉞星占曰斧鉞用　代宗永泰九年九月庚子太白入南斗是日朱泚自幽州入朝　大曆七年七月乙卯太白入東井留七日非常度也占曰秦有兵己丑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庭十一月庚午太白入氐中癸未入房占曰白衣會不曰犯而曰入且鉤鈐間九年五月己未太白入軒轅占曰憂在後宮九月辛丑入南斗占曰有反臣又曰有赦　憲宗元和十一年四月丙辰太白犯輿鬼占曰有僇臣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庚戌太白犯五車因晝見至于七月以歷度推之在唐及趙魏之分占曰兵起四年五月己丑太白犯軒轅右角因晝見至于九月占曰相凶　文宗開成元年正月甲辰太白掩建星占曰大臣相譖　昭宗天復二年五月甲子太白襲熒惑在軒轅巨星上逆犯端門又犯長垣中星占曰賊臣謀亂京畿大戰十月甲戌太白夕見在斗去地一丈而隱占曰兵聚其下又曰山崩石裂大水竭　天祐元年二月壬辰辛卯太白夕見昴西色赤炎缺如火壬辰有三角如花而動搖占曰有反城有火災胡兵起六月甲午太白在張芒角甚大宋史天文志太祖建隆元年正月甲子太白犯熒惑于翼占曰荊楚有兵將李重進以揚州叛詔討平之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戊戌太白入氐占曰有兵次年河北用兵　端拱四年十月乙丑太白犯南斗魁第二星占曰將相憂明年右驍騎大將軍張遜卒其年冬宰相李沆等三人罷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癸酉太白犯角左星占曰有兵戰不勝將軍憂踰年房逸河

閒副都部署康保裔戰死二年十一月丙午太白入南斗占曰丞相憂明年宰相向敏中罷六年四月庚辰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有憂繫者是秋兗王薨　景德元年閏九月丙寅太白犯南斗占曰外國有使至又曰有赦令其年契丹使來求和赦河北二年九月丁未太白與熒惑犯太微上相占曰丞相有免者明年宰相寇準罷　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壬戌太白犯建星占曰大臣有出者明年參政趙安仁罷五年十月戊申太白犯箕占曰後宮有大慶其年立皇后　天禧元年八月甲午太白犯房次相占曰將相有大憂明年徐王薨十月庚寅犯進賢占曰卿相有憂明年宰相向敏中卒　仁宗天聖五年九月辛丑太白犯靈臺占曰日官失職水旱失時乙巳犯明堂占曰天子易宮宜避正殿正寢以順天道　皇祐四年十月丙子太白犯南斗占曰兵起　嘉祐元年十月丁巳太白入氐占曰天下疫五年正月壬辰太白犯木占曰有戰陣大將有憂宜飭兵備六年六月乙卯太白犯畢距星占曰邊兵動大將危屬趙魏之分宜備河北七月己丑犯土經井十二度占曰秦分兵饑七年正月庚申太白犯木占曰爲饑爲兵營室衛分六月丁丑犯火在翼一度半占曰內有盜臣又爲兵事翼楚分也七月己酉太白經天復見占曰兵喪民災臣不順令不執則四夷大動變異來侵十一月癸亥犯罰占曰刑罰有所未中八年四月乙丑太白犯木在胃占曰趙分兵饑　英宗治平元年七月壬申太白犯輿鬼占曰兵車動孕婦多損屬秦分十月丙申太白入氐占曰霜不時春糴貴宋分疫二年四月丁巳太白犯木占曰爲兵飢亦主后妃有憂戊子犯土在張五度占曰太子不安周分有兵十二月癸卯犯火經危四度占曰有兵謀事　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己丑太白犯熒惑主兵客敗主勝或防逆謀三年十月乙酉太白犯填主分兵五年六月己酉犯畢距星主兵起將有咎六年六月癸未犯東上相主相有咎亦主兵喪七月丙寅犯南斗距星主國有兵事亦主外國有使來八年三月庚寅犯填星主燕分兵閏四月甲戌犯輿鬼西北星主大將憂民多疫七月癸酉犯歲主秦分飢
元豐元年十二月壬戌犯建西第二星主大臣互譖毀外國有使至三年六月癸巳犯畢距第二星主邊兵敗五年三月丙戌犯填主兵戰女主災七年十一月甲寅犯歲主大將凶八年八月甲戌犯軒轅少民軒轅黃帝之神黃帝之體后妃之主士職今太白行犯以所主占之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戊申犯熒惑主兵起七年十二月壬戌犯雲雨主有雨澤萬物成八年四月乙卯犯熒惑主兵起六月乙酉犯諸王東第二星主宗臣

憂　紹聖元年十一月丙午犯西咸第一星主兵三年二月庚戌犯罰主大赦七月壬辰犯東井將軍惡之先起兵者敗又主有大水九月丙午犯填主是分有兵　元符元年十二月乙未犯熒惑主大兵兩國敗二年十月乙巳犯填星郭分飢及後宮憂三年九月丁亥犯南西第二星主小人在位兵革欲興　徽宗崇寧元年六月庚辰犯進賢主賢者黜三年二月癸亥犯昴畢主胡王死又主臣有謀易政令七月戊戌犯積薪主大旱民流十一月庚寅犯辰主國不安先起兵者亡四年八月庚辰犯罰主賞罰失平　大觀元年正月丁未犯外屏主陣敵四月戊午入井主政急民流十二月己酉犯熒惑主君爲太子憂二年正月甲寅犯歲主大戰民饑王者有賊三年五月辛亥犯天狗主陰謀四年二月辛巳犯歲占同二年十二月壬申十一月庚寅從天江主水　政和元年二月辛丑犯填主兵饑太子不安十二月乙未犯填占與元年二月辛丑同三年六月戊午入太微垣犯右執法主凶　宣和二年十月己卯犯熒惑主君亡天下兵起五年五月甲寅犯鬼主有兵謀十一月庚午犯房主人君將相憂七年五月壬辰犯畢主邊兵起民饑七月乙未犯歲主王者有賊大戰民饑　欽宗靖康元年五月壬申入鬼犯積尸氣主亂臣在內兵起大臣將軍誅六月

辛丑犯歲主王者有賊大戰民饑十一月庚午犯亢主君自將兵　高宗建炎三年七月辛巳太白入太微垣占邪臣伏誅次年誅范瓊閏八月丙戌太白犯心前星占兵興禍在貴人又主王者惡之次逾明堂饒一舍帝甚懼四年八月辛卯太白犯五諸侯占將相憂九月趙鼎罷　紹興五年十一月己丑太白犯壁壘陣占兵起八年五月辛卯太白犯畢帝謂輔臣曰金星犯畢占邊有敵兵當諭張浚令諸帥戒飭守邊者明年酈瓊殺呂祉以其軍降劉豫八年十二月戊午太白入羽林軍占天子以軍自守十七年九月乙卯太白順行入太微垣占屬楚地於是漳州盜起三十年六月壬申太白入東井占先起兵者敗將軍犯罪政急民流明年虜亮入寇　光宗紹熙三年八月甲辰太白犯權左角少民占曰女后宗族災又云大臣當之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丁卯太白入東井占先起兵者敗將軍死政急民流　嘉定十年七月乙酉太白犯角占天下大戰道路不通是冬金虜寇四川明年山東李全來歸十二年六月庚辰太白順行入井占大水先起兵者敗將軍犯罪政急民流是歲吳曦反於蜀金史海陵王正隆六年九月丙申太白晝見先海陵問司天馬貴中曰近日天道何如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庭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言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賊固不能無也是歲海陵南伐過淮元　虞集太白星贊長庚之精司兵司刑曄曄其輝輔日而行欽爾光芒順爾軌度以安以寧但我昌祚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軌出入厥有常經昧於斡旋占者以告敬恭用

樂景福來報

禳金星

星宿神殺類金星爲災用帛二尺五寸硃砂五十水銀二十茯苓三文人參三文以錦纏裹之送四方爲福　青霄經

五　金星爲災念金剛經及呪於蘇合香著黃衣帶真珠金珠砂雄黃等不得哭設熱物用黃綃四尺餅餅雜菓一盤宴餅一盤香爐酒一盞金錢七百貫　元吳元桂瑞學長齋集　祝金　中原　本命　惟神體乾之剛爲秋之令允百無臨執敢不敬　工祝致告我敬休祥　人　四　宅　臨　本　命　惟神金星之精藏靈闕如三宗之界命司于戌神所照臨南祈陰護　虞集道園學古錄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厥威以肆擇設肅嚴式獻劍屠爵事而既降福

孔皆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過之伊誰執迓享我仇犒毋敢變越　兌爲白虎星雖至武其德爲金威懿執紫白旂肅乎象德以祈風其從之百祿是宜　於菟睍睆爲兌之神爲素爲刑莫之敢嬰迎祭于西爲禮孔殺神其食之介福來綠　木性東崇金行兌勝刑德之交史謹其微於菟睍睆貢隔右闕率義從仁祈報新禱　昴畢之上其象惟虎有赫其武在西之濟金德是司爲義爲刑尚歆其威笑荻用寧主

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祭金星中國公朱旨命撰祝文迎神瀨瀲圍穹

三光昭明四方八紘柔祇利貞靖通百禊歲事告成犧牲多儀來享克誠

成象於天降靈於地圓有令儀克致精祀敬恭其儀神歸匪遲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刑歆德揚陟降在庭既享既歆以安以順神還應

還福以時進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八十九　十九庚

汀　洪武正韻他經切。水際平地。亦作町。又敘韻。許慎說文。平也。从水丁聲。他丁切。町或从平。徐鍇通釋。水岸平處。京即南九里。汀仝寧反。顧野王玉篇。水際平沙也。洲也。丁度集韻。水平。司馬光類篇。湯丁切。或从亭。作渟。又唐丁切。水上曰渟。汀。又待鼎切。汀濘。泥滓也。又他定切。汀瀅。小水。裴禩廣千祿字。汀町。上正。下通。楊桓六書統。遺要。鮮統集。汀。韓者。汀前。或从平。町。韓者。鑑。或从亭。渟。韓者。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又州名。唐開元福二州山洞置汀州。改南州。宋復汀州。宇涤博義。特丁切。趙撝謙聲書文字通。透京切。作渟非。韓注見去聲。町。亦从平。爲意。韻會定正字切。透經透汀天汀。

町　洪武正韻他經切。同上。

篆　說文〔篆形〕〔篆形〕〔篆形〕並集韻並見杜从〔篆形〕〔篆形〕並徐鉉〔篆形〕高勉齋學書〔篆形〕文〔篆形〕〔篆形〕古集篆古文韻海〔篆形〕〔篆形〕篆韻〔篆形〕書韻總〔篆形〕〔篆形〕〔篆形〕〔篆形〕並六書統

隸　汀　汀　渟　並六書統

草　汀　張鉉滇見草書集韻

長沙汀　郡縣志。盱眙縣長沙汀。長一里餘。高丈。淮水泛漲。賴以捍禦。蘇軾詩云。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是也。

鄱陽汀　吳興志。鄱陽汀在縣北一十五里。宋鄱陽太守沈約之開。舊吳志云。今廢。淤舊編。即以爲九里渚。下渚湖。非也。

九里汀　建康志。九里汀。在城東南五十里。東下有秦淮灘田五百二十頃。實錄。吳寶鼎元年。後主在武昌。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反。劫後主弟永安侯謙爲主。出烏程。取故太子和陵上鼓吹曲蓋。北入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等。逆討於九里汀。即此處也。金陵新志。戚氏云。城南大路。過鄒公橋。行長堤一道。凡九里。直達秣陵鎮。兩旁有深溝。有田地。名九里汀。

水碓汀　長沙府志。在湘陰縣。

黄祭江汀　長沙府志。在湘陰縣。

橋江汀　長沙府志。在湘陰縣。

王家汀　池州志。在青陽縣。

葑泥汀　池州志。在青陽縣。

胡家汀　池州志。在青陽縣。

棠梨汀　池州志。在青陽縣。

長汀　宋陸放翁。長汀道中作　曉過長汀驛。溪山乃爾奇。老夫惟坐獃。遺物爲陳詩。鳥送穿林語。松垂拂澗枝。寄安久忘發。不是馬行遲。宋玫媿先生文集。謝埜仟掃晚歸長汀　兩意早無盡。寒雲晚更低。空中時散點。道上不成泥。歸柳挑相映。黄花參與齊。过四餘百里。喜見蒼松隴。騰角征南歸。次長汀壁間韻。謹繼元叢底無風池面靜。掬水佳人拍。破青銅鏡。殘月朦朧花弄影。新秋夕神鳥宿鶯。拍索閒懷添酒興。旋栂園蔬隨分成盤飣。說與翠微休息性。功名富貴皆前定。　再和　貴永無人深院靜。一枕春醒猶未快。臨鏡。簾捲新糖光射影。連忙掠起楚鬆鬢。　對景沉吟渾沒興。薄倖不來空把盃盤飣。休道婦人多水性。令宵獨自言無定。

橫汀　紹興府志。橫汀。在上虞縣東山側。晉謝氏所居。

雲汀　韻府群玉。下雲汀近。杜

雪汀　宋陳瓘雪汀詩　擁把平擁水上闌。坐看飛絮撲瓊臺。酒豪耳熱笙歌沸。塵悚幽人此地來。劉理雪汀詩　六出花輕巧剪裁。瑤林玉砌映南臺。冰澌四面寒光合。疑有飛僊月下來。秦豊雪汀見二鷗三鷗對立　二鷗三鶴羽毛鮮。立在方沙更可憐。全似爛柯棊勢裏。白棊初讓黑棊先。劉基題雪汀圖　天迷迷。地茫茫。雲無日白江水黃。跋烏凍縮龍走藏。雪花如月閒拂乘。彼何人斯一葉航。手持釣竿詠滄浪。詠滄浪。倚逍遙。天風吹入瑤池去。青女素娥應見招。

柳汀　宋陳摧柳汀詩　客幹參差籠月影。輕波蕩漾蘸烟條。暑天要此清涼地。欲往何辭度小橋。劉理　柳汀詩　江渡隨堤千萬縷。年年折盡最長條。誰知烟雨汀洲晚。閒舞東風拂畫橋。

楚汀　韻府群玉。風度楚汀秋。杜

鶴汀　韻府群玉。鶴汀鳧渚。王勃

渟汀　韻府群玉。猶脩鱗之遊渟汀。退之

直汀　方巨山直汀晚宿　沙頭新雨沒潮痕。獨立蒼茫欲斷魂。如以長江限南北。何堪醜虜共乾坤。中年歲月疾飛鳥。舊隱文移驚夜猿。鷗鷺不能知許事。烟寒袖手與誰論。

寒潮落汀　唐吳融西陵夜居　寒潮落漾汀。暝色入柴扃。

漱晚汀　唐杜子美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

汀州府　領縣六　長汀　寧化　上杭　武平　清流　蓮城

郡境
北至贛州界一百九十里
東北至邵武界三百八十五里
東至南劔州界三百五十里
東南至漳州界二百七十里
南至梅州界三百一十里
西南至潮州界三百九十里
西至贛州界六十里
西北至贛州界六十里
北
東
南
西
臥龍山
郡治
長汀縣
寧化縣
清流縣
武平縣
上杭縣
連城縣

郡城
北
東
南
西
郡治
州學
城隍廟

北

郡治

鎮山堂

譙樓

西

東

南

北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

北

西北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

東北至寧化縣界八十五里

臥龍山

西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

西

長汀縣

東至寧化縣界八十里

東

西南至武平縣界一十五里

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六十里

南

南至上杭縣界一百五十里

卷七千八百八十九

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

北

西北至贛州會昌縣界一百里

東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二十里

武平縣

西至贛州安遠縣界一百四十五里

西

東至上杭縣界五十里

東

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里

東南至潮州海陽縣界一百五十里

南

南至梅州程鄉縣九十里

九

卷七千八百八十九

北至寧化縣界二十里

北

西北至寧化縣界三十里

東北至南劍州將樂縣界一百二十里

清流縣

西至寧化縣界三十里

西

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一十里

東

西南至歸化縣界二十里

東南至連城縣界一百里

南

南至歸化縣界一十五里

十

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

北

西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

東北至清流縣界五十五里

西至長汀縣界一十里

西

連城縣

東

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里

西南至長汀縣界七十里

東南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五里

南

南至上杭縣界一百里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禹貢揚州之域牛女之分周爲七閩之域秦爲閩中郡漢屬會稽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置晉安郡又立新羅縣宋齊梁陳隋並省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置長汀州又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治新羅天寶元年改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爲汀州後移治長汀白石村五代晉開運元年其地爲朱文進所有後又屬南唐宋雍熙二年隸福建路元初置州如故至元十五年陞爲路

國朝洪武元年改爲汀州府臨汀志禹貢揚州之域星紀牛女分之間周官職方氏七閩之地春秋時勾踐滅吳無閩而有之是爲閩越無諸搖皆其後也秦滅諸侯置閩中郡漢高帝五年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孝惠三年以搖功多無諸又封搖東海王都東甌（通典注云今永嘉郡地）武帝元封元年取閩粵詔徙東越人（通典注云即閩州地）江淮間而墟其地後漢永和三年分建安置晉安郡領縣八其一爲新羅而汀基於此（唐志云汀州治新羅）宋齊因之陳以建安郡改置閩州又改豐州隋平陳改泉州罷縣焉唐開元二十四年始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取長汀溪名之舊圖經云水際平沙曰汀又云南丁位也以水合丁於文爲汀天寶元年改臨汀郡

乾元元年復爲汀州領縣四（長汀寧化龍巖沙縣）初治新羅（唐會要云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新羅縣爲龍巖縣則今之龍巖正州故治也去州四百里）後遷長汀村（今在上杭縣北十五里名曰舊州去州二百五十里）又遷東坊口（去今州治五里亦名舊州）大曆四年刺史陳劍奏遷白石卽今治是也（唐志云治新羅大曆四年遷白石皆長汀縣地唐會要云大曆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移汀州於長汀縣白石鄉未詳孰是）十二年割龍巖隸漳州唐末盜興汪淮王緒南入汀漳王潮與其弟審知執緒唐因以潮爲福建觀察使建汀舉籍聽命後稱閩歷朱梁後唐皆爲屬晉開運元年朱文進殺王氏子弟以許文稹來守朱鐵王延政之勢復孤解後有以虛聲至者文稹懼不克守以州降延政李璟兵攻破建州併而有之保大四年割沙縣置劍州迄晉漢周皆屬南唐宋朝開寶七年南唐亡遂入圖籍仍舊隸福建路領縣二（長汀寧化）淳化五年析上杭武平二場並爲縣割長汀縣地隸之元符元年析長汀寧化地縣清流紹興三年又析長汀地縣蓮城今爲縣六長汀倚郭寧化在州東北一百七十五里上杭在州南二百四十里武平在城西南二百七十里清流在州東北二百一十里蓮城在城南一百七十里寰宇記本州元領縣三今二　長汀　寧化

一縣。割出沙縣。入南劍州。舊唐書地理志。汀州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寶元年。改爲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爲汀州。天寶領縣三。十道志 汀州臨汀郡。歷代土地。皆與長樂郡同。唐開元二十六年。分置汀州。初置在新羅縣。以其地瘴。居者多死。大曆中移於長汀縣白石村。郡縣志 汀州臨汀郡軍事。春秋爲閩地。戰國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屬閩越國。東漢屬會稽郡。晉宋以後屬晉安。至唐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溪以爲名。天寶元年始歸職方。領縣六。長汀。 寧化。 上杭。 武平。 清流。 蓮城。輿地廣記 下汀州春秋爲七閩地。戰國爲越人所居。秦屬閩中郡。漢屬閩越國。後及東漢屬會稽郡。吳屬建安郡。晉宋以後屬晉安郡。隋爲泉州。唐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寶元年曰臨汀郡。唐末爲閩王氏所有。石晉時附南唐。復改南州。宋朝乾德四年復故名。今縣五。長汀。 寧化。 上杭。 武平。 清流。輿地紀勝 福建路汀州臨汀郡軍事。元城志。禹貢揚州之域。臨汀志。自晉已前並同泉州。晉武平吳。分建安置晉安郡。元和郡縣志。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又立新羅縣。而汀州始基於此。此據臨汀志而晉志晉安郡領縣八。新羅預焉。然宋齊志。皆云。領縣五而無新羅縣。疑梁陳以及隋。而晉安南安俱

多廢縣。並唐土聚。始復置縣。宋齊梁陳隋廢置無所考據。唐明皇時。福州長史唐循忠。於潮州北。廣州東。福州西。光龍洞。檢責得諸避逃役百姓共三千餘戶。奏置州。因長汀以爲名。元和郡縣志。本開元二十一年。又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治新羅。唐志本開元二十四年。與元和郡縣志年月不同。而世傳通典以爲元和二十六年分置汀州。改爲臨汀郡。與唐志年月亦不同。蓋之隨後開元二十一年。福州所奏得避役百姓三千餘戶。乃本潮廣福之間而開元二十四年。於福撫二州開置山洞。與二十一年地里小有不同。自開元二十一年建議。至二十四年成郡。二十六年又分化郡之地以益之。三者所書舉有不同。其本不過置郡之一事耳。改臨汀郡。本天寶元年。復爲汀州。乾元元年。初置州在新羅縣。因福建觀察王承昭奏。移理長汀白石村。寰宇記。本大曆十四年。唐志四爲本大曆四年不同。蓋之深按唐方鎮表。大曆四年。福建觀爲節度使。至大曆六年始改觀察使。然福州乃福建觀察使王承昭所奏。則當在大曆六年之後。合作大曆十四年。本寰記開云。江東採訪使。奏於虔州南山洞中置汀州。領長汀。黃連。新羅三縣人云。州移長汀。新造州衙。斬伐林木。凡伐大樹千餘根。其樹皆山都所居。有三種。其下者。曰猪都。居其中曰人都。居其高曰爲都。即

如人形而卑小。男子婦人自爲配偶。猪都皆身如猪。鳥都皆人首。盡能人言。聞其聲而不見其形。三都皆在樹窟宅。人都所居最華。人都或時見形。當伐木時。有術者周元大能伏諸都。爲禹步爲厲術。則以左合赤索。圍而伐之。樹既仆。伏其中。三都皆不能化。則執而投之鑊中煑之。唐末光州刺史王緒引兵渡江。陷汀漳二州而不能有。通鑑在僖宗光啓元年。王潮又以福建汀寧州。通鑑景福二年。王潮入福州。汀建二州亦降。王潮爲福建觀察使。汀州隸焉。通鑑在景福二年。後一歲。黃連洞蠻圍汀州。王潮遣其將李承勳擊之。蠻解去。通鑑在乾寧元年。潮卒。其弟審知繼有其地。通鑑在乾寧四年。至後晉時閩亂。朱文進擅命。汀州刺史許文稹舉郡降之。通鑑在開運元年。唐兵克建州。許文稹以汀州降于唐。同上。宋朝平江南地歸版圖。宋朝會要在開寶八年。隸福建路。宋朝會要在雍熙二年。今領縣六。治長汀。元一統志。元朝至元十四年丁丑。收附。置州如故。十五年陞爲總管府。二十一年八月。割出長汀縣所管城內三坊。城外十七坊。立錄事司掌之。仍領縣六。

長汀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晉爲新羅縣地。屬晉安郡。唐開元二十三年置縣於新羅縣之外。復遷於城東百步潭。大曆四年徙治白石。皆長汀

縣地。宋政和三年。移治於白石村之衣錦鄉。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長汀望縣。倚郭。隨二州。三遷。一在今上杭縣北十五里。一在東坊口。一在白石鄉。大曆四年。治今所。歷五代。迄宋朝。初無所更易。淳化五年。升上杭武平二場。並爲縣。分南以西地隸之。元符元年。又與寧化共析地。以縣清流。紹興三年。又割古田鄉六里。以縣蓮城。今州領縣六。其四皆長汀地。惟清流地。長汀寧化各半之。九域志。三鄉。留村一鎮。上寶一銀場。歸禾拔口二銀務。皆漢一鐵務。寰宇記。長汀縣。五鄉。地即長樂郡屬邑。唐開元中。立郡。郡縣志。開元中置。舊治長汀村。元一統志。輿地廣記云。本晉新羅縣地。屬晉安郡。臨汀志云。開元二十三年。置縣於新羅縣之外。復遷于城東百步潭二里之外。舊記開元二十四年。開山洞置。初治新羅縣之外。大曆四年徙治白石。皆長汀縣地。寰宇記云。舊治九龍水源長汀村。大曆中移縣在白石鄉。地名金沙水。即今治也。又宋沿革志云。政和三年因白鶴保改卜郡於白石村。而縣理亦遷於此村之衣錦鄉。郡凡三徙。縣亦隨之。元朝至元十四年。大兵收附汀州。而縣如舊。二十一年八月。定爲中縣。

寧化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唐初以黃連鎮爲黃連縣。天寶元年改爲

寧化縣五代唐同光二年遷於縣西五里即今治於宋始析置清流縣於境內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寧化望縣在州東北一百七十五里舊爲黃連鎮以地有黃連洞故名唐開元十三年因居民羅令紀之請置黃連縣實介福撫二州之間開山置州因爲屬焉天寶元年改名寧化宋朝元符元年割縣北六團里與長汀東北同置清流縣治在今縣東黃連鎮後唐同光二年徙今所九域志寧化州東北一百八十里三鄉龍門新舊二銀場長永大庇二鐵坑有鐵石山黃連洞寰宇記寧化縣東北六百里二鄉武德初爲黃連縣以地有黃連洞因以爲名郡縣志望寧化縣唐開元二十四年開山洞置輿地紀勝圖經云開元十三年置黃連縣唐志云本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而不言其建於武德元和郡縣志以爲本沙縣地開元二十三年開山置而輿地廣記亦以爲開元二十四年開山置俱不同而唐志亦不言其初爲黃連縣特疑以何郡當致元一統志邑之先曰黃連鎮在今縣治之東五里初因其名黃連縣唐天寶元年居民羅令紀等陳請更縣名遂改曰寧化後唐開光二年始遷今治此縣民稠地廣舊管十有六團宋元符間始析縣之皇華驛割管內六團地置清流縣而南鄉潭飛漈北鄉昭

德里等處民俗頑獷紹定三年焚蕩縣治南劍守臣兼招捕盜賊陳韡部兵剿賊事定仍設舊治欲爲寧化久安之計就於境內立南平北安寧寨安遠四寨以鎮安之元朝至元十四年大兵收附縣寨並如舊

清流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宋元符元年以寧化縣之皇華驛置此縣因溪流清洪以爲名紹定三年爲盜所燬元至元十六年復立縣治

國朝因之臨汀志清流中縣在州東北二百一十里本長汀寧化縣地舊有清流驛在寧化縣東麻倉團溪流回環清洪宋朝元符元年提刑王公祖道行郡憩驛愛其山川且謂長汀寧化壤地廣袤官民睽隔無以戢姦宣惠奏請分置一縣遂割寧化六團里長汀二團里置縣驛傍因以名焉元一統志本寧化縣地宋紹聖二年福建路提點刑獄王祖道行部相度寧化所轄地形介乎汀劍之間叢岡峻嶺地理延袤難以偏理遂上其事于朝乞於此地皇華驛立縣治時有進士伍涉三班借職劉孝基等願獻地創縣廨後得旨許改爲縣以溪流清洪因取清流爲名析寧化迂遠之地八團里隸焉元符元年十月甲寅肇創二年七月庚申落成實汀之下邑也圖經云本晉之清流驛紹定三年寧化潭飛漈盜發縣治焚蕩令王元瑞勞心撫安復創廨舍市井一新元朝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兵收附尋爲

草寇所燬十六年復立縣治

上杭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唐開元初立市於龍巖縣之太平場後遷于興化鄉即漳州龍巖縣餘地也然未以縣名宋淳化三年始置縣於鬱沙之語口市乾道四年改立縣于來蘇里名曰上杭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上杭中縣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唐開元間置州凡再遷皆於今縣爲近新羅今龍巖縣在縣東百五十里長汀村今號舊州在縣北十五里梁後徙白石相距三百餘里始於胡雷下保置上杭場南唐保大十二年徙執音仇梓保今太平鄉宋朝淳化五年升爲上杭縣割長汀南境隸焉至道二年徙鬱沙咸平二年徙語口天聖中鍾寮場坑冶興盛商旅輻湊徙縣治之乾道三年縣令鄭𤧸因民有請申州及諸司獲旨徙郭坊即今治是也九域志上杭州南一百八十里四鄉鍾寮一金場輿地廣記上杭縣本長汀縣之上杭場宋朝淳化五年升爲縣有青巖山鍾嵒輿地紀勝在州南一百九十里寰宇記云在州南去八日程接漳州界圖經云本晉新羅縣地置上杭場宋朝會要云淳化五年陞爲上杭縣鄞川志云自至道三年至咸平二年凡二徙天聖間徙鍾寮即今之縣治也宋朝會要云本治鍾寮場乾道四年徙治郭坊元一統志按唐地理志開元初

立市於龍巖縣之太平場以便貿易後遷市於興化鄉即今漳州龍巖縣餘地也然未以縣名宋淳化三年因民便始創縣於鬱沙之語口市後遷於平元團之鍾寮縣既屢遷民未按堵乾道四年縣令鄭𤧸相地於來蘇里卜吉遷請創縣治於此即舊州之故地也按字義杭與航同蓋言自縣而上可通小舟自縣而下有魚磯間隔舟楫不通故名上杭元朝至元十四年正月收附仍舊

武平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唐龍巖縣地屬漳州五代南唐爲沙縣地屬南建州宋淳化三年析龍巖縣沙縣之太平鋼鼓山興化等鄉立武平縣屬汀州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武平中縣在州西南二百一十里唐置州之後析西南爲兩鎮曰南安曰武平相距百二十里隸長汀爲關交泰四年省南安併爲武平場宋朝淳化五年升爲武平縣舊經云以其地坦夷而人多好武故名仍割長汀西南境隸焉九域志上武平州西南二百五十里五鄉寰宇志上武平場州西南去計五日程連循州界輿地紀勝在州西南百二十里圖經云本晉新羅縣地唐置武平場元一統志按圖經宋淳化三年因唐大曆三年割龍巖縣隸漳州南唐保大曆六年割沙縣隸南劍州其土

廣難治遂析二縣之太平銅鼓山興化等鄉立武平縣捐其陰陽者常以縣治山水不利民官寓治禪果院有年于茲元朝至元十四年狀附亦無遷改今爲下縣

蓮城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宋紹興三年以長汀縣地析爲此縣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蓮城下縣在州南一百七十里本長汀縣地紹興三年梅州司士曹事虞觀進狀稱比嘗攝尉長汀竊見縣境闊遠有地名南北團去縣三百餘里務者難於赴愬強者恣其剽掠居民商旅皆無聊賴乞於其地分一縣准勅置縣因其素號蓮城村以名之郡守鄭公強度地之宜割長汀村古田鄉六團里隸焉郡縣志本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本屬長汀紹興三年析置輿地紀勝圖經云本長汀縣之蓮城村宋朝會要云紹興三年割古田置蓮城縣元一統志按鄞江志云四山環遶簇簇如蓮始以名村又因以名縣右奉議郎石崇義正爲縣宰由是境內大治元朝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兵收附仍即舊基立治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至到

本府臨汀志臨汀爲郡治長汀上接劍邵下抵漳梅潮旁聯贑封域之內絕長補短方九百餘里其距外邑則寧化蓮城爲近清流次之上杭武平爲遠其趨鄰郡皆遵陸若水路則長汀溪達上杭直至潮州入于海寧化溪下清流投南經沙縣南劍州直至福入于海　郡境東西四百一十里南北五百里東至南劍州七百里（自三百五十里度船岡入南劍州界）西至贑州四百一十里（自六十里新路嶺入贑州界）南至梅州四百三十五里（自三百一十里沙千村入梅州界）北至贑州三百七十里（自一百九十里張坑入贑州界）東南至漳州六百三十五里（自二百七十里大池入贑州界）西南至潮州六百六十五里（自三百九十里撩錢山入潮州界）東北至邵武軍六百三十里（自三百八十五里至象坪入邵武界）西北至贑州四百四十里（自六十里黄竹嶺入贑州界）　通典東至清源郡龍溪縣千四百五十里南至潮陽郡程鄉縣界一千里西至南康郡雩都縣九百里北至臨川郡南豐縣千六百里東南到漳浦郡潑悰恩縣界千五百里西南到潮陽郡程鄉縣八百里西北到臨川郡南豐縣界一千六百里東北到長樂郡一千三百六十里去西京六千四百七十三里去東京五千三百七十里九域志東京三千五百九十里東至本州界首至南劍州四百二十里西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虔州四百九十里南至本州界三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九十里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虔州四百二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五百二十二里自界首至漳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本州界四百里自界首至潮州六十里東北至本州界三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南劍州四百二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虔州四百九十里寰宇記東北至東京五千七百里西北至西京五千三百里西北至長安六千一百九十五里東至龍溪縣二千四百五十里南至潮州一千三百里若至潮州管下程鄉縣界一千里西至虔州雩都縣界九百里至虔州一千二百里北至撫州南豐縣界一千六十里東南至漳州潑悰恩縣界一千五百里西南至潮州程鄉縣界八百里西北至撫州南豐縣一千六百里東北至福州永陸相去一千三百六十里東北至

建州二十五百里。郡縣志：東西五百里，南北四百里。四至八到：東京三千五百九十里，東至南劍州八百九十里，西至贛州五百五十里，南至梅州六百二十里，北至贛州四百八十里，東南至漳州二十二十二里，西南至潮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南劍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贛州七百四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一十九里，北至太都五千五百五十九里。東至南劍路界三百里，西至贛州界六十里，南至潮州界五百七十里，北至贛州界二百九十里，東到南建路四百里，西到贛州路四百一十里，南到潮州路六百六十里，北到建昌路七百里，東北到邵武路六百六十里，西南到梅州路四百三十里，東南到潮州路六百三十里，西北到贛州路二百四十里。　錄事司里至與本路同，江浙須知：東至延平路界三百里，西至贛州路界六十里，南至潮州路界五百七十里，北至贛州路界二百九十里，東到延平路界七百里，西到贛州路城四百一十里，南到潮州路城六百六十里，北到建昌路城七百里，東北到邵武路城六百六十里，東南到潮州路城七百五十里，西南到梅州路城四百三十里，西北到贛州路城二百四十里。

長汀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四十五里，南北二百三十五里。東至寧化縣界八十里，以杉木嶺為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九十里。西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以新路嶺為界。自界首至瑞金縣二十里。南至上杭縣界一百五十五里，以桑溪嶺為界。自界首至上杭縣三十里。北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以黃竹嶺為界。自界首至瑞金縣二十里。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六十里，以野狐嶺為界。自界首至蓮城縣一十里。西南至武平縣界一十五里，以黃公嶺為界。自界首至武平縣一百五里。東北至寧化縣界八十五里，以黃土嶺為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七十里。西北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以石膈嶺為界。自界首至瑞金縣二十五里。水路：鄞江溪自縣十里西南會於麻潭，又十五里會于南溪，又二十五里會于大潭，直至上杭縣。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一十五里，北至大都五千五百五十六里。南至本路一里，東至寧化縣界一百里，西至贛州路瑞金縣界六十里，南至上杭縣界二百五十五里，北至贛州路石城縣界四十五里，東到清流縣二百一十里，西到贛州路瑞金縣一百里，南到武平縣二百五十里，北到贛州路石城縣一百六十里，東南到蓮城縣一百四十里，西南到武平縣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寧化縣二百八十里，西北到贛州路瑞金縣一百里。

寧化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里，南北二百里。東至清流縣界二十五里，以百步嶺為界。自界首至清流縣二十里。西至贛州石城縣界七十五里，以狼坑為界。自界首至石城縣二十里。南至長汀縣界九十里，以杉木堆為界。自界首至長汀縣八十里。北至邵武軍建寧縣界一百一十里，以孟家坪為界。自界首至建寧縣七十里。東南至清流縣界六十里，以大船嶺為界。自界首至清流縣六十里。西南至長汀縣界七十里，以黃土嶺為界。自界首至長汀縣八十五里。東北至邵武軍泰寧縣界一百二十里，以龍坑坳為界。自界首至泰寧縣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建昌軍南豐縣界一百二十里，以卑橋嶺為界。自界首至南豐縣二百三十里。　水路：縣溪其源有六，會于東渡，過清流，及沙縣而東。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二百五里，北至大都五千四百五里，南至本路一百八十里，東至南劍路將樂縣界二百八十五里，西至贛州路石城縣界五十里，南至本路長汀縣界一百里，北至邵武路建寧縣界九十里，東到南劍路將樂縣三百里，西到贛州路石城縣八十里，南到長汀縣一百八十里，北到建寧縣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清流縣六十里，西南到瑞金縣二百二十里，東北到泰寧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廣昌縣二百里。

清流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二百里。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一十里，以龍安為界。自界首至沙縣二百里。西至寧化縣界三十里，以草鞋嶺為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三十里。南至寧化縣界一十五里，以百步嶺為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九十五里。北至寧化縣界二十里，以金船嶺為界。自界首至寧化縣四十里。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里，以上琴坪為界。自界首至蓮城縣三十五里。西南至寧化縣界二十里，以捻旗隔為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二十五里。東北至南劍州將樂縣界一百三十里，以覆船岡為界。自界首至將樂縣一百一十里。西北至寧化縣界三十里，以大船嶺為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三十里。　水路：縣溪水自寧化至縣下夢溪，通九龍灘，入沙縣，浮流口通南劍州福州。九龍灘險甚，向時鹽運泝流，皆止於此。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四十五里，北至大都五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本路一百二十里，東至南劍路將樂縣界八十里，西至本路寧化縣界三十五里，南至寧化縣界十五里，北至寧化縣界二十里，東到將樂縣二百四十里，西到寧化縣六十里，南到蓮城縣一百四十五里，北到寧化縣六十里，東南到沙縣三百一十里，西南到寧化縣四十五里，東北到蓮城縣二百八十里，西北到寧化縣六十里。

蓮城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一十五里，南北一百三十里。東至南劍州沙

縣界一百里以浮流口爲界自界首至沙縣二百里西至長汀縣界一十里以巖頭野狐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二百六十里南至上杭縣界一百里以崆嶺爲界自界首至上杭縣六十里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以黄杭渡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一十里東南至南劍州沙縣界二百五里以浮流口爲界自界首至沙縣二百里西南至長汀縣界以河源扳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里東北至清流縣界三十五里以上舉坪爲界自界首至清流縣一百里西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以四保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一十里元一統志西至上都六千二百四十五里西至大都五千二百四十五里西至本路一百二十里東至南劍路沙縣界一百三十里西至本路長汀縣界二十五里南至本路上杭縣界八十里北至本路長汀縣界三十五里東到南劍路沙縣四百八十里西到長汀縣一百二十里南到漳州路龍巖縣三百五十里北到清流縣一百八十里東南到南劍路沙縣四百八十里西南到長汀縣一百八十里東北到清流縣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長汀縣一百八十里。

上杭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九十里東至漳州龍巖縣界一百里以大池爲界自界首至龍巖縣五十里西至武平縣界二十五里以石田爲界自界首至武平縣六十里南至潮州海陽縣界二百里以摽錢爲界自界首至海陽縣二百二十五里北至長汀縣界三十五里以黄陽坳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五十五里東南至漳州龍巖縣界一百九十里以緑嶺爲界自界首至龍巖縣五十里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六十里以松源爲界自界首至程鄉縣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長汀縣界八十里以谷奢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一十里西北至武平縣界八十里以檀嶺爲界自界首至武平縣一百一十里。水路長汀溪入縣境與六鄉之水會直至潮州。自汀至潮凡五百灘至良磧逾嶺乃運潮鹽仕東路。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五十五里北至大都五千五百五十五里南至本路二百三十里東至蓮城縣界二百五十里西至武平縣界三十五里南至漳州路龍溪縣界三百一十里北至長汀縣界一百六十里東到蓮城縣三百四十里西到武平縣一百里南到龍巖縣四百五十里北到長汀縣二百四十里東南到蓮城縣五百八十里西南到龍溪縣五百五十里東北到長汀縣五百八十里西北到長汀縣三百四十里。

武平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九十五里南北二百四十里東至上杭縣界五十里以竹鬱保黄墳爲界自界首至上杭縣界三十五里西至贛州安遠縣界一百四十五里以大中山爲界自界首至安遠縣九十五里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九十里以南安巖爲界自界首至程鄉縣一百三十五里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以黄公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潮州海陽縣界一百五十里以盧嶺爲界自界首至海陽縣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里以千口爲界自界首至程鄉縣一百二十五里東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以黄公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五里西北至贛州會昌縣界一百里以南瀑口北嶺爲界自界首至會昌縣一百一十里。水路水出梅州界其間淺險處多。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五百九十九里北至大都五千八百三十九里南至本路二百八十里東至上杭縣竹鬱保黄嶺五十里西至贛州安遠縣界大中山一百四十里南至梅州程鄉縣界南安巖九十里北至長汀縣界黄公嶺一百五十里東到上杭縣八十里西到贛州路安遠縣二百四十里南到梅州程鄉縣二百三十里北到長汀縣二百四十里東北到石門縣一百六十里西南到梅州程鄉縣二百二十里東南到潮州路海陽縣四百五十里西北到贛州路會昌縣二百一十里。

城池

臨汀志高城固壘所以保民。矧汀底閩而盱贛潮梅環其境。壁于嶠處時作。可使弗高且固乎。諸邑城多墮。郡城乃累土成之。念陶甓更難。爲力未暇。端有俟於後之君子。郡城。唐大曆四年刺史陳劍移築龍山。瞰溪。大中初刺史劉岐始剏敵樓一百七十九間。宋朝治平三年郡守劉公均被旨增廣周五里二百五十四步。基三丈。面廣三之一。高一丈八尺。濠三濠深一丈五尺。引南拔溪水環流以繞之。修六門。南曰頒條。靖康元年郡守蘇公公才闢門外直街五百步抵麻潭曰鄞江。通判龐正對東南曰通遠。正東曰濟川。東北曰興賢。正西曰秋成。紹興間贛寇擾。郡守黄公武增脩。隆興改元。郡守吳公南老又增修。今爲敵樓五百一十五間。子城唐劉岐剏築。宋朝治平間修繕周一里二百九十一步。高二丈一尺。爲敵樓二百一十一間。宣和間郡守潘公闢重建雙門聚樓其上。紹興間郡守趙公充夫以土城緩急不足恃。欲甃以磚石。又慮工役太亟則煩擾而郡力不任。乃定規畫。始于子城。歲甃一里。不五六年則併羅城皆石矣。惜繼者遂輟。迨嘉熙間郡守戴公挺招窰户軍五十人。置官窰於郭東大寨以陶磚瓦。欲無擾於民。包砌肖及頒條濟川興賢等門。畿已秩滿。繼者復輟。移

官窯磚瓦爲臺榭不急用而買窯薪於里長民反重困寶祐六年郡守胡公太初訪求民瘼亟除免窯薪之敷民甚便之然包城亦重事原窯薪之擾皆出於吏奸若州不必將窯薪錢下縣科數只令窰軍於未興工前自自採伐官給其直仍嚴禁塑青操斫則不至擾民而城可包砌矣 長汀縣附郭 寧化縣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分四門端平間軍趙時館修復累石爲之周圍五百丈東門曰迎春元名建寅南門曰端平元名道冠西門曰通聖元名道範北門曰朝天元名朝宗寶祐水圮僅存舊址開慶元年宰林公玉以磚砌北門架樓其上爲邑民避水之地未遑焉 上杭縣城周一百六十步端平間令趙時鉞興築可容二百餘戶轉卑激水注爲濠池然覆茅竹筴燎于火淳祐間令趙希䟽重繕而小之復圮于水寶祐間令潘景亞再加板築址以石甃以磚覆以瓦可備禦 武平縣城周二里八十步分三門東曰永平南曰南安西曰人和紹興間使相張魏公浚帥本路差官相視給費翻築端平間令趙汝籌重嘉修築寡𡨋今惟存舊址焉 清流縣舊止有子城周二百丈外無城有四門東曰迎恩西曰登瀛南曰平波北曰拱辰紹興間寇擾無險可恃邑人大恐令鄭思誠鳩集流散以興板築歲久復隍但存故基 蓮城縣城周一里一百四十步架屋

其上爲敵樓外有池濠紹興間令丘鈇若砌築乾道間令楊立中砌三門歲久復隍端平間令米巨宏當寇盜稍平重嘉修築淳祐間令羅應奇修立甕門東曰通京元名朝京西曰秋成元名勝睡南曰薰風元名龍川

坊里墟市

本府臨汀志郡枕山臨溪爲城周表繞五里市廛居民多在關外營壘亦有在關外者故城內方纔三而城外餘二十闤闠繁阜不減江浙中州但諸邑境犢山逵聚落星散舊志舉孟子鄉田同井守望相助之說頗合於保伍令糾集粗備規畧可行使申儆有常民可莫撫而卧也 州城內福善坊在路陡左登賢坊在州治左元名達賢淳化間郡守盧公同父改名仍書扁崇福坊在州治右郡守盧公同父書扁 城外 青紫坊在城餘門外寶慶間郡守林公岳改今名仍書扁詞學坊在縣前以紫宰間博學宏詞謝潜居此故名端平間軍水蘊重創書扁崇善坊在濟川門外郎星坊在濟橋南以咸平間祠部郎中吳簡言居此故名紹定間郡守林公岳重創書扁鄞河坊分上中下並在縣東登俊坊在濟川橋東元名木東端平間郡守李公華改今名永康坊在有年橋南端平間郡守李公華重創攀桂坊在興賢坊門外開慶元年重創郡守胡公太初書扁金花坊分上中下並在縣東北仁壽坊分上中下並在縣南元名木蘭端平間郡守李公華改今名富文坊分上中下並在縣西南元名富民後改舊宣端平間郡守李公華改今名崇雅坊在縣西寶慶間郡守林公岳增葺仍書扁今廢清泉坊在秋成門外興福坊在秋成門外州社稷前端平間郡守李公華增葺興仁坊在秋成門外五里杉嶺市寶慶間郡守林公岳增葺仍書扁今廢 元一統志舖市司領本城坊郭

長汀縣附郭 鄉三 衣錦鄉管里六在長汀縣東以真宗賜羅氏錦旗云明時衣錦還鄉故名 歸仁里 仙桂里 古城里 清泰里分上下 營陽里 永寧鄉在長汀縣南管里六 成功里分上下 宣德里分南北 四保里 平源里 古田鄉在長汀縣東管團里二 河源上團 巖頭團 墟市十 縣市在長汀縣水東 杉嶺市在長汀縣西五里 何田市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舊名官鎮 成功墟在長汀縣西南百里 郭屋墟在長汀縣西南八十五里 南溫墟在長汀縣西南百二十里 歸仁墟在長汀縣東七十里 三州墟在長汀縣南六十五里 單溪墟在長汀縣南百二十里 蓁荷墟在長汀縣南百四十里

寧化縣 興賢坊 太平坊 開慶坊舊志載十三坊紹定寇燬今復建

三坊 鄉二 桂枝鄉在寧化縣西管團里五 遷善團 新村團 永豐里 攀龍里 會同里 登龍鄉在寧化縣南管團里五 招賢里 招化里 柳楊團 下覺里 溫泉團 墟市六 縣市在寧化縣水南 中沙墟在寧化縣北三十里 石壁墟在寧化縣西四十里 烏村墟在寧化縣東北五十里 安樂墟在寧化縣西南九十里 滑石墟在寧化縣西南七十里

清流縣 拱辰坊 登俊坊 攀桂坊 進賢坊 龍門坊 鳳池坊 朝天坊 仁智坊 朝真坊 鄉二 折桂鄉在清流縣東管團保七 郭下團 倉盈團 永德團 夢溪團 羅村團 北團 四保 龍山鄉在清流縣南管里一 歸仁里 墟市七 縣市在清流縣南 白石墟在清流縣北五里 吳地墟在清流縣東北四十里 廖源墟在清流縣東南五十里 清口墟在清流縣東北四十里 浮竹墟在清流縣東北八十里 長伢墟在清流縣東北三十里

蓮城縣 華封坊 崇儒坊 富壽坊 介福坊 迎恩坊 俊德坊 變雲坊 擢桂坊分上下舊志載六坊紹定間寇燬今復建元坊 鄉一 古田鄉在蓮城縣東北管團里六 南團 姑田團 席湖團 河源下

里。北團。袁正里。墟市三。縣市在蓮城縣南。 呂濮墟在蓮城縣南六十里。北團墟在蓮城縣北三十五里寨前。

上抗縣。登俊坊。朝紳坊。舊志載四坊。紹定間寇燬。今復建二坊。鄉團十一。平原團。平元里。安豐里。分上下。來蘇里。古田里。黨沙里。來蘇團。勝運鄉。興化鄉。太平鄉。金豐鄉。墟市二。縣市在上抗縣南。濁石墟在上抗縣北八十里。

武平縣。文明坊。興賢坊。集賢坊。人和坊。魁星坊。和義坊鄉七。順義鄉在武平縣東管里三。武溪里。忠孝里。禾平里。萬安鄉在武平縣東管里三。禾豐里。千秋里。大順里。歸順鄉在武平縣西管里四。東流里。留田里 丘田里。順明里。永平鄉在武平縣南管里四。歸平里。招仁里。安樂里。石塘里。永寧鄉在武平縣北管保七。七里保。相坑保。露溪保。亭頭保。象村保。大和保。招信保。安豐鄉在武平縣東管保六。睦郡保。分上下。新恩保竹鑒保。豐田保。高吳保。清平鄉在武平縣南管里三。長泰里。留村里。河頭里。墟市三。縣市在武平縣南。東坑墟在武平縣東三十五里。大洋墟在武平縣西四十五里。

橋梁

臨汀志。環郡皆山也。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斯橋之所由興。川容水不能多。遇久雨暴溢。輒衝激。茲橋之所以廢。必植基固。必用工緻。必隨隳隨葺。庶乎其無恙乎。

長汀縣濟川橋在長汀縣東濟川門外。舊以木爲之。架二樓其上。列肆兩旁。日夕闐闠。俗號水東橋。郡守陳公軒有詩云。十萬人家溪兩岸。綠楊烟鎖濟川橋。慶元間。郡守趙公伯槍捐見錢百五十萬。疊石爲四砥。架梁以濟。後石砥傾損。郡人以列肆障蔽非便。請于郡。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助俸募緣。撤而新之。仍親書橋扁。 惠民橋在濟川橋南。舊名建州橋。相傳創於五代。至宋初更創。改惠民。紹興間。圮於水。郡守張公昌捐俸重造。開人號張公橋。淳熙初。郡守呂公翼之復今名。嘉泰間。郡守趙公彥欄疊石爲四砥。淳祐間。又圮於水。郡委寀葉一新。募緣重創。 南岸橋在惠民橋下流。慶元間。郡守陳公曄創始。隔二歲。弟映來守成之。扁棠■橋。嘉定間圮於水。郡守傅公康捐俸二千緡重創。莆陽陳公宓書。改名南阜。淳祐間復圮於水。郡人重創。 通遠橋在濟川橋下流。以木爲之。 興雲橋在崇善坊鎮三壕口。舊廢。寶祐間坊人重創。 金沙橋在登俊坊。今廢。有庵在。 有年橋在長汀縣東永康坊。創於紹興間。圮於水。乾道間郡守謝公知幾更爲浮梁。扁曰太平綠虹之橋。淳熙間郡守趙云不便。復架輿梁而屋之。嘉定間郡守鄒公非熊重創。改今名。 攀桂橋在長汀縣東三里。 高洋橋在長汀縣東十里。 新橋在長汀縣東三十五里。嘉定間。郡守趙公崇模重創。 鎮南橋在長汀縣南三里羅坊上渡。慶元間。郡守趙公伯槍創。

南安橋在長汀縣南七里。游絕渡。淳熙間迎奉南巖定光佛入州。衆創此橋。故名。近毀於野燒。今方議脩復。 普濟橋在長汀縣南三十里。舊以木爲之。號横板橋。淳熙間圮於水。郡人鍾慧常鬻家貲改創石橋。知縣劉道政爲之記。 廣渡橋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淳祐辛亥圮於水。衆緣更創郡守盧公同父書扁。寶祐間水復圮其半。今方議脩復。 普通橋舊名石壁。南二十五里。 南按橋在長汀縣西五里。淳祐間圮於水。今方議脩復

寧化縣。 萬壽橋在寧化縣治南。舊名阜通。元豐間宰江淵創。政和間燬於火。嘉熙間宰劉煥重創。以橋中爲祝聖放生池。易今名。寶祐間復燬於火。宰林公玉平邑民復創。 雙虹橋在寧化縣治西。紹定寇燬。淳祐重創水圮。宰林公玉平邑民復創。 龍津橋在寧化縣南寶祐間圮於水。 龍門橋在寧化縣東龍門坊。寶祐圮於水。惟一二石砥在焉

清流縣 龍津橋在清流縣東。舊以舟渡。紹興間提刑吳公逵行郡經從。謂是乃邑之喉衿。東以石橋將旁。民畢出。淳熙間令吳松始議爲石址六。飛屋四十二間。靡錢三百二十萬有奇。越五年功未及半。以罷瘦輟。紹熙間令曾造輸俸率先。僅足石砥。嘉泰間令吳補之架屋二十五間。扁曰龍津。東創閣曰快倚。西創閣曰凌煙雲。橋岸創庵曰濟川。紹定寇擾燬於火。端平間令王元瑞重創。淳祐間令林奕就橋中間創放生亭。今爲一邑壯觀。 祝聖橋舊名魁星。在清流縣之西。淳祐間令林奕重創。後圮於水。寶祐間令林應龍率邑人共成之。 三港橋慶元間僧妙金創。 白石橋在清流縣北五里。後以水圮。僅存石砥。亦頗其一。橋據要津。春水則病涉。寶祐間邑人趙必達募緣重創。

清口橋在清流縣東北四十五里。紹熙五年僧覺源募創。 嵩溪橋在清流縣東五十里。嵩溪鋪乃往來孔道。歲久頹燬。寶祐間令林應龍重創。

蓮城縣 擢桂橋在蓮城縣南。舊名清溪。紹興間令劉國瑞創。後圮於水。令黃攀重創。靡金錢七百萬。魏郡開國公洪公邁爲之記。後燬於火。嘉定間攀之姪埒爲令。又創之。 晝錦橋在蓮城縣西。令董興戢創。 通濟橋在蓮城縣南二里。慶元間令鄭康成創。 常豐橋在蓮城縣南五里。淳熙間令常固創。 徐長者橋在蓮城縣北三十里。乃邑人入京孔道。先是病

涉里人徐二公捐家資鼎剏石橋累年乃成郡守盧公同父書名扁
上杭縣 通駟橋在上杭縣西一里舊以木為之屢蕩於水慶元間疊石
為矼架屋其上也
武平縣 大觀橋在武平縣東剏於大觀中故名 化龍橋在武平縣溪
南 太平橋在武平縣東寶祐間重剏易名登雲 南安橋在武平縣南
八十里南安巖均慶寺前 望傢橋在武平縣西五里通靈洞院 萬安
橋在武平縣東十里太平寺前 萬坊橋在武平縣西北三十五里

風俗形勢

臨汀志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曾耆觀禍楚急齊舒從古而然汀
山峻水急習氣勁毅而狷介其君子則安分義勵廉隅雖為浮俠其小人
則質直果敢不以侈靡崇飾相高然經界未行而賦役偏舟車不通而商
賈室農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曠土遊民婦不以蠶絲自工惟事乎治麻
緝苧是以積貯有限服用無華外邑山谷之間亦時有弄兵弭筆為里閭
梗者舊志謂陰隘荒陋輕生尚武人情不甚相遠控御之得其道惠養之
有其方陰制而默化之寧有不丕變者亦長治者之責爾寰宇記風俗與
福州同輿地紀勝水際平沙曰汀說文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杜

佑通典今汀閩越西南其地與贛潮梅接崇山複嶺民生尚武島居者安
魚鹽之利山居者任耕織之勞鄞江志臨汀為郡李唐六葉開福撫二山
洞而置焉南通交廣西達江右實甌閩之奧壤也張淵修學記汀州於福
建為絕區西南與江廣比境距虔梅二州最近王肆老修城記汀為州在
閩山之窮處複嶂重巒縣亘數百里東接贛水南隣北粵深林茅竹之間
載覺同慶寺觀音殿羅漢閣記閩部所隸八州而汀為絕區山曰靈蛇曰
雞籠曰蒙荷水曰九龍曰寅湖曰鄞江西隣贛吉南接潮梅實江西二廣
往來之衝鄞江志汀在西南境介於虔梅之間南通交廣北達江右銅鹽
之間道所往來鄭强努智州學記前直圓峯復枕卧龍山黃休重修東漲
水丸閩有八郡汀隣五嶺然風聲氣習頗類中州東一齋既賢學田碑元
一統志汀之為郡山重複而險阻水迅急而淺澁民生其間氣剛愎而好
鬭忌褊迫而淺中亦風土使然也圖志云仕者盛時化行俗美其君子質
直好義而怙於進取其小人則愿慾少文而安於勤勞舟車不通商旅罕
至惟以耕鑿為務故無甚貧甚富之家蠶桑不宜絲錦罕得惟以麻枲為
業西隣章貢南接海潮山深林密巖谷阻窮四境椎埋頑狠之徒黨與相
聚摩勢相倚負固保險動以千百計號為會民時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

其害嘗被其擾蓋皆江右廣南游手失業之人逃于此漸染成習近數
十年間此風方熾古豈有是哉圖志云 郡有三像二佛人多好善尊文
儒術亦多民產薄故嗇用性直故少詐鄞江志云 長汀西接贛界南抵
上杭民生其間淳朴無文男女織食其力 寧化為邑民淳俗朴衣不貴
文綉罕不尚譽斷道不通舟車民不慣商賈 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清流
記云 山勢巍峩水性激烈人之生也資禀朴茂故其氣習勁毅學文者
安分義尚武者畜忠勇農以耕稼自力婦以績紡為功其為語言也平易
其為服用也簡朴風俗槩見於此蓮城記云上杭與撫潮三郡夾界風淳
俗質每遇秋冬之交多有嵐瘴民易疾病黨土曠人稀山深林密又有江
右游手趂生之備逃聚于此呼群黨侶土著之民不達寧處其成驕勢迫
求如之何惟上之人御得其道庶無虎兕出柙之憂 武平南抵循梅西
連章貢篁竹之鄉煙嵐之地往往為江廣界上逋逃者之所據或曰長甲
或曰某寨或曰會洞少不加意則弱肉强食相挺而起我之田產為所占
據而不輸官鄉民妻孥為所剽掠莫敢赴愬土著之民日見逃亡逋聚之
徒益見恣橫上杭記云武平本為中縣今則黃茅白葦煙火不接職此之
由新圖經云 南丁位也以水合丁於文為汀圖經云慈竹笋抽疑夏籜

木犀花發認春香按孫公扶圖載林君宇拿擧詩子孫華老家其在汀洲
作此詩一聯道盡汀州風景眉陵志云 全閩形勢數臨汀贛嶺連疆似
并陘江匯重淵鎖地脈山横華蓋應天星未見逸詩

戶口

臨汀志汀初隸晉安為新羅縣唐開元間福州長史唐循忠括引諸逋逃
戶三千餘置郡正元杜祐作通典戶五千三百三十口萬五十九百九十
五追宋朝承平日久生聚日滋元豐九域志已載主戶六萬六千一百
五十七客戶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九視唐既數倍慶元舊志載主客戶二
十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主客丁四十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一視元豐又數
倍非中更紹定寇擾因以殲殘流亡幾致減半數年來始復其舊有以見
本朝鴻恩厖澤涵育之深云 祖額戶一十五萬三百三十一戶計一十
七萬五千三百六十二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一
十八人總計三十二萬一千八十口 主戶 坊市二千八百八十九戶
計五千五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千二百三十三人總計七千二百
三十八口 鄉村九萬九千八百二十五戶計一十二萬四百四十七丁
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十三萬六百九十一人總計二十五萬一千一

百三十八口。客户。坊市二千三百九十六户。計二千五百五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八千二百一十三人。總計一萬七千一十八口。鄉村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一户。計四萬七千四百五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四千五百八十一人。總計五萬一千九百八十六口。遺年見管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一户。計三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三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十九萬九千二百四十八人。總計五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口。

主户。坊市三萬三千四百五十六户。計八萬二千一百單一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千四百一十五人。總計八萬三千五百一十六口。鄉村九萬三千六百四十四户。計一十五萬五千八百五十一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八人。總計二十八萬九千四百三十九口。客户。坊市三萬九千一百七十户。計三萬九千三百六十二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二人。總計六萬五千二百九十四口。鄉村五萬六千九十一户。計五萬六千一百一十九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三萬八千三百一十三人。總計九萬四千四百三十二口。除新收落帳外。見管二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三户。計三十三萬五千一百六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四人。總計五十三萬四千八百九十口。主户。坊市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九户。計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七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千五百四人。總計八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口。鄉村九萬三千八百五十七户。計一十五萬六千二百五十七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三十八人。總計二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五口。客户。坊市三萬九千三百八十一户。計三萬九千九百二十六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萬六千七百七人。總計六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口。鄉村五萬六千四百三十六户。計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總計九萬五千四十一口。唐正元間。户五千三百三十。口萬五千九百九十五。宋元豐九域志。已載主户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七。客户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七。視唐既數倍。慶元舊志。載主客户二萬八千五百七十七。主客丁四十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一。視元豐又數倍。九域志户主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七。客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七。寰宇記唐開元户四千六百八十。宋朝户主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客四十二百七十七。郡縣志宋朝户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七。隆興二年 江浙須知係至元二十七年。元抄籍定。本路總有户口。諸色南户四萬一千六百六十四户。計二十三萬四千一百九口。軍户二千四百二户。站户三百三十二户。醫户一十六户。儒户五十户。鋪兵二百四十二户。匠户一户。無名色民户三萬八千六百二十一户。僧寺道觀八十七處。計一百五十二名。僧寺六十七處。僧行等七十五名。道觀二十處。道士道童等七十七名。

稅賦

臨汀志。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貧。二稅視他郡為重。朱文公熹。漕使王公回。郡守祝公檏。布衣雷衡。皆請行經界。迄不果。昔因已病之矣。史紹定寇擾阡陌湮蕪。常賦陷失。而郡計窘。或業去產存。或業輕產重。而民力殫。官版簿不明。民砧基無有。姦豪擅利。貧弱罹殃。經界之行。實今日急者也。事大體重。念非得請於上。則郡家亦未易爲採民風者。宜有訪於此。夏稅。

本州原管六縣。夏稅一萬九千一十八貫。七百九十三文正。紬計錢銀草麥四色。共七萬八千三百八十九貫。二十二文。錢會各半。紹定寇擾後。六縣實納到錢九千六百五貫九百三十八文正。紬計錢銀草麥四色。共四萬三千七百九十七貫三百二十四文。錢會各半。逃絕户無納。九千四百一十二貫八百五十五文正。紬計錢銀草麥四色。共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一貫。六百八十八文。錢會各半。開具諸縣細數在下。

長汀縣額管稅錢。四千二百六十九貫。二百九十二文正。計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九貫。七百四十七文。錢會各半。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二千八百四十三貫。九百三十八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紬計錢一萬五千五十二貫三百五十三文。錢會各半。逃絕户無納。一千四百二十五貫。三百五十四文正。計四千一百四十七貫三百九十四文。錢會各半。

寧化縣額管稅錢。四千三百二十一貫。四百二十九文正。計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六貫。九百九十三文。錢會各半。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二千一百七十三貫。五百九十七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紬計一萬二百九十九貫八百五十七文。錢會各半。逃絕户無納。二千一百四十七貫。八百三十二文正。計七千九百四十七貫。二百三十六文。錢會各半。

上杭縣額管稅錢。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九百四文。計錢九千七百八十三貫。七百一十八文。錢會各半。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一千三百八十八貫。四百五十五文正。銀錢草麥四色。紬計四千三百一十貫五十文。錢會各半。逃絕户無納。一千二百四十五貫。四百四十九文正。計錢五千四百七十三貫。六百六十八文。錢會各半。

武平縣額管稅錢三千六十一貫。八百六十九文正。計錢一萬一千九百

四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一千一百一十七貫。四十八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紐計四千一百八十七貫。七百七十文。錢會各半。

清流縣額管稅錢。二千六百三十貫八百八十九文正。計錢八千六百一十七貫。八百五十九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一千一百三十貫八百五十三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紐計四千五百三十貫。三百一十一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一千五百貫三十六文正。計四千八十七貫五百四十八文。錢會各半。

蓮城縣額管稅錢。二千一百一貫四百一十文正。計錢一萬五百九十二貫。五十八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九百五十二貫。四十七文。錢銀草麥四色。紐計五千四百一十六貫九百八十三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一千一百四十九貫。三百六十三文。計五千一百七十五貫七十五文。錢會各半。　秋苗。　本州原管六縣秋苗。五萬九千五百三十三石。四斗三升七合四抄。　紹定寇擾後，六縣實納到苗米二萬五千六百三十六石。三斗一升。　續根括到賊絕戶，撥充諸寨軍食米。二千九百三十七石。三升。　逃絕戶無納。三萬九百六十石。九升七合四抄。逐月和糴米斛，添湊軍支糧食，開具諸縣細數在下

長汀縣額管秋苗一萬五千二百二十八石。六升五合。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九千九十石。六斗四升。　逃絕戶無納。六千一百三十七石。四斗二升五合。

寧化縣額管秋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四石。三斗九升四合。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六千四石。二斗五升。　根括賊戶，撥充安遠四寨軍食。計米二千一百八石。五斗一升。　逃絕戶無納。五千二百五十一石。六斗三升四合。

上杭縣額管秋苗八千六百五十石。七斗六升四合。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三千二百七十八石。八斗五升。　根括賊戶，撥充梅溪寨軍食。計米二百八十七石五斗六升。　逃絕戶無納。五千八十四石三斗五升四合。

武平縣額管秋苗八千五百六石。二斗四升五合四抄。　紹定寇擾後，實納苗米二千三百七十八石九斗。　逃絕戶無納。六千一百二十七石。二斗四升五合四抄。

清流縣額管秋苗六千九百七十二石。五斗二升一合。　紹定寇擾後，實

納到苗米二千八十石。八斗六升。　根括賊戶，撥充明溪寨軍食。計米一百六十九石六斗七升。　逃絕戶無納。四千七百二十一石。九斗九升一合。

蓮城縣額管秋苗六千八百一十一石。五斗四升八合。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二千八百二石。八斗一升。　根括賊戶，撥充北團寨軍食。計米三百七十一石。二斗九升。　逃絕戶無納。三千六百三十七石。四斗四升八合。　役錢。　本州管六縣，免役錢。四萬二千六百七十貫。四百六文。係諸縣徑自拘催支遣。　長汀縣九千五百六十三貫。二百三十八文。　寧化縣九千六百七十九貫。三百三十二文。　上杭縣五千八百九十九貫。九百四十八文。　武平縣六千八百五十八貫。五百八十八文。　清流縣五千九百六十二貫。二百三十文。　蓮城縣四千七百七貫。二百七十文。

以上皆據舊志端平間李數文。改定數目該載。　房廊地基。　房廊地基。及州前西廊行廊錢。每年二百七十三貫。三十二文。錢會各半。歲終置納。　地基錢每年一十八貫。六百五十文。錢會各半。歲終催解。　城內廊官軍興催納行廊錢。每年五貫三十四文。省歲終呈帖兵官催解。　濟川門外房廊錢。每年除減免外，合納錢四十八貫文。錢會各半。係宗子趙必文請佃。歲終監納。　定光院、祐聖堂沒官田稅錢。每年納九十二貫。二百四十八文。錢會各半。歲終縣納。　軍資庫每年催房店錢。二百八十一貫。五百三十五文。錢會各半。此上係見催數。　鹽課　本州合發朝廷綱運官軍。衣賜全藉。賣鹽趁辦。舊額運福鹽。每年八中綱。實搬到鹽四中綱。多至六中綱。後以涉歷艱難。動經年歲不到。多欲更革。前長汀宰劉元英爲檢院中請。欲令汀民與長汀、寧化、清流並黎上杭、武平、蓮城體例改運漳鹽。郡守趙崇模申請。謂搬運漳鹽。係遵陸路，恐脚夫有阻。反爲一方之擾。莫若改運潮鹽。紹定五年準尚書省劄，從本路鄭轉運之請，許本州及諸縣艱於運福鹽者，改運潮鹽。本州具申朝廷，乞行下諸監司，移文潮州。立定體例，候本州搬載鹽綱，須是從官納錢請鹽，不許場務邀阻。多收稅錢，續準運司牒本州僅從一面搬運，責認本司淨息，準擬供給。吐淨月椿衣賜，不可頃刻之。興本州遵稟牒長汀縣根括諸里船梢水手。條具河路灘險，陸路扛搬，因依。陸續支錢發遣船戶往潮州界撮買應辦。郡計。並非從官給賣。其鹽經由潮州潭口場納稅，過上杭縣，從官檢秤數實，方到本州交卸。每綱一十船。共搬鹽四百籮。每籮二十貫足錢重。每一貫錢重官支買鹽脚載納稅盤磯扛搬等錢。共三百足外搬盤上岸及包鹽箬葉秤

綠合千人食錢等費在外。本州從來鹽價，每斤一百六十錢，重費錢一百八十文足。自後逐次裁減，每兩費錢六文足，每斤費錢九十六文足，歲約運三綱，綱吏多阻滯，以致違限。或止兩綱，或兩年通五綱，每年解納本路運司鹽息錢，七千六百五貫四百一十六文省，提舉司吏祿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又撥下通判廳頭子贍學錢，一千二百八十四貫七百二十文省。　長汀縣元撥福鹽，紹定間本州申請改運潮鹽，每綱一十船，每船載鹽六十籮，每籮二十貫足錢重。舊制每斤價錢二百六十文省，中半。嘉熙間提刑壹公順，每斤減三十文省。淳祐間守陳顯伯撥青泰上二都鹽三百六十三斤，撥錢會入學養士。寶祐間郡守周公晉撥四營陽第五、第六、第八都歸仁，第一、第二、第三都，傢桂，第一、第二都，復買州鹽。寶祐間準提舉湯公漢行下，減免逃絕戶幾二十斤。　寧化縣運福鹽，每年運四中綱。到清流嶺下交卸，別顧船搬運入縣。一中綱計七百一十七籮，每籮淨鹽一十七貫二百文重，分東西廂發賣，東廂甲戶鹽額，每月一萬七千斤，今止一萬六十斤。西廂責縣郭三都人戶，買不買從其便，無定數。解提舉司吏祿，見錢二十貫五百文省，十七界會一百二貫五百文，州淨利錢三百六十二貫八百八十八文省，十七界會一千八百一十三貫五百文，通判廳贍學鹽頭錢，見錢二百伍十一貫四百二十二文省，十七界會一千二百五十七貫文。　上杭縣舊運漳鹽，紹定間郡守李公華申請改運潮鹽。杭與潮接，私販旁午，難於發賣，逐年只就漳口場撥買三綱，每一綱計一千七百籮。　武平縣運漳鹽，每年十小綱，每綱一萬斤，斤爲錢一百六十二文。邑去漳餘十程，皆陸負，例和顧里夫，分番搬運。　清流縣運福鹽，每年四中綱，每綱六萬斤，每月發賣諸團里民戶食鹽，計七千八百包，每包二百五十八文，錢會各半。　蓮城縣運漳鹽，舊例官給綱本錢，顧務丁壯陸負，而官民中分之。近年官差人吏，齎錢往漳州買鹽，載上水頭，和顧里夫，往水頭搬擔交卸。舊例編排民戶分四等給賣，上等三百文，中等二百一十文，下等一百二十文，四等六十文。自紹定兵火後，戶口凋耗，不許計口分等，只憑甲長請鹽分賣。以上並載諸縣所申，互有詳略。

六縣每年合解春冬衣賜等青冊錢。　長汀縣錢會七千四百四十七貫三百三十六文。　寧化縣錢會一萬二千八百五十四貫六百八十四文。　上杭縣錢會三千六百二十六貫二十二文。　武平縣錢會五千四十七貫八百一十六文。　清流縣錢會六千七百八十二貫一百二十三文。　蓮城縣錢會六千一百七十五貫七百九文。以上並逐月物價斗斛解

足。　商稅。　州城商稅務。　祖額收錢一千三百五十九貫一百八十三文。　政和八年收錢一千四百一十六貫五百六十四文。　新額收錢四千九百九十九貫一百六十七文。紹興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準運司牒文，准都省付下，汀州奏城下務，自紹興十六年至二十年所收商稅，比祖額併增，依法取酌中一年收錢，遂取紹興十八年收錢數，立爲新額，計上項逐年收錢六千二百六十三貫八百三十八文，每日遇晚隨所收多寡，以十分爲率，解赴知通衙，文納，州庫六分，通判衙四分。以上據本務所申。　寧化縣商稅務。　祖額收錢二千七十一貫一百二十七文。　今收錢二千四百七貫六百三十四文。

供貢

臨汀志九賦斂財，九貢任土。上無所於取下之制，下有樂於奉上之忱。汀地產無奇，土貢不作，賦色自亦重，惟是坑冶釁歇之久，歲額白金買償價日以踴，難痛革提，獨以爲病云。　上供銀，每歲解發七千九百四十五兩。八錢三分五釐，赴行在左藏西庫交納。　州庫代輸建昌軍撫州銀一千一十兩，八錢三分五釐。　諸縣椿解錢六千九百三十五兩。　長汀縣一千五百四十一兩一錢五分。　寧化縣一千五百六十兩四錢五分。　清流縣九百六十八兩七錢七分五釐。　上杭縣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三分。　武平縣一千一百一十九兩八錢九分五釐。　蓮城縣七百七十五兩。

州庫椿辦上中下三限頭子銀，二百三十五兩七錢三分七釐。　舊額解上供銀，二萬三千兩。淳熙間，七年九月，郡守江公瑞奏請，祖宗舊制，以汀州地有坑場，銀貨易得，不宜蠶桑，衣賜難辦，令本州歲出銀六十五兩，爲建昌撫州代輸上供銀，令建昌歲出絹四千五百三十七疋，紬三百三十五疋，綿二千兩。撫州歲出錦，七千五十兩，應副本州官衣賜。適歐相濟及本州代輸二郡上供，朝廷籍爲定額，爲建昌撫州歲出綿絹，只到本州一吏兵火，米此夫納。本州既無本色綿絹，可給衣賜，不免紐折價錢支給。而代輸二郡上供之銀，常自若也。乞將汀州每歲見發上供銀數內，豁除代輸建昌撫州銀，六千六十五兩，下江西運司，催行督責，逐州起發。仍於本州歲發數內，鐫錢，其本州合用官兵春冬衣賜，管認自行措置支給，得青合江西福建運司，依所陳事理施行。　本州實合解六千九百三十五兩，續準運司牒文，備省劄，從江西兩運司申請，乞將建昌撫州均認起發物帛，以三分爲率，令江西運司措置均認一分，福建運司均認一分，其餘一分，別行措置，續又準運司牒，本路一分，銀二千二十二兩，更令汀州每

歲認發一萬錢一千一十一兩。通計本州每年實發銀會七千九百四十五兩八錢三分五釐。　聖節錢　每歲進奉二千兩。赴行在右藏西庫交納係諸縣拵解。　長汀縣肆百五十兩。　寧化縣四百五十五兩。　清流縣二百七十六兩六錢。　上杭縣二百七十六兩七錢。　武平縣二百二十一兩六錢。　蓮城縣二百二十兩一錢。　州庫又拵辦頭子銀二百一十八兩六錢四分四釐。　大禮銀　每遇大禮年分。解發進奉銀二千兩。赴行在左藏西庫內交納。亦係諸縣拵解。　長汀縣四百五十兩。　寧化縣四百五十五兩。　清流縣二百七十六兩六錢。　上杭縣二百七十六兩七錢。　武平縣二百二十一兩六錢。　蓮城縣二百二十兩一錢。　州庫又拵辦頭子銀二百一十八兩六錢四分四釐。　又旋辦實給錢會九千七百七十貫九百一文。　舊例諸縣拵解銀二千兩。錢六千貫。餘錢州庫湊支。嘉定十六年。郡守趙公崇模奏乞從本州自行趲積。代爲諸邑盡數認解。其諸邑合解之數。並已蠲免。十七年牒諸邑將合解本州官錢截撥買銀二千兩。赴州交納。團綱起解。及本州旋辦會支給諸軍賞賜。至今爲定例焉。　免丁錢　本府祖額管催僧道免丁錢二千三十六貫五百文。錢會各半。嘉熙二年。准都省指揮。照年額增催一半。自是歲催三千五十四貫八百文。銀會各半。分上下半年。起解赴行在左藏庫送納。　見錢細計銀四百七十兩五錢一分二釐。十八界會一千五百二十七貫三百文。

鈔本錢　本府額辦上供鈔本錢三千貫。中半。照紹興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已降聖旨指揮截撥發下通判廳。應支屯戍左翼軍券食供。至年終打算。將截使不盡錢會起解。至開慶元年。准戶部行下。每年分兩次取解。本州邊累以錢會中半分限。解赴行在右藏西庫送納。　銀四百二十八兩五錢七分二釐。十八界會一千五百貫。　牙契　牙契係司法廳拘催。逐時承准提領催契。所發下契紙收趁。牙免以十分爲率。隨季行算。分縣解納。內三分發充經制。一分充州用。六分解赴提領安邊太平庫送納。其每年收到錢數不等。解發諸司。　鄉大提點司。遣泰官供給錢。二十八貫九百五文。　轉運司。遣泰官供給錢。一十六貫二百七文。　提舉常平茶事提幹任三年滿。送接滕本州支錢會。二十七貫二百七十三文。半年中解。　安撫司。茶廳白直。每年十八界會。二十三貫三百文。見錢七十七文。

經總制元額六百三貫。二百四十七文。錢會各半。助學養士。二百貫錢會各半。分上下半年發下。　通判廳財賦　經總制錢。每年六縣共解到一萬三千四百八十八貫九十三文。又在州倉庫頭子等錢。隨出納數。拘

收無定額。　又六縣撥鹽綱頭錢。　鈔本折茶錢。每年六縣共解到八千貫文。　三司錢。官戶役錢就置官誥給錢或於貢舉六縣共解到二千四百六貫陸六六十文。　贍學錢。取於本州。及六縣撥運鹽綱籮頭錢。每年分十二月發下。州學錢糧。官交管養士。每一月計二百九貫九百六十一文。　牙免等錢。隨民戶印契價貫拘收無定額。　常平義倉米。係隨民戶秋糧帶收。祖額每石收五升。近於寶祐四年。准提領所行下。每石收一斗。年額管催。六縣共二千五百六十一石五斗六升。以上係通判廳由到款目見於此。通判廳經總綱。起解於行在右藏西庫送納。嘉定十七年。准戶部承解錢會。五萬二千七百一十七貫七百一十文。近於寶祐四年。准戶部行下。以五萬貫爲額。至開元年。又准戶部抛冊。增作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二貫四百一十四文。　土貢杜佑通典貢蠟燭二十條。唐地理志亦貢蠟燭。九域志。貢蠟燭二百條。今貢無。　舊貢元一統志。變布。長汀諸色皆貢

土產

臨汀志。禹貢揚州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貢惟金三品。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注渭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厥篚織貝。注織細紵。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自今觀之。閩中諸郡非負嵎瀕海。則被山帶谿。島居者安魚鹽之利。山居者任耕織之勞。大率地狹民稠。大半他業。而田多依山。無甚平涉。汀在閩西南。山深谷淺。稻食布衣。故民之豐約不大相遠。輕不出境。故穀價常賤。比屋而績。故其布多品。地接潮梅。率多曠野。故有虎豹熊象之屬。其氣候多暖。故花果之種類時序。或似嶺南。

穀之屬。　秫。　穤。　粟。　麻。　豆。　菽。

帛之屬。　綾。上　紬。上　布。　苧。　葛。　蕉。　麻。　蕉花。　吉貝。

貨之屬。　金。　銀。　銅。　鐵。　蠟。　蜜。　糖。　草。　靛。　紙。　紅椒。

花之屬。　碧桃。　緋桃。　鬥蝶桃。　紅梅。　黃香梅。　海棠。　酴醾。　薔薇。　秋棠。　郁李。　玉堂春。　長春。　惜春。　玉蝴蝶。　錦帶。　躑躅　山茶。　薝蔔。　素馨。　茉莉。　萱草。　含笑。　四月菊。　石竹。　朱槿。　山丹。　麝香。　滴滴金。　金線蓮。　寶相。　白鶴。　玉簪。　柚。　麝香萱草。

藥之屬。　半夏。　地黃。　菖蒲。　茱萸。　麥門冬。　香附子。　天南星。　骨碎補。　白芨。　凌霄。　何首烏。　薑黃。　黃連。　蒔蘿。　黃精。　牽牛。　地骨皮。　乾葛。　石菖蒲。　牛旁子。　雞蘇。　薄荷。　白芷。　高良薑。　白扁豆。　荊芥。　牛膝。　赤石脂。　禹餘糧。　香薷。　白蘞。　寒水石。

紫金藤。蒼耳。泥蓉。降真香。旋覆花。土黃。土芎。五加皮。苦參。山薑。山椒。五倍子。桔梗。蓬朮。石竹。馬兜鈴。卷柏。茵蔯。地輸。單竹黃。車前。山藥。

竹之屬。苦。筀。筋。甜竹。淡。紫。赤。黃。班竹。江南。慈。

菓之屬。桃。李。杏。梨。柿。棗。栗。橘。柑。橙。蓮。梅。芡。稿。菱。櫻桃。林檎。枇杷。石榴。金橘。香櫞。甘蔗。櫃子。楊梅。茨菰。鳧茈。土瓜。葛。葡萄。水精。馬瓝。銀杏。

木之屬。楠。杉。松。梓。楓。槐。樟。栢。桑。桐。柳。桂。枸。雀。楮。檀。櫟。兜樓。羅文。相思。金荊。白牙。大洞。紫枝。黃棟。黃楊。梌。櫟。

畜之屬。牛。馬。騾。驢。羊。犬。彘。鷄。鵝。鴨。

禽之屬。鷺。雉。烏。鵲。雀。鳩。鴿。鷹。鷂。鶴。黑色。白色。鸂鶒。杜鵑。啄木。山鵲。鷺鷥。山胡。山和尚。畫眉。提壺。鴝鵒。十二紅。布穀。伯勞。白鷴。吐綬鷄。鸛。百舌。鶺鴒。

獸之屬。虎。豹。熊。象。鹿。麞。麂。豺。猴。兔。獺。野猪。豪猪。竹鼯。穿山甲。山羊。

魚之屬。鯽。鯉。鱧。鮕。鰍。鮎。鯿。鰻。鱔。鱖。鰱。鱓。龜。鱉。鰗。抱石。

元一統志銀。元城志云。有場在長汀縣之上寶。又有歸禾扶口二銀務。寧化有龍門新舊二銀場。長永大庇二銀場。鐵務在長汀之莒溪。蠟場。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一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山川

臨汀志汀界閩粵西南。微崇崗複嶺深谿窮谷。山聯脉於章貢。水趍赴於潮陽。千山勝陵餘五百里。然後融結為臥龍山。四水瀾匯鐵數百折。然後環繞而流丁。於是山之斗絕者寬舒而端重。水之湍激者清泚而深沈。舊游名宦例以山水郡稱。貰元豐郡守陳公軒詩云。一川遠匯三溪水。千嶂深圍四面城。花纈暖椰長不歇。鳥啼春谷半無名。又云。山遶虔嶺為南徼。水與潮陽作上流。郡倅郭公祥正詩云。城池影浸水邊水。鼓角聲傳山外山。誦者可以想見山川勝槩云。　郡城內臥龍山。山脉分支於頼之寧都。東北為虎頭山。廬石城界。走五百里為大翠坪。為茅坪。又為上下三田。過瑞金界。委蛇至石含源過脉。白鶴仙云汀州地脉長者常二龍過水石含古也。由長龍漫地。單峯獅巖直渡横溪。屹然平田中。一山盤礴。不與群阜屬。如龍臥狀。實州治主山也。登山椒洞見井邑。他山皆拱揖俯伏其下。舊經云亦名梟境山。郡縣志。在州治之後。實為主山。州之四山環衛拱揖皆趨此山也。　元一統志為本郡主山。山脉分支于頼之寧都。白鶴仙遂郡治於此。郡居子位。山象蛾城。有龍之象。城內東山為龍首。横岡為龍脊。西峯羅漢院為龍尾。州治蟠據實占龍腹。但州如龍狀。故名臥龍山。　東山。在城內正東。乃臥龍山之首。古松偃蹇。鸛鶴來巢。上有鄭江臺。旁有五顯廟。乃古跡。　横岡嶺。在汀州城內東北。乃臥龍山之左支。横於中路。故名。

金乳泉。在汀州宅堂東。臥龍書院之右。即三瑞堂舊基。大中祥符間。郡守趙公遂良就州後翔庵延定光佛往來憩息。趙指庵前枯池曰。勞師出水。師即以石書偈四句投池中。山腹生金乳。池中開閘門。石鑛水自出。供養天心尊。未信宿間清泉衍出。郡人采偈中語名曰金乳。池心甃為一井。紹興間。郡守張公憲武字濱翁篆小亭覆之。仍為之銘曰。六祖卓錫。曹谿發源。定光說偈。即龍涌泉。見扁曰濱翁泉。　魁星井。在儀門外西南州院前。

巨星井。在州廳西甲仗庫內。　祿星井。在州後園西北東山堂前。　文曲井。在州廳東南僉廳前。　廉星井。在州東南判廳前左。　武曲井。在州東南省倉後。　開星井。在州東北塔院前。舊傳白鶴僊遷郡之初。謂形如斗。今於城內按斗象掘地為七井。以七星名之。　郡長史井。在福壽樓南街

城下。鄞人鄭正己開鑿𢭏至丈餘遇盤石。聞其下有泉聲。鄞令匠者鑿之，工畢。以鐵杵撞石。石穿泉迸。四時不竭。輿地紀勝。二老峯在城東五里。聞雙石峭立如人形。故名。 飛來石在汀州城内雲驟閣西畔。乃一夕雷雨而至。 鄞浯九城志又宋朝郡縣志云。即東溪水。元一統志三溪水。祝穆方輿勝覽云。東溪水自鄞坑來。西溪水自湘洪來。合陳軒詩云一川遠匯三溪水。千嶂深圍四面山。郡縣志臨汀大溪四。曰東溪。曰西溪。曰南枝溪。曰横溪。至高灘角合而為一。至林馬潭正勢詰曲。水流九折。號為九曲。入潮州界。寰宇記載白石潭水。鄞江志無之。

長汀縣臨汀志南山在長汀縣南三里。山脉自石舍分支。由湘洪峽遇鷄籠嶂。崖高亢。起鷓鴣石。又里許秀峙為南山。實州治朝山也。白鶴仙云。一龍湘洪峽裏過。卸在南山飲水聚是也。文殊院。同慶寺。左翼軍駐劄寨在其下。元豐間郡守陳公軒有詩云。渡溪緣石磴。問寺轉松嵐。又有興郡倅郭公祥正游南山倡和長篇。見鄞江集。豫章洪芻有詩云。煙花淡蕩連三里。雲樹低迷遍一州。岡獻卧龍春色老。氣横野馬日光浮。元一統志。屹然如屛。其下田數里。衆七紀勝云。青葱可愛。山下有文殊同慶二寺。陳軒詩云。紆欹盤玉洞。屹立分雙戸。天生豐作景。常居廬上游。 拜相山在長汀縣東南二里。俯挹卧龍山。如人拜狀。故名。白鶴仙云。弟子向頭拜相山是也。 圓珠山在長汀縣正南三里。白鶴仙云。二龍爭珠是也。紹興間郡守張公憲武有詩云。萬疊崇崗揖卧龍。一峯圓頂翠連空。今為六祖道場。紹定間郡守李公華書扁倚松二字。元一統志。圖志一云龍珠山。形如圓珠故名。卜者謂為龍山居郡木位。即府治對山也。 玉女山在長汀縣南十五里。四時花卉不絶。月明籟寂。隱有音樂聲。舊傳王氏女修真之所。下有通僊橋。郡縣志。高伸青雲。 靈蛇山在長汀縣南百八十里。山舊多蛇。下有佛廬。及蛇山廟。九域志載為勝跡。寰宇記。在州南三百八十里。 馬鞍山在城之巽方五里。 展旗山在長汀縣西七里。 蓮花山在長汀縣東十里。 筆山在長汀縣東十五里。 鷄籠山在長汀縣北五十里。舊經云高十五里。九域志載為古跡。本鄉富國先生王中正成道之所。馬鞍而下。五山背以形得名。輿地紀勝。郡倅郭公祥正詩云。神像之廟名鷄籠。千年翠五峯寒空。秀色爽風入城郭。半衡號日金濛濛。 瀨溪障山在長汀縣西三十里。 赤坑障山在長汀縣南五十里。 翠峯山在長汀縣東北四十里。壁立千仞。紺碧可愛。 七寶山在長汀縣東南二百里。舊出七寶故名。下有上寶場今廢。 西峯在長汀縣西乃卧龍山之右支。上有西峯法林羅漢三剎。 宜春巖在長汀縣南五里。崇觀間宣明隱居之地。洪芻有詩云。一綸涵碧儲漢鈞。千穗垂黄谷口耕。又云。路側似逢君子儒。歲寒空老大夫松。 石燕巖在長汀縣南。昔有遇驟雨於其下者。見飛燕數十集石上。雨止視之。皆化為石。故名。輿地紀勝。石燕巖。在城南七里。 通濟巖在長汀縣東十里。大觀中僧惟秀拳伏虎晝火於其間。祈禱響應。 獅子巖在長汀縣東南九十里。宣德南雙石為門。定光佛常振錫於此。云後百年有天大發。非吾久居之地。遂去之。自是僧徒不遑寧處。輿地紀勝。獅子巖。在縣東南五十里。 霹靂巖在長汀縣拜相山隈。舊傳迅雷一聲。巖洞遂開。中有丹竈獨存。今為佑聖道院。元一統志。霹靂巖。在汀州城外鄭沙坊。宋元祐初。白晝忽迅雷一聲。巖實裂開。中有丹竈。上有像，其神像宛然。後紹興間創立道院。中華陽。表為隱逸之士多游於此。 雲谷巖在長汀縣駐劄寨中南山之趾。 朝斗巖在長汀縣南山。鑿緣石砌。攀而上。俯視城市。有佑聖廣祐福善王祠。祈禱必應。長汀宰陳顥伯有詩云。分明貯秋汀一角三山林喬有詩云。醮壇夜朝斗。在目石室畫卧雲生胸。 佛嶺在長汀縣東南五里。乃鄭長史跌視之處。 東莊嶺在長汀縣東五里。下有民田千頃故名。 白葉嶺在長汀 南十五里。上有白鶴庵。 栗木嶺在長汀縣

南二十里。 枸木嶺在長汀縣東二十里。 大息嶺在長汀縣東五十里。歸嶺在長汀縣東南五十里。往蓮城路 分水嶺在長汀縣南五十里。 白頭嶺在長汀縣西二十里。舊經云。常有白雲籠其巔故名。 新路嶺在長汀縣西六十里。抵瑞金縣。乃汀贛分界之所。嘉定間郡守鄒公非熊修隘以備贑寇。石羅坑隘。郡縣志。新路嶺。在縣西六十里。兩旁壁立。砂礫崎嶇。行者病焉。嶺背即隸江西。此乃天所以限閩中也。 湘溪嶺在長汀縣東南三十五里。 流源大嶺在長汀縣東南四十里。 裳荷嶺在長汀縣南百餘里。地產裳荷。故名。見九域志 宗溪嶺在長汀縣南百五十里。 蒼玉洞在長汀縣東三里東禪寺前。道傍兩石對峙如門。中間玲瓏。岌業奇怪萬狀。不減靈隱天竺。石有數名。曰石門。煙嶂。僊掌。鶴巢。抱雲。二老峯。獅子馬鞍之類。石勝為章最多。姑舉其槩。運使蔣公之奇絶句云。蒼玉門徑闢。白雲庭院深。鄞江一大水。清可照人心。郡倅郭公祥正云。片片水崖裂。淙淙雪浪深。峯頭有白鷺。相伴洗塵心。郡守謝公洞云。溪瘦玉聲小。山横翠色深。郡守陳公軒云。截斷蒼山百尺崖。崢嶸相倚洞門開。天生抵隔紅塵路。不礙溪雲自往來。蔡寯云。向未曾醉呼猿洞。亂石穿雲擁主隅。推料七閩煙瘴底。半巖風物似西湖。晉東莊譚崧其業後湮塞。今遠徙教場後矣。

元一統志。巖亚洞。郡江志云。在縣東二里。在州城外正東一里。洞口兩石壁天然成門。其門有亭曰巖亭。石窮高處有中亭曰翠微。又有古禪院曰東禪。名僧法寂卒錫于此。門左有亭曰擷翠。皆為一郡游觀之勝。縣蔣之奇時漕福建日。大游有詩云。在寧化縣北五十里。洞前重岡疊嶂。森列左右。小澗清泚。理書躍鯽。有聖水桃竹。浮花異草。 優隱洞在長汀縣雲驤閣下。石徑沿溪。嶔崎深窈。外有兩石挾一小石。天然成門。內頗寬博。嘉定間郡守趙公崇模闢闢以發天秘。初溪堂及數小亭其間。繼而郡守林公岊柳洞天書院及白鷗亭。今並廢。惟有白鷗亭記。膾炙人口。 鳥石亭在長汀縣惠民橋之上流。 石壁在長汀縣南二十里下有庵 白面石在長汀縣西五十里。 寅湖在長汀縣東二里。周回百步。以其居郡寅位。故名。中有小山。雖水溢不沒。湖光紺碧可鑑。春生冬涸。郡人鍾伯濟有詩云。百丈平湖一點山。碧琉璃湯小蒲團。長汀宰錢厚濬湖。創亭。寶祐間郡守周公留重創。 辛湖在長汀縣西一里。周七十步。居郡辛位。故名。 子池湖在長汀縣東十五里。居郡子位。故名。乃東禪寺常住。今盡為田。 青草湖在長汀縣東五十里裘牙林。深不盈尺。廣不盈丈。生草四時長青。故名。運使蔣公之奇有詩云。地無一勺水。安得有湖名。世事衆如此。風波平地生。

正溪。自寧化界李地發源。出石食歷謝地新橋湘洪峽。迤邐至東莊潭。分為二派。其一派流有千橋。一派流湘州橋。至高灘角復合。陰陽家謂之隨龍水是也。 東溪自翠峯發源。會鄭坑水流高洋橋。至張陂與正溪合。北溪自横坑發源。曰横溪。過攀桂橋而下與正溪合。 西溪自大原發源。過杉嶺至南拔橋東流。舊志云。郡元無城。歸異氏是也。尤一郡風水所關。治平五年築城壁濠。官砌石陂于南拔橋下。引一派東注迄崇善坊。興雲橋與正溪合。一派又東至于西門。過富文坊洲湖廟前與正溪合。 小湘溪自長汀縣東南原發源至湘洪廟前與正溪合 拌步溪在長汀縣東五十里大息嶺左發源。至南田與正溪合。 南溪在長汀縣南二十五里。其流不一。至側橋合。溪歸西南過普濟橋。至南口與正溪合。寰宇記。溪水在長汀縣。去州東四十里。地名石渦。內流出從城過。直至廣南潮州通小船。 龍潭在城東雲驤閣下東岸。建龍王廟。遇旱則築壇而雩。祥符間數為民害。郡守趙公遂良禱定光佛書偈正之。偈云大風吹地錢。地水轉聲頭。沙石並來堆。水心去且州。其患遂止。 東莊潭舊在東莊嶺下。今水徙流于郡教場後。 白步潭在長汀縣東十里。 麻潭在長汀縣南十里。郡之衆流皆會于此。山勢壯猛。過此折為九曲。 曲潭在長汀縣南三十五里。 大潭在長汀縣南六十五里。 魚梁灘在長汀縣東二十里。 法林衆菜泉在長汀縣西法林院。舊傳有老僧誦法華經。一夕窟牖皆明。出見龍蟠石上。僧以衆菜覆之。其作衆菜入石丈餘。石裂為泓。如衆菜狀。甘泉湓溢。自郡守陳公軒。郡倅郭公祥正。烹茗泉上。倡和長篇凡八。郡今名新泉。泉價頓高。陳詩云。迸石無聲下無穴。停之不盈酌不竭。玳瑁飛送響落清琵。鏡奩破碎水壺冽。又云。奇哉江南郭夫子。一顧能令泉價美。郭云。惜哉無名人不聞。作有寒泉并清冽。後守倅多有題詠。不能盡記。嘉泰間郡守趙公彥橚遊此。庵流觴以腥穢。泉派遂竭。後禱謝之。閱日乃復源。清有碑記其異。 湯泉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曰何田市。周數十丈。能熟生物。紹興間縣丞江灝力請于郡。唇石池之。鈎流渠之。入踞寒泉以破其烈。異向為兩浴室。使男女有別。旁結庵名無垢。環繞皆湯。惟佛殿後正中有井泉清冽。後因作露臺于上。泉遂堙塞。識者惜之。長汀尉李拯為之記。 一在長汀縣南百里安仁保。由石竇中湧溢如拖紳。溉田甚衆。 玉泉在長汀縣東南七十里。清冽而甘。流為瀑布。有僧卓庵其下。前後植茶。其品甚高。與建溪相伯仲。號玉泉茶。 鄞江井在長汀縣東金花坊。深僅三尺許。溉田甚衆。汲之重於他水。春秋則外入水而不溢。夏冬則內水出而不竭。

人甚異之。 南亭井在長汀縣南富文坊。甃為八角。闊丈許。引手可掬。鄭家陂在長汀縣東二里。 西田陂在長汀縣西一里。 南拔橋陂在長汀縣西二里。以石障隄。引水入官濠東流。 官陂在長汀縣東二里積水之所。 中陂在長汀縣東二十五里。横截鄞坑水。下灌民田。廣袤數十里。 張家陂在長汀縣東十五里。 何田大陂障劉源溪水。人曰中陂。障黃坑澗水。抱山數曲。三水合流出何田市心。疏為數十圳。分溉民田。皆成膏沃。不減白渠之利。 放生池。因長汀縣東雲驤閣下龍潭為之。刻三大字于石。 磜角在長汀縣東五里。高巖懸溜。溉田甚廣。 磜頭在長汀縣南四十里。峭壁數十仞。瀑布之聲如雷。 上渡在長汀縣南三里。度朝橋。名鎮南橋。俗號上渡橋。 遊繩渡在長汀縣南五里。度朝橋。名南安。俗號下渡橋。 輿地紀勝。翠峯在長汀縣東南十五里。壁立千仞。煙雲出沒。殆不可既。唯天色晴霽。卓午方見其頂。 抱雲石在長汀縣蒼玉洞中。郡邑志雙峯在長汀縣東南二百里。峯巒雙聳。插入雲衢。下出七寶。元一統志鷲蒼在長汀縣管內。蔣之奇詩云。山前十里入青蒼。猿鳥聲中建道場。日轉竹陰侵閣冷。水流花片過門香。
寧化縣臨汀志南山在寧化縣南。郡縣志。南山在寧化縣南高百餘仞。 翠華

山。在寧化縣北。 寶山。在寧化縣北四十里。 鳳凰山。在寧化縣北三十里。 瑞花巖。在寧化縣靈隱洞東北十里。傍有僧龕。謂之下巖。 龍池巖在寧化縣南四十里。舊經云。昔有龍蟠于此。運使符公之奇有詩云。蒼龍蜕骨去已久。山根一穴如天開。寄言俗客不可入。往往白晝生風雷。 西巖。在寧化縣東北五十里。由林田寺而南行五里許。渡小澗。登石梯。備單腸而上。一門呀豁。石龍當戶。旁有小穴。外險中廣。若龍之勢。又有石筍屹立。如晨門石乳下垂。俯瞰筍巷。有泉涓涓自孔而筍無毫髮差。由門而入。空洞如砥。可坐千人。中有數石室。其一若僧龕。置觀音像。謂之寶隂石。其一如方丈。初入黯闇。坐久忽明。又其一曰孔穴。非烈炬不可入。中積石叢旁有泉一泓。其音琮琤。鄉人禱旱取水於是。出巖即雨。謂之聖水。又其一蔔匐乃入一小穴。其間寬明。丹灶儼然。謂之丹室。其旁有龍井。嘗有人以繩墜石下闞其深叵測。又其一如堂奧。冷氣逼人。不容久佇。 東巖。在寧化縣西巖之側。其窈窱空洞。梯飈磴𨄡之狀不減西巖。中亦有數石室。始入隱隱有像。諦視無有。謂之佛影洞。傍有碧蓮數朶。大如車輪。垂於高蓋之上。左有石龕置經其中。謂之經龕。傍有石如玉壺高可二丈。泉湧壺口。循壺而流。皆成鍾乳。下有芝田五六區。上有𣘻石。撞之如鐘。西有石柱高峙如青琅玕。其南有水自石中出。瀑漾迅急。傴入於石。竟不知所之。又南最高處有石鶴若奮翼而飛。旁亦有丹室二巖。前此固有新舊之名。自隆興改元。邑士伍偉始作是游表而出之。 獅子嶺。在寧化縣南三十里。有石類獅子狀。 金船嶺。在寧化縣東三十里。長老相傳嘗有金船夜光。鄉人求之弗得。故名。 羅漢嶺。在寧化縣南五十里。 苦竹嶺。在寧化縣北五十里。 神王嶺。在寧化縣北七十里。 南播嶺。在寧化縣北九十里。 黃連洞。在寧化縣東五里。地多黃連。故名。舊縣名取此。 靈隱洞。在寧化縣北五十里。舊號洞源巖。長老相傳治平間夜半有異僧祖慶結庵其中。俄芙闢其地。重巒疊巘。小澗橫絕。有煙雲縹緲之狀。群石詭異。若蹊若龕。若趺蓮座。若州鐘磬。若虎鬭鳥勵。且有野花珠草。香氣芬馥。二石拔地而起表有窪搏若盆若盂。孔泉滴瀝。滿而不溢。鄉人禱旱輙應。病者飲之即瘥。 寶池石。在寧化縣北七十里寶池寺之側。傑出群山之上。一名底府山。 危石。在寧化縣北六十里。突然一峯。四壁斗絕。人跡不能到。紹興間僧祖月愛其孤高。結庵其上。名曰翠峯。 獅子石。在寧化縣北登禁鄉田閒以象得名。 狂波石。在寧化縣東七里赤嵛潭中。長老相傳舊有二龍蟠石上。水漲之時。洶湧滿怒。故名。 石龍。在寧化縣北五十里靈隱洞之中。

以象得名。 蛟湖。在寧化縣北六十里。深不可測。舊經云。昔有僧結庵其上。一日晝晦。見白龍卧波。鄉里遇旱輙投敗鐵。則暴雨怒濤湧出其鐵乃已。嘉泰間亢旱。郡守陳公晪差官祈禱。應期而雨。歲乃大熟。今置龍王廟于旁。 拓湖。去蛟湖不遠。未嘗損竭。溉田甚多。故名。 羊鵝湖。亦在拓湖之側。舊傳鴉喙于木。羊跑于地。忽成此湖。故名。 縣之溪。在寧化縣。發源有六。其正西抵贛州石城界。自嶄嶺九十里至縣與大溪合。其西南抵長汀縣界。自狐㯱嶺百二十里至小吳與大溪合。又四十里至縣。其西北亦抵石城界。自長枝百里至李田與大溪合。又二十里至縣。此三水。縣之上流也。其東北抵邵武之建寧南紉之將樂。遠者泝入泰寧而東。近者入縣與上流合。且以近者言之。其一東北自臺田嶺與建寧分水百四十里至縣與太溪合。其一正北自苦竹嶺六十里至馬家渡與大溪合。又三十里至縣。其一正東自熱水窑頭百里至測潭與大溪合。又四十里至縣東溪渡上二里與上流三溪合爲一。然後東至清流縣達于紉福以入于海。郡縣志。畔界水發源有六。東注清流至南劍福州入海。清溪通焉。 神頭潭。在寧化縣南五里。 龍門潭。在寧化縣南二里。 院子坑潭。在寧化縣西二里。 龍潭。在寧化縣東一里。舊有廟。今廢。 赤嵛潭。在寧化縣東北七里。 班竹潭。在寧化縣南七里。 萬斛泉。在寧化縣北五十里。石澗中空湧而出。派爲小澗。下溉田數千畝。 甘泉。在寧化縣鷲峯院佛殿前。 瀿溪泉。在寧化縣南四里。清冽甘冽。一名濟龍泉。 周家井。在寧化縣東百步。雖旱不竭。 大陂。在寧化縣東百二十里。先是田畝燥瘠。旱即荒萊。居民協力障溪以成。至今爲利。 吳陂。在寧化縣西四十里。有居民吳氏出力爲之。灌溉甚廣。人思其惠。故名。 放生灣。在寧化縣南。 藍布灣。在寧化縣北二十里。舊名水豐池。生藕最佳。 雷鳴磜。在寧化縣南五里。其聲如雷。 龍潭磜。在寧化縣西北四十里。舊傳有龜浮水面。溪即漲。鄉人異之。 東渡。在寧化縣東五里。 馬家渡。在寧化縣北二十里。 石馬渡。在寧化縣北二十五里。溪有石。其狀如馬。 程步岡渡。在寧化縣西北十五里。 留口渡。在寧化縣西三十里。 禾口渡。在寧化縣西三十五里。衆宇把鐵石山。在寧化縣東一百五十里。

上杭縣 臨汀志 横琴山。在上杭縣南。 金山。在上杭縣北。有石峯並立。號雙髻山。康定間產黃金。故名。郡縣志。金山下水清冽可見嘗月如水壽。 興地紀勝。金山在縣之西一十里。 南寶山。在金山之陽。郡縣志。南寶山下水北合二水入本州大溪。 興地紀勝。南寶山在上杭縣北七里。枕金

山之陽北流而實里之如草插之。　袍山，在上杭縣西南，來縣之前，山林之木茂盛，有陰陽家謂郭坊之民曰：袍山蒼蒼，青紫盈坊，未幾遷遷于茲。　泠洋山，在上杭縣東三十五里，高出衆山，俯見縣治，結庵其上。　高唐山，在上杭縣南九十里。　羊厨山，在上杭縣西南百里外，高可百丈，蟠桓百餘里，跨汀潮梅三州界，危峯怪石千態萬狀，山巔常有群羊棲止，亂石間人跡不能到，故名。（卯縣志：羊厨山在縣西南二百餘里，高百餘丈。）　銅鼓山，在上杭縣東南百里外，拔地特起，高數十仞，廣周數里，民居其下，有巖竇井泉，石壁有倒書十年二字，字徑尺，舊傳有銅鼓從空而墮，至山腰擊石，石裂泉迸，溢爲巨井，濶丈餘，其深莫測，時有雙魚出遊，或拖網罟，竟不可得，銅鼓聲聞，歲則大稔。　黎公巖，在上杭縣南二里。　黄揚巖，在上杭縣東銅鼓之下，地產黄揚木，故名。　僊女巖，在上杭縣東紫沙團炭山間，貿嶺腋溪中，廣三丈，天窓透日，松篁翁蒼，舊傳有僊女居，故名。　寶興巖，在鍾寮場西北三里，近南寶山。　曾公巖，在上杭縣鍾寮場西數里，去金山半塗間，深廣數丈，有石鼓，以石擊之則鳴，又有石觀音像，昔傳姓曾人修行於此。　石鐘巖，在上杭縣南太平鄉，中有石乳滴一巨石，擊如鍾聲。　東安巖，在上杭縣北五十里來蘇團深山中，舊有定光嘗棲息於此，後徙南安。

令有不齋戒而往者，必遇虎狼。　青峯巖，在上杭縣南一百五十里。　石泠洋嶺，在上杭縣東十五里。　三層嶺，在上杭縣南十五里。　大磜嶺，在上杭縣西十五里。　羅括嶺，在上杭縣東五十里。　雙溪嶺，在上杭縣東五十里。　石排嶺，在上杭縣西七十里。　香嶺，在上杭縣東百里紫沙團，舊有檀香木數本，故名。　綠嶺，在上杭縣南百八十里興化鄉，接漳州界。　蓮花石，在上杭縣南興化鄉，屹起大溪中，高廣尋丈，波浪湍急，舟過其下，差之毫釐，則有覆溺之患，狀如蓮花，故名。（輿地紀勝：蓮花石狀如蓮花，屹然起大溪中，石間有山中隱見，如一舟，婦人進之。）　石龍，在上杭縣北百二十里，橫亘大溪中，背有鱗文，遇旱，鄉人以沙石疊其背，必有大雨，水蕩去乃已。　香爐石，在上杭縣之南，地名九崗。　獅子石，在上杭縣東二十五里梅溪寨之西水口山巔，高數十丈，長亦稱是，形相具足，儼然而卧，數里皆見之。　馬跡石，在上杭縣南八十里勝運鄉小淵中，廣二尺餘，厚四之一，兩面皆有馬跡，居其陰者差小，每歲大水，巨石皆漂動失其故址，惟此不移，人故異之。　銅鼓湖，在上杭縣南太平鄉銅鼓山下，夾山左右有二湖，皆廣袤數丈，其一或涸，其一雖亢旱不涸。　天井湖，在上流縣南勝運鄉，濶五十餘丈，舊傳莫測深淺，遊者辟易。一日水忽涸，於十

五里外湧出，從春至秋，涸爲常。　罨湖，在上杭縣北安豐上里，廣丈有咸，深不可測，傍無寸草，莫敢狎近，舊傳下通大溪，乃蛟龍窟穴。　大溪，發源自長汀，衆溪匯合入縣界，又與舊州語口水會，至縣治之南山下，西流五十步而南，經潭口，至潮入海。　金山下溪，其聲泠泠，清泚可愛，東流數里涉入地中，惟有沙痕，號乾坑，數百步外忽湧出長流。　南寶溪，出南寶山下，行數里，微有礬水雜之，故絶無魚，與金山溪合，至鍾寮場與南橋小澗竹林坊水合而東流。　礬溪，赤水出鍾寮場之東，與南寶溪合。　新田溪，出鍾寮場之西，與南寶溪合，四溪會流，至通賢鋪，過龍蛇山，會語口溪，南流至舊州，與大溪合。　佛嶺泉，在上杭縣東十五里，自石眼中流出，其清如鏡，往來掬飲，未嘗少減。　湯泉，在上杭縣興化、金豐、勝運三鄉皆有之，惟在勝運者最熱，沸如贊眼，可熟生物，旁有冷泉以濟辭濃。　靈原井，在上杭縣西一里，大旱不枯，淫雨不溢。　碧泉井，在上杭縣南三十步。　晉濟井，在上杭縣西一百步。　吳公井，在上杭縣東二百步，慶元間有龍見于中。　甘泉井，在上杭縣鍾寮場舊治之南故天王院後嶺下，闊三尺，深二尺，熙寧間郡使者經行，取諸水較之，惟此最重。　銅鼓井，（見銅鼓山。）　梁陂，在上杭縣西二里，有田數百畝，頃荒旱相仍，鄉民梁姓者募衆爲

石陂，方廣數十丈，爲鯉叉利，陂成歸功於梁，故名。　高陂，在上杭縣南太平鄉，其長尋餘，其高倍蓰，浸灌甚廣。　金船塘，在勝運鄉，濶三丈餘，長十倍有奇，形如巨艦，澄深，四時不涸。　放生池，在上杭縣西通驛橋下。　御天池，在上杭縣南隔溪，蓄水備旱，澄深不竭。　百丈磜，在上杭縣北金山之側，高可百丈，一線之溜，發自石罅，其聲淙淙，昔有黄金坑，嶮不容足，煞者或往焉。　水西渡，在上杭縣東五里。　水南渡，在上杭縣南一里。　語口渡，在上杭縣東五十里。　丁口渡，在上杭縣南三十里。　班竹渡，在上杭縣西二十五里。　苦竹渡，在上杭縣東一十五里。　赤水渡，在上杭縣南七十里。　石鍾渡，在上杭縣東八十里。　黄坑渡，在上杭縣南七十里。　三架度，在上杭縣南八十里。輿地紀勝：香嶺山，在上杭縣界，有木乳香，居人採而焚之。九域志有香山嶺。

武平縣　臨汀志：梁野山，在武平縣東三十五里，俗傳高五十餘仞，分十二面，絶頂有白蓮池，昔鄉民採茗，誤至一巖，見無龍鬚草萃其門，披蒙茸而入，中有佛像經帙鐘磬幢蓋，儼然如新，欲再往，迷失故路。按梁野山記云：跡有叢書三百卷，瀑布奔入千仞溪，傳云：石如覆釜，蛟湖側又有石龕藏塚，唐開元中，福僧持鐵鉢駐錫三峯側，毒蟒惡象爲之擾伏，大曆中，衆州

借靈增驿山間演法導俗。自後龕巖遂蕪。　靈洞山，在武平縣西十里。上
有仙洞，為洞天之一。山，有仙人上馬石、蛟池、石龜之類，旁有靈洞院。洞元
觀，皆因山得名。郡縣志。靈洞山上有靈石湯泉。大洞三十六。小洞二十八。
九域志圖經所載。鄞江志無之。　雙髻山，在武平縣西十里。　十二峯，在
武平縣南安巖前。定光偈云：一峯獅子吼，十二子相隨是也。玉華孫瑋有
詩云：蒼峯十二碧巖隈，豈是飛從海上來。靈境莫將巫峽比，但令雲雨下
陽臺。　南安巖，在武平縣八十里。形如獅子，舊為龍蛇窟宅，俗呼為龍穿
洞。後定光佛卓錫于此。書偈云：八龍歸順起本作虎頭來兩戶右地。好與
子孫興此泉。他時須降御書來。中有二洞，南巖為正窮窕，崖曠，石室天然。又
有石門、石窓、石牀、石鼓、石虎、龍、龜、猫之屬，即佛之正寢，東巖崖隘，而石龕尤
縝密，即佛宴坐之地。非凡所受從。　當峯嶺，在武平縣北三十里。鑿石為
路，其長五里。　黃公嶺，在武平縣北一百五十里，與長汀分境，備阻峩二十
餘里。　象洞，在武平縣南一百里，接潮梅州界，林木蓊翳，舊傳象出其間，
故名。後漸刊木誅茅，遂繁耕懷抱之地，即為一聚落。如是者九十有九，故
俗號九十九洞。其地膏沃，家善醞釀，邑人之象洞酒。洪邁有老酒賦。正
謂此。但僻遠負固，多不樂輸，故置巡檢寨以鎮焉。　硃水湖，在武平縣南
安巖數十里間，水色深綠，可以彩畫。舊傳定光佛創院巖中，彩畫大繡，皆
取諸此。　化龍溪，在武平縣前百步，源出清平鄉水，南派合歸順鄉小溪
入梅州。又名南安溪。　千秋溪，在武平縣東，發源梁山，自東岡經忠孝里
入化龍溪。　禾豐溪，在武平縣東北，出當峯嶺下，經漁溪九潭，合還口水
入化龍溪。　露溪，在武平縣東北一百里，一溪七灣，俗號露溪七渡。　壕
坑溪，源於贛州安遠縣界南北嶺，西南派入梅州界。　漁溪，在當峯嶺下，
順明溪，在大嶺下，小溪西派出會昌縣界入大溪。　大順嶺小溪，派至
露溪保，北派入長汀界七里河。　九潭，在武平縣東北，衆水所聚。　龍漢
潭，在武平縣西六十里，惟石嵌巖，舊傳龍穴其間，禱旱輒應。　聖公泉，在
武平縣北一百二十里黃公嶺上。泉迸石中，舊傳定光佛過此，偶渴，卓錫
而出，視其所有僅杯勺。一日十兵過之，飲亦不竭。　雙井泉，在武平縣北
三十里當峯嶺上。泉兩泓，自石眼出，故名。　熱水泉，在武平縣南三十里
龍泉井，在武平縣梓果院佛殿後，乃定光佛所鑿。水色澄澈，重於他水。
舊志云：後因欲行裡巷遂薄。院乜武有污瀆觸之，一夕龍鬪于井，飛騰而
去。自是色味俱變。慶元間，龍復見，水泉洶湧，少頃瑩徹，嘗之果甘洌如故。
靈洞山石井三。舊傳葛真人煉丹井。　黃田陂，在武平縣西七里。　放

生池，在武平縣西門外。　雲礫，在武平縣東二十里。亦名白水礫。水色如
練。元一統志：梁山，在武平縣東三十里，崚峭險峻，其形疊出，常雲霄間。山
上有仙巖，有天蓮池，有覆釜石。與他紀勝。蛟塘，在武平縣，其水無源，其深
無際。昔有蛟常為民患，涓南安祖師建院於巖中，其害遂弭。
清流縣臨汀志：屏山，在清流縣北隔溪之主山。　南極山，在清流縣南四
里，縣之朝山。　東華山，在清流縣東三里。　方山，在清流縣溪西五里。
鐵石山，在清流縣東百里，舊產鐵，故名。郡縣志。在縣東七十里。舊未產鐵，
且以石名之。　夢溪山，在清流縣東南百二十里夢溪圃。　豐山，在清流縣東
南一百二十里羅村園。昔人以其豐大而頂如磨，故呼為豐山。磨上常有
雲霧蒙翳，狀霧蒸體方靈。斯巖峭絕，人跡不到，惟採石耳、龍鬚者間及阿
麓。淳熙間，邑有道人劉姓者，一日與其徒五人奮勇欲登絕頂，於是羸十
日糧，腰斤斧，縋索揉枝，捫蘿以進，可半日，見美稌數千叢，已而漸有迂還，若
人所經行之地。凡六日乃至。其巔坦平如砥，可坐數十人。上有田池基筍
并寵池，有珍禽異獸，平地有礎石散亂如故居廢址。縱目遐眺，琴髻見寧
化、將樂、沙縣之遠。真神僊宅，劉等扶老稚而往，每遇佳處，輒賦一詩，惜其
不傳耳。　瀨湧巖，在清流縣東北七里，有深泉，惟石茂林脩竹，為一方勝
槩。舊有精舍，翔於末縣之前。巖乃定光古佛命名，鄭遠舉有詩云：翠雲臥
石千巖冷，黃葉吟風萬里秋。　蔣公巖，在清流縣北五里，叢石嵯峨，外險
中寬。紹興初，有蔣道人居其所，能辟穀，後不知其所往。　獅子巖，在清流縣
北歸仁里。　七峯巖，在清流縣東六十里，環列七峯，故名。　黃楊巖，在清
流縣南三百三十里，與沙縣接境。巖有三，其一在淳化寺中，有石龍鱗爪
備具。其二在半山，有屋白洞，上通天日，中架鐘樓，寨上為第三巖，有龍井
下透兩巖，深不可測。左右前後多產黃楊木，故名。　侍郎巖，在清流縣，去
黃楊巖僅二三里。元一統志。侍郎巖在縣。名然豐間，侍郎張焉、蔡渭、楊時
及左司諫陳瓘，少時讀書之所。人傳三君子肄業其間，不置臥榻，欲撊臥
水。暎淺不到巖下。　滴水巖，在清流縣明溪之側，有石大如牛，心中有滴
水，雖亢旱不竭，故名。　鼎隔嶺，在清流縣東一百十里，下有九龍灘，艱運
往春陸，逾是嶺二十五里，乃復登舟。　玉華西洞，在清流縣東北六十里
曰嵩溪，介石燕、靈龜二洞間，嶙岏聳峙，騰突撐拒，如猛獸蹲伏。中有石窟，石
龕石蓮。又有觀音、獅子、象、乾道間，道人晏崇聖始開闢，為佛廬。紹興間，
提刑劉公嶠按行，有詩云：洞南石燕接靈龜，獅子崢嶸氣與齊。碧眼方瞳
人不識，三山正在玉華西。紹定間，招捕使陳公韡平寇，經過，名刻于左。郡

守林公岳長汀宰陳顒伯天台袁復吉皆有題詠汀州志石燕洞在其西靈龜洞石長丈餘輿地紀勝五華洞在清流縣東北六十里曰玉華西洞石燕洞在清流縣玉華洞之西靈龜洞在清流縣玉華洞之東獅子洞在清流縣東北一百里小安鋪之側崖石蹲踞宛如怒猊中有數石室一柱屹立大如雕鏤洞外草木蔥蘢真有塵外景像正溪源于寧化縣過縣下夢溪經九龍灘趨沙縣而東夢溪在清流縣南一百二十里沙溪在清流縣歸仁里通沙縣六龍灘在清流縣東一百一十里亂石聳矗橫亘盤互舟楫不能通清流縣溪灘湍悍北環城數里有十二灘名五圍有九灘夢溪圍除六龍灘外備有五灘湯泉在清流縣東南者三曰池溪曰丘源曰嵩口東庵泉在清流縣庵山之麓清冽勝於他泉最宜烹茗放生池在登真觀前輿地紀勝佛日洞與石燕洞相望中有石觀音聖像九龍灘在清流縣乃溪水最險處綱船過者必遵陸空舟而行

蓮城縣臨汀志白雲山在蓮城縣南一百二十里輿地紀勝白雲山在蓮城縣西一百里金鷄山在蓮城縣南一十五里龍子崗在蓮城縣西十里天馬山三僊山獅子山金櫃山已上四山皆在蓮城縣東七里羊栾山在蓮城縣南五十里石門巖在蓮城縣東五里兩石對峙成門紹興間雲峯僧倚巖結庵名曰宿雲紹熙間令黃挙翔總宜亭令趙汝樵翔愁然閑邑士李仲廸題如夢令小詞云門外數峯圍繞帖石路兒彎小花老不禁風委地亂紅多少人悄人悄隔葉數聲啼鳥多爲識者稱賞輿地紀勝石門巖在蓮城縣東七里雙石對峙壁立萬仞鷲峯巖在蓮城東南七里勢如騰雲傍有瀑布泉又有石倉靈峯巖在蓮城縣南二十五里巨石巍峩清溪環遶中有洞穴成於天然西寶巖在蓮城縣西十五里淳熙間始剏佛廬其中滴水巖在蓮城縣東北七里石竇有綠溜直逵灘巖下又有石井深不盈尺歲旱不溢汲不竭舊傳定光古佛嘗駐錫於此南峯巖在蓮城縣南百里淳熙間結庵其中虎忙嶺在蓮城縣西南六十里半山有庵爲行人芨憩之所山峻且長謂虎過之亦倉皇也故名東田石在蓮城縣東五里峭壁巉巖高揷霄漢盤礴數十里溪流環繞其下絕頂坦夷石泉派溢宋朝開國侯彭孫居焉外有石梯石巷僅容一人官置三寨其上每遇寇警必移民於此真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險有定光道場名曰白雲洞大及彭侯廟及三君子堂堂本祠祀陳公顒郡守李公華郡倅王公輅迎春石窠在蓮城縣東田石上清溪在蓮城縣南發源長汀縣由新林院前過北團入清流界瑞泉在蓮城縣前東畔湯泉在蓮城縣南九

十里三龍井在蓮城縣南二十里有雲霧騰起雨即至舊傳有三龍居其間故名南團陂三北團陂六庯湖團陂三姑田團陂五河源下里陂七放生池在蓮城縣西一里

亭館

臨汀志郡境山明水秀川迴谷深登臨亭榭雖不多而景趣皆勝絕覽者來徘徊不忍去他郡未必有也雲驤閣在州濟川門東羅城上據龍山瞰龍潭挽若滕王閣爲鄞江傑觀元名清陰郡守陳公軒詩云元派雙澗碧蘸歷亂山青佛刹盤深崦漁蓑散晩汀後改延清閣又改集景樓紹興間提刑劉公嶠行部登而喜之改名雲驤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改名雙清慶元間郡守陳公韡復今名後郡守陳公暎以扁字乃墨客俗書遂別書雲驤二大字并絕句鐫于石嘉泰間郡守陳公鑄詩云雲頭落日半規明林際炊煙一抹橫紹定間郡守李公華重脩推官李昴英爲記然罕湫且卑寶祐間郡守朱公諟乃新之閣前後皆奇石嵯峨門左一石高廣丈餘不覆于土寺有小石撐拄之勢甚岌岌長老相傳舊亡是石一夕大雨雷飄至名飛來石望闕閣在上杭縣東清溪閣在蓮城縣東攢桂橋畔淳祐間令羅鹰奇重剏蒼玉亭在州城東東禪寺蒼玉澗覃石中寶祐間提刑林公遹令名巖苑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構亭背石移兩面之揭令名慶元間郡守陳公韡揭以亭去石近移退石拾五丈有奇前汲方池引鄭家陂水於其中端平間郡守李公華重剏長汀丞王九萬爲之記元一統志蒼玉亭在州城北昔郡守陳軒詩云閒有橫溪水亭呼川奇蒼翠微亭在蒼玉澗覃石之巔乾道間郡守謝公知稼剏紹定間郡守李公華重剏近燬於野燒有基在橫翠亭在東禪寺中門之左崇寧間郡守陳公粹剏僧刻崇寧間洪芻二絕句于柱云風枝雨葉春無賴石徑茅茨晝不開綠竹尹高人未覺紫荊花謝我重來又云海棠紅映梨花白竹杖芒鞋繞屋欄深處提壺安好語無人沽酒引陶潛又陪郡守陳公軒遊東山詩中句云冢破高青知野火黑殘橫棟是沙鷗微行曲折如平坂亂石崢嶸似虎丘寶慶間郡守林公岳詩云山中有寺寺有閣閣外之山橫翠來知者甚衆輿地紀勝橫翠亭山光野色横丘目前水月亭在頒條門外二里許方湖光皆是平田寶慶間郡守林公岳葺堂三楹扁曰正雅爲郡士麗澤講習之所自爲記紹定間郡守李公華規而廣之改今名遠堂爲荷蕩柳堤景趣雅勝長汀丞王九萬爲之記堂之南隔水爲景星庵寶湖亭在州東北三里許嘉定間郡守汪公端中命長汀宰錢厚朔後因

兒樓。在寶祐間郡守周公晉重建。　悠然亭。在寧化縣治南街之左，據城瞰溪。　福壽樓。在州東福壽坊，舊以剎塔餘材爲之。歲久屋老。寶祐間郡守朱公既捐俸募緣重搆。輿地紀勝。　雅歌樓。在州治。　謝公樓。張九齡詩云：謝公樓上好醇酒，三百青蚨買一斗。紅泥乍擘綠蟻浮，玉盌纔傾黃蜜剖。　芙蓉臺。在長汀縣治。元一統志。　南樓。郡志郭祥正有詩。　北樓。郭祥正有詩。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二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祠廟

臨汀志。民思郡伯。勿剪甘棠。蓋見棠猶見其人也。至於肖像而祠之。如虞參於長壘。朱邑於桐鄉。尤表其民見思之切。然必道義足以勵世俗。功德足以銘人心。祠之立出於公而非出於私。庶不至如庚人立遺愛頌反貽諂諛之譏云。　禮云。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今郡所事多合於禮。未可謂閩俗機鬼云。

郡城內　二先生祠。在州學之右。嘉定間郡守趙公崇模剏奉徽國文公朱先生。郡人考功楊先生。時來先生以道學倡于建。楊先生往師焉。爲朱門高弟。趙並爲立祠于學。教授李以稱爲之記。寶祐間郡守孫得徙于上杭學之右。惟舊何物于道城縣學之右。　王朝奉祠。附于二先生祠。公名掄。郡人。學舊有祠堂。後廢。寶祐間教授趙與沐重立。因附焉。事跡詳見道遠門。　崇德祠。在州學明倫之左。奉郡守鄭國博強。陳刑定騰。陳判院臊。鄂大夫非熊。羅司直勲。傅寺丞厳。林大卿岳。王權府𢍉。李徽猷華。戴大夫揆。姚權院元特。皆有德於士民者也。　唐郡守鍾令公祠。在開元寺法堂右。名翔。南唐時人也。守是邦。捐田于寺。至今祠焉。六邑僧舍亦多崇奉者。　張知郡祠。在塔院。公名曰昌。紹興間守郡。政尚寬和。民不忍犯。呼爲張佛子。塔乃其合葬故祠。　知郡鄭國博強祠。在南臺二王廟。　陳劉二錄參祠。在南臺二王廟。陳名希遠。乃通判吉老之子。按於王棗。劉名師君。棗官辦長汀安仁保冤獄。民深德之。並爲立祠于廟。事跡詳見名宦門。　見思堂。在興賢坊內貢院之左。奉李徽猷華。紹定間寇叛突訌。公平定之。民究更生之賜。焉剏祠堂。郡守周公晉跋之。以剏祠山廟。移其像于對畔。事跡詳見名宦門。　六君子祠。在長汀縣學。淳祐間宰陳公顯伯剏學堂舍。因剏焉。奉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張南軒、朱晦庵像。以郡人鄭蔡州立中、楊考功方配。　三公祠。在武平縣東。嶽嘉應廟。奉陳錄參希遠、顏知縣東老、鍾縣尉伯楊。陳在紹興間。顏鍾在紹定間。皆以討叛寇歿於邑境。民追悼之。紹定間令趙汝誦並爲立祠。從民志也。　彭侯祠。在蓮城縣東田寨上。侯名孫。邑人。事跡詳見丈夫門。　三賢堂。在蓮城縣東田寨上。奉招使陳大參韡。郡守李徽猷華。權郡王大夫衎。皆以紹定平

冠功也。招使陳大杰雜壽祠，在寧化縣市心，正對萬壽橋。紹定間，公平
冠至邑，民德之，爲立祠。寶祐間火燬，今復剏。陳尚書顯伯壽祠，在縣學
淳祐間，公宰長汀，有惠愛於民，廣學舍，撥鹽息錢以養士，士民德之，爲立
祠焉。知郡胡史部太初壽祠，在州學明倫堂之右。公寶祐間至郡，仁民
禮士，開慶改元，值小歉，捐米數千斛入均濟倉，以活飢民，大興學校，拓舊
圖新，規摹壯觀，士民德之，爲立壽祠，教授趙與沐爲之記。城隍廟，在州
西秋成門內，還郡初剏。宋朝崇寧間賜額顯應，紹興間郡守陳公直方重
剏前殿，郡守董公革剏後殿，慶元間郡守陳公韡重修。靈應顯廟，在州
東賢門內。初無境王、即開元觀土地。靈祐將軍、即五通聖七郎神。靈順
夫人，即五通聖七娘神。三神廟，開水陸間封剏。宋朝景德中，合爲一廟。
紹聖間重修，崇寧間賜廟額，後各坊皆有廟食。嘉定間封無境王爲忠惠
侯，靈祐將軍爲協祐侯，寶祐間羽流廖真常募緣修殿及門廡。順則王
廟，在州東通遠門內城埒之側。莫詳姓氏封爵剏始之由。建炎間，彈壓大
作，郡倅許公端夫入夢，金紫人來謁曰：無如揚州蘇獻間其官，月自稱城
中廢廟王。明日如方施藥，活者甚衆，乃訪舊址剏廟，許自爲之記。自建炎
暨嘉定，餘百年，王入顯靈。郡守趙公崇揆因助倅聞基，更剏殿宇廊廡，皆
備。廣州番禺主簿鄭文可爲之記。晉應廟，乃福州南臺閩越王廟二將
左協威廣惠靈應侯、右翊忠嘉澤顯應侯之行祠也。昔因福戍將館于通
遠門城上，望奉香火而祠焉。治平中，增築城壘，開門架樓，單校運材，湯於
暴水，還禱二侯，願祠以報。頃之，木出於源，乃立廟通遠門上。嘗有郡兵日
夜見五人爭城捫語曰：城上二金甲人摯手向我，不可入。幾月，民大疾，死
十二三，惟城中無恙。自是郡人敬事甚虔。紹興間，江西寇姚達冠郡境，郡
守鄭公強求助於神，迎擊大破之。有自賊逃歸者云：初見兵葦填野，有二
巨人衣青白袍逸賊以馳，以故賊恐而敗。未幾，賊殘黨李寶破寧化，侯復
現靈卻賊。於是築新廟於州東橫崗嶺上，仍市民田收米於州學，以備春
秋奉祀之需。通遠門城上廟，寶祐間募緣重剏。五通廟，在子城內僉廳
左。東山五通廟，乃本州古跡，淳祐間郡守劉公壘捐俸更剏，寶祐間郡
守周公晉捐俸助工，從仍書東山二大字。東西宮廟，在子城內佑聖堂
左。靈蛇廟，在子城內佑聖堂右。
長汀縣　東嶽行宮，在長汀縣東，政和間剏，淳祐間羽流林宗錫剏太一樓、鐘樓、東
平王宮、兩廊、都門。惠澤龍王廟，在長汀縣東景德間，元有雩壇，紹興間郡守陳公升
禱雨輒應，剏今廟，後淳祐辛亥大水，他祠像皆漂蕩，惟王塑像巋然波濤中獨無恙。

人僉神之。漈口五通廟，在長汀縣東崇善坊，紹興間剏，嘉定間祠史下
二將軍祠于廟左，寶祐間剏五鳳樓、正殿、華光閣，郡守周公晉書額。東
平王廟，在長汀縣東惠民橋側。護國興都順義大王廟，在長汀縣西州
社稷壇右，紹興間剏。義勇武安王廟二：一在長汀縣東登俊坊，一在長
汀縣南社稷壇。義勇武安王廟，在何田市心，前有庵爲寨官祝聖之地，寶
祐間市民撤庵廟而新之。洲湖潤德大王廟，在長汀縣南富文坊，莫詳
封爵剏始之由。長老相傳，漢末人，以忠義死節此地，出爲靈響，郡人爲立
小廟。忽一日山洪暴漲，廟派而下，止於南山之麓，後枕石屏，前瞰麻潭，後
坊民欲移歸故址，舉莫能勝，始悟神安靈于此。助威盤瑞二王廟，在長
汀縣南駐割寨，長老相傳，漢末人，以身禦敵死節城下，時有顯應，民剏廟
宇，號石固。一日，廟前小澗漲溢，忽有神像乘流而至，自立於石固之左，民
異之，號石猛大王，復以息大功，封左王爲石猛助威，右王爲石固盤瑞。宋
朝元豐間剏今廟。石湖武岳大王廟，在長汀縣東蒼玉洞前，紹興間重
剏。感應都衛三將廟，在長汀縣東鄭河坊拜捐山之側。湖洪廣濟王
廟，在長汀縣東二十里，閩通文間剏，封澄化侯，永隆間改封廣濟大王。宋
朝至和間重祠。桂山王顯廟，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何田寨，寶祐間舊
民重剏。靈蛇廟，在長汀縣東南一百八十里，舊傳唐時軍洪元政居，埋
像乃其首南之道，有卯日大唐號軍之記，升湖寺爲後埋大惟卸白踞去
大元乃於平日中浮之，何日可無蛇唐亦有祠。望春宮，在長汀縣東攀
桂坊，奉忠惠協祐二侯香火，莫詳剏始之由，淳祐間民募緣重剏。三聖
妃宮，在長汀縣南富文坊，及潮州祖廟靈惠助順顯衛英烈佚傳極妃、昭
貺協助靈應慧祐妃、昭惠協濟靈順惠助妃，嘉熙間剏，今州縣吏運鹽綱
必禱焉。
寧化縣　城隍廟，在寧化縣南一里。敕封顯應通濟昭惠公廟，在寧化
縣東黃連嶺，額曰靈感，莫詳姓氏，始於陳隋，顯於李唐，宋朝建炎間賜廟
額，紹興間封威濟侯，寶慶初封顯應公，繼又加封通濟，寶祐間宰林公玉
請于朝，增封昭惠，撰刻誥祠于碑，仍跋之。顯應廟，在寧化縣西，地名草
倉，長孫將軍祠也。將軍諱山，開時號將護，易牃至縣而歿，稱草倉將軍，後
出靈響，自是闔縣敬信，有求必獲。宋朝天聖間，永福進賢二坊人爭土木
訟于漕，遂撤分爲二廟，一曰通聖，一曰崇興。舊傳崇興祠前乃東京孔道，
南渡初丞相李公綱經過，有詩云：不愁苦履長南請，滿廟靈旗助北征。酹
徹一盃揩淚眼，煙雲何處是三京。嘉定間賜廟額曰顯應，紹定初產瑞芝，

郡守林公岳有詩記其事。　惠應廟二。一在城隍廟右。淳熙間剏。一在北門驛亭左山叢間。紹熙間剏。乃邵武軍光澤縣大乾明應威信廣祐福善王行祠也。王之行狀詳見於武陽志。　毗沙門天王廟在清流縣東北。　普應廟在寧化縣南伍家山。寶慶初賜額。　東西宮廟在寧化縣務左。　武德王廟在寧化縣北翠華山下。　后土夫人廟在武德王廟右。　沙石廟在寧化縣東二百三十里。　明山廟在寧化縣東二百二十里。

上杭縣　城隍廟舊在上杭縣西。今移縣東。　東嶽行宮在上杭縣東。　五顯廟在上杭縣東南。　黄光師廟舊在鍾寮場故治南石峽間兩山如束。中通一徑僅半里許。舊傳未縣前有妖怪虎狼為民害。覡者黄七翁父子三人住治之。因入石隱身釋怪。遂息風雨時石中隱隱有金鼓聲。民敬畏之。立祠香爐下。且家繪其像以奉之。遷縣之初。更造行祠于今縣之西。輿地紀勝。黄光師廟在寧化之南。舊有山精石妖為害。有王者黄七公以符法治之。因隱其入石不出。二石屋隱積百人。影。亮之擧并光師之像。　靈顯廟在上杭縣西。乾道間剏。　嶽靈廟。　靈景廟。並在鍾寮場故治。

武平縣　城隍廟舊在武平縣北謝婆嶺上。紹熙間移剏縣北一百五步。　東嶽行宮在武平縣西洞元觀左。淳熙間剏。　招僊廟在武平縣東南岐和間剏。隆興間重修。寶慶間重剏。今貴溪有事須。　聖宮廟二。一在武平縣鼓樓門內東。紹興間以兵火廢。即其地剏主簿廳。因有顯異。復毀廳剏廟。淳熙間重修。慶元間又修。嘉定癸未間令黄襲甫重剏。一在武平縣南六十步。嘉定間邑人龍嶽尉鍾自强剏。　靈顯廟在武平縣西。隆興間剏　東嶽嘉應忠靖威顯王廟在武平縣南門左。紹定間燬於寇。嘉定間令趙汝講闢基重剏。　感應祠在尉廨之西。中山平埔王廟舊在武平縣西南溪畔。　梁山鎮獲廟在武平縣東二里何屯嶺側。　東山五顯王廟在武平縣東。淳祐間縣民鼎剏。

清流縣　城隍廟舊在清流縣南。燬於潭悲隊寇。端平間令趙標夫重剏於縣門東。寶祐間令陳子春闢而新之。　漁倉廟在清流縣東。據廟記謂為唐末史君樊侯。令因捍禦叛寇。曾常侍。有功于民。後時出靈響。鄉人祠之。淳熙間。邑人重建。既堂而輒。慶元間邑士伍進始克成之。廟臨溪。紹興間賴寇衝突入郡。而辟易十五里。賊黨具言初至時聞金鼓雷厲。頃之見人馬幟羽羅列廟後山上。於是駭愕而退。景德間郡人朝奉郎行秘書著作佐郎吴簡言為之記。　安濟廟在清流縣南夢溪洞口。即九龍陽數潛靈王廟也。自唐有之。莫詳剏始封爵之由。廟前有灘險甚。往來之舟非禱於祠下不敢行。宋朝賜今額。嘉祐中樞密直學士蔡公襄知泉州。有布衣

上謁。有擁寧化九龍進士。公與坐莫測其為神。及送之庭除。忽不見。始異之。取判而觀。於中得詩五十六字。公加訪問。明年遣詩于廟。尸祝不虔。火其真跡。大觀間縣尉張龜齡嘗序其事。今林木森陰。觀者必敬。詩云。進遠自青[illegible]

感應惠利夫人廟。即舊七娘廟。在清流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明溪故基在焉。紹興間巡檢李寔移剏寮剏。傳者以昔有過客投宿驛中。聞吟咏聲。因使反之。其詩為傳撰采琅然。再誦客遂書其詩示壁間而去。[illegible]自是鄉人敬而祀之。端平間調寮於戍。建廟。忽一日寮近人開廟中若有鉦鼓聲。後戍兵有書問於是日與賊爭戰。始知其助威焉。　惠應廟在清流縣西橋之側。乃邵武大乾明應威信廣祐福善王行祠。初寓於兵廳。紹熙間邑令祠紹定寇燬。端平間重剏。　九龍王行祠有二。其一在清流縣東渡。其一在清流縣北渡。邑人剏以鎮去其渡云。　靈顯行祠在清流縣西進賢坊。初置於老院。主事者設靈顯廟三神像於中院。　白馬將軍行祠在清流縣南拱辰坊。乃靈顯廟中一神也。淳熙間剏為祠運之護。　東西二聖行祠在清流縣衙鼓樓之西。久廢。紹興初貽夢邑士丘文若。從而新之。　李田廟在清流縣溪北。初為里社。散地以祭。不屋而壇。紹興間里人歐陽一夕夢神有數椽之屬。故為此廟。

蓮城縣　城隍廟在蓮城縣西。紹興間剏。淳熙間令宗剛重剏。　東嶽行宮在蓮城縣東。紹興間令王彤剏。今廢。　勅賜東平忠靖王行祠在蓮城縣南。嘉定間剏。　靈顯廟在蓮城縣南紹興間剏。　龍王廟在龍子嶺後移蓮城縣東。令劉晉重剏。　仰山二聖祠在攔桂橋上。紹熙間令黄攀剏福善王行祠在蓮城縣東。嘉泰間令劉晉剏。　東五顯行祠。嘉定間令沈杰孫剏。　西五顯行祠。嘉定間剏。　祠山行祠在東塔院之右。　感應李將軍廟在蓮城縣西。紹熙間鄭仗屢作。神功顯著。令熊取義為之立廟。

寺觀

臨汀志。僧廬十百。道宮纔一二。寰內所同也。邦人信佛甚於是自創庵尤

不可殫記。彼堅生究性命，固未易多見。勸誘愚俗，使之畏業報而息寃偲，
猶之可也。若乃徇于聲利，習爲非僻，寔非佛之罪人也。
郡城內　天慶觀，在州東興賢門內。唐開元間，詔天下州郡取一寺一觀
以紀年爲號，置於州郡，所名開元觀。宋朝至道間改至道宮。大中祥符元
年天書降，詔天下置天慶觀，改今名。四年，剏聖祖殿。輿地紀勝：唐開元二
十八年置，名開元觀，有御書碑刻上寧。　開元禪寺，在州東，唐開元間詔置
于州郡之所，後遷今郡治。初有律院二十四，環布其間。宋朝治平間合爲
十方，崇寧間改崇寧萬壽寺。五年準勅賜經五百函。今在元本寺。政和間
更名天寧萬壽寺，改神霄玉清萬壽宮，佛像賜經盡移寘天王院。建炎元
年復今額。唐鍾鑄爲判文，捨田入寺，計產錢二十千八百七十一文。正寺
至今祀鍾令公祠。郡守陳公軒有詩云：溪雲影亂杉松暝，櫚鐸聲濃殿
閣寒。又云：清風掠鳥自吟嘆，白日輪蹄誰往還。一統志：開元寺在州城
昔富國王元主地，時所是。　報恩光孝禪寺，在州東興賢門內，舊名感應
天王院，梁正明間置。宋朝政和間以開元賜經佛像寘於此，改爲崇寧萬
壽寺。建炎間改爲天寧。紹興間崇奉徽宗皇帝香火，號報恩廣孝。十一年
改今名。　定光院，在州治後正北。大中祥符間師與郡守趙公遂良厚善，

結庵爲師往來棲息之所。後師示寂于均慶院。元祐間郡守曾公孝總重
脩，塑像于中。淳熙間郡守呂公翼之迎奉均慶院定光真身、廣福院伏虎
真身于州治後庵，以便祈禱。嘉泰間郡守陳公暎謂兩賜之應如響，矣佛
與守分治汀民也。歉隘不足仰稱，遂加廣闢。紹定寇叛交訌，炎然孤城，能
保守者，人力不至於此。士民條顯應狀，白郡奏請于朝，加二佛師號，仍賜
定光院爲額。嘉熙間郡守戴公挺助倅率衆爲新，從民志也。未幾均慶院
燼於胡大。郡迎御書及衣鉢等入州剏，閣于院後安奉之。近南斷人士金
鈴十八尊者像，附置閣上。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前剏拜亭。每歲正月六
日乃定光生化之辰，四方歆信輻輳，名香寶炬幡蓋裝嚴，難以數計，雖隘
巷亦成闤市。可見人心之皈嚮云。　護國塔院，在州東，建隆間剏木塔三
級。建炎間燼於大。紹興居士顏汝霖偕男尚志同募剏磚塔，方一丈四級。
郡守張公昌到任，助倅一十萬，增成七級。越九年而後合頂，高十丈，爲一
州偉觀。郡人稱爲張佛子，塑其像於第四層。　龍興尼寺，在州西秋成門
內。唐大中間置。初有彌陀、彌勒、觀音、地藏等院，錯置廢其間。宋朝紹興間
燼於火，惟佛殿獨存。　武當道場，在州東興賢門內。紹定間新剏。嘉熙間
忽白晝迅雷響激，有甘泉湧出三清殿右，扁曰雷泉。　祐聖堂，在州治鎮

山堂後。　天王堂，在于城西北隅。唐天寶初令州郡於城北隅置毗沙門
天王像，又置之佛剎。今俱忌也。後移在州後山，有天王院及五營駐劄寨，
並有祠。
長汀縣　金華觀，在長汀縣東五里。梁正明間因賴氏得金於山而剏。元
一統志：在州城東三里，唐開元間賴氏鑿田中得土得金宝，賴氏捐金
剏山觀，村士居之，剏金泉院，今子居之，人稱金沙觀，三者皆以金名，本詩
化。　僊隱觀，在長汀縣東登俊坊龍王廟之左。淳熙間郡守稅公棟移管下
廢額扁之，皇叔祖師揆書。觀左有故土亭，嘉定間郡守傅公康剏。淳祐間
郡守盧公同父立御書碑。觀右有魚樂亭，淳祐辛亥大水蕩之。　崇真堂，
在城西清泉坊。淳祐間本坊趙氏捨故宅爲堂基，鄉人募緣鼎剏。　東禪
院，在長汀縣東三里，梁正明二年剏。宋朝祖鏡大師從寂書額。舊大溪由
院前過，有蒼玉洞，中號東山十景，爲鄞江勝觀。嘉祐間史君林公東喬有
詩云：心愛民田違車行，石徑中。長汀宰李存賢和云：野雲閑帶兩林木靜
無風村落一溪外，八田四望中。劉公獨和云：灘聲來席上，亭影落溪中。石
英民詩云：雲蕪野邑過松徑，水帶秋聲入稻田。施于安云：蟬噪翠陰聲斷
續，鳥藏紅葉響嘲啾。又云：朧雲飄軟玉，江月洗寒金。洪昂云：花醉好樹猶啼

兩竹喜佳賓，亦嘆風皆警句也。後題詠者衆。　金泉院，在長汀縣東七里，
因賴氏得金於山，與金華觀先後剏。宋朝建隆重剏。　南山同慶禪院，在
長汀縣南三里。周顯德間剏，僧惠緣開山，從容、智孜、自鑑三禪師皆出此
山。宋朝紹興初駐劄戍兵其間，乾道間燼於火，遂置南寨。院基尚存，今院
乃舊院丈剎，亦名同慶，存古也。　大珠院，與同慶寺相近，乾德初剏。熙寧
中皇叔世亨以觀察使遥領判丈鼎新募剏。紹興初駐戍兵其間，紹興元
年僧悟本重剏，又剏定光閣于後山椒。　感應天王院，舊在州東興賢門
內，今元本也。置郡初，因天寶間有旨立毗沙天王像，遂剏院以名。宋朝政
和間以開元寺爲神霄宮，移經像置於此，尋改崇寧萬壽寺，後僧法周卜
城北二里州後山後更剏，以舊額名之，今俗名天王殿背。　法林院，在長
汀縣西二里。開永和間刺史王繼業置，名三教薦福院。宋朝大觀間改爲
十方院，政和間改今名。郡守陳公軒有詩云：雲邊借榻聞僧閑，松下聽泉
洗客心。郡倅鄭公祥正云：薄日珠雲催晚景，殘花美酒送閑心。院西有來
名罘罘衆泉，廳有仰山二聖祠。　羅漢院，在長汀縣西一里，開通文間剏。
初刺史王繼業塑十八尊者五百羅漢像於郡廳，神光屢現，因剏院以安
之。永隆間燼於兵火，獨殿像儼然，神光愈現。刺史許公文禛異之，即加崇

葺。至僞唐保大間判史包公洪捐俸募緣增葺。宋朝紹熙間僧清倷鼎新佛殿，藻飾貌像。郡倅郭公祥正有詩云：蒼松夾徑二十丈，碧殿藏雲五百尋。金鐘散響撼星斗，夜燈續焰移朝昏。　釋迦院在長汀縣西二里。後唐天成間創。舊傳拜人周曹敬衛營造，有金斗在佛殿角。至宋朝宣和間殿壞重修，累得一鐵斗，有白蛇盤斗上，衆方驚異，蛇去斗飛，今對山號金斗坑。　西峯院在長汀縣西一里。開永隆間創。宋朝紹興間僧文重新，淳熙間僧德圓創輪藏。郡守陳公軒有絶句云：捫蘿百尺上孤峯，紅蘚斑斑杖屨蹤。惟有澗聲生絶頂，曉風吹動半巖松。郡倅郭公祥正和云：寺占西山第一峯，與君高步躡雲蹤。西風吹盡霜林葉，放出亭亭千丈松。　西方院在西峯院之右。今廢。郡守陳公軒舊有詩云：漲水盡頭飛鳥驚，竹雲缺處見亭臺。又云：塵埃不到溪山好，風雨初晴燕雀喜。郡倅郭公祥正絶句云：欲出西方更少留，雲泉都占一巖幽。勸僧洗淨闌前竹，要看南山十里秋。又有南樓望西方院詩云：紫色淺深添草樹，輕綃高下覆樓臺。溪聲遠與鍾聲雜，山影分從電影開。　南安廨院在長汀縣東南三里。因郡去南安巖三百里。元祐間僧道榮創爲郡人祈禳之所。紹興間郡守唐公尚方有營葺意。忽鄉民葉姓者到縣，具言前夕夢一僧携笻扣門曰：郡倅南安廨院汝能施木。今汝有子，寤而語之，妻夢協，遂捨木營葺。二十八年，僧惟應創藏殿。淳熙間僧清心又廣開之。　伏虎廨院在長汀縣東五里。淳祐間僧善從重創。　伏虎庵在長汀縣東五里東禪院右。輿地紀勝：伏虎庵在城東五里，青松對植，蒼翠交陰，卑卧在一隅，至一郡遊賞之所。　興龍庵在長汀縣東北興賢門外，舊名卧龍，後改今名。　朱紫庵在長汀縣西北頒條門外。　金砂庵在長汀縣東永康坊。　有年庵在長汀縣東永康坊有年橋側。　定光堂在長汀縣西頒條門外。嘉定間創。郡守趙公崇模書額。尼居之。　景星庵在長汀縣南方湖之側，端平間創。奉郡守李公華祠。　麻潭嶺庵在長汀縣南五里圓珠山側，端平間創。今爲南華六祖道場。　白鶴庵在長汀縣東南十五里白鶴嶺頭。　廣福院在長汀縣東六十里，乃伏虎大師道場。師俗業開元寺，早遊諸方，悟音而返，憩于平原山麓，遂躡其嶺，以開元錢七爲駐錫兆，繼有樵者懷其一以歸，詰朝復故所。耆老惟僝材役輻輳，忽成刹。名晉護庵。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示寂，塑真身于庵。熙寧三年郡以狀聞，賜庵爲壽聖院。元豐間鼎新。乾道間改今名。翠峯院在長汀縣東北三十里。後唐天成間創。　華嚴院在長汀縣南九十五里。梁正明間創。　永樂院在長汀縣南六十里。梁正明間創。　禪宮

院在長汀縣南九十里。乾德間創。　福壽院在長汀縣南一百二十里。梁正明間創。　龍安院在長汀縣南百三十里。唐大順間創。　招福院在長汀縣南七十里。僞閩通文間創。　神王院在長汀縣南五十里。僞閩通文間創。　金鷄院在長汀縣南百五十里。建隆間創。　連章院在長汀縣東一百五十里。乾德間創。　豐樂院在長汀縣南一百七十里。後唐長興間創。　梁安院在長汀縣南九十五里。唐光化間創　保安院在長汀縣西五十里。南唐保大間創。　臨池院在長汀縣南百里。梁正明間創。　長樂院在長汀縣南百二十里。梁正明間創。　隆壽院在長汀縣南二十里。後唐天成間創。　保壽院在長汀縣南百五十里。乾德間創。　黃僊人庵在長汀縣東六十五里，舊傳崇寧間土人黃公得道於此，故卓庵祠之。　葉坑庵在長汀縣東二十五里伏虎菩薩道場，今名白雲庵。

寧化縣　凝真觀在寧化縣南，舊名上林。後唐天成中置。宋朝大中祥符初重創，恭奉聖祖御容。天禧間賜今額。　偃隱觀在寧化縣北九十里。政和間創。今廢。　光嚴禪寺在寧化縣北。　崇福尼寺在寧化縣東二里。唐龍符間創。　漢和院在寧化縣南二里。梁開平間縣宰鍾彥儔重修。　龍山院在寧化縣南二里。梁開平間舊爲地藏院，宋朝建隆間改今額。建炎間重創。　寶塔院在寧化縣南宣和間創，紹興間重創，寶祐間燼於大石基尚存。　鷲峯院在寧化縣南二十五里。僞閩永隆間創。運使蔣公之奇有詩云：日轉竹陰侵閣冷，水流花片過門香。城淮官子常云：望窮山下疑無路，行入壺中別有天。花落春巖朝帶雨，月涵秋谷夜聞泉。　西隱院在寧化縣北三十里。熙寧間創。　寶應院在寧化縣西五十里。　寶勝院在寧化縣西南六十里。僞閩創。宋朝天聖初賜今額。　南福林院在寧化縣南二十五里。熙寧間賜今額。　寶池禪院在寧化縣北六十里。唐會昌間創。宋朝慶曆間重創。　靈峯禪院在寧化縣北百二十里。唐正觀初創。宋朝康定間改今額。　東峯院在寧化縣南五十里。熙寧間創　中興禪院在寧化縣北一百五十里。唐會昌間創。　華嚴院在寧化縣南六十里。崇寧間創。　報恩院在寧化縣南八十里。　福林院在寧化縣東北一百六十里。臨田院在寧化縣東六十里。　安福院在寧化縣東九十里。　龍池巖院在寧化縣南五十里。　普現庵在寧化縣東二里。　積翠庵在寧化縣南龍山院左。　神嶺庵在寧化縣南門外。　東庵在東渡。　大隱庵在水南。　西山庵在西門外。

上杭縣　龍符觀在上杭縣南。建炎間以寇燬，[illegible]端平間[illegible]建，今[illegible]

徙額於縣東。　義合寺，在上杭縣南六十里來蘇里，唐元化間額，大觀中僧永崇重額。　靈瑞院，在上杭縣西二里，慶曆間額，忽一日大水漂木數百根積院基上，人以爲異，故名。　天王院，元在鍾寮場故治之南，僞唐保大間額，宋朝康定間僧戒餘重額，隨縣遷，今在上杭縣西七十步，與他比縣天王院在上杭縣四圍皆山石砌五百一十八尋雁漢之狀。　塔院，元在鍾寮場故治之東，熙寧間巡檢火其石，以軍民彈壓，請郡額，塔爲檜櫳之所，宣和間以兵火廢，紹熙初僧興立重額，乾道間隨縣遷，今在上杭縣東。　水陸院，在上杭縣東六十里鍾寮場，乾德間額，康定間重額。　盤瑞院，在上杭縣南五十里，僞閩永隆間額，舊傳開山之初，獲一大龜，有九龜在其下，故名。　報恩院，在上杭縣東北七十里。　上寶林院，在上杭縣北七十里平原里，唐乾符間額，宋朝大觀間僧清諒重額，仍額輪藏。　下寶林院，在上杭縣北三十里安豐下，熙寧間額，宣和間僧道明重額。　禪林院，在上杭縣南八十里來蘇團，紹興間僧妙傳重額。　資福院，在上杭縣西九十里。　西華院，在上杭縣北九十里安豐上，崇寧間額，宣和間僧立元重額。　崇福庵，在上杭縣南。　禪林庵，在上杭縣北平元團。　臨江庵，在梅溪寨之左。

武平縣

洞元觀，舊在武平縣西靈洞山下，政和間運司奏本縣靈洞山圖經載係小洞天，已建道場觀，乞賜額，準勑賜今名，仍歲給度牒，尋復已之。紹興初燬於火，遷於縣西，即今所。　南安巖均慶禪院，在武平縣南八十五里，乃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道場也。先是一巖嵌空，險僻神怪所宅，虎狼所會，絕無人跡。宋朝乾德二年，師至巖趺坐其間，寺近望見祥煙騰覆，異而往觀，咸起敬信，相與披榛畚土，築室巖中，遂爲一方精舍。師慈憫衆生，無求不應。祥符四年郡守趙公遂良狀其靈異聞于朝，賜額均祥禪院，轉運王公贄行部過巖，以雪請，果大雪，贄遂奏福州開元寺所得太宗皇帝御書百二十幅奉安巖中，歲度僧一人，詔可，仍命郡守胡公咸秩躬護至院。有詩云：迄得御書歸洞壑，烟霞一路覆天香。祥符八年正月六日，師卧右脇示寂，巖中每歲是日，諸路雲集，幾不可容。郡守陳公軒有古風四韻云：南安巖近南斗傍，乾坤締結雷電守，雲寒木老洞穴古，巨龍露脊鯨呀口。郡倅郭公祥正古風末云：嗟予俗縛未能往，願傍結草倚巖松，遂登彼岸造正覺，月落巖下松生風。丞相李公綱經過留詩云：滿山來石有吾意，十里松筠生晝寒。其餘大篇短章殆難殫記。嘉熙間燬於劫火，郡奉御書佛牙衣鉢等安奉于州，後勑賜定光院。　東山禪果院，在武平縣南門外，祥符間定光佛基額，初化緣建金像殿，運材闕隔，師以拄杖指引其山曰：權過彼岸，山即中斷，始通挽運，續建法堂、鍾樓，復堂門廊栜宇，視他寺頗壯偉，元符間建輪藏寺，今爲祝聖道場。　太平興國禪院，在武平縣東千秋里，太平興國間建，因名，康定間重額。　靈洞天福院，在武平縣西五里靈洞之麓，唐咸通間額，僞閩時邑人金紫光祿大夫謝丞裕居其側，後捨宅以大之，宋朝紹興初始建法堂、佛殿、鍾樓、法樓、藏，前建二橋曰普度，曰望僊，後建僊閣，松竹環翠，聳門有二泉縈迴，派出葛僊翁煉丹井，清徹可愛，爲邑勝槩，丞相李公綱道南訪此，爲之立記，郡人河南少尹郭穎留題曰：門外路將三市隔，此中人是幾生修，千尋古木含雲翠，一派寒泉繞檻流。紹定寇燬，今趙汝諦命僧道成重額。　南山錦洋院，在武平縣南二里，莫知何年額，檀越主乃邑人鍾梵軍也，嘉祐間重額佛殿，紹興間建羅漢閣，嘉定間額三聖閣。　塔院，在武平縣南門外禪果院左，有磚浮屠五級，經始於紹興間，越十四年始畢工，隆興間修，乾道間重修，嘉定間又修，今爲國忌行香之所。　南安廨院，在武平縣東北二里，大中祥符間定光古佛親額，後三招寨附其側，紹定寇後寨官寓此，軍馬蹂躪頹弊，今趙汝誦重修。　資福院，在睦都上保，元祐間重額。　福田院，在象村保。　招福

院，在高吳保。　寶林院，在湘坑保。　古佛道場，端平間額，在武平縣東門外，即舊大觀庵基也，郡守黃公親書扁。　永壽庵，在武平縣北，今名道堂。
西峯庵，在留田里，淳熙間額。　東流庵，在東流里，淳熙間額。　福林庵，在安鵝里。　棲雲庵，在丘田里。　禪隆庵，在大順里。　石獅庵，在招仁里。
伏虎庵，在武平縣七十里，舊傳定光拓巖，初民有獻牛助耕，師結庵飼牧，夜常有虎來伏庵外，後師歸巖，一日忽云虎傷一牛，夫暮有報，如師言，師乃削木書偈云：明日忽斃于路，因號伏虎庵。　彌勒庵，在武平縣東北十里。　淨信庵，在武平縣城西門外。　無量庵，在渠野山上。

清流縣

登真觀，在清流縣西二里，舊名上生，崇寧間額，宣和初改今額，紹興間重額三清殿，淳熙間架三門、鍾樓，淳祐間令林奭建官廳于右，逍遙堂于左。　塔院，在清流縣東，隆興間丞姚佾爲額，歲久傾欹，淳祐間令趙必迮率邑人移額于縣東馬家山之巔。　通真院，在清流縣東北，紹興間額，賜勑額，紹定寇燬，舊南向，淳祐間令林奭重額，易而西向，犧而令林昌泰重修，增額觀音閣于院東北。　靈福院，在清流縣東八十里。　新全院，在清流縣南八十里，舊名武道日額。　福壽院，在清流縣東五十里。　恩福院，在清流縣東五十里，宋朝太平興國間額，賜今額。　靈山禪院

在清流縣東一百七十里鐵石山下。唐正觀間剏。宋朝紹興間改律爲禪。永豐院在清流縣西南八十里。梁正明間剏。豐饒院在清流縣西南七十里。僞閩剏。淳化禪院在清流縣東二百三十里黃楊巖。淳化間剏。福禪院在清流縣北五十里。新通院在清流縣南八十里。皈真院在清流縣東八十里。聖恩院在清流縣南九十里。永樂院在清流縣南一百里。雲施院在清流縣西七十里。東庵在清流縣東澤民坊。山徑縈紆，松竹夾道。紹興間僧元想傾橐重剏。瀟洒閒寂，盛夏絶無暑氣，人多追涼於是。南庵在清流縣南門外。尼庵在清流縣東興善坊。溫泉庵在清流縣東三十里嵩口，傍有溫泉故名。

蓮城縣 福僊觀在蓮城縣西。乾道間令楊立中剏，令爲祝聖之地。寶壽院元名東山九峯禪院，在蓮城縣東，大中祥符間剏。慶元間令鄭康戌以爲祝聖之地，鼎新蓋造。報恩塔院在蓮城縣東。乾道間令常國請泉州曹道者法進締剏浮屠，僅成一級。會部使者有富沙西橋之役，趣曹以東。僧了彬繼其事，至淳熙間，令宗嗣安爲之合頴。慈悲院在蓮城縣東七里。梁正明間剏。宋朝淳熙間鼎剏佛殿。新林院在蓮城縣南十五里。天聖間剏。招福院在蓮城縣南五十里。後唐天成間剏。宋朝皇祐間重剏堂廡樓閣。嘉祐間剏佛殿三間。保福院在蓮城縣南七十里。僞閩通文間光祿大夫州判史王廷政剏。隆壽院在蓮城縣南九十里。後唐天成間剏，今廢。西隱庵在蓮城縣西寶成門內。太平庵在蓮城縣西南二十里。初有村叟張姓者採樵山間，遇一老僧曇裙筇杖，語曰：是可卓小庵爲祈禱之所，嘗永無水旱。語訖不知所往。張異之，歸與鄉隣道其事，遂率衆剏此庵，塑南安祖師像其中，自是隨禱輒應。永和庵在蓮城縣南二十五里，曰蒲湖。紹興間有僧來自漳浦，結草庵坐禪，年數七十，示寂于此。鄉民塑其遺體奉之，水旱之禱多應。法界庵在蓮城縣南園五里。龍歸庵在蓮城縣北十五里。東林庵在蓮城縣北二十五里。保福庵在蓮城縣南五里。定光庵在蓮城縣治後西北隅。乾道間令黃中立剏。嘉泰間令劉晉重剏。海寶道場在蓮城縣東本仁坊。乾道間令黃中立剏。與地紀勝：至道宮，九域志云本名開元宮，開元二十四年置，內有明皇真容。宋朝改今額。又云汀州開元寺乃當國王元主施財所建也。

壇壝

臨汀志：社稷風雨雷師，郡縣爲壇以時致祭，本守所嚴也。豈率土地民物所係，命與州各有壝。縣往往爲一壇，皆於此行禮，或寓祭風雨雷師於他所爲。本州社稷壇在州西秋門門外一里。慶元間郡守陳公牖增築壇壝廨宇，始合禮制。舊門西南，郡守林公岊易而西，風雨雷師壇在其左，各爲垣牆門宇。長汀縣社稷壇在縣西一里，舊志云在縣南富民坊，後徙今地。蕪廢已久。嘉泰間宰謝周卿重剏，少傅益國公周必大爲之記。寶慶間宰未子恭重剏，郡守林公岊爲之記。寧化縣社稷壇在州東二里。上杭縣社稷壇在縣南一百二十步。武平縣社稷壇在縣西五十步，今廢。舂秋寓祭于西庵淨信堂。清流縣社稷壇舊在縣南三百步，今在縣西一里朝真坊。蓮城縣社稷壇在縣西福僊觀之側。

衙門五十八處官吏一千九十六員名

江浙須知本府官九十員　首領官一十員。吏員人等九十六名。有俸衙門三十九處，官吏一百五十員名。官六十吏員人等八十名。管民官二十九處，計官吏一百二十五員名。官四十七員。首領官一十員。吏員六十八名。本路係下路，總管府官吏二十五員名。官五員。達魯花赤一員，月俸中統鈔一錠二十兩，職田七頃。總管一員，月俸中統鈔一錠二十兩，職田七頃。同知一員，月俸中統鈔三十五兩，職田三頃五十畝。判官一員，月俸中統鈔二十兩，職田二頃五十畝。推官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九兩，職田二頃。首領官三員。經歷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七兩，職田二頃。知事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提控案牘照磨承發架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兩，職田一頃。吏員一十七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八兩，米八斗。司吏一十五名。通事一名。譯史一名。合屬二十八處，官吏一百員名。官四十二員。首領官七員。司吏五十一名。縣六處，并尉司六處，官吏六十二員名。官二十四員。首領官六員。司吏三十二名。中縣二處，官吏二十二員名。長汀縣。寧化縣。官八員。有職田長汀縣官四員。達魯花赤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八兩，職田二頃。縣尹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八兩，職田二頃。主簿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縣尉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一兩，職田一頃。無職田寧化縣官四員。達魯花赤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八兩。縣尹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八兩。主簿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縣尉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一兩。首領官典史每縣一名，計二名，每名月俸至元鈔七兩，米七斗。司吏一十二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縣史每縣五名，計一十名。尉史每縣一名，計二名。下縣四處，官吏四十員名。蓮城

縣。清流縣。上杭縣。武平縣。官一十六員。達魯花赤每縣一員。計四員。有職田蓮城縣一員。月俸中統鈔二十七兩。職田一頃。無職田清流上杭武平三縣三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七兩。縣尹每縣一員計四員。有職田清流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七兩職田一頃　無職田蓮城上杭武平縣三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七兩。主簿每縣一員計四員。有職田清流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無職田蓮城上杭武平縣三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縣尉每縣一員計四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一兩。首領官典史每縣一名計四名。每名月俸至元鈔七兩米七斗　司吏二十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縣史每縣四名。計一十六名。尉史一名。計四名。錄事司官吏八員名。官三員。達魯花赤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五兩。職田一頃五十畝。錄事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五兩。無職田。錄判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無職田。首領官典史一員。月俸至元鈔七兩。米七斗。司吏四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司獄司一處。官吏二員名。官司獄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典史一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廵檢司一十四處。官吏二十八員名。長汀縣二處。鎮平　古城。寧化縣四處。北安　中定　安遠　南平　清流縣二處。明溪。黃陽。蓮城縣一處。北團。上杭縣三處。金豐。太平。興化。武平縣二處。永平。象洞。官廵檢每處一員。計一十四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兩。俱無職田。吏司吏每處一名。計一十四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學校九處。官吏二十員名。官一十一員。吏九名。儒學七處。官吏一十八員名。官九員。吏九名。路學一處。官吏六員名。官三員。教授一員。月俸至元鈔五兩。米五石。學正一員。月俸至元鈔三兩。米三石。學錄一員。月俸至元鈔二兩。米二石。吏三名。直學一名。月俸至元鈔一兩。米一石。司吏二名。每名月俸米四斗五升。縣學六處。官吏一十二員名。長汀。寧化。上杭。武平。清流。蓮城。官教諭每處一員。計六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二兩。米二石。司吏每處一名。計六名。每名月俸米四斗五升。蒙古學路學一處官教授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醫學路學一處。官教授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　寶錢穀行用庫一處。官吏五員名。官二員。大使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七兩五錢。副使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兩五錢。吏三名。攢司一名。月俸至元鈔三兩五錢。司庫二名。每名月俸至元鈔三

兩五錢。無俸衙門一十九處。官吏四十六員名。官三十員。吏員一十六名。院務七處辦抽課鈔五百七十三錠一十四兩二錢八分九釐。官攢一十九員名。官一十二員。攢司七名。一百錠之上省除院務二處。官攢七員名。官五員。攢司二名。提領大使副使院務一處。在城務辦鈔二百一十一錠二十九兩三錢七分八釐。官攢四員名。官三員。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司一名。都監同監務一處。寧化縣務辦鈔一百一十六錠三兩八錢五分四釐。官攢三員名。官二員。都監一員。同監一名。攢司一名。一百錠之下省除院務五處官攢一十二員名。官七員。攢司五名。都監同監務二處官攢六員名。官四員。都監每處一員計二員。同監每處一員計二員。攢司每處一名計二名。長汀縣務辦鈔九十二錠三十五兩二錢九分八釐。清流縣務辦鈔五十四錠一十九兩五錢二分六釐。都監務三處官攢六員名。官都監每處一員計三員。攢司每處一名計三名。蓮城縣務辦鈔三十七錠三十九兩七錢九分八釐。武平縣務辦鈔三十錠三十六兩三錢二分。上杭縣務辦鈔二八錠一錢一分五釐。倉五處官攢一十五員名。官九員。攢典六名。路倉一處預備倉官吏五員名。官三員。省差二員。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路差副使一員。攢典二名。各縣際留倉四處。官攢一十員名。清流縣蓮城縣。寧化縣。恭禽倉。官六員。倉使蓮城縣恭禽倉本缺一員。計二員。倉副每倉一名計四名。攢典每倉一名計四名。庫一處。本路廣豐庫。官吏六員名。官三員。省差二員。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路差副使一名。吏三名。攢典一名。司庫二名。站赤馬步站六處。官提領六員。管馬二十疋。募二十二乘。站戶三百二十三戶。募夫四十四名。管前站一員。臨汀站一員。石牛站一員。王華站一員清流站一員。明溪站一員。急遞鋪三十一鋪。每鋪司兵五名。計一百五十五名。錄事司二鋪。城下　百步　長汀縣七鋪。南田　新橋　駕鶩　大息　明坑　歸仁　七娘　寧化縣一十鋪。張地　滑石　雅溪　碑嶺　石牛　夏坊　黃楯　安樂　楊梅　黃地　清流縣一十二鋪。吳家　城下　雷公　小嵩　吳地　王華　嵩溪　太平　子茅　小安　新興　明溪

廨舍

臨汀志。叔孫所居。一日必葺。房琯構廨。遂著能名。君子將出政教澤民抑

非安其攸居疏暢其精神光拓其志慮可以致釋民力以事華偉非也思
傳舍而因陋就亦非也舊志所載差略今加詳焉。
州城 郡治在子城內正北臥龍山下地占高明山水拱抱自建炎揚勍
之變碑垗焚燬前此營葺之由漫不可考紹興元年郡守陳公直方始䌷中
廳宅堂十四年郡守陳公定內䌷設廳鎮山堂儀門兩廡平伏架閣諸庫
肅若而繼者補葺苟簡及紹定間郡守李公華削平寇叛濟疲甫蘇慨
郡治隘陋以次改作內自宅堂外至州門規制一新輪奐壯偉是州治
前民居交侵正衙車不得方軌乃訪之耆老云兩畔古有圳內皆官地圳
陿窄故民皆扒之及開圳果得古碑如耆老言遂撤民居之侵占者得空
地數畝左右前行廊以爲限由是展象宏敞山川呈露長汀丞王九萬爲
之記。 鼓樓在子城雙門上舊甲隘非稱紹定間郡守李公華增高闢廣
鎮以鼓角一新締構規置偉壯兩附耳廊東左曰宣詔右曰頒春。 儀門
在鼓樓之內設以兩廊左廊樓曰東架閣使院門在其下右廊樓曰西架
閣州院在其後郡守李公華重建 設廳在儀門之內後有鎮山堂前兩廡
架樓左曰文事右曰武備 轅門在設廳之東廡 中廳在轅門之內
清平堂在中廳之正南。 福建道院在中廳之左元名作更堂郡守周公

昔改今名。 帳門在中廳之後。 壽榮堂爲正堂燕䜢之所嘉泰間郡守
陳公䁆名左軒曰四說右軒曰四印堂後累數級郡守羅公必元䌷小軒
曰燕清軒之左郡守黃公寔䌷樓曰依光。 清心堂在福建道院之左有
樓曰覽勝郡守朱公說肆焉。 臥龍書院在清心堂之左舊名臥龍堂
山堂在州宅後正北舊有雙松奇石名雙松堂郡守陳公軒有詩云柯青
芝國兩高士對立翩潭叟老龍乾道間郡守張公子健重䌷慶元間郡守
陳公䁆增修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以雙松摧折改今名堂後跨子城䌷
小亭曰山中住處皆自書扁。 熙春堂在州宅後正北山堂之西累土爲
創堂臺建樓兩層舊名北樓後名道山樓元豐間郡守陳公軒有詩云南
極星邊人望闕北山樓上客思家又云樓上斜陽過似飛樓前秋景遶人
衣積碧煙嵐濃可掬半紅霜木冷相依有壽字碑高闊丈餘不知何人書
第二層名曰更上第三層名曰環翠慶元間郡守陳公䁆因讀舊守陳公
軒絕句云南澗吹雲過北園北林飛鳥入南山區區雲鳥緣何事未似樓
頭太守閑取末句改環翠曰似閑今名凌虛輿地紀勝凌虛樓在州治之
後臥龍山之下 郡圃在臥龍山麓舊荒蕪弗治亭榭悉在草莽中寶祐
六年郡守胡公太初因加葺飾闢徑爲垣道數十級跨垣爲門三楹據舊

守陳公髀東山堂常留綠野春光在之句扁其門曰常春圃於是景物悉
呈露其詳見柱對云。 東山堂在圃中西北隅舊爲威果營教場慶
元間郡守陳公䁆變面東諸山紫翠插空葺舊射堂改名之前鑿方沼植
水木芙蓉海棠梅桂賦詩云朝看碧漢初騰日暮對青山淡抹雲教授陳
一新爲之記。 玉壺歸帳郡守盧公同父䌷。 時和歲豐之堂舊名無境
郡守盧公同父改今名 玲瓏窟舊名賞靜郡守同父改今名移流觴曲
水於其前。 仰高亭舊名睨對郡守羅公必元改今名。 快哉亭依山
郡守傅公廉䌷。 香遠臺舊名柰月旁蔓茶蘼郡守黃公寔改今名。 僉
廳在子城內之左。 使院在儀門左廡。 南樓橫跨頒條門城上元豐間
郡守陳公軒詩云誰跨崇墉更起樓撼簷平視四山頭田間單騎牛呼犢
葉底果成鵲避鳩又云水腹池塘聞睡鴨煙深村落自鳴鳩郡倅郭公祥
正詩云樓外青山似故人雨餘山色淨無塵青山依舊人還老一片離愁
掛曉春郡守李公華重新州治惟南樓仍早陋不稱嘉熙間郡守戴公挺
撤而新之於是皆爲偉觀。 通判廳舊在頒條門內今行衙是元豐間徙
州東八十步正對鄞江門耆老相傳舊爲提刑衙建炎四年廢於寇紹
興元年郡守陳公直方郡倅許公端夫重䌷歲久屋老淳祐間郡倅孫公

甚非新之惟大門北廳存舊郡守黃公炳爲之記郡倅單公端人繼之更
䌷大門焉 宴堂扁曰公生明後因行廢向北大亭曰鄞江風月 水觀
亭在水觀之左舊名[illegible] 君子軒在宅堂之左舊名愛蓮郡樓曰隱然
前臺曰延月曰宜晚在鄞江帆月之對歲寒亭在鄞江風月之左 佑聖
堂在鄞江風月之右[illegible]爲之 教授廳在州學之右隆興間郡
守吳公南老非䌷後教授許應龍䌷軒于廳右曰拂雲教授張寶甫䌷大之
于廳左教授程應升扁曰體前舊名容色門廡畢陳教授張寶甫䌷軒
人於宅堂後䌷小樓曰蔽綠樓下有軒及茶亭寶祐間教授趙汝沐葺飾
扁軒曰誅香亭曰果若。 判府廳在州東南門下淳祐間判官趙汝琥重
䌷廳堂繼而判官趙汝派䌷門廡郡守盧公同父爲門記。 推官廳在州
東登俊坊正街寶祐間推官朱吉甫重䌷門廡 錄事廳在子城內熙樓
之西舊門東向久不利嘉熙間錄事上官還易南向靡仕始安右院隸焉
司理廳在州西崇福坊正街左院隸焉。 司戶廳在州東福壽坊舊門
北向正街後向南。 司法廳在判官廳之右 兵馬押監廳在州西崇福
坊城隍廟左今廢改䌷州廟。 添差南兵馬都監廳在州西崇福坊司理
廳側對今廢。 添差東兵馬都監廳在判官廳之左今廢。 訓練集軍廳

舊無廨。今以廣節指揮營所居爲之。今廢。　商稅廳在州東福壽坊正街。
務隸焉。
長汀縣　縣治在州城南二百步。建炎間宰黃湜修。嘉泰間宰謝周卿重
修。規模視昔有加。歲久頹圮。中更寇擾。因循弗葺。宰宋慈搏畚浮溪。鼓樓
門廡琴堂殺室吏舍廚藏。奐然一新。又且廣闢地壕。對峙宣詔曉示二亭。
中通道。立詞學坊。於是長汀愈爲壯哉。縣丞王九萬爲之記。　如心堂在
正廳之東。嘉熙間宰朱起元剏。教授張貫甫爲之記。　縣圃舟香亭在長
汀縣治正北。宰葉一新重剏。　砥柱亭在長汀縣治左。舊名蓬萊閣。宰葉
一新重剏。易今名。　道愛堂在長汀縣治東北隅。　絃歌書院在長汀縣
圃之東。　巢境在長汀縣圃之西。　萬雪亭在長汀縣圃之西。宰宋慈重
剏。淳祐間宰黃松廢之。基存。　水雲鄉在長汀縣圃之西南。　縣丞廳在
長汀縣西富文坊。舊門東向。嘉定間丞薛東改剏易向南。　主簿廳舊在
長汀縣西青紫坊正街。宰任鄧遷剏于尉廳之左。以舊地爲縣倉。縣尉廳
在長汀縣西。宰任鄧因遷簿廳于左。併尉廳更剏之。今就頹圮。簿尉皆僦
居焉。　巡轄廳舊在頒條門外城下鋪。今廢。惟鋪屋存。
寧化縣　縣治大溪横前。覃華峙後。紹興間宰王公炳青重剏。紹定寇燬。
端平間宰趙時館始闢地營繕。水讓樓內廳堂兩旁皆壯麗。左東廳扁曰
勤政堂。寶祐間宰林公玉復於東廳剏書林亭。願豐樓。蔭除亭。如農亭。
縣丞廳在寧化縣西北。端平間宰趙時館重建。今以廳左行廚爲之。　主
簿廳舊在寧化縣治左。端平間宰趙時館移於縣治後。寶祐間簿俞義剛
重加葺理。　縣尉廳舊在寧化縣東北隅。端平間宰趙時館重剏。後廢圮。
僅存廳事。今尉寓光嚴寺東廡。
清流縣　縣治清溪環抱如帶。隔溪一山如屏。縣治挽爲元符元年有旨
剏縣。肇長汀丞劉叙爲令。經始邑事。紹定間燬於寇。端平改元。令王元瑞
重建。規模頗宏壯。主簿張栩爲之記。　鼓樓嘉熙間令趙櫄夫重剏。　頒
春宣詔亭翼於縣門。令林奕重剏。　縣丞廳在清流縣東二十步。宣和中
始剏。紹熙間郡守趙公亢夫奏請省罷。今廢　主簿廳元在清流縣北。今
遷在縣廨之東北隅。紹定間燬於寇。嘉熙改元。簿長翊重剏。　縣尉廳在清
流縣西。與縣廨相比。紹定間燬於寇。
蓮城縣　縣治在縣城北。紹興三年長汀縣丞權縣卓庠規剏。紹定間燬
於寇。後邑令徐倫經始。宋巨宏成之。　愛蓮軒在正廳之左。　道愛堂不欺
室在正廳之後。　縣圃舊有三異堂立翠亭義松亭松芽亭揖山樓月林

亭並今廢。　義松亭又義松在蓮城。慶元間汀守陳韡詩云古驛森葱竹
蓮城挺義松。　主簿廳舊在蓮城縣西。後遷於縣東贈嚴館。今廢。簿寓於
西橋庵。　縣尉廳舊在蓮城縣南。後遷於東塔之側。淳祐間尉李務行於
舊基重剏。
上杭縣　縣治乾道七年令陳朝章剏。後燼於隣寇。端平甲午令趙時鏡
重剏。　縣丞廳在上杭縣南。乾道七年丞何璃因民屋葺之。後毀于寇。今寓
于寺舍。　主簿廳在上杭縣東。紹熙三年省罷。今廢。　縣尉廳在上杭縣西。
武平縣　縣治舊在武溪里。後用日者劉巳改卜今所。隆興間令王正國
乾道間令趙賁相繼營剏。逮嘉泰間令趙善棣相其陰陽。趨吉避凶。更造廳
堂門廡鼓樓等。由是官民用康。年穀告稔。紹定燬於虜寇。端平初令趙汝珇
急於改作。不仍舊貫。繼而令趙汝請田主重加變易。迄今主聚未復承平
之舊。議者咨縣治之未復古跡也。寶祐間令阮建午改卜縣治西偏。謀度
締剏。亦未知果合卜云。　讀書堂丞相李公綱嘗經過寓此。有詩云靈洞
水清僊可訪。南巖木古佛同居。公餘閑佛尋僊了。贏得安閑剩讀書。今廢。
縣丞廳在武平縣西。紹興二年省罷。縣丞遂廢。　主簿廳舊寓禪果寺。
嘉定間主簿趙與環卜剏於寺東偏。紹定間燬於寇。復寓禪果寺殿堂。寶
祐間簿丁世用卜地於市心文明坊。剏爲教授趙與沐寓之記。　縣尉
廳舊在武平縣門內。尉手營教場附其右。紹熙初尉趙善覽即舊基營剏。
經寇擾頗毀壞。淳祐間尉趙崇瑛重剏。

倉場庫務

臨汀志　倉場庫務。食貨之司存也。中更兵燹。地產課入。虧昔十之三四。坑
場亦久廢。使知節用愛人之道。庶乎僅無乏焉。
州城　省倉在鄞江門內。建炎間廢於火。紹興初重剏。隆興間郡守吳公
南老重修。慶元初郡守趙公伯檜又修。　常平倉在省倉內。　豐倉舊在
軍資庫內。今移在庫後別門。　均濟倉在開元寺東。　郡守李公華辦到
糴本錢六十貫文足。　郡守黃公寔續撥十七界會五十貫文。二項錢除
節次折閱外。見管錢五千五百六十五貫五百文。　郡守李公華撥馬瑞
王和甫等一十一項子利米。元管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五升。外租錢五貫
文足。　又逐年委司法拘催江元立等一十一項子利米三千四百九十
二升。米一十稱。計米四十升。共價錢六十二貫九百三十二文足。外價錢
八百五十文足。以上米計斌見七千八百八十九升。逐年實催到本色米
四千一百四十六升。并早禾穀八十升。折白米四十升。折價米一萬五千

七百七十一升半。計錢二百七十貫六百八十八文足。田税并貨錢五貫
八百五十文足。郡守胡公太初。辦助米五百八十四石七斗七升每石
時價十七界會四十貫文。總計會二萬三千三百九十貫八百文。又辦
助米七十三石二斗五升足。又撥陳德清請買陳八一賊絶田價錢十
七界會一千二百貫文。又撥吴六二等八項賊絶田。逐年收計子利禾
五百五十把。每把納見錢七十文足。共收見錢四十一貫二百五十文足。
均濟有倉。端平間郡守李公華知汀民素無蓄積。爲荒札之備。乃置於
開元寺左廡。捐見錢六千緡爲糴本歲儲米五千足石。仍撥賊絶錢米以
佐其費。凡和糴子利米入納。絶無倉耗扛量等費。倉遠桶斛。每桶計五十
足升。兩桶準爲一石。民自執槩。止收斛面米二升。民與官爲市。未見其害。
曹吏何時倉耗扛量等費甚於正苗。受納官吏曠日不下倉。遠鄉赬負而
至者伺候旬日。累粮之害。饑耗其半。納不登數。督逼者又踵門矣。寶祐初
郡守雖公必元將子利米盡行折粗。許人請佃。頓減免七千八百八十升
有奇。由是減價出糶。無以補賠。糴本日損。雖遠民僅免于利米之害。而近
民駸駸不聚均濟倉之利矣。寶祐戊午冬郡守胡公太初到任。矜念民瘼
慨然曰。均濟倉規模厚善。僚人當相與推廣。使有增無損可也。今畧計見

管糴本併米皆不及數。朘削不已。後將廢壞。專委司理禾持考究。於是移
兑者還之。逋欠者足之。又積米得六百五十餘石。亟措以助之。又撥請佃
田價錢及賊絶田八百頃。以補元子利米減免之數。於是法意復續。開慶
改元。夏秋之交。適民苦貴糴。逐計口給曆。自四月迄七月。每七日發糶。官
價既損。市價自平。公猶慮和糴之厲民也。議爲就倉回糴軍粮之法。蓋官
司和糴增價予之。本非厲民。惟是鈔鋪掌攬之家。交納扛量之吏相倚爲
削。漁蠹無厭。近年民輸和糴一石。除官本錢外。民户至白帖三貫文足有
奇。民何以堪。此回糴之法所當亟作一措置也。緣本州常年自冬徂春。月
支軍粮回糴于外。每石多不滿一貫文足。官司和糴一石。例支本錢一貫
六百文足。用以回糴。隨時價增損。可得一石以上。果能力行此說。不爲吏
奸所沮撓。則若官若軍民皆便之。均濟倉有利無害。而經久可行矣。其詳
見本倉規約。軍資庫。在州衙西廡後。內丁庫十一所。夏税庫。常平庫。
免役庫。　鹽錢庫。　大禮庫。　物料庫。　免丁庫。　賦罰庫。　犒賞庫。
衣賜庫。以上並在庫內。抵當庫。寶祐六年新創在州門前西廡。　公
使庫在東廳之東。淳祐間郡守郭公正己重創。內子庫二。陳設庫。　鞍韉
庫。公使酒庫在東廳之東。與公使庫相對。醋庫在酒庫門左。　架閣

庫在州衙東廡樓上。今樓名文事。　甲仗庫在州衙西廡樓上。今樓名武備。
七色庫在通判廳西廡。淳祐間郡倅孫公基重修。　合同場在州東正衙
推官廳左。後改爲貴鹽場。寶祐間又改爲慈幼局。商税務在州東濟川門
內。　惠民藥局在僉廳門左。藥鋪二。一在州門首左。一在濟川門內。
作院在州東開元寺西。
長汀縣　常平義倉　舉子倉舊有五所。係紹興五年準朝旨以建。汀
郡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於逐州縣鄉村置舉子倉。遇民户生産。人給米
一石。本縣置于歸仁館何田市成功下古城團等處。約貯米共二百石。後
官斬而不發。既發又責償於耆長。反爲民害。後經紹定寇並廢。　架閣庫
常平庫　免役庫
寧化縣　縣米倉　常平倉並在寧化縣衙西園之內。　鹽倉在寧化縣
衙東廳前。　平糴倉在寧化縣衙東北隅。　淳祐平糴倉在光嚴寺右黃
土舊寨場。安遠寨。寶池寺。中定寨。凡五所。淳祐間宰劉煥捐俸三千貫文
省爲糴本。委貢士章淡提督。俟以糴本買田歲積子利禾。遇歉發以予民。
若董之者常得人。亦可爲經久之利。　光嚴倉歲收禾六百九十秤。　黃
土倉歲收禾三百五十秤。　安遠倉歲收禾六百一十秤。　寶池倉歲收

禾三百三十秤。　中定倉歲收禾四百秤。州例以三貫二百文中爲一秤。
安遠寨倉每年催納賊絶米五百九十九石有零。　北安寨倉每年催
納賊絶米八百一十二石有零。　中定寨倉每年催納賊絶米一千四十
二石有零。　南平寨倉每年催納賊絶米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零。　以
上四寨倉除催賊絶米外。本州仍科撥苗斛措支軍粮。　舉子倉六所。元
在黃土寨。今名南平驚峯院。三溪寨。今名中定。　寶池寺下土寨。今名安
遠等處。經紹定寇擾並廢。　架閣庫　常平庫　免役庫　商税務在縣
廳之東。今丞或簿兼税官。
清流縣　縣米倉在清流縣廳西廡。　鹽倉在清流縣廳東廡。　常平義倉
在清流縣廳西廡。　本州逐年撥下苗米一百一十九石有零。寶祐五年
通判準提舉司行下增撥計二百單二石有零。　明溪寨倉每年催納賊
絶米三百六石八斗有零。除縣催到外。係本州科撥苗斛措支軍粮。　舉
子倉四所。元在清流縣市。明溪寨。石洞寨。羅村團等處。今廢。　架閣庫。
常平庫。　免役庫。
蓮城縣　縣米倉在蓮城縣西。　鹽倉在蓮城縣西。　舉子倉二所。元在
蓮城縣市。河兄呂溪堰等處。今並廢。　北團寨倉每年催納賊絶糙米五

石九斗有零。白米六百六十五石有零。除縣催到外。係本州科撥苗斛措支軍糧。縣庫　常平庫　免役庫。並在蓮城縣兩廡。稅務在蓮城縣西廊。

上杭縣　縣米倉在上杭縣東。常平倉在上杭縣東。鹽倉在上杭縣廳西廡。舉子倉四所。元在上杭縣門東叢砂園。興化勝運鄉等處。今並廢。梅溪寨倉。每年催賦總米五百二十石。除縣催到外。係本州科撥苗斛措支軍糧。常平庫。諸色官錢庫。稅務在上杭縣西三十五步。

武平縣　縣米倉在武平縣庫西。常平倉舊在武平縣西。今移禪果寺法堂東偏。舉子倉舊在常平倉側。今移禪果寺法堂西偏。鹽倉在武平縣治西廡。三栅寨倉。豪洞寨倉。永平寨倉。三寨倉並係本州科撥苗斛置寺如變納漕納軍糧。縣庫在武平縣西。常平庫附縣庫。舉子殘桑五五事廢。使府書樁積庫今廢。商稅務在武平縣西。今令美稅宮。

長汀縣　上寶場在長汀縣西廓百二十步。今廢。拔口場務在長汀縣西南八十里。今廢。

蓮城縣　金鷄場今廢。呂溪場在蓮城縣南五十里河元下里。郭家山場在蓮城縣南三十里。寶武場在蓮城縣南二十五里南團。本州坑冶長汀上杭武平蓮城四邑有之。地不受寶少裨邦用。所以令郡守主管郡倅間之。今繫銜如昔。而名存實亡矣。

上杭縣　永興場在上杭縣東五十里。興濟場在上杭縣南百六十里。通端利場在上杭縣南百二十里。嘉興場在上杭縣南百五十里。利場。在上杭縣南六十里。鍾寮場　金山場　利濟場　龍山場　石門場　語口場　錦豐場　浮流務　自鍾寮場至浮流務八所。今並廢。

武平縣　鐵場在留村里。今廢。

郵驛

臨汀志。置驛傳食。置郵傳命。古也。惟郡境僻左。僅有道梅者出是。他無所謂軼交蹄劇。故驛敗不復修。期會來自京若諸臺郡。凡三十五所。而自郡達于縣境則無有。乃自創郵十七所。通為五十二所。而總轄官廨于鄞江門外總莊焉。

州城　行衙在州治南三十步頒條門內。舊為通判廨舍。後改為酒務。後又復為行衙。乾道間郡守謝公知義。開而新之。嘉熙間郡倅黃公大全權州事重修。光華亭舊在州東興賢門內。今改為見思堂。東郡守李公聯祠。州城下鋪在鄞江門外。地轄廳在焉。今廢。

長汀縣　長汀驛在縣東崇善坊。嘉熙間宰任鄞刱。臨汀驛在縣東五里。淳熙間郡守趙公汝劼刱。南名亭在縣東南二里。正對定光廨院。歸仁館在縣東七里。成功驛　溫泉驛　雙溪驛　上洪驛今存。南田鋪在縣東二十五里。大息鋪在縣東五十里。白頭鋪在縣西二十里。古城鋪在縣西四十五里。舊有驛。樟木鋪在縣南三十里。未溪鋪在縣南六十里。杉木鋪在縣南九十里。歸嶺鋪在縣東南三十五里。長覆鋪在縣東南六十里。巖頭鋪在縣東南九十里。長潭鋪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磜頭鋪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憶田鋪在縣西南八十里。蕉坑鋪在縣西南一百五里。

寧化縣　寧陽驛在縣圃西。寶祐六年宰林公王市民地新刱。自為之記。長樂驛　麟源驛今廢。縣下鋪在縣東。吳家莊鋪在縣東二十五里。龍地鋪在縣東五十里。大羅溪鋪在縣東七十五里。頓盖鋪在縣一百里。張地鋪在縣東一百二十五里。小羅溪鋪在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石牛鋪在縣東南一百七十五里。舊有驛今亦有。安樂鋪在縣東南二百里。黃地鋪在縣東南二百二十五里。黃田鋪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露溪鋪在縣北一百里。舊有驛。江公鋪在縣北一百二十五里。苗田鋪在縣北一百五十里。

清流縣　皇華館在縣東北。淳祐間令林奕刱。縣下鋪在縣東。小嵩鋪在縣東二十五里。嵩溪鋪在縣東五十里。舊有驛。郡守陳公軒扶滿抵驛有寄清流宰趙通直詩云。來日畫時山未盡。却隨明月到嵩溪。林畬鋪在縣東七十五里。小安鋪在縣東一百里。明溪鋪在縣東一百二十五里。舊有驛。今亦有。

蓮城縣　縣下鋪在縣西北　巖頭鋪在縣北二十五里。長嶺鋪在縣北五十里。歸嶺鋪在縣北七十五里。大步鋪在縣東北一百七十五里。流畬鋪在縣東北二百里。

上杭縣　滴口鋪在縣西北三十里。茶木鋪在縣西北六十里。鍾地鋪在縣西北九十里。語口鋪在縣南三十里。語源鋪在縣南六十里。劉畬鋪在縣南九十里。舊有驛。横坑鋪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武平縣　行衙名依光堂。在縣東門外。嘉熙間令趙汝譜刱。迎恩館今廢。縣下鋪在縣北。濂溪鋪在縣北二十五里。帽村鋪在縣北五十里。瑞湖鋪在縣北七十五里。

學校

臨汀志郡有學自天聖始改卜凡四修建凡再然規模猶隘差局於地勢而不得爲也諸邑學建置有先後邑大夫亦皆能恢而擴宇益而廩餼以興秀士共之夫美教化明人倫成德育材以爲時用皆莫尚於學宦獎則義教振作成則義類合其責蓋有在矣贈給薦送之目附著於篇

郡學　宋朝咸平二年初立聖文宣王廟于鄞江門内横街今判官廨舍天聖中即廟刱學遷州東横崗嶺下今天慶觀側崇寧三年詔行三舍法郡守陳公粹視故學甲隘遂遷州東北興賢門外今爲縣學紹興三年郡守鄭公強以州學不當置城外遂度城内州東地改卜焉大成殿巋然中峙翼以兩廡分列六齋止録直學以下各有位殿之後建講堂曰明倫堂之後建藏書閣曰稽古又其後絶高處建閣高閎宏奄規模加特仍自爲之記且作詩云卜築名山作郡庠盱龍騰翥升龍驤至嘉定十一年郡守羅公熙重修繼而郡守趙公崇模于學門右刱朱文公楊考功二先生祠使學者知所慕嚮學左則文昌廟在焉嘉熙二年郡守戴公挺教授張實甫以廟學混處爲非是相學左射圃地更擴廣袤倣太學規模營刱今學前三齋相疊曰潜心時習修身後三齋相比曰克己中立志道並南向齋

各有楔中刱堂曰文會正録位左右之列學門兩旁以位職事者廟學異處始合權制至郡守姚公特肯竣事教授魏鼎爲之記學前民屋迫隘教授蕭處韶市民居撤而闢之開慶初郡守胡公太初謂氣象猶卑隘屋且老慨然大更新之首事于大成殿御書稽古二閣明倫芳桂二堂皆增高闢廣柱石標棟極雄偉重書稽古閣扁易芳桂堂名曰致極取中庸致廣大極高明之義自爲記更發羃之廉大講堂之鼓正録位齋舍門廡以次整葺浚井開渠泮池埋塞鑿而深之板橋屡壞造石橋以跨焉由是美輪美奐煥異晴昔後村先生劉公克莊爲之記

長汀縣　學在興賢門外紹興遷郡庠于廓内以舊學爲縣學惟大成殿獨存始爲春秋丁祀地嘉泰間宰謝周卿市民田隸郡庠附供縣學職事四人生員五人開禧間宰劉泳之建學門兩廡四齋及獻官齋廳縣學之備自泳之始淳祐間宰陳顯伯莅官視事慨然有下車修教之心越明年節浮費首修大成殿殿之東有隙地民僦於學遂歸之改闢學宮爲講堂一曰履潔爲齋三曰尚志閑禮修性又於堂之北畝二十餘楹爲元公二程二張朱子祠以鄉賢鄭蔡州立中楊考功方配焉使學者知所歸嚮然謂有教不可以無養撥清泰上第二都民户置每月計三百六十三斤拘

錢會八十三貫四百九十文省中半爲士費春秋補取大學生十二員小學生隨人數去取於是教養始備先是縣庠先達輩出其間詢之耆老皆曰古有水圳環抱自見抵震而歸于巽正得陰陽經緯之宜後爲居民埋塞汀士廩得故道具告于州縣居民狃于便習沮撓其成陳宰極力主盟未就緒而扶滿首以是役告于新宰趙崇濂趙亦以風化爲重先竣厥事藥廢陂于興賢門外障而束之水由故道行矣興學改水皆禮部侍郎張公礴爲之記

寧化縣　學舊在縣東正街淳熙間遷于縣城北翠華山下經始於宰趙伯虎成於宰杜潮紹定寇擾巋然獨存端平間趙時錧因加修葺袁長吉爲之記後邑士以大成殿廟基高亢夷而平之改刱殿宇寶祐間宰林公玉重刱講堂列四齋曰時習養心麗澤致知學門前刱魁星亭内繪古今名儒扁曰仰高

清流縣　學舊在縣南崇寧間行三舍法遷縣東建炎間宰化尉頎邑豪謂非其地再遷於皇華驛廢址紹興燼於顆寇十三年令董諒重刱齋舍十八年令張秀穎繼刱大成殿靈星門紹定間燬於寇端平初令王元瑞始建一殿未幾郡守張公㳻之俸道過敦諭遂捐金建化成堂今改名明

倫堂淳張翃爲之記嘉熙間令林奕建齋四據德依仁游藝居敬淳徐埜爲之記

蓮城縣　學在縣東紹興間令陳南復卜地興刱後再遷縣東南尉司舊址淳熙間令常國復于舊所紹定寇擾暫駐戍兵于中蹂躪圮毀令宋巨宗重修

上杭縣　學舊在縣東五十步今城隍廟基是嘉定間令趙彦琎以其地湫隘徙縣東二百步殿堂門廡規模備具刱堂一曰明倫爲齋四曰崇德廣業居仁由義淳祐辛亥洪水推傾堂宇寶祐五年令李務行重建講堂爲樓以安先聖燕居像更學門於左以别廟學之制

武平縣　學在縣東興賢坊紹熙間令葉謨之重刱紹定間燬於寇寇平縣尉翁肖孫振武堂材植建講堂主端平間令趙汝譎始建大成殿先聖先師塑像東廡則令田圭刱之西廡則令林震刱之學門靈星門則淳祐間教學祖建植於是規模始備焉　贍學　郡人王格傾家貲置田學有田自格始郡守鄭公強撥田判官兼教職黄巽請于郡輟鹽綱廩費增買蔵共收米二百八十餘石　郡守趙公伯𢡟增田七十畝　郡守陳公贂增田百畝刱例歲助郡帑錢二百貫文　郡守陳公聯撥房廊六十間　撥

郡趙公師宗增學租二十石。長汀宰謝周卿增學租百石附供縣學職事四人主員五人。嘉定間郡守鄭公雄飛撥已俸一千緡買王伯壽田。端平間教授黄復初縮浮費剩錢三百九十三貫七百文買張衍鄉饒坊田。又用七百六十八貫八百省買長汀縣估沒上官逵田。寶祐間攝郡趙公時海撥黄華諸溪等處田。寶祐間郡守朱公跣撥李太椿古城田。開慶元年郡守胡公太初正撥李太椿王歆背田。端平間權郡趙公性夫歲就鹽錢庫撥寬剩錢二百貫文助學。自淳祐間郡守李景翘斷而不發至今。通判廳準轉運提舉司。就本州及六縣鹽息錢每月發錢會二百單九貫有零贍學。係州及諸縣兵判君例解撥數目于后。州鹽錢庫每年撥下通判廳頭子贍學等錢會一百二百八十四貫七百二十文省。淳下十四年發下。長汀縣解贍學等鹽頭錢一千四百五十二貫六百文省中半上下半年解發。寧化縣解贍學見錢二百五十一貫四百二十文省十七界會一千二百五十七貫文。上杭縣解贍學錢會四百八十一貫九百三十四文。武平縣解贍學錢一百二十三貫四百三十五文。蓮城縣解贍學伙頭錢九百一十一貫七百六十文。清流縣隨鹽綱解發。才胱錢隨契分撥贍學。

前項錢並係通判廳拘催遣發不弊生移用每歲多不及數主員廩餼時告之絶。職此之由。

貢院

臨汀志貢院舊在長汀縣東。以三舍法廢旋復科舉。試于開元寺。人士淩蹴。路靡容。迫期補葺。公私煩擾。紹興二年郡守趙公元夫卜爾於興賢門內東廡三。西廡二。計百二十楹。煥章閣學士謝公為之記。壬子仟郡倅趙公善𢝁董試。留題二詩。善膽天人口。略云。天約開雲結嫩陰。皆與詩酒恨登臨。一聲鷄唱日初午。滿地花寒秋已深。到于桂嘉泰四年郡守陳公暌救教謝滈以水西派非判。狀而東之圃于錄林公岳為之記。舊就試者自納竹案。試則爭闢繊。凡淳祐間郡守鄭公正己更置木案。士以為便。寶祐間郡守周公晉以大門及試官廳位圯陋撤而新之。貢額　紹興定令三歲大比。貢一十二人。今以易詩周禮春秋各一人。書二人。賦六人充選。貢士莊　興賢莊嘉定六年郡倅黄公大全樁郡撥錢買韋得之羅陸拾田租。係本學催納。每年錢三十一貫零四十足千七界會三十九貫。三年通計錢九十三貫一百二十足。千七界會一百一十七貫六已新舊舉人均分。萬桂莊嘉定十四年郡守傅公康估籍吳瓔田租。元在州學催。今隸知錄廳。當州公庫納。每年收到錢一百二十九貫四百三十九文。

內十八界會六十一貫八百文。三年通計三百八十八貫三百八文。內十八界官會一百八十五貫四百文。三分之二送新舉一十二人。三分之一送舊舉人隨人數均分。清流縣貢士莊寶祐六年令林應龍從學職者撥蕭應龍定苦井坑田。李七六横坑田。前令林昌泰撥阿葉元佃陽阜戶田。林應龍自為記。蓮城縣萬桂莊嘉熙二年郡守戴公挺撥姑田陳弟四陳丙娘楊祖遠陳十六陳藤歸田租。主簿張應卯為記。上杭縣蘭省莊嘉熙四年令謝觀國撥興化鄉王得一田租。每年收見錢二十一貫文足。三年總計六十三貫足。鏤版牓于學。

營寨

臨汀志州兵元管六指揮。十一寨寧節又廢寨亦多更革。紹興間也左翼軍數百。置正副將尋令郡守領節制焉。諸縣尉司弓兵亦不下數百人。獨是弓兵仰役錢雇。慮不能以時給。往往軍應募懷守令加之意。俾無怨讟。尉寨兵協力以衛閭里。州兵有虎豹在山之勢。何非常足慮哉。禁軍威果第三十五指揮營在州西額五百一十人。廣節第八指揮營在州東額二百六十人。寶祐六年九月省劄諸州軍府禁軍闕額。不許徑自招填。將上件錢粮椿管聽候朝廷行下。毋得擅自支動。本州兩指揮闕額通一百三人。郡守胡公太初申請自到任十一月為始椿管錢粮。永陽開慶元年十月有旨仍舊招填闕額。廂軍保節第二十一指揮營在州東額三百三十二人。保節第二十指揮營在州西秋成門外額三百三十二人。牢城第六指揮營在州東横崗嶺上額二百二十二人。寧節指揮附此。屯駐軍寨在城南三里。舊無之。建炎間楊勍亂。後賴梅范變起。朝廷時遣大軍討捕。駐劄城中。初散泊民家。後戌屯開元寺。紹興十年權果燒廣東摧鋒軍一千二百人到州。權住同慶文殊寺。至十一年安撫司準旨於摧鋒軍存留上件事就州駐劄。十三年奉旨創寨改隸左翼軍額二十一年統制陳敏命呼延迪招集湊一千人。未幾郡盜景滅首抽回。止留三百二十八人。二十八年州申乞備牒劉統制更那差官兵二百人前來謝宣下部轄。仍乞補謝宣充正將。二十九年本州申安撫司乞添人守禦。又差一百三十三人。就寧化縣屯戌。續又差撥一百三十九人。將官一員。共寨六百人為額。至三十年成功罷。作檄回寧化駐劄。副將張福部下官兵乾道五年正月內。據邵武軍申請乞遣汀州左翼軍五十人。將官一員。往建寧縣屯戍。慶元元年旨就本寨撥官兵九十人。副將一員。往寧化下土駐劄。每歲一易。續因所管人內積年折閱七十八人。至開禧二年旨招收

狹壯雄勁軍人七十八人湊足六百人之額以正副準備將各一員管轄
並係本軍陞補差撥中殿前司照會紹定間盜賊蠭起建寧縣下土兵戍
寨綱爲賊蕩破官兵仍回本寨自後住差至寶祐五年安撫司備樞密院
行下據邵武軍建寧縣士庶乞照乾道間例差撥汀州左翼軍五十人將
官一員前來駐劄安撫史巖之牒本州抽撥更易本寨戍軍自嘉定間江
西峒寇李元勵猖獗郡守鄒公非熊被旨節制本州屯戍軍馬方有體統
至今因之光有正副準備將各一員寶祐間來州統制司申樞密院乞增
置統領不兼十年九救之患又本州乃隘寇往來之衝近抽撥五十八於
邵武建戍亦非分也初意識者以此二事爲非便統領貝國珍到寨居正
副將衙後改卜同慶寺前刱統領廨舍 汀州屯田見於汀州路上杭縣
立也 一本也元撥軍人一千五百名并田地牛具種子 田每軍三名
耕田四十五畝該田二百二十五頃每畝納米六斗該粮一萬三千五百
石 牛每軍三名共使牛一隻內有軍三名爲離屯寓遠使牛二隻計使
牛五百一隻 農具內斧頭鐮刀鋤頭鐵杷四色每名各使一件犁杷二
色每軍三名共使一色計農具七千件 斧頭一千五百件 鐮刀一千
五百件 鋤頭一千五百件 鐵杷一千五百件 犁五百件 耒杷五

百件 種子每田一畝用種穀六升元撥田二百二十五頃該種穀一千三
百五十石 一本也節該逃亡軍人各失未曾補撥延祐七年終合有見
在種田軍人實辦粮米五千五百一十七石 諸寨 長汀縣古城寨在
長汀縣西四十五里舊在何田市紹興間準朝旨遣刱管界同巡一員土
軍一百五十人 何田寨在縣南四十五里元無之嘉定間郡守鄒公非
熊以市井闤闠刱寨輪差禁軍三十人彈壓 寧化縣安遠寨在下土元名
下土寨慶元元年旨移撥元駐縣及福林寺左翼軍九十人將官一員住
戍紹定二年寨燬於寇抽回戍軍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請改下土寨爲
安遠寨增作土軍三百人爲額 中定寨在柳楊團元係福林三溪二寨
額共管一百人紹定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廢二寨改名中定增作二百
人爲額 南平寨元係黃土寨暨巡額管一百人紹定六年招捕使陳公
韡奏廢黃土移就潭飛磜刱寨增作二百人爲額 北安寨在招賢里元
係苦竹額管五十人紹定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請移刱增作一百人爲
額 以上四寨乃紹定寇後上司差運幹陳試之同攝宰李順甫躬親相
視形勢以定寨基 清流縣明溪寨在清流縣東一百二十里汀劍邵界首
紹興間本路帥葉公夢得奏請置巡檢一員管土軍三百人續準朝旨裁

三之一衣粮三郡分給內撥三十人駐石洞寨今石洞寨廢復隸明溪
蓮城縣北團寨元在蓮城縣二十五里後燬於兵火就縣市西隱庵暫駐
近方刱立寨宇 上杭縣梅溪寨在上杭縣東梅溪口二十五里巡檢一
員元管土軍一百五十人今只一百人額 武平縣三摺溪寨宣和間置
巡檢一員管土軍一百人舊在溪西汀贛梅三州界首後梅州奏罷止隸
汀贛紹興初寨燬於寇移寓縣東五里南安界院田以爲寨 象洞寨在
武平縣南一百里接潮梅界群象生長故名政和間置巡檢一員額管一
百人嘉熙間諸臺申奏改作南尉司辟選人兀闕後復差巡檢 永平寨
在武平縣四十五里地名帽磜淳祐間郡守鄭公正己收補渠魁鍾文炳
就寨管土軍五十人 諸縣弓手 長汀縣額七十人 寧化縣額五十
人 上杭縣額一百人 武平縣額七十五人 清流縣額八十四人
蓮城縣額五十人 馬遞鋪兵 境內計五十二處 三十五處元係省
額 一十七處通蓮城縣本州刱置額共管三百一十八人 舊例禁軍
及廂寨鋪兵等新刺者月粮支小分或半分衣賜以分數給始小分三分
之一至大分四分之一逐次增上率三數載始得全分郡守胡公太初謂
非法自開慶元年秋歷諸軍無間新舊衣粮並全給軍心大悅弓兵亦給

循環曆下諸縣按月支散取弓兵親領押月一繳申焉 教場 都教場
名都試在城東三里乾道間郡守晁公子健刱端平間郡守李公華重刱
廳廡長汀丞王九萬爲之記 廣節營教場在本寨內 廂序土牢 州
廂土牢在州西秋成門內舊在鄞江門內都省倉側今以西監押廳廢基
改刱 威果營土牢 廣節營土牢 牢城營土牢 尉司土牢今廢
駐劄寨土牢

古跡

臨汀志書古跡以存古也今曉十數條蓋荒誕詭怪者不書
州城 唐明皇真容九域志云在至道宮今州城天慶觀三清殿有銅鑄
道裝像是也 天慶觀鐘乃唐天寶五年郡司馬鄭讓大夫魏齋之鑄撿
自爲之記銘 開元寺大銅鐘長八尺許徑四尺餘厚四寸餘元豐三年
庚申寺僧思善募緣鑄造歷一紀積千緡未興工以銅禁止郡人梁揆詣
闕進狀旨允始辦料再化到千緡及七寶等杏成於紹聖乙亥時郡守林
公可郡倅葉公庭芝住持則僧宗祐也鐘聲至遠聞于五十里外大息龕
屬縣 金華坊五代時賴氏居長汀縣東十里夜漸來貯糟於槽次晨輒
空賴異之因伺焉見白牛即槽而飲牛踰垣渡澗登小坡忽不見遺繩數

尺許。白色如銀。遂募人掘小坡地。得黃金數百斤。白金數倍。郡聞于朝。有旨悉還賴氏。指所得鄉寺曰金泉。觀曰金花。至今猶存。　凌波營　今長汀縣鄭河坊。江南野史云。南唐時許諸郡競渡。每至端午。官給綵。俾校勝。最勝者探賞坐賜其名。後主因蒐為水軍。號凌波軍。此其故營也。至今猶呼是名。　定光壽棚　在鄭河坊。師嘗與坊人鄭正己厚善。呼師為鄭道一。日正己凌晨出。遇狂鬼數百遮道。乞方便。正己曰。當請鄭道為汝等誦經拔度。遂築室為道場。後遇衆鬼曰。師托生矣。師入覲書迎春祈福道場為呼。至春祈必招揭之。以寒雨為嚮應。淳祐間。郡守鄭公正己重修。　舊州城　在長汀縣東五里。名東坊口大坵頭。自上杭長汀村遷郡于此。有靈顯王廟今存。長老相傳乃使院中廟。郡守陳公軒有詩云。五百年前興廢事。至今人號舊州城。草鋪昔日笙歌地。雲滿當年細戰營。　縣基　嶺在今州城福壽坊。舊傳置州東方口時。於此置縣。今為民居。猶以是名。　古城　在縣西五十里。舊傳王延政據建州。築城於是。以備江南兵。至今為古城圍。　升仙臺　在寧化縣西四十里。亦名香爐石。舊傳隋義寧間。有劉熊二道士修煉其間。白日飛昇。居人為翻昇仙臺。刻二像于石壁。祈禱應驗。今臺廢而像存。　舊州　在上杭縣北十五里。昔傳自新羅遷郡治於此。號長汀村。今猶名　也替庵　在武平縣東五里何氏岡下。昔五代時統軍使何姓部武藝軍於此。所駐築小城。周二里許。故基猶存。　舊傳翁煉丹井　在武平靈洞山。　舊傳翁煉丹竈　在武平豐山下。　魚壞石壁　在上杭縣溪流之中。壁間一婦像蔵隱然如畫。長老相傳謂之佛如從金戲。　治平四年六月。郡守周公約進碑版二片。有大曰大下太平。賜詔獎諭。宣付史館。　寰宇記　新羅故城　在長汀縣牛嶺。紀聞云。開元末新羅蔣令孫奉光晝日坐廳事。有神見庭中。執戈執戟。狀甚可畏。奉光見之驚起。神曰。吾新羅山神也。今從府主求一牛為食。能見祭乎。祭吾當福汝。奉光對曰。神既有請。誠不敢違。然格令有文。殺牛事大。請以羊豕代牛可乎。神怒曰。惜一牛不以祭我。不福汝。其能享乎。因滅。於是瘴癘大起。月餘不息。奉光病死。其家二三口亡焉。　元一統志　石燕　在州城南七里。　武溪寨　在上杭縣來蘇團之安香石山。仕昔鄉氏結廬以避寇焉。　潭飛磜　在寧化縣南鄉東岡枝嶺環布。春冽磜陟極難。磜居其中。但然而平。山環水合。有田有池。草茂林深。易於藏聚。寇恃其險阻為私販。為摽盜根據百年。莫敢孰何。此相定間。始惆之地。未幾。為淮兵蕩平之。因置南平寨。　興化祀縣賴氏金　唐開元間。州城東五里居民賴氏家。每夜深有白牛入其廚。賴氏往之。走出過海上一小山坡。入地不見。次日掘之。乃得黃金三十兩。白金不知其數。　王氏人墳　在城東黃潮中。王中正祖墳也。　聖泉庵　在武平縣。黃公倘之葬有泉一泓。從石而出。雖千百人飲汲之不竭。乃南安菩薩卓錫所。　三山堂　在州治西。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三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郡縣官題名

臨汀志。舊志云：守令之職，最為親民，患賜得專刑罰，得肴有利，不使得蔽行。貳佐而下，惟長官之是聽。故記官名氏，作詳於守，而令則拔尤三數人而已。然別乘佐治，賓幕贊畫，博士司風教，曹掾分任六典，他如兵官巳[illegible]抱關擊柝，莫不有名。乃職賢則民受其賜，否則民受其殃，詎可不備書，以垂勸戒哉。今考歷壁，併自宣和間方公開之始為記，今長汀亦畧備，餘則球闕特甚。考索頗艱，惜往者之莫述，冀來者之能續也。若名績表表偉著，別紀名宦。

郡守題名。元自虛 唐開元中為刺史。太平廣記所載樊見為刺史。林披 為臨汀令。唐書林蘊傳：林披為臨汀郡曹掾，歷仕孝秩，擢為別駕知州事。肅宗擇林氏館慶閩。詳見長汀縣下門。陳劍 大曆四年為刺史。孫見名宦。蔣防 以元和辛卯為翰林學士，年逾書逮帥，出為汀州刺史。

又新 元和中歷左右補闕、刑部員外郎。李逢吉表山南行軍司馬，貶汀州刺史。劉岐 大中初為刺史。事蹟見名宦。鍾全慕 唐昭宗時為刺史。舍王潮為威武節度使，表福建，以全慕與史州刺史徐歸範、泉州刺史潮、漳基唐。封潮弟審知為閩王，審知喜全慕兢有謀畧，分汀使世守之。孫鍾翱 王審知武，有贊力，喜輯審知，喜奇之，擢而全慕為州都統使刺史。審知卒，王氏子弟爭國，令守建汀，翱歸南唐，累官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本州南官。初翱世守是邦，暨年喜久，多所營廟，猶以為祿。六邑僧舍至今多奉祀奉公祠云。梁顧 唐末為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王延宗 唐咸元年。王繼業 開通文元年，以雲麾將軍、檢校司徒使持節軍州事，守州刺史。清源人物志云：繼業善騎射，好游獵。父延宗常為汀州刺史，繼業復由牧，父子相代，時論榮之。永隆元年以檢校太尉、行泉州刺史。王延政 通文三年，以光祿大夫、檢校大傅、事持節軍州事，守州刺史。王延喜 永隆元年。許弘欽 永隆四年。許文縝 晉開運元年。宋文進授王氏子弟，以文縝為統軍使，但弘欽為領州刺史。縱遠猛 南唐保大七年。包洪實 保大十五年。馬忠捷 保大十六年。王嗣宗 太平興國六年知。以通鑑長編，續事蹟見名宦。歐陽程 咸平四年。陳彥博 景德二年，以虞部員外郎知。趙遜良 大中祥符四年。胡咸秩 大中祥符六年，以屯田員外郎知。事蹟見名宦。傅伴伏、黃吉甫 天聖二年，以朝請郎、殿中丞知。余謂 景祐四年。陳文實 嘉祐二年，以朝奉郎、比部員外郎知。黃若水 嘉祐四年，以朝奉郎、秘書丞知。劉有方 嘉祐六年，以朝奉郎、大理評事知。余中 嘉祐八年，以承議郎、國子博士知。王彬 治平元年，以朝奉郎、國子博士、監丞知。劉均 治平二年，以都官郎中知。林東喬 治平三年，以朝奉郎、大理寺丞知。藍丞 熙寧元年，以職方員外郎知。周約 熙寧元年，以朝散郎、職方郎中知。石民英 熙寧五年，以承議郎、元員外郎中知。王稷 熙寧七年，以承議郎、都官員外郎知。許當 熙寧九年，以朝奉郎、太常少卿知。方嶠 元豐元年，以朝奉郎、職方郎中知。唐理 元豐三年，以朝請郎、職方郎中知。黃鎮 元豐五年，以朝奉大夫知。陳軒 元豐六年，以朝請郎知。事蹟見名宦。謝復 元祐元年，以朝奉大夫知。蕭佐 元祐三年，以朝散郎知。童蔵 元祐五年，以朝請郎知。曾孝總 元祐六年，承議郎知。七年[illegible]黃孝至[illegible]大夫知。陳粹之[illegible]章 大觀二年，以朝散大夫知。謝洞 政和元年，以朝奉大夫知。常之純 政和二年，以朝散郎知。上官悖復 政和三年，以朝奉大夫知。唐時昇 政和

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朝請大夫知。五年五月除江東提舉。王回 政和五年，以朝散大夫知。李倩 宣和元年，以朝請郎知。潘闕 宣和四年，以朝請郎知。蘇公才 靖康元年，以朝請郎知。王令溫 建炎元年，以中奉大夫知。封膺 建炎元年，以朝請大夫知。陳直方 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以朝請大夫知。紹興二年四月滿替。鄭強 紹興二年四月五日，以左朝散郎知。四年七月十四日滿替。事蹟見名宦。錢景贇 紹興四年七月十四日，以朝請大夫知。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滿替。唐尚 紹興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以左朝請大夫知。七年九月二十日宮祠。袁思永 紹興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九年十一月十日滿替。張憲武 紹興九年十一月十日，以左朝請郎知。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替，追朝日公。向有汀復郡博士汀備未置扰趾侍書，止併他郡無正員者，悉補之。梁宏祖 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右朝請大夫知。十二年八月罷。陳定 紹興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以左朝奉大夫知。十四年三月宮祠。高允文 紹興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左朝散大夫知。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罷。吳順之 紹興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右朝奉大夫知。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滿替。張昌 紹興十七年十月二日，以右朝奉大夫知。十九年十月十日滿替，改南恩和，就依傅子，構

倅耐忠氏，楊、閩、武、淳、閩。陳升 紹興十九年十月十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二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滿。替黃武 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
右奉議大夫知。二十三年十二月 十四日滿。替封郎，日奉述要轉職改
武提職，敘，增坪淳注滿，罪應來述，實闕出，不敘化汀。董華 紹興二十五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二十六年五月六日滿。替晏崇古 紹
興二十六年五月六日以右朝奉大夫知。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滿。替
鍾鍠 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左朝請大夫知。三十年三月二十
四日滿。替孫祖善 紹興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三十一
年二月，罷。斛繼善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右朝請大夫知，隆興
元年四月三十日滿。替吳南老 隆興元年四月三十日以右朝奉郎知，乾
道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滿。替紓學官，轉教官職，嫁戒，璧書，康，會寄，會寄道
遷，紓紋梁既除貴清發。晁子健 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以右朝奉大夫
知。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滿。替韋能定 乾道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右朝請
大夫知。四年六月十七日官祠。韓顒祖 乾道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以右通
直郎知。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滿。替謝知幾 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以右朝奉大夫知。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罷。趙公澥 乾道八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以直奉議郎知。九年十一月丁憂。呂巽之 淳熙元年四月八日以
朝奉郎知。尋除直祕閣。三年四月滿。替。趙不悊 淳熙三年四月十六日以
承議郎知。五年五月一日滿。替江春 淳熙五年五月一日以通直郎知一
年十二月八日致仕。江瑞 淳熙六年四月十八日以朝請郎知。八年六月
三日滿。替。先是州有銀冶，代為撫州建昌輸錢，而二郡歲增細術第慮
本州承賜，使二郡皆約抵道，而州代輸錢如故。民甚苦之。瑞請于朝，得減
三分之二。運司又於一分總其半，由是上下稍免文檄之急。吉大猷 淳熙
八年六月三日以朝奉大夫知。九年八月十六日官祠。趙汝劼 淳熙九年
八月二十四日以承議郎知。十年六月九日罷。趙不戒 淳熙十年十月二
十一日以朝散郎知。十一年六月三日罷。趙師德 淳熙十一年十月十日
以朝散郎知。十三年十二月二日滿。替宗綱良 淳熙十五年十二月二日
以承議郎知。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替。祝棣 淳熙十四年四月十八日以朝
奉郎知。十六年八月十一日除漳州府路提刑。隆興閣有獻羨餘錢六十
貫，名無額上供，錢專減四分之一。劉坦之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一日以朝
請郎知。紹熙元年正月四日除提舉。趙善鍼 紹興元年正月二十五日以
朝奉郎知。二月五日丁憂。趙充夫 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以朝散郎。正

年五月二十二日除秀州，攤回及筆化，序貨豬州學。糊青陀，減大汀月解
奏省坑冶，自檢踏實，路分都監，自都監清淡，武平丞。上杭、淳，在武商稅務
大小代民爭充買，不當多撥，主鼓鑄，量剩至五千餘斛，取兩平州郡
合傳五剩米補之。朱瑞厚 紹熙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以朝請大夫知。五年
八月四日滿。替趙伯檜 紹熙五年八月四日以朝奉郎知。慶元二年八月
二十四日滿。替陳曄 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以朝散大夫知。四年八月
二十一日除廣東提刑，事蹟見於名宦之所。田様 慶元四年十月十三日
以朝請大夫知。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宋思遠 慶元六
年正月三日以朝請郎知。嘉泰元年十月轉朝奉大夫。二年正月九日滿。
尋除大理正。陳映 曄之弟。嘉泰二年正月九日以朝請大夫知。三年九月
二十一日除廣東提刑。趙彥穢 嘉泰三年十二月五日以朝請郎知。四年
五月二十七日除廣西提刑。陳錡 嘉泰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以朝奉郎知。
開禧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滿。替曾槃 開禧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知。嘉定元
年四月七日召赴行在。鄭非熊 嘉定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以朝奉大夫知。
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被旨特罰，罪例罪為決備，鄰寇四年六月十九日除
廣東提刑。值江西峒寇李元勵竊發，非熊措置，旋隘守備，又抄戒漳浡中
朝廷，自五萬軍外，再乙添撥五百人，已成。分屯五個寺，寇不敢犯，復回檢
棺乙，倅兄舉一十緡，置四縣學，教授，折虛龍為之。記。趙不塽 嘉定四年十
月十四日以朝散大夫知。六年九月十四日差知信州。鮑澥之 嘉定六年
十月十七日以朝奉郎知。八年五月十六日除州部郎官。八月二十一日
韓侂。江瑞中 嘉定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以朝散大夫知。十年九月二十五
日差知瑞州。十月八日韓侂。鄭徽 嘉定十年十月八日以承議郎知。十二
年十月六日差知饒州。汝務不援，修浒官舍，紀土木之工，云會之日，是年
建昌信寄，州後出郡。陳模 嘉定十二年十月知。十二年二月致仕。傅康嘉
定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知。十六年五月二日滿，替。刑五有風，身，日進
戍軍輸內戍，運念坐，康與偕亂者四人，餘皆投降歸田，翁萬姓
莊。以惠，赴者，考。趙室模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以朝請郎知。十七年九月
二十五日除知吉州，續除嘉定府，十二月十日韓侂，調米文公倫考祠
于學。右撥田以供釋菜。林岳 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以右朝散大夫知。召仕
紹定二年正月除直秘閣，差知漳州。日試以己之言，而書院二所，興郡
士講訂其多，州及六縣學皆有祠。并記。李直綱 紹定二年四月十九日以
奉直大夫知。十月改知南劍州。陳孝嚴 紹定二年十月十五日以監訓郎

知。紹定五年七月七日替。魏孝華紹定五年十二月監軍揚州事。四年五
知汀州。續除直華文閣奉祠。特主朝散大夫端平二年四月除廣東運判。
事蹟見名宦。張衿端平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以朝奉郎知。五年二月除戶
曹郎官。六月離任。黃定端平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以朝請大夫知。嘉熙二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滿替。戴從嘉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朝請郎知。
四年十一月一日滿替。視學初。增廣學廩。非所以舉　先聖廟。卜學東
射圃地建六齋。又撥罷戍寨三不足補。續于籍已無以居。增千頃餘門數
翔南捷。論木魏而使滿歸之。日行貢將然有十展足匹。姚元衿嘉熙四年
十二月一日以朝請大夫知。淳祐元年五月轉奉直大夫。本淳祐元年九月
致仕。劉塾淳祐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以朝奉大夫知。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滿替。郭正己淳祐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以中散大夫知。七月十五日滿替。
黃炳淳祐六年十月五日以朝散郎知。八年八月二十日原處行奉奏事。
盧周父淳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承議郎知。九年五月轉朝奉郎。十
一年五月一日除湖北提刑。六月一日交以次官離任。李景勉淳祐十一
年八月四日以朝議大夫知。寶祐元年五月十八日赴郡發案堪續守本
官致仕。羅泌元寶祐元年四月十二日以朝請郎知。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官。魏周晉寶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以朝奉大夫知。四年五月轉朝散大
夫。七月五日致仕。朱銑寶祐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以朝散大夫知。六年十
一月一日滿替。胡太初寶祐六年十一月一日以朝散大夫知。開慶元年
九月轉朝請大夫。景定元年五月十五日除工部郎官。八月十二日交與
正官離任。大脩郡學。重建明倫、敦極堂、御書稽古閣。肇行鄉飲酒禮。六邑
士友畢會。增糴均濟倉錢米。以廣賑糶。廟祭、寨鋪兵並增給全分衣糧。仍
措到補闕額。將閑村田給賞瑞。增葺城壁。開浚濠池。製軍器斧甲兼備月
兵裁侍稍千建城事。凡兩項創茝。有祠于學。

通判題名　魏齊之唐天寶間以朝議大夫為郡司馬。見天慶觀鐘銘。裴
胄峽州著姓。見弟之子。雅明經。李栖筠引為殿中丞侍御史。為元載所惡。
栖筠卒。陳少游表淮南觀察使判官。載誅。行州郎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
炎當國。為載親黨。貶汀州司馬。後終荊南節度使。唐書本傳。林坡以治行
遷別駕。唐書林蘊傳。詳見長汀縣令門。張承翰偽唐保大中同判軍州兼
兵馬監押。作羅漢院記。宋敏功朝奉郎。李希孫承議郎。許璽承議郎。葉庭
方承事郎。楊良顯朝請郎。熊浚明朝奉郎。元符二年九月到任。崇寧元年
十月滿替。毛完承議郎。柯常承議郎。崇寧三年六月到任。大觀元年九月

滿替。吳仲衍朝請郎。大觀元年九月到任。三年六月滿替。轉朝請大夫。商
師律承議郎。劉宸承議郎。政和四年五月到任。五年五月離任。轉朝奉郎。
葛師望朝散郎。政和五年四月到任。六年九月離任。方閎之朝奉郎。政和
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任。宣和元年十一月滿。轉朝請大夫。何正矩朝散
郎。宣和二年五月到任。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滿替。陳時敏朝散大夫。宣
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靖康元年十二月九日滿替。許瑞夫朝請
大夫。建炎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紹興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滿替。李纁
郎中。王求疑誤。徐大方國子博士。張瑞國子博士。方士寧乞日員外郎。邦
祥正承議郎。事蹟見名宦。任元偃朝奉郎。程昭朝散大夫。紹興元年十二
月十二日到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致仕。趙不積朝請郎。紹興四年二月
二十七日到任。六年二月一日滿替。陳吉老朝請大夫。紹興五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權。六年三月四日正任。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再任。十一年二月七
日滿替。湯燏孫朝請郎。紹興十一年二月七日到任。十二年二月二十二
日滿替。唐汲朝奉郎。紹興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是年十二月致仕
趙子瑋奉議郎。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三日到任。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滿替。阮擇承事郎。紹興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任。陳亞卿朝散郎。紹興
十七年到任。二十年滿替。周開通直郎。紹興二十年到任。二十二年滿替
彭端朝奉郎。紹興二十三年到任。是年離任。張遇朝散郎。紹興二十四年
六月二日到任。向枝朝散大夫。紹興二十六年九月九日到任。鄧待之承
議郎。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到任。向士俊奉議郎。紹興三十年五月
二十五日到任。王剛奉議郎。紹興三十一年六月七日到任。隆興元年七
月十六日滿替。鄧昌國朝散郎。隆興元年七月十六日到任。乾道元年十
一月六日滿替。孟鉦奉議郎。乾道元年十一月六日到任。四年二月六日
滿替。李塋奉議郎。乾道四年二月六日到任。六年二月二十日滿替。韋格
心通直郎。乾道六年二月二十日到任。八年五月三十日滿替。熊取新承
議郎。乾道八年三月三十日到任。十一月十一日主管台州道觀。魏淶宣
議郎。乾道九年二月十七日到任。淳熙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丁憂。呂濟奉
議郎。淳熙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任。四年四月十七日滿替。馮世顯朝奉
郎。淳熙四年四月十七日到任。六年六月五日滿替。劉坦之通直郎。淳熙
六年六月三日到任。八年七月十七日滿替。林棡通直郎。淳熙八年七月
十七日到任。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滿替。陳研宣教郎。淳熙十年八月二十
五日到任。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滿替。徐文蕃朝散郎。淳熙十二年十月十

五日到任。淳熙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離任。游營朝奉郎。淳熙十二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到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替。游次公奉議郎。淳熙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五年二月十七日罷。林叔度朝奉郎。淳
熙十五年六月四日到任。紹熙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滿替。趙師璁承議郎
紹熙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滿替。趙善晤朝奉郎
紹熙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滿替。陳以中朝請郎。紹
熙五年七月二十日到任。慶元二年八月六日滿替。林文仲朝奉大夫。慶
元二年八月六日到任。四年九月十一日滿替。葉安行朝散郎。慶元四年
九月十一日到任。六年十月五日滿替。廣大中朝奉郎。慶元六年十月五
日到任。嘉泰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滿替。趙師案承議郎。嘉泰二年十月二
十三日到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滿替。聶唐臣承議郎。嘉泰四年十二月
十五日到任。林士衡承議郎。嘉定五年八月一日到任。五年八月七日滿
替。陳天宜承議郎。嘉定五年八月七日到任。六年四月十七日滿替。黄大
全承議郎。嘉定六年六月九日到任。七年五月七日滿替。權州日。王與賢
莊于州學。以患疾去官。沈奕奉議郎。嘉定七年六月三日到任。九年七月
二十一日滿替。樓鏃承議郎。嘉定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任。續官觀。吳灝

奉議郎。嘉定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十五年六月八日滿替。劉繼祖
宣教郎。嘉定十五年六月八日到任。十五年十月二日滿替。陳貴誠承議
郎。嘉定十五年十月二日到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替。方祖同朝
奉郎。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寶慶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滿替。韓
休卿朝請大夫。寶慶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二年九月十九日離任。
錢元忠奉議郎。寶慶三年三月十日到任。紹定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滿替
王杆朝奉大夫。紹定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任。五年八月五日滿替。事蹟見
名宦。趙彦侻朝奉大夫。紹定五年七月五日到任。端平元年七月十五日
滿替。趙性夫朝散郎。端平元年七月十五日到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除
知新州。楊紹翁奉議郎。端平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嘉熙二年九月二
十三日滿替。孫叔諧朝請郎。嘉熙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任。四年十二月
一日滿替。徐栻朝散郎。嘉熙四年十二月一日到任。淳祐二年十一月十
九日滿替。鄭發承議郎。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任。三年十一月三十
日丁憂。黄煥國朝請郎。淳祐四年二月七日到任。五年十月三十日致仕
黄堅叟承議郎。淳祐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八年三月十八日滿替。孫
基奉議郎。淳祐八年三月十八日到任。十年四月十日滿替。單謂大朝散

郎。淳祐十年四月十七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滿替。林光庭奉議郎。淳
祐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寶祐二年三月十七日滿替。趙時澥朝請郎。
寶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九月十七日滿替。陳燕子朝議大夫。
寶祐四年九月十七日到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滿替。長汀縣民昔逃絶
户壁押眠。里正副判訴于提舉湯公撰。行下銷豁。庶于作自刻于碑矣。例
言。竟減免諸邪散二千石有。又申倉臺民户抄劄。俾縣立簿稅書于籍。王
衢翁承議郎。寶祐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汀士風不振久矣。康於鄉校
屢墜。文風未盛。衢翁下車之初。首勤念爲。越一年。力陳三修之文。貴洪郡
守。與修并沖。與大修城壁。修興惠。無非關係風俗之大。守如其請。一一修
明。由是行鄉飲有地。業外傍有業。風俗有稱。皆衢翁之力也。

教授題名

戴覺迪功郎。紹興十五年二月到任。十六年三月九日滿替。
鄧鶯迪功郎。十六年三月九日到任。十九年四月滿替。羅革奉議郎。十九
年四月到任。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滿替。王鑄亮奉議郎。二十二年八
月二十三日到任。二十四年十月滿替。李秀實從政郎。二十四年十月到
任。二十五年三月丐祠。林偉迪功郎。二十六年十月二日到任。二十八年
二月解任。徐世英迪功郎。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二十九年五月

丁憂。逵澮奉議郎。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到任。三十二年四月四日滿替。
張滑文林郎。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到任。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滿替。葉
蟾旦迪功郎。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到任。四年六月十六日滿替。柴必勝迪功
郎。四年六月三日到任。六年六月十三日丁憂。趙容迪功郎。六年十二月
十五日到任。淳熙元年四月二十日滿替。杜中迪功郎。七年四月二十日
到任。四年六月十三日滿替。王推從事郎。四年六月十三日到任。六年六
月十八日滿替。王得過迪功郎。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十年八月十一日
滿替。木晶從事郎。七年八月十一日到任。十四年五月五日滿替。張汝明
從事郎。十四年三月五日到任。鄭革迪功郎。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到任。紹
熙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滿替。江史修職郎。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慶元
二年四月四日滿替。陳一新迪功郎。二年四月四日到任。五年四月十五
日滿替。王沖用迪功郎。五年四月十五日到任。嘉泰二年七月三日滿替。
謝藻迪功郎。二年七月三日到任。開禧元年閏八月十一日滿替。柯峰迪
功郎。元年閏八月十一日到任。李仲光迪功郎。開禧二年十二月八日到
任。嘉定五年七月七日滿替。許應龍迪功郎。五年七月七日到任。六年閏
九月二十七日滿替。孔夢符文林郎。六年閏九月二十七日到任。九年十

一月十一日滿替。林趙卿廸功郎。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滿替。鄧宗仁廸功郎。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十五年七月攝從政郎。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滿替。李以稱修職郎。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寶慶二年五月十一日滿替。楊實仲修職郎。寶慶二年五月十一日到任。黃士華廸功郎。在任特主承直郎。紹定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七月九日滿替。黃復初文林郎。四年七月九日到任。端平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滿替。王公瑾廸功郎。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三年五月丁憂。狀實甫廸功郎。嘉熙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四年六月九日滿替。魏鼎孝攝從事郎。四年六月九日到任。淳祐三年閏八月九日滿替。徐革老廸功郎。淳祐三年閏八月九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六日滿替。程應斗廸功郎。六年十一月六日到任。十年二月十八日滿替。蕭虞韶從事郎。十年二月十八日到任。黃正一廸功郎。淳祐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寶祐二年八月十二日通五考替任。潘岡叟廸功郎。寶祐二年八月十六日到任。五年四月丁憂。趙與沐修職郎。五年六月廿日到任。開慶元年八月二十六日滿替。吳光廸功郎。開慶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景定元年正月十一日丁憂。趙宗遂修職郎。景定元年四月十日到任。

判官題名

鍾建侯文林郎。建炎二年八月四日到任。紹興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滿替。鄭碩廸功郎。紹興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七年四月二日滿替。黃龜承直郎。紹興七年四月二日到任。十年六月四日滿替。周松年修職郎。紹興十年六月四日到任。朱璟文林郎。紹興十一年二月六日到任。張顧老文林郎。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到任。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滿替。謝之才從事郎。紹興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二十一年二月五日滿替。蔡穎從政郎。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到任。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滿替。張希祖文林郎。紹興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到任。二十七年七月十日滿替。李備儒林郎。紹興二十七年七月十日到任。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改官離任。盧臨儒林郎。紹興三十年八月四日到任。隆興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滿替。翁灌文林郎。隆興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任。乾道二年二月十五日滿替。陳峰文林郎。乾道二年二月十五日到任。差充汀州主簿窠闕。良從。王貽訓文林郎。乾道四年七月五日到任。五年二月致仕。黃美孫從事郎。乾道五年六月五日到任。六年七月陳乞尋醫。許聞禮文林郎。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到任。在任致仕。侯括從事郎。乾道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滿替。魏好問文林郎。淳熙四年十一

月三十日到任。黃來從事郎。淳熙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九年五月致仕。姚錫承直郎。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亡任。王似孫文林郎。淳熙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到任。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滿替。余樽文林郎。淳熙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到任。紹熙二年六月七日滿替。魏達文林郎。紹熙二年六月七日到任。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滿替。王昌期文林郎。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慶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滿替。王嘉謀文林郎。慶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任。六年六月二十日致仕。趙書彥文林郎。慶元六年七月十四日到任。嘉泰三年十月十七日滿替。林夏文林郎。嘉泰三年十月十七日到任。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致仕。趙希孝從事郎。開禧元年五月九日到任。嘉定元年閏四月五日滿替。徐宗發文林郎。嘉定元年閏四月五日到任。四年九月十四日致仕。董鎧儒林郎。嘉定五年五月十七日到任。七年五月十一日改官。林誠文林郎。嘉定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到任。九年十一月引年致仕。史伯庭廸功郎。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四年二月十日滿替。趙武夫文林郎。嘉定十四年二月十日到任。十一月十日丁憂。曾穎秀承直郎。嘉定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到任。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滿替。趙希文儒林郎。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紹定元年七月一日滿替。李宗起承直郎。紹定元年七月二日到任。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滿替。劉騏儒林郎。紹定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七月二十六日離任。江鏈從事郎。紹定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丁父憂。趙希𧩉承直郎。端平元年四月二日到任。三年二月成資離任。改新州新興縣。葉一新儒林郎。端平二年七月一日到任。嘉熙三年七月十六日滿替。趙宗郡儒林郎。嘉熙三年七月十六日到任。淳祐二年八月十日滿替。虞應龍儒林郎。二年八月十日到任。三年八月十七日津州試院不職。連端慈從事郎。淳祐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七年八月十七日赴班。趙汝琥文林郎。淳祐七年八月十五日到任。十年十一月三日滿替。梁椿文林郎。淳祐十年十一月三日到任。寶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滿替。許必發文林郎。寶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三年四月十七日放罷。周頤儒林郎。寶祐三年八月十一日到任。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赴班。鄒思從政郎。寶祐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

推官題名

郭濤從事郎。建炎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滿替。謝仲元承直郎。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任。蘇清從事郎。紹興六年五月二日到任。董天民廸功郎。紹興九年十月十五日到

任。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滿替。趙公挺修職郎。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三日到任。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滿替。張維迪功郎。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任。紹興十九年三月二日滿替。滕喬迪功郎。紹興十九年三月二日到任。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四日滿替。張安孫文林郎。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四日到任。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滿替。劉衔文林郎。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到任。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滿替。徐昂文林郎。二十九年五月五日到任。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滿替。趙彥齡從事郎。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到任。李宗說文林郎。隆興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乾道三年三月四日滿替。蔣之才從事郎。乾道三年三月四日到任。尤昂文林郎。乾道五年六月十一日到任。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滿替。陳公紹從事郎。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任。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滿替。余致和儒林郎。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致仕。趙師紹文林郎。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潘赫文林郎。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九年八月十八日乞致仕。韓謔儒林郎。十年五月十二日到任。十三年閏七月二十六日滿替。趙師章從政郎。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到任。張無豫文林郎。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到任。陳嶧從事郎。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五日到任。紹熙五年六月五日滿替。鄭誠文林郎。三年六月五日到任。慶元二年四月六日滿替。曹鎮儒林郎。三年四月六日到任。五年八月九日滿替。元植承直郎。五年八月九日到任。嘉泰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滿替。趙彥鈁從事郎。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開禧二年八月一日滿替。沈燾文林郎。開禧二年八月一日到任。林大閑迪功郎。嘉定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兩易司戶。趙希館修職郎。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司戶奉舉兩易至五年十二月通理前任。馮頎迪功郎。六年二月七日到任。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滿替。余經國文林郎。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二年六月六日滿替。徐渚迪功郎。十二年六月六日到任。八月二十四日致仕。趙汝琥從事郎。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致仕。鄭志學儒林郎。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任。寶慶元年四月十五日滿替。趙汝岊儒林郎。寶慶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任。紹定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滿替。李昴英文林郎。紹定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嘗職備儒林郎。四年五月十九日慶壽恩循承直郎。七月二十九日被旨以奏對特兩官陞改官收從。五年十月十二日除大學正。李順甫從事郎。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六年九月八日乞致仕。趙崇穀承直郎。六年十一月一日到任。端平三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滿替。周仲舒儒林郎。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嘉熙二年五月內陳乞爭替。趙鍭夫從事郎。嘉熙二年五月二十日到任。二年十二月六日滿替。林洽儒林郎。二年十二月六日到任。五年十二月六日滿替。鄭璁儒林郎。五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滿替。趙汝耆文林郎。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滿替。趙希滔從政郎。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尋轉文林郎。寶祐三年十二月赴班。朱吉甫從事郎。寶祐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

錄事題名

余迥迪功郎。紹興十六年八月到任。十八年四月十九日替。林宷從政郎。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到任。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滿替。鄭公衡從政郎。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二十四年八月內丁憂。周餃修職郎。二十四年十二月到任。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滿替。劉師尹修職郎。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到任。三十年十月致仕。林懋飫從政郎。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到任。隆興二年四月滿替。滕懌迪功郎。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滿替。吳三傑修職郎。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滿替。趙汝逐修職郎。乾道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八年十月內丁憂。徐鑄迪功郎。乾道九年三月二十日到任。淳熙三年七月五日滿替。李友直修職郎。淳熙三年七月五日到任。六年八月七日滿替。吳琦迪功郎。淳熙六年八月七日到任。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滿替。房慶從政郎。淳熙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二年十一月四日滿替。鄭光卿從政郎。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到任。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請祠。盧鑄文林郎。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到任。紹熙元年十一月四日滿替。趙書禮從政郎。紹熙元年十一月四日到任。五年正月二日滿替。黃燕仲從事郎。紹熙五年正月二日到任。慶元元年八月內漕司考試致仕。楊應從事郎。慶元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任。五年十月二日滿替。寨壽隆從政郎。五年十月二日到任。嘉泰三年五月五日滿替。姚棨從政郎。嘉泰三年五月五日到任。開禧二年五月五日滿替。趙女楧從仕郎。二年五月三日到任。嘉定三年五月十七日滿替。余亮迪功郎。嘉定五年一月十七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滿替。林緯然迪功郎。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七年四月致仕。趙崇搴從仕郎。嘉定七年七月二十日到任。九年九月致仕。馮三傑迪功郎。嘉定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十二年六月致仕。陳稚黔迪功郎。十二年十月二日到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滿替。陳播文林郎。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任。寶慶二年二月六日滿替。龔鎮儒林郎

寶慶二年二月六日到任，紹定三年七月一日滿替。陳光大儒林郎，紹定
二年七月一日到任，四年十一月四日辟知清波縣事。眞德林儒林郎，紹
定四年七月到任，五年八月八日準漕牒權福州檢法。俞林承直郎，端
平元年九月十八日到任。趙琢夫從事郎。吳澤儒林郎。王仲賢廸功郎，嘉
熙四年八月一日到任，淳祐元年二月二十日致仕。上官造從事郎，淳祐
元年九月三日到任，四年十二月四日滿替。趙珣夫從事郎，淳祐四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滿替。任公澤廸功郎，淳祐八年
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年九月十一日丁所生憂。虞德庢從事郎，淳祐十
一年二月一日到任，寶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滿替。趙必曦廸功郎，寶祐
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五年四月十五日滿替。趙汝賁廸功郎，寶祐五
年四月二日到任。

司理題名　黃子正廸功郎，嘉定十年八月三日到任，十三年十月三日
滿替。曾文甫廸功郎，嘉定十三年十月三日到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滿替。楊伯純文林郎，嘉定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寶慶二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滿替。陳儀從政郎，寶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紹定
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滿替。林光達從事郎，紹定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

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致仕。徐驛廸功郎，紹興五年四月十一日到任，端
平二年六月十一日滿替。趙必廷文林郎，端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到任，嘉
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滿替。周傅之廸功郎，嘉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到
任，淳祐元年八月十一日滿替。趙希達從事郎，淳祐元年八月十一日到
任，淳祐二年四月丁憂。潘公謚從事郎，淳祐二年十一月九日到任，六年
二月二十二日滿替。趙埜夫從政郎，淳祐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九年
三月二十日滿替。劉文虎廸功郎，淳祐九年三月二十日到任，九年六月
二十六日丁母憂。趙與隼修職郎，淳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寶祐元
年四月八日滿替。姚逢從政郎，寶祐元年四月八日到任，三年七月六日
致仕。朱搏儒林郎，寶祐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任，開慶元年七月三日滿
替。秦肆式平縣令。李諲子廸功郎，開慶元年七月三日到任。

司户題名　任文蔦紹興十三年到任，十六年滿替。鄭植紹興十六年到
任，十九年滿替。尤昇紹興十九年到任，二十二年滿替。賈逑祖二十二年
到任，二十五年滿替。王企紹興二十五年到任，二十八年滿替。黃滌紹興
二十八年到任，三十一年滿替。趙公迴紹興三十二年到任，隆興二年滿
替。余壽乾道三年到任，五年滿替。宋晉之乾道五年到任，八年滿替。余秀

乾道八年到任，淳熙元年滿替。趙汝擬寄居建寧府。陳敏學紹熙三年九
月二十五日到任，慶元二年二月十六日滿替。許惠卿慶元二年二月十
六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滿替。方璟慶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嘉
泰二年七月三十日滿替。趙希汴　俞鐵　趙希錧　朱季文嘉定五年
五月十九日到任，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滿替。李任　顏東老嘉定元年三
月到任，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滿替。陳富老嘉定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到任，
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滿替。陳棣　趙汝牌　方達言紹定元年三月二
十七日到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滿替。余卿夔紹定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到任，端平元年六月十八日滿替。鄭衛之端平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嘉
熙二年七月十一日滿替。龔祉從事郎，嘉熙二年七月十一日到任，淳祐
元年八月二日滿替。蕭僎之廸功郎，淳祐元年八月二日到任，丁憂。趙君
演廸功郎，淳祐三年五月一日到任，淳祐六年七月十五日滿替。沈富求
廸功郎，淳祐六年七月十五日到任，九年十二月六日滿替。彭沚廸功郎，
淳祐九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寶祐元年二月十一日滿替。李譜之廸功郎，
寶祐元年二月十一日到任，四年八月十五日滿替。賴夢鈴廸功郎，寶祐
四年六月十三日到任。

司法題名　趙與竹承直郎，端平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嘉熙三年二
月十四日滿替。趙與柘文林郎，嘉熙三年二月十四日到任，淳祐元年三
月致仕。鄭龜從事郎，淳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淳祐四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滿替。陳消廸功郎，淳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寶祐二年四
月二十八日滿替。趙君忠文林郎，寶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是年五
月內致仕。洪葳儒林郎，淳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八年五月十八
日滿替。趙與瑤從事郎，淳祐八年五月十八日到任，淳祐十一年四月二
十六日滿替。任志珍廸功郎，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寶祐五年
八月內丁憂。趙必㣔儒林郎，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

訓練業軍題名　宋輝脩武郎。彭勍武德郎。郭宗德訓武郎。孫大昕武翼
郎。張公明武節郎。張潤脩武郎。王汝𢓭武節郎。張友忠訓武郎。蔡顯武翼
大夫。楊理武翼大夫。周德武德郎。劉𤰞武德大夫。王允文訓武郎。王宗達
武翼郎。陳澤武翼郎。黃鈙武德大夫。吳演武經大夫。李㬢武翼郎。陳椿武
翼大夫。劉璪武德大夫。楊森武節大夫。成禹功訓武郎。林滋武經郎。杜之
英訓武郎。鈕富武翼郎。林賓武翼郎，淳祐四年五月到任，七年五月滿替。
曹椿武節郎，淳祐七年五月到任，五年六月滿替。鄭棣武德郎，寶祐二年

五月到任。五年五月致仕。馮椿　宋鉞武翼郎。寶祐五年六月到任。開慶元年三月丟任。梅琳武節郎。開慶元年七月到任。

駐劄寨正將題名　崔阜統領。盧異統領。吁延忠統領。巨賓　謝宣　李寬　曹立　王敎　黃實　李明從事郎。陶達　張道　張興祖　蕭猛　丘彥　高杞　朱瑞　巫極　陶安國　劉俊　李彥　丁世瑞　鄧起　鄭先　張煥　陳世才從義郎。從九統領。李珍　唐受　虞漕然進義副尉。淳祐元年到任。詹珽下班祗應。淳祐元年由副將陞正將。周榮統領武翼郎。淳祐七年到任。王立進義副尉。淳祐元年兀準備將。三年陞副將。七年陞正將。邊林進勇副尉。淳祐元年到任。陳全進義副尉。淳祐十一年到任。陳忠守闕進勇副尉。淳祐十二年到任。江武進武校尉。寶祐三年八月到任。楊勝守闕進勇副尉。寶祐四年十月到任。吳國珍統領守闕進勇副尉。寶祐五年三月到任。

副將題名　謝宣陞正將。劉明　張福　鄭明　張德　鄭先　黃元　曾呈　蔣成　陳德威　陳應　詹珽陞正將。姜彥忠　王立陞正將。徐政　宋旺　丘振　陳忠陞正將。成堅　于從龍進義校尉。寶祐四年五月到任。

長汀縣知縣題名　林披判文興元表臨汀，以治行選，別駕漳陽。志載，林氏綺慶圖云，披年二十以經業擢第，授臨汀郡曹掾。郡多山鬼，披著無鬼論，廉使李承昭異之，奏授臨汀別駕知州事。子蘊，舉進士，唐書有傳扶寇衆，先生實正元中。而閩元表置州，天寶元年改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為汀州，披為令，當在天寶至德中。張景休據江南野史云，景休先洛陽人，中第為判南，戎判公自鶴往，子不得赴，紓閩知名。鈇，為以著作佐郎為長汀令。楊勛元符二年調清州推官，未赴，部使者檄攝縣事，衙租不擾而集，時多寓軍，廃粃捕治貴惡，境內清肅，明年之官，道由京師，上書論紹聖姦臣，以元祐為雠，掌立黨錮，於凡故老大臣咸罹后之謀，猶上書之去，日食甚見，鄉理得緣厨極鲁濱，不但見異等事。崇寧三年坐邪等謫管大觀間為建寧節度推官，以年右三人以舊志修　李存質太子中舍。元祐三年。吳貴　梅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紹聖元年。唐林政和元年。黃渥宣教郎。陳果朝奉郎。紹興四年。劉孔脩宣教郎。紹興六年。嚴褒宣教郎。紹興七年。吳璣朝奉郎。紹興九年。陳琺奉議郎。紹興十四年。余亨義宣教郎。紹興十七年。劉昱通直郎。紹興十八年。張瑀朝奉郎。紹興二十一年。葉浩承奉郎。紹興二十四年。方子昂承奉郎。紹興二十七年。陳夢達宣教郎。紹興三

十年。李宗望承議郎。紹興三十二年。蘇鎮從事郎。乾道二年。張希祖通直郎。乾道五年。余嵘承事郎。乾道八年。趙不窋朝奉郎。乾道九年。芮偁承奉郎。淳熙三年。陳文康承議郎。淳熙四年。黃知圭承奉郎。淳熙七年。劉適正宣教郎。淳熙元年。謝知任承議郎。淳熙十二年。趙汝堅文林郎。淳熙十五年。薛元肅儒林郎。紹熙二年。王千秋文林郎。紹熙四年。趙不膈朝奉郎。慶元元年八月到任。四年十月滿替。謝邦憲奉議郎。慶元四年十月到任。嘉泰元年十二月滿替。謝周卿承議郎。嘉泰元年十二月到任。四年十二月滿替。除貨鄉遠古圮，戶里寺洋何四市等處皆有記存，郡四附州學。嘉錄學職事，士貴之人。御縣治。誠齋楊萬里記。御社壇並公周必大記。李德裕宣教郎。嘉泰四年十二月到任。開禧三年五月致仕。劉泳之承議郎。開禧三年十一月到任。嘉定四年四月滿替。朱璽宣教郎。嘉定四年四月到任。六年五月避親嫌任。建三益宣教郎。嘉定六年八月到任。九年九月滿替。錢厚宣教郎。嘉定九年九月到任。十一年九月罷。劉元英奉議郎。嘉定十二年二月到任。十五年三月滿替。黃昔奉議郎。嘉定十五年五月到任。十六年十一月丁憂。朱子恭通直郎。嘉定十七年八月到任。寶慶元年八月丁憂。趙汝汲奉議郎。寶慶元年十二月到任。紹定元年十月滿替。宋惠承議郎。紹定五年四月解。蕭端平二年十二月淮省劄差充江淮督府幹辦事。贖元名官。朱起元通直郎。端平三年六月到任。嘉熙三年七月滿替。充任丞。

長汀丞題名　薛東文林郎。嘉定十六年十月到任。寶慶二年五月赴漕臺纂議。王澈迪功郎。寶慶二年十月到任。朱起元承直郎。紹定元年十月到任。使任令。趙時鉞承直郎。紹定五年五月到任。紹定四年四月解上統排僉。王元瑞文林郎。紹定五年五月到任。端平元年四月解清流排僉。王元萬文林郎。端平元年七月到任。嘉熙元年八月滿替。范摧正從事郎。嘉熙元年八月到任。四年七月權通城令。陳師宗迪功郎。嘉熙四年七月到任。淳祐四年五月滿替。趙與禮文林郎。淳祐四年五月到任。七年六月權武平僉。葉懋佐迪功郎。淳祐七年十一月到任。十年九月滿替。趙汝撓將職郎。淳祐十年九月到任。十一年六月致仕。黃夢禮迪功郎。淳祐十二年四月到任。當年八月致仕。鄧垚迪功郎。寶祐元年十一月到任。四年十二月滿替。鄭伯東迪功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到任。

長汀簿題名　張璩古事嘗元名官門。趙希平　夏瑛　趙希佐　舍宋英迪功郎。紹定五年六月到任。端平二年八月滿替。吳彪從事郎。端平五

年八月到任，嘉熙三年十月滿替。陳繼組迪功郎，嘉熙三年十月到任，淳祐二年十二月滿替。姚琥迪功郎，淳祐二年十二月到任，五年八月致仕。郭鼎亨迪功郎，淳熙七年四月到任，十年四月滿替。林夢崎迪功郎，淳祐十年四月到任，寶祐元年八月滿替。何衎從事郎，寶祐元年八月到任，四年十月滿替。葉伯仇迪功郎，寶祐四年十月到任。

長汀尉題名　趙師峙　李伯庠　雷復　趙頫夫　黃堯　江鏈　陳正夫迪功郎，紹定六年五月到任，嘉熙三年四月滿替。倪正卿迪功郎，端平三年三月到任，嘉熙三年四月滿替。陳長孺迪功郎，嘉熙三年四月到任，四年四月丁憂。鄧舉龍迪功郎，淳祐三年八月到任，五年七月丁憂。王有先迪功郎，淳祐五年十一月到任，六年十一月滿替。陳必大迪功郎，淳祐六年十一月到任，九年十二月滿替。黃孝祥迪功郎，淳祐九年十二月到任，寶祐元年三月滿替。劉廉迪功郎，寶祐元年三月到任，是年七月致仕。雷子發迪功郎，寶祐二年四月到任，是年九月丁憂。陳遠迪功郎，寶祐三年六月到任，開慶元年七月滿替。洪子壽迪功郎，開慶元年七月到任。

寧化知縣題名　鍾彥倚梁開平中知。高照熙寧元年以都官外郎知。危建侯元祐間為令。三年民懷其德，有生子兩字之以危者。施禔富沙人，建定間到任。富沙令服漬圍以出，將由汀而南，從部民兵防守。危行他道，許以激尉統所部會富沙，中塗不肯前，諜佚尉作亂。尉多方諭之以危，既逆專肅于野，從五採撫定。居數月復起紛然。從捕其尤者三十人，置之重辟，自是百里肅清。林寅紹興三十一年知。右五人以舊志修。趙汝鏊承議郎，嘉定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到任，寶慶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滿替。黃徠宣教郎，寶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寶慶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滿替。興潭晁勝寇通據而首禍者。廖壽翁承議郎，寶慶五年十月十九日到任，紹定三年閏二月十日罷。汪亨通直郎，紹定五年八月二日到任，六年五月六日致仕。趙時鉀從事郎，紹定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端平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滿替。紹定寇後斯縣治，諸官廨舍修葺畢成。何建宣教郎，端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嘉熙元年三月二日致仕。劉燠承議郎，嘉熙四年四月一日到任。李多宣教郎，淳祐三年五月一日到任，淳祐六年六月十三日滿替。林霊宣教郎，淳祐二年六月十三日到任，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致仕。張煒通直郎，淳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滿替。林穎通直郎，淳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淳祐十二年七月十九日致仕。徐極朝奉郎，寶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滿替。林公玉承議郎，寶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

寧化丞題名　朱巨宏承直郎，紹定五年到任。本久廨並元建城縣令。陳大章迪功郎，紹定六年到任，端平元年罷。趙滌夫迪功郎，端平元年到任。乙大度迪功郎，嘉熙元年到任。鄭元書迪功郎，嘉熙四年到任，四年致仕。劉忠平迪功郎，淳祐五年到任，五年罷。趙師塽從事郎，淳祐八年到任，十一年到任。趙興康修職郎，寶祐二年六月一日到任，五年六月十三日滿替。潘榮迪功郎，寶祐五年六月十三日到任。

寧化簿題名　陳擴孫　李茂　李萬　張元之　謝駿　陳綠（以上並迪功郎）。翁次夔從政郎。趙必達文林郎，紹定四年二月到任，端平元年五月滿替。馮子威從事郎，端平元年五月到任，二年五月滿替。趙必衍文林郎，端平元年五月到任，嘉熙元年十二月丁憂。趙必諭修職郎，嘉熙二年四月到任，淳祐元年七月滿替。李胃迪功郎，淳祐元年七月到任，四年八月滿替。陸夢吉迪功郎，淳祐四年八月到任，七年十二月滿替。慶大郁迪功郎，淳祐七年十二月到任，十一年四月滿替。趙汝藹從事郎，淳祐十一年四月到任，寶祐二年六月滿替。謝清甫迪功郎，寶祐二年六月到任，六年四月滿替。俞羲剛迪功郎，寶祐六年四月到任。

寧化尉題名　賴嘏仲　李順甫　趙希丘　趙崇積　吳瑞　趙崇金從事郎，淳祐元年四月到任，四年四月滿替。何正夫迪功郎，淳祐四年四月到任，七年六月滿替。趙滌夫迪功郎，淳祐七年六月到任，是年七月罷。蔡盎迪功郎，淳祐八年六月到任，十一年七月滿替。朱元光迪功郎，十一年七月到任，寶祐元年三月致仕。吳龍翼迪功郎，寶祐元年六月到任，四年七月滿替。吳淶迪功郎，寶祐四年七月到任。

上杭知縣題名　舊作進人任知縣，敘術一資。若任內有舉主五員，仍先職司與改合入官。孫瑞紹興二十九年到任，始學給田養士，親筆月里職日升撰。自是士風稍振，邑人感之。鄭稷乾道二年到任，明年士民請曰：天聖至今凡四遷，屢經剽掠，咸謂治非其所，願復遷焉。稷乃度地于郭坊之白湖，請司尚其事，獲旨從便，方經始而稷以憂去，人甚惜之。陳朝章乾道七年到任，竟郭稷謀遷之役，繼之者木暇營，朝章分畫區處，屢奔塗經其有條理。右三人以舊志修　俞文茂承議郎，淳熙十年二月到任，十四年五月滿替。蕭路承直郎，紹熙十四年五月到任，慶元三年五月滿替。薛洽從事郎，慶元五年八月到任，六年十月滿替。黃燦承直郎，慶元六年十月到任，嘉泰四年正月致仕。陳沂從事郎，開禧三年七月到任，嘉定三年十

月滿替。林聿千儒林郎。嘉定三年十月到任，十一年四月滿替。鄭必學從政郎。嘉定十一年四月到任，十二年九月致仕。曹南老文林郎。嘉定十三年二月到任，十六年四月滿替。趙彥兆文林郎。十六年四月到任。寶慶二年七月滿替。增置學田，鼎新學舍。陳津文林郎。寶慶二年十一月到任。三年八月離。趙時鉞承直郎。紹定四年八月到任，端平二年正月滿替。寇平，復將縣衙凡官舍築城。方應祥從事郎。端平二年正月到任，嘉熙二年二月滿替。翔鼎國儒林郎。嘉熙二年二月到任。淳祐元年十二月滿替。余繼祖儒林郎。淳祐元年十二月到任。五年二月滿替。趙希瑤儒林郎。淳祐五年二月到任。八年七月滿替。王廷慶宣義郎。淳祐八年七月到任，十一年三月致仕。楊仁吉宣教郎。淳祐十一年九月到任。是年十一月致仕。潘景琨宣義郎。淳祐十一年十一月到任。寶祐二年十二月滿替。脩學西城造城屋。李務行從政郎。寶祐三年十二月到任。六年十一月滿替。修學削米括二元生祠了學士丙。林似孫從事郎。寶祐六年十一月到任。

上杭丞題名　呂伯固嘉定六年到任，九年滿替。饒洽承直九年到任，十二年滿替。陳欽才嘉定十二年到任，十六年滿替。吳次春嘉定十六年到任。寶慶二年滿替。江寅紹定六年到任。林桂端平二年到任。廖武子端平二年到任。嘉熙三年滿替。趙汝嵩嘉熙三年到任。淳祐二年滿替。趙時晴寶祐元年到任。四年滿替。梁濤寶祐五年到任。六年丁憂。陳稷寶祐六年六月到任。

上杭尉題名　林韶廸功郎。嘉定六年到任。九年滿替。陳元震廸功郎。嘉定九年到任。十三年滿替。柯岐廸功郎。嘉定十三年到任，十六年滿替。張高廸功郎。嘉定十六年到任。寶慶二年滿替。康濟廸功郎。紹定元年到任。四年滿替。陳夢說廸功郎。紹定四年到任。端平元年滿替。林翔龍廸功郎。端平元年到任。嘉熙元年滿替。黃師心廸功郎。嘉熙元年到任。四年滿替。趙時耆廸功郎。淳祐元年到任。四年滿替。陳僑廸功郎。淳祐四年到任。七年滿替。陳時學廸功郎。淳祐七年到任。之年丁憂。趙時懽廸功郎。淳祐十年到任。寶祐元年滿替。陳時可廸功郎。寶祐四年到任。開慶元年滿替。鄭應雷廸功郎。開慶元年七月到任。

武平知縣題名　實係選人任知縣令，僅一資，著任內有聲者，並書。仍元職司與改合入官。王燾登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大中祥符二年。陳閱　宋仕衛天禧二年。陳居亮　吳庠登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嘉祐六年。楊執仁元符二年。葉曾　江翊　梁義從儒林郎。黃沐　陳　大共名。政和六年。梁

仲衎紹興二年。董廸　黃雷宣教郎。紹興十五年滿替。上官寔宣教郎。紹興十二年到任。張安節儒林郎。紹興十四年到任。蔡顏廸功郎。紹興十七年到任。沈元本承議郎。紹興二十一年到任。王正國承直郎。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到任。乾道元年四月滿替。趙貴從政郎。乾道元年四月到任。三年致仕。石應成從政郎。乾道四年四月到任。五年十月奉替。唐廷堅從政郎。乾道六年五月到任。九年四月滿替。從先伏錢為曆頭錢刷學養士。湯說承奉郎。乾道九年四月到任。是年八月罷。程起宗從政郎。淳熙元年五月到任。四年五月滿替。唐岳從政郎。淳熙四年五月到任。七年七月滿替。董大昌文林郎。淳熙七年七月到任。十年八月滿替。王文若廸功郎。淳祐十年八月到任。十一年十一月致仕。葉謙之文林郎。淳熙十四年七月到任。紹熙元年二月成資滿。重修學殿。陳晌文林郎。紹熙元年八月到任。十月致仕。周稷儒林郎。紹熙二年六月到任。四年十月丁憂。陳絢文林郎。紹熙五年五月到任。趙汝慶文林郎。慶元二年十二月到任。五年八月致仕。何自強文林郎。慶元四年八月到任。修造東南西三城門樓，移社壇，重刱縣衙。趙僑文林郎。王由之文林郎。開禧元年二月到任。嘉定三年四月滿替。陳孝通儒林郎。嘉定二年四月到任。四年成資滿。趙汝琯廸功郎。嘉定四年五月到任，七年八月滿替。傅大聲宣教郎。嘉定七年八月到任。十一年十月滿替。李文伯宣教郎。嘉定十一年十月到任。十四年十二月滿替。趙師峙從政郎。嘉定十四年十二月到任。十五年二月丁憂。黃棐甫文林郎。嘉定十五年七月到任。寶慶二年四月滿替。顏東老承直郎。寶慶二年四月到任。紹定三年十一月郡獄陞三年討賊。同縣尉鍾伯楊攻打王事。官其子。趙汝理承直郎。紹定五年七月到任。端平元年正月罷。趙汝㩶從事郎。端平二年二月到任。嘉熙二年二月致仕。田圭文林郎。嘉熙二年十月到任。淳祐元年九月致仕。黃應翁文林郎。淳祐元年十一月到任。淳祐五年十一月丁憂。林震儒林郎。五年七月到任。楊一夔從政郎。五年二月到任。沈雷求廸功郎。淳祐九年。阮逢午保義郎。寶祐五年三月到任。開慶元年七月丁憂。寶祐二年郡以郡監趙與禰攝事。就辟為令。乞改作文武通差。趙逸不來，阮逢郡注。開慶元年已赴民列請于郎。郡守胡公太初為奏乞復京選通差之舊。從本州選辟一次上俞之。朱搏儒林郎。以本州司理奏辟，開慶元年十月到任。

武平簿題名　張擇廸功郎。開禧五年到任。余洪廸功郎。開定二年到任。上官禎廸功郎。嘉定四年到任。傅庚廸功郎。嘉定六年到任。九年十一月

滿替。翁澗 迪功郎 嘉定九年十一月到任。十二年三月致仕。趙與環 迪功郎 嘉定十一年六月到任。十五年七月滿替。張庭實 張安 謝澂 並迪功郎。蔣逢泰 紹定四年三月到任。五年十一月致仕。梁應庚 紹定六年二月到任。端平二年二月滿替。尤巽之 端平三年二月到任。嘉熙三年六月滿替。吳應酉 迪功郎 嘉熙三年六月到任。淳祐三年六月滿替。劉堪 淳祐三年六月到任。鄭自任 淳祐六年七月到任。林一龍 淳祐九年十月到任。達通 淳祐十年十一月到任。寶祐元年十月致仕。黃夢鑑 寶祐元年十月到任。趙與鄰 寶祐二年八月到任。五年九月滿替。丁世用 寶祐五年九月到任。已上並迪功郎。

武平尉題名 林昉 林億 林公紹 黃亦 黃從 楊景睦 陳洪 絶石 在任一月，省前批。曾韶顯 鍾茂福 紹定間同令捕寇，到賊，死于王事。官 翁甫 趙時旻 楊可久 陳傳 趙崇玦 龔奎 顏友龍 迪功郎 淳祐十年五月到任。寶祐元年八月滿替。吳遇聘 迪功郎 寶祐元年八月到任。三年四月內罷。趙崇𢙉 迪功郎 寶祐三年四月到任。六年六月內滿替。劉應廷 迪功郎 寶祐六年六月到任。

清流知縣題名 劉敘 乾符元年，□為夫□□有□附清流縣，碎為令 實建始縣事。官舍廢弃，寓萱營繕，具有條理。黃滌 是年入。乾道間為令。修學養士。躬自課試。縣素有水銀鈔鹽錢之害。滌申請日開了額。一切廢罷之。等於僱科差役罰差五事。更其利病。四年大歉。斗米千錢。滌行勸分之法。人皆樂從。道有饑殍。滌日使有善政，相戒毋犯其境。政成，弟治公廨寺館坊門，寺觀塔廟，煥然一新。又增置石澗寨，以備寇擾。去之時，老稚攀捧。數日始出境。右二人以舊志修 陳祖尹 慶元五年到任。六年改京官既差知寧都縣。吳補之 慶元六年到任。嘉泰二年改京官，既差知永嘉縣 郭泰亨 嘉泰三年到任。開禧元年改京官。既差知寧化縣。王洽 開禧三年到任。嘉定五年滿替。從試詞科。趙希本 嘉定五年到任。四年致仕。何濟 嘉定五年到任。七年改京官。既差知廣昌縣。王澈 嘉定七年到任。是年丁憂 何汶 嘉定八年到任。十一年滿替。沈遂 嘉定十一年到任。十五年滿替。劉惟允 嘉定十五年到任。寶慶元年滿替。卓然 寶慶元年到任。紹定元年滿替。黃應龍 紹定元年到任。四年滿替。江亨之 紹定四年到任。五年丁憂。陳光人 紹定五年到任。端平二年滿替。王元瑞 端平二年到任。嘉熙二年滿替。庵午從翊林治及官舍。趙櫄夫 嘉熙二年到任。淳祐元年滿替。翻鈠樓 林奕 淳祐元年到任。四年二月滿替。趙必達 淳祐四年十二月到任。七年四月滿替。林昌泰 淳祐七年四月到任。八年丁憂。陳于淵 淳祐八年八月到任。寶祐元年十一月滿替。陳于琳 寶祐元年十一月到任。二年致仕。林昌泰 寶祐五年再任。四年十二月改官。林應龍 從政郎 寶祐四年十二月到任。

清流簿題名 張翊 端平三年四月到任。嘉熙二年五月滿替。徐登 嘉熙二年五月到任。淳祐元年六月滿替。蔡應龍 淳祐元年六月到任。四年十二月滿替。王榮 淳祐四年十二月到任。後丁憂。黃庚孫 淳祐五年四月到任。八年四月滿替。施有容 淳祐八年四月到任。淳祐十一年五月滿替。孫天應 淳祐十一年五月到任。十二年八月丁憂。余良平 寶祐元年六月到任。五年四月滿替。已上並迪功郎。趙希駚 從仕郎。寶祐三年四月到任。四年九月丁憂。鄧龔 迪功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到任。

清流尉題名 方洞叔 饒子壽 潘立本 道彥閣 蕭安之 淳祐元年十月到任。四年十一月滿替。李濟 淳祐四年十二月到任。七年十二月滿替。叢自 淳祐七年十二月到任。八年三月丁憂。林璧 淳祐八年十月到任。十二年五月滿替。黃伯堅 淳祐十二年五月到任。當年八月丁憂。陳主翁 寶祐元年十二月到任。五年丁憂。林繼祖 寶祐五年十二月到任。開慶元年四月滿替。林降 開慶元年四月到任。已上並迪功郎。

連城知縣題名 貫格選人。任知縣令佾一資，若任內有舉主三員，仍充職自與改合入官。李庠 紹興五年將樂縣以宣教郎長沙丞攝縣事。攝孫才相地經畫縣治。居才塗匡，惠月指使。石敦義 承議郎。陳南復 從政郎。馮魏 從政郎。吳祐 文林郎。丘欽若 文林郎。紹興間為令，好及春。鄭寵府發。欽若募城三百丈，三月訖事。中可容七百家。多方守禦。盜不入境。謝蘽 從事郎。劉國瑞 從政郎。紹興間為令。鼎新學舍。以百四百緡給事子員。後士始知學。右八人以舊志修 熊取義 從事郎。周華 文林郎。黃中立 從政郎。楊立中 從政郎。王彤 修職郎。常國 從政郎。潘安英 儒林郎。劉宗輿 儒林郎。安嗣宗 從政郎。徐擇 從政郎。劉綸 從政郎。李昌齡 儒林郎。黃革 從事郎。唐灋縣承直郎。鄧康成 儒林郎。董與幾 從事郎。劉胥 從政郎。傅璽 從政郎。黃南一 從政郎。趙汝熊 從事郎。沈柔孫 文林郎。孫若拙 儒林郎。林有宗 從政郎。黃埒 文林郎。陳森 儒林郎。趙倩夫 文林郎。徐价 修職郎。朱巨宏 承直郎。紹定五年以寧化丞攝為令。寇後起廢，新官廨，修學宮。撥田為士業。石倫序。定綱運額。立貴鹽法。郎丁李公牟奏增。有旨改合入官。曾宗魯 文林郎。饒子壽 迪功郎。李繼中 從事郎。吳嗣明 儒林郎。羅應奇 從事郎。丁熙之 從政郎。

趙崇璆從政郎。徐公亮從政郎。寶祐四年五月一日到任。

蓮城簿題名　陳肱　鄭良臣　薛高　林史　陳文孫　吳懿德　葉夏常　陸嘉禮　董瑑　陶季侍　馮膺　林公度　葉一新　陳鴻漸乙上並廸功郎。趙珏夫文林郎。紹定五年三月到任。端平二年四月滿替。徐夢符文林郎。端平二年四月到任。嘉熙二年六月滿替。高發廸功郎。嘉熙二年六月到任。四年致仕。張應卯廸功郎。淳祐元年七月到任四年八月滿替。羅垚廸功郎。淳祐四年八月到任。六年丁憂。遊應時廸功郎。淳祐六年十月到任。八年論罷。洪恩廸功郎。淳祐八年十二月到任。十二年正月滿替。章夢呂廸功郎。淳祐十二年正月到任。寶祐三年二月滿替。劉泌廸功郎。寶祐三年二月到任。六年二月滿替。李駟廸功郎。寶祐六年二月到任。開慶元年八月丁憂。

蓮城尉題名　薛士穎　傅允升　趙崇契　吳功亮　張禹　趙希喬張貴璞　周鼎來　陳真卿　岳玳　趙崇春　林焯　陳綰　葉郯趙弋夫　沈膺　張達辰　趙與贊　劉庠　馬嚴叟　李務行廸功郎。李宗勉　曹有開廸功郎。趙與駁　張應瑞廸功郎。趙必邊　馮應及廸功郎。鄭觀光廸功郎。寶祐五年二月到任。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四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名宦

臨汀志陳劍唐大曆四年為刺史。先是開元間置郡治新羅凡兩遷東坊口。劍始至閩鼓角瘴癘鬱不暢。遣吏民問狀。曰不寧。惟是年。穀不登。民多疾疫。劍曰治雖草創。堪數遷耶。問貽久之。乃更卜西五里卧龍山之陽曰白石村。墟其利病。請之朝而改築焉。距今五百餘載。城池官守雖有增益而循治基址無改於舊。民皆德之。其名雖不載於史。長老相傳與汀相為長久云。　劉岐。大中初為刺史。距遷郡八十餘載。吏翔之初。厥事未備。岐乃築子城。翔羅城敵樓。郡之壁壘於是乎具。　王嗣宗。太平興國六年來知州事。太宗嘗遣武卒察遠方事。有至汀者。嗣宗杖而枷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竊為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其直節。令還其官。見宋通鑑長編。陳軒字元輿。富沙人。元豐六年知州事治尚簡靜。暇日與郡倅郭祥正登山臨水。觴詠篇什百餘篇。邦人至今以為美談。山谷詩云。平生所聞陳汀州。蝗不入境屢豐狀。其政可知矣後官至龍圖閣學士。　陳粹字伯充。福州莆田縣人。元符三年來治州事。始至郡勸農桑。禁作牛博戲。嚴騎子令皆因俗制弊。崇寧間建郡學舍。奏圃為天下第三。賜書褒寵。早以因任自是民亦惜留。由元符訖大觀凡九年。長老至今誦之。　鄭強。字南美。長樂人。紹興二年知州事。始至郡。視廟學荒圮。已慨然有更葺意。無何會詔革學宮。即日度地得卜於州東。計傭庀材。不擾而集。周門邃殿。凡百具備。且市書敗以增饒廩。擇師儒以嚴課程。自為之記。詩復其訓。於是升堂者數倍。嗟嗟昔。人以不學為恥。越三年。登進士第者四人。後立祠稽古閣下。春秋釋菜祀之。　陳曄。字日華。長樂人。古靈之後。慶元二年知州事。為治精明。首登供興。嚴撥郡帑緡錢二百貫助學。又撥隸官田百畝為諸生廩餼。減坊戶日食鹽價以利細民。俗尚鬼信巫。寧化富民與祝史之姦者。托五顯神為姦利。誑民惑衆。仍立廟宇。至有婦人以裙襦施至者。曄廉得之。寘祝史杖首事者。毀其祠宇。郡人庚西帙幹吳雄作正俗論二十餘言紀其事。民有疾率捨醫而委命于巫。多致夭札。通大索境內妖怪左道之術。收其像符祝火之。痛加懲禁。流俗丕變。作義塚以掩遺骼。猶無所歸

者以千數。越二政，弟映繼出守，視而隨之。措閑帑以助亭廣，竭積道以寬
屬縣，凡營屋千餘間。凳清溪路百四十餘里。自暐創橋于南山高瀨角上
源，至映方畢工。邦人以棠■扁其橋。今名南平。扶滿皆除，廣未憲。至今相
傳爲美談。　李華，字實夫，建安人。有才器。紹定間，寇猖獗，禁卒譟呼。華
以安豐倅護汀軍來攝州事。勒外寇平，內叛於不動聲色之頃。聞于朝，進
三秩，除大府簿。積實爲亂，值歲饑，移粟給食，全活甚衆。續除直華文閣，再
任郡。治平陋檄而新之，于粟經營，成於不日。又念民力凋瘵，乃削苗斛笠
價，置均濟倉。邦人至今賴之。作堂曰見思，庵曰景星，皆以祠焉。學宮亦有
公像。近郡守周晉以私熾毀見思堂，移其象於光華亭。父老欲怨而不敢
言。過故祠，至有流涕者，可以見其感人之深。今郡見議別卜地，復見思堂，
從民志也。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家生於青山。一名謝公山，因號謝公
山人。初，母夢太白而生。梅聖俞一見曰：真太白後身。王荆公稱其詩豪邁
精絕。熙寧間，仕至殿中丞。登書保信軍節度判官，即掛冠，號醉吟先生。李
伯時爲之寫真，東坡作贊。時方仕，諸公交薦于朝，尋通判于汀，與守陳
公軒相驩莫逆。每於暇日出郡行，觴詠甚歡。今所傳詩稿百餘篇，鑿
攝漳州，忤部使者，陷以他獄，至于再而後直。又謫漳南，浴去，因遂歸泰郡。

安郡，復秦去。竟不出。有青山集行于世。　陳吉老，字子川，莆田人。紹興癸
丑以朝奉郎丞清流。越三年，最攝閩，遷通判軍州事。賴寇陷郡境，吉老自將
新關破賊。長子希達，字賢，復善騎射。歲丁巳，自揚州趨侍來侍下。值吉老
以境內盜起，治兵于野。希達即索鞍爲先鋒，二歲兩捷。明年，胡保等寇武
平，吉老捕之。遇於叉竿口。希達又以鬱從先登，追奔深入，失盡遺弓，應兵
不至，死之。吉老忍痛擊賊，大潰。焚其渡水，溺者大半，俘賊以百數。凱捷，郡
將以下道逆，且傷悼其夫子之戚。吉老曰：馬革裹屍，南八男兒事，人患不
得其死耳。何至作兒女悲啼，涕注耶。時皆服其忠義。因仕考滿，權帥揚州。
時六縣懷感，就立祠以祀之。且爲希達塑廟者五，而留鎮最爲雄觀。一附
城內南臺二王廟，乃希達胄肉之遺也。遺腹生一子，名光祖，朝廷官之，加
定甲戌，光祖提點廣東刑獄。汀人黃塽爲建州戶曹，滿歸，光祖附金爲父
攸關祠宇。人乃知希達之有子，道顯威，謂忠義之報。紹定間，郡守林岳爲
之記，列本州祀典。　王杵，字元佐，撫爲軍人。樞密使蘭之子，清白傳家。紹
定間，通判州軍事。值內訌外訌，郡將陳淬蔑措置失宜，引小寇來，積實兄
弟爲腹心。侃視禁卒，黃寶等憤而叛，父老倉遑來告。擁倅入郡，解紛，傳呼
通判來。叛者少戢，織有以召加孝嚴者，杵身翼蔽之。眡以禍福，衆從，悉叱

之曰：若欲殺守，非先殺我身。投于地，曰：吾與俱血。左右扶起，衆卒感動解去。
杵遂同孝嚴歸郡，于倅廳孝嚴度失衆心，親書牒付州事于杵。杵力辭。軍
民歸請，同官見事急，追其權設印。於是軍民按堵，內叛肅定。而禾積實兄
弟夫所恃，俚叛去，劫掠鄉保，膚盡數萬人，屢犯州城。杵措授方略，杵集發
然孤城，竟賴保有者，杵之力也。汀民德之，家奉其祠，曰權郡王大佛。朝夕
心祝。郡庠鄉飲酒禮廢，杵權郡日，於元正冬至舉行庠序飲酒禮，遂爲美
典。學有祠，教授黃士華爲之記。　宋慈，字惠父，建安人。有操煩治劇才。紹
定間，奉捕使陳韡牒，差同李監軍華，平汀寇叛。未敢勤果勉，於談笑間，悉
奉讚之功居多。上功牌差知長汀縣，將奉議郎，縣治獄隘，悉皆撤而新之。
仗極壯麗。時當師旅饑饉之餘，明於聽斷，境內大治。任無滿，產充智視行
府幹辦公事。　劉師君，字伯任，長樂人。紹興戊寅爲錄事參軍，首三載，會
安仁保民賴福高等不堪長汀科監之擾，恃監司素有約束，謝不肯受。已
士劉亮逆折之，叛曹下州里。對宰陳夢遠懇其越訴，因而屏之。福高等懼
不獲直，誅出亮，遁古城權地，檢張士元督租下里，因留以質。時郡守孫祖
耆老不事事，郡倅向士俊殘忍專決，與夢遠爲兒黨，方抹至事急，加以叛
逆。檄正將謝宣以兵示之。士先既脫，宣志於功，斬亮以徇，殺千餘人，焚毀

數百家。夢遠又誣郡庠葉林等與賊交通。士俊欲傳致其罪，逮逮李千，有
驚竄者，即係累其父母妻子，親故隣里，鍛鍊如大辟。師尹知其冤，三判抗
辯。士俊益怒，責以必成。師尹度不可回，乃取獄狀書其尾曰：吾寧棄官，不
可陷人於非命。謾然納祿而去。蓋庚辰十月望日也。越明日，教授連潛上
書白其事。士俊始少緩其獄。猶銜師尹，擿摘按治。帥司雖究得實，免勒罷
夢遠，臺評繼上，祖耆亦罷。士俊、夢遠、宣仍鎸秩，然未足以謝長汀之民也。
林等遂獲免。邦人德師尹，繪像立祠，且爲之記。未幾，以薦起家，後爲度支
外郎。論閩廣權鹽抑配之害，江浙和買折取之弊。二說皆朝會舉行，爲利
甚博。孝宗方欲用，而遽以疾告，除浙東提舉而卒。按祠堂記。　張振古，清
江人。淳熙八年爲長汀簿，剛正有守。郡帖督諸鄉稅，文移星火。振古憫小
民窮困，且多逃亡，凡戶虛數，歸告郡將乞寬期限，不聽，厲言欲加譴責。振
古不爲怵，力言不可。郡將怒，叵測。振古曰：我不忍奉上官暴貪民，即納印
而去。浯軒楊公方作詩送行云：積剛自許扶浮雲，拂拭平生欲佩君。匪古
年伎春擊謔，悉隨人課割鉛熟。又云：張公不是病參軍，脫出猶將一事君。
狀介六令無件庚，狀光詩好與評閱。與地紀勝書肇。宋郡事畧云：字子閎。
徽宗朝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肇請與俱貶，遂貶汀州。　王繼業，閩通文

元年己丑馮京榜　雷宣。字明之。寧化縣人。歷江州戶曹。吉州判官。知撫州宜黃縣。終承務郎。諸工書大小篆。教授。

五年癸巳鄭獬榜　伍擇之。字元膺。寧化縣人。祐之子。傳洽有器識。恬於進取。親書力勉。始試場屋。中第調南豐簿。時曾子宣子固猶未第。擇之一見奇之。與爲忘年交。治平二年文潞公爲樞密使。薦。尋以故歸里。翺萬方堂。置監書。延明師。聚族黨子弟教養之。元祐間復出。年長矣。時諸司賠奉相矜。擇與大獄。擇之感然曰。以殘忍附上官。非我志。即日歸故廬。賦詩自娛。遂不復出。吳庚。字西美。長汀縣人。爲吉之吏。孫判志門學。數忌薨。奪故吉人鑄鐵硯以自勵。調黃州司理。泉州推官。改京秩。終清海軍簽判。

元豐二年己未時彥榜　雷充。改名衍。字中道。寧化縣人。調江州戶曹。泉州教授。改京秩。終建州通判。羅稅。字叔和。長汀縣人。閉戶讀書。人罕識面。再娶未嘗妻年。遂以序登歸諸外族。與兼皆未啓緘。人顧以廉稱之。貫穿經史。雜注訓舍皆研究。元祐間。朝廷行十科。祝以明經中第。調津州法曹。本路曹檢行。欲冤獨入庫。祝堅執於律不可。續遷上雷命擇六經。及注唐書。尤精於律數。終明州觀察推官。

紹聖元年甲戌畢漸榜　曾旦。字升仲。寧化縣人。調南康都昌尉。終邵武法曹。伍文仲。字仲成。寧化縣人。王乙五世孫。七歲能屬文。人目爲神童。十六赴鄉薦。累七舉。中第。復應宏詞科而卒。

四年丁丑何昌言榜　謝潛。字致虛。長汀縣人。讀書過目終身不忘。擢乙科。調撫州理掾。嘗寓四人應博學宏詞科。前半途。自作儒釋書雜通覽。惟道書未觀。乃館于道宮。取道藏書遍覽之。果中選。調漳州教授。未赴間。上封事議切時事。坐元符黨籍。更敕歷知吉州弋陽建寧三縣。值建寧治隆苑者。致治利。築永于。邑人立字皆以謝名。與郡守謝凋父子再唱百餘篇。曰溪江集。建炎初。高宗駐蹕維倚。陷書不二聖策以獻。遷秩二等。將除詞垣。會金人再犯。陷于虜。終奉議郎。

元符三年庚辰李釜榜　伍樾。字深道。祐之孫。調饒州樂平尉。江州德安丞。歷知雩都德安浮溪樂四縣。壽八十有二。終承議郎。

大觀三年己丑賈安宅榜　王明哲。字季通。長汀縣人。調南劍州法曹。終修武郎。武狀丞。父遠事見遺逸門。元宗哲。弟宣哲。相繼登科。伍仲休。字通老。王乙五世孫。傳學善屬文。充貢上庠。擢第。調南康軍理掾。辟贛安遠令。尋知惠州博羅縣。丁母憂。勺水不入口。致瘠致病。終奉直郎。

政和二年壬辰莫儔榜　雷協。字彥一。寧化縣人。兒從弟充貢上庠。以學易知名。辟州書記。調贛淨須。調信州上饒尉。南安軍上猶令。福州古田縣丞。終宣教郎興化軍教授。

五年乙未何奧榜　鄭立中。字從之。長汀縣人。有節槩。摭要。調業安尉。時方臘寇浙東。將入閩。立中部民兵。據分水寨。堅壁以守。賊侍東衡哭。立中出賊不意。擊賊敗走。閩人賴以按堵。諸司列奏。改承奉郎。知通州海門縣。秦處閩。金人犯順。撰行軍總管。奉使募福建民兵得數十人。將戰而前。狀復充秦等州同守募。虜人再犯。遂見害。朝廷以立中死事。進秩朝散郎。官其子特。累贈中大夫。楊宇。應和。雄帆有父風。調揚州泰興令。改河濮四二十頃。累調滁州定遠令。策推擇之遺犯。罪無歸之指撥。民畏而愛之。各[illegible]然。攝滁事。有潰兵犯江由福山閩關。邑人大恐。移軍東撫諭。遂皆革心。有大訟得直。袖白金數斤爲謝。移正色卻之。終朝散郎。徽州通判。寓居常之無錫。紹興初。錄建炎中興節義之後。孫[illegible]補和品官。張達觀。字子用。寧化縣人。才氣豪邁。不拘小節。酒酣爲文。念遂。遊上庠。同予蔡酒郡公視其大。曰我八面受敵人也。調洪州理掾。吉州推官。改秩知邵武軍建寧縣。終承務郎。子良弼。

八年戊戌王嘉榜　王宗哲。字廷俊。長汀縣人。初有試中求第。會朝廷責有司取人過額。減百人。公在數中。遂東歸讀書。絕意功名。以詩酒自適。至政和戊戌十四年。急湍。復還取減百人足對。調建昌南豐簿。歷泉州理掾。韶州教授。潮州潮陽丞。全州清陽令。年踰七十。引年致仕。歸舊廬。創堂于六柳。號六柳先生。與郡守張孟武。教授戴覺爲詩友。更唱迭和。尤豪放。有至不亂。嘗戲題六柳堂云。六柳先生以道名。歸來高僻子真耕。方瞳綠鬢居知否。一片靈臺畫不成。年八十一。感微恙。命筆書遺言云。人有死生。性無新故。淌然而來。翛然而去。不亦樂乎。正卧而逝。終奉議郎。黃戩。字文伯。寧化縣人。閩王五世孫。嘗舉八行選上庠。同舍欽服。及再舉登第。調信州玉山丞。嚴州錄參。改秩授建州觀察推官。

建炎二年戊申李易榜　羅烈。字子剛。長汀縣人。刻意學問。年數歲。經史百氏之書靡不通曉。調泉州同安尉。時楊勍叛。自劍趨泉。烈部兵扞捉。邑人恃以無恐。尋調循州興寧令。會群盜出沒。一日賊突入縣。烈以計誘。不爲恐。以理曉諭。賊不欲加害。送之還邑。本邑無阿賊黨復合。烈親率十餘人擒賊渠。賊潰走。得所掠子女二百餘人。盡召其家人還之。終宣教郎。知廬陵縣。嘗注述。有詩文新說十卷。古文類姓數萬言。注杜甫詩事類千餘條行于郡。

紹興二年壬子張九成榜　王宣哲。字仲濟。初以累舉恩授登仕郎。再領廣西漕薦登第。調桂州法曹。有能稱。終奉議郎樞密院計議官。

五年乙卯汪應辰榜　湯華叟。字起莘。寧化縣人。登乙科。少好吟詠。有馬上吟云。爾爾沈山新綠嫩。晚風吹看淺紅乾。沙頭路暖日初上。行客揚鞭不覺寒。晚年自述曲居云。蜀中舉下無多髮。半會門前有好山。曾贈友人曰。終饒州推

官。伍杞。字卿才。寧化縣人。仲詢之孫。調安南理掾。治具多所平反。時有外
已附以貲補官。患於探實。盜不及數。按平民以充。杞得其情。尉懼罪。求從
土郡。郡欲由從。杞力爭且不欲。貽尉夫入罪。止下縣吏訊。士論高之。終宣
教郎。知潮陽縣。賴綬。字見仲。清流縣人。調梅州程鄉尉。會盜起。綬隨宜措
捕。境內悉平。再調鎮南軍節度推官。侍郎李迨帥江西。雅重之。奉諸司刑
劾。改京秩。知南劍州。縣漕司增數民產。綬知其抑配。堅不奉命。終簽判清
遠軍節度使判官。初巨盜賴亞夫、阮綏之季父。又欲害其孫。綏冒刃入賊
以死請。賊義而釋之。程鄉秩滿。歸閩俞徽明等聚衆千人。綏入巢穴諭以
禍福。衆皆感泣解散。州黨歸重焉。子簡。張良裔。字景先。寧化縣人。遷觀之
子。自幼端重。不嬉時好。宣和間。三經考學行。良裔獨好二經先生之學。雖
屢黜不變。建炎間學業舉。中第。調循州龍川簿。以伯父年踰八衮無子。雖
於迎侍。不果赴。郡守秦思永。遣使黄積學高其行。表武平丞。以便侍養。
到官。會草寇竊發。良裔單騎造賊壘。諭以禍福。賊皆相顧感泣。願待次去。
時有扶貴撲功者。良裔不之校。投檄而歸。庫監復作累年。莫再調寧都
遷衛山丞以卒。初其父遷觀與秦檜同年進士。序晉戒勸之扶文以贄。笑
曰。附麗誅進。吾先人所羞也。假先人以自售于權門。何以見先人於地下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四　八

子。竟謝不仕。十二年壬戌陳成之榜　黄烈。字輝遠。老成長厚。鄉黨推重。
調潭州戶曹。再調福州侯官丞。當道交薦。改京秩。知興化軍仙遊縣。承議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乙丑劉章榜　伍昇。字景升。偕曾孫。調建昌
軍南城縣尉。二十四年甲戌張孝祥榜　賴遜夫。字少循。長汀縣人。調贑
州龍南縣主簿。二十七年丁丑王十朋榜　李汝明。字士貴。貢濟南虜。以
本州二十三年漕薦。解送者中第。調建州司法參軍。歐陽旦。字景初。長汀
縣人。累任二廣。諸司交辟。終賀梧縣令。隆興元年癸未木待問榜　楊方。
字子直。長汀縣人。清介篤孝。行己拔俗。中乙科。平昔心師朱文公。調弋陽
尉。迓待。累遷賛安參請。數月而史所傳兩歸。未赴。改清遠簿。廣憲姚孝資
檄攝曲江攸治。綱船入境。剝掠會獲五十餘人。僅上之。郡守虞七年。以應
介剛直者。充寧丞。滿。當路交薦改秩。道趙忠定公開司閩辟。制幹。道二
年。用趙公薦。召對。孝宗嘉其剛直。擢除宗正簿。試遷婺請外。除衡虞陵。
簿撫太守建昌。尋召除編修。言言通官事懇切無所隱。寧宗登極。除校書
郎。復守虞陵。明年韓黨柄。以偽學排天下正士。或指為忠定黨。竟罷去。僕
餘盡寄公帑。退居章貢門閉讀書。無復仕進念。即所居植淡竹。自號淡軒
老叟。嘉泰三年以臨川守起家。僅五月力乞祠歸。嘉定史代以待右召。遂。

考功復趙忠定諡。議詳允。在廷推服。然操履剛正。終與時忤。本甚孝。復去
國。閩二年廣右開漕。擇老成練介者知賀。謀開直無處事。主印備歷屬郡。
發貴存貪。賴卑遠。屑畏途。入泉州以疾終。年七十八。桂嶺推光開之其
不沸流。為放崔公與之祭文曰。一見為民。一切明白。北山陳孔碩挽詩云。
南民何德庸公憂。六學同遺見始休。淳熙二年乙未詹騤榜　翁熙。字正
之。長汀縣人。調袁州戶曹。長於吏事。三鞠疑獄。平反千允。守欲上其事。辭
曰。吏實職其首勤官於何功。竟已。本曲秋被檄驗旱傷。徒步阡陌。不憚勞
勤。士實主行賑濟。遍歷鄉落。勸分富民。康使民賴全活。攝倅。捐俸不受。秦
滿兩年。五年戊戌姚穎榜　吳雄。字夢錫。長汀縣人。篤學。尤深於易。調隆
興府戶曹。憲馬大同委決疑獄。剖析如神。率請去。有勸民五事。諭民十詩。
自注孝經一編。戒諭上戶毋閉糴。毋文非。務本抑末。有關風化語為藏者
稱貴。終廣西帳幹。八年辛丑黄由榜　張穎。字紹然。清流縣人。調南劍州
將樂縣主簿。十四年丁未王容榜　黄允升。字晉之。寧化縣人。戒之從弟。
累任改京秩。終奉議郎。贛州會昌事。本願。慶元二年丙辰鄒應龍榜　鄭
應龍。字少愚。長汀縣人。從楊泱軒授春秋。登第。復試律。中首選。調漳州理
掾。剖了抑械。篆杖依法。稱其輕貴麗雖杆者以理開諭。皆得其情。雖疑黜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四　九

他州者亦辭謝而去。有兵士盜帥金下獄。株連數人皆坐流。應龍力爭。帥
意未解。應龍曰。若使罪及無辜。應龍有去官而已。帥嘆曰。其人若不勝衣。
乃能守法如此。長沙士人周顥犯公罪。狀牒書。妄肴評。見其可采。力為申
請改正。周得應舉。遂中制榜。秩將滿。殊不為禁進計。帥守嘉其恬退。與諸
司交薦。及送以詩曰。言行相符匪偽儒。衆方汲汲獨徐徐。一生多病終勤
學。五斗無餘更買書。典法但知修職業。存心不為大門閭。寨中未必皆同
趣。去後令人嘆索居。主千槩見於此詩矣。趙希璵。字殷寓。寧化縣以成忠
郎試登科。第。調潮州録參。終承直郎廣東憲幹。嘉泰二年壬戌傅行簡榜
　黄顒。字叔之。寧化縣人。允升之弟。中乙科。終饒州録參。丘唐傑。字景杰
寧化縣人。中乙科。終豐州法曹。開禧元年乙丑毛自知榜　趙汝求。字叔
參。寓長汀縣。調臨安府仁和縣主簿。吉州萬安丞。終福州觀察推官。嘉定
元年戊辰鄭自誠榜　賴簡。字仲敬。長汀縣人。鉄之子。調韶州事都縣尉。
七年甲戌袁甫榜　伍唐。字日卿。寧化縣人。調江陵府松滋簿尉。重慶府
節度判官。終衢州教授。孫劫甫。十三年庚辰劉渭榜　黄三益。字宗友。長
汀縣人。調漳州龍巖縣主簿。終廣州司理參軍。十六年癸未蔣重珍榜
伍夢諧。字子家。寧化縣人。調贑州瑞金尉。澧州法曹。終漳州録參。寶慶二

年丙戌王會龍榜　趙與堂字升甫寧化縣終建寧府户曹瑞平二年乙未吴叔吉榜　劉幷字清叔寧化縣人事繼母以孝稱調會昌尉當驻庭往來之衝常勤于千中擊寇不敢犯嘉熙間王潼登庄陽川和糴時朝廷淳兄錢允糴本他官皆易以備幷獨戒文無得敘允遂允辦後憲司論捏易糴本錢事然省敎人幷愈見知辟大庾尉會諱如海唱聚寇司撒督捕擒如海後調辰州判官江西審辟知瑞金縣築城建學保障益著以平州寇功就任改京秩終承議郎嘉熙二年戊戌周坦榜　曾華字華叔長汀縣人調贛州瑞金尉循州教授終文林郎南安軍判官趙與冋字可如寧寧化縣調邵武南尉廣州東莞監場終藤州司法淳祐四年甲辰劉夢炎榜　潘全字會道長汀縣人調贛州安遠尉博文林郎廣州觀察推官張廷輔字本父寧化縣人調潭州攸縣尉淳祐十年庚戌方逢辰榜　伍功甫字敷伯寧化縣人唐之孫以大學上舍釋褐終常德府教授　范廷傑字俊卿長汀縣人四膺鄉薦登第終贛州信豐縣主簿寶祐四年丙辰文天祥榜　黃潛字潛之寧化縣人終廣州番禺縣尉任安默字文卿寧化縣人吉州永新縣主簿

特奏題名　熙寧六年癸丑　伍錫字康侯寧化縣人汀州長史紹興五

年乙卯　陳貫字道夫長汀縣人永州文學八年戊午　伍利用寧化縣人建州錄事參軍劉易簡字立德武平縣人循州龍川縣丞十二年壬戌　謝鄉字元鼎長汀縣人韶州錄事參軍葉彥先長汀縣人龔州平南主簿羅閒長汀縣人王齊長汀縣人歐陽元亨長汀縣人伍伯恩字安行寧化縣人潮州司戶十五年乙丑　雷靖字明夫寧化縣人惠州海豐縣主簿十八年戊辰　伍時可清流縣人伍致遠清流縣人二十七年丁丑　王仕字晉真長汀縣人泉州永春縣丞王佐字之才仕之弟循州司法興隆元年癸未　陳甫字彥休長汀縣人融州司理吳與權字周輔長汀縣人融州司理巫曦字明允寧化縣人贛州信豐縣丞徐衎字叔言寧化縣人南安軍上猶縣令雷碩字潮清寧化縣人袁州文學雷彥國字振文寧化縣人昭州恭城縣尉張允恩字德言清流縣人英州含光縣令乾道二年丙戌　黃槐字上達寧化縣人肇慶府高要縣尉任晃寧化縣人永州文學五年己丑　陳才邵字叔華長汀縣人潭州湘鄉縣主簿黃彬字方時長汀縣人建州建山縣尉淳熙二年乙未　鍾建字德明長汀縣人贛州寧都主簿鍾遂字德先建之弟潭州湘鄉主簿賴紹烈字景先長汀縣人韶州曲江縣尉八年辛丑　鍾秀穎字德表建之弟廣州司戶十一年甲

辰　蕭庠字國賓長汀縣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陰一鶚字和仲寧化縣人潮州潮陽縣丞十四年丁未　曾適字士炎清流縣人安德府司法伍必勝清流縣人紹熙元年庚戌　吳藹字子堅長汀縣人封州司法丘殿安字國鈞寧化縣人曾義節字士忠寧化縣人南安軍南康縣主簿吳夢得字必強清流縣人蕭夢兆字商老清流縣人五年甲寅　伍周字叔度文成姪韶州曲江主簿曹光宗字升卿寧化縣人肇慶府高要尉慶元三年丙辰　黃拱字少韋寧化縣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賴天靈字漢輔清流縣人慶元五年己未　謝傳霖清流縣人嘉泰二年壬戌　李克己字子復安仁縣人雷偉字友卓寧化縣人開禧元年乙丑　李蹊字成之長汀縣人張煥字明仲長汀縣人建寧府崇安縣尉嘉定元年戊辰　張昊字紹龍長汀縣人潮州潮陽縣主簿羅宗友長汀縣人潮州潮陽主簿巫夢文寧化縣人嘉定四年辛未　鄭輿字坤熙長汀縣人德慶府端溪縣丞黃鎬字叔京長汀縣人陳子遇字達時清流縣人梅州司法張謙寧化縣人澧州澧縣丞嘉定七年甲戌　巨光遠字輝卿長汀縣人南安軍南康主簿嘉定十三年庚辰　巫潛字行可寧化縣人廣州懷集縣尉丘鱗字起潛連城縣人坤事物決軒贛州贛縣尉有廉聲歸值紹定寇鄰

婁福連城縣丞畫計禦寇率民登東田石全活甚衆詔擢史陳韡奏其功辟知邵武軍建寧縣終承直郎十六年癸未　劉謌字仲育清流縣人潮州揭陽主簿鍾自強字行可武平縣人漳州龍巖縣尉吳秉勝字子常長汀縣人國學內舍福州永福縣丞宣教郎致仕李恕字行之長汀縣人羅子純字粹卿長洲縣人寶慶二年丙戌　伍井寧化縣人漳州龍巖主簿丘方字正叔連城縣人鱗之姪贛州寧都縣丞紹定二年己丑　吳昊字成之長汀縣人循州瑞金縣主簿再任嶽祠終文林郎李理字德清長汀縣人賴炳字季文長汀縣人五年壬辰　王夢昌字大甫長汀縣人贛州會昌縣主簿端平二年乙未　丘夢周字見明寧化縣人全州清湘縣丞嘉熙二年戊戌　陳怡字叔悅長汀縣人南安軍南安縣主簿淳祐元年辛丑　鄭文可字再卿長汀縣人循州司理江天錫字禹之長汀縣人潮州潮陽縣丞嶽祠晏景春清流縣人袁州萍鄉主簿四年甲辰　賴應發字儒藻長汀縣人南安軍南康簿鄒丁字成父長汀縣人建寧府崇安尉賴記字士遊長汀縣人再任嶽祠黃大中字應之長汀縣人贛州興國縣丞伍叔輝字清叟清流縣人再任嶽祠寶祐元年癸丑　歐陽應星字瑞卿長汀縣人贛州寧都縣主簿黃旂字顯文寧化縣人贛州石城主簿閻慶

元年乙未　黃榮字俊夫，寧化縣人，上州文學。特奏名歲月貢字官稱之不備者　伍子正字道遠，寧化縣人，福州文學。徐行中字道正，寧州縣人，韶州曲江縣丞。伍仲詢寧化縣人，袁州司法。林瓘長汀縣人，郴州司法。伍邦彥寧化縣人，將仕郎。伍民瞻字朱臣，寧化縣人，福州司戶。伍文炳字積中，寧化縣人，韶州仁化縣令。伍文資寧化縣人，廣州增城縣尉。伍見獨字居厚，寧化縣人，潮州司戶。伍純中字純甫，寧化縣人，潮州司戶。陰昊清流縣人。吳必勝清流縣人。黃唐臣字允德，寧化縣人，韶州曲江主簿。劉翱字達義，寧化縣人。姜文茂長汀縣人。吳融長汀縣人。吳仲衡長汀縣人。巫藻寧化縣人

武將

臨汀志：山西出將，豈擇地哉？習俗成之也。汀民勇悍好鬬，有善兵器者，衆輒自為大師，委身願附，故保伍糾集，足以禦非常，而姦宄相挺，亦善校郡縣。龍蛇虎鼠反寧間乎？使得為朝廷用，安知不能折衝敵愾，以就功名？是以悉於彭、任諸人之事，而有感焉。　彭孫字仲謀，蓮城縣人，少以勇敢自負，里諸閭。劉石鶴寇江南，募驍壯格捕，孫率里俠應募，勤瘁捕功不干。閭傷顧衆，自度法不使，乃遁山林，詔宥其罪，會四元從害庚州，用湖北察訪

薦討千之職，討儂南交趾。廣捷，廖恩寇閩，朝省命孫等征，乃使道單騎造賊壘，曰：爾曹人不若官軍之衆，銳不及官軍之萬一，與其偃息旦夕，孰若悔過享終身之利？幸我來，不然禍及矣。恩等感泣聽命，脅從者孫為區別全活者近三千人。會巨盜詹遇等起，已降，逆誅累年。又詔孫討之。孫黙計過衆勢銳，非說計莫勝。迺矯制諭賊曰：有詔赦爾等，宜解甲升恩。衆聽命宴犒未已，悉擒戮之。復瀘南蠻乞弟叛，召封訪以兼將安出。孫曰：彼負固阻險，急攻則失利，緩則患未已。計其糧其食不過耕種作時，以兵擾之，使不得從事於田畝，不久當自效順。會與韓存寶議不合，乞歸任。明年再召，上曰：存寶累違遏不進，已令處置。孫從容奏曰：存寶材武，邊將中不易得，願寬貸以責後效。上宥之。聞者嘆服，乃令孫自擇精兵進討，無何，西夏寇靈武，趣孫赴敵，至則大軍已行，孫獨以三千卒護錙重六萬，敵勢猶驁，上召問狀，對曰：此寇未易殄除，宜堅壁以守，且耕且戰，期以歲月，則兵力不頓，興緩實焉。明年復建言，願得積兵五萬，不為經畧節制，則靈州可得，而椅遂劉凡十通，皆邊防機密事，會神宗不豫，遂寢。尋告老，累官萊州防禦使，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歷事四朝，數立奇功，賞賚甚厚。然天性忠實，不改故常，享年七十九，卒于東昌因家焉，子孫居家者數十人。

鄧譽字慎之，蓮城縣人，彭孫之婿，有材武，好讀兵書，孫平詹遇，譽謀居多。論功擢為皇城使。性剛嚴，馭下有禮，與士卒同甘苦，故皆樂為之用。熙河叉叛，不能平，譽晝策收復，超遷熙河兩會都統。譽忠勇，戰則陷陣先登，致於王事，終武功大夫。四子，以父蔭補官，後皆通顯。　伍全長汀縣人，狀貌雄偉，膂力過人，號黑龍。紹興間，齊述嬰贛城以叛，勢熏灼，募勇敢士討捕，全以上豪應命，召募與陳某等協力圍城，述堅壁以守，獨全疊被鎧甲攀緣登城，持鐵戰重百斤，轉戰萬夫披靡，遂入城啓關，以故諸軍第十七將。時邊事方殷，全已遷任，屢立奇功，累遷襄陽府諸軍都統，會金虜犯順，虜有驍將求挑戰者，制帥察軍中惟全可當之，全亦不辭，挺身勇往，以素所服習鐵戰前擊之，虜將應手而斃，功上聞，轉十官，賜金甲名馬，賞賚優渥。虜人識其旗幟，見則辟易。終武顯大夫。姪廷植受遺澤，終武顯郎，知容州北流縣。　曾先字彥登，長汀縣人，少剛鷙好俠，因交亡命拘囚，朝旨下汀招募義鏢手，戍邊，時民縮無敢行者，先倡侶勇應募，由是得千餘人。郡守傅公康嘉其忠勇，俾部押以往，隸黃州屯駐，尋因戰捕，遷勇校尉，雄關軍統領，累遷正武經郎、知南軍兼權瓊管。

遺逸　正烈

臨汀志：名祿不及曰遺，志操自高曰逸，守節不屈曰正，見義敢為曰烈。衡茅之下，閭閻之間，詎能悉知而悉紀哉？今索之故諜，質之寡聞，所書僅此，宜闕左方以俟。　鄭春卿字榮伯，長汀縣人，甘貧樂道，崇寧間詔舉隱逸，郡守陳公軒以春卿應，復詔舉八行，郡守韋公清又以名聞，但辭不就。卜築南山之門而老焉。二公累過其廬，一日韋公清訪之，春卿謝不能爾，詩云：在巷慚無賴子志，過廬難稱魏公心，望塵不敢希潘岳，雲滿南山雪滿簪。章次韻屬和者數十章，自是高卧，年九十六，矍鑠不少衰，忽感微恙，索浴更衣而逝，有詩文三卷。　王格字伯膺，長汀縣人，素有鄉曲之譽，嘗與計偕，恬於進取，以授生徒為樂，少與陳公軒厚善，陳來守，檄已俸五十萬餽之，格不為己有，悉歸諸郡庠，且衆勸縣共買田數百畝，白郡併税汀學有田自格始。年踰壯無子，夜夢三四人來訪，曰：吾十哲使也，後生四子，皆以哲名。宗哲、明哲、靈哲，皆舉進士中第，濬哲貢辟雍，早卒。格年六十有五，一日薄暮值雨，公于黌自郡庠歸，忽有人相依而行，曰：君數止是，但以君教導多陰德，得展一紀。有頃不見，格始悟其為神，後果考終七十有七，以子貴累贈朝奉郎。　徐慶字守中，寧化縣人，未冠受春秋于鄉先生吳纂，不兩月捐析如流，寧昊君奇之，俾受業時江李泰伯，李曰：胡先生講春秋

于上庠于壼違焉於是負笈京師質疑問難旁通羣經諸子歷服遂見知于
歐陽文忠公亟致其館米鹽薦之仁宗朝召見講易嘉賞賜銀絹百歐陽公
勉就科舉不聽嘉祐三年奔母王夫人喪以歸廬墓側不復出時王荊公
爲㰤州令誌其母之墓 李元白名齊以字行寧化縣人博覽強識不能俛
就舉子業乃大肆其力於詩出入少陵集中裁適真既摹杜詩爲押韻又集
其句爲一編皆行於世嘗集大觀昇平詞十首以進得初品官即歸故廬笑
敖泉石而終老焉集句始於王文公而孔毅甫葛亞卿及元白相繼而作俱
有聞于時 宣明字南仲長汀縣人嘗貢辟雍即浩然有歸志愛城南五里
巖洞幽窈泉清木茂乃疏池築館卜隱其間郡守謝公洞榜曰宣巖與其子
吏部外郎獻特往訪之觴詠其間望豫章洪芻斜曹冀守戶曹謝諤皆有留
題 雷觀寧化縣人靖康間以太學上書略曰當今夷狄內侮國勢阽危之秋
扶顛持危其急於一相前日以白時中老繆竊斥公議稱快意必得賢相當
此重任望日宣麻乃遠邊張邦昌輩士民失望咸謂張邦昌乃前朝輔相之
無狀者例從罷黜已爲晚矣今又相之將焉用哉又云漢陳龜有言三辰不
軌擢士爲相四夷不恭拔卒爲將此何等時而遠邊貴臣耶其言激切士論
韙之 鄧旦字日升連城縣人郡試伏膺之扶少穎悟博極羣書爲文典雅

四舉于禮部年甫強即無復仕意日以詩酒自娛士大夫競館致之壽亦棄
去作歸田記卜築縣東十里石門巖之側傍小齋曰尚友自爲記客至則高
談痛飲挾先舉恩同儕移書趣行答曰勿復敗吾佳興隱居凡四十三年竟
以壽終 貞節 葉氏石城賴沖元妻本長汀縣人父善習道術而匿其名
從士大夫游多談方外事葉歸沖元事舅姑無間言翹夫以宦學處寒素怡
然沖元遊嶺南未還建炎四年盜作虔化兇鋒直擣石城葉以夫游舅姑
年老勢不能遁委命以待俄而寇至閭里婦女悉羅驅迫至葉葉曰寧交死
義不爲寬辱左右爲不善者或慫以苟免葉極口罵賊以身自觸白刃遂怒斷其
喉并舌害其兒女已人閔之悉爲隕涕見章貢志 晏氏清流縣人適寧化曾
下大岐村曾家孀居會紹定庚寅寨寇猖獗寧化管下諸堡寨皆陷于寇
惟晏氏義不爲賊辱合親族田丁據守山寨傾家資糜餉戰攻圍寨晏氏
選壯丁百人爲先鋒親撾鼓督戰捐首飾金寶等物賞用命者賊屢攻不
能下乃移檄云道路梗塞汝將爲之溝瀆自經誰其知矣晏不爲
動卒能保護一鄉招討使陳公韡聞于朝封恭人仍官其一子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五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僊佛

臨汀志三僊二佛之名於汀尚矣僊事茫不可索佛應日現著邦人崇猶
日嚴以覩是不可不書富國先生姓王氏名中正字平叔長汀縣人初名
捷咸平中貿販至南康遇羽衣士自言趙姓一見如平生歡約再會茅山
得鉛汞黃金之術且容緘小環神劍遺之戒曰非遇萬乘勿輕出中正挾
此屢走京師無階以進至上饒佯狂呼叫坐流嶺南復邂逅羽衣者曰姑
候他日遂復逃至京師爲所司所捕供奉官謝德權異之以聞上命皇城
司劉承珪問狀中正請面奏承珪爲改令名對龍圖閣下具陳靈異如唐
言善行由同秀之說且獻所爲白金遂特授許州參軍留居城隍司廨舍
景德中符聞靈異疊見詔置諸聖祖殿每歸功中正屢增顧秩遇大典禮
大陳役率爲金以進景靈宮上梁及慶成進黃金四千九百兩白金萬有
二千七百四十兩前後金累鉅萬絢爛光彩不類世珍詔書褒諭累官至

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右神武衛大將軍賜第甘泉坊以卒贈鎮南
節度使命內侍周懷正護喪事葬開封縣掛岡村又命武寧軍節度使檢
校夏竦誌其墓諡富國先生塑像于景靈宮爲聖祖輔命中書侍郎景靈
宮使向敏中奉詞以告詞曰具官王中正素懷玄藝洞見真詮嚴奉靈宮
克精齋潔遵承朝命願竭貞恭每延念於忠勤特昭修於素像俾侍仙儀
之側仰冀遺歆之惠是斯民休明篤武仲日昔顧鉴虔誠仍出所進
金鑄爲寶牌分給在京宮觀并諸州天慶觀及名山勝景宮觀去處事載
本朝事實所藏盤龍寶鑑徑尺厚寸重百兩舉之如毫毛鑑陰有頌
日天地氤氳萬物化生龍盤六瑞鸞舞雙旌侍吾神鑑契道合真燕雲劫
數丁卯銷矣二帝三王爲之遠征兵烈者聖以成中興遺言示子孫曰俟
開邊日出進宣和甲辰出師燕山五世孫保奉鑑以進禧右階惜不傳其
留進之意云 富國王捷泥水燕談云捷少商江淮遇人受黃金術後流
嶺南逃京師撾登聞鼓上命之官更名中正寓中官劉承珪家珪數聞中
正與人語輒云我司命真君也中正嘗以藥金銀助國謂之燒金王先生
建祠元寧沈西郡志云諡富國先生塑像景靈宮爲聖祖輔 梁野人名
戴長汀縣人兵部郎顏之弟自號野人家居天慶觀左盛暑单畫寢三清

殿後。一日説寢，夢金人長丈餘，持其左手，以一金錢授其掌心，屬曰：「予欲錢住縮左手袖中，振迅則隨用而足。若妄費漏言，則錢不復出矣。」戴曰：「諾。」既覺，左手猶微痛，隱然有錢文，試之果然。釋所觀莫敢以告。益設燔歌酒，施舍貧乏。人目為狂。其母常詬之曰：「吾生二子，汝兄取科第矣，於汝何望。今雨彌旬，薪桂告盡，柰何？」戴曰：「所須若干？」母曰：「多多益好。」望朝，戴引薪米數十擔，褫褫從外來。母曰：「狂哉兒！多固好，顧安所得錢？」戴曰：「幸毋慮，探袖償值。」一一如數，無欠無餘。母方異之，即告避方外。天聖初，顧守廬州，因挾刺上謁，曰：「樂野人。」顧延見，驚喜，舉酒相屬，因曰：「吾身為刺史，弟藍縷如是，得無辱乎？」命釐浴更衣。戴正色曰：「兄何素我於外耶？」拂而起，曰：「將出復來，要錢也否？」顧曰：「汝狂猶未歇。」忽不見。使人交馳於市求之，弗得。明年，旅邸有告曰：「昨有道人薄暮抵宿，夜半開穿排錢，鄰疑其為盜，隙窺之，室闇無所覩。晨起窺之，但見錢緣半壁。」顧於是遣官吏破關，錢上有書云：「弟野人，以煙蘿侶久矣，不果辭，惟冀珍重。有少錢，煩周貧乏。」仍遺下所服敝衣，異香襲人，殆非人間所有。驗其去蹤，乃撥瓦踰而出。顧感嘆久之。自後竟不知所往矣。　黄先生名升，字正道，長汀縣人。少不禁常酒，能叶錢之説，泛江河溝壑間者，積之既多，悉以周濟貧乏。又能內求口中運真氣鍊之，一晝夜成白金，名曰陰鍊。先是，蔡道人自蜀來，升與之厚。死城外五里郎中，升為棺殯之。一日，忽有自稱齎蔡書來者，其言在崆山相候，始蓋疑之。如是者十餘信，升遂伏崆山下，久無所見。興廢晝餓，見山腹有人引手招呼，升往即之，再拜祈請，願從先生後。蔡曰：「汝無功行，未可以俱。吾向時所寓之地，有文字筆硯等在墻深間，汝歸誦之足矣。」忽不見。升就往以歸，發其殯則空棺而已。即往彼處取其書讀之，自是能以考召法伏鬼神，前知人禍福，治病全活者眾。務行方便，不苟取。年八十六，鬚髮如漆。紹聖戊寅，以符籙授其子，端坐而死。後十年，里人有見其與蔡道人者並行江鄉市中，追之弗及。豈所謂尸解者耶。　勅賜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鄭姓，法名自嚴，泉州同安縣人。祖仕唐為四門斯祈使，父任同安令。師生而異禀，幼負奇識。年十一，懇求出家，依本郡建興寺昇緣法師，度下年十七，得業，遊豫章，過廬陵，參悟於西峯圓淨大師，由是風慧頓發，遂證神足。盤旋五載，渡大和縣懷仁江。時水暴漲，彼人曰：「江有蜃為民害。」師乃寫偈投潭中，水退沙壅，今號龍洲。又經梅州黄楊峽，渴而謁水人，曰：「做之。」師微笑，以杖遂指溪源，遂涸，從流於數里外，今號乾溪。乾德二年，屆丁之武平，睹南巖石壁峭峻，巖穴窈窕，憮然嘆曰：「昔我如來猶蘆穿於膝，鵲巢於頂，而後成道。

今我亦願委身此地，以度群品。若不然者，當使頑石如微塵。」發誓已，攝衣趺坐。數夕後，大蟒前蟠，猛虎傍臥，良久皆俯伏而去。鄉人神之，爭為之畚土夷塹，刋木結庵。民有祈禱，輒書偈付與，求皆書贈，以之中四字，無應不從。淳化間，去巖十里立草庵牧牛，夜常有虎守衛。後遷牧於冷洋，遷師還巖。一日，候云牛被虎所中。日暮，有報果然。師往彼處削木書偈，厭。明，虎斃于路。復感一青。　猴為牧三年，後忽抱木斃。師夢來乞名，與名曰金成王，仍為建廟。民有詢過去未來因者，師皆忠告，莫不怵然。同道者懼其大甚，師曰：「只消吾不語耳。」遂不語一年。巖院輸布，師以手劃內布中，監臨郡倅從公睥見，詞聞於郡守歐陽公程，追攝問狀。師不語，守倅愈怒，命焚其衲帽，火燼而帽如故。從為左道，以彘血蒜韭厭勝，再命焚，而衲縷愈潔，乃遣謝使歸。自是白衣而不褐。初，南康盤古山波利禪師從西域飛錫至此山，有泉從石凹出。禪師記云：「吾滅後五百年，南方有白衣菩薩來住此山。」其井湧泉，後因穢觸泉竭，與議請師主法席，以符古讖，師許之。乃泛舟而往。江有椿椿常害人船，師手撫之曰：「去去，莫為害。」當夕無雨，水暴漲，隨流而逝。至山，覩井無水，遂以杖三鼓云：「伏出伏出。」至中夜，聞有落泉濺崖之聲，詰旦湧出滿溢。終三年，復返南巖。祥符初，有僧自南海郡來，告曰：「今欲造磚塔，將求巨艦載磚瓦。惠州河源縣沙洲有船，揷沙岸，無能取者，願師方便。」師曰：「此船已屬陰府。」僧役致懇，師乃書偈與僧，僧持往，船所船應手拔。造塔磚畢，有商假載去，俄惡風飄蕩，莫知所往。四年，郡守趙公遂良聞師名，延入郡齋，結菴州後，以便往來諮決。遂良曰：「菴前枯池，勞師出水。」投偈而水溢，今名金乳。復曰：「城南有龍潭害民，望師除害。」亦投偈而禍去。於是遂良表聞于朝，賜南安均慶院額。遂良授代，以晴請，遣使王贊過巖，以雪請，皆如答應。真宗朝，嘗齋千僧，對御一榻無敢坐者，上命進坐，僧答曰：「佛祖未至。」少頃，師至，白衣衲帽，偏履擎拳，即對御就坐。上問：「師從何來？甚時屆道？」答曰：「今早自汀洲來。」問守為誰，曰：「屯田胡咸秩。」齋罷，上敕令侍伊蒲供賜咸秩。至郡，尚煥，咸秩驚悚，表謝上，乃謂師為見世佛，御賜周通錢一貫文，至今常如新鑄。咸秩問雨，差吏入巖祈禱，師以偈付來吏，甫至郡而雨作，歲乃大熟。胡解印入覲，歷言諸朝列。丞相王公欽若、參政趙公安仁，密舉劉公師道，皆寄詩美贈。八年正月六日中時，俄集眾云：「吾此日生，今日正是時。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言何事。」言訖，右脇卧逝，春秋八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五。眾收舍利，遺骸塑為真相。遺偈凡百一十七首，其二十二首乃親書墨跡，臨刊文義雅奥，不可思議，而侍

也。師見在。民呼曰和尚翁。親之也。師滅度。民皆曰聖翁。尊之也。名公鉅卿。
大篇短章致讚嘆意無慮數百篇。米坡蘇軾云：定光石佛不顯其光古錐
遊岩。大千爲囊。外像出家。雨奉參道。亦俗亦異。一體三寶。南安石窟。門昔
露門。異類中位。無天中尊。彼逆我順。彼順我逆。邪迷求。虛空爲集。脚仗
草木。教悔蛇虎。慈森出山。結草下雨。無男待女。行女海法如是。誰掌
誰與。今若咸懇。是我伽梨。既而釋之。遂終白衣。壽惰素食。贊歸修傳。壽八
十二。與世同波。窮崖草木。結臘風雨。七閏香火。家以爲祖。隆於御天。寶有
萬姓。乃錫表狀名曰定應。山谷黃魯直云：石出山而潤。自丘壑松不春而
骨。主永宿。令侍雲門拄杖。打破鬼窟靈林。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其松
也欲與三界作陰涼。此似昔人非昔人也。山中故友任商量。熙寧八年。郡
守許公嘗表禱雨感應。詔賜號定應。崇寧三年。郡守陳公粹復表異相。薦
主白毫。加號定光圓應。紹興三年。虔寇猖獗。虔化寨劉僅乞靈于師。師於
縣塔上放五色毫光。示現真相。賊遂潰。江西漕司以聞。紹興二年。嘉普通
二字。乾道三年。又嘉慈濟。累封至八字大師。民依賴之。甚於慈父。自淳熙
元年。郡守呂公巽之迎真相入州後庵。以便祈禱。從民請也。後均慶屢請
還巖。郡不能奪。百夫與至中途。莫能舉。遂留于州。紹定庚寅。磔寇挺起。于

犯州城。勢甚危。師屢現。賊駐金泉寺。值大雨水不得渡。晨炊杜未從
不熟。賊衆饑困。及戰。師於雲表見本旗。皆有草木風鶴之疑。遂驚謂奔潰。
祈家乞命。汀民更生。皆師力也。嘉熙四年。州人士列狀于郡。乞中奏賜州
後庵額。有旨賜額曰定光院。續又乞八字封號。內易一聖字。仍改賜通聖。
令爲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詳見行實編。　定光。泉州人。姓鄭。名自嚴。
乾德二年。駐錫武平南安巖。淳化二年。別立草庵居之。景德初。遷南康郡
盤古山。祥符四年。汀守趙遂良即州宅翔後庵延師。至八年。終于舊巖。見
周必大新創定光庵記。　定應大師。鄞江集云：初波利尊者自西土來住
盤石。即有讖曰：後五百歲有白衣菩薩自南方來居此山。即是定光佛也。
至定大師乃應讖。　敕賜威濟靈應普惠妙顯大師。業姓法名惠寬。寧化
縣人。幼通悟。蓄根夙植。長得業於本郡開元寺。遍遊諸方。悟旨而返。州境
山谷深窈。虎豹出沒爲害。師以解脫慈悲力爲之訓飭。柔服衆異之。號伏
虎禪師。南唐保大三年。憩于平原山麓。見左右有龜峯獅石。遂卓錫于此。
驛其巔以開元錢乞爲開山兆。有樵者拾其一以歸。詰朝復返故所。耆老
謹傳。咸起敬慕。程力督工。爲刱庵。名曰普護庵。側一嶺。判天號平軍。侵道
過其上。苦渴水。師於盤石上頓錫出水。至今不竭。七年。汀苦旱。屏神不宗

郡將聞師道行。結埋於龍潭側。延師致禱。師云：此方旱氣熾甚。實衆生罪
業自速其辜。令富普爲懺悔。七日不雨。願焚其軀。及期旱如故。師延趺坐
令屠大于薪。衆駭愕。大木及然。油雲四起。甘雨傾注。師曰：未也。水流束薪
乃已。未幾果然。見聞讚嘆。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示寂。塑其像身于
庵。凡有所禱。應如響答。熙寧三年。郡列狀以聞。賜庵爲壽聖精舍。延平之
庵曰油灘。曰小芹。曰白砂。紹興七年。勅封淨戒慈應大師。時在汀者猶未
封聖院。乾道三年。改賜廣福。師所經從輒成之。至十二年。乃賜號于汀。曰
威濟。乾道三年。加號靈應。淳熙十一年。復加普惠。皆以救旱功。自淳熙元
年。郡守迎均慶院定光真相入州後庵。復於廣福院迎師真相。差肩爲賓
主。以便祈禱。紹定寇犯城。多方保護。顯大威力。師與定光實相叶贊。嘉
熙間。州人士列狀于郡。乞中奏加賜師號。復加妙顯。累封至八字。今爲威
濟靈應普惠妙顯大師。

道釋

臨汀志。道學僊。釋學佛。以明心見性。積功累行爲本。若幻小智奇術。衒惑
當時。已爲僊佛罪人。況未能清淨。未斷貪嗔者乎。今鸞袂方袍相屬。未知
其所脩爲何如也。　晏僊人。失其名。清流縣人。生明溪田家。年甫冠。攜蘇

山間。忽聞有傳呼而語者。回盼見一道人。餘半桃。以遺之。晏食已。欲與之
語。忽不見。惟覺腹痛。茫茫然歸家。暴下累日。若醉若寐。家人省問。似不能
言者。旬餘小愈。即不復煙火食。所者惟果實清泉。而未顏漆髮。肌膚澤潤。
步履如飛。且能言人禍福。鄉人異之。爰呼爲晏僊人。自是遠近輻湊。晏懼
泄天機。遂寡言語。已令遣禮招之不納。士大夫有理門者。長揖而已。間有一
二可知者。令跪于下。里有富民某氏。刱居頗雄麗。落成之日。晏過其門。富
民延坐。扣曰：屋好否。晏曰：光蕩蕩。富民喜以爲佳兆。越三年。染疾無遺類。
衆始悟前時之言。一日。父遣如郡輸租。泊攬于家。見其母所儲壽器。從而
撫之曰：使者使者。時媼亡恙。衆目爲狂。晏求幾媼果然。暮見明年冬又至
郡。早輸香別攬子之臂。囑之二。自是不復來。比及三年。不疾而逝。自食
桃之後。閱十五年。逝之日。乃生之日也。惜其家人不曉。以釋氏茶毗法化
之。　曹道翁。不知何許人。宣和間始至縣。邂逅道庵。初成。遂與居焉。儀狀
甚野。青巾短褐。對人兀坐終日。不談。居數年。稍合樂濟人。侍者輒愈。入市
必大醉而歸。平時未嘗赴供持鉢。又無所儲生計。而衣食百須畢無窘狀。
武經旬不食。人問其故。則云：就食於市。有尾而伺之者。但見其徑趨酒家。
捷床獨坐而酌。取金於袖。箕大無餘。至茶食肆亦如之。詰其所以。至于再

三乃以實對曰。我能吁錢羅。或求其術曰。吾所吁者皆深溝巨壑久湮而
不出之物。汝傳之必呪人之帑藏。禍將及身。幸無啓齒。居中養鷄一。犬一。
不欲升堂。登具觀道士丘居通慕而師之。嘗假金一斤二百為制衣用。翁
令取諸故祠米待之如數。為翁採藥。翁令自摩其頂曰。可使積髮不白。後居
道八十四無一莖白者。獨嗜然其贊。或扣之。曰張舉時贊猶未出也。邑人有賴山
者。攜女子來避翁。取藥小剎令噉之。撫其背曰。爾終身無病。遇夕無使夜久。
眾如其言。一日戒其徒曰。吾將逝矣。葬我庵後。必以吾紙傘布中為殉。譜
畢而寘。月自是犬横卧堂上。後數日庵鄰江澤者見翁腋中有傘過濟
州橋。即與語曰。吾宿約當歸。上寄摩若兩人。江迳邑。知翁已死。發土啓棺
杼無一物。乃悟其尸解。令塑像庵中。 張道成。乃長汀縣人。號狀庵。尸休
梁教師學黃老術。待業於贛之寧都金精山。住寧化凝真觀。後棄去遨遊
方外。性孤介不狗流俗。終日閉關而寄說。歸住山隱觀。嘉定間忽一日使
人通辭素無往來者。至期鳴鼓集眾。觀者如堵。乃留偈云。七十四年。命幻
身。隨行動眾動羣倫。鳴鐘擊鼓渾閑事。一點圓明不動真。頓摩破乾坤一
玄牝。擘將日彩掛林梢。長揖大眾曰。一晚八百年。登榻曲肱而逝。 盧山
羅漢院小南禪師名係南。張姓。長汀縣人。初住實居。繼嗣法羅漢。諸方以
小南吁之。有語錄行于世。紹聖甲戌在羅漢。一日忽更衣白眾云。今日劉
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諸人還見麼。夜來風起滿庭香。吹
落桃花三五樹。語訖趺坐示寂。山谷黃魯直為之偈。俾不食肉者累日。頌
以祭之曰。一點黑漆。元無縫罅。羅漢當居。天上天下。出入當逃。三界無家。
以除煩惱禪。打鼓弄琵琶。況却法般留下庫。卑欲得不況。庫乾剎漏。說養
復為銘以表其塔。 僧慧昌。張姓。長汀縣人。母馮氏。襁褓中嘗請冠比兒
當為法器。逆冠絕之。曰。為官不若為僧。我願來世亦從如是。未幾祝髮徧
參叢林。奉業小南禪師座下。住南嶽雲峯。說住雲蓋山。忽夢母來見。時亡
十七年矣。籍何乃元寄母真像自汀至。又有童子林姓。自福清來。年方十
七。昌默契於心曰。此吾母也。願力來矣。於是展真堂上。令童子侍側。演說
因緣。贊之曰。前身女後身男。清淨摩尼觸處參。應現頓忘前後際。從今青
出勝於藍。乃立名汝襄。名大眾曰。善水從襄。即吾母也。明年為僧。士大夫
贊述詠無慮百篇。鏤板成集。昌素以禮板翁自號。一日陞坐視眾曰。禮板
老翁住本座空。來劫不見。明月清風。奄然坐逝。時年八十一矣。翔蟠雲蓋
山。有語錄傳世。眾亦屢主名剎。嗣燈傳勝。 慶照大師契證。呂姓。長汀縣
人。以試經為僧。嗣法桃林倩禪師。住贛之天寧洪之羊巖上藍。所主禪衲

輻湊。一日在上藍。令侍者修啓狀告違師座。及郡官禮儀。至午命浴更衣。
留頌云。七十年來自在。臨行一著無礙。不向北斗藏身。直入法華三昧。歸
丈室趺坐而化。留一七日。神色不變。及茶毗。舍利五色圓明。人競拾得之。
壘塔。 僧彥圓。胡姓。長汀縣人。靖康乙酉五月不雨。至于七月。苗將就槁。
守二條屬主走羣望遍。無應。圓乃與積請郡。積薪龍湫之傍。趺坐其上。
晝夜咒唸五日不雨。欲焚其軀。守將如約。郡倅許公端夫爭曰。水旱數也。
姑少遲之。越三日乃雨。稿苗復甦。上下胥慶。許公貽之詩曰。淨戒當年賽
願身。積薪危坐志通神。應誠甘霆蘇羣品。令有高人繼後塵。 僧宗佑。卜
室姓。長汀縣人。母夢金紫人入室。曰吾故本州令公。來為爾嗣。自是而娠。
既生。骨相特異。韶齔中祝髮。少長。徧禮十方。歸主開元。雲會百眾。每秋錫
所向。來前夕夢金紫人至。郡守黃御史彥臣入境之初。亦作是夢。意謂朝
官屬。首迎者必異日貴人。及展乃祐上揖。人物藏昂。究如夢中所見。書其
之。貽之詩曰。蒲謙丰姿迥不同。少年來住此禪叢。誰知今日佑和尚。便是
當年鐘令公。陳竹郎軒建主。尤雅重之。贊其真容曰。不是十二面。盧堂空
寂寂。不是一千手。叢林歷歷。奇哉。丹青者。具增減不得。珍重四方聞。一
介善知識。 祖鏡大師從寂。鄭姓。長汀縣人。幼穎悟。多技能。且工吟詠。初
住石霜山。臨米書通真。為人作字。率預言禍福。人皆珍重藏襲。至今多有
者。又能隱形出神。剪紙為禽馬。使之飛走。宗門宿德。或以此咎之。遂方棄去。
自號木理翁。繼住富沙之天寧。江給事帥福建。延主東禪法席。歷九夏。忽
示頌辭眾。曰。閻塵人間七十秋。萬緣今日一時休。虛空撲破渾閑事。驚起
全身露地牛。趺坐而逝。有語錄行世。禪衲聞武傳示寂時。以俗禮葬。迫月
啓棺空然。無有。謂之尸解去。 禪鑑大師智孫。蕭姓。長汀縣人。嘗住福之
白鹿。豫章之上藍。機法之外。尤長於詩。四韻吟。曰。志義合時難。雪林共掩
關。同參生白髮。為漢出青山。不顧金章貴。終拔白筆還。如今明聖代。高踽
更難攀。嘗將禮詩名。如洪駒父見此作。擊節稱賞。與之爾唱。青山郭功父
亦有往來篇章。自是見知名勝。緇素爭傳其偈。門人編次幾三百篇。板行
曰南山集。一日書頌示眾曰。五十春秋。如電如露。月映寒江。分明歸去。拜
眾捐衣。端坐而逝。 僧了證。鍾姓。武平縣人。土不茹葷。年十九禮禪果院
僧道松。壽且丞遊諸方。一日遇雲首坐者。機緣相契。以黃龍三關語勘之。
云。我手何似佛手。證曰。不勞拈出。又云我腳何似驢腳。證曰。兩重公案。崇
云。如何是座上生緣。證使喝。崇云。恁者甚處。證曰。這老漢猶未知落處。崇
乃印可。一坐十年。後崇駐錫常之末禪。證與之分座說法。學者宗仰。宣和

初道松以言招之曰吾將老矣未聞般若知子得道幸歸一見證曰吾有誓君待已事明白願晝度一切況吾師乎乃歸一見之悲喜而悟有古靈之風紹興元年郡倅許公端夫攝郡事延駐開元一年震潮音衲子雲會未幾有桴鼓之警妥師靈洞結茅以居五年二月送客出洞歸謂侍者曰吾緣盡矣當繫鉢草鞋爲別侍者請頌證曰咄哉禿子吾平居且甚爲此況臨行乎請益堅乃揮草大字云來時本無去亦非有珍重諸人月明清畫擲筆趺坐而逝三日荼毗五色舍利聚道如雨塔在靈洞院　僧文雅林姓號正庵長汀縣人總角遊方外得業於毗陵編參叢林頓悟宗旨善醫術好儒書以詩琴自娛諸方知識呼爲小雅師主開元法席踰三十年每遊諸莊夢户多先夢鐘令公來嘉熙間一日忽沐浴更衣遺偈云塵埃業厭已現成老僧恰合去遊備有人問着西來意天上無僧地絕塵遂趺坐而化及荼毗五色舍利燦然骨骼不解　僧普濟張姓清流縣人住縣北師仁里獅子巖不事檢抆好賭博飲酒取溪魚作羹併飲其湯放魚於水復活而逝人頗依附郡境雨暘不時諸禱輒應嘉熙間一日忽寫偈云記得黃梅與我時忽然天氣報君知逆行順化無交涉撒手毗盧頂上歸又云山僧普濟堂堂去圓滿天台舊故鄉趺坐示寂鄉人以不壞身塑于巖中　劉氏女寧化縣人父安上攀龍鄉豪也女生不茹葷美豔而慧善文墨九齡與羽人談道以不嫁自誓年及笄父母奪其志許石城何氏子御輪卜吉族之不獲已乃勉治奩具首飾務淨潔素白玉顏丹臉不御鉛華劉氏眾扶往送之輿從首趨境忽有白鶴從空下女即乘之以飛所親哀悼竟莫窮其所往土人異之置祠於上昇之地郡以語聞賜其地爲蓬萊觀元有紀刻歲月滋久湮滅不可請郡守陳公軒未第時過其下題詩觀中云蓬萊觀下瑞烟飄劉氏曾經此地超桃圃昔諧王母約瑤霄自赴玉皇朝白鶴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吹引鳳凰簫

叢錄

臨汀志門戶貯紀既核而詳若夫訂異正訛質於鄉老之聞見興利除害着於時賢之申陳不備書之無以詔將來也作叢錄　考證　舊志謂長老相傳州以汀名蓋因南流入海取以水合汀之意如章貢二水合而爲贛耳或曰不然郡之得名或以山川或以風俗要不可緊論持未聞以近世字說爲據者況爾雅以水際平地爲汀說文以水際平沙爲汀平地與沙固非山間所能有然本郡之前舊有長汀村厥初置郡在今州南四百

里其間率多曠野則平地與沙容或有之名村之意殆非偶然者蕪沙縣亦在四山環合之間舊隸於此汀之與沙皆紀其實耳　唐書地理志云汀州始新羅大曆四年遷白石則是置郡之後才一遷耳乃今自新羅之外有兩舊州一在上杭縣北十五里一在州東五里而耆舊相傳皆以爲三遷豈史氏之闕之耶　唐書云大曆四年遷白石而唐會要乃云大曆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移汀州於長汀縣白石鄉地志是大曆四年移東坊口後十年陳釗奏移今治宋朝會要載上杭縣至道二年徙鱉沙咸平二年徙語口嘗考之自丙申至己亥僅四年豈應兩遷耶問之長老則曰蓋鱉沙囲之語口渡耳非兩地也惜無證據姑兩存之　唐志云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自今考之州之南境舊爲新羅縣隸泉州北與石城南豐將樂建郡秦寧爲隣南豐隸撫州而建郡猶未建諸縣所隸非撫即福時閩中止福建泉三郡耳故以福撫二州言而四山崇峻盤互交鎖其民獷獷郡盜屢作當時謂之山洞固宜　按舊圖經載開元十三年福州長史唐循忠搆誘逃户三千人奏置汀州而唐志云開元二十四年今詳考之十三年因居民羅令紀之請置黃連縣即今寧化二十四年始開福撫二山洞置州則二說各有所指云　先正諸公條陳本州利病事宜淳熙十三年福建安撫趙公汝愚奏乞行鈔鹽劄子所奏臣檢照嘉祐之時本路鹽法並係自差官兵般運至上四年軍召募客人林鈔算請至建炎紹興間汀劍盜賊商旅不行權令般運出賣自後弊物日甚至乾道八年本路漕臣陳峴建議行客鈔當時不數日間轉運司已責鈔鹽錢及逾年所責全額之數而汀州客鈔偏責綏帶者蓋是四郡通行客鈔互相侵奪實非鈔法之弊今若用四方之策專行鈔法於汀州一郡則無前日互相侵奪之弊仍於將樂沙縣各置轉般倉召募稅户搬鹽或依嘉祐舊法廣行備畫以救本州措置過費除分隸諸司錢外盡數還州縣充作歲計恐或不足令措置增給鈔鹽六十萬斤爲之補助則於諸司及州縣各無虧損委是經久可行　淳熙十四年運使王公回乞先行汀州經界劄子所奏紹興間本路八州已經界者五惟漳泉汀以何白旗等作過之後朝廷恐其重擾權行住罷漳泉從來富庶未見其病獨臨汀凋瘵受病最深今若不行經界臣恐十年之後官民俱病不可爲矣欲望先行汀州一郡　淳熙十六年汀州布衣雷衡陳經界鈔鹽利害所奏臣伏覩本州六縣生靈久困淳熙間帥臣趙汝愚漕臣王回屢乞行臣本州經界鈔鹽整頓瘡痍上俞其請經令三年未見措置切恐朝廷謂經界工費煩重鈔法虧折歲課

臣再以作行二者事節係具下項。今具經界工費如後。　一臣州境東西四百十一里，南北五百里，折爲六縣。長汀管一十四里，寧化一十團里，上杭一十二鄉團，武平三十里，保清流八團，蓮城六里。逐團里又折爲都，都又分爲十保，一都有十大保，一大保統四小保。量田一升步者十頃，少者六七頃。紹興間本州經界，尺以水色作七等，定高下，逐以約禾，緊以三貫二百錢重爲一秤，均受產錢，輕止三分五釐，重止五分。如農人春播五寸，技一種秋收一穗，加一刈二者，畢工不越於若種主冬前後一旬。今經界專用繩絆步杖，度之日歷數百畝，工又易於播刈。　紹興間，來行打量，起於乙巳正月，畢工三月，正長句日以量到步畝，通數根官畢日，統數並見團振，亦備工止六十日，計度一季支錄紙劄，應用等，供用二萬九百三十六貫省，寬與半年。又有費錢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二貫省，米人日支二升，官吏倍支，日約七石，共用米一千五百石。其錢州縣常賦，及上供經總制諸司已日不可移兌，則本州縣見管常平錢數日鉅萬，今借爲經界之用，候半年稅緒，即有役項，別折稅米錢，僅二十萬，可以補填，又日有人戶即契牙稅錢至多，今具鈔鹽利害。　乾道壬辰，運使陳峴建議行客鈔，客鈔之行，方閱四月，漕司已責一千二百萬斤，處額僅及，故漕司無昔時州縣之本不擬之數，客人先次納錢請鈔，後赴倉支鹽，亦無昔年州縣坐大敷竊之弊，但干官司不免占涉，只爲其時不曾議及汀與建劍邵武利害不同，許通行其鈔，劍邵並可舟運，富商儘得停塌，來見汀之鹽綱，舊改至夜併程搬來，致使汀州鈔法不行，無錢支解，竟行奏罷。淳熙丙午，帥臣趙汝愚抗章，鈔議復下，官吏恐行於私無益，云汀鹽價高，小民艱食，不必榷行鈔法，只與增綱減價，使可紓民，令雖每斤減下錢數，剋削過於昔日，徒資州縣倚法爲市，令若鈔法一行，鹽價不抑自低，官價與濟度畢同，民見私販無息，不戢自絕。　紹熙元年，知漳州朱公熹已行經界，紹興咸湾可舉而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程理步畝，分別水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衆務，已不勝其勞，一有失當，詞訴並興，皆責隨至，又鄉戶少諳書算，所召募書人多是姦吏，必須酬以高價，又簿書圖帳，費用紙劄，亦復不貲，是以當時正長厚者重困，薄者破產，今乞於舉行之日，只令正長打量畫圖，根官而已，官給紙劄，自差人供攢帳狀，正長只役其力，無傷其財。　紹熙元年，知州祝公棣保明經界中運司，轉運司援汀州路中，援長汀等六縣所中，雖有不同，而其歸則一，向來經界不行，久年稅籍並不可考，富家典買田宅，必抑令出產之人，成損稅錢，然後

肯售，貧民迫於不給，惡從其請，官司未免援契追納，則不得不轉沙流移，此常賦所以失陷，況又差役之際，稅籍不可舉，惟憑得替人指差，其弊尤甚，今若經界未行，則凡此諸弊皆可以革，惟上戶平日坐享膏腴，量輸稅賦，亦有計屬鄉司，全不輸納，又不供應役次，今稅役均則必執生詞訴，此一說也。諸縣皆有頑惡地分，從來不納二稅，亦有稅額獨輕之處，今稅役均則必有令之不從者，此二說也。本州凋弊之極，逐年應辦上供，與夫供軍輸官之數，已是煎熬，今若諸色供需數目浩瀚，何所從出，此三說也。令欲舉行經界，乞王人親臨，或監司親到，以爲鎮壓頑惡地頭，或不從命，則乞稅錢州不出郡，縣不出鄉，以坪其不肖之心，至於供億之費，則乞朝廷念此一方凋弊，稍從轉運使衙合起發赴行在寬名錢數若干，充經界費用。　紹熙二年，知州趙公充夫經界利害中安撫司劄子。某安充夫伏蒙台諭，汀民稅賦不均，上戶產多不納官賦，細民產去稅存，恐非經界不可，然臨汀山郡，稅重業輕，舟楫不通，米不直錢，大抵皆是貧窘，今若舉行經界，當以優恤爲先，凡六邑從前催不到稅苗，姑置勿論，且援逐年所納稅賦實數，因地之遠近，田之肥瘠，米之貴賤，逐一打量，隨宜減損，使之輕重適中，若將元祖額稅苗，不以遠近，盡數均攤，地遠杖賤之處，既不可增數，其勢必盡均入貧郡近鄉之田，爲害大甚，則遠近供擾，貧富俱困矣。　一六邑若同時舉行經界，不惟官吏能者有限，積民皆以量田爲名，不納二稅，上供已駐官兵衣糧，必然闕絕，今欲先行一邑，則五邑輸納如故，而事力亦止可了辦一邑。　一。請如一縣以四至鄉圍，各取縣治在四十里內者，即合照本鄉省稅元額內數，並不得過鄉，若鄉圍在四十里外，八十里內者，即合照本鄉省稅之額，打量減十分之三，均數在八十里外，百一十里內者，減十分之四，均數，百一十里外者，減十分之五，均數，如蓮城上杭武平人物愈稀，又當隨上項鄉圍近遠，逓減分數，如此則鄉稅額既輕，易於輸納，必將重土樂業，前日輕棄之地，皆爲良田，且所減稅額，皆是汀州逐年催不到數，不妨上供歲計，減之無害。　紹熙四年，福建提刑辛公棄疾論經界鈔鹽劄子。臣某天下之事，固民所欲，行之則易爲功，漳泉汀三州皆未經界，漳泉民頗不樂行，獨汀之民，力無高下，家無貧富，常有請也。且其言曰，有經界之行，其間餘日官府所虞，謂將害民者，官不必慮也，吾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經界爲上，其次莫若行鈔鹽，鈔鹽利害，前帥臣趙汝愚論奏甚詳，臣不復重陳，獨議者以向來漕臣峴固嘗建議施行，尋即廢罷，朝廷又詢徵廣西更改鹽法之弊，重於開陳，其實不然，廣西變法無

人買鈔。因緣欺罔福建鈔法纔四閱月，客人買鈔數歷邊年所責全額之數。止緣變法之初，四州客鈔兼令通行，而汀州最遠，汀民未及搬販，而三州之販鹽已齎鈔入汀。使汀專其額，汀鈔發泄，以致少緩，官吏取以藉口，破壞其法。令日之議，正欲行之汀之一州，柰何因噎而廢食耶。試曰鈔鹽次之。　開禧元年知州陳公鑄上經界利害劄子。節要臣嘗詳究經界難行之説，本州產税最重，而米價極賤，商賈不通，絕難得錢，姦民豪户猾猾隱冒賦税之利，通融補納，尚且費力。若或偃訟之後，件件得實，不容隱匿，則其輸納愈更繁重，是以不便者多肆搖撼。又此法一行，則須開具圖帳，置連砧基，打量項畝，分定等則，細計租賦，官吏出入阡陌，保正長奔走期會，紙劄食前費用百出，若不盡從官司支給，則為大擾，反不若無事之為愈。此議者所以待持是二説而排沮之也。臣因參用衆議，見得本州諸縣税賦，近年止是催及一半以上。今若只將十年催到税數取一最多年分立為定額，從各縣量到頃畝，均科年額實催之税，於上供既無虧損，而貧富上下皆受實惠。至於費用一事，本州有交承椿積之錢，朝廷存留以為州郡之備。若量其所用，出捐數十百緡以為百姓經久之利，在於聖時，決不吝惜。若蒙採用此議，委自本州選擇公明不擾屬吏，究從近郡一縣措置打量，則民聽不惑，費用亦省。一縣既有程式，他邑可以依倣，決無難行之理。　開慶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奏請經界保伍及移兵官一員置司城外三事。節要竊惟汀郡實底閩陬，土曠而民貧，俗獷而氣暴，家之富饒之蓄，時多寇掠之虞。固切撫摩，尤嚴控禦。臣熟加詢究，澹欲奏聞，不敢繁縷瀆冒宸聰，姑摭其所甚急、所易行者，條列左方，伏惟聖明采擇。　一臣自領事以來，每訪民間，以產去税存、業輕賦重告者，十居七八。亟加考究，蓋由經界不行已久，田無畝步，但計收禾，官司之版籍不存，民户之砧基莫有，以片紙成交易，收者獲產而出者之掛税自如，以草帳辦催科，貧者供辦而富者之抵拒眾力，又有豪鄉吞而情走其税者，有占絕田而莫知其數者，有大家多青欺而輸税輕，小户守磽瘠而輸税重者，不均之患，莫此之為甚。極而理之，莫此之為急。臣謂經界之法，未易輕議，自實之令，委為可行。欲望朝廷特賜劄下，令照兩浙體例，舉行自實，仍以其式頒下。臣當鞠躬盡瘁，期以不擾行之。千里幸甚。　一本州南接潮梅，西連汀贛，寇攘間作，淵藪實繁，昨者捕到賊徒，鞫之因圖，多是鄰郡姦民，來此合謀，素處其家，當有財物，此邦之姦民藉其齎導，聚眾而行。其始集也，持挾刀杖，止以販鹽為名，其既集也，置立部伍，公以劫虜為事，既行劫掠，豈免殺傷，民忘

驚懼，率多逃匿。臣近行下諸邑，選差隅總，重排保伍，以五家為一甲，甲有首，五甲為一保，保有長，五保為一大保，有大保長，五保以上為一都，都有官。合諸都為一鄉，或為一團，亦各有長。其鄉團長即隅總從本州給文帖朱記，應充技，若遇警，眾急遞告捍防。如境內半年或一年無虞，與之次第減免力役。如別有保護捕獲之功，又行議賞，仍令公門點定人户丁口，以籍中上。或有聚集欲出外生事者，則自甲保以上互相覺察，以報隅總。閑防既密，跌蕩良難，但鄰郡之姦民販私鹽而來者，常十百為群，未易遏絕。欲朝廷行下汀贛潮梅諸郡一體編排保伍，嚴行禁戢，則犬牙相制，皆不可越境生事，豈惟汀民安，而諸郡之民舉安矣。　一本州依山為城，境地狹隘，民居市肆多在城外，以户口計，城外多於城內十倍，又有保節二十一指揮、一軍營，亦在城外。凡鬪毆殺傷、風水盜賊，悉委長汀一尉，而尉或遇差出體究驗視，則備自曠日。吏無彈壓警邏之人，竊聞江西間有州郡市井在城外者，分兵官一員蒞之。本州有訓練一員，兵馬監押二員，臣愚欲照例依添差監押一員，置廨舍於城外，俾與長汀尉同任警邏之責，城外無慮，則城內愈安矣。此以居蔽衛之勢，委是別無妨礙。或蒙賜可，即乞劄下以遵守。　開慶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帖請諸鄉隅總規式。今帖請某人充某縣某鄉幾都隅總，開具合關報事件在下，須至給帖者。　一昨行下，選有材德望之人，從本州給朱記文帖，請充隅總，既謂之有材望，非可與凡民例論也。如元非公吏幹撥屠販等人，遇到縣請縣官，以客禮接見，到州一同，若係杖詞論訴，自依常式。應有關會，並用文帖，不可使行追呼。如三帖不報，或不了，可引出。　一隅總專是任責警察盜賊，衛護鄉閭，應追會公事，催督官物及體究審驗等事，自有保正副及保長任責，並不許官司以帖引累及隅總。如有此色，但請繳回。　一隅總若能保護鄉井一年，或半年，境內無虞，從本路縣契勘，量與次第減免力役，或別有奇功殊捕獲警捷，本縣保明申州，輕者借補官賞，重者申奏旌勸。　一隅總既膺此委，盡心協力，捍衛鄉閭，乃若托公以行私，倚權而欺眾，或指充民户財物，或役專民户田產，或緝盜而收接其贓，復行縱釋，或容盜而密聽其囑，不即收擒，有詞到官，或官司得於知聞，定行審究，着實照條議罷。　一令來編排保伍，專以不擾為先，止要公門點定户口人丁，置簿抄上，各三本，一申州，一申縣，一付隅總。以五家為一甲，置一甲首；以五甲為一保，置一保長；五保為一大保，置一大保長；五大保以上為一都，置都官；合諸都為一鄉，或為一團，隅總統之。仍於各處置立粉壁，大書保下甲下人户姓名，

以憑稽考。即不許喚集閑留。有妨民業。如將來甲內有人丁事故。甲保次第報知隅總鋪落。仍申縣申州照會。　一人家客廡小保長置梆一隻。人家球庋甲長置梆一隻。如遇警急。即仰鳴梆。一梆鳴。衆梆皆鳴。甲內及保鄰人戶闕梆不以早晚深夜。即刻前赴應援。各家置桧棒一條。以備緩急不許非時擅用。及將帶出入。如有不遵約束。及不相救應之人。仰甲保覺察報知隅總。申縣照條斷治。　一聚集徒黨及十人以上。在法所禁。仰甲內常切覺察。遇者保長都官。以及隅總。若隱而不告者同罪。或外州縣人經過甲內。不許停留過三日。若行止不明者。不許住泊。如違約束。許甲內及保內首告。知而不告者。請隅總覺察。申縣科斷。　開慶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奏請武平縣令已見差武臣復京選同差之法。　照得本州武平縣距州城三百里。從來係文臣案闕。寶祐二年郡守羅宗將申乞從權作文武通差。遂差兵馬監押趙與禂前去攝事。且許以就辟。未幾以行移檢覆死囚事。蒙本路提刑司行下謂辟都監爲己事。武臣不曉事。且責本州不以人命社稷爲念。在後趙與禂考故。有成忠郎阮達千爲見先有文武通差之文。遂就部注授到任。本州方欲申陳乞仍作文臣案闕。忽據武平縣貢補進士縣學長鄭宗等一百三十人列劄狀。本縣僻居閩廣。雖號痒鄉水土惡濁。今格舊減舉主兩員。及見用職司。如有三舉員。即改京秩。載之圖志。隸爲中縣。注之部闕。京選通差。南嶽之佛同居霊洞之傑可訪。風景未嘗不美。自聞已而至紹定。寧是已者。大則來議宣教之京官。次則承直儒林之選人。代有循良。舊志壁記。歷歷可見。寶祐二年本州差州都監衆義郎趙與禂攝令。因緣求辟知郡羅宗將遂申省。破京選通差之格。政行文武通差。其時本路王提刑因本路兵田上獻。判云武平一縣。有人民。有社稷。柱仕縣官皆武人權攝。今聞中狀又係辟都監爲己事。本州殊不以人民社稷爲念。武平只在汀漳之間。何至之人而置一縣於度外。其所以不遵法守。是皆武人無所識之故。滕州契勘本縣官有無注授。因何不行赴上者實。其中以憑區處。續周知郡滕四趙都監復舊職。改委寧化縣承趙與廉攝事。近縣令阮成忠循文武通差之例。注授填趙都監案闕來膺己寄。今以書兩考矣。第恐後來武人有武弁借徑而來。不諳已事。則學校詐與作興。生靈誰與摩撫。自此風俗日薄。人物日凋。戶口日耗。財賦日陷矣。且福建所隸四十九縣。寧皆文選。今皆大選。以闕之屬郡。素號文明聲教之邦。而汀之武平。獨若淮境用武之邑。良可惜也。士民所少妄議。欲望本州斟酌事體。詳與申奏天朝。復正京選通差之條。寢罷武人見闕之

例。使小邑之令。獲由諸邑之班。爵人物由是而歸。淳風俗由是而教化。戶口財賦由是而得安集。而節受益不趕歟。本州所據武平縣貢補進士縣學長鄭宗等所陳。委是允當。合行備錄具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永爲復文臣案闕。仍許從本州中辟文臣一次。庶幾凋弊之邑。得人經理。實副百里之望。八月三十日奉聖旨依。

題詠

臨汀志寶祐戊午夏五月太初以澄江守家恩易茲郡。覩朋僚曰是僻遠而難治者也。太初作天子命拜侍辭。乃於都閩轉扣書官於是者求郡乘一觀焉。則紀載闕殊而不續者又周一甲子矣。事創之。仍革戶口之登耗租稅之座壘。人物之盛衰。職官之到罷。皆浸焉莫考。消馳驅及境。亟假然一古郡也。山川絛複。城邦鉄寧。俗若佯而模務。君裹而順欲。褋持作制御有方。則可以無虞。氣候雖不常。攝養有素。則可以無患。鎮之以靜。行之以勤。輔之以制節謹度。亦可以無曠闕。惜無且遠。爲見其爲難治哉。半載而庭百廢粗舉。遂與文學掾趙君與沐擇前縣之博茂士曰鍾君明之陳君士安。鍾君知本丘。君一寀。相與審繹舊志。蒐獵軼聞。而趙君提綱焉。未數末業未。太初爲定科條。訂事實。刪雅俗。正訛謬。而編成矣。志之外。文則爲集卷。各十有五。皆闕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續書。於是由郡而屬邑。訂分件列槩然在吾目中。一洗前日莫考之憾。夫以郡創於唐之開元。四百三十年爲我宋之隆興甲申。而志始形。然甚略也。又三十五年爲慶元戊午。而志始修。然未備也。又六十年至今日而志重作。亦未敢以爲大備。然則斯文廢興之故。可勝嘆哉。世運浩浩。事幾滔滔。有繼無絕。有興無廢。所望於後來同志之君子。次年季秋吉日。朝請大夫知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主管坑冶節制也成軍馬胡太初序。　州有圖志。一邦之文也。凡而山川之融茂。人物之消長。風俗之仍改。戶口之耗增。事制之沿革。官吏之更代。校舍之廢置。世故之屯也。𢾦𢾦皆繫焉。歷歲踰遠。荒陋遺誤。則不足以詔後莊政者。耆才薄書未嘗蒐輯。視爲迂緩不切之務。而不介之意。實爲曠典天台境物一賦於孫興公。則亦城奇勝在目。曉西江地圖一披於呂黎。則豫章郡石可以務仕地。刻臨汀山水人材之萃。志可闕乎。鄞江舊志始纂於隆興者頗略。繼修於慶元者尚殊。識者概其審。嘆今甲子一周。屢修而屢輟。月志不竪。豈志之見無成也。判府節制宗丞史部怡齋胡公先生。以道杜之嶽負雨科重望天下盛名。再持麾節鎮撫茲郡。既下車。瞬厥藁。崇學校。厚風化。禮多士。撫摩斯民。政通人和。凡事關治原者尤切留意。越數

月大捐俸積鼎新泮宮。高明其百年頤習作成英意務字熙穫舊志冗冪
夫宜懼其不足以詔方來。禮請郡士之俊秀貢士鍾明之等相與搜摭而
裒輯之，訂其舛，備其遺，釆錄嘉精，專局於贇倉，俾與商其綱與沐與三四
友趨承教命唯謹，三閱月僅成編。筆削於先生大宗匠之手。俾百年之故
典一旦昭明，非洞識卓然，何以及是。抑地靈人傑，幾有幸會際此賢史君
植立振起之功歟。與沐儒嚮實其無能爲役，今將得瞥而行矣。幸而及試
日斯志之成，若夫賢史君主盟斯文，恢風弘化之功，當有一代大手筆。大
書特書，以壽於石，與宇宙山川同其久者，其是以上裨職方氏。開慶改元
中秋吉日，學生脩職郎汀州州學教授趙與沐敬跋。輿地紀勝 唐中丞伍
公墓誌 正明元年舍人張眾撰 鄞江志 慶元戊午年徐次林仲文字 鄞江
集 林仲文序 詩 爲郡雙髻雙鳳闕，全家遠通九龍灘。地僻每常來客少
剝桐花發共誰看。唐詩紀事 張籍送汀州源使君 竹筝抽蕣夏蒂木犀
花發認春香。孫公談圃 武孫君孚曾學 詩 嶺道臺汀州景物 廣陵志 居
人不記閱事，遺跡空傳福擳山。地有銅鹽家自給，嚴無兵盜戍長閑
一川遠匯三溪水，千嶂深圍四面城。花繼嶺海長不歇，鳥啼春谷半無名。
山連庾嶺爲南徼，水與潮陽作上流。涑軒 卧龍勝事堪圖畫，迴壓閩南

七八州。郭祥正 嵐煙蒸漲閩梅嶺，地脈透迤接贛城。郭仲祥 萬疊雲山擁
郡樓，凭欄下瞰卧龍湫。二千丈伐何曾到，孤負清風月白秋。黃丞 永卧龍
形勝著閩闈，前有南樓氣象新。祈祈偕南樓詩 我愛汀州好，山川秀所鍾。閩
前横清水，雲驤開亭畔列奇峰。翟五子 古驛森蔥竹，陳汀 驛道城從義松
連城縣有義松 慶元陳丈君詩 嘗聞元豐間，元與守兹土，別奉界爲郡。青
山郡功育，二公德望尊。聲名播今古。陳 畔元豐陳汀州見謂貴太史。年登
境無煙趺，恐不相似。陳映 鄞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蔣之奇 翟五洞 金閣
形勢數臨汀，積嶺連疊似井陘。江匯豐淵鎖地脈，山横華蓋應天星。宋丞
建定光南安巖詩 石筍庵巖接太虛，百千年稱定光居。不知天上何方
有，應是人間別地無。香風影裏迎新旭，梵唄聲中見落暉。自恨勞生名利
役，不能來此共忘機。 路入雲山幾萬層，豁然巖宇勢峥嵘。地從物外
晝塵斷，天到壺中日月長。鄭丹 汀梅之間山萬重，南安巖實何玲瓏。青瑤
屹立敵四壁，巧匠來手難爲工。郭祥正 天下名山饒洞穴，不似南安最奇
絕。一峰突兀上干天，十二子孫奔就列。上有虛靈遠碧霄，夜分明月歸巖
腹。才問之詩四六 福撫肇基，斗牛分野。源分鄞派，郡建臨汀。東南界於
潮梅，西北連於閩越。卧龍山下，建大府之雄居。伏虎庵中，隱真儒之妙相

江槓中數 唐韓偓詩 寓汀州聞鄭左丞赴洛 贊慈新寓耳舊聾眼昏
腰曲四支風痰親。若要知形候，嵐瘴煙中折臂翁。漫遊集 過汀州 荒山
無寸木，古道少人行。地勢西連廣，方言北異閩。閩參卒伍，城壘半荆榛
萬里瞻天遠，常嗟使化民。宋鉄塘韋先生詩 十月二日平扶行臨汀過大
雷電而雨 傳卑十月到長汀，鬱燠猶如暑氣生。經夕山川帶雲霧，凌晨
雷雨動櫩楹。作達旅客殊多怪，慣見邦人悄不驚。聊作小詩傳所遇，他年
穩坐話平生。文天祥集 予在劉朝廷嚴趣之汀。十月行，十一月至汀州。而
福安隨陷。卑駕幸海道矣。事會之不齊如此，哀哉。 雷霆走精銳，送樂付
御斧鉞下青冥。送李大夫江城令夜客 去郭 修渎飛雲汀 薛州判元丁繼
道詩 至元丙子十月馳驛至汀州 蹤跡似征鳩，行行近廣東。路窮南海
際，人在萬山中。茅屋蠻烟黑，楓林夕照紅。瘴鄉難久住，馬首竟匆匆。寓庵
藁 送阜參政出鎮汀州 春雨生條波，官船載旗鼓。相君羅俊彥，仗節開
藩府。推誠散群疑，肅令嚴威
武。年深淵壑寒，慎勿輕豺虎

鞓

洪武正韻 他經切。帶韋亦作鞕。顧野王玉篇 他丁切。皮帶鞕。司馬光類篇
湯丁切。系綬也。戴侗六書故 革帶也。今之帶有鞓，其革謂之鞓。俗書也。又
作鞕。楊桓六書統 遺母鞓从革从呈，聲鞕與鞓同。革未詳 亦聲。熊忠
韻會舉要 徵次清音，字滂倖長。音廳 韻會定正字切透經透汀天鞓。
篆書 鞓 鞓 亞集韻 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鞓 鞓 亞六書統

打

洪武正韻 他經切，門扶，又虛打地名。見春秋 張參五經文字 他丁反。丁度
集韻 地名，在宋。春秋傳 令于打，通作桯，又癡貞切。楊桓六書統 透母齡 又
敕貞切，餘見知母。熊忠韻會舉要 徵次清音，左傳盟于
虛打字滂倖長，湯丁切。韻會定正字切透經透汀天打。
篆書 打 六書統

桯

他經切，許慎說文 牀前几。从木呈聲。他丁切 徐鍇通釋 人所凭也。今言
林桯義出於此。他寧反。楊雄方言 榻前几。江淮間曰桯。江東呼爲桯 音刑
顧野王玉篇 又戶經切。陸法言廣韻 碓桯，又丑貞切。床前長几。又音廳 丁
度集韻 一曰碓梢。又寸經切。又餘經切。博雅 桯、形、俎，几也。戴侗六書故 杠
之小者也。考工記曰 輪人爲蓋，桯圍六寸，長八尺。鄭司農曰 蓋杠也。又作
打。春秋地有虛打。又宅耕切。說文曰 打，撞也。楊桓六書統 遺母鞓 餘見澈
母。趙撝謙聲音文字通 透京切。
篆書 桯 徐鉉篆韻 草書 桯 章草

艼 他經切。許慎說文艼芊熒朐也。从艸丁聲。天經切。徐鍇通釋按爾雅有之，亦云未詳。他寧反。陸法言廣韻草名。宋重修廣韻他丁切。司馬光類篇湯汀切。又都挺切。又他鼎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芊，又音丁。芊香也。楊桓六書統遺母艼說聲。艼隸。字潔博義又五剄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芊，透京切。熒朐也。注見朐。俗混朐。

篆書 艼 倫鈦篆韻　隸書 芉 六書統

訂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唐頂二切。平議也。陸法言廣韻又徒頂、他頂二切。張參五經文字音亭，見考工記。丁度集韻湯丁切。評議。或作訂。鄭樵六書畧訂从言丁諧聲。釋行均龍龕手鑑又丁定切。逗遛也。楊桓六書統遺母訂。序注訂，隸省。

篆書 訂 集韻見杜从古　訂 集篆古文韻海　訂 六書統　隸書 訂 六書統

汀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切。又虛打切。

軒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屬刖鈴切。車失也。

豿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他定二切。豸貌。司馬光類篇湯丁切。楊桓六書統遺母豿从豸丁聲。豿隸。字潔博義音汀。

篆書 豿 六書統　隸書 豿 六書統

庁 矴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切。平也。陸法言廣韻平庁。丁度集韻矴碑材。或省作庁。司馬光類篇湯丁切。楊桓六書統遺母庁从广丁聲。庁隸。所異同。

篆書 庁 所 並六書統　隸書 庁 六書統

町 他經切。陸法言廣韻他丁切。田處。又徒頂切。丁度集韻說文田踐處曰町。或作圢。司馬光類篇湯丁切。又他典切。町疃，鹿跡。一曰餉田。象貌。又丈梗切。除地為墠也。又都挺切。又他鼎切。又持鼎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又徒頂反。田丘畝也。楊桓六書統遺母町說聲。町隸。圢或从土。圢隸。

篆書 町 圢 並六書統　隸書 町 圢 並六書統

經切。陸法言廣韻他丁切。晉也。丁度集韻平聲閒也。司馬光類篇當經又湯丁切。又他頂切。楊桓六書統遺母罒从网丁聲。罒隸。字潔博義又音丁。

篆書 罒 六書統　隸書 罒 六書統

頲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狹頭貌。司馬光類篇又他頂切。楊桓六書統遺母頲从頁廷聲。頲隸。

篆書 頲 六書統　隸書 頲 六書統

耓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耒下木也。戴侗六書故又作桯。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丁切。又音定。再耕也。楊桓六書統遺母耓湯經切。从耒令聲。耓隸。字潔博義耕也。

篆書 耓 六書統　隸書 耓 六書統

骬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膌骨。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丁切。楊桓六書統遺母骬从骨丁聲。骬隸。字潔博義音汀。

篆書 骬 六書統　隸書 骬 六書統

骽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䮠骽，長脊貌。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丁切。楊桓六書統遺母骽从骨廷聲。骽隸。字潔博義又音廷。

篆書 骽 六書統　隸書 骽 六書統

珽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大圭長尺二寸。司馬光類篇又他鼎切。楊桓六書統遺母珽說聲。珽隸。

篆書 珽 六書統　隸書 珽 六書統

耵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耵聹，耳垢。司馬光類篇又都挺切。楊桓六書統遺母耵从耳丁聲。耵隸。字潔博義音汀。

篆書 耵 六書統　隸書 耵 六書統

听 他經切。鄭樵六書畧居引聲。特注。

礻丁 他經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聽。承也。

他經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廳。

顛 他經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令丘玊二切。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　十九庚

○馨 洪武正韻醯經切香遠聞許慎說文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籒文磬字聲之遠聞香殸為馨亦會意也顧野王玉篇虛廷切陸法言廣韻香也戴侗六書故火形切香之清揚者韓道昭五音類聚馨音馨字楊桓六書統曉母馨呼經切統聲妹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又禮記郊特牲合禮辨注禮當為馨聲誤字漆博義通作蕭道謙聲音文字通曉京切記合禮辨當用馨誤用禮後人不敢改而以禮為馨非也韻會定正字切曉經曉興掀馨

禮 洪武正韻醯京切同上禮記合禮辨音馨又先韻 篆 𩠹 𩠹 並義雲章 𩠹 說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𩠹 徐鉉篆韻 隸書 馨 華山廟碑 馨 孔廟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馨 王純碑 馨 張表碑 馨

朱龜碑 馨 魏脩孔廟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馨 智永 草書 馨 智永 張旭 馨

懷素 馨 鮮于樞 馨 趙子昂

明德惟馨 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注允昭萬黍稷之苾芬夫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

至治惟馨 書君臣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元王惲秋澗集賀正旦表以至治之惟馨致上天之仲祐端臨正旦光動多儀

惟吾德馨 唐劉賓客集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寧馨 雲谷雜記為永卿懶真子錄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媼生寧馨兒寧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為一意吳曾能改齋漫錄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為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為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也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宋間以寧馨兒為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為詆叱豈非以兒為非馨

香者耶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平矣東坡亦作側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壟空使姦雄嘆寧馨晉宋間人語助耳手接寧馨自是晉宋間一時之語今浙人往往尚有此語晉人亦單以馨為言者世說劉惔謂殷浩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寧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云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以上因文自可見義無勞解說然寧馨乃書傳間假此二字以記一時俗語其曾以為有非馨香之義此誣謷之甚使如曾言則爾馨等語當作何說馬永卿云猶言恁地已得其義而欲以馨音亨以協南人之音又近於好奇矣馬雖得其義尚恨其無證據予嘗讀金樓子見其亦載宋廢帝王太后事云太后遣人召帝帝曰病人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乃悟寧馨即如此也是書梁湘東王蕭繹所纂宋梁相去不遠故如所謂寧馨者即是如此又語林云王仲祖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仲開那主如此寧馨兒以此二者為證則義理自昭然可以無辯矣

去留馨

金華子睦東異人自稱去留馨歌舞於市後乘雲去

鬼手馨

世說新語王司州胡之嘗乘雪往王螭許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許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三學芳馨

佛祖統紀擇交法師初主章惠因法智作授辭與之其略曰今授汝香爐如意為傳法之具欲汝三學芳馨蔚乎自已

有椒其馨

詩周頌載芟篇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毗芟

全德蘭馨

尚意譬喻論莫正人節操業清操霜潔全德蘭馨

蘭不可奪馨

尚意譬喻論莫奇其真實雖派章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奪其馨玉可碎而不可奪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

華馨

太平廣記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有二僧各居其房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朗因留為料理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

含滋發馨

晉二俊集陸機七徵嘉禾之穗含滋發馨

散芳馨

唐白居易長慶集東林寺白蓮詩白日發光彩清飈散芳馨

芙蓉馨

唐劉駕詩春花雖無種枕席芙蓉馨山中有招

素馨

花名龜山志舊名耶悉茗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格物叢話素馨與茉莉花皆胡人從西國移入南海自此中國所在而有其花細四瓣黃色白色者藤身枝長娜葉小株甚無刻缺而香不及於茉莉云溫革鎖碎錄素馨摘下花蘂香經過那以酒噀之復香橫外代答素馨花番禺甚多廣右絕少土人尤貴重開時旋摘花頭裝於它枝或以竹絲貫之賣於市一枝兩文人競買戴齊陽志嶺表錄異云耶悉茗花始自番舶載至香聞百步廣中多種之易其名曰素馨轉而入閩蒸取花油和香用蔡端明詩素馨出南海萬里來商舶儒學警悟近日浙中好事家詩茉莉素馨皆閩商轉海而至然非土地所宜終不能盛鎮江志廣中人以之薰香然此土之所產色黃無香而閩中所產者則花蘂稍大色白而香但枝葉甚相類當是一種也古今事通廣中平田彌望皆種此花名花田其香處其及或以清水造龍次香餅及香珠出東莞來虎藤郡志其花四瓣有黃白藤生葉小自四月開至臘月方止二花作本和面樂甚奇經歲其香不歇清潭志蔓生白色露裹之香聞數步無種惟鉤壓則生根有一種黃素馨宋盤洲文集素馨詩 紫蕨閩南粤潛藏霜雪天素雲主實髻勝韻借龍涎許綸沐齋集瞿素梅留鬼重開六月天南人難慣見北客但垂涎詠史詩南漢頭類宮女亡風派爭觀一花香香名認取素馨字玉樹瓊花一様粧方秋崖集雪骨冰肌合耐寒怕寒卻不離家山老夫懷土與渠等一縷移來得許賴朱翌潛山集眾香凌越充南溟梅花溜飛水弄沉露積旃檀薪降真薰陸充射環璃骿山川草木一天芬素質如玉備眾馨為譽身女嬌滴替上官置酒結蓋纓餘波潤澤龍涎春北走萬里樂越秦驕人尚尤楚靈均何為不入離騷經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和虞史君擷素馨花遺張立蔡沉香四絕 平章江浙素馨種小白花山派萬靚借取水沉薰玉骨便如屏障喚真真 長評詩人巧奪胎天心月脇句中來更將花譜通香譜輸與博山烘炭煤 綠雲影覆白雲芙馥郁秋風不易隙休遣江南誇艷曲朝朝瓊樹服中新 風露高寒醉夢清小窓香霧透簾塵不須殷七威三昧始信司花女有神 姜特立梅山續藁應令水墨素馨扇面詩 清似山梔馥似蘭何人淡墨試毫端若無密葉相遮映全作江梅春曉看 王質生從漲海傍輕綃淡墨寫微茫疎花勝作江梅瘦手底瓜頭只欠香 陳止齋集蓋將娑嫋隨花譜愛伴孫高上月評猶恨過寒成弱植色香殊不避梅兄 鄱陽中北山集廣人謂取素馨半開者裹置斗桶間終夜有香用之累然 素馨 王察小窓前采采輕花置枕邊勢蔓夢回何所似涼氣使大春龍涎凡童思學詩負得劉

王侍女稱何年謫作塚蒐芙月娥晴吐溫柔態海國元標志若名草鬟
雲鬟爭點綴風香靄眉間輕盈分明削就梅花雪誰在瑤臺眸月明郭
昂詩淡粧寧肯避梅兄體不勝嬌臥晚晴玉粒碎盤雲髻小緑絲圓結雪
毬輕香生胡國添新譜骨朽佳人記舊名可是柔蒐招未得薰風吹滿五
羊城　移來仙種寄遐陬百態千神體更柔玉出肯容脂粉污三生元與
雪爲儔薰風未許遊中國曉擔長隨過越樓一掬摩煙終不掩舊香猶在
玉樓頭　釘岳祥閩風集𦵏素馨花此花自正仲宅移植于此　小藥清香
眞有韻柔條纖葉不勝春承平時節移新主離亂風塵見故人淚重闌干
添婀娜香殘篤耨駐絪緼舊恩深淺君自會莫問誰家特與親南海志黄
公度詩　不入東風桃李群結根遠在瘴江濆眼看南國添春色天遣餘
香入寶薰淡薄直疑梅失素清香不與蕙爭芬上林託兄雖無地猶有佳
名萬里聞元王惲秋澗集五代漢劉隱女曰素馨死其墓生花甚香因以
女名目之後人削降香作薄栫以此花蒸之及熱比本品極清遠無濃重
勃鬱之氣顏公仲復獨余試之誠然作是辭以紀其異　紫檀爲肩世所
珍降香變體吾未聞漢宮有女號素君歿而墓花香若薰降檀氣味乃濃
鬱蒸似素馨清且淑顏公袖出赤龍鱗入手如游衆香國夜深一炷雲滿

室素馨之蒐降鶴青君不見西施苧蘿山下子青沐深宮粹清美一朝吳
亡隨范蠡隣女效顰終莫似素馨得名從此始傳大諫詩昔日雲鬟鎖翠
屏只今煙冢伴荒城香銷斷絕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鄭松窓詩妙香
眞色得之天蓋御鉛華學女研只向溫柔鄉裏活怕寒不許上林傳蔡公
業詩素馨出南海萬里來商舶團團末麗花疏香異中折徐宋二先生湘
行橐黄素馨　花細欠餘韻葳清含至馨海棠玉環肥可就不可聽黄裳兮
綠衣飄然誰使令吾蘭正擇配嫁與頫園丁趙昭闕其香已趙漢宗白雲
小藁素馨金明池　桂海雲蒸瘴山霧曖片雪何曾到地美長日島仙清
暑自學得剪氷裁把歲寒五出工夫別粧點薰風畫成清致爐虹雨飄晴
暮霞焦土一種凄涼如洗醞藉于標準無比應似惜瀟湘蕙疎蘭素縱未
入衆芳題品林自倚一涯風味侍等閑留取遺芬伴蜀芳菲薔薇清洪
肴佩貫胡繩心厭寶燎到了未輸蘭蕙劉後村集素馨花浪淘沙　目力
已茫茫縫菊爲囊論衡何必帳中藏卻愛素馨清鼻觀𫄨伴禪床風露送
新涼山廟閑房旋吹銀燭閉華堂無柰紗𢅣遮不住一地閒香劉叔安詞
念奴嬌　調氷弄雪想花神清夢徘徊南土一夏天香收不起付與蕊仙
無語秀入精神凉生肌骨銷盡人間暑綠軒悲絕惜花還勝兒女　長記

歌酒闌珊闌時向晚笑絕金莖露月浸闌干天似水誰伴秋娘窓戶困碎雲
鬟醉歌風悄想是多情處返魂何在玉川風味如許事頻合壁張約齋菩
薩蠻　層層細剪氷花小新隨荔子雲帆到一露一番開玉人催買栽
愛花心未已摘放冠兒裏輕浸水晶涼一窩雲影香　尹稀津　寬裳中
序　青蟾繫素廣海國仙人偏耐熱餐盡風香露肩便萬里凌空肯憑蓮
葉盈盈步月悄似憐輕去瑤闕何人在憶浮癡小點點愛輕絕　愁絕舊
遊輕別忍重看青鎖金籠淒涼夜草庵香香詩魂真化風蝶冷香清到骨
夢千里梅花霽雪歸來也厭厭心事自共素娥說

興

洪武正韻䖍經切作也起也又震狀二韻許慎說文舁从舁从同同力也
虛陵切徐鍇通釋周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周所以興也會意
香澄反爾雅廞熈興也郭璞注書虞庸戍熈廞許金切見周禮所爲跡釋
曰旨謂興作郭云書曰考虞書舜典文云廞見周官者周官即周禮也王
師職云大喪廞其樂器鄭注廞興也興謂作之顏野王玉篇虛凝切又許
應切託事陸法言廣韻盛也善也類元孫干祿字興興上通下正唐玄度
九經字樣上從同從臼臼音拳象兩手從廾廾音邛亦是兩手預衆手同
力能興起也今或作興興皆訛宋重修廣韻亦州名戰國時爲白馬氏之

地漢置武都郡魏立東益州梁爲興州因武興山而名吳棫韻補叶音大
宮切馬融苗賦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栉疊重又虛良切徐幹
詩沉陰增憂愁憂愁爲誰興念與君生別乃在天一方𡚁概廣干祿字又
象也戴侗六書故衆之起曰興同衆而後能興引之則凡作興者皆曰興
孔子曰興於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因物興意之謂興去聲周
禮教六詩四曰興又曰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凡興者託事物以
起意其感發也深使人之意興故謂之興說詩者常以興爲比說文者常
以諧聲爲會意故多曲說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周室中興注中下丁仲
反係去聲凡押中興字須詳上下本文王柏正始音虛凌切舉也又許應
切衆物寓意李肩吾字通與字亦作叓釋行均龍龕手鑑歆也又山名從
同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虛應切楊桓六書統曉母統注聲隸省興
瑀興古文鱗古文或加力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又周禮頌興積注縣
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禮記學記不興其藝音去聲李墨存古正
字興俗作興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比興字潒博義悅也通作𢐀趙撝謙
書文字通曉京切衆起也从同力而舁起爲意作興非借地名作鄩非又
芸臺莱名興渠作莫非釋注見去聲韻會定正字切曉經曉興撇興

篆書 興 興 興 並古論語 興 古孝經 興 漢登 興 博山爐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興 興

秦詛楚文 興 說文 興 章義雲 興 石經遺字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興 變古篆 興

小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興 徐鉉 興 篆韻 興 並高忠齋學書韻總 隸 興 書 宗李史方碑 興 辰

秦 興 唐扶頌 興 無極山碑 興 華山廟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興 靈臺碑 興 孔廟奏銘 興 石門

頌 興 張納碑 興 熊君碑 興 楊震碑 興 咸伯著碑 興 鐵盆銘並漢隸字源 興 真書智永

興 歐陽詢 興 虞世南 興 顏真卿 興 蘇軾 興 蔡襄 草書 興 蘇軾 興 興 並米芾

章草 興 章草 興 興 興 並王羲之 興 智永 興 張旭 興 興 興 興

興 並懷素 興 諸庭 興 黃庭堅 興 張錦溪 興 興 興 並鮮于樞 興 趙子昂

中興

王觀國學林 㳟氏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觀國案中字有鍾衆二音其義異也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爾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首尾先後不必均也商之世嘗衰矣高宗能復興商道故高宗謂之中興周之世嘗衰矣宣王能復興周道故宣王謂之中興漢之世嘗衰矣光武能復興漢室故光武謂之中興晉之世嘗衰矣元帝再造晉室元帝謂之中興唐之世嘗衰矣肅宗能復興唐室故肅宗謂之中興凡此皆在一世之間因衰而復興故皆謂之中興其時之首尾先後不必均也此中興之中所以音衆若中年中棄中天中塗中誥之類皆當音衆蓋義當音衆也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詩曰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送鄭虔貶台州詩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二詩皆律詩並用中字作去聲前賢用字皆有所本不妄率也遍隱書語中字陸德明釋文張仲切徐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云言皆在中興此類皆作去聲用如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云身閑不睹中興盛此類皆作平聲用東坡詩云咸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呂居仁詩云謝安青爲蒼生起平爲吾君子中興皆張仲反用中興字也冊府元龜夫帝運之興業厚者其緒遠聖德所被澤廣者其民懷雖復嗣世間衰權政相繼而瓜瓞遐裔舊其餘烈兆庶欣戴復主厥祀故夏氏微弱少康起於危正周道中絕宣王專其壯伐漢光識真人之讖晉元應渡江之謠然靈命之歸亦衆誠之攸贊非夫推亡攻昧勞來安集宇寵如天地慈育如父母其孰能抑揚前軌恢續舊服者哉

夏少康帝相子也帝相立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氏以代夏政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滛于原獸滛放原野弃武羅伯因名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烹羿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羿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又伍員諫吳王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仍叚殺夏后相后相依於二斟後爲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也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衆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通曆自少康

大戊祖乙盤庚武丁至周宣漢宣光武晉中興之主孰者為最先生曰凡
此諸帝皆能興復先緒光啓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至少康則然道體
主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攜近之親崎嶇衰亂之間遂成配天之業
中興之君斯為稱首又少康還復禹績在位四十九年夏道復興新唐書
太宗贊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左傳哀元年昔有過
澆殺夏后相少康為仍牧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
有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
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殷詩烈祖注殷中宗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通鑑外紀大戊脩
先王之政有巫咸臣扈輔佐之商邑復興史記商紀殷復興諸侯歸之故
稱中宗　帝大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伊陟曰天不勝德帝其脩德從
之商復興故稱中宗　商紀盤庚立商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為成湯
之故居治亳行湯之政百姓由寧商道復興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盤庚
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　商紀盤庚弟小辛立商
復衰後武丁立思復興商夜夢得聖人名曰說舉以為相商國大治祭成
湯有飛雉祖己訓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商道復興也禮記喪服四

制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書中高之故謂之
高宗西漢書杜欽傳高宗遭鳴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通曆乃得傅說用以為相殷道復興
周詩車攻宣王復古也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
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雲漢宣王承厲王之烈內
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天下喜於王化復行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
下復平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通鑑外紀周宣王勤於政事早朝晏起卒成中興
之名冊府元龜周宣王靜厲王子也初為太子時厲王為國人所襲出奔
於彘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
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
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在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
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
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
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又云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故詩

人作鴻鴈之篇以美之又云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尹吉甫作烝民
之詩

漢西漢書左雄傳注文帝遭呂氏難亦云中興　劉歆傳武帝單于守藩
百蠻服從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左雄傳宣帝綜覈名實漢世良吏
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　循吏傳宣帝厲精為治二千
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是故漢世良吏於
是為盛稱中興焉　何武傳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
屢蒙瑞應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
　宣帝紀贊單于慕義稽首稱臣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商
宗周宣矣　趙充國傳成帝召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昔周之宣有方
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東漢
書光武紀群臣奏言孝宣帝化致昇平稱為中興陛下德橫天地興復中
興　郊祀志光武受命中興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行同
倫舟輿所通人力所至靡不貢職薛季宣浪語集漢中興頌序擬賈逵作
叙曰漢興晝二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天傾鼎震大盜庸擁
屋之寵竊位槐之重託伊周之事行羿浞之志布置腹心芟鋤異己不越

帷幄而國命移矣於是乾坤易位攜提亡紀九州同乎淪墊上帝被其誣
罔神怒人怨菑害並興尚且囂囂然鎬鎬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為
山川鬼神可用矯偽欺而但詐得也世祖光武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
之統搆逆不道名著圖籙憤我高皇帝之大業湮墜于地哀矜黎老之為
匪民而為請命于天乃龍翔白水雷聲昆陽沈慮先機宏度闊達刊宿為
之指使風雲由其翕合乘飛豹果而山徒填壑賊臣投首雖軒帝涿鹿之
戰夏后塗山之隆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儀草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抵
大略神謀濬發卓然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答根抵河洛拯塗三輔摧亡
堅陳翦亡勁敵侍降不死嬰鋒隕墜萬方僕后九服懷仁由是戰龍莫之
敢校蛇豕亡所與食銅馬赤眉大槍尤來燕代青齊隴蜀之冠靡不妖豕
室夷昏州闇野揮汗則晴天零雨揞飲則河水絕流既乃喪元折首投甲
山齊氷釋春融扶服奔亡之不暇故在位十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
縣罔不底厲謂武功不可以為治也乃止戈講壁下馬訪道動亡過事自
致至平復三十而稅一詔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聖化行蠻貊於皇顯
哉其不階赤土除新之暴高祖之業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
美也升中岱岳建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攬權綱信威北狄孝宣之治也

上皆兼而有之。至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襲五爲六，雖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以加哉。聖上下武烝烝，遹追來孝，篡述帝故事，以紹前紀，聖作明述，緯有休譽。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幸東平，以本紀示介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蒼觀茲盛制，情動于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聲韻鐘石，天成韶夏，雖公旦緝清之什，奚斯寢者之歌，無以多尚。所謂形容盛德，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郎稱云，文似相如、楊雄，近世史岑比之，非善頌倫擬者也。臣逵被服聖訓，稱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昧學，面牆欽奉明詔，思自磬竭以稱上心。而悔慨食時，名非多識，臣逵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辭之不錯，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笑傳，臣雖不敏，亦欲以通釋善頌，同漢詩之文，於大雅之訓，故惟我世祖之烈，聖朝之典，賢王之撰，顧不足以發揚萬分之一二，而童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間讖應受應適爲試詶盛漢。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書郎臣逵上。　明帝紀：詔光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　王莽傳：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劉氏姓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　順帝紀論：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播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　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此夙夜行善之所致也。　張純傳：陛下蕩滌天下，誅鋤暴亂，興繼祖宗，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　馬援傳：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　黄瓊傳：昔乾將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　馮異傳：安帝詔：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横被四表。　左雄傳：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　郎顗傳：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兩漢蒙求：李通字次元，父守，王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冊府元龜：復漢光武，王莽末，南陽荒饑，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

二十八。遂將賓客還舂陵。時光武兄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輿服志曰：大冠者，謂武冠。東觀記曰：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皆驚曰：謹厚者乃復爲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地名，今在隨州隨縣東北。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聚，邑也。小於鄉曰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尉，秩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也。進屠唐子鄉，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又殺湖陽尉。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續漢書：淯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漢軍大敗。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歷江濁縣亦有沘水，與此別也。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淯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在淯水之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徇，略也。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並屬潁川郡。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光武將數千兵徼王莽兵於陽關。聚名也。酈元水經注曰：潁水東南逕陽關聚，聚夾潁水相對，在今洛州陽翟縣西北。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孥，子也。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謂伯升圍之未拔也。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起猶假以爲號。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亟，急也。

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翟義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雲子信為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乃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生得。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遇。或為過。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為雲梯之械。瞰臨城中。瞰視也。旗幟蔽野。廣雅曰。幖幟也。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輣撞城。衝撞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輣輣撞車也。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續漢志曰。雲如壞山。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

之不喜。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其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尋邑陳亂。乘銳拜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里餘閒。殪仆也。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而入汝。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水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更始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服婦人衣。諸于繡𧝓。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𧝓亦作䌰。今之半臂也。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續漢志曰。時知者見之。以為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

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郡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及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既入信都。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百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為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

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縣名。屬鉅鹿郡。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即是。後南伐故加南今洺謂之倫隊之縣也。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拔其城。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猥諸賊銅馬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鄡。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東。吳漢將突騎來會青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月餘。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赤眉別帥與大肜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

吳漢岑彭蓋延謝躬於鄴。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短兵刀劍也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頻射卻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殁。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入漁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於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及行至鄗。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至。續本漢書曰彊潁川人今舉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荅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

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於群臣。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宋唐仲友說齋集光武受命中興頌叙。東平王蒼所作也。顯宗承休纘明。就業不忘。嘗觀作光武本紀。以昭序先烈。粵永平東巡之歲。道幸東平。持以示蒼。蒼廼稽飾厥文。稱道盛德。言典事實。追埒三頌。宜有文字序述本旨。漢史不傳。蓋闕文也。謹拾其遺而補之曰。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美者為頌。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偉光明。必有頌聲發揚景鑠然後無前之宏休。丕天之偉蹟。炳如日星。傳之亡窮。在周文武興起王業。成王積隆太平。詩人歌之風而後雅。雅而後頌。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神明。六義四始。於是乎極。俾有周之休烈。赫奕於當年。昭著乎千古。繄頌之力也。漢厄陽九。大盜據攘。光武以卯金之系。應白水之讖。赤光照室。占王長之吉兆。伯阿王氣。嘆舂陵之鬱葱。縣界嘉香。路震育之祥。合南大

光。燭起兵之日。受命之符。厥惟正哉。于時之亂。奄椎來襲。蝟毛爭奮。皇皇兆。今罔有寧宇。光武迺握符開珍。龍飛鳳翔。發迹昆陽。尋邑自潰。杖鉞恭墟。王郎投首。用能系唐統。接漢緒。立龐高邑。卜宅澗瀍。於是授鉞四七。掃除攙搶。旌旃所麾。金湯失險。雖僭璽紆綬。跨州度縣。若隗囂公孫之屬。珠名號。千壁為群。如赤眉青犢之徒。莫不迎刃而見解。望風而請命。大執混乎八方。尉候一於萬里。乾坤清夷。黎庶息肩。既而歸馬散牛。閉關謝質。招賢來遠。講藝論經。來登岱勒封之曠典。備三雍七郊之上儀。醴泉朱草之祥。史不絕書。踰沙絕漠之貢。府無虛月。論功較德。比隆商周。此誠臣下鼓舞歌頌之時。蒼以帝子之貴。親賢且茂。覩紀事之實錄。感身濟之艱難迺作是頌以頌上德。而盡忠孝。是頌也。豈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節有度守有序。使中興德業。播為英聲。昭為烈光。鏗鏘炳耀。達人耳目。傳億萬年。罔有窮盡。不亦偉歟。嗚呼。有是德業。然後稱為之文辭。有是文辭。然後來見於功業。事大體重。豈易言哉。昔僖公一國之君也。能脩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宇。其臣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為之頌。考其文核其事。麗而尚奢。侈而不偷。視商周蓋有愧矣。夫子錄詩猶奉而不舍。況以光武之中興。蒼之頌歌。德與辭表裏。功與文相埒。書之無溢美。言之無愧色。用是以

寫諸琬琰。被於管絃。薦之宗廟。奏之郊丘。則天地並況。祖考來格。舞百獸而儀遠人。詒孫謀而燕後裔。皆自此致清廟。臣工之什。將不得專美於前矣。始蒼以頌上聞。顯宗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蓋將編之詩書之冊。垂不朽云。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

興　中興二

晉通曆大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為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帝與五王渡濟而帝竟登大位　史臣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御揚前軌光啓中興開府元龜晉元帝宣帝曾孫累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加鎮東大將軍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內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湘州承制赦荊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尅日進討明年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無託輒指詔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脩復陵廟以

雪大恥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羣僚參佐州征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琊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群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改元建武元年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二年三月癸丑愍帝計至帝斬縗居廬丙辰百僚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絕億兆無係羣臣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以辭輒敬從百執是日即皇帝位改元大興大赦天下四年春鮮卑末波奉皇帝信璽庚戌告于太廟乃受之　晉書王羲之傳殷浩北伐為衆所敗復圖再舉羲之與殷浩書曰今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　王廙傳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王導面臣說晉陵有金鄉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　荀崧傳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　王承傳晉元帝詔中興之兆圖讖垂典　王導傳禮樂征伐翼成中興　黃泓傳慕容暐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興焉　桓溫疏

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新神器重耀　陳頵傳與王導書今宜改張浮競明賞信罰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李忠定公集論元帝肅宗中興晉自惠帝以來主昏於上政亂於下藩王擅權日相誅討而王衍之流以清談廢事遺職無心名重海內風俗大壞蕩無綱紀於是劉元海聰曜石勒之徒鋒起飈舉陷河洛覆關輔而二帝沈於虜庭唐自開元末明皇倦于萬機務酣適燕安內蠱嬖艷外委姦孽而林甫國忠相繼秉政挺亂虐禍妬賢嫉能固寵保身不復為國家慮於是祿山思明趁為叛亂陷河朔覆兩都而乘輿蒙塵于蜀此二者皆夷狄包藏禍心乘間竊發以為中國難猶之一身暴得劇疾而不可支則必怙康強致調護耽嗜慾致耗之故邪氣得以乘虛深入而以疾作之日為受病之始豈理也哉然五胡亂華神州天府鞠為犬羊之區雖忠臣志士發憤經營年不能復則以元帝興于江左故也安史亂唐盜據神器賊勢鴟張而不數年閒王師克復兇徒逆儔掃殄幾盡則以肅宗治兵於靈武故也夫東南平遠其兵剽輕而元帝由瑯琊聞晉難渡江王導諸人相與定君臣之分持弱扶顛百度草創糾合諸鎮協智并力以抗勍敵僅能保守一隅雖有劉琨祖逖驅馳中原志卒不遂其後溫裕因時奮發復洛陽取關中竟亦不能守

也朔方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而肅宗起於靈武有郭子儀李光弼為之將帥張巡許遠守睢陽以扼江淮之衝其餘方鎮之兵起而討賊者不可勝數遂能殲鯨鯢復故都以定天下則雖天時人事不同亦其所處之勢使然東晉以區區跡屬起江表披荊棘立朝廷有王導以為腹心有顧榮賀循紀瞻以從人望有郗鑒陶侃溫嶠之屬以處方鎮保綏東南捍禦西北其後苻堅以百萬之師入寇而謝安桓虔將帥以偏師破之晉之享國百有餘年自今觀之亦未易可輕也

唐通曆唐元宗明皇即位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元稹贊及某肅宗兩都再復於鑾輿九廟重歆於社稷唐史本紀緣邊之備猶存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陸贄論關中事宜狀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論吾泰夫施行狀肅宗中興文物未全于休烈著五代論討者舊章天子嘉之于休烈傳德宗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服戎蕩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陸贄准西判官狀惟陛下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宗社無疆之休也奉天請數對羣臣狀既獻追狄之誠必果中興之業論平朔加宇狀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論見又非狀陛下鍾於擾攘以啓起忠勇之心動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

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賀吐蕃退歸狀　皇運中興，天禍將悔，實衆愿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請罷兵狀並贊　傳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于公異露布　憲宗銳於立功，而鑄以聚斂，取宰爲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之甫傳等贊　皇帝承列聖之丕緒，當中興之昌運。謝賀即位表　陛下啓中興之宏圖。爲東相公謝官表　皇帝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較千古，無所與讓。柳平淮夷雅表　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景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狄仁傑傳　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五王贊　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作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後漢順帝紀論　今皇業重造，聖祚中興。唐蘇頲傳　武后時諫表　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謹哉。宋務光傳　呂元泰書　新唐書郭子儀傳：廣平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子儀贊：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疣，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云云　雖唐命方承，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子儀收東都，於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肅宗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　子儀奏還都長安，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奄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任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還見宗廟，再造王家，以幸天下。　杜黃裳列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推言爲治之要，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蜀，藏蔡，復兩河，以權柄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　黃裳贊：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敢挺，韋貫之忠實，皆足以彌天緯經國體，撥衰書王，曾懷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耶。　烏承玼傳：承玼勸史思明聽命云。唐家中興，天下更始。　李絳傳：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　李德裕傳：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聽計行，王室幾中興。　德裕身爲名宰相，使比周勢成，王室亦衰，不然，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李翱傳：陛下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亡以加。　李光弼傳：光弼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　唐元次山集：大唐中興頌并序：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祅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宋續資治通鑑：靖康二年三月丁巳，道君皇帝北狩，夏四月庚申朔，淵聖皇帝北狩。癸亥，羣臣請康王即帝位。先是，靖康元年，康王至湘州，遂出榜召兵，人情大悅，王登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祝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聞京師。己酉，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脫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人賚蠟詔，命王爲大元帥。丁巳，黃潛善以漆事赴會稟議，且引採事人張宗得金虜僞詔，及張邦昌僞赦並迎立孟太后書，王讀罷慟哭，欲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將臣職爾，大王乃宗廟社稷主，不可輕動。乃檄宗澤從河南北兵依應指揮。至是，耿南仲、汪伯彥等言：二聖北狩，邦昌僭竊，天下無主，願以宗廟社稷爲重，速繼大統。文武官推戴表無虛日，王不納。丙寅，邦昌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賚書目指元帥府，其大略言封府庫以待大王，臣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又令謝克家賚玉璽至元帥府，王躐拒再三，慟哭不受。戊辰，康元祐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澥爲奉迎使，左丞江寧李回副之。又命姪權衛卿孟忠厚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略曰：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拜四方之變。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回，進道君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而受之。甲戌，太后再降手詔迎康王，詔略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宗澤言邦昌等陰與虜結，未可深信，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上然之。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宋史務光傳：呂元泰書：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　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之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宋綦崇禮北海集　代李邴辭免尚書左丞表：咨四岳以旁求，俾熙庶績，任真賢而共治，用佐中興。楊誠齋集　賀聖壽皇太后牋：肇脩內治，同濟中興，如月之恒，久照東朝之歎；暉與天齊壽，長曜南極之一星。觀子子婦婦之光榮，集老老幼幼之慶侍，冠三宮于霄漢之上，備萬福於書契之前。　萬里除國子博士謝虞丞相啓：身爲太平之幸，首

出中興之相主發其七六經之學以幹萬微將恢此一四海之功乃悉群策周索芝太倉郡米集大宋中興頌并序竊惟毛詩一經三百六篇其間詠聖德而贊成功者殆居其半聖德所載事有婉辭將上以昭格於神靈下以垂芳於奕世俾誦其言者信其事為萬世之龜鑑豈小補哉粤維炎宋國步中艱篤生聖神克紹遠烈尊用元臣以扶昌運寢兵以寧海內清平文章華煥考之詩書皆所未有夫舜有大功不過二十而止神禹丕績惟聞九叙之歌今皇帝殄撥浮議剪剗姦雄和附乖離救寧區夏至於迎母后於遐方禮天神於圜陛拜原廟之衣冠納春朝之圖籍以至靈臺歌辟雍之樂載芟草籍田之頌凡一禮一樂有所未備必蒐討遺文以補闕遍自其識悉馴致大功方之舜禹未或遠過顧惟寒生均與斯民家被聖澤敢作頌詩以申歌詠雖記聞空疎文辭淺類不能遠追王褒樂職之詩近配宗元淮西之雅猶足以覆行歌為太平之事民亦庶幾採詩之官尚或有取焉頌曰猗維聖宋昔在中葉四方多虞萬里喋血大臣持謀與師肆伐將臣持兵日廢戎捷皇帝曰吁黷武無烈康我赤子膏我斧鉞戰與休師一戰不折國亞而降舞干而悅閑我玉關歸師解甲耕我春田銷兵鑄鐵使命交通相望不絕愛惜兩朝前師聖說昭陵之仁嘉祐之業念昔與師堂陛硯斃發言盈廷更訊言議佩劒彼此執于執決廟謨一定群議沮折袖手何言瞠目卷舌原草蒼蒼始有芽孽盡育妖胎咸歸块圠滿上綠門還衛拱列固致禮師始制君節萬夫屬鞬拜舞金闕乃命叔孫訊日綿蕝蒐講闕遺悉究悉詳皇帝孝思上與天合冀獲一真如響必答翠輿南旋紅鑾東娶長樂鐘聞皇情允愜我歌思齊與情激越皇帝之祀咸秩冏缺合祭于郊爰薦彝來蒼璧前陳大袞始挈我歌思文以告豐潔大慶御朝王春正月禹會塗山萬玉交戛漢朝諸侯圖籍是閱兵戈傾洞士氣銷聾廷豆不陳單旅是急大起雍泮儒士鼓篋章帶縫衣駢冠累纍論秀孫髦尾尾芨芨農派于天病不生活茫茫千膝萬黍是沃皇帝慨然親畔龐哏耕根之車飛櫺轍轍宣和之軌明道之轍聖心懸到三推未艱父老曰嘻歸告我邑俾爾耕稼屯雲積雪凡此大功其在史諜用告神明以報變契帝王法宮禮清樂閱戰舞鳳鳴八音不奪皇威所罩雷動風發南面垂衣大壯帝室曰阜曰雄鞶鼓帶及蒼龍之闕上摩星日萬目顧瞻慰慰矜矜澎澎海潮吳會來集天子萬年鳳翔書溢斑磨蒼崖執秉史筆天子曰都是在良弼聖有至言惟德之一是用作歌以告萬國李大隱先生集大宋中興雅　靖康二年都城失御二聖北狩夏五月朔皇帝即位于南京

改元建炎秋九月移蹕維揚以繫中原之望三年春大駕南渡於是遣使請和紹興十有一年冬和議成明年秋九月永祐陵復土皇太后就養于慈寧宮天下乂安永惟休功茂烈必有紀述形於雅頌非老於文者其孰為之臣愚不自揆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炎正中微泰極而否遺陰靈祲中原糜沸靖康之元逼我京師金湯弛備兵纆紫微天方佑宋帝在濟陽貔貅十萬左右陳行旌旗蔽野戈鋋彗雲八神警蹕七萃騣奔移師商丘億兆樂推謳歌獄訟竭慶咸歸爰登寶位是紹丕基兢兢業業一日萬機既廵淮甸乃涖浙江遣使聘問原隰相望兩宮未復夙夜靡遑經之營之十有餘年戊午之秋使車來旋謂彼鄰國遠達溫言欲講盟好厥志已堅使在淮浦衆言盈庭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更唱迭和萬口狺狺帝若不聞然與神謀聖志先定惟相是諏輶車反止和好是求復我河南舊縣與州疆界方定左賢被罪謀臣既殲信誓中悔古賢繼之矜其勇鷙氛塵冥冥侵我淮泗帝赫斯怒張我皇威乃敕六將建爾鼓旗進奔逐北于淮之湄師入陳許亦反灘溴兩都震懼人心冰泮元戎缺馬往告于金群情愕眙罔敢來侵皇天悔禍株鄰革心按兵于境書盟是尋錫以金帛輸載方貨皇華絡繹典禮具修載書孔明戎車遄邁質于鬼神萬世永賴龍輴來歸兆庶雨泣聖心孺慕哀恫罔極百神畢會纘禹之迹永祐復昆山川叶吉長樂就養褘衣褕翟萬壽稱觴怡心順色晨羞既進夕膳載加天子之孝修于邦家歸馬散牛包戈束矢大將釋羈畢政咸理淮濱之民夜眠晏起秉爾耒耜或耘或耔天子之功光于祖宗惟相是輔有勲有庸天子之德被于四海惟相是輔實運實截在昔周宣惟仲山甫愛莫助之民鮮克舉我宋之隆君臣會通咸有一德慚于尹躬中興之功薰灼夷夏臣作是詩以繼周雅李忠定公集論中興劄子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于民心者故周宣本於文武漢光本於高祖文景唐肅憲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派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浹淪萬物民之戴宋於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纘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欲戡大憝迎還兩宮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幾雖強而有必敗之兆顧其理之何如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

稍強高祖弱然天下如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爲當人心也是以隨何揔此以說諸侯多仗劍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彊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爲當於人心也是以王常吳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然則彊弱成敗之理槩可覩矣金冦不道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中國可謂強也然恃其詐力慘毒無忌神怒人憤其亡必暴此雖強而必有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悌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寓應機而發蓄鋭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幾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地食土之毛皆吾民也被堅執鋭爲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垂紳搢笏爲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曷常一日忘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偽之邦苟免於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爲度拯之於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顧復見漢官威儀爲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仁賢以爲腹心駕御英傑以爲爪牙謹號令使無黷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脩除戎器理財以義使歛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己

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飈來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延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溺蘇槁戡定禍亂克蹈大恥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歡躍抃蹈騰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覩中興之功誠甚武之來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誓武氏於荊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世祀三百一大猷愈其驗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慨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斷爲壯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脩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别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嘗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協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疑也昔者范蠡説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稔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脩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伏不再舉矣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訕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上大將有爲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覩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狂瞽冒干天威

陳亮龍川集中興五論序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紀綱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厲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爲陛下有憂於此矣常欲輸肝膽効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迹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束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爲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忘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畧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爲草茅之言而留神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開誠　執要　勵臣　正體各見本類　中興論臣竊惟海内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患其彊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彊易弱

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江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挺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續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　於群讒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為衆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而財自阜東將佐以立軍路軍政明而兵自彊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住一住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闘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於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横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牽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河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

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吾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隣相和養鋭以伺隙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令諸州轉城進發如三受降城法休兵罷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以為固揚兵擣虛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探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復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廵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隴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巢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獵其背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市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取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猶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旦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衆之擧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謹人也何足

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畧曰中興論惟陛下裁幸。趙忠正德集
憂勤中興臣恭惟陛下歷茲艱運屢更變故雖咎恭脩攘理之必至天其
或者眷祐我宋激勵陛下。益堅憂勤之念。以就中興之業。乎昔趙簡子以
衆子為後。謂其臣董安于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後衆子能受濬城之
恥。而吞滅智伯。越王勾踐臥困會稽。既以反國。置膽於坐。飲食必嘗。汝忘
會稽之恥邪。後亦以滅吳。區區小國之君。苟用心如此。卒能有成。今陛下
承隆平久逸之後。躬履艱棘。淮甸之擾。屠卒播遷。二兇姦謀。衆間竊發。陛
下不深以罪人而責躬。克己。惟以天下為念。是能為社稷忍辱矣。其亦飲
食嘗膽如會稽之恥。仰天之所以責成之意。則衆哀撥亂。北其始歟。唯
夫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苦。是乃勾踐之所以滅吳
也。惟陛下留意幸甚。鮑照。詩中興歌十首　千冬逢一春。萬夜視朝日。生
年值中興。歡起百憂畢。　中興太平運。化清四海樂。祥景照玉臺。紫煙遊
鳳閣。　碧樓含夜月。紫殿爭朝光。彩墀散蘭麝。風起自生芳。　白日照前
窗。玲瓏綺羅中。美人掩輕扇。含思歌春風。　三五容色滿。四五妙華歇。已
輸春日歡。分隨秋風沒。　北出湖邊戲。前還苑中遊。飛鞍遠長松。馳管逐
波流。　九月秋水清。三月春花滋。千金逐良日。皆賴中興時。　窮蔡已有
分符天復屬天既是中興樂其持憂日煎。　襄陽是小地。壽陽非帝城。今
日中興樂。遨冶在上京。李大隱先生集中興　中興功業竟如何。決勝終
疑算未多。使者出疆思陸賈。君王嘗膽憶廉頗。深思社稷堪流涕。閑說風
塵合枕戈。自嘆書生無遠略。五湖煙浪整漁蓑。
元陳杰詩中興事蹟　瑶編每讀憤填膺。始末權姦託寵興。初渡已誅雙
烈士。小安更棄一長城。苗理大老扶荒死。借劍孤忠竄島生。長與東南羞
汗簡。更堪西北望神京。群書足用事對　格期。　韋德。　紹開　光啓　重
禩　再恢　啓宋圖。　復洪祚。　體題再造。　紹隆　恢復　重開　賦偶晉
馬興運　漢龍御天。　天地重開。　關河復整。　神州有必復之期　王
業無偏安之理　輝耀漢宮之日月。　還恢禹甸之山川。　可唐重啓
瑶圖並隆。　九關奕世之基圖。　地流一家之共見。　玉麟呈瑞於江表
金鑰發祥於晉陵。　四海歷祚　三精霧除。　大開地闢新漢社稷　雷
屬風飛復唐土。　蒼生祈戴。一馬逍化。　赤光達翁六龍復禾。　江左
鼎化。　朱雀風翔　成雷是屬日月清夫。　乾坤整齊車書混一。　妖氛
頓掃於霧塞。　治象重占於日暈。　百年覺土再復周室。　九重日月增
光漢宮。　山川改觀大振四海。　日月重光華夷一統。　賦陽霧散掃四重

耀漢家之日月　風飛雷厲再齊唐室之乾坤　大安故老屬心觀光武
之儀。　江左蒼生拭日仰晉元之德。擱江綱體子再造。　重恢　重開
復振　天人有降　日月可期　漢龍　晉馬　賦句馬化渡江。　龍武飛
天。　六龍御天定位鎬京。　一馬渡江建都秣陵。　再睹中天之日月
重恢萬里之山川。　肯金甌之業。並終藩偏方之地。　而王母神豈幸有
開重運之天。　一馬應金陵之化。　六龍將白水之飛。　況否往泰來。已
有可嘉之會。　豈乾坤轉循無窮擾之態。　祖功宗德之有托。　天命
人心之所期。　五百年王業渡晉馬於建鄴。　四七際大德飛漢龍於白
水。　黃旗達格於天會。　神靈瑞陳於晉陵。　皇綱帝紀豈無復振之期
、事天時必有相待之理。　青禮復西北之區。　宗盟屬東南之壽。　薦
德方升威曜天子之龍化。　鳳曆新膺適際真人之膺期。　官軍再覩漢
上儀晉。　王化一觀咸陽戴冬。　東都復會人皆日之侯服。　河北一
渡氏樂襄時之司隸。　少康一旅終可紀夏。　楚王三戶卒終滅秦。　萬
年實王金城趙壁。　千里饒甸畢吾宋種。　諸侯車馬期復會於周丸。
三輔父老行再睹於漢儀。　方城諸郡將興歷之陰光。　河南四縣入宋
家之會同。　晉馬興運　漢龍御天　境上恢拓　車書會同　五百年
天子化馬而渡。　四七際真人之飛龍以騰。　白玉神璽。豪擭卜於晉都。
黃旗紫蓋。運將興於吳地。　關境再復。　漢儀一新。　岐陽之鼓方動。
洛水之碑復鑄。　將聖實興太平運大萬里。　飛海隅興書軌車書一天。
念皇穹全付我家。　無天地莫非王土。　況冀挽神京。已興周公之治。
豈安江淮。尚仍東晉之風。　合一家文軌。久欲合以來合。　而千載機
會。有可食而必來。　廢精復舊。　興圖再振。　百年之社稷如故。　萬里
之關河復全。　晉天常王土。我朝宋城之舊。　我家有書樹。當歸趙璧之
全。　舊都一運。再恢昔日之漢地。　神都一新。重拓叢峙之帝土。　奕奕
復梁山之甸。　韋韋歸齊國之疆。　重復周家之境土。　再恢禹迹之山
川。　連物無終窮雖至剝以必復。　矣主有運量乃旋乾而轉坤。　黃河
以南盡還晉土。漢沙以西重新禹服。　乾坤當一統。乃帝眷於中國。
矣然無百年。亦天亡於北朔。　風景長安萬里吾土。　宮闕咸陽一家故
業。　乾坤整齊當安分南北之間。　疆宇恢復當使山河之異。　再平
御南再勤湣水。　重辟蜀山重撤海門。　治朝非偏關混一之期。　天意
並全付英明之主。　恢唐宋廟鐘鼓如故。　關漢關河版圖可復。　岐陽
如舊鼓可再動。　長安如故民可必復。　南至黃河還復書去。　中興湣

漢鼎膺大曆，六合貢共，九夷道通。反題當飲於新亭，共訝周顗之擯晏於江沱，反咨劉琨之請。趙之東，燕之北，書還舊壤；隔以西河以南，再收故地。周原膴膴，重賦八百之故國；禹迹茫茫，再開三十之舊服。河南定矣，兼收宋鎮之四；山東定矣，隨取媯州之六。北門吾故邑，實壓寶壤；東海吾舊城，予疆予理。何無意長安者，望灞水以不濡；而偏安江左者，置神京於弗思。反觀未至洛陽，已被北伐之神，徑入潼關，隨秦西乞之墨。

辟律會元體題 中興 再造 增光典祚 千定 還舊除荒 掃清 與夫 撥亂 再造 復隆 重光 復振 既復 恢洪

賦濁又老吾民之舊。山河故壤之遺。晉馬渡而中原欲清，唐龍飛而維圈有耀。胡塵月洗，而盡還故壤之遺；沙漠風清，而再拓中原之舊。掃攙槍盜寇於巒路區宇，蕩滌胡塵於再安宗廟。恢土宇而合為一家。掃胡塵而再安太廟。神州赤縣，重入版圖之真；白叟黃童，咸喜封疆之復。疆土再拓。乾坤一新。王化復行。國威重振。時乘龍而露掃三精，江化馬而天開九有。乾坤復振。日月重明。歌興一馬之渡江，兆煥五龍之夫日。屬境土重恢之日，正乾坤改觀之時。號中興名臣，所謂稱職。號中興銳將未嘗之材。然白叟黃童之望，復神州赤縣之遺。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二　十九庚

興

帝王之興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 宋唐仲友說齋集晉論帝王之興，當有功德，天人所助，在於信順。晉之開基，義乖臣子，詒謀不遠，取笑後人，使英材之君掩面知愧。其能保江南之業，亦云幸矣。

聖人之興 宋周麟之海陵集賀張右相辭天下之事，必須求天下之才；當聖人之興，固自有聖人之耦。

周以仁興 抱朴子用刑篇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

中天以興 宋薛季宣浪語集漢宣室銘 有嚴二后，宗道聖明，必世而仁，中天以興。中葉弗虔，思覲梅義，路寢王宮，而樽壘是寘。 擬謝玄喻秦檄 蓋聞天道好還，否極於焉復泰；人情助順，豫動所以成隨。是以丹浦徂征，格有苗於舜禹；白登遇伏，狄郅與者宣元。方我后中天而興，宜君子見幾而作。茲故滕檄，天開示思。

天之所興 邵氏聞見錄秦始皇兼并天下，厭六籍，銷五兵，廢上古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賈人呂不韋之子。曹操以姦雄之資，正大漢有餘力，世官者本夏侯之子。晉元帝渡江為東晉，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子。天之所興，有不可知者。

政之所興 管子牧民篇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王化可興 宋王黃州小畜集四皓廟碑 或曰：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王之道過於周公乎？愚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制定，治禮作樂。周公成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秦暴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

治道聿興 宋孫覿鴻慶居

士集謝湯樞密啓　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衮裕之典大臣推從恕之仁**禮樂有興**宋薛季宣浪語集八陣圖

贊　悉以爲八陣之施非徒教戰而已文仲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言也**庠序大興**魏書常招

傳招字子經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置屯戍以鎭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文治蝟興元王惲秋澗集陳總管去思碑　一日爲監郡曰夫政以風俗爲先今國家文治蝟興百廢具舉狀養元

元日就富庶**文風振興**元王惲秋澗集參政王公行狀　時侍制肥邈鄉邑聞公典衞文風振興幡然來歸自是

郡之文風亦爲振興**五經復興**馬明叟實賓錄後漢魯丕字叔陵沉深好學學不倦兼通五經拜趙相門生就學

者常有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本傳**人文之興**宋王珪華陽集回呂參政謝給事書　方眞主之勵

精稽先王而務政謂六經所以制天下之治非大賢不能濟人文之興**兩程勃興**宋朱晦庵大全集祭李延平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泰治所繇興**宋張南軒集跋溫公鋪座銘壅蔽者天下之大

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蓋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

所繇興也**與治同興**書太甲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非德不**

興宋葉水心先生集種德菴記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久長**善處廢興**

晉書王導傳元帝時劉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廢興焉**不廢何興**史記晉世家晉

惠公既得立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

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霍衰張興**經遠堂分門故事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

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爲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子孫必興**晉書視連傳視連臨終謂其子視羆

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

羆少曰烏紇堤**七業俱興**群書類對事苑晉劉殷字長盛有七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

七業俱興**三歲不興**易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內謁不興**宋王

珪華陽集皇長女徐國公主進封陳國長公主制來絕女之宗嘉外事之所不及抑諂閫之子戒內謁之不可興**中夜以**

興書林揚惟厲中夜以興**載寢載興**詩小戎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鷄俱興溫華瑣碎錄早起不得在鷄鳴前晏起不得在鷄鳴後與鷄俱興此良法也**易蒙興**宋薛

季宣浪語集遁甲龍圖序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爲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蒙興焉**豪傑興**孟子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嗣興**書洪範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龍興**書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

雅以闡大猷**賓興**周禮地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也注物猶事**夙興**詩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抱朴子內

篇論仙卷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姚成一雪坡集夙興歲　古之聖人明德靡晦昧爽丕顯未旦已

待予何人斯雖旦猶昧保茲清明興衣未乂葛勝仲丹陽集幽居夙興宴安毒於鴆嗜睡眞成蛇攪衣待明發是味豈不佳天宇自澄穆羣囂肅

無譁喔咿鷄一鳴衆星猶撒沙臯莢頮頭目楊枝清齒牙爐中結願香淨几對貫花澄懷觀道祕浮念無由邪火伸起三昧雲錦升朝霞陳簡齋集

夙興　美哉木枕興嘗席無耐當興載朝憤木枕元亡恙和景純詩巷南巷北聞鍛聲杜偏及行我居巷南子巷北舍後舍前唯月色事國無功端

未去竹與伊鴉猶昨日不見武林城衆事紫華夢衆生荆棘東坡和郭于駁詩紫華真一夢阮嗣宗詠懷詩紫華有榮悴堂上生荆棘成壞由來幾

古今乾坤但可着山澤西湖已無金碧麗兩抹晴粧尚娛客東坡遊臨安勒臣寺回樂府四合金碧欄明媚又飲湖上初晴後雨詩水光瀲灔晴方

好山已生深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會當休日一訪之。摩挲蒼蘚懸崖石。畫全詩。摩挲青蘚苔。莫嗔驚著汝。只恐冷泉亭下水發明白髮增嘆息。李太白梁甫吟。寧羞白髮照綠水。老杜月詩。能添白髮明。風緘發明耳目。周美成清真集 瞳瞳海底日。赤輝射東方。先驅歘群霏微露不成霜。早窮厭牀第。起步東西廂。引手視掌紋。黯黯未可詳。念此閒人傳。三年得蹉跎。攜費熱晬。茲焉忽騰裝。問今何所之。意行本無鄉。晨鐘神慘悲。夜鼓思飛揚。與俗同一科。何異犬與羊。平明催放鑰。利害紛相攘。顛倒走群愚。豈但渠可傷。張鎡詩秋日夙興 晨起浴倍佳。奥趾洞膚髮靈蕪。譬寶鼎。精悅瞬天闕。三十六帝座。一一神遠謁。旋聽雲始盈。灑雨鄉飄忽。除靠集欄楯。林翠忻蔭樾。高枝鬧稀星。萬葉被漲月。吟喝恭贄筆草際殘。寥寧觀生物。我齊豈計辨與訥。羨卑倡群動。靜思皆易歇。摩抄山頭石。汝相筋骨。瞻崖渭兩集寺居夙興 閑居無一事。睡少自夙興。空庭翠霧合。高樹紅日昇。策杖遶四廊。悄然不逢僧。廚煙成漠漠。煎鼓亦登登。晨粥香滿室。梁肉坐可憎。匡山在何處。吾將買行滕。 官舍夙興 朝陽澹澹挂窗明。桐葉無風忽自零。不復扶頭傾白墮。但知臨目養黃寧。新蘇帶露來幽圃。脩綆飛泉洒廣庭。二出文書又圍繞。正應高臥畫頹齡。 夙

興 ✓客中睡眠少。常以鷄鳴興。新炭熾宿火。膏油續殘燈。焚香倚蒲團。外靜中已凝。茶磨兩不到。澄如秋水澄。出定牕已白。炯炯寒日昇。廚人作羊糁。供此在家僧。✓草堂風雨少睡眠。骨冷始覺非壯年。水鳥長鳴聲戛然。庭中棲鵶亦已翻。老人清饑如蠶蟬。起坐甚愛小窗妍。一生宦遊青火煎。歸來杜門氣粗全。尺看雖不直一錢。知我自有窮窮天。賦詩棄我棄不傳。殘鐘斷磬知誰編。✓夙興逢短髮。幽步豁煩襟。翠碧浮欄角。黛黃語柳陰。書殘頻補緝。琴壞細追尋。未是全無事。猶堪養道心。✓幽夢回千里。高城轉五更。窗虛送月落。竹動喜風生。自笑行安住。猶思坐待明。郊居少僮僕。手自鯛柴荊。✓鐘已撞頭動。燈猶帳外殘。霜濃愁枕冷。病起覺衣寬。鶴怨憑誰解。鷗盟恐已寒。君恩等天地。應難納微官。✓喔喔老鷄催落月。丁丁殘漏伴斜河。一杯淡術寒燈下。還與山僧不較多。✓青燈黃卷擁篝爐。殘髮無逢未服梳。略似諸生勤夜課。絕勝小吏迫晨趨。鷄聲喔喔寒猶力。月影離離淡欲無。幽致滿前君不領。枉因留滯歎頭顱。✓老眼無眠覺夜長。攬衣不復待窗光。明星漸淡遲初日。秋露已濃生曉涼。出草幽花紅紫雜。穿林啼鳥去來忙。花中有趣君知否。空歎年來已兩忘。✓病後精神殊未減。狀衣每起待晨鷄。愛書不厭如平昔。戒酒新嚴似禁隄。莫歎茅茨

常局促。猶勝簿領苦沉迷。迎長漸近丹雷熟。已覺溫溫下徹臍。宋元憲公集初春夙興 戍城官柝應䓂茄。愁枕無眠感曙鷄。料峭風頭猶刃凍。蒼涼天角欲成霞。離離奕局殘星墜。脉脉刀鐶片月斜。尚喜初年輕病骨。半簪蓬影況蒼華。宋景公文集早春夙興 曉參橫淡月。沉煙寺鼓罩刁隱隱遠。初膜欲歸池。中地剝寒猶厲。龐梅天遙帷曙。氣吞篝燭。病榻邪風襲貫綿。獨意王筠齋壁詠玉蝴霏溜破霞殘。黃山谷外集和外舅夙興三首寓大雲寺作 於斐已除豔。苔痕猶上墻。蓬萬食雨露。松竹見冰霜。老慢天要牛。披衣日在房。退之詩。惟時月魄死。冬日朝在房。 無詩歎不遇。千古一潛郎。董仲舒有士不遇賦云。文選。司馬遷有悲士不遇賦。潛方遠三葉而遠孝。注云。漢武故事。顏駟漢文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答曰。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風烈僧無響。霜嚴郡角悲。短晝疲灑掃。落葉故分披。水凍食鮭少。食鮭見上。雞寒浮蟻遲。文選曹子建七啓云。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李善曰。釋名云。酒有泥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朝陽烏鳥樂。安穩記擇枝。烏鳥聲樂見上。杜詩。擇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孟浩然東寺詩。擇枝棲

鵲起。暑逐池蓮盡。寒隨塞鴈來。月令。孟春。仲秋。皆曰鴻鴈來。而孟春注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詩言暑盡而作仲秋也。衣裘雖待暖。振路正相哀。論語。子曰。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嗟汲嫌驢晚。車鳴鬪轢開。不因朝鼓起。來快亂書堆。杜詩。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宋張鎡夙興 霜池微帶月痕斜。風竹條如撒細沙。坐到曉窗尤可愛。只愁烘損臘梅花。宋元憲公集夢務罪枕拂霜毛。月影初低燭影高。枝上萬禽猶叙叙。寒鷄何事獨三號。劉將孫養吾先生文集夙興 自嘆閑身愛睡鄉。時時也作措衣忙。西風三日木犀雨。濟曉滿城梅角霜。三十九年驚夢過。五更二點記班行。八千里外瓜期悵。徙倚看雲意意長。

序興

禮記。史篇序。興注。序更也。

三興

汲冢周書大武解。伐有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此所行當之也。

五興

元吳澄支言集。天理難瑩。人欲易勝。惟不知警。遂情其性。爰作五興。于以自省。時咸淳丁卯六月九日也。水玉泉大戊科各升本字

六興

數類。管子曰。德有六興。法有五務。六興者何也。曰。辟田疇。利壇宅。脩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

利薄徵歛輕征賦施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所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孫恤孤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斥其惡衣凍寒食飢渴斥貧寠振罷露資乏絶此謂振其窮凡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人所欲無不得矣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

東興 輿地紀勝在無為軍魏嘉平四年諸葛恪於東興作大堤遏巢湖左右依山挾梁兩城魏諸葛誕來攻恪大破之

發興 元一統志地名在四川叙州府富順縣

合興 雲南志在曲靖府陸涼州係坊郭鄉鎮名

彌興 雲南志在姚安府大姚縣係坊郭鄉鎮名

建興 西溪叢語按寶林傳云能大師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大監二年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為寶林寺唐中宗改中興寺神龍中改為廣果開元中改為一興

定興 元王惲秋澗集論定興隸屬涿州事狀 切見定興新城二縣自亡金係京畿屬邑況根本所在勢無太重合無改正復隸涿州范石湖北征小集定興舊黄村虜新建為縣井邑未成 新城道次少人煙桑柘中間井徑寒亦有梁入來貴觸淚紅深碧掛長竿

釋法興 高僧傳釋法興唐洛京人七歲出家不恭流俗誦法華淨名經戒律軌儀有持無犯後建三層七間彌勒大閣大和二年端坐入滅詳興福傳

道興 高僧傳道興姓劉本住恭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私詣僧寺不肯還二親恐夭年十九決意定諸大光寺出家母為賊掠去離城六十里興後令尋逐至已被傷未絶賊見曰此僧誠為至孝逐母至此便不害命乃背母還城興遇疾患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界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於房内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精一至並為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寺詳明律僧

智興 高僧傳智興俗姓宋氏唐沼州人大業五年仲冬掌維那時鍾所後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亡沒初無凶告忽通

詩文 唐詩拾遺晨興 晨起竹軒外逍遥清興多早涼生戶牖殘月照關河旅食甘藜藿歸心憶薜蘿一樽如有地放意且狂歌宋張文潛宛丘集晨興 喔喔雞向晨風興隣里静朝光出東崗秋晚氣耿耿亭亭脫葉樹寒意已蹤勁草根有微露曉綠尚交暎老夫起黙坐覽物感衰盛忽然逐杯酒酣歌朝達暝 八月十一日晨興三首 老人秋少睡禪誦每晨興鄰雞春殘月牀蛩語暗燈高林烏聲起幽草露華凝拄杖蕭禪榻生涯一野僧 端居歲已晏秋履亦蕭然雲露窓前日秋明樹外天大江寒欲落諸嶺霽逾鮮白首無聊劇昏昏只醉眠 江上秋陰合柯山曉雨來貂裘欲辭汰紈扇已生埃落葉瀟相鵶晩花寒未開慇懃採黄菊九日泛清杯宋景文公集和石學士直舍晨興 高閣休殘暝層褫逼早暾芳風萬年樹殘月九重華枕欹淵魚夢衾貪驛路溫星杓壓城角天漢落河源廣唱千廬寂傳開萬戶喧煙浮紫蒸鬱春著翠梧園有客方岑寂紬書滯討論新年居右扇此地到西崑硯瀉含毫濕刀餘削牘痕鼓高白烏度頌雁碧鷄翻韋接雖黄凡同歡清白鮮古樂府有清白各異樽不因寬麗句誰創臂腫昏 病興 病興還見歲華陰身屬棗鞬久未任主畫固須煩孟博舟中州務悉委丑郎作書寧免清陳琳書瓶多似千仙丸玉已含餘餌甜酎銀甌喜細斟誰咲衣囊長夜實橫思新得漢臺金僧文珣詩晨興 晨興啓蓬戶當面來清風初日麗林光影左玲瓏悠然興心會物物皆沖融得喪豈吾事此道足自終感思成詩振衣起附火衣縅非華襟顧面出澄景理髮生道心日月互回斡雲霞幕飛沉覽鏡怯踈膚

腸增見高林晨光一以照樹色忽如金江南久泊塵境空狂吟送照珠玉質尺宅自良歲神凝與元化語簡合大音歲晚烏雀少天寒城郭深菘為有妙悟丹粹結工尋陸淮消滴滴冬日惟晩睡夏日思晨興嘉落明星高君凉朝日昇正襟坐堂上有几不設凭前陳聖人書凜若臨淵冰平生不苟利豈獨長友朋長飢君勿誚人各有不能 欲眺不能寐起坐此堂齋莊對斷簡左右陳朱黄湛湛一池墨梟梟半篆香老生不自達辛此夏日長奇歲長頭兒好勇不可當安得數年健興兒薦庚唐 秋日晨興 謝樹鷄知旦橫空鴈或寒但欣蘇肺渴未厭識衣單粥鼎湯初沸香篝火中殘讀書心漸孏顧影一長歎 晨興 小雨過郊墟晨興一事無殘稽重緒藥新燕蘋生鷄書細猶能讀行遲漸要扶藥畦恐蕪没且復課僮奴 未旦鷄三號將旦鵲摩鳴潮陂地曠快顧樂間此聲回首宦遊日鈴索攪玉叟未言簿書夢譏謗隨日生一飯百憂啟泥然懷抱清雨後初得霽晨庖有珍烹豈不念加粹侈汰恐易萌且當讀古書至味敵大羹 僕枕厭寒夜起尋殘火溫喑喑衆鷄動耿耿一燈昏野氣增霜力窓光淡月痕平朝非老事且復灌吾園 晨興未櫛盥扶杖並層丘斷雲東方行庭草露猶濕朝飢神益爽清虛自來入可憐歡鵲鵲隨母啄遺粒蝶殘紕蛘

喜鶯啼鷓鴣集。吾當一洗之。漱泉開玉波。三孔清江集 清寒薄體不成眠
起步庭除思悄然。正是雨晴寒食夜。杏花枝上月嬋娟 宵興 我眠何
由安擊鼓中夜起。出門若東燭月色照千里。屋瓦微有光。紛紛霜正委清
寒薄馭衣。六合氣如水。既歸整燈火。危坐閱書史。羸僮拭眠睫。待我色不
喜。閔之強應對。固已噤口齒。金壺溢水澌。城上更屢死。戍兵飽且昏汗浸
睡方美。援桴雖賤事。其實關衆耳。柰何司晨夕。倒錯一至此。惟有赤幘雞
喔喔鳴不已。 宵興視星斗。側身坐長嘆。秋風忽已至。萬木鳴珊珊。甚若
初執卷。結髮乃彈冠。功名當及時。一夫何由還。丈夫惜少壯。日月如走丸。
念躬黑尚塞筋力無所難。白首佩黃金。意氣亦已闌。所以乘騰心。顧盻生
羽翰。詩人詠嵩高。不爾歌考槃。胡爲兩未決。碌碌守一官。 晏興 天祿
辭書少衛扉出沐頻。貪成一枕夢。不識九衢春。日上吹塵漲。煙消曲突薪。
當闕且相買。潘官拙於人。邵堯夫詩 興亡吟 孫陳李三人。亡國體相似
雖然少有文。何復語英氣。曹劉孫三人。興國體相似。雖然少有才。何復語
命世。張鎡詩 壯山早興 出郭涼飆穩。山晨氣自濃。寺圍逢水斷。塔路過
煙重。咏木聲穿竹。凌霄色映松。世歡吾懶泥。邪遂此從容。趙蕃淳熙叢晨
興次李承韻 薄露收殘雨。疎雲漏曉暾。泥行從下上。歸逕得欲尋違作

晏重綠。舊書仍再溫。平生屏居趣。畢世願衡門。劉攽彭城集 晨興 宿露
寒猶重。升曦旦尚昏。高秋凋衆木。百里見平原。水涸看魚族。田收長稻孫。
寔山不可望。那復更南轅。宣城總集 閒梅二授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
爲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園見
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傖。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軼。爭
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達油壁車。莫結青驄尾。歲月倏可忘。行轍方未
已。思爾長簡書。翻然浩歸思。江山故國近。風動饒陽美。楚栖煙中黃。吳算
波上紫。還鄉閒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人所難。更畏秋風起。 三山林希
逸竹溪集 晨興和前韻 分劃元無欠興餘。化工最功是衆險。壯懷何
必風雲入。淨念須看露電。如妄在不妨雄拓。恣詩成自笑甫狂疎新來一
事尤堪訝。眠已躬昏學草書。咸淳毗陵志 曾幾 發宜興 老境垂垂八十年。又
將家上鐵頭船。客留陽羨只三月。歸去玉溪無一錢。觀水觀山都厭倦。聽
風聽雨不妨眠。從今布襪青鞋夢。不到張郎蓍卷邊。 送陸士倫之宜興 李
嘉祐 陽羨蘭陵近。高城帶水間。淺流通野水。綠茗滿春山。 江湖集 王
淵吟稾 送董倉歸宜興 幾工求閑請。今朝始得行。酒澆歸夢熟。詩壓去船平。
人憶隨車雨。天多卷舌星。家山未可戀。行復上青冥。宋王東牟先生集 送

蔣推官歸宜興 陽羨溪頭蟹正肥。三年客裏拂征衣。一川秋色背人去。
溪水西行故言背人 滿路黃花迎子歸。未用解裝紮故里。少須通籍扣天
扉。紅粧莫作離居恨。自有鶴雛接翅飛。推官道中期有侍子之慶故末章
及之 李大隱先生集 送江彥章之宜興 春江渺渺草芊芊。曉色晴嵐映
客船。結綬相先真偶爾。盡簪易失故依然。獲麟筆削關中斷。吐鳳文詞海
外傳。行李同途不同發。消魂回首各風煙。劉行簡苕溪集 宜興道中 客
懷無事口增愁。遍眼殘書懶即休。午睡忽驚如夢覺。亂山無數滿船頭。
江湖續集 沙門紹嵩 亞愚江浙紀行集句 待舟西興達閩 海湧銀爲郭
吳疆與越連。有山來枕上。無酒到愁邊。烈烈寒風起。悠悠落日懸。孤舟未
得濟。少駐祖生鞭。張蠙 杜荀鶴 賈島 潘閬老 唐太宗 晁
王昌齡 翁元廣 王之道相山集 送彥達弟赴西興鹽場 聞道西
興去。全家共小舟。別離江北岸。懷抱海東頭。閃閃風帆遠。滔滔雪浪浮。若
溪在何許。應爲故人留。 江湖集 四明陳允平詩 西興 西興潮平落
漁浦日初昏。鐵面雲收腳。沙頭浪積痕。樓鐘鳴野寺。船鼓入江村。回首長
安路。歸心幾斷魂。 毛珝吾竹小藁 晉暮船爭渡。都城隔岸聞。昔爲漁
釣地。今作利名關。潮挾塵中事。年催客裏顏。水偎花又發。吾欲老江灣。

西興寄呈 生平未始識東州。不謂招邀得浸遊。南鎮門前春望曉。西興
浦口浙江秋。風搏怒氣潮初落。山湧青冥雨乍收。豈爲登臨重回首。便呈
只在五雲頭。 錢唐陳起詩 西興道間 此心只欲與民安。不要人知
道有官。顧得篙來雖是小。買他船去却須寬。樓攻媿先生集 過西興 幾
載京塵涴客衣。江村乍入倍清幽。乘桑推參寒猶在。派水落花春又休。蒼
狗浮空驚易失。白駒過隙若爲留。細思誰似垂綸者。買酒烹魚百不憂。許
綸涉齋集 兩度西興 身世重逢弁維充。諫垣收拾到芻蕘。若無關事閑
愚處。何有微塵答聖朝。卿刊隙邊坊駁顏。君恩寬許逐漁樵。江神何事風
波惡。買雨錢塘試晚潮。劉龍洲集 過西興 奔濤洶湧欲騎鯨。船去錢塘
梓子停。何日子胥鞭楚墓。傷時周顗泣新亭。蚊蝱過耳蠻音惡。嫩螢叢人
海氣腥。吳下阿蒙非昔日。眼高相對有誰青。蘇洞玲然齋集 小憩西興
吳越相望一葦通。儂凡不隔半帆風。元暉有句無人識。盡在西興落照中。
滕元秀詩集 江上望西興 跨浦橋邊萬里風。客帆去盡暮江空。西興只
在斜陽裏。白壁青林淡染紅。徐似月臺集 望西興偶成 痕痕雪壁隱疎
煙。正是西興落日邊。潮水退黃山送碧。問人還有渡江船。喻良能香山集
點檢朝陵內人頂逆至西興道中紀事 平湖瀲灩搖春風。偏舟輕駛

如飛鴻去楊萬縷長青草傍岸棠桃醉臉紅滿空煙雨霏濛濛柯橋精廬
聞午鐘平疇麥苗青芃芃崇峯秀嶺紛玲瓏圖經未肯名巨窮兩施煙葉
交藤蘿吾欲圖之誰其工妙語却思六一翁解道山色有無中薄暮艤舟
依竹叢夜深點滴聽孤蓬天明利涉浮梁雄鐵清雖小炊煙重我生之辰
今適逢一杯不暇緣忽忽聊以新詩娛老慵龜山西北水溶溶白鶴橋邊
小梵宮海天茫茫空復空放眸一望日本東蕭山小邑河陽同桃李漫山
如錦幛谿旁驛亭名夢筆故居知是江文通西興浦口天連水滿眼長安
紫翠濃北礀禪師詩集陳襄陽歸長興　玉帳擁貔貅朝天奐借留熊虎
妝素定江漢耻横流傳有當時舜池無暇日遊貂蟬倆來耳又見出凳鰲
中子山前寺曾分畢頂巔去尋龍首約因此客兒歸白羽精戎律黃金
縷帶圍孔融傾座處西望幾科暉公自永嘉訪莫愁回惟揚志泰興道中
縣郭連青竹人煙近綠蕪地偏春事少山迴夕陽多晴水披巖落輕帆
[illegible]岸遥傳呼細扶艳吾老怯風波文天祥文山集杜句祥興　六月世傑
自碙川北遷至崖山止焉崖山乃海中之山兩山相對延袤中一衣帶水
山口如門世傑以為形勝安之　南遊夾海句送鐵六丈沃野開天庭橋
度損王驛下真龍竟啟寰當乾坤水上萍衡州送李大夫已卯正月十

三日泛舟直造崖山世傑不守山門作一字陣以待之及入山門作長蛇
陣對之二月六日又乘潮進攻半日而破死溺者數萬人哀哉　孤矢精
江海半壁百萬化為魚遭閣史帝子留遺恨過南安入洞庭故國莽丘墟
迸棹　世傑於戰敗後乘霧雨晦冥以數舟至未崖　未崖雲日高遠遁
風浪無晨暮懷台州鄭司戶寂寞翠龍偃兩今復在何許宿清溪驛
切行朝有船千餘艘內大船極多張元帥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
而不至北人乍登舟嘔暈執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疎舟工進退失據使
切至行朝乘其未集擊之殘不勝矣行朝依山作一字陣幫縛不可復動
於是不可以攻人而專受攻矣先是行朝以游舟數出得小捷他船皆闕
浙水千其心莫不欲南向若南船推鋒直前闖浙水手在北舟中必為變
則有畫議之理惜世傑不知合變專守法嗚呼豈非天乎　六龍忽蹉跎
別唐十五誡川廣不可泝送汝陽王地東風吹春水送程錄事乾坤莽回
互懷台州鄭司戶　幽燕盛用武昔遊六合已一家後出塞眼穿當落日
喜達行在滄海有靈查喜晴客從南溟來客從黃金今在否留別張使君
天高無消息幽人未忍即開口述懷南嶽配朱鳥望嶽地軸為之翻晦日
尋崔戢皇綱未為絶北征雲臺誰再論覽柏中允官制番陽志德興寓舍

經案朝看日書臆旗坐時時吟五字句戲誦百家詩破夢春風動無眠夜
雨知一生閑處着老亂髮如絲中興江湖集李泳詩　西興　山擁千家
邑江涵萬頃天洪濤春落日老樹秋荒煙失路或搔首長途爭著鞭勞生
幾寒暑半鬢已蒼然元黃嗣東英溪集西興道中二首　無馬可租衡晚
去有帆堪棄趁晴行初程便是蕭山縣噴火榴花兩岸明　狂走斷貽猿
鶴笑醉吟忽感歲時遷野橋流水湘湖路欲擷蓴絲飯于前楊仲宏詩送
張仲宣之宜興　南渡邦初造西山將獨賢立功何赫赫流慶尚綿綿報
國横戈數登壇授鉞專風雲方際會江海固周旋控除千鈞弩臨危七寶
鞭忠誠深足仗智勇實兼全自返亭橋後端持宥府權兵威終抗敵人力
可回天中第無崎者諸孫同類然初主同熊領有美自嬋嫣善學聞當代
能詩起妙年衛公猶故物鄭老竟寒氈璵璠青雲器泠泠白雪弦同遊雖
未達自販已無前政事無留意時髦欺比肩知樊無轉石縱辯若奔川特
達群公薦寒酸衆自憐姑為文學掾會覓孝廉船必見公侯復無論雨露
偏秋風鵰鶚健萬里正翩翩連百正集冬日晨興　開樓看雪坐半榻著
吟僧頑甚不知冷喚來還欲氷空庭眠病鶴凍壁立饑蠅鄰巷有貧者曉
炊猶未能楊叔能小亨集晨興　晨興意不懌茫然坐多時書帙空押案

盤飧懶拈匙筋骸厭踐蹋曳履下階基傷心窓外樹霜葉寄寒枝張文穆
公文集送張彥高赴宜興　與翁契誼久相親有子泉北坐上人此日絲
綸來北闕向年樞閥派西秦冷官當暑遲還暖舊學緣州屬更新回首家
庭才一水問安圖得寄書頻元明善清河集宵興辭　秋方横兮厲清月
瀣瀣兮露寒霜入兮森鳴捲感兮宵興嗚呼皇天胡厲天慄秋而不恒予
蚕傷山惨惨以改色木謝謝而懷忙人塗塞於退密物閉藏而懼傷曰平
分以四時執政私予受憾斯渠伏之或懷將弗屐諸層冰別灑酒而取醉
忘憂酣以遊神神既遊於玄邈吾何有於秋悉李莊簡公文集水調歌
頭　張武東歸十八日晚抵西興　晚渡呼舟疾寒日正蒼茫西興浦口
雲樹真箇是吾鄉聞說蝸廬好在小圃猶存松菊三徑未全荒收拾桑榆景
養丘換金章珥金貂擁珠履在巖廊只萬事何有一枕夢黃粱十載人
間憂患贏得蕭蕭華髮清鏡照星霜醉倒休扶我身世永相忘　周似周
瓢泉詞藁　廣宮春送袁仲野歸紹興　彩筆傳歌青衫捉劍懊中誰似
風流使檄瞻荼賓延接武後塵丞繼清遊晚雲春夢試回首星霜再周仙
曹書滿膺封文推一鶚横秋　扁舟乍可泛猶一鐘平湖數點輕鷗醉客
踈狂騷翁豪放二公同是朋儔仕而猶隱料出處胥中已等故雖好未許

歸來一賦休休

興氏

千家姓羽武都姓氏急就篇興氏後漢有謁者長興渠後魏慕容氏破後忌而誅之時有晃者不敢復姓皆以興為氏後認復舊姓

吳興郡

杜佑通典東至吳郡三百一十里南至餘杭郡百九十里西至宣城郡三百八十七里北至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餘杭郡鹽官縣界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宣城縣界二百六十一里西北到晉陵郡三百三十二里東北到吳郡二百二十二里去西京三千三百四十一里去東京二千二十四里戶六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口四十六萬一千四百七十九　烏程秦漢舊縣隋廢東遷縣入南有衡山左傳云吳伐越至于衡山即此是也　武康古防風國輿地志曰漢烏程縣之餘不鄉地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吳乃改會稽之餘既為永興分餘不為永安以協謠言晉以平陽已有永安縣故改此永安為武康有前溪封山禺山青山　安吉故障縣地吳興記曰漢張角之亂此邦獨守險助國漢朝之故靈帝分稱南鄉置安吉縣　德清舊名臨溪有吳光山餘不溪孔愉放龜於此溪　長城有十山若溪吳王闔閭使弟夫槩居此築城狹而長晉武帝置縣因以為名縣西八十里障郡故城即秦障郡縣城也今號為府頭是也　蘇穎濱集送吳思道道人歸吳興　一去吳興十五年東歸父老幾人存惠山唯有錢夫子一寸閑田晚日蹤　邀遊海上異逢人客坐山中長困門去主只今誰定是相逢一笑各無言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宦遊莫向長城窟冬冰折膠弦亦絕吳中臘月百事便蟹黃黃金鱸膾雪京城舊友一分散近憶吳興須滿頰世事反覆如飜飛今日共縣前益岳畏人但恐去不遠適意未嘗歸來遲借問校讎天祿閣何如江海同遊嬉　顧況詩送李侍御往吳興　世間只有情難說今夜應無不醉人若向洞庭山下過暗和澆溼聖如神　張文潛宛丘集赴宣城守吳興道中　秋野連雲靜三吳稻熟時風江客帆疾晴野鴈行遲草木霜天曉山川澤國平宣城不負汝好樂謝公詩　許渾詩送客歸吳興　綠水棹雲月洞庭歸路長春橋懸酒幔一作幌夜栅集茶檣若葉況溪腰蘋花遠郭香應逢柳太守為說過瀟湘　范石湖詩李深之西尉同年談吳興風物再用古城韻　李侯昔遊吳蓬舟鎖蒼茫風鬟與霧鬢共濯玻瓈光采花不盈掬日暮雲水香還登縹緲樓離褷酒淋浪卷箔納星月蹋筵挾伊涼安知有恨事但恐羨雙蒼風吹落窮谷草深麋鹿場高閣昔炎熱游子悲異鄉尚喜簡書省期會無忽忙猶餘作詩苦消度如東陽　秦觀詩吳興道中　過盡華門下十年守

一方胡為御舟者挽我置此傍青山不肯盡流水欲意長肆云道理遠兄樽有酒漿　蘇端明集送胡武平出守吳興　東南有佳士文章志清嵩翩然請郡章入居使君府雪水生春瀾瑩靜沙可數霽日明旌旗長風送鐃鼓煙帆十丈舩湖山一杯土橘柚客亭秋茶香齋閣午神欲所適見動默造幽觀應念懷舩人岳頭證魚鶩龎濕擺白蘋集送至吳興春事已過綠陰森然小園可愛摘青梅釀黃酒一首　為客清霜重歸來夏木蒼鷲悲大童非覺微長花絮今無迹園林未肯荒青梅應可摘臘酒要開甕　梅聖俞宛陵集依韻和正仲賦楊兵部吳興五題　雨過見虹明長橋欲臥城聽閒晴氣入空際畫涼生有扇使看畫無水自覺清人知太守姓不滅漢公名　又清風樓　明月橋　君頤堂　逍遙堂　各評下字　張舜民畫墁集送孫積中兄侍次吳興　驊騮不惜換舟行人到歸時意氣生五馬未來迎使節四鄰何事作離聲焚黃此去榮鄉里壘老相看老弟兄來歲北來如訪我時書預到判陵城　胡文恭公集送陳鐸歸吳興　六篇高論吐虹蜺報罷扁舟擊汰歸地上麒麟須遠到天邊鷹隼且早飛秋來若下鄉醅熟寒去江頭鱠縷肥莫嘆蹭和猶未售玉螭瀛翰侍君揮　秦昭伏滿譬華林　馬碧梧玩芳集外孫來饒歸吳興　出門一別行千里閉戶歸居讀五車天路塵冥車服隙世科壘濕字翩鴉續綳尚憶春醪報雲含無令暮靄遮晚歲飾中吾侍豪高空摩翩汝橫科　琛宗微先生集如吳興舟中讀白樂天詩有作　離離雲樹泛朝曦十月江南未變衰縱棹千尋雪溪水散懷一卷樂天詩平生名宦休回顧隨分追遊且自欺不敢將心比餘事逍遙何似洛川時　虞儔尊白堂集赴吳興初入境是日立春　詔書催發大預預十一月二十一日除書下凡七次拔受省劄催赴之任　千騎東來喜望塵不為尋芳寧較晚固應入境便頒春風和漸覺旌旗轉野曠遙聞鉦鼓新千里嗷嗷方待哺自慙何以慰斯民　劉行簡苕溪集曾宏父將遊吳興示所和葉內相八首次其韻以守亦和故并及之　蘋洲景物寂惱客無賴山色只供愁短棹從渠繫煙雨春谷併在水南頭　並山微徑自曲折野人種花無數蹊大傅風流猶可想樓船皓齒合招攜　謝家溪亭花鎖碎尚憶故歲春未闌覓得小航衝雨占濕紅飛處忍朝寒使君覓句自超絕一作逸江邊烏臼能絕人我疑祕思有天巧洸漾胸中百頃春　官閑亦復一笑適理檝及此春日晴追吟乃得伯宏父便覺侯喜無詩聲　老來文字讀不入抽思軋軋如涸泉從君數作入社客正恐釜豆相泣煎　有懷玉堂前學士典冊汗漫真全潮子向白雲深處覓而

山溪館帶長橋　翰林久袖經綸手筆力游戲春山川要試皐夔致君術
不應牢落着幽禪　王十朋梅溪集聞得吳興　莫年身似杜陵翁淫落烏
蠻白帝中聖主哀憐不終棄乞祠却得水晶宮漫游集送人歸吳興　溪
水穿城湖遶門萬家樓閣照青春相逢僮僕皆水玉知是水晶宮裏人
梅花未笑水主濟溪上門開鷗鷺飛吳娃自唱江南柳船頭來接主人歸
江子匯西月河斜半城荷芰半人家歸來釀酒會鄰里紫蓴羹罷行春
茶　君家陂下小水關終日坐對釣魚人令我買扁舟會相訪壺中自載烏
程春　朱晞顏泉吟藁吳興雜詠　吳興山水窟清遠古今聞水入孤城合
山來別縣分寒川明野燒曉碓濕溪雲試貫烏程酒微醺透客醲　兗陵
群英集　汪澤民送沈青山歸吳興　貴會秋風起江頭送別吟飛騰來
紱望迢遞白雲心蒼畫風烟合何山草樹深憑君訪陳迹吾祖舊登臨　番
陽志龍文達詩　贈賁原振歸吳興　吳興山水天下奇生賢孕秀無休
時松雪困學事已非吾於賁子今見之賁子之才世所希素志不顧為栖
栖仕年挾策應徵辟望仕柏府來江西江西總轄十三府幾陪繡斧勞驅
馳重來過我未一秋昔何悅豫今何悲憐君不聞立仗馬一鳴斥去夫何
疑良材杞梓或寸朽雖有連抱無由施慈親堂上髮如雪此身詎忍長違

離微猿不比為鍾蔘寸草吳報三春暉翩然拂衣賦歸去扁舟已望苕川
淈鳴呼孔子不欲為荀去衆人豈識君子之所為楊仲弘詩和張仲實之
吳興舟行雜詠　水程通百里雲樹隔千層鶴髮歡相見龍門羨獨登文
辭無乃壯括約尚能勝仰止情何極吾為附騏蠅　風流須我輩邂逅及斯
時道衍愌經濟文章出咲嗜由來天下士絕異里中兒他日金閨彥娟娟
想翠眉馬易之金臺集贈沈元方歸吳興兼簡韓與玉　春城飛絮曉紛
紛金水河邊更送君闕下馬卿憐作客江南沈約寂能文天圍斷岸歸飆
遠水落黃河野樹分寄謝平生韓處士別來應是賦停雲　送趙彥徵上
舍歸吳興　春雨絲絲着杏花曉寒如霎擁悠悠東風客邸還飛絮三月
王孫正憶家張翥文章多中選陸機兄弟總才華十金欲購長門賦遲子
來乘駟馬車方徵積甘首至未不序林小盎以文學首稱　趙子昂詩
至元庚辰繇集賢出知濟南變遷矣　五年京國誤蒙恩乍到江南似夢
魂靈影時移半山聖水痕初淡一溪渾宦游久有愛容志昏娶終孚向子
言政以疎慚無補報非干高尚慕丘園　多病相如已倦遊思歸張翰況
逢秋鱸魚蓴菜供無盡鴻鴈稻粱非所謀空有丹心依魏闕又携十口過
齊州如何得似沙頭鷺飛去飛來得自由　國朝高季迪鳧鳴集送蜀山人

歸吳興并寄菁山靜者　南滿無岩草任鴻度稍飛何當抄秋節脆臨水
送將歸既我不能澆君心應如還朔惻袂始判道送帆已做人寒桂樹落
人在山中稀還與同他者更制辭羅衣周竹坡老人剬吳興道中頤厭行
役作此曲寄武林交舊　雨中花令　山兩細泉生幽谷水滿平田雪蠆
紅蠶熟後黃雲隨步秋開武陵烟壞數聲雞犬則是山川嗟老去倦遊
跡長恨華顛行盡吳頭楚尾空能為登千嵗不如休也一番歸去依舊
雲山張子野調傾杯吳興橫塘靜水花飛影孤城浮玉無塵五亭爭景
畫橋對起乘虹不斷愛溪上瓊樓倚雕欄久飛雪遠人在虛空日生溪海
寒漁花泛將歸可抑　正是草長翁老江南地曉汀洲日晚更茶山已過
清明風雨暴十嵗啼鳥怨芳菲故苑深紅盡綠叢陰濃青子枝頭消更君
莫放吾
春綫

永興郡

隋書地理志永興郡梁置瀧州統縣六戶一萬四
千三百　瀧水　懷德　良德　安遂　永業　永熙

新興郡

杜佑通典東至南海郡義寧縣界四十里南至恩平郡界
八十二里西至晉康郡二百七十二里北至高要郡百四
十里東南到南海郡三十四里西南到銅陵郡百七十里西北到晉康郡
三百七十二里東北到高要郡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五十三里去東京

五十里戶四千五十口九萬一百五
十領縣三　新興　永順　索盧

始興郡

杜佑通典東至南康
郡界七百里南至南
海郡八百里西至桂陽郡五百里北至仁化縣三百二十里至山無路東
南到南康郡界七百里西南到桂陽郡師子岡界四百二十里西北到南
海郡界二百二十里東北到仁化縣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
二里去東京四千百四十二里戶二萬四千二百口十六萬八千九十始
興梁置安遠郡　曲江有玉山溪舊縣　仁化　湞昌　翁源陳清遠縣　樂
昌　江西路　隆興府　筠州　袁州　撫州　吉州　贛州　興國府
臨江軍　建昌
軍　南安軍

隆興郡

宋黃山谷建章錄豫章郡　南昌州
鎮南軍唐章郡隋洪都　豐城紫求龍
沙豫章記云郡北有沙九月九日所遊宴處以木氏都陳留風俗記曰以
太氏都畝昊名州南接五嶺北帶九江當吳宋地深章之地云云吳頭楚
尾滕方東序云世謂豫章之地為云云襟帶江湖控引荊越滕王
閣為第一韓愈作記曰江南多游觀之美而云云吉有張得把持之得令修
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同上王公勃爲江南西道
八州之人前所不使又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縣聞

小者三變。春花秋楫，陽開陰閉，六去落霞與孤鶩齊飛，秋天共長天一色。王勃滕王閣大宴序。投書渚昔殷羨中共各為太守，共郡之日，七人寄書百餘函，行次石頭，以書投水中，故時人號書投雙井出茶。歸田錄：為草茶第一。東南一都會南豐東門記：在江湖之間，東一都會也。西山周上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東湖南豐徐孺子祠堂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孺子臺周上。南方以為世寶，稹方來眉事，丹及子事，當為江西觀察使，政尚簡易，去。南州高士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衆怪之。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後漢。飄韻之聲有若齊音書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以講誦為業，與同載遠，常所同游自遠而至。去去太元中，太守范寗亦涂得通將，在郡立鄉校，教授常數百人，由是江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周上。人稱鄉氣豐城寶劍之精上徹于斗牛，雷煥為令，掘地得雙劍，曰龍泉，曰太阿。見一劍與張華，後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持劍行經延平津，忽躍出化為龍，使人沒水求，但見兩龍。天開翼軫之疆，地扼江湖之圍。新書：吳於洪州分野，江有潯江，湖有鄱[illegible]。梅福士官空餘故沼，陳蕃下榻尚有餘風。新書：梅福為南昌尉，去官棲遁後長于入洪崖下山，王焉山有梅福壇。陳蕃為郡時，徐孺來，即下榻處，即縣之今徐孺子亭在焉。鸞岡鶴嶺方輿記云：西山中有鶴嶺，高相九江西部。九江西部為一都會。新洪州出文，先者徐孺陳蕃為豫章守，至使門徐孺小所在，殆有之[illegible]三十年來為邦伯，流之際，不聞記云太守[illegible]況事此邦今十年而來為邦伯，以黃韓為原之化，是吳楚剽輕之俗，雅歲久作洪州，西山城而沖訣，大宗公陳江[illegible]平宜仁清，正得刑用云大里[illegible]之間[illegible]前輩後李江志李[illegible]中間新翁人振家直[illegible]人以況曆事[illegible]日前[illegible]後李。蔡九峯集送江端伯之隆興　人生幸嘗惟別離，況復心相知。年酸話別語不出，相看執手徒依依。問君西遊何歸期，長途巉巖不可思。春寒日暮山谷裹，寒風凜凜吹人衣。中林啞啞鳥欲棲，徐徐虎豹夾路啼。路傍古屋掩柴扉，空房獨宿生新悲。家山昨夜春始至，桃花初破梅花飛。自非丈夫剛自許，誰不去住生孤疑。惟君與我同此志，西湘東越頻驅馳。番易浩蕩六百里，南昌風物雄江西。西山中峙高崔嵬，滕王傑閣橫江開。五更東望紅浴日，魚龍蚊蜃驚相猜。陽門青松青可把，劍池清水清可吸。異人鶴嶺遺金丹，中米蒼蒼風常寒。遊人西遊止此地，眼明足健應忘還。閒山豈足展羽翮，湖光望極天地寬。既鵬變化知有托，歸來長鋏竿須彈。董嗣杲廬山集送徐性初歸隆興　歲華鬢髮行色水雲中，南徑寒花在，西山落葉空。別情今夜酒，歌續古人風。歸隱東湖上，忘機狎釣翁。　文天祥詩　入還隆興　隆興自昭沃從忠義奮起於江，在府城指畫，退而傷之。臨江久徘徊，山寺再讀徐孺碑。張九齡　交遊颯向盡，宿昔二公到今耆舊悲。[illegible]江湖續集送張權守歸隆興三首　醞釀誰忍向人醒，櫃帛囊金俗已成。別貯無名錢百萬，張侯直與水爭清。　賢侯稱職合為頁，此是宜春父老情。不道君王精選表，漢廷近日缺公卿。　梁公歎屢不之賢，尺一紫泥來日邊。不必送君向南浦，就攜彩隊去朝天。

義興郡

漢書周玘傳：元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隋書地理志：義興縣舊曰陽羨，置義興郡，平陳郡廢，改縣名焉。又廢義鄉、國山、臨澤三縣入焉。有計洞庭山。舊唐書地理志：義興縣，漢陽羨縣，屬會稽郡，晉立義興郡及縣。武德七年置南興州，又分置臨津、陽羨二縣。南興州領義陽、羨臨、津三縣。八年廢興州，及陽羨、臨津二縣，義興復隸常州。文苑英集：李華送薄九自牧往義興序　中明捨而能曠乎遠，體哀而人罕知之。陽羨山深水闊，隅幽阻，而人罕知之。以中明之玄姿，默識陽羨之清淑秀石，人乎哉。之子所以為貴也。詩者輔佐情懷，其舊俗則泰伯之讓德，延陵之高風，因是而阻王孫緣物而興之遠也。宋胡寅斐然集送余澤還義興　抉東津渚兩部，想君俊南州。隨計吏相逢冠歲，壁池頭顱覺詞華。使人惴謂置雲路姿騰踏，豈料霜蹄多蹶躓。君才視我不啻如，蓄積邪堪五經笥。已窮孟軻不動處，得表窮通歸一致。每懷會合未曾歎，報復鴻燕春秋異。寸莛才欲撞春容，不盡之音耳空記。去年解后得所願，千里過我少停驂。團爐燒栗忘夜分，踏雪訪梅喜春意。窮團細看百卉動，陟樹滿把千峯翠。讀君舊詩黃鐘律，觀君新德清廟器。默求至善不近名，下視摩厲悪非飾智。常廣涉世傷蹔舉，見踏持行合謹細。值君隱憂方食蘗，而我美疢如紛臂。飛觴引滿不復能，戰飲吳門夢中事。來菊聊同茗盞清，九丈時歸樂婆利。忘言贈公豈肉骨，益友覘予直補劓。浮雲聚散古則爾，人生出處孰無累。閒道雙珠已候門，便乘一葉同撣翅。朱樸婉娩託旅夢，紅樹靠微攪離思。一區衡山勿負約，三絕麟經更涵粹。得時而駕諒不免，有使且寄相思字。輿地紀勝：李嘉祐送陸士倫宰義興詩　陽羨蘭陵近，高城帶水閑。淺流通野寺，綠茗蓋春山。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三　十九庚

興

紹興府

領縣八 舊六新二

山陰 倚郭　會稽 倚郭
上虞　蕭山
嵊縣　新昌
餘姚 舊州　諸暨 舊州

府縣圖　建置沿革
至到　城池
坊巷　橋梁
鄉都　圍池
堰閘　風俗形勢
戶口　賦稅

土產　土貢
山川　祠廟
寺觀　壇壝
官制　廨宇
學校　兵防
古蹟　宦蹟
人物　文章

紹興府八縣總圖

北
西
東
南

紹興府四隅圖

北
西
東
南
紹興府
卧龍山
山陰縣

紹興府公廨圖

北
西
東
南
卧龍山
紹興府
通判衙
同知衙
推官衙
知事衙

山陰縣圖

會稽縣圖

諸暨縣圖

蕭山縣圖

餘姚縣圖

上虞縣圖

嵊縣圖

北

西

東

南

新昌縣圖

北

西

東

南

建置沿革

本府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揚州之域其山鎮曰會稽牛女之分　夏禹會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於越周敬王時有越侯夫鐔子曰允常稱王允常子句踐立為吳夫差所敗棲於此後併吳而有其地後為楚所併其地盡入于楚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滅楚以越併入吳地。共立會稽郡漢高帝六年封荊王賈十二年封吳王濞並為會稽郡地景帝四年更屬江都國後國除罷為郡東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西為吳郡東為會稽郡三國吳少帝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永安三年分為建安郡寶鼎元年又分為東陽郡晉為會稽國咸和四年改會為郡宋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等五郡置東揚州齊梁並因之隋開皇九年改東揚為吳州大業元年又改為越州三年罷為會稽郡唐武德四年置越州總管七年改為都督府天寶元年改會稽郡乾元元年分置浙江東道節度治越州大曆五年改置浙東觀察使十一年省以屬浙西永貞元年復置。廣明元年陞義勝軍節度五代錢氏據兩浙地號吳越王宋至道中屬兩浙路又以越州為帥府紹興六年陞為紹興路元為紹興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為紹興府屬浙江承宣布政司紹興府志越之封域西北距江抵海東南薄明台金華諸郡內包八縣外周迴幾二千里蓋浙江之甲郡也故於其城郭之所建市鎮之所在鄉都之所布道里之所至者不得不詳錄焉若夫府縣之沿革分野之所屬則又皆按夫古書而志焉者也　紹興府一名會稽一名越按舊志自唐虞以來禹平水土別九州時地隸揚州之域禹後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遂命其山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之謂也至夏后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以奉禹祀其後有句踐者為越王始號於越及秦始皇降越通浙江東西始置會稽郡以治吳前漢時亦治吳領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鄮富春冶回浦二十六縣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西為吳郡海鹽等縣屬焉以東為會稽郡領山陰鄮烏傷餘暨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陵官十四縣治山陰縣章安即回浦永寧分章安而立者東侯官即冶縣皆漢光武所改置吳寶鼎元年分會稽置東陽郡以烏傷等縣屬焉會稽領山陰永興諸暨上虞餘姚句章始寧剡鄞鄮十縣內永興即餘暨吳改名始寧即上虞南鄉漢時分置晉改會稽郡為會稽國宋罷會稽郡府復為會稽郡皆統縣十齊梁陳因之隋改會稽郡為吳州又改越州尋罷州為會稽郡併餘姚鄞鄮入句章縣及剡諸暨統縣凡四唐武德四年又改越州以剡置嵊州并析置剡城縣後廢嵊州為剡縣以鄞屬會稽統縣凡五天寶元年復為會稽郡乾元元年復改為越州宋建炎五年高宗南渡改為紹興府領山陰會稽蕭山諸暨上虞餘姚剡新昌八縣內蕭山即永興唐改名新昌梁錢鏐析剡縣而立者前元改紹興府為紹興路今復為紹興府統縣亦八會稽志越在唐虞時禹平水土制九州而越為揚州之域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釋云會稽在山陰舊經云塗山在山陰縣西北禹會萬國之所在傳哀公七年魯大夫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說者遂疑塗山非會稽今塗山之名有四會稽壽春之外復有渝州之塗山杜子美賦禹廟詩者文字音義云嵞音塗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之宣州當塗縣也杜預獨指壽春之塗山為禹合諸侯之地宜必有據然按史記夏本紀贊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裴駰注引皇覽曰禹冢在山陰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苗山曰會稽家語孔子曰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

至禹致而戮之其骨專車封禪書曰禹封泰山禪會稽由是論之禹既合諸侯於會稽則知魯大夫所謂塗山非會稽明矣至夏后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舊經云春秋貶之號為於越按春秋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西漢云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顏師古云句吳猶于越也太伯至德初無所辭待從其俗爾公羊云於越者未能以名通也穀梁范氏注云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然竊有疑焉越於是時猶未預中國會盟未嘗與中國通也經書於越入吳非越自稱明矣豈書於經者乃吳王告同盟之辭歟哀公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魯始使越據此可知且以句踐為君而種蠡為臣果未能以名通者乎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之役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
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
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三月越及吳平吳越春秋謂吳封
地百里於越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曁有句無亭北至于禦
兒今嘉興有禦兒鄉西漢功臣表兩侯傳有語兒侯東至于鄞西至于姑
蔑今太末地也廣運百里句踐乃與范蠡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
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
賜句踐胙命為伯諸侯畢賀乃徙都琅邪漢書地理志云琅邪越王句踐
嘗治此起館臺有四時祠吳越春秋亦云越王於此起觀臺周七里以望
東海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
翁卒子王翳立王翳遜國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王翳遜國之賢
君蓋吳太伯之儔也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按此句
踐至無彊寔六世舊經云五世者誤也王無彊時興師伐齊西伐楚與中
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於是越遂釋齊而
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

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
君皆其後也　會稽郡　秦始皇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翦遂定荊江南
地降越君置會稽郡治吳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用廷尉李斯議分天下以
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
御史掌監郡漢興高皇帝六年以其地封劉賈為荊王黥布反荊王賈死
之無後十二年封劉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孝景帝四年吳王濞反
誅乃復為會稽郡越絕外傳曰漢孝景五年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之也
舊經云後復屬江都國江都王建有罪國除乃更為郡按漢書地理志廣
陵國注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劉貢父云
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也吳朱育以強記稱且距漢未遠仕本郡門下
書佐太守濮陽興問漢封諸侯事而育所對亦止言劉賈為荊王濞為吳
王濞誅乃復為郡治於吳亦不及屬江都事也前漢志領縣二十六後漢
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十四縣為會稽郡治山陰東晉為會稽國改
太守為內史宋武帝永初二年罷會稽郡府復為會稽郡齊梁陳因之隋
為吳州改越州尋罷州為會稽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唐

武德四年為越州天寶元年復為會稽郡乾元元年復改為越州　越州
越州隋大業置古會稽郡也因郡為名置刺史為按漢武帝紀元封五
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顏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
常治所以秩分行部所察六條秩六百石於是乃復禹貢九州之名而增
以周之幽并與漢所制之朔方交趾以為十三州也會稽自昔常隸揚州
晉王羲之為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數檢校郡事羲之恥之求分會稽為
越州不果遂稱疾去郡誓墓終身不仕其後至隋而會稽乎為越州蓋本
於此宋齊梁陳會稽自為東揚州刺史不復受察於揚州雖浸異古制然
猶未至盡廢刺史之職或以刺史行太守事如曰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
守是也隋制舊有兵處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如曰都督會稽等郡諸軍
事是也或加使持節隋唐而降支郡皆稱刺史但領一州而以州統縣與
他州等故又於此置總管府以統其屬州隋文帝初平江南改曰吳州大
業中遂改為越州尋罷州置郡以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所察六條
略如漢制唐武德四年復為越州置總管領州如故七年又改總管為都督自
是改吏不常郡則曰太守州則曰刺史其實一也至乾元元年遂為越州
大抵越州其實與會稽郡同非復如漢十三州之重刺史亦非復古之部

刺史但以總管都督領刺一道爾　紹興府　宋建炎三年十月庚申車
駕自杭州巡幸御樓船渡浙江壬辰幸越州四年四月癸未御舟自溫台
回駐蹕越州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紹興越州官吏軍民僧道上表乞賜府
額昔唐德宗以興元元年巡幸梁州改梁州為興元府於是朝廷用興元
故事改越州為紹興府初車駕幸揚州駐蹕逾年又嘗經郊祀然未嘗建
為府則紹興蓋特恩也車駕既移蹕臨安首命前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
原本缺　故守謝到任表曰翔是肇新府號久駐　原本缺　之故棲
屬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迹服卑宮菲食之勞又謝賜行宮充本府
治所表曰廣廈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皆言上駐
蹕之久而宮室無所增葺也浙東提點刑獄曾楙舊為史官見日曆所書
紹興二年正月車駕移蹕臨安閏四月戊戌詔紹興府行宮復作府治上
曰時方艱難若不賜與則須別建賜之所以寬民力也州額初題越州大
都督府既賜府額當題云紹興大都督府而右朝奉大夫吳說乃題云大
都督紹興府議者或非之　歷代屬州　會稽郡自漢順帝時遷治山陰
其所領山陰鄮烏傷餘暨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候
官猶十四縣其地南踰閩越西限浙江東北至海而止提封數千里自

秦漢常為都會晉渡江後三吳之豪諸郡會稽與不來亦足見當是時會
稽承號冨實常為本根之地故諸葛恢為會稽常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
中也宋書文臣曰江左以來根本於揚越又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數十
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又求宋漢紀許子將曰會
稽冨實采之所令以此論之會稽自古以冨實名者徒以鏡湖之利也今
民盜湖為田湖廢幾盡按晉宋間謂會稽為會吉三國志謂吳郡會稽為
吳會二郡張紘謂孫吳吳會則荊揚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
桓傳云部伍吳會二郡是也前輩有讀會字為都會之會或者以為不然
今姑兩有吳會郡遂丞其孫後漢末孫策略平江左渡浙江自領會稽太
守策卒曹操又表其弟權為會稽太守以統江左諸郡三國志云策渡浙
江以其舅吳景為丹陽太守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朱治為
吳郡太守而策自領會稽太守是也孫權謂虞翻曰孤有征討事不得遠
府卿從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興平四年策乃分章安永寧之地置
松陽縣吳錄云取松樹木為名又置始平縣改章安曰羅陽縣至吳孫亮
太平二年又置臨海縣立會稽東部為臨海郡以臨海始平松陽羅陽四
縣屬焉於是會稽始有屬郡初後漢建安中孫氏分東候官之地立邑即

以年號為名曰建安縣按續通典云孫策建安十二年立按是時策已死
又置南平漢興二縣以屬會稽南部都尉至孫休永安三年遂割會稽南
部為建安郡孫皓寶鼎元年又以漢末以來分烏傷太末之地所立新安
豐安長山吳寧遂昌永康定陽并烏傷太末凡九縣置東陽郡至晉又分
臨海郡之松陽羅陽東陽郡之遂昌凡三縣立永嘉郡乃今處州晉既平
吳立東候官為晉安郡分隸揚州東晉以會稽郡為王國併隸揚州宋永
初二年正月罷會稽郡府遂復為郡孝建元年立為東揚州統會稽東陽
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大明三年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而東揚州直為
揚州以豫章王子尚為刺史加都督八年冬復以王畿諸郡為揚州而會
稽還為東揚州統郡如故永光元年秋八月始改是年為景和元年東揚
州併揚州梁普通六年復以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及建安晉安
二郡立東揚州大寶二年湘東王繹承制以陳霸先為都督會稽東陽新
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承聖三年以陳霸都
督會稽十郡諸軍事會稽太守陳永定三年改永嘉郡為縉州尋省東揚
州併屬揚州又分建安晉安二郡權立閩州天嘉元年以徐度為使持節
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建安晉安九郡諸軍事鎮東將

軍會稽太守天嘉三年侯安都破留異東陽平六月以會稽東陽臨海永
嘉新安新寧晉安建安八郡置東揚州以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鎮東將軍
東揚州刺史光大二年割東揚州晉安郡為豐州隋開皇九年改東揚州
曰吳州置總管府煬帝大業元年正月廢諸州總管府尋改吳州為越州
改東陽郡為婺州又改永嘉郡為處州尋改為栝州而廢臨海郡大業三
年四月壬辰改州為郡越州曰會稽郡婺州曰東陽郡栝州曰永嘉郡唐
武德四年平李子通改會稽郡為越州置總管府改東陽郡為婺州永嘉
郡為栝州復故臨海郡為海州復故建安郡為建州又以剡縣立嵊州并
析置剡城縣析故句章縣地置姚州鄞州以烏傷縣地為綢縣置綢州并
析置華川縣析信安縣置衢州以龍丘縣地置穀州并析置白石縣以縉
雲縣地置麗州以松陽縣置松州以桐盧分水建德三縣置嚴州五年以
永嘉縣置東嘉州并析置永寧安固橫陽樂成四縣屬焉是歲改海州為
台州七年改總管為都督府廢姚州入餘姚縣來屬廢綢州入烏傷縣更
名義烏屬婺州廢嚴州以桐盧縣屬睦州八年廢鄞州以鄮縣來屬廢穀
州以白石縣入信安縣廢麗州為永康縣屬婺州廢松州為松陽縣貞觀
元年廢東嘉州省橫陽永寧二縣以永嘉安固二縣併隸栝州廢嵊州以

剡縣來屬是歲始命併省分天下為十道越州督越婺泉建台栝六州隸
江南道高宗上元二年又分栝州之永嘉安固兩縣置溫州垂拱二年又
析婺州之常山信安龍丘復置衢州景雲二年分天下為二十四都督府
以統其屬州越州所督不滿十州定為中都督府既而以其權重皆罷之
開元二十一年分隸江南東道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割鄮縣置
明州天寶元年改越州為會稽郡溫州為永嘉郡而栝州為縉雲郡台州
為臨海郡明州為餘姚郡建州為建安郡衢州為信安郡乾元元年復改
會稽郡為越州縉雲郡為栝州信安郡為衢州永嘉郡為溫州餘姚郡為
明州東陽郡為婺州臨海郡為台州新定郡為睦州領越睦衢婺台明處
溫八州治越州隸浙江東道大曆十四年廢浙江東道建中元年復置二
年復廢貞元三年復置浙江東道領越婺台明衢處溫七州而睦州隸浙
江西道皇朝因之紹興元年升為紹興府所領州如故　歷代屬縣　前
漢志會稽郡治吳領縣二十六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
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鄮富春冶
回浦舊經云光武改回浦曰章安以治立東候官分章安立永寧縣通典
云永嘉本漢冶縣地後漢改為章安續通典云漢書東甌舉國內徙乃以

其地為回浦縣屬會稽郡後更名章安又以章安之東甌鄉為永寧縣隋為永嘉縣初西漢以毋反覆險阻為後世患遷其民江淮遂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稍出立為冶縣顏師古注云越王冶鑄之地後又名為東冶縣後漢光武時又曰東候官今閩縣是也言東以別其西如閩縣居候官之東故曰東候官以此又知候官之名已久冶之地不一後因其名以為縣也一云秦立胡候之官於此故名通典云後漢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此為南部都尉東部今臨海是也大抵南至晉安東至章安皆冶縣地詳而言之則閩越為冶而東甌為回浦原其本皆考地也順帝永建四年陽羨人一作陽羨令周嘉上書以吳越一國周旋一萬一千里以浙江山川險絕求得分置遂分浙江以西為吳郡以東為會稽郡三國志吳永書云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以浙江之北為吳以南為會稽還治山陰舊經云領山陰鄮烏傷餘暨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候官十四縣治山陰又分上虞南鄉為始寧縣初平三年分太末縣置新安縣分烏傷南鄉為長山縣興平二年分諸暨之大門村為漢寧縣又分章安之南鄉為松陽縣建安四年孫氏分太末立豐安縣又分信安立定陽縣建安二十三年分太末立平昌縣晉志曰遂昌吳分永寧立南始平縣今

之天台又分烏傷之上浦為永康縣分章安立臨海縣改章安為羅陽縣餘暨曰永興縣漢寧曰吳寧縣吳少帝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分臨海南始平松陽羅陽四縣屬焉續通典云孫策於建安十二年分東候官之地立邑即以年號為名曰建安縣屬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志云永安三年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而縣為屬孫皓寶鼎元年分會稽為東陽郡以烏傷太末新安豐安長山吳寧平昌永康定陽九縣屬焉而會稽領山陰永興諸暨上虞餘姚句章始寧剡鄞鄮十縣晉地道志宋州郡志領縣皆十隋平陳廢山陰永興上虞始寧為會稽縣併餘姚鄞鄮入句章縣及剡諸暨統縣四唐武德四年以剡置嵊州并析置剡城縣析句章之餘姚置姚州析句章之鄞置鄞州七年補公祏平廢姚州以餘姚縣來屬析會稽立山陰縣八年廢鄞州為鄮縣嵊州為剡縣並來屬省山陰縣復入會稽凡統縣五垂拱二年復置山陰縣儀鳳二年復置永興縣開元二十六年割鄮縣置明州天寶元年改永興為蕭山縣大曆二年因刺史薛兼訓之奏省山陰縣七年刺史陳少遊復奏置焉貞元元年刺史王密奏置上虞縣元和十年又省山陰入會稽縣十年復置梁開平中錢鏐析剡縣立新昌縣皇朝因之領會稽山陰蕭山諸暨上虞餘姚剡新昌八縣宣和

三年方臘既平七月丁卯詔越州剡縣改名嵊縣與睦州改嚴州歙州改徽州及睦州青溪縣改淳安衢州龍游縣改盈川皆同時也　廢州　會稽郡漢領縣二十六至漢末六朝而降析會稽所隸縣為郡今為州軍二十四會稽一郡獨領漢故縣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剡凡六亦可謂盛矣至唐初以州境獨大於它州故析剡縣為剡城縣立嵊州析餘姚縣為姚州武德七年廢姚州復以餘姚縣來屬貞觀元年廢嵊州復以剡縣來屬　廢縣　漢順帝時分上虞南鄉為始寧縣隋平陳廢興平二年分諸暨天門村為漢寧縣吳改為吳寧縣寶鼎元年割隸東陽郡後復併入諸暨今縣有大門里或云即其地也唐武德四年析剡為剡城縣武德七年廢入剡縣乾道八年分諸暨之楓橋鎮為義安縣淳熙元年廢入諸暨縣初戶部侍郎方公滋以吏事著一時典藩數十年所至有聲績其置縣雖承史蔣二公之後然卒成之者方公也亦嘗為客言析縣之利它日當愈見不可復併矣然曾未幾時遂為後守所廢徹取官署等以建僧寺人頗議之至或謂有大姓居邑中方為鎮時擅事權握利柄役服小民無敢與較故大不利於建縣云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横濤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群盜削

平強虜遁逃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為府踰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府遂為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益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欑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轓衝轂擊中原未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荊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諜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餘數十年直龍圖閣沈公作賓來為守慨然以為己任而通判府事施君宿發其端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為之助郡士馮景中陸子虞王度朱鼎永嘉邵持正等相與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慌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沈公去為轉運副使猶經營此書不已華文閣待制趙公不迹寶文閣學士袁公說友繼為守亦力成之而始終其事者施君也書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為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既成屬游參訂其槩且為之序嘉泰元年十二月乙

西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陸游序會稽續志會稽志作於嘉
泰辛酉距今二十有五年矣物則變遷事有沿革今昔不可同日語也況
城府內外斬然一新則越又非曩之越矣茍不隨時紀錄後將何所攷昔
虞翻朱育答郡太守問會稽古今事應對如流纖悉弗遺當時但嘆其禪
洽殊不知二公皆里人也其習熟有非一日漢雖世本中原僑寓是邦益
有年矣山川風土之詳人材物產之富與夫事物之沿革變遷曩嘗訪聞
茲又目擊於越事亦粗稔懼其久而遺忘輒裒輯而彙次之總為一編曰
會稽續志所書固辛酉以後事而前志一時偶有遺逸者因追補之疎畧
者因增廣之譌誤者因是正之異時有問我以越事敢執此以謝寶慶元
年三月旦日梁國張淏序

山陰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越王勾踐之都秦始皇三十七年移大越曰山陰以邑在山之陰故也為縣屬會稽郡漢為郡都尉治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為會稽郡治山陰晉以後並因之隋併入會稽唐武德七年析會稽立山陰縣八年省垂拱二年復置大曆二年省七年復置元和七年又省十年復置與會稽分治郭下宋為望邑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山陰為縣按前漢志會稽郡領縣二十六山陰居其一

隋平陳廢山陰及上虞等四縣為會稽縣唐武德七年析會稽立山陰縣
八年併山陰縣復入會稽垂拱二年復置山陰縣大曆二年復革山陰七
年復置焉宋元及
本朝因之不改舊志山陰縣本越王勾踐之都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
以名焉舊志又云山陰之名得之於秦寰宇記山陰縣舊十二鄉今十五
鄉本秦舊縣置在會稽山北龜山西漢以為郡都尉所居宋畧云會稽山
陰編戶三萬號為天下繁劇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王子敬
見潭壑澄澈清流瀉注乃云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隋末廢併入會稽
唐武德四年又置貞觀元年又廢垂拱二年又分會稽置大曆二年又廢
七年刺史陳少遊又奏置之至元和七年併入會稽蕭山兩縣至十年又
置之輿地廣記望山陰縣秦漢以來故縣隋平陳省入會稽縣唐垂拱二
年復置在州郭下與會稽分治有鑑湖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所創開
周回三百餘里溉田九千餘頃創湖之始多淹冢墓有千餘人怨訴臻因
被刑於市及遣使覆按總不見人籍乃知死者所訴也有龜山一名怪山
一名自來山本自琅琊東武飛來於此其形似龜故名有蘭渚渚口有亭
曰蘭亭晉太守王羲之作曲水序於此元一統志會稽志云本越王勾踐

之都秦始皇三十七年東遊於此徙大越曰山陰以邑在山之陰故也西
漢志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本靈文園顏注曰靈文侯薄太后父
也自元至元十三年投附後定為上

會稽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夏禹方行天下還歸大越會計修國之道以會稽名山乃為地號周越王徙于會稽即此山也秦始皇二十五年置會稽郡併置山陰縣漢以為郡治宋齊梁並因之隋併山陰等四縣入會稽縣為會稽郡治唐武德七年分置山陰縣八年省垂拱二年復分置山陰縣自此與山陰常分治郭下宋因之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會稽為縣元係郡名隋平陳廢郡屬縣山陰永興上虞
始寧為會稽縣唐武德七年省山陰縣復入會稽垂拱二年析會稽復入
山陰縣儀鳳二年析會稽復置永興縣即今蕭山縣也大曆二年省山陰
縣復入會稽七年析會稽復置山陰縣貞元元年析會稽復置上虞縣元
和十年又省山陰入會稽尋於會稽析置山陰縣宋元因之不改輿地廣
記望會稽縣本於越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
者會計也其後帝少康封庶子杼於會稽以奉守禹祀即越王允常之先
也秦置山陰縣屬會稽郡漢因之東漢順帝以後為郡治晉因之後分置

會稽縣隋為吳州越州及會稽郡治唐因之南有會稽山秦始皇於此刻
石紀功有禹冢禹穴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為眾峯之傑始皇登之以望
東海山南有嶕峴峴有大城越之先君無餘舊都于此有鏡湖若耶溪雷
門

上虞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夏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於此故曰上虞又以為舜封支庶於會稽故邑有上虞秦屬會稽郡漢初因之順帝時分上虞南鄉為始寧縣晉因之陳省入會稽隋罷上虞存始興唐貞元元年復置穆宗長慶中移治今所宋元並屬紹興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本縣為會稽屬邑舊志云秦漢以來上虞皆屬會稽郡
王莽改上虞曰會稽光武復舊名晉仍漢舊故有分載上虞始寧之名唐
貞元中廢始寧復置上虞宋元因之皆屬紹興府寰宇記上虞縣舊十三
鄉今一十四鄉漢縣地理志云屬會稽郡唐長慶初廢併其地入餘姚後
復置移於此理元一統志圖經引會稽十三州志云夏禹與諸侯會計因
相虞樂於此故曰上虞華鎮又引雜記云舜封支庶於會稽故邑有上虞
秦漢以來皆屬會稽郡唐志云貞元元年刺史王密奏復置上虞穆宗長
慶中移治今所宋以來為望縣自元至元十三年投附後定為中

蕭山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吳王闔閭弟夫槩之邑本曰餘暨漢為餘暨縣三國吳孫權改曰永興縣晉因之隋省入會稽唐儀鳳二年復置永興縣天寶元年改名蕭山取縣西蕭然山為名宋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蕭山為縣自前漢始初名餘暨隋平陳廢入會稽縣唐天寶元年改為蕭山縣宋元因之不改郡縣志蕭山縣府西北一百里漢書應劭注云漢分諸暨山陰地為下諸暨後易名餘暨屬會稽郡至吳孫氏改為永興隋併入會稽唐儀鳳二年又自會稽分置輿地廣記蕭山縣本餘暨縣漢屬會稽郡晉因之隋省入會稽縣唐儀鳳二年復置屬越州天寶元年改曰蕭山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水經以為疑是浦陽江之別名自外無水以應之越人西施出於此縣元一統志元和郡縣志云本曰餘暨吳王闔閭弟夫槩之邑吳孫權改曰蕭山輿地廣記曰漢末童謠曰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權改曰永興縣晉因之與元和志所紀不同西漢地理志云王莽改曰餘衍今詳按兩漢志會稽郡下並有餘暨而無永興晉志會稽郡下有永興而無餘暨則是吳孫權改餘暨為永興非改餘暨為蕭山沈約宋志於永興縣下亦云漢舊餘暨縣吳更名永興則吳孫權未嘗更為蕭山也元和志所紀非是今不取又隋平陳廢永興

入會稽唐志蕭山縣下注云儀鳳二年置永興縣天寶元年更名蕭山取縣西蕭然山以為名宋因之稱緊邑自元至元十三年改附後定為中

嵊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本剡縣順帝時屬會稽郡三國吳賀齊為令移治今所唐武德四年以縣為嵊州分置剡城縣八年州廢仍為剡縣宋宣和三年改為嵊縣取四山為嵊之義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嵊為縣初名剡按前漢志會稽郡領縣二十六剡居其一梁開平中析剡縣三之一置新昌縣宋宣和三年知越州劉述古言剡有兵火象欲以嵊名縣詔從之元因之不改寰宇記剡縣舊四十鄉今二十七鄉漢舊縣後漢順帝以浙江東十三縣為會稽郡剡亦屬焉孔曄記縣本在江東賀齊為剡令移于今所隋末陷李子通唐武德四年平賊以剡為嵊州六年廢嵊州依舊為剡縣元一統志本漢剡縣宋郡邑志云宣和三年平方臘知州事劉述古奏剡字兩火一刀有兵火象請改之遂易為嵊縣有嵊山東西南北皆有秀峯取四山為嵊之義至今因之舊望邑元至元十三年改附後定為上

新昌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剡縣地梁開平二年吳越王分剡縣之石牛鎮置新昌縣宋元並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新昌古無是邑梁開平二年吳越王錢鏐析剡三之一始置新昌縣宋元因之不改寰宇記新昌縣十三鄉唐末錢鏐割據錢塘時以去溫州之道路悠遠此地人物稍繁且無館驛乃析剡縣一十三鄉置新昌縣元一統志本東漢剡縣舊曰地名南明號石牛鎮梁開平二年吳越王錢鏐以此地人物稍繁始分剡縣十三鄉置新昌縣後併其鄉為八至宋因之舊為緊邑元至元十三年改附後定為中

餘姚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以餘姚之地為縣屬會稽郡以首為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漢晉宋齊並因之隋省入句章縣唐武德四年分故句章縣置餘姚縣又以縣置姚州七年州廢以來屬越宋因之元元元貞元年陞為州屬紹興路

本朝以為縣紹興府志餘姚之名始見前漢書地理志周處風土記云漢會稽郡領縣二十六餘姚其一也自漢至陳縣之所隸不易隋平陳併餘姚入句章縣唐武德四年析句章之餘姚為姚州七年廢姚州復為餘姚縣隸越州開元二十六年析越州鄮縣置明州改明州為餘姚郡乾元元年郡復為州其後餘姚隸明州至宋復隸越州元元貞元年以餘姚之戶餘四萬陞為州今復為縣云郡縣志望餘姚縣府東北一百四十七里漢舊

縣在餘姚山西山海經云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注云在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元一統志會稽志風土記云秦漢為縣屬會稽郡元和郡志云隋平陳省入句章縣唐武德四年析故句章縣置餘姚縣以縣置姚州七年州廢以縣來屬宋因之為望邑元定為上屬紹興路

諸暨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越王允常所都秦舊縣漢為諸暨縣屬會稽郡興平二年分立吳寧縣宋乾道八年以其地之楓橋鎮置義安縣後省元元貞元年陞為州屬紹興路

本朝以為縣紹興府志本縣為越允常所封舊邑西有櫧山北有槩浦以櫧字省木槩字音相近因山浦以為名或言越得吳封無諸與夫槩於此邑上取諸字下取槩字因封邑以為名漢興平二年分諸暨之大門村為漢寧縣吳改為吳寧縣寶鼎元年割隸東陽郡後併入諸暨宋乾道八年分諸暨之楓橋鎮為義安縣後廢入諸暨元因各邑戶計五萬三千九百七十八戶陞為州今復為諸暨縣郡縣志望諸暨縣府西南一百四十二里越王允常之故邑國語所謂南至句無即此也漢為縣縣界有槩浦諸山因以名之歷代不改元一統志沈約宋志云漢舊縣永會要云乾道八年以諸暨之楓橋鎮置義安縣淳熙元年後省止存諸暨至今因之舊是望

邑元定為上屬紹興路

分野

紹興府志禹貢隸揚州之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星紀吳越也漢書地理志云吳地斗分野會稽志云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會稽志云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虞翻以為會稽上應牽牛之宿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春秋左氏傳吳伍員曰句踐與我同壤八基亦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然則吳越同壤其來久矣按晉書天文志曰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為丑吳越分曰揚州而會稽入牛一度春秋元命包曰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會稽志云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漢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為吳越之分其後孫策孫權實有江左晉太元間苻堅將入寇石越對曰今歲在吳分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去及陳叔寶將亡有星孛于牽牛以此校之則斗牛之分吳越同之信矣會稽志云班固別而言之恐有未然

至到

本府紹興府志東至明州府慈溪縣地名桐下湖界二百里自界到明州府治一百一十里計三百一十里　西至杭州府富陽縣地名塘口關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到杭州府富陽縣治七十里共計二百五里　南至金華府東陽縣地名應村為界二百五里自界到金華府東陽縣治六十里共計二百六十五里　北至三江海口二十一里　東南到台州府天台縣地名關嶺為界二百八十五里自界到台州府治一百三十五里計四百二十里　東北到明州府慈溪縣地名洋浦雙河為界二百四十里

西南到金華府浦江縣地名楊墓嶺為界一百九十里自界到浦江縣四十里計二百三十里　西北到杭州府錢塘江中流為界一百一十九里自界到杭州府治一十九里計一百三十八里會稽志云東至慶元府慈溪縣界一百五十七里　西至臨安府錢塘縣界一百三十八里　南至台州天台縣界二百九十五里　北至海一百一里　東西二百四十二里　南北四百四十七里至東京二千四百七十里西京二千八百七十里　郡縣志云至東京二千四百五十里　東至慶元府二百七十二里　西至臨安府一百六十九里　南至台州四百九十五里　北至海一百一里　東南至台州四百六十九里　西南至臨安府四百二十二里　東北至慶元府三百五十七里　西北至臨安府一百三十三里　寰宇記東北至東京二千四百五十里　西北至西京二千八百七十里至長安三千七百三十里　東至明州二百七十里　西至杭州一百三十里　南至台州天台縣關嶺一百三十六里　北至海與蘇州分界一百三十里　東南至台州四百七十五里　西南至婺州三百九十里　東北至決江海際三百九十八里　元一統志云大都督府越州會稽郡鎮東軍節度治會稽山陰二縣至東京二千四百七十里　東至本州界一百五十七里自界首至明州一百一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三十八里自界首至杭州三十一里　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五里自界首至台州二百里　北至海一百一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里自界首至台州一百六十四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一里自界首至杭州二百三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二十七里自界首至明州一百三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杭州一十八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八百九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九十五里　東至慶元路慈溪縣界一百九十里　西至杭州路界一百三十八里　南至

台州路天台縣界二百四十五里　北至大海一百一里　東到慶元路三百一十里　西到建德路三百七十里　南到台州路三百八十里　北到大海一百一里　東南到慶元路三百五十里　東北到大海一百一十里　西南到婺州路三百五十里　西北到杭州路一百七十一里　江浙須知自本路至大都陸路四十九百一十五里水路四千六百一十里　東至慶元路界地名桐下湖橋一百九十里　西至杭州路界地名浙江中流一百三十八里　南至台州路界地名關嶺二百四十五里　北至大海一百一里

山陰縣　東至會稽橋為界一里一百四十六步到會稽五十七步　西至蕭山縣錢清浮橋為界六十二里到蕭山縣三十八里共計一百里　南至諸暨縣界五十里　北至三江海口二十一里　東南至會稽縣界地名覆釜嶺四十里　東北至會稽縣界地名宋家漊二十八里　西南至諸暨縣界古博嶺五十里自界到諸暨縣七十里共一百二十里　西北至白洋海岸五十五里會稽志云望山陰縣本越王句踐之都會稽土地志云已在山陰故以名焉東西九十八里南北一百一十八里　東至會稽縣界一百五十步以運河中流為界自界至會稽縣六十步　西至

蕭山縣界五十三里，以西小河中流為界，自界至蕭山縣五十里。南至諸暨縣界七十里，以古博嶺為界，自界至諸暨縣一百四十五里。北至海一百五里，海北岸即嘉興府界。東南到會稽縣界一百六十六步。西南到蕭山縣界五十八里。東北到會稽縣界五十八里。西北到蕭山縣界四十七里。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八百九十五里。西北至大都四千九十五里。北至本路三里。東至會稽縣運河界一百五十步。西至蕭山縣小江界五十三里。南至諸暨州古博嶺界四十五里。北至大海三十五里。東到本路三里。西到蕭山縣一百三里。南到諸暨州一百二十里。北到大海三十五里。東南到嵊縣一百五十七里。西南到諸暨州一百一十里。東北到會稽縣三里。西北到蕭山縣九十七里。

會稽縣　東至上虞縣界八十五里，以曹娥江中流為界，至上虞縣三十五里，計一百二十里。西至山陰縣界五十七步，以縣西橋河中流為界，自界至山陰縣一里一百四十六步，計一里二百三步。南至嵊縣界一百二十里，以孫家嶺為界，自界至嵊縣六十里，計一百八十里。北至桑盆岸一十八里，通海北岸接嘉興府界。東南到嵊縣地名三界一百三十里。東北到本縣地名延德鄉海岸六十五里。西南到山陰縣地名覆釜嶺二十里。西北到山陰縣地名宋家漊一十八里。會稽志云：望會稽縣本山陰縣地，隋發山陰東置會稽縣，為會稽郡治。唐垂拱二年復分置山陰，並在府郭下。東西一百二十四里，南北一百三十里。東至上虞縣界九十二里，以東小江中流為界，自界至上虞縣二十八里。西至山陰縣界六十步，以運河中流為界，自界至山陰縣一百五十步。南至嵊縣一百二十里，以孫家嶺為界，自界至嵊縣五十五里。北至海二十里，通海北岸接嘉興府界。東南到嵊縣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山陰縣界三里一十步。東北到上虞縣界七十五里。西北到山陰縣界三里二步。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八百九十五里。西北至大都四千九十五里。西至本路治一百八十步。東至上虞縣界小江九十二里。西至山陰縣界運河六十步。南至嵊縣界杉木嶺一百里。北至大海三十里。東到上虞縣一百二十里。西到本路四里。南到嵊縣一百五十五里。北到大海三十里。東南到上虞縣一百三十五里。西北到山陰縣三里。東北到上虞縣一百二十里。西北到蕭山縣九十七里。

上虞縣　東至餘姚縣小查湖二十八里，自界到餘姚縣三十二里，計六十里。西至會稽縣界曹娥江中流三十五里，自界到會稽縣八十五里，計一百二十里。南至嵊縣界郁嶺七十里，自界至嵊縣六十里，計一百三十里。北至大海四十五里，過海北岸係嘉興府。東南至餘姚竺溪嶺三十里。東北至本縣夏蓋山海岸三十五里。西南到嵊縣會稽地名三界九十里，自界到嵊縣四十里，計一百三十里。西北到會稽縣界延德鄉海岸八十七里，過海會稽界。會稽志云：望上虞縣，十三州志云：夏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於此地，故曰上虞。在府一百二十里。東西五十三里，南北一百一里。東至餘姚縣界二十八里，以折倫為界，自界至餘姚縣四十五里。西至會稽縣界二十八里，以曹娥江中流為界，自界至會稽縣九十二里。南至嵊縣界七十里，以郁嶺石床鋪為界，自界至嵊縣六十里。北至海四十五里，過海北岸即嘉興府界。東南到餘姚縣界四十五里。西南到嵊縣界九十里。東北到餘姚縣二十里。西北到會稽縣界八十七里。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五千一十五里。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一十八里。西至本路一百二十里。東至餘姚州界二十八里。西至會稽縣界二十八里。南至嵊縣界七十里。北至大海四十里。東到餘姚州六十里。西到會稽縣一百二十里。南到嵊縣一百三十里。北到大海四十五里。東南到餘姚州六十五里。西南到會稽縣一百二十里。東北到餘姚州六十五里。西北到會稽縣一百三十五里。

蕭山縣　東至山陰縣錢清界三十八里，自界到山陰縣六十二里，共一百里。西至杭州府錢塘縣界錢塘江中一十九里，自界轉北到錢塘縣一十九里，共三十八里。南至本府諸暨縣界里亭湖橋六十里，自界到諸暨縣八十里，共一百四十里。北至大海二十五里。東南至山陰縣界小江口二十五里。西南至杭州府富陽縣界塘口關三十五里。東北至山陰縣界白洋海岸三十五里。西北至杭州府仁和縣界錢塘江中一十九里，自界到仁和錢塘二縣一十九里，共三十八里。會稽志云：緊蕭山縣本吳王闔閭弟夫槩之邑，以縣西蕭然山為名，在府西北一百里九十步。東西六十二里，南北九十里。東至山陰縣界五十里，以西小江中流為界，自界至山陰縣五十三里。西至臨安府錢塘縣界二十三里，以浙江中流為界，自界至錢塘縣三十里。南至諸暨縣界六十五里，以勞嶺為界，自界至諸暨縣六十五里。北至臨安府錢塘縣五十五里，以浙

江中流為界自界至錢塘縣四十七里　東南到山陰縣界五十一里
西南到臨安府錢塘縣界四十八里　東北到山陰縣界四十九里　西
北到臨安府錢塘縣界一十五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七百
七十七里　西北至大都二千九百七十七里　東至本路一百里　東
至山陰縣界五十里　西至杭州路錢塘縣界二十三里　南至諸暨州
界六十五里　北至杭州路仁和縣界三十五里　東到山陰縣一百三
里　西到杭州路錢塘縣五十三里　南到諸暨州一百二十里　北到
杭州路仁和縣八十里　東南到山陰縣九十七里　東北到杭州路鹽
官縣五十四里　西南到杭州路富陽縣九十里　西北到富陽縣八十里
嵊縣　東至明州府奉化縣界陸詔嶺六十里自界到奉化縣八十里計
一百四十里　西至諸暨縣界走爽嶺七十五里自界到諸暨縣八十五
里計一百六十五里　南至新昌縣界胡壚一十八里自界到新昌縣一
十七里計三十五里　北至會稽縣孫家嶺六十里自界到會稽一百二
十里計一百八十里　東南至明州府奉化縣界箸坑嶺一百三十里自
界到奉化縣一百二十里計二百五十里　東北至本府新昌縣界郁嶺
六十里自界到新昌縣六十八里計一百二十八里　西南至金華府東

陽縣界白峯嶺八十里自界到東陽縣八十五里計一百六十五里　西
北至本府上虞會稽縣界五十里自界到本府一百三十里計一百八十
里　會稽志云望嵊縣本漢剡縣道書云兩火一刀可以逃吉剡多名山可
以避灾也宣和三年改今名縣有嵊山水經注嵊山與嵊山峯嶺相連又
云東有草山南有貴山西有白山為縣之秀峯嵊山在北乃四山為嵊之
表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東西二百七十六里南北一百七十六里　東
至慶元府奉化縣界一百四十里以陸詔嶺為界自界至奉化縣一百里
西至諸暨縣界一百三十六里以勞嶺為界自界至諸暨縣七十三里
南至新昌縣界一十五里以胡壚為界自界至新昌縣一十五里　北
至會稽縣界五十五里以池湖驛為界自界至會稽縣一百四十里　東
南到新昌縣界一十五里　西南到婺州東陽縣界九十里　東北到會
稽縣界六十二里　西北到會稽縣界六十二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
上都五千四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四十八里　北至本路一
百五十里　東至慶元路奉化縣界一百一十里　西至諸暨州界一百
二十六里　東到新昌縣三十里　西到諸暨州二百九里　南到新昌
縣三十里　北到會稽縣一百五十五里　東南到新昌縣三十五里

東北到新昌縣四十五里　西南到婺州東陽縣一百七十二里　西北
到山陰縣一百五十七里
新昌縣　東至台州府寧海縣松樹嶺一百二十里　西至嵊縣界一十
八里　南至台州府天台縣界石壘嶺寨七十五里自界到天台縣五十
里共一百二十五里　北至嵊縣湖壚渡一十七里自界到嵊縣一十八
里共三十五里　東南至台州府天台縣關嶺七十五里自界到天台縣
四十五里共一百二十里　西南至嵊縣郁嶺六十八里自界到嵊縣六
十里共一百二十八里　東北至明州府奉化縣剡界嶺八十里自界到
奉化縣一百里共一百八十里　西北至嵊縣小坑嶺三十里　會稽志云
望新昌縣本剡縣地唐末錢氏析十三鄉置新昌縣後併其鄉為八在府
東南二百二十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一百五里　東至嵊縣界五十里以
芳嘉鄉為界自界至嵊縣二十里　西至嵊縣界三十里以烏巖溪為界
自界至嵊縣二十里　南至台州天台縣界七十五里以怦鷺鄉為界自
界至天台縣六十四里　北至嵊縣界三十里以王宅渡溪為界自界至
嵊縣二十五里　東南到台州天台縣界八十五里　西南到嵊縣界一
十五里　東北到嵊縣界二十五里　西北到嵊縣界一十五里　元一

統志云西北至上都五千七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北至本路一百八十里　東至台州路寧海縣界一百里　西至嵊縣
界一十五里　南至天台縣界五十五里　北至嵊縣界一十五里　東
到奉化縣二百四十里　西到嵊縣三十里　南到天台縣一百五里
北到嵊縣三十里　東南到天台縣一百五里　西南到嵊縣四十五里
東北到奉化縣一百八十里　西北到嵊縣三十五里
餘姚縣　東至明州府慈溪縣網下湖橋分界二十里自界到慈溪縣六
十里共八十里　西至本府上虞縣小查湖分界三十二里自界到上虞
縣二十八里共六十里　南至明州府奉化縣白蓮庵分界八十五里
北至大海四十五里　東南至明州府慈溪縣石門分界二十五里自界
到慈溪縣一百里共一百二十里　東北至明州府慈溪縣雙河洋浦分
界六十里自界到慈溪縣八十里共一百四十里　西南至本府上虞縣
笠溪嶺分界三十里　西北至本府上虞縣夏蓋山海岸分界七十五里
會稽志云望餘姚縣周處風土記云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在
府東北一百四十七里東西六十里南北二百六十里　東至慶元府慈
溪縣界一十里以網下湖橋為界自界至慈溪縣八十里　西至上虞縣

界四十五里以新擒為界自界至上虞縣二十里　南至嵊縣界一百六十一里以婺州山為界自界至嵊縣三百里　北至海三十五里通海北岸接平江府界　東南到慶元府慈溪縣界三十五里　西北到上虞縣界四十五里　東北到慶元府慈溪縣界八十里　西北到上虞縣界六十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五千七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西至本路一百八十里　東至慶元路慈溪縣界一十里　西至上虞縣界三十二里　南至嵊縣界一百六十一里　北至大海三十五里　東到慶元路慈溪縣九十里　西到上虞縣六十里　南到嵊縣一百六十五里　北到大海三十五里　東南到慶元路慈溪縣八十里　西南到上虞縣六十五里　東北到慶元路慈溪縣八十里　西北到上虞縣六十五里

諸暨縣　東至本府嵊縣界皂莢嶺八十五里自界到嵊縣七十五里共一百六十里　西至杭州府富陽縣界雀門嶺八十一里自界轉北到富陽縣七十九里共一百六十里　南至金華府義烏縣界苦坑嶺六十里自界到義烏縣六十里共一百二十里　北至本府蕭山縣里亭湖橋八十里自界至蕭山縣六十里共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金華府東陽縣應村七十五里自界到東陽縣六十里共一百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府山陰縣界古博嶺七十里自界到山陰縣五十里共一百二十里　西南至金華府浦江縣界陽基嶺七十里自界到浦江縣四十里共一百一十里　西北至杭州府富陽縣界塘口關八十里會稽志云望諸暨縣本越王允常所都或言西有櫧山北有樂浦諸文省暨音近因山浦以為名也或言無諸舊封夫槩故邑上取諸下取槩因封邑以為名也在府西南一百四十二里東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一百六十一里　東至嵊縣界八十三里以茆峴嶺為界自界至嵊縣一百二十六里　西至臨安府富陽縣界八十一里以黄峴嶺為界自界至富陽縣一百二十六里　南至婺州浦江縣界七十里以新界官道為界自界至浦江縣五十里　北至蕭山縣界九十一里以南亭浦為界自界至蕭山縣九十二里　東南到婺州東陽縣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臨安府富陽縣界五十里二百步　東北到山陰縣界八十一里　西北到蕭山縣界七十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九百一十四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一百一十四里　東北至本路一百一十里　東至嵊縣界八十三里　西至婺州路浦江縣界六十八里　南至婺州路東陽縣界一百三十里　北至本路蕭山縣界六

十五里　東到嵊縣二百九里　西到婺州路浦江縣一百三十里　南到婺州路東陽縣一百九十里　北到蕭山縣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婺州路東陽縣一百九十五里　東北到山陰縣一百一十里　西南到婺州路浦江縣一百三十里　西北到蕭山縣一百三十五里

道路　水路附

會稽志山陰縣　東路來自會稽縣界經縣界五十四里西入蕭山縣界　南路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二百二十里至海岸過海入嘉興府界　西小江水路東南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五十五里西北入蕭山縣界勝舟五百石　運河水路東來自會稽縣界經縣界五十三里一百六十步西入蕭山縣界勝舟五百石

會稽縣　東路來自上虞縣界經縣界九十三里西入山陰縣界　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海岸過海入嘉興府界　東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七十里西入山陰縣界　西南路來自山陰縣界經縣界一百五里東北入上虞縣界　曹娥江路南來自上虞縣界經縣界四十里北入海勝舟五百石　若耶溪路南來自縣五雲鄉界經縣界二十五里北入鏡湖勝舟五十石

上虞縣　東路來自餘姚縣界經縣界五十三里西入會稽縣界　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一十里北至海岸過海入嘉興府界　上虞江路在縣西二十八里南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入會稽縣界大信潮勝舟五百石小信潮勝舟二百石　運河路在縣南二百二十步東來自餘姚縣界經縣界五十三里六十步西入會稽縣界勝舟二百石

蕭山縣　東路來自山陰縣界經縣界六十二里西入臨安府錢塘縣界　南路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九十里北入臨安府鹽官縣界　浦陽路南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一百五十六里北入山陰縣界勝舟二百石　運河路東來自山陰縣界經縣界六十二里西入臨安府錢塘縣界勝舟二百石

嵊縣　東路來自慶元府奉化縣界經縣界一百七十六里西入諸暨縣界　南路來自新昌縣界經縣界一百七十六里北入會稽縣界　剡溪路西南來自婺州東陽縣界經縣界一百四十里東北入上虞縣界勝舟一百石

新昌縣　東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六十里西復入嵊縣界　南路來自台州天台縣界經縣界一百里北入嵊縣界元舊經東南通台州天台縣

一百五里。西北通嵊縣三十里。東小路通慶元府奉化縣一百二十里。西南通婺州東陽縣一百八十里。

餘姚縣　東路來自慶元府慈溪縣界經縣界六十里。西入上虞縣界。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二百六十里。北至海岸通海入平江府界。餘姚江路西來自上虞縣界經縣界五十五里。東入慶元府慈溪縣界。勝膏五百石。

諸暨縣　東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六十三里。西入臨安府富陽縣界。南路來自婺州浦江縣界經縣界一百六十里。北入蕭山縣界。東南路來自婺州東陽縣界經縣界二百里。東北入山陰縣界。西路來自臨安府富陽縣界經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入蕭山縣界。浣江路東南來自安俗鄉界經縣界九十一里。北入蕭山縣界。勝膏二百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　十九庚

蒸　骨蒸證治二

劉智經驗普濟本事方　洗肺飲子　辟時疾寒熱。并解虛勞骨蒸。

鼈甲醋浸炙一兩半。　甘草炙一兩　柴胡一兩二錢

檳榔三錢　生薑五錢切　川大黃八錢　葱白五莖切

豆豉一百粒　生地黃一兩切

右為散每服二兩。童子小便一升。同煎七分去滓。分三次。一日服。食前。

紫菀散。治骨蒸虛勞。寒熱口乾。少力時[illegible]

紫菀茸　蒼朮泔浸各八錢　桔梗半兩　芍藥三錢

木香　肉豆蔻各一錢

右六味為細末。每服三四錢。豬肝二兩。或腰子二箇。折開。摻藥入裏。葱紙裹三五重。燒熟。熱嚼服之。

犀角散。治大人小兒骨蒸熱勞。煩燥面赤。口乾多渴。昏沉脈澀。無力虛汗。黃瘦。飲食少味疾枕。

柴胡去苗　前胡　人參去蘆　茯苓去皮

羌活去苗　白芷　桔梗　川芎各半兩

鼈甲炙　甘草炙各一兩　犀角末　黃連各四錢

右為散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青茶三錢。同煎七分。食前溫服去滓。

柴胡散。治童男室女。骨蒸熱勞。或因傷寒時疾後。餘熱不解。瘦弱減食。因傷寒熱欬嗽。面赤口乾。脈澀多睡。

柴胡去苗一兩　大黃　秦艽　甘草

常山各半兩　乾漆七錢炒　鼈甲一兩半炙黃

右七味為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半。小麥二錢。同煎六分。去滓溫服。加人參石膏各半兩妙。

七星洗心散。治大人小兒。骨蒸熱勞。皮膚乾枯。痰唾稠粘。四肢疼痛。面赤唇乾。煩燥。臥不寧。或時咳嗽。

柴胡去苗　鼈甲炙　黃芩　知母

黃連　杏仁去皮炒　甘草炙各半兩

右為細末每服七錢。童子小便一升半。桃枝七莖寸切。青蒿一把洗

淨切蜜心一枚。同煎半升。分兩次服。空心食前。

劉守真宣明論方治五勞七傷，喘氣不接，涎痰稠粘，骨蒸潮熱。

人參 柴胡 當歸 芍藥

桑白皮 知母 白术 川芎

黃耆 紫菀 荆芥 地骨皮各一分

茯苓去皮 黃芩 連翹 大黃

薄荷 山梔子各半兩 甘草 桔梗各一兩

石膏 寒水石 滑石各半兩

右為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泄者去大黃。用人參半夏丸。

沈霖經驗良方治男子婦人骨蒸，增寒壯熱。

青蒿春夏用葉。秋冬用子。用子不用葉。用根不用莖。四者相似而反。以為病矣。必用童子小便浸過。使有功無一損。

大鼈甲去裙。醋浸五七次。去肚 白术泔浸焙熱

地骨皮 白茯苓 粉草炙 揀參去頭

秦艽根 北柴胡去蘆 桑白皮蜜炙各半兩

右為細末。入薑三片。水一盞半。煎一盞服。

加減黃耆建中湯。累見神效。治男子婦人遠年日近五勞骨蒸者。

白术 白茯苓 桔梗各三錢 人參去蘆三錢半

秦艽 北柴胡 防風 白芍藥

甘草 當歸 澤瀉 生地黃

熟地黃 地骨皮 肉豆蔻 檳榔

砂仁各五錢 豬苓四錢 黃耆一兩

右為麁末。每服五錢。水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老人再加黃耆一兩。

或為末。煉蜜少許湯調服。

夏貴公熏勞法。治咳嗽發熱。骨蒸不已者。

好雄黃三錢 茜草二錢 款花二錢 玄參三錢

百部三錢 艾葉一錢 信石半錢 雌黃半錢

雷丸 厚朴

右作末。以香爐有蓋者封固。止留一小孔出烟。患人以紙套鼻。以口吸其烟。久則飲少清米飲。日三次。盡尾飲食。一加百部蒸乾仁。蘇杏溶蠟和攤紙上。貴公在蜀作宣撫。甚秘寶之。以青育之疾。藥不能及

熏之有效。

危亦林得効方生犀散。治骨蒸肌瘦頰赤口乾。日晚潮熱。夜有盜汗。五心煩燥。及大病瘥後餘毒不解。

犀角鎊 地骨皮去骨 秦艽去蘆 麥門冬去心

枳殼去瓤麸炒 大黃煨 柴胡去苗 茯苓去皮

赤芍藥 桑白皮 黃耆去蘆蜜炙 人參去蘆

鼈甲醋炙 知母各等分

右剉散。每服三錢。陳青蒿一根煎。桃枝亦可。小兒病熱。似骨蒸者。及久病後。或虛後。時後來作潮熱者。瘵疾亦用。有疾加半夏。熱去大黃加黃芩。

四美丸。凡骨蒸莫非是勞瘵骨瘦腎虛髓竭也。

黃耆鼈甲散 沉香鼈甲散 秦艽鼈甲散 青蒿鼈甲散

右四散和合為末。以雄羊脊骨一具。斫碎煮汁調和為丸。溫酒吞下。治瘵病骨熱。漸成瘵疾。一劑而效。其功全。其脊骨膏。並醫者意也。

一方雄豬脊骨。

雄黃熏法。治骨蒸勞熱有効。

雄黃一兩 童子小便一升

右取石一片。方圓一尺者。以炭火燒。淋雄黃在石上。恐大熱不可近。以薄氈一片置石上。令患人脫衣坐石上。以衣被圍繞渾身。勿令泄氣。用三五次差。

補髓丸。治骨蒸發熱。

生乾地黃日乾三兩 乾漆半兩碎炒令烟出

右為末。煉蜜丸如菉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臨卧米飲下。

骨蒸煩熱。

論

太平聖惠方。夫骨蒸而煩熱者。是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故內外生於熱。非邪從外來來也。

方

三聖散。治骨蒸勞氣煩熱。四肢無力。夜卧虛汗。唇口乾焦。面無血色。

胡黃連二兩 柴胡去苗 鼈甲生用各二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用生薑酒調一錢。每日早晨日午臨卧。各一服。

天門冬散。治骨蒸心肺煩熱。喘息促。唾不去骨。漸加羸瘦。

天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前胡三分去蘆頭
甘草炙微赤剉　川升麻　黄芩各三分　百合半兩
白前半兩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麸炒微黄。
柴胡去苗　桑根白皮剉　桔梗去蘆頭各一兩
赤茯苓一兩
右件藥搗麄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温服。

蘆根散。治骨蒸，手足煩熱，多渴，不能飲食。
蘆根二兩剉　赤茯苓　知母　地骨皮
人參去蘆頭　菰𦽰根各一兩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黄芩三分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麄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温服。

赤茯苓散。治骨蒸煩熱，四肢疼痛，背膊壅悶。
赤茯苓一兩　柴胡一兩半去苗　地骨皮三分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黄，去裙襴。　桑根白皮一兩剉

枳殻一兩麸炒微黄去瓤　川大黄一兩剉碎微炒
芎藭半兩　川朴消一兩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升麻散。治骨蒸，五心煩熱，眼目昏澀，肢節疼疾，不能飲食。
川升麻一兩　黄連一兩去鬚　枳殻一兩麸炒微黄去瓤
梔子仁三分　生乾地黄一兩半　赤芍藥一兩
地骨皮三分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温服。

獺肝丸。治骨蒸煩熱，日月久遠，漸加羸瘦，宜服。
獺肝一具炙令黄　柴胡一兩半去苗
玄參　知母各一兩　大麻仁二兩　子芩
地骨皮　川升麻　木通剉各一兩　栢樹香脂一兩半
天靈蓋一兩塗酥炙令焦黄　川大黄一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童子小便浸豉一合，經一宿去滓，下三十丸。日再服。若有下利，即減丸數服之。

升麻丸。治骨蒸煩熱，四肢疼疾，日晚頰赤，口舌乾燥，宜服。
川麻三分　黄連三分去鬚　赤芍藥三分　龍膽三分去蘆頭
知母三分　犀角屑三分　葳蕤三分　柴胡一兩半去苗
子芩三分　川芒消一兩　鼈甲二兩塗醋炙微黄，去裙襴。
前胡一兩去蘆頭
右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食後温漿水下三十丸。

知母散。治骨蒸煩熱，口舌乾燥，多渴，少思飲食，四肢羸瘦，日晚頰赤。
知母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地骨皮三分　犀角屑三分
白鮮皮三分　龍齒三分　川芒消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黄芩三分
右藥爲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麥門冬散。治骨蒸虚煩，翕翕發熱，骨節疼疾，宜服。
川升麻三分　赤芍藥三分　黄芩三分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知母三分　赤茯苓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枳殻三分麸炒微黄去瓤
梔子仁三分　桑根白皮一兩剉　地骨皮三分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右藥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食後温服。

骨蒸肺痿

論

太平聖惠方：夫肺者，爲五臟之華蓋。蓋諸臟腑通於肺，主於氣。若人勞傷不已，邪氣干於肺，則壅主熱，欲吐血，胃敵，短氣，欬嗽不止，痰甚多唾，時發寒熱，肌體羸瘦，乃成肺痿之病也。聖濟總錄論曰：骨蒸肺痿者，由榮衛虚損，蘊熱熏蒸上焦，傳播肓膜，使人肺熱葉焦，發爲肺痿。其證咯唾膿血，胷滿短氣，欬嗽不止，多痰或如膿涕，或唾之不能出，時發寒熱，肌體羸瘦，是其候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廣濟療骨蒸肺氣，每至日晚即惡寒壯熱，顏色微赤，不能下食，日漸羸瘦。
生地黄三兩細切　葱白細切　香豉
甘草炙各二兩　童子小便三升
右五味切，以地黄等於小便中浸一宿，平晨煎兩沸，絞去滓，澄取一升二合，分温二服。服別相去如人行七八里。服一劑差止。不利，忌海

藻菘菜蒸羌熱炙猪肉油膩粘食等。

蘆根飲子，療骨蒸肺痿煩躁，不能食。

蘆根切，犯秤 麥門冬去心 地骨皮各十兩
生薑十兩，合皮切 橘皮 茯苓各五兩
右六味切，以水二斗煑取八升，絞去滓，分溫五服，服別相去八九里。晝三服夜二服，覆取汗。忌酢物。未好差，更作，若兼服，其人或胃中寒，或直惡寒，及虛脹并痛者，加吳茱萸八兩。

太平聖惠方紫菀散，治骨蒸肺痿欬嗽，胸膈痛，舌澀口乾。

紫菀三分去苗土 桑根白皮三分剉 赤茯苓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梔子仁半兩 烏梅肉三分微炒
桔梗半兩去蘆頭 黃芩半兩 柴胡一兩去苗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百合三分 鼈甲二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麥門冬三分去心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忌炙煿油膩。

白前散，治骨蒸肺痿，心中煩渴，痰欬不止。

白前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人參一兩去蘆頭
生乾地黃一兩 大麻仁三分 桂心半兩 赤茯苓一兩
黃耆三分剉 阿膠一兩擣碎炒令黃燥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桑根白皮三分剉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忌炙煿油膩。

知母散，治骨蒸肺痿煩躁，四肢疼痛，不能飲食。

知母三分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蘆根一兩剉
麥門冬一兩去心 地骨皮一兩 赤茯苓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赤芍藥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柴胡散，治骨蒸肺痿，欬嗽唾涕，心神煩熱，不欲飲食。

柴胡一兩去苗 麥門冬一兩去心焙 黃芩一兩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人參一兩去蘆頭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半夏半兩湯洗七遍去滑
桔梗半兩去蘆頭 赤茯苓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蘆根散，治骨蒸肺痿，手足煩熱，多渴，或不能食。

蘆根二兩剉 赤茯苓一兩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麥門冬一兩去心 子芩三分 地骨皮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桑根白皮三分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地黃煎，治骨蒸肺痿欬嗽，咽喉胸膈乾痛。

生乾地黃汁一中盞 杏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研。
黃牛髓六兩 阿膠三兩，擣研炒令黃燥為末
生薑汁一合 薯蕷二兩末 酥四兩 蜜四兩
右件藥一處，用石鍋子內，以慢火熬成膏，收於瓷器中，每服不計時候，以溫粥飲調下一茶匙。

生乾地黃散，治骨蒸寒熱，肺痿喘促。

生乾地黃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訶梨勒一兩用皮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柴胡一兩去苗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人參半兩去蘆頭 大麻仁一兩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兩，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柴胡散，治骨蒸肺痿欬嗽，寒熱多涕。

柴胡一兩去苗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貝母三分煨微黃
人參三分去蘆頭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麥門冬散，治骨蒸肺痿，咽中乾燥。

麥門冬二兩去心焙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黃耆三分剉 赤茯苓一兩 射干三分 川升麻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甜葶藶散。治骨蒸肺痿欬嗽上氣。不得眠臥。涕唾稠黏。
甜葶藶二兩微炒令香　桑根白皮二兩剉
赤茯苓一兩　陳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紫菀一兩去苗土
枳殼一兩麸炒令黄去瓤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
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赤茯苓散。治骨蒸肺痿。心胸滿悶。欬嗽涎唾。不欲飲食。
赤茯苓二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紫菀一兩去苗土
白前三分　前胡一兩去蘆頭　旋覆花半兩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天門冬散。治骨蒸肺痿欬嗽。心神煩熱。頰赤口乾。不欲飲食。
天門冬一兩去心　旋覆花半兩　桑根白皮三分剉
紫菀一兩去苗土　生乾地黄一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

滓。不計時候溫服。
甘草散。治骨蒸肺痿。心中煩熱。宜服。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黄芩一兩　麥門冬二兩去心焙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
候溫服。
聖濟總録當歸黄耆湯。治骨蒸肺痿。
黄耆剉　當歸切焙　人參　桔梗剉炒
芍藥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六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一棗大拍碎。棗二枚擘
破。同煎至八分。去滓。食前溫服。
白前湯。治骨蒸肺痿欬嗽。涕唾如膠。胷背煩熱。
白前　桑根白皮炙剉　麥門冬去心焙各一兩半
旋覆花半兩　木通剉炒二兩　甘草炙剉一兩
右六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二服。空腹食後各一
皂莢飲。治骨蒸肺痿欬嗽。咯膿血病重者。
皂莢一梃長一尺者。炙黄去皮子　白錫一兩

生薑半兩　乾棗七枚去核
右四味除錫外。細剉入錫。以酒一升。煮取半升。去滓。每食後溫服二合。
天門冬湯。治骨蒸肺痿欬嗽。氣逆喘急。唾不出唇。漸漸羸瘦。
天門冬去心焙三兩　升麻　黄芩去黑心
前胡去蘆頭各一兩半　甘草炙一兩
右五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蘆根三莖。竹葉三片。煎至
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腹食後各一
茯苓湯。治骨蒸肺痿。心忪戰慄。煩熱善忘。精神不寧。夢寐飛颺。吐血身體
疼式痺。多生瘡癬。并治腳氣。
白茯苓去黑皮　人參　麥門冬去心焙　獨活去蘆頭
檳榔各三分　桂去麤皮　防風去叉　防己各一兩一分
桔梗剉炒　甘草炙　防葵　枳殼去瓤麸炒各
四兩　地骨皮十兩
右一十三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入生薑半分切碎。
棗二枚擘破。煎取八分。去滓頻服。早晚食後各一。用銀器煎尤妙。
麥門冬湯。治骨蒸肺痿。四肢煩熱。不能食。口乾渴。

麥門冬去心焙　地骨皮各五兩
右二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先以水二盞。煎小麥一合。至一盞半。去
麥入藥。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腹食後各一
治骨蒸肺痿欬嗽方。
白蜜　熟羊脂切　熟羊髓　熟猪脂切
生薑汁　地黄汁各二升
右六味。依次第下於鐺中。慢火煎。不住手攪。煎至四分減一。即止。貯
瓷器中。遇食羹中著一兩匕。日三四服。
治肺痿骨蒸欬嗽上喘。呀呷有聲方。
青羊肺一具。煑熟去筋膜薄切焙乾　莨菪子醋浸一日
十炙乾微焙
右二味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空心米飲下。漸
加至十丸。以知爲度。
天門冬丸。治骨蒸勞氣。潤心肺。止欬嗽。
天門冬去心焙三兩半　桑根白皮剉炒　白茯苓去黑皮各
三分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麸炒　甘草炙

貝母去心炒各一兩

右六味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綿裹含化嚥津。煎麥門冬湯嚥下亦得。不計時候。

楊倓家藏秦艽扶羸湯治肺痿骨蒸勞嗽。或寒或熱。羸瘦自汗四肢怠墮。不美飲食。

柴胡去苗二兩 人參去蘆頭 鼈甲米醋炙 秦艽

地骨皮已上四味各一兩半 半夏湯洗七遍 紫菀茸

甘草炙已上三味各一兩 當歸洗焙一兩一分

右件㕮咀。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烏梅大棗各一枚。煎至八分去滓。通口服食後。

楊仁齋直指方地黃飲。治骨蒸勞熱咯血。

方見骨蒸類

骨蒸煩渴。

論

太平聖惠方夫勞傷氣血。陰陽不和。津液減少。上焦生熱。故令口舌乾燥而渴也。聖濟總録論曰。骨蒸煩渴者。榮衛乏竭。肌肉消瘦。虛陽之氣熏發

于上。令津液枯燥。胃中煩熱。咽嗌焦乾。故煩渴而引飲。

方

王燾外臺祕要方止渴竹葉飲。療骨蒸脣乾口燥。欲得飲水。

竹葉一握 麥門冬一升去心 大棗二十顆擘

甘草三兩炙 半夏一升湯洗令滑盡 粳米五合

生薑三兩

右七味切。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半。分溫三服。忌羊肉餳海藻菘菜。

麥門冬湯

麥門冬一升去心 小麥二升 枸杞根切三升

右三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煑小麥熟去滓。分溫日三服。

又方

大烏梅二十枚 石膏六兩碎綿裹

右二味以水七升煑。取四升去滓。以蜜三合稍稍飲之佳。

又方。療骨蒸消渴。消中熱中。渴痢心熱風忪。虛熱傳死等方。

苦參一大斤 黃連去毛 知母 栝蔞

麥門冬去心 牡蠣各五大兩炙

右六味擣篩。以生牛乳和。併手捻爲丸如梧子大。暴乾。一服二十丸稍稍加至三十丸。日再服。飲食訖以漿水下。如食熱麪酒。加至五十丸。忌猪肉冷水菘菜。聖濟總録作苦參丸。

太平聖惠方麥門冬散治骨蒸。口舌乾燥。欲得飲水。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黃耆三分剉 黃芩一兩

菰蔞根三分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地骨皮一兩

右件藥擣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粳米五十粒。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知母散。治骨蒸煩熱。口舌乾燥。少思飲食。四肢羸瘦。日晚煩赤。方見骨蒸煩熱門

聖濟總録麥門冬湯。治骨蒸疼煩。翕翕發熱。骨節疼痛。口乾煩渴。

麥門冬去心焙二兩 黃芩去黑心 柴胡去苗

升麻 芍藥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六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苦竹葉三片。煎至一盞去滓。溫分二服。空腹食後各一服。

葛根湯治骨蒸煩渴。吐不下食。四肢發熱。

葛根剉 赤茯苓去黑皮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剉

黃耆各半兩 人參三分

右六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蘆根五枝。竹葉三片。煎至一盞去滓。溫分二服。空腹食後各一服。

麥門冬湯。治骨蒸脣乾口燥。止渴。

麥門冬去心焙 半夏湯洗去滑炒乾各三兩

甘草炙剉二兩

右三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入生薑半分拍破。棗三枚去核。竹葉三片。粳米四十九粒。煎至七分去滓。空腹溫服。日午夜卧再服。

地骨皮湯治虛勞骨蒸煩熱發渴

地骨皮 知母焙 柴胡去苗 當歸切焙

秦艽去苗土 鼈甲醋炙去裙襴 甘草炙剉

枳殼去瓤麩炒各一兩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二錢匕。水一盞。入烏梅生薑桃柳枝小麥各少

許。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秦艽散。治骨蒸潮熱。煩渴引飲。不思飲食。

秦艽去苗土　柴胡去苗　烏梅取肉焙　甘草炙剉各二兩

右四味擣羅為末。每服一錢匕。沸湯調下。食後臨卧服。

阿膠湯。治骨蒸虛勞熱。氣上熏。咽嗌焦乾。津液枯竭。煩渴引飲。

阿膠炒燥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玄參

丹參　防風去叉　黃耆　生乾地黃焙

葛根　柴胡去苗　秦艽去苗土　黃連去鬚

龍膽　枳殼去瓤麩炒　地骨皮　百合

甘草炙　桔梗炒　知母炒　鼈甲去裙襴醋炙

貝母去心　款冬花　石膏碎　杏仁湯去皮尖雙仁炒

麻黃去根節　黃芩去黑心　梔子仁　麥門冬去心

防已　栝樓根　馬兜零　大黃炒

桑根白皮炙　葶藶子隔紙炒　白藥子各一兩　檳榔五枚

右藥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臨卧溫服。

王好古醫壘元戎方青蒿散。治骨蒸使輭渴者

青蒿　烏梅　秦艽　甘草已上各等分

右㕮咀。同小參煎服。

骨蒸痃癖

論

王燾外臺秘要方又論曰。凡患瘕癖之人。多成骨蒸。不者即作水病。仍須依癖法灸之。聖濟總錄論曰。骨蒸之人。肌膚瘦悴。榮衛虛弱。真陽內耗。所飲之水。不能銷鑠。留滯腸肋。遂成癖疾。塊鞕不消。或因飲食傷動。憂思氣結。呼吸風冷。其疾遂作。起於腸下。脇腹兩邊。如臂之橫。不可按抑。妨害飲食。蘊積而痛。說謂之骨蒸痃癖。太平聖惠論曰。夫骨蒸痃癖者。本因稸積而生。不離陰陽之氣。結聚而成也。此由飲水停聚不散。因飲食相搏。致使積於腸下。連臍左右大如臂。次如指。一條。患痛如弦之狀。故名曰痃癖氣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鼈甲丸。廣濟療痃氣心忪。骨蒸熱。間風。

鼈甲炙　芍藥　蝮蛇脯炙　大黃各八分

人參　訶梨勒皮熬　枳實炙　防風各六分

右八味擣篩為末。蜜和丸如梧子。以酒飲下二十丸。漸漸加至三十丸。日再服。不利。忌莧菜生菜熱麪蕎麥蒜粘食。出第二卷中。

備急療痃癖。宛氣症。忏骨蒸秘驗方。

大黃別漬湯欲成下一方四兩　鼈甲炙　牛膝

升麻　甘草炙各三兩　丁香二七枚湯欲成下

右六味。切。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八合。去滓。分作三服。又用牛黃犀角主。用米沙。麝香各一分。細研。分為三服。每服以一分。內湯中服。經用多効。特忌豬肉。粘食。生冷。莧菜。海藻。菘菜。一方有黃芩二兩。

必効療痃癖氣。壯熱。兼欬。久為骨蒸驗方。一方用枳殼

柴胡四兩　茯苓　白朮　枳實炙各三兩

右四味。切。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分為三服。積不散。加芒消六分。取利。熱除之。後每三日服一劑。差。後每月一劑。肥白。終身永除。忌桃李雀肉大醋。

太平聖惠方檳榔散。治骨蒸。腹中痃癖。腸下妨痛。漸加瘦劣。

檳榔三分　赤芍藥三分　木香三分　赤茯苓一兩

桔梗一兩去蘆頭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荊三稜一兩煨剉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醋塗炙令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桔梗散。治骨蒸痃癖。腸下妨痛。漸加羸劣。不欲飲食。

桔梗三分去蘆頭　當歸三分　蒼朮三分微炒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芎藭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赤芍藥一兩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忌莧菜。

大黃散。治骨蒸痃癖。腸下妨悶。肢節疼痛。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木香半兩　柴胡一兩去苗

赤芍藥三分　訶梨勒三分用皮　枳實半兩麩炒微黃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柴胡散 治骨蒸痃癖，體瘦食少。

柴胡一兩，去苗 赤茯苓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白朮三分 枳殼一兩，麩炒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芎藭半兩 桂心半兩 京三稜一兩，炮，剉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木香丸 治骨蒸腹中痃癖，按之隱手，四肢疼痛，不能下食，羸瘦無力。

木香半兩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京三稜一兩，炮，剉 赤芍藥三分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蒼朮半兩，微炒 桔梗三分，去蘆頭 檳榔一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尖，微炒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煎橘皮湯下三十丸。

訶梨勒丸 治骨蒸痃癖，氣攻腹脇，四肢疼痛，少力羸瘦。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赤芍藥三分 桔梗三分，去蘆頭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人參三分，去蘆頭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防葵三分，去蘆頭 芎藭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二十丸。

鼈甲丸 治骨蒸痃癖，氣攻腹脇疼痛，四肢羸瘦，少力，不欲飲食。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人參三分，去蘆頭 赤芍藥一兩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白朮半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三十丸。

防葵丸 治骨蒸痃癖，按之隱手，不能下食，羸瘦，日漸無力。

防葵一兩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大黃一兩半，剉碎，微炒 京三稜一兩，炮，剉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煎橘皮湯下三十丸。

鼈甲丸 治骨蒸，脇下痃癖，及婦人月水不通。

鼈甲去裙襴，醋浸炙，二兩 桂去麁皮 土瓜根切，焙 京三稜煨，剉 牡丹皮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大黃剉，炒，各一兩半 訶梨勒煨，取皮 琥珀各二兩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別研，二兩

右一十味，擣研爲末，和勻，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桃仁湯下。

大腹湯 治骨蒸，腹中積癖，脇下妨痛，漸加羸弱。

大腹四枚 芍藥 赤茯苓去黑皮 桔梗剉，炒，各一兩半 木香 訶梨勒皮各一兩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剉，研，一兩半

右七味，麁擣篩。每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腹日晚各一服。

七聖散 治骨蒸積癖，元氣虛冷，及男女虛損，手足煩疼，背髆疼重，至夜病甚，四肢消瘦，顏色萎黃，兩膝冷，腹中雷鳴，時多泄利，飲食無味，行步不能，凡五臟虛勞，悉皆治之。

黃雌雞一隻，料如食法，淨去毛，勿令著水，於腹下開一小竅，去腸肚令極淨，卻再入心肝用 蜀椒去目并合口者，一分 生地黃一升，洗肥者 生薑去皮，一兩 黃耆剉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人參各一兩

右七味，除雞外，各剉如麻豆大，和勻，入在雞腹內，却縫合，以銀石器盛，新布單坐於甑中蒸，甑一邊用瓶盛米并水半瓶，同蓋覆，勿令透氣，候瓶內米并雞爛熟爲度，取出藥，別焙乾，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米飲調下，日三服。其雞擘碎，移少鹽，令患人恣意食之，飽即止，良久厚衣被覆取汗，汗出多，即以牡蠣燒擣爲粉，傳之，勿冒風寒。

陳漆丸 治傳尸飛尸，注氣癖塊，積氣上喘，水病腳氣，鬼注蠱毒，宿食不消，腹中如覆杯，或丸蠱，婦人帶下赤白，皮膚惡瘡，腹大羸瘦，黃疸諸疾，延年養性，黑鬢髮。

陳漆二升，以蟬殼去滓 大黃六兩，爲末 薏苡仁五兩，爲末

無灰酒五升　蔓菁子三升爲末

右五味。先以清酒和蔓菁子末煎。不住手攪至半日許。濾去滓。傾用銀石器盛。重湯煑之。以竹篦子不住手攪一伏時。候下陳漆大黄薏苡仁等末。更煑一伏時。候藥可丸如梧桐子大。置於不津器中。密封。遇有患者。經宿勿食。明日清旦。空心温酒下十丸。平高或冷疾者。加至十五丸服之。百日後鬚髮如漆色。有積年瘡疾皆滅。初服四五日至七日内。瀉出宿食或魚黏膿血癥惡物勿疑。

松脂丸。治傳尸骨蒸。積癖冷氣。及腰脚衰弱。身體風痒。并諸瘡癩疾惡瘡疥癬等。此藥服之。斷絶根源。

松脂二十斤。以桑柴灰汁煉去苦汁。傾入水盆中放取之。

白茯苓去黑皮一斤　白术　續斷各半斤

白蘞　牛酥　麥門冬去心焙　生乾地黄焙各二兩

右八味。擣羅五味爲細末。先以慢火鍊蜜。焊去沫。次下牛酥。次下松脂。候焊訖。即下藥末。以竹篦攪勿住手。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以温酒或米飲下二十丸。日二服。漸加至五十丸。

治勞損羸瘦。風虚疰忤。積癖冷氣心痛方。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一千二百枚

右一味細研。以好酒五升。先用二升和研。濾取汁。次入二升再研令極爛。又濾取汁。更以一升再和研。濾盡白汁。以乾瓷器盛。密封。以重湯慢火煑一複時。候冷。每服一匙。用酒或米飲調下。日再。婦人服尤善。

治骨蒸積癖瘦病等方。

蒜去皮七瓣研　雄黄杏核大研

右二味研爛拌勻。以清酒和服。少時十指頭上當有毛出爲驗。

浸浴方。治骨蒸。癖積諸疾。令絶根源。

枯朽骨搥碎二斗。不拘牛羊豬骨　爛棗核判二斗

蒴藋莖葉根判一斗　嫩柳枝判一斗

右四味。以水一石二斗。煑取七斗。漉去滓。内大甕三升。候甕銷熔高於大盆中。或瓷器中盛。候温煖得所。令患者浸之。其盆四畔用馬糞火煨煖。令湯常温。勿使稍冷。覺寒令進稀熱粥。每浸身體可停一炊時。出湯時拭體乾。或多汗。以白术粉傅之。只於密室中靜心或坐或卧。勿令衝風。每三日一浴。浴三次止。其藥湯。春秋冬停三五日。夏一二日再煖用。若患瘙痒者。湯内入芒消白礬末各一大升。住浸時須

至項已下。得全藥方。

又浸浴湯方。

右取桃柳蒴藋李林四般枝葉。各判一大斗。冬月只用諸般根。並以水八九斗同煑。取五六斗去滓。加鹽二大升浸之。亦同前法。

蒼术丸。治骨蒸。腰中疰癖妨痛。氣下利日夜數十行。

蒼术　訶梨勒皮各一兩半。　木香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芍藥　白龍骨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　生薑切焙各一兩

右八味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人參湯下。日再。

聖濟總録木香湯。治骨蒸勞。腰中疰癖冷痛。漸至羸弱。

方見骨蒸羸瘦。

鼈甲丸。治骨蒸腰中疰癖。按之隱手。不能下食。羸弱無力。

方見骨蒸羸瘦。

骨蒸咳嗽

論

太平聖惠方夫骨蒸欬嗽者。是臟腑氣衰。熱傷於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徹痛。或驚悸煩滿。或喘息上氣。或欬逆唾血。然肺主於氣。氣之通行榮於臟腑。令肺氣壅滯。爲熱毒所乘。故令欬嗽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又療骨蒸欬出膿病重者方。

白錫一兩　乾棗七枚擘　生薑三分切　皂莢一兩炙去皮絣表

右四味。以酒一大升煑。取半升去滓。先食餒。然後服二合。如人行三四里不吐。更服二合。又如人行二三里不吐。總服盡。方使令吐。即膿

太平聖惠方紫菀散。治骨蒸。勞熱欬嗽。涕唾稠黏。喫食不得。漸加困乏。

紫菀十兩去苗土　柴胡一兩半去苗

鼈甲一兩半。塗醋炙微黄。去裙襴。　知母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判　甘草半兩炙微赤判

款冬花三分　生乾地黄一兩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用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忌莧菜。

百部散。治骨蒸勞煩熱。肩背疼痛。四肢乏力。欬嗽

百部三分　赤茯苓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百合三分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木通三分剉　赤芍藥三分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尖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枳殼一分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骨蒸勞熱。痰唾欬嗽。四肢少力疼痛。
紫菀三分去苗土　人參三分去蘆　枳殼三分麩炒微
黃去瓤　柴胡一兩去苗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紫蘇莖葉三分　大腹皮三分剉
赤茯苓三分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桑根白皮三分剉　半夏半兩湯洗七遍去滑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百合散。治骨蒸勞熱。欬嗽損肺。
百合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桑根白皮三分剉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陳橘皮三分湯浸
去白瓤焙　麻黃三分去根節　赤茯苓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紫蘇莖葉一兩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鱉甲散。治骨蒸勞煩熱。背脊疼痛。欬嗽氣促。小便赤黃。不思飲食。
鱉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微黃　柴胡一兩去苗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赤茯苓一兩　川升麻半兩　木通二分剉　前胡去蘆頭
大腹剉　子芩各三分　貝母煨令微黃　甘草炙微赤剉各
半兩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前胡散。治骨蒸勞欬嗽。背脊煩熱。
前胡去蘆頭　桑根白皮剉　地骨皮　木通剉各三分
桔梗去蘆頭　甘草炙微赤剉各半兩　赤茯苓一兩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木乳散。治骨蒸勞。勞熱欬嗽。涕唾稠粘。
木乳二兩塗酥炙令黃　麻黃去根節　桅子仁
貝母煨令微黃　百合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紫菀洗去苗土　款冬花各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桑根白皮一兩剉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桑白皮散。治骨蒸勞。喘急欬嗽。
桑根白皮剉　赤茯苓　麻廣去根節　紫菀去苗土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澤添
柴胡去苗　大腹皮剉各三分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天門冬丸。治骨蒸勞。欬嗽。宜常含。潤心養肺。
天門冬二兩半去心焙　貝母一兩煨微黃
白茯苓一兩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彈子大。綿裹一丸含嚥津。
檳榔散。治骨蒸勞。欬嗽壯熱。
檳榔一枚末　豉心五十粒　葱白七寸　青蒿汁二合
桃仁二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研。
右件藥用童子小便一大盞。相和煎至八分。去滓。不計時候。分溫二服。
皂莢煎。治骨蒸勞。欬嗽。膿血不止。
皂莢一挺不蚛者。以酥炙去皮子爲末。　黑餳三兩
地黃汁五合　生薑汁一合　棗二七枚去皮核研成膏
蜜五合　酥三兩
右件藥用銀器中以慢火熬成膏。於瓷器中收。每服不計時候。
以粥飲調下一茶匙。
獺肝丸。治骨蒸勞欬嗽。上氣痰喘。寒熱。四肢瘦弱。

獺肝三分炙令黄　真珠末三分　旋覆花半兩
茯神　檳榔　貝母煨微黄　龍膽去蘆頭
黄連去鬚　赤芍藥　川大黄剉碎微炒各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後以温水下三十丸。

蛤蚧丸，治骨蒸勞欬嗽涎唾稠粘。

蛤蚧一枚塗酥炙微黄　人參半兩去蘆頭
白前一兩半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猪牙皂莢半兩去黑皮塗酥炙微焦去子　漢防己一兩半
紫苑一兩洗去苗土　甘草炙微赤剉　羚羊角屑各三分
檳榔二兩　貝母一兩煨微黄　甜葶藶二兩隔紙炒令紫色
郁李仁二兩湯浸去皮尖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桃仁湯下二十丸。

楊倓家藏方青蒿散，治虚勞骨蒸欬嗽，胷滿，皮毛乾枯，四肢懈墮，骨節疼

痛，心中驚悸，咽燥唇焦，頰赤煩躁，涕唾腥臭，困倦少力，夜多盗汗，肌體潮熱，飲食減少，日漸瘦弱。

天仙藤　鱉甲醋炙　香附子炒去毛　桔梗去蘆頭
柴胡去苗　秦艽　青蒿已上七味各一兩
烏藥半兩　甘草炙一兩半　川芎二錢半

右件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同煎至七分，温服，不拘時候。小兒骨蒸勞熱，肌瘦減食者，每服一錢，水半盞，入小麥三十粒，同煎至三分，温服。衛生至寶方，多陳皮一味。

劉智普濟經驗加減方茯苓散，治骨蒸熱勞，多欬喘。

茯苓去皮　茯神　人參去蘆頭　遠志去心
甘草各七錢半　龍骨　防風各半兩　麥門冬去心
生地黄　犀角一兩末

右爲末，分作三服，水一升半，煎至一升，三次服。

阮霖經驗良方團魚丸，治骨蒸潮熱，咳嗽累效。

貝母　前胡　知母　杏仁
柴胡各等分　團魚二個

右前藥同團魚煑，候魚熟，提起團魚，除去魚頭不用，取肉連汁食之。却將前藥焙乾爲末，就用團魚裙甲及骨，更煎汁一盞，和藥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煎黄耆湯空心下。病安，仍服局方黄耆益損湯補理。須用市店中自死團魚。

治骨蒸勞熱，及久咳不愈者，常服，直至取效爲度。

石膏一斤不用方解石者，以細研如米粉者爲好　甘草一兩

右爲細末，重羅過，如麪，濃湯調服，日夜三四服之。地本草神農嘗味無奈上藥，主養命，令人忘其賤，疑其性涼，不肯服食，殊不知大有益於人世。本草載其功用至甚明白，不辛有病服之，必效。

夏貴公惠勞法治咳嗽發熱骨蒸不已。

方見骨蒸類。

骨蒸羸瘦

論

聖濟總録論曰：骨蒸羸瘦，不問男女，皆因血氣不調，五勞七傷，心胷滿悶，背膊煩疼，目睛不明，四肢無力，寢卧不安，脊膂急痛，膝脛疼痠，多卧少起，

狀如佯病，每早晨似無病者，午時已後，即四體微熱，面頰赤色，喜見人過，常懷忿怒，少不稱意，即大嗔恚，行即脚弱，夜卧盗汗，夢與鬼交，時或驚悸，有時欬嗽，脇肋虚脹，大腸微利，鼻口乾燥，常多粘唾，漸漸瘦削，日減飲食，以至死，在須臾精神亦爽，皆其證。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骨蒸熱羸瘦，煩悶短氣，喘息鼻張，日西即發。

龍膽　黄連　栝蔞根四分　芒消二分
梔子十枚　苦參　大黄　黄芩
芍藥　青葙子各二兩

右十味爲末，蜜丸如梧子大，飲服二丸，日二，以知爲度。一方無苦參。已下止五味，張文仲爲散飲服方寸

太平聖惠方麥門冬煎，治骨蒸勞身體常熱，羸瘦，皮毛乾枯。

麥門冬汁　青蒿汁　生地黄汁各二升
童子小便二升　桃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研
麝香細研　朱砂細研各一錢

右件藥以三味汁與小便用慢火同煎，稍稍即下研了桃仁、麝香末

砂等。更熬令稀稠得所，如膏。每服不計時候，以清粥飲調下一茶匙
許。忌羊血。

治骨蒸羸瘦不能食，宜服此方

東南桃枝一握，剉　天靈蓋一枚，塗酥炙黃，搗碎

生薑半分　葱白二莖　甘草二寸　豉一合

右件藥，以童子小便三大盞，於夜浸至五更初，煎取一大盞半，去滓，
入少許研了麝香，攪令勻，分為三服，空腹頻服之，無不差。

青蒿煎，治骨蒸勞氣，四肢羸瘦疼痛。

青蒿切，一斗　童子小便一斗　麝香一錢，細研　阿魏一兩，以麵裹煨，
令麵熟為度，細研　桃仁五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微黃，細研　天靈蓋二兩，塗酥炙微黃，搗末

右件藥，先將青蒿於小便中煮取五升，研絞去滓，即下諸藥末，熬成
膏，丸合中收。每於食前，以清粥飲調下半匙。

青蒿丸，治骨蒸勞，體瘦發歇寒熱。

青蒿一斤，取葉曝乾，搗羅為末　甘草五兩，生搗羅為末

桃仁一斤，湯浸去皮尖，麩炒令黃，研爛

右件藥，以童子小便三斗，於瓷甖中盛，於糠火上煎，令如稀餳，却傾
於銅器中，下諸藥末，於糠火上煎，以柳木篦攪之，看稀稠得所，候可
丸，如梧桐子大，以麁疎布袋盛。每日空心，溫童子小便下二十丸，日
晚再服。

大黃丸，治骨蒸勞，兩肋下有癖，漸上攻心，食少或不消化，腹內積聚不散，
黃瘦，久困乏痢，或大便秘澀，小便赤黃。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右件藥，搗羅為末，以釅醋二升，內鐺中，先煎令稠，下藥末，更煎之，以
柳木篦攪勿住手，候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空腹及晚食前，以粥飲
下七丸，漸加至十丸，以溏利下膿血爛肉為度，唯得食煑飯葱薤汁
生薑而已，此外不得食之。老小以意加減。忌莧菜。

地骨皮散，治骨蒸壯熱，肌肉減瘦，多困少力，夜多盜汗。

地骨皮，水洗　秦艽，水淨洗　柴胡，去蘆頭

枳殼，去白麩炒，香熟用　知母，生用　當歸，去蘆頭

鼈甲，去裙襴，醋炙令黃色

右件七味等分為末。每服二大錢，水二大盞，桃柳枝頭各七莖，

錢、生薑三片、烏梅一箇，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每日空心、臨卧各一服。更
子益衛生十全方無枳殼，有炙甘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

蒸　骨蒸證治三

太平聖惠方柴胡煎丸治骨蒸勞煩赤口乾心神煩悶體瘦發渴寒熱

童子小便七升　甘草一寸二尺　雄鼠糞四十九粒　桃柳枝各一握

大三十　豉心半升　糯米一合　葱薤白各一握

右件藥細剉入小便內煎至三升去滓更煎如稀餳以柴胡一斤擣羅為末入前藥煎中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溫水下亦得

鐵粉丸治骨蒸勞體瘦寒熱

鐵粉二兩　獺肝一具微炙　安息香三分　鬼督郵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白术　木香　胡黃連各三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二十丸

犀角丸治骨蒸勞羸瘦晚即面赤手足疼痰口乾壯熱

犀角屑一兩　獺肝一兩微炙　柴胡一兩去蘆頭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地骨皮　人參去蘆頭　栢脂　黃耆剉

甘草生用各一兩　天靈蓋一兩塗酥令焦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溫童子小便下三十丸忌炙煿熱麪莧菜

治骨蒸勞瘦將并傳尸勞宜服此方

右取三年桃樹一株并根杵去泥土勿洗及枝葉等細剉以水三碩煮取一碩已來即澄濾去砂土還將藥汁重煎至三㪷已來再濾去滓更煎令稠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

柴胡散治骨蒸瘧癖體瘦食少方見骨蒸瘧癖類

治骨蒸勞瘦及腸風下血

鯉魚二斤治如食法切作臉子入鐺內以酒三盞煮入鹽醋中食之

聖濟總錄龍膽丸治骨蒸身熱手足煩心中躁羸瘦漸漸不能食

龍膽一兩一分　黃連去鬚　黃檗去麤皮炙　大黃剉微炒

赤芍藥　人參　山梔子仁　甘草炙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三分

右九味擣羅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食後米飲下十五丸日午再服

青蒿丸治骨蒸熱勞肺痿欬嗽傳尸瘦病盜汗痿弱四肢疼痰鬼氣癖塊

青蒿童子小便浸七日暴乾三兩　天門冬去心焙

柴胡去苗　地骨皮　白茯苓去黑皮各二兩

旋覆花　紫菀去土　貝母去心各二兩半

秦艽去苗土　枳殼去瓤麩炒　龍膽去蘆頭　大黃剉微炒各二兩

杏仁湯浸去皮尖及雙人六兩別研如膏　天靈蓋塗酥炙令黃六兩

羌活　鼈甲去裙襴醋浸炙令黃各三兩

丹砂三分研　麝香一分研

右一十八味擣羅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腹溫水下二十丸日午再服

柴胡丸治骨蒸熱勞手足心煩悶背膊疼痰四肢沉重食不作肌膚日漸黃瘦

柴胡去苗　胡黃連　龍膽　桃膠乾者

升麻　茯神去木　黃芩去黑心　地骨皮

生乾地黃焙　芍藥　大黃剉炒　知母剉焙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剉　龍齒　犀角鎊

玄參　山梔子去皮　桔梗炒各一兩半

丹砂二兩別研入藥

右二十味擣研為末拌勻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熟水下

青蒿丸治骨蒸羸瘦

青蒿細切二斤　阿魏別研一兩　天靈蓋塗酥炙黃為末一兩

桃仁一升湯浸去皮尖雙仁炒黃研

麝香別研一錢

右五味先以小便一斗煑青蒿至五升絞去滓即下餘藥候成膏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溫酒下日晚再服漸加至三十丸

地骨皮湯治骨蒸羸瘦少力或熱或寒背膊疼痛口乾小便赤黃

地骨皮一兩　芍藥一兩半　桑根白皮剉一兩半

茅根一兩半　甘草炙剉一兩　柴胡去苗一兩半

石膏三兩半

右七味麄擣篩每用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
心食後各一

芍藥湯治骨蒸羸瘦骨髆煩疼頭痛寒熱不能下食

芍藥　地骨皮各三分　柴胡去苗一兩　甘草炙剉半兩
石膏碎一兩　當歸切焙三分　鱉甲醋浸炙黃一兩
白朮一兩

右八味麄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
心食後各一

生地黃飲治骨蒸及腳氣每至晚間憎寒壯熱面頰赤不下食日漸羸瘦

生地黃細切三兩　甘草炙剉三兩　葱白細切二莖
童子小便二升

右四味同煎至半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一時許服之

枳殻丸治骨蒸勞瘦飲食不為肌膚

枳殻去瓤麩炒一兩半　白朮　人參
甘草炙剉　地骨皮各一兩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一兩半

右六味擣羅為末和匀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米飲下

黃耆丸治骨蒸熱雖稍退瘦弱無力飲食不為肌肉

黃耆剉三兩　白朮　枳殻去瓤麩炒　白茯苓去黑皮
甘草炙剉各二兩　生乾地黃洗去土切焙四兩
地骨皮一兩

右七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人參湯
下日二服

地骨皮丸治骨蒸羸瘦經久不差邪熱留連

地骨皮　龍膽　枳殻去瓤麩炒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山梔子去皮各一兩　鱉甲醋浸炙黃一
兩半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二兩

右八味擣羅為細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後米飲下二十
丸日二服

柴胡湯治骨蒸變成黃疸羸瘦欬嗽

柴胡去苗一兩　天靈蓋酥塗炙黃三兩　地骨皮一兩半
甘草炙剉一兩　鱉甲醋炙去裙襴一兩
訶梨勒皮三分

右六味麄擣篩每用五錢匕用童子小便一盞半相和入於瓷瓶子
内浸經一宿來辰又入豉五十粒葱白一莖桃枝頭七枚各細剉入
藥瓶中慢火喫令十餘沸已來去滓取一盞分為二服空腹一服相
去一時久再服訖食葱白豉粥

牡丹湯治婦人骨蒸經脉不通漸增瘦弱

牡丹皮一兩半　桂去麄皮一兩　木通剉炒一兩　芍藥一兩半
鱉甲醋炙去裙襴二兩　木瓜根一兩半　桃仁湯浸去皮尖
雙仁炒

右七味麄擣篩每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心
食後各一

益母草煎丸治骨蒸勞瘦

益母草一斤洗蒸乾　青蒿半斤去根　桃仁一尺長者一
握已上三味細擣以小便一斗於鍋中煎取三升濾去滓
柴胡去苗五兩　天靈蓋一枚酒煮蒸乾别擣為末
丹砂三分　鱉甲酒炙去裙襴二兩　甘草炙剉一兩
麝香研半兩　桃仁去皮尖雙仁炒研五兩

右除前外七味擣研為末用益母草煎和丸如梧桐子大空心烏梅
湯下三十丸漸加至四十丸初服若覺心熱減丸數如不熱依法服
服後便以四五匙粳飲壓之

青蒿丸治骨蒸勞體瘦欬嗽羸憊日漸枯瘁

青蒿四兩童子小便浸七日蒸乾　龍膽
秦艽去苗土　黃芩去黑心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黃
木香　麻子仁研　車前子　菟絲子酒浸别擣
木各五兩　獨活去蘆頭　梔子仁研　山茱萸各三兩

右一十二味擣研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溫湯下

龍膽丸治骨蒸羸瘦經久不差邪熱留連

龍膽　枳殻去瓤麩炒　地骨皮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山梔子仁各一兩　鱉甲去裙襴醋炙
各一兩半　桃仁去皮尖雙仁炒二兩

右八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良久米飲下

獺肝丸治骨蒸羸瘦日晚即頰色不定手足疼痛口乾壯熱

獺肝炙一兩半　犀角屑　前胡去蘆頭　升麻

枳殻去穰麸炒各一两　栢樹上糖研五分
天靈蓋酥炙黄一两三分　甘草炙剉三分
右八味擣羅為末。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空腹以童子小便下二十丸。日二服。
猪肚黄連丸　治骨蒸虚勞傳尸，肺痿欬嗽不止，固重羸瘦，壯熱或即憎寒，腹内冷痛，四肢煩疼，飲食無味，頭疼口乾，涕唾稠粘，渴不止者。
獖猪肚一具。以童子小便浸令熟。細切焙乾擣為末。
知母剉焙　蕪荑仁炒各二两　紫菀去苗土
大黄剉微炒　鼈甲去裙襴醋浸炙　檳榔根
蒼朮米泔浸切焙　百部剉焙令乾　地骨皮
黄芩去黑心　桔梗炒　貝母去心　柴胡去苗
黄連去鬚　龍膽去蘆頭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黄耆剉各一两
右一十九味擣羅為末。錬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腹，温酒下二十丸。
木香湯　治骨蒸勞，腹中痃癖冷痛，漸至羸瘦。
木香　檳榔剉　人參各一两　芍藥
桔梗剉　赤茯苓去黑皮　訶梨勒炮去核　當歸切焙各三分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温二服，空腹食後各一服。
鼈甲丸　治骨蒸，腹中痃癖，按之隱手，不能下食，羸瘦無力。
鼈甲去裙襴醋炙二两　木香一两　郁李仁去皮研
京三稜炮剉各一两半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蒼朮米泔浸切焙各一两　檳榔剉二两　芍藥一两半
右八味擣羅七味為末，入郁李仁再研匀。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橘皮湯下，食前。
史載之指南方　平肺湯　治喘，肌肉漸瘦。治屬骨蒸。
天門冬　馬兜苓　百部各半两
右為麁末。每服五錢。水二盞，煎一盞，去滓服。

傳尸骨蒸

論

王燾外臺秘要方蘇遊論曰。大都男女傳尸之候。心胸滿悶，背膊煩疼，兩目睛明，四肢無力。雖知欲卧，睡常不著。脊膂急痛，膝脛酸疼。多卧少起，狀如佯病。每至旦起，即精神尚好，似無病。從日午以後，即四體微熱，面好顔色。喜見人過，常懷忿怒，纔不稱意，即欲嗔恚。行立脚弱，夜卧盗汗，夢與鬼交通。或見或亡。或多驚悸。有時氣急，有時咳嗽。雖思想飲食，而不能多喰。死在須臾，而精神尚好。或兩肋虚脹，或時微痢，鼻乾口燥，常多粘唾。有時唇赤。有時欲睡。漸就沉羸。猶如水涸，不覺其死矣。　又論曰。傳尸之疾，本起於無端。莫問老少男女，皆有斯疾。大都此病相剋而生。先内傳毒氣，周徧五臟。漸就羸瘦。以至於死。死訖，復易家親一人，故曰傳尸，亦名轉注。以其初得，半卧半起，號為殗殜。氣急欬者，名曰肺痿。骨髓中熱，稱為骨蒸。内傳五藏，名之伏連。不解療者，乃至滅門。假如男子因虚損得之，名為勞極。吳楚云淋瀝，巴蜀云極勞。其源先從腎起。初受之氣，兩脛酸痛，腰脊拘急。行立脚弱，食飲減少，兩耳颼颼，欲似風聲。夜卧夢洩，陰汗痿弱。腎既受已，次傳於心。心初受氣，夜卧心驚。或多忪悸，心懸乏氣，吸吸欲盡，夢見先亡。有時盗汗，食無滋味，口内生瘡，心常煩熱，唯欲眠卧，朝輕夕重，兩頰口脣悉紅赤如傅胭脂，又時手足五心皆熱。心既受已，次傳於肺。肺初受氣，時時欬嗽，氣力微弱，有時喘氣，卧即更甚。鼻口乾燥，不聞香臭。假令得聞，唯覺朽腐物氣。有時惡心，憒憒欲吐。肌膚枯燥。或時刺痛，或似蟲行。乾皮細起。狀若麩片。肺既受已，次傳於肝。肝初受氣，兩目䀮䀮，面無血色。常欲顰眉，視不及遠。目常乾澀。又時赤痛，或復睛黄，朝暮之間，常欲合眼，及至於卧，睡還不著。肝既受已，次傳於脾。脾初受氣，兩肋虚脹，食不消化。又時渇痢。熱食生冷，有時肚痛，腹脹雷鳴，脣口焦乾。或生瘡腫，毛髮乾聳，無有光潤。或復上氣，撞有喘息。痢赤黑汁。至此候者，將死之證也。　又論曰。毒氣傳五藏，候終不越此例。但好候之，百不失一。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大金牙散方。所主前方。同傳尸骨蒸病家合佳。
金牙二两燒　大黄一两　鼈甲一两炙　梔子仁一两
鬼督郵一两　鼉甲一两炙一作龜甲　桃白皮一两
銅鏡鼻一两　乾漆一两熬　桂心半两　芍藥半两
射干半两　升麻半两　徐長卿三分　鳶尾半两
由跋三分　蜂房半两熬　細辛半两　乾薑半两
芒消半两　莽草半两　龍膽　狼牙
雄黄　真珠各三分　白朮一两半　射罔一分

羚羊角半兩屑　烏目毒公半兩　犀角半兩屑　甘草半兩炙
狼毒半兩　蜣蜋七枚炙　地膽七枚　樗雞七枚
芫青七枚　雷丸七分　龍牙一兩半　杏仁一兩半去皮尖雙仁熬
巴豆十四枚去皮心　桃奴十四枚
鐵精一合　赤小豆一合　烏梅七枚　胡鷰屎一兩炙
鸛骨二兩　石膏二兩　蛇脫一尺熬　斑猫七分
活草子一兩半

右五十味爲酒服一刀圭。加至兩刀圭。日三夜一。以知爲度。絳囊盛帶之。男左女右。一方寸匕。着病門戶。夜行塗中。晨昏霧露。亦如此。密封。勿洩氣。清齋七日合之。一一如法。童子沐浴。寂靜無人處合。勿令人知之。買藥勿爭價。

王燾外臺秘要方又療骨蒸傳屍方。

皂莢長一尺煮無相續取。炙令微黑去黑皮碎之碎末
黑錫大如雞子　羊肉大如拳。貫如常法

右三味取一升無灰清酒。貯銅鐺內。卽着綿裹煎三五沸。卽濾去綿裹。卽內黑錫。使融液盡。煎取三合。令病者先吸肉汁。卽服一合。婦變吐困不須起。次以銅盆貯水。令病人坐上。有蟲鹿如馬尾。赤色頭黑。卽劫如無。以服三合盡爲度。二服相去如人行十里。必是傳驗其藥。奩如藥法

廣濟療傳屍骨蒸殗殜肺痿疰忤鬼氣。卒心痛。霍亂吐痢。時氣鬼魅。瘴癘赤白暴痢。瘀血月閉。痃癖。丁腫驚癇。鬼忤中小兒吐乳。大人狐狸等病。吃力伽丸方。

吃力伽白朮是也　光明砂　麝香當門子　訶梨勒皮
香附子　丁子香　沈香　蓽撥
檀香　青木香　安息香　犀角屑各一兩
薰陸香　蘇合香　龍腦各半兩

右一十五味擣篩。白蜜和爲丸。每朝取井花水服。如梧子四丸。於淨器中研破服之。老小一丸。以蠟裹一丸。緋絹袋盛。當心帶之。一切邪鬼不敢近。千金不傳。冷水暖水。臨時量之。忌五辛生血物。以臘月合神前藏之密器中。勿令洩藥氣。神驗。

太平聖惠方治骨蒸勞瘦。殺蟲。并傳屍勞宜服此方。

右取三年桃樹一株。并根。持去泥土。勿洗。皮枝葉等細剉。以水三碩煮。取一碩已來。卽澄濾去砂土。遂將藥汁重煎至三斗已來。再濾去

滓。更煎令稠。可丸卽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

栢葉酒方。治傳屍骨蒸瘦病。

栢葉二十斤擣碎以水一石煮取汁三斗　黍米一石淨淘
細麴十斤擣碎

右以栢葉汁漬麴發動。卽炊米熟。候冷拌和令勻。入瓮密封。三七日開甕取酒。日三度。量力飲之。以差爲度。

治骨蒸有蟲。相傳不絕。

蓬莪茂三分　鼈甲一兩塗酥炙微黃去裙襴　柴胡一兩半去苗
紫菀三分去苗土　桂心一兩　當歸一兩
蜈蚣一枚赤足者炙黃去頭足　蜥蜴一枚炙黃去頭足
斑猫二十枚以糯米拌炒令黃去翅足　桃仁四十九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檳榔一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散。每服空腹以清粥飲調下一錢。服後穩臥將息。小便中亦有病根下。或蟲物出。如未應。隔日再服。忌莧菜。

治傳屍骨蒸沐浴絕病根源方。

欄林剉三斗　蒴藋莖葉五斤剉　桃柳枝葉五斤剉

右件藥以水八碩。煎至六斗。去滓。入盆中。於暖室內。看冷暖浴。如汗出。切宜避風。厚蓋衣臥。

又方

桃枝　柳枝　槐枝　蒴藋
皂莢枝

右件藥各細剉。共一斗。以水一碩。煮取六斗。去滓。依前法浴之。

聖濟總錄參連丸。治傳屍勞骨蒸。

苦參一兩半　黃連去鬚三兩三分　栝蔞根
牡蠣煅　知母焙　麥門冬去心焙各一兩三分。焙

右六味擣羅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食後。米飲下十丸。日二服。

茯神湯。治傳屍骨蒸。先服麝香散取蟲後。次服補五藏。

茯神去木　人參　遠志去心　甘草炙剉
當歸切焙　陳橘皮去白焙　龍齒　熟乾地黃焙各一兩
黃耆剉二兩　麥門冬去心焙　桂去麁皮　五味子各一兩半

右一十二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二盞。入棗七枚擘破。生薑五片。
煎至一盞。去滓。空心温服。日三。
鉛丹丸。治飛注傳尸骨蒸等疾。
鉛丹炒，三兩 安息香一兩，入胡桃仁相和研 白术
鬼督郵各一兩半 木香 柴胡去苗
獺肝炙乾，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爲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粥飲下。不拘時。
真珠丸。治傳尸骨蒸。咳嗽上氣。痰喘寒熱。四肢瘦弱。
真珠末 獺肝炙乾 茯神去木 貝母去心
柴胡去苗 龍膽 黄連去鬚 赤芍藥各一兩半
白檳榔煨，剉 旋覆花各一兩
右一十味擣羅爲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食後温粟
水下。日再。
黑虎丸。治傳尸骨蒸勞。
乾蝦蟇一枚，去頭足，分爲兩段，一半生，一半酥炙黄 蘆薈研
蛤蚧一對，各取一半，並去頭，泥塗酥炙黄。

天靈蓋酥炙 白狗糞炒黄 雄黄研 麝香研，各一分
馬騮蹄炙乾，二兩 乳香研，一兩半 豬膽一枚，取汁於
銚子慢火熬如膏和藥。
右一十味擣研爲末。合研勻細。以豬膽膏同煉末飲和丸如梧
桐子大。先煥熱湯一桶。先以茅香水沐浴。次以沙糖麝香少許。調冷
水一盞。投藥一丸於星月下。浸一宿。平旦空腹服之。厚被蓋臥。慮是
傳尸冷勞者。當骨中出白蟲。或出赤蟲。若骨蒸勞則汗出。腰腳疼痛
不遂。腳下出汗如膠漆。諸風氣水病。並服一粒瘥。小兒無辜。可服半
粒。如前瀉有蟲出。鼻內如綫狀是効。
阿膠丸。治傳尸骨蒸。女人血氣。月候經年不通。痰嗽黄瘦。四肢羸弱。盜汗
骨熱。或時憎寒。飲食減少。
阿膠炒，研 當歸 蕪荑仁炒，各一兩
雄黄研 豬牙皂莢去皮子，酥炙，各半兩 麝香研
蓬莪茂煨，剉，各三分 柴胡去苗 白檳榔剉，各二兩
右九味擣研爲末。和勻再羅。用羊肉半斤去皮膜。薄細切。研如膏。入
諸藥末和擣三千杵。如覺硬。即添肉汁。衆手丸如菉豆大。每服五十丸。

五更温酒下。仍飲令醉。以青絹被蓋之。睡覺汗出。通身必有細蟲。在
被間。日光內看。患須曉之。或瀉下惡物。并蟲等効。如小兒服。以意加減。
補勞飲。治男子婦人虛勞骨蒸。傳尸柴瘦。不能斷絕。服前阿膠丸。經脈由
未通。或四肢虛羸。飲食全少。宜速服此。通經脈。
黄耆剉 當歸切，焙 生乾地黄焙，各二兩
人參 白茯苓去黑心 芍藥 五味子
桂去麁皮 牛膝酒浸，切，焙 陳橘皮去白，炒 麥門冬去心，焙
枳殼去瓤麩炒 甘草炙，剉，各一兩 柴胡去苗，一兩半
右十四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棗三枚擘開。
煎至八分。去滓温服。不拘時。
紫菀湯。治傳尸骨蒸。伏連殗殜。肺氣欬嗽。
紫菀去苗，土 桑根白皮炙，剉 桔梗炒 續斷各一兩半
赤小豆一合 甘草炙，剉 五味子各一兩 生乾地黄酒洗，切
焙，二兩半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青竹茹彈子大。煎至一盞。
去滓。食後温服。良久再服。若熱甚。加麥門冬去心一兩。石膏一兩半。

麝香丸。治骨蒸傳尸勞瘦鬼氣伏連欬嗽。
麝香三分，研 犀角鎊 鬼箭羽 木香
白术微煨，各一兩 虎頭骨醋炙 天靈蓋醋炙
雄黄研 丹砂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研，各一兩分
右一十味擣研爲末。和勻。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食前醋湯
下。日三。兼治温疫病。亦可帶之。
桃枝飲。治一切鬼氣邪氣。傳尸伏連骨蒸。
桃枝 柳枝各一握，細剉，東向者 豉半兩
葱白三莖，細切 童子小便一升 地膽三錢，爲末 生薑細切，一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半兩
右八味麁擣篩。五味與薑葱豉和勻。用童子小便一升浸一宿。至
四更煎取半升。去滓。分二服。五更初一服。雞鳴時一服。服後汗出。俟
風。仍取米粉摩身上。若或微利即愈。如未愈。隔日再作。重者不過三劑。
乾地黄湯。治伏連傳尸骨蒸等病。
生乾地黄酒洗，切，焙，二兩半 續斷 桔梗炒
五味子各一兩半 紫菀去苗，土 甘草炙，剉

羚羊角（屑） 犀角（屑各半兩） 肉茯苓（酒浸切焙）
桑根白皮（剉各一兩） 赤小豆（一合）
右一十一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竹茹彈子大。煎至一盞。去滓溫服。空心食後各一服。後若渴脣口乾。加麥門冬（去心）。地骨皮各半兩。

麝香丸。治傳尸後連殗殜肺痿。瘧癖骨蒸。注忤鬼氣。急熱勞疾。宜取之。凡欲取傳尸勞。即丸家中健人。自小至大。服麝香丸七日。服至三日。後方與患人服。
麝香（細研） 胡黃連（銼爲細末） 丹砂（細研各一兩）
右三味研勻。以主人血煎蒸餅爲丸。如赤豆大。以新宰豬血和亦可。小兒三丸。大人丸。丸濃煎桃仁湯吞下。空心日午夜卧服。一家人服內曾受尸注者。即大便下膿病。及瀉惡黑水。勿怪。若患者傳徧五臟。不住醫治。將欲命終。宜急合此藥徧家大小服。直至患者死後七日。疾即不傳。發。凡欲取下勞祟藥。先服溫古平補五臟。四神湯

獺肝丸。治傳尸鬼氣骨蒸。日漸羸瘦。
獺肝（微炙） 鬼臼 沙參（去蘆頭） 人參（去蘆頭）
丹參 苦參（已上各三分） 天靈蓋（一兩塗酥炙微黃）
麝香（半兩研入）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一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粥飲下二十丸。

麝香飲。治男子婦人傳尸骨蒸。一切勞疾。
柴胡（去苗剉一兩） 阿魏（三分炒爲末） 甘草（如病人中指大剉）
青蒿 桃枝 柳枝 金櫻枝（各一握細剉）
薤白 葱白（各七莖切） 檳榔（一兩爲末分作三貼）
右一十味。以童子小便四升。宿浸諸藥於淨室內。五更初煎。煎時忌生人婦人等見。并不祥之語。服吉善之言。以卜善惡之候。又以刀一口於藥鐺上。此藥通神。宜加哥志。煎取一升半去滓。下麝香一分。研分作三服。第一服入檳榔末一貼頓服。如人行三二里。殘第二服。亦下檳榔末頓服。服時稔郄鼻。服畢了。以白梅含之。與吟心頭惡。吐郤藥須臾或吐。必有物出。或未嗜。如前更服第三服。必吐瀉。瀉下惡物并勞蟲。哥不可名狀。或人服下并身上出。如蟻如毛。其瀉下蟲唯白色必愈。餘色者難瘥。纔吐瀉了。便以薤白粥并軟飯補之。仍如法將息

烏雞丸。治傳尸勞。尸注骨蒸。眼目昏澀。面色青黑。咽喉唾寒。痰涕欬嗽。或瘧癖攻刺疼痛。胃膈滿悶。時或恚怒。或多感傷。情思不寧。夢寐驚精。藏滑泄。大無。增寒潮熱。汗。肩背拘急。腰背股節煩疼。四肢少力。可喜飲食。小便黃赤。大便不調。食進下退。服取藥後。
黃連（去鬚）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二兩） 柴胡（去苗）
白附子（生） 當歸（切焙） 秦艽（去苗土） 槐膠
甘草（炙剉） 茯苓（薄切酒浸焙） 續斷
遠志（去心） 巴戟天（各一兩） 陳橘皮（去白焙） 乳香（研）
雄黃（研） 丁香 乾薑（炮） 丹砂（研各半兩）
右一十八味。擣研極細。先養烏雌雞一隻。以硫黃三兩爲末。分作三十分。每日拌飯餵一月日。用大麻子一升餵五日。宰治去毛皮。皆爪并肚腸留心肝。將前藥末入在雞腹內。以麻線縫定。再用無灰酒一斗。銀石鍋內用文武火煮。令雞熟。取出。除去麁骨。將雞并腹內藥同細研。更將雞骨焙乾。擣羅爲末。同研藥。棕和。又曰中擣千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以暖酒吞下。空心日午臨卧各一服。

育生丸。治傳尸遁注骨蒸。後連殗殜。此病得之時。尸哭治尸氣入腹。連綿積年。雖食不作肌膚。微勞即發。煩頭悶。常覺翕翕骨熱。
獺肝（一具炙） 鱉甲（一枚醋炙去裙襴） 野狸頭骨（一枚炙）
防己（一兩半） 紫菀 蜀漆 麥門冬
甘草（炙各一兩）
右八味。擣羅爲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空腹米飲下二十丸。日二服。

麝香散。治男子婦人傳尸骨蒸冷熱五勞。
麝香（研半兩） 甘草（如病人中指長。男左女右） 東引桃枝
青蒿 東引柳枝 石榴枝（各一握） 犀角（屑半兩）
阿膠 柴胡（去苗各一兩） 葱白
薤白（各七莖）
右一十味。除麝香外。剉碎。同用童子小便二升半。浸一宿。別入檳榔末三錢。同煎至一升半。去滓。分溫三服。男病女煎。女病男煎。勿令孕婦六畜見。初服訖。如人行五里。又進一服。恐患心。可含白梅。病在上即吐。在下即瀉。各出惡物。如蟲頭髮。馬尾狀。暴身上如蟻行。瀉後。以葱粥及軟飯補之。仍服後方茯神湯。調和五臟。避風一月。若遠年重病。不過兩劑。其吐下蟲腹紅色者可治。黑色者或瘥或否。白色

者不可治也。
段奇野夫多效方續斷散，治骨蒸熱勞，傳尸瘦病，潮熱煩躁，喘嗽氣急，身
體疼痛，口乾盜汗，神妙方。
續斷　紫菀　桔梗　青竹茹
五味子各三兩　生乾地黃　桑白皮各五兩　甘草炙二兩
赤小豆半升
右九味杵羅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入小麥五十粒同煎至一盞，
去滓溫服。食後一日三服。兼治咳嗽唾膿血。童男室女亦可服。
劉智香濟經驗加減方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病，寒熱羸瘦，困倦喘嗽。
阿魏三錢研　青蒿一把細切　甘草二錢　桃枝東引者一握
細剉　童子小便二升半
右同煎至二升，去滓，調檳榔末三錢，通作二服。男子患，女人煎；女人
患，男子煎。骨身與服，吐瀉多物如吐出蟲子，驗。次服茯苓散。
郝森可用方治傳尸骨蒸，出蟲下積惡物。
雄黃　雌黃　代赭六味各水飛三味
麝香　青黛　天靈蓋六味各半兩

朱砂一兩水飛　蝦蟆一枚炙乾爲末　巴豆二十枚去油
如法
右都重研令細，用粳飯和搗三二百杵，丸如梧子大。每服空心以溫
水下二十丸，以利取出蟲爲効。
桃仁粥治傳尸骨蒸咒氣，欬嗽氣急，不能下食，及瘖癖氣，日漸羸瘦。
桃仁二兩去皮尖
右以水二大盞半，和桃仁一味細研，取汁，著米二合煮粥，空腹食。
李仲南永類鈐方七寶丹瀉骨傳尸邪氣陽病。
黃連四兩
右爲細末。用猪肚一箇，洗淨入藥，後線縫之。用童便五升，文火煮令
爛乾爲度。以肚細切，同藥爛研，置風中吹乾，丸如梧桐子大，朱砂爲
衣作衣，空心麥門冬水下。或用陽病開關散咽下。無朱砂亦可。
陽病開關散
北柴胡去蘆　桔梗炒　秦艽　麥門冬去心各半兩
芍藥　木香　澤瀉各一兩　木通半兩
甘草一錢炙　當歸　桑白皮蜜炙　生地骨皮各一兩

以咀。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生薑二片，煎六分，空心。小便少即病去也。
陰病開關散
當歸　赤芍藥　肉桂　白芷
甘草炙各半兩　木香二錢剉　枳殼三錢　天南星一錢去皮
薑汁浸一宿焙
以咀。每服三錢，薑三片，煎七分，入無灰酒三分盞，童便三分盞，又煎
七分，溫服。先服此起胃散，三日後不問退否，兼至重者服之。
起胃散，陰陽二候皆用。
黃耆炙二兩　白朮炒一兩　白芷半兩　人參半兩
山藥一兩
以咀。每服三錢，加木瓜煎。一方加沉香、茯苓、甘草各半兩。
骨蒸勞瘵
論
黎民壽簡易方虛勞之人，易生寒熱，皆本於血氣耗減，榮衛不調之故。其
脉或浮而大，或弦或數。大者勞也，弦者亦勞也。大者易治，血氣未衰，可斂
而正也。弦者難治，血氣已耗而難補。雙弦則賊邪侵脾，尤難治。加數則危

矣。若以有熱爲患，意以涼劑退之，則熱去寒起，爲嘔爲泄，去生愈遠。或謂
血熱，故專以地黃、芍藥之類主其血。殊不知血不能主，而脾主之。旨食不
能進，又何血氣之能主也。吾調理者，當其病未甚深之時，先與調理脾胃，
鎮安氣海，却以溫潤藥滋補下元，鎮安心神，兼養其心氣。心腎氣交，脾胃
氣壯，飲食既進，氣血漸生，病無不去者。調理脾胃，如四君子湯、理中湯之
類。鎮安氣海，如聚寶丹、玉芝丹之類。滋補下元，如八味丸、山藥丸之類。鎮
安心神，如天王補心丹、四皮丸之類。其方見于補陽類補門。要之腎邪
易動，心正難守。精血之所由失，榮衛之所由耗。水走於下則爲小便滑數，
爲赤白濁，爲遺精夢泄，爲脚弱，爲皮毛焦枯。火炎於上爲痰嗽，爲咯血，爲
上氣，爲口乾，爲五心熱，爲盜汗，皆虛勞之變證，當隨證用藥，適寒溫之宜，
而以滋養脾胃爲主。如丈夫虛勞，李仲南永類鈐方脉疾急數，脾神絕，蒸
頭黑，腎經受傷，蒸頭紅，心絡受傷，蒸頭青，肝膽受傷，失音聲乾，心氣絕，骨
已白黑，胃腎已敗，面如枯骨，或如紅銹，其氣散脫，皆不可治。其傳變爲二
十四種，或三十六種，或九十九種。其實所傷，只在五藏，此證不一，皆由氣
體虛弱，勞傷心腎而得，或外感六淫，先爲瘧疾，以致咳嗽寒邪入裏，失於
調治，適於房勞飲食所致。其證令人肌肉羸瘦，皮枯寒焦，盜汗遺泄白濁

或肢有塊。或腦後再連有小結核。或項或臂。或咳痰唾血。早用濟生崔氏灸法有驗。今姑具其傳於五藏之大略。其蒸至於六府，從而至於筋脉肉血骨精為六極。求易治者，治法去熱安蒸，專養脾土以主肝，金乃上治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

患殗殜上於胡切。下余涉切。下同。等病必瘦。脊骨自出。以壯丈夫屈手頭指及中指，並患人脊骨，從大椎向下盡骨極，以便向上量。未去十二三避熱，以中指於兩畔處極搯之，若是此病應搯處起作頭，多可三十餘頭，即以墨點上記之，取三指大青竹筒長寸半，一頭留節，無節頭削令薄似劍，煮此筒子數沸，及熱出筒，籠墨點處按之，良久，以刀搯破所角處，又煑筒子重角之，當出黃白赤水，次有膿出，亦有蟲出者，數數如此角之，令惡物出盡，乃即除，當日明身輕也。

聖濟總錄三月四日取桃葉五升熟擣，脫衣避風密室中坐其上，從旦至暮，尸蟲悉出。

又方　空心食椎子百箇，諸蟲悉為水。

又方　桃仁去皮，研，青煑汁，入米作稀粥，空心日二服。一方桃汞擣汁服

又方　酸石榴東引根。水濃煎，更初服。天明蟲下，稀粥補之。

擇繩洪淺藥方　男子勞傷而得疾，癰漸兒癆瘦。用童子小便二盞，無灰酒一盞，以新瓦瓶貯之，全猪腰一對，在內密封，炭日晚以慢火養熟，至中夜止。五更初更以火溫之，發瓶飲酒，食腰，凡病淺者只一月，初平日瘦怯者亦可服此藥。蓋以血養血，絕勝金石草木之藥也。須碎瓷瓦更仰卧勞轉勿聲勿驚，令人得腰子，并酒至飲食之，備皆妙法也。

冷湯主冷疾虛熱勞寒熱

沉香　附子炮

右㕮咀，煎，露，空心服。

柴胡湯主勞熱

柴胡　人參

右等分，㕮咀，每服三錢，薑三片，棗一枚，煎，不拘時。

茯苓補心湯治勞心發熱，血虛發熱，婦人尤宜用。方見吐血門。

豬骨散治諸氣蒸熱，倦怠，腰脚疼痛，四肢困重，不美飲食，肌肉瘦悴。

秦艽　柴胡　前胡　川烏炮

藁本　蕪荑六味各一兩　鱉甲二兩

甘草半兩五洗焙乾炒

右用雄猪脊骨一全副，去頭尾，各一斤，併去上肉，將骨細剉，入水二大碗，瓷器中煑，令水盡，除甘草、蕪荑二味，餘盡入猪骨中，以好酒一升同煑，令酒乾，入二味同焙乾，研為末，每服溫酒調下二錢，空心夜卧。

沈霖經驗良方柴胡散，治邪入經絡，體瘦肌熱，兼治伏暑，老幼皆可服。

柴胡四錢　甘草一錢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八分，食後熱服。冬潤肺，夏解湯，春

李仲南永類鈐方烏龍膏

烏梅去核　柴胡　紫菀　生乾地黃

木香各一兩　秦艽　貝母炮，去心　防風各三錢

杏仁五兩麩炒為末

右皂角六十片，二十片去黑皮，醋炙為末，二十片燒灰存性，二十片湯浸去黑皮，用猪精肉剁爛如泥，同皂角一處，水五升細揉汁，入童便三升，無灰酒一升，併熬如膏，和前藥末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麥門冬湯下，甚者二十日效。

王龍膏

青蒿子二兩　柴胡二兩　白檳榔二兩　鱉甲

白术　赤茯苓　木香　杜鵑各半兩

地骨皮半兩　人參一兩　生乾地黃一兩　當歸三錢

朱砂一錢　豆豉心二合　虎頭骨斫開，酒炙黃赤色。一兩

肉從蓉酒浸一宿，炙。一兩　鱉甲湯煑去皮，醋。酒浸。炙黃為度。

右皆為末，又加烏梅肉、枳殼，右前件木成都以杏仁五升，杜者，以童便浸，春夏七日，秋冬十日，和瓶日中曬，每日一換，新者日數足，以清水淘去皮尖，焙乾，剉，以童便一升，於銀石器內，以文武火煎至隨手爛，傾入砂盆，用柳木槌研爛為膏，細布濾過，入酥一兩，薄荷自然汁二合，攪勻，和藥，用槌擣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湯下十五丸，加至三十丸，如覺熱減，凡數服熱少退，添加減經月日，諸證皆退，進食安卧，面有血色，乃藥行也。當勤服毋急，忌莧菜、白粥、冷水、生血、雀鴿等物。

訶棃勒散治勞嗽上氣

訶棃勒皮　赤茯苓各二兩　木香半兩　檳榔

當歸炒　大黃炒各一兩　吳茱萸湯泡七次，炒，半兩

右㕮咀，每服三錢，生薑三片，水一盞，煎六分，溫服。

柴胡散。治童稚骨蒸熱。兼解傷寒伏風熱。

柴胡　川大黃　乾漆炒　秦艽

甘草　常山各一兩　鱉甲三兩醋炙

右㕮咀。每服一錢。水一盞。入小麥一撮。同煎七分。冷服。

取蟲藥　取啄木禽一隻。朱砂四兩。精猪肉四兩。餵木禽一晝夜。飢盡。將朱砂作菉豆大。相和在切碎肉片子內。若無啄木禽。盡將鷩禽用鹽泥固濟。入禽在內。用剛大煅一夜。來日不見太陽取出。不得打破。同固濟置泥入地埋二尺許。一晝夜取出。銀器內研作細末。以無灰酒作一服。調下。入麝少許。在藥內同調。置病人在帳中。四下緊閉。用鐵鉗候病人口中蟲出。即鉗之。於沸油中煎殺。可預置熱大沸油於病人左右。如蟲出。後使吟煎嘉禾散與病人服。進粥。又煎藥。悉如前夜服。凡云。唵㗚嗚滾吽吽吒。

鈎蟲丸

礬石一兩半　骨倫考緊研為末。龍骨半兩　硇砂一兩研

麝一錢　膩粉半兩另研

右用蠟為丸。如小嬰桃大。每服一丸。以藥上針穿一小竅子。以青線貫之。捐頭繫一大古錢。早晨令病人向破方正坐。用溫水吞下。候藥下咽快。卽以手吹定古錢。寄候急心。便吐出。其蟲狀不一。急以熱油煎殺。如不吐出蟲。只吐得血綫子。或涎一二合。皆是安証。更服尋常和氣理中諸藥。三兩日。決取蟲差。其治過藥。可用溫水浴過。更可醫一二人。若是傳屍勞。一丸可治兩人。

鈎蟲神功奪命散

石燕一箇。火煅。醋淬七次。　母丁香一錢半　酒蠟半兩

鱉甲一怡和殺　水磨硫黃二錢

右為細末。用蠟為丸。如菉豆大。每用一丸。裝鈎子上。繫絲綿一條。長一丈二尺。用壁青少許。凡藥丸以紫畫一截。穿於線上。蓋之。令病人丸爽胄使一口同藥吞下。良久。綿動。用力拽出。有蟲。用沸油煎殺。此藥於端午日。日未出時修合。先服紙丸。次同神仙秋法服。　服紙丸子法。凡醫傳屍。先當齋戒志心。對聖焚香。服紙丸子。用雞子清塗紙上。令乾。剪作錢樣大丸服之。然後服前件丸散。

天靈蓋散方。凡虛勞骨蒸門。

已試功効。品叟目老叟處得此神方。屢驗非一。今述一二事書于篇後。庶使來者知用藥之功効焉。　一職方郎中游烈者。邵武軍人也。其子之婦。年十六。得病渾身壯熱。咳嗽痰涎。月候不通。飲食減少。不歲餘。眾醫不救。用天靈蓋散服之。取下蟲一枚。如蜈蚣之狀。當時鉗入沸油鼎中煎之。投於江。遂瘥。　一有一男子。三十歲餘。患病瘦憊。飲食倍多而不生肌肉。每日常須肉食。如或稍飢。腹內疼痛。倦怠。遂以天靈蓋散服之。取下赤小蟲。其數有十。內有一蟲。其色微紫。大於眾蟲。頭有細毛。自後用藥補理。遂安。兼進真蘇合香丸。　一有男子一人。年五十。每日須酒數升。空心未飲。則兩手與腳並皆振動。得酒一升飲之。少減。若至醉。則手足不動。俗謂酒疾。醫議之是振風。累日對炙。服藥無効。疑其蟲。遂服天靈蓋散。取下一物。如烏梅之狀。撥之有足。正頭如嗒。其疾頓愈。不復飲酒。前效如此。間病之士。宜加審焉。

浴法　太平聖惠方。治傳屍骨蒸。沐浴絕病根源方。

爛林剉三升　蒴藋莖葉五升剉　桃柳枝葉五升剉

右件藥以水八斗。煎至六斗。去滓。入盆中。於煖室內。看冷煖浴。如汗出。切宜避風。厚蓋衣卧。

又方

桃柳枝　槐枝　蒴藋　毛芙枝

右件藥各細剉。共一斗。以水一碩。煮取六斗。去滓。依前法浴之。

烝

洪武正韻。諸成切。大徵上行。一曰君也。進也。眾也。大也。煮烝也。狀也。敵烝也。下滛上也。書烝烝。又漢書賈誼賦。室烝兩降。史記作烝。禮記冬祭曰烝。史漢亦作蒸。雖薪蒸字。無作烝者。其餘本皆作烝。後世假借通用。義不同者。自可分押也。許慎說文。爛从火烝聲。黃仍切。爾雅。烝塵也。非嗼注。人烝所以止塵。吳所貴風。釋曰。球夫云。烝物人之塵。小雅南有嘉魚。云。烝然罩罩。烝烝遂遂作也。注皆物盛作之貌。小爾雅上滛曰烝。顧野王玉篇之承切。又音賽。徐鍇通釋曰。蒸從此。張承烝司馬元頭為又蒸上聲。氣上達貌。又諸應切。毛晃禮部韻詩烝民。孟子引子作蒸。書烝烝。又漢書作蒸蒸。烝倜六書故。水氣得火而上行也。引而中之。德化所剸。如氣烝物。書所謂烝烝乂是之。從者以爲進非。古又淫上者謂之烝。春秋傳烝于宣姜是也。氣之所烝。樣然平進。故有眾長為。有盛多之義焉。詩云。天生烝民。又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烝然汕汕者蜀。卓子云　翩翩者隹。烝然來思。皆此義也。四時之祭。惟冬可以備物。萬物與盛於冬。故冬祭曰烝。周官中冬獻禽以享烝。康成之說。亦云然。誤借之為。二詩云。屠彼中林。侯薪侯烝。烝薪類也。又作蒸。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十一　七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十一　八

又云。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烝與正聲相通。猶言正尔也。又上聲。漢承所烝煙也。郡守正崇雲韻。冬祭曰烝。烝衆也。冬物必成。可祭者衆。左昭十六穀烝。注升也。升穀俎。王楨正始音烝章升切。氣盛也。之勝切。讀承。盛而澤釋行均龍龕手鑑烝 二俗 烝 正。熱氣也。又去聲。韓道昭五音類聚之承切又之孕切。楊桓六書統。烝母說聲爾武从大在旁。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詩烝之浮浮。一曰君也。皇王烝哉。又烝烝孝也。詩烝烝皇皇。注孝也。烝烝作也。衆作是重孕之意。通作蒸。冬祭曰烝。史漢亦作蒸。倪鏜六書類釋詩伏薪伏烝。別作蒸加艸。周伯琦六書正譌从大丞省聲。別作蒸非。趙謙聲音文字通。照京切。俗混蒸。又發語詞。詩烝在桑薪。又下婬上曰烝。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亦借微雙音。見上聲。將注見去聲。韻會定正知經切。盛也。字切知經知真禮烝

篆書 烝 師禮敎 烝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烝 徐鉉篆韻 烝 烝

隸書 烝 五六書統 烝 中郎碑 烝 姚大聚碑王洪邁漢隸分韻 烝 孫叔敖碑 烝 周憬碑 烝 祥右碑 五漢隸字源

章草 烝 草 烝 蘇子瞻見草書集韻

總叙

禮記祭統。冬祭曰烝。烝升也。升其俗物而已。周禮大宗伯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

明堂位。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司尊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有罍。左傳昭元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于溫。注烝其家廟也。公羊桓八年冬曰烝。注薦尚稻。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在新邑烝祭歲。注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書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注大享烝嘗也。詩豐年爲酒爲醴。烝畀祖妣。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那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後漢紀永平三年冬十月。烝祭光武廟。

享烝

周禮夏官司馬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注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祫烝

禮記王制。天子植礿祫嘗祫烝。陳澔集說。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冬物畢成。皆可祫。

全烝

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

大飲烝

禮記月令。是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

祭於大烝

夏官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注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殽烝

左傳宣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注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通鑑周外紀定王十四年冬。晉使士會聘于周。王享之殽烝。士會私於相禮。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殽烝。惟戎狄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今叔父使士季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胡有孑然其効戎狄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修執秩以爲晉法。

房烝

左傳體薦者。謂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殽烝者。公侯來朝。王爲設享。則當有體薦之禮。其半體亦謂之房烝。

嘗烝

唐志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如閏。楚語日月會于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臣頻行。國於是乎烝嘗。注龍尾也。謂周十二月。月令辰於尾上。言日月會於龍豵也。作起也。謂天氣上也。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又言之。

春夏烝

春秋釋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傳釋例曰。閉蟄而烝。謂之建亥之月。草木枯槁。蟲閉蟄。後霜堅冰。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於是享祭烝於祖考也。宗廟之祀。既有天時。又須所薦之物可薦。卜日又有吉否。則仲其常也。故周禮祀號曰。以四時仲正之也。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後經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黷烝瀆也。先儒之辨。郊雩烝嘗。各據所見。多不審悉。今博採以斷諸疑。曆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三月節清明。穀雨爲中氣。四月節立夏。小滿爲中氣。五月節芒種。夏至爲中氣。六月節小暑。大暑爲中氣。七月節立秋。處暑爲中氣。八月節白露。秋分爲中氣。九月節寒露。霜降爲中氣。十月節立冬。小雪爲中氣。十一月節大雪。冬至爲中氣。十二月節小寒。大寒爲中氣。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得恒在其月。而中氣亦不得恒在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僖公襄公

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於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按曆法有啓蟄驚。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大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周禮祭宗廟以四仲。盖言其限也。春秋屬辭以上時祭三書。正月烝一。五月烝一。八月嘗一。公羊傳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周制四時祭宗廟之名。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詩協韻故顛倒言之。周雖改時月正朔。至於四時之祭。祀皆用夏時本月。故左氏曰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順天道。從物宜也。周正月即夏仲冬。烝常事不書。爲五月再烝非禮。故進書正月烝以見其瀆。嘗以嘗新爲名。烝衆也。可以爲者衆也。烝嘗互薦於祠禴。烝又薦於嘗。而烝嘗皆祫。又與祠禴不同。故禮或有闕也。以其有闕而再烝。愈失之矣。然既用五月再烝。則祠禴必廢一祭。盖古者諸侯烝則不禴之義也。 凡烝嘗 桓八年烝。桓十四嘗。凡時祭秋曰嘗。冬曰烝。本公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與周禮合。不言祠禴者。春夏禮殺。辟過烝。常事不書。春秋例斷斷曰烝。衆也。衆成則可進。冬祭也。正月之烝。即仲冬也。常事也。何以書。正月已烝矣。而夏五月何爲復烝耶。是又知其瀆而非時矣。 禮記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謂此夏殷時禮也。夫常祭得禮則不書。不得禮故書之。嘗烝雖合制。其或以數。或以不長。夫是而書。然十二公之中。豈無小失禮者。以常事且少失。多略之。惟於桓公書者。盖以不畏天。且就誠桓逆。不可以祀先君也。亦因小以譏大之義也。春秋纂例啖子曰。凡宗廟之禮有常。四時之祭。雖失其月。亦非大故。皆不書。其失時及失禮之大者。乃書。左氏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云春曰祀。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言失禮非常乃書之。此說皆是。 趙子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言祀禴嘗烝皆用夏之四時也。從物宜也。若以周之四時用四祭。於義理及所用之物。都不相合。故用夏時爲宜也。周雖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閔二年五月禘。即夏之三月也。凡四時之祭。盖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經文並無譏。故但不失時。即非僭禮。啖說是也。然吉事先近日。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爲嘉也。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之節故也。此事禮制都無定據。今考經推理。宜耳故也。春秋類傳烝冬事也。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故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則子月非不時也。子月既烝。辰月非時。不當再烝。以瀆矣。烝不時而瀆。故書。春秋辨祠禴嘗烝爲四時之祭。冒何以有嘗烝而無祠禴。或曰。嘗有嘗烝而祠禴者。常事不書也。苟非烝以再烝之瀆。嘗以非時而不發。則亦不書矣。春秋纂言建子之月爲烝。傳禮無譏。爲不建辰之月再烝。非時。而故先書正月之烝。以起下文。

收攟而烝 國語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君爲是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注。攟。拾也。冬祭曰烝。烝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息夫也。今齊社而往觀。非先王之訓也。

言中爲烝 宋類元關中人言中爲烝。向丞相歆中鎮長安。市人不敢貰烝餅。云

烝烝 書烝烝乂不格姦 顧詩

蒻烝 書蒻厥政不蒻烝

靈烝 賈宜鵩賦靈烝雨降。糾錯相紛。

湯沸如烝 韓詩陸渾桃花間。有湯沸如烝。

黎烝 漢高相如傳覺黎烝。師古曰。黎烝。衆庶也。

歊烝 揚雄傳歊歊烝。師古曰。氣上出也。

夷微盧烝 書立政夷微盧烝。注烝戎以爲夷。以爲名耳。

脀 洪武正韻諸成切。升也。以牲體實鼎。亦作胙。許慎說文。脀騃也。从肉丞聲。讀若丞。署陵切。徐鍇通釋。按儀禮曰。牖醢無脀。俎實也。張丞叄顧野王玉篇之仍切。騰之丞切。俎實也。陸法言廣韻脀蒸騰。熟也。張參五經文字升肉於鼎也。見禮記。宋重修廣韻蒸仍切。丁度集韻式作脀。司馬光類篇諸仍切。又辰陵切。又諸應切。二曰牲體也。戴侗六書故。鼎俎之實曰脀。凡牲畜熟體解肩而載諸鼎。肩折劑割而升之俎者。皆曰脀。少牢禮各實于一鼎。烹骨各一鼎。卒脀皆設扃鼏。鼏入設升于俎。卒脀乃爲。又司士羞豕脀。次賓羞豕燔。又獻衆賓。其薦脀設于其位。其脀體儀也。康成曰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其先王之脀。折脅一膚一。衆儀也。古通作烝。左氏傳定王享晉士會肴烝。謂之曰。昔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肴烝。全烝全體也。房烝半體也。肴烝骨折也。故謂之折俎。持牲禮亦曰衆賓凡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皆有脀。即謂脀體儀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騰。炙肉也。傷祖六書統熙毋翳不尊熊忠韻會舉要。次同。清言周禮內饔注實鼎曰脀實俎曰載。周伯琦六書正譌。即殺烝之脀。通作炙非。趙謙聲音文字通熙京切。無禮脯醢無脀。从肉爲意。作騰腊非。又變煎烹肉曰脀。作肚腊錯非

西京雜記婁護傳會五侯競致奇膳護合以爲鯖世爲五侯鯖俗字變言見稗音丈稗京切韻會定正知經切柱貫鼎之名字切知經知真禮賞

脭

洪武正韻諸成切上同。篆書脭 說文見牲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脭 徐鉉篆韻 脭 六書統

草書 脭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脯醢無脀

儀禮燕禮脯醢無脀注脀俎實疏云脀者升也謂升牲體於俎也音烝 大射儀脀爲主人于洗北西面 脯醢無脀注爲于上觶正主脀俎實

宗人告祭脀

儀禮特牲饋食禮宗人告祭脀。注云脀俎也所告者衆賓兄弟內賓之獻時設爲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

湞

諸成切 許慎說文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溱从水貞聲陟盈切 徐鍇通釋按漢書在桂湞陽縣界宅中冬 顧野王玉篇音貞又水名 宋重修廣韻湞陽縣名湞水所出。丁度集韻又癡貞切 戴侗六書故今英州有湞陽縣避廟諱改爲真陽溱水入鬱說文曰入鬱。鬱水出鬱林廣鬱縣入海。韓道昭五音集韻又丑貞切 楊桓六書統照母 趙謙聲音文字通照京切

篆書 湞 徐鉉篆韻 隸書 湞 六書統

⿰阝貞

諸成切 許慎說文⿰阝貞丘名从𨸏貞聲陟盈切 徐鍇通釋陟情反 司馬光類篇知盈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貞 楊桓六書統照母⿰阝貞丘聲⿰阝貞隸 趙謙聲音文字通照京切。又地名作郞非。

篆書 ⿰阝貞 徐鉉篆韻 隸書 ⿰阝貞 六書統

佂

諸成切 楊雄方言佂伀遑遽也江湘之間凡窘猝怖遽或謂之佂伀。顧野王玉篇之成切佂伀懼也 陸法言廣韻佂伀遽行貌 宋重修廣韻諸盈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佂行貌也佂伀上音征下音鍾佂伀懼遽也 韓道昭五音集韻衆佂音佂 楊桓六書統照母佂从乃正聲佂隸字溱博義通作旺

篆書 佂 六書統 隸書 佂 六書統

怔

諸成切 顧野王玉篇之成切怔忪懼貌 宋重修廣韻諸盈切 司馬光類篇方言怔忪懼遽或从心 戴侗六書故怔忡心動悸征營也古借用征。釋行均龍龕手鑑怔忪上音征下音鍾。怔忪心動懼貌也。楊桓六書統照母怔與佂同从心正聲

篆書 怔 集韻見杜從古 集篆古文韻海 怔 六書統 隸書 怔 六書統

眐

諸成切 顧野王玉篇之盈切獨視貌 宋重修廣韻諸盈切 司馬光類篇眐松獨視也。又之盛切驚視 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征 楊桓六書統照母眐从目正聲 眐隸

篆書 眐 六書統 隸書 眐 六書統

⿱丞皿

諸成切 顧野王玉篇之承切直也 宋重修廣韻蒸仍切。丁度集韻傅雅⿱丞皿謂之甑 司馬光類篇諸仍切 楊桓六書統照母⿱丞皿从皿丞聲⿱丞皿作

篆書 ⿱丞皿 六書統 隸書 ⿱丞皿 六書統

⿱竹丞

諸成切 顧野王玉篇之升切竹也 宋重修廣韻蒸仍切。丁度集韻竹姐一曰竹名。或有文。司馬光類篇諸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竹丞从竹丞聲

篆書 ⿱竹丞 六書統

𨛬

諸成切 顧野王玉篇知盈直盈二切地名。陸法言廣韻又直貞切 孫愐唐韻音貞 宋重修廣韻陟盈切 司馬光類篇又丑成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貞呈二音 楊桓六書統照母𨛬从邑貞聲

篆書 𨛬 六書統 隸書 𨛬 六書統

揁

諸成切 顧野王玉篇知盈切引也 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貞邪迮。又音丑人切 楊桓六書統照母揁知京切从手貞聲揁隸

篆書 揁 六書統 隸書 揁 六書統

⿰彳丞

諸成切 顧野王玉篇諸膺切行不正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烝行不正貌 字溱博義貞仍切

⿰方丞

諸成切 顧野王玉篇陟陵丑善二切柾棋 陸法言廣韻柾棋柾也 郭忠恕佩觿集⿰方丞上知升反下丑善二翻柾棋柾下於筆翻柾棋貌。宋重修廣韻陟陵切 楊桓六書統照母⿰方丞柾棋干余見陽韻溵母字溱博義音徵

篆書 ⿰方丞 六書統

衽

諸成切 陸法言廣韻衽松小兒衣 宋重修廣韻諸盈切。司馬光類篇諸盈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征 楊桓六書統照母衽从衣正聲衽隸

篆書 衽 六書統 隸書 衽 六書統

妊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女字。司馬光類篇之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征。楊桓六書統照母娗从女王聲。妊隸。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妊六書統

烓　諸成切。丁度集韻烓𤇢煣也。司馬光類篇諸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征。𤇢煣之。楊桓六書統照母烓从火正聲。烓隸。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烓六書統

証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諫也。司馬光類篇之成切。鄭樵六書略聲兼意。楊桓六書統照母証疑注証。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証六書統

𢂜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射的也。通作正。楊桓六書統照母𢂜从巾从正。侯也。其中栖其鵠。所謂正也。𢂜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詩不出正兮。注二尺曰正。詩語曰侯射侯也。侯中曰正鵠。大射禮鄭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謂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雋。故射取名焉。疏曰鵠。周禮司裘注云。謂之鵠者。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雋也。又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射人五正。注射者內正其志。則能中。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韻會定正知經切。射的也。通作正。中庸正鵠。皆小鳥捷黠難中。故名正。畫於布侯。五正五行相剋次也。鵠音穀。棲於皮侯。字切知經知　兵禮𢂜隸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𢂜六書統

聇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傍徨聇聇行也。楊桓六書統照母聇从耳未詳。正聲。聇隸。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聇六書統

媜　諸成切。丁度集韻女字。司馬光類篇知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陟盈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媜知京切。从女貞聲。媜隸。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媜六書統

寊　諸成切。丁度集韻闕。人名。優周齊王子寊。司馬光類篇知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陟盈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寊。寊闕。

篆書[篆]六書統

䛫　諸成切。丁度集韻謙仍語頻。司馬光類篇諸仍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煮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䛫。示聲。䛫隸。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抍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取也。拔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煮仍切。五音類聚抍之陵切。助也。又抍音蒸。楊桓六書統照母抍。承聲。抍隸。看抍上聲上舉也。从手升聲。易曰用抍馬壯吉。

篆書[篆]並六書統　隸書抍六書統

𢿦　諸成切。丁度集韻舉也。司馬光類篇諸仍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煮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𢿦从攴𢿦聲。𢿦隸。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𢿦六書統

承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仍切。承陽縣名。在長沙。或作丞。楊桓六書統照母承余允。澄母丞同上。本辰陵切。假借丞隸。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隸]六書統

卪　諸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貞。韓道昭五音類聚卪卪同上。

𨑗　諸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延。

䭽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集韻諸盈切。五音類聚諸精切。䭽餅也。俗用。

𢈆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正。

㤝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徵。伏也。

㾰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烝。病字。淶傍蕉文度切。病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五　十九庚

成　書

武成

書傳會選蔡氏傳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群神告群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按
序書說 問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為錯簡然反復讀之竊以為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叙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群后之辭而實史官叙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者言其魄之既足也以曆推之當為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先生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群后之辭兼叙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卻無結殺處只自叙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為王語之本有闕文似得之故有七經小傳否可檢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 蔡清子嘗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侍士諸本推究甚詳 朝 孔安國傳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孔穎達正義 正義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 史叙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 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聚若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

脫取其文為之作傳耻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傳文王已克商 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恭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要義大聚百官惟誦禱辭必有脫錯見上段 劉敞七經小傳武成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識記也言史官具記武王克商所施行之政以為此書也然此書簡策錯亂兼有亡逸輒次定之于下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下當次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云云下至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在紂都所行之事也然次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然後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云下至于小子其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次以乃偃武修文云云然後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 拙齋林之奇全解此篇所載自往伐至於伐商之後發政施仁之事首尾俱載非必主於武而言其以武成名篇者蓋書之名篇各隨其史官一時之宜或述其所作之人或取其所司之事或指其所居之地或假篇中之字以為名其體各有不同要之使取是字以為簡編之別耳本無意義存於其間此篇有越三日柴望大告武成之言故史官編序之時但取武成二字以志其篇亦猶梓材之意也學者之於此無行其所無事無以鑿求之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此篇如漢孔氏鄭氏之說皆不必如此說也陳經詳解讀此篇可以見聖人安天下之規摹謂之武成者武功既成則無事於用武矣武功易為而能成也蓋聖人之武不用於殘民虐衆而用之於禁亂止暴故凡兵之用皆起於人而不起於我所以起武王之兵者紂也非武王也武王之兵為紂而起則紂既亡矣以武為故武功於此乎成而歸馬放牛不復用矣亦與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同意此聖人之所以善用武而得偃兵而持出之秦漢以後有天下者不識此意漢高祖雖以五年之間成帝業而功臣相繼叛亡高祖竟有流矢之禍唐太宗既得天下而末年猶逞意於遼東之役此皆是兵起於我而不起於人甚者為好戰為窮兵為黷武為貪功皆不識聖人之所謂武也王氏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是書乃武王剪商之功已成而復作非紂尚存之日作也此其所以為武成其文豈必相屬林氏乃見拙齋而此者孔氏曰見上其書釋題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與此經不同乃是笑書之後有人偽為之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謂彼偽武成也董鼎輯錄纂註輯錄 問武成以下見晦庵書說 纂註 呂

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摸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秦晉隋亦能一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　惟

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　書傳會選蔡氏傳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鄒季友音釋纏魄匹陌反字本作霸古通用癸居誅反陳師凱旁通死魄朔也漢律志文也朔日日月相會二氣合晉陽土淪下月體不明故謂之死魄然又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言死而復蘇之後也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旁近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翼明也錯蔡引王氏云翼朔也以此日為上則明日為翌翼此日昔故以明日為翼日周鎬京也時武王已遷都於此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王制貫圖云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周回二十一里是也三十三頃長安縣今屬奉元路即安西路古京兆也晦菴書說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今文全但差一二字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顏氏曰今文尚書之辭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顏氏曰亦今文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註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若無閏即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大皆錯繆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以諸考之此說為是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惟豐刑為無據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兩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為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誤缺作冊二字乃衍文

而闕一公字也以此可見劉歆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雖盡信也孟康使以豐刑為逸書篇名則不復本上文自有畢命矣又誤之甚矣此一段是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　蔡瀋于合

明魄朔望圖

遠一近三下弦
既生魄
哉生魄
既望
近一遠三上弦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厥四月哉生明既生魄康誥惟二月哉生魄召誥惟二月既望三月惟丙午朏顧命惟四月哉生明畢命六月庚午朏　漢志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日本陽也月本陰也月不能以自明資日而後明故交會於日則為晦為朔其生明為有序是以三日而哉生明因謂之朏凡八日而生明已半因謂之上弦十有五日而謂之望蓋與日對望而明也十有六日而生魄是陰魄之生而明退之漸也二十三日而生魄也半因謂之下弦二十七日有奇而月行三百六十五度已及周天之次而日之行已遠凡二十七度故月復行二日有半而再會於次辰之朔也拙齋林之奇全解惟一月者即泰誓所謂一月蓋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周之正朔未建故不可以云正月其時日為周史記不可以追周商之正朔故但云一月蓋權時之義也壬辰旁死魄者正月之首也漢律曆志曰死魄朔也生魄望也蓋魄者形也是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況內輸日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月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倒而所見纔如鈎月漸遠則斜而光稍滿其形如銀丸者所謂魄也日月合為朔之後始受日光故明生而魄漸死至望後則明死而魄漸生故曆家以明魄之生死而定朔望弦晦

然後日之甲乙始可得而推也旁近也一日為始死魄則二日為近死魄此所記載在於癸巳之日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不直言癸巳之日于征伐商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為曆起也蓋曆家之推步尤難於日月合朔日月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也苟為但言日而不言朔以取正於月之明晦則曆象不可得而推非記載之體也故古者將記日之甲乙必先以日月之晦朔為定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而其定晦朔必以日食為準故杜氏長曆以日食推行則其月之在晦在閏皆可考也此法雖詳于春秋其實書之源流也既載旁死魄之日壬辰以見周之克殷其月辛卯日月交會于星紀之次以起周之曆矣於是繫之以征伐商之日以記事也故繼之曰越翼日癸巳則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蓋於是月始興師而自周癸巳日興師而戊午日渡孟津則是二十五日也甲子克殷殺受則是三十一日也以至於下文丁未庚戌皆可以即此而推也後世如漢曆律曆志以其曆法推考無所不合由其事繫日日繫月故其有數存焉可得以曆而考也陳大猷或問或問生明孔安國以為月三日孔穎達以為生明死魄俱是月初而諸儒多從安國之說如何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處極微昧明生則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

故為哉生明薛氏謂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生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朔觀月則可見故知當以穎達之說為正諸儒皆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夫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或在十六日或在十四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為生魄也王天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往伐之意一月說見泰誓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蔡氏曰見今選陳櫟纂疏愚按蔡氏於泰誓上及此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曆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已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也四日癸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昔以驚蟄為寅月中氣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漢志見晦卷書批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王氏曰休曰見旁通陳櫟之辨疑蔡氏武成月不稱正而稱

一者何哉商正已絶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書傳會選蔡氏傳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鄠李反音釋經哉四字華明化切又二反傳潼關上徒紅反本石樹關以河水衝激華山之東故名又曰廣漢潼水至此入鄣江故通以潼名鑿音鑿僕扶又反下並同衰牛餐畔與衅同許刃反倒都老反載作代反陳師凱旁通豐文王舊都土豐水之上三輔黃圖云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華陰今屬陝西華州寰宇記云潼關即左傳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是也按潼關是自西谷土於潼關高出雲表無谷深

林茂木曰自成蹊華山之陽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畔并斷及其靈聞黃度書說惟一月壬自商至于豐漢律曆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旁近也近死魄月二日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　古史官紀事必書朔望死魄生明以存曆法死魄生明占步最準具明也武王以一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至四月三日還歸在豐凡九十日伏不踰時凡稱周皆鎬也武成首記伐商往返日月序所謂往伐也　乃偃武修文主示天下弗服　天下固有未服者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以示之此與舜舞干羽意同歸馬放牛就牧也華山桃林皆在今華州華陰縣華州為貢屬雍兼有豫地周職方豫州其鎮曰華山是也周為畿內之地鄭桓公友封邑二名咸林春秋為秦晉地華山記云山分秦晉之境郡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桃林即潼關左傳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歸馬於華山之南放牛於其北史記載武王之言曰粵瞻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弗復用然則作洛武王意也故序特表歸獸對往伐秦敖倉在滎陽漢武庫在洛陽實連雍洛據天下全勢皆為識此意者梨齋袁燮書鈔朔旦月死至初三日生明旁死魄初二日也書其旁近死魄之日也越翼日癸巳即哉生明不曰哉生明而以癸巳書者

下既有哉生明故上變文作史之法也其實武王伐商自正月初三日往伐至四月初三日歸于豐實以初三日往而先曰一月壬辰旁死魄下始於癸巳書者記識法也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于舊都猶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也 偃武修文之事此特言其略其詳見樂記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天下雖已定武王豈能盡棄兵而不復用乎曰武王之為此也所以安天下反側之心也方紂在上不特紂為惡當時之黨紂為惡者衆矣武王既已誅紂苟猶窮兵而不已焉則人心疑懼則禍亂豈有既耶故武王以此示天下使天下曉然知吾之不復用兵也武王果盡屏而去之哉記曰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包而藏之一旦有急固可取而用之也曰歸馬放牛歸而放之及其欲用固未嘗不在也特欲以偃武修文之意示天下惟此意不能自明故為倒載干戈歸馬放牛之事以此意示之爾觀其示天下弗服之語則可見矣唐穆宗時蕭俛段文昌以兩河底定武不可黷乃偃革尚文謂之銷兵既而幽盜烽起兵募烏合卒以取敗是皆膠於古人之陳言而不深知古人之意也武王之偃武修文非如蕭段單盡銷而去之也拙齋林之奇全解厥四月至示天下弗服此處先後說者極多惟唐孔氏依漢孔氏先後為說而其先後失次者與夫簡編之錯有脫逸則論其端而使學者以意逆志而自得焉此為得體但惜其論之有所未至也其今於此篇不敢輕有去取劉元甫王介甫程伊川孫元忠數家之說始依唐孔氏之意按唐孔氏所次歲月日以謂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正月三日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蓋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庚戌日柴望矣而下文乃曰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豈有二十二日後乃復有生魄之文乎唐孔氏曰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未受周命而已助周祭乎明其受命在祀廟前則是唐孔氏於此先後之序已覺其非矣然而又曰史官失其時日先言吉武成既說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此則雖覺其非而亦未知其為失先後之序也以其所見當是武王既歸于豐偃武修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矣則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皆繫于此既告羣后以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之德乃復率之以祀于周廟以至於柴望大告武成於理為得然此篇見存者止於如

此其間文勢武有脫逸不全者亦未可知雖疑其先後之次如此亦未敢以為必然之論也厥四月者既克商之年四月也哉始也始生明亦是初三日也前載正月三日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此載四月三日云哉生明蓋魄死明生其實一也特史官變其文耳武王既克商矣於是四月三日始自商還至于豐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於是偃武修文樂記云云 孔氏曰既偃武修文示天下不復用兵則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矣故於是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無復服乘此等物以從事於干戈之事也華山之陽桃林之野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矣則不復羈紲穿絡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耳二孔之說大不然聖人之治天下使萬物各遂其性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有夏先后所以懋厥德而罔有天災也今以示天下弗服之故而縱牛馬於之水草非所長養之地非聖人所以仁萬物之意也蘇氏又云華山之陽有川焉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絕歸馬牛於此示天下弗服也此亦過論矣夫苟縱而不留則足以見其無所用武之心矣豈必擇其可入不可出之地乎苟其入而可以出則天下遂將不信乎此論未之過也柯山夏僎詳解惟一月壬至示天下弗服此史官記武王伐商之終始也此一月即泰誓所謂一月也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是時正朔未建不可云正月其時日為周又不可追用商正朔故但云一月蓋權時之宜也泰誓言一月戊午蓋記其至孟津之日也此言一月壬辰翼日癸巳乃記始發鎬京時也漢書曆志謂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魄是月之輪郭月之一日則生明魄死故謂之死魄故二日壬辰為旁死魄蓋以其日近於死魄也武王步自周往征伐商乃是癸巳日不直言癸巳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乃始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者蓋先言一月壬辰為曆起也曆家推步尤難於日月合朔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此武成所以首言月壬辰旁死魄也既記日月合朔於上於是繼以伐商之日蓋武王伐紂實以一月初三日癸巳興師故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日是明日也以今日為主則明日為翼故明日為翌日也而武王早朝步行自鎬京之周而東往伐商也至其月二十八日戊午則師至孟津渡孟津而次于河朔即泰誓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下文所謂惟戊午師逾孟津者是也二月則辛酉朔四日甲子武王則以是日滅紂即牧誓所謂甲子昧爽是也由是言之則武王之伐紂自始興周凡二十五日則至孟津二十一日則滅紂

也此不載戊午甲子二日之事者蓋此時載往伐與歸周之始末故既載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載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也唐孔氏謂其年閏三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則此言厥四月哉生明蓋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前言死魄此言生明其實一也特文實變文耳蓋武王既克商於是以四月三日始自商來歸至于豐豐蓋文王所都之地也武王既勝商而歸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於是偃息其武功而修舉其文事凡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馬則歸于華山之南牛則放之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今既偃武則不復服牛乘馬華山桃林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則不復羈絆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遂其性也此所謂偃武修文即禮記所謂云云見正義陳經詳解此歷序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周之正月即今之十一月也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翼日癸巳即正月之初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即泰誓上篇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中篇戊午次河朔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甲子昧爽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甲申朔四月己丑朔哉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即四月初三日其日即辛卯也丁未祀周廟即

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正月往伐四月成功大序其成功之次也漢律曆志引武成月日與此經不同孔穎達謂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文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世亡謂彼偽武成也朔為死魄望為生魄魄者月之輪郭無光之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初一日為始死魄初二日為旁死魄旁近也初三日為生明十六日為始生魄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紀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先事而書所以正曆先之史官紀時以星武王史官紀時以月紀日以星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紀時以月如此書旁死魄哉生明之類所以必用星與月者以星者天象之著明月者亦天象之著明人所易見千百載之後曆法有差無所考證則必考證於星與月也武王自正月初三日伐商至四月初三日自商歸豐其成功何如是之速也與漢高祖五年成帝業唐太宗亦百餘戰而成帝業異矣　樂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即偃武修文之意也武既偃而不用則凡禮樂政教無非文也華山之南與夫桃林之野皆生除之所歸馬放牛於此則待其自生自死示天下弗乘

服之義然則武王豈盡放其牛馬乎此所謂歸馬放牛者當時征戰所用之牛馬也若夫天子所有十二閑則在官有常制豈得而盡歸之放之哉聖人於無事之時亦未嘗不為有事之備晉武帝平吳之後減去州郡武備卒至盜賊切發唐穆宗聽蕭俛銷兵之議復失兩河此不知為預備之策也陳大猷集傳惟一月至乃偃武修文　禮記月明生於東魄載於西沈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照斜而光稍滿大抵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圓也　愚按楚詞日為太陽為水大勝光水涵景日火類也其光在外月水類也其光在內故月涵日景則有光　王普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如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　林氏曰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孔氏曰翼日明日也蘇氏曰壬辰未傳事先書旁死魄者使千歲之日後世可考也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　呂氏曰堯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正日恐曆久必差而星月則明著易見也　唐孔氏曰生明死魄俱

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呂氏曰正月往伐四月初還豐又在牧地整治政事撫摩人民其成功何速也與漢高祖五年而成帝業唐太宗百戰有天下異矣　袁氏曰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舊都猶湯既黜夏復歸于亳也愚曰按文王有聲之詩宅鎬在平伐之後則此時尚未都鎬林氏曰見杜氏全解唐孔氏曰見正義孔氏曰見孔傳　歸馬于華山之陽互示天下弗服　愚曰此偃武之事也　新安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偃武之急如此以見用兵定天下非其本心樂記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衅許慎切謂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郤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櫜音高兵甲衣曰櫜言閉甲兵也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歌以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衣衮衣之屬裨衣而冠冕也搢插也搢音晉說吐活反　呂氏曰馬牛但放當時用以伐紂者耳若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不然則後之東征四國將何所用晉武帝平

吳公武備唐務宗平兩河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孔氏曰見孔傳蘇
氏曰見拙齋全解預曰見正義薛氏曰見薛季宣古文訓王天與纂傳須
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歸獸之意　陳氏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處
極微則明生則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故為哉生明　薛氏
為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
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
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望
覩月則可見　張氏曰政事即修文也非政事外別有文漢孔氏曰見孔
傳唐孔氏曰見正義袁氏曰見絜齋書抄蔡氏曰見會選呂氏曰見陳大
猷集傳陳櫟纂疏張氏曰朔日為死魄二日為旁死魄三日為哉生明呂
氏曰王氏曰並見陳大猷集傳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書傳會選蔡氏傳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
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鄒季友音釋駿陸音
俊反朱子清廟詩傳云大而疾也陳師凱旁通豆木豆籩竹豆　籩豆
形制一同名以竹木而分也孔安國傳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此本說始
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越翼日至于征伐商
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　厥
四月至至于豐　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　乃偃武修
文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　歸馬于華山
之陽至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
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丁未至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
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
廟執事　越三日至大告武成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陸德明釋文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貌旁
近附近之近哉依字音裁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
弘農非長丁丈反不復扶又反駿音俊豆木又作梪籩音邊以上時掌
反燔音煩　豐言王朝步自周居誥衆命　至于豐呂諸衆命互註記樂
記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

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
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
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
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
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孔穎達正義惟一
至武成　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
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
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
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
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
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武功史敘其事見其功
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
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
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
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
也　傳此本至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遂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
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
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
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
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
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
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　傳翼明至
孟津　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
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
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
云師行三十里是言其大法耳　傳其四至互言　正義曰其四月此伐
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
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
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傳倒載生

文教。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
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
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
論四代學名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 傳山南至桑
月。 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
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
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
我釋之則云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
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
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 傳四月至執事 正義曰以四月
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告祭明其徧告群祖知告后稷
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
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
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
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 越三日庚戌 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
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

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要義正月往伐四月告成文歷敘月日 漢世
武成逸志所引乃偽武成 旁死魄哉生魄謂月二十與十六 周去孟
津千里行二十五日 哉生明旁死魄俱是月初 祀周廟從以下文以
上至克正義黄度書說丁未上大告武成 自此以下皆識政事祀廟始
周天子禮樂稱周廟新祀聽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舉侯甸衛詳近而錄
遠也要則略矣駿疾奔走執豆籩助祭燔柴祭天望祭山川祀廟齋三日
乃祭天先廟後天將祭天配稷故祭廟尊祖而後配焉其序當如此陳大
猷集傳愚曰此下皆修文之事也 新安王氏曰甸服侯服衛服之邦
駿大而疾也奔走於廟執事木曰豆竹曰籩祭器也 柴望說見舜典
新安王氏曰以武功之成告于祖宗天地及山川之神舉事而祠所以禱
也功成而祀所以報也 吕氏曰伐武王伐紂有一毫不盡雖對越在天
諸侯在廟亦與武王同此一意又見伐紂非武王事乃祖宗天地山川有
責於我我盡其責至功成乃告武王之心蓋與神明為一也 唐孔氏見
正義孔氏曰見孔傳鄗悅道斷法武成言邦甸侯衛駿奔走酒誥云越在
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召誥云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武成言男而不及衛武言
衛而不及男何也立政言奄甸萬姓則專言甸而皆不及乎他何自異於

五服九服之制耶 召誥唐孔氏曰侯甸男服之邦伯不徧舉五服者文
略耳邦伯州牧也 葉氏曰不及采衛者不以遠伏眾也 王氏曰庶邦
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立
政葉云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
什伍其民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書傳會選 蔡氏傳生

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
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鄒季友音釋傳朝直遥反
見形甸反 陳師凱旁通生魄望後也十六日為哉生魄此言既生魄未知
的為何日林氏以望後言之精纂引陳氏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
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其實十七
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前例另孔安國傳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
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陸德明釋文暨其既反孔穎達正義傳魄
生至一統 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
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
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

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待未受周命已助周祭
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採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卻說受命
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
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
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要義望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故生
魄通言十五後 諸侯百官受命于周明一統且見正義史浩講義惟一
月生受命于周 此記其事之大凡也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者月朔之
二日既已生明其旁為死魄也哉生明者初生明也既生魄者既望之
日而生魄也一月二日伐商至四月二日始來自商商人既定而急於興
治故其歸如是之遲也夫偃武修文歸牛休馬示不服用乃曰武成是知
武者所以定亂而興治聖人不嘗黷也傳言武有七德而終之以安民和
眾豐財蓋如是然後可以為武之成也祀于周廟告于祖宗也柴望大告
告于天地山川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告于鎬京所會之諸侯群
臣也此史氏舉其凡目而其辭則載之于後固非簡篇之脫誤也黄度書
說魄生明死既生魄望後一日絜齋袁燮書鈔丁未祀于周廟至百工受
命于周 邦甸侯衛而不及男采者舉上下以包其中也駿奔走執豆籩

言其皆來助祭也所謂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是也既焚柴告天望祭山川而
大告武成備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既生魄四月十六日也
上自庶邦冢君下及百工皆受周之命令前乎此猶商家之臣至是皆受
周家之命令則為諸侯者皆為周家之諸侯為百工者皆為周家之百工
矣至於此武功其尚有一毫之不成乎湯武之征伐不道誅其君弔其民
蓋彼大無道天下之所不容人民之所不與故奉天命因人心從而伐之
既誅其君矣吾之責盡矣然後復歸于舊都故既黜夏而歸于亳武王既
伐紂而歸于豐豈有一毫利其上地人民之心哉自秦漢以後破人之國
都使據而有之自立為天子湯武之征伐曷嘗如此湯歸于亳而天下之
心自不舍湯武王歸于豐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武王令觀武王歸豐之後
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王非有命令也
非有期約也而天下自翕然戴之以為君既是天下自歸吾然後不得已
而起因而命令之爾所謂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聖人真箇
是不得已而為之其征伐也非有意征伐也其為天子也非有意為天子
也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豈是為聖人也哉是故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
伐其揆則一下蓋同歸於無私心為學者讀書非徒欲以觀聖人之事固

將以求聖人之心如復歸于亳自商至于豐者此處便可以識得湯武之
心。薛季宣古文訓惟弌月壬辰旁死霸翌日癸巳王輪步自周亏征伐
商孠三月才生明王係自商至亏豐匽武攸文歸馬亏華山之昜放牛
亏桃林之埜示天下弜舟丁未祀亏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粵武
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霸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亏周　曆法死魄
朔也生魄望也生明即死魄也旁近也哉始也旁死魄月二日也哉生明
月一日也既生魄十七日也翼日明日也曆法以月起周書先書朔望循
春秋之春四時遞而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而致聖人所以謹天時也曰厥
四月自一月數之也四月不日非一日之事也豐文王都在京兆鄠縣華
山之陽今蜀漢地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周禮圻外九服侯甸男邦采衛
蠻夷鎮藩獨言甸侯衛者內自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近也
駿奔走執豆籩助祭也柴望并祭天地也受命始號令于天下也湯武還
都而後大告天下待諸侯之至也其先廟後郊者告至于廟而後告成于
天也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自一月皆往伐事至豐
而下歸牛馬祀郊廟誥諸侯皆偃武修文事合而言之皆其政也歸馬放
牛就牧也馬放逸在蜀漢而循歸之者示無復乘車之意也當紂之時諸

侯同惡者衆武王勝殷伐紂同惡懼矣故牛歸馬所以安之也安之使懷
待其邊善柔服之道武王所以一之也常武之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
說詩者謂宣王之常德立武夫武之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蓋武王以
遏劉為功武成而不窮黷其兵故修文而天下服也陳經詳解丁未至受
命于周。丁未即四月十九日也武功既成歸于豐邑遂告周廟意者功
歸于祖宗而不自居其功也周廟即后稷以下文王以上也邦國諸侯如
甸服侯服衛服皆來助祭也駿大也大奔走以供祭祀之事若詩云駿奔
走在廟是也周有六服諸侯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此止言侯甸
衛三服者以其近於王畿之服也四時祭祀皆在焉夫諸侯句也與武王
比肩而事紂矣今也為周家之臣子懷非武王此舉有以公天下之心其
誰肯服武王哉越三日庚戌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
天望祀山川之神大告天地以武功之成光祖而後郊以其自近始也又
有以見古人之祭天地皆須先有以養其誠意三日之前既祀祖宗則誠
意以至矣故柴望以祀天地既生魄即十六日也武王以四月初三日至
豐故十五日以後諸侯百工皆受命則知此受命當在丁未祀廟之前不
應諸侯來受命而先助祭也史官將述武王所以告諸侯之辭故以生魄

繼大告武成之後觀此一段見武王伐商初非一己之私意即祖宗之心
也即天地之心也即諸侯百官之心也武王合祖宗天地諸侯百官之心
以為心故祀周廟柴望告武成諸侯百官皆受命而無有歉然之意胡士
行詳解丁未十九日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大奔走執豆本籩丁越三日
二十二日庚戌柴望詳見年典大告天地山川武成既盡生魄十六以後
皆生魄之日二十二柴望盡此生魄以後之日如會典既月乃日也庶邦
冢君暨百工官受命于周　魄月之輪郭黑明日映而生明光月狀如
銀丸本無光映日而生明過朔而日月會以漸而離則月以漸而明生望
則中天直對其明始滿又以漸而離則月又以漸而虧以至於晦　朔初
一月光蘇而魄死死魄黑暈滅也初二旁死魄　朏初三月出載生明
上弦初八魄死明生至半　望十五日月相望光滿　生魄十六明滅黑
暈生　下弦二十三魄生明滅暈半　晦月盡月全黑王應麟六經玄文
月生明生魄　魄者乃月之無光處也魄生則明死魄死則明生初三日
明始生謂之哉生明又謂之朏又謂之死魄故初二日謂之旁死魄旁近
也十六日謂之哉生魄晦則日月相會于東方望則日月相望蓋月本無
光借日以為光合璧則晦相遠而日燭不及則亦晴　薛氏曰哉生明月

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明
生魄魄大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
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光初見故也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
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
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
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
張氏曰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
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
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大疾
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初三日
日初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方八日為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
五日為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時出時月在辛上哉死
魄見平旦二十三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為晦月與日合在乙
上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　朱氏天問注曰曆家舊
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
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

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
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
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
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
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
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
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
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
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間
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
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
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叅同注曰三日第一節之中
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
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而昏見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
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
也始受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

之中復生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
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西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
卦云震一乙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為日
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象此以為脩煉之法　鄉飲酒義月者三日則成
魄三月則成時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
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
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淺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　葉氏
曰朔二日而生明其旁為死魄哉生明者以朔數之也望二日而
生魄哉生魄既生魄者以望數之也　呂氏曰夏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
正日恐曆久必差而里月則明着易見也　王天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此史
臣記武王功成祀廟告天燕邦冢走聽命之意李氏曰邦甸侯衛言甸服
侯服衛服之邦也則五服諸侯皆在矣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董鼎輯錄
纂註輯錄義剛問生明生魄如何先生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
則明生書所謂哉生魄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
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
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

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
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
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而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
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
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
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
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又見輯集註　天問夜
光何德章可參考　纂註新安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愚按諸家多謂生
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別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
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舜典既月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此
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
周廟廟側耳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周廟當在百工
受命于周之下融堂錢時書解惟一月壬受命于周　自惟一月壬受命
于周乃史官檃記伐商事節以明此書之所由作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
伐商至四月之三日自商歸至于豐首尾凡一百二十日也歸來弗暇他
及且急急偃武修文既偃武修文至四月十九日丁未乃祀于周廟二十

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功之成蓋祀周廟亦所以告武功柴望之時邦甸
侯衛亦未嘗不在其書之可以互見也諸侯方受周之命而與之更始也

成

武成篇二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書傳

會選蔡氏傳群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于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于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命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鄒季友音釋經大王上音太泰王如字又于放反夏亥雅反下章華夏同傳邰音台在斄縣斄音邰邠與豳同悲巾反在栒邑縣豳鄉岐山之西北四百餘里太王公劉十世孫岐山在美陽縣鄠之西北相去兩百里及太王都豐在鄠縣文岐山在東南二百餘里王四縣並注古扶風凡九年崩從理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道數九年則年當自戊午而紀年當年而載紂因文王發貴箴諸繹之命為西伯則是己巳歲之七年實當是年而歲即釋為西伯至前年九年已然左傳文政大里之日十年亦與經世書不合陳師凱旁通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追尊為一代之始祖郊祀則以配天政猶為先王無謚有謚者自文王起然親廟追尊為王者止三世文王父也王季祖也太王曾祖也自組紺以上仍稱公故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加組紺以上至不窋草竊稱王故以稱之以取別然字不可加於舜上故稱王季曾祖亦無謚為尊加太字稱太王也上

業自上王起。故追至太王也。后稷始封於邰。案十地誌云。武功縣古有邰國。是封后稷之地。故斄與邰城。斄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前漢為斄縣。後漢省入武功。武功縣今屬乾州。乾州即唐奉天縣。西南有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與豳同。地志云。扶風栒邑縣有豳鄉。公劉所都。今有邠州。屬陝西道。岐今屬鳳翔府。岐山縣也。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詩魯頌閟宮之詩。箋云。翦。斷也。太王自邠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至于文王。文王凡九年崩。泰子諸謀云。周文王不稱王之說。自北事史家考。說文王不稱王。國呼稱侯。言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者。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周守臣節不稱焉。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為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封太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虞芮質厥成三十七年。書載王九年而崩。此年以為從九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猶此。故凡儒皆以為自虞芮質厥之歲。為受命之元年也。又云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日盛。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又云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今按孟子梁惠王云。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敬夫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孔安國傳。王若曰。嗚呼群后。順其祖業。欲天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啟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能厚先人之業。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王修德以肩荷商人之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其業。乃勤立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陸德明釋文。大王上音泰。肇音兆。王迹。王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孔穎達正義傳謂后稷先王。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啟土。　傳后稷之業。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

之類。知公是諡。衰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傳太王至王家。　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太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太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大邦至其德。　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兼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為文也。　傳言諸至未就。　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要義。稷不窋皆稱先王。契亦云玄王。先公惟三人稱公。公劉又稱名。　文王改元自於其國。且容中年得改。　魏惠王。漢文景。于季改元必因古。正義。孔正。項安世家說。惟九年大統未集。說者以此為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世家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於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為十一年。但數即政之年。則九年耳。自晉成公以來。始有踰年即位之事。春秋書之譏不終喪也。惟觀政九年大統未集。故武王未得盡承文王由舊之志。今既集矣。其承厥志。乃反商政。政由舊。所以承之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　王介甫以此篇為脫簡。當以自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移在天下大定之下。此說良是。必如此然後文理可讀。月日亦順。又見武王所承之志。上謂文王欲由商之舊政而未得。今予小子不可不承故次以乃反商政。政由舊。此即承志之事也。若如本文。則是文王志在底商之罪。而武王承之也。豈不上誣先志哉。黃度書說。自先王建邦啟土。以下至一戎衣天下大定。尊言周之所以興。於是后稷。大王王季文王。皆稱王。商契稱玄王。蓋追王也。周既王。后稷又自大王而下。於是以王言告諸侯非天子不制禮。不作樂也。歎見孝思。必告群后。天下之公議也。議定明日乃祀廟。　先王后稷建邦啟土於邰。為周始祖。公劉修后稷之業。篤厚也詩稱篤公劉。大王避狄。從之者如歸市。王迹基於此。王季在商武乙大丁帝乙之世。有攘戎之功。商王錫圭瓚。文王為西伯。克成累世之勳。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征伐。王事也。故為受命之始。大雅文王為受命作周之

詩大明為武王復受天命之詩緜為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詩此追王本指大邦畏其力不敢暴小邦懷其德有所恃詩云爰整其旅以遏徂莒肖專征九年而大統未集武王承志伐商而天下歸之昔湯有天下而尊契是為建國始祖則周尊后稷無可疑者推原王業所自來追王斷自大王以下公劉非無功德而非王迹所由興故亦同之於群公此皆為天下公議武王周公之所以為達孝者也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先儒皆指為稱王之實紂在而稱王斷無此事若文王已稱王何以為追王九年自專征伐之後九年絜齋衰突書鈔三代之王皆積德而後興商自契而至成湯有天下周自稷而至武王有天下其所積累皆非一日大抵積累而興者與匹夫崛起者不同自漢以後皆是崛起者焉有所謂積累之素哉武王言此蓋謂我周家之積德其所由來久矣先王后稷也后稷稱王追王也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詩言玄王桓撥謂契契既稱王稷安得不稱王周家建邦啓土始於后稷故從而追王之至公劉則克篤前烈至太王則王業於是乎肇基矣觀其去邠之日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人心已是歸周觀其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則規模廣大已有王者氣象所以伐商雖是武王而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肖大王時天命固已有去商歸周之漸矣此所謂肇基王迹也王季勤勞於王家至文王而其功始成強大之邦非國勢強盛兵威振耀不足以致其服從吉以畏其力言德固在其中也小邦則不必說力故以懷其德言非謂恃大邦則專以力而無事乎德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殷其受命而為諸侯當已五六十年而謂之九年何哉或者以為文王受命稱王九年矣無二日民無二王紂既在上文王安有自稱王之理此俗儒之論理決不然然則曷謂九年蓋方文王之初也紂亦未大無道及其後也天下之心皆去紂而歸文王觀虞芮質成則當時朝覲者謳歌者獄訟者皆不之紂而之文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天下分裂而據有其二哉迫紂而進於其威力者固不得已而從紂其他二分紂之號令已自不行了天下人心莫不歸之文王如是者蓋九年矣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抵聖人之觀天命亦只自人心而占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既歸天命可知今焉人心皆去紂而歸文王此所以為文王之誕膺天命也拙齋林之奇全解丁未至予小子其承厥志　丁未祀于周廟至大告武成此文當屬於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蓋武王既歸馬放牛示天下不服乘則其王業於是乎成矣既生魄則十五

日以後也武王既克殷有天下於是庶邦冢君及內之百執事咸來受新命于周備舜之居攝則四方群牧來覲既諸侯群臣來受新命于周於是武王為之述其先王積德累功之艱難故已得以成此王業蓋將師之以祀于周廟則先為言祖考之所以致此者故惟歷叙后稷至于文考積累之次序而已承其志蓋為將祀周廟而言也王於是嗟歎以告諸侯曰惟先王建邦啓土言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於邰啓此周邦之上也先王指后稷也國語有云昔我先王后稷后稷非王而稱先王者尊之之辭也契在商亦稱玄王皆尊稱也公劉后稷曾孫篤厚也后稷之烈至公劉而加厚焉大王后稷十二世孫能增修后稷公劉之業而周之王業始基於此王季且又能勤勞以成王家而文王成之功業於是大成惟其積累之功德源流深長如此故大為天之所眷命而膺受其命以撫安四方諸夏於是時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肆小小邦於是懷其德而得以自立強者畏之而不敢使小小者懷之而有以自立則是天下所賴以生存也天下所賴以生存則宜克紂伐殷以君天下而大統猶未集於其身故於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以致伐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先儒因此說附會以斷虞芮之訟受命稱王之說謂文王於斷訟之年更稱元年至九年而崩武王終喪而觀兵於殷上承文王之年為十一年又二年而伐殷為十三年其為附會之說似若可信然而改元立號近起秦漢三代之世無有也惟後之君於即位之年則稱元年豈有文王既即位四十餘年而更稱元年之理此說始是漢儒因九年大統未集之文而生此辭其實非也然則九年大統未集何也蓋當文王未崩九年之前紂之惡貫盈而不可赦也文王知其勢必不得不伐於是時也已有伐紂之志矣然而猶有所不忍遲遲於九年之久文王既崩而紂之惡日甚則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也所謂九年者徒謂周之王業當興於此時矣何必稱王之有哉武王既告庶邦冢君以自后稷至于大王積德累仁成此王業而已承其志以伐紂救民而有天下矣於是以丁未之日祀于周廟諸侯之受命于周者咸奔祭于廟大奔走執豆籩以供祭祀既告祭于廟又三日庚戌於是燔柴祭天望祀于山川以告武成亦循舜既居攝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然後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也武王既克商有天下諸侯百工受命于周而其告成之際惟叙述其先世積累之艱難而已承其志故唐孔氏與劉元甫皆疑此下更有脫簡蓋以湯誥考之則誠有詳略之不同故謂武王既定天下當懸急告戒不應其祖述其先世

之勤勞而止也。予嘗反覆繹尋武王所以告諸侯之意，此蓋既得天下，將欲率諸侯祀于周廟，追王其先世，故其說如此。按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是武王既受命，於是始追王其先世，祀以天子之禮，自准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蓋爲追王張本而言之也。丁未祀于周廟，則於是行其追王之禮矣。惟其追王而書，故惟序述其先世積行累功之事。唐孔氏疑其下有脫簡，未必然也。柯山夏僎詳解：此又史官記武王歸周祀廟告天之事與告群后之言也。唐孔氏於上厥四月哉生明云：是四月三日。辛卯則此丁未蓋是四月十九日也。武王歸周，至十九日乃告祭于周家先祖之廟，即后稷而下至文王也。武王既告廟，故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大奔走而執豆籩以助祭祀。又三日庚戌，是四月二十二日，武王乃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天地以武功之成。既告廟祭天矣，於是盡此生魄已後之日，四方諸侯與凡執事之臣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四方皆朝見新君，備首聽命，所以正始也。以曆考之，月既望則魄生明死，則所謂生魄者，蓋月之十六日也。武王於四月十九日祀廟，於二十二日柴望，皆是生魄之後行事，故知此言既生魄者，非月之十六日，乃是二十二日既柴望，於是盡此生魄已後之日與百工受命也。蓋此言既生魄與并與既月同，自十六日至三十日皆爲生魄之日，故二十二日既柴望，既盡此生魄之日而與百工受命也。史官既載諸侯百工受命于周之事，故因武王所以備告之言，自王若曰以下，即武王播告之書也。武王呼群后而告之曰：我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於邰，故建立此邦之疆土。后稷非王，而稱先王，尊之之辭也，以其爲王者之始祖，故可以先王言之也。后稷既建邦土，至公劉乃后稷曾孫，復能修后稷之業，而伏之加厚，故曰克篤前烈。至大王，又后稷十二世孫，不忍以土地之故驅民與狄人戰，去邠邑岐，民以爲仁人而從之者如歸市，是大王始得民心，而王業實基於此，故詩言實爲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謂太王時雖未嘗有翦商之志，然自此始得民心，是周家所以終翦商有天下者，實基於此也。而說是書者，曾不深考，乃謂建邦啓土，自於后稷；修后稷業，自於公劉；修德翦商，自於大王；勤立王家，自於王季；受命爲王，自於文王。是說大害名教。夫武王伐商，迫於天人之歸，不得已而舉之，豈有紂未立數十年之前，商無失德，密有翦商之志？如是則是叛逆之臣，大王何異司馬懿，王季何異司馬師，文王何異司馬昭？此必不然也。王業既成於大王，王季又勤勞以守之，故曰其勤王家。積而至於文王，則積累

之大成就之大功業，於是大成，遂能大受天之眷命，而撫安方夏。於是時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肆，小小邦則懷其德而得以自立。雖自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黎，又明年伐崇，專征九年，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大勳亦未集於其身。文王之功既未能集，此武王所以自稱予小子其承厥志，蓋謂今日之事乃所以成文王未成之功，非利紂之天下而安取之也。陳經詳解：王若曰至其承厥志。此章乃武王言其家世積累以告諸侯群后者，指當時庶邦冢君之受命者告之。先王即后稷也，蓋始封於邰，以農開國，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厚先王之業，百姓多歸之，如周詩所言篤公劉之事可見。至于太王，肇基王迹，肇始也，始遷王者之迹，孟子之言可考，去邠邑于岐山之下是也。王季其勤王家，能纘太王之業，勤于王家，如周詩所稱克長克君之類可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能成其王者之功，如當時伐崇伐莒，一怒安天下，皆其勳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謂三分天下有二，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威愛之係；天下之服聖人，自有威愛之辨。蓋大邦素以力服人者也，過文王而無所施，則是文王有不可犯，非畏其力而何？小邦素以德望人者也，過文王而有以適所願，則是大

王有以撫綏之，非懷其德而何？文王初無心於力與德也，而大邦小邦自見其力之可畏，與德之可懷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自武王言也。文王既沒之後，武王繼文王九年之間，未能合天下於一統，故予小子今日之事，將以繼文王之志也。文王之德，所謂大統者，欲天下純被其化，脫於紂之塗炭而已。若夫必於取天下，則非武王之心也。此章必欲叙其家世積累之勞如此，所以示其今日之有天下，皆其所當得，所以陰消群后諸侯不服之心。然則群后諸侯既服武王矣，而曰陰消其不服之心者，蓋自武王勝商之後，商王猶有四十餘年不服周者，安知其中無有不服者哉？然則道其先祖父之勳，與其所當得天下之意，自湯之時猶未至此，武王之時則又非湯之時矣。故曰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陳大猷集傳：既生魄，王大統未集。　愚曰：既祭祀，然後告諸侯，生魄望後也。　蔡說見伊訓。新安王氏曰：群后指當時諸侯之受命者，告之。　愚曰：方夏謂華夏之方。三山陳氏曰：膺天命撫方夏，至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見陳經詳解。呂氏曰：大王地方百里而大邦畏者，非畏其力，乃畏其德，所謂德威惟畏。也。　愚曰：統總也，緒也，以喻帝王基業。林氏曰：中庸曰九州安全。唐孔氏曰：見止義。薛氏曰：見古文訓。孔氏曰：見孔傳。蔡氏曰：見念遐方時發崇

至惟先王建邦啓土王其勤王家 古者剖符以合諸侯於是乎有邦分
茅以錫諸侯於是乎有土邦則主城郭而言城郭則必作而立之也故曰
建土則主封疆而言封疆則必斥而大之也故曰啓有邦斯有民所以貴
之也有上斯有賦所以富之也天子豈私爾諸侯也哉是所以崇德報功
爾當洪水之害起而阻飢之患興故稷降嘉種所以率育農殖嘉穀所以
率黎其獸之備有則維秬維秠其患之事及則執疆執界奏庶艱食而食
給懋遷有無而貨通立我烝民其教行也篤邦作乂其治興也允以其功
封于有邰民於是乎初主帝於是乎肇祀此之謂建邦啓土詩曰奄有下
國言其建邦也又曰奄有下土言其啓土也其曰建邦則作之自我後人
所以一二邦以修則述此而已其曰啓土則闢之自我後人所以上宇版
章則闢此而已夫無百里之地則無以見其功有百里之地則可以朝諸
侯推文武以受方國之由實后稷建邦啓土之力前人之烈肇造矣必待
後人力行之乃至于大先王建邦啓土而克篤前烈所以有待於公劉也
觀七月之詩前人所以養民之烈如此而公劉則既順乃宣非篤前烈而
何觀思文之詩前人所以教民之烈如此而公劉則于時言言非篤前烈
而何干戈戚揚其防患之據是乃篤載纘武功之烈然也俾筵俾几其燕

享之節是乃篤講彼公堂之烈然也以至徹田為糧而經野之有法豳居
允荒而體國之有制于胥斯原內之所以安民于豳斯館外之所以行旅
維玉及瑤而篤於禮酌之用匏而儉於用匪居而不遑處匪康而不遑寧
皆所以篤前烈也蓋詩人所以稱其為篤公劉次言前乎此邦土雖有而
時為諸侯王業雖致而王迹未形肇基之者實惟太王肇基即如所謂始
基之也曰王則必上得乎天太王之爰契我龜則民始與之矣後之所以
大命既集則因是焉曰王則必下得乎民太王之從如歸市則民始懷之
矣後之所以為邦之方則因是焉以山則始荒而後人得以康之也以商
則始翦而後人得以勝之也蓋其所以為肇基王迹不待如此廼慰廼止
廼左廼右而人無離心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而地無遺利應門將將所以
治宮室作廟翼翼所以奉神祇使後世勤王家成王乎者實造端乎此故
曰太王肇基王迹王者以京師為室以四海為家詩言未有室家經言永
建乃家四海而謂之家蓋此類也肇基王迹則若經營於始其勤王家則
若堂構於終是皆終始之相成也維此王季以治內為王家之基也故孝
仲氏任維德之行以事長為王家之先也故因心則友則友其兄為教化
所以貴飾王家者也故豈弟以作人為神祇所以扶持王家者也故騂牡

以享祀克明克類以之修己克長克君以之治人終焉則篤其慶而王家
以固載錫之光而王家以榮其於王家如此可謂勤矣周之興也積累如
鵲巢緜遠如瓜瓞更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定之以哲王則
世有以厥德則世脩然創業垂統繼志述事莫如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故
國風之所美雅頌之所歌惟及茲四人焉武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推本
其致之之由而歸德於祖宗故有及於此也夫源深者其流長本固者其
末茂周家之興其所以憑藉維持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宜其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猶過其曆數然建邦啓土者后稷也公劉則因是而致其勤焉故
緜言文王之興則曰本由太王生民言文武之功則曰起於后稷茲有其
辯歟且后稷先公也而曰先王古公亶父也而曰太王何也論語言為稷
躬稼而有天下閟宮言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皇矣稱帝作邦作對自
太伯王季則雖公也而追王之義何溢美焉董鼎輯錄纂註王若曰嗚呼
至于小子其承厥志 輯錄雜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先生曰前輩定本
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武侯于征伐商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遷受命于
周之下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師固是錯連下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
者此去癸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某看却諸侯來使教他助

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前輩只差此一節 問伐
文王受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
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云云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
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
武王卻似生拍破一般 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竊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
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
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卻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氣
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
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
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麼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謂詢
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
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
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
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大段施張了如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

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横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然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屑於商道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者莫非勉之以王道貫孫　餘見書道纂註

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之暴虐西伯切歎遂執而囚之至其叛已稱王反優容不問者十三年此豈近於人情耶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夫彝義至也方其辭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云云見泰誓上傳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眾說之紛紜惑亂當世故修六經以示言萬世孔子沒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新安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欲然終守臣節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愚按后稷稱先王如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韋昭註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也武王吉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焉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為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百千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時之倏起以脅勤諸侯之聽也亦是欲因祀廟追王先世故歷述之如此又按無逸言文王享國五十年而此曰九年大統未集世遂有大王九年稱王而終之說歐陽公力辨其不然佐證甚明其主不稱王信然矣九年之說當有折衷先儒以虞芮質成之年為元年一說也如蔡氏以自為西伯專征之年為元年又一說也二說必有一得之其稱後元年則梁惠漢文景皆然矣自大王以下見書通旁董鼎輯錄陳氏曰見陳櫟纂疏

與氏曰見毛詩全解李省忠書註后稷始受封於邰建立邦國開啓地土

公爵劉名后稷曾孫也遷於邰又能篤厚前人之功烈至后稷十二世孫

太王古公亶父邑岐山民從之如歸市周之王業始基於此太王小子季歷又能克長克君以勤成王業我文考文王伐崇伐莒一懋安民寵成其功勳大膺受天命以撫安中夏大邦以力自強者也過文王而力無施故以文王之力為可畏小邦以德望人者也過文王而獲逆所愚故以文王之德為可懷虞芮質成之後諸侯歸心凡九年而卒故統緒未成予小子其繼承文王安民之志王先耘王亶惟先王建邦啓土小邦懷其德原國都之所由建推王業之所由興而前人積累之深後王成功之大昭乎其不可掩矣周之邦土啓於后稷而篤前烈者惟公劉周之王迹基於太王而勤勞王家者惟王季成厥勲者惟文王其膺天眷以撫中夏至使小大之國畏威而懷德其成功為何如哉有以作之於其前有以述之於其後我周有天下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先王建邦啓土則有公劉以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則又有王季勤勞王家其積累深厚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至文考而成功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之小邦懷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豈偶然也哉本大者末必茂源遠者流必長惟其積累之勤故其成功之大武王當勝商之餘與天下正始所以歷叙其興王之故以告之陳雅言書經卓躍此武王克商而歸百工受命于周武王於廟祀之後歷叙王業之本末以告群后謂我周之王業啓土於后稷篤烈於公劉基迹於太王勤勞於王季至於文王而始克成其勲於是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威德廣布而諸侯懷服意謂周之王業歷十五六世之遠數百千年之久積德累仁前作後述以有今日其所由來遠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所以警勤諸侯之聽攝服奸雄之心者莫切於是史漸謂成王業者其積累非一人之力受天命者其懷來得四海之心此兩語極好在其勤王家哉東齋陳斷中膺謂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何武成已有此稱耶　按中膺追王之說雖指周公而言然上文有武王末受命之說下文有武王周公達孝之說是蓋指言武王受命時事而周公纘成之耳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遂率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即此以證武成則其丁未祀廟之時已行追王之典故越三日告群后乃有此稱矣苟泥中膺周公之說以追王出於周公而不出於武王則武王身為天子仍以侯禮祀先公於武王之心安乎況謂追王之典未行而武成有此稱則愚知其不然也泰誓三篇作於前者一則曰文考二則曰文考未始稱王則知武成三王之說必稱於追王之後矣且金縢作於武王有疾之日周公已

有先王三王之稱併有太王王季文王之號是則追王實在武王受命之初而周公輔成之決非周公自追王於成周而武成先為此稱也王允耘嵩表矜式王業基於前而有積累之盛聖德興於後而兼盛德之者夫論國家興王之業而必述其祖宗之勤則天命人心之歸固有自來矣昔武王之告群后蓋謂我周之建邦啓土則后稷之封殖也克篤前烈則公劉其人也至于肇基王迹而其勤王家則又有太王王季也是王業之開國非一人而積累之功固非一世矣我文考文王則又克成厥勲焉夫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小邦莫不畏其力而懷其德焉則聖人之繼於後者又待其盛也不有前王之迭興無以開興王之業不有聖人之嗣興無以成興王之業則我周之有天下夫豈偶然哉嘗觀三代王業之興而有知天命之不易矣則稷契皆興於唐虞之佐而契之後十四傳而有湯稷之後十四傳而有文王後世推論王業之所由而配之廟有玄王先王之追稱以明積累之基於前又必盛陳盛德之者以見聖人之嗣興於後其意深遠矣嘗武功告成而有周廟之祀侯甸男邦來衛暨百工受命之初而武王之言至此又首以嗚呼之辭則我周之興明德遠矣豈無故而然耶且唐虞之時嘗為后稷則周之建邦啓土非后稷之始則於邰也公劉乃后稷之曾孫而謂之克篤前烈其所謂纘修后稷之業者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則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王迹之基實肇於此矣王季纘乎太王而又能其勤王家焉則王迹之肇基自益盛矣自后稷而公劉自太王而王季非一世也既建之而復篤之既基之而復勤之則積累之功有自來而王業之開亦可見矣至我文考文王則積累之功乃克成之焉其命維新即文王之下膺天命修和有夏即太王之以撫方夏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大邦有不畏其力者于虞芮質成化行江漢則小邦有不懷其德者亦畏其力則不敢放肆矣懷其德則得自立矣然文王由方百里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焉嘗一日而有得天下之心哉故不期於受天命而撫方夏也天命之歸方夏之撫自有不期而然者矣文王之克成厥勲有如此哉然則人徒知代殷之功在於武王而不知王業之成乃大王之盛德也人徒知王業之成在於文王而不知王業之開乃積累之功非一世也武王拳拳以是告于群后良有以撫抑又論之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不及乎后稷公劉也武王之誓師而言惟我文考則又不及乎太王王季也蓋即其近而言之則王迹之基實始於太王王季至於武王之有天下則實文王已成之功故一則曰其承厥志二則曰受命

文考則文王又非特如太王王季而已也至此而歷叙之則又以明其封殖之始在於唐虞歷夏商而王業之基已大至商之季則天命人心之歸周者益盛武王之有天下豈有一毫之私哉亦以天命人心之不可辭而累世之功不可不卒之而已也合而觀之益以見三代有道之長而非後世所可及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書傳會選陳氏大猷曰底致也告于皇天后土即泰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天地尊之至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有道指祖父也大正以兵征之也人君當輔相天地參贊化育使人物各得遂其性今紂於天物則暴之絕之於烝民則害之虐之而惟天下有罪逋逃而歸紂者紂皆主而藏之如淵之聚龜鼈藪之聚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予小子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以遏絕亂略謂伐紂也是以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傳謂周王二字史臣追贈之未審然否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蔡氏傳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意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餘見會選鄒季友音釋貊莫白反傳華胡化胡瓜二反下道華同經傳註疏惠反陳師凱旁通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土正曰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疏云即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周禮注云用事亦用祭事告行

也。孔安國傳厎商之罪至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嶽，大川河。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予小子至以遏亂略。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陸德明釋文：厎之履切。殄徒典切。烝之承切。萃在醉切。藪素口切。魁苦回切。窟口忽切。遏烏葛切。周召上照切，本又作邵。顛丁田切。俾必爾切。告于皇天后土。湯誓互註：左昭公七年：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孔穎達正義傳致商至川河。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上，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嶽，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祭事告行也。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己承藉上祖，其事之意。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傳逋逃至大姦。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姦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太遊息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使歸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要義：后土是社，所過山川，謂河華。曾孫諸侯自稱之辭。逋逃主萃淵藪，據傳意主字下讀，與杜異。見孔傳并正義。項安世家說：周王發

先儒謂周王乃史官追書之辭，方告名山大川時，武王未稱王也，且以文王尚稱文考為證，此說非也。若商命未絕，則武王不當起兵，既已起兵

則周之稱王必矣。決無以商之臣子號令群后上伐天王之理也。文王之稱文考，乃是歸周祀廟告成之後始行追王之禮，方起兵時尚未稱也。拙齋林之奇全解：厎商之罪至今商王受無道。自厎商之罪以下，至於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其文當在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上，蓋其所序述皆是武王未歸周以前事。簡編差舛，乃以屬於予小子其承厥志之後，而武王所以禱于天地山川之言，遂與上文之稱述后稷以來積德累功者相聯，則類夫武王誦其所禱之辭以告庶邦冢君者，故唐孔氏以謂自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之辭也。且謂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又不成，非述作之體，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戀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悲忽誓衆，既克則空誦禱辭，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史合有言，簡編脫落，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孔氏雖能疑其簡編斷絕，經辭不次，而信以禱神之辭為武王對庶邦冢君百工誦之，殊不知追王之辭蓋盡於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厎商之罪以下，自是史家記述武王既往伐商禱于上下神祇之辭，簡編失次，誤載於其承厥志之下耳。故王氏、劉氏、程氏諸家，以屬于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蓋得之矣。但王氏以乃反商政，政由舊釋其子囚以下屬於歸周之後，則失其次矣。釋其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此蓋既克商之事，豈至周而後有事於此耶？故劉氏自厎商之罪至萬姓悅服，悉以加於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前，此則勝於王氏所次遠甚。程氏亦以釋囚封墓以下依劉氏所次，而移乃反商政，政由舊於列爵惟五之上，謂自此以下方是政由舊，亦各其所見如此。然武成既非全書，亦未可以見其存之文為必然不易之論也。武王既興義兵，為天下除殘去賊，其所以伐紂為此舉者，蓋所以奉天地神祇之意，而非所以徇一人之私欲也，故其兵之既動，則致商紂之所以獲罪於天地神祇之意，以告皇天后土與夫師之所過名山大川。名山大嶽，大川河也。自豐鎬而往朝歌，則必過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瀆之數，故知其為名山大川也。告于皇天后土，則泰誓所謂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告于天地山川，其禮不必同時，而禱祠同，併而載之曰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明其禱祠皆云爾，非是以天地山川併為祭也。泰誓曰：予小子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武王之所以伐商而告于天地神祇者，蓋受命于文考而非己

之所敢專也故其禱辭必稱有道曾孫本其父祖言也乃有道之人曾孫也唐孔氏以武王自稱有道且謂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為無道言有道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此說不然鬼神害盈而福謙謂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豈有是理哉武王之誓師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蓋武王之心也豈有自稱己之有道以求神之福其曰有道曾孫云者亦猶曰惟朕文考無罪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以大正于商言已恐我文祖之有道將往大征商紂以大正其罪也當是時始興兵往伐商未知克與不克而紂猶在上為天子遽稱周王發此殆是史官增加潤色之辭非必其禱神之言本如此也孟子曰咸丘蒙問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之說書舉孔子之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天下之不可以有二王也前以武王稱周王發而繼之以今商王無道則是二王矣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則其所不取者必此類也武王所以本其父祖之有道以有大正于商者以商王受無道故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與之去之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紂也紂既無道而周有道則是紂敺其民而使其歸周矣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泰誓數紂之罪其文詳複反覆陳其不善之迹蓋將以曉衆庶未諭之情不得不然此禱于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文簡而盡此所以不同也胡士行詳解先王王迹王家皆有天下復尊之之辭也文王地方百里有德而已何力之云白氏曰懷大邦小邦自隨所見而然耳文王何心哉董鼎輯錄纂註纂註林氏曰明周之世世脩德有道非一世也餘見此篇金縢　復齋董氏曰下言受無道故於此言有道亦對稱之辭曾孫王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甫田曰曾孫不怒左哀二年蒯聵臨戰禱辭亦稱曾孫　葉氏曰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既獲仁人吳氏曰見柯山詳解　融堂錢時書解王若曰嗚呼群后至底商之罪　先儒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有殷紂尚存而周稱文王文王乃是追王然中庸止云追王大王王季未嘗言追王文王況武王伐商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則伐商之先周已稱王其義甚明若謂殷紂尚存無二王之理則所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豈一旦子所得為哉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書傳會選陳氏大猷曰恭者敬而奉之之謂成命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已士女喜悅以筐篚盛玄黃之幣以迎我師顯我周王之當王天下也然此豈人力之所能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此書在其承厥志之下蔡氏傳成命黜商之定命也董竹溪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餘見會通鄒季友音釋傳篚篚盛玄黃說文亦作篚器也當為篚以篚引古實古貴十月二字不當來月成時征伐孔安國傳華夏蠻貊主恭天成命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主昭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　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　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陸德明釋文篚音匪為之上于偽切應應對之應　書云周不率俾君奭孔穎達正義傳冕服至成命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陳大猷或問惡曰吉天地山川非同一祭亦非同辭特舉其大要總述之耳肆予東征士女篚厥玄黃當是告山川之辭蓋起兵東征未至紂都沿路人已迎降如此若告天地乃是未舉兵之初告而後行安得預言士女迎降之事乎或以為是指乘黎之時言之亦未可知董鼎輯錄纂註輯錄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　主註纂註陳氏曰見陳經詳解新安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愚謂玄黃天地之德之說當刊商人以下見纂註陳氏曰見陳經詳解李肴忠青註敘奉上天成定之命故我自西土而東征以安商之士女乃未至紂都人已迎降惟其士女以筐篚盛玄黃之幣奉迎周師以昭我周之當王天下然此豈人力所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

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書傳會選 蔡氏傳 休
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
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然紂衆雖有
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
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
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
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

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也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
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
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
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
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
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
之下 鄭李反 音釋經 相去聲 茂音茂 陳直刃反 朝都浩反 漂紕招反 陸音
匹妙反 比干墓在衛州汲縣 史記云武王命閎夭封比干墓 散先旰反 傳
先彩反 予音與 去上聲 賑之忍反 賙之由反 古者孔疏云謂封所以起
尸於墓上者 復扶又反 陳師敗齊通自相屠戮遂血流漂杵本于書說云
先晦本書說封比干墓寰宇記在汲縣北十里後魏孝文太和中親幸其
墳刊石曰殷大夫比干之墓碑尚功古文法帖云唐開元四年游子武於
偃師耕地得一銅盤上有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
人以為武王時物也孝之卿比干之墓商容商之賢人 派引帝王世紀見
上 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賚予也武王賑窮賙之 疏云並
見上矣 寰宇記云鹿臺在衛州衛縣西二十里帝王世紀云紂造鍾以

矣王七年而武大三里高十仞餘此說恐斷絲今辰勝慶書說血流漂杵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恐當時人以此為
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
人也 包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先生曰他別自從
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 江彝叟等問洪範載武王
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先生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
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又問血流漂杵曰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考之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殷人自相攻以致血流如此之盛觀武王興兵
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
言非好殺也 朱 問勝殷殺紂之文是如何曰看文記載紂赴火死武王
斬其首以懸於旌恐未必如此書序其有未然有疑相傳都說道孔子作
未知如何孔安國傳惟爾有神至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
為神羞辱 既戊午至俟天休命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
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甲子昧爽至會于牧野 旅衆也如
林言盛多 會選 罔有敵于我師至血流漂杵 紂衆服周仁政無

有戰心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 一戎衣天下大
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
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至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
政因奴使謀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大賚于四海而萬
姓悅服 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陸德明
釋文相予上息亮反下同 途本作塗 陳于注同 渝會反 側丁老反 漂敷妙切
又匹消反 杵昌呂切 著依略切 散西旦切 賚力代切 徐音來 已債上音以
下例不切 賙音周本亦作周 養羊亮切 毛居正正誤政由舊注用商先王
善政王作土誤 陳于直刃反自作患誤 倒戈注前徒倒戈自攻于後
倒謂迴其戈刃向後自攻其後以致敗北而走也當音丁老反作丁老誤
丁老反乃倒仆之倒倒仆都是偃卧其戈于地而不用則不應云攻于後
以北也 書言以濟兆民既命以康兆民孔穎達正義既戊午主我師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
既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
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周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

民論國夷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牟陳。 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殷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傳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 傳旅衆至距戰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敵強敵虛言之耳 傳紂衆至之言 正義曰周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 傳皆武王禮賢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囚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因為奴以使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傳紂所至貧民 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石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

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傳施舍至服德 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與義逾孟津陳商郊五日行四百里既戊午以下史辭當承于征伐商之文 據世紀則武王本期甲子故速行 史記紂軍七十萬及此血流漂杵皆虛言 史記作鹿臺之錢

周時已名泉為錢 孔以大賚為舍已債救乏賙無（見孔傳下正義） 史浩講義王若曰嗚呼至無作神羞 此紀其辭之大凡也謂侯群臣受命之辭曰嗚呼群后先王建邦啟土言有國之初實后稷公劉兆之太王基之王季培之文王興之譬之植木前人植其根後人培其幹枝葉之茂有不期然而然者文王受命以撫方夏撫其一方也故行乎周南召南汝墳之國江漢之地俱被其化武王舉之以取信於諸侯群臣也夫王者大一統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不敢萌伐紂之心宜乎謂之大統之未集也予小子武王自稱其曰承厥志豈非外無形迹之可見故指文王之心而言之歟嗚呼武王其亦懼其事之不成而為是說也皇天后土山川致告之辭曰有道曾孫有道之曾孫指祖宗而言之也淵藪魚鱉鳥雀所藏之所紂聚天下亡命而為之主不亡何待既獲仁人與成湯言伊尹為元聖同義湯武之功所以專於伊呂也周不率俾則知大統之必集夫能使士女篚玄黃以昭周德是天之休命也玄黃猶之炳若丹青也項安世家說癸亥陳于商 紂之為人與桀不同桀不過昏腐暴虐如秦二世漢桓靈而已紂好勇而善疑有伸鈎索鐵之力而專養亡命逋逃之人以為親兵百戰百克天下畏之其失在於恃兵狂酗殺人為嬉不恤國事此正如前趙之劉

嚮北舜之高敵，未可以脫殺侍也。故武王伐紂，其規模與湯不同。武王先收壹關以塞紂西向之路，然後自洛陽度河攻之。初以戊子日離宗周，整衆徐行，日三十里，自周至洛九百里，凡三十日而後至，八將不勞，兵勢不急。紂固恃兵力之強與大河之固，安坐而未出也。既戊午涉河，一日而警師，明日復皆逐行。自孟津至朝歌四百餘里，凡五日而至。癸亥之夕，陳于國門之外，甲子之朝，紂狼狽出師，人心震駭，皆望塵而奔，周人自後攻之，盡勦其多罪逋逃之衆，血流漂杵，曰惡無餘。於是善良莫扰而天下定矣。唐太宗討薛仁杲，六十日不戰，一戰而散其精卒，遂平隴右。本朝狄武襄公自離京師，行止並有定法，緩剋不差。及至崑崙關，奉甲没度，遂一戰而定廣南，其剋勝之方，大略相類。聖賢舉事，以理固無復世之利心，而處事以義，亦無腐儒之癡法也。黄度書說予小子至萬姓悅服　吉于皇天后土，即出師類帝宜社也，遇大山川用事祈禱，此其祝辭也。武王自謂有道，指紂為無道。曲禮曰：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殄絕天主萬物，紂暴絕之。民固非天亂，紂害虐之。為天下逋逃主，如魚鳥萃于淵藪。仁人十亂，聖智仁賢義理之會，應天順人，四海歸之，綏安玄黄，昭明我周王之行大罰，此豈人力哉？天休震動，用是皆附周大邑，猶京師衆大之稱也。篚厥玄黄，昭我周王，非類帝時語，蓋入商境乃有此事，隨所遇山川祝辭，始著此語，王是類衆語吉諸侯，以見伐商為恭天承命，告於天地鬼神而無愧也。　大明曰：會朝清明。冷州鳩曰：王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故孔子曰：侍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要之戰勝不勝雖人事，必有天意焉。紂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為佑周之休命也。商亡周興，在此一戰，聖人豈敢自謂人力能致此哉。史記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諸侯皆畔矣，是殆卯兵歟。卒乃前攻其後以北，是則無一人不畔，豈非獨夫歟。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殺人血流漂杵。孟子以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辭如此。七十萬之衆，前攻其後，奔遁崩潰，安得無蹂踐踩傷？故史不沒其實，以見征伐之不如禪讓，聖人之所深愧也。一服戎衣而滅紂，天下遂定。　反紂暴虐荒亂之政，盡用湯、太甲、祖乙、盤庚、高宗舊政。　囚奴使隸，商容紂所廢賢者，閭，里門。　散財發衆以代天下之貢賦。鹿臺在朝歌城中，新序曰：大三里，高千尺。鉅橋在洺州曲周縣，紂之亡，蓋為無貯積，即賢者民望，財聚民命，故反商政以禮賢為首，而賑發次之。纍裔未變，富紗底商之罪上無作神羞。大抵聖人之舉事，苟無歉於吾心，則質之天地鬼神而不愧，不作且如後世之用兵者，皆只是貪其土地，利其人民，以為己私。爾既有此心，卻如何可以對越上帝？湯之伐夏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武王之伐商也，亦偏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使聖人有一毫私意，則如何敢對天地鬼神言之無愧？學者觀此，可以知湯武用兵，果非有富天下之心矣。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與夫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且以武王之為是舉，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遐方小國，莫不畢至。後世用兵，有此事者，雖有從者，皆只是往迫脅之，然亦豈能使華夏蠻貊無不率俾？獨漢高帝之起，貊燕人來致梟騎助漢，猶有古意，自時厥後，則無有矣。舉兵以臨人之國都，宜其驚惶失措，奔走逃避之不暇，而篚厥玄黄以昭我周王之德，所謂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後世用兵有此事，于獨漢高帝寬仁大度，父老爭持牛酒獻享軍士，自此以後則又無矣。觀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其士女，篚厥玄黄，這方是天討，方是王師。夫人心之歸，至於如此，可謂至矣。常人於此，誰不有侈然自大之心？而武王方且不敢以為足，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為我今告天地神祇而行，我若不勝，神亦預有辱焉，兢兢然若有所不足者。拜咏此處，使可以見聖人之心，若有一毫侈然自大之念，非聖人之心也。此一段與前所言歸馬放牛之事，若不相類然，此乃武王告群后之時，述其前日用兵之事，以為吾前日用兵所以告天地山川之辭如此，而說書者以其不類，從而移易焉，失之矣。　既戊午至天下大定。　自無作神羞以上，是述當時告天地山川之辭；自此以下，是說當時用兵之事。陳于商郊，在國都之外也。武王陳兵于商郊，受師如林之旅，來牧野會戰，無有與武王敵者，反倒戈自攻其後。孟子所謂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師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紂之衆視紂如仇讎，而視武王如父母，天下豈有帥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乎？此其所以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也。此其所以血流漂杵。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若是三代用兵，斷無此事，但此書所言，非武王之師攻紂，乃紂之衆自倒戈而致此也。孟子之意，深恐人把作武王看了，所以如此說。若把作武王看，則此書斷未可信；既是紂之衆自倒戈以攻，則確然可信也。夫用兵以征伐，而解伏敵人自攻，真王者之師哉。武王誓師之辭曰：受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人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紂師如林之旅，可

謂衆矣然眼前雖有見如此之衆其實人各有心既是心腹腎腸各自不同卻如何可用學者須當看武王何故能使天下為一心紂何故致得人各有心此無他只緣武王做得是紂做得不是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吾之所為合於理義則感得天下理義之心可使之為一在我者無理無義而何以一天下之心哉此處當精思武王先為觀兵之舉後復與紂戰而曰一戎衣天下大定者蓋其始雖觀兵實未嘗用戈方與紂戰于牧野此所謂一戎衣也劉敞七經小傳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俟天休命此文甲子二字並休命下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非也傳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武王告以甲子武王恐失期而膠鬲死於是並行軍吏曰請少緩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吾以此傳雖不見經而以解此經為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奇不乘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者也何以赴敵宜速哉拙齋林之奇全解暴殄天物至無作神羞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天之生萬物惟人最靈人者萬物之主也於人之中擇其聰明者而為之君君者人之主也主而暴其民則物亦不得其所矣紂以不仁暴虐之資居於民上而播其惡於衆暴殄天物而使天下萬物鳥獸草木皆失其性而其害虐於民尤甚言暴於天物則民亦在其中以人尤重於萬物則別言之與泰誓之意同也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則不仁甚矣故小人之為不仁者皆與之同惡相濟以肆其毒於四海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是以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蓋謂紂為衆惡之所歸重復言之甚之之辭猶曰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王氏曰歸之之謂主萃之之謂聚藏之之謂淵養之之謂藪其說是也紂既為衆小人之所歸不獨故其逋逃之罪又以為大夫卿士則是立其朝者無非小人也立朝皆小人則君子無容足之地故其仁人皆相率而歸周此稱仁人蓋指商之仁人其人則知其為誰也亦未知其幾何人也孔氏以為太公周召之徒太公歸周在於文王之世非武王之所獲周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外來之辭也王氏以為微子之徒武王以微子之來歸而知紂之可伐則是微子之亡其國略無不忍之意焉得以為仁哉予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而人則莫知其為誰也仁人既以歸周則是空國無君子立其朝者皆小人也小人得志君子相勞而去則民之塗炭可以卜之於此矣故謂予小子既獲仁人於是敢祗承上帝之命以遏絕商紂為亂之略也仁人自商來者非欲必預伐紂之謀蓋武王以其獲仁人而又卜知商家之必

亡而為上帝之所斷棄也武王既祇承上帝以伐商而當時之民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為己使亦皆恭欽天之永命以助國家也蠻貊若戎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惟夷夏之人皆知欽天承命故于之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蓋所以慰安此士女之心也予既東征以安此士女之心於是士女喜悅我周師之興咸實玄黃之幣于筐篚之中以迎我師顯我國家之當王天下也玄黃但謂其時所執之幣有此色耳非有他義又薛氏之說亦隨句取義非書之本意也士女之所以篚玄黃以昭我周王者豈人力之所能致哉蓋天之休美有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而使之歸附我大邑周也民既附我大邑周故爾天地山川神祇庶幾能相助予伐紂允商以拯斯民於昏墊之中無使敗姻為神之羞也武王禱神之辭蓋盡於此以左氏春秋傳荀偃禱河蒯聵禱其祖無作神羞之下皆史有語遂亦謂此下史有未盡之辭此蓋不通變之論未可以為然也柯山夏僎詳解底商之罪至無作神羞　此亦武王舉當時告神之辭以告群后也蓋此篇自王若曰以下至一戎衣而天下之定皆武王告群后之言上既言我小子承文王之志而往伐紂故此遂言我欲往伐於是致商紂所以獲罪於天神地祇之惡以上則告于皇天即泰誓所謂類上帝以下則告于后土即泰誓所謂宜冢土以旁則告於所過之名山大川溪孔氏謂名山是華山大川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瀆之數故知其為名山大川也武王告天地山川必自言予有道曾孫周王發者蓋謂我乃有道之人曾孫本其父祖而言且明今日之事乃受命文考非己敢專也若夫周王二字必是史官序武成時所加必非武王禱神時言本如此蓋當是時紂猶在上武王必未稱王如泰誓所謂文王但言文考未嘗言王惟柴望告成之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然後武成始稱太王王季文王父祖尚不敢言於未追王之前況以王言之況己未克商乃敢遽稱周王乎此必不然者也武王告神之意蓋謂我乃有道人之曾孫今將往伐商紂而大正其罪所以然者以商紂無道天生庶物人君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而紂乃以暴虐而殄絕之使不得遂其生天生烝民而人君當保之以仁恩也而紂乃以刑法而虐害惟其不仁如此故小人之不仁者皆歸焉凡有逋罪而逃亡者皆往依紂而紂則為之宗主萃聚衆惡如淵而魚聚如藪而獸聚即泰誓所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紂所為既如此則立朝皆小人所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是也小人既在朝則君子必不容所謂仁人者必

相率而歸周故武王於是言我小子既獲仁人則此所謂仁人蓋指商之仁人但不知為誰亦不知其幾何人孔氏乃謂為太公周召之徒夫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非武王所獲周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外而來也至王氏則又謂為微子之徒夫微子歸周乃武王克商之後若未克商而微子歸之則微子於宗國顛覆略無不忍之意豈所謂仁人哉余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但不知其為誰也仁人既為周之所得則商皆小人周皆君子故武王於是敢致承上帝之命以遏絕商紂為亂之謀略武王既承上帝以伐商故當時之民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為已伏而恭致天之承命也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則華夏率俾可知有我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則蠻貊率俾可知惟夷夏同歸如此故我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而安慰士女則凡為士女者皆喜周師之來盛其玄黃之幣于篚筐之中以迎我師且昭明我有周當有天下所以然者以天道福善禍淫常有休祥著見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使之歸附我大邑周此士女所以皆篚玄黃而迎我師也武王所以自侈大其言如此者其意蓋謂今日之事民心歸附如此則罔天地山川之神祇庶幾相助於我使我克商而拯救斯民於塗炭不可棄而不保而自取敗衂以為罔

神之羞也故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王天下大定　此亦武王告群后之辭蓋武王既舉告神之辭以告群后故此遂言我既告天地山川於是以戊午日率兵以逾過孟津次于河北至癸亥則至于商郊牧野分布行陣以待天之休命所謂待天休命者非是待天有禎祥而後進兵也蓋武王將與紂戰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不敢以勝負自必故言我必待天之佑我國家乃能勝之故謂之俟天休命而諸儒乃以陣而夜雨爲朝清明爲天之休命此過論也武王既於癸亥日陳于商郊故紂遂以明日甲子欲明未明之時師其多罪逋逃之人以來拒周其多若林大之盛會于牧野是時周師未動而紂之徒衆居前者皆自倒其戈而反以攻其在後之人而奔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雖曰漂杵乃紂衆自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武王所以能一着戎衣而天下遂至於大定也林少穎謂血流漂杵雖殺人多皆紂師徒自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豈武王伐之然哉蓋紂罪惡貫盈天所不容所以至此極也然孟子必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深疑以至仁伐至不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也其意蓋恐學者傳之失真以武王牧野之戰其殺人識如是之多後世視殺之主必將指武王以為口實故為此拔本塞

源之論此孟子所以有功於武王也要之血流漂杵實是紂衆自相攻擊故血流至多當時必有此理未可以孟子之說而疑其無是事也此說有理故存之　陳經詳解底商之罪至無作神羞　此章乃將伐紂之時告于天地山川鬼神也名山如華嶽也大川河也乃所經歷之山川武王致商紂之罪以告皇天后土與所過之山川其辭曰惟有道曾孫有道者之孫見武王不自居其功歸功於祖宗也將有大正于商以兵正商之罪令商王受無道則所為皆不順理故也武王以有道正商之無道謂其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故也惟天地萬物之父母人又為萬物之靈紂不能承天之畀付以養萬物愛斯民方以暴虐而殄其天所生之物為害以虐斯民人乃天地萬物之主人主道亂於上則禽獸草木皆不得其生即暴殄也人亦物也以其為物之靈故又言生民為天下逋逃有罪者之主如淵之聚魚藪之聚鳥獸然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高遠不可得而見仁人即上帝也蓋賢者之心與天同大誥以十夫迪知上帝立政以籲俊尊上帝則仁人既獲豈非祇承上帝在此而不在彼歟仁人謂當時閎散太公之徒也以遏亂略者正奸人之邪謀也華夏中國也蠻貊戎狄也罔不相率為我之使如八百

諸侯與庸蜀羌髳是也恭天成命即人心之皆歸以致奉上天之成命成命者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紂也武王於此二處卜天理其一即獲仁人其一即得民心使仁人不來歸民心離散方且自以為承上帝恭成命可乎學者欲觀聖人之得天亦於此二者觀之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武王在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事兵予民而討有罪所過秋毫無擾凡以安彼士女而已惟其士女篚實其玄黃之幣以昭明我周王能為之除害即簞食壺漿迎王師之意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命何自而見蓋其震動民心使士女來迎以歸附我者即天休也惟爾山川之神庶幾助我以康兆民勿為神之羞而已言此舉苟不能成功豈特為我之羞亦為神之羞神人本一理也觀此章武王所以告神之言初非矯舉以祭媚神以邀福即其實事而言之謂既獲仁人如此既得華夏蠻貊與夫士女之心如此人不能違則天不能違天不能違鬼神其能違之乎鬼神即理也武王有此理天有此理仁人有此理民心亦有此理初無二理故也　既戊午王天下大定　自此以下乃作史者述武王與紂戰之事既戊午即泰誓一月戊午之日也師逾孟津之後次于河朔之時也癸亥即二月初二日也正月二十八日渡河初二日陳于商郊凡五日而

予侯天休命先儒謂其夜有雨侯天休命何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
同之應也甲子昧爽即次日也於昧爽之時受率其衆如林之盛會于牧
野以與武王戰罔有敵于我師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則武
王父母也彼之民猶子弟也率其子弟以攻父母安有此理哉彼之民方
歡迎武王之來安敢與我為敵既不敢與武王為敵則武王之兵皆為之
不動所以殺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後以北所
以倒戈自攻其後者必其中有與紂為惡之人民怨之入於骨髓故因此
反攻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孔子定書而取之孟子取二
三策何哉聖賢之意各有在也夫子取之也記其實也孟子不取者所以
救戰國用兵之禍也二戎衣而天下大定戎衣一衣而天下遂大定不勞
再舉蓋人心和同成功之易如此胡士行詳解濟民一念對越神明陳大
猷集傳予小子至無作神羞 愚曰文王志在安民而非志於伐商武王
蓋承其安民之志耳 孔氏曰底致也東陽馬氏曰達其罪於天地山川
之神 東陽馬氏曰禽獸草木皆天所生之物 杜預左傳注曰不以道
取曰畧 呂氏曰仁人盡天地之心惟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以遏絕亂
畧謂伐紂 愚曰華草木之英也夏五色也大也中國稱華夏謂文物盛

大也尚曰蠻夷猾夏總言之則蠻貊猶言夷狄也 廣韻曰俾從也 孔
氏曰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東陽馬氏曰謂人所以神羞無
實矣 愚曰武王以至仁伐不仁不敢視為必勝故以此禱之神敬之至
也 唐孔氏曰見正義蘇氏呂氏林氏愚曰見全會選薛氏曰見古文訓
孔氏曰見孔傳陳氏曰見陳經詳解既戊午至天下大定 愚曰紂衆叛
親離周師既至必將有內潰迎降之事故陳于商郊雍容不動以俟之所
謂俟天休命也已而前徒倒戈非天之休命而何 愚曰旅師也 愚曰
武王之兵初不血刃但一被戎服天下已大定 邵子皇極經世紀厥自
成湯至紂二十八主凡六百四十四祀是己未至戊寅而天下歸周自武
王至赧王三十七主凡八百六十七年是己卯至乙巳而周亡三山陳氏
曰見陳經詳解孔氏曰見孔傳朱氏曰見董鼎纂註薛氏曰見古文訓 乃
反商政政由舊 新安王氏曰反紂惡政政由先王舊典 愚曰漢高祖唐
太宗皆知反秦隋之政而不知由三代舊典其治所以不及周 釋箕子囚
至萬姓悅服 新安王氏曰此所謂反商政也 唐孔氏曰式者車上橫
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餘見正義 愚曰遂式不敢坐也 孫氏曰散者
分而布之也發者開而出之也賚予也薛氏曰見古文訓三山陳氏曰見

書拾遺 陳大猷或問吳才老曰湯武之師順乎人而應乎天者蓋無一而
不聽於天也師出自周踰月而後至既陳商郊寅畏俟天休命厥衆於紂
伐者未必盡是矣使紂於是時下罪己之詔取平日惡黨而戮之見諸侯
而謝其不德願徼福於成湯高宗以無之其祀彼八百諸侯或有為之動
心者武王未必致伐也今乃率離心之人犯同德之師一矢未加而前徒
已倒戈矣天之休命遂集于周而武王亦順而受之嗚呼湯武之有天下
豈有心為之耶 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
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識難盡信然血流漂杵却不用疑蓋
史官記其成功則為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或曰然
則孟子非乎曰孟子又幾曾錯史官大而言之亦不妨孟子疑之亦不妨
凡讀書須自有活法如浩浩滔天天之高如此其可漫之乎此血流漂杵
之比並也梅菴曰孟子之說是言惟後世人惡臣夫不仁之心耳 微子
帝乙元子而有賢德武王克商之後宜奉微子以繼商返二分之天下而
遜就諸侯之位則當與堯舜禪而湯不足進矣曰殷周之時世變已降非
復遂古之比紂之死殷人實殺之使武王欲以天下遜微子二時殷人及
八百諸侯能自安乎夫益佐禹治水功德豈在禹之下況禹又薦益於天

然朝覲謳歌不之益而之啓雖禹之治命不能遏微子雖賢不及武王之
聖微子事紂施澤未必洽於民而周世世積行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人
心歸之久矣使武王欲以天下與微子亦不能奪諸天下之心也易曰湯
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湯武處世變之極不過能為順人之事而已
而堯舜不可幾及也王天與纂傳王若曰嗚呼群后至天下大定 須江
徐氏曰此史臣敘武王伐商告下之辭 史氏曰史記后稷而下十三世
古公亶父即太王十四世季歷即王季 李氏曰中庸謂武王受命追王
太王王季文王此太王以下所以皆以王稱 陳氏曰泰誓言小子發此
言周王發蓋武成之後史文其言也 鄭氏曰仁人秉心與天為一上帝
臨汝無貳爾心武王素有此心矣又得仁人而後敢祗承以遏亂人之謀
畧亦如湯事求元聖而後與爾有衆請命也 或問武成諸家多以為錯
簡云云見晦菴書說 按自王若曰至天下大定諸家分章各不同惟徐
氏以為皆武王告下之言今詳王若曰至無作神羞此史敘王言無可疑
者其曰紀戊午癸亥甲子之類已舉於泰誓牧誓而史於此復言之者蓋
敘王言祝告之後須覆載數語則上文有所承結而前章紀一月紀四月
已著始末亦得此以備中間事之本末不可以日月先後不同而遂疑也

今姑依徐氏合之而記其說于此。眉孔氏曰見正義。漢孔氏曰見孔傳。陳氏曰見陳經詳解。蘇氏、陳氏、王子江、師子曰並見陳大猷集傳。蔡氏曰見會選。朱子曰見精義錄。薛氏曰見古文訓。董鼎輯錄纂註輯錄持載作函楠也。王社 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漢人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義。矧二 戎衣言一着戎衣以伐紂也。中庸章句。餘見峰底書說。纂註蔡氏之義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兩止清明也。 林氏曰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餘見性齋全解。陳氏曰先驅商之平民陳徒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 李氏曰湯伐夏曰纘禹舊服武王伐商曰反商政政由舊為湯所行桀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為之資耳 愚謂漢高祖入關除苛解娆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葉用秦法所以周不愧商而漢有愧於周也。眉孔氏曰見正義。陳氏曰見陳櫟纂疏。陳櫟纂疏愚謂萬姓悅服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釋其于全費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大學平天下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民下為公而已。釋其于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為公也。民之悅服豈徒悅其散財發粟哉。王子以下見峰底書說孔氏曰見孔傳蔡氏見陳氏曰並見

董鼎纂註孫氏曰見燕齋全解。融堂錢時書解告于皇天后土。王無作神羞。此一節武王告群后以伐商之時所告天地山川之辭也。 既戊午王天下大定。 上文既述所告天地山川之辭此節於是告群后以既渡孟津會戰之事也。周至孟津一千里孟津至朝歌四百里。武王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而渡孟津。一日行四十里甚緩。自戊午至癸亥凡五日而至商郊一日行八十里甚速。先儒以為此奇計也。恐未安。或者渡河之先如告名山大川會諸侯之類豈渡河之後浸迫商郊其勢又當有不容緩者若以為出奇掩其不備如何卻又陳于商郊而待天之休命也。孟子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此乃戰國教敵之言或者遂疑此書其有不可信者則誣聖甚矣。乃反商政王萬姓悅服。 此一節又告以先商之後所以反商政之事也。乃字正承上文而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一 十九庚

城

南昌府城

南昌府圖經志 本府舊城漢灌嬰所築周十里八十四步開六門城外浚壕儲水。晉太康中太守范寧又開二門合為八門。唐初修築西南隅。元和中太守韋丹修築東北隅增廣周二十一里餘開門十六。宋興城制如舊。其門之名曰進道俗稱宮步曰惠民俗稱寺步曰廣潤俗稱橋步曰德遂俗稱井步曰章江古稱昌門曰惠濟俗稱倉步曰利涉俗稱觀步曰洪喬俗稱大市曰廣惠曰北郭十門皆瀕江。曰望雲俗稱新城曰崇和俗稱壇頭曰延慶俗稱琉璃曰望仙俗稱撫州曰啟豐曰廣豐六門皆平陸。紹興六年故相李綱來帥以城北嚴望江沙遂橫截東北隅入三里其廣惠北郭啟豐廣豐西門廢止存十二門元因其俗稱

國朝以城址逼江逈相地利改築堅固其廣如式周以深壕壕上植柳其宮步之井步倉步觀步大市五門今革其撫州門改曰進賢寺步門改曰惠民

橋步門改曰廣潤新城門改曰德勝壇頭門改曰永和琉璃門改曰順化章江門仍舊名門上各起譙樓沿城創蓋戰樓粉飾壁壘完備屹然江右大藩矣豫章志雷次宗豫章記云郡城漢灌嬰所築有六門南二門一曰南門一曰松陽門西二門一曰皋門一曰昌門是孫伯符遣虞仲翔來與華府君相語處東北各一門以東北為名晉太康中太守范寧更開東之北為東北門以對皋門又開北之西為西北門以對松陽門合八門也豫章續志按南昌古圖經府城東北角久壞元和四年太守韋丹修築仍置敵樓於其上其東門樓久亦頹毀又改建東南敵樓正元十四年觀察李巽闢而新之號避暑樓遊夏宴休于此其廣豐北郭永泰啟豐四門皆廢法勝詩云啟豐門近于吳家樓上高吟水盡才帆似馬來思杜牧細為龍去德張華濬渠改道窄城角沙漲平川璧水溢江外西山斷落日幾重鑒草視餘處進道門俗曰宮步有紫極宮在門內惠民門俗曰寺步以門對龍興寺也或曰進米惠民倉自此入舊志紹興二十年間帥張澄從間廣潤門俗曰橋步亦曰柴步德遂門俗曰井步當有大古井章江門古曰昌門孫策遣虞翻與華歆交語即此地也舊圖經云滕王閣在西古昌門北下臨章江有渡口曰宗華自是走高安途帥州營有章江晚望詩云水面

無波千里境日升則影一湲紅漾有不動島飛急淺淡嘴標嶺木風慈濟
門俗曰倉步以對大市利涉門俗曰觀步以近宗聲觀洪喬門俗曰大中
古閩候謂流洪崖先生藥市故名或曰非也門外有石磯渡江謂從洪喬
投書處望雲門正望神宗故曰望雲舊有北門宋紳閣修築於此俗曰新
城門崇和門俗曰增頭門有黃常嶺渡月號東增延慶門俗曰塽嘴舊人
有祠於東湖側塑佛像謂之寺今之延慶寺是也故名望仙門
俗曰撫州門蓋自是赴撫州也古今志云徐孺子墓在今直南門外南昌
尉廟之側南門即望仙門舊有望仙樹故以名子城亦詳見職方乘唐吳
拱間都督李景嘉修修高一丈八尺闊二里二百四十步中為大街直達
于東西二門俗呼東西華門其名俱書于此其舊稱也其南則府之所治譙
居其中其北今之觀兵營與倅廳等廳也南雖有樓而門故基不存涂廣
古今志云今之子城門關是觀察使李異所建南昌古圖識云舊上東西
門李異改為雙門創樓置鼓角又按興記云豫章土闕高則長沙虎食
人今豫章子城門亦不開當一開之虎輒入城後屢開復塞者數矣宋朝
以來東西二門淳化五年知州陳象輿所作熙寧二年太守元積中所修
建炎己酉盡火於兵紹興中三樓相繼興起其競置鼓角刻漏於西門而
南門則直廢而不雍殆猶承前之虎異也以理推之似或不然長沙多虎
何預豫章判害而輒爲之塞門豈理之哉蓋門直設廳之前樓峙南堞之
上面納章貢二水旁挹藥撫諸河淼淼浩瀁悉匯于樓下而北注之彭蠡
西山之山東湖之湖間見層出環擁競秀實形勢之勝也意者不敢直啓
以當之此所以廢而不雍歟　西門樓舊以鎮南漢陳蕃碑在上有鼓角
及刻漏制作甚精按杜牧作池州刻漏記其略云牧大和三年佐史部沈
傳師江西府幕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
王皋命處士王易簡為之也處士精大演數與雜樸巧識地有泉鑿必涌
起韓文公書興之遊以此知豫章銅漏之法有所自矣東門樓舊以豫興
部督之府戰作沖立漢太元積中作曾令人筆有記南昌樓俗名南樓在
望大江下臨閘閘望汀島潛擦然在目其一聯後染涂廣古今志今之子
城門關是觀察使李異所建儀門是觀察使楊憑所修第二重城是乾道
中江西賊徐唐莒寨基水羅城是鍾令公景福二年所築郡墻東南有雙
門吳五鳳二年太守淮陽張俊于彥所造二闕相去十二丈圖經云豫章
城久荒廢自唐初修築西南隅四分之一即今之州治也凡八門其額皆
曾裕公徐浩書集異記洪州城自馬援置立後不復修葺相傳云修者必

死唐永泰中都督張鎬修之不疑於城西北隅遇一大坎中有二蛇頭類
牛形如巨甕長六十餘丈小蛇不可勝數鎬命以竹籠掌之隨掌而出入
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水深數丈蛇魚皆走出水死後七日鎬薨判官鄭從
南昌令馬皎相繼而卒宋會要政和七年六月十五日詔洪州在江南爲
一都會訪聞外城門啓閉無時深慮鎖閉不嚴透漏奸細浸久生患
仰本州常切指揮兵官遇夜分詣逐門撿視封鎖飛申門遣曹掾官覆視
稍有違慢守門人等並行決配當職官衙替蔡九峯　虞南昌城　巍城十
八里雄壯稱洪都北郭勢迤邐南浦形縈紆連亘控西江囊括盡東湖灌
侯遺故址李相規舊模改築龍沙堤三方第如初得非彫殘後民力不足
歟得非府庫竭費用不給歟當時廟堂上不主公議歟我來客城闉感染
成欷吁今古如一轍有才能遠圖趙著浮躁業隆興城外作　風動雲昏
月擣鳴鷗避船秋清生既夕客意怯幽眠滯爾江行駛病余人事牽府公
仍仲舉白屋定誰賢呂南公灌園集　豫章城　西山東下古池隍增飾依
俙問晚唐平世但嚴民寃鑰亂時曾是賊金湯春歸舊蝶多芳草鳥聚荒
陴正夕陽也欲登臨賦風物自憐才筆厭憂傷翁卷詩　春日登南昌城
獨立高城四望低望中無物不堪題欲知春事幾深淺芳草青青猶未齊
元伍良臣中流集　洪城有感　赤幟先登鼓角哀塞空兵氣黯塵埃譬鷹
壯士乘馳去逸兔少年騎虎來山壘西風連草樹菽垣夜雨長莓苔最憐
相國高昌老零落臨川骨已灰　孺子亭皋湖湧波重檐城闕樹駢羅當
時霸業人何在千古高風道不磨晝閣虛無秋宴少戍樓依約夕陽多閑
情盡付東流水獨立蒼茫闢棹歌史南唐李煜自建鄴
徙都洪州一日重檐膝王閣已廢城上月建樓作戍樓

都尉故城

豫章續志都尉故城在南昌縣南三
里北連郡城隋大業二年置三年廢

劉繇城

豫章志劉繇城在南
昌縣東北三十五里
吳志云繇爲揚州刺史袁術不敢之州乃治曲阿興平元年爲孫策所
攻繇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豫章殺太守朱晧入居
郡中繇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死
於郡此城蓋當時所築城壘甚堅至今猶存號爲劉繇城

余城

豫章
志余城涂廣志云在建昌縣南湖井村余孝項宇希託梁時侯景別將于
慶入豫章進攻新吳孝項起義兵拒之因築此城後爲大尉王僧辯所擢
官至陳蔡二州牧方輿記云在
新吳縣西十五里周回三里餘

椒丘城

豫章志椒丘城在郡北下
流一百四十里酈元云贛

水又經椒丘城下。建安中，孫策所築。豫章記云：劉繇建安四年為孫策所破，於浮陽欲謀取豫章，太守華歆築此城。江表傳云：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華歆，即其地也。

孫奮城 豫章志：孫奮城在郡東北二里。奮為齊王，都武昌，諸葛恪執政，不欲諸王處江濱，徙奮南昌，蓋居於此。酈元云：贛水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為齊王鎮此，此城之渚，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之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號曰齊城，二城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

齊城 太平寰宇記：齊城在洪州東陸路二十里。又按輿地志云：吳大帝太元二年立孫奮以為齊王，都武昌。豫章志云：孫奮，孫權第五子也。

昌邑城 輿地紀勝：昌邑城在洪州北一百三十里。雷次宗豫章記云：昌邑王賀封海昏侯，就國築城於此。今州搆經從建昌界上，有所謂昌邑山。

豐城縣城 豐水志：子城周回一里二百步，高二丈，闊一丈二尺，濠闊五丈，深一丈。環郭六門：東正信，西折桂，南魴池，天寶北通江，望仙。縣在章水之東，羅阜前峙，長江後映，洲渚橫陳，支流縈帶，城外池濠環繞，俗號腰帶水。後人欲便往來，縣之西北湮池為路，風水為之隔絕。淳祐乙巳，劉宰卯月采陰陽家之說，鑿路通濠，架橋其上，始復舊制。豫章續志：城有二門，南門揭縣額，北門榜曰登要。

黃金城 豫章續志：黃金城，豐城縣故基也。在縣西二十里長豐鄉，今遺址具存。本漢建安中置。

始豐城 豫章續志：始豐城基在豐城縣南七十里。

吳城 豫章志：吳城在豐城縣西南三十里。云孫鍾種瓜之地。鍾即孫權祖也。

黃牛城 豫章續志：黃牛城在進賢縣南五里。父老相傳，以為黃帝戰蚩尤特駐於此，舊於其地中得箭鏃，今故基尚存。

奉新縣城 豫章續志：奉新縣有古城，隋張文憲所築也。又有今城，唐劉正一所築也。按隋大業十年，詔天下州縣皆築城，縣有漢所築舊城，以不可守，縣令張文憲乃脩城居焉，今地名故縣是已。在今縣西三十里，城之規畫髣髴猶存焉。唐神龍三年，縣丞高良啟又以阻險，民不安居，議遷縣于馮水之北。長慶三年，縣令劉正一率邑人修城以居，其高闊不滿尋丈，其東有溝，其西有溪，南北二門，扺鎮邊營，城周五里五十步，東西三里五十步，南北二里。

太史城 太平寰宇記：太史城在奉新縣西四十里。後漢末太史慈創置，周迴三里，西南有城角山，東南有盤山，北枕江水，其地險固，其址尚存。豫章志：太史慈城，涂廙云：在建昌縣西三里。漢末建安八年，荊州刺史劉表從子磐，數寇艾西安諸縣，孫策經略江淮，分海昏等六縣，以太史慈為建昌都尉，築此城，并督諸將以拒磐。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委以南方之事，後卒於海昏。方輿記云：在新吳縣西四十里，周回三里，基址尚存。

越王山城 元一統志：越王山城在奉新縣西五十里。按陳寅真常觀記載，道士鄭大皎語以為春秋越王勾踐伐楚，屯兵于此，城堞猶存。又有齊雲峯、鳳凰池、杜把峯、毬場、青草塘、點軍坪、龍鬚洞、雷公塘、走馬嶺、奕游石、偃臺石。

分寧縣城 豫章志：分寧縣城周回四百八十步。

古艾城 太平寰宇記：古艾城，後漢劉陵，豫章艾縣人，是此地。陵為侍中，車駕出祠南郊，上升輦欲卧，陵跪曰：陛下為萬乘主，升車不正立，雖早欲寢，不當上為天地靈所鑒，下為萬姓所觀耶。上有愧色，曰：欲受侍中之言。人為立祠。元一統志：古艾城在分寧縣西一百里，金田市之下龍岡坪。春秋魯哀公二十年，吳公子慶忌出居于艾，杜預註：豫章有艾縣。自漢至宋齊梁陳皆有艾。隋開皇九年，省入建昌。

西平縣故城 豫章志：西平縣故城，圖經云：在分寧縣西一百九十七里。後漢書鄭通西平人，即此地也。按分

寧縣有通定基存焉。又云在分寧縣三百里。唐武德五年置，貞光三年廢，開城六年再置，開寶二年復廢。

西安故城 豫章志：西安故城，在分寧縣西二十里。漢建安中置縣，隋開皇九年廢。

武寧縣城 續豫章志：祥符圖經云：武寧縣城周回一里一百二十步，基廣二尋，高二仞。唐天寶四年，縣令范建殊。

靖安縣城 豫章志：靖安縣城周回二里。靖安志、職方乘載：縣城周回三里。

建昌府城 建昌府圖經志：城舊制東闊九里三十步。前元多圯壞不治。壬辰兵興，守者秦修之。辛丑歸附

天朝，特河南行中書省平章王溥守建昌，因兵燹之後，以西北地勢卑，遂收入向裏，說高處改築，周圍重新加高，結砌堅壯，兜圍女墻、箭樓、鋪舍、弔橋，俱各完備。東南帶河，西北鑿以濠池。今城上有八里餘。洪武元年，指揮耿顯忠守建昌，以東西南北四門城樓差小，將欲改創而斥大之，於是申聞

朝廷，欽奉

聖旨，於東西南北四門重新改創城樓各一所，復增築甕城樓三座，宏壯高大又過於前矣。城東之門舊有三門：一曰天酒門，一曰盱江門，一曰合江門。

天酒門正大東門也今改曰武勝門以通往來餘皆塞城西之門舊有二門一曰紅泉門一曰青蟬門紅泉門正大西門也今改曰儀鳳門以通往來餘皆塞城南之門舊有四門一曰迎僊門一曰青雲門一曰太平門一曰安濟門迎僊門正大南門也今改曰通會以通往來餘皆塞城北之門舊有一門曰朝天門今改曰朝京門肝江前志在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諸侯城隅之制亦著於禮經然失其特制則春秋譏之以此見聖人慎土工重民力之建昌軍自西漢潁陰侯灌嬰立南城縣未有城壁至唐僖宗乾符中汝南公鎮撫此地有功遷南康太守臨行召諸將指畫規摹均其版築肇建羅城周回一十三里踰一丈六尺高二雉露屋一十一百三十七間敵樓三十二所東西鑿八門南北二門門則通衢焉本朝開寶二年偽唐界南城縣爲建武軍命園苑副使李崇曠充營屯兵馬監押攝本軍制置公事興刱廨舍還造軍營崇贍於羅城內增築制院城一百六十丈制城門樓四所總十有二間各高三丈三尺東曰來遠門取其通建卲泉南之路也西曰永豐南曰祈仙北曰朝天又造鼓樓高三丈五尺縣廨計以間者七十郡治倍焉門之東西五資用鎧戟二庫城之南北列指揮兵卒四營繚以周墻三百五十丈省倉軍糧倉五百楹臨江迎賓館二酒

坊河市廂虞候院各一又建浮橋于肝水之上越八年王師平江南改建武爲建昌始命牧守城郭井邑悉仍舊貫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所戟十枝來賜農桑戶口日以滋殖慶曆七年郡守虞部張頌更浮橋還集賓亭作迴車院修郡治之公廳築土方五丈架梁三十有五尺次年郡守太常博士吳某又改作儀門以及內寢郡廨棟宇於是大備元豐間郡武有廖恩之變太守鄭公琰以舊城隳圮無以備不虞奏乞修築朝嘉其請給紡誥二道鬻于郡乃收納粟之資鳩工度材萬杵雷動不日告成甃以磚石翦東岸水圮之地闢西隅爽塏之所周迴九里三十步雉堞樓櫓爲之一新時制通中廣狹得宜堅固峭壁爲江西郡壘之冠民至于今賴之其餘城池凡古跡之可考者併列于後疆宇志古者王畿千里公侯之國七百里體國經野以爲民極秦漢之制郡國以城池爲上而戶口次之阡陌又次之唐史臣志地理敘漢制述戶口及四境所至北書之法也聖朝以路統郡以郡統縣以縣統鄉以鄉統里鎮寨皆隸焉郡之治曰城縣之治曰郭郭者不城之謂也自天子以至郡縣守令其居皆曰衙所以聽訟治事於其所者也宮室於是乎列焉建昌自漢潁陰侯立南城縣至南唐陞曰建武軍開寶八年改曰建昌縣淳化至紹興以南豐來屬又析爲

新城廣昌領縣凡四而治南城凡郡之境東西二百三十有九里南北四百三十里至東京三千五百里至行在所一千二百三十里其東則至卲武軍界一百三十五里以杉嶺分水爲界自界首至卲武軍二百三十九里其西則至撫州界五十里以磁龜山分水爲界自界首至撫州一百七十里其南則至贛州界三百七十里以條嶺爲界自界首至贛州五百十里其北則至撫州界四十五里以界山爲界自界首至撫州七十五里其東南則至卲武軍界二百里以百丈嶺爲界自界首至卲武軍三百五十里其西南則至贛州界三百七十里以梅嶺山爲界自界首至贛州四百四十里其東北則至饒州界一百三十里以出雲山分水爲界自界首至饒州五百九十里其西北則至撫州界五十里以茨龜嶺分水爲界自界首至撫州一百九十里初漢立南城縣城隅之制未聞也至唐僖宗乾符中汝南公鎮南城有功遷南康太守將行召諸將示規模均版築始作羅城周十有三里廣一丈有六尺高二雉爲露屋千一百三十七楹敵樓三十二所東西爲八門南北爲二門開寶二年南唐命園苑副使李崇曠爲建武軍制置公事崇瞻乃於羅城之內增築制院城百六十丈作門樓四所所三楹高三丈三尺東曰來遠以其通建卲泉州之道也西曰永豐南

曰祈仙以其通麻姑山之道也北曰朝天以其通京師之道也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戟十來賜郡治稍稍備焉其後城益隳圮非王公設險守其國之義也元豐中李盜廖恩擾卲武爲亂太守鄭侯琰請舊城不可以備不虞乃建言于朝廷請新城築詔從之命有司給其費更闢西隅之地擇其爽塏者作新城周九里三十步昔周官匠人營國方九里以宮隅之制爲諸侯之城制皆九里也然則斯之爲城其諸成周之制乎雉堞樓櫓皆撤而新之爲禦頭二千三百三十敵樓四十有五爲面二十有三東隅之制甃以石西南北則甃以磚率一面計而三面弱爲門十東曰太平曰安濟曰合江諸南豐廣昌新城之水會於江合[illegible]也曰天酒舊曰行春[illegible]公習昔登降于門之東山曾改曰天酒[illegible]也凡四西曰洪泉舊曰永豐又曰上元治平三年郡守黃[illegible]紅泉之句[illegible]改紅曰[illegible]曰青蟬凡二南曰祈仙[illegible]麻姑山者由是門而出故曰祈仙今侍郎曾公挺茂書扁曰青露[illegible]曰[illegible]于門之松日以名門凡二北曰朝天入行在所之道也[illegible]以日朝京今改舊名曰朝天侍郎曾公[illegible]書扁曰肝江舊曰[illegible]元豐中太守[illegible]侯[illegible]題詩[illegible]昌寺碧漢軒詩云齋珠華薄隱山村清淺浮衍帶郭門竹倚欄干

水言意興天頹作皆於新代今名凡二初南城舊城去今城二里跨肝
水而爲之至是載築乃欲東而展西故東界肝水爲池以成其險固而闢
洪泉門之外居民數百戶入于城故西池地畢皆昔門外之民田也建炎
元年金虜入我南昌我師失利長驅而來江西諸郡懼無能禦之者獨建
昌城虜不能破當傳劉正彥叛頭兵城下十餘日攻弗克乃遁去紹興元
年虔冦李崇仁率其旅萬餘人來圍城居數日知不可破又引去其城壁
堅緻有如此者故建昌之城爲江西諸郡最二十七年太守胡侯舜舉始
再葺之由紹興迄寶祐六年凡一百載門有樓者將什焉有壁者多隳焉
其年冬十一月壁乃更葺治城門作新南門明年改元開慶築城一百五
十餘丈周九里皆補完之沿城皆置樓櫓敵樓樂頭爲之一新通判軍事
馮侯夢得爲之記曰盱治豫章之南曰南城漢以後築削莫詳唐乾符汝
南公作羅城周回一十三里以其地控閩粤孔道爲江右第一藩屏然郡
猶未建麻姑厰崗蜿蟺之氣至我朝淩盛開寶升爲建武太平興國易爲
建昌元豐間鄭公璞爲九里三十步城正合有周以宮隅之制爲諸侯之
城制也紹興胡公舜舉再葺迄寶祐戊午一百有六年日引月長積頹宿
圮消息因革之會天必有人物以擬之是年夏盜發南豐至秋猶梗聖天

子以爲憂懷視在覲思得有惠愛威風者鎮撫焉今太守曾公以刑部郎
官當其選始至不鄙夷其民布宣天子德意欲與並生一以寬大從事覓
竹龍蛇必不得已哀旅入阻始殲其首惡以徇餘則盡放爲農民按堵如
故而境內大治古者諸侯守在四鄰其次守在四境令四境寧一左鬻右
粥與兒踊躍歡呼無內憂外懼固異乎囊昔之城郢也我是以有城門之
役月令以冬月坯城郭修鍵閉凡從時啓閉以治其非以待閉閉之急土
功法也我是以有季秋之役涉冬歷夏綢繆次第越四月兩涂圭如擊鼕
姦不淡僅三四版箸斷遑際凡百餘丈傍人雖藩每伴城壞兩畢而除道
青風至而脩郛郭此先王之教也我是以有今秋之役是役也不亟不徐
各以敘衆雉堞樓櫓環拉周匝複店厄甃然堊丹漆蓋視昔衆壯祈仙門
隆萬倍下卑傑弗稱嚮明之義乃盡撤而新高培三尺袤過之浸迥高峻
傑出九列與皐門相先而離始於體爲慨嘗試登眺江山之霽盤雲煙之
飛薄沙石細縞覽不盈掌摩曳而上偉觀亦被文績及是百堵又與用磨
石二千七十丈轨瓮二十萬二千有奇陖陝登登而缺者始完匠則偏工
夫則鳩兵頭木用錢以背緡計者二萬米以石計者四百傳曰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君子入人之國每從宮室臺觀橋梁之間以觀政況設險以守

國擊柝以禁暴繫政之大獨僦夫當張弓增靈之特上下交迫急符日旁
午于道吏捧持趨走從遞晉陽璽綵惟恐日不暇給其間循良悃愊亦未
免悰悰長咨其於保障徒自寤歎公以望郎得郡如斗肝非有宿羹舉羸
乃能審先務裕益備豫銖積寸累視如私家以善掌園之事風績斡局自
有道焉是爲知所爲政矣夫其知所爲政而又當其可之謂特至其所以
扞吾民仁義之懿又在土木繕修之外賢於城也遠矣城門績于成公帥
僚佐上朝京北面遐後舊名曰朝天尊君也比謂知本御大夫吏部侍郎
曾公頴茂特爲大書又書祈仙綿絡爲南北之雄父老扶杖來賀遂大合
樂以落之公爲郡未春年間景象頓異并畫五十六道各新其扁以植風
聲特其末焉爾政教之大者方有以幸盱人士公餘提史筆修圖志適余
有荊蜀之役悵不得遍觀厥成僅能取修城之一以紀歲月公諱壄會稽
人曾試詞科茶山先生文清公幾五世孫其系出河南實鄖侯之後云開
慶元年秋八月既望承議郎通判建昌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特差充
四川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馮夢得謹記　唐南康太守汝南公新朝撫
州南城縣羅城記　將仕郎太守奉禮郎刁尚能撰　撫州南城則古之
縣邑也漢高祖六年會將軍灌嬰襲城頂籍之後劉據章南境分立爲縣

以飛猿南豐二源合泝又以西嶺土貴勢強而肇其址也以其城在洪州
府城之南故曰南城其後歷於晉宋雖興亡而則多唯斯邑而不遷至吳
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以隸南城而屬之焉管一十三鄉周迴六百里牀
奇谷秀則鶴嶺牛山無以加水遶川環則洞庭彭澤不足比人繁土沃桑
耕有秋學富文清取舍無惕既狀周道兼貫魯風萬戶魚鱗實謂名邑暨
乎咸通初猘狂贇不賓嘯衆而來犯我郊陲國師既舉斯邑舟車通濟令
以轉輸雖則民勞功業未墜及至乾符之歲水旱不常或波蕩林丘或塵
揚沼沚蝗蝝所害歲乃凋虛教勸不從巡戟斯擧天反其度地亦爲妖火
旣燎原鯨潛鼓浪虫雲泛散宸衷是憂非朝典之不施乃俗悬而難弊遂
使敵震郊野禍作蕭牆縱隊湯網以籠羅或有弄戈而怙亂是以皇都失
禦玉輦蒙塵旣乖華封之仁爭起有苗之叛近姑嵩澤乘時冦興皆拋順
靜之規各振縱橫之志猶賴寶祚延遠百工得人於是有我常侍武威孫
公文英廉簡心韜杜康性蘊班壽乃召戎兵共征不諱因待名重於臨淄
將帥威過於屬部諸侯奪劍一呼強梗淪伏緝綏撫恩懷帖然郡縣如
初鄉閭法舊次命文德之臣總統兵師克復咸京巨盜既平猶訪忠讜謂
以汝南公道存修己信任佐君端雅聲彰溫亮言顯成紀綱之範爲經濟

之嚴慶匹豐泰之期清諧中和之樂抃其政化奉以昭蘇旌德書以分憂錫賢能而封秩乃加寵渥爲南康太守馬特以麾幢未行達部猶稽乃召諸將而謂曰凡行伐卷舒在乎人意戰難輔特在乎人機今以烽燧尚興祲氛未息因觀聖人作易而有豫防雖同鶴以擇林亦慮晝而有備宜得營壘備其梟鳴乃遣行教布令不日萬人公乃指畫規模匀其板築悅而不勞寬而得衆齊心似一樂運如流不越二旬其功告畢周回一十三里闊一丈六尺高二雉壘屋一千一百三十間敵樓三十三所東西甃八門南北二門門則通衢爲於是崇墉截漢晃陽不足以爲堅峭峙变雲金城不足以爲壯控五嶺封疆之要扞七州冠徼之虞覬覦者不得動其心跳踉者無以運其智可以拒鸛鵞之隊可以救烏合之徒内則執轍齊驅墐教權略外則人民側目恃以堅牢護吾君祖稅之封授黎庶安居之業得此名色見金大寧爲今辰定鄣之基是岳牧勲庸之績可謂能高異代善亞先賢衆皆會北以利民憂入晉陽而剪敵以尚能茂修厥善命述宏圖才雖匪於英華事得銘於碑麗刊於燕石以紀殊功時以大順三年龍集辛亥三月四日記包宏齋敝帚藁鳳山新城記　建昌爲郡前瞰盱江北負鳳山江如銀漢從天而下引玉而流逶來而環于前山如鳳凰翔首

而起鼓翅而趨聳立而侍于後天作地設斯亦奇矣夫郡守當侯之始至也即振衣山之絕頂四顧而嘆曰盱江固如自然之池昭昭矣猶未若鳳山尤如自然之城焉蓋其勢真若翔于千仞而極目千里不見窮極泛觀四境羅列衆山奇秀萬狀皆似重城之周遭而去郡似猶三里而稍遠若治已最高而此山又高出十丈去郡僅一里而近俯觀城内之市井人物歷歷可數雖一髮不能逃也一郡之險要不在茲乎今日虜患已深地勢當擇昔人於戰地則爭山爲據以得山爲勝於守地則有山爲鎮又因山爲城患無山爾未有不依以設險者或視此山如非我有而置之郛郭之外可乎况爲登臨遊觀之佳處今當爲防禦守備之勝地亦並行而不相悖也茲非其時乎侯文事既敏武備尤習惟超然識慮之遠故慨然興作之速節以制而不見傷害辦以靜而不動聲色董其役者委前江西路分李君忠從以成規欲盡包一山而城之蓋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長五百三十丈以與正城相聯接上下相綱維内建寨外闢二門南曰景福北曰卯高皆雄偉真千里之保障也又念城非兵孰守當募精卒而別置也戍兵非食孰養當撥官田而別行廩給廩粟區畫咸得其所不至疎漏有遺慮者自厥初規模方定工役將興不敢自專也於是具聞于朝有旨悉

從所請賜名曰鳳山寨至此然後長守無疆之計始無一不周備而禦不可犯此不可拔可以成安疆之勢矣若夫前乎九里之城素稱堅確始仍舊貫可也然新城之峻極自據地險舊城在平地東雖有江三面未有池則與無城同不可也侯又有感焉適廣土功適定界限適計深廣之數深凡二丈五尺廣凡十丈環繞總計九百餘丈民樂不擾池成無怨又至是始足以全金湯之固而無缺而新池淵淵與清城巍巍實昉乎此前此之所未有也可不謂盛矣哉嗟夫有郡此有城有城此有池有不可以缺其一者非爲己自衛爲國衛民也此列郡之所不敢輕而尤邊郡之所甚重所患人情當慮始之難而未至樂成之日有不能不議其迂而不切爾苟非明足以知之審斷足以行之決則亦有易搖於異議者或者雖知之而欲行之回視郡計之不給往往又有退縮而中止者吁亦難矣侯則保恵斯民一念真切明斷有素非浮言所可惑且雖費無所從出所可擬者惟有盡絶他費專成此務此城池之所以僅見有濟歟建昌在江西上游固非邊郡比然試觀江湖近事昔未有如此虜者此郡殆如次邊矣浚築之役尚可以爲非所急乎况侯所以不憚煩難而有志竟成事也况侯方以此景定庚申二月視郡事僅至五月而已有召除矣其所以表表已似此

爲難能也亦豈曰小補之哉侯雖不以爲功獨謂不可無以詔後來覬相與扶植使可與持久郡之公計也命其記之不容以不文辭乃爲之識其大略以復侯命侯字宜叔名宜中先以編修出守今以吏部考功入覲云郡人包某記何遽庵集盱城雨中和仲高侍大兵留盱城以雨阻未至作館風埋暮荒城鼓角春幽花偏病客芳草斷行人戰伐頻經歲鞍韀數問津旌旗待雨歇逶報歲回新　又二首　仲春十日雨寒氣相凌如許渺蕭瑟百谷浩無涯但見雲木稠不見井屋華兵出亦何爲流離始能家驅馬出郊原茫茫盡蓬麻戰伐方未已征徭但咨嗟昨喜道路開東來極幽遐誰乎見聞異奔走迎使槎我生喜飄蕩欲去誰能遮茲山偏可挂思種青門瓜　王顏豈不佳危酒豈不滿孤愁起胸臆歌舞謾零亂淫雨苦冥冥白日何短短志士惜光陰羈人歎遙遠墻東桃樹枝昨日花纂纂非無一時好零落復誰管干戈未息鬭南北尚奔竄訏謨豈無人夕寐空夫轉何時宇宙清坐見戎馬絶東書更何求耕鑿坐南壟

南城

盱江志郡城之外有南城舊羅城東過盱江至中坊寺去郡城天酒門外二里西至七仙閣今地名上城下城即其處也去郡治百餘步城基隱隱猶有存者南與今同北在今報恩光孝寺其前有門對巖乃舊日

城之北門，元豐修築之日，鑿東岸而出之，西關洪泉門外入天慶觀，未可徙廟及民居數百戶，今城內西池，乃古舊城門外之田，西南隅池塘尤多，乃是時取土築城所致也。

廢危全諷土城 旴江志：廢危全諷土城，在南城縣南三十五里。唐乾符末全諷起兵之初，下築是城，回環數里。按五代史鍾傳傳云：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為節度使。是時全諷據撫州，聽命於傳，以女妻傳子匡時。後匡時為楊渥將秦裴等執歸廣陵。梁開平三年，全諷起兵江西，謀從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入吳，此城遂廢，遺基猶存。

都軍城 旴江志：都軍城，在南城縣南六十里，亦危全諷起兵城築之地。城壘已久，今立儀里，皆在其上。

石城 旴江志：石城在南豐縣南十里，其地平廣，山水環聚，世傳黎汾聚兵於此，四隅各放門關，置保禦，今有東門、衆州等名跡猶存。汾敗于黃華崗，乃石城之西野。旴江前志石城詩：　土俠山高更夾溪，登臨嫌統與雲齊。時時仰視天如綫，往往窮川徑似梯。石壁龕巖茅作舍，泉貫境澗稍分畦。居人不作王畿地，千里平盤鐵馬蹄。

廢永城縣城 輿地紀勝：廢永城縣城，在今新城縣北三里，地名城頭。旴江前志：縣東百步，間地名新城。或謂今縣乃永城故基，或疑與東興相近。史志不載，無文可考，姑以地名為證。

南豐縣城 旴江志：南豐縣舊城，在天授鄉文教里西英保，今屬廣昌縣東十五里土屯，考有土城，隱然高六七尺，周一里許，傍有地名曰羅城門，東有地名曰寨裏，皆在土城下。唐開元中邑宰游茂洪得請于朝，徙縣治於今之縣基，以舊縣廨舍為城隍廟，奉茂洪之祀。

廢東興縣城 旴江志：廢東興縣城，在今新城縣北三十里東興鄉石門里，地名城山，有井溪與撫州連樊溪、甘渚相通。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二　十九庚

城

南康府城 南康府志：郡城周迴五里二十步，舊以土為垣。郡守方岳首興版築，首作五老、福星二門，未訖役，今俱廢于城周圍一百八十步。

閘城 南康郡志：閘城，在宋名石塘，又名石寨。朱文公申狀載云：本郡邊臨大江，舊有石砌堤防堰儲西灣水汊，藏泊舟船，每歲錢糧轉運，并客商船只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免覆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年間不暇開修，逐年風濤衝擊，砌石損動，水汊內沙土填塞，重載舟船於江心排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得拯救。申監司乞募人工修築，又於閘內浚池，引山泉以備旱歲，居民取水甚便。監司準申撥官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委官檢計工料修築，至今石閘具存，止是砌石損動。

石城 太平御覽：鄧德明南康記曰：歸美山下有石城，高數丈，有一門，門外有二石夾左右，高數百丈，遠望嵯峨，雲閣騰空，故老謂之神仙游焉。

左里城 南康志：左里城，在都昌縣西四十里，今左里山城高三丈，周迴一百五十步，北臨彭蠡湖，南連岡阜，晉殺寇盧循故栅址也。又輿地紀勝：左里城，晉盧循所築也。元和郡縣志云：在都昌縣西九十五里。盧循為宋祖所敗，自蔡州南走還尋陽，乃悉力柵斷左里，即此也。晏元獻公類要：有左里廟，在都昌縣西四十里。吳叔翦記云：南唐張泊過湖感夢，後為建祠宇。又有揚瀾湖，故南曰揚瀾，北曰左里。

彭澤城 太平寰宇記：彭澤城，在都昌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其城漢高帝置，屬豫章，晉陶潛之所理也。隋平陳，廢，舊跡猶在。元和郡縣志：彭澤城在都昌縣北四十五里。

建昌古城 南康志：建昌古城，在建昌縣西一百步，兩城連屬，後帶山阜，前枕脩水，周迴一百餘雉。古老相傳兩漢之際，四境多兵，因築城守。漢建安中立為西安縣，今廢。又云縣城太史慈所築，西北依岡而設險，東南抵湖而峻峙，周迴一里二百七十步，四方並高二丈三尺，城腳闊二丈，深三丈五尺，南臨脩水。縣東西二百五十里，西接武寧，東分江州彭蠡湖，南北一百九十里，縣郭東西十五里，南北一里，周迴三十三里，今廢。

龍安縣城 南康志：龍安縣城，在建昌縣南六十里，周迴二里，唐高祖

時以建昌縣置南昌縣並
立龍安縣今廢為龍安驛

落城

南康志 落城在建昌縣南一百二十里西依岡阜之勢東臨州城長溪南西北三門城後猶存周迴二百有餘雉傳是古靖縣城今廢

孫慮城

南康志 孫慮城在建昌縣南一百里城南門有青石井約深十丈冬夏不涸吳史云虞孚子翌權第三子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因築此城舊志云城尚存唐武德五年於孫慮古城立孫州八年廢輿地紀勝 孫慮城在建昌縣孫權第二子築

九江府城

九江志 府城周圍九里一十三步淳祐江州圖經志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城郭甲兵之謂也故郡志惟城與兵書不必備不備乃所以為備也盆城基於漢潁陰侯嬰增於武帝蹟修於本朝呂御史誨池浚於唐李補闕渤而固於張又新韋珩當時未嘗著其功渤至以築隄便行旅為辭雖史臣亦莫識其意臣子忠厚固宜爾也近代名勝來守是邦究變補陳歷覽無遺妄寄而志者不察其盛心乃毛舉寸記甚者詩一時之後則舉前政而詆之豈非無故亦瑕也哉予於諸賢遺跡皆不敢汎但舉其凡使觀者可以自會而城之高厚方廣池之深闊源委皆未敢書焉 州城漢灌嬰所築盆口城也高帝六年 城池北阻大江西帶盆口東南引廬宮諸水迤之晉置關石江口隋宋末武帝增浚築晴在晉定王定鎮盆城為控禦計語在形勢門齊梁時與尋陽迭為治所晉于王之退梁典王玄遊來討于懋據盆城拒之陳顯達為刺史實雖方地齊末陳伯之據尋陽梁武帝襲之伯之退據盆口王侯景之亂尋陽王大心欲依湓用使將盆城後為景將任約所破梁元帝遣王僧辯平約徙之陳復領州江州即城為鎮唐李渤堰廬宮諸水及溪池遂為甘棠湖張又新韋珩皆培之李守又即堤種柳號障風隄自是西南皆湖藝祖下江南獨江州以城固負固半歲始克隳城三尺自是不復修嘉祐中呂誨奏修城池長塔云川貴州軍近年皆修城要害居安之遠慮竊見東南惟江寧府近日修城臣到任經營所為首務蓋江州據三江之口東北去江寧十餘里水陸十數路舟車所聚實為衝會其險阻過江寧遠甚復在上流正當其衝其用武控守之地不可不為遠計蓋朝廷自來只為湖僻州多以罪廢之人處之以是城要用極不著大非經久之事欲乞漸次修完本州自有營務兵從境磚山林至近柴薪易得不擾民力即無勞費伏望特降詔從之又奏乞就差曾公望為倅安以城役又奏去伏睹東南郡各無武備蓋治平日久因循玩弊如江州據江湖之口二也二曰治汴上下又其津

渡驛置可謂舟車衝要之地臣自到任首觀地形險固又緣頃兵城池不完恐非安便此中要豪守許令緣治又乞存留廣寧監沙眼錢及招置[illegible]軍判物前後四奏言甚切由是城壁復堅建炎賊李成自十月來攻至明年三月不克會糧盡居民突圍而出賊遂入據賊平城池故完開禧中徐誼陳謙增修女頭嘉定中袁燮趙崇憲增修城陸子虡初建敵樓羊馬墻寶慶初楊紹雲增建紹定中陳阜修女頭及城腳開塹造吊橋嘉熙中陳壇增築月城作南康門羊在郡六年有功於城池以萬脉自東門雖於浚濠遂開塹以為之城五門東北朝宗舊稱迎詔路有起望長二字西盆江東南福星水宮月城門曰南康西南德化北九江以上皆有樓子城在盆城西北隅周四里南為麗譙揭定江軍額建鼓角置漏水隆興間增兩角樓唐文若增又呼匪樓趙崇憲更造前列宣詔頒春二亭李至撰樓記尋陽始治新蔡之簡城在江北晉元康初合豫章十郡置江州永興又置尋陽郡咸和末溫嶠自江北徙盆城之南梁大清中蕭大心又徙盆城是也或曰盆口城漢高帝六年灌嬰所築尋陽在昔為江表要衝宜矣憲加意經理也自南北分裂歷晉至陳號為重鎮與荊陽北唐以州隸江西觀察尋廢本朝建炎升定江軍節度威體如大諸侯城閫門開必貴其擬先是州試詔修城採為築削役史數歲及是告功列雄藩峙隱然江介保障門獨致弊與新城下綱甚非所以崇藩鎮而增事截趙倅以吏部郎來守振弊起隱邦條具繁載嘗載屬嚴而新之材取於官吏工募於豫章爲歷七旅東西為各三基之東視舊有加費悉出少府撙節之餘作於士中仲冬戒於癸亥季春于以嚴詔書之布宣謹政令之出入觀祲以占妖祥建望臺以定所從觀示更民迎納客使有於體為稱方將大合樂集賓條而落之屬余誌余誌命造朝道出郡下得與燕席嘗試與侯憑欄縱望前廬雲山之鬱盤長江波濤之飛薄與夫城邑之隱然川原之決藥日星森翳煙霞吐吞豈特為一方環特之觀而增面勢之偉傑補風氣之缺蹤此尤州之人士所共詩詠而談說也酒酣侯屬余記余不敢辭切嘗考諸古天子門五皐庫雉應路也諸侯門三庫雉路也經傳之說班班可考天藏諸侯不得有皐應詩云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謂詩人美太王之有作文王之興而大之周有天下遂定天子之制其實太王之所作者國之郭門與正門耳伉高也將將嚴正也太王避狄居岐遷國之初其立門之制不然於高且嚴豈非事繁政體雖力役之殷不為厲民與鄭康成獨以為諸侯有皐應而天子加庫雉與諸家之說抵牾不足

然也。夫諸侯臺門以高爲貴，門各有臺，所以尊旣於一郡，望民於上下之分。庳者俯卑，路寢所在也；雖猶治也，治朝所在也。各立制度，理不可廢。然雉門兩觀，未見識於春秋，蓋雉門諸侯守立，所以識者，非兩觀敗，太朝詔郎官立門許設路梭制度綜綱，使守臣司之，所以祇天子之詔，今非後爲二千石等貴設也。古今異制，不可以一律言，今侯所建立在古爲難於今爲僭，衆通其旦，因爲訂此州建置之跡者，古今門制，塑侯政之意以記。滿及鼓角淳祐中更造。吳滿令其客林可大造。孔平仲詩江城作 九江非吾土，久寓忘羈栖。丘墳之所宅，舍此亦安歸。錢官最閑暇，因得治其私。松楸鬱在望，時復至郊圻。駕言上東原，藹藹晨露晞。草木新過雨，秀已可療飢。念此道傍民，散居在山蹊。新秋百物熟，入城各有攜。芋送紫卯壯，薑抽紅芽肥。攜香憶烹鯉，搖白想流匙。養生無不有，美味仍及時。此土遂可老，行當結茅茨。雲水有深約，塵埃無盡期。人生適意耳，富貴亦何爲。王逢原詩江城酒熟賤，貴一本作賈醉江人。提魚不到市，半道得錢相易。本作歸和歌。翁倒子扶相枕藉。江南山高不見天，江北水遠無復地。馬驚騎崖舟舊本作船覆波，可惜行人死聲利。張文潛詩江城 江城寒食近風雨，作輕寒。花落已可惜，春衣猶怯單。異人成不出，已老自無懽。沽酒金明

道。回頭十五年，劉克莊詩江城 過了元宵景自佳，東風輕拂酒旗斜。江城可是春先到，已有盈街賣杏花。陳必復詩夜發江城 杉舟別浦待潮生。客子忽忽又夜行。雲起遠帆離島岸，風傳踈角過江城。憂時謀畫嗟無用，愛客燈花喜有情。愁甚不堪親友別，小窻張酒到天明。董嗣杲廬山集寄江城口占四首 夢蒐蕩孤舟，波聲寒兩耳。不眠聞管絃，方悟江城裏。 曉留又思歸，便歸亦爲客。見船心又酸，幾阻津頭撥。 蹉跎歲事空，次第春風起。雪消夕陽平，徹底清江水。 紙閣背風枕，地爐向陽撥。指準微窮冬，浪出又半月。 寓江州西城 奔忙夢落雷池，程歸抱遶廬戀灌城。有石醉來新月，坐無家吟，逐亂雲行。衣遺母線寒針在，曉起公山晚陣鳴。郡壓酒香堪洗恨，擬栽松菊傲淵明。 江城口號二首 定江軍門擁雲氣，廬山面目長相朝。閒臣所持上一想，墻壁何根粘歌謠。 此郡境有彭澤縣，淵明曾遺晉時蹤。三徑莫知在何處，且撫官圃千尺松。 泊江城下 雪後抵江城，江雲轉凝冱。我舟艤沙淺，黃酒禦沈霧。少年繆誤多，今繆亦如故。年流無藥挽，如水必東注。夫笑白司馬，曾與商婦遇。空亭自水際，如攜有飛鷺。懷想何能已，坐見暝色赴。撲被且入郛，衰顏更遲暮。 早泊江城三首 俗務脫始輕，病體自然愈。今朝泊船早，消搖大江滸。前林青芒

回。衆芳歸唇吐。廬山知幾峯，間背曉星數。 下江逢好春，入城賞新霽千花。春有攜，四望天無際。老鶯不語還，時跡得少想。登覽且窮探，宣顏跋涉滯。 歸樓藉知舊，指視絕秦越。無言嘆生浮，塵軟磨歲月。數何苦馳驚百計。學休歇芒鞋，走廬峯，撥泥挑筍蕨。 江城與秋巖同賦 江柳青青暗古津。悲歌不獨是商人。愁生獨醉重關晚，夢破相思故國春。聲迹衰遲難應世，山林枯朽易全身。歸期渺邈徒懷想，怨鳥花梢叫月頻。 留江城 灌城眠食嘆羈身，憑倚偏驚索境心。南北山川秋望遠，西湖風月夜懷深。功名見妬投機罕，詩酒天嗔絶化參。陳跡自應遲料事，斷鴻信杳况雲陰。 留江城將還雷池 吟斷悲秋宇，愁歸錢騰延。天荒鵬路絕，

盆城

水落鴈汀懸。白羽沈鄱蔔，滄江負釣船。投閒須有日，處順且添年。輿地紀勝晉成帝移江州治盆城。又韓文際「占」赴閑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詩。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注：盆水，今在江州，類說青盆山有井，形如盆。因號湓水城，曰湓城，涌曰湓涌。

湓口城

能改齋漫錄張僧鑒尋陽記云：湓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平中孫權經此城，今鑿井，號爲浪井。

古趙屯城

太平寰宇記古趙屯城在縣東北二百五十七里，輿籍不載，古老相傳趙屯城。

懷玉城

輿地紀勝懷玉城，孟懷玉義熙八年還尋陽，所築，在今州城之西一十五里。

尋陽縣城

尋陽志尋陽縣城在德化縣。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

半洲故城

元和郡縣志半洲故城在德化縣西九十里。

郭默城

元和郡縣志郭默城，晉咸和四年，後將軍郭默殺平南劉嗣玩於此城。陶侃討默，築以攻之。默乃以布囊盛米爲壘以應陶令，稱云陶公壘。

巢湖故城

元和郡縣志巢湖故城在德化縣東四十二里。按楚有二巢，在廬江六縣，其南巢禁所放處。蓋此地也。

柴桑故城

元和郡縣志柴桑故城在德化縣西南二十里。又郡志，心桑落洲在德化縣東北二十五里。太平御覽尋陽柴桑縣城，晉永和中有童謠呼爲平石城，時人會謂平滅石之徵也。後桓玄篡位，晉帝爲平固王，恭帝爲石陽公，俱遷於此城。

康王城

述異志廬山上北嶺有城號康王城，天雨聞鼓角之聲。傳云周康王好音，累巡名山，故有康王之號。

南郡城

述異志尋陽張允家在本郡，郡南有古城。張少貧，約屢往遊想，忽有一老公來與張言，因問之：此城何名？答曰：吾不知爲郡南城耳。言訖

使去不知所之張既出官仕進累遷位登元凱後爲南郡太守即以城號以志老父之言焉

德安縣城

江州圖經志德安縣城舊周七里百四十步西倚義豐山東臨敷淺水南西北引溪合之名金帶水城門七慶雲大橋小橋並南通仙北興善東並塘東倉並西

瑞昌縣城

江州圖經志瑞昌縣城舊周七里西南臨龍泉湖及盆水門四迎薰南長庚西通江北通德東

湖口縣城

江州圖經志湖口縣城舊周七里東西二門

彭澤縣城

江州圖經云舊周七里即山爲城紹定中章劼修築山之闕者嘉熙中趙崇侯加甃門三匯東臨江東門南門並依山 諸舊興記 自秦建九江郡歷代沿革非一而中流要爲重鎭屬邑離合不常而彭澤要爲望縣禹貢東匯澤爲彭蠡邑名蓋取諸此然則其源古矣晉靖節唐狄公皆嘗令是邑迨今仰高風而致遐躅故彭澤地望視他邑尤以人爲重然近歲井里蕭條規撫偪陿東南二門日漸摧圮北湖大江實藉城壁而頹垣廢址蕩然不存嘉定壬午章侯來莅慨然有作興之意弦歌之餘稍出心計斡融取資乃脩二門乃築城堞又創江樓扁曰匯東江山勝狀軒豁呈露顧瞻邑治層巒疊巘參蔚繚繞三面回抱其東北則小孤巋立澄瀾如練風帆浪舶或錄岷漢踰萬涂而來也東望則順流滔滔距行都千里使人懷子牟魏闕之心直北則長淮在望平蕪渺渺悵神州之久隔使人興中流擊楫之念若夫春和景明有岳陽之勝鶩飛霞落有滕閣之觀涼夏簟之清風凜漁蓑之暮雪四時之景俱足以紓旅懷而動詩興云云頃歲邊方縟驛聲聞江右而是邑爲切要豈容不嚴備禦云云乃今門闉城堡既足爲捍敵計若容嘉民待暴客固亦長民者之先務也

浩州故城

元一統志浩州故城紀勝載在彭澤縣唐武德中李大亮於此置浩州八年州廢移縣入北城南唐僊遷於江次

撫州府城

撫州府志郡城舊宋有九門北門東津門大東門鹽步門下市門上市門南門赤南門西門前元塞鹽步門止存八門

本朝只開四門東曰文昌南曰順化西曰武安北曰進賢皆重樓疊拱高廣雄壯各門外又爲外城迴護其城門上亦有樓南西北有吊橋夜則懸起朝則放下唯東門有文昌橋遂不置吊橋城下有路可馳馬臨壕環繞皆種樹稠密城周圍一千七百九十八丈四尺築頭二千九百七十四個樓鋪亭臺一百四十五座城高約二丈五尺羅山志祥符圖經載縣城周圍二百八十七步今無城圖經又謂縣令廨宇在縣城內前環繞縣治二百八十七步之內皆城基矣臨川志郡國居內地者無敵國外患城池多廢闕昔者聖人作城郭以衛民豈惟設險守國而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備豫之道無內外遠近之間歷觀碑志吾州自昔大率必因槍攘乃旋議城築曷若清平之日先事豫防殆乃盡取五邑之境古今諸城興廢之跡廣記備錄使主民社者森容覽之常爲謹固封守之計以逆防四郊之多壘閑暇之日可以觀政勝暢之際可以保民也古城在西津外赤岡今城唐寶應間刺史王圓遷至中和末刺史危全諷興築址廣三丈高兩尋長十五里二十六步有全諷修城記南唐昇元間太守周弘祚修之闢之建十三門門各有樓加長五里濠深及丈者三廣則六倍有奇有弘作外城記建炎初太守王公仲山補葺之紹興中張公滉重修僅存九門紹定庚寅汀邵寇相挻犯境太守黃公炳再加浚築城之高廣如全諷弘祚濠之深闊則視昔不啻數倍蓋山中和以來所未有甫三十載城日就頹圮景定癸亥太守家戶部坤翁補葺城與門之壞者有修城記州城九門東朝宗舊名通遠直文昌橋東南清風俗謂鹽步門乃木門坤翁之地王荆公舊居在焉詩有鹽步夜闌眠欲穿之句東南奉明濠有橋東南金谿濠有橋南順化濠有橋越橋曹老相傳爲葫蘆城舊址蓋此乃郡山來脈而濠不容深故築此以護城西南豐安濠有橋西迎恩濠有橋北進賢濠有橋東北安仁直東津瀕江上門各有樓子城刺史危全諷自郡城之西陸徙於此周一里二百二十二步有全諷又張保和所爲記太守張公滉修之仍建門三亦各有樓太守家戶部坤翁重修子城三門子城臨州城西北無西門東承春興慶相直南通教以其通諸營也北望雲以其地勢高也唐撫州羅城記 夫聞物成務聖人馭世於通規保大定功諸侯固特而善治醇龐既降智慮萌生捲幸結繩之約城有重門之警國崇雉堞境藉金湯物理固然其來尚矣且如東四方之用行五等之道酌損益於木兆載取捨於永存總括沖搽當有大業者則羅城版築之逸暫勞十載一時義斯見矣語言其實國家自貞觀甫平之初文軌均化干羽率服武事鮮備郛壘克浚聞者天寶建中之亂戎馬起兩河戎毒流三輔江漢之外撓捨殆微故丈郡屬邑封閉而已洎先帝幼沖之始數丁九六物極毛離長鯨吞噬以橫流大竊玄黃而噫氣鐵甲仍荐兵戈重侵蔡饋徧野游蒐椽天人理斷絕羅閭莽爲丘墟荼毒馮陵松楸斬爲干盾天涯地角遂然喪亂之事近甸要荒紛如征伐之苦臨川古爲澳壤閩曰名區賢野

農桑備津關關北接江湖之脉貫貨駢肩南衝嶺嶠之丈豪華接袂既而
封豕鴟發然鷙攫碎相視爲盗割據而逞逆延數載羅列　絲綸接
品節既授汝南危公挺英逸之資運匡濟之略倡起忠義志惟拂手初貫
天感嘯聚歡踴衆踰數萬兵勢殄殲勢摩中原刺史李公　先爲賓遂
始僭劇號大署僞屬其餘孽堡妖虫互相交鬬犬牙魚貫肘趾繩約莫不
競好兇吻爭踐　王師出征北北而北總戎　職　外壞公爰初筮
衆靡盈數隊兇弟親愛翼以從焉勵力一致所向神速誠明激天披妖廓
由是兇邪清碎次第滌雪不五六稔諸惡畢拔殪慕送款飲清歸轍
不可勝既公撿從之外按舉無必推誠以同務剗劃盡舊剏成　指揮而
化二道馴致勤王之事撈疲蒼撫弊瘡痍訪逐逋逃　復耕種凡據數甲
蒙穴石引少擊衆環攻屢戰不繹銳　睽席涉乎七載破島洞擒首豪僣
弋　折蹄二十算四邑以之康定部疆自因慄伏　中和五年
三月下明詔假符竹襃美成節愍安井閭於戲揚不終否天樹司牧亦明
矣當拱天闕之際孰知其故　之詳所以非其時無以彰其
才微其用不能靜其亂偉夫忘身徇義大節横秋氣凌丹霄精貫白日其
中正之行　義士子來推　剛悍鑠絶底蕩其武烈也寬以得
衆靜而有法導德齊禮鼓本今古其文昭也舉善遏惡光教使令去不急
之務流洪彰之名其政術也四者立而衆美附之條張而百姓服新綱
紀草創爾署于時乘與暴露海內沸　兵不逾地靡有定公　撿制之中
收令目始未遑接接棣惟謹燃鋒彼皆炫惑於狠心我豈因循於雉堞所
謂大君憂寄　在守土赤子依投豈忘城壁苟無悍閉之所有如緩
急之事外乃倫預五材經營百堵目運心匠規令矩定金甌取勝鐵甕事
奇荷鍤蜂攢　舉杵雷興而勝固無執撲之勞非奪農之志崇崇帶逸地
山之秀色爭來屹屹雲平列岫之祥光脩協歲在丁未律中南呂始事冬
十一月訖去奢也周十五里高二仞酌中也啟八門通馳道便事也古人
有言大夫出疆以利國家爲己任賢者處世能安社稷是盛業矧夫九圍
多難之日　失馭之年一呼而衆　再而領綱振不驕矜以任欲
能撙節以茂績衆心成城一德化俗其勤也壯當陽之武庫叔廢之嘉謀
漢宣帝每云所欲共理天下者惟守宰而已今天步未康去疾有一於是
東顧之勞可罷有十於是太平之作可待異特登天朝冀景命紓之於五
侯九伯表之於烟閣麟臺濟特冀勳在我升投豈惟撫城獨稱不朽豈惟
撫民獨居多祐者哉保和謬當珠遇　詳具美奉命紀錄顧慚不文大順

元年　大唐撫州新修羅城記　節將從官掌表奏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黃德恐撰　天分二曜明乎晝夜之規地
裂九州定乃高卑之位厥貢爰推於任土關禮旋底於來庭　昇元
四年太歲庚子十二月七日立　中身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持節
撫州諸軍事守撫州刺史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周弘祚
張保和新修子城記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聖人則之剛柔陰易動靜悠
促亦皆備矣是則金木水火輪移消長乾坤震巽羅列高下援情僞至于
玄近擢徵閩極于大成蓋有有無不有矣物物無不物矣至如舉一趨亘
制通應遠者有夫宅爲宅天下者帝雖之强歟宅邦邑者崗阜之勝歟
宅閭巷者隆坦之宜歟自穴居至于大壯猶推輪形於玉輅其必如此按
撫之郡庭初際于亥壬歸歷年代寶應中太守王公園以其勢卑於郡里
疑悍民而沮長因徙于西陵自爾宗匪厥中觀夫用壯而非剛虛右而擁
左總詳其朕則二千石列郡比比有不大遠者是其事矣大中中刺史蔡
公京審乎三地思事再葦以勞費滋廣意行力上乾符中巨盜起梁宋兵
火熊天下干戈日用屠雍鋒起叢甸失禦郡邑驟守斯時也豺狼塞路虎
豀遮轍此之官舍棄如焚如荊蒿蒙舂井野一色洎汝南危公奮長劒倡
義旅併翦群惡克清百城草創巷布紹續斷詔下之日照兇形勝且日
幼少嘗閱前仕遺議謂蔡公京之今也運會革吾指陳大凡元亨中正會
要方來宜技乎崇高摩震循巽朝辛附癸在控于躍伏苟差毫髮其致懸
殊爾乃決意卜築應手紀始舍去舊地推移重區而勝秀逸得嚴整謹備
納溪山複疊之勢吐原野蜡連之色有若龍騫鳳舉花攢綺錯於是左通
臺門南正戟扉三扃三廳大寢小寢局著毬場環迴星列城東　以資䟽
覧峙西閣而備宴見奢儉折中材力攸允廣陌繩分列肆鱗騈縲崇墉
固護之態襟平陸延奧埴之景然後政化以安之禮法以康之仁和以富
之遠者　而近者休除誅葦而幹盈用墨霜既周閭井以繁年穀登積士
馬精研逵帥倚爲右屏天子寵爲良牧百姓歌之聲聞九重璽書慰勉增
爵褒命其猶珠貫公少秉奇志年甫壯室遭時建名起家而萬石非偉許
國而一心彌厲而後　乃令譽積望洽豐德懋範纏以擇緯雖山河之重
巖廊之峻恐無自避也君子曰地載萬物賢者應之蓋　其用而享其祉
忤其遺而失其契匪私於富貴勿抑於隆盛也若成王之定鼎邦文之遷
豐奉春之建都躔其數而舉其徵者矣保和前紀羅城內愬拙文暇日復
聆當世之譚曰事成乎身及乎人力之次也顧惟是績盍表愆久載讓弗

克嘩而直書。巨唐龍集庚戌年在大順律中南呂戊寅記。　家坤翁景定
重修州城記　郡在東漢爲縣。號臨汝。六朝訖隋唐爲郡。號臨川者謂所
治在臨汝中。相傳赤岡乃其故址。郡乘云。唐寶應初刺史王圓徙西陸。莫
得其處。至中和末。危全諷徙今治。非也。參諸全諷梓刻。及兩碑。當時州城
乃因圓之舊。加興築無所徙。惟子城舊在西陸。地形卑下。實徙之。蓋州城當
寶應初。即上于此。距今五百四十載。外無西陸子城。自中和距今亦四百
二十載。昔既云徙。今猶在西者。蓋其方則不易。特去而來高就正爾。以山
川形氣蔽之。州城左右控引臨汝。前後則納其源鎮其匯。赤岡西通臨水
氣卑隘。今城居高明得地勢。然東濱汝水。故子城州宅居西欲略當臨汝
中阻二川而建州。就中氣而建治。尚卜澗瀍宅土中之意。圓當徙特城耶
否耶。則不可考。自全諷興築於中和。後五十餘載。南唐周弘祚嘗修濬於
晉天福。先後述作。實稽攘使之。自聖人有作。天下一家。撫深居内地。城築
宜弛。曠二百載。是爲建興。時際多虞。王君仲山嘗因其陋加補綴。又九十
載至紹定間。從人弗率。貴君炳始悉力刱治。建其郛濬其池。益宏肆深廣。
迨中和以來所未有。自是三十餘載。又廢不治。摧頹叢翳。多所堙闕。諸門
率敝壞。有志之士。撫今昔念興廢。孰不爲之慨嘆。蓋自唐訖今。五百年間。

守地者不知其幾人。其能興修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外患之來。則城
興而安逸豫之久。則城廢。俛仰一轍。不謀同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爻相
應。故理相通。城復于隍之象。雖著於上六道窮之後。無平不陂之兆。實基
於九三道通之際。信乎廢興成毀。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國有家者。究其
未隍。逆防其陂。則城可以不復。平可以長保。豈惟一城。通天下皆然。磨礲
者不見其損。積累者不見其益也。況斯城久於吾翁當凋瘵無厚力以鳩
僝工。參而通之。必于其漸。乃時計其贏。度吾所能而葺治之。城之堙闕者
四。畚築而加以甃。門之敝壞者十二。繕治而扶其顛。日而年。寸尺而尋丈。
庶幾積小高大。城有可興之期。然念人情於始勤情不能一。官府更迭去
來不可常。書用識之。以勿忘于心。亦以望後人。非徒記其事求自衒將以
致吾城於堅高悠久也。覽者哉之。景定癸亥。季春晉山家坤翁記。　舊志
廢城門所記　祥符圖經云故郡城。在城北一里二十步。周回一里一百
七十步。刺史王圓廢此城。即今之西津赤岡。若圓所遷西陸之城。莫詳所
在。郡西南三十里述陂有故基。又常近數里有上城下城。未知其是乎。
鄒南堂遺文　此城。唐寶應間自赤岡遷之于今郡治之西陸。黃巢之變。
爲柳彥璋所焚蕩。危全諷乃遷之今治。今治未建之前。如今州前通教望

雲諸門低處皆是田。而高處又多楠木。又有震巽丙風落田中數語之讖
郡在前漢爲南城縣治。南城後漢析爲臨汝縣治。臨汝。吳及晉宋爲臨
川郡。亦治臨汝。齊徙治南城。舊云至唐改撫州。即今西津赤岡建治。蓋治
臨汝也。以史志推之。自南城還治臨汝。未必始於唐。當在梁陳隋間。及初
改爲撫州時耳。州城之沿革。舊志所云皆曰舊治。西津赤岡寶應中太守
王圓遷于西陸。中和五年危全諷又遷于今治。然赤岡至今猶有遺址。西
陸則無跡之可尋。莫知其處。祥符間修圖經者。嘗以全諷所記爲疑。謂西
津赤岡在城西近水。故云低臨水際。即西陸也。然則赤岡。即西陸。時圖未
遷以前古城又安在。於是復有述陂之說。曰此地亦有城之遺跡。以爲是
古州城也。此說無所證。殆齊東之語。當先以郡縣名證之。漢名縣曰臨汝
者。以其地臨汝。二水合流。則縣必在二水之間。不居二水之外。必赤岡矣
吳名郡曰臨川者。正以古城在西津赤岡。實當臨汝水之匯故也。次當以
全諷重新州宅梓刻所自記。及當時察吏所勒築州城遷子城兩碑證之。
記云。郡城在此城之北。寶應中太守王圓卜遷於此。所立郡宅未協地形。
其倚城西。低臨水際。頗更年代。莫議遷移。中和乙巳。全諷革故鼎新。去彼
取此。全諷之語意可謂甚明。又何疑耶。蓋圓自赤岡來即遷於此無所謂

西陸。且陸者邊也。當圓徙時郡宅在城西水際。故曰陸。全諷未嘗徙州城
所徙羅城郡宅舍。低就高以占地形。故其言曰獲形勝。叶夷隆謂圓未徙
以前之舊城在城北者。西津赤岡。雖自州之西門而出。實在州北謂圓所
爲州宅其倚城西低臨水際者。必在今運樊小溪之濱。兩碑之所勒。一則
名字弗詳。所言者興築州城周十五里。高二仞。敵八門而已。一則張保和
記之所言者徙子城及州宅。畫門戟扉三扇三廳。大小寢。及控弩東軒西
閣而已。兩碑皆未嘗言徙州城也。次當考援他記以證之。宋荀伯子臨川
記。載晉王羲之爲臨川内史。置宅於郡城東高坡。今州學是晉宋間指此
地爲城之東。今在城中則當時郡城在今城之西。非西津赤岡而何。此三
者。乃漢晉間未徙州城以前。及唐末徙羅城之時。古昔之明證也。夫何疑。
若夫祥符圖經雖誤以赤岡爲西陸。然所述父老相傳之語。謂州治自赤
岡遷香楠山。今城今名香楠山其說不繆。鄒南堂雖未知有全諷之記。說
以傳訛。謂寶應自赤岡徙西陸。中和自西陸遷今治。然謂今治未建之前。
今州前高處多楠木。則與父老相傳自赤岡遷香楠山之說相符矣。古城
在西津赤岡。王圓徙今城。危全諷所遷者羅城。具有明證。外無西陸。此說
不可復易。蓋因暇日。偶從設廳梁間印取危全諷梓刻次第參以兩碑及

他證始知前比舊志之爲誤。人言之爲訛。數百年之疑遂泮毋怔向來言西陸不知西陸之所在也。然所以起後人之疑。謂王圓徙西陸者則亦有其故。蓋昔人弗及詳危全諷所自記。惑於張保和移子城記耳。此記皆爲郡宅設非言州城也。大略云郡庭初隳于亥壬歸歷年代王國以其勢卑徙于西陸。亦匪厥中蔡京審予三地思事再葉以勞費止。危全諷用蔡京遺議。按予崇高舍去舊地。以保和此記參以全諷所自記。蓋隳于乙亥者古赤岡之州宅也。圓從州城而位州宅於西陸。全諷又改之崇高耳。保和專記州宅。故云三地外。此有兩疑又不得不詳辯。一則元豐間崔鑒所爲靈濟塔記謂靈濟往城南桐岡距州五里自擇定所。靈濟事在會昌間。是時州城遷此已久。則桐岡在城中。何爲乃有城南五里之說。考之天祐間李德誠所爲靈濟塔院記但云靈濟一日縱步南行默示定地。無所謂去城五里之說。日遠日訛。崔鑒蓋昔聞全諷遷州城之說。附會於道聽塗說之語耳。一則大曆己酉顏魯公記宋謝康樂翻經臺謂在撫州城東南四里。臺今爲寶應寺居城中。大曆己酉上距寶應遷城已五六年。何云臺在城東南四里耶。考之全諷興築州城碑語意。蓋前此未有城。全諷始加興築且拓廣之。前乎此但有子城倚城西臨水際。正在城西北隅。故臺在東南距子城尚遠四里者約而言之。亦猶祥符圖經謂赤岡在今城北一里二十步。今距赤岡何止一里二十步。或遠或近。皆記其大率。難以詞害意。

吳可集登臨川城　特危傷去國。歲晚強登城。遁厲書難問。窮途淚欲傾。江湖歸客夢。梅柳故園情。倚杖空凝竚。行藏竟不成。趙蕃詩撫州城外作　城中一兩僅飄灑。城外比兩乃霈霈。分龍古語信不妄。不爾悪施何偏方。我行驅車一何壯。早起猶來昨夜涼。舊聞既兩晴亦佳。豈但蕙葉蒙寵光。早禾已秀半且實。晚禾已作早禾長。不惟稻隴有佳色。菜畦菌蔌相與昌。圃丁採擷入城市。不用滌濯臨滄浪。我雖無田豈無圃。歸計不決空徬徨。謝儕買菜糴占米。煙火薰人宦道傍。劉文貞公集九日上撫城　嶺上高城控九垓。不勞走馬競登臺。煙凝寒水魚龍蟄。霜落長天鴻鴈來。白酒蹲前留客醉。黃花籬畔爲誰開。孟嘉莫落龍山帽。坐有伯夷觀爾咍。　九日登臺上撫城。一盃滌蕩古今情。風光和暖雪消盡。天氣爾清塵不生。四角隅頭差萬九。五花殿宇庇十極。何須細把茱萸看。山自巍巍水自明。

述陂故城

臨川志述陂故城。在臨川縣西十五里。不知其爲何代所城。無所改。

母城

臨川志母城即定川縣城。在縣北五十二里安寧鄉之雷坊岡阜延袤。相傳爲定川縣舊治。

西豐縣故城

臨川志西豐縣故城。今在金谿縣西南五十里。

崇仁縣城

臨川志崇仁縣城。舊志載周回三百八十七步。溪流介于縣中。縣治瞰溪難施版築。故無城。縣六門。東迎恩。西萬金。南禮仙。北孚澤。東南臨汝。西北巴陵。

安浦縣故城

臨川志安浦縣故城。今隸樂安縣天授鄉三十二都安浦里。去縣六十里。

新建縣故城

臨川志新建縣故城。在崇仁縣西南九十五里。

西城縣故城

臨川志西城縣故城。在崇仁縣南六十二里。

興平縣故城

臨川志興平縣故城。還入吉州。其故城在永豐縣南今樂安縣雲蓋鄉。乃興平舊境。

巴山郡故城

臨川志巴山郡故城。今在樂安縣樂安鄉地名土墻。又地古城。或謂嘗爲祈衛府稱巴陵府。城壁隱然猶存。有鼓角堆及稅務遺址存。舊志云。巴山郡故城。本爲崇仁之天授鄉地名古城。後天授割爲樂安縣。則今當在樂安之北境。

上城下城

臨川志上城下城。在崇仁縣東南七十里之穎秀鄉。兩城相近二里。間平再逕蹊。上

城有墟市。不知何代何人所城也。無所改。

巴山縣故城

臨川志巴山縣故城。在樂安縣西四十里地名土塘楝步之間。俗亦呼爲古城。

宜黃縣城

臨川志按祥符圖經。宜黃縣城周回二里一百步。舊門五。嘉定甲申。令程有俊新之。而易其名。紹定庚寅燬于寇。今址猶存。縣五門。上東崇桂。正東朝京。西致爽。南迎薰。北攀龍。

金谿縣城

臨川志按祥符圖經。金谿縣城周二里。高五尺。今無城。縣二門。南門。北門。

樂安縣城

臨川志樂安縣城。周回八里二十步。無濠塹。縣四門。東新興。南望仙。西龍岡。北迎恩。

臨江府城

臨江府圖經志。臨江舊無城郭。蓋以郡枕大江。地勢卑下。而郭內之渠注江者凡七。皆深廣數丈。岸易摧圮。故版築之功爲難。且東之近江者。春夏水大至。則廛居多淪。築堤之役。率十餘歲而一興之。宋守嘗則中。趙師呂張磻章大醇等。相繼爲石岸始堅緻不圮。元平江南五六十載之間海內無事。雖大城名都不事保障。壬辰兵起之後。假守定住始築城。民賴以爲固。

國朝守禦官夏以松重修葺而增高焉。若其城門之名。今備錄之。亦存其舊云。

郡城門六東萬勝（舊名廣濟）南鍾秀西望仙北朝天（舊名朝京）東南通津（舊名清波）東北利涉臨江舊志郡東臨江故名環城九里袁贛二江合流春江暴漲低平之地率多淹浸郭內之渠流而注江者七深廣數丈雖欲城築亦難爲力況邊江一帶水勢衝決岸多摧圮大觀間郡守請于朝乃繙錢築堤以備水患得旨下漕臺給貲鳩工度材自天慶觀而下壘石固基繞數十丈工竟弗就淳熙中岸頹路斷貼木爲渠過者岌岌紹熙辛亥權公安節爲守請於朝得繙錢若干傍江增築釘木壘石護衛之沿江者開禧丁卯通守李紀忠扶満建言郡當水陸之要可移栗城以守之朝廷下計臺相度利害以工役難成止開慶己未邊警沓至陳守元桂議排柒議城築西南隅僅築三十餘丈而罷德祐乙亥滕守巖瞻復議城築東隅僅築數十丈大兵臨洪民懼而潰不果城郡城門六東廣濟南鍾秀西望仙北朝京東南清波東北利涉新淦門八東熙春秀峰南迎仙玉路西澄江淯湘北朝京橫波新喻門四東清江南安福西宜春北高安

廢盧城

臨江志廢盧城在清江縣東北五里修德鄉俗呼上下城郭舊有盧府君廟世傳城由盧建故祀之

廢樊城

臨江志廢樊城在清江縣西北三十里修德鄉舊傳有樊將軍居之不知其名其地亦有姓樊者

廢吳城

臨江志廢吳城在清江縣西三十里建安鄉地有敵樓衙敵樓場上京堆征墟吳王廟張司空廟灤城疑廢吳平縣又云在清江縣西南三十五里近樓梧山玉虛事實所謂吳平古縣是也世疑寰宇記載治平縣即是

廢尉城

臨江志廢尉城在清江縣東三十里崇學鄉或曰漢都尉所治之地班史新淦縣下但云都尉治輿地志云漢南昌都尉所理未知何據

古新淦城

臨江志古新淦城在清江縣東三十五里清江鎮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新淦縣有都尉治王莽改曰偶亭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即南循水）水經注云牽水出宜春又東逕吳平縣（即新喻）又東逕新淦縣二書所謂新淦指清江鎮也後移縣於南市村輿地紀勝古新淦城寰宇記云去清江縣六十里按輿地志云南昌都尉所理之城隋開皇十年割屬廬陵移於今理此城遂廢今在新淦縣北一百二十里今清江志有廢新淦城意者即此城也

廢尾城

臨江志廢尾城在清江縣東北四十里崇學鄉俗傳五代時鄉豪自爲保聚之地

廢富國城

臨江志廢富國城在清江縣東四十五里崇學鄉南唐時積粮于此因得名

廢牛頭城

臨江志廢牛頭城在清江縣東南四十里兩山相向如牛抵觸五代時避亂者城之

新淦縣城

臨江志新淦縣城吳楊行密既建都置使于新淦邑宰李筠又率傍三縣來屬乃治城濠臨江水爲都置治所迨宋紹定庚寅贛寇入境焚蕩民居而舊治城濠淺狹不足以恃寇退民不能安其居時有防江軍二百輩屯駐防拓令董雲才用使開浚西抵大江北穿北門橋東穿賓陽橋南抵惠政橋比舊闊三倍深亦如之至淳祐癸丑永豐洞獠竊發震于鄰境郡守雷應春請于朝築城新淦以爲臨江之藩蔽朝廷下其議于帥閫牒安撫州通判成公東經量城築以爲扞民之計而大家慮其科擾多方沮撓議遂中輟元末紅巾蠭起義民劉天佑團結州民以守未幾紅巾合攻城遂陷至
國朝初邑宰王員暨長興寨魁首鄧清等築新淦州城分爲六門東曰熙春南曰迎仙西曰澄江北曰朝京東南曰朝陽西南曰通津

廢巴丘城

臨江志廢巴丘城在新淦縣峽江輿地志九域志皆云吳後主分新淦石陽兩縣置巴丘郡按吳志言縣非郡也晉宋地理志巴丘縣屬廬陵郡隋開皇中廢此故城按舊經以爲孫策欲取荊州使周瑜鎮巴丘即此地非也瑜所鎮乃巴陵在荊州南岸郡縣志廢巴丘城即周瑜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定豫章廬陵留鎮之處周瑜墠今在縣南八十里圖經云周瑜鎮巴丘乃今岳州巴陵郡非此地也

廢泥溪城

臨江志廢泥溪城在新淦縣南四十里按南史梁周文育傳天監元年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軍討之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兵苦竹灘傅泰據㶁口以拒官軍文育從間道信宿達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頠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擒之

廢石陽城

臨江志廢石陽城在新淦縣玉笥鄉仙居里綏原按輿地志云後漢和帝分新淦爲石陽屬豫章郡孫吳割隸廬陵郡隋開皇十年改廬陵郡爲吉州廢石陽縣入淦境

新喻縣故城

臨江志新喻縣故城在本府之距村初治龍池墅隋大業中遷于距村後復遷龍池墅唐大曆中大水漂蕩徙治虎瞰山即今理所

廢龍池墅城

臨江志廢龍池墅城在新喻縣南三里凡再置縣唐季守嘉祐癸移之

廢吳平縣城 太平寰宇記廢吳平縣城在新喻縣東一百一里宋志云後漢時置漢平縣吳改吳平隋開皇九年廢新喻入吳平十二年廢吳平入宜春十八年又析宜春置新喻縣故吳平城在新喻境

瑞州府城 瑞州府志郡有城古制也瑞之爲郡介洪袁臨之間四達無虞故城郭具而已然錦水貫其中官寺在北闤闠在南城其北則遠市井城其南則遺官寺考之於古北有子城外城南亦有外城宋燬于兵而不知謹復隍之成前元承平日久無復修葺隍存彷彿耳姑計其遺址今復修北城南爲市井

水北城 瑞州府志水北城週迴三里宋建炎二年太守黄次山築進士彭以明銘載城高三丈修萬尺紹興兵燬僅存土基前元復修今仍修整完固

廢外城 瑞陽志廢外城唐武德五年李大亮於高安縣西築靖州城南唐昇元初陳昭令高安築羅城決濠溢係大十年刺史王頴建關城長二千丈通十二門宋元豐間太守毛維瞻修北垣舊城今遺址尚存

陽樂縣城 太平寰宇記陽樂縣城在瑞州西北八十里義鈞鄉吳大帝時始於上蔡縣管分置唐武德五年屬靖州八年廢

康樂故城 瑞州府志康樂故城在瑞州西一百九十里謝靈運繙經石及登山之路猶存寰宇記云在高安縣東北四里宋武帝二年封臨川內史謝靈運爲康樂侯就第即其地也其城外周廻山水謝公無不遊宴有書臺石硯猶存宜春志康樂故城在萬載縣東二里吳名陽樂晉武帝大康元年改爲康樂輿地紀勝有謝山康樂水

宜豐縣城 瑞陽志宜豐縣城在瑞陽郡西一百五十里天寶鄉吳大帝折上蔡縣置今廢

華陽縣城 太平寰宇記華陽縣城在瑞州西四十里唐武德五年立改建城爲高安實靖州并立縣八年廢州及縣有古城在

斷水故城 瑞陽志斷水故城舊應史君屯兵拒林士弘故壘

雲棚城 瑞陽志雲棚城在上高縣旌義鄉昔應史君屯兵之所

袁州府城 宜春志袁州府城漢高帝五年大將軍灌嬰定豫章郡六年令天下郡邑皆築城宜春有城或昉諸此按古圖經大業末蕭銑陷城唐武德四年九月安撫使李大亮建築郡城高二丈周回四百八十四步東南西面開濠闊七丈北以江爲濠城外甃內土白露屋皆覆以瓦至長壽二年刺史魏元忠遷州治出城東北二百步開元八年刺史房琯以城基卑濕又欲遷州治于江北袁山之南建築城壘廉使慮其勤民俾仍舊貫遂於故城直南二百餘步更諸奥壇刱立廨宇昭宗乾寧二年刺史揭鎮築羅城一千五百餘丈又增築外城濠治壕塹其後司空彭彦章展東南面城通舊計一千二百七十二間偽吳乾正二年頃全知州事又於四郭城門外置鋪構羅城諸門以備守禦大和五年牽建又築開羅城二百餘間濠壕五百餘丈後劉仁贍修東南面子城悉用磚石國朝大中祥符四年修袁州圖經云城周回七里二十步高三丈八尺子城周回一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七尺北枕袁江三面壕深四丈承平以久武備弛廢墉頹塹堙靖康元年始詔修郡城建炎初升郡爲次要城池樓櫓務令堅除仍給牒許勸有力者入貲以助守臣汪希旦俾閭丘霖遵奉朝旨革舊城而一新之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增爲二丈女墻三千五百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其後太守李觀民羅元開鄭自誠皆繕修云州城四門東安仁通分宜縣西萍實通萍鄉縣南神安通仰山祠北秀江通萬載縣

張嗣古修城記 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春郡領春之初訪風俗詢利病髮櫛刃解井井有條理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頹圮榛莽叢生大不足爲民衛因喟然嘆曰保郭太守職也而玩愒苟簡至是乎適命巡檢使汪世顯稽功料役增庳培薄伐材陶甓于山于郊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甓之材以敉計之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以工會之㐧二萬而樓堞屹立雉堞崇峙大體蓋略備矣按宜春郡肇於秦漢定於隋唐而升於我宋江湖荊漢蜀廣之道四出於北方海宇熙乂擊柝聲況見謂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隣壤環接一有赤子弄兵潢池則武備弗完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考信然圖志謂黄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焉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翼翼巖巖固有剏闕數十年來繕甲不用太守以健於理甘聽訟爲急以盡於興滯補弊爲緩決防弛備踵陋習慣墉摧陴廢頹不復經意袁民得無耗者直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城之所以亟修而公之所以爲有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之禁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爲常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者全而繼之者弛焉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璽書之徵當已自九天下杜壞於微扶僵於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

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勿壞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阮閱重修郡城記：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泆其實，爲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特宜春爲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爲郡，改郡爲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擾江南，獨不能入。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賀，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既久，墉堞頹圮，濠塹堙塞，漸不足恃。蓋郡政例安於承平，而武備弛，雖特繕修，不過增庳培薄而已，可憑可踐，何所保也。靖康初，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吏人方懼之，徽猷汪公帝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既肅遣謹奉詔，帥治中閭丘公霖，暨佐屬登舊墉，視廢闕，恍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爲郡。然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於是計工度用，請於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翕從，伐木於山，陶甓於野，募間民，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鼛鼓弗勝矣。重阿崇闉，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壯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牆三千五百，高五尺，盡易以甓。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舊無之，而今剏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胄、旗纛鉦鼓，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隣封近壤，間有寇攘蠭虔，則亦不能無烽燧之虞。令乳郭既壯，姦宄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讋易而避去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舊志有相字）接而輻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實，吝備登覽而已，尚記其本末，建碣標名，大書深刻，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既光於前，復垂於後，而無以記之，其可乎。於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日記。

萍鄉縣故城

太平寰宇記：萍鄉縣故城，在萍鄉縣東四十里。晉大興元年，陳敏自王江東，與杜弢相應作逆，晉遣鎮南將軍陶侃，水陸二道來伐，甘卓領兵於縣東築壘，連接五所，號爲甘卓壘。

吉安府城

吉安府志：吉安府城，後漢置郡，改縣曰西昌，郡治在焉，故今泰和縣西北

三十里有故城，郡治。西昌據晉志，故城據縣志。晉大康二年，以所管遼遠，乃移治於石陽。六代皆因之，故今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城。見史志及續通典。故州城堞尚存，半沒江中，有龜趺在沙磧，有石碑在半江，秋冬水清，人謂尚見大興等字。唐開耀元年，州人劉智以郡逼贛水，東逼大山，戶口繁多，土地湫隘，請徙郡治。見續通典。按舊唐志云：郡舊治于陽，今無考，疑史闕文。方輿記、寰宇記皆云：廬陵故城在今廬陵縣南一里，晉咸康末，太守孔倫所築。又云：永淳元年，移州治于舊石陽縣。按石陽乃分新淦立，無舊縣。未詳。永淳元年移今理所。天祐中，彭玕爲郡刺史，乃廣城池，宋開寶中，申屠令堅嘗加脩治。建炎二年，興圮補頹，而濠塹未治，城東南瀕贛水，西北阻長港，西濠縈湖，深險之處，舊有閘水堰。紹興三年，太守呂源增亞浚濠，城池始備。淳熙十三年，太守朱希顏復加飾治焉。城周迴二十里二百一十五步，高二丈五尺。據舊圖經，今城實一十三里三十三步，舊經蓋以闌垣通計也。

國朝歸附，癸卯年，朝廷差大都督鎮禦，以城東西綿亘，截東北一隅，更築新城于內，比舊損三之一。開五門：興賢門、永豐門、迎恩門、嘉禾門、廣運門。（舊吉安府城門：南椆門、太平門、永福門、永清門、安福門、隆盛門、甘泉門、永新門。以上八門係關垣舊志。）外城九門：澄波門（舊名望遷）、樂輸門、崇惠門、清賦門、平糴門（舊在城東）、興賢門在城東南，永豐門在城西南，望雲門舊名吉陽，呂源改在城東北，凝歸門舊名凝暉，呂源改在城西北。子城周迴二里，西北高一丈四尺，闊九尺五寸；東南高二丈四尺，闊一丈九尺。子城三門：南爲譙門，東門直樂輸門，西門直天慶觀。

漢廬陵縣故城

廬陵志：漢廬陵縣故城，在太和縣西北三里。隋改石陽縣爲廬陵縣，縣城在今吉水縣北二十里。太平寰宇記：廬陵故城在太和縣南一里，晉咸康末太守孔倫所築。宋永初山川記云：此城中有井，井水色有二，半青半黃，黃者如灰，作飲粥並金色，而甚芬香。曹叔雅廬陵異物志云：人呼灰汁爲金水。輿地誌：廬陵故城，漢興平元年置，晉太康中移於石陽故城，今縣西二十五里有地名石陽。

吉陽故城

太平寰宇記：吉陽故城，在廬陵縣北六十里。輿地志云：後漢和帝分新淦縣爲石陽縣，屬豫章，獻帝割屬廬陵郡。隋開皇十年改廬陵郡爲吉州，改石陽爲廬陵，移於今郡理，此故城存。吉水州志：吉陽縣故城在吉水州東一百二十里。輿地志云：吳後主二年立，隋開皇十年廢。

大皐城

太平寰宇記：大皐城在廬

陂縣北八十三里。東臨贛水。梁大寶中。高州刺史李遷仕築城。以拒陳武帝。爲陳將周文郁所敗。棄城而潰。今縣北三十里抵廬陵界。又三十里有大皐。相距縣六十三里。疑大皐城在其地。

撫口城

太平寰宇記。撫口城。在廬陵縣北七十里。陳永定元年。廣州刺史蕭勃遣其子孜。及其將歐陽頠傅泰等兵出南康。傅泰據撫口城。周文育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

吉水舊縣城

吉水州志。吉水舊縣城。周廻四里。今廢。城北上有文江門猶存。其平患門亦廢。輿地紀勝。舊州城在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隋大業三年置。唐永淳元年移州於舊石陽縣。其城遂廢。

石陽縣故城

吉水州志。石陽縣故城。在吉水州東北二十里。或云二十五里。漢和帝立。隋開皇改爲廬陵。唐開耀廢。今郡人稱爲故州。輿地紀勝。隋石陽故城在吉水縣東北三十里。輿地志云。漢和帝分新淦立石陽縣。隋開皇改廬陵爲吉州。石陽爲廬陵縣。今舊州東北是也。

永新縣城

吉安府圖經志。永新縣城。周圍一十二十五丈。四面濠池環繞。永新志。縣城高一丈九尺。厚一丈。周回一百八十步。濠深七尺。唐顯慶四年置。四門。東曰義山門。南曰禾川門。西曰望岳門。北曰朝天門。故城在縣西三十五里。吳寶鼎二年置。唐顯慶四年廢。

南平州故城

永新志。南平州故城。在永新縣西二十里。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

廣興縣故城

永新志。廣興縣故城。在永新縣西百二十里。吳立。隋廢。武德五年復置。八年廢。

泰和縣城

吉安府圖經志。泰和縣城。周廻五里。城開四門。泰和縣志。城高一丈二尺。厚八尺。周回五里。南臨贛江。東西北各有濠。闊一丈。深七尺。今名方溪。四門。東曰望仙門。西曰西昌門。北曰迎恩門。南曰南門。圖經作瀲江縣之後。又曰小西門。

西昌故城

吉安府圖經志。西昌故城。在泰和縣西三里。輿地誌。漢特爲廬陵縣。屬豫章。後改爲西昌縣。隋開皇十年廢。西昌置安豐。季改泰和。移於今縣。北其故基也。舊經云。在縣南五里。

東昌城

吉安府圖經志。東昌城。在泰和縣西北六十里。輿地誌云。吳後主置。隋廢。今永和市是也。舊經云。在縣南八十里。未詳。

府山城

吉安府圖經志。府山城。在泰和縣南四十里。圖經云。陳置。隋廢。

白口城

吉安府圖經志。白口城。在泰和縣五十里。梁大寶元年。陳武帝自嶺南引軍欲討侯景。進頓南康。高州刺史李遷仕來拒。帝遣杜僧明等築城於白口以禦之。遷仕亦築城相對。而其年僧明遂掩城生擒遷仕。今兩城舊基尚在。東謂之古城。西謂之高城。太平寰宇記。白口城。在泰和縣東南二里。按陳書梁天監三年。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城。陳武帝先屯軍於南康。遣杜僧明將兵二萬人築城於白口以禦之。蹤跡猶存近白下驛。

永豐縣城

永豐縣志。永豐縣城。紹興七年知縣李諤置。高四尋。廣袤千丈。三面爲隍。右繞以葛溪。前後爲鼓樓二。左右爲敵樓十。南北二門。北東爲折衝臺。侍制劉儞爲之記。北鼓樓敵樓與臺今廢。舊有四門。永清門。在縣東。舊名宜春。紹興十年改。保定門。在縣西。舊名望仙。威寧門。在縣南。舊名迎恩。崇安門。在縣北。舊名望京。

興平縣故城

永豐縣志。興平縣故城。在吉水縣東一百七十里。今屬永豐。在縣南五十里。太平寰宇記。興平縣故城。吳赤烏二年置。隋開皇十年廢。

永豐古城

太平寰宇記。永豐古城。在永豐縣南五里。舊說王郭二仙駐于此。永豐志古城在縣西六七里。舊址尚存。

吳故城

永豐志。吳故城距縣三十里。俗傳吳之征鼓坪也。屯軍於此。故以城名之。

嚴城

永豐志。嚴城。在永豐縣東十五里。舊址尚存。相傳唐不有嚴將軍聚兵於此。

陽城縣故城

元一統志。陽城縣故城。在永豐縣。吳立。晉太康改曰陽豐。隋省入廬陵縣。

安福縣城

安福志。縣城。周廻一百五十步。高一丈二尺。濠深一丈。廣八尺。凡十門。升秀門在縣東。舊名惜樂。崇儒門在縣東南。簪翠門在縣西南。舊名復新。集慶門在縣西南。通湘門在縣西。具慶門在縣西北。通津門在縣北。觀步門。小橋門。下河門。並在縣東北。

安成郡舊城

安福志。安成郡舊城。晉元康元年。米居爲太守築郡城。郡內有雙闕。高數丈。輿地志云。凡闕八里。而置八門。太平寰宇記。漢安成故城。在今安福縣西六十里。即漢安成侯張普所理。

平都縣故城

安福志。平都縣故城。在縣南百步。

亭符城

太平寰宇記。亭符城。不知何代所築。東西五百步。南北五百一十步。今在安福縣南八十里。

禾山符城

太平寰宇記。禾山符城。不知何代所築。東西四十八步。南北七十步。今在安福縣南百里。

廢安復縣城

元一統志。廢安復縣城。在安福州東六十里。按王江之口。

漢爲安城縣。晉大康元年改曰安復。隋省入安成。開皇十八年復爲安復。唐武德五年省入安福焉。

永寧縣城

吉安府志永寧縣城。周圍四百餘丈。上覆以屋。東門阻小澗。南門阻溪流。西門阻澗。北門阻嶺。

萬安縣城

萬安志縣城周回三百步。

魚梁城

萬安志魚梁城在萬安縣南五里。近龍溪臨大江黃公灘。南史周文育傳云。李遷仕據大皐。遣其將軍杜平虜。入贛石魚梁作城。陳武帝命周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又方輿記云。每於其地造梁採魚。近前溪衔臨大江。今土人云城頭是也。

遂興縣城

萬安志遂興縣城在萬安縣西北十五里。元屬龍泉。今隸萬安永和鄉。按宋志吳曰新興。晉改曰遂興。輿地志云。漢獻帝立遂興縣。吳大帝改曰新興。晉武帝復爲遂興。以在遂水口爲名。隋平陳廢。即今之龍泉江口金城是也。廬陵志遂興縣城在廬陵縣南一百七十里。

龍泉縣城

吉安府圖經志龍泉縣城周迴三里。開四門。龍泉志縣舊城周三里。高八尺。自徙治于北。限以餘墻。今佐居之。縣門之外。東曰東門。南曰南門。西曰西門。南北兩市。限以一水。春夏之間。溪流漲溢。則往來不通。里俗分日爲市。一在溪北曰南門市。一四八日。二在溪南曰南市。二五九日。三曰新市。三七十日。

蔣公城

龍泉志蔣公城在右溪之西坡阜之上。城濠具存。車軌之路。錯出城南。有祠曰蔣公廟。

漢王廟城

龍泉志漢王廟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漢岡上。城北有祠曰漢城廟。以上三處。從出於唐末五代之羣盜。稱漢者亦僭號耳。南漢劉氏。僭士隔越。必不至此。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三

十九庚

城

贛州府城

贛州府圖經志晉永和中。始建城二水間。在贛縣。義熙中。徙贛水東爲南康國。在雩都。梁承聖初。復徙章貢間。然後定舊城基在今杖華坊。坊有古城巷。唐刺史盧光稠始拓之。章貢志其制南行而北鋭。周十三里。崇三丈。今有土門十三。環濠百二十二。其南鑿壯爲隍。三面阻水。水暴至輒灌城。熙寧中。太守劉彝始開水竇。時其啓閉。以防水患。東北隅尤易墊且圮。太守孔公翰始甃石。待不圮。章貢志東坡八境詩所謂坐看奔湍繞石樓。丈者旬會百無憂是也。紹熙七中。之嘉定中。甲申。州城圮。以巨石損傾。以後太守梁繼祖。趙善繼。趙公稱。陳煇。高夔。張貴謨。楊長孺。鄭性之。相繼加葺。宋亡。元興。詔天下城池。許拆無修。自此毀爲土阜。壬辰癸巳。四方兵擾。監郡全普庵撒里重修之。戊戌告急。樓櫓始完。秋九月。攻圍城陷。陳兵繼修之。逮至版圖歸于

國朝。修築加壁。粉堞敵樓。窩鋪。以至各門兵衛森列。視古所無。城阻二水爲隍。其制三隅南衍而北鋭。周圍十三里。高二丈四尺。厚一丈二尺。內子城周圍三里一百一十步。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一尺。城東西北阻二水。南有濠爲吊橋。樓櫓一百二十間。章貢志東城始築無所考。周三里百有十步。崇丈有八尺三分。其崇去一以爲廣。西北距羅城。如偃月狀云。城門十三。通衢自淳熙丙午郡守周必正翻砌。距今四十二年。損缺殊甚。寶慶丁亥。聶子述重甃之。由譙樓南竟鎮南。西竟西津。東竟建春。静江行者便焉。冀川門。舊名百勝。淳熙庚子。郡守留正改今名。安教門。俗呼寺步門。永通門。俗呼唐步門。建春門。俗呼斜步門。出東浮橋。貢川門。俗呼李步門。永平門。俗呼天王門。仁豐門。俗呼石床門。静江門。俗呼縣步門。西津門。舊名通濟。俗呼西門。寶慶戊子郡守聶子述改今名。鎮南門。舊名來越。俗呼大南門。寶慶戊子郡守聶子述改今名。興賢門。舊名化遠。俗呼小南門。郡守高夔改名進賢。寶慶戊子聶子述改今名。後津門。朝天門。舊名朝京。郡守留元剛改今名。宋會要紹熙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詔知贛州高夔特減三年磨勘。以修築本縣。城壁有勞故也。

虎頭城

雲谷雜記東坡過虔州。鬱孤臺詩。郡守霍漢英和之。東坡遂復用韻有行有鳳尾詔

郝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虍大呼反俗以虔字之首有同於虎故以虔為虎頭州紹興三十二年校書郎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非嘉名也今天下欲安獨此郡有小警意其名有以兆之遂改為贛州今注此詩者乃云虎頭州以言常州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無錫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借使如注者所云則趙清獻公出知虔州有詩云乍辭龍尾道來判虎頭城此又當作何說其謬妄一至如此豈不大可笑

寧都縣城

宋劉後村集寧都縣新築城記　淳祐丙午余仕於朝寧都縣尹風君子與以書來曰吾視事之翌日盜起廣昌犯池富贛年未至賊鋒剽甚衆欲潰去吾集吏民議戰守急調尉寨兵益以義丁千人深入苦戰官軍奏之禽首殲黨特四都震擾吾境獨全衆相賀吾曰未也土城庳惡盍改作乎乘條佐選隅總裁新土杵實基周匝七百餘丈悉甓之願記其事于石余曰其小需了未余去國君使兩至責前諾余又曰其小需君余故人也豈於不腆之文有所靳哉顧多事以來以平寇築城受賞者多矣甫平覆出朝築夕圮豈特二者難保其往哉施於有政亦然初令而晚繆始仁而終鄙嬌強於暫而頹敗於久者皆是也戊申君之使又至曰吾挍代者無兩月記不可復需矣余然後知君之政果成城果堅而寇果平也蓋天下飭至之變常伏於常情智慮之表曩歲寇殘二浙近汀寇犯劍郡曰是中州內地素不防慮爾若夫寧都為奉盜四達之逵不能數歲安靜前是非無智者至君乃克有城獨何歟嫡者忽禍變部者憚勞費賢者方以無城為幸寇至有紀侯之去檀公之走而已君眇然一儒生化刀劍為耰鋤革瓦礫為金湯有地百里而善用之如此使君事權重於銅墨之寄封域大於子男之邦其所就有未可量者是役也靡錢二萬二千緡有奇合諸臺郡邑士民之力而成君之遺愛與是城相為不朽矣君嘗宰河源勸寇寧民已著風績以經畧使薦語減年勞至是首擢盜鋒人先事代謀禽劇賊古八盧五傑渠魁貸脅從桴鼓聲熄則於其間飾縣庠梅江書院各增其畲夏旱先發官廩而後勸分自郭達野置糴場五十三所至秋止部使者尚書郎鄭公逢辰大匠吳公子良俱以治行薦初朝家行廣昌賞加君一秩惟築城功未報君建安人擢進士第

南安府城

南安志郡城高八尺厚四尺周圍一十里一百五十步淳化辛卯築祥符縣經廠初草具土跡惡霖雨即圮池不及泉狹可踰紹興乙卯郡守周琮得請於朝因綱卒之暇修治之首末兩年乃成役工凡九萬七千五百有奇俾築城二千二

百尺樓櫓雉堞飾具浚池廣四十尺深十三尺有奇度遠近置堰以鍾水設鹿角其上翰林承旨吳仲作記淳熙壬寅郡守管銳因其缺壞復加展拓越十月而畢高一丈五尺厚一丈有奇延袤一十里五步司諫湯邦彥記之記謂舊城高一丈二尺厚半之越百九十四年始遇今侯則指淳化之城而言也管守肩展南壁土堅密艱於埏錘比蓋周守所修土人傳虔寇三夕而不能破者又管守視舊圍樓戰栅通皆不能架造而止甫更二載城復以兩隳至數百丈而未已郡守趙不遂將受代僅能補苴其南一面郡守方崧卿繼之增置陶甓任之冗兵別給粥米以勸其勤周遭表裏悄遠舊觀前此於城甓其外以土實之今先悄板築土然後甓又講求置堰鍾水故迹剏敵樓戰栅之屬云今城上敵樓通四門樓併之爲一千九百有奇每一孔頰爲四尺五寸有奇城南邊江北帶溪乃峒山橋之溪故狹而長東西徼銳俗謂之鯉魚城四門洞闢上各有樓東記日西寶豐故寶山南宣化故黃風北朝天故拱辰皆管守改三面環以隍橋跨隍與門直惟南江浮橋梢西初東元門除陽家以爲不利故遷北隍之外不數百步而為溪者二皆橋以通道次隍者名峒山又次俗名孫橋古記云太平發足望孫橋玉把娃娥對面朝丈六金身香水口却乘平地起埋青太平玉把娃娥皆山名石壁東山當水口而嘉祐普三寺據其勝處娥有丈六金身之句南樓之東有圯亭乾道丁亥郡守祝深撤而新之名曰雲山閣其下直倅廳後二年教授楊嘉績復刱小閣於樓之西遠近與雲山閣略等扁曰來青其下直舊教授廳後移教授廳折此為北門長永亭歲久頹圯咸淳戊辰郡侯趙公孟適始至登陴周視凡當修築者新之譙角弊者更之東西兩門并書其扁郡以墻代子城有四上谷郡治郡圃三面無門其南門當宣化門十餘步譙樓五間蓋亦草刱於淳化紹興癸亥郡守吳暇改作南康宰李能一為之記樓容刻漏鼓角鉦鉦以為類鼓六角三鉦一贛江志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所賜十枝來賜他志則無之然止賜贛江何也刻漏置於元豐辛酉郡守虞肇鑄銅為壺十鈞刻木為箭二十有四石匱鐵斛圓荷渴烏惟搏郡判官伍浩記之郡額則廣東計幙吳諧書樓前兩序相向左宣詔右頒春　土城大約周郡城三面惟北無之以以鐵岡一帶為阻鐵岡故有富庶門於巽維則尾蜀黃葛作星岡南行而西轉首達貢院之前五百步而近於坤維則首貢院前稍折而北昔西偏有化工門尾屬興教院西長倍巽維巽維之尾絕江脈縣序而北畏報恩寺之背寺東中路昔有迎春門今立為柱修城內界坤維之尾

亦絕江碁灄頭歷觀音堂左而終於壕頭兩旁皆二百步而遠今其雉堞僅存坤維已夷坤維之絕江者大半存而巽維之絕江者亦已夷夷者基址髣髴存者堅高睥睨最或踰再仞傳幾半之土赤而寂有撲擻草蔓翳處如山阜然巽維近廣惠山尺或依以葬埋且池塘田畝在近因徑其上俗傳漢庾將軍從甩神一夕而成夷者皆取其土他用管守執所作驛使門當貢院之北二十餘步南達庾嶺蓋指此城爲羅城耳舊路迂曲自救場前由天慶觀西南乃通庾嶺今路平治土城而南甚順捷然非管守創改也

南康故城

南安志南康故城西南三里東西二百五十步南北三百步浮光於古城內割置壘夾兩旁按城當坤維土城之內西逼窒務窒亦用城土北臨江今巡檢寨寓焉南北爲寨前後門高約二丈闊五尺圍近三里

南康縣古城

南安志南康縣古城在今縣治之西南隅遺址尚存後議定還取坏土於兩地權其輕重古城土輕遂即今治前帶章江後枕九日嶺紹定戊子峒丁挺亂越五年壬辰邑令戴鼒始築城城門四東曰迎恩西曰通粵南曰信豐北曰鎮北憲使陳公塤名制帥李公壽朋書郡博士鄭霖記

南安縣城

南安志南安縣城舊無城紹定戊子峒寇挺亂民居悉燬寇平知縣胡泓申郡郡申諸司列請于朝始築城高一丈八尺周五百二十丈皆蓋屋其門東曰靜安西曰西成南曰文化知軍彭公鉉記見横浦集秦郡縣天下各隳其城漢祖六年令郡邑城特郡以南埜縣隸豫章郡後漢志豫章二十一城則南埜有城無疑然南康古城特著於陳高祖之初未知爲今郡之土城將遺址於下邑者歟

益漿城

南安志益漿城當在上猶縣之宣化鄉即故益漿鄉也今無遺墟初灌嬰防南徼創益漿城章貢志據宇記作州西南灌嬰將安侍有州宣化蓋與韶州爲鄰云宣化舊境如是今文英係隸大庾則宣化上與桂陽集龍爲鄰

饒州府城

饒州府志府城舊制周迴僅七里餘東臨東湖南瀕鄱江西連漬州北接芝山秦吳芮爲鄱陽令時所築歷漢建安吳赤烏隋大業唐武德貞觀更革不同宋建炎三年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畧修之嘉定七年史定之爲郡守傭工結砌增廣城基至九里三十步元朝城壞不治壬辰兵興據守者屢修之辛丑歸附後城垣多非舊址乙巳夏大雨連月河水溢城內城垣崩頹守禦官宋炳知府陶安等集所屬州縣民夫與守城軍士咸以磚石務在堅　洪武四年守禦官趙堅等沿城窩鋪城樓重

新蓋造闊沒周圍壕塹粉飾墻堵完備城門六座戰樓六座窩鋪七十六所城墻周圍一千七百零五丈二尺垛子三千四百二十六箇　朝天門高八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脚闊一丈四尺面闊八尺五寸量至靈芝門計四百四十三步零二尺城門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高　樓高二丈五尺闊四丈深三丈三間五架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廣雍樓高二丈計一十五步零二尺五寸　小窩鋪一十二所　弔橋一所闊八尺長三丈　重壕闊二丈五尺深一丈　外壕闊六丈五尺深一丈一尺量至靈芝門計四百五十步　大戰樓一座高一丈九尺三間五架順闊二丈深一丈八尺　靈芝門高八尺闊八尺城高二丈一尺脚闊一丈六尺面闊九尺四寸量至饒州門計九百三十步　樓高二丈一尺闊四丈六尺深三丈三尺　弔橋一座闊一丈長一丈一尺　小窩鋪二十五箇　重濠四丈五尺深九尺計九百八十五步　外壕闊九丈深一丈二尺寬窄不等計六百八十五步　大戰樓二座一座高二丈三尺闊一丈深二丈三間五架一座高一丈八尺闊一丈五尺三間五架　饒州門闊七尺四寸高七尺七寸城高二丈脚闊一丈五尺面闊八尺量至月波門計八百六十步　樓高二丈二尺三間五架順闊三丈深二丈　重壕闊四丈深九尺量至月波門計七百五十七步　外濠闊六丈八尺深一丈計三百七十步至湖　大戰樓三座三間五架高一丈八尺五寸順闊一丈九尺深一丈七尺一座三間五架高二丈順闊二丈三尺深二丈一座三間高二丈闊二丈三尺五寸深二丈　小窩鋪一十四所　月波門高九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脚闊一丈五尺五寸面闊一丈二寸量至鄱江門計三百步洪武十年鼎新改造城門比舊增高　樓高二丈九尺下蕪五間五架順闊三丈八尺深三丈二尺　大戰樓一座高二丈五寸三間五架順闊二丈二尺深二丈二尺　小窩鋪六所　鄱江門高九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脚闊一丈五尺面闊八尺五寸量至永平門計二百七十步　樓高三丈三尺下蕪七間五架順闊七丈八尺深四丈　弔橋一所長二丈四尺五寸闊八尺五寸　小窩鋪七所　城濠自門外量闊五丈深一丈五尺至永平門寬窄不等計三百三十五步　大戰樓一座高二丈一尺順闊二丈深一丈六尺三間五架　永平門高七尺二寸闊八尺城高二丈一尺脚闊一丈二尺面闊八尺量至朝天門計六百零七步城門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高　樓高二丈三尺闊五丈深三丈六尺三間五架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廣　弔橋二所向北一所長一丈七尺闊六

尺五寸向南一所長一丈五尺闊六尺五寸。城濠自門外闊二丈深一丈五尺壺至朝天門計三百一十五步。大戰樓一座三間五架高二丈濆闊三丈深二丈二尺城高一丈五尺五寸。小窩鋪一十五所。鄱陽志羅城周迴二千三百五十九丈東臨東湖南瀕番江西連蟥州北負芝山本秦吳芮爲番令時所築有三城寰宇記郡城即吳芮爲番令時所築王一云芮築城有南中北三城後漢建安十五年孫權分置鄱陽郡治故縣後從今城通典孫權分置鄱陽郡初理鄱陽縣後走吳芮故城寰宇記鄱陽郡初立理於鄱陽故縣後徙理吳芮故城即今州也或曰吳赤烏中太守華融遷之王記鄱陽古城在今州東七十里吳赤烏中太守華融新築城其鄱陽縣分居此古城隋大業四年以南城爲鄱陽都尉府中北二城爲州城唐武德七年刺史韋大寶又以南城爲州城貞觀八年刺史薛懷昱總葺三城爲州城凡四里六十二步高二丈見王記又云南鄱都江西即此也東連鄱陽北帶郡口有不同記宋朝他無紀載惟建炎三年胡騎南來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以守不固賦工繕治明年始成見生祠記余經水患率皆頹圮其高者遺址僅存嘉定七年令知州朝奉郎史定之申明修築環繞一新財五閱月訖工是役也不仰大農不賦屬縣不擾齊民悉自理財以給費事卒伍更番受役工匠計日受傭凡物直償予皆面授至身親扶以勉之故咸樂爲用先是度程謂非滿歲不就未幾崇成雉堞屹然既堅且好不特州人世蒙其利爲國巨屏視旁郡壯焉凡爲門八東曰永平監路西曰蟥州俗曰下西關南曰都江俗曰龍津曰月波俗曰倉步曰楚東舊名塔湖俗曰碎醉匯澤舊本下水北曰朝天東路曰靈芝之山路爲斗門二以泄城中水東曰承流東流橋東南曰朝宗通化橋南舊無之其元中請於本州郡城殺久頹圮蕩然不存西北基址稍高間有存者尚可修築東南兩帶近東五里水瀕湖地勢最卑城皆不存所謂城基盡爲居民侵占起造屋舍每歲當霖潦之時江流泛溢民□乘舟往來水後從被淹衆蒸溽率多病疫况饒州係兩司建臺之所都會之地實爲衝要之地今無城郭以備不虞實爲利害今檢照昨來自慶元五年內知州林楠申請已行修築續準本安撫轉運司委徽州通判曾師能到州同前任知州陳炎通判周根約視所帶壕寨劉慶予打量城壁損闕去處其中朝廷訖自林楠陳炎後累政闕之再循至今僅二十餘年又連遭大水㴷見城壁發壞欲望朝廷劄下本路監司再差官吏前來重行打量計料合用磚石灰泥人工仍乞劄下就近江池州大軍差撥壕寨前來築砌庶幾

經久堅實以爲一方捍禦之備得旨詞仰本州條節措置一面如法修築後再申云已盡絶浮費撙節支費除上供外逐到錢物行支事役支並無分文科抑諸縣行鋪民戶合用物料人工錢一十二萬九千餘貫米五十餘石酒一十三百餘瓶磚四百三十八萬二千片灰六萬七千石起三月初六日盡八月十三日訖工逐上奏日且至悉不才幸誤推擇爲郡長史待罪鄱陽受任之初首究民隱咸謂此邦濱江帶湖地卑下故城爲水所嚙十纍八九淫潦時至水入民廬及官舍民皆棄舟去累老稚奔竄無所依歸疫死徒無救不勝其患臣不勝哀憫冒昧請于朝乞委官措置築治荷朝廷矜憐不以臣罷癃無可以任之者即賜俞音許以州一面措築財賦自行修築臣聞命之日即行經理不敢自擬取足浮于民取於計之贏以給費事凡磚石灰木竹鐵器具之費悉自于時直如私家買賣土軍得千六百餘人更爲番次以供役日加優給工匠則募民以庸不敢有妨農時臣躬自執扶與之勉役朔一日旨以故士卒工匠樂爲之用亦忘其勞自三月六日興工至八月十三日訖工新築砌雉堞二千三百五十九丈起立城樓八座斗門二座共役軍兵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工役匠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工用磚三百五十萬五千五百[illegible]百九十七百八十四丈灰六萬七千一百九十六碩以至竹木釘索奮鐵鍬件器用等又官吏工匠支費錢米盡係本州自行措置收買使用並無分文科數縣鎮及役使僚屬民戶今來已遂訖役除已供畫圖本繳進外欲望聖慈差官前來覆實檢視施行後得旨委江東提刑檢視覆實提刑爲朝請郎王益祥具申有云饒之爲郡西瀕大江通彭蠡浮山藏水當常多盜賊建炎間寇有準賊攻城之擾經今九十餘年緣城之東南有徽信二水直下衝至城岸合而爲一環遶西面每歲春水泛漲東南一帶城壁當積年衝激浸頹圮民林往還全無城禁城之西北地勢雖高基址亦多頹圮知郡史朝散到任首以修城爲急務朝夕究心惟恐更甚遂即財賦以助支遣所用人工以本州廂禁軍并六寨土軍調發更迭夫匠工作收買物料革絕官司泛科之弊且從民間時值支給人不擾擾役不支民多有是僅六箇月周迴城壁圓備兼以餘財餘力建造州治學籍又諸官廳等處郡宇興崇學校廣闢道路並粹置司饒州自觀是實　永平門東至朝天門凡四百八十二丈瀕湖用石脚二層高一尺七寸通女墻高二丈二尺五寸朝天門北至盤州園門凡八百一十七丈一尺依山爲址用石脚一層高八寸半通女墻一丈五尺　盤州園門西至鐵山堂城墻凡六百一十二丈也

勞捎高。胃石脚一疊。高八寸半。通女墻高一丈五尺。 鐵山實城隅至楚東門。凡一百七十丈。前臨江用石脚二疊。高一尺七寸。通女墻高一丈五尺五寸。 楚東門南至永平門。凡二百七十八丈。臨江最卑用石脚七疊。高六尺。通女墻高二丈一尺五寸。又以為前後城壁損壞。多不即繕治。故因循廢圮。遂以酒麯務舊地剏新街樓屋五十間僦金。歲收可十二百餘緡。別項樁用。仍各委官分掌。前一供申。遇摧毀以時補築。凡工料皆不仰郡計。可永使勿壞。 起城上玉芝堂至紫極觀後城角。四百三十丈。并墳洲門路分主之。 自路分界至雲芝門折角。五百二丈。監押主之。 自監押界至朝天門轉角。三百五十丈。鄱陽縣東尉主之。 自東尉界至永平門。南。四百四十七丈。都監主之。 自都監界至通津楚東門外門。三百七十七丈。亦委都監主之。 自譙門轉記江門。至玉芝堂。二百五十三丈。州務官主之。外子城東北。三百八十丈。南西卽羅城。為門二。東曰豐泰。北曰慶朔。中子城東北。一百六十五丈。為門二。東為旗樓。揚州名。又東少北曰騰雲。內子城廢。今築臺建為儀門。宋會要。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知饒州張杓言。本州與江池接境。密通淮甸。城壁頹毀。委官檢計。合修築去處。計四百六十六丈。人工物料。共用錢米八萬九千六百餘貫碩。乞應副修治。詔令所屬。給降空名進義校尉綾紙五道。助教勑四道。差充修城支使。臣僚言饒州城壁。係一面邊大溪。每至春月必為大水所浸。以是前後屢修屢壞。加以官吏因循作過。六縣之民。困於此役。愁歎之聲不可聞。今張杓所乞錢物已蒙朝廷支降。竊恐上件度牒并勑。所得錢數無多。本州不過只是應副。從之。 蔡幼學新築城記。 中興四聖相授。咸以息兵養民為先務。治成德洽。中外輯寧。特長吏往往習安靜而重興作。城郭溝池之固自並邊有因循未暇及者矣。況內地乎。鄱陽表江帶湖。為今要郡。而城圮塹已久。江齧其南趾。日益湮廢。歲春夏水溢入衝市。民不勝病。太守史侯視事之浹日。亟集佐僚議之。皆曰往者郡有請類弗報。徙大而力不足可若何。侯歎曰。然則城終不可成乎。乃自以為己責。力請于朝。具稽郡賦之入出。覈隱漏。損浮冗。儲其贏以需用。朝廷下其事。令郡以漸經理。則城已賦功矣。市村廣匠。給以實直。分兵更役。優以廩犒。侯單車督視。察其良否勤惰。無敢不肅。於是條所當支費之目以聞。詔先給封樁緡錢一萬。則城已就緒矣。具以實言。遂不果給。是役也。始於嘉定七年三月辛未。成於八月甲辰。凡役匠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卒十有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城周十二里有奇。門為樓者八。繚水為斗門者二。既事。與吏卒之有

勞。督便斷人若匠之征役有差。已責緩刑勞暨諸邑。郡人感悅。繪侯像以祠。侯又以其餘力即城南絕江為浮梁七十丈。由江而南作新堤三十里以便行旅。復兩月而畢。既悉圖上其事。乃屬余記之。余惟成周盛時。朔方東方之城。大臣將王命以出。歌於詩雅。下及春秋。孫叔敖城沂之役不逾于素。傳者亦亟稱之。今侯之城也。力不煩於民。故不及於縣。僅五閱月而復數十百年已廢之規。績顯于一方。利垂于不朽。擬之於古。是宜特書。抑余又思今天下之廣。事之弛於因循者亦多矣。鄉使長民之吏。盡遂於微慮。難於易。皆以其身任立事之責。則由內之外。百廢具舉。亦可以之天可集哉。故予學道侯之事。俾來者有考焉。侯史定之。子稚四明人。於故大師丞相為孫。於今丞相為猶子云。 宋劉後村集饒州新城記 番易州尤貧版圖。泊諸使貴通吏卒日呼呼于庭。遇州倉受輸兩王人各遣其僚。擇所入爪分之。以其餘殘者畀州之遂之。施二十石坦以弗繕。去寺甲滋久。以籌錢使者兼之。淳祐丙午。余自江表召對。頓首上前言列城單弱狀。乞待罪臬事。寄治于番城。圮且盡。而譙樓扶以二木。識者寒心。宜措金湯修守備以待緩急。會朝家多事。議格不行。明年詔擢著作郎兼右司郎官。新安程侯元鳳。領州事。侯至視城壁而嘆曰。保境衛民。守臣職也。城惡如此。積以州賦自諉可乎。昔之人有篳路藍縷而造邦者。有布衣帛冠而強國者。乃畫以簡儉為治。桑蔭未徙。板幹並興。屬通守史景卿司出納。路分夏榮顯課工程。木石灰甎。予價夫匠。給傭兵校。增廩厚犒。勤術節。以忘勞。不暴年。而十二里二十三百餘丈之城。與樓門八。斗門二。悉復舊觀。其費一出於州。上不以累大農。下不以煩民。惟臬台二臺各助楮幣三千而已。番人登高望之。端直如引繩。迴環如錯繡。皆相告曰。吾儕昔處風寒。今在堂奧州之守備固然。侯之勤苦甚矣。請記其事以告來者。余聞仕城郭封疆之守。不患外有猝至之變。而患內無可恃之具。使其果有可恃。若田單之於卽墨。臧質之於盱眙。杜慆之於泗。皆以小國寡民而強敵環而攻之。終不能克。否則郢可入。歷下可襲。 誠恥雖雄都鉅鎮不能以自存矣。侯之此舉。振守臣當為之職。杜姦宄不肖之心。異乎崇飾亭傳者其服勞於國也。夫其有德於民也。夫城始繕於嘉定乙亥。至侯改築僅三十餘年。爾蓋仆百尋之木者蠹也。遺千丈之隄者蟻也。先事豫備。前人之忠也。補罅苴漏。後人之責也。況番城其南瀕江。水齧之而無防。稍北依山。樵牧踐之而不禁。城何恃而久乎。及其微而圖之易也。至於大敝極壞而後圖之。不得已也。烏虖。此固侯與番人所望於來者歟。侯館殿名流。省闥賢譽出而

試郡。情狀昭著。語兼治體之節。將召侯歸矣。黃氏日抄饒州重修城記設險。所以固國。重門。所以待暴。設為城郭之守。蓋自昔有邦有土者急先務。況邊遠未寧之日乎。然城池不修。所在相望何也。事固莫城郭之為急。費亦莫城郭之為大。自端平間邊調度日煩。州郡往往多顛。雖一公宇之微。有力不能葺者。而暇城郭之及哉。鄱陽古名城。其南枕江。而波濤日齧之。其北依山。而樵牧日踐之。嘉定七年。史侯定之始修築一新。是時適歲未開。郡有餘力。其修築見謂堅緻。去之三十年。猶不免圮闕。而故丞相徽國程公為郡時再修。則力又有弗前日若者矣。況又去之三十年。其壞豈不益甚。其修豈不益難耶。咸淳辛未。今史孫侯自吏部出為守。以實心行實政。凡事靡不從厚。獨念城之不容不修。而費之無所從出也。於是明其賦役。而財之隱落者出。節其用度。而財之滲漏者塞。銖積寸累。踰歲乃訖。鳩工於壬申臘月之某日。竣事於癸酉閏月之某日。所修凡十二里。計二千三百餘丈。內包圮而新築者四百七十五丈。女臺再築者二百四十二丈。役工三萬一千九百八十有七。用錢五十萬。用楮幣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繡衣使中齋孟侯助之者一萬二千。用米七百五十六碩有奇。袁侯助之者四十碩。低而湖水驟漲。如東塔寺之閘口。如東邊之閘口。如壓澤門之閘口。如英烈廟側之暗溝。皆苦浸泆。侯又為之結洞門。增女臺。再築以捍水患者。凡六十丈。其工費又不預焉。嗚呼。人方困於力之不足。而侯獨為之有餘裕。世方患於文之相欺。而侯獨為之皆確實。豈特其才其志為不可及。其賢於人又何如哉。然侯之賢於人不惟此也。易六畫。而為乾一陰生其下即為姤。剝。畫六斷而為坤。一陽生其下即為復。天下事皆當於其下焉加意爾。始史侯之為是城也。為趾用磚繞兩其幅。今侯之再為此城也。其趾用磚至八其幅。侯之政先厚下。推此可以類見。余於侯之為城得為政法。併書與世之分牧者共之。他如甃石為學堤餘一百丈。設舟為浮梁又四十艘。工役尚多。此不勝書。侯名炳炎。紹興人。攻城今以侍左召咸淳九年閏六月吉日。朝奉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震記。宋趙蕃乾道稿。閏月二十日離玉山。八日到餘干易舟。又二日抵鄱易城。遂集途中所作得詩十有二首。　推輪荒水磨漲潦夫連湖。使非長路能忘去此郡。未想為物役。真復坐飢驅。好在佳山水。翛翛想識故吾。　草草鄱天古息恩容聲船。荒雞亂人語。細雨雜炊煙。截斷真前夢。江山好容谷沙鷗笑我。踈鬢異當年。　岸盡僅撑渡。風橫從解擔。傳聞記常歲。偉觀得今朝。時有踈鐘度。謹云隔岸送。明當廻首去。想系好山招。　下水有故舊昔之次

多哭灘。人能等過遲。事豈病艱難。返照千山赤。春風兩鬢寒。生平慣行役。無復漫悲酸。　汭口成孤泊。章巖說舊遊。征帝毋見說。日暮自應休。煙概接鵝樹。沙昏宿鷺洲。浮生真泛泛。吾道莽悠悠。　借石誰為主。吁嗟嘆莫甚。樓高才隱約。樹遠更崚嶒。掛席凡三過。停撓久一登。兩舟向阿許。漂泊停漁罾。　樓殿何年寺。墻花別郡船。溪山妙圖畫。井邑盛人煙。未覺沖音改。空驚歲事遷。桃花知不遠。底處覓真仙。　不見千株樹。空留百尺臺。仙人定無有。行客自裴回。更欲危欄倚。生嫌莫色催。病僧多不出。門外長蒼苔。　望望龜峰寺。行行番國船。林深寒日薄。沙迥晚風顛。能賦思孫楚。同行有惠連。好詩相撥觸。才盡不能宣。孫子進子俱要次韻而予韻不果徑行湖上。恨不同載故及之。　喚渡風殊惈。穿林日向中。飛泉半崖落。峭望熟天通。往者名猶在。仙人事已空。徐嚴不爲遠。歸去若匆匆。　試登雲錦閣遙上揖仙亭。棟宇雖摧落。江山自典刑。衡風聊策杖。晚日更揚舲。要寫江吳句。初無六尺屏。孫子有揖仙亭上讖秋漲生我江吳雲水鄉之句　草草天涯棹。悠悠江上鷗。琵琶千古恨。蘆荻十年游。莫向官亭泊。聞為佛界留。明朝更西去。依舊覓扁舟。抄錄雜詩舟中望上饒郡城欣然有賦。煙露初收見郡城。一時無限故鄉情。扁舟重泊青山識。故友相逢白髮生。數日秋風閒客思。一林幽鳥亂歌聲。征塵滿袂成何事。只好重尋鷗鷺盟。熊克山瞿悟集留番城　半年在家少萬事。出門覓酒買官酤。貴詩存俗句難。雨餘雲影濕。秋抄雁聲寒。今古蒼茫意。鄱陽獨倚闌。

古浩州城

鄱陽志古浩州城。西北一百三十里。唐武德五年置。析鄱陽地為廣晉縣隸之。八年州廢。基跡猶存有浩山。

古順安郡城

鄱陽志古順安郡城。見古鄱陽縣城。

古鄱陽縣城

鄱陽志古鄱陽縣城。在縣東六十里。漢鄱陽縣之武陽鄉。以番君所部勁勇得名。王莽改為鄉亭。梁承聖元年。更置小南縣。隋開皇九年廢。大業元年更立順安郡。戶不滿千。遂併入鄱陽焉。

古鄡陽縣城

鄱陽志古鄡陽縣城。西北水路一百二十里。王記載周三百步。東西南三面接連平林城。高一丈二尺。厚七尺。微有濠塹。漢高祖六年置。王莽改名預章。永初三年廢。

古廣晉縣城

鄱陽志古廣晉縣城。在縣北一百五十里。晉置。宋省。唐武德五年復置。隸浩州。八年省。

吳芮觀獵城

鄱陽志吳芮觀獵城。在縣西一十八里。王記載周回八百二十步。

英布城 鄱陽志英布城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王記載吳芮築以居布周回八百六十步。

彭綺城 鄱陽志彭綺城在縣東七里北臨樂安江。吳志云吳黃武五年彭綺築。

唐樂平故城 鄱陽志唐樂平故城在縣東四十里長樂江口即故縣。

安仁故城 太平寰宇記安仁故城在安仁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按鄱陽記云晉永嘉七年分餘干置興安縣尋廢焉。陳天嘉中復於興安故地置安仁縣。至隋開皇九年復廢併入餘干。今故城猶存。

古城 鄱陽志古城在安仁縣東南五里周圍六七里有稱觀前[illegible]路前監前屯子下者壕池石道之屬具存。不知何代所營。世傳嘗爲州城後以土輕棄去。今其間大半爲田。一統志云廢置之由莫考。

仙人城 鄱陽志仙人城在安仁縣東七十里群山環峙如城或端或倚或聯或離或陷如刲或峭如削。臨溪懸崖多大穴中有鐵冶鹽鼓倉廩檔揶之屬皆去人數千尺。世傳武夷仙人多歸葬於此。見[illegible]仙巖寺記。太平寰宇記仙人城在安仁縣東南二百里。其城皆峭壁危石高上千仞自古呼爲仙人城。每天空無雲秋日清澈即其上宮殿倉廩歷歷可見。

昔陽故城 邵縣志昔陽故城一名夕陽城在樂平縣東五十里。左傳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歸。七國時趙成於此。

白雲城 餘干志白雲城在縣西陽古人稱隴白城。相傳齊梁間隱士夏白雲者之田墓比故人稱之曰白雲城。輿地志林士弘築城相比。言城以雲名由劉長卿始者非。宋有白雲亭。又云在縣治西閑原如城下有石崖鎮[illegible]上有白雲亭故址。元一統志白雲城在州西八十步舊有白雲亭。唐劉長卿詩云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荒涼楚水西。[illegible]草綠女[illegible]江形[illegible]天人[illegible]流[illegible]高下知變[illegible]

浮梁縣城 饒州府志[illegible]間舊無城池。士辰兵[illegible]守土者始城。辛丑歸附後屢圯屢修。本府千戶所蔵以百戶兵守之。城周圍四里零八步計七百二十四丈。東城一百八十三丈高一丈六尺。南城一百五十六丈一尺高一丈六尺。西城一百八十五丈九尺高一丈六尺。北城一百九十九丈高一丈六尺。池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五尺。

新平古城 鄱陽志新平古城在浮梁縣西北新定化平鄉之西[illegible]。

新昌古城 鄱陽志新昌古城在浮梁縣東新昌水口。

南城 鄱陽志南城在浮梁縣南一里。唐書黃巢之亂邑令金日安徙邑民居之留治十七年復其故。今頹[illegible]基是也。

廣信府城 廣信府志先王設此以保障生民外禦強侮金湯千里非恃此爲險固也。宜頓撫以德民將守死而弗忍去。故孟軻氏有言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蓋有其地無其人不能守也。有其人無其地不能守也。有其地有其人又有其具斯足以守矣。蓋軻氏又言築斯城鑿斯池與民守之效死而弗去守之而弗勝攻之而弗得若有莫之禦而爲者已開暇以圖其具先之以政教宣廣民而爲此哉。

皇明受天命臣妾四海若府州縣設守宰以字民要衝之地設衛所以爲干城翔南晏然事無斥候桴鼓之警不聞。十又一年矣。守令得以宣上教化干城之將得以訓練士卒修其備禦之器安不忘危雖有文矣此

聖王保民之意也。城池始末如左方所云。本府舊城南抵信河北自古城嶺過帶湖之南至東門周回七里五十步高二丈一尺闊二丈下闊三丈。宋皇祐二年爲大水破壞。知州晉陵張公復築城垣九千尺。至南宋改築於帶湖之北北廣舊城一里許。庚子年歸附

國朝復築於帶湖之南因帶湖以爲北濠東築於南池之西因南池以爲東濠西南因其舊址而增深焉。城垣周圍一千一百一十三丈五尺梁頭一千八百五十八箇。東金斗門至來青門一百八十丈梁頭三百零九箇。來青門至北靈山門一百六十四丈六尺梁頭三百零二箇。北靈山門至西通廣門四百四十丈七尺梁頭七百一十一箇。西通廣門至南定閩門九十四丈九尺梁頭一百四十八箇。南定閩門至新興門七十八丈三尺梁頭一百二十六箇。新興門至東金斗門一百五十五丈梁頭二百六十二箇。東金斗門內城門高一丈二尺五寸闊九尺自門首量至月城門計路五丈。月城門高九尺三寸闊九尺自門首量至吊橋柱腳計一十七丈五尺。月城周圍長一十一丈面闊八尺梁頭二十二箇城高連梁頭二丈面闊一丈濠深一丈面闊南四丈北十五丈吊橋高九尺闊八尺。來青門門高八尺闊六尺城高連梁頭一丈六尺二寸闊八尺。北靈山門內城門高九尺五寸闊六尺五寸自門口量至月城計路三丈。月城周圍長一十七丈闊一丈一尺梁頭三十一箇吊橋高八尺五寸闊六尺五寸城連梁頭高一丈八尺面闊一丈濠深一丈二尺面闊東一十五丈西八丈。西通廣門內城門高一丈二尺五寸闊九尺自門

首量至吊橋柱腳計七丈七尺吊橋頭量至外吊橋樓柱腳計六丈二尺吊橋門高一丈闊七尺五寸城高連梁頭二丈面闊一丈濠深一丈面闊南二丈丶尺北二丈六尺 敵臺二所北一所長四丈四尺闊一丈三尺梁頭一十九箇 南一所長四丈四尺闊一丈三尺梁頭一十九箇 南定關門城門高一丈二尺八寸闊九尺城連梁頭高二丈二尺面闊一丈壕深大河二丈五尺面闊大河四十九丈 敵臺二所東一所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四尺梁頭一十五箇 西一所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四尺梁頭一十五箇 新興門門高八尺五寸闊六尺城高連梁頭一丈六尺面闊八尺 城樓四座 東門南門西門三座每座九架七間四滴水高五丈一尺九寸自上量至地面上一層高一丈六尺計五間闊六丈五尺深二丈四尺第二層高九尺五寸計七間闊七丈七尺五寸深三丈七尺第三層高八尺四寸計七間闊七丈七尺五寸深三丈七尺下層至地高一丈八尺 北門樓一座計七架五間外簷二滴水內簷三滴水高二丈八尺五寸臺高一丈四尺自上量至地共高四丈二尺五寸上一層高一丈六尺五寸深二丈八尺闊七丈第二層高一丈二尺深三丈八尺闊七丈九尺月城屋一所計三架四間高九尺五寸深一丈闊三丈七尺 東青門

城堡一所計五架三間高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八尺闊二丈七尺 新興門城屋一所計三間高一丈四尺三寸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七尺 敵樓五所 西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四尺三寸闊二丈七尺五寸深二丈五尺 東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三尺五寸闊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七尺三寸 北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三尺三寸闊二丈八尺五寸深一丈八尺 向北城壕內外敵樓一所向南城內外敵樓一所窩鋪七十座上饒志羅城周回七里五十步高二丈一尺闊二丈下闊三丈 舊經所載如此無創修歲月今考文公臨川王安石信州修造記皇祐二年曾再修築 門四南曰廣信門俗呼水門北曰靈山門西曰閶闔門俗呼市門東曰玉溪門按大觀三年何自所作八門記云以朝京為望京以廣信為信美以弋陽為舊溪以玉山為玉溪以靈山為雪溪以上饒為滾津以上經為春浦以下郭為三港今城門惟四而名之沿革又不同考者何仍之記蓋蘭門附今蘭門則舊溪滾津春浦仍在三港改名土列而玉山靈山望感無門豈非昔有而今廢耶壕自釣橋湖至龍窟一帶皆有曩董之歲錢糧錢一千四十六貫有奇 子城周回一里二百八十三步高一丈五尺舊經所載于城如此今悉頹圮惟基址隱然上有攜至茅此七年知州

事林析治築于門潁川韓龍學為之記 淳祐十二年六月郡復有水羅城之壞尤烈於皇祐數陰寶祐三年郡侯陳寺丞昌世重修築延袤如新創郡文學黃雷為之記 王文公記 晉陵張公治信州之明年皇祐二年也蘇強帖柔隱詰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于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謀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三十二自七月九日辛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

使之反已凡政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適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災害其亦庶乎毋憾矣 韓龍學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起石如龍鱗鬣隱見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鍾釜水渟若留而懷玉高峰出見隅森植猶東萌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青溪之盜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城而郡治歸然獨在然南有子門而不為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度數書者收閱歲既久亢扇壁圮楹摧桷殆將壓焉淳熙之七年黃陽林侯杅由中秘書來涖于郡既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豐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於牙門盤紫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為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嘆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於一日也況公宇乎吾雖不敏尚能爲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達於山而附於水之土之可新也前人未能為之觀臺寺不以是

耶竝庚有維阜侯呼庚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甫何傷侯笑曰土於是爲
取之衆謹然大脤乃以七月壬子遂與其役增卑以爲高撤故以爲新亿
畚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斂於民者踰兩月而告成臺成十有六
尺樣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爲兩挾樓而闢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
宜士民德侯之深偉侯之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
制尚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啓閉肅賓師一也下觀而化於是
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於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爲庫門天子皋門雉
門天子應門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尚懸二門之築亦周
爲諸侯之時其因於商則可知故其詩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
應門將將且伉之爲言高也將之爲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
然後應於禮歟
國
朝著令閭廈藻栱之旋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得用重屋立屋而設鴟
甍甋之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于其上鳴笳伐鼓以今昏旦者視門以爲
表非其它舍宅比邪信之爲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粤隣江淮
引二浙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出屢冠天下
而宰輔之出間亦蜚聲名立事業風俗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擧久墜之

典允合于古斧藻面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樓觀登眺之美以爲執事者
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旣攻而馬旣駕矣不懈以思不惑以移斷然
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其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
事何往而不可爲哉允吉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
因爲書之　黃留爲記　古者立國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外建諸侯公侯
百雉高五雉伯子男以是爲差國之小大雖異皆有城所以設險而守國
城不能無壞有特而壞必修不修猶無城也故周置掌固專以修城郭爲
職而坏城郭修鍵閉載於記之月令者尤詳修城之政古人所甚重也封
建變而郡縣郡有守即古之建國侯也天子命之守土是之謂守守土之
法城城爲先謹固藩翰以保護天子之民拔焉無從萌啓封之恩居者然
後有其枕之樂彼昏不知一塵入手重在繭絲而率視保障爲輕其壞多
不蔽於既牀有土比百財之道甚者崇臺宴寢斧斤相尋瘵民以自奉至
賢垣敗毀聽其風裂而反不克修設有謂之折柳樊圃苟簡滅裂陋不足
恃不然一旦朝旋而擾於民者已千百卒之積用弗底復失其所以爲然
若是則雖准定主之民所憑依天子所以命臣守土之初意亦涼矣嗚呼
必有什可況獄之學知古人設險守國之義斯可以語體國庇民之事業

歟信之爲郡江以東望鎮也其地上於饒其俗美於廣牙閩控粵襟楚帶
浙隱然爲衝要之會而四境迥遠旁多深山大谷人有巢穴其間者類皆
輕生好鬬稅過倫歟不無狸鼬窟竹之警然府寺雄壯市井蕃庶闤闠填
溢民之廬聚族處者無慮數萬家所恃以帖然者以有城也城周於外延
袤幾十里雖高廣如古侯封制陴堞環繞闉闍峙立得設險守國之義前
賢謂宣和淸溪之盜建炎寇擾皆莫能犯其城郡治歸然如故可以
占城之有功於郡矣玫諸圖志皇祐二年夏六月郡有洚水破城沒官舍
漂民居城害凍矣時晉陵張公實守信亟命修治自七月九日文工至九
月七日城之舊址刱復乃淳祐壬子距皇祐庚寅二百有三年郡再有大
水高與城等懷襄之禍尤烈於前城復壞水平城如踞斯翼東北隅以南
一帶彌望巍無一壁非復疇曩之城矣寶祐乙卯之三月知郡潘軒謙公
以外府丞出守瑞軾入境首歷壞城而歎曰嗟乎城所以設險也一日而
城土不可守護而不葺可乎莅事之始問之倉庾則崇罄也問之府庫則
亦立也公堅頖久之曰城不可以緩修又未可以遠修緩必病城遠必病
民盍以經之營之爲定規經始勿亟爲良規若夫費之不給非所憂也當
自吾身始於是節浮費屏宴遊薄奉養公賦之外秋毫不以入錙銖積累

以爲版築計爰吉鳩工作息有程丈尺有度夫五伕憊有數剗塹斵礱礎
堅之備皆有成書謀馮馮登登之工於不緩不迫之中日計之不足月計
之有餘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始事於乙卯之九月訖事於丙辰之十
月田里寂無騷騷之患縣邑了無科抑之文昔之傾者截而起圮者截而
平斷者截而聯映帶玉溪長蛟之伏也環抱靈山崒然之踖也一望嶫如
新朔信之精神百倍於昔矣吁弊而補廢而興固不易然至於工擧而役
不勞用給而賦不侵業就而民不知其爲功公亦愓然若未嘗有所事事
此則人之所難能也或者又曰皇祐之爲修也計日五十六今踰年而後
畢其遲速殆較然也是不然害有淺深功有倍半事力有豐嗇寶祐三年
之信非皇祐二年之信也猶人久病之餘元氣萎薾若投之以決裂之劑
鮮有不生他證者與其操切驅迫而或無成孰若舒徐經理而迄有成善
治水者行其所無事此豈淺淺者所可蠡測哉自公之來洗濯宿弊甦息
疲瘵轉寒谷而陽和澤涸轍而生育爲政將二載矣冰雪其操始終不易
內而理書外而師書總侍憲臺諸先生各旌其賢以惠黎庶之詔信乎鼓
鍾于宮聲聞于外自有不容掩者他如修貢院一百餘區而士無路坐之
歎弗以廣厦大庇爲功也浮梁三十六垂而人無病涉之苦弗以輿濟有

備爲能也。其教士愛人蓋根於本心之仁者如此。又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社稷實司土穀，而壇宇摧毀，則悉徹而修葺乎其嚴整。軍器以戒不虞，而甲胄朽蠹，則盡易而修繕乎其精明。以至給爵官按月之俸年請米斛錢之請，不以耗蠹傷財，而綱解無稽遲之弊；不以期會急民，而公庭無歎朴之聲。仁者之勇，時出而用，而豪彊不犯；埸物之智，間發於德，而吏奸笑適。凡以逆至者，未始有忿心；凡以順應者，未始有德色。靜觀默容，公之爲政，皆城城之基也。雖然，記信之修城者，前此有二。王文公記修羅城，則有閒他吏不學之語；韓龍學記修子城，則有以儒雅緣飾之誚。二公之所記者，城事也，而皆歸之於學，豈非有實政事由有真識見，有真識見由有大問學，政事又從問學中來者歟。今公之修城也，獨可不自其學而原之乎。公上安先生子也，誦上安先生之文，其殆朱弦之瑟，疏越而有遺音。公之講貫原委，一脈彙領，漕薦其文，皆醞藉深純，氣象實似之，則夫施於政事，其規撫本於家學，又可見矣。曰長至，我公虔津與諸生會拜于成化堂，從容談論，因語及修城事，曰：始以郡計彫瘵，懼力弗堪，今董董足撐，幸已告成。諸生避席起請曰：信成一新，邦人德先生之惠甚深，自古有功德於民者，必被之金石，願勒諸珉以爲識。公曰：職分當然，何識爲。再三進，不之許。諸生固請以爲前之修者既有識，美意不容不續也。公乃頷，謂當曰廣文試爲紀其歲月。自惟蠡在斯文，不敢辭。未幾，聞當路交相稱獎，尋以公之政績上于朝，且謂比郡實號宕匱，城壁一事，往往苟且，者不免爲，百志者不擬爲，乃令不以其工力之巨，畜然爲之，真可爲提事赴功者之勸。於是即其劄爲之辭，演其義而致其槩。

鉛山縣城

上饒志。鉛山縣城，舊無城池。元末軍民始因兩溪爲壕，植木爲柵，仍築壘以備守。計至乙巳年歸附，因增修爲城，立四門。其後守禦官相繼增益，週圍通計六百八十六丈四尺。東門中至北門中八十九丈，南門中至東門中一百七十八丈，北門中至西門中二百九十三丈四尺，西門中至南門中一百二十六丈。 四門：東仁壽門，吊橋上下南至轉角北至石塽，臨大溪。城門深四丈六尺，捲門高一丈一尺，積闊八尺，增御闊二丈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二丈，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深一丈，水深五尺五寸，闊六尺。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四尺，計三間，兩廈闊三丈。敵樓一座，兩滴水，三間，高二丈四尺，闊二丈五尺。小樓九間，每座一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 南嘉會門，自吊橋上至東北轉角，城垣深四丈四尺，捲門高一丈一尺，捲門積闊九尺八寸，增御二丈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一丈八尺，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深一丈，水深四尺五寸，闊七尺。門樓一座，兩滴水，高連臺基三丈五尺，計三間，兩廈闊三丈八尺。敵樓二座，每座三間，兩滴水，高二丈九尺，闊一丈七尺。小樓一十座，每座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 西義和門，吊橋上下東至南門吊橋下北至石塽邊，臨大溪。城門深四丈九尺，捲門高一丈一尺，捲門積闊九尺八寸，城腳二丈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二丈二尺，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吊橋上至南門吊橋下深一丈，水深六尺，闊八尺；吊橋下北至石塽深一丈，水深五尺五寸，闊六尺五寸。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一尺，三間，兩廈闊三丈。敵樓二座，每座三間，兩滴水，高一丈六尺，闊一丈六尺。小樓一十五座，每座一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 北迎恩門，東至轉角，西至水門并轉角敵臺石塽邊，臨大溪。城門深五丈七尺，捲門高一丈二尺三寸，積闊一丈。城牆腳一丈九尺。城垣北門下高連垛頭二丈五尺，內垛頭五尺，面闊一丈。城濠邊臨大溪。水門至轉角敵臺高連垛頭一丈一尺，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二尺，計三間，兩廈闊二丈九尺。水門樓一座，兩滴水，高一丈八尺，闊一丈六尺。敵臺屋三間，高一丈二尺，闊一丈八尺。小樓一十八座，每座一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

僊人城

廣信府志。僊人城，在弋陽縣東四十里。方輿記云：山之峯壁高五十丈，形如疊城，霞駁雲蔚，群仙之室。西有小徑，屈曲而上，絕頂平坦，有池水清冷，亦名赭石，與龜峯山相望，靈鷲月巖在其右，龍虎山志。唐顧況望仙人城：何草之靈姿，無山不孤絕。我行雖云疲，偶勝聊换節。上界淨中流，乜擊洞明滅。晚翁猿霜林，寒泉依石髮。自有超世心，隔溪望松雪。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四　十九庚

程

道命錄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
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
京留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
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
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
止十一月二十六日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
年〻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
而王荊公得政方以富國強兵之術用天下大程為監察御史議不合罷
歸補外者十有六年時溫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為府尹知其賢
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五月二十六日司馬溫公
起為門下侍郎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得疾卒年五十有四其年六
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

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當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不復受嘉祐四年舉進
士南省合格又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九月申公以翰林學士知蔡州
薦先生于朝不得召元豐末溫公既得政其年七月五日申公起為尚書
左丞於是溫申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為左僕射故未即行八月八日
康公除使相判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乃有西監之命先生再外奉
旨令乘遞馬赴闕元祐元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
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俾所以處
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掞言先生乃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揆其賢
陳摶种放未必能過之若其道則摶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
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
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章再上有旨授先生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
言既受命召禮合見君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乞召見問以
為國之要公掞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蔡確免
四日司馬公拜左僕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　宣仁聖烈皇后
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運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筵
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敕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召

以先生為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莘老言天下節義之士
與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多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耳望依其所乞授
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先
生在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
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
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圃必有荊棘百步之田必
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
書程頤人品纖污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
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
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
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迹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
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
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
雖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于細數奏塵煩聖聽
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
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陛下亦必寵抱之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

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
僭踰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伾以詩書侍講
叔文以恭侍詔二惡交蹤終兆永貞之亂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
合蹤卒致甘露之禍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
權門偏謁貴臣也暗藉重輕之意出以語人叔為私
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人皆憚懼而又深德其造臺諫也脅肩諂顏舁
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
之中常有傳類猶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
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即來訪臣光訣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
官遂語及呂陶事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
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
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異議知恥者也言既不行
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
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陶不
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諭如此望下以清
明安靜為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之相爭鬬於下紛紛擾

授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偽，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頑者穢滓班列，變亂白黑，於蓋緣既事者，性衆之道，遂誤知人之明。矣望論正頭罪，儻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元祐二年八月二日。先是，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聞故事，暑熱罷講，即上言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略，乞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乞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楹垂簾，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道之間有當奏禀，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太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道，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侍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祿，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特給焉。及明堂大霈，又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自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請居黃州者五年，溫公得政，起用之也。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恕遷翰林，亦多

輔之者。於是有川黨、蜀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文之士，以先生之嚴，而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溫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九月，溫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既稱賀，將兩省官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才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也。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擬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太皇太后既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掞知春秋，學士院主試，不識大體，以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殿中侍御史王巖叟等又摭言之，申公乃下六以章三省，非是議諷祖宗，詔臺諫至都堂說諭，然後人亦無以祖宗故事律議者，蓋是士元有天下會，別本說公知蔡河之二年四月，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或延和殿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是月六日，有旨依舊邇英閣。先生言歲上講說，義理之至，當祖宗故事，隨其便，自仁宗始，亦從便，可指延殿上也，且

以殿名改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後六日，遂出臨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為慰，及將除喪，有司又以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為不可。始先生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為殿中侍御史，為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頤，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五月十六日，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陶為左司諫，兵部員外賈易為右司諫，臺端王彥霖、諫官朱公掞皆從官。後六月，又命中丞傅欽之、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為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十二日，陶罷為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下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力詆先生，為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月，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知否？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謂寒心。翌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同日易亦以論事失當，出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既就職，十一月六日，始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以父喪免。先生既罷講職，其月二十七

日，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二十六日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二十一日，文仲卒。哲宗舊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謟賢者，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亦不悅。今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亦不悅？即劉公之學，自不妄語，今不應如此疎誤，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碑易不察也。此書久行於世，勝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為據，而但於注中疑其不然，今下可不詳辯。第據又載文仲劾疏有云：播口舌以興是非，結市井目為三元之魁。又云：予嘗丁未歲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蓋其聖功言

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龢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譜或誤也年譜又引舊實錄稱禮部尚書胡宗愈詆先生今按宗愈自中丞執政其除禮部尚書乃在罷政出守還朝之後先生去職久矣實錄誤也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脩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俾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薦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於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种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

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雖常責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肯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人患士多不求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遇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道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去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愍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為黃門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其月丁亥也先生之在經筵也諫官朱公掞賈明叔皆其門人雅敬甚備而詒諫頵于款劉君之與先生不合每暴攻之先生亦以鯁道自居故憲中以為不靖四月先生元矣上疏辭新命以極論[illegible]而益崇御史董敦逸奏以之有恐望輕躁語五月丙戌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從所請也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伸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必九年三四月間事蓋連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勅臣寮上言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敘復通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頤洛之凡庶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為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鄉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鄧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為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散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

黨薦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為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三十日奉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　[illegible]上先是伊川先生自尋醫中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事作紹聖四年二月己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為姦謀各家追貶其間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呂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其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二月癸亥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敘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丁巳范公等十九人再敘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一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崇寧元年五月庚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奪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而先生預焉丙子勅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人以先生為言遂有是命[illegible]先生作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今又稱長編云按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蓋因語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之見致明以四月七日乙卯除殿中侍御史八月十四日庚申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為致虛也　元

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勑講議司奏知泗州姚孳乞天下之士皆不得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詖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弟子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備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並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三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十一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劄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　勑臣寮上言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戮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為學而奇言異行不能　悠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隨之非樂於刑人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陛下聖學高妙神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比詔有司增廣學校衆建師儒講誦之聲過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親閱條目者之於首曰邪說詖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既頒有識之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懲惡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効已見往歲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聞於朝而究其實考核之際有一言不協于正者必嚴於法而復于上可謂四方風動丕承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邪姦散處以聚徒傳授為士者或在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稱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為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容頑悖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被謫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有徒歸其前非容與者不休其無焉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未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為所誘安得不惑是則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較以教授者循未能禁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覩禮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捕告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睿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随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迹申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並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十一先是七月庚寅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辛酉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聽刻石凡九十有

七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十三人其十一月庚辰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甲申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焞見遂或在茲時乎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為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其舊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左僕射蔡京書而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變毀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敘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闕縣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等第二十人大觀元年九月庚子先生以通直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三年三月戊寅有旨出籍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詔元祐學術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時先生之卒二十年矣今按十一月庚辰之章不知何人所上長編謂當考其姓名而出之是也但章中所云邪說詖行猶未禁絕士為所誘安得不惑者與尹語所記略同豈此章即致虛所上乎未可知也先生復元官實錄諸書不載未知在何年月當俟博識者問之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其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為而述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行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之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從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乙亥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戊寅守罷丁亥檜相戊子遂贈先生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沒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為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

笈摳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子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者于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入官後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聞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寠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為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取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

上自慶曆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橫渠張先生亦以其學傳授于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掞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書郎李籲端伯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秘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遜嘉仲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鄒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敦仁河南張繹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潛道臨汝焉理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秘書丞唐■彥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彥明侍讀學士范沖元長臨安府府學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軍劉子翬彥沖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秘書郎蕭振德起正字喻樗子才高閌抑崇皆慕其學焉自關河淪沒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內翰之言云兩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反指以為詞而邪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左司諫陳公輔奏臣竊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向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容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尚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尚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庭之臣不能上體聖明人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但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黨復有尚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群臣中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於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唯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脩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後祖宗之時此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陛下留神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並相忠獻督軍于外而忠簡秉政于中一時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于上召為吏部員外郎以其靖康中為言官有聲故也七月癸酉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時忠獻猶在淮壖未歸也既而二相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十二月甲午忠簡求去位後六日庚子平江進士耿鎡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矣又二日壬寅忠簡罷鎡之逐也張公命撫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甚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月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沖本非相知沖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語人曾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祕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祕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為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遍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弅獨難之沮

謝曹吏無得知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蓋斧素無士行蹤跡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斧猶敢肆其凶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睿斷將斧速賜罷黜以為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聖旨董斧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先謝辭紹興七年上先是陳公輔之奏錄黄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黄次山欲鏤板權侍郎董斧令升日少俟之初六日令升以己見求對次山閒即申御史臺謂斧沮格詔令初七日秘以本職進對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斧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意甚沮遂除次山胡旬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尚書吏部侍郎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賛軍事呂祉奏臣伏讀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删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荅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瑞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切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康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快適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康學伊川近聞處康犯入己贓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也深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日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為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七年上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祉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右宣教郎李處康者知温州瑞安縣以贓罪為監司所按故安老及之時公輔之勢方盛未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為難焉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于從祀　徽猷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不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豢尚竊祠宮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起侍講筵而臺臣係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義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復繼焉雖崇寧間曲加禁切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侍制呉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觜揚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郤皆進用儔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者故儔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頤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儔等焉為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雖世異俗之行此識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其理

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順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出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矣曰小補之哉取進止貼黃臣昨見知成都府席益奏有呂錫山者師事關中大儒張載乞與差遣契勘本居鳳翔恐其門人子弟必有流落在川蜀之間者乞詔席益尋訪取索其所著文字附遞聞奏又貼黃臣竊見朝廷累召尹焞赴闕焞乃程頤之門人而館職王蘋亦崇寧初年從學之士也乞以頤及其兄顥之文字付焞蘋校正庶無差誤　先是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秦檜並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呂督軍于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為給事中兼侍講其所深敬也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而未得其方遇平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呂太喜至書州奮其從軍坂去乃引疾不進從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為同都督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黃龜年書侍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其年八月也秦相三上疏留之不報旋被斥於是程伯禹張子公之徒二十餘人皆罷去臺省一空九月朱丞相復拜右僕射三年秋呂丞相免四年秋偽齊入寇朱丞相亦罷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卻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國公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遺言趙公素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偽稱河南門人者亦家運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黃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歡以孝弟之說陳于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偽齊再入寇趙公以攫議棄淮守江張公為不可力戰郤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筵不敢諫胡公特奉祠居衡間而非之遂上此奏然非達也七年三月十四日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為樞密使秦憚為恭安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內翰乞嘉獎乃命呂之湛公既抗旨矣四月二十一日詔公往淮西視師五月十三日有旨封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漳州守臣以禮津遣赴行在張公既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文上六月十二日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仲并者江都人胡公弟子也以薦對特改京秩其後通判湖州坐與倡女遠踰抵罪王明清玉照志載其時天之詞所謂辟纑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者是也并嘗遺胡公書云近者伊川之學稍行於世固可喜矣然天下之士乃有飾此為進取計者往往剽竊仁義之說故示椎魯之狀誂誂然言必稱伊川使在位者知其虛名而用之書為石公揆所得繳上于朝并之責人如此而其所自為者乃有甚焉此與者所以貴於力行也　尹和靖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和靖處士尹焞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教釋解悟之言亦不過聞於師于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聽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義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真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藥尋醫免使道塗填委溝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紹興七年四月上　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彝叔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遂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其年十月也戶部尚書孫傅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舜徒戶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為未副求賢之意奏乞特加擢會圍城不果召虜陷河南先生之妻子皆死於賊先生死而復蘇竄于朝安山谷中劉豫僭立命為郡趙彬以厚禮肆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間道奔蜀張忠獻

爲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闕之涪依其子壻以居紹興四年春張公並相共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衆以代臣允惬公議有旨召先生赴行在六月十五日也元長奏蜀道難通行旅艱難自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由起發有旨川陝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津遣前來宣撫司劄下涪州其年十月矣先生辭知州事李膺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禮宣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十一月六日有旨授先生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費俟至荊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元相元長亦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便張公恥之乃顯薦先生避僞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有旨依奏先生又固辭九月先生至國門復力辭新命有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丐免上賜之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于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八年十一月趙公罷秦檜獨相除先生禮部侍郎先生力辭章十餘上迄不就職九年二月始得在外宮觀云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故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爭孳孳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此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章修學校周偏海宇猶以爲未也消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秘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群書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臣愚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類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取允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揭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首典刑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丕應聖化豈不體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光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元

奏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己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持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泯其實以害趙元鎮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爲姦則不若不讀之爲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聞眞泰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元鎮去後檜更主荊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荊公也汪勃時爲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靖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稟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脩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稱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之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耳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李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諡也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言祿檜既不考而妄爲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造士鑾輿臨幸用彰寵貴親灑宸翰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覩得聖王爲師何其幸哉今秋科舉既命有司群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勑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聖意謹以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爲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爲伊川之學高闊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横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閌爲國子司業學者爭扶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於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之所勸懲矣臣愚伏望聖慈申戒内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有爲乖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論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

此而致矣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為未快又倂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弟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李明鑾為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彥沖所作也檜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是時宣仁聖烈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科舉必欲得貞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咨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九月十二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一年上先是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十二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令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為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筠積舉得官為台州錄事參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為勅令所刪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焉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有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恤一時群小所聚而寅為之魁又令事已敗而人猶為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跡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寘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茲今襄又為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為國家慮也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矍取進止十一月九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上此奏迥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傳會趙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四日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仲鼇亦坐免襄字季舉仲鼇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鼇則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十一月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五年

四月兼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不能復也

張震乞申勅天下學校禁顓門之學　秘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源漸不可長願陛下申勅天下學校禁顓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為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五年上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為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紹興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學生孫仲鼇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寘之法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新知漢州鄧宙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鏤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其年七月十二日監登聞鼓院曹紱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為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根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顓門異端虛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奏臣伏見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又何苟乎頤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六月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六年上秦檜既死ム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頤學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辯誠與偽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鄉原者惡其偽也行辟而堅言偽而辯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偽也以夫人之飾偽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

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甚者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塗冠冕而不顧己之所甚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能糞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窮處士名而規取顯位粧視典憲旁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姦次焉者得以蔽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爲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以爲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曲爲辭說以爲其中爲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爲梯媒托之者常獲其助以爲肘腋植黨分朋漸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爲媒使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嚮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依淳熙十年上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爲檜所忌謫居連永間者十有餘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者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

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郎宏字仁仲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栻敬夫敬夫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劒浦羅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勑令所删定官李郁光祖爲之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翬彥仲祕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仲是爲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號庵早孤祊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也會言路有請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魯公獨相其年三月十一日再召先生先生一辭即至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十一月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五月至行在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復引歸三年十一月陳正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其月二十五日也五年促就職會太學錄魏掞之元履以論曾覿賜罷遂力辭九月丁母憂六年十二月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其月二

十六日也先生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申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有旨安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爲相也淳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于上六月二十一日除祕書郎上批諭龔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十月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爲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八月五日差知南康軍先生四辭不許乃就職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之語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趙丞相說辭故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八年三月四日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十七日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祕閣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闕其年八月二十八日也先生聞命即日引道既對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消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八月十七日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先生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義力辭九月二十三日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

退閑以免宰相中傷之禍上察其誠乃詔未其累乙宮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爲學也其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喪學廢也故伊川先生祭李端伯文有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之語而貽書韓持國孫曼叔求書誤明道先生墓銘亦云家兄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又云智足以知其道學足以彰其德皆是也其後進位于朝則上宣仁聖烈皇后書中亦云儒者得以道德輔人主蓋非常之遇所謂道學意蓋如此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不歎哉　劉後溪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踈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蔵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動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

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奧為數名樂正道之味為鍾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蓋謂盛矣不幸而壞於豐熙之邪說跡弃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夫崇觀而下尚復言乎臣所謂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聞亦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興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興賢愚豈得無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為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為宗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瑳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瑳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偽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瑳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遠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足以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故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為者色愧踐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妄寄謂何所以斯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怨且怒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

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為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誇先喧於群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冒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决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脩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謂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忿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廓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究竟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為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后下臣此章風曉在位一洗往濁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紹熙元年上先是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所預姜體仁元善為太學傅士準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之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淳熙十四年也益公覬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明年五月王丞相罷十六年正月留丞相為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為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傅士沈有開應先為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還為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而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元年二月十四日也後十餘日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三月四日劉公被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廡道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尤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耳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為悦愧者數日至顧定志尤他可知也二十三日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黄掄愉熙佞忝清議所非二十四日批出賈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四月一日既放罪矣會上之舊給使吳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璿者自言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速封還錄黄詔趣令書讀何胡既承命十八日劉公入劄子併論之不報二十一日再言之二十一日上諭

劉丞柏道都司沈詵楊經至臺諭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公折疏差誤從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為直秘閣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之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黃龍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五　十九庚

程

程子遺書門人張繹録師説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嘗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及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葉之）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説此話未知順與不順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如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正叔謂某接人治（一作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程子外書伊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温同聞之　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
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呂申公
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
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伊川先生自
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傍
有問者云達後如此否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
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揚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
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尤力劉子駒
庭見其祖所錄今有記也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
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
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林舉手相揖焞喜以
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願愈覺羸劣焞既還十七日有叩
門者報先生傾殂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
頤人物纖汙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
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

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
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惑聖聽推鄰考之迹以蔽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
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聞以勿用小人宜惟勸導以所
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
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
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
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惑切
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
下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攅借過甚並無職分如
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經其
誣詆然所載經筵進說凡先生所以處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
故特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
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然則凡孫不擇所識
納忠之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諆詆無根之語則為浮薄輩所使而晚
乃悔之者也程子遺事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
體貼出來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顛如此顛熬用工夫孟見上家語錄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
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子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臨民刑
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見程子經言　明道主簿上
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
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日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
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　謝師直尹洛時
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長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
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
監司不怒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見文集伊川記　明道嘗見上稱介
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憮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
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
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人侯為山語
錄亦載此語併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則詆自任恐聖人不
然恐當以遺書為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
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
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附己者而獨不怒

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
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
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决
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
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
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之意只恐始為
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
則感賢誠意却與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
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
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
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
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
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若不
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
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
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

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並見遺書）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很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為知言（見[illegible]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二詩皆見文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去就又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胡氏傳家錄）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顧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呂申公上疏畧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跡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斷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楊遵道問荅語）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見上蔡語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云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illegible]上

語錄）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是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見上蔡語錄）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並見上蔡語錄）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見擊壤集）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撒表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覺叔書（見文集然遺文今不傳於世按大家集[illegible]見而不傳矣）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顥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涪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弟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戶牖皆使親為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聞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祁寬記尹和靖語）　伊川先

生居經筵建言令之經筵當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儘人
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
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為也
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楊遵庭聞叢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
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
人皆以為善射矣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
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　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
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
中也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
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
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
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滎公兄弟與先生書必脩筆硯
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見吉陂記善錄　伊川與韓持國善
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
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乃往還爲之留潁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
敬一日韓容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三

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
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豈以此為
語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見祁寬錄
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縑遺于子辭之時子姪兄弟公孫在旁謂子曰
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
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矣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
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嚴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
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
可也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
可出韓退之稱聽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來
所改者庶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
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
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伎藝
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
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
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

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
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
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傳
親撰諸經皆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
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
文亦非親作不可也並見遺書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
伊川纔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
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贐銀百星先生不受
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人贐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
曰與頤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
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
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
徑去不顧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
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責涪州先
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
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問門弟子請問易傳
事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見呂堅
中所錄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
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見遺書　先生謂張繹曰吾
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
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
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誨諄諄嘗得朱公
掞所編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
說如何先生曰頤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
復續並見涪陵記善錄又尹公跋見所藏語錄後　南方學者從伊川
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
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箇歧徑分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成大器若夫有
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
也見邵氏聞見錄尹公語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邵志完論近世人物
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

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
不通處必有言行可疑頤聞之悉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
傳俊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
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頤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
却問曰尋常道頤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頤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
有道可樂便不是頤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
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
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見胡公集 伊川常服
璺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簷八寸屋平方四直繫絛曰此野人之服
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慱褐紬襖其袖如常人所帶紗巾背後望之如鍾形
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謂大袖方領何謂見祁寬所
記尹公語邵氏聞見錄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曰伊川先生程頤正叔
為布衣年尚少其見亦有時令為伊川學者以文正齋記中有曰正叔云
以為宇伊川者非也楚正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講禁
中未幾罷去先是劉莘老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直以謂自古以

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
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爾
又以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為种放
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
常理背之則亂伏望當真偽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橫造
請權勢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之間目為五鬼之魁當令其肋貫易
彈呂陶及遣學制詭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
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劉器之
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
又曰進言者必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
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
以道故程頤等五人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
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陳頤則先以罪去云云蘇子
瞻奏則曰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私意論事
為文仲所奏頤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為禮部尚書取伊川所脩學制駁

譏詆畧盡如蘇子瞻劉莘老孔文仲劉器之皆世之君子其於伊川先生
不同如此至斥黨錮則同在禍中悲夫林和靖筆記和靖云紹興初士大
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蓋難力辨也以語
錄資誦說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狂怪淫鄙詆之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
錄使然也今恐當時士大夫畏當時言事者而諱語錄以為不足觀是既
助言者以自攻而又無以服當時學者之心也豈不誤哉 和靖筆記云
伊川先生為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先生曰某有易傳在足矣
何以多為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
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為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落
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遂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或謂伊
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
休乞封廕亦可也此意如何蓋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自今
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
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為正耳 一日論
伊川門人云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
語序便可見 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畧去二程先生參較所疑及病

敗處否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疎畧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先生屢當奏薦推與族人少年舉
進士過省到御前試堯舜性仁賦考入魁等以詩押韻誤失平仄下第遂
不應舉嘗言進士科取士甚好可以收羅寒俊之士士人應舉進身為門
戶蓋所當為有欲求試學官者笑之曰學官師儒之任豈可自往求試也
人有說及近日南方伊川之學盛行如伊川語錄文集講解皆刊行此
亦可喜者和靖曰正不要得此又却是時文一般極不便也先生之學不
在文辭要人躬行 人未能為賢者事已自務為聖人或云伊川嘗言吾
便是孔子此非伊川語頃嘗見伊川云某安敢望明道以是知之然齊何
人也予何人也但持此心欲必及聖人則可矣 聞程十於楊中立中庸
解後跋語頗及中立豈可如此伊川先生嘗稱新進游楊輩自是門弟子
中所得最深者 橫渠嘗謂伊川曰子君行道只恐主掌太牧去裏伊川
曰某安敢如是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
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伊川初屬纊惟先生與張先生思叔在左右人言有十餘人非也 和
靖言其嘗謂伊川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便見

人有語及欲和靖為伊川作行狀如明道行狀以傳世毋後者和靖曰
自不須得。人有說及欲朝廷諸公為伊川請謚者和靖曰不必如此若
門人學者請之郤似自私。和靖言明道論新法之害政至欲兩分其罪
以此見明道存心公且恕也明道當言職小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說要欲
以誠意感悟上意嘗於上前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於時相處言令順民
心元豐末朝廷以大宗正丞召且將大用遽以疾沒前此或問明道於富
鄭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也無福似乎前知也　先生之學於至誠其見
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
重有體或說匍匐以爭夷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嚴
整食雖簡儉蔬飯必豐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
幹細大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告伊川先生文　維紹興六年
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日庚寅門人和靖處士尹焞謹詣侍講
伊川先生祠而告之曰某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蒙召命繼下
除書實祠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廟有補於世則未
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謹告　紹聖中伊川先
生謫居於涪其後涪人立祠於北巖和靖避難偶亦居此　被召赴闕未
辭祠下以文致告不令示人忠愍嘗跪讀退而錄之謝上蔡語錄伊川才
料太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問何以驗之曰只議論中便可見陝
西曹有議欲罷鑄鐵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
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
公上非利而何又嘗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伊川曰若
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
而增抄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
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
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
定　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
似呂東萊雜說明道先生嘗說橫渠西銘學者若能涵泳此理以誠敬存
之必自有得處某嘗以書問楊中立先生曰既曰誠矣又復說敬何也楊
先生答書言以誠敬存之皆非誠敬之至者若誠敬之至又安用存　伊
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
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尹彥明言伊川先生嘗說釋氏見得極
親切極頭處見得極分明但不見四旁耳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

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
無此語也陸象山語錄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
意後來明道此意郤存伊川已失此意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
蔽固深明道郤通疏　正叔在經筵潞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
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
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他他又多忤人所以後來謗生因說正叔經
筵開陳啟及此所論列有處記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
將做天下一人看日固是宋韓流澗泉日記大程涵養小程持守見處固
有淺深論辯處成就學者惟大程有之紫陽宗旨明道言當元豐大臣共
攻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
非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
化人材亦有此意元仆書埴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經小人之
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
模和平氣象而其識心器着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
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
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
疑於明道之言也明氏所記尹公亦疑之主所謂未可與權者耶邵子文
曉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建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
應全誤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
耳非必以為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
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
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此意已分明
矣韓公不諭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
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情者之意
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之常理而已
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孟子雖多言存
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為主比之顏子便覺有跡闊處程子
之言恐不專為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踈則皆
踈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
所謂為仁由己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
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
其難則守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太極圖立象畫意剖析幽微周

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亦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黙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有此弊觀其答張閎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畧於人有不可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爾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論孟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

朱子語類總論程子門人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淳按黃義剛錄同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一本止此 其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捹得下工閎祖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答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胷中且如謝氏說十分雖有九分是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是恰好處豈可先立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則是答曰今當以小說明之如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入暗室中認之云辯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也看聖人意旨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雖人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人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即有失某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大雅

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僩 按黃升卿錄同而少異今附云伊川言思叔持守不及和靖元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避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將無處不窒礙耳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德明

問郭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為踈畧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畧去二程先生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畧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德明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往往多差互如游定夫之說多入於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某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曰中無倚著之語莫亦有所自來曰却是伊川語可學

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數句走作無道理了不知是如何舊嘗看欒城集見他文勢甚好近日看全無道理如與劉原父書說藏巧若拙處前面說得儘好後面却說怕人來磨我且恁地鶻突去要他不來便不成說話又如蘇東坡忠厚之至論說舉而歸之於仁便是不柰他何只恁地做箇鶻突了二蘇說話多是如此此題目全在疑字上謂如有人似有功又似無功不分曉只是從有功處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無罪不分曉只從無罪處輕之若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賞罰不可毫髮輕重而今說舉而歸之於仁更無理會或舉老蘇五經論先生曰說得聖人都是用術了明作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捹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也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踏履得

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戴
佛胡曰亦恐全刪此他因趙相入侍講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入責
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
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
爾此處更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經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
應出侯師聖太麄疏李先生甚輕之其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
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麄疏處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
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
身郭冲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間一二卦推得豈可却要如此
迸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溫州多有人
然都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他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先
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來
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天自處等曾漸又胡文定處講得些子先生曰
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
淳　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
早世使天假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官四方研磨亦少楊龜山

最老其所得亦深淳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
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去偽　蔡云不知伊川
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
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
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
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官只他這
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
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始得蔡
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
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
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嘗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
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
般所在賀孫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
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德明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
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
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淳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

用張蔡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人腳來做
如此却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數人者亦
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
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疏略悉為章子厚反駁只一向罷遂不問所論是非
却是太峻急於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淳錄　明道行狀
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古不必驗今因橫渠欲置田驗
井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如此處可學　伊川見朱光庭所編語錄云
某在何必讀此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蓋卿　以下論語錄或問尹和
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
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
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
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
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揀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
如閒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
是有學力方能分曉淳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
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

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
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
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其不壽賀　楊志仁
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
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
看淳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
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
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卓　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
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却說是以天自處便錯
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欲執以為定說却向空去
了可學　以下二程子附年譜行狀　又問伊川於陳乞封父祖之問云
待別時說過謂此句出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
乞也答云如此名義却正過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
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閒明道詩云旁人
不識予心樂將為偷閒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illegible]叔　朱子
語錄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莊列亦不曾看明道云後來須著看不看無

緣知他道理　明道天資高明得容易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道夫問程子云昔嘗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道夫竊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義剛曰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先生曰也不恁底如明道自是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楊王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法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只得恁地說明道王伯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矣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節目上猶有𨺚處康節却能盡得事物之變邵於大體上有未瑩處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說底不差近時文字惟程先生張先生康節說底不差至如門人之說便有病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朱子語續錄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吾公大抵此下云子思作之思傳孫此他不必作書義接傳他二程思不傳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辯如何曰崇正辯亦好伯豐又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辯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為然先生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為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辯佛處起辯塗他不到此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不分曉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便從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問孟子做時似伊尹否先生首之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是有一書說載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各自有分說得好　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從人以入傳登錄

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為於何書注破云某為十年前說此事則平夜起來為作文矣其好辯甚也　江文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道書人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道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錄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　尹和靖疑伊川之說多其所未聞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已先曾說過湖南正以為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程先生傳甚當見識藪實錄言伯恭深原之問伊川不答溫公令事中書如何曰自是不容講知多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　紹翁竊疑元祐諸公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其有經天緯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兩官於其實狀制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中書舍人王震所草王非知伊川者　紹翁又詳慶元丞相趙公去國侂胄始顯然欲以黨去天下之正人必誣以偽學雖劉德秀從史為是說然偽之一字已見於紹興制詞矣先是孔文仲劉摯顧臨亦嘗以偽詆先生云許雪齋心法先生曰可以為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人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黃氏日抄傳聞雜記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愚按樂記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大明於天下　伊川謂鑄銅錢穿虧本則盜鑄息賣官鹽穿減價則鹽課增又謂溫公變法未可動役法動即三五年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涪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嗚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佛未足以惑世而他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楊謝耶　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為天下放急有不奈何恐不可救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又未必人心戴宋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友善見即久留因子弟進以黃金碟二十兩詰朝遂歸　謂益原不治一室學不在此洒掃潔淨莫更快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進偶臟腑日習使然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含以示嬪御令勿語人此死罪也生荔枝供盡近侍欲買之云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飢思燒羊頭近侍云宣取曰致之後必常備日殺

三年纍紛無窮竟夕不食允此皆明道云然嗚呼仁哉　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其在安用語錄之說參考　伊川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一字及數學

愚謂卓哉人豪乎為士大夫而欲攻伎術者可以觀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九十九　十九庚

陵

大漢原陵

書名大漢原陵祕葬經原陵祕葬經序　夫混元一氣者清氣乃分五行布政於四方水火定歸於南北

覲天之道氣流散於災祥日月盈虧薄蝕主焉自知分野山星君見占之應在何方善曜若臨一部內人民安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木旺而風乃鳴條火旺而暄和茂盛秋金魁杰則萬物凋零冬水伏藏制火則寒冰凛冽四時合令萬彙化生氣候不時災障流變陰陽和而節候應五鮮政而歲稔登蓋因時令政氣施化萬物之中莫不觀天順時而用也從之則生逆之則死昔因遇積敬先生傳授余陰陽書三本余誦習日久其用甚驗直指休咎之理出生入死遁甲之法乾兌坎離遷宅之內辨年月日時加臨運式頃余因暇日述斯文五十四篇分為十卷備陳與旨直說內為萬代之樞機作後人之明鏡吉凶徵驗祥究皆知官祿貧窮三陽內顯子孫多少高低興旺造化脩展但憑八卦為基立塚安墳須辨來山去水擇地斬草塚穴高深長庭門陌化墳曲路碑碣旐旐車轝棺槨八等葬法十吉地勢尋骨擇師營應葬之事法式無不畢陳矣　目錄　選墳地法篇

選墳地法篇　凡選墳地三日前齋戒沐浴淨身為好地龍神愛惜多但尋五姓利方旺路則吉常以降婁加五姓墓上析木下為上利太乙下為中利旌頭下為下利　凡天子司國師騎紫官三人騎官七人從士五人乘馬縱拒五人六夫以下四人馬

上逆望或住或過從天柱上來落於旺方左遶右抱大利從天柱步至明堂以遁甲加臨何星臨明堂假令商姓陰遁六局從壬向丙一步呼壬午二十二步癸卯用傷加三宮開門臨穴代代出公卿角姓陰遁四局丙向壬一步呼丙子十一步呼丙戌開門上爲直使加八宮穴上開門大吉宮羽二姓艮爲主山陽遁八局從甲入庚一步呼甲申十一步呼甲子主門爲直符加八宮開門臨穴休門臨明堂大吉　徵音姓陰遁二局從庚向甲一步呼庚寅二十一步呼庚戌驚門爲直使加一宮休門臨穴後代出侯伯之位餘者倣此　凡山陵低下宥有三福五禍三福者一主氣二福德三天醫此名三福也五禍者一絕命二伏吟三滅絕四破敗五禍害此五禍也若向南北及庚出者以太歲加甲丁爲主氣坤爲福德巽爲絕命丙爲禍害甲爲滅絕壬爲伏吟　若向丑未及辛出者以神后加辛坤爲生氣壬爲禍害乾爲天丁爲絕命癸爲滅絕艮爲反吟巽爲伏吟若向東北西南及乙辛出者以壬門加乙辛爲主氣坤爲伏吟乾爲福德艮爲天祿丁爲滅絕癸爲禍敗　若向卯酉及壬出者以勝先加乙乙爲主氣丙爲福德艮爲天　甲爲禍敗坤爲絕命壬爲反吟乾爲滅絕庚爲伏吟　辨地吉凶法　凡辨地但看地豐濃肥嫩堅草木盛茂平穩流之此地後出三公九卿官祿不絕　辨凶地法　一天竈地雨龍早乾　二天敗地古城窯冶社稷寺廟　三天竈地神前佛後之地　四凶龜地古獄戰爭之地　五天亮地下有粉砂之土　六天尸地下有伏尸骸骨　七天涸地水無出處　八天諸地有浸水　九龍驚地内有天井烈分　十玄胎地大山下有小山　十一天狗地下有大石頭　十二天風地大山中有口　十三天薄地土有鹹鹵　十四鬼市地在亂塚中　十五四絕地四邊有道　已上地不可安葬若用此地主破敗絕嗣不可用之

相山崗篇　凡天子墳園山連百里不斷崖岸有彎曲屈朝山遠遶兩相從山勢若排衙前有書案山如卧蠶從山似連珠定出聖明天子　凡諸侯地御相地山崗連七十里連接不斷能回遶望山勢似龍形代代足祿公卿前有案山彎弓形狀世世三公不絕　凡大夫庶人山崗三十里相連漸嫩崗如卧牛羣羊盤繞左遶右擁四邊山勢似主蛇子孫代代足榮華前有華蓋似覆國陳禾約有萬餘千日出見光者朝陽西見日夕陽地日出見光者名曰三陽地大吉從日出至沒不見光者名曰三陰地大凶或山東山南近之吉山北山西遠之吉山忌逆山斷山石山折大凶也

辨龍勢地法　凡來山抱陽方雄勇者名曰雄龍之崗來山軟嫩抱陰者

名曰雌龍之崗多土者爲嫩多石者爲老　捧龍頭葬龍角　不久三年須破却　捧龍眼葬龍睛　子孫久持弟殺兄　捧龍頂葬龍口　不久三年須斬首　捧龍腰葬龍腮　子孫不久狀元才　捧龍膺葬龍肚家中新婦多淫慾　捧龍背葬龍脉　子孫不久迯門乞　捧龍足葬龍爲　死須人口年年哭　捧龍尾葬龍項　子孫陷番不歸鄉　凡是龍葬須卧龍葬懷帶以斗神加姓墓上功曹爲龍頭神后爲龍根太衝爲龍耳天罡爲龍足小吉爲龍尾義曰此法要精專消息用之大吉利

辨風水法篇　凡好山不如好水一丈之崗不如一尺之水地平百里無山只要此水葬之吉水入者名曰水折折水者出官也合三吉星出公卿也商姓坐乾山於丙水合武曲吉放水三十九步甲庚合巨門星吉再折水向甲二十八步丁巳貪狼星又水向癸出三十八步甲寅合家孝順星外任意放水後代出公卿出乙合天卦出巽合胡中卦也　角姓坐巽山放水於壬合武曲三十七步壬子合武曲星吉再向艮去三十九步合癸丑貪狼星又再折向丁三十三步乙卯合巨門星吉任意放水大吉也　宮羽姓坐艮山放庚水三十一步甲寅合武曲星再折水向丙去二十五步合丙午又合孝順星又再折入乙二十五步合貪狼星吉任意放水大吉也　徵姓坐坤山放水於甲一十三步丙寅合貪狼星大吉放水出辛任意亦更無步數後代子孫興旺大吉也　已上貪狼星巨門武曲三星大吉又合孝順星大吉常以旋頭如大墓水出玄將大吉利也忌客水入墳主子孫離鄉忌長流水射墳主大凶也墳前面有水作聲主大凶東面有長流水主吉處水東水南遶之吉水西水北迎之吉

四方定正法篇　凡古者結繩爲政以春分秋分定日出沒以定東西也此法於午上款東子上偏西卯正東酉正西從太古龜定八卦以尾北爲坎卦一宮爲冀州前右足坤卦二宮置荊州左脇震卦三宮置青州以前左足巽卦四宮置徐州以頭當中爲五宮置豫州以後右足乾卦爲六宮置雍州以右脇兌卦爲七宮置梁州以後左足艮卦爲八宮置兗州以頭爲卦爲九宮置揚州頭離者明也尾坎者暗也背暗向明所以神寺内殿衙門并墓門向南開是此理也　啓明開先生以何法定四方定位先生答曰不用春秋二分令以逐日光更妙也述曰用八尺標杖立於地上畫其日影短者爲午正南中心畫十字以定東西次分四十二位也

定五姓法篇　凡陰陽師定五姓正真不只有姓難定俗人擧音亦難定　欲得商音梁張　欲得徵舌主齒　欲得角舌縮聲　欲得宮舌居中　以切韻定五音喉音

宮商音商才音角古音徵唇音羽百中定五音也　擇葬年篇　凡五姓
擇葬年合八宅雌雄建旺年大利又合天覆地載年吉姓主爲地載也又
以小運行年至寅申大利子午爲大通步卯爲小通其餘者逆不通行大
凶小運者男以本命加寅順行女以本命加申逆行太歲以下是小運行
年運行乙酉丑爲見背也宜葬之大利常以降婁星加太歲功曹下爲高
里傳送下爲黃泉勝光下爲光明神后下爲沐浴此名大通也乙亥爲重
神入墓吉利餘者墓受殺大凶　又以玄枵加正神天罡下爲大墓河魁
下爲小墓　孟年不用孟月妨家長不用絕墓年仲年不用仲月用之殺
中男季年不用季月殺次男不用絕墓年常以壽星加太歲天罡從八人
大衝從魁殺五人大吉小吉不殺一人功曹傳送下出公卿將光神后下
爲福德主人吉慶也　擇葬月篇　周禮云天子七箇月諸侯公卿五箇
月大夫三箇月士庶亦三箇月　凡五姓年中要選吉月要亡者安存者
穩使主人無妨要與宅氣更得三輪月時氣與宅旺月大利看得節未得
節常以降婁加月建天祿下爲蒿里地祿下爲黃泉九天下爲光明魁
祿下爲沐浴用之吉　又陽牽牛陰月未未加月建功曹傳送臨墓大吉
以斗神加月建乙酉丑臨墓名曰受殺大凶以得天覆地載月子孫代

代富貴不絕　擇葬日篇　凡擇日公爲五等諸侯品位上中下三吉日
日生辰爲上吉日　辰生日爲中吉日　日辰同類爲下吉日　君辰
克日日克辰納音與支干相克大凶　天子用歲旺日傲令春三月用甲
乙寅卯辰　親王用歲前日春三月用丙丁巳午未　卿相用歲對日春
用庚辛申酉戌　皇太后用歲後日春用壬子癸丑亥　庶人用歲前日
歲後辰此是陰陽和會代代榮昌常以鶴頭加月建功曹傳送大衝從魁
大吉小吉下五姓用之代代榮昌天地人三才六神助之吉　陽月以牽
牛陰月以未未加月建從魁爲金雞河魁爲玉犬登明爲銀豬神后爲青
蜓大吉爲天牛功曹下爲地虎大沖下爲太奴天罡下爲天雌太一下爲縱
蜂勝光下爲朱雀大吉爲地磨傳送爲天輪傲令正月陽月以牽牛加寅
天上從魁臨戌金雞戌上鳴一十聲河魁臨亥玉犬亥上吠九遍登明臨
子銀豬子上走一十三步神后臨丑青蜓丑上飛一十七步大吉臨寅天
牛寅上吼五聲功曹臨卯地虎卯上不食三十日大沖臨辰太奴辰上歌
一十一遍天罡臨巳天雌巳上舂十九下太乙臨午蝦蟆午上叫十三遍
勝光臨未朱雀未上飛一十七步小吉臨申地磨申上轉十遍傳送臨酉
天輪酉上轉十遍餘者準此　凡亡主年命忌八中地下甲子午衝六凶

傲令小運至庚子用甲午日葬凶地下甲辰上本命小運犯人中甲子克
破庚子小運至庚戌又犯地下克煞七人大凶是四主命葬大吉餘準此
擇時下事篇　凡葬上祖先代切觀下事時辰加山穴年月日俱吉若
時凶俱凶復致殃咎矣　凡擇時必定正時大吉須詳晝夜百刻尋天
子用吉時遁甲云得天遁時或天乙臨中宮此時下事代代出聖明天子
六壬云天乙臨明堂名曰坐朝神藏代代金枝玉葉興旺也　親王用天
善神藏光以月將加月建在用月將加時天乙上乾臨貴神名曰藏也
諸侯用地伏神藏十二神歸本道位遁甲云得地遁時代代子孫出品官
也　大夫以下至庶人遁甲云遁時下事子孫興旺宮祿不絕六壬云得
六壬被制騰蛇墜水朱雀破頭勾陳入獄白虎燒身玄武折足天空被截
此名六神藏六神被制如無六神藏只用三神藏有此選吉時六壬五法
遁甲四法共九法　玉女云得青龍反首飛鳥跌穴玉女守門此時大吉
黃帝云忌見青龍逃走白虎猖狂騰蛇夭矯朱雀投江五不遇時飛干格
伏干格刑格飛宮格伏宮格人格天羅地網月孛以上時大凶葬遇此時
亡靈杳杳冥冥不出獄大凶受苦生人不安得開休生三門臨之救也切
忌三奇入墓六儀破刑大凶也倉詰云寅卯四刻名開蓬卯後四刻名旃

蒙辰後四刻名天昊巳後四刻名柔兆午後四刻名強圉未後四刻名涒
單甲後四刻名上章酉後四刻名重光戌後四刻名北極亥後四刻名玄
黓子後四刻名眼隅丑後四刻名大淵矣此大葬用已上時吉慶也不用
十二時支用之大凶矣若用四維八干大吉也　凶葬篇　凡人家室內
有喪不避凶年惡月月煞天尸地墓內一切衆神不能爲害在卒哭之內
北大葬也停屍在室更不問喪主行年運通命不通墓受殺皆得大葬因
凶葬而葬五服之內息得同葬也大撓云停屍亂髮不問戊己重服之日
室內有喪不問將軍太歲亦得葬也大葬合造新墳入塋就祖三年之外
呼爲乾骨三年之內孝服未滿葬其父母亦吉緣亡人在室未犯地祇大
吉　男以功曹女以傳送加時天罡下陽尸宮男女六人小吉地尸宮一
人從魁天罡地尸宮八人登明太乙爲禍敗大凶玄枵加壬正時看亡人
年命見功曹傳送宜子孫　置明堂法篇　凡動土擢盾斬草祭神之禮
合天地人三才遁甲云丙爲明堂丙數七以七七四十九穴定之吉利也
凡天子乘萬象葬內八穴名曰天穴也　諸侯列士分地感天祇葬於
中一十六穴地也　大夫已下至庶人感天地陰陽之氣葬於中二十四
穴謂之人分也　置明堂中六尺　凡八卦體乾卦六丈入六甲安一標

竿長一丈二尺按十二時也開四門通氣也　天子明堂外四十九步
諸侯明堂三十六尺　大夫明堂外二十四尺　庶人明堂一丈二尺
凡爲壇祭神四角標竿五尺象五方四十九步四維四面相去地七步東
西南北共立六十四標象易八卦六十四亦吉
標禍福在明堂之內圖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辰						申
乙						庚
卯			壇			酉
甲						辛
寅						戌
艮	丑	癸	子	壬	亥	乾

擇神道路篇　凡擇凶葬者以定三鏡六道吉凶萬惡不敢當法常以數
祥加月建天上甲丙庚壬坤艮吉太乙登明妨一人勝光明后妨二人大
吉小吉妨小口功曹傳送妨一人太冲從魁妨三人魁罡下妨五人乾巽
丁癸下大凶也人鏡法常以營室加月建太乙爲地亭煞一人丙下爲天

德神后下爲天罡癸下爲地壬丁下爲丙大吉下戌小吉下己艮下功曹
坤下爲傳送功曹下從魁傳送下大吉　地鏡法常以用數加月建甲下
天蒼庚下地蒼艮下地符丙下地對壬下天賊癸下陽刑乙下陰尸乾下
天刑巽下死喪太乙下天鬼登明下地魁神候下地殃大吉下地殺勝光
下天獄小吉下天煞功曹下地虎傳送下龍殺太衝下天福從魁下地福常
以玄枵加月建功曹傳送下天道太冲從魁下地道魁罡下兵道太乙登
明下人道勝光神后下鬼道大吉小吉下死道只有天道地道鬼道宜行
喪餘凶　擇三要法篇　凡葬師要明三要法者一要用神傳課二要太
陽交宮三要趍神節氣一要直符九星二要直使入門三奇合門凡遁者
隱也遁也甲者首也遁甲遁聖也主人遇者會修行亡人遇者滅罪凡入
遁者先名九宮　坎一宮天蓬休門　坤二宮天內死門　震三宮天冲
傷門　巽四宮天輔杜門　中五宮天禽景門　乾六宮天心開門　兌
七宮天柱驚門　艮八宮天任生門　离九宮天英景門　凡入局者但
以八節爲首次二十四氣上中下入局　冬至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　立春八五二　雨水九六三　驚蟄一七四　春分三九
六　清明四七一　穀雨五二八　立夏四七一　小滿五二八　芒種

九六三　夏至九三六　小暑八五二　大暑七一四　立秋二五八
處暑一七四　白露九三六　秋分七一四　寒露六九三　霜降五八
二　立冬六九三　小雪五八二　大雪四一七　三元法　甲己臨仲
爲上元　甲己臨孟爲中元　甲己臨季爲下元　起五子元　如日遁
時　六儀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三奇先辨三
元甲子次用二十四氣者在第幾局以次直符加時干用九星直使加時
宮八門五日行一宮十時換一甲陽遁六儀順三奇逆陰遁六儀逆三奇
順假令冬至甲子日丙寅時陽遁第一局天蓬爲直符加時干再以直符
休門加第三宮爲休門也　凡青龍反首六丙加六甲飛鳥跌穴六丙加
六甲玉女守門天乙臨開門天遁生丙臨丁地遁臨乙己人遁休丁臨己
已上大吉慶也　凡五不遇時者時干克日干青龍倒走白虎猖狂六辛
臨六乙朱雀投江六乙臨六癸騰蛇夭矯六庚臨六丁直符加六庚飛干
格六庚加直符三奇入墓丙丁臨官乙臨二宮六儀被刑甲子三宮甲寅
甲辰臨四宮甲午九宮甲申八宮甲戌八宮已上遇此時百事大凶　凡
葬行喪師神結印默念三奇咒六乙爲日奇咒曰六乙日奇　白虎神威
照臨凶歲　獨見光輝　行喪大慶　萬福隨時　生作祭宰　死化

菩提　急急如律令　六丙月奇咒曰　六丙光陰　萬象呈章　遠形
行喪　齊福强良　災殃耗散　福禍潛藏　先宗托化　得遇常陽
急急如律令　六丁星奇咒曰　六丁爲星　玉女通靈　起喪發引
折去墓塋　子孫侯伯　上祖托生　急急如律令　辨五姓利路篇
凡天子取國師姓僧取商姓餘者不利路　商姓利路丙午丁未坤申庚
酉辛戌乾亥壬子已上利路壬爲天穴丙爲地穴庚爲人穴辛爲生穴癸
爲敗穴甲爲絕穴乙爲死穴丁爲鬼穴　宮羽姓利路庚酉辛戌乾亥壬
子癸丑艮寅甲卯已上利路甲爲天穴庚爲地穴壬爲人穴癸爲生穴乙
爲敗穴丙爲絕穴丁爲哭穴辛爲禍穴　角姓利路壬子癸丑艮寅甲
卯乙辰巽巳已上利路丙爲天穴壬爲地穴甲爲人穴庚爲絕穴乙爲生
穴丁爲敗穴辛爲鬼穴癸爲禍穴　徵姓利路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
未坤申庚酉辛戌已上利路庚爲天穴甲爲地穴丙爲人穴壬爲絕穴癸
爲鬼穴辛爲死穴乙爲禍穴已上只有五姓有天地人三才吉次生吉餘
則凶矣　辨古道吉凶篇　凡古道有名曰白虎也謂之達也一達道路
長二達謂之岐傍岐道仿出三達謂之劇傍散道交錯四達謂之逆衢交
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十字中交六達之莊交加錯雜七達謂之劇驂三道

穴有以寸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去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去復有旁達商姓西有道南有道名曰白虎大旺也南有小道北有大道絕于絲東有道出不全其人西有道向東分岐兩處去名曰白虎衡屍出苦死人　宮羽姓正北有道名曰白虎旺吉西有小道吉東有道絕嗣南有道大凶北有道東來分岐兩處名曰白虎衡屍也　角姓東有道旺北有道小吉南有道絕嗣兩有道大凶　徵姓南有道大利東有道小吉西有道滅絕北有道小利從南來往北分岐兩處名曰白虎銜屍道後有道名曰帶劒出市死人四面有道名曰滅絕也常以溝瀆加三山冒洗下大吉鵠頭下小吉餘者大凶矣

葬古丘墓吉凶篇　凡丘者袁也墓也埋也名曰玄宮冢丘必出宮侯鑄頂者葬遇傑丘子孫移流葬遇溼丘頂上垮也葬遇浮丘憂患咽喉丘是有水流遶遠環遶之葬遇旋丘枷項徒囚葬遇陵丘朝班頭丘是寸下葬遇團丘出駕驊騮丘似崑崙帝子建孫有三重也葬遇營丘擇地窅虛一丘小一丘大丘過嘴乳子孫一聚在丘兩中凡遇天昭家出賢才有三塚也常以掩兒加姓王神天上營下有丘塚定出三公九卿

辭阡陌步數吉凶法篇　凡地吉凶從三會正禍起命步至塚心棺下用此葬大吉若有地凶神入明堂名曰有地無穴葬後生人不利亡人不

安若從三會阡陌渠澗丘陵大塚基心起塚心合渊定求開名有地穴棺下六尺用之主人吉利亡人安寧　假令商姓壬穴尊配乾卦從北向南一步起壬午是三爻卦式第四得壬午宮兆騰蛇變得風天小畜䷈卦金木不得用又乾巽五鬼三十一步壬子第一位陽爻卦式變得天風姤䷫金不木相和大凶也四十一步壬戌第六位爻變得澤天夬䷪式金得金旺木和貪狼星　假令徵姓庚穴從西向東一步庚寅十一庚子震卦是第一爻卦式變得雷地豫卦䷏卦土木不和康貞星凶從南向北一步丙子四十七步合壬戌卦青龍動大慶也變得雷火豐䷶卦木大相合大吉利合貪狼星大獲嘉祥也　假令角姓丙穴是卦[illegible]卦從南向北一步丙子五十一步第六位陽爻卦青龍動變得地山謙卦䷎　假令宮羽姓甲穴乾卦䷀卦式從來向西一步甲甲三十一步甲辰第三位陽爻變得履金見金大旺也　商見玉堂徵見章光角見鳳凰羽宮見麒麟諸經不明

辨塋墳冢步法　今定五等諸侯大小合納甲四獸相交取之妙也　天子自禁圍自方九里九十步母九天九地也裏禁圍三頃三十畝合三才三律也皇堂用一十八畝合十方八卦也第二禁圍自九百九十步合九天九地也裏禁圍自方二頃二十畝合十四氣皇明九畝

三角合七星三才也第三禁圍自方七百六十步合南辰北斗也裏禁圍自一頃九十步合九宮也皇堂七畝三角合北斗三才也已上天子用王侯用六甲八卦塚穴依五姓取之吉用一畝半為禁圍七畝已上用之已下不成穴也　御相墳用五畝已上成穴也庶人用地見下　宮羽姓第一墳自方四十步計積一千六百八十一步以紀法去之令一步命起甲子乾　第一納子變得天風姤卦計地七畝一分七釐一毫王侯用之吉　第二墳南北長三十七步東闊三十三步計積一千三百三十步以紀法去之令一步合甲子計地五畝四分四釐一毫御相用之吉　第三墳自方二十七步計積一千三百三十一步以紀法去之零九步合壬申寓五爻變需卦上等庶人用之　第四墳自方二十七步計四百四十一步以紀法除之合甲申中等庶人用之吉　第五墳方一十一步計積一百二十一步以紀法除之零一步合甲寅下等庶人用之吉　商姓第一墳自方四十三步計積一千八百四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王侯用之　第二墳方三十七步計積一千三百六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御相用之　第三墳自二十七步計積七百二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九步大夫及上等庶人用之　第四墳自方二十三步計積五百二

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合壬子穴中等庶人用之　第五墳自方一十七步計積二百八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下等庶人用之　角姓第一墳南北長四十三步闊四十一步計一千七百六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三步合丙戌王侯用之　第二墳南北長三十九步闊三十七步計一千四百四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丙寅第六爻變得地山謙卦御相用之　第三墳長二十九步闊二十七步計七百八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合丙寅謙卦合貪狼星也上等庶人用之吉　第四墳長二十三步闊二十一步計四百八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合丙寅中等庶人用之　第五墳長一十九步闊十七步計三百二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三步艮納甲戌第四爻變得旅卦下等庶人用之吉利　徵姓第一墳長四十七步闊四十一步計一千九百二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七步震納庚午第四位爻變得地雷復卦王侯用之　第二墳長三十九步闊二十三步計一千二百八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七步納得庚寅第二位爻變得歸妹卦御相用之　第三墳長二十九步闊二十三步計六百二十八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七步變得歸妹卦上等庶人用之　第四墳長二十三步闊二十二步畢計五百七十一步以

紀法除之零三十七步納得庚子第一位丈變得豫卦中等庶人用之第五墳長一十九步闊十三步計二百四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七步合庚子穴震卦第四位納得庚午變得雷地豫下等庶人用之　右件已上墳塋步數官庶並合納甲星禽用之子孫吉利

擇內外塚行喪法篇

劉啓明問先生曰內外行喪之事向外道路則吉先生曰行喪之法須用內外二宅內宅是主人之家外宅是亡人之室內得延年主氣天醫伏位孤雄見旺生人合得天亡死得地利也　若外塚合功曹傳送三鏡六道十二天官亡者得地利子孫昌盛　若禽不合內外名孤雄主人不安亡人不樂有大凶焉　內塚者　塚體　塚影　塚名　塚象　外塚者喪庭　門陌　塚影　曲路　常以功曹加塚體不吉塚影丙下塚象細意詳之　甲子塚子巳乙乾亥武庚玄武丙天乙出未雀入蒼　甲辰塚辰酉申甲六合丙天空庚玄武出白虎入玄　甲戌塚戌卯辰庚玄武壬天乙甲六合出蒼入未　甲午塚午亥辛巽騰蛇甲六合壬天空出玄入白

六甲開三閉九合卦天官法篇

凡陰陽删定五姓所以具九宮八卦披意推之吉利也　劉啓明問先生曰五音開三閉九喪庭門陌八卦天官如何知之先生答曰開三閉九者以玄武加塚體取津梁下置喪庭迎於是門取實沈下置穴為近十三九為初喪也　商角姓河鼓下門陌宮羽徵姓營室下門陌　入卦取門為上象穴為下象上下此易卦十二天官以天甲加塚體門于下取貴神　假令宮羽姓甲子塚甲穴以玄枵加丁為第一道星紀下為第一道星紀下為第二道津梁下為第三道此名開三閉九萬里下置喪庭　津者天梁也東代出獄見有萬里小相公管天曹浮柩亡魂生天也所以置喪庭也天駟為第四道壽星為第五道河鼓為第六道柳鶉為七道味未為八道沉實為第九道也大吉地會道甲三九者閉也從於地門共計閉九也貴泉安塚穴伏吟反吟不合開三閉九皆取神道逆故甲子旬有丙寅辛未丙與辛合寅與未合近丁故以玄枵加門陌丙屬艮為上象塚穴配乾為下象為大畜卦☶☰以玄枵加塚體貴神臨丙前三合臨甲塚穴吉玄武臨喪庭雖為凶將卻子母相生化為吉慶也天乙臨穴吉　商姓甲辰塚壬子以玄枵加乙為第一道星紀加巽為二道津梁加丙為三道萬里置喪庭天駟加丁為第四道壽星加坤為第五道河鼓加庚為第六道柳鶉加辛為第七道味未加乾為第八道沉實加壬為第九道貴泉下安塚穴門陌在庚庚屬震震為上象穴在壬壬配乾下象為大壯卦☳☰貴神者玄枵加塚體門干臨丙喪庭在

丙天空臨穴雖是凶將是子母相生化為吉慶天乙臨穴吉　角姓甲戌塚丙穴以玄枵加辛為第一道星紀加乾為第二道津梁加壬為第三道萬里下置喪庭天駟加癸為第四道壽星加艮為第五道何鼓加丙為第六道柳鶉加乙為第七道味未加丁為第八道實沈加丙為第九道貴泉下安塚穴甲為門陌甲屬乾為上象丙穴屬艮為下象合天山遯卦門陌在甲以玄枵加塚體門干臨壬天乙臨喪庭前三合臨門後六天空臨丙穴雖是凶將卻子母相生化為吉慶也　徵姓甲午塚庚穴反吟塚故取神道逆不合開三閉九甲子旬中有丙申辛丑丙與辛合申與丑合近於癸以玄枵加癸為第一道星紀加艮為第二道津梁加甲為第三道萬里下置黃泉天駟加乙為第四道壽星加巽為第五道何鼓加丙為第六道柳鶉加丁為七道味未加乾為八道沉實加庚為九道貴泉下安塚穴庚屬震震為下象壬為門陌屬乾為上象合天雷無妄易云門陌於壬貴神在巳以玄枵加塚體玄武臨穴雖是凶將為子母相生化為吉慶六合臨喪庭吉也　開一閉十子孫須亂　開二閉八殃禍竟押　開三閉九禦相太守　開四閉十子孫悲泣　開五閉十一男刑女私　開六閉十二百事凶至　八卦塚開四閉十八卦合天官法　乾塚甲穴喪庭在庚門陌在丙以天甲神后加門陌丙為第一道大吉加丁為第二道功曹加坤為第三道太沖加庚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太沖下有房星天罡加辛為五道太乙加乾為第六道勝光加壬為七道小吉加癸為第八道傳送加乙為第九道從魁加甲為十道下置塚穴兩上為指名大凌星合為喪庭在庚屬震為上象穴在甲屬乾為下象合大壯卦☳☰易云丙為陰門為丙近於巳治夜貴神於酉以天甲加門陌從魁為天乙臨塚穴神后為前三六合臨門陌太沖臨後天空臨喪庭雖是凶將子母相生化為吉利乾塚壬穴喪庭在丙門陌在甲以天甲加甲為第一道大吉加乙為二道功曹加巽為第三道大沖加丙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天罡加丁為第五道太乙加坤為第六道勝光加庚為第七道小吉加辛為第八道傳送加乾為第九道從魁加壬為第十道下置塚穴丙為喪庭列屬艮為上象穴在壬壬屬乾為下象合山天大畜☶☰易云門出陽神以天甲加門後四太常加塚穴神后為天后臨門陌大沖為朱雀臨喪庭也為吉慶　艮塚丙穴喪庭在壬門陌在庚與穴不和故取甲為門陌以天甲加門陌為第一道大吉加辛為第二道功曹加乾為第三道太沖加壬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天罡加癸為第五道太乙加艮為第六道勝光加甲為第七道小吉加乙為

第八道傳送加巽爲第九道從魁加丙爲第十道下直[illegible]六開四開七吉
道喪庭乾爲上象丙爲下象合天山遯卦☶☰易云出陽神以大吉加天
乙貴神臨門以天甲加門陌貴神臨午眞武臨門雖是凶將子母相生天
空臨穴爲見功曹木克土化爲吉慶　震塚庚穴喪庭在甲門陌在壬以
天甲加門爲第一道大吉加癸爲第二道功曹加艮爲第三道大沖加甲
爲第四道下直喪庭天罡加乙爲第五道太乙加巽爲第六道勝光加丙
爲第七道小吉加丁爲第八道傳送加坤爲九道從魁加庚爲十道下直
癸穴開開三開十卦吉道甲爲喪庭乾爲上象庚穴震爲下象合無妄卦
☰☳易云壬陰門爲壬逆亥屬陰門暮治貴神在卯以天甲加卯大沖
貴神臨喪庭神后爲後三玄武臨門陌雖是凶將却子母相生化爲吉也
經曰　開一閉十子孫殃疾　開二閉八橫禍頻發　開三閉九子孫
短壽　開四閉十興旺百宜　開五閉十一子孫微疾　開六閉十二子
孫兵死　已上八卦塚也六甲皆塚行喪神道逆八卦向行之躍途之神
也　擇斬草法篇　昔軒轅皇帝時人間白骨遍野夜聞神鬼悲哭皇帝
勑令葬埋主於草　死葬於草故立制斬草也要納亡靈祭地矣曰瘞薶
也　周公曰凡草是地之毛衣土之子孫故斬之是以亡魂寧生人安樂

不斬草者名曰盜喪葬也是以亡魂不寧生人不利天曹不賞冥府不
收攪擾生人頻遭殃禍　五等斬草格式　凡五等斬草切分其高下尊
卑依此式耳　天子斬竹諸侯斬葦卿相斬蘆大夫斬荊庶人斬草凡天
子斬草先用帶兵甲喊山驚地祇邪神俱散用五十人克姓一人着緋人
帶焦頭幕額短脚幞頭手執刀東方五十人着青衣各逐五方色衣五方
緣各逐方用錦纈袖褠金器具全金紙錢帛各五十束祭之大吉利也諸
侯用三伯人喊山斬草用銀器物具全銀紙錢三十束御稆用五十八兵
喊山斬草亦用銀器具全也　庶人用父母全七人全着色衣一人帶焦
紅幕杖刀執鍬五方綵各一丈淨席三領用帛一丈二尺卦錢一百二十
文足二十四幅器物紙馬二十四分於鬼門上縛一草人一人執弓箭三
隻一斬改一箭射草人心射着心者乃吉三斬草呪曰云云三斬訖放三
下貴師引執鑁五人於尊穴左旋三遭右旋三遭破土一下皆却擲之祭
羅諸般動用棄之吉凡斬草勿用本命行年并地下冲破　假令家長是
甲戌相行年至庚用甲戌子日斬草殺家長何謂也答曰爲人中甲子地
下甲戌本命一重凶甲克庚午又犯行年兩重大凶餘者倣此　常以斗
神加月建姓墓上見鬼大吉　造棺槨法　天子設獻帳高一丈二尺天

子造金鑁撥鑁龍鳳[illegible]高三尺四寸[illegible]內用水
銀東過靈外銀鑁撥鑁龍鳳長九尺[illegible]外用沈香木作御床上雕
龍鳳長一丈二尺象十二宮神也大夫以下至庶人棺長六尺[illegible]
高二尺五寸象二儀五行柏床高五尺長七尺杏艶頭高三尺少壓高三
尺前面門踏四邊构欄用楸柏木吉桑木主重喪桃木招鬼楊柳木主貧
窮檞木主絕嗣大凶不用神廟寺舍墓內木殃禍大凶　常以玄枵加月建
折木下造棺大吉天根下富貴倣此　擇開啟墓篇　凡開啟墓避日時
如蛇貫主產死木根穿觸髑眼出不全具人治骨殖時先從頭掃往骨殖
合用五姓木　宮姓用栗木穿之　商姓用楊柳木穿之　角姓用橘條
穿之　羽姓用榆柳木穿之　徵姓[illegible]柳[illegible]用綿絮纏之於主墳安之
主主人安樂亡者生天
辨八葬法篇　五姓昭穆貫魚葬圖

宮羽姓貫魚葬

祖墳甲庚壬三穴在於正西偏南庚化一墳謂之貫魚葬不得過酉地

祖墳甲庚壬三穴在於正南偏酉丁化一穴謂之貫魚葬不得過午地

商姓貫魚葬

祖穴壬丙庚三穴在於正南偏東丙化一墳謂一貫魚葬不得過午地吉

祖穴壬丙庚三穴在於正東偏南乙地化一墳謂之貫魚葬不遇卯地

角姓貫魚葬

祖墳丙壬甲三穴在於正北偏西壬地化一墳謂貫魚葬不得過子地吉

祖墳丙壬甲三穴在於正西偏北化一墳謂之昭穆葬不得過酉地大吉

徵姓貫魚葬

祖墳庚甲丙三穴在於正東偏北化一墳謂貫魚葬不得過卯地大吉

祖墳庚甲丙三穴在於正北偏東化一墳於癸地不得過子地大吉也

右前項八法只用二法餘六法為番夷狄用之如用此六法者主家破人亡殘疾退官失財大凶　凡葬者阡陌平原昭穆貫魚葬大吉餘六者先吉後凶不可用之

辯四等擘穴法篇　一曰混元葬　二曰龜甲葬　三曰易象葬　四曰明堂　已上四等擘穴也　混元葬法按九九八十一分小兒山陵用之各有吉凶也　龜甲葬七十二穴親王用之大吉祥瑞官祿旺子孫代代官資　易象葬八八六十四穴侯伯家枝葉不絕葬之大吉　明堂葬七七四十九穴分之有天地人三才葬之吉　凡葬欲旺須依此四件吉葬

昌盛也

混元葬圖

辯混元八十一穴定災福　君犯天風穴出天瘖人　若犯天耳出耳聵人　若犯沒穴出疾痼人　若犯淚穴出掩哭人　若犯地穴出邪淫人　若犯地開穴出淫亂人　若犯地穴出溺水人　若犯馬穴出遊蕩人　若犯地耳穴陰人耳聵　若犯邪穴出師婆　若犯天足穴主夫人口　若犯疾穴出勞患人　若犯弓穴出刀箭人　若犯陽輔穴出奸淫人　若犯柔穴出軟善人　若犯禍穴出惡人　若犯地足穴陰人遊走　若犯天目穴陽人患眼　若犯天日穴出鰥夫　若犯地日穴出寡婦　若犯地目穴陰人害眼　若犯魄穴出少神人　若犯天獄穴陰人獄死　若犯刑穴出徒役人　若犯天刀穴出斬首人　若犯地陰穴出盜賊　若犯光穴出三光人　若犯喪穴出重喪　若犯天廉穴出邪妄　若犯亥穴出陰謀人　若犯附壬出聰明人　若犯附子出淫亂人　若犯附癸出僧道　若犯丑穴出剛硬人　若犯鬼穴出神魔人　若犯寅穴出道士人　若犯附甲穴則吉利　若犯卯穴出奸人　若犯乙穴則小吉　若犯辰穴出兵死　若犯地廉穴陰人不正　若犯巳穴婦人孕死　若犯附丙穴則吉　若犯午穴血光起　若犯未穴主客死　若犯申穴主憨痴人　若犯辛穴商姓小利　若犯附庚穴小吉　若犯附酉穴婦人離夫　若犯天君穴出軟弱人　若犯地君穴陰人殘疾　若犯戌穴出傷殺人　凡內十六穴親王用之內八穴禁卿小兄用之明堂一穴天子葬明堂　徵姓小吉　凡埋葬權暦避其凶穴認其吉位葬之大吉

龜甲葬七十二穴

龜甲葬圖

龜甲七十二穴災福　若犯天穴主天老　若犯首穴陰人害頭　若犯天耳陽人耳聵　若犯附玄出列人　若犯地關出盜賊　若犯地穴出水首人　若犯地耳陰人耳聵　若犯天足穴陽人害腳　若犯蒼穴角羽姓利　若犯地軸穴出惡人　若犯天腹小兒食氣　若犯地戶穴出喑啞人　若犯地腹陰人產死　若犯天目穴陽人瞽目　若犯朱穴角徵姓吉　若犯灰穴出瓦匠人　若犯地目女人犯眼　若犯人穴出師

婆人　若犯地首陰人害頭　若犯天獄男兒獄死　若犯白穴商徵姓利　若犯石穴出石匠人　若犯地水禁穴刑獄死　若犯十二支者凶矣　若犯天關地軸損陽人　若犯天地日月煞家長　只用甲庚丙壬穴則吉　乙辛丁癸五姓長穴吉可矣

易象葬圖

辯易象葬六十四穴災福　若犯乾穴出害頭人　若犯地刀出斬頭人　若犯天江溺死人　若犯下關小兒瘤氣　若犯地河噎人投井　若犯天

鬼出近看人　若犯艮穴出患首足人　若犯地鬼出癲病人　若犯天林出自斷人　若犯軸穴小兒盜死　若犯地林陰人自絞　若犯天風陽人風疾　若犯天明男人守寡　若犯下關出癲病人　若犯地明女人守寡　若犯天黃男人食勞　若犯天兵男兒兵死　若犯地兵女人損己　若犯地穴婦人因禁死　若犯天穴男獄死　若犯平穴男牙主瘖死　若犯天獄出獄訟人　若犯地獄女人因死　若犯天目男兒患足

若犯地首女人犯手　若犯天關地軸並不得用　若前圖一一災福并十二支天關地軸亦更不可為用也

明堂葬四十九穴圖

辯四十九穴災福　若犯天伏穴出逆修人　若犯天乙出淫亂人　君犯天物破財散帛　若犯玄武遭盜賊　若犯天牢出因死人　若犯官穴出杖死人　若犯天圍遭兵人　若犯絕鬼女人守寡　若犯招鬼出魔患　若犯敗鬼出死亡　若犯邪鬼出師婆　若犯天戾出爭張女人　若犯地牢女人煞傷　若犯朱雀招口舌　若犯地戶女人寡死　若犯地窮女人守寡　若犯破穴出柔軟人　若犯人沉子孫入百家墳　若犯黑鬼出殗誅　若犯呼鬼主招鬼悕　若犯天門出道士　若犯天關出邪道人　若犯玉堂商羽姓利　若犯天獄損陷死　若犯麒麟角姓吉　若犯螣蛇婦人產死　若犯地利角姓吉　若犯鳳凰角姓利　若見地刑主見貴人　若犯百官角姓吉　若犯地牢陰人獄死　若犯章光徵商羽利　若犯白虎傷殺人　若犯天利商姓吉　若犯刑獄出徒人　若犯地軸陰人暗死　若犯天劫出非法人　若犯雌軸煞陰人　若犯山祿出虫傷人　若犯天軸老人惡死　若犯天陰出爐火人　若犯雄棘長有惡事　若犯境身身火死　凡天子葬明堂諸侯葬地穴庶人葬人穴　右件四等壁法葬大驗矣　穿地得物　凡穿地得物不如不得謂之凶多吉少也　天子山陵穿得龍蛇寶物代代出聖明天

子不絕大吉　鄉相穿得龜蛇蠶蠶及符印後代公卿不絕　庶人穿得蝦蟇錢物銅鐵金銀子孫主富貴　凡穿地若得破碎物主破家人亡穿見大石凶　穿得骨殖大凶　粉沙大凶　灰炭大凶　湧泉主凶　朽木反凶　神聖佛像絕嗣　宮羽穿得青物凶　商姓赤物凶　角姓白物凶　徵姓黑物凶

冥婚儀禮篇　夫天地二氣交會人有夫婦之眷屬也生同衾被死同棺槨或即男兒未娶女人未嫁男兒弱冠身亡女人笄室身死卻因大葬祖宗不得漏落皆以真鬼合婚免為孤魂鬼也　凡男女骨殖用綿裹髑髏草索穿脊骨用草為胎縛作人形用面錢貼於面上著衣裳裝裹如活人主大吉利定亥時合婚

合婚引啓　切聞陰陽主死交互相仍男年弱冠身亡女長笄年身喪生前幼小何曾問肯成親喪後中年始配婚姻之娶陽間交禮陰道迎親雖無鼓樂花筵也有充致祭會靈前進禮亡魂識認先宗舉後旋程更設回歸夫婿白埋關使大葬成雙千年不候郎迎萬載玄孫祭祀

又啓云　良媒配合宜亡魂　新婦屍靈入帳門　只有悲哭贈酒紙　更無合角共頭紅　生前不識公婆面　死後今宵謝祖宗　整理房堂并眷屬　靈前祭罷却爲親

又啓文　白埋小骨數年深　今日於茲受饗歆　不見笙簧鐘鼓鬧　惟

聞悲怨哭聲臨　主前未識夫妻義　此夜亡靈共蓋衾　陽道設筵相際會　陰司路上結同心

又奠酒啓文　紫車白轝作威儀　隨女前陪下帳衣　死鬼聽呼忙速至　亡鬼聞請早進知　先言識認眾床婚　然後悲風送柳眉　永守墓堂為祖上　陰司路上永相隨

擇送葬法篇　凡六親送葬審其年命日辰看其吉凶也　但以月將加時本命上見巳酉丑去哭泣大凶　式云常以大吉加月建行年本命上見魁罡到墳必招鬼魅主疾病死亡凶　妻敬先主云人行年本命大忌葬日人中甲子及與地下甲子沖破假令命甲午日葬人行年本命庚戌沖地下甲子凶若是庚子沖人中甲子君值甲辰忌地下甲子己上犯之主立有死喪大凶徵此　凡地下甲子例子開戌丑尋酉寅亥申卯取未辰求午巳亥同位

發引啓靈篇　凡五姓各用引魂幡長五尺至長九尺男孝子女孝子并六親處祭奠酒往主門而去　再巡車轝男左女右　師咒曰　天圓地方　六甲九章　禹步持印　六道開張　街欄助轝　巷陌扶喪　南阡降福　北陌降祥　六道四避　四殺伏藏　銀錢買路　勅賜無妨　河北濟渡　亡神借崗　躑躅無礙　五龍知者　亦法至墓　後代昌昌　急急如律令

辨八卦塚四折曲路篇　凡八卦塚向塚行喪易曰生主之謂易道之者得吉路財氣主天人界大吉　第一折東北向甲行以甲乎子起一步至十一步甲戌合麒麟引道來天梁從蒿里　第二折東南望丙行以甲子起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為法加之合鳳凰躍途來地梁自九天也　第三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為法加之合麒麟啓路來人梁降十地也　第四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步九步至壬申以九步為法加之合玉堂回車來鬼梁入黃泉也　牽牛頭丙門而入樞地亡回車甲穴而下樞訖卻向生門而出故曰　麒麟引道　鳳凰躍途　章光啓路　玉堂回車　從朱入蒼　富貴吉昌　遁甲云假令驚蟄節甲子陽遁一局於酉時下事休門加一宮生門臨門陌主人榮家貴益族吉昌　開門臨六亡者生天界也出生入開門子孫常近金皆依此大吉利

宮羽姓乾塚甲穴之圖

商姓乾塚壬穴喪庭在丙門陌在甲喪庭開門向甲開第一折出喪庭門西北向壬行一步起甲子九步至壬申以九步為法加之合玉堂引路來天梁從蒿里也第二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為法加之合麒麟躍途來地梁自九天也第三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一步至九步得壬申以九步為法加之合玉堂啓路來人梁降十地也第四折西南向庚行以甲子起一步至七步得庚午以七步為法加之合章光回車來鬼梁入黃泉也牽牛頭甲門而入樞地亡回車壬穴而下樞訖卻從生門而出　玉堂引道　麒麟躍途　玉堂啓路　章光回車　出蒼入玄　富

貴達天　子孫豪盛　寶貝金錢　喪庭四折曲路相地寬窄用之步數步合滿定成開則吉利遁甲云假令清明節甲寅日中元陽遁一局庚午時天蓬加三宮休門加七宮生門臨甲壬同也　出生入死存者安寧榮家顯子孫在朝堂也

商姓乾塚壬穴之圖式

角姓艮塚丙穴喪庭在壬門陌在庚與穴不和故取甲爲門喪庭門向甲開　第一折出喪庭門東南望丙行以甲子起步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爲法加之合鳳凰引道逯乘天梁從萬里也　第二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爲法加之合麒麟躍途乘天梁自九天也　第三折東北向丙行以甲子起一步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爲法加之合鳳凰啓路乘入梁降十地也　第四折西南向庚行以甲子起步七步至庚午以七步爲法加之合章光田車乘鬼梁入黃泉也　牽牛頭甲門而入樞地心田車丙穴下樞訖却從生門而出故曰　鳳凰引道　麒麟躍途　鳳凰啓路章光田車　從蒿入末　富貴有餘　官高極品　子孫英儒　喪庭曲路相埼隨地寬窄又合滿定成開大吉利　遁甲云假令大暑節丙申申日陰遁一局夜半甲子時休門加一宮開門臨生門生門臨穴出脈入生後代光宗

角姓艮塚丙穴之圖式

徵姓震塚庚穴喪庭在甲門陌在壬喪庭門向壬開　第一折出喪庭門西南向寅行以甲子起步至七步得庚午以七步爲法加之合章光引道乘天梁從

萬里也　第二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步至九步得壬申以九步爲法加之合玉堂躍途乘天梁自九天也　第三折西南望庚行以庚呼甲子起步十七步至庚辰合章光啓路乘入梁降十地也　第四折東南向丙行三步至丙寅二十三步至庚戌合鳳凰田車乘鬼梁入黃泉也　牽牛頭壬門而入樞地心田車庚穴樞下訖却從庚門而出故曰　章光引道　玉堂躍途　章光啓路鳳凰田車　從玄入白　富貴赫赫　子孫豪盛　位登侯伯　喪庭升曲路相地寬窄長短臨時用步合滿定成開吉　遁甲云假令大暑節甲申日陰遁一局用夜半子時休門加一宮開門臨陌生門臨穴出開入主代代光榮

徵姓震塚庚穴之圖式

辨煙神曲路篇　凡亡靈杳杳冥冥不明途程如同夢裏何知去處亡靈不歸墓域恍惚不定令主人不安子孫絕滅經因入墳不依四折曲路者亡靈之路徑也若四神不喜者麒麟倒走鳳凰逆飛章光伏劍玉堂閉墓故後嗣後凶　諸經不載四折曲路之因爲何一折從萬里二折自九天三折降十地四折入黃泉劉啓頓首再拜曰願聞其義先生答曰神明各有去處　一折從萬里者東岳兖州局八宮有萬里山相公主功曹禁管亡人生天界寅邊艮管天曹案故曰天梁　二折自九天者南岳恒山有天神注生恒照耀光上天矣先生於勝光謂陽之陰故曰地梁又謂亡已寄於丙丁也　三折降十地者西南局坤爲地坤有后土所召中地曷首近於坤坤土分彙生於土侵死於傳送所土故曰八梁　四折入黃泉泉者水之所自出也穴中名曰泛泉地獄有黃泉神寶龍宮有墳墓呈靈其主神后水水道也　經云坎爲嬰孩萬物皆因子生其苗𥘉魄定未毋履名曰鬼宜昧幽冥故曰鬼梁　爾雅云死人爲歸人卜其宅兆窀冥昧不如去處得四神引路如秉燭夜行自分徑路亡者得安生人康寧也　一折癸天梁　天神咒曰　天地掌浮沉　神靈受饗歆　處祈禱酒饌明察孝誠心　車轝離喪庭　燮時暑住程　陳其萬恭奠　置豆簋簠

中傾。驛頭供聲喧。悲哭盡悃情。天垂菩薩引亡者梵宮主。二
折地祇咒曰。瘞埋吉地祇。神道早遥知。淚雨時時落。悲風颯颯
吹。祥雨颯付地。慶霧滿天飛。陰道神來佑。恩臨萬載期。三折
祭人祇。奠酒享先宗。陳芬祖敬恭。三曾俱引路。七考益和同
柎桃留恩慶。先靈賜福崇。杯觴神盡醉。萬福永豐隆。四折祭鬼
祇。歆崇荅鬼祇。建域措郊荒。恨使家澄獻。元曹受酒漿。立神
情喜悅。墓伯大安康。能欽曾參孝。可令萬代昌。辨孝義制服篇
曾參曰白者西方金之色秋分兑卦金旺萬木將死故以死色為孝服
親王以素錦紬杠為衫領戴素䋲冠徒三尺三寸表緖帶哭杖用柳木
劉啓明問先生曰何以用柳木先生荅曰金是陰於木還着卯卯者東方
震木為陽是陰死陽亡也。親王哭杖長九尺用素錦纏之。御相用素
羅為衫拖二尺四寸頂戴幞頭哭杖長七尺二寸。大夫以下至庶人輕
服用素絹重服用布麻是也衫拖一尺八寸婦女亦同此戴布帽也腰繫
紙麻索哭杖長五尺四寸。用牽牛加月建天根下採哭杖劉啓明問曰
又問先生曰孝子因何散髮先生曰孝義按五行也白紙按西方兑上缺
燒了得此也棺槨黃按中央滿䋲攀亦按南方亦要時光顯亡人不得謂

離中虛也。辨設置廚帳篇 凡五姓置魂帳去明堂各有狀數甲六庚
地立魂帳庚八數八八六十四步以七宮除之按三才二儀吉壬穴丙地
立魂帳丙數七以七七四十九步為法丙穴壬地立魂帳壬數六以六六
三十六步為法。庚穴甲地立魂帳甲數九以九九八十一步為法。式
云大月以寄星加月建小月以降婁加月建之辰天上功曹下為喪主天
冲下為貴紫斯天罡為客位太乙下梱火勝光下為鞍馬小吉下裁孝
服傳送置明器從魁下安紙河魁下安食登明下安酒漿神后下安錦大
吉下安祭盤帝為但依此家大吉也。辨下事時應候篇 凡五姓下事
應候常以月將加時看日上神。見功曹主有文章及道士應見太乙有
孕婦人及赤物應。見勝光主有火炬光明及未紫應。見小吉主有黃
物食應。見傳送有僧及剛鐵白枝應。見從魁有白衣女及金石枝應
見天罡因徒鬪訟人應。見登明主有精黑物及女人應。見神后主
有陰松及水漿應。見大吉主有富貴徵兆應。又云三傳用 見天乙
主有尊貴人應。見騰蛇主有驚恐孕婦應。見朱雀主有文章飛禽應
見六合主有赤物木植應。見勾陳主有鬪訟人應。見青龍主有錢
物喜事應。見天后主有婦人應。見大陰主有食童衣應。見白虎主

有走獸兵馬白衣物應。見天空主有黃物奴婢空物奸訛應。辨掩閉
骨殖篇 凡掩閉骨殖先從卑者下尊者末後時辰正方可下也孝子親
自入墓堂內安葬骨殖依其次第如或有四妻五妻者頭妻在左肩下次
妻在右肩下次三在左腋下次四在右腋下次五在左腋下次六在右腋
下如有幼孫孫男女安左右。凡墓堂內安長生燈者主子孫聰明安定
主子孫不患也。墓內安金石者子孫無風疾之患。孝子向埏道呪曰
開塚道塞塚埏地祇護道急急如律令勑 諸孝子去孝服向休門面立
遁甲云假令陽遁一局甲子日丙寅時休門為直使臨三宮面向勿哭僧
實念師立於華蓋上遁甲云六癸為華蓋六戊為天蓬六己為天內六庚
為天冲六辛為天輔六壬為天禽六癸在天心直符在蓬加六宮天心臨
東北師立其下。遁甲云生門臨四宮隨孝子諸親於東南生門出萬惡
不見人大吉也。建旒旐法篇 禮記曰威儀喪謂之歆幢幡寶蓋名曰
亡人樂於泉臺生人安於列碧也。天子幢幡十二幅黃衣頭白身脚緋
長二十四尺白地錦鞘之竿又綠白絳綠采旒所着素塑龍於綠盡白龍
於綠緇廣於旒竿全幡長八尺旆旒綉燕尾旌戴花於竿頭幢也旗刻烏
皮毛置竿頭旗白練為旒。寶蓋十二幅五色綵攢之每箇帶十八條合

九天九地長八尺豹尾六對用五綵采之長一丈二尺按十二元辰也九
天真玉女三對用五綵成之長九尺合九宮用仙鶴五對用五綵成之長
三尺合三才也已上並天子山陵用之慶瑞也 親王用幢幡六幅頭白
脚緋身青長一丈八尺合九宮九州也寶蓋三幅五綵攢之長七尺合七
星也豹尾三對長八尺合八卦也已上親王用之慶也 王侯御相用幢
幡三對緋頭白脚身皂長一丈二尺合十二辰也寶蓋二副五綵攢成長
三尺合三才也已上御相用之吉慶也 大夫士庶人用幢幡一對身皂
頭脚緋長七尺合七星也。式云常以月將加月建天罡下結裁之吉。
車轝儀制篇 天子山陵用車轝儀。第一用大聖轝車高一丈八尺合
九天九地也。第二溫良車高三丈三尺合三十三天上有二十八面鏡
合二十八宿有五斗盡使鏡排折其星辰也。第三哀泣車 第四聚老
車 第五永別車 第六金輅車 第七銀輅車 第八玉輅車 第九
伏張車 第十飛福車 十一五方車 十二絨車 十三愁車 十四
方相車 十五指南車 十六更漏車 十七地里車 十八郭應車
十九影真車 二十獻奠車 二十一斷索車 二十二罰索車 二十
三禮儀車 二十四天開車 二十五地軸車 二十六珍珠車 二十

七御寶車。二十八御武輦。二十九香花輦。十五箇三十盟器輦。十五箇三十一禮儀輦。十五箇三十二金輅輦。三十三玉輅輦。三十四鳳輦。三十五應天輦。三十六聚孝輦。三十七天輦。三十八應天輦。三十九淨駕禮儀輦。四十龍虎輦。四十一龍虎輦。前有影輿帳。後有設輿帳。左有隱路帳。右有隱道帳。已上天子用之大吉利也。親王車輦式。第一御靈輦。第二應聖輦。第三絨車。第四方相車。第五伏跌車。第六指南車。第七聚孝車。第八地輅車。第九影輿車。第十獻輿車。十一更漏車。十二禮儀車。十三天關車。十四地軸車。十五香花輦。十六盟器輦。十二箇十七淨駕禮儀輦。十八龍虎車。十九龍虎輦。二十銀輅車。二十一玉輅車。二十二斷索車。二十三剗絙車。已上親王用之。御相車輦儀。第一寶應車。第二絨車。第三方相車。第四紙驄車。第五紙驄輦。第六盟器輦。十箇第七禮儀輦。十箇第八香花輦。十箇第九龍虎輦。第十影輿車。十一地里車。十二更漏車。十三獻輿車。十四龍虎車。四下有隱道帳。已上公卿用之。大夫已下至庶人車輦儀。第一靈星輦。第二獻輿車。第三明驄輦。第四玉馬輦。第五盟器樓子。已上並

庶人用之。式云。陽月赤奪若陰月以協洽加月建天上攝提格下安絓輦車。代代子孫昌盛吉慶也。占風雲氣篇。凡天子下事時有五色祥雲覆墳出聖明天子也。若大風暴雨雷霆霹靂主大凶。此乃是地仙不去伏哉。商風鳴條。徵風輕浮。角風喔啞。宮風響亮。羽風沉重。與姓相生則吉。相克則凶。如葬日值天雨。徵姓大凶。餘姓吉。商忌飢風。宮忌谷風。徵忌涼風。角忌泰風。羽忌嶺風。炎風。飄風人庇風。已上是從生氣休門二來大吉。式云。凡君白虎騰蛇勾陳朱雀玄武天空上大凶。暴風。霾風。壹風。皆為大凶。螮蝀蔽雲吉慶。商忌彤雲。徵忌黑雲。角忌素雲。宮忌黛雲。羽忌黔雲。式云。以月將加白虎用日辰與傳送併者風發。青龍加用日辰與功曹併者有雨。玄武與神后併有雲。合與大沖併有雷震也。應此吉凶法篇。凡下事時有五色烏應鳳凰。有五色異獸應麒麟也。有兵將來應章光也。有道士來應玉堂也。商見鶯鷺及白物吉。赤物凶。宮見黃鸎獼猴吉。青凶。角見山青或萊青物吉。白物凶。徵見火焰赤物。回吉黑凶。羽見寒鵶及豬吉。黃物凶。凡下事時地動主破家凶。日月交蝕凶。見狗號大凶。有走禽巢凶。有魚鱉黿鼉出塗亂人。見蛇虫大凶。見猛獸凶。

見官員車馬威儀大吉慶也。盟器神煞篇。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十二天官將相本形長三尺三寸合三十三天也。十二元辰本相長三尺合三才。按於十二方位上。五方五呼相將各着五方衣長三尺五寸安五方。二十八宿本形長三尺二寸合三才二儀也。歲星長三尺安東方。太白星長四尺安墓西界。熒惑長三尺二寸安南方。辰星長三尺二寸安北方。鎮星長三尺五寸安墓心。天關二箇長四尺安南北。地軸二箇長四尺安東西界。各似本相也。仰觀伏聽長四尺三寸安埏道中。祖司祖明長三尺安後堂。四宰相。六尚書。二諫議。二金吾。各長三尺五寸。棺前面依次兩下排之。墓門口安閶門使二人。皇門使二人。通使舍人二箇。各長三尺五寸。各執金銀甲執金銀鎗兩行排之。糺彈司二人。各長三尺五寸。光祿司五人。內藏庫五人。各長三尺三寸。棺西御藥二人。天文院一十五人。翰林院十五人。理儀司十五人。寶貝庫十五人。畫院司五人。各長二尺三寸。棺後鎮殿將軍二人。各長三尺九寸。後宮安三十六宮。安皇后夫人。各長二尺五寸。每一宮宮娥美女四箇。各長二尺九寸。埏道口安當壙當野二人。長三尺五寸。墓龍九尺長安辰地。玉馬長五尺高二尺安午地。金牛長四尺安丑地。鐵豬重二伯斤安亥地。墓堂東南角安太陽星圓二尺四寸。西南角安太陰星圓

二尺四寸。蒿里老翁長五尺九寸安西北角。五方五帝長五尺五寸鎮五方界。金鷄長二尺二寸安於酉地。玉犬一隻長二尺二寸安戌地。方相長三尺五寸五綵結之有四眼手秉扐杖。觀風馬一箇長三尺。山神王人長三尺三寸。諸司使執弩一張箭一隻臨下事閉墓時射凶神王心射着吉。墓內走三遭吉。羊角長三尺。咬鼓撥棒長三尺。擢搠長三尺。鍘狹長三尺三寸。用檟木刻成半仗鸞駕依次排之。已上天子用之吉

天子皇堂

天關仰觀伏聽當壙當野神主

觀風馬方相神

親王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辰長二尺三寸安十二方位上　五方五帝長二尺三寸安五方　五方呼龍將各長二尺五寸　天關二箇長二尺三寸安于午　地軸二箇長二尺三寸以本形安卯酉地　仰觀伏聽長二尺九寸安埏道中　祖司祖明長二尺三寸安堂後棺前安大夫四箇　太尉二人墓口門安闕門大使二人各長二尺五寸兩下排之棺東安糺彈司一人左諫議各長二尺五寸　棺西安御藥一人　右諫議各長二尺五寸　茶酒司五人　御廚五人　內藏庫五人　帳設司五人　理儀司五人　已上棺東各長二尺三寸　天文院五人　翰林院五人　寶貝庫五人　畫院司五人　淨駕五人　已上安棺西各長二尺三寸　鎮殿將軍一人長二尺五寸安棺後　後宮安二十四院夫人各長二尺五寸　每宮宮娥二人各長一尺五寸　萬里老公長二尺九寸安北角　當壙當野二人長二尺九寸安埏道口　東南角上安太陽圓一尺八寸　西南角上安太陰圓一尺八寸　金雞一箇高一尺二寸安酉地　玉犬一隻高一尺九寸安戌地　墓龍長四尺安辰地　鐵豬重七十斤安亥地　玉馬長四尺高二尺安午地　金牛長四尺安丑地　觀風鳥長二尺　方相神二尺四寸五綵結之　已上親王用之大吉　式云

常以提格捐加五姓墓玄樗下造盟器神

親王墳堂

公侯卿相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辰長二尺二寸安十二方位　五精石鎮五方折五星　五方五呼將長二尺四寸安五方　天關兩箇長二尺二寸安子午地　地軸二箇長二尺二寸安卯酉地　仰觀伏聽長二尺九寸安埏道中　祖司祖明長二尺二寸安墓堂後　棺前安四夫人　四尚書　二僕射各長二尺二寸　墓門口安闕門使二人　舍人二人各長二尺五寸　棺東安客司四人　茶酒司四人　棺西安食廚司五人　設帳司五人各長二尺三寸　堂後安三夫人長二尺五寸　每宮任女二人長一尺二寸　棺東安儀魚長二尺三寸　西北安青松長二尺三寸　棺南安儀粧高一尺九寸　正南偏西安五穀倉高二尺二寸　當壙當野長二尺三寸安埏道口　金雞高二尺二寸安酉地　玉犬高二尺二寸安戌地　方相神長一尺八寸五綵結之　墓龍長四尺安辰地　玉馬長四尺高二尺安午地　金牛長四尺高二尺安丑地　萬里老公長二尺三寸安西北角上　三漿水安棺後　鐵豬重七十斤安亥地　太陽太陰圓一尺二寸安東南西南

公侯卿相墳墓堂

大夫以下至庶人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辰長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位　五呼將長一尺二寸　鎮墓五方五精石鎮五方　祖司祖明長一尺二寸安棺後　仰觀伏聽長一尺二寸安埏道中　當壙當野長一尺二寸　五穀倉一尺二寸　三漿水高九寸安棺頭　金雞高一尺二寸安酉地　玉犬長二尺九寸高一尺安戌地　萬里老公長一尺五寸安堂西北角　天關二箇長一尺二寸安堂西北界上　地軸二箇長一尺二寸安堂東西界上　天後利楇一對長二尺安墓　墓龍長三尺高一尺二寸安辰地　金牛長二尺高一尺二寸安丑地　玉馬高一尺安午地　鐵豬重三十斤安亥地　四廉路神長一尺九寸安西角　已上皆大夫庶人用之吉　凡大葬後墓內不立盟器神亡靈不安天曹不管地府不收恍惚不定主人不吉大殃咎也

大夫以下庶人墳墓

碑碣墓儀法爲天子山陵皇堂前御道廣十八步合九天九地也 前安寧相四人 六尚書 左右諫議 左右金吾 左右僕射 左右大尉各長九尺二寸合九州二儀也 靈臺碑二座至禁園裏長一丈二尺合十二月相離四步各長一丈五尺各安一對 裏禁園前安左右侍人 左右皇門使各長八尺三寸合八卦三才也 御馬二匹長九尺高五尺合九宮五行也 侍官四對長六尺三寸合六律三才 至明堂前御道闊十五步長五十五步 前安通使舍人二對 石虎一對 羊一對 馬一對 象一對 駝一對 左右將軍 靈臺碑二座 接引舍人二對 華表柱二對各相去一丈二尺至中明堂前明堂御路長六步一十五步 舍人將軍各長九尺法按九宮 虎一對長六尺高四尺 羊一對長五尺高三尺 馬一對長八尺高四尺 象長一丈高六尺 駝長八尺高五尺 碑長一丈二尺 華表柱長一丈二尺 左一門 右一門 後寧門各安閣門使二人 左右舍人一對 左右太尉一對各長九尺合九宮也 御馬二疋長八尺高四尺合八卦四時也 從官四對長四尺合四時吉 遂姓於長主方上安碑樓兩座高九尺碑長三丈三尺依此用之大吉也

天子山陵圖

皇堂

親王墓儀碑碣 凡親王靈臺前 上大夫四人 左右舍人 左右金吾 左右太尉各長六尺合六律相去二步 隱臺碑二座高一丈二尺按十二時 縣禁園前標柱一座 牙道東西闊十二步按十二月 長四十五步 前安閤門使二人 舍人二人 御馬二疋 從人四人 馬高八尺長四尺合八卦四時 從人各長四尺合四時 石羊一對長四尺高三尺 石虎一對長四尺五寸高三尺 駝一對長八尺高四尺 象一對長八尺高四尺 隱臺碑二座長七尺 舍人一對 太尉一對各長六尺 華表柱二對各長九尺 左一門 右一門 前安閣門使一對 舍人一對各長六尺 御馬二疋長七尺高四尺 從人二對長四尺 於本姓長主方上安碑樓一座高八尺合八卦 碑長二丈四尺合二十四氣 已上親王用之

親王墓儀圖

親王

公侯卿相碑碣儀制 凡卿相墓園前街道闊五步長三十五步 前安舍人一對長五尺五寸 石羊一對長四尺高三尺 石虎一對長四尺五寸高三尺五 筍柱二條長九尺柱去二步 長主方上安碑樓一座高六十尺 碑長一丈五尺 三代爲將相要碑樓上五品官方得安 中五品官石羊 石虎 石筍柱各一對 下五品官與庶人同只要石幢石柱 式云常以溝瀆加姓墓上津梁下安碑樓也吉 朝官只用舍人一對石柱一對吉也

公侯卿相墳墓圖

庶人幢碣儀制　凡下五品官至庶人同於祖穴前安石幢上雕陀羅尼經石柱上刻祖先姓名并月日。石幢長一丈二尺按一年十二月也式九尺按九宮庶人安之亡者生天界主者安吉大富貴凡石者天曹註主有石功曹安百斤得子孫大吉也　式云常以虛丘加塜體天梁下安之大吉　安幢幡法當去穴二步安之即吉慶吉也

下五品庶人儀圖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辰	[illegible]					申
乙					[illegible]	庚
卯			明堂			酉
甲	[illegible]					辛
寅				[illegible]		戌
艮	丑	癸	子	壬	亥	乾

墳臺六尺寸法篇　天子陵臺高一丈八尺　天子葬明堂中方土德中等也着黃衣坤卦屬土是二宮戊屬土是八宮二合成十六有是也　用紅泥泥之穴深九丈按九宮　下通三泉內有大殿九間用玉石砌就內間四門外有三重門外城四門臺高一丈五尺磚砌四角墻高一丈二尺皇城行墻高九尺三層禁圍已上並天子用之大祥瑞吉　親王墳臺高一丈二尺按十二時辰用青泥泥之穴深七十四尺四門臺高一丈二尺皇城高七尺已上並親王用之吉　御相墳臺高九尺皆以加陽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用青泥泥之穴深五丈下以戊陰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前搠推門屏墻高七尺行馬墻五尺九寸已上御相用之吉大夫以下至於庶人墳臺高七尺以陽加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用白泥泥之穴深不過三丈以戊建陰合本禽甲丙庚壬吉屏墻高五尺行馬墻高二尺不得過此大吉　擇謝墓法篇　凡葬者犯山川土地神祇及諸禁忌事畢為祭謝之擇日於埏道左治地為方壇壇上設五方神座序如斬草之祭布置以外設二十四位神座香爐各一箇香一兩祭板一枚淨巾一條酒飯乾魚鹿脯三牲肉棗栗果實餅餌煎盞錢帛繒綵等物皆須預備前一日沐浴齋戒之　祝文曰　維年月日某州某縣某人名敢昭告于后土陰宮某

州某縣境內山川　丘墓神祇阡陌道路之神祇今來某人以某年月日此州縣某鄉之原安厝宅兆某日事畢懼營造之日有所驚恐觸犯幽祇謹以吉辰奉會酒醴庶羞備具獻之至誠伏望衆神並率所部降臨其位次以第而坐受其所獻再拜進酒上香又曰謹重上白所獻禮物蒙恩受領願亡者神魂寧於幽室子孫長保再拜進酒三謝自來至誠周謹奉謝馨香以薦恭謹無怠祝曰禮雖輕微意實欣重既蒙洪澤降饗上下諸神盡情於喜與爵既畢福祐深厚主人奉承餘祚再拜受恩酌酒壇前醊奠恩祐願安厝已後幽顯安寧內外清休再拜飲酒又曰三爵之禮悉以周遍鎮謝之物既蒙受納願神嚴駕各還所止謹自道路將軍勝察前後浮游魍魎驅令萬里某公丘墓永從山原千秋長保吉慶也　遁甲云假令陽遁一局甲子乙丑時休門加二宮開門臨九宮正南出大避天曹神式云以實凡加塜體商加一宮羽加丁角加辛徵加癸天下為元曹神　擇白埋小殯篇　天罡加月建功曹傳送為亡人利凡愚師定甲丙庚壬去路不曉細法則約之正東漏北是也不知甲第營幾何尺寸無分之法但一直至步以二周之見一面七位之數　司馬法云再以二周之存身除二使是每位之數兩角合一位　假令從宅東三十步以二周得六十步是正東一面合得六十步闊再以二周之得一百二十步是兩面也存身除二退一位有十步是六分之也又以周圍步以九宮除之零有天地人三才二儀也　殃殺所篇　凡人亡須有殃殺取人三魂又名追取使臣犯日廷日不出巳亥日重服破滅日殃日大禍日妨家長出處如旋風黑風人衝即亡也　甲子日取東家丙丁日取南家戊己日取本家庚辛日壬癸日取北家　式云以月建將加時斗之日數辰殃殺出日時方雌雄殺以辰羞下為出方也假令正月甲子日寅時小吉臨戌日男殺西南出女殺東南去斗神去日呼第八家餘做此　擇師法篇　凡擇師先擇其德行盛者隅之德聰明文　欽者威儀表備明者照臨四方文者經緯天地　者道德備矣尊高衆大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黃帝曰師者文也無不包含巨細天文地理蔵諱之道也其要聰明者知古典少悅正直能降衆神葬從于孫二千石凡通其三式方可為師矣　師勿用僧道至絕後嗣勿用宮商雜類主子孫貧薄勿用單人主刑戮殃殺子孫凶惡勿用不完具之人出殘疾者勿用老耄人出癡呆子孫　玄女經云常以大吉加月建師命上見魁罡者勿用主殺家長大凶　六壬云常以師行年加太歲姓墓上見金神

三殺大凶次吉主大合師本手各行手見甦罡大凶師用師吉。擇用事
篇。凡下事時有人六軍狗來瑩凶師打狗作蘗吉下事時有人屎在師
身上至凶師以屎泥復在本人身上吉凡喪家多是填作食餅罐子正師
打破罐子師吉凡爲葬師先須護身免有災難但取龍鷲業木硃砂書九
天姓名凡用雄鷄頭上毛四十九莖三角兎子用絹緋作袋子盛之常安
在心前萬惡自消矣 遁甲云六甲上草蔽面取天上六丁与 在人天
門入地戶度華蓋入杜門去鬼神不能見人也 假令陽遁一局甲子日
丙寅時逢加八宮六甲臨艮六丁臨乾 六戊爲天門 加八宮六己爲
地戶加七宮六癸爲華蓋 加一宮杜門加九宮六壬六常以加一同建
加時天罡臨功曹下爲死蓋仲大吉爲華蓋委臨神何下爲華蓋師亥此
下武亡二七過卯酉三通懷中書罡字萬惡自消 射白埋墓定法陰陽
人篇。凡射白埋墓定陰陽人以月將加日時墓上見陽神是男兒陰神
是女人也見螣蛇是産死血光人見朱雀是文章人見六合船車木匠人
見勾陳患瘡疾人見天乙是官貴人見天空路死絶嗣人見天后冷勞患
人見太陰氣病死人見木神風病死人見火神熱病死人見金神墓氣病
死人見土神積食死人見水神冷病死人方與日合是陽人不合是陰人

又四課定用神第一第二課是陽人第三第四課是陰人 遁甲云仕逢
沖下是陽人精陰內主陰人常以法 亦見時左足在前爲陽右足在前
爲陰人冢王相少壯人胎爲小兒休囚老人千金不傳此法 覆古墳塚
篇。凡古塚墳不知實覆見細述之病生成形長生方水出亡人板中有
泥脚右邊板兩頭擂沐浴帶衣其墓內有蛇出難女人中被人論訟死山
高出婦人淫亂六壬云看三傳初傳吉末傳凶主先富後貧初傳凶末傳
吉主先貧後富中傳吉目下富三傳俱吉主富貴不敗三傳俱凶立貧窮
破散遁甲云門主休門開門上出水吉主富貴榮華傷門出水主屠殺人
杜門上出水主瘖瘂人景門上出水主沿壚人死門上出水出行人驚門
上出水師婆星水經云按天地人三才貪狼卦上發凶爲天陽巨門卦上
發穴爲陰五鬼廉貞卦上發水三卦合得貪狼星主子孫興旺合得巨門
星出盲朱紫合得武曲星子孫習武看産洋合得廉貞星出賊人風邪不
具足合得祿存星主婦人貌陋合得文曲星主婦人淫亂合得破軍星主
公絶嗣婦人孤寡合得左輔右弼星出逆背子孫出傷人三房破二房
凡古墳前有水作聲名曰朱雀悲嚎後有深陷名曰玄武藏頭前有水井
源名曰青龍無首西有道從東來分破頭兩下名曰白虎銜屍朱雀悲嚎

絶後嗣玄武藏頭出不明人遺惡死青龍無首主冢破人亡白虎銜屍出
吊死人此謂之四絶之地也 不見骨殖法篇 凡祖墳代年彌遠藏困
水浸灌渴耕犂不覩塚墓形踪忘記去處難可尋覓冥司大一此是聖賢
之述但以正月孫兒等草二十五根以五色線繋定以火燒之但以火滅
處尋之 咒曰靈根地蓮覆吉黃袛生天靈聖滅處藏屍五道皆引亡靈
歸位急急如律令 又法以竹竿通行節亡人姐叔亡消息舊血竭黃鷲
兒絲已上等分在共爲末盛在竹筒中燒焰向下穿之必見也 又常法
即用二人穿青衣捉驢鞍子一箇用驢籠頭搭在鞍子上一人手擎鞭打鞍
子一下拖鞍子人問曰你打甚答曰我打伏屍拖鞍子人却答曰翻鞍便
知不計步數鞍子翻處穿之即見也 老君曰要知地下尋問六甲神也
六甲之法此書不述 謹依聖古之書造終 地理陰陽人張景文 望
空觀墳法 古來有箇玄空卦 要觀這座墳臺 難知真假細推排
前尋加月將 加到甚時來 陽神在上是陽胎 加到陰時上 却是
女子身來 加到四孟天行病 四仲勞病之來 四季常患病 不須
一一
胡猜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九十九

銘

克己銘

能改齋漫錄宋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爲克己復禮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來勝私窒欲昔爲寇讎今爲臣僕方其未克窒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痾癢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東銘

宋張橫渠集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著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其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一作引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一有則字不智孰甚焉言行龜鑑朱子曰橫渠力學絕人尤勇於改過獨謂戲無

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於戲則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韓元吉南澗集書尹和靜所書東銘後和靖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畫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弟將爲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請東銘然後看西銘謂從寡過而入爾子餘其知之也展玩大息淳熙戊戌六月戊寅

西銘

宋張橫渠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一無其字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一作乎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一作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南軒集跋西銘云宋伯昔　人惟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物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敬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其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以寄學生潘友端尹和靜集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答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程子外書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深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楊龜山集寄伊川先生書論西銘其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未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爾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敢言之先生以爲如何楊龜山語錄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尹和靜言行錄說西銘　橫渠先生初作西銘謂之訂頑伊川以爲太甚易名西銘或問西銘之意如何和靜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是人自小了若能自大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前于克己便是能盡

[illegible]

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禀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illegible]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生，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illegible]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

[illegible]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illegible]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人之志也[illegible]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朱子曰或問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而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穎封人申

生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illegible]　六聖賢事天之事[illegible]如曾子是事[illegible]伯奇中[illegible]皆是說在人事當着如其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之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illegible]故曰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illegible]之恐未可盡信然使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或有悖又之失則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人何為耶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着迹論也[illegible]曾子[illegible]孝道[illegible]而供養不衰[illegible]不思[illegible]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illegible]吉甫子無罪後妻讒而見逐二書皆無自沈之說西銘取其順令云爾　[illegible]所舉六聖賢事[illegible]說西銘[illegible]孝經人者也穎封人申生伯奇[illegible]是天者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illegible]如愛親無所不順人之生我者[illegible]命我貧賤憂戚使如父母[illegible]安順得不好命我貧賤憂戚使如父母欲我艱我害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踈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

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析其義哉。　其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爾。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龜山楊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在我，無如此者親切，然猶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欲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謂此爾。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敢言之。先生以謂如何？伊川先生答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論甚正。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示諭西銘微旨，伏讀之日，曉然且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嘗從明道先生，以西銘使讀之，辱誨不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是以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之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然何謂稱物？親疏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蓋其辭有未達爾。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　朱子曰：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故方說出此一句。看來道理是理一分殊，一篇中錯綜此意。自天地言之，其中間固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殊。統體中橫渠說天下得事，使別道簡，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也。乾坤者，天下之父母；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安得而不殊哉？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卻把乾坤作自家父母看。乾父坤母，固是天地，而此實與自家父母自是有個殊，故此病便是理一分殊。等而下之，民與物，下同胞與，吾與不同。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不同。龜山正疑同胞吾與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其間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以至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無告，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蓋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至理。

張程二夫子始發明之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吾嘗看此篇作兩個圓子分為二截上下雖有亦甚分明 龜山說如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是體義是用嘗曰仁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源初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側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便是體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息所以然無非與善而已說之情無所矯自王公至卑隸僕一毫無制而上下之分其秩然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兄弟各有其分焉各其分而人不能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惡其薄處便是仁各視其親各子其子處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卻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使有許多分別 橫渠用功規模恢廓大學者用功要當如此其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似某說孟子太隨標無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其自十四五時便銳然欲二

家之書惟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昔嘗釋其言之意者則為一書名近思錄云 張載字天祺橫渠先生之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怒不形於色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未嘗及於利祿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道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情不以飾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銷為而起勉勉修持道力行無若不及接天容物渾然有餘常自省小過善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答之復此不復為矣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然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張先曉諸學而進人以吾不企及已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餘載善人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朱晦庵訓家絕句人固形異種彩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度正善性草葉書晦庵所釋西銘後 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胸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蘊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觀之漢魏晉以來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原道之篇援正心誠意以為說是其所見固已超出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為言則斷自正心誠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不察此張子西銘之書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為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其初讀西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摘其二以釋西銘云先生之於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語者蓋先生釋西銘之綱領而學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嘉定六年三月戊辰門人度正謹書朱晦庵文集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閤下味道日深而又濂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頗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竊為愧懼爾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

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為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胡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

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爾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嶽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地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大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滎公家傳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主之間分背矛盾二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

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答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怪也　與郭沖晦　蒙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熹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爾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擾此而弱彼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　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恐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又云西銘止以假途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朱子經濟文衡論人物無資天地之說答陸刪定 此段專以陸公之言為非是 其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斥之切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某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諭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辯也　論西銘首句之

義　答陸子美 此段謂古之聖賢只要人明義理之言行義理之實 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始為此言以教時俗之弊者　論西銘宗子之說　答林侍郎 栗黃中 此段理會宗子為兄長之義 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卻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

其餘未暇悉辯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為明白本文之
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嫡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
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林
曰宗子如何是嫡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
之非父母之嫡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
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　論西銘天地之塞之說　答黃
道夫此段有五行五常底物之言西銘天地之塞似亦着廣充字未得但
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自氣爾天地之帥
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金木水火土爾各一其性則為仁義
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
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朱子語續錄問西銘　帥志心性言與如
與國相與之類于時保之又人不憂無人賊賊子濟惡惡其化有進神無
惡旨酒欲也不弛勞慎事解無勢勞亦作勢豫如殺後言言天意未假問
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
下是做工夫處先生云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
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

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
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
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
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問理一而分殊言理一
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
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　劉用之
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夫民物等皆是理一而分
殊否先生云如此看亦是但未深當截看如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而分
殊且乾稱父坤稱母雖以乾坤為父母然與自家父母自有箇親疏這便
是理一而分殊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家相其理雖一其
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當與皆是如此楊龜山正疑此一着便以民
吾同胞物吾黨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自有箇理
一分殊若如公所說恁地分別恐勝得他也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
墨子兼愛一般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
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
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也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為理一

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
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是也這不是即
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底做箇樣
子否曰是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以坤為母便是理
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
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
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
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
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三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　西
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
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衮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
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
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
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只
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曰此便是陽動陰靜否先生曰此是陽動陰靜之
理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
子之於父母　西銘龜山二書皆非熱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
着易傳說是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一及分
殊後來已有一篇說了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方云西銘一
篇先生曰首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
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無告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　或
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且見有此兩篇文章　或問西銘理一而
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
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只乾稱坤稱便是分殊
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
言之生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論看便
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
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者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篇之
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

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爲一大父母，與衆人廝共底也。朱子語類：道夫問尹彥明見程子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爾道夫曰：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道夫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湀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然，着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麽。或曰：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使當難劇，想見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柰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脈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公。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在無那措諸事業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先生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門說話，固是他門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乳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程若庸增廣字訓　性情　古今人物本本原原，初無或異，是曰理一；覩殊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理一而分殊本程子論張子西銘，理一本以對言，分殊本以氣言。覩殊者相覩之稱。貴賤者每賢之等，智愚賢不肖以昏明粹駁之分言，貴賤壽夭以高下厚薄之分言。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一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

之方也；無別而無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龜山曰：理一而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等差。爾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仁觀之，四肢百體具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疎之等，至於什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踈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有我之私。人曰：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爲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爲楊氏爲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厚齋曰：理一分殊，猶木同一本而枝葉自分，言理一而分殊，分不殊不足爲理一。宋黃勉齋集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著棊；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棊。未曉其說。丁卯夏，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宋道學名臣言行錄：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川答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爲仁，分殊爲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那當做處。　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西銘理

一兩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並朱語 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爾 問尚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家令截斷橫看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兄弟顛連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月把身心來體察一過便見得吾身便自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當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或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

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 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問天地之塞如何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上徹下都即事一箇氣朱子語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曰熹既爲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請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之許也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

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顛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明道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蓋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發曰西銘言弘之道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晦庵先生朱熹淳熙十五年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敬齋泛說張子厚以戲言戲動自誣誣人長惡遂非莫斯爲愚作銘戒之目曰砭愚以父天母地民吾同胞忌爲殘賊莫斯爲頑作銘戒之目曰訂頑父之又以始目剃核之太至乃改砭愚曰東銘訂頑曰西銘是固以長者之心出長者之辭名長者之名也亦豈知人之狀萬殊而人之情又萬萬之殊乎故賢者以賢治人終不若以人治人以賢治人者君子以情用以人治人者乃小人以刑用也二銘以賢治人高矣遠矣其辭婉矣柰之何賢者一而否者百千也耶吾若與張子並世必諳之曰盡從其初惜吾之生也後張橫浦先生集西銘統論 余觀西銘大意以謂

人梏於形體而不知我乃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爲子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材以爲恃己接人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遭困苦遭患難當如舜如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厚我貧賤憂戚爲天地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爲大孝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学者當自重焉 西銘解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混然處于中間者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之間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 吾之性不止於視聽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走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既爲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處於天地間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黨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大君謂人主吾爲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事是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高年老我生於天地間者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 慈幼孤所以幼其幼 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間者也

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聖其合德賢其秀也。聖人合天地之德者也賢人特天地之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孤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 疲癃老病也殘疾廢疾也孤獨鰥寡老而無子者幼而無父者老而無夫者無妻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然數等無告者與吾同生於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訴也吾其可不䘏乎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畏天地之威若畏父母之嚴保其心而不敢少肆焉是子之敬者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樂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 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 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為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故知化則善述天地之事者也窮神則善繼天地之志者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 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止不欺而已故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 存心養性為匪懈 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養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崇伯之子禹也禹惡旨酒酒能亂德今惡旨酒

乃顧天地父母之養者也 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潁谷封人請遺羮於母以起鄭莊公之孝心今我育天地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 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 舜祗載見瞽叟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是舜不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其事父母之孝大有功於明教吾能在困苦中竭力為善以致天地之喜是乃舜之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乃以死為恭而成父之惡不可為訓者也橫渠之意以謂遭遇讒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 順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曾子之疾病而易大夫之簀是順其受而不以父母遺體處於不正者也吾今能處天地之正而不以患難易其節是於天地有曾參之孝也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人當患難之際順而受之無怨尤於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 富貴福澤是天地欲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貧賤憂戚是天地愛汝欲成就我也此天將降大任之說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吾死則安於其心志而不亂是乃終始聽命於天地而為天地至孝之子焉鶴林精舍鶴林先生晚歲欲作書堂以理義之學淑其寓鄉之士友志不果就而汝劑幹君於苫塊荼苦之中不暇他及亟建堂于墓左以終先志曾邑邑遠來方清紮以弔公墓而劑幹君為設講席屬友朋俾誦所聞於斯堂以發其端辭而不獲謹取西銘一篇述其大旨以塞嘉命云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西銘一書規橅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旨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于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為宗子

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後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忍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夫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厎豫為歸

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令受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
安而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為
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
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
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
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制幹君作堂以紹先志而因取友以輔其仁繼志
述事存心養性二者蓋兼得之矣故恐敢述此以為勉而併以諗同志云
民亨按碣林先生行前子公冰以蜀人寓吾邑清劍銘后三管陳塏太鍾
集西銘之書以無親親之說 程子曰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
分劉炎邇言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聖人事也人能以父母為天地約而求
之仁亦不可勝用矣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
察神明彰矣而況於人乎而況於物乎陳亮龍川集西銘說 伊川先生
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
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

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史
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
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
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為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
云爾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爾而吾心未始有
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為幻化未為
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然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
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
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
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為書也乾為父坤為母塞天地者吾之體
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為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為宗子而大臣則
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
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
不足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
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為理一也至於此

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
胖樂天也寧親也違者自絕也害仁者自棄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
為能盡其道也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
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為無忝矣自强不息可以為匪懈矣寡欲
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主是為法不通而無
所自盡則死可無憾究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
失其所從違以自遂窮以自修存以自盡歿以自寧是其心無違次之不
存無毫釐之不精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揜於
勿亡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
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侯氏靜一泛言張子西
銘說 侯氏曰唐虞三代聖人道統正派至孔孟泯不得其傳濂溪周子
二程夫子實接不傳之統二程之後便到橫渠張載蓋以西銘垂訓于世明
道曰西銘原道之宗祖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
見此書省多言語朱子曰自讀張子書四十餘年但覺義之深指之遠信
乎孟子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無以信其必然也夫朱子命世
之大儒也且解西銘止書喜學其尊信此書之微意可知愚伏讀之始實

先尊鏴山先生之手澤宋儒呂大臨張九成朱熹氏之解比歲先師李舟
軒昌道復以西山後人蔡模演說命愚錄誦已上諸儒總為一篇似涉易
覽令撥冗之暇纂附成書合而玩之發明與微庶幾方寸之中融會洞達
而有一得之說其去先生任道之本指未遠也元儒王奎文曰是宜冠四
書之上先讀西銘方讀大學次及語孟中庸即胡宏所謂周子通書直與
易書詩春秋語孟流行乎天下之論同也 魚然謂東西二銘與曾子合
西銘主宏東銘主毅至於克己復禮一也洽謂西銘主愛根乎仁東銘主
敬根乎禮至於動靜交相養一也元牟巘之陵陽集命好問摘西銘玉成
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 天地之心主於為物
其生雖何凝沍摧剥蕭殺蒼蒼受變乃成霜露皆教而況在人貧賤憂戚
是為福澤德慧術智是為疢疾曾益所能空乏其身於維此意未武不仁
父母於子夫豈不愛厥既愛之易驕以敗思之過甚如飽則傷所以古人
教必義方昔我西銘造化全體雖好問甫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工
物有相假始執厥功彼粗而厲此溫而密究其成矣踏落圭璧如琢如磨
君子自修既恂且栗錯發孔周匪玉其美伊石其力匪石其力生成之德
源流至論愚書敬誦明道之訓矣曰西銘之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史而

不於此則不爲仁不爲孝矣語錄 吁精矣哉橫渠之道也至矣哉明道之訓也夫西銘一書理義與闡發前聖未發之蘊啓人心未啓之機眞可與天地同其體渾渾乎無所名狀恢恢乎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器不可得而繫○皆士西銘贊 故伊川一見不以性善養氣者稱則以原道宗祖者言明道一見不以達得天德者語則以極醇無雜者論然究其旨要大抵切切於仁孝之道且乾稱父坤稱母此西銘之純乎孝人君有見於此則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而孝子之職舉矣或謂中主茍而未見陷父於惡而乃取而儕諸大舜之厎豫而遂疑其駁不知橫渠之意非謂舜之孝果與 主同也特以明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命爾夫何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西銘之純乎仁見上 人而有見於此則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人之事畢矣或謂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而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遂惑其說不知橫渠之意非謂大君之心果愛無差等也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而能稱物以平施爾夫何惑學者尚能志其所志學其所學澡身浴德之地齋心克己之時力於此焉而求之則孔孟之道可傳曾顔之學可企而橫渠之望於後人者亦無負矣嗚呼知西銘者固以西銘之言爲當病西銘者復以西銘之言爲過今觀龜

山之言有曰言體而不及用曰有平施而無稱物此猶可也見上 鮀若兩何人而亦非之劉安節何人而亦議之甲可乙否互相矛盾吁橫渠其果可疑乎如其果爾則二程何信之篤也如彼如曰不然何二三子僕疑之深也如此哉疑之者是則信之者非信之者是則疑之者非二者必有一焉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亦所以求知之信之者固無疑矣而疑之者亦豈終於疑哉吾亦見其不能不終歸於信而已矣鮀若兩向嘗疑也及聞伊川嘗窺天之論則惕然而改語錄 劉安節向嘗疑也及聞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則犁然而覺同上 楊龜山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理一分殊一語則倏然風飛判然冰釋矣又何疑焉見上 愚故曰終歸於信而已矣嗟夫人疑先天易爲考數之書得陳瑩中之言而悟世疑太極圖加無極之妄得晦翁之言而釋見太易圖解 然則西銘一書所以信於人心信於天下後世者幸有二程先生遺訓在四書章圖總要朱子曰西銘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蓋仁是泛然兼愛處義是截然分別處故天地化生萬物則爲理一然乾稱父坤稱母其分未嘗不不殊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其理未嘗不一然民稱同胞物稱吾與則其分未嘗不殊與夫合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之親其理未嘗不一然至於大君

家相長幼聖賢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其後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理一處便有兼愛之仁分殊處便有截然之義不然愛無差等墨氏之仁爾豈足以論西銘之大旨哉 右所列西銘之圖專以理一分殊者言也朱子又云西銘綱領渾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句蓋又主以理氣爲說者也沈毅齋先生發衍其義有曰自貴賤尊卑之等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塞以氣言也而同一根源則未嘗無理一者存不可以其一而不差其分之殊此推行之仁也自聖賢善惡之別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帥以理言也而未嘗無分殊者在不可以其殊而不歸乎理之一此存養之仁也仁之存養者同乎天而無別則仁之推行者施於人而有別矣雖然氣在性分可得而變厚薄清濁是也氣在命分不可得而變富貴貧賤是也惡旨酒以克己育英才以輔仁所以求變其在性分者勞佚生死不二其所之富貴貧賤一安其所遇所以不變其在命分者惟其付命於天者輕則其責成於己者重所以存順沒寧無忝於父母也先生此說發明備至愚故因即朱子之意而圖之併述其說于左初學之士詳玩其所以爲理一分殊之旨

又參以理氣差別之說則西銘旨義庶乎其盡得之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

銘

帝賜二銘

舊唐書馬燧傳燧平河中詔還光祿大夫兼侍中還太原德宗賜燧宸扆台衡二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誡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瑞意甚慕之而未能逮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爲君臣用啓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圖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備無諸未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商固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毗邦之臣歟。宸扆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慾交馳利害紛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元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覩耳難徧聞類之間之判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覩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夫源惟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偽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無求備事多總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爲謀我謀則習求賢惟廣辯理惟精逆耳咈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昌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馭朽爲戒納隍爲志神精害盈天匪從易四海爲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圜謗露臺罷構遠奇技淫巧技矜奢惰歡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己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爲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易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黈纊塞耳含弘光大是亦爲美覆之如天覺之如于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蔽戎荐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誠斯言寘于座隅。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爲衡爲鈞如耳目應事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咨咨岳佰明歆洎于有虞二八騰芳爰逮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

不賊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應期而昌剗滅群兇砥平四方惟衡及英啓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謇吊吊偉茲衆才爲棟爲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咨于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中甫乾維載張關哀斯補雖德是倚雖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傅說板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嫌進惟哲主必賴良弼剗予不德暗于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遘茲艱屯夙夜祗慄翊我載我實惟勲賢內熙庶績外總十連盛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堅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夫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藏鼎彝道冠經史毋俾伊傅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

心亭銘

嘉定州臨邛記直徽猷閣張行成心亭銘　臨邛太守郭叟義以書來云邛闢一小室爲公餘寓身之所因榜曰心亭願僕今日亦可謂庇險矣然古聖賢濟險必有其道愚不肖何足以知此顧乞數語銘之座左以爲朝夕之戒庶幾求小得而不至於坎窞惟不以晚進鄙乎特賜善誘竊謂邛之爲郡昔有四利今咸四害曰茶曰鹽曰酒曰鐵惟茲四者他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吾邛獨全昔以爲利民競富豪今以爲害民皆貧薄公私窘急上下困弊前者三月之癸丑生于此太守之先適丁斯時亨謂處險矣闢室曰心亨得濟險之道也坎之爲義在卦爲當時之事故有出險之理在爻爲適時之人故無出險之辭何以言之坎之剛中惟二五兩爻在二則曰求小得孔子以爲未出中在五則曰坎不盈孔子以爲中未大是也在卦則維心亨孔子以爲剛中行有尚孔子以爲往有功是也夫天下事未有中不剛而能濟剛中者誠實之謂也金石可貫水火可蹈天地可動況其他乎以此有行何功之不立我山下出泉推而放諸四海無所不達雲上於天沛而利于萬物無所不濟又安有出中未大之患耶爲之銘曰時在重險心維獨亨胡能有尚剛中則行戊子重陽日里人張行成

嘯隱銘

宋北磵禪師集臨川王正叔嘯隱銘　愧壯圖嘯長書。舒自樂遂廬中之天地豈特以天地爲遂廬學道兮自娛飲水兮飾蔬是謂立天下之正位兮居天下之廣居。

主靜銘

宋周濂溪集附錄屬載南安書院主靜銘曰　山下出泉至靜而清汨之則亂清莫從主人之爲人稟二五精厥初本靜天性清明形生神發感物爲情紛綸交錯善惡已萌君子修之敬立德成中正仁義

存養益宏靜虛明通不外一誠動主乎靜體立用行

謹動銘

周濂溪集附錄篇載謹動銘 吉凶悔吝自動而出愼居其三善止於一必純乎天去妄之失無妄則誠渾然至賾幾微弗審易爲邪汩物欲橫流正道日窒君子謹之檢身自律仁義禮智真理融通動直公溥不離一實用和曰德動罔不吉

三住銘

江西志唐施肩吾字希聖江州人工詩文舉進士第不調官入廬山遇呂洞賓授金丹之妙著三住銘三住者謂氣住神住形住也

日省銘

宋陳藻樂軒集欲動而呼呼應而親雁親乃雕實戕我身凡百違意戒毋恚嗔天子和戎况吾庶人知斯三者佛寶儒珍勝於問藥刻詩祠神

無咎銘

宋袁蒙齋集無咎銘贈楊廷潤幷序慈湖先生作無咎古篆授廷潤廷潤篤志養揮斯義惟易之言無咎多矣而允於大過初六一爻藉用白茅之辭深有味焉吾夫子繫之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貴也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嗚呼人稟天地精粹之氣此心至靈固未嘗有咎也入聲出聲謹言篤行無所苟焉本心純明六通四達咎何自生哉初六處大過之時以柔居下順也藉用白茅謹也居下體之初秉至順之德而

盡敬謹之心謹則無所苟無所苟則無所失故初六無咎非於本心之外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錯諸地而可是苟也藉之用茅是不苟也若曰如是亦已足矣而吾不敢安焉非不苟者能之乎戰戰兢兢常清常明無所偏黨無所係累無所愧怍無所凝滯六合雖廣近在咫尺一身雖尠範圍天地故曰非能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苟之病去何失之有既無所失何咎之有故不必求得也無失即爲得不必求善也咎去即爲善聖人垂訓豈不昭如日星我朱篤至於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遂從而爲之銘曰 易道坦平何用作爲人自不悟萬轍千歧一日洞然了無所疑天地在斯四時在斯萬物在斯古往今來在斯聖人與我在斯衣斯服斯飲斯食斯視斯聽斯持斯履斯求之匪求知之匪知爲之匪爲思之匪思柔體居下茅以藉之謹敬若此朝夕弗違萬善自爾主百志自爾熙輝光自爾著德性自爾備其變無方其樂無涯以是爲無咎之銘非夫非離

愚軒銘

宋洪适盤洲集山爲可移我志不搬佛烏可爲我禪不滅用智鑿心巧不如拙

癡室銘

自癡莫知人癡我治名室以癡其癡則非

文庵銘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癡不愚入文庵而趣超已上並洪适撰

達原齋銘

宋袁蒙齋集泉始達流涓涓泉有自道執先滿宇宙無非原日用間井井然門禮樂吾何言

止善齋銘

艮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靜乎是動乎是既曰動苟謂止聽絲縱會斯意

存誠齋銘

誠本存育存存不可睹不可聞可睹聞皆乾坤邪既閑純乎純毋閑邪禮是門

養正齋銘

初始生命曰蒙赤子心天心通本自正養何功養乃周生不窮非助長常融融已上並係蒙齋集四齋銘

止堂情話室銘

宋王十朋梅溪集南澗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室命梅溪王某銘之銘曰金玉滿堂不以名堂披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知止予以銘堂瑞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遠而正予心兮誠予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銘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况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焉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津了常自扶類子擴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疏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爲悅也允大 右情話室銘

東齋六銘

宋呂南公灌園集東齋六銘幷序某未樅陽樅陽之大夫埽齋於聽事之東以館之日給之食又借之書以養焉齋之東北有室室縱二筵橫半之某居其中俚然與大字起居不知此世之多滋堂僧厦也室有窗窻之右有戶戶外之左有方池方池之前周而限之者土垣土垣之外林之老高流之學榮藹然涔然嶢巖野者某時厭坐臥則挽舊編循池依垣以步耳目垣外之塵曠亦自宜也舊常多感感之積無以紓發則懼夫抑且敷也步紓之爲窻戶方池垣四銘又爲書篋酒壺銘皆以自警也某曰銘之作吾不恐效昔人捕影跡以圖附其說至於沽脫事觸苟耀大筆者吾又免之若然斯六銘其可然無媿也已 窻銘 有明勿惰有陳勿啓賓爾天目保爾虛室標而標素而懷不流于華不蕩乎空映書映文通乎曉昏爾明可尊 戶銘 闔足以據闢足以明若樞若扃順而勿情焉乎得汝由而非罪疾也者非戶之祥也耶 方池銘 池如之何去流取定方如之何去圓取正胡能不盈有岸斯廣胡能不竭有源斯養維風及雨式激其平爾龜爾魚勿污其清事常感人人感式叢勒銘池傍以輔吾志 垣銘 表毋甚高以救余見貸毋不厚以衛余限中古失宜執瑜執寇中古易言爾奚屬斯咨爾垣兮其安其夫 書囊銘 宜無弊囊傷於木勒亦有高架壓囊侵食倚斯蓋兮方兩有客不華於外以垣其

中行可以贄坐可以隱君子之器用無不順容不在多貴於能達蓄不在
圓利於頻發不發不違伊蓮之尊　酒壺銘　富而分人贈愁以書貧而
居中立亦不倚能分能立其象君子杖頭之錢方外之
賓交抬世逃光攝天真作熙作淳資汝薰人何千萬春　舉業囊銘
宋呂南公灌園集余年桐鄉之明年當有司請貢士之春同居爭治舉場
事業時以筆余余不得免也稍採爲之眞囊壁間以積其文暇日又題囊
腹爲銘以自悲其詞云執于我才以亂吾學董兄持麗成此脆惡豈不
有故腹金戈朱豈不誤事飢腸白鬚吝爾囊守蓄我窮歟聚吾適乎
翦銘　始以功利終以功純彼棄彼收在我
無問呼是可是可以爲人臣之訓　尺銘　天下之短長資
無情不得不爲烏乎孰賦汝材使汝然後知汝雖
至于茲已上供下呂南公灌園集　鞠城等銘　袁州府宜春志李冲元鞠城等銘并
序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自大道既隱紀模已散雖先聖之世猶曰罪疑惟
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聽獄之際聖人尋以敬慎而哀矜者
豈以民陷非僻之習冒金木之訊上之人亦有罪焉三代已還數民無黨
庠遂序之法養民無井田夫家之制飢寒困苦逼於無死之地而又於先
王忠信孝弟未嘗聞知一旦陷於有罪而刑之無所不至此志士仁人所
以扶書永嘆思致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說有在是也冲元不敏而復迂僻
鄙陋不適世故承之決曹掾雖小官賤吏而實民命之所懸愧無皋陶種
德之實而憂不能致孔子使無訟之道故因脩治囹圄既成便爲鞠城等
銘凡十一篇置於座右以自勵云　鞠城銘　畫地不入刻木不對獄或
爲此戚民于罪使死厭而復然匪予心之所畏回也盆飯叅乎栽人唯栽
篤而養虎未知焉恃仁　盂銘　囊也挈德以飽汝今也數粒以食汝予
爲奉則勤而德則弗新予一食而九覆阻思平反以救汝　門銘　仁汝
宅也汝美不居禮汝門也汝安可踰既出彼則入此因將食汝以同魚狂
纓不足帶有餘將曰緊誰之辜予恐爲董子百伢之深淵亦不斷于公駟
馬之高車　枷銘　爾負雖重負爾之負予也亦重爾負若者則亦釋予
之負　杖銘　飲自杖也而後可以杖人無倚榜掠而曰吾能得其真竊
者如恨以自屈強者捍楚而獲信咎執于歸歸乎予身　梏銘　與其梏
罪人之手也毋若梏吏之手胥人之濫君子之醜　桎銘　爾之所蹈曾
弗謀于道匪曰棄汝不言教吉古之人一舉足不敢忘其親盍標爾足爲

有表端而影政　紲銘　聽訟者欲其如繩之直不欲其如繩之急嗚呼
莫紐於奸出而惡入莫弛於吏縱而弗戢莫酷於縶一而連十寄遊理而
禁雖斜圜而何及　杻銘　福生有基禍惡者於其微而兵關於桑女秋
人起於揚厭初則弗戒而悼絕者之不屬猶不稼而閔飢　衣銘　嗚呼
教之不勤俾爾殘義而賊仁余不能與物爲春徒俾爾不寒而溫已上供
袁州府宜春志　周學鈴刀綿跋鞠城諸銘　右鞠城諸銘十有一余讀之
喟然曰此雖禪關之義雖而題萍鄉壁大之別錄也世以決曹爲冗官而
悍爲之自決之儒者皆此說世之士大夫能脫此弊者亦鮮矣早知大理
官不刑三后倚遐之尚云爾也況其他乎夫俾其爲而狹使爲之則視成
於簿書之間倚辦於胥吏之手無足怪也雖不以酷得名而其患與苛刻
者同科余方學爲政焉此銘之言皆吾嘗書諸紳者陳翁以此相示三復
之餘敬書其末乾道丁亥十一月下澣日宋楊誠齋集跋翁子才爲江養
源書李元中鞠城銘　李銘江碑翁題若著同時江規與時適往一日三
師眾其庶幾周益公大全集李公麟字伯時堂弟楶字德素南唐李先主
昇四世孫並登科隱舒城龍眠山里人李冲元字元中少年遊往善言論
人物如壁共爲山澤之遊號龍眠三友元祐三年亦登第與獄宜春作鞠
城等十一銘其賢可知江公洧字養原被遇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直
吏部尚書諱應辰字聖錫之兄嘗爲吉掾喻公子材爲書此銘五十三年
矣子材即聖錫婦翁諱樗紹興初擢館職後李傑寧避時相挂其冠晚起
爲郎久之再致仕今其孫珪來爲酒官兼行掾事參前手澤服膺法戒矜
式賢範謂予昔與乃祖及江氏兄弟俱厚善請
題下方拜記以告來者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城銘　國朝孫作蒼螺集城銘
崇墉桓桓天入而蹈狗挨臨衛誅笑引卻保汝父子樂爾室家姻族鄉黨
翕然無譁大開棘門兒如兒戲竊入趙壁立漢赤幟城何足賴城何足恃
三軍之帥實執其機不爲鷄口甘爲牛後雖有堅壁亦莫余寺人心之於
其隙甚微一有弗慎寇隨以滋六鑿搶攘頃刻交判我作城銘守不可緩
檐隙銘　宋北磵禪師集檐隙銘　顧余家古屋老不支塗垍圮剝
檐隙庋器用者數板下設小榻開數樣納月蹕風作於斯
息於斯非醇酢事物於外亦必於斯銘曰適斯陋陋吾愉愉
安斯隘隘吾舒舒善斯猶非吾所謂道正斯立豈吾居乎　古器銘
宋劉學易先生集題古器物銘贈德父兼簡諸友　往者李龍眠監河國
城庠家多古時器羅列供客玩酌飲屢飲我爲爲許看臨到今呂使書一

長如對面遇未三十載後向趙鄉見收藏久何富模寫焚黃卷洗酣夏前
周餘嘗到兩漢銘識文字祖曾玄成稱纂頗通蒼雅學不畏魚晝眩遂將
傳玩瑛索我序且讚我衷心力薄游不出里閈孔懷志年反拱
關吳州縣深愁千里篤請平十日無諸賢共留連更賴三語樣

朱墨銘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端平初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閣

四留銘

夷堅續志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作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貼于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六字銘

溫革瑣碎錄監當官六字銘謹出納嚴蓋藏

十銘

鶴林玉露十銘宋光宗即位謝良齋為大呂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 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 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 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惡及千里 妻貴不勸妻罰不畏貴物

大權以妄為忌 貪吏寶氏義石莫聽契廉以濟疾於號令 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日聞猶恐或遺 財在天下理之以義米閒剝斂其罪在吏 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奸回訣說尤害于國 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戎 辭箴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扆箴

十二字銘

宋楊弘道集憩菴懲毋戲言辟損友塞禍源

二銘

宋鄒道鄉先生集二銘一其釣磯一下鷗臺 予偶於江濱亂石中得二勝處殆天作而地藏之以見道也其一曰莫釣磯其一曰下鷗臺既命名已又刻銘於其上焉

知樂仁壽二銘

宋袁蒙齋集敍水柯山之勝聞天下作知樂仁壽二銘 動無非妙試觀諸水日夜周流莫見其端此不可見寂然而已知者何樂蓋樂乎是 右知樂銘 雖彼山嶽形若塊然振古青青發育無邊靜乃知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 右仁壽銘

酒鏡銘

元耶律鑄集元耶律鑄酒之德醇鏡之道明酒挾物以德鏡應物以道不有私於物可謂體其道之大者也故作斯銘

小景平遠銘

宋吳則禮北湖居士集小景平遠銘并序 曾中甫作平遠策石遠遁持葺且晝自以詩題其小景云平生立整意乜

墨爲江南真贗勝不凡者北湖居士跋之以銘五爲吾知其不欲榮五斗吾知其莫能辱而一立一整天所以韻其胸中者顧以遺世而超俗

秦坑銘

元吳萊集雅藏之震自任不儒被戕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燒竈日以跌竹帛煙起干戈流血進以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羲纆犖造書契智如倉頡文字轉熾蕩我混沌闔陽闢陰天愁鬼哭哀厥人心挑憤而三熟與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轍徵言如綫橫議溢鄙釣狐祈亂不樸益熾出王入霸儒墨相駁徒兩業之何有禮學宣曰不焚動相詆謀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寒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惡黥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錄贏氏我將適從

巡狩銘

孔叢子巡狩篇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令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倡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

權皐銘

新唐書藝文傳李華解悔及為元德秀權皐銘四皓贊

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

褰樊銘

宋李曾伯集椒褰樊銘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司李曾伯奉天子命調兢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于峴銘曰壯哉峴春南北緊襟楚陵谷乾能大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秦權銘

顏氏家訓另有秦權二銘篆文明具因備載之以考顏氏之異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蓋誤以廿字為二十字明壹之顏氏誤作壹明之義未安當從篆文刪古則字謝本音制非壹古壹字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 皆有刻辭焉頗氏無有字而刻辭不稱頗氏誤以而字作所字 其於久遠也頗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說文也 注云秦刻石也字裡銘正

作世字　刻此詔故刻左頖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字數不同
恐頖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從頖氏若兩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
卑也　長子

枕杖二銘

唐羅家枕杖銘 并序 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
遺闕也余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為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
臣之分也　枕銘　式枕式欹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癈杖
以扶之國之危賢以閑之

巾几銘

羅泌路史黃帝後紀巾几之銘曰毋侈弱毋倨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

漢侯鉦銘

寶刻叢編四十二字惟下兩字缺有云新始建國元平蓋王莽以始建國紀所改年號耜與初金州耕者
耕得之太守鄧浩致于宣撫司後以進御府　侯鉦四十二字闕二字王
莽地皇二年所作紹興中出於金州今在毗陵胡承公家漢器如館陶釜
甘泉內者鐙之類雖非彝器間古大蓋猶是篆體獨此器所書
有波畫字尤清勁與漢末筆法無異孰謂西都隸字皆古拙乎

安哉銘

高似孫緯略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
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為此不知何器列無所著見是陶器也

洗銘

古今事通異莊漁人得二大洗以歸韋氏予銘曰金兮精火兮
明土兮英水兮清器兮貞人兮贊　又　周楊得三足洗於清
化銘曰尚古雖人範模首制伊谷可陵厥用罔墜

瑞魚銘

唐張曲江集賀衛州進古銅器表云伏見衛州所進瑞魚
銘等神物瓌奇形製純古魚為龍象既彰受命
之元銘作龜文更表錫年之永河圖舊筆無以加之

石雲板銘

宋北磵禪師集彰教寺石雲板銘　兩朶雲峙中可貫考之清越而渾圓
刻詩五十六字曰吳翁題不書姓名寺無耆宿可訪訪諸野曰建炎初雲
居隆藏主來住此山過湖口得於民武曰徐氏舊物二詭未知孰是寺蓋
李氏有國時徐魏惠王墓田王溫第六子名知證字義明距寺七里有江
南翰林學士常夢錫所撰碑太廟令王崧所書屹立驛路傍元祐元年龍
圖學士蔣之奇制置江淮荊湖時所作碑陰則在寺物之隱顯固有數嘉
其瘖而後震銘曰切堅兮釆其剪雲兮賦形在縣兮秀雅
啻厥聲聲聞于人人惟聞寂寥兮歸根塵消不痕

信心銘

堂勝記三祖信心銘　至道、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物初銘

北磵禪師集物初銘一明 觀寸乙寸田鏡空蕩然十

塵雲洗翳消其應無外道之所在而已夫道未始有物物亦惡乎有夫道
道之所載惟物之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萬生絲綸泪乎吾前莫不了厥
端緒於毫忽未兆而祈先物而物莫我先吾固曰道之所在而已銘以訂
其說銘曰混且散絲以綸曰無帶何從生生無從去冥隆動中滅靜中起
微退思與却顧當云何洞化母全者天天地先觀物初如是觀

竺源銘

竺源銘 并叙 一滴曹溪發於中天造遷於江西一
十八灘餘波瀰瀰襄陵懷山室何有於濫觴陣何有於頹瀾雲何心乎故
岑水何心乎舊囿九河奔湍渺然毛端吾故曰統之有宗會之有元

勝叟銘

勝叟銘 津川文集 日定曰勝取人衆勝天之勝為之振
本則謂之曰蒼蒼而穹者天也無聲無臭品彙以亨四時
以成亨之以誠應如谷神總總出出其類寔繁汩序亂常天紀妄干刜春
斮秋曹雜宣獄嗏息弗停擬為敘號氣革佚變金行既肅族類竄匿愁然
皆瘖琢絕景消泯默至死天賴常為無從間間於戲天乎不戰而勝凡所
以賀戰勝者冠蓋相望雖愚夫愚婦知之天而不之人吾故曰天不可勝
而未嘗不定則又譣諸其衆曰天何言哉

明無礙銘

明無礙吾派雲撐之于以諸父事余與朴翁先廷朴翁稱之曰
無礙屬余着語後十九年始克為之銘銘曰毫忽不透物則礙膺泮然物
消伏膺以懲惟其拳拳此病始大夫何能然礙帶獨在畦空吟虛砍萬霸
痔只益自勞直寸枉尋地窄天遒

無盡銘

無盡銘 津川文集 無為吾賓者曰藏號無盡為
拘窖跛覺必也達原此外無地
之銘銘曰此靈覺性太空同受十虛無垠均量齊壽凡厥有生天地共盡
先天後地獨存者性外取風月周維不竭盡蛇着足既著復刖身柳子許
曰小天地求諸吾身是謂直指

仲舉銘

仲舉銘 德仲者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孰能舉之惟仲山甫古往可後仲也豈無賴頻
之人亦頹之徒已

六悔銘

上供北磵文集 寇堅瓚志寇萊公嘗作六悔銘曰官行
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
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
將息病時悔此真寡悔之大法宜以為終身之用

萬佛影銘

廣弘明集 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
此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
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遇以
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令乃

恩洽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輝群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圖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托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飡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而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俙若真遇其四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脩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佛影銘

廣弘明集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

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滮澗摹擬遺量寄託清彩豈惟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實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諸心許徽猷秘奧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群物飛鴞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百其慨群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倦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迷還迷還未已轉輪在己四緣實薄五陰火起靈覺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多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鑒井借空傳華激光發冏金好冥漠白毫幽曖日月居諸故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識俠對承風遺則髣若有槩敬圖遺蹤踈鑿峻峰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窗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篤彩淡浮色群視沈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絜精能感靈獨誠之云孚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傷翦喪之推闡提之復反路今覩發蒙茲覲式屬厥心特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殤

明倫堂銘

朱晦庵集　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天叙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志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四齋銘

朱晦庵集　溪縣學四齋銘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污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奉膺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又同安縣學四齋銘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看長諭其員之冗故唯兩齋而四門如故又皆猜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蓋如衆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教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謂習之應各依舊貫易日新長諭為志道長諭衆征長諭為游藝長諭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補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塞希覬之路諸職事以為如何幸與諸生議以

見吉條其使不使者熹且嚴行之　嘉禾郡四齋銘。處仁齋銘。里有仁焉擇之而處顛沛造次不離其所逢固麻真綠以染還漸磨而化物我皆然。好義齋銘。質直無邪所存在義行而宜之勿放於利無適無莫匪騎匪吝推之邦家其遠可信。復禮齋銘。湛然一性中有覺知感物而動私欲害之約之以禮勿順乎非不遠而復顏氏庶幾。近智齋銘。仲尼之聖顏子之賢好學不厭智斯仕焉勉強師之其德日起知之而好斯近智矣　袁蒙齋集達原齋銘　泉始達流涓涓泉有自道孰先滿宇宙無非原日用間井井然問禮樂吾何之　止善齋銘　兼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靜乎是動乎是既曰動焉謂止聽緜蠻會斯意。存誠齋銘　誠本存責存存不可睹不可聞可睹聞皆乾坤邪既閑純乎純欲閑邪禮是門。養正齋銘　物始生命曰蒙赤子心天心通本自正養何功養乃固生不窮非助長常融融。

唯塾銘 宋方秋崖集一貫之傳曾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易曾虞之塾曰惟則為之銘。方人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遠向若望洋昔者曾子雖聖所許徹我果魯厥妙雖魯吾道之一匪言可傳受授一唯口耳俱捐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咨爾門人於手為贄勉我聞孔歸其揭之勿迂以高勿狹以卑毋曰忘言又焉容乃三省吾身其自茲入

書銘 笠澤叢書太古之時何書有然逮于結繩氏始相熟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庋負必析軸韋經一絕錯亂名目寢務輕省檮集剡杙勝戕番番悠其所使無篆更隸形模易宜上下今古卷帙燀熙薰爍盡歎庇乎不堅又取紙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遷璽印草號狀勃識焉其巧益甚其訛益繁盟契質要廟戒夕反誥誓制令尼達首言淺徵表振離方枕圓錄注傳記醜儷美倩銘誄碑表盧功妄贊歌詠賦頌多忠諂權在簡牘者埋沒壞爛無遺簡編祠以象其留最延錯膠顛倒龍衆弗删在紙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鏡鑒既畢名聲泯然先奔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攜流乎億年宜作詐偽焚燒棄捐後似太古結繩之前

書字銘 朱晦庵集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書廚子號銘 朱晦庵集藏書閣書廚子號銘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開此謨訓惠我光明永吉寶之匪金厥藏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寫照銘 朱晦庵集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客髮凋悴還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士元為予寫照因名其上以自戒云

叢書銘 宋曾丰撙齋集并序　清江鄉貢進士鄒師韓揭其家塾曰叢書屬余為記余適坐官紛而師韓又休於歸立項不容冥搜姑從其大法而為銘曰萬物華前或眊以娛君豈惡華而易以書問書幾何淆亂裹姑樣其概經史子集君味其間經辟則醉至史子集漉餘而糟吾書六經吾道一貫以書紙經猶物之況吾書外從以他亂君曰太初併經則無文字生焉精猶已其一非不足焉非有餘吾齋吾名吾何擇夫精物。

釜儀銘 元姚牧庵集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雖人仰釜戴也六尺為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充也環鑿為沼準以溉也辨方正位日子卦也衡縮度中乎斜再也叙起南樞乎釜繳也小大必周入地晝也始周寢斷泛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非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爾縮竿子午對也首旋機杖衰納芥也上下懸直與璇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著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主救也以避林叢奔日害也南北之偏亦可察也極淺十七林已界也黃道夏高人所戴也夏永冬短猶小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也黃道寢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暮永短最也妄渾宜夜昕穹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詁也一儀之撥孰善悖也以指為告無煩象也闇皆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勝者怍也古今巧歷不憶筆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闚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勿銘壞也。

漢律準銘 元趙忠齋集昔有熊氏陟嶰谷之管定律呂之聲至漢八世郎中京房習焦延壽之學察六律五聲之音市建詠議大夫及太子太傅問之樂府其言以為六十律相生之法始於黃鍾畢於中呂而十二律生焉自中呂上生至于南宮而六十律成焉是猶八卦變為六十四也夫竹聲微而難知故作準以定之其狀如瑟長一丈而弦十三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則清濁之節或在焉故不可以無述謹摭其實而銘之曰竹生嶰谷截之於翰黃鍾九寸是則是遵崇何世變滅學于秦漢室草創張蒼首詢分數難曉竹聲雜陳洞究其音京房小臣請諸其師延壽焦君乃啟瑟制律準一新弦施十三中畫寸分捻攝草木靡不純純皇帝御殿和氣氤氳後世之賴鑒此詩銘

新儀銘 元姚牧庵集舊儀凡命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斜帶三辰內旋黃赤道交其中四游備仰鈞簫凡今改為皆析而

異取其蹤明無窒於㮇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下貫赤道天常天常不
㮇則乾安靜上錄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
嬴紫微安加北極攸載穹然突出狀同倚蓋別置立運下復地平錯動于
隅十二子名五環望周天有八人紫微等之三旋在一六環之旁三頁衡
旋衡縱關距隨捩流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距游是間赤道重
衡四弦末張上弦北軸移影相望異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
㮇巍巍其高漠漠其遠蕩蕩其大赫赫其照孰曰無形而艱曠考明子制
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數古陳未與作工倚歟皇元發帝之
蘊昇厥義和萬世其訓

藏書銘

元李太初集草堂書院藏書銘 秘閣燕吏麗于厘實群公在天遠不可招聖賢之書有
圖有籍如山如淵浩不可觀翔茲蜀都阻于一隅去之萬里孰云能祖惟
茲達可有測斯念措于版籍詢于文獻北燕南越西陝東吳有刻則售有
本則書價輸有頓車遲千汽厥數雖何二十七萬載之以舟入于蜀江江
神護呵異其帆檣爰至爰止邦人悅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無者有昔
舊者新昇此士子慷君之仁朝承于公夕剖于室家有其傳雖君之德在
昔文翁肇茲戎功建學立師惠于蜀邦雖茲遠可宜世作配惠茲蜀邦罔

有內外差差士子尚其勉
旃毋負于君惟千萬年

渾象銘

元楊桓集 於昭聖皇德惟天看欽察乾坤動符化機乃命大史
考順承違制器象天其體而微度數碁布星火珠輝道分黃赤擬議玄規
兩極低昂中主璇璣圜方象地極樞以維地本天函衢取外圍反而觀之
其趣同歸體雖至約用足明大象設目前人居天外觀天之表合象之背
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化無窮不出戶內始終參求簡儀是配於昭聖皇
夙夜寤思先天天合後天參時先後惟天聖皇無為

簡儀銘

元姚牧庵集舊儀已備六合包外經緯從橫天常表帶三辰內
循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頫仰豹蕭几今改為皆析而異蹤能躔明無窒於
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杏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軸架應鍊以百
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嬴地平安加立運所
復錯動于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望馬兩縱關距隨捩留遷欲知出
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距游是間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
望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遠蕩蕩其
大赫赫其昭步仰之間肆所睹考明予制器運掌有道簡而中用
密不窮歷校古陳未與作工倚歟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義和為世其訓

賜硯銘

宋葉石林集紹興乙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皇帝以所嘗御硯賜臣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咸池之
淵奎鉤所直發為天地號令攸出惟太山雲膚寸萬方帝澤之備而臣之
藏宋孫氏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味磔鼠須汗綠竹編青蒲紬金匱瑤
石渠記先友讀父書

愛民銘

元李木當卿知許州劉侯愛民銘 至大元年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既終更矣郡縉紳先生
田浦城劉興國及舊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劉侯字民之政於石屬
筆小子耕慇謙不獲歉讀侯行事譔次之夫德龍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車
家政新然閒無雜詞其在獻為苟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趾於汴南揚淮
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劇聲容紓徐刃嬰而節解吏無稽牘獄
無挽訟不尚苛猛而凜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宴游泳典籍出則
賓禮先覺除獎學校三時既隙則帥郡屬叩校官請益經史親為之倡繇
是郡政翕然侯澤物仁而有方耕鑿樹畜求底實効及終三年諸軍數牧
外立丘陵原隰墾闢殆盡初郊吏貿穀市儈違郡豪徽羅外關權輕重以
售姝弱脅困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脊耀翔價之法趨者如歸糴糶升合
以上無敢推卻民衆兩利之侯以事出法漸弛復製舊主仗大舉數人法

後立民頌歌之歲丙午河南諸郡饑流瘠日至奈敎倩勤湧首發私庾大
縮償聽民糶募富民粟數萬斛出糶市廛糶有不均也於諸社責其長日
閱數賦與之夏雨戕麥侍請出郡廩積年鼠耗鑿米薄價紓民春夏徂秋
無凋瘵者明年荐饑羸莩狼戾請省去公緡賑之民為蘇中統抵大德凡
所立有司法程討閱簿書蒙昧度賞而據守不踰故男於㮇民而善槃其
害省大核也田臨頓鄉文口民稱田三百頃人有說者曰此古也也可復
築之下侯按實之侯按至元中司農研水利拓民業除平土息之道也業
此皆三四十年暴取之民指何地者不雖以兵民恫瘝之狀遠陳不可卒
止宜徵歲遣使征羊馬法三十取一至則肆虐取人莫誰何度其至令縣
民大書其法於壁忠遂止程約五縣錄賦齊均凡出錢縣官市物民間
曰和買民產所有猶未易供無之則估百倍賦官郡縣若督責無敢拒會
肆者亦除辛漁獵雖瘠痛其民不恤侯深患之上有均賦之名無之抗簡
復陳不允不止鄢陵扶溝產紅藍猝不時買鉅萬斛其地年歉而藍寡民
大驚憂者以侯敏幹略趣買之相其故力請罷之是不獨仁於許又以仁
其鄰也有獄論因剽商時剽楚大水民飢歸請撤禁山澤以活危難者移
中書如請民濟於阨是其澤不循於近又有以及其遠也其聽訟明察

而果衰矜惻柤木始不行其間襄城南距湛河與葉交壤葉民之盬取解
池齋盬止襄舊樹石河之南墺鍋以畫盬之法葉令妄徙而北侵襄民近
百家挾漕屬以其法酷穽之兩縣飛狀鬪辯葉引陝漕合攻襄以危法特
侯循有使者會決之卒以理推葉徙石舊僵民底寧河南光民珠土犢田
憤至稱雖有皆鬻而契券闕略爾券遂令民日生集叢界灌莽畫化青沃
債估十百闢閲滋熾奉吏處法孔究勢出至有綿嬴歲時兩莫之决者侯
既清句復詳聽覽而洞情僞由是懲非至未半歲決以百數訟爲衰民曽
英女嫁而奔人美積之獲他婦憚嚴其舅姑而私寘外者真家令六教嘱
族事如其女逗瑰他屍者歸壻不納一男子界爭之訟不決侯行縣詰之
情立出民有以計誣墨其同行者訟縣辭亡楮縣千獄逮人數十訊不白
屢懇州至掾地以恤現色詐立屍之决因南陽主婦告奴弑其夫三日死
徬莞栖償毒獄久不立侯讞曰實有毒豈死無少緩者簡手獄佚有冤立
貰之其聽決多此類也舊水旱禱祠桑門羽流雜巫覡譁哄無算一不取
齋祓精虔以走群望靈睨昭荅嘗春旱禱八龍井明日雨大作民有擁賫
拜舞治所者人既德侯善使人而知所務長杜尉厮僻遠爲創築近郡治
使與庠傳館行相連時徹供擇衛程惠無形三皇肇立民極令天下通祠
而舊郡祠陋至構新之素葺廟學植檜柏六十四葺藏書樓塑工程
先賢觀影自濂溪及紫陽朱子像而祠於學致賓凡相交承則飾案屬學
賸禮去者於侯又裒豐然讓卻之始終銖髮無取及是人益信在政咩咩
獄狀風紀憂倚用之軋保御恭在人所不敢爲侯不憚也將退政之日其
下譽伏如有主談者偉異之名聲籍上於諸公多舉擠之交剡騰薦不一
二數士論稱奉法卿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風知吉者是之侯名天孚字伯
民家大名以國書主從事中書出判東平移漕司擢知冠州遷遷許風庠
新立器度凝遠春秋方強據用未既加忠孝豈弟出天稟餘以學濟之淵
乎莫測也浦城名九嗕與國名庭瑞皆仕焉而已者督賓素者郡人望所
推先郡既不忘拜忌侯德兩公倡率之人獨咨數其公云耕既叙其拜乃
織而詩之屬某郡人聚邀之忠辭曰郡侯繩繩三歲逆旅執莫我矜侯吾
父母我飢以炊惧我餔我爲袖於家由塑在野緊我害瓚均恫其身亹以
雨灌照音陽春惟古立學定民之命治有本末禮樂刑政誰茂衆之謂能
其官我侯至止德馨如蘭士紊頑頑侯教戴之縉紳煌煌侯勞來之執匪
人我而玩侯法將雜笑之我用是想善達而施天下之黑寧獨吾私一郡
是淹車擧轔轔民莫侯攬有堅其碑碑配琬琰 泉亭集 嗕九侯瓚戏子

望之其永無極

功銘

元青陽志 青陽縣尹袁君功銘 并序 紅軍起頴六繖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鉅鎮諸侯王之所封落臣集
司之所治高城深隍甚戟強弩之所守環瓶碎之既獄由其圍者青陽小
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爲之固也昔者行戍過
之其邑屋無所踐欺其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蜀果迎
勞使者無衰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皆其尹袁君之功也
君初遊太學衆茂材五轉而尹茲邑爲人端精强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
疾苦而其心一以愛人爲主本民有關訟從容石遣不數言析之庭中未
嘗有留獄也邑有積患之所不爲理者籍樹治一切與之道利之冗吏俾
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斷不敢肆虐其績與其過人者其治既
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
衣深衣角巾拜謁孔子廟止無柳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叶心
及入番君即委家野處令民爲保伍自守其地而身達來暫狀之楜民之
良者妝其家以爲己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育至率民逆戰如武
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執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
日休也余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至而亂或來而迎降糧擂諸怯有
如是城豈獨異性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賊民與
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而用之則亦何至如
向者之事哉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
間千里爲虛驛馳十餘日荆棘沒人漫不見跡青陽之民於是亦以君爲
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忌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顧
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亂於余余故叉氏也於
志義無所讓乃爲之銘君名俊字孟敏雷州人也辭曰元受天命并臣萬
邦如山如澤或主龍蛇爲淮逾江殘其醫楚技壩摩宛邑無完者組兹青
陽昔人所嗤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來登畀民爲俘君先以勇衆緒厥
武民以爲城治以爲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懷相攸亂邦衆青如麻爾父爾
子耕稼爾歌亂之所定耕主有別爾室爾家完爲安宅君功在特民亂弗
知既克底績功爲君歸載其肥犒及其首酒祝君無歸亦介難老念之謂
之易由卑之至于孫子懷允無止南山
之草其徵如美施於君功民說無疆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九